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二三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社會教育

存人編一卷存治編一卷存學編一卷存性編一卷	清 顏 元撰	道 鹿 洲 東 海	○廿三 〇〇一
六禮或問十二卷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 汪 紱撰	道 汪 雙 池 中 研 所	○廿三 〇七五
斯賓塞爾勸學篇一卷	清 顏 復撰	道 侯 官 嚴 氏	○廿三 二三七
民間懿行不分卷	陳鏡伊輯	道 德 東 海	○廿三 二五三
模範人生觀不分卷	陳鏡伊輯	道 德 東 海	○廿三 二八九

婦女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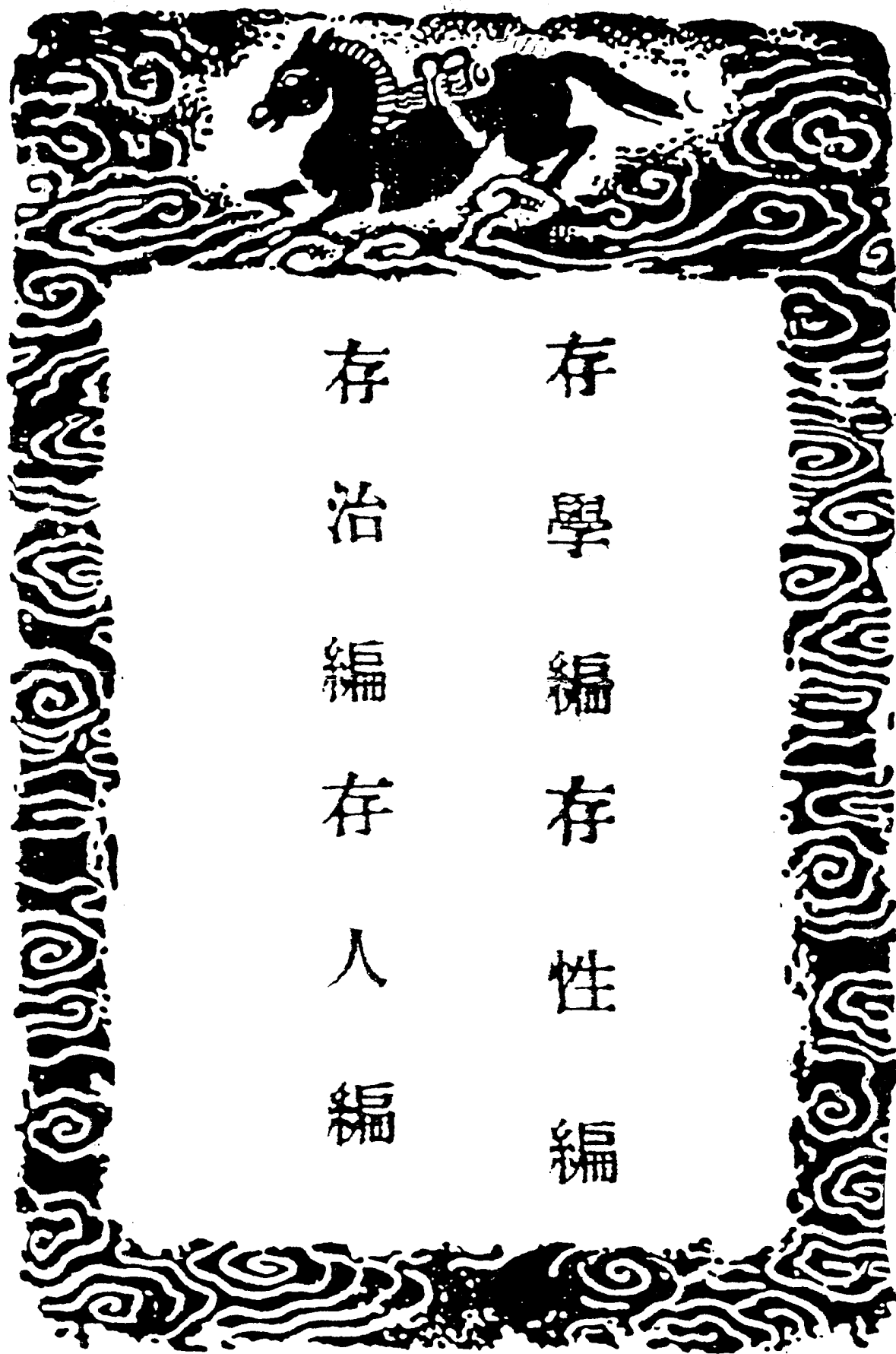
女學六卷	清 藍鼎元撰	道 鹿 洲 東 海	○廿三 三五一
婦女故事不分卷	陳鏡伊輯	道 德 東 海	○廿三 四六一

德 育

軍人道德史不分卷	陳鏡伊輯	道 德 東 海	○廿三 四九九
巧談不分卷	陳鏡伊輯	道 德 東 海	○廿三 五三一
人獸之變不分卷	陳鏡伊輯	道 德 東 海	○廿三 五七九
命相真諦不分卷	陳鏡伊輯	道 德 東 海	○廿三 六一七
富室珍言不分卷	陳鏡伊輯	道 德 東 海	○廿三 六五五
賑務先例不分卷	陳鏡伊輯	道 德 東 海	○廿三 六八五
冤孽不分卷	陳鏡伊輯	道 德 東 海	○廿三 六九九

學制

學制統述二卷.....	清夏	圀廿三
論學一卷.....	清李塉撰	七三七
	景紫堂	
	顏李	七六一



存學編存性編

存治編存人編

存學編目

卷一

由道

明親

上太倉陸存亭書

學辯二

卷二

性理評三十四條

卷三

性理評二十八條

卷四

性理評三十六條

存學編

目

一
四
學
存
校
刊
會

存學編序

予幼讀四書惟知解字離句稍長略曉塗鴉隨肆力於詩文及弱冠雖潛心經史亦惟博覽強記是問忽忽焉若以爲爲學之道遂在是者乙丑歲晤李子剛主語予曰子知讀書未知爲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止以明虛理記空言爲尙精神困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盲然曾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書取以考究乎此而已專以誦讀爲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予幡然大呼如醉而醒如夢而覺予復言此學乃堯舜周孔正傳至後而晦今倡而明之者始自習齋顏先生其議詳載於所著存學編可觀也予心誌之屏去浮文遂十餘年矣今歲丙子李子至都出是編以示予讀之且歎且喜以舉世之沈溺誦讀而不知返而予得以屏去浮文而不墜迷途其得力於習齋先生豈淺

存學編

郭序

一
四
學
存
校
刊
會

鮮哉雖然學者實學也是編所以明實學耳猶空言也吾黨若不盡力實學而徒沾沾抱是編以爲得吾恐浮文之士且起而笑其同浴譏標也
康熙丙子一之北平後學郭金城拜撰

存學編卷一

山道

博野顏元著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聖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欲怨爲治也他如子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各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濶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

存學編

卷一

一 四存學會校刊

程朱出乃勸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堯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秘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皆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至於靖康之際戶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陞顯場無片鐸寸縑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教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末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

欲教人而指之不得不挾精與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沒入釋氏分界

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以不肖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竊富貴利達淫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蒙吉謂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其所慨

存學編

卷一

一 四存學會校刊

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總論諸儒講學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與其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間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如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适問禹稷禘祫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難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講誦宋之周程張朱陸遂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爲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

其效使見知聞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即不肯如僕亦沐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爲叔季自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子明道而楊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者遠邇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爲學爲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製載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試觀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窮之憾也

明親

存學編

卷一

三十四年學台校刊

大學首四句吾奉爲古聖賢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修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即謂之親非大學之親也然既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嘗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爲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雖自謂真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成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已皆以爲大儒矣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岐異

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之侮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爲真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異端永爲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既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搏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秘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

存學編

卷一

四十四年學台校刊

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參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即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庸學樂耳仍本唐虞成周之法未有改故不惟舜月三年五年七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尚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

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受以釋經註傳彙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信乎爲儒者煌煌大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皆以爲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缺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字由見者無不悚動王子以教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齋羅念庵鹿太常皆自以爲接孟子之傳而稱直捷頓悟當時後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爲儒中豪傑三代後所罕見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

存學編

卷一

五

四存學自校刊

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朱許薛高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缺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遊從者則令其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同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既興王道次第興端可靖太平可期正當所謂府修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教者也是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洋沿歎而不敢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

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艷惟其不出於此故既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遠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說非親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誦非誦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稍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學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齊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陸王效評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

存學編

卷一

六

四存學自校刊

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諱論之義而順持道統者其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以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後世可也

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某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然第知清節耳弱冠前爲俗學狂度歲月懵懵不知道爲何物自順治乙未頗厭八股習稍閱通鑑性理諸儒語錄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脈已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修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著連年來與高弟介祉尤屬莫逆德駕旋容時已稟老親同王法乾裝裝出門將進叩老親復以湧後不語路恐遺楊子之悲阻之隸年則聞復南矣恭祝綏祥蒙介翁不外玷賤名其末道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過聽何人之言而憐之郡賢列見之不勝惶愧今在天地間已三十有六德不加修學不加進曾不得

大君子一屈指之每一念及恨不身飛其城旁茲先大母去世服闋矣幸大父猶康健欲曲求允今歲中一炙道絕未審得遂否也敝庠耿師東郡人也以告休南歸去先生七十里敢以便略吐愚衷於門下某靜中猛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變化氣質之惡三代聖人全未道及將天生一副作聖全體參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一口柄又想周公孔子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性道不可聞而某長治賦某長禮樂某長足民一如唐虞之廷某農某刑某禮某樂之舊未之有爽也近世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理靜敬之外無餘功細考其氣象疑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說場話著稱書而已某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是之以挽天下之士習而復孔門之舊

存學編

卷一

七十四存學會校刊

以先生之德望下之常易如反掌則孟子不得專美於前矣論今天下宋陸兩派互相爭辯先生高見平和勸解之不暇豈可又增一爭端也但某殊切杞人之憂以爲雖使宋學勝陸而獨行於天下或陸學勝宋而獨行於天下或和解成功宋陸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當時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如說話著書之道學而已豈不堪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粗陳一二望先生靜眼一辨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後二千年之新微則斯道幸甚斯民幸甚臨楮南望不勝想慕懼懼交集之至某再拜言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也然粵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質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爲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幸而

君相之人竟爲布衣亦必終身盡力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皋者苟且於一時虛浮之局高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必終身窮究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者肆口於百家爭鳴之日著書立說而誤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自漢晉泛濫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尚乎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虛浮日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隄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人倫世故舉爲道外並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爲累礙贅餘矣哀哉倘於此有堯舜周公固必回消爲長轉否爲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母之流亦庶幾衍道脈於

存學編

卷一

八十四存學會校刊

不墮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運中紛紛磨孔子廟庭者皆修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稟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關佛幾至殺身况敢議今世之堯舜周孔者乎季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州洪杖况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壞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爲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則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

存學

編 卷一

九

一四

天道性形但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但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則使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榮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但孔孟沒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憫憫焉恐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鬱固所取正一日遊祁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爲之慨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仰沐甘霖而飲甘泉也而致三四言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梓亭者才爲有用之才學爲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說一般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長操杖親炙進身門下之末茲乘彭使之便奉尺牘請教所以所著並高弟孰長禮樂孰長射書孰爲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僻陋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望懷切想慕之至

學辯一

性亦須有辯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徹底無纖毫齟齬莫有能發吾意者遂有待今存學之說將借吾黨身習而實踐之易靜坐用口耳之習爲手足煩拮据之業非存性空談之比雖賢者不能無顧惜故策憚於變革之意幸相舉辯難不厭反復予撮其大略如左病中亦多遺脫不能盡述也

存學

編 卷一

一〇

一四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是瘡不能赴學惟坐臥磨磨存學稿聞王子來會乃強步至齋出所磨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癖予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讀書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倘禮樂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予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即明倫堂上亦將問孰爛周旋孰誦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尙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瘡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曰博學自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書而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書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棟梁材自別豈必爲樑樑哉予曰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時亦有皮幹枝葉世豈有渾成棟梁哉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習之耳必欲渠見何爲哉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誾誾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不待後日融會

一片乃自童齡即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渠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講家解一貫章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今日夫子教以從一而貫夫用功於貫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三千人者也豈得曰六藝非心性也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賈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賈弟又謂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盡實學不去爲耳王子大笑予曰李晦翁年踰五旬勸力下學日與弟子拈矢彎弓甚可欽也王子曰晦夫叔嘗言射爲男子事何可不習余曰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卽爲上品矣豈若真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王子曰六藝之

存學編

卷一

一

四存學會校刊

學誠有功於乾坤予曰不但爾也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即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於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予曰此學終無行日矣以賢弟之有志且深信予又入宋學未深似無可戀惜而猶難挽回如此况彼已立崖岸者乎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叶誰辦哉撫卷歎息久之余曰某急就三存編以爲天生其使復明此學而已非身見之材也欲進之孫徵君借以回天下王子曰人自爲耳何必伊予曰天生材自別伊尹聖之任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出而延撓豪傑自爲奉天救民之舉必待成湯之三聘乎張良志復韓仇亦曾聚衆百餘何不決於自爲而終屬沛公乎蓋天生王者氣其爲主持世統之氣乃足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儒者教世何獨不然

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學卽過人而師宗不立如龍所至則氣聚成雲否則不可強也况愚之庸陋不足數乎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董三老耳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痊往會王子因論風言復問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吾儒悞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吾黨習諸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等理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鈎鉅艾耕耦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時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

學辨二

存學編

卷一

一

四存學會校刊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穆王亂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歎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吾弟未之思耳吾弟但見穆平之衰而未實按其列國情勢民風也吾茲不與賢弟論三代盛時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只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風俗人心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王子曰終見藝學粗奈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權忻鼓舞曰昨予產一段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川數不清予曰計畝人以爲農事突然父命而不清非不能爲子之一乎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熟固也弟昨

言棟梁材兄不以爲然恐天下自有不可大不可小之材如屈士元非百里材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子曰孔子乘山委吏無不可爲者位不稱材便酣情廢事此自豪士之應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簞豆之事不宜學乎况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宵矚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全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只以多讀書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潑人泮泮只靜教以求慇懃寧慇懃便覺慇懃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

存學編

卷一

一三

四存學會校刊

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著落端在於古人制舞而民嘯清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卽六藝乎予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灑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紗指撥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童子將命一段正是道藝一致耳目性情一漲做也王子憮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賢弟之問爲言耳其實上有上下下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矣不及此者皆爲一端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止精一藝可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某會

同亦可也夫吾輩委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子定法爲容衆乎哉

存學編卷一終

存學編

卷一

一四

四存學會校刊

存學編卷二

博野顏元著

性理評

程子曰那明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吾儒起手便與禪異者正在微始微終總是體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灑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顏貢自幼爲之不厭其淺而叛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其難而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辯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認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後又性

存學編

卷二

一 四 存學會校刊

無由進於位育實具不見儒道結果回視所長者不足戀前望所求者無所得便覺無意味無來由焉得不莫之禦而入於禪也猶吾所謂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榮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欺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况身乎况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視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

且靜坐三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與否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識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純粹宏深則必不禪也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

存學編

卷二

二 一 四 存學會校刊

所謂同流合污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淡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歿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慟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友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情之篤而義之重蓋如此也迨後有宋程朱兩門以師弟苦於乾坤不惟自任以爲真繼孔子之統雖當時及門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師弟矣而其歿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纂陋未之見耳殊不知伊川生時及門已如此其相負也涪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遽學者凋落相率而

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揚謝不變者下此亦流於禪也然則真承程子之統者誰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安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立教與吾儒之理這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其幟安在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已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

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自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自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自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和師道相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皆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必

存學編卷二

三 四 存學會校刊

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種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棺木尙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

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諱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只會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是明將經濟時勢讓與聖賢做尙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種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駢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獨不觀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

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三都會夾谷無不尙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思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云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理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做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先生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

存學編卷二

四 四 存學會校刊

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亡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仲吾誠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行於世

要推算上蔡便言其克已復禮日有課程後面要說程門諸人見皆不親切之故又言是無頭無尾不曾盡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處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悞者也何也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

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樞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婚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明道以上蔡誦讀多記爲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謝良佐記問甚博明道謂之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

存學編卷二

五

四存學會校刊

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可見大程學教猶不靠定書本僕掀閱至此悚然起敬以爲此正明道優於伊川紫陽處又未嘗不愛謝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讀此亦爲之汗身赤面爲善矣乃曲爲之說謂果是誇多鬬靡不是理會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證之總是不欲說壞記誦一道恐於已讀盡天下書之志有妨也不知道道理不專在書本上理會食記許多以求理會道理便會喪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個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個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淮橫渠之志行非用教人以禮爲得孔孟正宗謝氏偏與說壞

譏其門人下梢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真可欽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即強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欺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歷八百年而猶在幾百餘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梢頭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頭亦未嘗高制禮作樂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雖親賢之召公不盡知也博文約禮服習遍三千而一貫之

存學編卷二

六

四存學會校刊

秘雖聰穎之端木未之聞也相隨半生尙以多學而識認夫子然則未聞性道之前端木子與三千人不同以文禮爲道乎則橫渠之門人即使皆認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誦讀著述耽延歲月迨老而好禮又只要著家禮一書屢易稿始成其後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型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失周公孔子之遺意者矣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伊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湮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下掃不視學遊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

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

伊川雖失孔子學教成法猶知不可遽語人以高深猶知不全靠書冊故選半年方與門人大學西銘看至朱子則必欲人讀天下許多書是將道全看
在書上將學全看讀上其學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謂大學可即與看
若西銘雖委性聰敏者再連數年與看未爲晚也

和靖洛州被召祭伊川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
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臣時雖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悽然泣下
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
爲生民愴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不語神性道
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照然可

存學編

卷二

七

四存學會校刊

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專肆力於講讀發明性命閑心靜敬著述書史伊川
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
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至於朱子追述似有憾於和靖而亦不
悟也然則吾道之不行豈非氣數使之乎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
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
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
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合下直
到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得解

伊川門人其衆後更無一人見之親切非因伊川所教諸人所學俱失孔子
實學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試觀游楊謝尹

諸公果是無頭無尾不曾盡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透
康節極終身之力而後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資稟高合下直到然則必
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終身只在書室中方可得道乎

與叔文集然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騰抗壯上蔡雖
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卻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常
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卻
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
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
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
人傳無語錄

如何只論人文字言語長短語錄有無非失聖門學宗不實用於明親故

存學編

卷二

八

四存學會校刊

無實事可稱舉乎今有人議諸先生專在文字言語用功或云只在言語文
字論人品必至羣相譁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實則竟如此較歐蘇
諸公但多講論性道之語內地靜敬之功耳試想三代前君臣雙賢師弟叙
述或後人論斷前聖賢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曾冰玉之相懸也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的見解

予於程朱陸王兩派學宗正如是

龜山未見伊川時先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
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

聖人教人六藝正使之習熟天理不然雖諄諄說與無限道理至吃緊處依
舊發出習慣俗雜念頭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

此日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人不識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訓詁辭章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瞠見上幾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僕意朱子未覺程門教法之失既覺而復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於實學豈非吾道之幸哉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之屬乎朱子已云補墮難姑不爲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

存學編

卷二

九一四存學會校刊

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與其門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經傳纂修書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謂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尙處添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認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如果何此妙法而諸賢徒執已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點也何

朱先生之大智而聖門師弟之大愚乎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爲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只論其說話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千九百餘人既經聖人陶鎔亦不易言也自戰國橫議後重以秦人之焚坑漢儒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講讀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太陽當空不惟散宿衆星不顯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當下句之夜一行星炯照四國仰之如太陽然矣故孔子窠檯後羣推有子爲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爲聖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於後世皆是倡學一代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廟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再求之聚斂宰予之短喪何可從祀子曰賢弟未之思耳冉

存學編

卷二

一〇一四存學會校刊

有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此案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虛言標榜書本上見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年李氏曰羅先生性明而修行全面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又是一聖人宋固多聖人乎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李公何傳其學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遺藁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致邊疆之侮是其賦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

元佑元豐之獄迄無公論要之荆公之欲強宋本是而徇未盡善苟安者競爲敵洪水固結遂各崇伯然使即任濂洛羣哲恐亦如四獄羣牧無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曰觀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

原來是用此功豈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從靜坐讀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露之饑食渴飲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簞瓢屨空怡然自得

試觀孔子前有論絕世故之道學乎

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大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

存學編

卷二

一 一 四 存學會校刊

昔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講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宋家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耶何孔門師弟之多事耶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義理則有穢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

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聖而信聞書而疑者小人也僕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器二年成邑三年成國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况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輩不可多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突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

存學編

卷二

一 一 四 存學會校刊

噫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威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

孔子但遇可憫可敬便勃然變色忽而久忽而速似爲事物所勝乃是聖人釋氏父子兄弟亦不動心可謂不爲事物所勝卻是異端

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叶一人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叶之不至不加於前也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必行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嘗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行遠不加急叶人不至聲不加大坐處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間豈有此理乎莫謂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之孔子不如此雖伯夷柳下惠亦斷非如此氣象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備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學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箭千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為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餽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

存學編

卷二

一三 四存學會校刊

鈞開八百之祚於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猶堪為五霸之用雖為布衣布散三千人於天下維二百年之國脈其士風之壞壞猶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者幾何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備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學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箭千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為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餽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備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學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箭千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為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餽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備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學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箭千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為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餽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備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學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箭千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為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餽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

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絲毫未穩皆不難自駁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辯及孔子教法進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獲及門矣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臨折戴則不得也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仙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注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覓之管能預知以手畫字曰注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北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

存學編

卷二

一四 四存學會校刊

光景愈妙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吾性廣大親明之體哉故予論明親有云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也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真用並非真體也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為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者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意是以不親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為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日用間者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原來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濯洗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事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間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坤倪倪鬼神影風露之變日月之光爰踐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纖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全隱顯昭融萬變

存學編

卷二

一五

四存學會校刊

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邱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前資遘勁特二段已極推崇此祭文中寫狀尤極酣濃不遺餘力延平雖賢恐未能當之昔吾寄書於友人任熙宇因其長刀筆事內有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語任答書云凡譽人失實即是自已離道僕之驚下輕譴以蕭曹即道兄須臾之離道乎當時讀至此悚然若魂飛驚愧無地自謂與任老相交得力於此書者不淺也朱子何其見游揚諸公之明而推其師之侈也抑篤服之切不覺其過情歟乃於靜坐之說亦明不以爲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

之學所由分也二論家語中明明記載豈可混哉

存學編卷二終

存學編

卷二

一六

四存學會校刊

存學編卷三

博野顏元著

性理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認來所以好說話從源頭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宗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

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

存學編

卷三

一 四 存學會校刊

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真通透真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既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粹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嬌脆之體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羣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爲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假息牀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假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已卒未見成起一才比其時欲學六藝何以堪也耶陽刁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書誦夜思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子勤讀喪明吾與法乾年三十三又無諸公之博治病

亦病無虛日雖今頗加憤恨期易轍而崇實亦惴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況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貽弱爲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毫釐而謬千里不知誰爲之祟也噫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諸先生語錄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譏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滌此岐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塗塗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

存學編

卷三

一 四 存學會校刊

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毀廢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悲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何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人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

利其簡便試皆聖賢指葉經典猖狂叫喊側辟固陋自以為悟

此宋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指葉經典猖狂叫喊外其他失處恐亦宋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慎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驅衣而來還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

存學編 卷三

三

四 存學會校刊

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熄者幾分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與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扶輿鼓動一時自謂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教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菴先生所宜教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寸士疲精竭神皆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

存學編 卷三

四 存學會校刊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為如何用功也况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十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劬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語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見也莫謂孔孟之暫效魯滕可如子游子賤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揚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訓詁繁於西漢標榜益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與自若也佛之昌而日熾自若也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於世何功於道何補然賴其講解朝廷猶以四書五經取士

周孔之文不至盡沒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述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三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述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文人之雄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齊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云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云其窮理也云云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通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迷惑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

存學編

卷三

五

四存學會校刊

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實體用兼該矣僕不必詳辯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貫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貫對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苛求但以爾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禪佛老章句之學爾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曾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動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

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

聖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註解連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提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

存學編

卷三

六

四存學會校刊

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蓋四書諸經羣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遽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戶戶講究乎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嘗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

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辯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臂之學琴然欲得其調撫其指絃求中音微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親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前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存學編

卷三

七

四存學會校刊

實有不特辨而判者如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問小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遷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禮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顯是以三千三百

爲至道倘外此而別有事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順學者先辦其文與禮焉可也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禮樂衰微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人心者惟有書則宜退求其一切養德之具而亟亟與同人講習之以經書爲佐證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於書其餘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亂而禮樂散亡孔子刪定爲萬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適丁文墨浩繁之時而不能刪削其煩亂反從而訓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孔子也而顧未得孔子之心未盡合孔子學教之法吾爲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爲曾孟爲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爲股周爲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養故深惜也子之未得爲孔子朱

存學編

卷三

八

四存學會校刊

吳氏曰先生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經史子集已借其過用精神况記錄雜說乎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統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云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聲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人而已

試觀道統德尊義精仁熟二語雖孔子不是過而下面實指處卻只是立言之辭約理盡旨明味深而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縝密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蓋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黃李吳陳諸公亦但能於虛字間崇獎不能於實際上增潤及總貫主盟斯世一語尤是不覺道出本色蓋王者不作五霸疊興相繼主盟假仁義以明生章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漢而降聖人不生揚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相繼興與主盟儒壇開詩書以明聖道天下靡然向風自好之士多出其內故五霸者實德未修雖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而不敢聖不敢賢渾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繼登壇於東林者猶皆稱主盟其取義確矣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聞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願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苦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羣

存學編

卷三

九

四存學會校刊

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於世亦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

燦然中興不其譔歟無實功於道統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偽學之名所從來也僕嘗妄讀宋代理諸先儒明末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學問氣節必更別若只如此恐亦不免偽學之禁門黨之誅也但宋明朝廷既無真將相草野既無真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書標榜清流者撐持其衰運不宜誅之禁之以自速其敗亡也要之似龍骨馬司國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憫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殺父之子無與於孔子也而孔子懼天下有無父之墨無君之楊非孟子爲之也而孟子懼蓋儒者之懼天下而厚自責如此况真失學宗以誤斯人則近代之禍吾儒焉得辭其責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

存學編

卷三

一〇

四存學會校刊

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語資質不逮依仿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耳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較王何清談頗用力於身心較韓歐文字猶現規矩於理性自蘇詩酒既不能做其矜持佛老空虛又全不及其讀講真三代後近於儒之學晚薄氣運中不易得之豪傑也然而身分如此無能強增故推獎處或輒貼以聖賢道統躬行經濟之語至其比長號短敘實指事或推人或自見則皆在言詞讀作之中而無他也且其病南軒若恐亦朱子所以自狀但其爲失有淺深遂自以爲得中耳愚嘗上書刁文孝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只自己說盡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蓋素日

所學原是說話作文更無他物與人耳况講讀之學教即循循有序亦與學記之言時孫者不同夫進而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所謂不學操縱不能安紼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苟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是教人鑽等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故法乾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熟甚悅子曰且勿令知有乘歸法使之心息得一受用方可再進正此意也學者觀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規矩章句誦讀講說之學所可託哉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云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介然爲兩途不可相通

朱子說禮樂射書數補填難且理會道理詩書非是看道理詩書與禮樂射御書數介然爲兩途乎只是不肯說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此益

存學編

卷三

一一

四存學會校刊

信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卻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現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師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

朱子於南軒伯恭皆不諱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豈惡聞異己之言哉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本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卽此是

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難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卽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也

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處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禪家所謂爲語縵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禪家自愛如此

禪家無爲語也不縵爲語得爲語與人看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

存學編

卷三

一一

四存學會校刊

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這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卽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

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
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儼精車馬傷脾胃者之參朮縮砂也
說

既知夫子不說破前乃譏陸子不說破是禪家自愛何也

子靜之說無定大抵他只是要撓

細檢之講學先生多是撓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撓
只因實學既失二千年來只在口頭取勝紙上爭長此撓之所從來也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做
去云云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聖賢教人原無象山當下便是等語試看聖賢可曾有先生之學否學而時
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門是學靜坐訓解否

存學編

卷三

一三

四學存校刊書

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

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便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
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其人也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此之謂矣

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了更有一項卻是不
及若是過底撓轉來卻好不及底趨向上去便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
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的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
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
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
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歎息他人真是自以爲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門相較朱子知行竟

判爲兩途知似過行似不及其實行不及知亦不及又歎近日學者高入佛
老卑入管商愚以爲當時設有真佛老必更歎朱子之講說訓解爲耗神粗
跡有真管商必更歎朱子之靜坐主敬爲寂守無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兩
項人受憐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舉其心性可以使釋道哭言其作用可以
使管商慚慚朱子而幸遊其門見其天高地厚又豈敢遽自以爲是乎不得
孔子而師顏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發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
思而不學則殆正而無底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
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墮千仞
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發動愈

存學編

卷三

一四

四存學會校刊

多頗有底氣或問讀講著述雖是讀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氣
否子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
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氣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
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已心亦難以安故必略有此行此處稍有底氣
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觀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純熟
不如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義一滾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即
此爲學即此爲行即此爲教學而措之即此爲治真堯舜宗子文周功臣萬
世聖賢之規矩也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焉得
不初疑爲多學而識後乃歎性天不可聞也哉雖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悅之
而終成其藝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
訓詁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

行不熱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舉哀出入則半禮半俗既應正祭乃又於俗節疊行其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著喪服杖履之制祭時婦人亦不辦祭殺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尙晉周人尙臭皆窮究陰陽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講薰席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簧脂靡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不可見說

邵希真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云云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許多聖賢張皇斯道下卻繼之曰而亂亡隨之矣是何緣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廬吳先生繼許文正公爲祭酒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

存學編

卷三

一五

四存學會校刊

者隨而問業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道誘掖之云云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云云真豪傑之士哉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孰能與於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懇懇循循講論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廢其功可謂勤且苦矣果有益於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負亦不過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排生盡死理會終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但朱子眼頗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識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覺不足異也所可異者所見既小而以爲孟子亦只如此則亦淺之乎言豪傑易言道統矣

存學編卷三終

存學編

卷三

一六

四存學會校刊

存學編卷四

博野顏元著

性理評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幾能言便習機警日日鏗鎔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

存學編

卷四

一

四存學會校刊

使孰從雖日捷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然而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先生倡明道學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廢周公孔子六藝而貴靜坐讀書不幾扑其升堂又食於堂乎雖日捷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養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

之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於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朱子歎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飲饑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學已知許多事入大學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會今人事上理會之語又與上文自相混亂矣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達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常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千自家身已甚事

存學編

卷四

二

四存學會校刊

要補填三字見之大快下卻云難是朱子學教之誤其初只是畏難而苟安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千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說上段話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盡其性之道所以聖賢接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學之豈不可惜然愚於此二段深幸存學之不獲罪於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教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

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誨掃即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審固密察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嘗謂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忘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僥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看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佚放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存學編

卷四

三 四 存學會刊

先生爲學得力處備見訓子一書故詳錄之充此氣象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門學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實學者自辨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蓋言者心聲也故一言而視其終身不可掩也况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見者如人問小學載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書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載之何爲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則平日講學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

不備於前

言之親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後世引路人不作前聖接連人豈知歷代相接都作引路人說此人人說引路之言而聖人之正路益荒也前賢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不知是自悔語是責人語但將博學之改爲博讀書博作文便不似聖門佩服躬行舊傳受

朱子數則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先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讀書乃餘事

佳

先生輩何爲只作餘事

存學編

卷四

四 四 存學會刊

之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誦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誦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誦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廬敍古教法兩言非事誦誦又曰今世童子不過教以誦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厭夫誦誦之習者五季之餘武臣司政民久不見儒生之治世久不聞詩書之聲積廢之極而氣數一返周程張朱適逢其會以誦誦詩書講義理爲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復出矣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嗚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壞不可救之禍實伏於此吳氏亦猶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覺至是蓋誦誦之焰已燬而舉世罔覺又不容不露其幾也而吾所甚懼正在此幾

也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質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爲喜質之心乾坤蒙其福矣達而在上則爲三代卽窮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轉之以質雖教之未獲全勝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脈不然焚阮之禍豈待秦政之時哉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僞之禁天啓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

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誤兼亦誤人真語

古之學者優柔饒飭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知及此矣其教及門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又不作話說一場而已說

存學編

卷四

五

四存學會校刊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

程子雖失器門成法而胸中所見猶實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則又遠矣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書學至背紫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發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程朱勸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卽有矣雖古制不獲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

養人况因偏求全卽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程子論學頗實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卽所以教也其首傳所教者卽教者之身也試觀程門學成其業乎用行其學乎孔子攝相而魯治冉樊爲將而齊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龜山就徵而金人入汴謂之學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欺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存學編

卷四

六

四存學會校刊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又曰若始求甚深恐自益愈遠又曰但掃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合於禮

張子以禮爲重習而行之以爲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緣習明德卽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卽是要作大匠爲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子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隨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愛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子云學之不講是博學矣又當審問慎思明辨以講之若非已學將執何者以講乎今徒講而不學誤矣

顏子工夫真百世規範舍是更無入路無住宅極是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云若只是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懇懇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問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實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懇懇不爲非義而已不知須是問道

存學編 卷四

七 四存學會校刊

諸先生自負問道矣愚以爲責之以古聖賢之道亦未盡彷彿也卽如先生當汴京垂亡之際輕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見削奪荆公配饗說道學話而已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微俸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僕謂爲學者與此較則陋矣何不與堯舜伊周孔孟較

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易矣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多識自不可廢博學乃只多識書乎

顏淵請問其日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槌而目不睨貫彘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之理最透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避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卽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磋切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存學編 卷四

八 四存學會校刊

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都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闕去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卽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說離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註大學也何爲也哉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然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

慢火養讀書初動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但他處多入理會道理窮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說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道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何爲全副精神用在箇策乎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參博奕詩酒等自不爲即誦讀訓詁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學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雖亦編纂此心不思別事但

存學編

卷四

九

四存學台校刊

放卻書本即無理會若直靜坐動使此心熟於義理又是甚難况亦依舊無用也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

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

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最切之問朱子乃只左支右吾

說皮面語大綱節目數語尚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便是糊泥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

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說知所先後

大學又明言之矣糊泥幾句已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大理會制度已設其難矣况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

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大學而時習之是魯論第

一言尚且不從况其餘乎嘗閱左傳至簡子歸刑鼎孔子嘆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以爲晉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

業之守蓋其失不在刑書而在歸刑書於鼎夫法度操於人則民知範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時而出入輕重以爲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懷王一國懷君一獄懷吏士農工商罔敢愆於職中逸於職外者惟吾上是神是嚴也而上下定矣貴賤辨矣賢德彰矣今銘在鼎則國人必將以鼎

存學編

卷四

一〇

四存學台校刊

爲依據而不知受法於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執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見所尊必將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業故曰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嗟乎簡子但以刑書歸於鼎而孔子知其亡况漢宋之儒全以道法崇於書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尚德不貴才而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不幾以守鼎吏爲政乎其所亡又豈止一晉乎是以至此極也非孔子至聖孰能見歸鼎之弊乎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願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

存學編卷四終

存性編卷一

博野顏元著

駁氣質性惡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說浸亂一日兩舌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眇眇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眇眇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眇眇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

存性編

卷一

四存學會校刊

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孔孟性旨湮沒至此是以妄爲七圖以明之非好辯也不得已也

明明德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七字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命而聽職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尙書賁首曰欽明舜曰濬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居高

肆望指揮大衆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待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待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一德兼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於惡染於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戡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成若地平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胎而盡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即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桀桀氣質即有桀桀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僂人決不能爲堯舜則譏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存性編

卷一

四存學會校刊

棉桃喻性

諸儒多以水喻性以土喻氣以濁喻惡將天地予人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反似爲性之累者然不知若無氣質理將安附且去此氣質則性反爲兩間無作用之虛理矣孟子一生苦心見人即言性善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迹一一指示而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明乎人不能作聖皆負此形也人至聖人乃充滿此形也此形非他氣質之謂也以作聖之具而謂其有惡人必將賤惡吾氣質程朱敬身之訓又誰肯信而行之乎因思一喻曰天道渾淪譬之棉桃殼包棉陰陽也四瓣元亨利貞也軋彈紡織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萬物也成布而裁之爲衣生人也領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也性之氣質也領袖可藏手襟裾可蔽前後即目能視耳能聽子能孝臣能忠之屬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實豈有他哉不得謂棉桃中四瓣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

至製成衣衫卽非棉也又不得謂正幅直縫是棉斜幅旁殺卽非棉也如是則氣質與性是一是二而可謂性本善氣質偏有惡乎然則惡何以生也則如衣之著塵觸汚人見其失本色其厭觀也命之曰汚衣其實乃外染所成有衣衣卽被汚者有久而後汚者有染一二分汚者有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汚不可知其本色者然只須煩濯滌以去其染著之塵汚已耳而乃謂洗去其襟裾也豈理也哉是則不特成衣不可謂之汚雖極垢敝亦不可謂衣本有汚但外染有淺深則濯滌有難易若百倍其功縱積穢可以復潔如莫爲之力卽蠅點不能復素則大學明德之道日新之功可不急講歟

借水喻性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己說今卽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然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澄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

性理評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說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說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落其性墜矣

存性編

卷一

三

四 存性會校刊

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予曰孝子之情濃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間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此段精確句句不棄層次吾之七圖亦適以發明朱子之意云爾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存性編

卷一

四

四 存性會校刊

又述韓子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

先生輩亦雜佛老矣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生心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朱子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

人亦有偏塞如天啞天啞是也物亦有明暗如沐猴可教人戲鸚鵡可教之言是也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

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楊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耳今卽氣稟偏而卽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氣有不存而理卻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此理後言不且以己矛刺己盾乎

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雜

存性編

卷一

五

四存學會校刊

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况曰性善謂聖凡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宛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二語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遂爲千古言性之準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委性皆於性相近一言包括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定案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

之降材爾殊也孔孟之言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譏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謬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賢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普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存性編

卷一

六

四存學會校刊

善哉書記謂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苟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不本然便不是性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瞞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凡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

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慎乎 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源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源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爲惡者乃是他途岐路別有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毫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上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鵠突雖是鵠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個便是惡的這個喚做性耶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個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大明乎此則

存性編

卷一

七

四存學會校刊

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質性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片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便是惡嗚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耶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耶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而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姑息好人重者成一貪溺昧罔之人然其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蔽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誣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其下

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傲岸絕物重者成很毒殘暴之惡人然其很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蔽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斷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存性編

卷一

八

四存學會校刊

既云氣質之性即是四端之性別無二性則惡字從何加之可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雖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然正印固君命也副貳獨非君命乎惟由寒儒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獨黃獨白非本色乎即色有錯雜獨非本色乎惟灰塵汚泥薰漬點染非本色耳今乃舉副貳雜職與僞同誅以偏色錯彩與汚染并厭是惟正印爲君命純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 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言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添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額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而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之說

爲盡心力必說性有惡何爲 執父試君亦是人然非人之性過賴在山亦是水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水遠而

已清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守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即遇易轉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本身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人家竊卑易於招盜竊誠有咎也但責竊曰汝即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吳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篋中上存性編 卷一 九 四 存 性 會 校 刊

而傾水從兒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苦力都是用這氣去尋個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或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本之氣盛則金之氣衰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

是以偏爲惡矣則伯夷之偏清柳下惠之偏和亦謂之惡乎

愚嘗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未發之前可謂如此則已發可憎矣宜乎佛氏之打坐入定空卻一切也黃

氏之言不愈背謬乎

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是光

此紙原是罩燈火者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即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 拆而去之又

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個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個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上時純是善既成苗時即成麻

存性編 卷一

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謂吾人氣質並非謂吾人性理其初尚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揚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質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云云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氏於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揚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容谷聞善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爲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作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質一段噫氣質乃非本來者乎

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顯貨者氣稟之性也賦父賦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同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寇而因吾兄弟子姪矣異哉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爲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揚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即此爲存心即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已有隱憂吾氣質以譴吾性之意然終不敢直譴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

存性編

卷一

一

附存學會校刊

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四子五經之文行悖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貫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賈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離口散舌從諸妄說辯出者復以一言而譴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噫孟子果不明乎果未備乎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觀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性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况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即父子之性聰明即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大約宋儒認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即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各相抵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醜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談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艱誤况禮樂之精繁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存性編

卷一

一

附存學會校刊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汚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

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入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即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陷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詞而闢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于元儒則公然肆口以如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揚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荀揚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汚吾性壞吾性不知耳

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俱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慈猶異於物也呼吸克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慈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為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其靈而能為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為汚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也能不為此懼乎是以當此普地狂瀾汎濫東奔之時不度勢不量力駕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多見其危也然而不容已也 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臨川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煥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孟子子何見而

遂慨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句悟出則見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為不足解感見為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即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
程朱志為學者也即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為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揚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為氣質之性別孟子為本來之性自以為新發之秘兼全之識反觀孟子為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如明月出於黃昏太陽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為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雜程朱則如未句之半夜偶一明色隱燦之星出一時暗星既不足比光而去日

月又遠即假然太陽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獵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為多學而識直待垂老學深方得聞性道一聞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驚覺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為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吳氏曰程子性即理也云云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云云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

程張原知二之則不是但為諸子釋氏世俗所亂遂至言性有二矣既云天地之性渾是一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非兩種性而何可云惡即理乎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

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曰英爽稟得敦厚者曰溫和不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汚天命無汚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而氣稟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

此段甚醇愚第三圖大意正仿此

三代而上氣數醇濃氣清者必厚必長故聖賢皆貴且富且壽以下反是

愚謂有回轉氣運法惟行選舉之典則清者自高自厚矣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罪氣因罪才故曰孟子時人言才情不善即氣質之說程張氣質之性即告

子二或人之見也

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愚謂程朱即告子之說猶屬遠度之語茲程子竟明許告子所言是且曰爲

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似憾告子辭不達意者不知諸先生正不幸不遇孟
子問故不自知其不是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
情是遇物而發路陷曲折恁的去底才是有氣力去做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
從心上來

此段確真乃有才情惡氣質惡程子密於孟子之語何也

伊尹所謂才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

伊川明言其不善乃是才也與孟子之說如冰炭之異性無越之異轍矣尙

存性編

卷一

一五

四存學會校刊

得謂之小異乎

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豈
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智勇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

氣質之性四字未爲不是所差者謂性無惡氣質偏有惡耳茲所引經傳乃
正言氣質之性善者何管如程張之說說朱子既惑于其說遂視經傳皆是
彼意矣若僕曲爲援引較此更似道心惟微義理之性也人心惟危氣質之
性也命也有性焉義理之性也性也有命焉氣質之性也然究不可謂之有
惡

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
知爲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

個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鑒脫非小失也
以氣質之性爲有善有惡非仁與不仁禮與不禮皆性乎非說性是一大私
欲窠子乎朱子之言乃所以自駁也

存性編卷一終

存性編

卷一

一六

四存學會校刊

存性編卷二

博野顏元苦

性圖

竊謂宋儒皆未得孟子性善宗旨故先繪朱子圖於前而繪愚妄七圖於後以請正於高明長者

朱子性圖

性善

性無惡
不能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
不能惡則偏於一端而為惡

不善
發而中節
無性不善

右圖解云發而中節無性不善竊謂雖發而不中節亦不可謂有性不善也此言外之弊也惡字下云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此語得之矣則惡字不

存性編

卷二

一 四 存性學會校刊

可與善字相比爲圖此顯然之失也又云只是不能善此三字甚惑果指何者不能爲善也上只有一性若以性不能爲善則性也若謂才或情不能爲善則才與情也抑言別有所爲而不能爲善則不明也承此云則偏於一邊而爲惡但不知是指性否若指性則大非性善二字更無脫離蓋性之未發善也雖性之已發而中節與不中節皆善也謂之有惡又謂性之甚也然則朱子何以圖也反覆展玩乃曉然見其意蓋明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故上二字註之曰性無不善謂其所言天命之性也下二字善惡並列謂其所言氣質之性也噫氣質非天所命乎抑天命人以性善又命人以氣質惡有此二命乎然則程張諸儒氣質之性愈分析孔孟之性旨愈晦蒙矣此所以敢妄議其不妥也

妄見圖凡七

存性編

卷二

一 四 存性學會校刊

僕自顏知學來讀宋先儒書以爲諸先正真堯舜孔孟也故於通書稱其爲二論後僅見之文曾周子爲聖人又謂得太極圖則一以貫之大程子似顏子於小學稱朱子爲聖人於家禮尊如神明日如有用我者舉此而措之蓋全不覺其於三代以前之學有毫釐之差也惟至康熙戊申不幸大故一式遵文公家禮固敢隨越身歷之際微覺有違於性情者哀毀中亦不能辨也及讀記中喪禮始知其多錯誤卒哭哭主子法乾來弔謂之日信乎非聖人不可制作非聖人亦不可刪定也朱子之修禮猶屬借也蓋始知其非聖人也至練後哀相殺又病不能純哀思不若於哀不至時略觀書於是檢性理一冊至朱子性圖反覆不能解久之猛思朱子蓋爲氣質之性而圖也猛思堯舜禹湯以及周孔諸聖皆未嘗言氣質之性有惡也猛思孟子性善才情皆可爲善之論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百世而諸儒不能及也乃

爲妄見圖凡七以申明孟子本意此則其總圖也大圈天道統體也上帝主宰其中不可以圖也左陽也右陰也合之則陰陽無間也陰陽流行而爲四德元亨利貞也四德先儒即分春夏秋冬橫豎正畫四德正氣正理之達也四角斜畫四德間氣間理之達也交斜之畫象交通也滿面小點象萬物之化生也莫不交通莫不化生也無非是氣是理也知理氣融爲一片則知陰陽二氣天道之良能也元亨利貞四德陰陽二氣之良能也化生萬物元亨利貞四德之良能也知天道之二氣二氣之四德四德之生萬物莫非良能則可以觀此圖矣萬物之性此理之賦也萬物之氣質此氣之凝也正者此理此氣也間者亦此理此氣也交雜者莫非此理此氣也高明者此理此氣也卑暗者亦此理此氣也清厚者此理此氣也濁蕪者亦此理此氣也長短偏全通塞莫非此理此氣也至於人則尤爲萬物之粹所謂得天地之中以生

者也二氣四德者未凝結之人也人者已凝結之二氣四德也存之爲仁義禮智謂之性者在內之元亨利貞名之也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之情者以及物之元亨利貞言之也才者性之爲情者也是元亨利貞之力也謂情有惡是謂已發之元亨利貞非未發之元亨利貞也謂才有惡是謂若者元亨利貞能作者非元亨利貞也謂氣質有惡是元亨利貞之理謂之天道元亨利貞之氣不謂之天道也噫天下有無理之氣乎有無氣之理乎有二氣四德外之理氣乎惡其發者是即惡其存之漸也惡其力者是即惡其本之漸也惡其氣者是即惡其理之漸也何也人之性即天之道也以性爲有惡則必以天道爲有惡矣以情爲有惡則必以元亨利貞爲有惡矣以才爲有惡則必以天道流行乾乾不息者亦有惡矣其勢不盡取三才而毀滅之不已也嗚呼漢魏以來異端昌熾如洪水滔天吾聖人之道如病蠶吐

存性編

卷二

三

四存學會校刊

赫迫於五季而倍微當此時而以惑於異端者雖聖曰聖人之性本如是也必謂先正之所不忍天道昭布現前如此聖賢傳指示親切如此而必以惑於世俗者誕天曰天生人之氣質本有惡也亦必謂先正之所不敢其爲此論特如時諺所云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耳是圖也正就程張朱發明精確者一推衍之非敢謂於先儒之見有加也特不難於荷揚佛老而已矣正即氣質之性一訂釋之非謂無氣質之性也特不難以引蔽習染而已矣意之不能盡者仍詳說於各圖下無非欲人共見乎天道之無他人性之本善使古聖賢性習之原旨昭然復明於世則人知爲赫老之惡皆自點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踐其固有之形骸而異端重性輕形因而滅絕倫紀之說自不得以惑人心喜靜惡動因而廢棄六藝之妄自不得以蕪正道諸先正之英靈必深喜其偶誤頓洗而大快乎聖道重光僕或幸可以告無

罪矣其辭不副意未足闡天人之秘或反汙性理者庸陋亦不敢自保其無也願長者其賜教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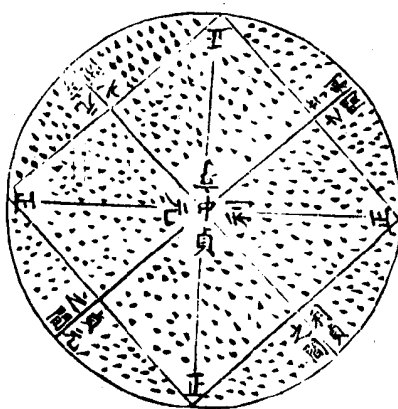
渾天地

間二氣

四德化

生萬物

之圖



存性編

卷二

四

四存學會校刊

陰陽流行而爲四德順者如春德與夏德順也逆者如春德與秋德逆也交者二德合或三四合也通者目一德達一德或中達正間達中正達間達正正達間間達之類也錯者陰陽剛柔彼此相對也綜者陰陽剛柔上下相穿也熏者如香之熏物居此及彼以虛治實不必形接而臭至之也蒸者如蒸食如天地絪縕下漸上也一發而普遍也變者化也有而無也無而有也或德相變或正間斜相變也如田鼠化爲鴿雀化爲蛤之變也易者神也往來也更代也治也陽乘陰陰承陽也感者遙應也如感月光感蒼龍感流星之類是也觸者邂逅也不期遇也如一流復遇一流舟行遇山火發遇雨雲集遇風之類是也聚者理氣結也一德聚或二三四德共聚也散者散其聚也舒者纒長直去也卷者迴其舒也十六孝四德之變也德惟四而其變十六十六之變不可勝窮焉爲運不息也止有常也照臨薄食也燦列流

阻進退隱見也吹噓震盪也高下平陟土石毛枯也會分燥濕流止也稗老影前材灰也飛潛蟄植不可紀之狀也至於人清濁厚薄長短高下成有所消有所濁有時厚有時薄大長小長大短小短時高時下參差無盡之變皆四德之妙所為也世固有妖氣瘴厲亦因人物有所激感而成如人性之有引蔽習染而非其本然也或謂既已感激而成妖瘴則稟是氣而生者即為惡氣惡質不知雖極污穢及其生物仍返其元猶是純潔精粹二氣四德之人不即污穢也如糞中生五穀瓜蔬俱成佳品斷不臭惡穢朽生芝餌豐全聖此其彰明較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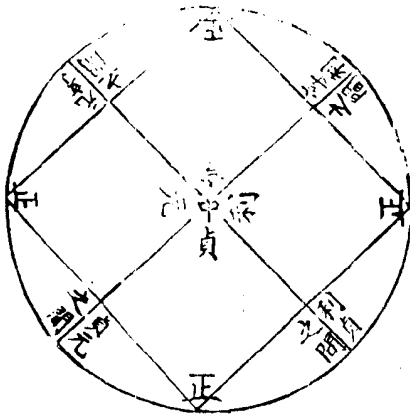
存性編

卷二

五

四存學會校刊

二氣四德
順逆交通
錯綜熏蒸
變易感觸
聚散卷舒
以化生萬
物之闢



以下三圖即就總
圖中摘出論之

四德之理氣分合交感而生萬物其稟乎四德之中者則其性質調和有大

中之中有正之中有間之中有斜之中有中之中其稟乎四德之邊者則其性質偏僻有中之邊有正之邊有間之邊有斜之邊其稟乎四德之直者則性質端果有中之直正之直間之直斜之直直之直其稟乎四德之屈者則性質曲折有中之屈有正之屈間之屈斜之屈屈之屈其稟乎四德之方者則性質板棧有中之方正之方間之方有斜之方方之方其稟乎四德之則性質通便有中之圓正之圓間之圓斜之圓圓之圓其稟乎四德之衡者則性質繁華有中之衡有正之衡有間之衡有斜之衡有衡之衡其稟乎四德之齊者性質漸鈍稟乎四德之銳者性質尖巧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離者性質孤疎稟乎四德之合者性質親密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遠者則性質奔馳稟乎四德之近者則性質均諸亦有中正

存性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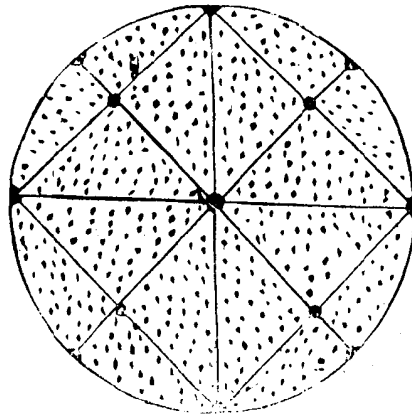
卷二

六

四存學會校刊

間斜之分焉其稟乎遠者性質乖左稟乎遇者性質湊濟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大者性質廣闊稟乎小者性質狹隘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至於得其厚者敦龐得其薄者曉瘠得其清者聰明得其濁者愚蠢得其強者壯往得其弱者退隱得其高者尊貴得其下者卑賤得其長者壽固得其短者夭折得其疾者早速得其遲者晚滯得其全者充滿得其缺者破敗亦莫不有中正間斜之別焉此三十二類者又十六變之變也三十二類之變又不可勝窮焉然而不可勝窮者不外於三十二類也三十二類不外於十六變也十六變不外於四德也四德不外於二氣二氣不外於天道也舉不得以惡言也昆蟲草木蛇蠍豺狼皆此天道之理之氣所為而不可以惡言况所稱受天地之中得天地之粹者乎

萬物化生於
二氣四德中
邊直屈方圓
衝辟齊銳離
合遠近遠遇
大小厚薄薄
濁強弱高下
長短疾遲全
缺之圖



存性編

卷二

七

四存學會校刊

既有萬物圖復摘繪其一隅者全圖意有所不能盡復即一隅以盡其曲折也。上黑點亦象萬物姑以人之性質言之如中角半大點理氣會其大中四德全體無不可通而元亨為尤盛得其理氣以生人則惻隱辭讓多或裏元而表亨則中惠貌莊之人也或裏亨而表元則中嚴貌順之人也然以得中也四德無不可通也則有為聖人者焉有為賢人者焉有為士者焉以通元亨之問去利貞之濟遠也則亦有為常人者焉皆行生之自然不可齊也仁之勝者聖如伊尹賢如顏子士如黃憲常人如里巷中溫厚之人禮之勝者聖如周公賢如子華士如樊英常人如里巷矜持之人南邊一大點則偏亨用事禮勝可知也華中之禮盛例而達乎元者頗難達乎利貞者尤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乎貞可邊通乎元利可斜通乎利亨之交可邊通乎亨利之間而因應乎元貞之間可邊通乎亨元之間而因應乎貞利之間可斜通

存性編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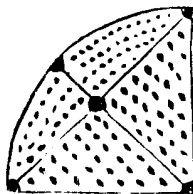
八

四存學會校刊

乎亨元之交故雖禮勝而四德皆通無不可為樊英子華周公也東邊一大點則偏元用事仁勝可知也華中之仁勝例而達乎亨者難達乎貞利者更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於利可邊通乎貞亨可斜通乎貞元之交可邊通乎元貞之間而因應乎利亨之間可邊通乎元亨之間而亦因應乎利貞之間可斜通乎元亨之交故雖仁勝而四德皆通亦無不可為叔度顏子伊尹也東南隅一大點元亨之間也然直通元亨之斜以達於中而與貞利之間為正應雖間而用力為之亦無不可為黃樊顏西伊周也隅中一大點居元亨斜間之交而似中非中然斜中達於大中而通及貞利雖間斜而用力為之亦無不可為黃樊顏西伊周也其隅中若干小點或大或小或方或圓或齊或銳或疎或密或衝或辟或近中或近正或近間或近斜或近元或近亨蓋亦莫不以一德或二德總含四德之氣理而寓一中所謂人得天地之中以

生也是故通塞正曲雖各有不同而盈字由無異氣無異理苟勉力為之而切刻以行其惻隱不做以行其恭敬亦無不可為黃樊顏西伊周也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全體從可知矣

單繪一隅即
元亨以見意
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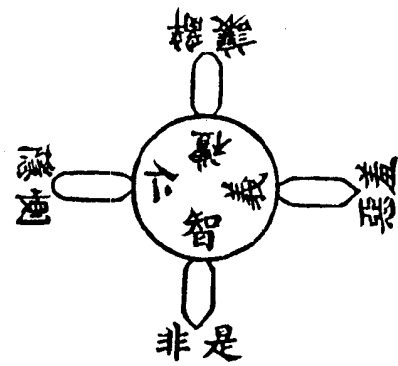


圈心也仁義禮智性也心一理而統此四者非塊然有四件也既非塊然四件何由而名為仁義禮智也以發之者知之也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發者情也能發而見於事者才也則非情才無以見性非氣質無所為情才即

無所爲性是情非他即性之見也才非他即性之能也氣質非他即性情才之氣質也一理而異其名也若謂性善而才情有惡譬則苗矣是謂種麻而枯實遂雜麥也性善而氣質有惡譬則樹矣是謂內之神理屬柳而外之枝幹乃爲槐也自有天地以來有是理乎後儒之言性也以天道人性援而言之後儒之認才情氣質也以才情氣質與引蔽習染者雜而言之以天道接人性未甚害乎性以引蔽習染雜才情氣質則大謬乎才情氣質矣此無他認接樹作本樹也嗚呼此豈樹之情也哉

存性編 卷二 九 四存學會校刊

孟子性情才皆善之圖



中渾然一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慳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慳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惡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秉有全德大中正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已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害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詭媚是非被引而爲奸雄小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本體時見不純爲

存性編 卷二 一〇 四存學會校刊

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稟有大才或自性覺悟或師友提撕知過而善反其天又下此者賦稟偏駁引之既易而反之甚難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漸深以至染成貪營鄙吝之性之情而本來之仁不可知矣染成侮害殘忍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義不可知矣染成僞飾詭媚之性之情與奸雄小巧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禮智俱不可知矣嗚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幣帛素色而既汚之後遂呼之曰赤帛黑帛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人爲萬物之靈又非幣帛所可倫也幣帛既染雖故質尙在而縲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慾本體自在止視反不力之間耳嘗言盜賊天下之極惡矣年至八十染之至深矣儻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有憐傷惻隱之心但習染重者不易反也蓋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句疑其習性成矣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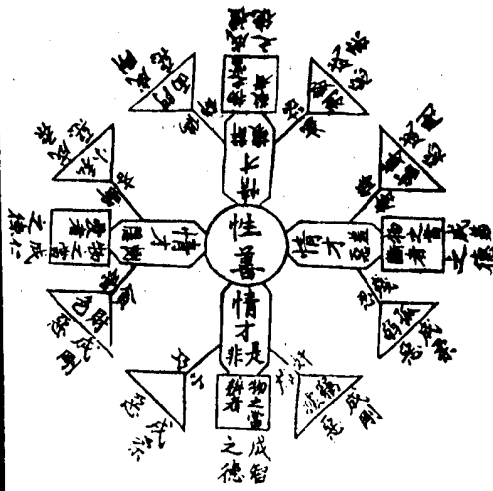
亥城破而失歸田梓業勤儉一如農家乃如繫羅罔開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即習染凶極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快夜氣之說則亦依稀之見而已矣

存性編

卷二

四存學會校刊

孟子性情
才皆善爲
不善非才
之罪圖



存性編

卷二

四存學會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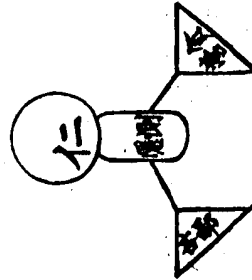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則惻隱顧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渾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水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塗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其所當惻隱其所當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遠人以爲道突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磨勵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即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若靜

坐而觀但可供精神短淺者一時之孫撫訓詰著述亦止許承接秦火者一時之補苴如謂此爲主敬此爲致知此爲有功民物僕則不敢爲諸先正黨也故曰欲粗之於孔周之道者大管小管也欲精之於周孔之道者大佛小佛也

因引蔽習

染一端錯

誤之圖



又如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

存性編

卷二

一三

四存學會校刊

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率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率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堂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室有妻妾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妾何惡故吾嘗言竹節或多或少皆善也惟節外生枝乃惡也然竹之生枝能自主哉人則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宏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未可以引蔽之偏譴偏也木火一隅圖中仁勝之說可玩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歎歎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養父母同犬馬踰東家接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非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

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生之仁而有親父母如路人諸惡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摺耳試觀天下雖甚和厚人不能無所差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歎歎等惡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禮義智禮是也然閱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害而且含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即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可有志者倘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而吾儒有學術天下有治平異端淨掃復視三代乾坤矣

存性編

卷二

一四

四存學會校刊

圖跋

嗟乎性不可以言傳也而可以圖寫乎雖果見孔孟所謂性且不可言傳圖寫而況下愚不足聞性道如僕者乎但偶爾一綫悟機似有勢礙乎方寸者此或僕一人之所謂性倘非孔孟所謂性未可知也况僕所見尚有不能圖畫者乎語云理之不可見者言以明之言之不能盡者圖以示之圖之不能盡者意以會之吾願觀者尋其旨於圖間會其意於圖外假之以宣自心之性靈因之以察僕心之愚見庶不至以佛氏六賊之說誣吾才情氣質或因此而實見孔孟之所謂性亦未可知也若指某圖曰此性也某畫曰此情也某點曰此氣質也某形勢曰此性情才質之皆善無惡也則膠柱鼓瑟而於七閭無往不扞格背戾且於僕所謂一綫者而不可得又安望由此以得孔孟所謂性乎恐此圖之爲性害更有甚於宋儒之說者矣雖然即使天下後

世界各出其心意以會乎僕一統之意遂因以見乎孔孟之意猶非區區苦心之所望也僕所望者明乎孔孟之性道而荷揚周程張朱釋老之性道可以不言也明乎孔孟之不欲言性道而孔孟之性道亦可以不言也而性道始可明矣或曰孔子罕言矣孟子動言性善何言乎不欲言也曰有告子二或人之性道孟子不得已而言性善也猶今日有荷揚佛老程張之性道吾不得已而言才情氣質之善也試觀答告子諸人但取足以折其詞而止初未嘗言性善所由然之故猶孔子之罕言也宋人不解而反譏其不備誤矣或曰吾儒不言性道將何以體性道盡性道余曰吾儒曰言性道而天下不聞也曰體性道而天下相安也曰盡性道而天下相忘也惟言乎性道之作則六德六行六藝也惟體乎性道之功力則習行乎六德六行六藝也惟各究乎性道之事業則在下者師若弟在上者君臣及民無不相化乎德與

存性編

卷二

一五

四存學會校刊

行藝而此外無學教無成平也如上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而聖人體天立教之意著矣性情之本然見氣質之能事畢矣而吾之七圖亦可以焚矣故是編後次之以存學存治云

附錄同人語

上谷石卿張氏曰性即是氣質底性堯舜底氣質便有堯舜底性呆獸底氣質便有呆獸的性而究不可謂性惡

又曰人性無二不可從宋儒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先生賜教在未著存性前惜當時方執程朱之見與之反覆辯難及衷中悟性始思先生言性真確期服闕入郡相質而先生竟捐館矣嗚呼安得復如先生者而與之言性哉

督亢介祺王氏曰氣質即是這身子不成孩提之童性善身子偏有不善

又曰天生人來渾脫是個善

又曰氣質天命分二不得

書後

存性編

卷二

一六

四存學會校刊

孟子曰性善即魯論之性相近也言本善也公子曰汨俗移習染移性即魯論之習相遠也言惡所由起也後儒不解忽曰氣質有惡而性亂矣聖賢之言背矣先生辭而辯之功豈在匹下哉特先生性圖入太極五行諸說則於後儒誤論當時尚有未盡涵者堪後賢先生曰周子太極圖真元品道家圖也易有太極兩儀指樸書言非謂太極爲一物而生天地萬物也五行爲六府之五乃流行於世以爲民物用者故箕子論絳罪曰汨陳其五行非謂五行握自帝天而能生人生物也生剋乃都衍以後方家批說聖經無有先生曰然吾將更之及先生卒後披其編則更者十七而未及卒業於是承先生意而涵洗之如石康熙乙酉三月上浣蠡吾門人李蟠書

存性編卷二終

存學刊誤表		存學刊誤表	
卷三	卷二	卷一	存學刊誤表
一	一	一	頁
二	二	二	行
三	三	三	字
四	四	四	誤
五	五	五	之
六	六	六	下
七	七	七	脫
八	八	八	目
九	九	九	字
十	十	十	正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九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	五十	五十	

存性刊誤表		存性刊誤表	
卷一	卷一	卷一	存性刊誤表
一	一	一	頁
二	二	二	行
三	三	三	字
四	四	四	誤
五	五	五	之
六	六	六	下
七	七	七	脫
八	八	八	目
九	九	九	字
十	十	十	正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九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	五十	五十	

存治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政術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嘆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于宋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損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以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淘城李白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官軍西出賊已東趨川陝楚豫至于數百里人煙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起倉卒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掃眉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世耶三物資與之世學卽所用

存治編

序

一

四存學堂校刊

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于此又何怪乎先生之俯仰而三嘆也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掩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一日與巖語胞與淋漓巖不覺亦噴淚先生躍起曰此仁心也吾道可傳矣是以比年從遊動有啟示巖因得粗知其略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萬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早有爲于世唐虞三代于于然而來也不審快甚乃今雙鶴頌白尙託空言豈天未欲治平耶抑將用之于衰老時耶亦使先生開其端而更待夫後人耶吾復不能知之矣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孟夏吉旦盡吾門人李慈頓首拜撰

存治編

博野顏元著

王道

昔張橫渠對神宗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然欲法三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不然者不治

井田

或問於思古人曰井田之不宜於世也久矣子之存治尙何執乎曰噫此千餘載民之所以不被王澤也夫言不宜者類謂亟奪富民田或謂人衆而地寡耳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者順彼富民之心卽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爲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又或者謂畫田生亂無論至公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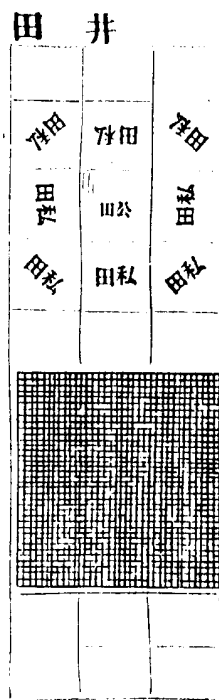
存治編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人情自耕也卽以勢論之 國朝之圈占幾半京輔誰與爲亂者且古之民四而農以一養其三今之民十而農以一養其九未聞墜粟於天食土於地而民亦不饑死豈盡人耕之而反不足乎雖使人餘於田卽減頃而十減十而畝吾知其上獲倍精用自饒也况今荒廢至十之二三墾而井之移流離無告之民給牛種而耕焉田自更餘耳故吾每取一縣約其田丁知相稱也嘗安爲圖以明之所慮者溝洫之制經界之法不獲盡傳北地土散恒恐拙溝洫必有疏力之與附墾 高低墳邑不便均畫然因時而措觸類而通在乎人耳溝無定而主乎水可溝則溝不可則否井無定而主乎地可井則井不可則均至阡陌廬舍古雖有之今但可植分草以代阡陌爲窩舖以代廬舍橫各井一路以便田車中十井一房以待田畯可也有聖君者出推此意而行之搜先儒之格議盡當代之人謀加嚴乎經界之際垂意於釐成之時意斯日也孟子所謂百姓親睦成

於此徵焉遊頌有贈而士憂心誠不安本分者無之爲盜賊者無之爲乞丐者無之以富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休哉蕩蕩乎故吾謂教以濟養資以行教教者資也養者教也非是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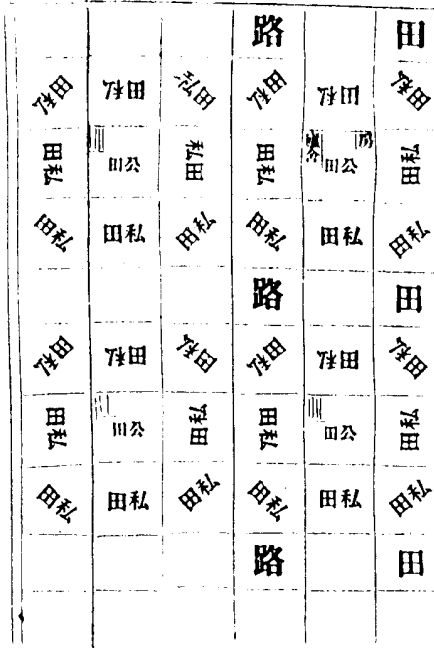
方一里四共界一小區方十步每行長
六百步合五
百四十畝



存治編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經界之圖



孟子云方里而非九百畝吾所以明井制必明里制也周制三百步爲一里百步爲一畝六尺爲一步每步長今步一尺則三百步爲里者卽今三百六十步之數也然考之文問之獻又多異說且謂周尺僅今七寸強要之不若卽以今里今畝今步尺爲準爲其明且亦夫子從周之義也以今里推之方里之地合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周之九百畝當今五百四十畝今二百四十畝每區六十畝內公外私若田饒處除公田內六畝給八家爲場圃廬舍田寮給三畝爲窩鋪其地亦可桑又通各井兩端爲田車之路宜經者縱宜橫者橫隨邑人出入之便十里一房以處田饒不云廬堂者蓋田饒宜遊井以勸此直暫息不咸其所也

存治編

三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方百里圖

每區方十里
每區百井
每行千井
共計萬井

四面皆百里伯國之封地也

方百里圖說

公侯皆方百里古也何必圖以古制久湮人輒謂山少故闢之以示田足也一

區方十里當百井一行方十里者十當千井共該一萬井也卽除墳邑山川林路約天下之大勢或有山川或無山川者增補言之各百里內亦不減八千井一井八家共該六萬四千家吾知百里內之人民去二十以下及六十以上者亦不過六七萬丁而已卽或人浮於田一區二夫一夫受二十七畝亦足用也又就孟子註徐氏所職田祿推之大國之君取三百二十井卿取三十二井大夫八上士四中士二下士一共該三百六十七井推之大國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他官府史悉計之交隣宗廟優賓禮賈撫幼養老柔旅勸工補春助秋等事以及邑宰庶人在官約不至八千井而用足矣餘則別貯名曰工倉諸侯不得擅開王巡則以補助慶功大凶則侯請以賑三歲一散陳又十井一長百井一百長千井一千長二千井一邑宰一佐士宰祿視大夫佐士視上士千

存治編

四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長視中士百長視下士十長無祿此方百里之大率也天子之千里侯之五十里俱可推知第王臣之祿重耳

治賦

慨自兵農分而中國弱雖唐有府兵明有衛制固欲一之迄於其衰項名應雙皆乞丐滑稽或一人而買數糧支點食銀人人皆兵臨陣遇敵萬人皆散嗚呼可謂無兵矣豈止分之云乎卽其盛時明君賢將理之有法亦用之一時非久道也况兵將不相習威令所播其爲忠勇幾何哉問論王道見古聖人之精意良法萬善皆備一學校也教文卽以教武一井田也治農卽以治兵故井取乎八而陳亦取乎八考之他書類謂其法創自黃帝備於成周而以孔明之八陣實祖之但帝王之政法既不可見武侯之遺意又不得其傳後世亦焉得享其用哉竊不自揣登於井田法略有一得敢詳其治賦之要有九治賦之便有九

一曰預養饑饉而貴千里則惠上宜非供膳薄稅減汰冗費以足民食一曰預服嬰兒而役貧育則恩非之賢者爲什什之賢者爲長長之賢者爲將以平民情一曰預教簡師儒中孝弟忠義以保民情一曰預練農隙之時聚之於場時幸士一較射藝月千長一較十日百長一較同非習之不時一曰利兵甲弓刃精利者官賞其半直較藝賢者慶以器一曰養馬每非馬二公養之彷彿寒餒法操則習射則便老行或十百長有役乘之一曰治衛每十長一牌刀軍之於前九人翼之於後器械之法具紀效新書一曰備義八家之中四騎四步供役不過各二人餘則爲義卒以備病傷或居守一曰體民心親老無違不卒老弱不卒出戌給耕不稅傷還給耕不稅死者官葬九者治賦之要也一曰素練陣陳皆陳法民恒習之不待教而知矣一曰親卒同鄉之人童友日處聲氣相喻情義相結可共生死一曰忠上邑宰千百長無事則教農教禮教藝爲

存治編

五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之父母有事則執旗執鼓執劍爲之將帥其孰不親上死長一曰無兵耗有事則兵無事則民力耗不之費矣一曰應卒難突然有事隨地即兵無徵數求援之待一曰安業無逃亡反散之虞一曰齊勇無老弱頂替之弊一曰靖奸無招募異域無憑之疑一曰輯侯無專權重兵要上之患九者治賦之便也至於陳法八千長率之於前四邑將督之於後左戰而右翼之則左正而右奇右戰而左翼之則右正而左奇前後之相應內外之相接無非前無非後無非左無非右無非正無非奇如循環如鬼神如天地分張之可因敵之對合衡之可破敵之堅敵攻之不可入入之不可出居則爲營戰則爲陳亦烏可測其端烏可窮其用也哉

八陳圖說

古伯國三萬二千全軍之陳也綱目皆非形表圖象天設方象地中軍象太極

四角象四象八卦旗幟五色象五行南方火則旗紅左旗鎮青者以火之於木相從也青宜鎮黑而白之者取易辨之也黑宜白而紅之者別於青也凡千長所率二千卒每百長一小旗從其將旗中必異色書長姓姓同書字四邑將皆綉旗又各備一方綉旗一面當敵則二邑督四路之兵如四面當敵則佐士與邑將分督八路之兵一面當敵左右者應之餘則皆否如天鳥出戰雲虎即爲兩翼風龍地蛇各安其位是也戰者戰而守者守如八表皆戰而八裏不動是也下此而萬六千或三千二百或一千六百神而明之在乎人耳

學校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半園里歷代優意營宮建教訓之官有臥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不待子計矣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乎周

存治編

六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舍是無以學師舍是無以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向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明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痛洗數代之陋用奮帝王之獻俾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泮文是成實行是崇使天下遐知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倘仍舊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崇儒重道之名而真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

孝友睦鄰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邱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二十五家爲閭閻有皆聞皆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爲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五百家爲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大夫則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違大司徒之教而感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師皆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學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天子拜而受

存治編

七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之以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遣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封建

咸問於思古人曰世風遠下人心日澆以公治之而害伏以誠御之而奸出是以漢之大封同姓亦成周伯叔諸姬之意而轉目已成反畔唐之優權藩鎮僅古人甥舅伯侯之似而李社即以敗亡故宋鼎既定肅酒以教勸臣明運方興亦世官而酬汗馬非故情孝士也誠以小則不足藩維大則適養跋扈封建之難也子何道以處之可使得宜乎思古人曰善哉問此不可以空言論也先

王追典封建無舉之理大經大法畢著咸張則禮樂教化自能潛消反側綱紀名分皆可預杜驕奢而又經理周密師古之意不必襲古之跡使十侯而一

伯侯五十里一卿二大夫三士卿天子命之伯百里一卿三大夫六士卿與上大夫亦天子命之侯諸馬二十五甲士與稱伯諸馬五十甲士亦稱有命乃起田卒焉邊侯伯士馬皆倍其畜有事乃起田卒焉侯庶不世爵祿視其臣而以親爲差侯臣不世邑采取公田而以位計數伯師不私出列侯不私會如此者有事則一伯所掌二十萬之師足以藩維無事而所畜士馬不足併犯封建亦何患之有况三代建侯之善必有博古君子能傳之者用時又必有達務王佐能因而潤澤者豈余之寡陋所能悉哉第妄謂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爾

後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縣易制也而甘於

存治編

八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禍亂亡而不悔可謂愚矣如六國之勢驕者皆言韓魏趙爲燕齊楚之藩蔽蘇氏蠶食楚齊燕絕不之救是自壞其藩蔽也侯國且如此以天下共主可無藩蔽耶層層厚護而不更佳耶板之時云大邦維屏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道盡建侯之利不建侯之害矣如農家度日其大鄉多隣而我處其中之爲安乎抑否隣滅比而孤棧一藁之爲安乎况此乾坤乃自堯舜夏商周諸繼君聖相開物成務遷爲締造而或者也人生事有成業而順使諸人子孫無尺寸之土魂靈無血食之嗣天道其能容耶身爲天子皆其歷世祖功宗德上邀天眷願不能取恩九族大封同姓而僅僅一支私其富貴宗廟其無怨何耶創興之際舉龍附鳳或運帷幄成功汗馬主臣同憂勞共生死一旦大業既成不與之承天分地爲山河帶礪之盟動舊其何勸耶凡諸大義皆不迫值而君不主臣不贊絕意封建者不過見夏商之亡於諸侯與

漢七國唐藩鎮之禍而忘晉之耳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漢唐受分封藩鎮之害亦獲分封藩鎮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烏能享國至二千歲耶夏以有仍再遘商有西伯率叛服殷周則桓文主盟尊王周召共和不亂四百也六百也八百也遞漸益長是皆服衛疊疊星環基布隱播海外之覬覦秘鎮朝闕之奸回有以輔引王家天祚也以觀後日之一敗塗地歷數日短者封建亦何負人國哉即以三代敗亡論受命者猶然我先王之股肱羽翼也列辟無恙三恪世修失天下者仍以一國封之是五帝三王有數百年之天下而仍有千萬年不亡之國也使各修天子禮樂事則疆之喪則拜之客而不臣是五帝三王有千萬年不亡之國即有千萬年不降之帝王也猶歟休哉守此不替有天下者誰不皆受其福乎且君非桀紂誰敢犯天下共主來天下之兵耶侯非湯武誰能合千八百國而爲之王耶君非桀紂其亡難也侯非湯武王之

存治編

九

四存學會校刊

雖也故久而後失之也即若果桀紂而侯果湯武矣本國之積倉自足供輻重無俟掠人箱國炊人聚糧也一心之虎賁從王之與國自足以奉天伐暴無俟挾虜丁壯因而淫嫖婦女也南巢牧野一戰而天命有歸無俟於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耕者不變而市者不止不至於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烟火也王畿鼎革而天下猶有君不至於聞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千百成羣自相屠戮歷數年不能定也王者綏定萬邦而屢有豐年不至於耕種盡廢九有蕩然上干天和水旱相仍歷三二世不能復也蓋民生天地咸沐封建之澤無間興亡皆異於後世如此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私敢於變百聖之大法自速其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祖龍之罪上通於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爲公天下自秦始之論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可勝嘆哉

宮刑

或有問於思古人曰昔漢除宮刑百世稱其仁子言王道亦既詳矣乃並微聞宮刑亦當復無以法不嚴則易犯故峻其法以仁斯民乎思古人曰否不然也夫謂法不嚴則易犯暴君酷吏假辭以飾其惡耳吾所謂復古刑者第以宮壺之不可無婦寺勢也即理也倘復封建則天下之君所需婦寺愈多而皆以無罪之人當之胡忍哉且漢之除宮刑仁而愚者也漢能除婦寺能除萬世之婦寺哉不能除婦寺而除宮刑是不忍宮有罪之人而忍宮無罪之人矣說者又謂刷童男女不於民間惟以官買則是任民之願嗟乎狙民其矣小民何知惟知利耳以利誘民而宮之豈天爲民立君之意哉今之貪利爲盜者惡自民也上且誅之若囚民之貪誘而宮之惡自君矣可勝慨哉故封建必復宮刑不封建亦必復宮刑也惟願爲政者慎用之耳至肉刑之五墨辟今猶用之剗剗

存治編

一〇

四存學會校刊

二刑不復可也

濟時

或曰若子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鄒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况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王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靜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勸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選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

重徵舉

晉讀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成湯之於伊尹也三聘幸野文王之於呂尚也載旋渭濱下至襄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近自唐宋試之以詩弄之以文上輒曰選士曰較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京學而鄉鄉而會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嗚呼奴之耶盜之耶無論庸庸衆不足有爲卽有一二傑士迫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尙謂有言不必有德况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道不知悔棄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願甘以此誣

存治編

一 四 學 存 校 刊 會

天下也魏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古鄉舉里選之法做明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堪治政者公議舉之狀簽某某深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卽以幣車迎爲六事佐實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齊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呈簽某令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忠功者卽薦之公朝餘仍留爲佐實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呈簽某守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忠功者卽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辦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薦奸者受上罰則公論所結私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真矣卽有一二勉強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說况九載之間必重自檢飭

卽品行未粹者亦養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靖異端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三代之赤子第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仙神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絕由四邊戡異色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不足者以妓繼之俱還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齋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恒產幼者還族老而無告者入養終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禁有

存治編

一 二 四 年 會 校 刊

爲異言惑衆者誅五曰防後有窩佛老等經卷一卷者誅獻一卷者賞十兩計窩者賞五十兩六曰杜源令頑儒多著剛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給四書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法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羣衆不邪惡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而天地以和兆姓無絕嗣之慘而生齒以廣徵休召祥度有極矣且儉上木之浪費杜盜亡之窩巢驅遊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端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

書後

先生三存編存性存學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

也當是時仁心布護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塔從遊後聞而悅之著彥忘編以廣其條件張麗舉文升著存治翼編聚略考究歷有年所及塔出遊四方辨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非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散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胥子多賢尙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時執荷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卽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舉賢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皆付空言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誅何國也矧於晚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毒遍地邱墟竊以爲

存治編

一三

四存學會校刊

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卽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矣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封建始可行也五而封建之殘民則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尙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過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狼藉盈野盈城豈滅流寇然流寇亡燹而諸侯亡遲則將爲數十年殺運數百年殺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卽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就甚欲治平何由七戊寅浙中得陸

程亭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卽郡縣久任也似有當質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摛者數年於茲未及合一先生倏已作古矣於戲此係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康熙乙酉二月蓋吾門人李塔書於歸城寓署

存治編終

存治編

一四

四存學會校刊

存人編卷一

博野顏元著

嘆迷途

第一喚

此篇多爲不識字與住持雲遊等僧道立說此項人受惑未深只爲衣食二字還好勸他譬如誤走一條路先喚那近者回來我們這裏喚那近的也先聽得故第一先喚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者有數項一項是本人貧寒不能度日或其父母貧寒不能度日艱於衣食便度爲僧道一項是禍患迫身逃走在外或兵亂離家無地自容度爲僧道一項是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廟寄名違舍入爲徒一項是個因災禍妄信出家爲脫離苦海或目觸寺廟傾倒起心慕化說是建立功果遂

存人編

卷一

四庫全書

削髮爲僧或戴髮稱道人大約是這幾項人或不得已或誤當好事做不是要惑世誣民滅倫傷化便是強人出世亦須哀憐而教化之不忍收爲左道之誅也但你們知佛是甚麼人否佛是西域番人我們是天朝好百姓爲甚麼不做朝廷正經的百姓卻做那西番的弟子他若是箇好人還可他爲子不孝他父母爲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獸了我們爲甚麼與他磕頭爲甚麼做他弟子他若是箇正神還可他是箇西方番鬼全無功德於我們我們這房屋是上古有箇聖人叫有巢氏他教人修蓋避風雨虎狼之害我們於今得住我們這衣食是上古有箇聖人叫神農氏教民耕種又有黃帝元妃叫西陵氏教人蠶桑我們於今得吃得穿我們這田地是陶唐時有箇聖人叫神禹把橫流的洪水都治了疏江淮河漢鑿龍門通大海使水有所歸我們於今得平土上居住我們這世界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合漢唐宋明

存人編

卷一

四庫全書

歷代帝王聖賢立禮樂刑罰治得乾坤太平我們纔得安穩所以古之帝王聖賢廟食千古今之帝王聖賢受天下供奉理之當然佛何人有何功德乃受天下人香火真可羞也真可誅也你們動輒說願佛穿衣指佛吃飯佛若是箇活的不忠不孝尚且不當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飯何況佛是箇死番鬼與天朝全無干涉你們焉能指他吃穿的語云無功食祿寢食不安你們又動輒念經宣卷神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人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白日的吃了人家的活時做箇不安當的人死了還做箇帶缺欠的鬼我勸你有產業的僧人早早積攢些財物出了寺娶箇妻成家生子無產業的僧人早早拋了僧帽做生意工匠無能者與人傭工掙箇妻子成箇人家上與朝廷添箇好百姓這便是忠下與祖父添箇兒孫這便是孝使我上面千百世祖宗有兒孫下面千百世兒孫有祖父生作有夫婦有父子有宗族親友的好人家死入祖宗墳墓合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塊土做箇享祭祀的鬼思量到此莫道是游食僧道與住持僧道便是那五臺山京都各寺觀大富貴僧道也不該貪戀那無意味的財產你們說那有錢的僧道像甚麼就是箇內官家富貴便黃千兩位享三公斷了祖父的血脈絕了天地生機竟成何用思之思之

老僧人老道士見的明白你們受苦一生中甚麼用無徒弟的再不消度人了悞了自己又悞他人神明也不佑有徒弟的早早教他還人倫你若十分老便隨徒弟去度日若不十分老也該法娶妻便不要妻也還家家下有房屋田產的固好雖無田產房屋等箇手藝生理的也好就兩者俱無離乞食度日比做僧道也好好在何處現有宗族合他有父兄子姪情分便病了他直得照管你便死了他直得埋殮你便做鬼也得趕祖宗享春秋祭祀豈不是好若做僧道莫說遊僧遊道死在路旁被狗曳的便是住持的若無徒弟也苦雖有徒弟伏

侍的終是異姓人比不得我兒女是我骨肉也比不得我宗族是我祖宗一派死了異姓祭祀也無靈理況世上那有常常住持的寺院究竟作無祭祀的野鬼豈不傷哉

歸人倫事最宜依國第一件先要知前日由平民做和尚是朝廷的逃民是父母的叛子是玷辱親戚朋友的惡事古人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掛君親逆手遊食爲魔而逃租稅只此四句斷定和尚不是好人了今日由和尚做了平民是朝廷正道百姓是父母歸宗孝子是從祇有親戚有朋友的好事古人云自新休問昔狂伊尹稱成湯改過不吝自新便成的君子改過便做的聖人我之歸也不忍我祖宗無後而歸也不忍我父母無子而歸也是謂之大仁不顧天下人皆有夫妻我獨爲孀夫而歸也不顧貴賤賢愚皆爲朝廷効力獨我爲猾民而歸也不顧昆蟲草木皆爲天地廣生成我獨腐朽而歸也是謂之大義大仁

存人編

卷一

三

四存人編

大義之舉而世人反以爲不美事名之曰還俗夫謂之俗必以爲作僧道是聖果事而今還於俗凡也必以爲是消雅事而今還於俗鄙也必以爲新奇事而今還於俗常也嗟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尼父之所大慮也吾今正其名曰歸人倫明乎前此迷往他鄉而今歸家也明乎前此誤入禽獸之影而今歸人羣也明乎前此逸出彝倫之外而今歸子臣弟友之中也世人去家鄉數千里見一本土人輒涕泣不勝一旦還鄉則隣里皆來看望心安意樂今之歸倫何獨不然僧道有歸人倫而來見吾者吾必酒食待之爲之圖謀生理吾黨有寄尺書口信於吾者曰某處某僧道今歸倫於某府州縣某鄉爲某姓名矣吾必不遠百里具儀往賀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鼓動天下救濟生民同志者共勉之

你父母生你時舉家歡喜門左懸弧惟喜者以爲他日奉養口體承宗繼嗣有

所託矣一旦爲僧道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使父母千萬年無掃墳祭主之人一思赤子懷抱時你心安不安懸孤者男子生下常爲朝廷應差應甲平定禍亂大而爲將小而爲兵射獵四方生人之義也一旦爲僧道便爲世間廢人與朝廷無干不但不爲朝廷効戰鬪並不當差納糧以供其上回思懸孤之義而不自愧

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蟲蠅蟻亦有陰陽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你們果不動念乎想欲歸倫亦其本心也拘世人之見以還俗爲不好耳今無患矣我將此理與你們說明了更不可自己就悞

細思來你們爲僧道也只爲吃碗自在飯豈不思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勞你們偏偷安自吃就如世間食鼠木蠹一般了是甚麼好試看世

存人編

卷一

四

四存人編

上各行生理手藝命中有飯吃自然餓不著你何必做僧道你命中若不好做僧道也受饑寒况有一種赴苦做活種地灌園的僧道一般受苦爲何廢了人倫你們都思慮思慮不可胡迷到底也

第二喚

此篇多爲參禪悟道登高座發偈律的僧人與談清靜煉丹火希飛騰的道士立說較前項人惑漸深迷漸遠喚回頗難然此等率出聰明靜養之人聰明人易馳高遠惑於異者多僕以爲聰明人易惑亦易悟靜養人善思又善聽況吾之偈言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聞鐘鼓亦易入者一悟一思而豁然醒幡然改同快人倫之樂豈不美哉

佛道說真空仙道說真靜不惟空也並空其空故心經之旨無無明亦無無明無不徒靜也且靜之又靜故道德經之旨牝矣又玄玄矣又屯屯吾今以實藥濟其空以動濟其靜爲僧道者不我服也人之深惑之固方且望其空靜而前進之不暇久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今姑卽佛之所謂空道之所謂靜者窮之而後與之言實與動佛殊不能空也卽能空之益無取道殊不能靜也卽能

存人編 卷一

五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靜之益無取才既立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天無日月不能使地無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照臨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靜乎佛道之空靜正如陳仲子之廉不能充其操者也卽使其願而各遂之佛者之心而果人定矣空之真而覺之大矣洞照萬象矣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並不施之粉黛妝梳鏡雖明亦奚以爲曰大覺曰智慧曰慈悲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方且照不及君父而以爲累照不及自身之耳目心意而以爲礙天地間亦何用此洞照也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設乎道者之心而果死矣嗒然不作心腎秘交丹徒九轉矣正如深山中精怪並不可以服藥攻用雖長壽亦兩間一蠹曰真人曰至人曰太上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方且盡天地之氣以長存煉五行之精以自保乾坤中亦何

賴有此水上也且人人而得此靜極之仙果也人道又絕矣天地其能容乎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此必然之理蓋人中妖也天地之盜也

請問若輩聰明人乎愚蒙人乎果愚蒙人也宜耕田鑿井以養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不應妄爲大言鼓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門若聰明人也則以天地粹氣所鍾宜學爲公卿百執事以勤民生以佐王治以輔扶天地不宜退而寂滅以負天地篤生之心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萬民長立法定律以防萬民欲人雖賢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也你們輒敢登高座談禪使人跪同立聽輒敢動刑杖是與天子長吏爭權也輒敢別定律令號招士民謂之受戒各省直愚民呼朋引類赴北京五臺受禪師法戒是與天子爭民也堂堂 皇王之天下儼然半屬梵王王子之臣民倘 朝廷震怒或大臣奏參豈不

存人編 卷一

六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可憐猛醒猛醒

你們那箇是西域番僧大都是我天朝聰明人欲求道當求我堯舜周孔之道堯舜周孔之道是我們生下來現成的道此身是父母生的父母生此身如樹根長出身幹枝葉若去父母是樹斷了根還成甚麼樹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孝小而養口體悅心志大而顯親揚名再大而嚴父配天自庶人上至天子各隨分都要完滿毫釐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况敢拋卻父母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此身合兄弟同生都要相愛有兄長又如樹上生的前一節後一節若離了兄正如樹枝斷去前截後截都壞了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弟隨坐隨行尊父母的嫡子敬之如嚴君愛父母的道體愛之如嬰兒無貴無賤各隨分都要完滿分毫不能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人弟卽不可以爲人子况敢拋卻兄長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父母

生下我又娶妻作子孫的父母他日子孫又長成作父母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故堯舜之道造端乎夫婦此端字是端倪的端字如織布帛之有頭緒如生草木之有萌芽無頭緒則布帛沒處織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無夫婦則人何處生一切倫理都無世界都無矣且你們做佛弟子的第一箇不是夫婦生來的若無夫婦你們都無佛向那裏討佛弟子的父親若無夫婦佛且無了那裏有這一教說到這裏你們可知佛是邪教了是異端了假佛原是正道原行得他是西域的師西域的神我們有我國的師中國的神自己的師長不尊爲甚麼去尊人家師長自己的父母不孝爲甚麼去孝人家何況原是邪教原是異端由其道一步行不去從他做甚你們最聰明說到這裏莫道你們有才料在世間做的別事便做箇農夫做箇乞丐也不失爲正人爲甚麼上高座圍眼並手跟番

存人編

卷一

七

存人學會校刊

鬼譏邪自欺以欺世也愚之思之佛輕視了此身說被此身累礙耳受許多聲目受許多色口鼻受許多味心意受許多事物不得爽利空的去所以將自己耳目口鼻都看作賊充其意直是死滅了方不受這形體累礙所以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脱諸妄說總之是要不生這賊也總之是要全其一點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教則天下並性亦無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昭昭如佛教並幻亦不可言矣又何佛性哉西域異類不幸而不生天朝未聞我天朝聖人之言性也未見我天朝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證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亦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

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卽以耳目論吾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境天下之聲無蔽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吾孔子視思聰非禮無視非禮無聽明者目之性也聽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聰非禮則蔽其聰非禮則蔽其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境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位育平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顧存養一點性靈猶瞽目人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方寸寧思無所不妙可謂妄矣安在其洞照萬象哉且把

存人編

卷一

八 存人學會校刊

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餓薦舍身餒虎何其顛倒錯亂也哉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離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難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惑人物小有微應愈隨伴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

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管道楊僊子存學編所引出山便與常人同也今玩鏡裏花水裏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卽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感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盡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身世打成一片一滾做功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隣比上踐廟廊粗自灑掃精通變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徵吾性之真全矣以觀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氣之朝元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四卻子曰談仁義孝弟心性如數家珍明白愷切不獨可喚僧道卽吾儒皆當各置一通於座右

存人編

卷一

九

四存學會校刊

第三喚

此篇是喚醒西域真番僧者我天朝人誤走迷途固皆呼之使轉矣西域番僧獨非同生兩間者乎他既各具人形便各有人性予嘗自謂生遇釋迦亦使之垂頭下淚固以其人形必之也况今番僧亦不幸而生乎西域爲其習俗所染邪教所誤耳何可不救之使歸人倫耶你若識天朝字自讀而自思之若不識字能解天朝語可求人講與你們聽

你雖不幸而不生天朝你獨無父母耶你父母生下你你便不做人父母生人可乎是釋迦誣了你你求人講上兩喚聽便醒的釋迦是邪說了你看天地是箇大夫婦天若無地也不能化生萬物天不能無地夫豈可無婦你看見婦人果漠然不動念乎這一動念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只我天朝聖人就這天理上修了禮義定就婚姻禮法使天理有節制以別於禽獸然禽獸雖無一定配

存人編

卷一

一〇

四存學會校刊

偶而游牝以時也是禽獸的天理若人無配偶是禽獸的天理也無了豈非天地父母惡物乎你們也當從我天朝行婚禮配夫婦有一定配偶這便是人道了力不能回家的便在天朝娶妻學天朝人手藝做個過活成箇人家生下子女萬萬世是你們後代了力能回家的將這喚迷途帶去講解與你國人聽教他人人知釋迦是邪教也學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孝弟忠信你們就是正道的祖師了你們就是你國的聖賢了與你國添多少人類添多少親戚添多少禮義便是大有功德天神必加福祉你們子孫爲官爲帝爲王都是有的你們看我天朝爲帝爲王的爲國公侯伯的官宦多是義農黃帝堯舜周公孔子子孫我教你歸人倫是慈悲乎釋迦教你斷子絕孫做箇枯寂的鬼是慈悲乎你思量思量

你們凡往天朝來的都不是庸俗人或奉你本國王命進來妄說做國師的或

差來納貢的或差來觀天朝虛實的或彼處豪傑自拔要到天朝顯才能的或被國不得志求還於天朝的大都是聰明人且說你國也有夫妻否也有兒女否也有鄰里鄉人否也有君臣上下否夫妻也相配合否生兒女也愛他否兒女愛父母否兒女同生也彼此恭敬否鄰里鄉人也相交好否君臣上下也有名分否吾知其必夫婦相配也必父子相愛也必兄弟同生者相敬也必鄰里相好也必上下有分也這便是凡爲人類者自然的天性必有的道理我天朝聖人只因人自然之性教人必有之這因人有夫妻相配便教他以禮相合夫婦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備而後成成後還要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夫義婦順道叫做夫婦有別那佛斷絕夫婦的好還是夫婦有別的好因父子相愛便教他父慈子孝父慈不但幼時懷抱養育大時還教他仁義管他幹正事子孝不惟衣食奉養還要和敬並盡刲望節令還行參拜禮文沒後還有許多

存人編

卷一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喪祭道理這叫做父子有親那佛斷絕父子的好還是父子有親的好因人兄弟相敬便教他兄弟恭恭無論男兄弟女兄弟都是兄愛其弟弟尊其兄一坐一行都是禮法不得欺侮不得僭越這叫做長幼有序那佛兄弟無情的好還是長幼有序的好因人鄰里相好便教他同類相交謂之朋同志相愛謂之友以實心相與以實言相告這叫做朋友有信那佛棄絕人類入深山的好還是朋友有信的好因人上下有分便教他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叫做君臣有義那佛斷絕君臣的好還是君臣有義的好我天朝道理只有這五件制許多刑政法度之文禮樂兵農之具水火工虞之事都是要節宣這箇維持這箇當東漢時有幾個沙門傳佛道入天朝釀成無窮大禍如摩羅什等又番譯西域經文傳有許多邪說以惑天朝之民這都是天地的罪人你們更不可效尤若能醒解我的言語把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傳往西方將喚迷途番譯成西方

的言語使人都歸人倫都盡人倫莫說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你西方諸國享福無窮只人也多生幾千萬豈不是真善果勉哉

存人編卷一終

存人編

卷一

一 二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存人編卷二

博野顏元著

喚迷途

第四喚

前三篇喚迷途之人已畢此篇又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雖在五倫之中而見涉禪寂如宋蘇東坡明玉芬洲之徒小有聰明見聞濫博略口成辯舉筆成文不惟詞壇之雄而無識之人且尊爲儒者其實邪正不明得罪名教一生學力萬卷文章只此一誤舉無足觀惜哉

歐陽文忠與蘇文忠人品學問俱雄軒輊只依佛一節蘇斯下矣佛之爲邪易明易見長公之才把筆何等氣力立朝何等風節到大悲閣記四菩薩記等文便卑鄙不堪迷惑如田間村婦語何其於堯舜周孔之道頓忘四書五經之理

存人編

卷二

四

迷萬里也必是自幼生長川蜀之地習見僧人多讀佛書入鮑魚肆不覺其臭矣文人看書可不慎哉

老泉傳家原是文人伎倆雖好讀孟子只要討出文法不是明道故其夫妻皆依佛並其聰明子亦誤之矣豈不可惜

歐陽文忠公大有過人論頭如說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識高於程朱一派蓋聖人教人只是六德六行六藝端本末明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聞程朱一派好談性道置起聖門時習事功不做蓋亦隱爲禪惑不覺其非卻說永叔爲誤異矣如作本論勝於柳蘇諸人但他亦是從文字起見只作一篇好文字耳亦不是全副力量衡聖道開異端的人公若向此處做工夫與子瞻相交最深自可一言而救正之何至聽其惑迷而不返也且與鄭公同在政府若常講明邪正之理鄭公亦必相感而化以二公之賢而不能化亦未聞辯

論救正之語固知其非用功於開異者矣且與韓富二公三賢秉政大權在手正當舉其所謂禮樂者實行之矣乃亦全不掛口益見其爲文字之見非孟子本領矣

本論亦非確當之理醫書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佛氏之害瀰天漫地如人遍體瘡痍若是而言從容調理血氣乎抑急須針砭擦洗之方也佛之害中人便昏亂狂顛發作便氣絕生正如風痰急症風不散則立刻癱瘓火不解則立刻諸語痰不吐不下則立刻喪命如是而言從容補陰陽乎抑急須湯丸煎散風降火吐下頃刻之法也佛之害在一日則此一日中普天下添多少人爲僧便斷多少入血脈如病瘟疫天庖迎治一日便多傳染幾人如是而言采參於朝鮮以補中斬咒於羌國以解毒乎抑現用防風荆芥以汗之乎連惡食金銀花之屬以解之爲當也公之言曰幸有一不惑者方絕然怒曰將揮

存人編

卷二

二

文而遂之有說而排之千歲之患偏於天下非一人一日所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莫若務本以勝之嗟乎公第其言當務本耳不知卻昧警家急則治標及標本兼治之法矣是聖人不生禮樂不興便任佛氏之滅倫傷化賊賊民生而不救乎不幾如朝鮮之參羌國之咒不至遂聽瘟疫天庖之死喪傳染而不治乎何以爲醫也乾坤中抑戈逐佛者著說排佛者若傳尚書韓吏部胡致堂其表著者公亦其一人矣若非有公衆數人不思不孝數語佛骨表原道本論數文在乾坤更不知何底矣非一人所可爲雖千萬人亦一人之倡也非一日所可爲雖千百年亦一日之積也救得一人是一人轉得一日是一日正得一分是一分又曰民之沉酣骨髓非口舌所可勝亦未之思也積蚊成雷雷成冊吾儒在上者則與禮樂以化民在下者則崇仁義以明道彼佛何所有哉徒以口舌鼓動相惑誘遂亂天下至此吾獨不得以口舌救之

存人編

卷二

三

四

乎天相吾道吾人而在上也一面與禮樂學校以修其本一面立法禁誡以命以治其標夫不相吾道吾人而在下也一面崇仁義勸躬行以修其本一面詳辯論著書說以治其標夫禮樂明則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衆此本而標之之法也辯論著書則君相悟而禮樂興此標而本之之法也應幾其善醫矣愚蒙人爲禿番所欺固可憐聰明人未聞堯舜周孔之道見異而遷亦無怪所可惡者柳富蘇王以絕世之才讀孔子之書有目而不分黑白有耳而不辨鐘磬時而堂堂正正談理如海潮河決時而窄心眯目迷惑如村婦牧兒最足以侈愚僧之口迷俗人之向此君子所深爲痛恨者也紙上雄文立朝氣節皆孔子所謂其餘不足觀者功不抵其罪也明之京州輩特一文士耳未必有大君子與之交也柳則友韓矣富蘇則友歐陽矣柳富蘇之不虛心受益韓歐之不極盡規勸均可憾也今世而有韓歐乎遇友人之柳富蘇者宜極盡其教正正

之不可而再再之不可而三而四此非小故也今世而有柳富蘇乎遇友人之如韓歐者則宜虛心受益改敝自新勿取誅於君子可也試看賈島一詩僧耳從昌黎而歸人倫尙來千古美談况吾儒中豪傑而可自誤乎哉三代後唐之昌黎宋之程朱明之陽明皆稱吾儒大君子然皆有與賊通氣處有被賊騙過處有夷疆結社處有逗遛玩寇處今略摘一二與天下共商之非過刻也恐佛氏借口與儒之佞佛者倚以自解也昌黎誅佛不遺餘力死生以之真儒陣戰將也惜其貶潮州時聞老僧太顛召至州郭與之盤桓及其將行也又留衣服爲別夫使太顛可教則一二見可化之歸儒不可教則爲不就撫之猾寇又何久相盤桓留衣相贈乎不幾夷疆結社乎及孟尚書聞其事貽書致問又稱太顛頗聰明識道理予閱答書至此大爲驚異世豈有爲僧之人而識道理者乎豈有識道理之人而爲僧者乎則昌黎之所見之道理必尙有微

存人編

卷二

四

四

異於孔孟者矣則昌黎交太顛必尙有微爲騙過者矣不幾逗遛玩寇乎周子太極圖說已多了無極二字極乃房上脊樑是以上之稱又加以太字是就無可名處強指之矣又何所謂無極乎至其言性又不合加一惡字故程朱由此皆誤言氣質有惡又言氣質爲善性善是即爲六賊之意浸過儒道分界矣朱子盡力與象山辯無極二字是即爲佛之空老之無隱蔽矣至程子作詩說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自雲紅葉兩悠悠朱子動輒說氣質難惡動輒說法門陽明近禪處尤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謂與賊通氣者此也

儒之佞佛者大約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貫上下或初爲儒者而功力不加畏聲道之費力半途欲廢又恥於不如人遂妄談空虛以誇矜微者或貪名利工文字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爲何物亦如愚民見異端而驚喜者至感地獄禍福之說而從之者民斯爲下矣何謂小智慧見道未貫上下者彼多謂佛之上教與吾儒同或竟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此其人學識未大未能洞見性命之本及吾道體用之全見宋明儒者之所謂性無能出乎佛氏之上一聞禪僧之談心性遂傾心服之謂上教儒釋原不異也嗟乎不幾如吾存性齋中所云根麻而苗麥乎天地間豈有此理有上教本仁而下教不愛父母者乎有上教本義而下教不敬君上者乎抑其上教之原非仁義也吾儒以仁義禮智信爲性而佛以空虛不著一物爲性以仁義爲性故忠孝者仁義之發也仁義者忠孝之源也後漢之忠孝與上教之仁義如樹之根與枝一體也佛之上教總一空故爲不忠不孝之教斷絕倫物下教亦總一空也又焉得上教而下教始異哉此輩猶能見宋明儒者之性者也至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者又並宋明儒之性未之聞平日徒以章句目儒業即粗聞仁民愛物作用亦第視爲

後起事不知堯舜之精一執中三事六府之體也三事六府精一執中之用也周孔之一以貫之三物四教之體也三物四教一貫之用也如樹之根本枝幹通爲一體未可以稍粗分也故無根本則無枝葉矣無枝葉則非根本矣精微之根藏土千年與穢腐同識彼佛氏固未可以精言也又何者是其精乎以腐穢爲精微之愚者矣何爲以初爲儒功半途而廢妄談虛空以誇精微者人性皆善雖甚惡人必有善念一動之時雖其濁世必有特起作聖之士但吾儒之道六歲教名數七歲教別八歲教讓九歲教數日十歲學書計幼儀十三歲學樂舞十五歲入大學凡六德六行六藝一切明規止至善者俱步步踏實地去做二十歲尙不許教人到三四十發揮其幼學者進見之君民退式乎風俗今世全錯了路徑少小無根本粗者求之章句精者求之靜敬到數年或數十年後全不見古人充實大化之我既全體大用之我國再進無工程之可據回顛

存人編

卷二

五

四

無基本之可惜又恥於奔竄山半生作空手回之漢遂放達者爲莊周半贊之流譴飭者作龜山定夫之輩非以欺世也略以自塗抹其作聖初心而不染於禪者鮮矣不知世降學晦孔徑久荒即虛花無果前路非趨正宜返求之實地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不自失爲儒也即精力已竭尺寸莫隨惟當痛自悔恨如漢武輪臺之詔亦自古共諒何必益爲虛大而叛背於聖道之外哉君子思之何以謂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亦如愚民之見異而喜者自幼惟從事做破題律八股父兄師友之期許者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自心之悅父兄師友以矢志成人者亦惟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爲諸詩料只作名利引子誰曾知道爲何物故以官長進士舉人而聽講於村俗僧人驚道妙而師事者有之以秀才而信旁門邪說入焚香會者有之豈儒者而喪心至此乎抑原未嘗於儒道參一解行一步也况做秀才而貪利肆行爲官長而

染指頂上中氣必假中心必懼明懼朝廷之法幽懼鬼神之禍一聞佛者顛頂之說烏得不悅一聞空名利之談烏得不悅一聞讖悔消災之技又烏得不甘心也况僧道惑世誣民之巧網亦密矣地獄報應之說僅足惑天朝之愚民痘疹送生仙妃之說僅足惑天朝之婦女士大夫不之信也又創爲文昌帝君之神謂司人間科甲貴賤又恐其教之淡薄苦寂士大夫未必肯受也又創爲準提菩薩會每月只幾日不食酒肉又許那借以遂其口腹之欲予之以不得不悅而從於邪也雖然天理自在人心猛一覺照愚蒙之夫無不可去邪而歸正况我輩士夫聰明傑秀高出尋常萬萬者乎急出幽察返登喬木是所望於今之君子

存人編

卷二

六

四

與言蓋人之與天地並大者盡人道也盡人道者方且參天地贊化育盡幽明上下而自我治之又焉得舍生人之理而不盡暇問鬼道乎故地獄無之乎君子不道也有之乎則君子行合神明自當上升爲聖爲賢爲神彼滅倫敗類不作生理之佛之僧生時已背叛人紀脫離人羣不可以爲人矣死後其可對冥府之神乎不知神之所欲重福利者其在忠君孝親者乎其在無父無君者乎且不忠之臣但愧忠臣耳不孝之子但愧孝子耳而猶爲君之臣父之子也設冥府果因生前之行而擬之罪惡視夫舍君而不之臣舍父而不之子尙有輕重差等也况不爲亂臣賊子者乎故明舍人道而好談幽其盡人皆不可而佛僧更非所當言奈何反以我輩全人倫之人而聽彼言之妄可謂愚矣禍福悔之理若聽僧僧言更爲可笑古人云積善之家降之百祥積不善之家降之百殃又云鬼神福善而禍淫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禍福正理也

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此悔過改過正理也若能日畏天理日畏王法不作虧心事尚矣即貪財好色做出無狀猛然一醒痛改昨非成其今是孝親敬長忠君愛民恤孤濟寡救難扶危真心實力足以格天地感鬼神況於人乎去卻半生惡成此半生善或掃去五分惡成其五分善皆伯夷不念舊惡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吾以爲神明亦當如是只真心自新便爲君子自是朝野欽之鬼神敬之又何借佛力僧經作三昧法水哉今有人罪惡種種官府將依律定罪或有言此人素孝此人素弟或有言此人素有大功於國君有大功於生民則周禮八議之法可行若空言再不敢了官其減罪乎若言出於大憚大賢或忠臣孝子或朝廷貴人官府或國少減其辜亦未可知也今誦西番邪妄之經依佛氏不忠不孝之鬼而求以免禍辟如作竊盜而求強賊爲之討討罵兄嫂而借弑父母者爲之先容罪不更加之耶願熟思之

存人編

卷二

七

四

第五喚

儒名而心禪者大足爲世道人心之害既呼同之矣世間愚民信奉妖邪各立教門焚香敬眾者固皆俗儒無足道然既稱門頭風言法道茲男女廢業而胡行誘惑良民甚至山野里比皆遍則其爲害亦不小矣愚民何知不過不曉念佛看經之爲非不知左道惑眾之犯律妄謂修善而爲之耳若不急喚醒恐他日奸人因以起事則黃巾白蓮之禍恐即在今日之皇門九門等會上諸國家之憂下既小民之命新河之事不已可爲覆車之鑑哉此篇各因其愚而開明之庶途途上箇箇喚回共由蕩平之正路是予之願也

吾親當今天下僧道是大迷途其迷途中之岐途岔路或有信佛或有信仙或仙佛兼奉而各立教門交相誘引焚香敬眾各省下蓋多名目吾未之遍遊而全知也惟就吾之近地眼見者一一正其誤而喚之回則他省府州縣名目雖

存人編

卷二

八

四

不同而凡不遵子臣弟友之道者便是邪說不安爲朝廷百姓而名爲道人者便是左道皆可類推而急醒改之大率你們做頭行的都說是正道要化人你們做小道人的都不肯說邪只當是修善這善字不明修字不講是天下大關係也在位大人惟大學首章三綱領是真善實去明德實去親民而止至善自格物以至明德於天下當先者便先加功夫當後者便後加功夫這便是真修善外此者都不是善都不是修善無位的百姓只今聖諭朝廷官府立鄉約鄉約講教人的木鐸老人朔望搖鈴曉諭的便是真善實去孝順父母實去尊敬長上實去教訓子孫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便是真個修善若去口中念不忠不孝的佛聚會講無形無形的經這不獨犯王法大是得罪神明你們聽那邪說入了迷的深了如今說是犯王法你們不解譬如你們姓張你們的兒子卻說他不是你兒子我姓李你們容他不答他朝廷以道化天下我

們就是知道中人你們而今另立門頭說我別是一教這便是反了教了便和你兒子不從你姓從人姓一般朝廷怎麼容的今日發文明目發禁你們不會見麼京中刷了甚麼無生老母殺了許多僧道人你們不會聽的麼你們那頭行哄你們說上頭不是堅持齋念佛的是恐怕聚眾謀反不曉的聚眾謀反是別有律條不與持齋相干持齋念佛叫做左道惑眾是大犯法的便是一箇人持齋立教也該問罪又說他若是學我我吃酒肉不知上面不是爲你不吃酒肉是爲你另立教門你如今可醒那犯王法的去處了麼其得罪神明在何處我說與你深微道理你們也不解且就明白的與你說你們家下供佛的供他的三世再無不得奇禍的再無不得斷宗絕嗣的再無不得惡疾的這是怎說他是忍心害理的很鬼他是無子孫的絕嗣的你們把那很鬼絕嗣招到宅上焉得不作禍焉得有子孫且如今人請幾箇和尚道士來往在宅內是好

存人編

卷二

九

四

不好且佛亦非以不好事故意加你群如一人吃著山藥甜心愛的人亦必教他吃山藥又如溺者喜人溺緩者喜人緩佛以覆宗絕嗣爲好你們敬他以氣相召也叶你覆宗絕嗣是必然的了我們宅上自有當祭的五祀正神門戶中當非遣古人祭五祀或令庶人只祭二祀一祀至於士庶人各祭其祖先又是古今通法今你們不祭五祀不祭祖父專祀邪神群如你們兒子有酒食只將去與張三李四吃反不孝父兄你心下惱他不惱他責他他不責他他神明自是不容加禍來祖先自是不教此所以得罪神明先處也你們如今可醒的了麼你們當初原是要修好只差走了路苦苦不好當好修朝廷官府也還憐憫你們也還寬待你們從容曉諭教你改回更有一等可惡的聽見傳下禁令官府告示反說是刮風要落病災也把王法歸正道的好人反說是病災不耐風你們執迷不醒不遵王法的倒是好我把王法比做狂風而朝廷官府聽

的此話這們起來殺起來怎麼了得有識者替你寒心急醒急醒

上一段是大槩勸諭天下走邪門的我直隸隆慶萬曆間風俗醇美信邪者少自萬歷末年添出高臺天道如今大行京師府縣以至窮鄉山僻都有其法特釋尊爲祖每日望太陽參拜似仙家吐納采煉之術卻又說受胎爲目連僧口中念佛是殆仙佛參雜之教也其中殊無好奇尚怪聰明隱僻大可亂世的人不過幾個莊家漢信一二胡謔亂講之人當就好事做不知犯王法亂入道得罪神明亦不可不喚醒他如你們不吃酒肉古聖人經上說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云七十非肉不飽是聖人制下養老之物若是不好聖人便不教人吃了若有一等性甘淡薄的人不愛吃的也不妨但不當胡說胡道甚麼是胡說胡道即如你們喚日光叫爺爺月亮叫奶奶那是天上尊神我們是百姓最小最卑那可以名號你看北京纔有日壇月壇天子纔祭的他便是都堂道府也

存人編

卷二

一〇

不敢祭況我們愚民每日三次參拜他做甚麼我管教一皇門道人說你去一日三次參拜你縣官看何如他說怕竹板打參拜縣官便怕板打若去輕詣朝廷頭也斬了你終日輕詣那天神還是降災不降災所以你們多大災多設門這箇是犯王法得罪神明的一端又如你們把日改做响把月改做箇之類也只說是尊日月不敢神犯之意不知我聖人書上說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那官府行文都叫日月沒有改就响箇的禮沒有改就响箇的文你們私議私改是又一天子了看是小事卻犯大法又如你們把天上參宿叫就寒母又叫三星不知天官書上是七星上面還有兩四星叫參星下面還有兩四星叫參星你爲甚麼把天神去了個手是你們把天上房心二宿合成一座叫就燬母不知四四星是房橫三星是心你們混雜二宿爲一星上說妄談天象者斬這信口胡說都犯了大法你們那裏知道又如你們男女混雜叫人家婦人是二

這只管穿房入室坐在炕頭上不知我聖人的禮男無故不入中門女無故不出中門叔嫂尚且不通問父兄於女子既嫁而歸尚且以客禮待之至親骨肉亦必避嫌那有婦女往異姓無干的人家去上香的禮那有異姓無干的男子入人內室的禮這大是壞人道風俗你們怎麼不顧體面我不忍細說你們思量思量古人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我們在萬物中做箇人是至尊貴的怎麼反以蟲類為祖師便成箇仙佛也是人妖也可羞況你們見成了多少仙多少佛盡是無影妄談你們從今莫信他了回頭做朝廷好百姓省做會的財物孝父母敬兄長養子弟省上會的工夫作活計過日子只守王法存天理便是真正的善便受真正的福免得官府今日聲明日禁免得鄉人這箇把持那個許

告
直隸區處皇門道外九門最多其犯王法得罪神明是一理何用多言但你們

存人編 卷二

愚民若不就名色一一說破那不是處你門不醒必有說那門是那這門不是那的便不肯改邪歸正九門道是斂錢給神掛袍上供的你們思量府縣官長叫人斂錢做衣穿否做飯吃否苟非異樣職官斷無此理況於神乎神要衣食做甚麼譬如百姓有人斂錢與官做衣食必是好民官府知道必是打死神亦如此定加你罪你看你那師傅們都被惡災都絕後了你還不怕麼又如你們申文上表上帝你看知府巡道那樣大官還上不得本必自巡撫傳本當初蓋縣道徐某等了殺官破城的大寇以為有大功差人上本差官當呈赴刑部將徐問罪你們聞知否道官尚且上本有事求你百姓上表於上帝豈不大得罪麼又如你們擺幾碗豆腐涼粉請甚麼玉皇上帝東嶽天齊城隍土地我們聽的大為寒心你們擺下那等東西敢請縣官否縣官且請不得請許多尊神來做甚麼發洩神明罪必不赦思量思量又如你們供養仙佛在宅上朝夕朝望

焚香叩頭求福你們思量人家請幾兩和尚道士常住宅內何如定是不好佛菩薩仙師都是防子絕孫不忠不孝之鬼凡招這邪氣在宅自是不祥若遇箱櫃之折但埋幾些骨董物件在宅上便能醺醺看那邪祟中惡之疾但占些符魅之氣在人身便能為災況常常供此惡鬼豈不發凶所以你們供邪神三世者斷無不絕你們想想是如此否

他若十門專以跪香打七為修善你看世間有錢的叫人跪他幾柱香便將錢與他有這理否便有之是好人否那有神明叫人跪他便給福的可謂愚矣世間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得了道的又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可得福之理這都是邪人弄箇奇怪嚇唬你們總不如信奉家宅正神孝敬自己的祖父方是正道又若無為大乘龍華等名目不一即如古之黃巾白蓮隨時改變名色以欺愚俗小之哄騙錢財欺誘婦女大之貽患於國家禍禍於生民前朝白蓮之害近

存人編 卷二

日新河之事你們不曾聞乎何不知懼也你們陷於邪說者深初聞吾言未必不怒請細細思量方知我愛你們苦心也看來也與你們無干你們本心是修善我們儒者不自明其道無人講與你們聽不知如何是善卻差走邪路上去我們殊深可愧也

聞河南一省自蓮教中人因自明朝山東某反朝廷大禁又改名清茶會又叫歸一教愚民從之者甚眾其法畫燃燈佛供室中幽暗處設清茶為供獻閉口卷舌念佛無聲拈箸說法指耳目口鼻皆是心性你們不知道朝廷法任你改換多少名色就如黃門九門一般都是犯禁的只做好百姓孝弟忠信是善人你們供燃燈佛比人家念的阿彌陀佛釋迦佛改了箇名色也不過是西域番人當不得我天朝聖人當不得我天朝 皇上我們現為天朝人放著我天朝聖人的道不遵我天朝 皇上的法不遵卻奉西番燃燈佛這就不是了我們

愚民只可做莊稼做買賣孝父母教尊長守王法存良心便是本等胡講甚麼心性我們書上說事之謂道這子臣弟友便是事性來的你孝父母便是爲子的心性你敬尊長便是爲弟的心性你們鄉田的人胡講甚麼心性胡說甚麼歸一大凡邪教人都好說三教歸一或說萬法歸一莫道別的歸不得一只我儒道祭自己的祖父自家宅神你們好祭西番死和尚這歸一不歸一要說一是性你們把率性的子臣理都不知卻算他不忠不孝的佛還歸甚麼一要脫一是空還發不是了只看我喚參禪悟道僧道的便醒的了不必重叙只你們要各人散去務農做生意莫做會胡說便是好人若有高年識字人愛隨箇會就違朝廷法令講學識大家相勸年少做子弟的如何孝如何做年老做父兄的如何教子孫成箇孝慈風俗和隨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朝廷官府知道也惟喜第一件要知焚香聚眾妨你莊農買賣正是不安生理正是作非爲了

存人編

卷二

一三

四存學書法刊

歷代帝王優禮儒生做秀才時便作養禮貌一切差極難役不以相煩下白未入流上至三公皆用儒生做而儒生不能身蹈道義以式風俗可愧一也不爲朝廷明道法化愚民可愧二也不盡力開辦佛仙二靈以救生民於刑鞅可愧三也今日儒運恐遭焚阮漸流之禍不遠矣僕用是憂懼輒爲偈說願凡爲孔子徒者廣爲鈔傳於以救生民報國恩回天意庶僕懼心少下也祝祝

存人編卷三

博野顏元著

明太祖高皇帝釋迦佛解

佛之害至今日尙忍言哉。胥天下之周行而壅塞之。胥天下之人物而斬絕之。家家土偶而不思野鬼入宅。足以招致不祥。戶戶誦經而不知殺宗絕嗣之邪教。陰毒浸染。足以害人。禍甚哉。民乎愚之可憐也。人徒見高皇帝龍潛皇覺。僧道入品。遂謂佛至明朝實崇信之。不知高皇識見力遠。爲三代後第一君。真龍川所謂開眼運用。光如黑漆者。其一時之誤。特候爾輩。爾耳。今觀是贊放邪術正乃益服其識之高。言之切於世道。人心大有功也。而或者謂佛家有讚贊體太初以之。予以爲不然。謂伯夷者必謂以陳仲子斷不謂以盜跖謝柳下者必謂以胡廣斷不謂以黃巢况此贊之尾刀斧森嚴。直使

存人編

卷三

一

四

佛逃奸無所世有鐵案殺人。以爲誦者乎。即使姑從人言。謂太祖而果讀此誦也。亦率性之誦。矣。不佞痛世之愚妄。爲莊釋用公天下。至於辭則放訓。識俗說。庶使荒村父老子婦。皆可聽視。而不致從事於筆墨之文也。

這箇老賊貪心不賴

自有這箇天地。便有這箇人。自有這箇人。便有這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人倫。佛氏獨滅絕之。自有這箇天地。人便有這箇生生不窮的道理。佛氏獨斬斷之。真是箇殺人的賊了。高皇命名以此王言。何確也。至老之一字。更中其情。賊不老猶或有悔心。猶或不巧於盜竊。或易摸提。惟是他老熟於盜生。不回心死。不悔禍。善爲淫詞。詭術。以欺天下後世。任是聰明伶俐的人。都被他瞞過。吾儒之道。有天地還他箇平。成有父子還他箇慈。孝有民物還他箇仁。愛因物付物。不作自私自利心。釋氏全空了。不管只要自己成箇幻

覺的性便了。真是貪利行私的。又全無悔意。竭力在那幻妄理上去做。盡力在那幻妄途上去走。則此貪心何時是。輟彼自家。卻假說些甚麼清淨慈悲。非聖祖其大眼。誰能指出他這箇貪字。

將大地眾生偷出三界火宅

釋氏甘寂寞。自謂清涼世界。故指兩間爲火宅。不知乾坤中二氣五行全賴此火。天地非太陽真火。則黑暗人非命門真火。則滅絕忠臣孝子。一副熱腸。愚夫愚婦。一段熱情。成世界道。大地眾生。離了火宅。便過不得日子。且釋氏亦自火宅中生出。即結成舍利子。亦是火宅中豆大火光。彼自己且偷出不去。又烏得偷出衆生。說曰。偷出者。聖祖原老賊一種偷出貪心。而定罪耳。火便是世間生生不窮的種子。火宅便是世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行走的去處。佛氏盡欲偷出。正名定罪。真是老賊了。

存人編

卷三

一

四

掩迹則假滅雙林。逃形在微塵刹界

此是據佛事實。而形容老賊之情狀也。謂在雙林之地。託名假死。以掩其迹。又逃其形在微塵刹界。使人莫得擒捉也。然佛雖善逃。善掩。天地如烘爐。日月如明鏡。彼在中間。終是不能逃得一步。止落了一箇賊害天下之物。

五十年談許多非言三教中頭一箇說客

佛說法不足五十年。言五十年。舉成數也。其間如棄絕父母之言。爲非孝。背叛聖人之言。爲非法。如天上地下。惟我爲尊之言。爲非天地。如耳目口鼻身意六賊之言。爲非人。總之皆非言也。三教者。世俗以儒宗孔子。道宗老子。桑門宗釋迦。爲三教。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躬行六德。六行。六藝。非徒以口說者。而且爲天地肖子。爲衆生父母。至親也。不可言客。即老子玄牝守雌微。與吾儒然。孔子稱其猶龍。老子習於禮。自言以道治世。其鬼不靈。則亦非徒

還口說者况當時爲周柱下史亦中國人臣也生於苦縣亦中國人子也凡天下李姓皆祖之亦中國人父也不可謂之客飛霞紫氣之說乃後世道家者流妄託耳惟釋迦空地空萬物亦空其身全無一些行實專事口說生於伽毘羅國行於天竺國與中國全無干涉真是箇客且空地則天地字他之客氣空萬物則萬物游魂之客作自空其身則此身迫命之客鬼說客二字確乎不可易矣然說客又坐之以頭一箇者何也如儒之莊列後秦道之五利靈素釋之佛圖澄鳩摩羅什或以口說或以筆說皆說客也而不若釋迦爲最

普天下畫影圖形至今捉你不得

賊與帝王勢不兩立有賊則帝王之教化不行宇宙之民物不安宜急急捉者故遍天下畫爲影像圖爲形色毛毳足明是老賊之狀破額裸身明是

存人編

卷三

三

四

老賊之體閉目跌坐明是老賊好爲快逸之態亦易知見可一案而速擒者乃至今捉之不得則中國之禍何時已乎

人民何辜遭此上偶作崇太祖獨曰吾將畫影圖形以捉之也是大聰明大手段故末二句果然捉住

呵呵呵沒得論眉毛不離眉上橫兩耳依然左右側

此一段便是高皇捉住佛處呵呵呵大笑聲也佛全惡口說而今笑你將何說乎你眉毛依然在眼上橫著你何不空此眉兩耳依然在左右長著你何不空此耳蓋五官百骸是開闢來有的五倫百行是盡人外不了的佛空父子必是空桑頑石生的然後可然縱生自空桑頑石面空者猶是桑頑者猶是石豈是空的空君臣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地是天子的父母四夷是天子的手足佛若說空則上不得天人不的地通不得山林逃不得外國佛將安之空兄弟

朋友而又廣度生徒是去絆而戴枷了豈止不能空乎空夫婦以絕生之道而自己卻欲結舍利子以長存誰還說是空的太祖指其易見處就眉與耳言之而老賊情狀畢露伎倆盡窮束手就擒矣唐高祖沙汰一勒以後錄捉賊之功太祖其首乎

存人編

卷三

四

四

存人編卷四

博野顏元著

東應張鼎發毀念佛堂議

元藏拙草茅素不慣交顯達一時君子蓋多其人苦愚陋無由知以尋父遊
遼左貶節叩號無門不入奉天少京兆東應張先生爲吾友尙夫兄且情苦
子爲頒布報帖所愚是以得侍坐側聞此議也謹錄爲喚迷助

甲子張子奉 簡命督學奉天既抵藩通志成大京兆以其稿屬爲校見
其誌祠祀錦北關有曰念佛堂者喟然曰風俗之不淑民無禮也人心之不正
上無教也子與氏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
何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盡其力日用飲食曉然於三綱五常
而不敢於邪惡斯已矣錦州爲我朝龍興地太祖太宗既世祖皆皆以堯舜之

存人編 卷四

五

治治之者也今上命吾儕來尹茲上固將曰爾受茲嘉師應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輔之翼之以無負我二三城堯舜之民也錦民者竟若然以念佛爲業而又肆
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而又巍然峙於都會之衝而又煌然登諸通志以昭示
夫天下後世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者固如是耶余竊以爲懼
爰召太守某君而議曰蓋毀諸辭曰錦民之習於是也衆且匪伊朝夕矣仍
之便予謂然曰佛法至漢明始入中國迄今千餘年西方聖人之名遍海澤
凡名山大川靡不有殊宮貝闕以供香火然聖君賢相雖未能盡去兒嬰之
侶斷未有等釋氏於二帝三王之道迥然異世以祈禱然者也即諸王欽若
之徒爲聖君賢相所不齒亦不敢播爲令甲以合幸富空閉門誦經之事號
召乎寶區也甚而至於佛圖澄之佐石勒姚廣孝之佐成祖身本釋衣而得
君行政奏底定之勳宜以其術易天下矣卒亦未敢擅一言於制治之書俾

存人編 卷四

六

有室有室者皆不被天教作六時梵誦也子太守守當堯舜在御而乃使錦
之民茫然以念佛爲業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巍然峙於都會之衝煌然登諸
通志以昭示天下後世爲諸王佛姚所不爲將何以無負嘉師而對揚天子之
休命至不聞於非義而謬諸崇且久則其矣子太守之飾也聞之義州鄉俗故
重節孝及諸不經之神有疑問先生者製祀外神文祝而悉焚之一時倉然無
或使焉者大義之民衆矣其俗亦非一日矣緊關不過一謝病鄉先生耳非其
有責也非其有權也乃毅然行之而義州人無敢梗焉者豈有他歟躬行以導
之積誠以動之則自洞達以曉之雖其頑愚固無不可格之民也子太守保釐
東鄰民之表也誠破其飾而振其誘何畏乎獲之繁而淫於俗者之深且久哉
若念錦土瘠涼其材或可惜則錦嚮有遠右書院爲明樊介福直指所建借其
地而復之集郡之俊秀實其中而課之以白鹿洞之規條敦俗育才均有賴焉
其誰曰不宜惟子太守勉旃弗應默然而退嗟乎義錦屬也望聞先生之子若
孫猶有存者甯無聞之而齒冷
聞念佛堂說

京兆方構前議未成稿予適入衙惟然詔予曰爾異端渾然素志也念佛堂
之設最爲不經益爲我聞之予退草此以進

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惟務生人其生人也務厚人之所以生故父子人之相
生也者教之孝慈兄弟人之同生者教之友恭夫婦人之從生者教之義順君
臣朋友維人之生者教之令共與信恐人之未必克盡於是教也爲之立學校
以宣行焉鳴鶴以爲道路導之也爲之法度嚴諸王所律令懸之衆魏示之
也入教者資於祖出教者刑於社令民知所趨避也聖人之公卿百執事以及
州牧里師咸奉是以勸其職舉人亦以是上下其積此二帝三王之治之所以

隆而風俗之所以美爲繼天立極之化也降及秦漢治雖不古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凡天下之爲生者未之有改也自漢明帝乃西迎以死教天下之妖鬼入我天朝其號曰佛五福皆空是死其心及諸臟腑也以耳目鼻舌爲賊是死其身形也萬象皆空是並死山川草木禽魚也推其道易天下男僧女尼人道盡息天地何依是並死世界宇宙也舉振古來十百聖人所以生天下之道法盡夷滅之舉千萬載生民所效相生從生同生維生者盡斬斷之然人君迎之親王奉之歷代風靡寺庵遂遍天下仁人君子望清涼臺未嘗不痛心疾首也然寺庵雖儼然立僧尼雖公然行而都鄙不寺不庵之地間閭不僧不尼之人猶未有異名別號以倡邪說者迨紅巾白蓮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眾種種異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門十門等會莫可窮詰家有不梵刹之寺庵人咸不削髮之僧尼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口不誦無父無君之邪

存人編

卷四

七

四

號者鮮矣風俗之壞於此爲極猶幸國朝嚴建庵觀寺廟私度僧尼之禁凌遲無生老母屠夷新河妖人煙燼顯律源原王章愚民猶有不辨邪正不長生死相聚會佛者仁人君子所以聽佛聲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下也噫愚民何知妄謂念佛可以致福免禍耳殊不知子孫昌家業富之謂也禍者何絕子孫無家業之謂也彼佛者有子孫耶有家業耶佛已無福念之其可以致福耶佛已大禍念之其可以免禍耶况天地鬼神昭昭在上不可以僞言欺苟不實說忠孝篤行仁義即口稱忠臣孝子之名日誦大仁大義之語天地鬼神必且斬之禍而降之禍况口稱不忠不孝之非鬼日誦賊仁殘義之邪言天地鬼神其不益怒而加禍耶以念佛求福愚且妄矣念佛已愚且妄况爲羣社立之室堂公然建之城市閭之官長其干法壞俗又何等耶是又愚之愚妄之妄者矣今錦州府誌有云念佛堂者世未聞官吏非徒不之禁而且顯

登之記載以長邪俗汚典冊奈何不知聖人生天下之教而忍於助死天下之教也仁人君子所以閱錦府祠祀記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下也噫擬論錦府更念佛堂

既呈前說京兆遂出所議示予予曰經世之文也然竊余議之闕之不若直行文吏之蓬草此進

嗚呼錦守天生吾赤髮賦恒性殺爲五典益爲百善順之吉逆之凶矧其棄之鮮不殄滅越自東漢皇天降割於我時夏使西番妖法入惑我黔首五典咸墮百善俱廢忍絕天性謬託慈悲苦戾人情妄稱極樂沙門輩復敢恣爲幻誕創爲十王陰獄諸危酷恐慄我赤子謂呼乃佛號立致種種福立脫種種難嗚呼惟德動天非修善克允禍非倖邀非改過克允禍非苟免舉口而致斯民時不易從始迷是非繼反榮辱終至不畏刑戮生死是以呼佛成俗敢營堂城市因

存人編

卷四

八

四

知禁忌嗚呼錦守小人何知惟君子心思小人何識惟君子耳目素迪不勤素戒飭今復顯登之誌冊以冀邪俗嗚呼予茲權上干天子降罰傳譏於後世嗚呼錦守易乃風俗是責吾儕其能堂中所有更置額曰鄉約所仰承天子制選老成德望期望諒聖訓正斯民無俾終惡嗚呼予聞茲士醫巫閭先生賀子欽易諸佛利爲書院講宋孝亭白鹿洞規淑俗明季當日士夫齊民行安從之固有異矧予踐汝實尸名位孰與鄉先生反掌不變信無梗無俾誌冊比觀取資實助勝守易一時奉作千古美錦守助勝

存人編卷四終

存治刊誤表

卷一

一

四
存
畢
會
校
刊

行

十五

二十

五

七

十一

九

十三

八

字

九

三十

二十

二十八

十六

十一

一

二十七

誤 錢 明 填 逆 祇 自 佛 濟 佛 象 下 脫 也 字 炎 弗 酒

正 錢 明 填 遊 道 白 佛 應 弟 灸

八

九

十三

卷三

三

卷四

五

八

十四 十六 十三 十四 十四 二 五 十六 十二 十一 十六 十三

一 二十八 十一 十二 十五 八 二十四 六 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二

傳 醒 說 下 脫 是 字 叶 串 下 脫 性 字 追 論 眉 匡 下 脫 之 字 益 寄 字 衍 飛 下 脫 不 字

醫 傳 醒 叫 追 說 眼 盡

六禮或問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宣城劉景韓
長安趙辰如
中丞鑒定

中禮或問十二卷

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光緒
乙未
中
開
離

序

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惟禮是賴一日而無禮則人類遂為禽獸中國遂為夷狄禮之用大矣歷唐虞夏殷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大有其賡而續之其始一重其積而成之者必一代孔子志在從周謂之威儀文章之盛豈以復加也孔子既不得位其時已有老氏之徒起而詆禮為忠信之薄亂之首其自後謀詐惑而禮教浸微馴至戰國之籍墨秦焚書三帝三王之制蕩然盡存矣漢儒掇拾於灰燼之餘宗儒情以於久絕之後區區先王遺文徒為儒者之空言不得一日復其於天下生間雖之願治之主將禮之士慨然復古終未有能挈彝季以還之三代其叔孫氏之譔說陋制時與世主據為典要而不可易謬為其既失其柄

異端遂日乘間而起若民首禍佛氏繼之自
以修然三教並列迭掌世道驅天下奔走於
清淨之教進薦祈禱之士庶之風似表祭
之大經遂為俗道所主持而禮不可復問天
地聖以立心生民聖以立命人道失而彘狄
橫於中國之微久矣凌夷以迄於今世愈降
愈益奇種佛氏而至其布列海內劫掠國政
用其珠似其教易之中國冠帶禮義之天

二

下一時有志之士未嘗不拊心切齒思所以存
人類維中國然不知備先王之禮以孫之其
所為皆憤而講求其凌以張其族之鼓抱
薪救火豈凌聖益又將身為之燼焉自古
未之有禮以為國其春秋錄之世于文武周公
遠矣然其時士大夫猶能誦說先王陳曲禮
以折強侯過僭逆支持聘覲宴享之節延
衰朝辱國都十百年之命今以一統中國

周公孔子之制作二帝三王之所留遺什一
千百猶有可考其禮義廢也足為之在人
者未嘗一日亡也謹備其國之故而審行之
教之以禮義廢恥之行動之以是為羞惡之
良人有不可奪之志臣死之君子死之父
婦死之夫幼死之長友死之罔可使凌辱以
搏槍礮大器矣禮聖敵於天下自強之道豈
在外求不以此講乃欲舍中國禮樂刑政之

三

長凌車西法之末彼以殊似其教乘虛入
中國而張之奪去周公孔子之守之統為焉
周公孔子其不能自保其類乃相率凌而化焉
吾懼普天有辛之歎矣然禮之大原生於天
天不設禮心不設乾坤未教人類未絕中國
猶存先王之禮必將復於天下剝復消長
理之必然吾願旦暮俟之西教始入中國之
在唐時微甚千餘年來浸昌浸熾遂至奪

吾周公孔子之統堂前不長堂蓄不背由來
久矣先王之禮命誥天性誥人周公孔子為萬
世主之準綿延待人而行未有光大顯盛
之一日受秦火佛老所不絕其一物起而奪之
將遂滅滅經古一絕之後不日再昌豈天
所以生周公孔子之志與亂不極其治不盛晦
不久其明不長詩曰風雨晦鷄鳴不已然則
居今日而守先王之禮以待後世豈不作起而

四

之固儒其責已發源汪雙池先生崛起乾
嘉當漢學盛行之時獨能卓然不惑由朱子
追尋周公孔子之教慨然有復古之思其所
著六禮或問一書儀禮之後一遵家禮筆
冠婚喪祭鄉射士相見禮之切於民生日用
其設為問答以明之於朝廟大禮於天子不
議其不及焉其詳於雖不及其時江慎脩
氏之移考經目秦燬禮氏之五禮通考而先

生學其心得生平見於天命天秩大原固
非江氏秦氏所敢望居今日而有言禮者
將必周公孔子之教所賴以託命者與後世
有作乎必以取焉夫子故承中丞趙公之命
不辭其陋而為之序因以抒予之夙懷
光緒乙未十二月富陽夏震武序於三台墓廬

五

序

人習見今制宮室不習見古制宮室人習見今制衣服器皿不習見古制衣服器皿夫宮室行禮之地衣服器皿行禮之具古既不同于古矣而議者迺據古以疑今甚或釋今以從古奚可哉奚可哉漢去古未遠后昌所傳曲臺所記僅僅于載籍殘缺之餘彷彿其制度

一

今且綿歷魏晉唐宋元明屢經損益而欲上追周禮所作盡得其規模譬猶孫子而國高曾之貌吾知其必不肖矣然乾嘉以來經師纂輯如焦氏群經宮室圖洪氏禮經宮室答問胡氏燕寢考任氏弁服釋例諸書異同互見得失相參雖不能施于今日然亦好學深思考古之盛業也婺源汪雙池先生著有

六禮或問十二卷又凡例餘論各一卷其書成于雍正五年迺國初學人也光緒甲午余奉

簡來浙之二年潘君小圃為先生鄉人亦以宦遊來浙以先生遺書見眎且屬製叙余惟禮文繁賾未易一一詳且運漕往復絕少暇晷無已請即先生書其崖略以復潘君先生是書本朱子家禮儀節而作又酌取儀禮

二

中之便于時用者以益其未備朱書祇有冠昏喪祭四禮又取耳聾雙江高一所編集禮教儀節約儀禮鄉射士相見二篇錄為儀節都為六禮每篇之後約取先儒論說設為或問以申明禮意復于篇末繪為圖以便省覽不背古不戾今自士大夫家下逮閭里細民皆可遵行篇

中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數
條朱子本程子之說纂入家禮而先生則曰非
古于或問發明其義更援周以后稷為始祖
不及帝嚳魯以周公為始祖不及文王之文
謂當是別子為祖不得干宗且祀及古之帝
王又臘祭五祀條以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二祀為
不足據而從曲禮月令鄭註門戶中雷竈行

三

之說推先生之意以祭法七祀云云通諸侯大
夫有地者之祭若戶竈中雷門行是宮中之祭
天子至士庶皆得祭之若此之類非深明禮
意者不能道議者以先生是書宗法朱子而
立說違異稍乖家法不知叔重作異義而
鄭君駁之何休墨守公羊而鄭君發之古
人為學豈尚苟同余向見朱子儀禮經傳

通解一書歎為精博顧卷帙煩重未易
卒讀學者苟熟復先生是書得其要領
由是進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將后倉
曲臺之書庶幾人皆通曉而古人宮室升
服之制亦不為群言所淆豈非是書為
之初枕哉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春仲之月

四

欽命督理浙江通省糧儲漕務道鄉後學
鄭嵩齡謹序并書



家禮序

宋 文公朱子著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室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六禮或問

卷首 朱子家禮序

一

文公家禮儀節序

明 瓊山邱濬撰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彝敵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或雖有所施行而士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略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因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爲家禮一書實萬世人家用通行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爲人所竊去雖文六禮或問

卷首 邱氏文公家禮節序

一

之安以爲常也世儒方嘖嘖然作爲文章以攻擊異端爲事噫吾家之禮爲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謂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憯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爲也聞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爲愈也殊不知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勝哉濬生遐方自少六禮或問

卷首

邱氏文公家禮儀節序

二

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注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

成化甲午春二月甲子序

敘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而制作之緒維周獨隆是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况後世之言禮者又舍周而奚尙哉宗伯五禮之職遠矣顧終遭秦火強半無傳而軍賓諸禮修之廟堂非士庶所得而與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則以冠昏喪祭猶切乎人民日用之常士君子所當執持而不容斯須或越者也今禮之全書雖不可見而幸儀禮數篇猶撫拾於燼末得覩先王遺意迺世遠時殊而宮室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或已不宜於世惟我文公朱子特起於宋哀禮教之式微病繁文之寡當六禮或問

卷首

自叙

一

獨任世教斟酌羣書祖述儀禮參以司馬書儀折衷古今之權以成家禮一書雖未能得君行行政以躋天下於三代之隆而使後世之人猶知有古禮之大閑俾武周微言不致泯湮高閣是則朱子之功蓋不在周公孔子下也但閭巷愚氓既懵然不知禮爲何事而一二學古之士或知禮之當執者又不探其本而循循於度數之末是以演繹儀節言人人殊是朱子之所病者今又甚焉竊以爲禮之爲學宰制羣動涵毓性情既當執持其文猶當深察其意陳其儀而不知其意一祝史之事耳周旋度數胥何當哉用敢取朱子之書參之儀禮合宋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

一者設爲問答以明禮意期於揖讓周旋之末而得先王立教之心庶閱此者得以知禮教之本而曉然於禮之所以不可不循抑朱子家禮一書實當禮樂廢棄之餘故每從簡便以誘人之易從而故老之傳多謂此書未成爲人竊去故儀節圖書實多未得改正之說觀深衣一章而可見矣是以朱子疾革之日門人問以身後喪禮宜用家禮否而朱子以爲太簡此又可證家禮之從省便爲誘人以易行而非禮之邇隆者也後之君子苟能由家禮而進之以備夫儀禮之制焉甯謂非朱子之所深望乎紱是以不避僭踰於凡家禮之所省而儀禮所存者輒爲斟酌而增六禮或問

卷首 自叙

二

益之非敢謂朱子之書尙未爲盡善盡美要亦微窺朱子之志而欲探乎禮教之全夫家禮已從簡便誘人易行而今人猶或莫之肯行况加詳焉不益加人以望洋而阻之心哉然紱之爲是書究未敢冀天下之必行亦不過剖析先王及朱子深意欲與二三子時爲講貫且師其意焉以脩之於家而傳之後人俾日用知所持循而得免爲閭巷之子斯世有閭之者將以僭踰罪焉所不暇顧耳因自明已意以弁於首

雍正五年孟冬月聖婺源汪紱敘

發凡

是書設爲問答以明禮意而禮記冠義昏義喪制諸篇實皆漢儒所以推明禮意而爲儀禮之傳者也雖其純駁不一而其要者實可見先王制作之精蓋去周末遠故老猶有師傳非盡漢儒臆說也紱故特錄其全文於篇首焉

朱子家禮遠祖儀禮而近本書儀乃酌古今之宜而成一代之制者故有家禮則不復更錄儀禮以其宜於今也惟儀禮所有而家禮或從省便者則每酌時勢而增入之此其僭踰無所逃罪然由略而詳進今於古非徒以六禮或問

卷首 發凡

一

繁文是備實亦謂先王制作精意必有存乎此焉者也朱子可興或不予罪

朱子家禮有綱有目約儀禮於本注以成行禮之節而邱瓊山復演本注以爲儀節今是書只作一片寫去不分章注不用儀節者意欲使人便於口誦也其實則與原本無異觀者勿詫

邱氏分祠堂深衣二章列於卷首謂之通禮茲復以深衣入冠禮之後以祠堂合於祭禮使之各從其類也

王制謂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而朱子家禮止於冠昏喪祭蓋以鄉射爲司徒賓興黨正屬民之典或非士庶所

專而冠昏喪祭尤禮之大體所以經緯乎人道之始終者也然竊謂六禮之有鄉相見猶五倫之有朋友雖後世久廢而不行而揖讓進退之文究不妨時爲講貫以由此而窺先王之意且冠昏祭享中皆兼有賓客之禮與鄉相見相爲經緯而安可不考也聶雙江高一所編集禮教儀節約儀禮鄉射士相見二篇錄爲儀節稍入助辭是蓋亦志朱子家禮之志者故今補二卷於文公家禮之後

禮有常有變若曾子問一篇多酌禮之變者尤聖人精義所存而權衡之至也故每條分錄之以釋其旨苟得其

六禮或問

卷首

發凡

二

旨則雖書不盡言而引伸觸類將亦無不可通矣

禮有古今之異者今之喪制稍異於家禮而家禮亦稍異於周大約古之喪制酌以義而今之喪制一於恩也今制載在

大清律天下所爲奉行而茲所演繹猶於古意時爲惓惓非敢生今反古亦竊以自附於能言夏商之志耳

古今之不可強同者祭禮爲然以宮室器用之殊也朱子家禮祭禮亦多用俗儀紱於家禮不敢有異而時伸古禮意於問答中至若冬至立春季秋三章則說本程子朱子嘗有疑焉然既載在家禮未敢擅易而亦參酌古

今以備其說以俟行禮者之自擇

家禮注中多引用先儒之說茲以自申問答因未及錄非敢謂其說無當也未暇及耳

六禮之中維昏喪不可用樂然今世士庶之家則雖冠祭亦或且不得樂而用之雖大姓巨族亦或有作爲詩歌以祀其先世者然究之律呂不諧不成其爲樂而俗樂淫哇雖諧律呂又非禮之所宜用也惟鄉射禮所用儀禮升歌笙入閒歌合樂爲古樂之遺聶雙江嘗爲之譜然於音律亦未盡工茲略爲之改纂而樂律之聲理則將復有樂經或問以繼此編之後 汪紱再識

六禮或問

卷首

發凡

三

六禮或問目次

卷之一

冠 深衣

卷之二

昏 司馬居家雜儀

卷之三

喪 始死至成服

卷之四

喪 奠弔 奔喪

卷之五

六禮或問目次

喪 葬 虞

卷之六

喪 小祥 大祥 禫 遷祧 反葬 改葬

卷之七

祭 祠堂

卷之八

祭 時祭 始祖 先祖 禴 忌 墓祭

卷之九

祭 臘 社 戶 竈 中霤 門 行 臘 五祀

卷之十

鄉射

卷之十一

鄉射 投壺

卷之十二

士相見 居鄉雜儀

餘論

六禮或問目次

二

仁和汪鳴皋蘭生校刊
青陽鮑瑞華吉甫

六禮或問卷之一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蔭辰子純
同邑俞霖瑞子庭
同邑程夢元與園
同邑余家鼎存伯
同邑戴彭景籍

冠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元冠元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家禮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前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乃戒賓主人盛服詣賓家主人請曰某有子某若某之某親有子某將加冠於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乃退前一日宿賓主人盛服詣賓家宿曰來日某將加冠於子某若某親某子之首吾子將泣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主人乃退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主人退陳設設盥帨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盥東贊者盥帨次之厥明夙興陳冠服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皆以棹三加服儘北再加服次之始加服又次之韡履從之櫛篦掠於篋尊勺解於服北陳冠於西階下三加北上之櫛篦有纂執事者守之主人以下盛服就位主人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之屬在其後重行西向北上僮立於門外西向將冠者雙紒綵衣立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宗子自冠則服如將冠者而就主人之位贊立於階上賓盛服至門外東面贊者在右少退僮入請迎賓主人出門左西向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乃揖賓入贊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三揖而至階三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少東西向

賓由西階繼升少西東向贊止於階下賓主疑立贊乃盥由西階升立於房中西向僨布席於東序少北西向眾子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少南西向將冠者出房南面贊奉櫛篋跪置席左興立於將冠者之左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從出迎賓入從主人後賓而升立於主人之右行始加禮賓揖將冠者就席將冠者斂揖卽席西向跪贊者亦卽席如將冠者之向跪爲之櫛髮合紒贊興立席左賓降盥主人從之降賓辭降主人曰不敢賓盥畢揖讓主人升復位賓詣冠席前跪正纚興復位執事者以盤盛冠巾進至階升一等東面賓降階一等受冠右手執頂左手六禮或問

卷之一 冠

三

執前正容徐行執事執巾以從賓詣將冠者前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以冠加將冠者之首贊繫組纓執事者進巾賓爲加幅巾贊正巾賓興復位冠者乃興賓揖冠者適房冠者入房釋童服服深衣加大帶納履出南面疑立若宗子自冠則賓揖之就席賓降盥主人不降行再加禮賓揖冠者就席冠者卽席如初執事者以盤盛再加之冠至階不升賓降二等而受之執冠徐行如初詣冠者前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享受胡福贊者撤始加之冠置於席端賓跪以冠再加冠者之首興復位

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冠者入房釋深衣服阜衫革帶繫鞋出南面疑立如初行三加禮賓揖冠者卽席如初執事者以盤盛三加之冠至階下賓降階受冠升徐行詣冠者前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贊者撤再加之冠如初賓跪三加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冠者入房釋阜衫服三加服納鞞出疑立如初冠畢乃醺長子則擯者設席於堂中少西南向眾子則仍冠席行醺禮贊者洗於房中酌酒奉之出於冠者之左賓揖冠者就席冠者趨就席右南面賓受酒於贊者於堂中詣醺席前北面祝曰旨酒既清嘉薦六禮或問

卷之一 冠

四

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席西再拜賓旋辟避拜冠者升席受酒南向立賓復位東向再拜冠者旋辟避拜進席前跪祭酒興退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跪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升席南面跪奠觶於左興席末南向立醺畢乃字賓降自西階東向主人降自阼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賓祝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冠者對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祇奉禮畢賓揖主人曰盛禮既成請退主人揖賓曰某有薄酒敢禮從者賓辭曰某不敢當主人曰姑少留賓曰敢不從命主人揖

賓送之門外贊從之至客次揖主人退治具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見於母見於尊長卑者來見之乃禮賓主人至賓次迎賓升堂如初主人曰某子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乃再拜賓答拜主人謝贊儼如之主人獻賓酢主人酬執事奉酬幣賓謝再拜主人答拜主人獻贊如之獻儼亦如之賓出主人送於外門外主人西向再拜賓不顧主人乃歸賓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執冠者拜先生皆答拜先生誨焉祇奉之再拜先生不答拜

女子十五而笄母爲主笄以冠笄服用背子祝以始加之辭醮如眾子之位乃字祝曰禮儀既備昭告爾字女士攸六禮或問

卷之一 冠

五

宜永保受之女子笄如冠之儀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卽位而哭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雜記曰女未許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髽首

或問大功已下之喪可以吉冠乎曰既葬乃可然既冠必終其服若未葬則不可小功在內在大門之內也未葬亦不

可行

問古者筮日筮賓而家禮無其文何也曰家禮當禮樂廢棄之餘故多從簡便以誘人之能行又以能筮者少故也好古而有能筮者從儀禮筮之可也筮日之儀於廟門之內主人端服以臨日三而枚筮之得吉則止筮賓亦如之

問告於祠堂何也曰尊重事也家禮擇日而已故特告於祠堂曰筮日則可已乎曰筮得吉日而告於祖亦可也凡有事而告於祖宗子宗婦端服率族以臨宗子阼階眾子從之立於階下宗婦西階眾婦從之立於階下

六禮或問 卷之一 冠

六

皆以世次盟於東榮宗子啟櫝出男主宗婦出女主復位宗子前跪酌酒降神再拜復位眾乃參神宗子一獻宗婦佐之侑皆再拜宗婦復位祝者乃祝主人再拜復位眾乃辭神焚祝各奉主還櫝而退此家禮一獻之儀也

祝文見大風集雙池祝版下

問冠賓地遠必親詣之乎將如邱氏遣子弟致書可乎曰可然必一二日以上之遠乃可致書稍近自當親詣親詣者尊重事也凡賓主之禮客至通命客東面主人出迎西面再拜客答拜主人延客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三揖而至階三讓而升主人東階客西階主

人先升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待主人問故而後致辭主人允諾則客再拜而謝主人答拜客揖退主人送之門外揖別主人西面再拜客去不顧禮見之禮也此節之客即冠之主致人而主人乃冠賓也書之儀則何如曰致書如親見賓以書授使者拜送於門外使者以書反命則再拜而受之冠賓拜受拜送於如見客禮也曰使者將答之乎曰非拜使者使者旋辟而已

附邱瓊山戒賓書
某郡姓某再拜奉啓

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七

某官執事某有子某年及成人將以某月某日加布于首求所以教之者僉曰以德以齒咸莫如吾子宜至寵臨以惠教之則某之父子感荷無極矣未及躬詣門下尚祈照亮不宣

具位姓某再拜

某官執事某再拜奉復
某官執事某無似伏承
嚴命有加敢不勉從至日謹當躬造治報弗虔餘需面暨不宣

具位姓某再拜復

附祥禮戒賓書
某親某氏拜啓
某親某封散次拜禮久廢茲有女年適可笄欲舉行之
客親請於禮度故屈

惠臨以教之不勝幸甚

某氏拜啓

右請書

某親某氏拜復
某親某封散次蒙不棄
召爲笄賓自念祖俗不足以相盛禮然既有
命敢不勉從謹此奉復

右復書

問冠賓地遠或以宿書附請書同致賓所宿賓一節還可省否曰不可如地遠則戒賓宿賓皆宜早數日

問冠服之制宜何所從曰惟其時制而已儀禮始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緇布上古之齊冠也皮弁素積白易王朝之朝服諸侯以聽朔大夫士以聘以蜡爵

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八

弁絲衣士之祭服也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然則帽子阜衫革帶幘頭公服靴笏宋人之道也家禮帽子直領絲絳平巾圓領襦衫有明氏之道也邱氏緇冠深衣古今共之可也

問儀禮有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執脯醢一節而家禮省之今欲補行不爲背朱子否曰家禮本書儀從省便今人家有脯醢者自當從儀禮補行於醢禮冠者受爵時贊者薦脯醢冠者乃進席前跪以左手執觶右手執脯醢置於豆間之地然後祭酒無脯醢則省之亦可

問儀禮用醴家禮用酒何如曰醴酒相去不遠人家有醴則用之改祝辭爲甘醴惟厚無醴則如家禮

問脯醢宜用籩豆曰脯籩醢豆有則用之

問儀禮既醢後冠者執脯醢適東壁見於母何也曰降等之客有親徹之禮如射禮賓取俎還受司正曲禮客自前跪徹飯齊皆是也冠者執脯醢適東壁自徹之意其見於母何也曰主婦薦豆是脯醢之薦實內由於母也見於母報母也醴陽主於父薦陰主於母見於母報陰之義也曰家禮無之今可補行歟曰可也

問邱氏儀節冠者啐酒之後降席授盞贊者乃拜賓及

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九

贊者據此則降席奠觶拜賓執觶興冠者升席南面跪奠觶於薦東乃興立席末不拜贊者何如曰奠觶之拜拜既爵也非謝賓也邱氏蓋誤以爲謝賓故并拜贊者非也凡既爵則奠之授盞贊者亦非也

問既字之後邱氏冠者再拜謝賓賓不答拜而儀禮家禮皆無其文邱氏謂冠者見於先生父執有誨之尙拜而不答况賓祝之以辭不可不拜今從邱氏不可乎曰冠者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見於先生父執先生父執皆答拜之以成人而禮之也三加醢字以賓主之禮周旋雖冠者未成爲主而冠賓已爲賓矣故

曰祝而不問曰誨爲之賓焉非教誨之道也誨之則拜而不答非教誨之道何拜而不答之有曰拜而答之何如曰無事乎拜也醢之時拜受拜既以賓禮乎已不可不拜也若自迎賓以至於卒事非醢之時皆無事乎拜也曰無事乎拜無事於謝賓歟曰無事於謝賓也三加之事宗子主之父母主之冠者未成乎主夫有主之者則冠者何事乎謝賓也若宗子自冠則自主之矣自主之者至禮賓而後謝賓方醢與字又何事乎謝賓也

問賓次曰賓次在廟門之右無則延之別室

冠者見於祖主人一獻既祝冠者乃再拜於兩階之間

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十

以告見

問高祖之宗子可自冠歟曰祀止四代服亦殫焉自冠禮也曰曾祖之孤宗子何如曰因高祖之宗以冠高祖之宗子主之禮也高祖之宗遠或他故而命之自冠則自冠可也冠於曾祖之廟其見廟也因高祖之宗而見於高祖祖禰之孤宗子亦如之宗子之宗子宗子主之非宗子之子宗子亦主之宗子有他故則命其父主子之冠而告於廟曰宗子某使介子某見冠亦如之問見於尊長之禮曰宗子自冠則尊長來就之列於堂上宗子西向阼階拜之尊長皆答拜卑幼拜宗子於

堂上宗子不答拜也宗子之宗子冠則尊長來就者冠者拜之兩階之間未來就者父以之就拜於其室尊長皆答拜卑幼拜冠者於堂下冠者答拜也宗子之眾子冠父以其子就拜於尊長之室卑幼乃來見於冠者皆答拜非宗子之子冠宗子來主及見廟則冠者拜宗子於堂下宗子阼階上西向答拜然後父以子見於尊長若宗子有故不爲主則父先以子見於宗子然後見於尊長凡冠者來見無不答拜者

六禮或問卷之一 冠

十一

問見父母之禮曰孤宗自冠而有母者既見於祖尊長來就見矣乃歸見母於私室母迎而拜之宗子旋辟辟拜拜其母母答拜之則子旋辟固辭而後成拜其庶兄及弟皆來拜宗子於兩階之間宗子答其兄之拜宗子之宗子冠子拜父於堂既見於尊長而後見於母母迎拜之子旋辟辟拜拜母母將答則辭而成拜兄弟來見皆答拜也宗子之眾子冠拜父於堂見母於室母將答則辭而成拜非宗子之子亦如之凡高曾祖禰之宗子及夫之嫡長母皆迎拜焉禮也

問見於母母拜之於義安乎曰此以施之於宗也施之於宗重宗事也禮疏云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然下文曰成人而與爲禮則明言乎拜子矣且冠者執

六禮或問卷之一 冠

十二

脯醢適東壁而見於母此方醢時事冠禮未畢也冠禮未畢則非以冠見記者安得以爲見母醢薦脯醢薦於冠者耳非薦之於祖也非薦於祖則雖自廟來亦何事乎拜受疏說非也呂氏曰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也則以爲拜子矣然母之從子以嫡長主後而後從之眾子不勝從也概以從子而拜之可乎石梁王氏曰長子代父後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眾子也斯言得之曰下文曰成人而與爲禮則似不專言嫡長也曰子未考禮記之全文歟冠於阼以著代也醢於客位加有成也夫惟嫡長醢於客位眾子則仍冠席

是冠義之言固皆就嫡長言之者也禮重宗嫡冠義舉其重未及其輕也

問禮賓當以牲乎曰一獻之禮有薦有俎有俎則宜有牲也曰何牲曰宗廟特豚燕飲以狗禮也貧不能具牲奈何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廢牲可也

問邱氏儀節獻賓獻贊獻賓皆酢遂升席行酒進饌然後奉幣非乎曰奉幣必於酬有獻酢而無酬非禮也邱氏文以世俗之儀故也曰一獻之禮其詳何如曰主人席於阼階之上西向賓席於西階之上儘北南向贊席於賓西南向僎席主人之北可也主人延賓揖讓升堂

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三

如迎賓之禮也贊儼止於堂下主人阼階謝賓再拜賓答拜主人降階而謝贊儼卑則揖之主人升階至兩楹之間跪取爵於篚爵在篚中篚在兩楹之間稍南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跪奠爵興辭降賓對曰不敢主人跪取爵興至洗所洗在阼階之南當東榮南面跪奠爵於篚下興盥手洗爵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於篚此篚在洗西興對曰敢不致潔賓反西階下主人取爵卒洗一揖一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坐奠爵遂答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揖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跪取爵至尊所尊在兩楹北酌酒至賓席之前

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古

前東面跪奠爵興辭降主人對曰不敢賓跪取爵興適洗所北面跪奠爵於篚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於篚興對主人反位賓卒洗揖讓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酌酒至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拜受賓旋辟主人進席前受爵復阼階賓反西階上拜送主人旋辟薦脯醢於席前臨北脯南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脊脅臂肺於薦西主人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跪卒爵興跪奠爵遂拜既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跪奠爵於東序端反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北面答再拜主人坐取觶於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如初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酬觶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辭降迄賓辭洗如初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至賓之席前北面酬賓賓西階上拜受主人坐奠觶於薦西賓曰重勞乃奉酬幣於賓賓進席前北面坐奠觶於薦東反位酬爵不舉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於西階西當西序主人阼階下西南面拜贊拜贊一贊儼答拜主人揖贊儼俟於堂下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降洗贊辭洗

如賓主人升酌酒適西階上獻贊贊升拜受主人於賓右拜送薦脯醢贊升席自西方坐祭如賓興適西階上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階立於賓南少西東向主人遂以其爵不洗酌酒獻賓亦如之賓降立贊南主人以虛爵降奠於下簠揖讓升賓厭贊贊升賓贊贊皆升就席至是以俗禮進饌行酒可也迄賓興贊贊從之賓出贊贊從出主人送於門外賓主相向揖主人再拜賓去不顧一獻之禮也

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圭

問既卒冠事而禮賓如此不已煩乎曰記不云乎夫豕豢爲酒非以爲禍也而訟獄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故先王制爲飲酒之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避酒禍也

問主人送賓再拜而賓不顧何也曰記曰賓出而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此言節文之無缺而敬賓於無已也賓去不顧禮有終也

問家禮送於門外再拜歸賓俎邱氏儀節無再拜其從省乎曰不可省也再拜者主人之敬也歸賓俎則使人可矣

問儀禮酬賓束帛儷皮主人貧則奈何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問冠賓既至問齊衰大功之喪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冠賓未至則廢是以凶而廢吉禮也又曰未及期日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何也曰古人若不若今人之忌也因喪服而冠冠以喪冠不賓不醴可矣不備三加之儀也冠以責成人禮焉耳及冠之年矣不冠則喪服不備以服冠者欲責行成人之喪禮也喪大故也責行成人之喪則責行成人之禮矣昔人有冠子而後徇國難者亦猶是也古人不若今人之忌也曰如此則凡以喪冠可矣聞喪而廢者何居曰既戒賓設禮則備吉矣吉凶不相紊聞喪則不欲從事於吉故廢也曰

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其

聞喪在外則冠而不醴吉凶不已相紊乎曰喪在外則哀意可稍緩故猶三加耳未接哭泣之聲目未睹衰麻之服吉凶不爲相紊也

問斬衰之服可以喪冠乎曰冠以責成人耳無異乎凶吉也凶則殺禮以哀不爲禮非以凶忌之也由此言之雖斬衰而冠可也陳雲莊不察謂齊衰以下可因喪而冠斬衰不可夫爲父斬衰爲母齊衰則皆三年豈母喪可冠而父喪乃不可歟既冠而入哭三踊者三乃出三年之喪之節也

問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此之必待其末者何居曰因喪服冠則以凶冠矣不以喪冠則其間不可復以凶冠故待末而吉冠也凡以喪冠者不復如期日因成服之日而遂冠之

問內則二十而冠家禮十五至二十皆可冠禮記注疏謂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何如曰內則言其極也大約人至十五而上斯有成人之道而遲早不齊不能正爲之期故曰年十五而上至二十皆可冠冠皆士禮雖天子諸侯之嫡亦以士冠也若少孤而踐位則或以十二而冠禮之權也魯襄公朝於晉晉侯命之十二而冠至考於禮亦無明文注疏之言未可確據

六禮或問卷之一冠

七

問然則十五至二十卒何以爲期乎曰當觀其子之質與其所學質與其學可以冠矣而後冠之

問女未許嫁可以笄乎曰女之笄也由男子之冠也十五以上雖未許嫁笄之可也曰雜記曰女未許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何也曰殺禮也陰呂於陽未嫁猶未許其成故殺禮也不戒外之女賓而使家之諸婦執其禮燕則鬢首不笄而居未成其爲笄也

深衣

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無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

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爲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玉藻曰深衣三袼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六禮或問卷之一深衣

六

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

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

郊特牲曰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綾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士冠禮曰屨夏用葛元端黑屨青絢纁純博寸冬皮屨可也

儀禮疏曰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

家禮深衣制度裁用白細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幅其長過

脇下屬於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圓袂方

領二字不用黑緣大帶緇冠幅中黑履

問深衣裁制之詳曰制當用細白麻布無則以棉布代之幅闊二尺二寸

尺周

用布二幅中摺前後爲四葉其在

前兩葉每葉長二尺六寸從一邊修起除去四寸留二

尺二寸漸漸修至中邊不動比修起處留長四寸其在

後兩葉先從上摺處中邊橫剪開四寸去之留幅一尺

八寸其四寸之條留以爲領後兩葉每長二尺三寸亦

從一邊修起除去一寸留二尺二寸漸斜修中邊不動

比修起處留長一寸是爲上衣又用布六幅每幅斜破

六禮或問

卷之一

深衣

九

分爲兩幅窄頭八寸爲度寬頭一尺四寸爲度俱以窄

頭向上寬頭向下連綴之爲下裳又用布二幅各長四

尺四寸每幅中摺爲前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二寸縫連

衣身乃從脅下漸漸修成圓樣縫之留袖口一尺二寸

不縫爲袂若袂短可益二幅要之以反詘及肘爲度然

後合身衣背縫縫之衣身下圍前幅二尺二寸後幅一

尺八寸合之得八尺而殺縫處摺入布每幅邊各減一

寸

背縫去二寸接袂處左右各去二寸凡合減八寸要

六寸而前幅布邊左右亦各殺邊一寸圍得七尺二寸

是謂深衣三袂

裳幅上窄每八寸十二幅合廣

九尺六寸而殺縫摺入布每幅邊各減一寸合減二尺

四寸則廣亦三袂下寬每一尺四寸合廣一丈六尺八

寸而殺縫摺入布每幅邊各減一寸合減二尺四寸則

是謂縫齊倍要

凡裳幅交縫處布邊既破

則必逐箴鉤紉以使之牢固縫畢然後以裳左右各六

之中縫上承衣背縫如繩而下續裳於衣

大約衣後二幅只綴裳三

幅有零而前衣二幅則裳縫之當旁者既不殊前後又

復縫其邊

是謂續袷

再於上衣當領處斜圓修爲領形卽

以前於背幅所去布四寸夾縫綴之爲領

領闊二寸

以阜絹

爲緣緣領及袂及下齊及邊表裏皆廣一寸半領裳之

緣皆夾縫布上惟袂緣別綴布外裁制之詳也人身有

六禮或問

卷之一

深衣

三

廣狹長短之異斟酌之宜則由乎人矣

問邱氏舊法布幅廣一尺八寸今子曰二尺二寸其以

爲去背幅邊爲領地乎曰先王布幅皆廣二尺二寸不

中度者不弼於市邱氏自不考耳曰用麻何也曰古布

皆麻元以後始有棉也

問布幅既二尺二寸矣後幅中去四寸何也曰中人身

材大約不過一尺六寸廣者止一尺八寸故狹後二幅

以依身廣前二幅以便相掩

問邱氏舊法何如曰邱氏以尺八寸布幅爲之則前衣

左右相掩胸間窄而不舒又尺八寸之幅四之固合於

三袂之數卻不知須有殺縫減去縫中之布卻與三袂之數不合矣

問然則朱白雲及近日萬授一之說何如曰說文曰衽衣衿也注曰交衽爲襟此白雲朱氏之所據而加襟於深衣者然鄭注云衽在裳旁者也漢唐先儒迄今莫之或易則如喪服衽二尺有五寸亦衣之在裳旁者而非襟也細玩交衽爲襟之言亦謂左之裳旁交於右右之裳旁交於左則謂之襟耳裳旁之訓其斷乎其不易矣又因續衽之文而遂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闊內連衣爲六幅下屬於裳意爲續襟於衣身爲續衽也夫六禮或問卷之一 深衣

三

深衣加襟不但於先儒之說無據然布幅二尺有二卽如邱氏亦一尺有八而衣身六幅合之則丈有八寸矣其於深衣三袂之說又奚當也且其裁裳也每幅皆一大一小以六片小者皆列於後每衣一幅裳三幅六片大者皆綴於前每衣一幅裳二片而以二片綴於右襟二片綴於左襟其遷就亦已甚矣能謂爲先王之制然哉萬氏之說略祖白雲而稍變之裳布半用正裁半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三幅正裁者每頭皆一尺一寸三幅斜裁者一頭五寸一頭一尺七寸凡正裁一幅合斜裁者一幅而以斜裁者皆向外邊四片屬後衣四片屬

前衣四片屬兩襟此比朱氏稍免遷就之患然裳要三袂而衣要則不止三袂矣萬氏何不之察也至朱白雲謂衣不可無衽而不知古朝祭之服則皆無襟則其立說更爲未審也

問如朱氏萬氏之說衣用六幅則制十有二幅之言更覺吻合否則於十有二幅之說終覺未安何如曰竊謂則卽以裳當十二幅似亦可通而朱子嘗疑之因細求之深衣篇文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夫中人之身八尺手之橫亦如之今布幅之廣二尺二寸半體兩幅合之衣袂只得四尺四寸減去殺縫僅足覆手何云

六禮或問卷之一 深衣

三

反詘之及肘乎若衣身一尺八寸則袂更短不及覆手矣是知兩袂尙有加幅今兩袂各加全幅計之衣身一尺八寸袂二幅四尺四寸合六尺二寸去其殺縫益以袂緣約得長六尺則正可反詘之及肘是衣身二幅兩袂合四幅合之凡六幅也衣六裳六則於制十二幅之文可以無疑而反詘及肘之文亦始有所合又何必紛紛然而求之兩襟哉朱子或偶未思及而以爲疑耳問大帶之制用白絹闊四寸夾縫之其長圍過要而結於前兩繚以爲兩耳垂其餘以爲紳用阜絹緣紳之兩邊及下又用五色綬爲小繚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

與紳齊此禮服之帶也而深衣用之恐非非帷裳必殺之之意又緣紳而不及兩耳則是從士制既從士制則宜用單練而纁緝其邊今卻又用夾縫何也曰玉藻深衣諸篇言深衣之制甚詳而於帶獨闕玉藻言大帶之制亦未明言所副何服卽周禮言服制亦未言用何帶玉藻於大帶一章有云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夫居士弟子似無朝祭之事而帶制列於大帶是古人衣有品制公私之異而帶則或公私可通用矣玉藻又曰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緣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纁四寸而或者因雜帶二字以爲是雜服之帶注禮者亦未敢

六禮或問卷之一 深衣

王

遂信其說要之先儒所以取於深衣者以其有方圓平直之德故制之必詳而緇冠大帶則無大義故惟略做古意而已況去古已遠大帶深衣儒者慕古而服之原非若周時有一定之制也溫公及朱子在當日列爵貴顯而於大帶乃退從士飾是或亦疑公私之不可通用而特爲此降等之制也但既從士飾似當以練帶綽下辟爲合今人欲制深衣則以生絹單用而綽其邊又以緇緣紳可也或更疑公私之別則單用二寸而再纁之以成四寸亦可也以古禮爲據又不必拘於先儒一時之權宜矣

問子駁朱白雲萬授一加襟之非固矣然必謂加襟則不合於三袷今規七尺二寸以綴裳而衣幅之餘以合於袷不亦可乎曰袷之長短反詘之及肘今後衣用整幅不去四寸合袷二尺二寸緣二寸半減縫四寸止四尺二寸半不及反詘若加一幅則與襟成八衣不止六幅而袷合六尺二寸半不止及肘且深衣之前諒止略相交掩未必交至脅下今加襟至脅下則是以三袷之數而六分之每衣一幅只得一尺二寸矣雖至狹身材亦及尺有五寸今只一尺二寸雖貼肉亦且太窄況可加之裘服之外哉噫是何不察之甚也

六禮或問卷之一 深衣

蕭

問玉藻并紐約用組三寸今家禮廣三分何也曰此恐有誤凡闊薄爲組圓細爲紃是組若今絲帶紃卽今絲絛用組故博三寸今以廣三分小條約紐結則是用紃非用組矣

問冠制曰儀禮緇冠無笄青組纓屬於頰項鄭注謂著頰圍髮際隅爲四綬則是小冠其周有披而繫以組而結於髮未必備武紃紃之制故孔子曰其紃也未之前聞而玉藻又曰緇布冠續綏諸侯之冠也夫有綏則當有笄是緇冠在周時已有稍變其制者家禮緇冠有笄是周時之冠而非太古之齊冠矣但太古齊冠三代用

以始加然冠則敝之不以常服今家禮緇冠則以副深衣爲燕服之常與周之敝之者意又自不同也又嘗考麻冕之制而未得其詳漢儒以麻冕爲宗廟之冠夫周制惟宗廟之冠稱冕然冕服用絲不當以麻而麻冕用三十升布則其衣必朝服之布朝服布十五升凡而布冠之布倍於衣布非冕服矣若以爲朝服之冠則其冠又不當名冕竊以爲此卽齊服之緇布冠也蓋齊冠雖不以祭於宗廟而實將有事於宗廟則以從冕服之名可也夫既加冕名而用至細之布則其制必備其筭武紘縹必非若太古冠布之疏略矣是太古齊冠惟用以始加而齊冠則又變

六禮或問卷之一 深衣

垂

於上古也始冠以太古齊冠猶祭之上元酒一以示不忘古一以示齊敬之德也

問邱氏緇冠漆紗爲武其長一尺四寸其博寸餘圍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長四寸又用紗廣四寸長八寸上襞積爲五梁縫皆向左彎其中跨武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漆之又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爲竅以受筭用骨或象爲之其制可謂詳矣然武長尺有四寸則是齊眉大冠而高僅寸許卻於半寸之上竅以受筭夫半寸之上正當頂骨猶未及髮也聶雙江之疑其不爲無見乎曰邱氏自不誤而雙江自

未之察耳此章裁制皆用周尺周尺一尺四寸當今尺止有八寸九分正撮髻小冠非齊眉大冠也撮髻小冠故半尺之上受筭若以爲今尺則深衣之要圍七尺二寸今人又何嘗有如許大要乎

問幅巾用阜絹六尺許中屈之爲兩葉右邊就屈處爲橫輒左邊反屈之自輒左四五寸間斜縫向左圓曲而下遂循左邊至於兩末復反所縫餘絹使藏在裏以輒當額前裹之以二小繫結於腦後又於對耳兩邊各綴一帶闊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頂後相結而垂之其亦古有其制歟曰巾所從起邱氏詳矣此皆因時之宜不

六禮或問卷之一 深衣

垂

必古制今或用之不爲非不用亦不爲失

問屨順裳色則深衣當白屨然儀禮亦用黑屨何如曰家禮始加用深衣當以白布爲屨用阜絛只有四寸爲絛當中交屈之以其屈處綴履頭近底處立起出履頭一二寸歧爲二復綴其餘絛於履面上雙交之復歧二至履口緣處兩交綴於口上所謂鼻在履頭以爲行戒也又以小絛周綴於牙底縫中爲阜纒又於履口用阜絹緣之博一寸爲純又於履後跟綴二阜帶以繫履爲綦邱氏舊制最是劉垓孫屈絹一寸爲絛之說非也儀禮始加緇冠蓋用元端元裳不用深衣故黑屨青絛纒

純溫公書儀既用深衣爲始加服而不用元端乃黑履則仍儀禮之舊蓋以當世多忌久不肯用白履故不順裳色而以黑也文公因之未改意亦不欲爲過於駭世耳但既用黑履則當青絢纁純而不合用白又或者以黑履白純爲當時所常服歟今人如有志於古則以深衣白履黑絢纁純自不爲背先儒也又家禮舊圖注亦已有深衣用白履之文矣

問始冠緇冠元端元裳黑履再加其仍黑履歟曰不然皮弁素衣素積白舄也爵弁絲衣彤裳赤舄也曰始冠齊冠其服亦齊服歟曰天子君元端而居元衣朱裳也

六禮或問

卷之一

深衣

毛

大夫朝元端元衣素裳也士端以事父母又以治私事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元端元裳用上士之服也始加緇冠冠而敝之然三加既畢則復以元冠元端委摯於君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蓋易冠而仍始冠之衣士常服也郊特牲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意其爲元端而委摯之冠乎論語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則章甫其非太古齊冠矣抑元端亦儼相服也齊事尙元取其幽遠故上古冠布齊則緇之然則元冠元端元裳黑履或亦齊服未可知也問女子之笄也古當何服也歟曰其祿衣歟元冠而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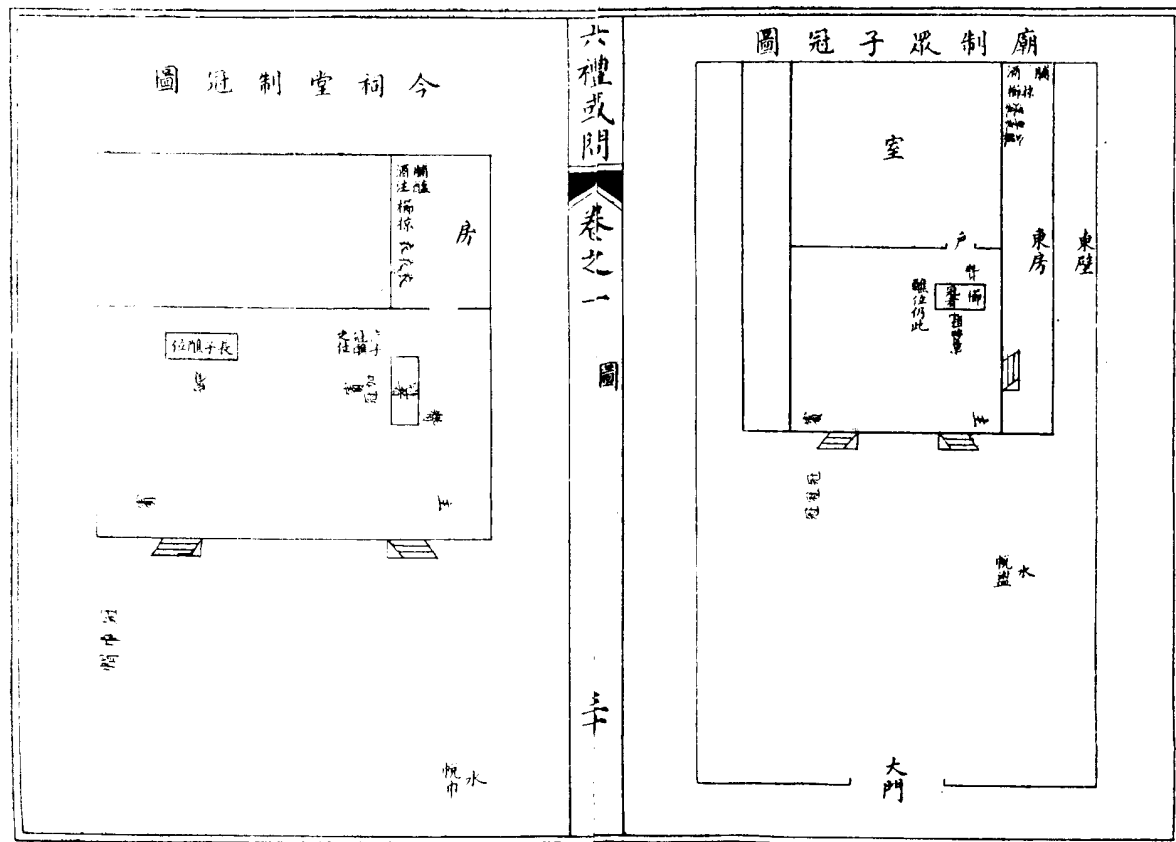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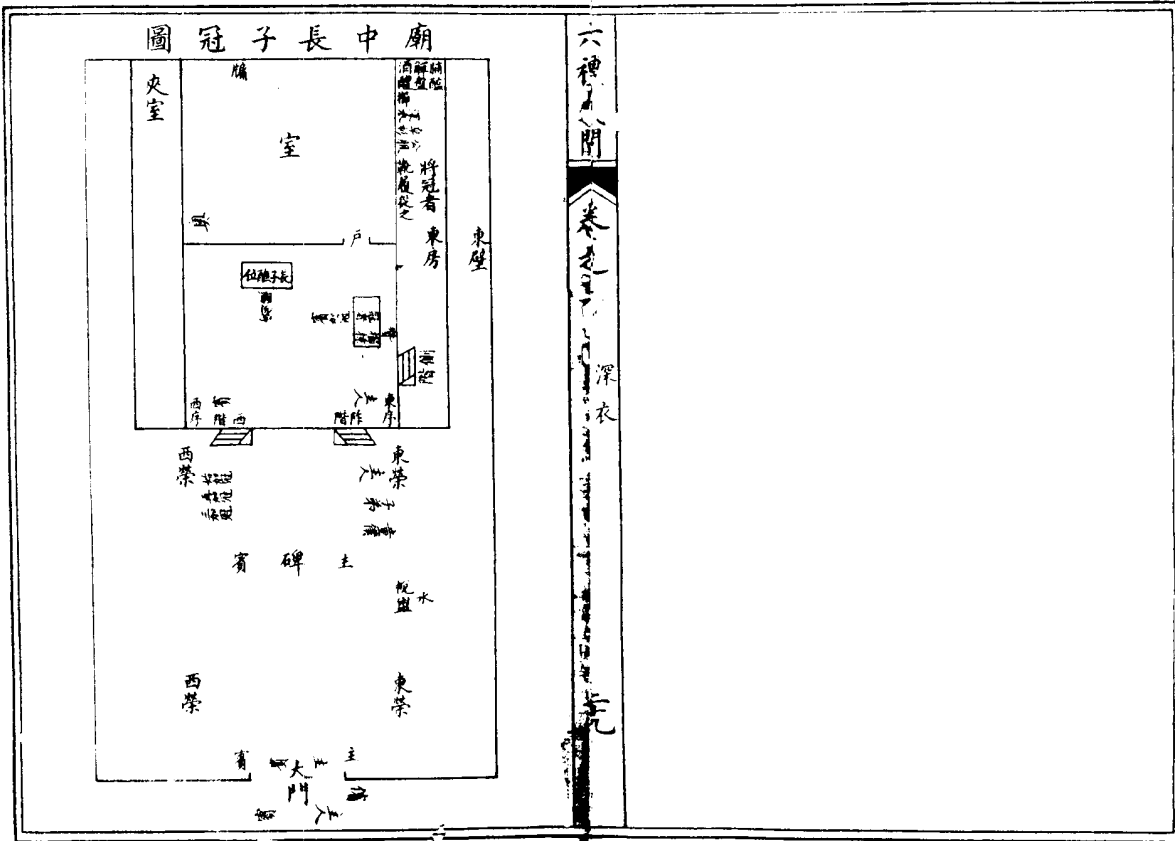
黑衣黑裳黃履許嫁而笄展衣可也展衣白衣白裳也玉藻作禮衣曰黃履何也曰女子以黃履爲正履中順也衣裳不殊色示貞一也

六禮或問

卷之一

深衣

毛



六禮或問卷之二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保辰子庭
同邑俞霖元庭
同邑程夢麟
同邑戴家鼎
同邑彭景伯

同校字

昏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懷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

六禮或問

卷之二

昏義

十一

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

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功婦容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郊特牲曰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

六禮或問

卷之二

昏

二

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智帥人者也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

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家禮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主人具書鴈鴈字補。無。鳳興奉以告祠鴈則以鴈代。

堂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至門偵者入報主人布席出迎使者於門外西向再拜賓旋辟不答拜主人揖賓入三揖至階三讓以賓升主人西面賓西階當棟東面授贊主人受之以授從者使者致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之某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從者以書進使者以書

六禮或問卷之二 納采問名

三

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姪孫蠢愚又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北面再拜賓旋辟不答拜乃復進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使者請退俟命出就次若非宗子之女則其父位於主人之右若女於主人姑姊也則不曰蠢愚不能教賓既就次則主人奉書以告於祠堂乃具復書出延賓揖讓升堂授以復書使者受書請退主人請醴賓賓禮辭許乃禮賓以一獻賓從皆有酬幣賓出主人送之門外再拜賓去不顧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受書復以告於祠堂以下卜之得吉乃具鴈納吉使者致辭曰吾子有惠貺

室某也某之某某稽之卜筮已協吉占使某也納吉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姪孫蠢愚又弗能教子既有吉某亦與在某不敢辭禮如納采之儀補止此乃納幣補以元纁束帛

儷皮補止具書鳳興主人以書告於祠堂補從邱氏此句遣使者執鴈補止如女氏主人迎賓賓升授贊致辭曰吾子有惠貺

室某也某之某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納徵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禮皆如初補擇

期日具鴈請期使者致辭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主人辭曰某既前受命

矣惟命是聽使者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主人曰固惟命

六禮或問卷之二 納吉納徵請期

四

是聽使者許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主人曰某敢不敬須禮如納幣之儀補止至期日乃親迎

近則迎於其家遠則迎於所館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廟明壻家設位於室中東西面合巹於其南盥

於戶牖間南北女家設次於外初昏壻盛服主人告於祠堂出乃醮父席於東序西向子席於西北南向贊者以子

升自西階立於席西南向贊者酌酒詣子席前子再拜升席南向受酒坐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西坐翼解

再拜乃詣父席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勛率以敬若則有常應曰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若非宗

子之子則醮於私室非長子不曰宗事宗子自娶無醮禮
子出乘者有從至女家俟於次女氏主人告於祠堂乃出醮
父席於東席西向母席於西序東向設女席於母之東北
南向女盛飾姆相之立於室外南向姆以女就席立於席
西南向贊者酌酒詣女席前女再拜升席南向受酒坐祭
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西坐奠饌四拜興姆導女出
於母左父起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舅姑之命母送
女至西階上整其冠帔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
禮諸母嫂姊送之門內申父母之命曰毋忘父母之言非
宗子之女則醮於私室壻至門主人迎壻於門外西面再

六禮或問 卷之二 親迎

五

拜壻東面答拜主人揖賓入壻執鴈以從三揖至於階三
讓以賓升主人升阼階西向壻升西階北向跪奠鴈主人
侍者受之壻再拜主人不答拜非宗子之女則其父從主
人出迎立於其右既奠鴈姆奉女出中門壻揖之降自西
階主人不降壻遂出女從之壻舉轎簾以俟母辭曰未教
不足爲禮女乃登轎壻先婦至家立於門外婦至下轎壻
揖以入婦從之至寢門揖入至西階揖以婦升壻婦皆升
自西階遂入於室從者皆入婦從者布壻席於東方壻從
者布婦席於西方壻盥於南婦從者沃之進帨婦盥於北
壻從者沃之進帨壻揖婦就席婦四拜壻答再拜壻婦各

就席從者酌酒進於壻婦壻婦受酒各跪祭酒從者進俎
俎以特豚同俎壻婦祭肺臠啐酒興從者受虛爵遂進食
食已從者以盃酌酒分進壻婦之前壻揖婦舉爵降席
四拜壻降席答再拜壻出姆相婦留室中執事者徹饌置
別室壻從者餞婦之餘婦從者餞壻之餘壻復入脫服婦
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燭出婦從者息於壻婦寢
外呼則聞以下去主人禮賓一節 厥明夙興婦盛服俟見從者具摯
從遠栗脩舅席於阼階上西向姑席於舅之北南向子弟諸
婦女立於階下之東西交向北上姆相婦進立於阼階下
北面拜舅四拜執棗栗升自西階面舅坐奠之侍者受摯
六禮或問 卷之二 合巹見舅姑

六

進於舅舅撫之從者以入婦降西階至阼階下四拜乃詣
西階下拜姑如之執脩脩升西階面姑坐奠之姑舉以授
侍者婦降拜如初若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見舅
姑於私室既見舅姑乃設婦席於姑之西南向姆相婦疑
立於席西贊者酌酒席前北面坐奠爵婦席西東面拜受
贊西階上拜送婦又拜執事薦脯醢婦升席自席右南向
跪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興降席東面跪啐酒興跪奠
爵拜贊答拜婦又拜執爵興升席奠爵於薦東降出席前
北面跪徹脯降出授婦氏人於門外舅姑遂以婦見於同
居之尊長卑幼者來見於婦若非宗子之婦而與宗子同

居則遂拜宗子於堂上如見舅姑之儀移主人禮賓饗送者有酬幣止移若家婦則盥饋於舅姑婦家具特豚醴饌送至壻家陳於庭中設盥於室中戶東舅姑入室並席於奧東南上舅姑卽席婦入室面奧四拜盥於戶東洗爵酌酒詣舅席前拜送酒興跪俟舅飲訖興受爵跪奠爵拜退洗爵獻姑如之婦置爵於別篚從者舉饌入婦以薦於舅姑之前從者舉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舅姑祭饌婦立姑後以俟卒食侍者徹以分置別室婦就餽姑之餘婦從者餽舅之餘於別室非宗子之家婦則饋於私室非家婦不饋儀與家禮少異厥明二字舅姑饗家六禮或問卷之二禮婦饗婦七

婦舅席於阼階上西向姑席於舅北南向設婦席於姑之西南向設南洗於阼階南設北洗於房中舅盥於南洗爵酌酒贊以酒置婦席前婦西階上北面拜受升自席西執事薦脯醢婦升席跪左執爵右薦脯醢遂祭酒興降席西階上北面跪卒爵興跪奠爵四拜興跪執爵入盥於房中洗爵出酌酒詣舅席奠於席前退西階上拜送舅受酢飲畢奠爵姑入盥於房中洗觶出酌酒酬婦西階上北面拜受升席奠酬於薦東婦入房更洗爵出酌酒謹案拜受升執爵興降席然後至西階跪奠卒爵若入房洗爵酌酒乃以後酬姑之事已見下文此時但卽姑之所酬者降席跪奠似不必更西階上北面跪奠爵拜執爵興跪祭遂飲卒洗爵酌酒也

爵興跪奠爵拜執爵興入房洗爵出酌酒詣姑席奠爵於薦西退西階上拜送姑自席前北面奠爵於薦東反卽席舅姑皆降席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適燕寢如有俎則歸俎於婦氏非家婦不饗是日舅饗送者姑饗女從酬以幣而歸之遠則月而後歸之主人以婦見於祠堂舅姑遂以婦見於尊長之不同居者按家禮三日二字見廟之明似誤宜作三月日壻往見婦之父母非宗子之女則先見於宗子而後見妻父母皆用摯並見於婦黨無摯婦家禮壻以一獻之禮凡昏禮不用樂不賀

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六禮或問卷之二盥饋饗婦八

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

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

或問昏期男子年十六至三十何也曰少長之節也男十六而有父道女十四而有母道又當觀其子女之質與其氣象可以昏矣而後昏之少不可過十六十四曰男子年踰三十女子年踰二十將不復昏乎曰不然有故不得娶踰三十可娶也有故不得嫁踰二十可嫁也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九

世有無故踰三十而不娶者是曠人之大倫也有過於擇配遂使女子踰二十而不嫁者因而致閨閭之羞者有矣故曰長不可過三十二十以爲之節也

問主昏其祖父歟曰祖父而宗子也祖父主之非宗子宗子主之宗子自昏則主推伯父無伯父以族人之長其告廟及命使皆自爲主人

問納采用鴈鴈非四時可常致也曰古者納采迨冰未泮故得必用鴈也今之昏無時矣代之以鵝可也曰以鵝恐非義也奈何曰儀禮曰下達納采用鴈是以士而攝用大夫之贊耳贊以鴈迎以弁服皆上攝以盛其禮

也是不必於其義則以鵝可也今以雙鵝其義取於雙歟曰贊也何取於雙雙非禮也韞氏以納采問名同使而兩其摯然既同使則同摯矣無取乎雙也曰刻木者可乎曰摯不用死昏禮然也而刻木可乎

問問名合於納采古歟曰儀禮納采問名同使則合之古也曰合之則何爲六禮曰采納自我名問之彼事自異也

問納采問名儀禮使者致辭而已家禮未有書式今欲致書若邱氏所擬可乎曰可也曰今之致書者不其文乎曰教以直信已文何爲曰今或者不具納采之書而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十

書壻名及生年月日以通女家報書亦如之其簡而近古歟曰是烏乎然也古者女子之名不出乎閨門之外故因納采而就問之以生年月日附將以告於祖禰謀之鬼神以爲宗廟主若壻之名則無當於女家無與於女氏之宗廟也故問問女名而未問問壻名聞卜女吉未聞卜壻吉後世惑於星術之說於是乎有書壻生年月日之舉星術之說淺陋無稽世人惑之以致有淑女失其好迷而男子遲其昏配者而且選擇時日拘泥吉凶遂使昏喪之禮逾越先王制度而不之顧其害甚大守禮君子慎勿聽焉可也

附邱瓊山納采啓

某郡姓某啓

某郡某執事伏承

尊慈不鄙寒微曲從媒議許以令愛毗室漢之男某

茲有先人之禮謹專人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爲

誰氏出及其所生月日將以加諸卜筮伏惟

尊慈俯賜

鑒念不宣

年 月 日某郡姓某啓

右納采啓

某郡某執事伏承

尊慈不棄寒陋過聽媒氏之言采僕之第幾女某作

記令嗣弱息愚又弗能教既辱采擇敢不拜從重

蒙問名謹具所出及其生年月日如別幅伏維

尊慈特賜

鑒念不宣

年 月 日某郡姓某啓

名帖

父某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十一

母某氏

女某氏

行幾某年 月 日某時生

右回啓并名帖

問納采儀禮遣使不於廟卽親迎亦無告廟之文而家
禮每告於祠堂何也曰不惟儀禮卽昏義所云几筵於
廟而拜迎於門外者亦女家爲然耳未聞壻家然也曰
然則家禮其無據乎抑致辭曰先人之禮而實之歟曰
禮稱先人重言禮也夫何與於告廟家禮承書儀而未
之改也然鄭忽逆婦嬀先配而後祖鍼子譏之而楚圍
亦云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是蓋孤宗喪廟自爲昏主
則何必請命於祖廟而後行後人因之遂以爲禮其非

儀禮之舊歟曰如儀禮則昏之重而可無告歟且女家

猶几筵於廟而壻家遣使獨不於廟何也曰娶婦自外

由遠而近嫁女自內猶親而疏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

故几筵而受其禮於廟廟若納采之初未成爲嗣則猶

疏之也三月廟見爲先祖後其爲日永矣始猶疏之則

遣使不於廟焉可也雖然敬慎重正則主人爲告於祖

焉而後遣使亦尊祖重事之道也告於廟焉雖異於儀

禮固未爲不可也

告祠堂如告冠禮祝

文俱見雙池祝版下

問儀禮注以使者爲夫家之屬而家禮使子弟弟子於

女家之主不嫌於非敵乎曰子弟猶屬也古者以大夫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十一

聘於諸侯諸侯亦客之未問非敵

問拜迎於門外再拜受書其重禮歟曰重禮也惟禮見

拜迎燕見則否賓以昏禮來故拜迎之拜迎者非拜禮

也拜賓也拜賓者重賓也重賓所以重禮也曰旣曰拜

賓則答拜可矣而不答何也曰以銜主之命未敢與女

氏之主敵也迨委命而受醴則敵之矣曰拜書者何曰

拜見采也女將得所主而可不拜乎曰使者受醴遂以

敵禮乎曰視降等之客可耳孔子之聘也享禮有容色

私覲則愉愉矣若之何不敵曰女家於賓則拜迎於書

則拜受而壻家獨不拜迎拜受何也曰拜迎者拜賓也

使自我造則非賓也何拜迎之有夫女者以身事人者也以身事人有臣道焉故見采而拜之主人之拜若爲女拜也婿者以智帥人者也以智帥人有君道焉不以人之事已而拜之也拜不拜之間而陰陽之義分矣君臣之分定矣故儀禮家禮無婿家拜受之文而邱氏補之不知聖人制禮之意焉者也曰子於冠賓且曰拜送拜受如親見賓而於昏也何獨不然曰冠之戒賓所敬在賓也所敬在賓則拜送拜受於使者如親見賓禮也昏之納采納吉納幣所敬不在女家之主非賓義也問既納采問名而卜之不吉則如之何曰事方納采未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圭

定爲昏卜而不吉不妨以下故告也問家禮無納吉請期其爲徑省歟曰聖王不作禮樂崩壞昏姻之廢禮也匪朝伊夕矣小民之家幼而字婦謂之童養男子久鰥反附女家則曰贅壻或野合而奔或因喪而取決閨踰禮莫之天關百行隳壞男女凶終聖人雖作而不得位莫能挽也有能納采納幣而附遠厚別者乎是亦可謂曰知而砥夫狂瀾者矣朱子承書儀之節以爲家禮蓋不欲以責備者阻人爲禮之念也家禮其徑省歟而今之爲家禮者復幾人哉噫此君子之所以痛心於末俗也曰然則納吉請期其可已乎可已

而子補之抑又何也曰其爲味禮之士歟引之以易行焉能如是是亦足矣此君子之苦衷也其或好禮之儒歟由是而益進焉必三代之隆以爲至也猶君子之深願也合六禮而備之甯謂非君子之志哉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乎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問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今或貧不能具則如之何曰有無過禮苟無矣雖匹帛丈布而已豈得而非之哉若昏娶而論財則戎蠻之道也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西

附焉雙江納徵啓

某郡姓某啓

某郡某執事伏承

嘉命許以令愛貺室僕之子某茲以先人之禮束帛儷皮敬遣使者請納徵伏惟

鑒納不宣

年

月

日某郡姓某啓

某郡某執事伏承

嘉命願先典觀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

命伏惟

鑒念不宣

年

月

日某郡某啓

附程伊川夫子啓

伏以古重夫婦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願族望之非華魂歸之弗競不偶非偶妄意高門以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閣弟幾小浪性實甚茂德容有光輒委事以之哀致有

昏姻之願豈期謙厚遠賜允從穆卜良辰仲恭言定
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附朱夫子回黃聘啓
撫衣問政夙仰史師之賢受帛結昏茲喜德門之舊
遠承嘉命良慰鄙懷令兄察院位第四令姪直卿宜
教厲志爲儒久知爲己某第二女子服勤女事殊不
逮人雖貧同氣之求實重量才之愧惟異日執笏以
見倘免非儀則他年覆瓿之傳庶無墜失此爲欣幸
曷可喻云

問期日由壻家乎曰陽倡陰和期日必由於壻家也曰
然則使者致辭曰請吉日又曰聽命吾子何也曰謙也
曰其非直信之道乎曰若有期矣而不敢必其從也又
恐女氏之有命也故孫以出之夫何傷於直信

問親迎於館古有之乎曰非也古者惟王姬下嫁天子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五

不爲之主嫌非敵也於是主以同姓諸侯而有王姬之
館迎於所館此其是也非尊卑之不敵曷爲於館雖道
遠必當於家也曰遠至再宿以上壻就女氏近所僦屋
爲居成昏而後偕歸何如曰迎於女家合於壻室禮之
宜也僦屋而昏不幾於贅乎親迎而出壻先歸俟於家
女氏使人送女之壻家壻至家而後昏庶乎可也曰若
壻有官守不能離者將如之何曰先使人迎父母送女
至郊而爲館然後壻親迎於館或禮之權也此欲迎於
家而不可得者雖迎於館愈於不迎非若莫之禁而不
往者也曰魯桓公使人逆婦齊侯送姜氏於謹公會齊

侯於謹春秋譏之何也曰古諸侯有事出疆非若今職
守之不能離也可迎而不迎故聖人惡焉其會齊侯於
謹意重齊侯非迎婦也

問將迎而告廟壻與告乎曰與而不見在子姓之位而
已宗子自娶則自爲主人

問今之迎也其車服禮數隆殺何宜曰禮惟其時古者
昏禮攝盛故皮弁服乘大夫車摯用鴈從者畢元端從
車二乘此古大夫禮士之昏禮也今則各服其服如生
生員之服有官乘輿馬擇子弟盛服以從卽以相焉可
各服官服也也貧則徒步焉可也嫁者之服士妻祿衣旣攝盛焉禮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末

欲其稱或禮衣可也今衣朱盤領乘官輿轎可也
問女氏告廟其且見女乎否曰與而不見非見義也終
事而女立兩階間拜辭可也徧辭父母親屬焉可也問
邱氏女辭父母將醮而辭今子云告廟終事而辭其不
同何也曰雖辭於廟亦從俗也家禮無女辭父母親屬
之文曰生於膝下聚於室中今且遠歸矣而略無辭別
之禮可乎曰是未忍言辭也長而適人期而歸甯甯曰
此嫁之日也而遽絕於父母乎且女內夫家謂嫁曰歸
明不係於族也然則其歸也又何辭之有曰然則子謂
告廟終事而辭者於義何居曰夫旣告廟以適人告則

於是而告出於祖禰且拜告於父母親屬是猶出告反面之意也亦以既從俗矣則辭於將醮不若辭於廟者之先辭其祖之爲得也

問醮女之位父東序西向母西序東向女其升自西階乎曰女非自外不升自西階出自房中立於室外戶西南面

問執鴈左首何也曰曲禮曰執禽者左首以首爲尊授主人也左東方也曰以色繒交絡非二鴈乎曰交絡者如履之絢非二鴈也曰以合二姓則二鴈不亦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摯以通信若之何其貳之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七

問拜迎於門外其重禮歟曰重壻之來迎也重壻所以重禮也曰壻至而拜之壻奠摯而拜則不答拜之何也曰重壻也者重壻之來迎也故拜之壻奠摯而拜拜迎也拜迎者壻禮之本然故不答拜拜來迎重禮也不答拜亦重禮也曰壻至而拜迎壻答拜之壻奠摯而拜迎主人不答拜之何也曰壻卑而攝禮以重不敢不答拜也主尊而壻卑不答拜也

問母之命女也既送之西階矣今壻之奠鴈也又升自西階壻揖婦降自西階壻不已見婦母乎其有二西階歟曰醮女不於廟堂其東西階所醮之東西階也今無

廟制則醮女於所居之堂而壻迎於祠堂或不於祠堂則醮女於室而壻迎於外其無東西階則其東東階也其西西階也

問醮女有父命而醮子無母命何也曰男統內外可命女也婦無外事不可命子也

問家禮壻舉轎簾以俟不已簡於御輪三周乎曰轎不能御也則師其意而已今北方有乘車者則壻登婦車授綏姆辭而御者授綏婦既登車壻御輪三周而後御者代之亦誰謂非禮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六

問室中尙西禮合卺於室而壻東婦西不爲尙婦乎曰不然東西陰陽也故堂則主東而客西主陽道客陰道也男女亦然堂陽室陰故室尙西然堂上則主東不嫌尙主

問先食而後合卺子其有所考歟曰始入而酌酒以祭始見而交獻之道也禮曰同牢而食合卺而酹夫酹者演也食畢而飲酒演安其氣也且先曰同牢而食後曰合卺而酹則先食而後酹審矣

問今或以巾蒙婦面或亦擁蔽其面之義乎曰在塗可也若合卺之時則何以爲禮也

問脫服而出曰歸燕寢

問家禮既合登而禮賓子移以見舅姑而後禮賓何也
曰昏禮既初昏而行事矣禮賓不當於夜偃息可也
問舅位於阼而姑席舅北南面何也曰席舅北南面以
輔舅也禮所謂戶南也婦始至姑有主道故於東有舅
不全乎主道故東北南面曰父母醮女父東母西而舅
姑禮婦亦舅東姑西不亦可乎曰父母醮女正東西之
位女之也舅姑禮婦姑不於西使婦席在西則猶是客
之也

問儀禮家禮婦見舅姑子不與在邱氏從俗使婿婦並
拜於兩階間其不可乎曰婦以始至而見舅姑禮也子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九

生於膝下於此又何僂焉

問婦見舅姑有棗栗脯脩又有摯幣乎曰棗栗脯脩即
其摯也又有摯幣傳禮之失也婦摯不用幣大夫宗婦
覲用幣春秋譏之何摯幣之爲

問儀禮禮婦有薦脯醢婦自徹脯出授婦氏人於門外
之儀而邱氏本無之亦徑省之志乎曰禮無無脯醢者
婦徹脯出授婦氏人猶冠之徹脯適東壁也舅姑薦之
而不自徹以授其人是虛舅姑之惠也邱氏於冠禮補
薦脯醢而於此復缺之其亦誤矣

問婦之受禮也既拜受酒矣贊拜送而婦又拜何也曰

贊之拜送攝舅姑也婦不敢匹贊故又拜又拜者自處
卑也卑而又卑昏義所謂明婦順也

問雜記曰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
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然則兄弟姑姊妹將不復
禮見乎曰不然此謂姑姊妹兄弟俱在則既見舅姑後
可卽是所而見之不必更就其寢耳非謂無相見之禮
也曰相見之禮何如曰如見冠者曰既各於其寢矣又
拜於兩序乎曰禮不可相襲於寢而未成拜則至堂上
而拜之於寢成拜矣則不復拜於堂也曰見諸父其無
摯乎曰見無無摯者無摯幣而已大夫宗婦見於夫人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三

則且有摯是卑幼之見婦婦之見諸父皆有摯也棗栗
脯脩一也曰尊長及宗子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見何
也曰婦未廟見不出門

問古婦盥饋於室家禮饋於堂何如曰室固饋食之所
也祭禮尸食亦必於室家禮饋於堂或時俗之宜也 紱
以爲於室以存古也其席於奧東南上何也室中尚奧
堂尚阼階舅南而姑北也但今無室制則饋於中堂仍
禮婦之席可矣或有室制者則自當如古

問家禮盥饋終而遂饗婦昏義厥明而饗婦何如曰家
禮恐有脫略婦既日晨而受禮矣方盥饋而又饗之是

一日重受饗也

問婦既受禮矣厥明而復饗之何也曰始見而禮之未備禮也至厥明而用牲以饗之重禮也已用重禮而後敢申之以著代重禮所以重著代重著代所以重宗事也曰舅獻婦酢而奠酬於姑何也曰共成一獻之禮也苟獻酢酬於舅於婦而已焉是無姑矣

問家禮三日廟見而子云三月夫三月古也然不已遠乎曰家禮日當作月此必字之訛耳婦昏至而合卺厥明見舅姑又厥明而舅姑饗之是三日矣何暇於廟見且三日而廟見是已慤也物踰時而變喪踰時而葬祥

六禮或問 卷之二 昏

主

踰時而禪祭踰時而舉踰一時者先王之取法於天也故娶女踰時而成婦今吾族昏禮雖不待三月廟見然必間月擇日而後見於祠堂此爲猶有古道三日而廟見是已褊而亟於婦之也朱子之禮恐其不然也

問昏禮三日不舉樂今三月而廟見可以用樂乎曰否夫昏者幽陰之義也則凡爲昏舉皆不可用樂

問見婦於廟一獻卒事而新婦見壻婦其並拜乎曰禮聞見婦未聞見娶婦者若宗子自娶則新婦又爲主婦矣

問壻見於外舅姑及女氏之宗摯當何用曰各如其摯

矣不復攝盛也今或用幣曰禮壻之儀如邱氏不亦善乎曰未盡善也壻已見而請退主人曰今備薄醴敢禮

從者壻禮辭而後許曰敢不從命送壻就次主人治具具備而後延賓揖讓升堂壻從主人之階主人固辭而後壻就西階外舅席於阼階壻席於賓位獻薦設俎酢酬皆視賓禮壻自處視降等之賓既奠酬壻興辭謝賓席舅固請而後卽席自徹俎舅辭而後授俎從者終事皆自降等謹案自字等字疑衍文此下似別有問答語可子之乎曰女適夫今擬補之問女之夫今俗自稱曰子壻壻家然後稱婦爲女之夫然後稱夫夫婦雖曰敵體然女子事人者也女之父母安得而子其壻哉女之父母而

六禮或問 卷之二 昏

主

子其壻蓋自贅壻者始然隕越多矣曰然則壻見之時外舅姑其不可受拜乎曰非太父母父母諸宗父母及舅姑之尊無不答拜者古者君於外臣且答拜之而况於外舅姑乎

問邱氏本有壻見於婦氏之廟之儀其不然乎曰聞婦承夫家之廟未聞壻承婦氏之廟也廟見何爲或因婦氏有事於廟而遂往助焉可矣

問見於婦黨無摯何也曰因見而已非特見也故可無摯婦將族屬於夫故其見不可無摯也夫無族屬於婦氏則凡交而已

問親迎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矣女終喪將安歸
曰壻使人請於女家而迎之以歸曰不復如有吉日而
遭喪之禮乎曰既親迎則昏事成矣故迎歸可也曰亦
不復親迎乎曰復親迎是再昏也不可曰不復合昏及
饋饗乎曰過時不復昏也饋或終婦事焉可也

問大功可以昏乎曰大功之末可也內喪未葬雖小功
恐不可也

問親迎女入門而聞大功之喪則如之何曰外喪終事
而哭內喪則廢曰聞小功則如之何曰大功之末且可
昏矣小功不廢昏也

六禮或問 卷之二 昏

重

問有吉日而遭喪曰不得嗣爲兄弟既三年矣似可昏
也又請之弗取而使之嫁何也曰非必嫁也言或終不
取則嫁之可矣待請而遂取之

問祭於禩其卽廟見乎曰竊恐未然婦必廟見若祭於
禩則孤宗乎孤宗無父母婦不得見而盥饋故加隆於
禩以成婦

問壻見婦之母曰姑於房中壻拜於堂垂簾而答拜之
外姑於壻雖燕見有問答立不踰闕也

昏禮總論

禮也者先王之至教也於大昏而可見矣取法於天地

協乎陰陽稽於鬼神合之人事舉一禮而五倫之道具
焉矣夫昏禮始於納采采者擇也擇其可與匹者而後
匹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也非惟擇女也猶將自擇
焉量才德而比之度力而求之繼以問名納吉人謀鬼
謀也謀之於人矣復謀之於鬼昏姻之始如此其慎也
夫是以夫有內助女無失配才德相比壻婦相安而無
彼此相嫌反目凶終之敝以此坊民民猶有苟慕富貴
託爲繫援而苟且以敗閨門之化者吉而後繼之以納
徵徵也者聘也成也以束帛儷皮而聘之以成其昏姻
之約也束帛示不侈也儷皮不忘古也不侈不忘古輕

六禮或問 卷之二 昏禮總論

重

財而重禮之義也古者聘妻則謂之聘聘賢則謂之聘
地道妻道臣道其義一也待聘而嫁乃爲淑女待聘而
仕乃爲賢臣示貞一之守也夫然後人知相接以禮自
守以義以此坊民民猶有童養其婦贅疣於妻相悅而
奔有重財貨而奴鬻其女以敗昏姻之好者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皆主人几筵於廟而拜迎於門外重祖宗之
遺體也再拜而受命爲女拜也得所事而拜之而君臣
之分定矣父醮子而命之迎重宗事也壻奠鴈而再拜
成父命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倡隨之道著
矣授綏御輪三周親賢之道上下之交也三揖而入於

室朋友之道也婦拜壻而壻答婦相敬如賓之道昭焉同牢而食合卺而醕一齊不改之義肇矣從者餽餘教之以逮下之惠也是故有君臣之嚴有父子之敬有兄弟之道有朋友賓客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焉夫然後知纓笄而朝沃盥饋食報反而行有期必信順從貞慤夫和妻柔以成居室之道以此坊民民猶有謹浪笑傲夫暴其婦悍妬乖戾女慢其夫帷薄不修而致閨門之醜者昏禮不賀不用樂動之以代親之感也禮稱先人示不忘本也有代親之感有先人之念夫然後知敬其妻子以和樂而不淫也以此坊民民猶有昵其妻而愛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禮總論

五

敬衰於父母者婦厥明而見於舅姑繼以盟饋事舅姑如事父母以教孝也舅姑禮婦而復饗之示敬其婦以教慈也婦孝於舅姑舅姑慈其子婦上下相敬以盡其禮而家道成矣申以著代重宗事也介婦不饋不饗宗支之辨嚴矣宗有君道焉國統於君而族統於宗宗支之辨嚴然後人知有尊而百務可舉也以此坊民民猶有婦抱其子與公並踞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或過則凌虐其婦等於臧獲以私爲愛而不知敬其家婦者夫昏禮陰道也禮成於六者陽始於一而陰六成之六陰成之始也故冠者三加而昏六禮陰陽之義也納

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以旦而親迎以昏且由陽往也昏則陽往而陰來之義也納采請期迨冰未泮而親迎以冰泮順陰陽之動天地之和以成生育之本也陰陽和而後萬物育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昏必以春而禮必初昏而日者之術拘忌陰陽違亂舊度胥何當哉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禮也樂由陽作以事神而從天今以陽妬陰以成代事則是父母退而子婦承有歸屈之義矣而何用樂爲始於納采而成於親迎遠近之次也厥明而禮之又厥明而饗之則是猶客之也至著代而婦之也矣三月廟見而成婦此由疎而親之漸也遠近

六禮或問卷之二 昏

居家雜儀

五

無序親之無漸則閭巷之禮矣非先王之道也三月而廟見踰一時也天三月而成時物一時而成體女三月而成婦法乎天也故先王之制作也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背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制作之意不明而先王之禮廢昏姻之禮廢而人倫之化不行矣故曰禮也者先王之至教也

司馬居家雜儀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

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
裁省冗費禁止奢靡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
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凡爲子爲婦者
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常用則
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
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味爽適父母舅姑之所行
禮問安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具晨羞必躬親之供畢
乃退各將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
舉箸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
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而坐男左女
六禮或問

卷之二 居家雜儀

三

右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閒無
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
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
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
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
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
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
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
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
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

於鄉黨州閭甯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
起敬起孝 凡爲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
不由阼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
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
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
檢藥合方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
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子
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
終養之幼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
六禮或問

卷之二 居家雜儀

三

遠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
之屢笞而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
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
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
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
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入內夜行以燭
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
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掩其面
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
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入室入庖

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宗族眾多冬至朔望參祠堂後聚於堂上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皆北面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共拜家長家長宗婦南面立受禮畢推次長二人男左女右皆南面諸弟娣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拜畢先退後輩各以次受拜如前輩之儀若家長尙有諸父諸母兄嫂則家長亦先拜之而後受宗族拜其後輩中亦推宗子爲六禮或問

卷之二

居家雜儀

无

主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敘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此段稍改凡受外甥拜立而扶之女壻拜跪而扶之固請猶答拜之外孫拜則立而受之可也稍改宗子拜於諸父諸母皆答拜之弟拜於兄嫂答拜之增凡節序及非時家燕上壽於家長宗長卑幼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次長夫婦進立於宗長之前北面幼者男女搢笏酌酒立於次長左右次長搢笏受酒跪祝曰伏惟某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宗長受酒祭酒卒飲授幼者爵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俯伏興退率眾卑幼皆再拜執事酌酒進於宗長宗長揖長者至前揖授酒

次長受酒置於席端再拜興跪祭酒卒飲興跪奠爵再拜興退宗長命執事徧酢卑幼卑幼皆出列跪飲不拜酢徧宗長命卑幼就坐卑幼序立再拜就坐男坐於外女辭入序坐於內宗長命易服則退易便服宗婦命眾婦亦如之飲終復再拜而退若宗長有父兄則位於宗長之西北宗長先獻酒於父兄西面拜父兄南面答拜及卑幼獻宗長父兄不與於禮增改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能言教之自名男唯女俞及揖拜問安安置之節稍有知則教之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六禮或問

卷之二

居家雜儀

三

子始習書字女子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女子亦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男子誦尙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爲之講解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詩禮諸子羣書皆可講讀其異端非聖之書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其志先實行而後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婉聽從及蠶績紡織鍼帶及中饋之事未冠笄質明而起總角饋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

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
盥漱衣裳男僕灑埽廳事鈴下蒼頭灑埽中庭女僕灑埽
堂室設椅棹陳盥漱櫛櫛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褰
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
公後私及夜則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
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前
輩爲姨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務相雍睦其有鬪爭者主父
主母聞之卽訶禁之不止則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
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
事者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
六禮或問

卷之二

居家雜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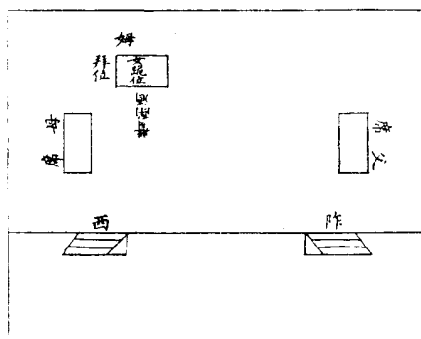
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奮少過者資而嫁
之其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屢爲盜竊者放蕩不謹者有
離叛之志者逐之

右二十條舊邱氏本移於卷末茲復於昏禮之後以還
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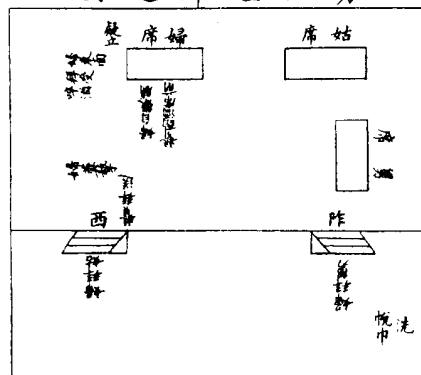
治家之法此章大略已具但紱於其間容有稍改數字
後當別有閨門曲禮一書以致其節目之詳故於此不
復多贅餘論云

六禮或問卷之二終

圖之女醮母父



圖之婦醮姑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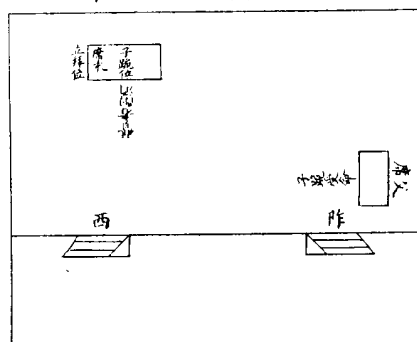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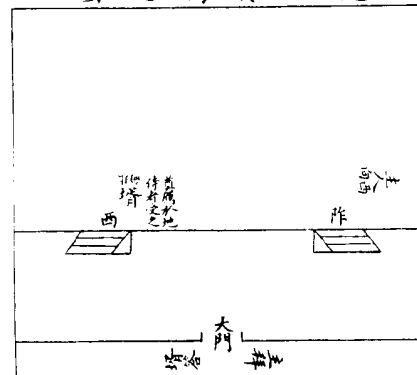
圖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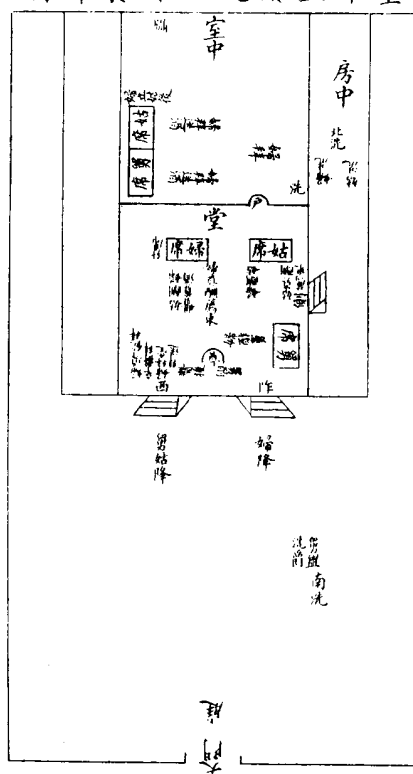
圖之子其醮父



圖之屬奠迎親



圖婦贊明厥及饋盥中室



六禮或問

卷之二

圖

三

六禮或問卷之二并圖終

六禮或問卷之三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同校字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余顯周郁齋
同邑程夢元陸園
同邑戴彭景鶴

喪

問喪曰親始死筭纚徒跣披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祖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

六禮或問 卷之三 喪

一

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惻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



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銅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

六禮或問 卷之三 喪

二

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

六禮或問卷之三

喪

三

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勿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喪服四制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譬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

六禮或問卷之三

喪

四

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

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家禮疾病遷居正寢東首於北牖下戒內外廢牀寢地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口鼻間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若主婦則死於內正寢餘人各於其室既絕楔齒以箸綴足或以几或以電輓

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使一人持死者之上衣左執領六禮或問

卷之三 喪 始死

五

右執要升屋自東榮至中脊北面三號曰皋某甫復捲衣投於前一人受之以笥以衣覆尸上復者降自西北榮男女哭擗無數少間立喪主

立子以嫡立嫡以長無嫡長則立庶子之長有嫡子而先卒則嫡子之子長嫡孫承重死者無子則兄弟之子後之死者為禰宗後之者必以次弟之嫡長若眾兄弟死而無後不以嫡長之後為後也無兄弟之子迺求之從兄弟又無則求之再從兄弟兄弟終無則族人可也無則鄰里為主其喪而已異姓養子及同姓之子而非其昭穆者不得嗣也死者之父在父為主嫡孫執禮

而已兄弟未有後者兄弟主其喪若死者無父而為之後者有父在亦子主所後之喪若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亦父主之父沒則夫各主其妻喪親同長者主之不

同親者主之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主婦 妻主夫喪嫡長婦主舅姑喪母主長子喪

護喪

以子弟或執友知禮者為之又主賓客者一人相禮者

一人二項從 邱氏補

司書一人司貨一人司書主書計之事司貨主財貨出入

六禮或問

卷之三 喪 始死 喪具

六

及親友賻襚祭奠之數喪事器服之用

棺具板油漆灰漚青紙麻穰鐵釘鑲大索七星板遷尸

之具布幃尸牀無足簣枕衾即用大棹 斂之衾

沐浴之具幃掘坎塋土塊盆瓶沐巾一浴巾二上櫛組

襲具襲牀薦席褥枕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

幅家禮用充耳用白纊二丸幘目用緇方尺二寸赤裏著

綿纈組於四角握手用元長尺二寸廣五寸削其中之

旁一寸纊裏著綿組繫冒以緇緇質長與手齊緇上赤

殺掩足身者皆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而

綴三組以結殺長三尺深衣明衣裳大帶布履袍襖衫

袴襪勒帛裹肚

含具錢三箱以承錢米碗匙盥盆

小斂具牀葦席褥薦布絞直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兩端皆析為三以便結緇衾一著綿單紵一衣十九稱絞紵不在列紵用布五幅

大斂具牀葦席褥薦布絞直者一幅兩端皆析為三中留三分之一不析橫者用二幅析之為六而用其五布

衾二即覆著綿衣三十稱具衣裳為一稱紵一衣不必盡用此條照喪大記補

奠具脯醢醢醢中冓尊爵器皿之類

六禮或問卷之三始死喪具

括髮免髮之具麻索布帶布以竹簪尺長

服制之具三升之麻也一升八十縷四升麻降服五升麻

正服六升麻義服齊衰及七升麻降服八升麻齊衰大功及

齊衰冠九升義服十升降服十一升正服十二升義服

用七升半熟布總有子麻經斬衰無子麻經齊衰澡麻治過之

七升半熟布總有子麻經斬衰無子麻經齊衰澡麻治過之

小功菅屨茅草鞋○蕪屨齊衰杖屨○麻屨齊衰杖屨○

結麻繩為鞋○齊衰素屨無絢○線杖下本相杖齊衰

其制也綿

靈座魂帛銘旌之具椅棹幃幙衣架巾帕衣服櫛類牀

帳生時奉養之物朱絹粉旌為銘旌竹竿木跗白絹為魂帛箱

盛魂帛者

治葬之具炭石灰沙土瀝青甗石板桐油

送葬之具明器下帳苞筭罌嬰功布喪車竹格棺飾木

主及箱方相或用用人扮靈車元纁布幕

常用之物香燭木竹炭盆甕刀斧鋤鋸畚箕杵

常用之人贊祝侍者內御者執事者木匠鐵工漆匠石

匠

乃易服子去冠露筭纒徒跣扱衣前衽於帶婦去冠簪珥

有服者皆去華飾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三不食小功總再

不食家不舉火親戚鄰里為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少食

六禮或問卷之三始死浴襲

可也哭擗無數護喪使人治棺司書為訃告於親戚僚友

某親某人以某月某日得疾不幸於某月某日棄世專

人訃告日哀子某人泣血

某親某人又附今訃書式

先某於某月某日疾終甕寢至戚專人訃告

某親某人月日期姪某人拭泣

執事者設幃堂以障內外設尸牀縱置尸前施葦席枕乃

盟手共遷尸牀上南首覆以大斂之衾櫛齒綴足二掘坎

於中雷陳襲衣於堂東西領南上陳沐浴飯舍之具於堂

西為湯於塗侍者以湯入喪主以下出幃外北面立舉哀

六禮或問

卷之三

浴襲 合

九

侍者解尸髮沐之唏以巾以組括髮爲髻又解尸衣以手抗其所覆之衾澡其上身以巾拭之又澡其下身別以巾拭之覆衾剪爪盛於囊埋餘水及巾櫛於坎中執事者先設襲牀於幃外施薦席褥枕加衣帶既浴侍者舉襲牀入置浴牀之右遷尸於襲牀上去死衣及復衣易新衣徒牀於中間南首執事者設脯醢之奠於尸東當肩祝盥洗奠酒皆以巾霽之主人以下乃爲位而哭子坐於尸牀東奠北眾子坐主人之下期功以服次坐主人之後西面南上尊者坐於尸北東南向西上婦坐於尸牀西奠北眾婦坐主婦之北期功以服次坐主婦之後東面南上尊者坐於尸北西南向東上妾婢立婦女之後異姓有服者坐於幃外藉皆以藁子夜寢尸側塊枕期功皆易常處矣既成位乃飯含子以手承衾而哭遂左袒盥洗主人奉含具侍者以米從置於尸右徹枕進幃以覆面子就尸左由足而右坐牀上東面舉幃初加米口右實錢古用再加口左如之三加口中亦如之去楔齒掩袒凡袒者左袒自腰復位侍者前披於右之腰乃加掩充耳幃目去綴足納襪履襲衣結大帶綴握手韜殺韜質覆衾以畢襲遂設靈座椅棹衣裳褥及櫛類奉養之具皆如生日也置魂帛座上古用植銘旌於靈座之右旌用絳帛廣終幅長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

六禮或問

卷之三

襲小斂

十

以下七尺粉書曰某官某公之柩不作佛事執友親厚之人至是有入哭者主人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東向尊者入弔臨尸乃哭上香再拜興止哭弔主人曰如何不淑主人西階下稽顙再拜無辭賓不答拜相向哭盡哀弔者哭出護喪者送之門外主人哭入反位敵者卑者入弔望尸而哭上香再拜主人不出弔者致辭再拜護喪者西階下答拜對賓曰以未成服不敢出見再拜賓不答拜弔者出護賓送之門外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於堂東北西領北上設奠於阼階東南有幕設盥帨二於奠東具麻免竹木筭於房中或別室設牀於西階之西薦葦席褥橫絞三周身可結直絞一周上下可結加衾衣上衣不倒侍者舉牀入戶內尸南遷襲奠於靈座西南侍者盥手舉尸於斂牀去枕疊衣以墊首卷兩端以塞肩又卷衣以夾脛正方衣皆左衽掩尸結之裏衾結絞卒小斂子婦憑尸哭擗徹幃堂子素冠以臨斂斂畢適東房袒去冠以麻括髮自項交額前卻繞於紼有服者皆袒免用布如麻制婦適別室瑩露紼括以麻後垂八寸竹筭齊衰布髻榛筭有服者皆布髻具要絰絞帶執事者既徹幃遂徹襲牀男女共奉尸俛於中堂以上事皆在室中至此始出在堂古也家禮及小斂皆在堂矣今擬有寢室制則即正廳爲正寢而則如家禮舊文小斂於尸南既斂則還遷於中堂可也主

人降自西階徧拜與斂者再拜哭踊襲袒於阼階下具素冠加單股環經於冠具要經散麻三尺具絞帶皆於東序婦阼階上西面拜與斂者若母喪則拜賓後以免括髮襲經不踊凡袒者皆襲

首環經單股麻繩繞冠一周其大一搥斬衰苴齊衰冢功澡成服日去之苴下本自左臬上本自右要經斬衰苴經兩股徑七寸有餘圍周身而垂三尺垂者不絞又綴細繩於結處爲組齊衰冢經大五寸餘垂者不絞大功澡麻大四寸垂者不絞小功經三寸餘不散總經二寸熟麻不散凡散麻者至成服而結之

六禮或問卷之三 小斂使堂

士

絞帶斬衰苴絞屈中爲彊而絞之小於要經周身而右末串彊中反插於右在要經下齊衰布絞四寸縫彊功布絞如之 自使堂以下至此照士喪禮及喪大記補

祝率執事者盥洗舉奠升自阼階陳於尸前祝跪上香興洗盞酌酒奠酒再拜卑幼皆再拜子婦主不拜非子婦主主拜可也纂之眾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考禮小斂之奠棹則於靈座前可也厥明執事者陳大斂衣衾於東序西領南上設奠具於阼階東南設牀於阼階之上薦葦席褥橫絞五直絞三其中不辟布衾二加衣紵執事者遷靈座及小斂之奠於西南侍者舉棺入置西階之上 古者掘坎於西階上陳棺於坎中既大斂

而賓則累壘塗之今南方或不宜埋棺於坎則第置衾棺中垂裔於外侍者盥舉尸遷於大斂牀遷小斂牀於屏處乃大斂結衣掩紵掩衾結絞大斂畢侍者舉尸殯於棺實齒髮及爪 即浴時所剪爪塞空收衾裔掩之子婦憑哭盡哀婦人退入室遂蓋棺下鐙 如埋於坎則遂塗之主人降阼階下西向拜與殯者再拜哭踊執事者徹大斂牀復靈座設銘旌遂設靈牀於柩東被褥寢席如生日也 大殯一條照古禮補祝率執事者盥洗舉奠如小斂奠之儀哭各盡哀主人以下各歸喪次止代哭者

喪次父母之喪於門外之東倚木爲廬覆障皆以草不六禮或問卷之三 大斂殯

士

塗寢苦枕塊不脫經帶非適子廬於東南隱者大功既殯而歸宿於外寢有席小功總寢於外牀可也

婦人次於別室去華麗期以下如寢可也

厥明夙興五服之人各服其服杖者執杖絞要經之垂者去素冠環經加喪冠經就位子男柩東西面婦女柩西東面皆南上以服爲次而哭乃相弔卑幼者就尊者前跪哭盡哀復位 相弔一段出大明集禮

凡子爲父女未嫁及嫁而反在室者爲父皆正服斬衰三年嫡孫父卒爲祖後及高曾後承重者父爲嫡長子

當後者皆加服斬衰三年婦爲舅及夫承重爲祖後高曾後從服夫爲人後所後之舅從服爲人後承重從服爲夫服男子爲人後者爲所後父及承重所後祖高曾祖服妾爲主服臣爲君服皆義服斬衰三年 斬衰服用三升麻以布二幅各長四寸四分中屈之爲前後兩葉合後背縫之留上四寸不縫其邊幅皆向外又用布二幅與衣身同縫連衣身又縫其下邊爲袂又縫合袂口之下一尺留一尺二寸不縫爲袖口又從身中屈處前後各量下四寸橫裁入四寸而分摺所裁者向外當身兩肩爲左右適其空處曰闇中別用布一幅長一

六禮或問卷之三 成服

三

尺六寸濶八寸重摺爲兩長條於下層之兩頭各裁去四寸不用留中間八寸綴合衣身後闇中再展上條分中斜摺向前以兩頭綴前闇中爲領又用布高一尺上縫連衣身橫繞要前後曰帶下尺又用布二幅各長三尺五寸每幅上下各從一頭直量一尺於上頭一尺下從左橫裁入中間六寸於下頭一尺上從右橫裁入中間六寸然後從上下裁入六寸處斜辟之分爲兩片各長二尺五寸俱以全頭向上斜辟向內斜掩下垂如燕尾狀綴衣身兩旁當脅下過帶下尺以掩裳之旁際爲衽用布一片長六寸廣四寸綴衣左衽當心爲衰又以

布一幅方一尺八寸綴於衣後領下垂之爲負版縫皆外見皆不縷邊衣有繫帶前衿相掩左外右內衰當心裳用布七幅前三後四縫皆內向每幅三幅輒皆相向上綴於要要頭有帶 冠藉紙爲梁廣三寸長跨項以六升布裏之摺爲三幅輒皆向右梁之兩端卷屈向外以承武曰外畢又用麻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綴之以爲武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頤下合梁於武內反屈其端向外縫之 首經有子麻爲單股繩長一尺七八寸圓大九寸大指與第二指一指亦約有九寸而少弱以麻本安左旁當耳上從前向右回後至

六禮或問卷之三 服制

古

左卽以麻尾在本上綴殺之又以細繩二條綴左右當耳垂末爲纓 要經見絞帶前杖用竹圓九寸 屨用菅草末收向外 婦人衰如男子無帶下尺裳如深衣上屬於衣無衽 布總 竹筴長尺 首經腰經絞帶皆如男子竹杖 麻鞋 蓋頭以六升麻婦人服制凡子爲母女未嫁及已嫁而反在室者爲母庶子嫡母卒爲生母皆正服齊衰三年嫡孫父卒爲祖母後及高曾祖母後祖及高曾已卒爲祖母爲高曾祖母承重者母爲嫡長子當後者皆加服齊衰三年子爲繼母庶子

異家禮

六禮或問

卷之三

服制

圭

爲嫡母婦爲姑及夫承重爲祖母後高曾祖母後從服夫爲人後所後之姑從服爲人後承重從服爲繼姑爲嫡姑男子爲人後者爲所後母及承重所後祖母高曾祖母服女子未嫁及已嫁而反在室爲繼母爲嫡母繼母爲嫡長子當後者庶妾爲君之嫡長皆義服齊衰三年齊衰服四升麻制如斬衰而衣裳旁及下邊皆縫緝之冠用七升麻布武武餘爲纓制如斬衰首經無子麻圓大七寸餘以麻本安右旁當耳上向前左後周至右而以麻本綴於麻尾之上別用布二條長二尺綴左右當耳垂爲纓要經見前布絞前杖用桐削方其六禮或問

下圓七寸餘凡杖長皆齊心屨用蘆末收向內婦人衰如男子制同斬衰布總榛笄蓋頭以七升麻首經要經布絞桐杖皆如男子

凡嫡孫父卒祖存承重祖母正服齊衰杖期父存爲母及凡爲嫁母出母皆降服齊衰杖期庶子嫡母存爲生母降服齊衰杖期婦從夫承重祖母而祖存者從服夫父存爲母從服及爲嫁姑出姑及庶子婦嫡姑存爲其姑男子爲繼母嫁而已從之者爲妻皆義服齊衰杖期齊衰正服五升降服四升義服六升冠八升九升十升制如三年者

六禮或問

卷之三

服制

圭

凡孫爲祖父母姪爲伯叔父及爲兄弟爲在室之姑姊妹及嫁而無夫子者爲眾子及女在室及嫁而無夫子者爲兄弟之女在室者爲兄弟之子女爲祖父母女在室爲兄弟及兄弟之子女及適人而無夫子者爲兄弟兄弟之子女爲姊妹庶妾爲其子皆正服齊衰不杖期爲嫡長孫曾元孫之當後者女適人而爲兄弟之爲父後者皆加服齊衰不杖期父在爲妻女適人爲父母嫁母出母爲其子男子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皆降服齊衰不杖期爲伯叔父母舅爲嫡家婦婦爲夫兄弟之子姑爲嫡家婦繼母爲前子及已嫁爲前天之前子從六禮或問

己者妾爲女君爲君之父母爲君之眾子男子爲人後爲所後之祖父母爲慈母服又繼父同居父子皆無大功以上親者皆義服齊衰不杖期齊衰正服五升加服如正服制皆同杖者

凡曾孫爲曾祖父母女爲曾祖父母皆正服齊衰五月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曾祖父母義服齊衰五月元孫爲高祖父母女爲高祖父母皆正服齊衰三月爲人後者爲所後之高祖父母族人爲宗子及宗子之母妻皆義服齊衰三月爲同居繼父有子而已有大功親者亦義服齊衰三月齊衰制同不杖期者

六禮或問 卷之三 服制

七

凡爲從父兄弟及其姊妹之在室者爲眾孫男及孫女之在室者皆正服大功九月爲女適人者爲姑姊妹及兄弟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子出爲人後者女適人者爲眾兄弟兄弟之子爲伯叔父母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男子爲人後者爲其本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爲本伯叔父母皆降服大功九月爲眾子之婦爲兄弟之婦婦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女之適人者爲夫爲人後者爲本舅姑皆義服大功九月 大功服正服八升降服七升義服九升冠十五升十八升衣無衰適負版冠澡麻餘同齊服 首經圓

五寸餘制如齊服 要經布絞前見繩屨

凡爲從祖祖父及從祖祖姑之在室者爲從祖父及從祖姑之在室者爲從祖兄弟及姊妹之在室者爲兄弟之孫及女之在室者爲從父兄弟之子爲外祖父母爲母舅爲姨母爲甥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皆正服小功五月爲孫女已嫁者爲從父姊妹適人者女適人者爲從父兄弟男子爲人後者爲本姑姊妹之適人者皆降服小功五月爲從祖祖母爲從祖母爲庶母慈己者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母出而爲繼母之兄弟父母姊妹爲兄弟之妻爲嫡孫家婦曾元孫家婦而無

六禮或問 卷之三 服制

六

姑者女爲兄弟姪之妻婦爲夫兄弟之孫及女之在室者爲夫從兄弟之子及女之在室者爲夫之兄弟爲夫之姑姊妹爲娣姒爲眾婦男子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外祖父母皆義服小功五月 小功服正服十一升降服十升義服十二升制同大功 冠輒向左 首經圓四寸 腰經布絞前見素屨

凡爲族曾祖父及族曾祖姑之在室者爲兄弟之曾孫爲族祖父及族祖姑之在室者爲族父及族姑之在室者爲族兄弟及姊妹之在室者爲從祖兄弟之子及女之在室者爲從父兄弟之孫及女之在室者爲曾孫元孫爲外孫爲外

內兄弟姊妹母姨兄弟姊妹皆正服總麻三月庶子爲父後者爲生母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爲從父兄弟之女適人者爲從姊妹之適人者爲從祖祖姑從祖姑之適人者女適人者爲從祖父母爲從父母爲從父兄弟之子女爲從祖姑從祖祖姑之在室爲從祖姊妹之適人者男子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皆降服總麻三月爲族曾祖母族祖母族母庶母乳母爲庶孫婦爲兄弟孫婦爲從父兄弟之子婦爲妻父母爲壻爲甥婦爲外孫婦爲從兄之妻爲同爨爲朋友女爲姊妹之子婦爲夫兄弟之曾孫爲夫從兄弟之孫爲夫從祖兄弟之

子爲夫之高曾祖父母爲夫之從祖祖父母爲夫之從祖父母爲從娣姒爲夫之從父姊妹爲夫兄弟之孫婦爲夫之外祖父母爲夫之舅姨爲夫之從父兄弟爲夫之從祖姑之在室者皆義服總麻三月 總麻服七升半熟布制同小功 首經圓三寸熟麻 腰經布絞前素履

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

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期降大功大功降小功小功降總麻總麻無服 十五至十二爲中殤期降七月大功降小功小功無服 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期降小功大功

六禮或問

卷之三

服制

亢

功降總麻 不滿八歲無服之喪哭之以日易月 生未三月不哭 男子已娶女已許嫁皆不爲殤 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

有降而不降者女適人者爲其私親服未滿而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服也妾爲私親不降

有未除而除者婦爲夫黨服當服而被出則除之矣 婦出遭父母之喪未期而夫反之則期既期而後夫反之遂三年

有重服而無服者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無服

有有服而無服者庶子之子而爲祖後不爲父所生母服庶子爲嫡母之黨服嫡母死則不服祖姑爲嫡孫婦服婦有姑則不服子爲繼母之黨服繼母死則不服妾爲女君之子服從女君而出則不服爲族女在室總服者已嫁則不服庶子爲生母之黨嫡母在則不服爲母之嫡母母卒不服

有無服而有服者妾爲女君之黨服庶子爲生母之黨嫡母在則不服而其妻則爲夫生母之黨服母出有繼母爲繼母之黨服不爲出母之黨服繼母死則不爲繼母之黨服而爲出母之黨服

六禮或問

卷之三

服制

干

有彼有服而此無服者子爲父後則不爲嫁母出母服出母嫁母爲前夫之子雖爲後服也宗子不爲族人之疏者服族人於宗子雖疏服也庶子之子爲祖後不爲庶祖母服庶祖母爲承祖之孫服也

有彼加而此降者子爲父後爲庶母生母總生母庶母爲父後之子齊衰三年兄弟爲適人之姊妹大功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期

有因重而重之者士不爲妾服有子則總之有因輕而可重者父在不爲妻杖庶子爲妻杖可也

有不移服者爲妻之父母妻死服也別娶服也雖嫁妻

出妻服也雖妻之母別嫁及出服也

有不降服者女爲祖父母高曾祖父母雖適人不降女爲姊妹適人不降女適人而反在室及無夫子者不爲私親降私親爲之亦不降也女爲兄弟之子婦適人不降庶子爲父後不爲生母黨服其妻猶總庶子父在適母在爲生母降服其妻亦期

有有戚而無服者姨母之夫舅之妻

有無戚而有服者同爨總朋友無主總乳母總服自下重至此凡十段俱考古禮補定

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疏食水

六禮或問

卷之三

服制

三

飲不食菜果小功總者如常可也無故不出喪次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反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父母之喪在殯而聞遠兄弟之喪則爲位而哭之他室厥明入奠於殯奠畢而出脫重服服未成之服以哭於他室如始聞喪之儀哭已反重服

補

六禮或問卷之三終

六禮或問卷之四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儀長子純
同邑余顯周郁齋
同邑余慶元陸潤
同邑戴家鼎孫伯

同校字

喪

或問死於地何也曰反其所生也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則是子不得送死其母也而可乎曰此以厚男女之別於終也曰母將有囑於子而後死則奈何曰請先為囑焉矣母無外事非有不已之囑也則不得囑可矣曰母未有婦又無女惟子為依則母卒之時終可無視之者乎曰娣姒可也鄰婦可也

六禮或問卷之四 喪

一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安有將死而無視之者

問主人啼何也曰哭不能成聲也婦人踊則文之矣踊以泄哀主人不忍泄也問復何也曰孝子之心也曰何謂上衣曰祭服為上今無祭服則官衣可也深衣可也曰婦人之服今以朱衣可乎曰朱衣今之嫁服也古者復不以神緣衣緣衣曰升自東榮何也曰從生方也向北致陰也三號求之天地四方也降自西北以順死也服投自前祈復於陽也曰今之作佛事者獨非孝子之心乎曰死未遠而可復猶理之方也謂死而有冥刑則不知而不可為矣親無罪而罪之則不仁而不可為矣

親有罪而求免則不義而不可為矣輟哭泣之哀而從異端之約則非禮而不可為矣若之何其以異端之術與先王之禮同日而共語也

問主與後有不同乎曰不同有後而主者子婦是也嫡孫曾元孫及其婦皆後而主也有尊而主者父為長子主夫為妻主也有等而主者兄弟也有無後而有主者雖鄉黨朋友可也曰父為嫡長主嫡長子之子宜何如曰如眾子之事不以杖即位曰後而不主何也曰禮統於尊也曰庶子死何如曰服同而後主之父為庶子期不為庶子主也其子主之以杖即位可也曰兄弟主者

六禮或問卷之四 喪

二

何也曰以未有後也若兄為父後而已次之兄無子則己之嫡長以承兄後子自主之弟不為主矣非父後者無後則可已故兄弟主之無兄弟而後同姓主之無同姓而後外人主之曰女主何如曰嫡冢婦後而主也有姑在則姑主妻為夫也有祖姑在則祖姑主母主嫡子禮統於尊也無姑而未有冢婦娣姒主之矣女主必使異姓也曰女主不必與主匹乎曰各主其事惟服是視何匹之有

問邱氏既易服而後立喪主非乎曰主定而後服有差既易服則不與於家事以專其哀故不可先易服

問家禮始死被髮而子不從之何也曰首至尊者也被髮不已野乎斂猶委貌以臨而奈何被髮也被髮唐人爲之書儀仍而未改也

問必以三日不食不已強乎曰是何言與聞有哀事而已食不下咽况父母之終乎此而能食其無父母之心者也曰人性固有淺深哀之深者其不能食矣哀之淺者而強之三日不食不亦僞乎曰三年之喪在患邪辟之人皆僞也如是而聽之是同人於禽獸也然不以僞而少之先王之所以教孝也教之飾以威容動以哭號始死之日懷其滿日愴乎怛耳惻隱之心得無有油然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三

而生者乎是故喪禮廢而後仁愛衰夫亦非小民之罪也曰貧者將有力事必身自執之而可不食乎曰禮必有權如是而食可也然非人子之心也

問棺具曰古者棺七寸今之四寸半也然視家有無但太高大則不可至古今異制則不必盡同惟其誠慎古者有棺有槨然槨雖在古亦不必其有今貧者不能具槨而有力之家結輜爲壙亦謂之槨則猶愈於木不用槨可也親死而後求棺恐難得善木有父母量力而預爲之可也

問計書書儀父死則稱孤母死則稱哀父母俱死則曰

孤哀今皆從之而子以爲不然何也曰未室而父死乃謂之孤若年三十則有父道不復謂之孤矣然孤乃無父之稱非父喪之稱也父母之喪皆稱哀子

問命計曰士喪禮自命計者若孝子不能計則司書代之而稱哀子名可也大夫禮父兄命計者則父兄命之矣無父兄子弟命之可也

問浴於中雷何也曰家主中雷若以匹之也曰埋浴水及其中櫛何也曰不欲使人見之也亦葬之漸也

問復衣不以襲何也曰復以祈生襲以送死事不同故不欲以襲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四

問袒而含何也曰以便事也亦以著哀也

問魂帛以代重可乎曰非有大義今古不必盡同曰今人書帛如主而更立幡於側何也曰重以象生主以主神故以帛依死者未忍遽鬼其親也若書帛如主是既鬼之矣非古義也立幡於側以結帛之制而惑之也既主於帛又立之幡是二重也而可乎曰然則結帛束帛二者何從曰結帛者乎然既非古二者用一焉可

之制
見圖

問銘旌之制之詳曰大夫五尺士三尺古之制也不命之士上緇一尺下經二尺其廣三寸書曰某氏某之柩

夫在棺曰柩故初置於簷下西階上備而未用也及設重而置於重右及殯而始樹於柩東

問靈座之設以安魂帛於室乎於堂乎曰家禮事皆於堂以無古室制也然既有座自當於堂若古之重或初猶在室也

問襲之有韜何也曰韜者藏也藏者愛之也敬之焉故盡其飾也家禮無韜亦簡便也

問不作佛事之說先儒之論詳矣然今世習俗相沿已久有不作佛事者遂羣起而非之謂其儉於親也奈何曰不畏儒者之道而畏流俗之非也此何居乎必畏俗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五

之非笑則見危授命者俗必笑其愚見得恩義者俗必笑其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俗必笑其固是必決閑踰域以求媚於流俗而安知其人已爲君子之所不齒也且居喪而作佛事不惟理之不可信也且事有大害焉矣不以善人視其親而以罪人視其親是不孝也既有罪矣而謂賂於浮屠可以求免是將使世之人敢於爲惡而羣賂浮屠以幸免沒天理而慢王章是不義也先王制禮親死之日惟哭泣悲哀而已金鼓之聲諷誦之音不接於耳圖畫之色不交於目所以壹哀也今孝子哀婦方事哭泣而故使浮屠之徒以金鼓梵貝

之音亂之男女雜擾相事胡拜是大壞先王之禮也且佛者無父之人而西戎之教也媚無父之人而謂以孝

父從西戎之教而沒先王之禮是不知也夫遭喪大故也矣遇大故者不知節用以厚親而故爲是無益之費於親何當乎彼不知道者吾無責焉矣既知其不必爲而徒以求免俗人非笑之故而爲之是不以誠事其親而僞爲以觀美也見義不爲不能自拔於流俗是無勇也不孝不義不知無禮無誠無勇而加之以妄費其爲害也孰大於是詩云民之訛言甯莫之懲此之謂也曰佛教之行也久矣先儒之闢之也屢矣然闢之而卒不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六

能勝焉意其道固必有中倫理而合於人心者是以能久而益熾也不然豈人心之果迷而不悟乎曰人情莫不欲福而彼則動人以福人情莫不懼禍而彼則悚人以禍人情莫不畏鬼神而彼則駭人以鬼神此其所以固結於人心而不可解之術也夫佛氏之本旨則又不若是矣大約以知覺言心以作用言性以四大爲假合以萬有爲空虛以寂滅爲旨歸以圓通爲究竟是故寂守其心而外乎天下國家者佛氏之本旨然也然必如槁木死灰而子然人世之外此又類之所不能充者於是復遷就其端以爲汎愛之說更設爲天堂地獄之說

以依附於福善禍淫之道此亦可見佛氏之屢變而窮矣後世浮屠之子更因其說而造爲宣律之科以謂人之獲罪於天者可以懺悔而免罪於是天下之作非犯順內有不慊者皆莫不膜拜而乞憐於佛焉三代而後禮樂崩壞斯民之肌膚筋骸手足耳目已漫無所持循心思趣向動作云爲已漫無所規獲趨利辟害茫乎無歸而佛氏乃竊喪祭土苴仁義唾沫以濟其鬼幻無稽之說誘民以福利而駭之以冥刑是猶失路小兒遭其拐騙天下翕然從之又何足怪乎獨是佛之高慕空寂而棄國違親也則身且不有何有於人國且不暇理何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七

暇於天下之眾今率天下暴戾之人而羣然乞憐於前當亦釋迦之所深厭者如或曰佛慈悲者也人苟能誠有求之當無不援也者則是佛以婦人之仁不顧理之是非而肆情以徇物也以小仁而長惡其爲不仁抑又甚矣且釋迦不愛其身不愛其親不愛其國而能愛天下之人物此又理之必無者也而天下之人乃翕然從之甚矣人心之易迷而難悟也曰作佛事者固誠不可矣然或者父母命之子能不從親之令而一爲之乎曰曾子問於孔子曰敢問從親之令可得爲孝乎孔子曰是何言與父有諍子則親不陷於不義從親之令又烏

得爲孝乎今從異端之教而廢先王之禮此不義之大者也正人子所當幾諫以止之起敬起孝從容開諭以回之者况可從其不義之亂命以自爲之也哉從親之令而作佛事是陷親於不義也非有親令而託於從親之令是誣親以不義也自爲不義不孝也陷親於不義誣親以不義又不孝之大者也

問未斂而弔家禮本注主人見賓哭對無辭而書儀及高氏厚終禮又言未成服主人不出護喪代拜何也曰未斂不出以喪服未備也而有出者則爲尊也喪大記曰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六禮或問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八

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夫爲寄公國賓君命大夫皆出是爲尊者出也然苟非此數者則其不出又可知矣對無文哭哀不能對也不答拜者非賓主之常也不由阼階者未忍代親也問家禮小斂不掩面結絞俟入棺而後結之溫公以爲俟其復生然儀禮有卒斂徹幃之文子亦只從儀禮溫公之說其無據乎曰問喪篇曰孝子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三日而不生故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室家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故決斷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此

亦漢儒說禮揣揆孝子之心而云然者溫公不掩面結絞以俟其復生之說所由來也然儀禮有質有殺則自夫襲之時固已掩面而什藏之矣又安俟大斂而後掩面也夫親死而亟死之孝子不若是忍也親死而必求生之君子又不若是愚也使肌膚未冷而一日之內遽爲襲之斂之殯而埋之是豈不可爲者而孝子不忍若是其亟矣是故始而襲之翌日而小斂之又翌日而後殯之三月而後葬之送親之漸也抑亦俟室家之備衣服之成親戚之至而不欲苟然以備事也復生之願竊恐非先王之本意矣家禮從省襲無質殺後又無小斂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九

之文故遂因書儀而未之改然恐親卒於暄熱之日而不深爲什襲將有潰爛腥穢而反以取惡於人者不若掩之結之之爲愈也紼固僭踰從儀禮矣

問始死而笄纚小斂而素冠既斂又括髮何也曰始死而去冠去吉冠將易素冠也父母之喪哀痛方迫故不暇冠素而遂笄纚也迄小斂則方將飾親尸以俛於堂子亦不可無飾故素冠也既小斂將俛堂則又必袒以便事故因袒而又去冠也袒遂括髮以代冠也既俛堂而襲袒則又素冠矣加絰成服之漸也服尙未成而以絰先之絰者實也至四日而成服矣曰因袒而去冠何

也曰問喪篇曰冠至尊也不以居肉袒之體也曰祭亦有袒將去冠乎曰祭不肉袒袒有不同也曰此時猶徒跣乎曰然曰肉袒不可冠而徒跣可冠乎曰古人輕足而重首故也

問踊者何也曰哀之泄於形體也士三日三踊小斂大斂與朝踊而三大夫四日五踊朝踊三與大小斂而五君六日七踊朝踊五與大小斂而七天子八日九踊朝踊七與大小斂而九凡踊三者三以爲節也大斂鋪絞紼踊鋪會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紼踊舉尸動柩擗踊無算皆不在三踊之列婦人繼男子而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十

踊賓又後之

問直經下本自左何也曰左以明乎父也右以別乎父也下本本自內父也上本本自外也斬齊之麻皆有本本之也父母本也子亦本也兄弟同本也諸父與本同本也祖本之本也大功以下絕本疏之也矣

問古者小斂奠無席何也曰昏禮自遠而近喪事自近而遠故由室而堂由主而客由人而鬼小斂不設席是陳於尸前謂魂之在尸也大斂奠有席謂魂之離尸尸也故曰彌神之也

問主不拜何也曰子悲哀未與於禮也

問家禮無大斂之文矣今人以入棺爲大斂非乎曰大斂之文家禮省之也檀弓曰大斂於阼殯於客位其事異矣安得以入棺爲大斂也殯者在坎然棺殯於坎入棺亦殯也

問何以知大斂之絞爲非同於小斂也曰小斂猶韜之也小斂算大幅大斂以束而已算其小幅

問今人多有殯於中堂者可乎曰殯於西階周制也兩楹之間殷制也今者無制則謂之從殷可也吾何譏焉曰殯於外可乎曰殯於西階是已疏之矣而又忍於外乎曰今人之殯有北首者可乎曰葬乃北首殯而北首

六禮或問卷之四 喪

七

是亟死其親也殯者從生故南首

問吾鄉於親喪之斂有用道士者其愈於飯僧乎曰今之道士實古之巫類矣君臨臣喪乃先之以巫胡爲而臣其親也用巫者惡之也人子胡爲而惡其親也

問今人於二斂有用樂者曰樂尸夫曰樂尸悅其親也不亦可乎曰此亂民之言也死棄其家死者有知其忍聞樂乎昏且不樂矣而況於喪乎

問父母一也父斬而母齊何乎曰人本於天而親乎地本乎父而暱於母故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身者父之遺也託體乎母耳故父斬而母齊以明本於父也

本於父故重父也苟不爲斬齊之辨則人方且等母於父等母於父則勢且親母於父親母而薄父則忘其本矣禽獸之道也曰君亦斬何也曰禮辨於微爲君斬尊尊也然君之不同於父夫人而知之也母之不得並於父人所未易知也故辨其微也

問人之父母一也何以女適人及男爲人後者遂不得父母其父母也曰統無二屬也蓋陽道倡而陰道從陽主恩而陰主義故陽本所生而陰惟所主天之道也女子從人而主乎夫故爲夫斬衰三年義猶君臣恩如父子也爲夫三年則合體乎夫故舅姑亦三年爲舅姑三

六禮或問卷之四 喪

七

年則不得復爲父母三年恩降其所生而父母其舅姑也使不降其所生而同於舅姑則女且將重父母於舅姑重父母於舅姑則將外夫家而內父母族類不分陰陽失道矣大亂之道也曰婦爲夫父母三年而夫爲妻父母總不已輕乎曰壻於外舅姑恩無所屬義非所從第以妻故總之惟總之故服不移

問父在爲母期何也曰記有之家無二尊也曰斬齊異矣何嫌於二尊也曰三年爲至也抑父既已免矣子不欲以衰服傷父之心也故不以杖卽位升堂不遽恐父之傷也曰不已同於妻服乎曰心喪終之可也

問父爲嫡長子亦三年何也曰以宗宗之也上下一也
曰母爲嫡長子三年子父在爲母期庶子後則爲生母
總且出母嫁母猶爲子期而父後之子則爲嫁母出母
無服何輕母而重子乎曰母有從子之義雖子君子也
故三年子爲父後則爲嫡母後爲嫡母子則不爲生母
子故爲生母總父妾有子者之服也使降生母如嫡母
則親所生而不知有嫡矣子不知有嫡母亦恃子而並
嫡以庶並嫡大亂之道也故先王慮之出母嫁母爲子
期非有義也特以恩服耳母出與父絕子與父爲體故
不得伸其私大義存焉也使可爲之服則亦可耐於父

六禮或問卷之四

三

乎父絕之而子還之其安可乎不爲父後則可伸於私
故報之期也
問喪之有禮何也曰恩之深者有餘思也曰有不禫者
何也曰有所誦也父母之喪禫長子之喪禫夫喪妻喪
慈母喪禫父母在子爲妻不禫父在子爲慈母不禫子
爲父後爲慈母總惟宗子爲妻雖母在亦禫曰何也以
宗婦重之也曰有姑在而遂爲宗婦乎曰舅沒姑老
問祖喪女何以不降曰父母嫌於舅姑若祖則疏矣故
可以不降
問曾高之喪其月功總而其服齊衰何也曰齊衰以明

本也五月三月屬已遠矣恩之殺也

問兄弟期而嫂小功何也且諸母及姪婦則皆期大功
矣曰叔嫂古者無服曰何也曰檀弓曰推而遠之也遠
之以厚別也諸母姪婦尊卑絕矣故可無嫌也曰然則
何以小功也曰君子恐其已愒也小功亦云輕矣曰娣
姒亦小功夫何嫌乎曰已薄於其夫不得而更厚其婦
義也

問服有從何也曰義也曰從有不同何也曰徒從以嚴
其義屬從以廣其恩義故所從亡則已恩故不移

問服有不降者何也曰女反在室及無夫子者無屬於

六禮或問卷之四

四

夫家不得不復親其所親也女爲姪婦屬則親矣若降
之是無服也爲父後之兄弟期以父後故重之也
問姨母之夫舅之妻無服何也曰不甯然也姑姊妹姪
之夫外內兄弟之妻恩無所屬義無所從則皆無服
問記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豈爲叔不撫嫂而特爲位
以哭之乎曰不然子思無嫂其嫂則子蔑之子之婦也
屬已疏矣爲位而哭以居遠也若非居遠則有服皆在
婦人之踊居間安得倡踊
問妻之兄弟爲父後者既哭於適室矣父在而子爲主
何也曰服同尊者主之不同重者主之也

問記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已虛乎今居重喪而易輕服可乎曰弔哭於疏者也輕喪其親者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益之痛矣而可無哭乎不可以重服哭輕喪故易輕服

喪服總論

服有正有義有加有降有屬從有徒從其經之也有三曰恩曰義曰權正服父族四義服君臣夫婦朋友與父族四之妻加服以降禮於宗降服以義斷於私屬從者妻從夫服夫之黨夫從妻服妻之黨子從母服母之黨徒從者妾爲女君之黨子從母服母之嫡母妾子爲嫡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服

圭

母之黨臣服君之黨正服猶夫人所能知也加降從義以適於權非先王精義之至不能與也是故正服立而民知有親義服行而民知有尊降服行而民知有義加服行而民知有宗從服行而民知有嫡是故斬衰惟父言一本也母匹之故齊衰三年也降服之序親親之殺也婦從夫服專一之道也降其私親示民忠也姑姊妹嫂之降男女之別也隆禮於宗以教讓也示民知所主也妻黨之輕內外之辨也以別族也妾從女君之黨子爲生母不敢視嫡正閨門之治也爲人後者降其私親出母嫁母無服勵民以恥也是故父子仁兄弟和夫婦

有義男女知別九族睦屬戚婣朋友相恤有序而不相紊先王經緯人道斯其至矣夫禮始於閨門而放乎四海本於父母而推之人物禮所以別嫌明微辨是非定猶豫也篤之以恩以盡仁嚴之以分以盡義節之以禮推之以從上祔下祔以盡權權所以合義也故曰非先王精義之至不能與也先王之制服非一於恩而已也一於恩焉則亦委巷之禮矣服其服者思其義焉先王之教其不遠也

奠弔

家禮成服之後夜則安魂帛於靈牀厥明侍者設類具於六禮或問 卷之四 奠弔

奠弔

圭

牀側執事設奠於靈座前置盥帨於坐東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立哭侍者奉魂帛於牀出就靈座祝盥洗焚香上酒點茶主人以下皆哭再拜奠畢幕巾侍者斂枕被於靈牀篋之日中加以食如朝奠之儀日夕徹朝奠奠夕奠如朝奠之儀侍者鋪衾枕於靈牀奉魂帛安於牀上收其櫛頰明日率是哭無時朔日之奠則加饌有新物則薦之

弔者素服至門外護喪入告主人以下就位弔者入主人以下哭弔者哭詣靈前跪哭正上香興跪再拜興主人杖而哭出西向立賓弔曰不意凶變再拜尊者則不拜主人

辟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蒙問不勝哀感稽顙再拜賓出主人哭入護喪送賓於門外若有奠賻者奠以食物至賻以錢帛至門外護喪入告主人以下卽位而哭護喪出迎賓祝至進揖賓序立哭哭止再拜賓長詣前上香跪酌酒奠酒祝爲讀祝哭興復位再拜焚祝文哭止主人杖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慰主人且致賻主人致對稽顙再拜興賓主相向哭盡哀賓曰願抑孝思俯從禮制賓出主人哭入護喪送之門外凡賓之弔奠位在西階上凡弔不答拜

問記曰朝奠日出夕奠迨日何也曰奠之節也曰其朝夕食乎曰非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其此之謂也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奠弔

七

食時自當上食曰然則何以使祝奠也曰孝子未能奠祝窺子意而爲之奠也曰孝子何以遂拜也曰已成服乃可拜矣拜而不親奠禮之漸也

問母喪父在父爲主是親奠於妻其可乎曰是自爲祝也凡主喪未至於虞雖與於奠不親奠也虞祭道也奠喪道也

問主人送迎不出門如有尊爵者弔則當如何曰尊爵非所屬只如賓禮其受屬則君也宜入而哭畢則降立阼階之下西面主人降自西階詣賓位之南北面拜稽顙賓出主人拜送於寢門外不哭曰然則敵者弔亦當

拜於階下矣曰家禮略也弔者升哭降西階主人降阼階下西面拜賓曰女賓何如曰女主主之西階之東西面拜賓於堂上曰無女主曰主人拜賓於門內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不哭

問禮云弔喪不答拜而書儀家禮答拜豈朱子無見於禮乎抑有他義乎曰此仍書儀而未之改耳呂氏弔說詳矣不答拜也曰答拜久矣今忽易之不駭於俗乎曰有志於禮者使人以禮預白於賓焉可也

問喪家不當設酒食以待賓先儒言之矣然弔賓遠來何以待之曰服之輕者代爲待賓於其私室曰斯固相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奠弔

七

助之常也而今者不肯如之何曰主人歸錢米於輕服者而後使之待賓然疏食可耳酒肉不可也不已則肉可酒不可也不與樂之

問酒肉以待賓懼己之失禮也今裂帛酬賓賓則不當受矣於已或無失乎曰主人已歸之賓何爲不受以禮自處者以禮處人不以禮處人失在己也若賻布之餘以頒諸人則司徒旅歸賜布子柳頒於兄弟之貧者古人已行之矣必裂帛以酬賓是不可也

奔喪

家禮始聞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易素服繩

帶麻屨遂行日百里不夜行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城市望其州境邑境其城鄉其家皆哭奔喪者將至家人以服就次男於柩東西面女於柩西北南面哭待奔父喪者入門左升自西階靈座前再拜卽位柩東西面坐哀畢乃相弔遂適房括髮袒降自西階詣堂下東西向哭成踊襲加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眾主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奔喪者及眾皆就喪次厥明入哭括髮袒成踊如初又厥明如初又厥明成服於朝奠時男女皆就位東西向哭奔喪者服杖向靈伏哭畢相弔拜賓送賓如初以下奔喪者非喪主則喪主六禮或問卷之四 喪 奔喪 九

爲之拜賓送賓奔母喪者既袒括髮降堂東卽位西向哭成踊襲加免經於序東拜賓送賓如奔父喪厥明不括髮非喪主則不拜賓送賓齊衰期望鄉而哭入門中左庭北面再拜哭盡哀免經於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厥明免袒又厥明免袒如母喪家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婦人奔喪升自側階今無側階由小門入自內出可也殯東西向坐哭畢壘於東序卽位與主人更踊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卽位乃哭他如齊衰補聞喪而未得行則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送賓門外厥明如之又厥明如之又厥明成服未期朝夕哭既期則五哭而

止成服如在家之儀家有他子則不奠無他子朝夕奠如在家之儀母喪始一括髮其後免以終事及得行在道至家皆如前儀升自西階不復括髮拜賓送賓如初若既葬則先之墓北面哭盡哀家人男卽位於墓左女於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於東方卽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遂素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送賓出門就次明日括髮成踊又明日如之又明日成服未期朝夕哭既期則五哭而止若外已成服則至墓不復括髮至家不括髮袒他如上儀母喪一括髮期以下免袒若除喪而後歸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奔喪 十

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之於家不哭家人之待之也不變服與哭不踊齊衰以下惟免經不括髮袒奔喪一章家禮甚略此據禮記奔喪篇補之問家禮奔喪至家猶被髮徒跣至次日而後括髮袒今縱不被髮亦當笄纚子遂改爲括髮袒何也曰道近逮小斂則笄纚道遠不逮小斂則不笄纚故括髮袒也問所謂拜賓反位成踊何也曰拜賓於賓位反成踊於己位問期以下奔喪不及殯免袒使葬成踰月則總服除矣猶免袒成服與曰小功不稅不得復免袒成服也免經

哭於墓而除之葬後二月則小功不免袒成服葬後六月大功不免袒矣及期以後雖齊衰惟免經矣

六禮或問

卷之四

喪

奔喪

三

六禮或問卷之五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蔭辰子純
同邑余程夢元同校字
同邑戴家鼎彭景筠

同校字

葬

家禮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補入筮得吉遂筮日以

啓期告殯遂告於親姻僚友擇日主人率執事者開塋域

葬域也擇親賓一人吉冠素服以臨執事者設位於域中

之左南向具奠於位前具盥於東西親賓遂爲之祭土神

於墓域左北向再拜退盥於東執事者盥於西賓遂前上

香跪執事者酌酒進跪東向賓酌酒執事復酌賓獻酒奠

六禮或問卷之五 葬 穿墳

酒於神位前俯伏興少退跪視進跪於賓左西向讀祝祝辭

見雙池畢祝興賓再拜退執事者遂穿墳葬之穴也作灰隔布

炭末於底三寸築之又和石灰分三細沙黃土分一酒以酒三

寸築之別以板爲灰隔納以漚清塗之厚三寸中可容棺

上出棺四寸置壙中旁下前四物築之如底平及隔上

刻誌石

用石二片一刻其官封姓字一述其生平鄉籍歷官及

其生年享年家人之屬葬之日則合二石內向而以鐵

束之埋於壙前

造明器

如車馬琴瑟奉養之具芻靈之類或木或泥或束草以

紙爲之約十五事

作下帳 牀帳茵席之類如明器

竹筩 竹掩三以盛遺奠脯醢各少許

竹筩 竹器五以五穀各少許

瓦罌 瓦器三以盛酒醢醢各少許

三遣車補按古禮三命以上乃有遣車車制甚小以盛遣

奠牲體今擬七品以上遣車三乘牲用羊豕

大輿竹格棺飾 大夫白布帷以障畫以雲氣荒柳車畫

雲氣緣荒上畫火三列白墨三列荒邊織竹爲籠衣

六禮或問卷之五 葬 葬具

以青布承於荒之爪端以象承雷形如簷曰二池左一

又以素錦爲褚覆棺之幕在荒帷相屬處以元紐二

之左右纁紐二以綴後荒形中高曰齊若今高三寸徑

二尺半以赤黃墨三色絹衣之列行相次更又串殊貝

之類交絡三行以飾齊上於池下兩旁各懸銅魚古有

戴有披今用人擡大輿可以不用七品以上士布帷布

荒一池前在掄也絞青黃色絹以爲幅纁紐二緇紐二齊

以赤黃墨三色此七品以下用此大輿用兩長杠杠上

加伏兔附杠處爲圓鑿別作小方牀以載輿足高二寸

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枘令入鑿中上出其外兩柱近上

加橫局局兩端出柱外者更加小鍵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加直杠直杠兩端又加橫杠出兩長杠之外橫杠上又加直杠下方牀四隅各加鐵環杠上亦如之而綴之以繩然此亦無定制隨人相時而修飾之

髮 以木爲篋如扇而長畫以斧曰黼髮畫亞曰黻髮畫

雲氣曰雲髮黼用白黑二色黻用青墨雲用紫皆以紫綠髮之兩角以五采爲綏植之

作桑主桑主用桑木

功布 大功之布爲幡在柩前以爲低昂之節

以上事皆護喪司貨襄之凡瑩域自一品九十步以下

六禮或問 卷之五 葬 告遷柩

三

迭降至七品三十步士庶人十步可也明器芻靈六品

以上三十事七品以下二十事士庶十五事遣車五品

以上五乘六品以下三乘士庶不用髮四品以上六髮

二黼二黻二雲六品以上四髮二黻二雲八品以下及

士庶用雲髮二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五服備會祝因以遷柩告若已塗者

曰今以吉辰遷柩如塗者則奠畢其塗者則遷柩於坎婦人退

辟子皆輯杖立不以杖祝跪告曰請朝祖俯伏興祝以箱

奉魂帛執事者舉奠具前行遂布席於祠堂庭中魂帛乃

行銘旌次之侍者遷柩以從主人以下哭從男子由右婦

人由左以服爲次至祠堂前以柩安席上魂帛在前銘旌

在左朝祖主人以下東西卽位婦人去蓋頭皆哭盡哀遂

奉柩還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復魂帛於靈座主人以下

就位哭哀止祝跪告曰請遷柩於廳事俯伏興按檀弓曰

廟堂下之庭也今遷於廳事卽祖於庭之義也今人家無

廳事者擬卽於祠堂之堂下門內或家之堂下門內皆可

役者入婦人退辟役者舉柩祝奉魂帛前導次銘旌皆右

旋主人以下哭從執事者布席於廳事中柩至安席上南

首設靈座柩前安魂帛座上旌在左乃設奠主人以下卽

位藉薦坐哭代哭不絕聲親賓來奠賻者先使人以牲饌

酒禮入陳設始死奠不用牲奠者至門護喪入告遂出迎

六禮或問 卷之五 葬 朝祖 祖奠 四

賓祝進揖入奠之如初來奠之儀遂致賻而退以下乃薦

車馬今用轎則以轎入直東榮北向轎如生時所乘轎中

如生時所乘而加衣其上如北方有車馬則薦車直東榮

北轎馬入門北面二人夾牽車馬皆如生時之秩○照既

夕禮陳器方相前執戈揚盾元冠蒙熊皮戴總頭或用

兩目次下帳苞苴器次銘旌次靈車以奉魂帛置有爵秩以

其生時之儀仗前導可也次大舉舉前功布旁夾以髮日

晡時設祖奠祝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

祖道奠如朝夕之儀厥明役夫納大輿於中庭脫柱上執

事者徹祖奠祝跪告曰遷柩就舉敢告俯伏興遷靈座於

西召役者入婦人退辟役者遷柩就舉施橫局加主人視

截哭執事者復安靈座於輦前向南乃設遺奠遺奠有牲用羊

豚解之牲取三體前脰臂膊二後脰脰一二牲則六體又分六體為三包若三牲則九體分九體為十五段三段

為一包大夫五包士三包已婦人不與儀如祖奠祝告曰奠而載之遺車士庶人無牲

靈輶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遺禮永訣終天奠畢薦車馬陳

器如初眾主人哭踊執事者實脯醢於苞包牲體實遣車

及筭皆實之祝書親賓賻奠之數與其人物進柩前東

立西面讀告薦車馬以下照既夕禮補遂奉魂帛升靈車婦人出蓋頭

降西階立哭眾哭守舍者辭柩哭再拜方相行次明器苞

筭遣車次銘旌次靈車皆行役者遂以柩行功布御前

妻夾柩主人以下男左女右哭而步從中以布夾障婦人

六禮或問卷之五 葬 遷柩 主墓 五

尊長次之無服之親次之賓客又次之親賓欲奠者設幄

於郭外路旁駐柩而奠途中遇哀則哭如墓遠數日則每

舍設座柩前朝夕哭奠主人夜宿柩側也執事者先之墓

所設靈幄於墓右設親賓之次於靈幄前十餘步設婦人

幄於靈幄後之右方相至以戈擊墻四隅明堂之屬至陳

於墻前以後為上靈車至祝奉魂帛就幄座奉主箱置魂

帛後遂陳奠具於柩前而退執事者布席於墻前柩至脫

載出置席上北首執事者去杠取銘旌置於柩上主人以

下至男立墻左西向婦立墻西左向北上哭賓客壯者留

相窆老者拜辭而退主人不送役者以木杠橫於墻上主

人以下輟哭審視乃以繩懸棺而窆截棄其繩之餘整柩

衣鋪銘旌主人贈以元六纁四每帛長丈八尺置柩旁反

位哭再拜稽顙哭盡哀興役者加灰隔內蓋用板如灰以

油灰彌之旋灌以瀝青乃加灰三物前石灰細沙黃土也炭末皆倍

厚於旁底洒用酒而躡實之按今人用輒結墳以美於諸物從今可也乃實

土而厚漸築之主人易素冠葛經親賓為之祠后土之神

於墓左如始開域之儀祝文見雙池祝版藏明器之類於便房謂

旁也以其以板塞其門下誌石復實土而堅築之執事者設

棹於靈幄前左向具筆硯水墨設盥帨於南親賓素冠吉

服為之題主主人棹前再拜祝與題主者俱盥祝開箱奉

六禮或問卷之五 葬 題主 六

主出卧置棹上題主者向右先題陷中次題其外畢祝奉

主置幄座收魂帛於箱中置主後遂焚香酌酒以奠主人

以下向座跪祝讀祝祝文見雙池祝版讀畢懷之興復位四拜哭

盡哀

主式 下趺方四寸高尺有二寸身博三寸厚一寸二

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領而判之一居前

二居後內曰陷中合而植之於趺竅其旁以通中如身

厚三之一居二分之上粉其前

題主式陷中曰清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行幾神主

若某封某氏諱某字某某行幾神主今於左右記其生卒之年月日時亦

可外曰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若妣某封某氏神主下左旁曰孝子某奉祀無官則曰處士

祝奉主升車置魂帛於主後執事者徹靈幄主人反喪冠麻經遂行男左女右先後以服爲次留子弟一人視築成墳役者築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跗尺許圭首而刻其面如誌石之蓋

祝先歸視虞事主人以下奉靈車在途徐行哭將至家哭祝迎奉神主入執事先移靈座於故處奉主入靈座櫛之置魂帛箱於主後主人哭入祠堂升自西階主婦哭升西階入於室非宗子則反哭於其家客入弔者主人拜之如六禮或問

卷之五 葬 反哭

七

初主人送賓出遂歸家男女皆哭於靈座前盡哀而止期九月之服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大功異居者及小功以下可以歸矣總麻歸而自除之

或問三月而葬何也曰斷以一時也曰五七月者何也曰爲加隆焉也所享者大所備者多所會者眾爲道里遠故爲時也久五月七月俟庶事之備同盟同軌之至也曰貧者三月之中不能備物奈何曰貧不備物曰遠不能歸則奈何曰且葬於其地曰有故不能葬則奈何曰斬衰不除寢苦枕塊冬不衣絮夏不就涼飲食不御滋味哀親之未有所藏也曰人子固急於藏其親乎急

於藏其親則曷爲匍匐而攀號之又反哭而如失之也曰死者之適土也猶生之有房室也若哭而送之反而亡矣則又哀其相離也此可以觀孝矣父母之於女必欲其有家也然及其往嫁也則又持其踵而泣之

問葬師陰陽之說固不可信乎而家禮又曰擇地何也其擇地奈何曰擇地之道不難知也山不迴合則受風地不受氣則多淫水無所泄則生蟻日月不至則土寒賊風所害則覆棺山勢峻急水下侵之尸且不安陰壁修谷多有地風山急水直其土不澤是故形家之當慎者六順生氣之所聚觀地脈之所止察水雨之所分

六禮或問 卷之五 葬

八

水求山川之所會得日月之所暉擇邱原之所和凡以安親之體不受水溼風蟲之所侵無速朽覆陷之患焉斯已耳至五患之備則猶其所宜審者爲道路不爲溝渠不近村落不爲窰竈夫不能不朽者勢也而不欲速朽者人子之心也至不以安親之體爲務而挾親骨以傲富貴於葬師則不仁之甚者也故形家之必不可信者亦有六曰某地可公某地可侯也曰某房當發某房當敗也曰必合卦氣必合水法也曰某月日乃吉某月日乃凶也曰今歲某山不利而遲之明歲也曰此地甚吉而石穴不能容棺遂使子孫毀焚其親體以葬也夫欲安親

體則地不可不擇而擇地之道最爲明顯富貴非可倖
傲而形家之術又多不同而鮮據今乃貪覓吉地而延
遲歲月或且至遺害於親宜先儒之深闢之也曰一時
無善地則奈何曰宜先預之否則附祖曰無可附則奈
何曰第擇地之爽塏者然是亦可矣

問旣擇地矣而又筮之古歟曰人謀鬼謀也

問士喪禮旣夕而請啓期今得日則告啓期何也曰此
本書儀恐有遠會也旣得吉則亦可告矣

問祠土神禮今無文曰檀弓曰有司釋奠墓左是也曰
何以知其祠土也曰祭墓不當於左於左則非祠先而

六禮或問卷之五 葬

九

祠土也曰祠土於左何也曰左有主道若祈其主之也
曰開塋域而祠之何也曰重始事也開域則知神之所
主矣

問穿壙曰古者惟天子隧今雖無其制然先儒不欲用
之慎也

問明器脯醢之屬孔子善之而朱子恐其生蟲聚蟻何
乎曰孔子善之善明器也朱子疑之疑脯醢也然虞夏
商周未之有改少用焉可也

問棺飾之制家禮止以竹格若今轎頂子遂依喪大記
補之棺飾固必如是其盛歟曰敬之斯盡其道入子於

親無所不至而飾止於此分也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
不可以爲悅得之有財而不爲是儉於其親也貧而無
財則亦已爾且先王之制飾也以爲奢者節不爲貧者
強

問髮何爲也曰禮言之爲使人勿惡也曰人子而敢於
惡其親乎曰非然也生而盡飾於衣死而盡飾於斂行
而盡飾於車死而盡飾於柩髮以障之亦盡飾之道焉
已耳

問虞主必用桑乎曰桑喪音之同也虞猶喪也故用桑
溫公遂作栗主以取簡便然易主亦無大煩從古爲可

六禮或問卷之五 葬

十

問今無啓攢而猶奠不已虛乎曰將朝於祖而先以遷
柩告可也以識古焉可也

問朝祖之禮以魂帛代柩其不可乎曰未聞古人以重
代柩也

問遺奠婦人不與何也曰役者方雜故辟之

問檀弓云弁葛弁而葬宜是送葬也今旣窆而易弁經
葛何也曰檀弓云與神交之道也故宜是祠土及題主
之時也雜記曰非從柩反哭無免於壙則知在途不弁
但檀弓主人歸而後有司舍奠墓土則窆後尙未祠土
其所謂與神交者蓋臨山視葬便是交神而家禮旣遂

祠土則交神之道更爲當敬不可純用凶服緘謂此時
暫易素冠雖未必全合禮文或亦可以得禮之意
問古者惟天子諸侯用碑今家禮既不敢用隧而又用
碑何乎曰今之碑與古異也古者豐碑桓楹用以窆耳
今之碑以刻其姓字而實非以窆故無嫌也

問家禮反哭於廳事子云反哭於祠堂夫反哭於廟固
古禮也然顧舍其主而於廟乎曰古者朝祖於廟祖奠
於庭柩固由是而往矣家禮因朝祖而遷於廳事故反
哭於廳事也緘固嘗擬以奠祖於祠堂之庭矣則反哭
自宜於祠堂記不云乎反諸其所作也又曰其反也如

六禮或問卷之五 葬

七

疑夫反其所作則違主而求之廟也宜也疑之則亦先
求諸廟也然則雖祖奠於廳事亦可以反哭於祠堂也
問今之葬也有反吉而歸者其不可矣若踰期而後得
葬葬而可除服者雖反吉不亦可乎曰親甫歸土而可
以爲吉哉反而亡焉不可見矣哀親之情於是爲甚而
忍反吉乎哉曰反哭之不行久矣人皆安於吉而已獨
哭之不已駭俗乎曰徇於俗焉其何所底乎君子亦問
之心求諸禮而已矣以送死之大而可以徇俗乎哉吾
鄉族叔祖蘭友之葬其親也反哭其子之葬正學先生
也亦然

問合葬之位曰男右女左恐子孫之不辨則明誌於碑
問今人有以樂送葬者何如曰不可也曰古者天子之
葬有鐸有鼓是亦樂矣曰周禮有鐸有鼓以爲負紼下
窆之節是猶徒歌虞殯以相斥苦究非樂也士庶非有
此禮且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況送葬而胡可
用樂

虞祭

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亦不出葬日遠至經宿以上則
初虞於所館行之

主人既反哭男女皆沐浴主人視虞牲有官用羊豕
士庶人用豕執事

六禮或問卷之五 虞祭

三

者設盥帨二於西階之西東南上東有架無架者在西又
設尊於靈座東南設棹於尊東置勺及盤及爵於棹上又
設火鑪湯瓶於靈座西南設棹於爐西置祝版於棹上又
設香案於靈座南聚沙於案前設匙箸於靈座前設醋櫟
蔬果脯醢及盛羹之器於東房設盛飯之具於西廂設釜
竈於門外之西牽牲於釜竈之南祝入啓櫝出主於座主
人以下男東女西以服爲序皆北面哭於靈座前哀止主
人就東階下位眾兄弟子姓從之主婦入於東房眾婦從
之賓來助者立於西階之下主人盥洗升詣座前焚香再
拜跪執事者酌酒東向跪主人受酒左手取盤右手執爵

盡傾於地上俯伏興少退再拜興復位主婦於房中盥出詣座前灌如主人之禮復房遂參神主人以下皆鞠躬四拜主人出迎牲主人牽牲眾子弟佐之入中庭執事者殺牲主人泣殺取毛皿首心肝肺取脂雜蒿米取右胖豚解七體主人升跪座前祝奉脂跪授主人主人興燎脂於鑪還跪眾皆跪祝奉版進主人之左跪讀祝祝畢眾興主人俯伏興皆哭哭止主人再拜興遂薦毛血腥俎主婦出薦醢脯執事者徹腥俎燭於釜主人薦燭執事者徹燭俎合烹羹定主人薦熟主婦出薦菹果主人陳飯羹畢復位祝侑食主人以下皆出息於大門外祝闔門少間祝北向噫

六禮或問

卷之五

虞祭

圭

歆三遂啓門主人以下入卽位主人親割肝以炙肝熟主人詣座前初獻執事者酌酒詣主人左跪東向授爵主人祭酒執事者受爵奠於座前主人俯伏興少退再拜興不酢復位執事者燔肉主婦出亞獻如主人之禮復房不獻賓及兄弟不旅酬致爵賓長升終獻如主人之禮主婦薦加羞無賓則子弟之長終獻無舉眾賓升加爵眾兄弟又入加爵主人主婦升獻茶祝受命於神降西階上東面揖告主人曰利成主人以下舉哀辭神皆鞠躬四拜哀止祝揭版上文焚之復版於西序乃納主主人復位拜賓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還徹饌男徹俎肉醢酒婦徹醢脯菹

果加羞乃退

凡參神辭神婦人皆拜於房中凡男子再拜婦人則四拜男子四拜婦人則八拜謂之俠拜

此節實酌古禮爲式與邱氏家禮儀節大異說詳於祭

禮中視文見雙池視版

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若於所館虞則待至家而後埋之祝猶朝夕奠哭無時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皆如初虞之禮若途遠旬日以外則接續其虞於館至家卒虞禮皆如初終虞之翌日陳卒哭之器加元酒尊於尊右加大羹之器餘如虞禮又剛日具牲饌加元酒太羹

六禮或問

卷之五

虞卒哭

齒

質明祝出主行卒哭皆如虞祭之儀視文並見雙池視板自是惟朝夕哭朝夕之間哀至不哭以下補主人兄弟主婦婦俱易功

衰去麻服葛

功衰以大功之布而加衰也斬衰三升既卒哭易以六升之布斬衰適負版之制如初冠以七升爲母齊衰四升既卒服易以七升之布衰適負版如初冠以八升齊期者亦皆易以成布五升者易以九升六升者易以十升男子去要之麻經易以葛經四股糾之差小於麻斬衰之葛大如齊衰之麻齊衰之葛大如大功之麻女子去首之麻經易以葛經其大如初補止

乃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寢以下塗廬

舉廬柱少高以納日光以泥塗其內以禦風寒

出則素冠加經期大功者可以歸矣補止

卒哭之祭既徹遂陳設祔祭之具執事者設死者祖父之

位於中西南面妣位其東亦南面死者之位其東南西面

此據今祠堂制也若古之廟制祭於室中則祖父祖妣之

主在奧東面向南上死者之主或昭則北嚮下南向或穆

則南向設元酒及酒於阼階上東序設火鑪湯於西階上

西序設棹於西序以置新主之櫝其餘如卒哭之禮厥明

具牲饌酒醴主婦具脯醢蔬果質明主人以下倚杖於階

入哭於靈座前哀止遂率祝詣祠堂祝啓櫝出祖考妣之

六禮或問卷之五 附 主

主於位此亦祠堂之制故然若古廟還至靈座前哭祝櫝

制則其主自在與不必移矣奉新主入祠堂主人以下男右女左以服爲次哭從至祠

堂門而哭止祝升自西階置櫝西序棹上啓櫝請新主於

位主人以下卽位如虞祭之儀主人盥洗升灌再拜復位

主婦盥洗出灌再拜復房主人遂出迎牲殺牲於庭主人

以下參神四拜殺牲主人升焚脂祝奉版以躋祔告主人

再拜興詣新主前跪祝奉版以祔事告主人再拜復位遂

薦腥主婦薦醢脯主人薦爛羹定主人薦餼羹熟俎主婦

薦菹果祝侑食主人以下出祝闔門噤歆啓門主人以下

入卽位主人炙肝初獻於祖考於新主復位燔肉主婦亞

獻如主人之禮親賓終獻如之主婦薦加羞眾賓升加爵

兄弟升加爵主人主婦獻茶祝進受命於祖考妣受命於

新主降西階上東向告利成主人以下辭神四拜焚祝文

納主祝奉新主櫝之反靈座主人以下出祠堂哭從主入

靈座眾北面哭之盡哭而止

凡祔事父則祔於父之祖考母則祔於母之祖姑祔父於

祖考以祖妣配祔母於祖妣不敢援考

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爲之祔喪主從宗子於阼階主婦

從宗婦於東房宗子初獻而喪主從俯讀祝喪主亞獻喪

主婦終獻宗婦爲之薦茶

六禮或問卷之五 附 主

凡祝告躋祔立主人之左東向告祔事立主人之左南向

凡虞卒哭祔事祭則不杖倚杖於門外祝文俱見

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後孔子曰葬先輕後重

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殯及葬不奠謂不奠於父也行葬

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賓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

輕禮也

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

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

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

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

喪小記曰麻葛同則兼服之此言父母之喪既卒哭而遭期大功之喪也

或問虞者何也曰虞之爲言度也憂也憂父母之未有所依而揆度以安之也記曰以虞易奠何也曰至是而是祭之矣曰既虞而猶朝夕奠何也曰奠喪道也祭神道也然未耐於祖則未全乎神故猶奠也

問虞於所館恐館人之多忌也何不預爲草舍以待虞乎曰可

六禮或問卷之五 虞祭

問道之遠者必接續剛虞至家而後卒服然則報葬報虞者亦當續虞以至於卒哭矣曰想亦然也曰夫報葬則或貧不能具禮矣其能具三月之虞乎曰夫禮義爲上儀次之物次之君子備禮而已虞無牲可也雖蔬脯可也謹淑其儀而行之已爾報疾也謂有故不能具禮不待三月之期而遂葬也問必三虞而後卒服何也曰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而服除則亦三虞而卒哭禮以三爲節也曰其以柔日再虞剛日三虞何也曰卒哭則成事矣不欲驟吉故稍變之以爲漸也內事以柔日故先柔虞剛其變也問虞與卒哭其吉凶奚異曰虞無太羹元酒則去人近

人之也卒哭加元酒殆將神之矣祭而卒哭也故謂之吉日既卒哭而猶朝夕哭何也曰卒哭哀之殺也若朝夕之哭則君子欲將終身焉斷以期者義也

問男子首婦人帶其重何也曰首陽道也腹陰道也曰易服易輕者何也曰未忍去其重也

問虞既孝子自主矣而耐必主宗子何也曰耐於廟則必主宗子也曰其大宗乎其小宗可乎曰其繼祖之宗也嫡長主父喪則孝子亦小宗矣虞於父故子主之父不繼禰則耐雖於祖而當別祀父繼禰而不繼祖則耐雖於祖而當入禰廟二者皆不得有事於祖故因繼祖

六禮或問卷之五 虞祭

末

之宗而耐繼祖之宗得以有事於祖也繼祖之宗孝子同曾祖之宗也此言當入禰廟者以今祠堂之制言也問宗子有故不爲主則何如曰命之自主可也告曰宗子某使某

問家禮舊注祠堂狹則耐祭於廳事今子不然其以耐事自不當不於廟乎曰然如祠堂狹則合祖考妣於一位可也曰何也曰古者祭惟一尸而以某妃配故知合祖妣於一位可也曰虞則男用男尸女用女尸及祭而一之何也曰專則各於其類虞是也合則陰從於陽祭是也

問家禮主婦眾婦位於西階今日於東房何也曰婦人於房中古也虞祔恐有賓今婦位西階恐無以處賓位矣故從古也曰祠堂無東房奈何曰作祠堂時益以東房似無僭費苟無東房則且如家禮之舊亦誰復非之間禮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但大夫三廟高曾已祧而中一以後於何祔也曰此高妣爲諸侯之妾其子別爲大夫則更爲妾母立廟其子孫繼爲大夫有妾母則得祔於妾高祖姑也曰無妾高祖姑者何如曰於諸妾祖姑諸族高妾祖姑曰卒無則何如曰士祔於大夫則易牲今省禮而祔於嫡祖

六禮或問 卷之五 虞祔

九

姑可也

問孫祔於祖其猶尸義乎曰所祔之廟卽其所入之廟也廟以昭穆古人所以昭世次也

問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爲繼祖姑與其或妾祖姑乎曰廟惟一配繼母妾母俱不當入廟其子別祀之故祔於親者曰然則朱子據會要云凡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其說非乎曰此唐禮也後世行之

問家禮稱皇考皇妣邱氏易以顯考顯妣子又直曰考妣何也曰考妣有君道故得稱皇若記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是也但祭法稱曾祖曰皇考稱高祖曰顯考則

皇顯二字俱不安不若直稱考妣也曰朱子云庶子之生母死題主只稱妣而祭於私室今如嫡妣只稱妣則庶妣又當何稱曰祭如私室稱曰本生妣可也

問夫主妻喪題妻之主何如曰妻某某神主不書奉祀朱子之意也迄父死子改題而書奉祀

問竝有喪葬先輕虞先重如父死將逮葬期而後母死如何曰報葬其母而不虞祔待葬父虞祔而後虞於母曰母死將逮葬而父死曰亦葬其母而不虞祔父葬猶待三月曰既葬母而父死曰止虞事曰既葬父而母死曰不止虞事以斬衰臨母喪卒哭受功衰既祔而後成

六禮或問 卷之五 虞祔

辛

齊衰服兼服麻葛其除也仍服父服既除而終母服若母喪未除而遭父喪只從父服母祥不除

問未娶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是待以婦禮矣夫死女斬衰而弔既葬而除是亦已夫之也但其女不嫁則是無昏姻也嫁之是二夫矣何如曰女不嫁則遂終服之可也共姜是也然再嫁亦先王所不禁况未昏乎則他嫁可也

曰葬未至而日食則止道東以聽變矣若遇雨則何如曰葬不度者也日食而舍道右防姦慝也若遇雨則簣笠以將事雨不克葬春秋譏之

問麻葛同則兼服者何曰不易成服但加麻帶也麻葛不同則其服輕惟祭其人時則輕服已事而還重服不加麻於功衰之葛也如內服齊衰之葛帶而外加大功之麻帶間傳所謂輕者包

或問家禮無卒哭功衰而子必詳補之何歟曰哀已殺於聲矣飲食已加矣則服亦成布此禮之漸也斬衰而蔬食紼恐其不稱也故倣禮補之

六禮或問

卷之五 虞禘

三

六禮或問卷之五終

六禮或問卷之六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余繼周郁齋
同邑程夢元庭園
同邑余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同校字

小祥小祥大祥家禮只用忌日今擬前一月
下旬筮日其筮日之儀詳見於禫祭中

家禮期而小祥前期補作栗主制練服

練服斬衰者卒哭六升小祥易用七升去衰適負版其

斬制如初 練冠細熟布右縫條屬如初 以熟細布

為中衣黃布裏之以淺紅色絹緣其領衰及衽衰之下

邊中衣制如深衣
著於衰服之裏繩履無絢 齊衰者卒哭七升小

祥易用八升去衰適負版其齊制如初 練冠 中衣

六禮或問卷之六小祥

繩履 婦服同補

服練服以筮日筮時既得日前期一日執事者灑掃陳器

設次陳練服主人就服練服以視濯去反練服於次易舊

服厥明夙興執事具外饌牲酒眾婦具蔬果脯醢皆如卒

哭之儀質明祝以栗主入卧置座後啓櫛出虞主主人及

期者服卒哭之服倚杖門外入哭哭止出就次易練服男

子去首絰仍葛帶婦人去要絰仍首葛絰此止孝子孝婦
於此日易服若

諸父兄弟諸姪期服
者則先已易練服矣入即位主人眾男降階下主婦眾婦
東房賓來助者於西階下

祝跪告曰日屆小祥請易吉主遂使人題栗主如虞主之

式奉栗主於座收桑主以紙包之卧置座後主人以下舉

哀哀止主人盥洗升灌主婦灌眾參神主人迎牲殺牲燎
脂讀祝薦腥醢脯薦爛薦熟饋食侑食祝闔門噫歆啓門
入初獻亞獻終獻薦茶辭神徹饌退皆如卒哭之儀自是
止朝夕哭惟子婦朔望會哭乃始食菜果居望室內外皆
塗密如

房不杖期者除矣

凡父在為母杖期夫為妻亦杖期杖期之喪十一月而練

小祥之祭如三年者之儀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祥

禫之祭皆如三年者惟父母在其子為妻喪不禫其子之

子為母亦不得禫宗子母在為其妻禫其子為母亦禫

凡子為母杖期者練而不食菜果禫而不食酒食以心終

六禮或問卷之六小祥

三年也不杖期喪亦十一月而練練服自服之十三月而

祥主人小祥之祭期服之大祥也矣大功之喪九月而自

除之迄主人小祥則素服而往助也小功亦五月而自除

之自凡父在以下
至此皆補入者祝埋虞主

絰按古祭皆有旅酬雖練祭亦有獻賓酢主之禮故曾

子問篇云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客不舉又雜記云小

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嘑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蓋古者

尸賓皆有酬酢今祭雖無尸而或者有賓有賓則獻酢

之禮似不可廢今擬小祥之祭有賓來助者初獻後主

人酌酒降階上獻賓賓啐之而不飲別以爵酌酒西階

上酢主人主人嚕而不啐更舉觴酌酒奠酬於賓而不導飲賓不舉觴其拜洗拜送拜受薦脯醢祭脯醢祭酒

啐酒拜旨拜崇爵皆一如飲酒之儀禮畢而後侑食如將祥祭而昆弟死則待既殯而後練祭若昆弟與同居死則雖疏賤者亦必待其既葬而後練祭大祥之祭亦然

大祥

再期而大祥制縞服

按古禮素冠白熟縞紕生白緇衣十五素裳帷白舄約也吉服

吉服以筮日既得日前期一日沐浴陳器設次陳服皆如

六禮或問卷之六

大祥

主

小祥之儀主人就服縞紕吉服以視濯不復練服厥明因縞紕吉服而祭祭如小祥之儀

按曾子問篇云大祥奠而不舉非禮也雜記云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今擬大祥之祭有賓來

助者於初獻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啐而不飲更舉觴酬賓少者奠舉觴遂行旅酬之禮旅畢而後獻茶

詳見祭禮及鄉飲酒

祭畢祝奉主入於祠堂主人以下哭從祝附新主於其祖考之側哀止再拜歸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

中移去告遷埋遷主二節

後與舊太異

按古禮祥祭後縞冠素紕麻衣亦十五升麻制如深衣但不加阜緇之緣也今擬素衣而居可也

白布衫袍之類

禫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前一月下旬執事者設棹子於祠堂門外置香鑪奉著檣筮具筮者及主人皆吉服於棹前西

向兄弟次之子孫又次之主人以日告筮者日用乙丁已辛癸擬次月之上旬中旬筮者受命及盥洗炷香出著命曰假爾泰筮

有常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禫事小祥曰練事於先考某大祥曰祥事於先考某乃筮筮先下旬不吉則中旬又不吉乃用土旬之日練祥

皆然既得吉詣先考神位前再拜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六禮或問卷之六

大祥

禫

四

月某日祇薦禫事卜既吉敢告俯伏興再拜凡小祥大祥皆同前期一日沐浴執事者陳器設座於靈座故處設一棹於西階上西序餘如大祥之儀厥明質明主人吉服

按古禮禫祭元冠朝服即縞衣白裳也今擬用吉服

詣祠堂告曰孝子某將祇薦禫事敢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再拜祝禫主歸升西階置西序棹上啓檣出主置於座

主人以下男東女西舉哀哀止卽位祭如大祥之儀祭畢送主人入祠堂還納於祖考之側再拜歸主人脫吉服服

淡服

按古禮禫祭後纖冠白緯黑經素端白黃裳今擬衣淡黃黼

黝淡青之服但不用盛色婦人不飾華飾金珠錦繡

飲淡酒食脯醢復寢未御於內

遷祧

移禋後遇吉祭即四時常祭於告祭前一夕設薦事於祠堂如朔日之儀

儀見祭禮○設棹於東堂置筆硯主人以下吉服入祠堂主

人立於阼階下兄弟子姓從之主婦立於西階下眾婦女

從之主人盥手升東階出高祖曾祖祖禰之主於座主婦

盥手升西階出高祖妣曾祖妣祖妣妣之主於座各復位

四拜主人盥升詣香案前跪上香灌酒俯伏再拜復位參

神眾四拜主人升酌醴於各位畢少退立主婦升薦茶與

六禮或問卷之六 遷祧

主人竝立再拜主婦復位主人跪祝奉版進讀祝讀畢主

人俯伏興再拜興退奉主於棹上執事者洗其當改之字

別塗以粉其親盡者不必改題主者升西階至棹前揖遂

改題曾祖考妣為高祖考妣改祖考妣為曾祖考妣改考

妣為祖考妣主人奉主還於其櫬未遷少退立再拜復位辭

神眾四拜焚祝文

厥明吉祭設考座於祖考妣之東前所附之祖考死者之

祖考妣今改題祭畢主人奉祧主於西序棹上奉高曾祖

妣之主遽遷而西遂躋考主於東龕再拜而歸遂奉祧主

於廳事薦以告祧禮如朔薦之儀祝奉主埋於其墓側主

人送之埋畢乃歸吉祭即謂時祭儀節詳見祭禮朔薦儀

祠堂之西作夾室以藏祧主則祧主可不必埋若

無夾室則埋於墓側墓遠則埋於祠堂兩階之間

凡父喪則有告遷祧主之儀若父在母死則父為喪主

十五月而禋禋則附於祖姑之櫬不遷不祧待父死之

後告遷迨吉祭時乃奉妣主合於考而遂入廟

凡父先死已入廟而後母死二十七月而禋亦祔於祖

姑之櫬母之無告遷無祧迨吉祭而合之於考

凡祧主死者為繼高祖之宗於是有祧主也若死者非

繼高祖之宗而為繼曾祖之宗則其子繼高祖也廟止

曾祖有遷而無祧遷乃有高祖死者為繼祖之宗廟止

六禮或問卷之六 遷祧 除服

於祖遷而後有曾祖死者為繼禰之宗祠惟及考其祔

也因宗子而祔於祖父其入廟也則惟告遷於考考遷

而為祖死者非繼禰其祔也亦得因宗子而祔於祖父

及禋也其子奉而別祀皆不得有祧

於是始飲酒食肉與宴樂衣盛飾不離琴瑟寢處如故御

於婦人

父母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男子加大功麻經於練冠

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經婦人要麻帶又以麻易首葛

經迨大功卒哭乃復葛男又加葛於首婦加葛帶於要傳聞

葛重也斬衰既練而遭齊衰服齊衰男子仍葛帶而加麻

帶婦人仍首葛經而加麻經迨齊衰卒哭乃去麻仍舊葛
仍斬衰之葛也男子首齊衰葛經婦人要齊衰麻帶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也
皆復練之功衰按斬衰練後功衰與齊衰亦與齊衰卒哭布同父母喪既練而遭
小功不變練服惟當免時如舍及僕堂祖免之時為加小功首經既
免則去之期之練服亦不變遭總亦然總不變小功之葛
小功不變大功之葛小功大功卒哭後皆又葛帶惟總麻卒哭而除則無葛帶服從重
也惟齊衰之殤雖降在總麻其本齊衰也雖三年之喪
既卒哭既練得變葛而服殤之麻以終月既終而復葛大
功之長殤中殤降在小功總麻者亦然
父喪未除而遭母喪其除父喪也如小祥大祥禫服除服卒事乃
六禮或問卷之六 除服
服母服如母喪未除而遭父喪母喪不除當祥祭時不除喪之服也
以父喪終也若有三年喪而遭諸父昆弟之喪其除也皆
服其除喪之服以祭卒事反三年之服三年已除而輕服
未除則服輕服以終之
其遭喪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雖已除服猶哭盡哀而
後敘拜
或有故不得葬者主喪者衰麻不除其期功以下則以麻
終月數無卒哭受布葛帶之節除喪則已皆以上
或問家禮小祥大祥之祭皆以忌日今子皆曰筮日者
何曰練祥吉也奪情之舉也忌日喪日也似不可以忌

日而舉祭故筮日曰忌日當何如曰祭之如忌日之祭
若後祭禮中忌日之儀也而加衰可也曰禫祭則卜日家禮卜以琰
今亦當筮乎曰古者祭皆卜日但卜法不傳故朱子代
以琰今筮日雖輕於卜而已精於琰也筮日不亦可乎
曰先筮下旬何也曰練祥禫皆奪情之舉也奪情則不
欲速故先遠日也
問冠禮古以皮弁爵弁溫公易以帽子帛衫幘頭公服
而子曰此宋人之道也惟其時制而已練服家禮止練
冠去首經衣去衰適負版婦人截長裙或亦惟時之制
也而子又必詳古練服之制何歟曰不得則不可以為
六禮或問卷之六 練祥禫
悅弁服之制今所不服故冠服惟時制而已若喪服則
古今可通古今可通則何如盡古之制也中衣即深衣
也深衣可制則中衣亦可制矣功衰猶衰也衰服如古
則功衰亦當如古矣
問練服祥服皆似當祭而服然古禮已預服其服何也
曰喪以期為斷一期而練再期而除也祭則孝子之心
也不為除服而祭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則
不待祭大功九月而除小功五月而除則不待祭曰雜
記曰其除諸父昆弟之喪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
服何也曰於其月之朔設位服其服而奠之卒事而除

之反喪服也

問期之喪練祥皆不祭乎曰非主人則不祭也若夫之爲妻父在子爲母練祥禫皆祭舅爲冢婦父爲眾子兄弟主兄弟之無後者皆主之也主之則練祥皆祭曰父主眾子以期眾子之子將不得三年乎曰否凡喪有爲之三年者則期者不主無爲之三年者而後期者主之問將祥祭而昆弟死則待既殯而後祭不以昆弟故而緩於父母之事乎曰練祥吉也昆弟死者與有哀焉而何亟於吉祭乎曰練遂爲吉乎曰卒哭趨吉也練半吉也祥吉也禫已吉也

六禮或問

卷之六

練祥禫

遷祧

九

問大祥之祭今宜何服曰素冠皂衣可也

問家禮告遷而後祥祭祭而埋祧今子必禫後遇吉祭而後遷何也曰楊氏復曰他日朱子云祭祥而徹几筵其主自當祔於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蓋有取於橫渠祫祭後奉祧主於夾室之說也蓋祫祭而後祧於情爲得祥而遷主亦已太亟今吉祭而後遷亦猶夫朱子之志也曰祫祭即時祭乎曰大祫惟天子諸侯有之而士庶時祭皆合故知即時祭也

問祥禫之祭邱氏猶擬用素服今子遂云用吉服何也曰祥禫之祭古禮皆用朝服但祥猶縞冠而禫則元冠

溫公所用黻紗黻布蓋取纖之意也邱氏用素服偶未考也

問家禮注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遷於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則遷於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義爲何而子說亦少異抑又何也曰別子者謂親盡之祖乃別子也別子爲祖將擬之爲始祖故遷於墓所而不埋也然士庶不得有事於始祖又必其墓所有別室而後可遷今擬若能於祠堂之西作一夾室以藏親盡之主則可祧而不埋否則不如埋之爲當支子者謂非繼高祖之宗也非繼高祖之宗則不當祀高

六禮或問

卷之六

遷祧

十

祖若繼高祖之宗則又不得以族子親未盡之故而遂使支子得主高祖之祭此必當日未改之說故不敢從曰與其祧之也就若使親未盡者祭之乎曰親未盡者時爲位而薦之猶可也若遂遷主於其家是使之爲後而卑夫宗子也

問繼母宜祔廟曰廟惟一配今繼母雖祔廟終當卑於元配在元配之東側可也曰元配無子而繼母之子何如曰亦尊元配如元配未成婦則繼配配可也

問大功小功有葛而未聞受成布何也曰功服已成布也

問並有喪者葬母而不虞其忍於母之離也歟曰哀方重父者未暇於母其道然也

問父喪未除而遭母喪其除父喪也猶服其除服其母方在殯也而亟祥可乎曰於同居有喪未葬且不練祥何况於母若既葬則可祥矣

問父喪未除而有期功則服其除喪之服母喪未除而遭父喪則母服不除何重期功而輕母也曰父母匹也匹則疑疑則別之母服不除以重父也期功之與三年則無所疑故除之

問有三年之喪者雖功衰不弔於功期總麻之服又輕

六禮或問卷之六 除服

士

服而哭之何也曰不弔者不舍己哀而哀人也有服必易服爲位而哭之親親也

問不主妾喪者其爲已卑乎曰君爲妾之有子者總而其子爲母則期夫服雖統於尊然不以輕服壓重服也故使其子主之妻之兄弟亦其子爲主不以無服間有服也

問小功不稅乎曰降服者稅正服不稅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是意在當稅也曰曾子多過於厚觀其執親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可見然曾子亦疑之耳終未嘗質言當稅也

問稅服何如曰自聞喪之日始曰主人之服則已除矣而猶爲之稅服不難其爲主乎曰期功而不稅是無親也

問親久不葬則衰絰不除其葬而遂除之乎曰否葬虞祔卒哭次月練三月祥四月禫吉祭而反吉禮也曰改葬總者既葬而除乎曰否卒總而除

改葬

依邱瓊山補

大明集禮將改葬先擇地之可葬者治棺恐久而棺朽則更治棺若未久必不制總服具斂牀布絞衾衣如大斂儀則亦不必治葬具擇日開塋域祠土神遂穿壙作灰隔皆如始葬之前

六禮或問卷之六 除服 改葬

士

期一日告於祠堂執事者於舊墓所張白布幕南向布席其下厥明內外諸親皆至各就其位主人主婦總麻餘皆素服男東女西相向北上哭盡哀祝祠土神役者啓墓眾序立哭哀止再拜詣墓前跪焚香酌酒奠酒再拜復位祝以啓墓之故告遂開墳眾再拜哭哀止見棺眾哭役者舉棺出置於幕下席上眾哭從至幕所男東女西祝以功布拭棺覆以衾祝奠於柩前役者舁新棺於幕外南首遂詣幕所以覆置棺中垂裔於外執事者設斂牀於新棺之西如大斂事遂開棺侍者盥手舉尸於斂牀斂之眾舉尸入棺收衾蓋棺眾哭憑盡哀皆如大斂之儀徹奠役者遷柩

就舉乃設奠祝以遷舉告遂發引加棺男女哭從如始喪

發引之儀執事者先之新墓所設靈幄爲男女位次柩至

執事者預鋪席於壙南遂脫載置席上北首主人男女各

就位哭乃窆祠土神於墓左葬畢就幕所虞祭祭畢徹靈

幄遂歸告於祠堂哭事畢終三月而釋服

或問改葬古歟曰非古也孔子曰古不修墓非不可修

墓謂其始之不能謹也故改葬也君子傷之

問先告廟何也曰主已在廟也曰又告墓何也曰亦親

魄所在於彼於此未可知也且有事於墓則不可無告

也曰既不出主而又虞於墓所不已虛乎其主不已有

六禮或問改葬反葬卷之六 三

所依乎曰此有明之禮也禮記曰改葬總他未有考今

則行之

反葬依邱瓊補

出外死者初終至哭奠如於其家將反則具大舉飾棺設

功布及雨具明器之類至家始具也

考禮死於外者大夫布輅以覆柩車者其形如屋布白

帷及屋意者亦白布帷而素錦屋也士輅亦布輅席以

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既定日告啓期於親賓啓行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親

賓致賻奠厥明因朝奠以就舉告奠畢徹靈座遷柩就舉

主人哭視載遂發引在途朝夕奠上食奠使人先告於家

家人設幄具奠於郊或十里外五服之人各服其服至幄

次哭迎柩至暫駐家人奠以迎告柩行主人以下男女步

哭從以下柩至家門外去輅毀門西牆柩入自闕升自西

階殯於兩楹之間堂中男女各就位哭祝設靈座而奠以

至家告奠畢相弔主人降拜賓送賓皆如初禮自後以至

葬皆如常儀若非家長之喪歸則殯於其室亦在兩楹之

間

未小斂而以尸歸者入自中門升自阼階遂入於室

或問反柩之棺飾其異於葬者何也曰猶未殯也故不

六禮或問反葬卷之六 四

備飾

問瓊山嘗有言曰俗世出喪多不由門往路別折牆壁

以出有旅殯者多拘於忌諱雖宗子之尊亦不許由中

門以入安於堂中此非禮也而子又爲毀牆入闕之說

然則邱氏非乎曰檀弓曰毀宗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

孔子之徒猶行之而甯議其俗乎自外至者尸入自門

柩入自闕亦古之道也曰毀宗何也曰殷殯於廟柩出

則毀廟門西牆以出而後躐行曰其以爲忌乎曰非忌

之也非所出而出變也哀之也曰今何以不毀宗曰周

人不殯於廟其禮與殷異也周殯於西階則已變矣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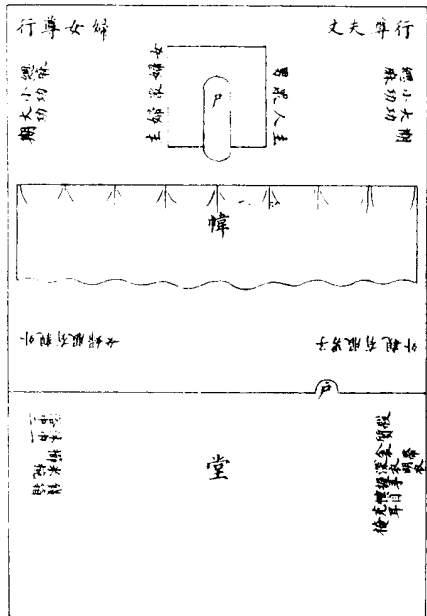
尸入則由中門柩入而不由門何也曰尸入猶人之也
 升自阼階猶主之也柩入自闕非所入而入變也哀也
 升自西階以來自外客之也不忍終客之則殯於兩楹
 之間也亦以變乎常殯也喪事即遠示民於終故小斂
 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尸入而主之柩入則變而
 客之亦猶是也

六禮或問 卷之六 反葬

圭

六禮或問卷之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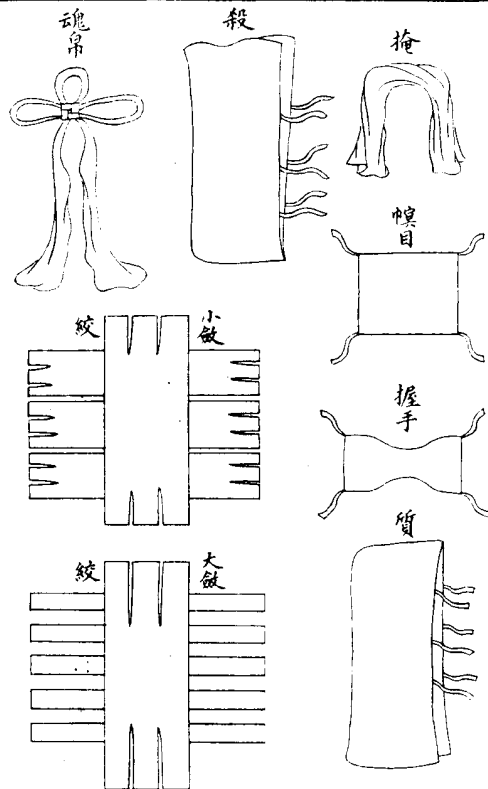
圖之位哭含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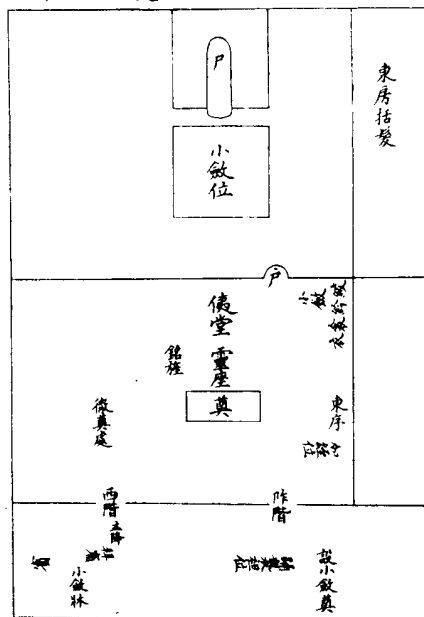
古者浴於中霤襲於牖下即皆在室家禮以無室制則於堂位皆相同

六禮或問 卷之六 圖

十六



圖之髮括堂儀小



古小斂於
戶內則亦
在室家禮
於堂則堂
中少南既
小斂而還
儀堂中餘
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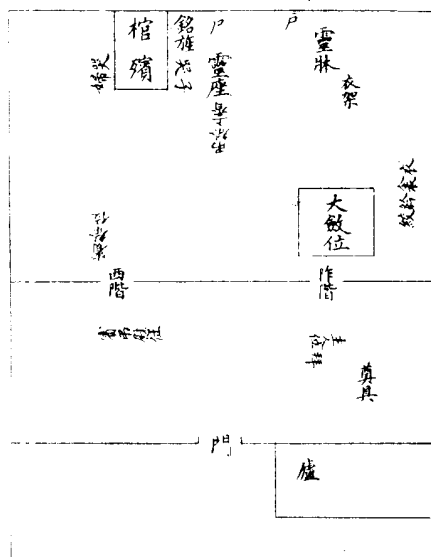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六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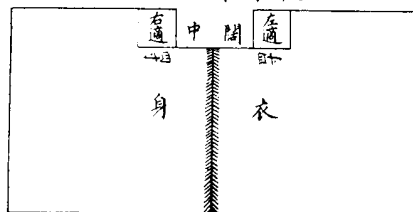
十七

圖之次廬吊殯斂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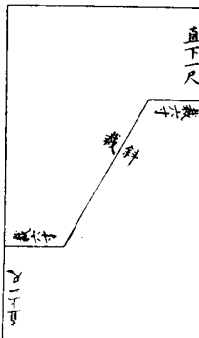


大斂於昨殯於
客位家禮亦在
堂中少西而舊
圖極於正中誤
也又殯後乃設
靈牀舊圖襲後
遊設靈牀於座
東今皆正之

圖中闊身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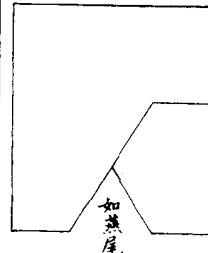


圖衽



辟尺一
領五寸
單寸以裏後闊中
四寸以裏前右闊中
四寸以裏前左闊中

圖衽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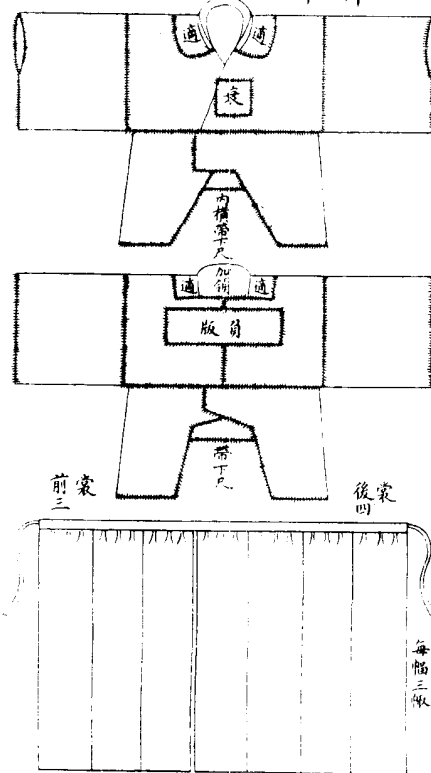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六

圖

十八

圖之服衰齊斬



[illegible]

十九



夫為八歲乞 奉舅姑大功		高祖姑 總麻	高祖舅 總麻	夫承重省 已從服
		曾祖姑 總麻	曾祖舅 總麻	
	夫之祖姑 總麻 大功	祖姑 大功	祖舅 大功	大伯叔祖母 總麻
	夫從姑 總麻 無服	姑 小功 舅在期 齊衰三年	舅 齊衰三年	夫從伯叔父母 總麻
	夫從姊妹 總麻 無服	夫姊妹 小功	夫 齊衰三年	夫從兄弟 總麻
再從姪女 總麻 無服	夫從姪女 總麻 無服	夫姪女 期 姪女 大功	孫婦 總麻 無服	再從姪 總麻
	夫從孫女 總麻 無服	夫從孫女 小功 孫女 大功	孫婦 總麻 無服	從姪孫 總麻
	夫從孫孫女 總麻 無服	夫從孫孫女 小功 孫女 大功	孫婦 總麻 無服	
	夫從曾孫女 總麻 無服	夫從曾孫女 小功 孫女 大功	孫婦 總麻 無服	
		曾孫婦 總麻 無服	曾孫婦 總麻 無服	
		元孫婦 總麻 無服	元孫婦 總麻 無服	

辛

[illegible]

女子之適人者	男子為人後者為	所獲之宗如本宗	服為本宗降服如	女子之適人者
降	在室及適人者	夫無子者本宗無	女子本宗服同若反	女子本宗服與男
高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不降	不降	不期	不期	不期
祖姑	姑	姊妹	姊妹	姊妹
嫁無	嫁小功	嫁小功	嫁小功	嫁小功
從姑	從姊妹	從姊妹	從姊妹	從姊妹
嫁無	嫁小功	嫁小功	嫁小功	嫁小功
伯叔父母	叔父母	兄弟	兄弟	兄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妻	妻	妻	妻	妻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從姪	從姪	從姪	從姪	從姪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從孫	從孫	從孫	從孫	從孫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年

外祖母		小功五月 婦人從夫服夫之 外祖母總麻	
母舅		小功 婦人為夫之舅 總麻	
妻父母		從母 小功 婦人為夫從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雖妻亡則舅亦隨有 妻父母總麻妻之親 母雖嫁出婿亦隨 為服總麻	
內兄弟		兄弟 總麻 舅子也	
從母兄弟		兄弟 總麻 姑子也	
壻		甥 小功 甥如嫁之子也 總麻 甥女 小功	
壻		甥 小功 甥如嫁之子也 總麻 甥女 小功	
外孫		總麻 婦服是司	

君之父母	齊衰不杖期	妾為本宗父母不降
女君	君	臣為君服為君之父母妻長子 服為君之妻服皆與妻為君服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服同
期	新喪年	妾從女君服女君之貴女君 雖死猶為之服若女君死而已 攝女君則不為女君之貴女服
己之子	君之嫡長子	君之眾子
期	新喪年	期
妻之子亦為嫡母之妻服如 嫡母已死則不廢妻之女亦然 妻女之子猶為嫡外祖母服		

主

同居繼父 父子皆無父以同居有 義服不杖期 繼父視服同	嫡母 喪盡之子為嫡母皆齊衰 三年父在則降服杖期 嫡母為庶子亦親娶杖期 父妻之無子者無服	庶母 父妻之有子者凡庶子 皆為之義服視寡 父妻之無子者無服	生母 嫡母皆小功嫡父則不服 庶子為嫡母之父庶父亦 庶子之生母也去庶 子為生母得服齊衰三 年父在降服杖期嫡母 在亦降服杖期 庶子為父則為生母 降服視寡 母兄弟姊妹皆小功母之 母兄弟姊妹皆小功母之
出母 母為父所出者子為之降 服杖期不降 出母報服具于杖期 子為父從者為出母無 服出母為其子雖為父 後猶服不杖期 女為出母與子同 女適人者為出母大功 出母亦報服大功	慈母 庶子生母死而命他妻 之無子者慈母服齊衰 不杖期若為父後則不服 父妻之無子者慈己而非 由父之命者義服小功	乳母 乳母被出而子為母乳 乳服小功若為父後則不 服有嫡母在則子不服	繼母 齊衰三年父在則降服 杖期

方相

四目有官者用之



六禮或問

卷之六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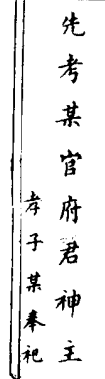
五

方相

魘頭士庶人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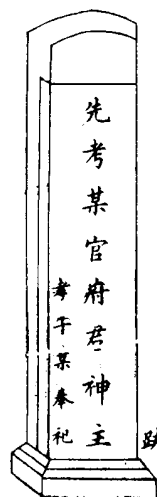
前面式



後式



合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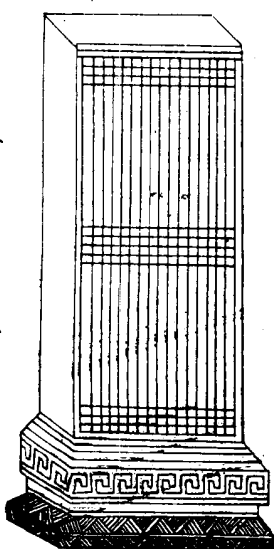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六

圖

五

式 櫨



平頂四直 下作平底臺座

考妣共一櫨

前作兩牕啓閉

六禮或問卷之六并圖

終

竅於側兩旁以圓
孔徑四寸七分
通於中其孔
去前七寸七分
三寸二分
方領四寸二分
通於中其孔
受主底二寸
前合身以分
納於合身以
一尺二寸
二寸

主身高三尺
一寸二分
寸厚一寸
三寸二分
削去其上下
角各去二寸
為圓領量從
形入身深四
一寸五分
前為身深四
分其前後分
其下後分四
寸闊上下後
一寸闊

六禮或問卷之七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後辰子純
懷甯夏先楨曾麟
同邑程夢元陸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同校字

祭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當作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恍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愬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祭義

一

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孝子將祭慮事

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愬而愬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六禮或問卷之七 祭義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祭義

二

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腍臂乃退燔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

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羶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當合作覲以俛無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祭統

三

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以共齊盛王后蠶以共純服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當作夫人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鞞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盥從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羞膾夫人薦豆此之

謂夫婦親之夫祭有餽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

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謾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臣餽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賤餽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餽上之餘也凡餽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祭統

四

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

也此爵賞之施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凡爲組者以骨爲主周人貴肩組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昇輝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此四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此之謂上下之際

六禮或問

卷之七

祭統

中庸

五

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特牲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

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倮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膾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況齊貴新也凡況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

六禮或問

卷之七

郊特牲

禮器

祭法

六

盡其敬而已矣舉豈角詔妥尸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禮器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當作不綏當作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

六禮或問

卷之七

曾子問

七

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

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生子則見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遷之

祠堂之制 舊圖三間外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眾序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

六禮或問

卷之七

祠堂

八

加扇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爲一間不立厨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衣物東藏祭器亦可 紱 酌古廟制祠堂繚以周垣南爲外門門東西各爲內外塾二塾內向內塾之內堂下爲東西兩廡廡北爲東西兩階階上爲堂堂謂之寢堂之東西曰東序西序東序當東階東西序當西階西兩階之間爲中門東序之東有側階堂後爲室室西南隅曰奧室西北隅有牖室東北隅曰窻室東南間爲戶出於堂室之東爲東房室之西作夾室東房之南通於側階東房之東爲東壁以作神厨及藏祭器衣物遺書之所東壁南直於東廡若

地狹則無塾狹則不爲東壁如貧且地狹不能具則如家禮舊制

奉主之制 舊注高曾祖考四代各爲一龕龕中置橫櫃中藏主龕外垂簾以一長棹共盛之列龕以西爲上每龕前各設一棹兩階之間又通設一香案上置香爐香盒之類

紱酌奉主制高曾祖考四代各爲一龕俱列於室中西牖東面南上每龕前各設一棹又通設一香案於堂中門之內。或惟以高祖一龕正位東面曾祖考三代列於南北牖下北牖爲昭南牖爲穆亦可。如舊制祠堂

六禮或問

卷之七

祠堂

九

無室則奉主亦如舊制。主人非高祖宗子則祠堂不得有高祖考妣主惟奉曾祖以下而虛高祖一龕以待遷非曾祖宗子不得有曾祖考妣主只奉祖禰而虛高曾二龕非祖宗子不得有祖考妣主只奉其考而虛高曾祖三龕非宗子則從宗子之祠堂祭則與執其事。如不得有其祖考之主而有所生高祖妣若曾祖妣若祖妣則奉其妣主各於其龕若庶子之後爲宗子者有其祖之配其所生祖妣不得復祔配於其祖而祀於私室。凡神位尙有祔位之制 舊注凡伯叔祖父母祔於高祖伯叔父母

祔於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於祖子姪祔於父皆西向主橫並如正位而略小祔殤亦如之殤主無橫

皆西向者以正主南向也

紱酌祔制祔主皆南向以室中正主皆東向也若祔殤亦如之 正主南北向則附主西向祔殤

祭田 舊注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供祭祀

紱酌無田者量力備禮

祭器 舊注椅棹席香爐香盒香匙燭檠茅沙盤祝版

盥盆帨巾并架酒注盞盤茶瓶茶盞并託椀櫟匙箸酒

樽託盤火鑪以上器用隨其合用之數皆具貯而封鎖

六禮或問

卷之七

祠堂

十

之不得他用不可貯者列於大門之內 紱酌家貧者隨

用燕器

晨謁之儀 主人每日夙興先命子弟盥漱焚香主人

具衣冠入詣香案前跪上香再拜

出告反面 凡主人主婦近出皆入大門瞻拜而行歸

亦如之經宿則如晨謁之儀經旬以上則命子弟開中

門主人入阼階下再拜升階詣香案前告曰孝孫某將

遠出某所敢告歸則曰歸自某所敢見俯伏再拜興復

位 紱酌再拜 凡餘人出入亦如之但不啓中門升降

不由阼階主婦不由阼階凡婦人俠拜 男子當再拜則

肅拜俯首手按地拜也

正至朔望之儀以下酌用舊注

正旦冬至每月朔日前一日

灑掃齊宿其日夙興開門轉簾設四代之座於堂北上西每座設時果時食惟所有別設一棹於東序以置酒尊爵盞茶壺於其上設盥盆帨巾二於阼階下東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一有架爲主人親屬所盥一無架爲執事所盥一盥盆帨巾於東房爲主婦執事所盥主人以下盛服序立主人盥於阼階下主婦盥於東房子婦當奉主者皆盥主人升入室出四代之考主以次奉於座主婦升側階入室出羣妣之主亦如之羣子婦出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祠堂

七

附主亦如之主婦率羣婦降西階立羣子弟降西階復阼階下位主人詣香案前跪焚香執事者升西階開尊挹酒於爵盛以盤詣主人左跪東向主人受左手執盤右手執爵以左手承右手肘下右手酌酒於地執事者受盤盞主人俯伏興少退再拜興降復位主人主婦以下皆參神四拜興主人升執酒注各進酒於考妣之前子弟代進酒於各附位子弟降復位主人退香案前少東立主婦升執壺進茶如主人羣婦升代斟茶於各附位羣婦降復位主婦退香案前少西立主人主婦並鞠躬再拜俠拜興各降復位主人主婦以下皆辭神四拜

興主人主婦及子婦當奉主者升各奉主入室納於積垂簾徹器乃歸。望日不設酒主人獻茶長子佐之餘如朔儀。祠堂有東房則主婦羣婦先位於東房將參神而後降序立於西階無東房則序立於西階其盥亦於阼

俗節 如朔儀

告事之儀 如冠昏見婦見生子改葬及授官追贈之類俱如朔儀但於獻酒茶後加讀祝一節諸類祝文俱見雙池祝版

○告追贈只奉所贈之主於堂別設一棹於東序少北置淨水刷粉盞筆硯墨於上迄讀祝畢再拜後主人進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祠堂

七

奉主置東序棹上執事者洗去舊字別塗以粉俟乾書者升揖遂改題所贈官封洗水以灑於堂之四壁書者揖降主人奉主復於座乃降辭神餘同朔儀。見生子如主人嫡子當後者則三月而見先使人抱子立主婦側迄獻酒茶祝告畢主人俯伏興立於香案東南西面主婦乃抱孫立兩階間四拜還授子於侍者主人主婦乃降復位餘如朔儀。介子庶子餘子弟之子不出主不設酒惟焚香以告其婦抱子以見如儀。告冠見冠改葬見六卷 宗子之法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

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卽遷之宗凡立宗以嫡立嫡以長無嫡乃立庶子之長宗子無子則以嫡弟次弟之嫡長爲之後無則求之從兄弟之子凡繼子先親後疏凡祭必宗子爲主人非宗子雖諸父諸祖之尊亦必從宗子以襄祀事雖富貴不以加於宗子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而以宗子之命祭非宗子升降不由阼階凡祠堂之右宅宗子之嫡子孫世世守之。別子未有祠則祔於祖其後有祠堂則遷而祀之別祠而後其子乃得祭未有別祠其子於私室爲位而薦寫紙爲主而祭或奉主於其室以祭。宗子之妻爲主婦宗子之母雖存不爲主婦舅沒則姑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祠堂

主

老也宗子之妻卒則次妾攝主婦之位

序立之位 主人阼階下北面主人之兄弟列主人之右少後子姪又後之諸孫又後之有諸父則位於主人之前少右當兄弟之前外執事立於東門之內皆北面重行西上。東房主婦房中西面主婦之娣弟主人之姊妹皆列主婦之北少後羣婦女孫婦女以次後之有諸母則位於主婦之前以北當娣弟之前諸姑母亦如之有姑在又特位於諸母之前可也內執事立於房東皆西面重行南上祠堂無東房則位於西階。西階下主婦北面諸婦於主婦之左重行東上序如房中內執

事西門之內東上。祭無賓則主婦羣婦西階下可也祭有賓則婦人必於東房惟主婦有拜於西階之下。有賓則以次立於西階之西北面東上

祭殤 下殤終父母之身中殤終兄弟之身長殤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條從程子祝版之式 木版一方長尺高五寸祭則書祝文黏於其上置東序棹上祝奉進讀畢則置於案上香鑪之左祭畢則揭而焚之留版。凡祭及高祖以下則稱元孫及曾祖以下則稱曾孫及祖稱孝孫及父稱孝子。祖宗之號隨神主之所稱。非宗子而有事於祠堂不敢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祠堂

古

稱孝

改題祧主 見第六卷

或問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人祭於寢夫追遠之思貴賤一也何貴者獨伸而賤者獨詘乎曰德厚者禮隆德薄者流近也夫流澤者遠則報之者宜久備物也大則具禮也必隆且夫貧者慮及其身不暇其子富者及其子矣未慮其孫大富則慮其孫矣享國家者澤永於世其事祖也亦獨是焉已耳若夫追遠之思固上下之所同也而所及有遠近也且天子七廟過則祧矣亦示民有終也

問天子七廟過則祧焉其示民有終何也其七世以上則若忘焉可也曰人子之孝若將終身而服止於三年仁者之懷萬物一家而戚止於三族終於九故四廟而總祿之族盡矣天子七廟其加隆焉爾也故曰有終也曰必有終何也曰孝不止於三年是使民終身哀毀也服不終於五是無親疏之殺也追遠而無所終是終日宿齋而無暇於政也無平不陂無往不歸天之道也問古者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是庶人固無廟也且古之廟制不獲具考而後世非享國者不得有廟故朱子曰士庶之賤不得爲廟然祠堂之與廟其實一也不陽諱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祠堂

主

廟之名而陰竊廟之實哉曰禮樂之衰下僭乎上及其廢也不達於下故三代以下大夫士無廟非不得立廟也無其制也無其制焉故與不得爲等抑古者有世官仕或世祿而今無之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故後之君子欲伸其追遠之忱者之所以爲難也然祖宗生之續莫大焉罔極之恩厚莫重焉且或則幸而倣祿於朝廷下焉亦或以優悠而紹其家學祖考之賜不其厚哉謂君子而克忘之夫不可爲而爲之者僭也上無其制而委曲以盡之仁孝之心也謂之曰祠堂者蓋當時得爲之而君子因潤澤之焉委曲以盡其志焉者也禮不下庶

人庶人上附得用士禮焉苟得之爲有財焉而隆禮由禮固其秀也其不能者不之強焉也祭於寢焉可矣然朱子作祠堂以會其宗而祭則猶是於寢也

問朱子云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之賤亦有所不得爲者今吾子所酌祠堂之制門有塾堂有東房有室有東壁不儼然廟歟曰然曰不亦僭乎曰夫惟廟哉古之宮室皆帥是也學記曰家有塾詩曰召我由房古之宮室皆帥是也生以是居之故死以是安之何謂僭哉古者天子之廟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五門諸侯廟黝垺斷壘大夫倉楹斷桷今樸素而已士之分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祠堂

主

也何謂僭哉曰有塾何也曰子弟肄學之所有司告具之位也東房主婦之位也室饋食之所夾室以備祧也東壁藏器之所也曰古者天子諸侯東西房大夫以下東房西室今室在堂北何也曰大夫無西房室當房西而已曰何以知其然也曰昏禮饗婦姑席於房外戶東南面則室當房西堂北可知也曰主婦位必於東房歟曰祭不無觀禮者賓位在西階故婦人東房宜也曰子故曰祭則猶是於寢也然則祠堂何必房也曰祭於寢通庶人以言也若有官者及弟子員古得有廟雖祭於祠堂可也且寢亦有房曰庶人之貧賤而宮如廟制乎

曰廟亦鬼之宮也故曰宮室皆帥是且庶人而能有祠堂則家不貧矣如其貧也則壺酒椀飯夫婦齊宿以薦雖蓬茅可具人其有非之者哉曰職如子言則古之廟制固可見也且士庶得爲之矣而朱子云廟制不見於經又曰士庶所不得爲何也曰此亦其大略云爾古必有詳焉者士庶不得爲恐不能具也吾固曰朱子欲人之易行也

問古者諸侯五廟得事高祖大夫三廟士二廟得事其祖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事禰而止今祠堂奉及高祖不以僭乎曰追遠之思夫人而有之三代以後禮樂廢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祠堂

七

矣有能修之者亦古人之所予也聞古者士雖一廟亦得事祖但上士父子異宮故死亦得異廟不命之士父子不異宮故死亦不得異廟非不得事祖也庶人用士禮則亦事祖矣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是古者大夫士亦或得事其高祖也明初胡秉中上言使庶人祭三代逮事曾祖此又後世之令然庶人得事曾祖則凡有官者益得事高祖矣况爲高祖齊衰三月高祖子姓終於總麻服未盡也恩未泯也事高祖禮得達焉情得安焉君子胡爲而不爲也且合四於一室則廟制有降而未踰也何僭之有

問今人有作五龕中事始祖者何如曰自適士而下已無始祖之廟事之似僭且今人所事始祖或非帝卽王猶爲不可如果爲始基之祖有功德於子孫不可忘者子孫必欲祭之亦只當用朱子墓祭一說

問然則明浦江鄭氏家儀亦奉始祖非乎曰彼以同居而祀之然非禮也

問神必尙右乎曰然曰父子不嫌於並列乎曰尙右則有尊卑之序故不嫌於並列古者洽祭太廟昭穆之主相向亦不爲嫌也

問古者奉主必於室子故謂於室乎曰然曰四代並列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祠堂

末

於室西亦古有其制歟曰未之聞也但四代並列自當如此於西上右也南上亦上右也室中上奧

問今人有作樓屋而奉主於樓上者可乎曰亦可也但不若於室爲妥若祠堂無夾室而祧主於樓上是則可也

問朱子云今日宮廬器服之制皆與古異有未可強同者又云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豆實是謂從宜今吾子於宮室之制既皆酌倣於古矣而祭器又不云用籩豆何也曰宮室之制今無大異酌於古焉未爲詫眾籩豆之

與盤盞則大異矣恐駭於眾也且籩豆制高古人席地所便今有椅棹亦不便於用故且從宜而酌古制者亦非與朱子戾也

問記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古者祭惟四時今朔望止至俗節皆有事於祠堂而又加以時祭不已煩乎曰古者諸侯於月朔亦有告廟是不爲煩古之君子食必思親俗節之薦亦情所不容已也

問朔日之參未必有賓且婦人序拜於西階矣何始入必於東房也曰婦人立於東房而行禮於西階亦猶行古之道也曰其必於東房何也曰婦人主內事者也而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祠堂

尤

菹醢果脯之實籩豆之器皆由房以出焉主婦實主之犧牲燔炙之味鼎俎之器皆於堂主人主之故主人於阼而婦人必於房各主其事也房內象也婦人之洗亦於東房曰洗何以亦在房也曰男女不共器則亦於房也

問家禮舊文諸父諸兄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而圖則分父兄爲兩行今吾子之說又合兄弟爲一行夫弟位主人之後者也今兄亦立於主人之後其何據乎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今分兄弟爲二行則昭穆紊矣兄雖長不敵宗子其位於主人之右少後宜也曰序昭

穆則當以左右分別矣曰不然宗廟之次左昭右穆而子孫亦以昭穆別其世數其實子孫之昭穆序先後不序左右也且宗廟之中室中者主也堂上者尸也西階之下異姓賓也大門之內百執事也子姓位阼階下東且無室中事唯至於旅酬則司士呼子弟至兩階之門而昭穆各以齒相酬焉亦何在而可以左右列也此辨惟陳介眉甚明有明皆憤憤耳

問酌酒於地其象灌與曰然曰天子諸侯則有灌士庶亦灌歟曰灌以求神於陰雖士庶當不可缺也天子諸侯別有灌尸若灌以求神不得云獻曰朱子曰用鬱鬯

六禮或問卷之七 祠堂

子

灌地以降神惟天子諸侯有之然則朱子非歟曰灌用鬱鬯則惟天子諸侯有之也朱子曰降神是盡傾又家禮有灌酒之儀朱子豈自背者哉

問灌酒用茅沙盤今云灌地何也曰左傳曰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禹貢包匭菁茅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者沛也蓋古者五齊三酒以供祭祀而醴齊滓汁得體則甚濁故先用事酒以和之又藉茅以沛之非用茅以灌也以盞齊況鬱鬯當亦用茅但禮無明文必用菁茅者亦猶和鬯之用鬱金貴備物耳然則後世灌酒於茅沙失古人用茅之義者也故去之

問祠堂惟大宗世守其餘別子皆當別祀或更自立祠堂則祠堂不日已多乎天下何能盡然也曰別子之後量力而處之能別立祠則甚善也不能則耐於宗祠四時迎主而祭於私室可也但祠堂寢室正位只大宗之高曾祖禰得居之餘別主或居耐位或居夾室不得以子正位夫安能盡天下別子而俱自立祠堂也

問支子不祭今宗子有故不得與則何如曰次者攝之而殺其禮朱子之說也殺禮如何曰不緦不配不歸肉曾子問之言也曰宗子爲庶人而支子有官其急於以官事其祖者也審矣朱子曰庶子仕宦則告於宗子而六禮或問

卷之七 祠堂

至

以宗子之命祭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夫然則不得以有官事其祖考也而安乎曰不緦不配不歸肉其他從乎有官可也
問宗子有官呂氏曰告於家廟以櫝載位版而行於官所權立祭堂以祭之朱子亦曰宗子所在宜奉二主以從夫奉主以從則祠堂虛矣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然則宗子之仕其同於有喪乎其同於去國乎曰此以言乎有國家也有恆土者有恆廟今之仕者不得有土故雖仕不得有廟而曰祠堂乃既仕於朝則以祿享其先

不能自己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不得奉祖之比遷主以從亦後世之權也但祠堂虛主似乎不可故朱子曰載二主以從二主者蓋祖禰也緦謂逮事祖則載祖以從不逮事祖則只載禰主以從高曾之祭支子攝之旁親之主其子各爲奉祀只載二主則祠堂不虛而尊養可逮其所事亦禮之權也

問今人宗子法廢苟支子有知禮者亦必守支子不祭之義而宗子又不能祭則將何如曰具牲而請祭於宗子之家已齊敬以襄事曰支子之居遠則如之何曰設位以祭而減其禮焉其亦可也

六禮或問 卷之七 祠堂

至

問宗子祭及高祖者迄高祖當祧而宗子有諸祖諸父親未盡設出主使未盡者祭之不幾隕越於禮已乎抑竟不祭已乎曰使服未盡者祭之亦朱子之說竊謂祧主夾室親未盡者時迎而祭之於家殺其禮祭已復於夾室蓋士庶大宗又非古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之比則時伸其敬焉可矣

問禮云天子植祫祫祫嘗祫烝諸侯廢一時之祭其禘一牀一祫今如家禮四時皆祭皆祫不已僭歟曰諸侯廢一時之祭以述職故耳非不得祭也且今者祠堂奉四代之主故祭則合食若父子不得異宮焉非僭也

士庶之賤視君遠則每不嫌於同曰若諸父諸祖之主生同居鬼同祠亦合祭之乎曰否宗子所祭惟殤及無後者旁主之祭其子孫之嫡自祭之

問元旦參祠堂在官者有朝謁之禮若謂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則明年之事而今年行之亦未盡善故邱瓊山擬以次日行事何如曰諸侯以述職而廢一時之祭則元旦不參祠堂似亦無害祭過時不舉亦不必更行元旦參禮家有次主則於元旦日次主攝行之

問庶母不入祠堂伊川謂其子當祀之私室今出母嫁母亦倣此例可矣而朱子云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相去遠者則設位望拜可也何也曰庶妾特以分卑非與父絕故得祀之私室出母嫁母與父絕不得復祀於家也

問宗子祭殤與無後者而不祭族祖及諸旁親何也曰殤亦同於無後無後者無主故宗子祭之族祖諸旁親有主故宗子不祭之

問主婦卒則次妾攝之無妾者當何如曰記曰宗子雖七十必繼娶無無主婦然亦安能盡皆繼娶無則不得已而缺其禮宗子未娶亦然

問大功以上廢祭朱子嘗曰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

六禮或問 卷之七 祠堂

重

以居喪之禮果能終始一一合於典禮卽廢祭無可疑

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則卒哭之前廢祭卒哭之後可略放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墨衰常祀於宗廟可也又曰薦新告廟未葬當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又曰正祭三獻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合觀此數條其亦禮之權歟曰不慎終者爲能追遠墨衰非古也有故不得已乃墨衰墨則祭矣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

問天子既殯既葬可祭五祀則士庶居喪或亦可祭歟曰使人攝之殺其禮曰其祭者云何曰五祀外也不以內廢外故祭君子不奪親故使人攝之攝之者等於有故也

問祝稱孝子何也曰顧名以思義也曰攝主不稱孝何也曰不敢也其不敢何也曰支子非不孝也從宗子以贊事孝養之事非所敢專今攝主則嫌於專不敢專者讓善之義也故不稱孝

問婦人俠拜何也曰婦人肅拜肅拜則俠拜矣俠拜者陽奇而陰耦也曰其肅拜何也曰婦人首飾重不勝拜故手拜而已男子重首故拜稽首婦人重腰故拜俯首

六禮或問 卷之七 祠堂

重

手拜手至地重其禮則扱地扱地手柱地以手拜輕於
拜故又俠拜曰爲喪主則不手拜何也曰稽顙以著哀
非手拜之義也曰今之婦人屈膝立拜何也曰由手拜
而變之則立拜也立拜久矣從之可也其跪拜則當肅
拜俯伏如男子非古也失婦人之常矣

六禮或問

卷之七

祠堂

三

六禮或問卷之七終

六禮或問卷之八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儀辰子純
廣甯夏先慎
同邑程夢元
同邑余鼎彝
同邑戴彭原
同校字

時祭

家禮時祭用仲月於孟月之下旬筮日 主人率子弟至
祠堂之中門外西面立子弟序立主人之後左皆西向北
上執事者設香案於主人之前置香爐於案上奉著櫝於
爐西設盥帨於東榮筮者至主人轉西南向揖筮者曰某
將以來月祗薦歲事於祖考將以上旬某日或亥若中旬
某日下旬某日未知孰吉敢拜吾子筮之筮者北面敬諾

六禮或問卷之八 時祭

乃盥拭焚香詣香案前啓櫝以筮筮上旬吉則已不吉則
筮中旬又不吉則用下旬筮已執事者反著徹案執事者
啓中門主人以下皆轉北面序立如朔位鞠躬再拜主人
升詣香案前跪焚香俯伏再拜祝入跪主人之左告祭期
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於祖考既得日敢告
俯伏再拜皆復位主人以下鞠躬再拜祝闔門主人以下
轉西面序立如初執事者立大門內之西東面北上以受
訓戒祝立主人之右命之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祗祭
歲事於祖考有司具修執事齊應曰諾乃退無能筮者則
只用卜筮內宰以告主婦主婦命眾婦女及內執事具修

於內之類。○以下酌即瓊山儀節

合用之器 椅 正位每位二張 附位隨棹 正位每位二張 附位隨棹

樽 酒 二尊 勺 各一 元酒 尊 酒 注 盤 朝 事 饋 食 加 羞

飯 血 盤 二 尊 勺 各一 元酒 尊 酒 注 盤 朝 事 饋 食 加 羞

亦 有 豆 六 簋 六 簋 簋 三 餘 隨 用 盤 棹 湯 碗 附 位 隨 用

登 一 型 一 茶 甌 茶 壺 牲 盤 用 大 盤 受 胙 盤 大 盤

又 主 人 生 婦 受 非 用 一 組 二 牲 則 用 三 組 七 箸 火

鑪 湯 瓶 鼎 鼎 牲 則 用 三 鼎 或 三 牲 則 五 鼎 二 釜 別 用 釜

門 外 亦 如 鼎 鼎 牲 則 用 三 鼎 或 三 牲 則 五 鼎 二 釜 別 用 釜

六禮或問卷之八 時祭

有 房 一 香 几 香 爐 香 匙 香 箸 香 盒 燭 臺 祝 版 餘 物

合 備 之 物 牲 無 官 者 特 豕 有 官 者 羊 醴 厚 而 和 滓 者

酒 元 酒 醢 味 菹 菜 脯 或 一 果 或 二 米 食 餅 如 粉 菜 糗

麪 食 餅 之 類 醢 醋 鹽 醬 油 飯 茶 茅 柴

炭 蒿 香 蠟 燭 紙 魚 合 用 之 人 贊 禮 者

祝 執 事 者

前期七日散齊前期三日內外咸至齊主人致齊於外眾

丈夫同之主婦致齊於內眾婦女同之沐浴更衣不飲酒

茹葷不聽樂弔喪問疾以專致其思慮至前期一日設位

主人躬率子弟執事灑掃正寢設四代之座於堂北西上

如祠堂之次設耐位於兩序亦西上詳見圖執事者陳器設

香案於堂中設元酒於東序醴尊次南酒在下皆有架又

設棹於酒東置酒注爵盞茶壺託盤及外用之盤俎於上

設火鑪及湯瓶於西序又設棹於西序南以置祝版又設

棹於祝版北以置飯盤湯碗又設盥於東榮二一有架南

北以堂深又設饌牀於盥東設刀及殺牲之具於庭設鼎

於大門外塾西南北向設釜於鼎南牽牲而繫之於釜西

南南上又設棹於東房以盛內羞之盤及湯盂設盥於棹

東南內外執事滌濯必潔皆以幕覆之日舖後主人率眾

丈夫入立於阼階下西向如筮位有賓則入立於西階下東

六禮或問卷之八時祭 三

面使一子弟升西階視壺濯於東序視籩豆型於東房視

椅棹覆視飯具於西廂降階至大門內塾之間北面揖告

曰濯潔具備主人以下出立於門之東西子弟出省牲反

北面揖告曰牲肥備復出舉鼎視之反北面揖告曰鼎

潔乃退主婦率眾婦女內執事具內羞之饌實菹醢脯果

鹽醋米食麪食於器幕之厥明夙興取明水元酒實尊陳

匙箸實祭饌內羞庶羞於盤熾炭於爐實水於瓶爨釜及

鼎實以水質明主人主婦率祝及子弟詣祠堂盥洗啓櫝

出主主人主婦詣香案前跪焚香俯伏祝跪主人之左告

曰孝孫某今仲某之月有事於高曾祖考妣敢請神主出

就正寢恭伸奠獻俯伏皆興子弟以盤載主行主人主婦

前導至正寢主人奉諸考主主婦奉諸妣主子弟奉耐主

皆就座主人乃卽位於阼階下北面眾子弟序立於東主

婦卽位於東房眾婦女序立於後有賓則卽位於西階下

眾賓序立於西主人盥於東榮升阼階詣香案前跪上香

執事者開尊實酒於爵盛以盤詣主人之左東向跪授主

人爵執事者興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爵盡爵於香案地

下覆爵興再拜興復位主婦盥於房中出詣香案前濯如

主人之禮復位遂參神主人以下皆鞠躬四拜主婦及眾

房主人出迎牲主人牽牲眾子弟佐之入中庭執事者殺

六禮或問卷之八時祭 四

牲主人涖殺親執刀取耳上毛一盤血一盤切首心肝肺

爲一盤執事以置東榮饌牀上取脂雜米及蒿一盤執事

以置階上爐西棹上乃去左胖不用以右胖前足爲三段

脊爲三段脅爲三條後足爲三段去近竅一段不用凡十

一體盛以大盤執事以置於東榮主人升阼階立香案前

跪祝奉脂蒿盤跪主人左東向授主人祝興主人奉盤興

詣堂西燎脂於鑪復詣香案前跪祝奉版跪主人左讀祝

眾丈夫以下皆跪讀祝畢祝及眾興主人興稍退跪俯伏

再拜興遂詣高祖考妣神位前執事者進毛血盤主人受

而奠之棹西北執事者進首心肝肺主人受而奠之毛血

東執事者進生俎主人受之奠於肺東又詣曾祖考妣前奠如高祖若四代各有牲則各以其牲奠或四代同牲則分毛血各四盤首心肝肺四盤分右肝十一體又詣祖考妣前奠詣考妣前奠皆如初遂降復位主婦詣高祖考妣前眾婦進醢脯主婦受醢奠之肺南受脯奠之俎南詣曾祖考妣前亦如之詣祖考妣前詣考妣前亦如之遂降側階復東房執事者徹腥俎燔於釜徹毛血反於東榮炊飯肉粗熟主人升詣高祖神位前執事者進燔俎主人受之奠於薦南遂奠以徧降復位執事者徹燔俎烹於鼎合左胖熟之羹定爲大羹一鉶羹一主八升詣神座前執事者進飯二盤主人受之奠於薦北上西六禮或問時祭卷之八五

長無賓則奉肝加鹽進主人受之奠於薦南反跪俯伏再拜興獻醢加炙以徧皆如之子弟徧獻耐位皆有肝執事者布席於香案前主人詣席前北面跪祝以爵酌酒受命於高祖詣主人右以酢主人再拜受酒祝盤辟祝西面再拜執事者進俎肉祝以盤徧抄神飯詣主人左嘏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於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俯伏再拜受飯奠飯興於俎坐拭手執爵祭酒啐酒嘗飯實飯於左袂掛袂於手指興降席末跪卒爵興跪奠爵遂再拜興執事者徹主人六禮或問時祭卷之八六

之俎歸之東榮遂布席於西階之東主人酌酒西面獻祝祝西階上北面拜受主人兩階間拜送執事者進俎祝升席跪祭肉祭酒啐酒興退席末跪卒爵興跪奠爵北面再拜主人答拜祝徹俎降階主人降復位執事者燔肉肉熟主婦詣神位前獻醢兄弟進燔加鹽薦燔皆如主人之禮獻醢加燔以徧皆如之諸婦徧獻耐位皆有燔執事者易受酢之席主婦詣席前受酢不嘏禮如主人主婦獻祝無俎禮亦如主人主婦遂復位主人揖賓升主人先升客從之執事者布賓席於西階上東向主人東階上再拜客答拜執事者酌酒主人以獻賓於西階客北面拜受主人盤

辟賓受爵於席前主人阼階上拜送客盤辟執事者進賓
俎賓升席坐興取肉跪絕祭齊之興置於俎坐拭手執爵
祭酒興退席末啐酒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興跪奠爵遂
再拜主人阼階上答拜客執虛爵降主人降賓辭降賓洗
爵主人辭洗賓卒洗詳見禮賓賓及主人升執事者酌酒賓以
酢主人主人阼階上北面拜受賓盤辟主人受爵於席前
賓西階上拜送主人盤辟主人升席無俎跪祭酒興降席
阼階上北面跪卒爵興跪奠爵遂再拜賓西階上答拜主
人跪奠爵於序端執事者以盞酌酒主人阼階上北面坐
奠盞拜執盞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跪祭遂卒盞興

六禮或問

卷之八

時祭

七

跪奠盞拜執盞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主人卒洗及
賓升執事者酌酒主人以酬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盞
於俎南賓辭賓跪取盞興反西階上主人阼階上拜送賓
進席前北面跪奠酬於俎北反西階上主人揖降賓亦降
復西階下位主人阼階下西南三拜眾賓眾賓東向皆答
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於序端降洗眾賓一人辭洗主人
卒洗升執事酌酒主人詣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三人
以次升拜受皆有俎主人於賓右拜送賓坐祭立飲不拜
既授主人爵降復位主人遂於堂下獻眾賓眾賓皆不拜
受爵有俎坐祭立飲主人獻賓畢遂洗爵獻兄弟眾兄弟

子姓畢立於兩階之間兄弟之長辭洗主人卒洗升執事
酌酒主人兩階之間堂上以獻兄弟之長升西階拜受如
眾賓之長降復兩階之間主人遂於堂下獻眾兄弟子姓
皆有俎如眾賓獻畢主人以虛爵授執事眾賓受獻既畢
賓長升西階詣神座前跪執事者酌酒以進詣賓左東向
授賓賓祭酒奠酒俯伏再拜如主人之禮皆獻以徧亦如
之遂降復位眾賓徧獻耐位如子弟降復位執事者布主
人之席於側階下東房戶內布主婦之席於房中主婦酌
酒致爵於主人主人西面拜受主婦盤辟主人升席受爵
主婦南面拜送主人盤辟主人跪祭酒興退席末卒爵興

六禮或問

卷之八

時祭

八

跪奠爵拜主婦答拜主婦更爵自酌以酢執爵拜主人答
拜主婦祭卒爵興跪奠爵拜主人答拜主人出降洗爵升
入酌酒致爵於主婦主婦拜受主人盤辟主婦升席受爵
主人拜送主婦盤辟主婦跪祭酒興退席末卒爵興跪奠
爵拜主人答拜主人更爵自酌以酢執爵拜主婦答拜主
人祭卒爵興跪奠爵拜主婦答拜主人出復位賓長升執
酒注詣神位前加爵以徧眾賓升加爵耐位皆徧降復位
兄弟之長升執酒注詣神位前加爵眾兄弟加爵耐位如
賓禮降復位主婦及眾婦薦羞米食麩食禮如初祝酌酒
奠於高祖考座前主人之嫡入詣座前跪再拜執爵興退

跪祭酒卒爵興跪奠爵再拜執虛爵興降洗升酌酒詣座
前跪執事者受爵奠於主前嫡興跪再拜降復位賓子弟
二人少者舉觶取盞洗升實酒賓長兄弟之長升賓立於
西階上西東面兄弟之長兩階間西南面舉觶者西階上
北面跪奠盞拜執盞興長皆答拜舉觶者皆坐祭卒盞興
奠盞拜執盞興長皆答拜舉觶者降賓者先兄弟者少後洗升實
詣西階上北面長皆拜舉觶者皆進跪奠盞於長前長
受盞以興舉觶者退西階上皆拜送長者跪取盞卒飲
拜以虛盞授舉觶者舉觶者不洗實盞各奠酬三人如
公長三人以次升受皆不拜凡受酬皆自左卒受者興以

六禮或問 卷之八 時祭

元

旅在下者於西階上及兩階間前舉觶者皆降各復位眾
賓兄弟各以齒受酬交錯以徧舉觶者與旅皆不拜終於
賤執事者卒受者以虛盞降奠於東榮復位主人升執茶
壺執事者以盞從各獻茶於祖考主婦執茶壺眾婦以盞
從獻茶於祖妣以徧子弟諸婦各徧獻茶於附位皆降復
位主人立阼階上西面祝受命於祖考而詣西階之上東
向立揖告主人曰利成眾皆再拜主人不拜降復位祝徹
神座前飯別以肉祭羣殤於室中戶內眾遂參神主人以
下皆鞠躬四拜婦女拜於房中祝取祝版上文焚之反版於西序
主人主婦皆升奉主歸於祠堂如迎主之儀賓立以俟主

人主婦奉主者反寢復位賓乃揖出主人送賓眾賓自徹
組從賓以出賓及主人大門外相向揖主東賓西賓遂去主人
拜賓使執事者歸賓俎子弟及外執事徹羣俎及酒醴諸
婦徹醢脯菹果米麪庶羞各謹滌祭器而藏之事畢主人
主婦並立於中堂南面諸祖諸父諸母立於東西序北上
諸弟子序立於東階下諸婦女序立於西階下子弟諸婦
皆北面鞠躬四拜子弟諸婦之長各一人酌酒升西階執
觴跪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加饗伏維孝孫備膺五福保族
宜家乃進獻於主人主婦復西階上主人主婦飲卒爵子
弟婦獻爵者再拜主人曰祀事既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

六禮或問 卷之八 時祭

十

之子弟婦復再拜進受虛爵以降復位眾皆鞠躬四拜遂
退而丈夫分餽於外婦女分餽於內昭穆皆以齒燕如常
儀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
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以上祭禮家禮本注
參以俗儀邱氏盡易以後世所頒之祭神儀注殊失用古
之意後復酌特牲少牢諸篇以為儀則非復邱氏之舊蓋
儒者復古之一端云

或問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則家禮舊注及邱氏之儀
節實簡易而可行也今必依附於儀禮禮文之繁如此
得毋遺而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也乎曰不然
夫禮者先王之至教也因人情而制之監二代而修之

夫豈徒以繁文強人之從事哉要亦動容折旋無不有其深義也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則繁文而無當耳行其禮而察其情習其文而思其義則其於報本追遠修身齊家之道吾知其必於祭禮而得之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曰然則朱子非乎曰吾固曰朱子爲誘人之易行也著焉察焉存乎其人非文之過也邱氏不察而一於簡便焉則失之矣

問祭必卜日何也曰古也曰古之必卜日何也曰重其事焉而不敢專故聽命於神也曰朱子曰卜日無定慮

六禮或問 卷之八 時祭

十一

有不虔抑又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定日而後虔其虔薄也其虔薄則卜日慮不虔矣虔不虔在心不在卜日也問備物書儀時果各五品膾炙羹醢軒脯醢庶羞麇食米食共不過十五品邱氏擬每棹用按酒櫟五茶食果菜櫟各五椒鹽醋櫟匙箸各一再外擬用世俗棹面是亦事死如事生之意也曰俗節之薦用俗可也既用祭禮自當倣古曰生以是養之死以是祭之何必古哉曰醴醢既成不忘元酒殺核既偕不廢腥血如曰生以是養之死以是祭之則周人薦熟可已朝踐之設何爲也且養無間朝夕而祭以時舉養則佐饌可已而祭有百

拜之繁祭之究不同於養也明矣况醴酒大羹非不可飲也俎實豆菹非不可食也燔炙醢脯非若茹毛飲血之不可以通於今也古所得爲而今不得爲之不可爲者也古所得爲而今得爲之何爲而不古若哉此祭之所以當倣古也倣古者亦追遠之志也夫曰敢問陳饌之數其詳當若何曰特牲一鼎豕也三鼎加膚腊也三牲羊豕加魚也五鼎加膚腊也太牢以上七鼎九鼎所謂鼎俎奇而從陽也簠豆之實士庶當四有官則六加隆則八簠豆之數偶而從陰也故男主鼎俎而女薦豆簠從乎其類也炙燔爲加薦不在其數曰如古不既薄

六禮或問 卷之八 時祭

十二

乎曰特殺而享之何謂薄也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麋鹿爲禮窮珍奇而薦之奢則不孫矣四海九州之美味天子之禮而非士庶之分也就養無方而祭饌有定亦猶夫養無間於朝夕而祭必踰時幽明之分而人神之義也曰用古饌則宜古器今不用古豆簠而用古饌其終爲戾事也曰不用古衣冠而用古布帛其亦爲戾事也問祭且用酒而齊廢酒何也曰飲酒茹葷非厭之也其氣不可以接於神明也曰必專其志氣能無廢事乎曰今之官府於致齋時惟不聽樂弔喪問疾而照常辦事

事之不可以已者矣庀之可也

問古尸何義也曰依神也古者大賓大客皆有享祭亦享也享則有揖拜酬酢之儀以神之不能爲儀也故立尸以安之尸代神以禮者也尸代神以禮而對之者儼然如對神矣此所以作敬也殤則不尸以殤未能爲禮故也曰今祭不尸不幾盡殤其祖考歟曰不尸久矣莫之敢興也祭必有尸古之道也

問古者告主於室延尸於堂饋食於室未聞列主於堂也曰古有尸故得不出主於堂今無尸而一祭之間又不得數移神主故且從舊又庶人祭於寢大夫士祭於

六禮或問卷之八 時祭

三

宗室牖下則或者大夫士有室事而庶人無室事亦未可知而今無可考今擬庶人祭於寢則堂上並列四代之主或有官者祭於祠堂則列主於室只以高祖正東面位而曾祖以下用昭穆對列南北復設虛位於堂則朝踐於堂而饋食於室或亦得古之遺制也然虛位終覺未妥總不如古之用尸也

問灌鬯燎蕭說禮者皆云是天子諸侯之事而子云別有灌尸之禮則既聞命矣若燎脂豈亦有二乎曰灌以報魄燎以報魂貴賤不容或異詩小雅取其血膋亦是大夫且古人燎脂想只如今人焚香之義不爲僭也曰

燎脂如焚香之義則今既焚香矣又加以燎脂不已贅乎曰不忘古也醴醢成矣而又加以元酒不爲贅也曰家禮於始祭則既燎脂以詔神而後灌今吾子先灌何也曰此恐有誤耳般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周禮也鬼陰道也則先求諸陰義也

問灌而後參神何也曰此家禮之舊也求神而後迎拜之參神而後灌失之矣

問舊注祝於初獻之後此祝於燎脂之時何也曰祝詔神於室正在燎脂之時求神而後詔之也若已詔而初獻又祝之是再告也且醕則受胙

六禮或問卷之八 時祭

古

問闔門舊注在三獻加食之後而此在陳饌後未獻之時何也曰闔門之禮見於士虞禮意其恐神之遠人故闔門以象神食不徒爲行禮者憩息地也醕尸而後無所庸其闔門矣

問侑食在醕前何也曰侑食自在饋時食禮加爵在祭將畢時飲禮也夫侑者祝勸尸飽也尸食飽而後醕

問舊注受胙在三獻之後而此在初獻之後何也曰祭亦享也享則有獻有酢胙亦酢也有牢肉故謂之胙因酢而嘏以慈告也

問三獻皆在饋後乎曰綴考之上公九獻君灌尸一也

夫人灌尸二也朝踐之陳俎乃薦腥君獻醴齊三也夫人獻四也饋食之陳俎乃薦熟君獻盞齊五也夫人獻六也六獻皆有獻而無酢饋食之後尸飯告飽祝侑食食畢君酌尸以醴七也夫人酌尸以盞八也加羞之陳賓乃獻尸九也加爵舉奠不在正獻之數侯伯七獻君灌一夫人灌二朝踐君獻三饋食夫人獻四君酌五夫人酌六賓獻七子男五獻君灌一夫人灌二朝踐饋食陳而不獻君酌三夫人酌四賓獻五夫子男之朝踐饋食陳而不獻則大夫三獻其不獻明矣故主人酌一主婦二賓獻三也此三獻之所以皆在饋食之後也

六禮或問

卷之八

時祭

五

問饋食爲直祭乎曰直祭也前乎此者鬱鬯奠而不飲腥俎陳而不食故饋食而後爲直祭曰饋食食禮也三獻之禮先食而後獻何也曰凡食以養陰飲以養陽先食而後飲亦猶先求於陰之道也曰諸侯有灌尸而尸不飲何也曰鬯以求神尸重之而不飲也且夫追遠之道始於遠而終以近先以鬼而後以人遠之則尊近之則親鬼之則畏之也人之則愛之也是故灌燎之禮室中之詔祊厭之祭恍恍惚惚不知所遠而神之也迨夫饋食既陳祝侑加實君與夫人交酌則以人道事之而後拜跪酢酬之文作焉此近而人之也夫人死曰鬼

鬼陰道也故先求諸陰及來而伸則神道矣神道從陽故燎脂以迎之也迨夫尸入而坐於堂則儼然來格矣此自遠而近之漸也於是獻之獻之以鬯卽其初而無間也事神之道也神則不飲歆氣而已薦以腥俎亦其所燎也所謂虞人尙氣者也醴近古醴次之醴沈爲後燭次於腥熟後於燭飲食漸修而人神無間矣此所以終於事人之道也

問祭之有獻賓何也曰祭之有賓其祖考之故舊也或其臣也或外戚也或賢君子也獻賓者敬其所尊也獻兄弟及子姓愛其所親也致爵者敬匹也妻也者親之

六禮或問

卷之八

時祭

始祖

六

主也舉奠者愛子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旅酬者教禮讓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敬其妻以及其子孝之至也故曰習而察之則修身齊家之道祭其備之也問主人未有主婦其禮何如曰內羞婦人薦之亞獻兄弟行之而闕致爵之禮無賓則三獻兄弟行之若兄弟已亞酌則主人終之而無賓禮未有嫡子則無舉奠庶妾攝小君無致爵也庶子爲父後舉奠可也酢而不啜獻而不旅酬攝主之祭也惟宗子有散胙非宗子而祭則燕而不敢致胙於人

始祖

家禮祭始祖以冬至前期有司具修七日散齋三日致齋前期一日設始祖位於祠堂之北壁下陳器陳牲省具省牲具饌至日厥明夙興入祠堂序立灌參迎牲燎脂讀祝朝踐薦腥爛饋食薦熟侑食闔門啓門酌獻受胙主婦酌酢獻賓及兄弟賓獻致爵薦加羞加爵舉奠旅酬獻茶告利成辭神送賓徹餽皆如時祭之儀

問冬至之祭古歟曰非古也古者自夫大夫而下不得有事於始祖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胡爲而不得有事於始祖也曰爲已遠也德厚者其感遠位高者其物備備物感遠而後得有事於始祖士庶非其分也萬物

六禮或問

始祖

七

本乎天而不得有事於天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支子不祭先王所以定名分而辨上下也若士庶得有事於始祖則諸侯宜亦可有事於天子矣曰然則家禮胡爲而有冬至之事也曰冬至之事朱子本於程子而程子取義於冬至焉家禮未成之書朱子已自謂不敢祭而於家禮則未及修焉者也曰程子冬至祭始祖立秋祭先祖季秋祭禰數條朱子俱載之小學矣夫家禮固未成之書也而小學其亦未成之書歟曰小學不主於言禮偶因其全文而載之也曰然則冬至之事其卒非矣非則曷爲而不廢之也曰先儒所載而未

敢易也古者三命以上得祀別祖爲始祖則今有官者自五品以上冬至祭其別子始基之祖可也曰朱子固曰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也夫以爲似禘則惟天子得祭之今子曰五品以上乃得祭之何也曰以冬至而祭及始祖固似於禘然禘追享始祖之所自出而此只祭始祖又自有間但所云始祖者只當是別子爲祖不得干宗且祀及古之帝王譬如周之始祖亦只是后稷不及帝嚳魯之始祖只是周公不及文王也若以爲厥初生民之祖則似禘矣

先祖

六禮或問

始祖

先祖

六

家禮祭先祖以立春合始祖以下高祖以上者皆設立牌位而享之於祠堂如時祭之儀或問始祖之祭子固謂非士庶所當祭矣若先祖之祭則其無害於行也乎曰禮諸侯有祫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則大夫之不得有事於高祖以上也明矣且諸侯大祫亦維三年間享而今乃立春歲薦之其非分甚也吾謂始祖之祭固猶輕於先祖之祭也曰然則如何而得以行之曰爵比古諸侯者亦三年而一行之其或可也曰行之者其惟祧主乎其并及於四代之主乎曰及四代之主也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所以明先祖

之謂耳非必謂不及高祖以下也曰其位惟何曰初祖在室東面在堂南面以下在室則以南北爲昭穆在堂則以東西爲昭穆

問邱氏曰朱子答或人書論祔及遷有取橫渠喪畢祔祭祭畢還主迭遷之說則亦不以祔爲非矣由是觀之先祖之祭似亦可行今擬人家有合族以居累世共爨者生者同居而死者異祭恐難以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不若歲行此祭庶累世不分者得以萃聚人心摠攝眾志而敬宗睦族於悠久也其說何如曰否不然張子所謂祔卽四時之祔高祖以下者卽禮所謂吉祭而後六禮或問卷之八 先祖 祭禴 五

入也今及毀廟之主則大祫矣大祫非士庶所得行也且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爲不睦雖孔子未聞與其兄數世同居故合族而居賢者過人之行而非聖賢中正之法也必慚其欲萃之心則天下且一家矣是必天子而後可也

祭禴

家禮祭禴用季秋如時祭之儀

或問始祖似禘先祖似祫固矣季秋祭禴或士庶之分歟曰說命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典祀無豐於禴旣時祭矣而又祭禴不幾煩而豐禴乎故季秋之祭

古所未聞也周公嚴父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季秋之祭禴也其似於宗祀乎士庶雖毋祭可也瓊山謂支子不祭爲卽此祭噫其亦誤矣

忌日

家禮忌日前一日齋戒設位於寢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變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灌參讀祝舉哀哀止饋食脩食闔門啓門初獻不嘏不受酢亞獻終獻加爵獻茶辭神納主徹饌不餞是日不飲酒食肉不聽樂黻布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問忌日之祭古歟曰忌日必哀其祭也未之前聞然祀

六禮或問卷之八 祭禴 忌日

忌日

手

之忠也孝子之志也曰不用牲乎曰用牲可也然非正祭雖無牲可也盡心焉耳矣曰四代之忌皆祭乎曰逮事王父母則祭之不逮事者不之祭可也父母雖不逮事祭也曰父母忌則祭父母曰父忌以母配母忌不當援父王父母亦然

問今人每重生日家禮有忌日之祭而無生日之祭今又以義起之何如曰未之前聞也吾逮父母之忌而不逮父母之生也何祭之有曰今人生日累置酒張樂矣生則榮之死不祭之且已猶爲之而於父母儉之可乎曰非禮也生日何樂之有

墓祭

家禮將墓祭前一日齋戒具饌厥明主人率執事者詣墓所主人向墓再拜遂環視除草棘復位再拜興又除草於墓左遂布席陳饌饌品隨宜主人主婦序立無賓則主人男序立於墓前之左北面西上只以墓所向爲主婦女序立墓前之右北面東上有賓則主婦序立於墓東西面北上賓眾序立於墓前之右北面東上主人盥洗濯酒復位眾參神主人詣墓前祝進讀祝禮畢遂初獻主婦亞獻賓終獻或子子弟加爵主婦獻茶眾辭神焚祝文禮畢遂祭土神於墓左略如前儀主婦不獻

六禮或問

卷之八

墓祭

三

或問子嘗謂墓祭非古然乎曰然曰然則胡爲而有此禮也曰委土者形也萃廟者精也夫既於既葬之後三虞而妥之耐廟以事之則祖考之神如在宮矣又胡爲求神於墓哉周伯有過伊闕之野見野祭者而決其爲戎夫禮樂不野合祭於野焉古人之所謂委諸草莽也雖然亦有之古之人喪位去國則哭拜於墓反國則不哭展墓而入去國之哭爲不得事於廟也反國之展未

有廟也宗子去國支子無爵而處則望墓爲壇而祭蓋無爵不得廟而於家又不敢以有宗子在也故宗子死則告墓而祭於家今得有祠堂矣而復祭於墓是比於

去國也豈禮也哉今擬墓祭之禮宗子將遠遷則墓祭而行非去國也不得哭自遠遷歸則祭墓而後入庶乎可也曰今之清明掃墓因可廢歟曰時掃視焉可也不祭可也世之人合男女而劇飲誼雜於祖考之墓是以可哀之地而爲暢意遊衍之所其失禮抑又甚也

六禮或問

卷之八

墓祭

三

六禮或問卷之八終

六禮或問卷之九

葵源汪 紋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復辰子純
澁甯夏先慎曾嚴
同邑程夢元與同
同邑余家鼎章伯
同邑戴彭景筠

臘補

歲將改則於是月擇日期前三日齋戒具脩及日而祭於正寢祭如時祭之儀

問瓊山因朱子大全集有歲暮祝文而擬增歲暮一祭此之臘祭其即本於瓊山歟曰然然月令季冬臘先祖五祀曰何以謂之臘也曰臘者報成之祭也冬可獵以獵所獲祭故曰臘曰臘非秦祭歟曰非也宮之奇曰虞

六禮或問 卷之九 臘

不臘矣是周亦謂之臘或謂臘為十二月之名然月以祭名非祭以月名也曰先祖其毀廟皆在乎曰此所謂先祖且止及所得祭者

立社補

大夫以下成羣聚居滿百家以上得以立社曰置社置社於村落之前右若同姓族居則置社於祠堂之右開地為壇築土為壇壇上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社主立稷壇於社壇之東外繚以周垣門主皆北向不屋其門常扇鑰無使人畜汙穢之物得入村居中推有齒德而為宗者使主社祭同姓則大宗主之有水旱疾疫則禱有大眾大事而

羣議於社告於社而後行

問社亦尊神也而士庶成羣得立社何也曰社有不同人物皆父天而母地方圻者天下之嫡母也故惟天子祭之天下士庶各以其土為母社也者一方之母也支子不祭禰故非天子不得祭天庶子得祀其生母於別宮故雖士庶得以祭社母有貴賤故有一國之社一鄉之社一聚之社曰然則非句龍之社農棄為稷乎曰天子有大社有王社於是乎祭大社而以句龍配之非士庶所祭也鄉人之賢者死而祭於社則亦配之之義也

祭社補

六禮或問 卷之九 立社

祭社以立春立秋後五戊之日前期之月主社者率同社之人以齒序立於社壇門外面社西上執事者啓門主人以下鞠躬再拜詣社主前跪焚香俯伏再拜祝跪主人之左告曰某官無官則不稱某官姓名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昭事於社稷敢告祝興主人再拜興出復位主人以下皆再拜興主人東面眾執事西面社上祝立主人之右命里人及執事曰某官某將以來月某日昭事於社稷有司具脩眾應曰諾乃退

具脩 祭器或用古或用今預合里人出資備辦而儲如祠器之制將用牲或特牲或羊豕菹二醢二脯二果二米食則出而滌濯之

二 麪食二醴二酒二元酒 飯無定數惟香燭柴

炭鹽

前期七日散齋前期三日同社皆致齋前期一日主人率同社及執事掃壇壝執事者設幕於社門外其廣約可容立行陳器於幕中南上陳牲於幕北主人率眾東面子弟一人省濯具南面告主人遂省蠲省牲亦如之乃退執事具饌厥明夙興實庶羞質明主人率同社詣幕所序立面社西上主人洗詣社主前焚香跪俯伏祝跪主人之左告曰某官某今某月日照事於社敢祈神降蒸伸奠獻俯伏興稷亦如之主人迎牲牽牲入執事者刲牲血於壇上舉

六禮或問 卷之九 祭社

三

牲退治牲主人再拜興退復位主人以下皆鞠躬四拜主人遂涖治牲首心肝肺右胖肩膊臂脊脇脾足略如祠堂之制主人詣主前跪祝奉祝版跪主人左讀祝眾同社者皆跪祝畢祝及眾興主人興稍退跪俯伏再拜興稷亦知之遂薦腥主人之次長肆蒞醢執事者徹腥燭之主人薦燭執事者徹燭合烹羹定主人薦熟肆飯羹次長薦脯果祝侑食主人初獻祝受命於神以酢主人主人受酢遂獻祝復位次長亞獻如主人不受酢不獻祝復位又次者三獻如亞獻之禮遂薦加羞子弟加爵祝受神命出西面立揖告主人曰禮畢眾再拜主人以下辭神皆鞠躬四拜焚

祝文徹饌滌器藏之乃以神饌燕於同社或主人之家或更擇寬大之所

散社昨

或問君祭社南向今士庶祭社亦南向乎曰社北向者陰義也祭社南面上下同之且先王制禮非一道惟其義耳人生上左而鬼則上右賓於西方婦人亦於西方凡此者其義然也曰古社用甲今胡不用甲也曰用甲君禮也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知與君社不同日矣後世久已用戊戌亦義也曰祭社何爲不於中央土曰士庶祭社非若五祀之以行也以行則后土句龍貴矣非士庶所祭也置社惟春祈秋報而已

六禮或問 卷之九 祭社

四

問古者立社必受天氣則不屋後世里社則多有屋矣其或亦不敢同於有國也況立廟以居神其安之今必不屋安知神之所歆乎曰陰受陽施天地之道也非亡國之社也亦胡爲而屋之且廟者所以安人鬼而非所以事神祇也夫惟人則生有宮室而死卽有廟事死如生之思也社者神而已神者氣而已安用廟爲亦以別於人鬼也後世於嶽瀆山川皆立之廟焉失鬼神之義矣更爲之像焉則惑之甚者也曰神別於人鬼而祭之同於祖考何也曰義不同也薦氣臭而已腥血臭也蒞醢水土之和氣也合烹而濟以水火和以五行之味和

之至也以其精誠合其氣臭此交於神明之道也曰社不屋則里之有德者死而祭於社其主何所乎曰無主於社也將祭則立其位而兼祭之

問祭社之禮略同於祖考而不灌何也曰禮宗廟有灌無玉郊社有玉無灌次祀用牲幣小祀惟用牲蓋外神則不灌也置社卑故不用幣曰不灌何也曰義也人死必歸土是魄降於下故灌以求於陰外神非人鬼無求於陰之道也曰不燎何也曰社陰道也祭神則燎實柴是也祭祇不燎則血祭埋沈而已宗廟則有燎脂合陰陽之義也曰血祭何也曰氣陽血陰燎則用氣而祭社六禮或問卷之九 祭社 五

戶補

祭戶以仲春之月擇日前期三日齋戒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質明設主於戶內之西北向主人盥拭南面跪祝跪主人之左告曰某官某今仲春之月日昭事於司戶敢祈神假恭伸奠獻執事者以牲刲血於主前舉牲退治牲

家貧小經用

主人俯伏興遂奉主以遷於奧今室制非古則只於室北

可主人面奧參神四拜詣主前讀祝祝畢陳饌饋食遂初獻受酢獻祝亞獻終獻加爵禮成辭神焚祝并主徹饌略如祭社稷之儀

竈補

祭竈以仲夏之月擇日日質明設主於竈陴西向主人東面祝告刲血遷主於奧如祭戶之儀

中雷補

祭中雷以季夏月擇日日質明設主於北牖下刲血遷主於奧如祭竈之儀

門補

六禮或問卷之九 戶竈中雷門行

六

祭門以仲秋之月擇日日質明設主於大門外左樞南面主人北面血祭遷主於奧如祭中雷之儀

行補

祭行以仲冬之月擇日日質明於門外之西爲較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設主於較上南向主人北面刲血遷主於奧如祭門之儀如遠出而祭行則祭畢躡較而去

臘五祀

歲將改則臘祭五祀如四時之祭

或只設主而兼祭之於堂北亦可

或問祭法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又曲禮大夫乃祭五祀明制禁淫祀庶人亦惟得於冬月祭竈今云祭

五祀不亦似僭乎曰五祀有二大五祀句芒祝融后土
蓐收元冥此五行之正帝之卿貳非士庶所得祭也若
戶竈中雷門行則神非甚尊正士庶所當祭也儀禮士
疾病禱五祀則士得祭五祀可知祭法七祀五祀三祀
二祀之說殊不可據且司命天之貴神尤不當與門行
等列於七祀之數惟王制云大夫祭五祀似士固不當
與大夫並然又不知大夫所祭爲何祀也但以分推之
士庶自不妨於祭門行戶竈中雷矣蓋有物卽有神天
子主天下之神諸侯主一國之神士庶雖賤亦有室家
五者不過室家之神宜爲士庶所主也

六禮或問卷之九 臘五祀

七

問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夫五嶽視三公而與
五祀並言則五祀宜亦不卑若以爲門行之卑則又不
當與五嶽並列血祭子於五祀同用血祭則是尊同於
五嶽矣其說何歟曰周禮十二祭法各有其義而非以
是別神之尊卑也如天神陽而在上故實柴槱燎皆燔
之以升其氣地元陰而在下故血祭狸沈皆剉之而下
其腥五嶽之祭宜如山林之狸但天子祭四嶽或不親
至其地而望其方以祭故亦同社稷用血耳門行戶竈
中雷正地元之類而非山非川自當用血祭矣若以爲
句芒之五正則帝王之裔當屬人鬼五帝之貳又當附

享於天神要當在禋祀之列而無以血祭之理也豈可
以是而別神之尊卑也哉

問五祀之祭古禮無傳故家禮亦不載子據中郎獨斷
之說以補其禮夫蔡伯喈之說其果能當於禮乎曰言
之是非不衷於人衷於其義祭五祀先於其所然後迎
而祭於奧是猶家禮時祭之告於祠堂而後迎而祭於
正寢也義不當如是也哉曰祭戶於戶內而主人南面
何義也曰陽始自內出故宜於戶內南面而告亦出之
義也西向者竈之用也雷者通天之所也北牖屋漏亦
雷之類也陰始自外入故宜於門外行者陰陽往來之

六禮或問卷之九 五祀

八

義爲較壤者以從陽也於西方未離乎陰也

凡祭各循其分所當祭者不可怠也分所不當祭者不
可僭也古帝王及歷代忠義之臣如漢壽亭侯唐東平王
晉庶人不得祭浮屠老君異端之神害吾道者也不在祀
典凡祭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
不美多品祭有所有報有彌禳則因事而舉

或問浮屠之教儒者率曰害道然其說亦欲誘人爲善
故設爲天堂快樂地獄苦楚諸般因果以儆怖世俗故
世之人或不知義理妄爲諸惡而一見浮屠猶莫不動
其敬畏亦有由其說而知自洗前愆強以效善者是佛

之爲說雖不合於聖人之道而以之儆戒愚夫愚婦亦若不爲無功竊謂存其道焉不足大爲儒害而且有補於世教也今必謂害吾道者不在祀典則禮教淪亡民久不知禮所惴惴不敢肆惡者或猶有感於佛焉今已并其所少畏者而去之吾恐愚夫愚婦益無忌憚而害愈深得毋非儒者憤激拘執之過歟曰佛氏以虛詞勸人之善人皆信之是鄉原之仁義也人莫大於夫婦父子之倫而佛氏已棄之人莫急於日月常行之事而佛氏欲空之以其僞者信其真者奚可哉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慨自冠禮廢而天下無成人昏禮亡而

六禮或問 卷之九 祭

九

天下無夫婦喪禮廢而人乃營情於齋懺祭禮廢而天下乃爭媚於鬼神男子無宗廟之文而禱祠急於非分婦人無助奠之事而膜拜處於浮屠此愚夫愚婦所以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王章不畏古訓而獨惴惴然惟得罪於佛門是懼者道之失也佛敎興而天地之陰陽苦佛法熾而吾儒之禮義乖妄誕之說行而爲善之心日僞鬼神之祀盛而趨避之術日巧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自失吾道而又求助於異端焉是猶居室者自壞其垣牆莫之或脩而反以求助於盜賊也非惑之甚乎夫人性之不齊也久矣聖先王之教民也修禮以耕

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其有不率夫然後政以行之刑以防之俾出於禮則入於刑焉其教民也皆本於誠焉矣若乃禮之而不由刑之而不畏則教之者之失其本焉也彼浮屠誘人之說則亦僞耳誠有未盡人猶或不以誠應之況以僞感人而人不以僞應之者吾未之見也明法不畏而畏於冥刑謂其果警於心而不爲惡哉夫奉佛者莫先於楚英事佛者莫虔於梁武是宜其惴惴然奉行慈教而獲以攸好德矣乃蕭氏實肇禍於梁而楚英以叛逆死彼既知奉佛矣而築淮之舉殘民以逞叛逆之惡身陷而不

六禮或問 卷之九 祭

十

知焉佛之所教爲何如乎故愚夫愚婦之奉佛也非真知善之可爲也以不能爲善而不爲不善故惴然欲詔佛以求免耳究其所謂畏者不轉盼而肆如故也且佛之所能誘而爲善者宜莫如其徒矣乃何以今之禪和其作惡而犯法者更比比焉也不能感於其徒而且信其能助吾道以感於世焉吁何惑之甚也若乃爲非於生平而改圖於末路積過於久而悔悟於當幾則世之人蓋亦有焉然此亦其資之本善而忽有以啓其心耳吾獨惜其所由以悔者之非道也夫因僞說而有能以悔設感以聖人之道吾知其入道者必更深而且摯

也甯曰浮屠之力哉孟子曰能言拒揚墨者聖人之徒也蓋亂賊之弑父弑君也猶未必不自知其爲罪若揚墨之無父無君則不自以爲罪而方自以爲得矣此揚墨之害所以甚於亂賊也然揚墨之無父無君也猶其立言之謬耳未敢顯然以身棄其君父也浮屠氏則且顯然以身棄其君父而同人於羶生焉浮屠之爲害尙可言哉予曰不在祀典以不得操芟夷之權而云然者也若君子居教民之責則以浮屠氏者傳居水火投畀有吳焉未足以盡其害道之辜也而祀之云乎哉

問浮屠之神不當祀矣若關侯若張睢陽者又何以不

六禮或問卷之九

祭

七

當祀哉曰宜有官之事守非士庶所當享也夫非天子不得祀天非諸侯不祭山川亦各有其分耳禮曰大夫不享諸侯事神亦猶是也今以庶人而享及今之達官雖達官當未有輕受其享者何則以非分也曾謂古之賢侯而不如今之達官也哉

問祭祀不祈何也曰鬼神之祀時有常典所以報本追遠而已非爲祈也祭則受福則仁孝誠敬之至又感召自然之理也若祈福之心間焉則誠敬之念不專而仁孝薄矣非君子之志也不麾蚤何也曰祀有常時何以蚤爲嘉事有常典何以善爲夫禮奢則不孫葆大肥大

多品奢之漸也禮與其敬不足而物有餘也不若物不足而敬有餘也肥大多品豈知神之所享哉欲誇多爲觀美也誇多爲觀美焉則誠敬不至而仁孝薄矣

問祭祀不祈而有所焉何也曰因事以舉非常祀也

六禮或問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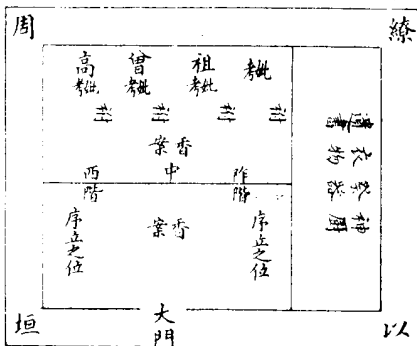
祭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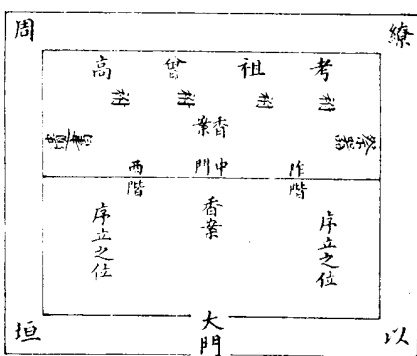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卷之九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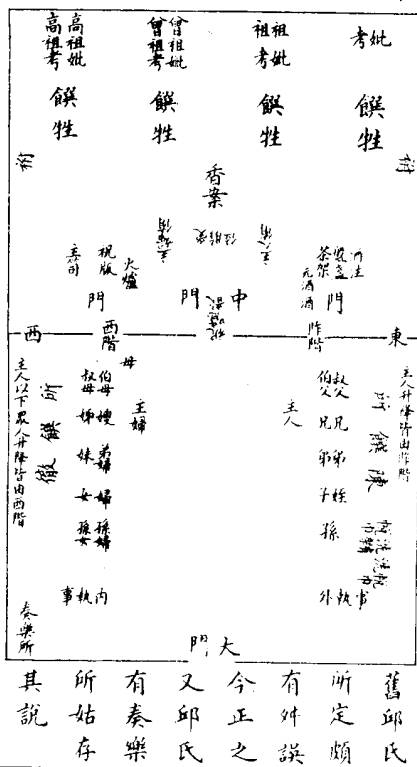
家禮祠堂三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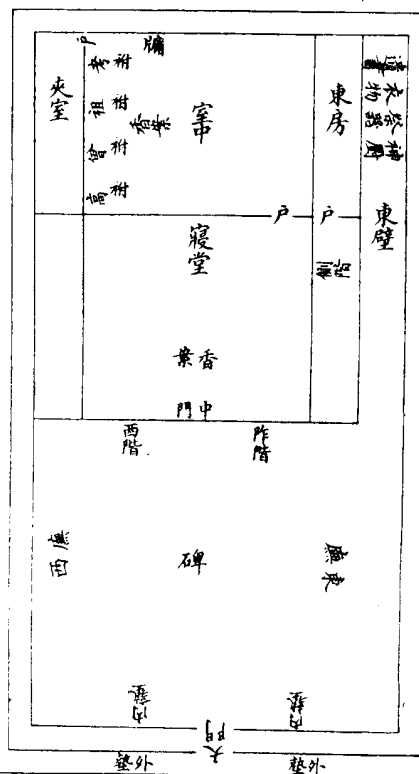
家禮祠堂一間之圖



舊時祭陳設序立圖



新酌祠堂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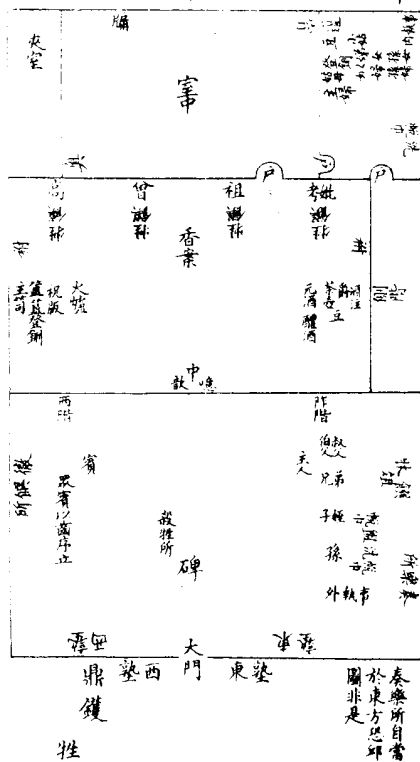


考位

鞋 鞋

此每位各設饌圖也但古者合考妣而同一尸謂死而精神無間也則考妣合設饌亦自不為背行禮宜更詳之

11



妣 黃氏

肺 肝 心 胃 血 毛

[illegible]

卷之九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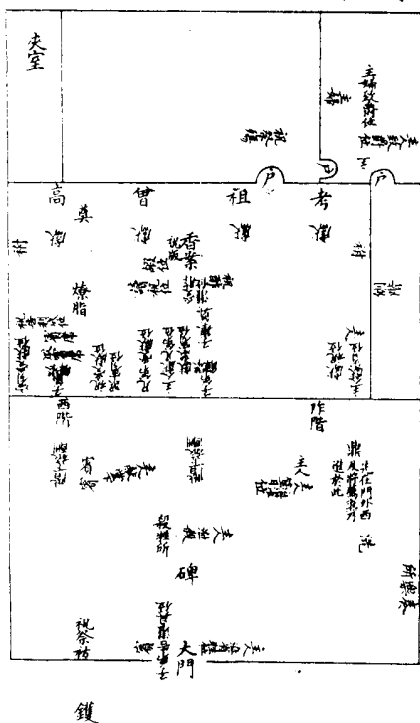
十五

六禮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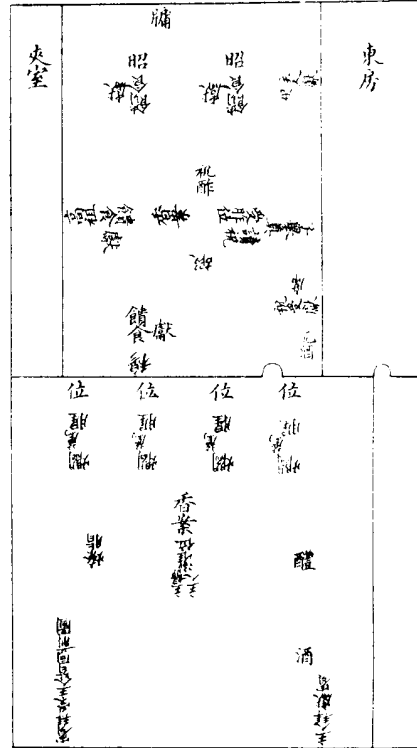
卷之九

5

六

[illegible]

圖禮行食饋中室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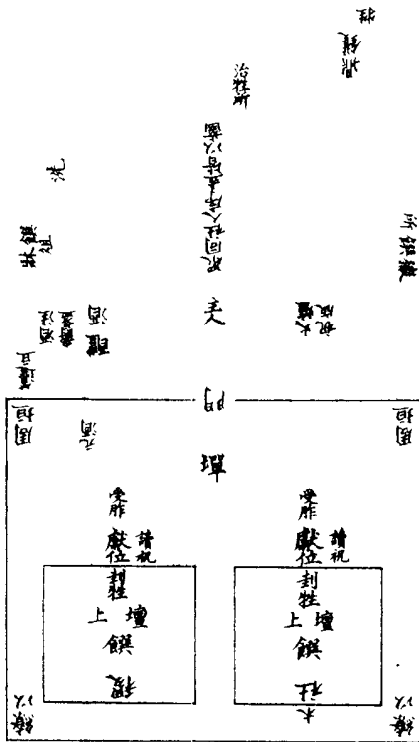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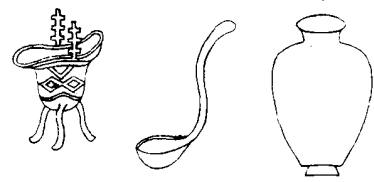
圖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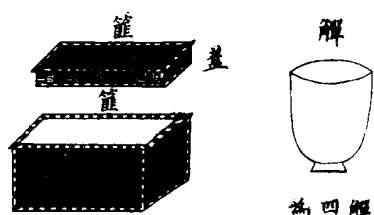
圖之社祭社立補



爵 勺 尊



尊古提禁 今用高
架尊制上下空徑一
尺四寸方橫徑一尺
二寸強容酒可一斛
勺所以斟酒各一升柄
長尺有寸只縱徑四
寸半中央橫徑四寸兩
頭徑各三寸
爵形如雀足以銅為
之容一升口徑四寸底
徑二寸上下徑二寸三
分上有兩柱為飲載



簠容滿三升口徑五寸中深
四寸強底二寸木為之或角
為之未飾
簠以盛爵之屬制
高一尺五寸飾以紅
色長三尺廣一尺深
六寸足高三尺有蓋
以上酒醴獻酬所用
皆陳於東序及東榮
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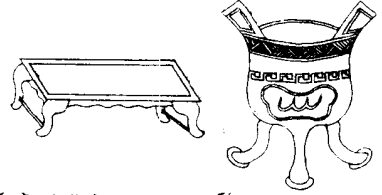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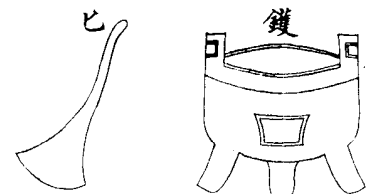
圖

十八

俎 鼎



鼎鑄銅鐵為之兩耳三
足腹間有龍虎形以烹
牲隨牲之大小而為大
小鑄牲形於足附如烹
牛者則足附為牛形也
一牲一鼎或三鼎三牲
則五鼎太牢牛羊豕則
元鼎陪鼎如三鳥俎數
如鼎之數
房俎兩頭各有兩足足
下各別為蹄足間橫者
如堂之壁橫下二蹄似
堂之有房也用水為之
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
廣一尺二寸高二尺素
兩頭亦中央黑



鉶刑如鼎凡牲先爛
於鉶而後烹於鼎也
鑊長三尺其下斜闊
如馬蹄刀以練木為
之凡牲體自鑊升於
鼎自鼎升於俎則皆
用乙
以上器室牲所用鼎鉶
先陳於大門外之西及
鑊室時則運鼎於階
之下俎陳於階下東
惟鑊在門外西不移

簋



簋以木為之加漆而飾以
文彩內圓外方曰簋以盛稻粱
也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也
天子加麥麥君八大夫四士二簋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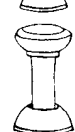
簋簋皆陳於西廡

簋



簋以竹為之以盛脯果
容四升高尺有寸其
數如豆之數
豆以木為之以盛醢醢
容四升高尺有寸漆
之而中亦有蓋

豆



登



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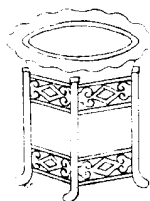
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上公十六諸侯十二大夫
八下大夫六說禮者以此為
朝饗燕食之數子者謂禮
人所當具蓋亦二十六則
此亦祭豆之豆數
簋豆皆陳於東房文原蓋
之豆及屬賓者亦陳於
階下東
登以瓦為之其形如豆以
盛水

六禮或問

卷之九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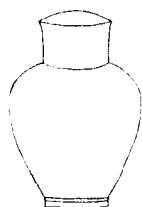
十九

洗



士用鐵大
夫用銅

水



瓦器以
貯洗水

六禮或問卷之九并圖 終

六禮或問卷之十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震子純
太湖章其謙益三
同邑程夢元駿圖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同校字

鄉射

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六禮或問

卷之十

鄉飲酒義

一

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俛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以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俛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

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噲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六禮或問

卷之十

鄉飲酒義

二

也合諸鄉射教諸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

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物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六禮或問

卷之十 鄉飲酒義 射義

三

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介必東向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是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禮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

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求諸正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

六禮或問 卷之十 射義 鄉射

四

下句而飲句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鄉射禮以下本之儀禮及鄉飲酒義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主人去不顧無介此言無介者主人親戒賓而不用介紹也若正行飲酒禮時則還射宮省錄射事

鄉射之人 主 賓一人 介一人 遵 禮記作僕鄉大夫來觀禮

者則爲僎或一或眾賓三堂下眾賓三餘賓無算
士二或三無則已或一或相一主人家臣旅酬則爲司射
一主人三耦賓黨不用一或相一主人家臣旅酬則爲司射
所以舉一司洗一主人之吏立階階薦脯醢四設
舉勺酌酒

折俎二 舉解三

樂正一立西階東北面遷樂則適階工二同上位在
東上遷樂則階下階下階下階下階下階下階下階下

何瑟二儀禮本司鼓一東磬二東笙四立磬中之東張
侯一賓獲者一南東面立設福二賓黨皆西面北上

侯一賓獲者一南東面立設福二賓黨皆西面北上
介取矢二賓黨取矢奉之由侯釋獲者一賓黨中設

六禮或問卷之十鄉射
之即受算於執算執算一設中授算乃復位設豐一賓
者立中西東向勝黨之執爵者一贊者之徹俎者三賓黨

洗解升酌一少者之執爵者一贊者之徹俎者三賓黨
二授賓介之俎於其從者

鄉射之器尊二勺二斯禁二筐二爵六或
鰾六或俎六賓之俎脊脅肺主之俎脊脅肺肺介之

者之俎脊脅肺洗盆一洗一水盥一布侯一
乏一旌一福一弓一十六或二十矢大約

豐一鹿中一算八十扑一磬二也瑟二
筓三和一鼓一

席九 刊另行

乃席賓於堂中少西近北南而東上眾賓之席繼而西席
介於西階上西當棟南東面席主人於阼階上東當棟南
西面席遵於堂中少東近北南面尊於賓遵之間兩壺斯
禁左也元酒皆加勺篚在其南西首設洗於阼階東南南
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北首縣也於
洗東北西面鼓在縣北乃張侯於庭南北面去物五十弓
下綱不及地尺二寸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去
侯十七弓西五步烹狗於堂東北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
賓盛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主人先歸賓
及介及眾賓遂從之主人立阼階上面西司尊鼓磬下及
六禮或問卷之十鄉射

聚足連步以上主人先右足賓先左足皆升介及眾賓立西階下少西東面北上賓者立東階下少東西面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至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主人至筐前坐取爵於上筐以降賓降立西階西東面當西序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與辭降賓對曰不敢主人坐取爵興南行並洗東適洗所南面坐奠爵於地在筐下興盥洗賓進當洗南東行數武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於筐興對曰敢不致潔賓復西階下位主人取爵卒洗還一揖一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坐奠爵遂答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一揖一讓

六禮或問 卷之十 鄉射獻賓

七

升賓升西階上疑音屹立主人坐取爵至尊所司尊實之主入至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受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於席前復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執事者由東房出薦脯醢北面坐奠於席前右脯西也賓升席自西方執事者由東壁取折俎升西階北面坐設俎於薦南主人阼階上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西興取肺坐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尙左右自下絕臍之興加餘於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退席末坐啐酒興降席西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適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既爵

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立阼階下東西面當東序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曰不敢賓坐取爵興適洗北面坐奠爵於筐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於筐興對如主人主人反阼階下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阼階上北面拜洗賓西階上坐奠爵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至主人席前東南面辭主人主人阼階上拜受賓少退主人進受爵於席前復阼階位賓反西階上拜送爵主人少退執事者薦脯醢南脯主人升席自北方執事者自西階升設折俎於薦西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

六禮或問 卷之十 獻賓酢主酬賓

八

卒爵興坐奠爵遂拜既爵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於東序端復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北面答再拜主人進筐前坐取觶於筐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如初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導飲阼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禮主人降洗賓降辭皆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至賓席前北面酬賓賓西階上北面拜受主人坐奠觶於薦西賓辭曰重勞前取觶以興反西階位主人反阼階上北面拜送賓進席

前奠觶於薦東不舉反西階位主人揖降賓從降立於西階下西當西序主人阼階下西面拜介介東面答拜遂揖讓以介升不拜至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降洗介降辭洗如賓禮揖讓升介拜洗主人答拜如賓禮主人實爵至介席前西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受遂進受爵於席前復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北面拜送爵執事者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執事者設折俎介坐祭如賓禮不啐不告旨西階上坐卒爵興坐奠爵拜既執爵興主人答拜介以虛爵降洗主人降辭介洗升主人拜洗介答拜介實爵東面酢主人主人拜受進受爵介復西階拜送爵主人升席坐祭六禮或問

卷之十

酬賓獻介介酢

九

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既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於東序端阼階再拜崇酒介西階答再拜主人揖降介降立於賓南東面主人阼階下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東向皆答一拜主初拜賓長八拜次賓主人揖升眾賓俟於下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降洗賓長一人自西階下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對如賓禮賓長復西階下位主人升實爵適西階上獻眾賓賓長升西階上拜受進受爵主人於賓右拜送執事者薦脯醢於其席賓長升席自西方坐祭脯醢祭酒興適西階上北面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階下位主人不洗更實爵獻次賓次賓升受如之

獻三賓亦如之主人還阼階降執事者以爵從主人西階下獻堂下眾賓及士及樂正眾賓皆不拜受爵辯有脯醢坐祭立飲主人以虛爵奠於下筐揖讓升賓厭介及三賓升皆升就席一人舉觶取觶於下筐洗升自阼階實觶適西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南面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舉觶者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賓拜受舉觶者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曰無勞坐取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觶於其所舉觶者降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東面償者告曰大夫至主人降償從之迎大夫於門內賓及眾賓皆降復門內六禮或問

卷之十

獻眾賓舉觶獻饌

十

東面位主人揖大夫大夫揖賓辯揖眾賓大夫旋揖主人偕進及階一揖一讓升賓介及眾賓俟於堂下主人阼階上大夫西階上皆當楣北面立主人拜至大夫答拜主人適上筐坐取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既洗遂盥執事者加遵席主人揖讓以大夫升不拜洗主人進實爵至遵席前少東西北面獻大夫大夫西階上拜受進受爵反西階位主人於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由東方設折俎大夫祭如賓禮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坐卒爵興坐奠爵拜既執爵興主人答拜大夫以爵降洗主人復阼階降

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虛爵於兩楹間復西階位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坐奠爵拜執爵興大夫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從降立於賓南北介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介及三賓皆升就席執事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升西階北面立於席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自門外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立西方樂正命工曰歌鹿鳴之三工應曰諾乃歌鹿鳴四牡皇華工不興告樂正曰歌終樂正以告於

六禮或問

卷之十

獻饌饌酢 樂賓獻工

士

賓乃降立西階東北面主人取爵於上篚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儀禮太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但今習禮非有太師可不洗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今工非替者工飲可以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執事者獻眾工眾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筮入自門外立於縣中西面樂正適縣右東面命筮曰奏南陔之三笙應曰諾乃奏南陔白華華黍告樂正曰笙終樂正升西階以告於賓降復西階下位主人以工爵獻筮於西階上筮一人北面拜於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西階上西南面拜送爵薦脯醢筮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執事者獻眾筮眾筮不拜受

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於下篚反升就席樂正升立工右命工曰間歌工諾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工告樂正曰間歌三終樂正以告於賓遂命工曰合樂工諾遂合樂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芣苢古樂散失而笙詩之音節無傳欲從省便則止用合樂合樂獻工告樂正曰合樂三終正樂備樂正告於賓乃降復西階東北面位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賓不從降主人阼階下東面對相者立相者即賓曰留賓以事敢立吾子爲司正司正北面禮辭曰某不足以辱命主人曰吾子勿辭司正揖曰敢不惟命遂適中庭北面立主人西向再拜司

六禮或問

卷之十

樂賓立司正

士

正答再拜主人升就席司正至洗所坐取觶於下篚興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揖曰請安於賓司正揖曰諾適西階上北面曰敢請賓安賓禮辭曰不敢司正曰敢固請賓曰諾敢不安司正復阼階告於主人曰賓許遂立於楹間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步一少立復進坐取觶興反所退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適洗洗畢復中庭北面坐奠觶於其所興少退北面立於觶南未旅司射比三耦俟於西階下西南面東上司射自本位本位在司馬北面左轉

由司馬位之南

此時司馬未就位而其虛位在司射之南三耦之東北

而旋其後適

堂西但決遂取弓於階西兼挾乘矢以右大指鉤弓弦左

大指握弓附兩手食指將指間橫挾四矢左鏃仍由司馬

位之後南旋其前升西階司正爲司馬由庭中西適司射

位南就位出位至兩階間南面命曰張侯弟子諸說東遂

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曰倚旌侯中獲者諸由西方取

旌倚於侯中退立乏南司馬反位司射西階上北面告於

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

司射適階上東北面告主人曰請射於賓賓許遂降自

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曰納射器

射器先列於庭之西方

弟子各執

六禮或問

卷之十

司正舉解請射

圭

其物先弓矢決遂次福次中次籌次豐以序徐行納之堂

西賓若大夫之弓倚於西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於堂

西矢北括在其上

矢在堂廉上弓在堂廉下故矢在弓上

主人之弓矢在東

序東如賓弟子皆守之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

西立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

某子射樂正適階西西面命弟子曰贊工遷樂於下弟子

諸相工如初入升階遷堂上樂降自西階適階下之東

南去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司射既

比耦遂命三耦曰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

更迭取三

耦皆袒決遂耦相爲讓有司左執附右執弦而授弓遂授

矢三耦皆執弓搯三矢於帶右而橫挾一矢於弓弦左鏃

司射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時未設中而有虛位

三耦皆進上

射在左由司射之西立於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侯司射少

退東面立於三耦之北搯三而挾一矢揖進當階北面揖

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繞楹而東堂則由楹外拂楹

而東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

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左執弓附不挾右執弦南面

揖揖如升射降出於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矢挾之遂適

階西取扑搯之以反位司馬卽本位南面命獲者執旌以

負侯獲者諸適侯執旌負侯而侯司射左還當上耦西面

六禮或問

卷之十

遷樂比耦

誘射初射

占

舉弓矢作之曰升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

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

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

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侯司馬適堂西不決遂

袒執弓出於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

面向乏立於物間右手俯執簫卻左手執附南揚弓命曰

去侯獲者執旌諸聲不絕以至於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侯

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

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司馬將降時司射卽進

與司馬交於階前相左

司馬降少西司射進少東以左肩相摩也

由堂下西階

之東北面向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先發挾矢而俟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若矢中獲者坐而舉旌唱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耦皆左執弣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於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於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於賓曰三耦卒射賓揖司射降揖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間西南面向侯而

六禮或問

卷之十

初射

取矢再射

圭

推弓命曰取矢獲者執旌諸聲不絕以旌負侯北面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出於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楯之南命弟子曰設楯弟子自堂西兩手橫奉楯出司射之南適司馬位北南面設楯南當洗東首於庭中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於堂西襲反初位弟子取矢由侯道進楯前北面坐委矢於楯北括興揖乃退立西方司馬進當楯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乃興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於楯司射倚扑於階西升請於賓曰有司請再射賓曰敢許賓不能射則司射適

昨階告主人曰請再射於賓賓許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賓曰主人御於子揖告主人曰子與賓射遂告於大夫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以耦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揖西階上北面作介及眾賓曰眾賓繼射介與三賓為耦揖降揖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眾耦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眾耦如三耦介眾賓將與射者皆降不降則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南面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大夫皆未降司射比眾耦辯遂向三耦前命曰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皆袒決遂執弓進立於司馬之西南司射左還作上射曰取

六禮或問

卷之十

拾取矢再射

圭

矢於楯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楯北面揖及楯揖左右還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覆左手執弣弦在肘下仰右手自弓下取一矢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左手向前還左手向前而轉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仰左手執弣弦枕臂上覆右手自弓上取一矢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而轉退反位西面揖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楯南皆左還北面揖三挾一矢皆左還南行上射於右轉西行與進者相左皆由進者之北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一人既拾取乘矢反位復進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取之尚楯南揖三挾五以授有司於西方弟子迎受

謗射之矢而後反位眾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搯三於射位西而後反位眾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矢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司射作射命升一耦揖升立俟司馬命去侯皆如初獲者諸如初無不絕聲司馬降釋弓反位皆如初司射猶挾一矢至階西去扑與司馬交於階前升請於賓曰請釋獲以序賢賓曰可司射降階搯扑西面立於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曰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俱自堂西由司馬之南繞而北至中位坐設中東首南當楹西當西序東面與北面受算于執算者東面坐實入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南末與共而俟司射遂進

六禮或問

卷之十

再射釋獲

七

由堂下北面當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左手執之右手改實於中與執算而俟乃射左右拾發矢若中獲者舉旌唱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中一個釋一算於地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於中西又取中之八算執之改實入算於中與執算而俟三耦卒射司射至階西去扑升堂兩楹間對曰請降遂前導降西階賓主大夫席上揖及階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弟子授弓矢主人執弓搯三挾一矢賓於堂西亦如之大夫止於堂西立三耦俟位之東南面大夫之耦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個進立於司馬之西

南以俟賓主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履物如三耦乃射拾發矢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脫決拾襲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弟子授弓大夫執弓搯三挾一矢由堂西出於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乃射耦少退於物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下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襲耦遂止於堂西大夫升就席介及眾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適堂前釋弓遂止其所司射所作惟上耦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算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賓曰左

六禮或問

卷之十

賓主俱介射

式

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算於中西與立而俟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有識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於楹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少南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則右手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本西末東每委異之以次而南有餘純則橫於下北本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中前適左東面就左獲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數畢與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退立中之正西校其算進取

賢獲勝算也 二手共執由中南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

於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揖降由中南還位坐兼斂算實八算於中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俟司射適堂西命弟子曰設豐弟子奉豐由司馬位南轉北升設於西楹之西南面乃降司射命勝者之弟子曰洗觶升酌弟子南行轉東坐取觶下篚洗由阼階升實觶適豐位南面坐奠於豐上興降自西階遂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矢揖扑北面於三耦之南命三耦及眾賓曰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勝者皆袒六禮或問卷之十 取矢視算 飲不勝者 九 決遂執張弓右執弦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射者皆與其耦以次進立於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命曰勝者飲不勝者遂復位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北面立於觶東不勝者進北面坐左執弓右手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勝者從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出於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事執者代執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於席前受觶以適西階

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主人亦飲於西階上 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介眾賓繼

飲射爵者辯設豐者反豐於堂西執爵者反觶於篚司馬適下篚坐取爵興洗升阼階實之降西階從侯道南下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絕祭之俎於肺便絕祭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三謝之也 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侯設俎肺東豆獲者南面坐左執爵右薦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 侯中亦如之執事者舉薦俎以西肺南醢司馬薦南北面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於六禮或問 卷之十 獻獲者獻釋獲 下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於乏南復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下篚坐取爵興洗升阼階實之降西階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辟中薦脯醢肺南醢北 折俎釋獲者於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於下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及俎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西挾一矢揖扑以反位去扑倚於階西升請終射於賓如初賓許告於主人如初降揖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北面命三耦及介眾賓曰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

反位三耦及介眾賓耦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射
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司射適階西去
扑升楹間請降賓主大夫降揖如初大夫止於堂西南面
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行及楹對
揖賓東面主人西面進坐拾取矢如三耦卒左還至楹南
北面揖三挾一矢揖退左還各由其塗賓堂西主人堂東
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大夫堂西袒決遂執弓
就其耦於射位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
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後耦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兼取
乘矢順羽而興左還反位揖大夫進坐橫弓覆右手亦兼
六禮或問

卷之十

請終射

拾取矢

主

取乘矢如其耦皆左還至楹南北面揖三挾一矢揖退耦
反射位大夫遂適堂西釋弓矢襲升即席介眾賓繼拾取
矢皆如三耦以反位司射猶挾一矢作射如初一耦揖升
如初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
馬交於階前去扑襲升告賓曰請以樂樂於賓賓曰唯命
司射降揖扑西階西少南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於賓
賓許樂正北面應曰諾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上射
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左還東面命太師
曰奏騶虞間若一太師不興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
射今擬只用采蘋或采蘩○樂三耦升降卒射皆如初司
射之說詳見後及樂經或問

射去扑升兩楹間請降賓主大夫降升射降釋升就席如
初介眾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算升告左
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
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
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反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
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猶袒決遂
左執弓右挾一矢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
司射反位遂去扑升堂楹間請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介
眾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升降如初矢不挾兼諸弦上鏃
矢於弦兼
三矢於附
以退不反位三耦眾賓介由司馬之南至堂西
六禮或問

卷之十

拾取矢以樂射

主

授有司司矢賓自西階下行授有司於堂西主人自東階
下行授有司於堂東大夫耦士俱授有司於堂西賓西階
下東面立主人東階下西面立大夫繼賓介繼遵三賓少
後辯拾取矢畢主人以賓揖升大夫介及三賓皆升各就
席三耦士眾賓序於堂下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
拾襲反位司馬出本位至中庭南面命曰釋侯弟子應曰
諾說侯左下綱釋之又命獲者曰退旌獲者諾以旌退左
還北面面楹命弟子曰退楹設楹者奉楹退司馬反位司
射進中南北面命釋獲者曰退中若算釋獲者收算一人
奉中退俱納於堂西而俟司射反位獲者釋獲者退其薦

俎司馬反爲司正退復庭中禪南北面而立樂正阼階下北面命曰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升如其降也工升西階卽席坐相者授瑟乃降立西方笙不遷立阼階下東司正升西階以相旅東面立於西序端樂正進立於西階下東北面司正西階上告賓曰旅酬揖反位賓坐取俎西之禪興適阼階上坐奠禪拜執禪興主人阼階上賓右北面答拜賓不祭立飲卒禪不拜旣爵不洗進實禪適主人席前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受禪賓少退主人進受禪於席前賓反阼階上拜送禪主人受禪以酬大夫於西階上賓反就席主人酬大夫如賓酬主人之禮西南面授六禮或問

卷之十

三射畢

微射器旅酬

室

大夫禪大夫受禪主人之西大夫受禪西階上以酬介主人反卽席大夫酬介如主人酬大夫之禮介受酬於大夫右介酬三賓之長長賓以酬次賓次賓酬三賓眾受酬者皆受自左三賓酬堂下一賓堂下三賓酬主人之贊者贊者酬堂下眾賓士及賓黨弟子以次迭酬皆升受酬於西階上卒受者以禪降奠於下筐司正降反位

奠禪拜執禪興賓與大夫皆答拜舉禪者北面東上逆降西階西者先降皆洗升實禪皆立於西階上北面東上賓大夫拜舉禪者進坐奠禪於薦右賓大夫辭曰勞謙坐受禪以興席前南面立舉禪者退西階上皆拜送降立庭東賓大夫反奠於其所興若無遵則惟賓司正升自西階適阼階上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司正對曰諾適西階北面曰請賓坐賓辭曰不敢褻俎司正揖適阼階反命主人曰請坐於賓賓辭以俎主人曰請徹俎司正對曰諾復西階上告賓曰主人請徹俎賓曰敬唯主人之命司正揖降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曰俟徹俎司正升立於序端六禮或問

卷之十

旅酬二人舉解徹俎

室

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介降席自南方西階上北面賓取俎還受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於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贊之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西階以東授贊者主人降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西階出授大夫從者大夫從之降立於賓南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西階出授介之從者介從降立於大夫之南三賓皆降立於介南少退北上主人以賓揖讓說屢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屢升坐乃羞狗臠及醢無算爵前二人升立西階上俟舉禪賓與大夫不興取禪飲卒禪不

拜各以虛觶授二人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
 大夫觶以之介主人之觶以之長賓介觶以之次賓長賓
 之觶以之三賓皆不拜舉觶者降適東階前西面北上卒
 受者次賓三興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長受酬者不拜
 乃飲卒觶以賓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
 與旅終於沃洗者焉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下筐執觶者
 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無算樂賓興賓與主遵介揖
 降厭眾賓眾賓從降儻導主送賓樂正命工曰奏陔賓降
 及階陔作陔詩亡聶雙江擬以采藥代之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賓介於
 大門外再拜主人入門大夫乃出明日賓盛服以拜賜於
 六禮或問卷之十 徽俎 無算爵 息司正 圭
 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賓家之門外也乃退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於門外不拜入
 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
 拜眾賓既獻眾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無司正賓不與徵
 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羞惟所有鄉樂惟欲
 全行之爲鄉射禮去射事爲鄉飲酒禮鄉飲酒雖止一
 獻然亦享禮也後息司正卽燕也鄉飲酒有四鄉老鄉
 大夫三年而賓興賢能一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二也
 州長習射三也黨正蜡祭息民四也息民之飲不射卿
 大夫飲國中賢者或射或否射必行鄉飲酒禮鄉飲酒

或不行射禮

六禮或問

卷之十

無算爵

息司正

美

六禮或問卷之十終

六禮或問卷之十一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保辰子純
太湖章其謙益三
同邑程夢元疏園
同邑余家鼎榮伯

同校字

射禮

或問冠昏喪祭誠切於民用矣若鄉射之禮鄉老卿大夫行之黨正州長行之而今有其廢之莫或興也著之於篇焉不幾爲虛歟曰鄉飲酒之禮先王之所以化民而同俗也以化民成俗則不惟賓興息民行之而凡鄉黨之聚會賓主之燕飲無不當倣此禮以行之矣當倣此禮以行之則安在其爲虛也且也禮於一日而習於

六禮或問卷之十一 射禮

一

平時則此禮之在周盛也其必家修而戶習之也審矣今也有同志者時而肄之心志得齊焉容貌得莊焉得志而行之可以化民成俗焉否則有良有司欲求一習於斯禮者乎欲出而應之以見禮之猶有在野者也不亦君子之深志焉也哉

問先生之制禮也如是不已繁乎曰此一獻之禮也曰一獻之禮而如是不已繁乎曰禮也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閑其非僻之干焉者也是以文至繁而不可惡也節至變而不可亂也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嚴威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

六禮或問卷之十一 鄉射

二

矣是故先王之制禮非好爲繁也多爲升降之文酬酢之節使其安於是而不憚也亦以爲不如是焉不足以閑民矣禮廢而民日偷此君子之所以論古而三歎也曰禮有本有文恭敬禮之本也揖讓禮之文也子之論禮也如是不其重文已乎曰誠如子之言也不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乎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先王之制爲節文也皆本乎人情而爲之節耳苟習之而得其意焉則升降揖讓之文何在非從容不迫之意乎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言道之入於

至小而無間也習其文而不察其本則行禮者於是乎失之如厭棄其文而曰吾有本焉則吾恐流蕩忘反而本亦以日薄也非先王之志也或問鄉飲酒必當有介乎曰否也賓之副也主接賓有儔則賓宜有介儔輔主人而介輔賓有賓有儔則宜有介儔與士耦介與餘賓耦若鄉黨燕集倣此禮而行之不必備也無儔無儔則無介焉不爲闕也

問絕祭何義也曰俎必絕祭因以爲之容焉耳曰拜告旨拜崇酒何也曰告旨嘉主人之德以有旨酒也告崇酒謙也不敢當嘉德而謂賓之崇此酒也曰拜受拜送

不答何也曰奠爵乃拜今爵在手則不及答也主人拜送而賓又執爵則猶之乎答拜受矣曰酬酒不舉何也曰酬酒皆不舉也曰酬酒不舉不其虛主人之意乎曰主人獻賓賓酬主人往來之禮成矣主人又導飲而酬賓慇懃之無已也禮必有終使主人酬賓而賓又舉酬則賓又當酬主是相與爲無已也故禮止於酬而奠酬不舉

問一人舉觶何也曰爲旅酬始也曰何不遂舉主人之奠酬以旅而乃煩一人舉觶也曰舉主人之奠酬則當止於主人不及於旅今一人舉觶明爲眾舉觶非專於

六禮或問卷之十一 鄉射

三

主人也

問僕入於舉觶之後何也曰不干賓主之禮也曰主人自酌以酢何也曰尊大夫且變於賓介也僕半有主道問立司正何也曰以正禮也先王既多爲飲酒之節矣而又立司正以正之此先王之所以避酒禍也曰司正爲司馬何也曰在飲爲司正在射爲司馬一也曰有司馬而又有司射何也曰司射主弟子之射事司馬主所以襄射事者也

問獲者以旌負侯何也曰表之也表之使有志於中也曰司馬命負侯於堂下而命去侯於堂上何也曰於堂

下爲未射之眾示表於堂上爲方射者去侯問大夫爲下射何也曰僕爲下射以有主道也曰比耦曰某御於子何也曰尊大夫也

問拾取矢一卻手一覆手何也曰上射取矢自弓下上弓也下射取矢自弓上下弓也上下其弓上射下射之義也大夫之矢束之何也曰尊大夫不與耦拾也曰大夫說之何也曰謙不當尊將與耦拾也曰耦兼取乘矢何也曰不敢與拾也耦不拾則大夫亦兼取乘矢矣

問左右賢獲固合計之爲勝不勝乎曰詳禮文皆是合計但合計則不勝耦中當不無能射者勝耦中亦不無

六禮或問卷之十一 鄉射

四

倖與者古人只是合計賢獲不知何故投壺禮亦然大概古人技藝亦多嫻熟相似故大眾合取

問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而儀禮鄉射有奏騶虞之文何也曰儀禮蓋三年賓興之典賓興以天子之命行之故或亦奏騶虞若卿大夫飲賢者及州長黨正之飲射只宜各如其分

問記云騶虞樂官備也說者以騶虞爲二官名而朱傳不然何義爲長曰騶虞有一發五豝之句故偶取以爲射節射義及說禮家所云究多牽合且備官天子之事而召南則南國諸侯之詩詩意亦未必有歸美二官之

旨且如采蘋采芣用以節射亦只是借用必有取義則
泥矣又如四牡爲勞使臣之詩而用之鄉飲酒可見原
不必拘拘也但既分別用樂則諸侯不可歌騶虞而大
夫不可歌狸首又爲一朝定制不容亂耳曰樂之音節
各有長短何如曰是已不可得知如騶虞九節而詩甚
短采芣五節而詩反長不知何故或謂奏一終爲一節
則如騶虞奏五終以聽奏四終以發矢似乎近是而又
覺太久鄭注每耦射鼓五節歌五節以發八矢則有十
節矣不合九節之數且竊謂以樂節射在今日原不必
拘於周詩但自作一詩自制一節用以節樂又似不敢

六禮或問卷之十一 鄉射

五

故只用其舊又司射命上射曰不鼓不釋夫鼓必依於
樂章而投壺篇鼓譜用半以投壺用全以射似有可考
但投壺篇云奏狸首則鼓節宜亦只是狸首之節耳然
魯鼓辭鼓長短參差不同則樂章宜有定節又不當若
是參差也至近世聶氏所擬采蘋鼓節每章終擊鼓磬
三聲每句終擊鼓磬一聲首章以聽末二章以發四矢
如此似便於行但又只以每章爲一節則采蘋只三節
而末二節遂發乘矢矣於禮文亦爲未合也編磬編應
十二律歌聲笙聲逐字皆以磬和之故詩曰笙磬同音
然則其所謂每章終擊鼓磬三聲句終擊鼓磬一聲者

尤謂不知樂也愚謂自當以奏一終爲一節如用采蘋
則每耦升時奏一終以聽奏四終則各發乘矢合之爲
五節蓋騶虞詩短故不妨於節繁采蘋詩長而節則簡
也若擊鼓擊磬之法則當詳注於樂經或問中

問受大夫酬者立大夫右眾受酬者皆立酬者之左何
也曰受酬自左禮之常也受大夫酬者自右尊大夫也
曰自左何也曰左西也酬者養人者也受酬者受人之
養也以陽養陰義也

問息司正何也曰愛賢之無已也日者嚴之以禮敬斯
至矣而情或未通也翌日而息司正息司正者所以寬

六禮或問卷之十一 鄉射 附投壺 六

其禮也然後惟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焉而忠告之
益盡矣祭先者繼之以繹享賓者繼之以燕鄉射之有
息司正亦猶是也

附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
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
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
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
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
還以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以辟已拜受矢進卽兩

楹間退反位揖賓就投席賓主之席皆南向司射進度壺
間席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
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
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
奏狸首間若一太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
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
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
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釣則曰左右釣命酌
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
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附投壺

七

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慶爵既行請徹馬
算多少視其坐籌矢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
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
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魯令弟子辭曰毋懈毋傲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
爵辭令弟子辭曰毋懈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
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
黨

鼓 ○ □ ○ ○ □ □ □ ○ □ ○ □ 半 ○ □ ○ □ ○ ○ □ □
○ □ ○ 魯鼓 ○ □ ○ ○ □ □ ○ □ ○ ○ □ □ ○ □ ○ ○

○ □ ○ 半 ○ □ ○ ○ □ □ ○ 辟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
盡用之爲射禮魯鼓 ○ □ ○ ○ □ □ ○ ○ 半 ○ □ ○ ○
○ ○ ○ ○ □ □ ○ 辟鼓 ○ □ ○ ○ ○ ○ ○ □ ○ □ ○
○ ○ □ ○ □ ○ ○ 半 ○ □ ○ ○ ○ ○ ○ ○ ○ ○ ○
者擊鞀者擊鼓先君子
曰圓圓者擊心方者擊邊
射禮煩而投壺禮簡射禮大故有釋獲者投壺禮小故
庭長自奉中自奉中則自釋獲矣射禮不立焉不行慶
爵投壺則立馬以慶立三馬者射與投壺皆三而成禮
每一勝立一馬也投壺亦上射爲賓黨下射爲主黨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附投壺

八

六禮或問卷之十一終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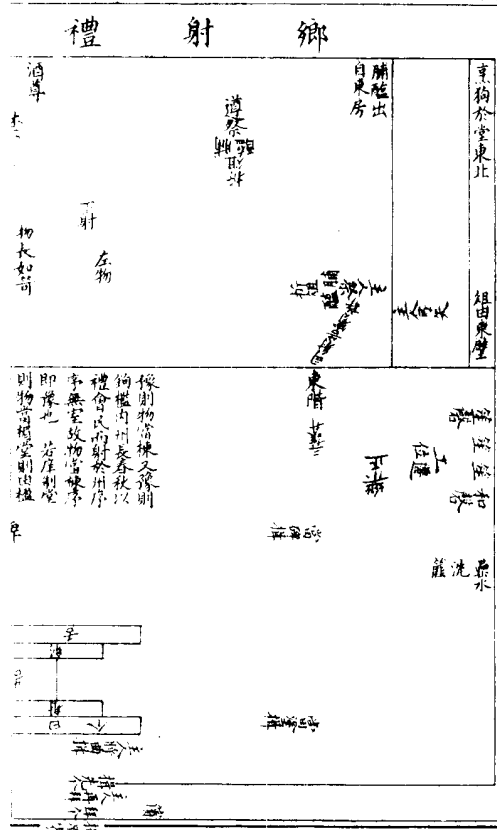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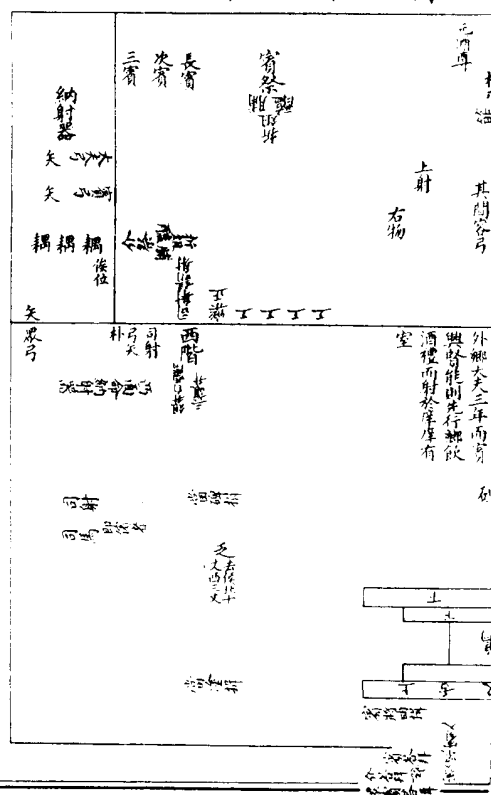


圖 制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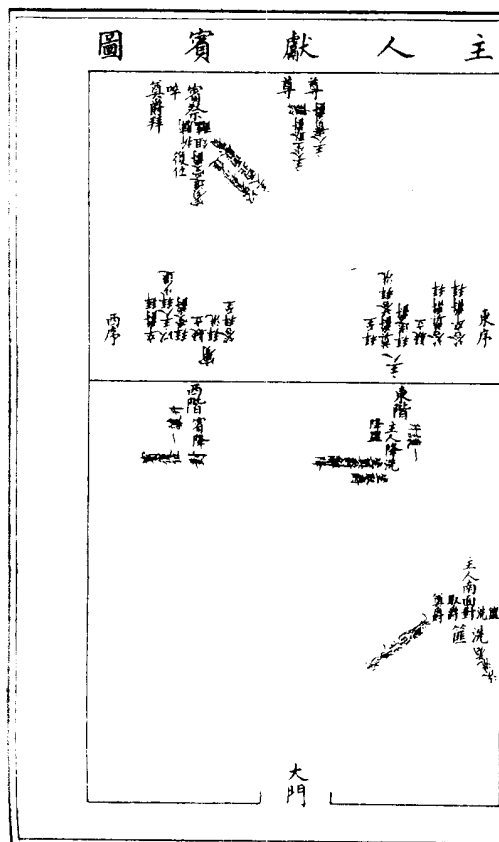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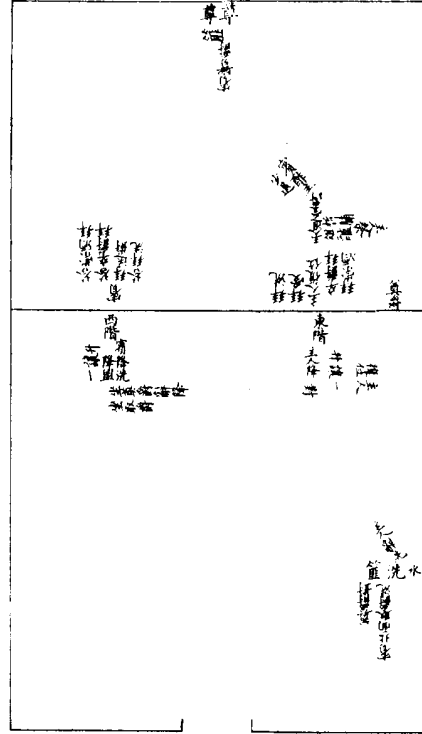
圖

卷之十一

3



賓 酢 主 人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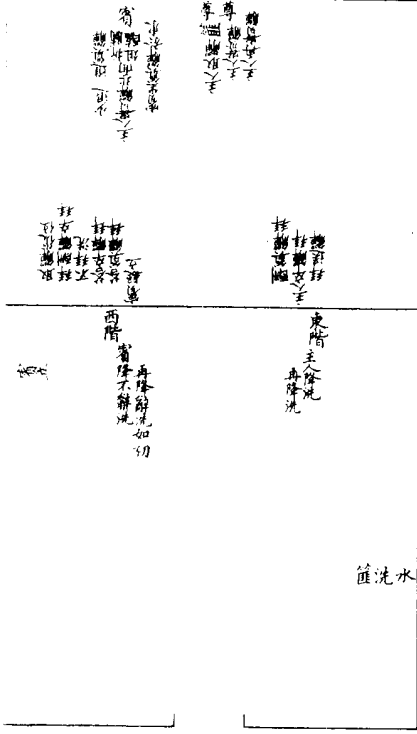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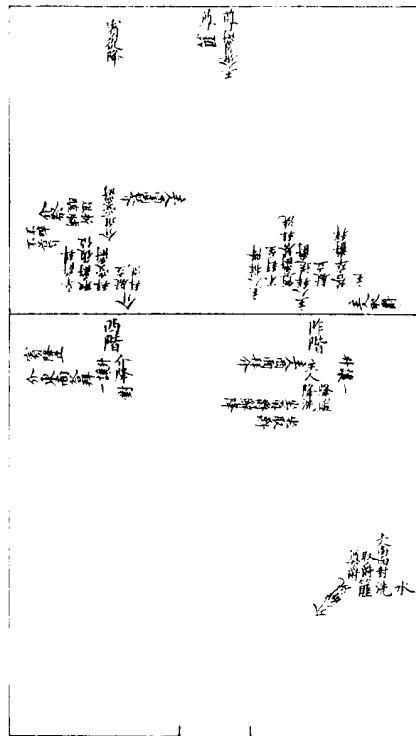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一 圖

十一

主 人 酬 賓 圖



主 人 獻 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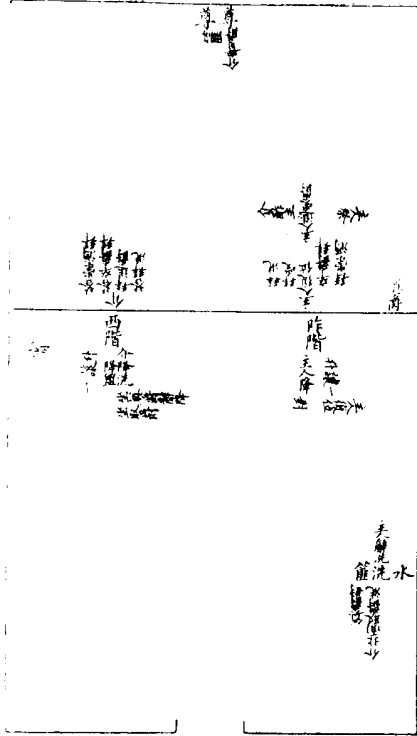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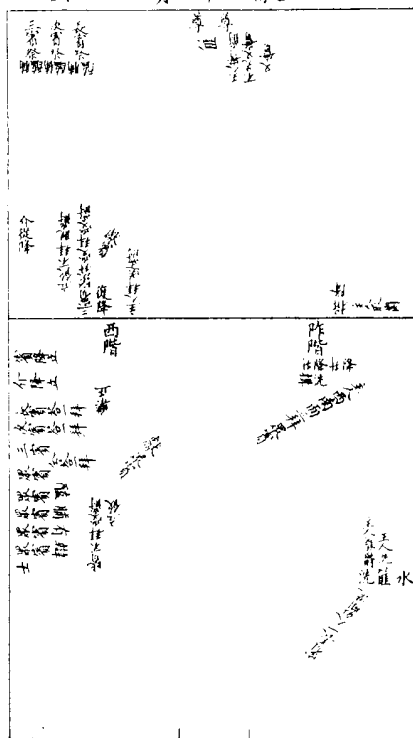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一 圖

十二

介 酢 主 人 圖



主人獻眾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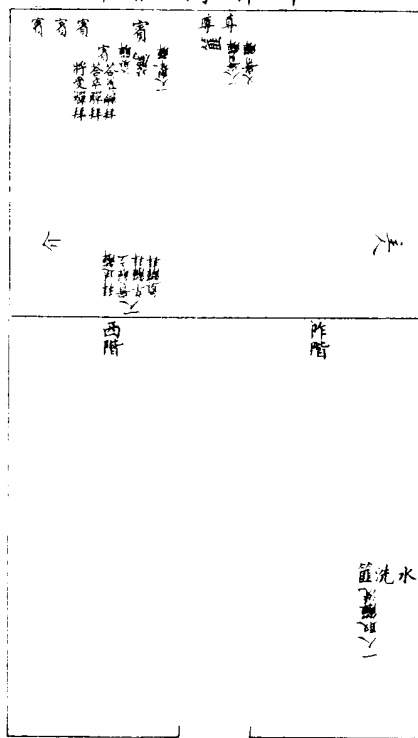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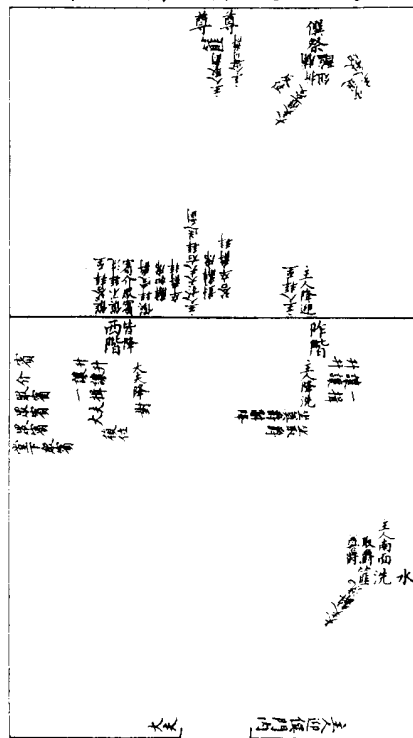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一

十一

一人舉解為旅酬始



主人迎僕獻僕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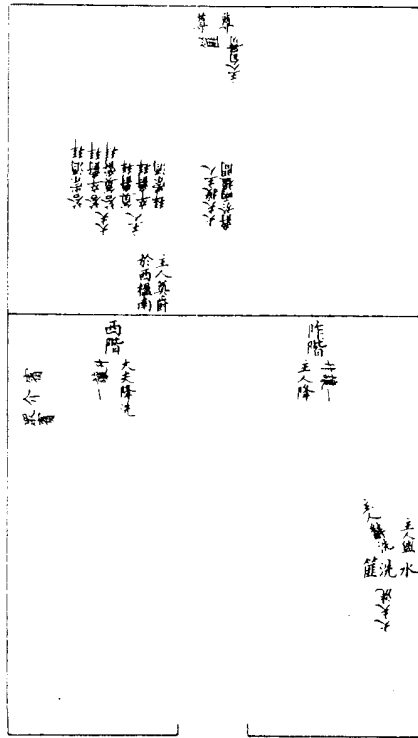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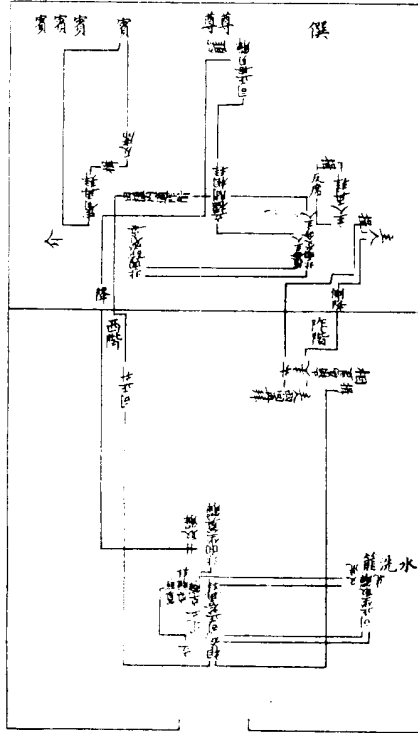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一

十二

僕酢主人之圖



圖解奠庭中正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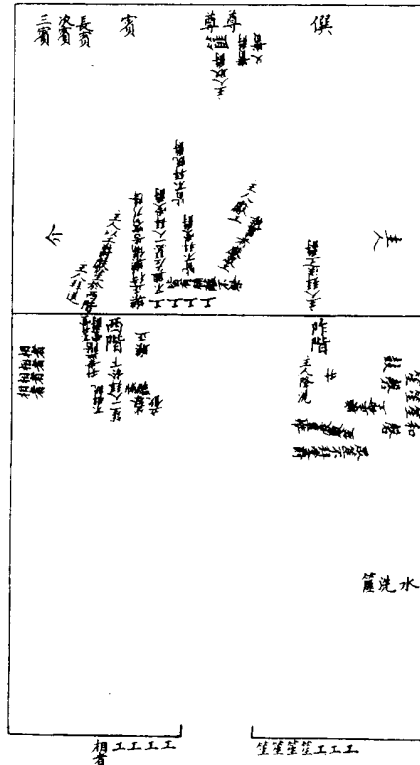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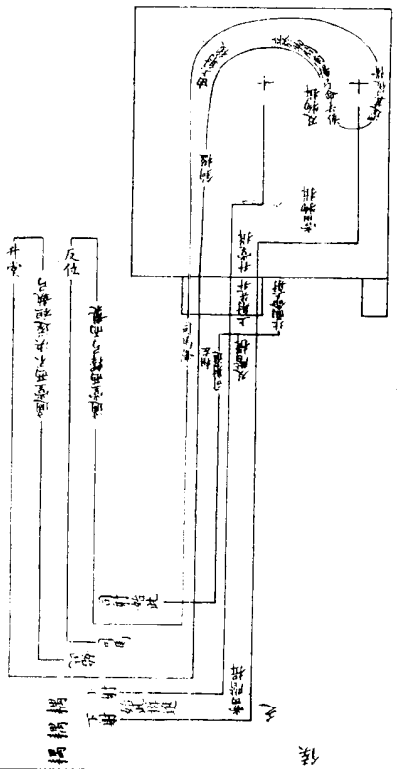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一 圖

五

圖工獻賓樂



圖射上命射司侯去命馬司升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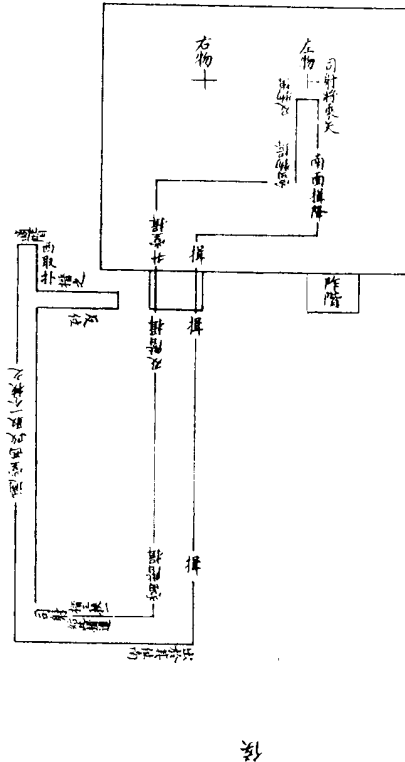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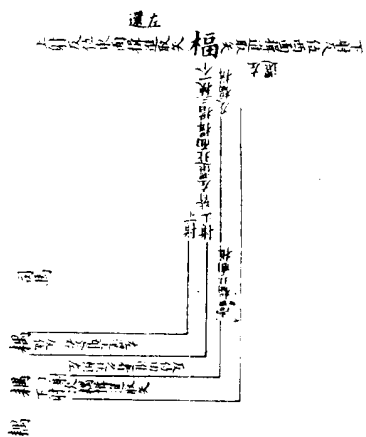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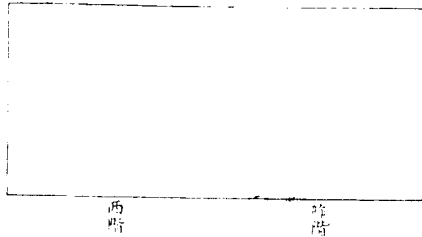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一 圖

六

圖射誘射司



圖左相退進矢取拾耦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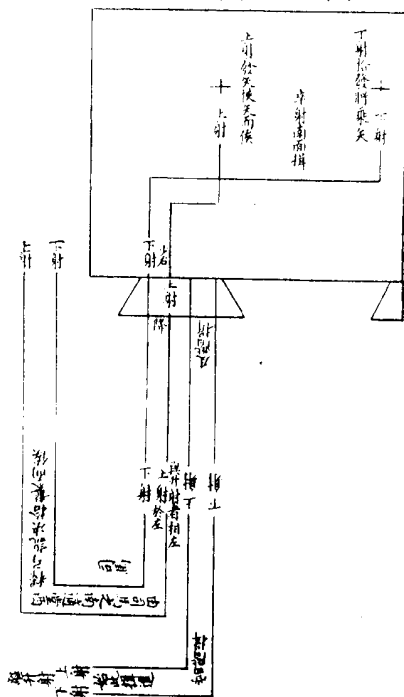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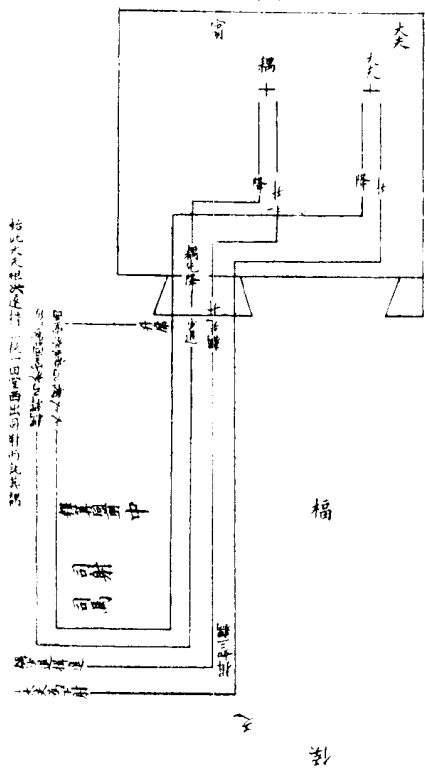
十六

左相降升耦次耦上



侯

圖射耦其與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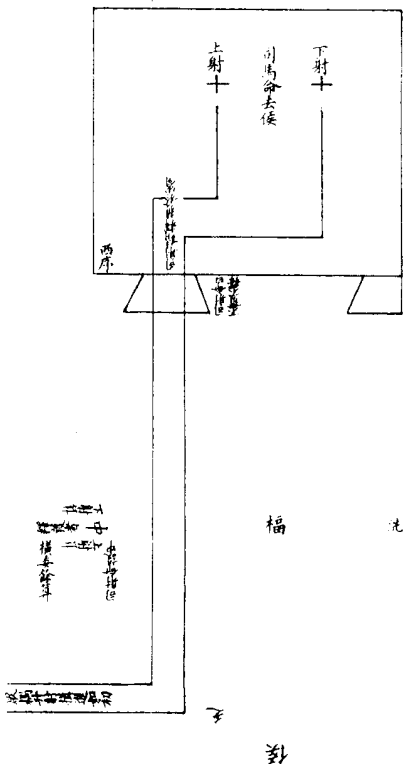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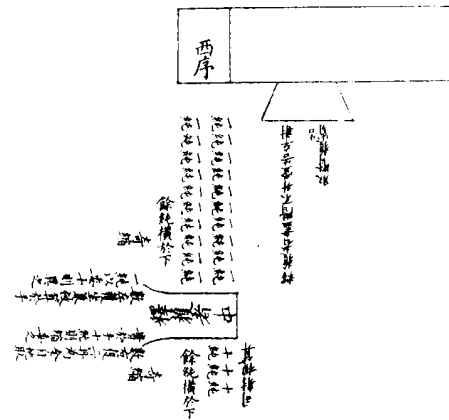
十八

圖獲釋射再耦三



侯

再射取矢視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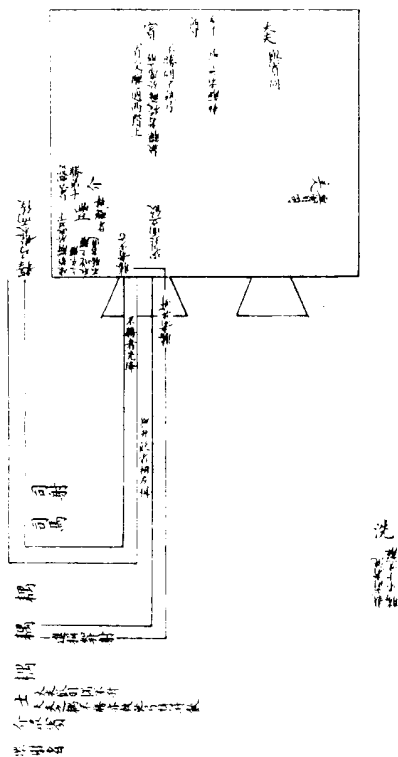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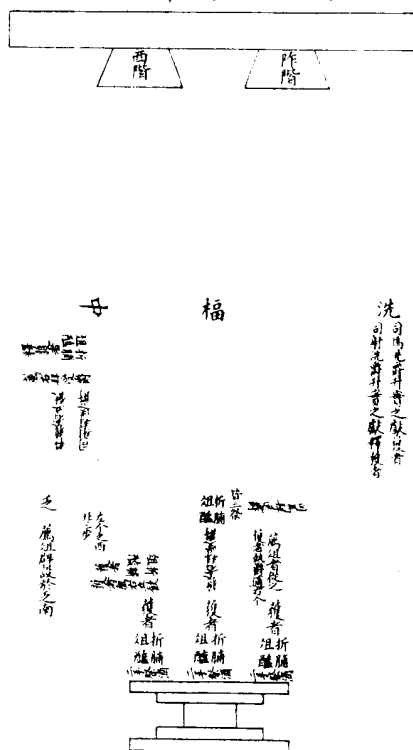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一

十九

飲不勝者圖



獻者獲釋者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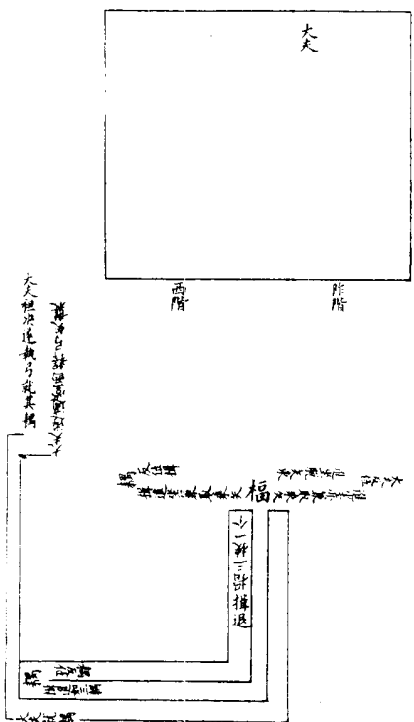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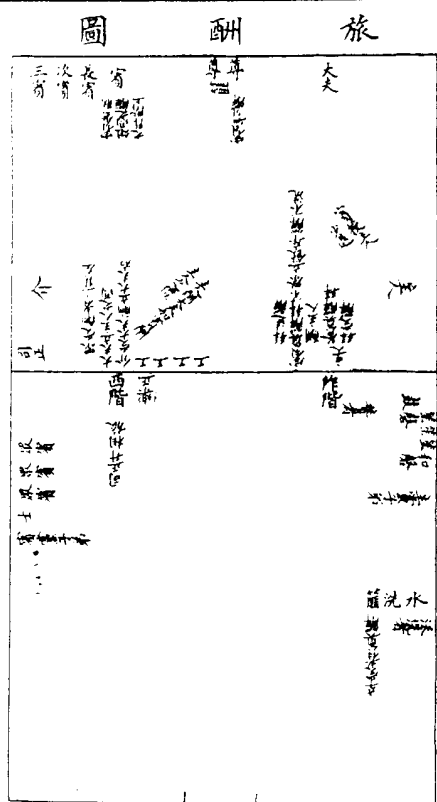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二十

大夫與耦拾取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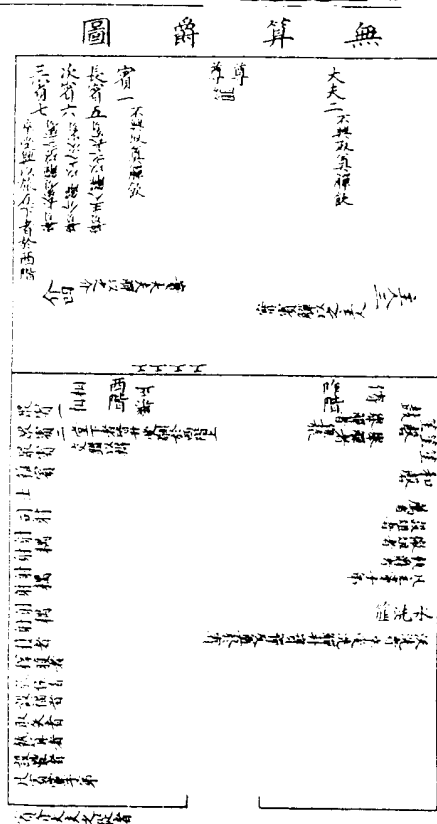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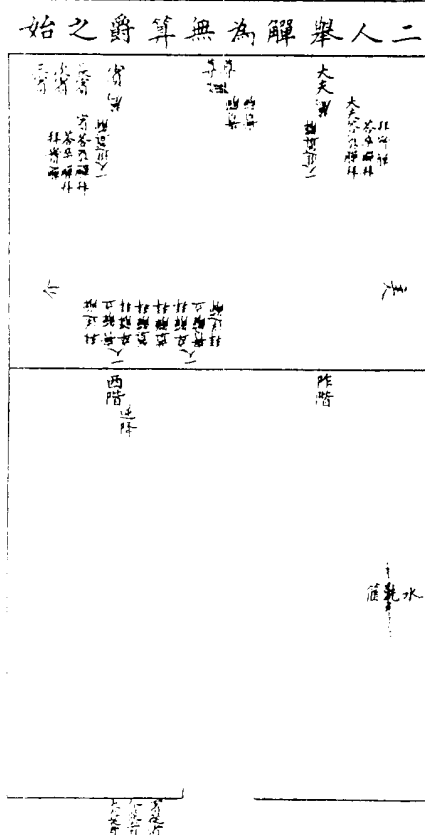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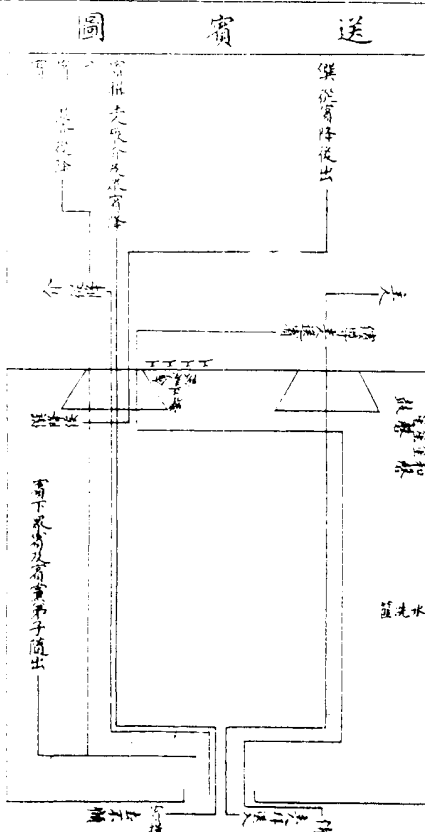
主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圖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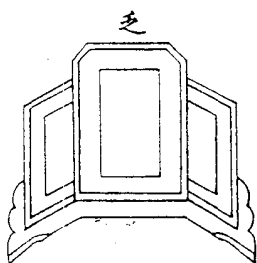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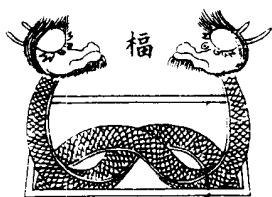
二十三



凡弓矢之長短視射者隨人之材力而司之



的能取高狀以者所容
矢復其廣如革禦以謂
足者足隨屏為矢為之
也與以宜風之也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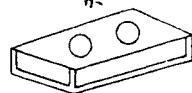
赤中交為龍寸高一博福
革為張蛇首兩尺寸三長
為韋秦身其端有寸如
之當之相中為五半厚筭

旌

長六尺以錦為之也中珠連以白旌者是也
以長條為之也以錦為之謂之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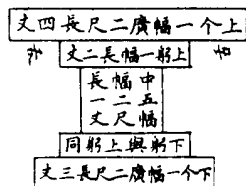


斯禁



斯禁一名禁以承酒尊以木為
之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
無足亦中畫以青雲氣

侯



每布中其博散中下以以為弓尺个鄉
幅十則二把之二舌為為侯弓侯五射
廣六凡以寸側博寸半左躬中二道尋之
二丈通為固背也者上右倍倍寸五中侯
尺布用侯取處弓散舌舌躬中以十上

六禮或問

卷之十一 圖

二十四

六禮或問卷之十一并圖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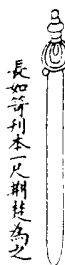


容有采五中兜之中
入闕色寸高中器者
算孔背飾一士大盛
以上以尺鹿夫算



也豐以卑豐
以飲所狀
木不以如
為勝承豆
之者解而

朴



長如新利本一尺期楚為之

算 即等也

算所以為中者計數八十枝皆十棍
之算也如射者眾則直之備之

六禮或問卷之十二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純
太湖章其謙益三
同邑陸夢元陸伯
同邑徐家鼎蔡伯
同邑戴彭景筠

同校字

士相見

士相見禮本儀禮參禮教儀節以贊冬用雉夏用牖左頭奉之至門謂賓者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賓入以告主人主人出次門內使賓者對賓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以告賓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

六禮或問卷之十二 士相見

一

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贊敢辭贊賓對曰某不以贊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贊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以上問答皆賓者傳命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贊賓再拜送贊遂辭出主人請曰辱吾子來願子與某須臾焉賓反見聶雙江擬留賓

升堂行一獻之禮今當從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主人復見之以其贊及門謂賓者曰鄙者辱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贊於將命者賓者入告主人在家反為主人主人出次門內使賓者對賓即前之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

以告賓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贊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以上問對亦異皆賓者傳命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賓奉贊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贊遂辭出主人以贊還授子弟送賓於門外再拜

或問相見之禮何也曰敵者凡始相見皆率是禮也相見必以禮而辭讓之俗成矣曰相見必以贊乎曰始見必以贊不敢虛以見也曰已見而還其贊不已虛乎曰禮尚往來還其贊者輕財而重禮之義也曰士贊必用雉乎曰用雉取其介而有文無雉之方則代以他焉可

六禮或問卷之十二 士相見

二

也曰經文無賓今何以知其有賓乎曰接賓必以贊若無賓則既次門內相與語矣猶六辭而後見大非人情故必有賓曰六辭而後見不亦已煩而矯乎曰前之辭不敢當其辱也後之辭不敢當其贊也不敢當敬也非矯也曰其稱某子以命命某見何也曰將見於人必有因以為之先者若夷之因徐辟是也先而許之矣乃載贊以見禮之重見也故見之辭曰某子以命命某見或問相見之禮今若難舉之矣且不若冠昏喪祭鄉射之切也何如曰相見禮甚簡便易行後人都不肯行不知何故究竟今人初見亦每具包苴數品謂之士儀是

亦執贊之遺至於投交聲氣伺候達門其投刺之儀謁拜之節賤者有過於禮而不以爲勞倨者不屑爲禮而不以爲放甚且求見再三而杜門拒客者有之而卑抑之徒不因之面有愧色苟使依倣此禮而行豈不更覺簡便而且卑不至抑高不至抗乎古禮雖若駭俗然應對之文揖讓之節與今亦非大殊但無人肯行便覺駭俗苟得有數人者講而行之卽當習見爲常矣士君子所爲觀古禮而惓惓非矯世也

問受贊於門內何也曰士禮也人君相見若大夫士贊見於君則受贊於堂上今士相見則受贊於門內禮之六禮或問卷之十二 士相見 居鄉雜儀 三降殺也曰拜送贊而遂出何也曰依贊以見重見不重贊拜受贊拜送贊贊又見之重禮也重贊所以重見也已見而出重見而不以他干焉也留須臾焉主人之伸以情也

居鄉雜儀

輩行之等 凡長於己三十歲以上者父之執友及無服親在父行者及異爵者及宗子皆曰尊者 凡長於己十歲已上在兄行者皆曰長者 凡年上下不滿十歲者皆曰敵者 凡少於己十歲以下皆曰少者 凡少於己三十歲以下皆曰幼者。按若聚族而居則九

族尊卑自有定輩如輩行在諸祖諸父雖幼亦尊輩行在姪若再姪雖長亦卑但尊而幼者其自處終當謙抑以遜於卑而長者若卑而長者則不得以行尊者之卑幼而忽其分也 又其人爲父之執友或以官職同寅或因才德而忘年定交則其人雖年少於己亦當尊以父執年齒又非所泥 族居宜重宗子宗子雖年少行卑而所以事之者亦當如事尊事長之禮若宗子自處又自當循分 行輩尊卑如伯叔孫姪只當嚴於父族若妻族如妻叔妻姪之類疏服者不必盡拘尊卑尤當尙齒尙德 鄉中有爵尊者待之亦當殊禮 年至六

六禮或問 卷之十二 居鄉雜儀 四

十已上者其行輩雖卑亦當敬禮

相見之禮 禮見有三一曰時節如歲首冬至四孟月朔二曰辭見將遠行則辭久出而歸則見出入不及一月則否三曰謝賀如己有賀事當謝人有慶事當賀也 燕見有五 一曰候問久不相見若有疾恙則候之問之二曰唁慰如驚恐被訟失物之類三曰白事以事相干謁也四曰質疑以所疑就而問之五曰經過偶過所居因便問訊 按此所謂相見只是鄉人尋常會見非儀禮之所謂士相見也其禮簡矣

往還之數 少幼於尊長凡禮見皆冠帶具名紙躬詣門

下行四拜禮燕見亦冠帶但不具名紙行揖禮 尊長於少幼受謁若不報其歲首冬至則具己名帖令弟子報之或少者有可敬則自躬報之長者歲首冬至具名帖躬報之餘若謝賀之類或使弟子以己名帖代行凡尊長無事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 敵者更相往還或有故不能行則以書或傳語告之 凡當行禮而有恙有故皆當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名帖之類 今人有名帖無名紙其名帖之式茲亦不復更具以知之者眾也

六禮或問 卷之十二 居鄉雜儀

五

進退之節改定 見尊長俟於外次使人通名尊長出迎則趨揖告退則揖而退 見敵者俟於外次使人通名主人出迎則相揖或燕見則通名而俟於廡下告退則揖而退門外相揖而去 見少者則先使人通名而後至 凡相見必問主人已食否有他否必無妨而後通名有所妨則少俟或暫退有急事則否 凡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及主人有倦色或方事事而有俟者皆告退可也已雖尊長不可以無事妨有事。緘按有大賓如遠方來謁者或登第而歸者皆當如士相見禮先使人道意而後往若主人出迎則於門外再拜又如冠

賓祭賓姻家新婿之類亦如大賓 凡鄉井之中雖富貴不當乘馬入里門合族而居者雖富貴至近郊已不當乘馬遠賓至人鄉邑亦望郊而下馬尊者或至里門下馬若官長於其屬則乘馬至門可矣舊有門外下馬今刪

迎送之禮 少幼者先聞尊長來則具衣冠俟於門外尊長至禮見則再拜燕見則迎揖如不及俟則隨其所至迎之退則送於門外賓揖別少幼者再拜送或揖送必望其行遠乃入 敵者俟其通名乃衣冠迎於門外送之亦於門外 少者俟其通名乃衣冠將命者出請客

六禮或問 卷之十二 居鄉雜儀

六

入主人迎於庭下送亦如之 凡迎送入則主先出則賓先。緘按自敵者以上皆當迎送於門外又此所云禮見燕見究止是鄉人平常相見假如冠賓祭賓婚會諸大禮及新賓遠賓及可尊敬者皆當迎於門外賓西主東相向再拜入則三揖至階三讓以升有不升者則如士相見禮受贊於庭而退送則相向揖別主人再拜送賓去不顧

拜揖之禮 禮見於尊長則四拜燕見則揖之若旅見則少者幼者各爲一列先請納拜蒙允然後四拜不允則再拜畢復請納拜後兩拜許則又再拜不允則止揖而

退尊長命之坐則遜謝揖而坐 敵者禮見則再拜燕見揖之 尊長以禮見於幼少賓拜則少者必力辭固拜則還辟之燕見少者先拜則賓辭而止 凡答拜尊長於卑幼則跪而扶之少者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長齒德殊絕則幼者少者堅請納拜許則立而受之或跪而扶之。統按大禮大賓無問少長升堂當拜至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若賓齒卑幼則視降等之客凡事遜讓而後當客禮。新婦來贅見及正至見宗長尊長皆當拜於堂下辭而後升成拜。子婦於父母舅姑弟子於師納拜皆立受不答拜母族外

六禮或問

卷之十二

居鄉雜儀

七

祖視尊者舅視長者若妻族異姓之親輩行雖尊無不答拜。弔喪不答拜

道塗之禮 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正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俟尊長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避不及則下馬立道旁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拱揖之俟長者過乃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不及避則致言免其下馬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 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我徒行則避之不

及避致言免其下皆徒行則揖而過 遇少者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或欲下則固辭之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不必下。統按男女相過女子望見則背立道左俟男子過乃行惟兄弟姊妹及諸父則不必避餘若叔嫂夫之兄私亞姪夫之諸父皆背立以避亦不得走避失儀若幼叔遇嫂姪遇諸母雖背立亦趨進正揖而退不得交言久立。婦人乘輿轎道遇所親識男子知之則致辭而過不知則否遇尊長乘馬亦使人致辭而過尊長徒行則下輿萬福俟尊長過乃上。婦人相遇禮如男子但乘輿則各不相下

六禮或問

卷之十二

居鄉雜儀

八

請召之禮 凡請尊長飲食必親往投帖面致其意次日復親往速之既至尊長以言謝明日主人親往拜辱尊長亦傳言致謝若專召他客則不敢兼請尊長如禮薄或至親則不必帖 召敵者使人投帖使人速之赴召者至揖謝明日交使相謝 召少者以書列客目或傳言召之不速少者約眾客同往始至則拜謝主人辭乃止明日又親拜賜非專召不拜。統按專召大賓不問長少皆親往致意至日親速之明日賓親拜賜主人親拜辱如鄉飲酒禮婦人則使人若路遠亦使人可也 齒位之序改凡聚會同族則序以昭穆昭穆各序以齒

異姓鄉人則坐以齒若有親則別序或有他客有爵則坐以爵爵不相屬猶以齒同族者爵雖尊不以爵易序鄉人非同族者有尊爵則異序不以齒卑爵若有專召則專召者爲上客

獻酢之禮改大賓大燕集獻酢獻眾賓陳設皆如鄉

飲酒禮獻畢而後就椅棹飲酒如俗儀其次燕集用

椅棹獻酢不酬不拜洗不告旨不崇酒小燕集賓主

交獻行揖禮或如俗安席禮亦可凡專召上客不問少長皆以

敵禮賓少則自處以降等主人辭而止家集卑少者

獻爵於尊長宗長必拜送爵跪俟其飲畢進受虛爵而

六禮或問卷之十二居鄉雜儀九

又再拜殊尊則受之尊者跪扶之長者答其半卑少

者受尊長爵必拜受跪飲飲卒拜既卑少者與飲而

席有尊長卑少者受主人爵必拜告於尊長凡長者未

卒爵少者不敢飲

勞餞之禮尊長自遠歸所厚者迎於近郊俟於道左亭

舍俟其至下馬進揖不問訊起居尊長復上馬則從其

家見之乃退若尊長不下馬命之上馬則上馬立俟於

道側拱揖之如敵者則馬上拱揖問勞畢請所迎者先

行若堅辭之則或先或後不可在所迎者之先少者不

必迎尊長遠行少幼送之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

或以情之厚薄爲遠近亦可乃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不具飲食則拜畢送之上馬隨行數十步行者堅辭則立馬目送行者去數十百步然後退。婦人送迎不出門

慶弔之禮有吉事則慶之如生子冠子預薦及登第進

名之類昏禮不賀而以物助其賓客之費有凶事則

弔之如喪葬水火之類。按昏禮不賀禮所明著今

人每顯與禮背而不疑又今人有生日賀壽一節舉世

以爲重禮不知古人上壽不在生日且先儒屢言生日

之不當爲樂夫不當爲樂則所不必賀可知矣。大宗

六禮或問卷之十二居鄉雜儀十

伯有喪荒弔禴恤五者皆爲凶禮今其禮不盡傳而水

火盜賊喪位失職諸事慰問自不可缺今人喜事繁文

而於此反多疏缺何也。弔賀之禮當必有贈助賻賵

之資然責財則禮不行凡貨則只宜自度有無貧則無

不爲缺而禮自不可廢平喪見喪禮中

獻遺之禮凡有獻於尊長以狀列其物白而後獻若辭

一再則止遺敵者則以書簡固辭則止遺少者則

傳言與之。按禮再辭曰禮辭三辭曰固辭然此止

是退讓之文耳尊長分尊故不爲文而再辭則不敢復

獻少者不言辭蓋尊長有賜分不當辭也究竟人以禮

意獻遺而我固相辭卻終爲不情苟非禮義有不當受則無庸固辭可也。古人獻遺物無厚薄皆以實意惟恐人之不受故不當卻今人不然其獻遺或迫於勢或顧惜門面禮物不厚則以不如人爲羞而內實惜費惟恐人之盡受甚且有假借人物以爲門面一被人受之遂反張皇無措者此等僞爲之禮則何如其不行愚謂贈助獻遺情禮實不可闕但物不必豐厚物不厚則費財無幾而真意可存使獻者以真意行之受者不虛其意而受之亦民俗還淳之一端矣凡飲食交際皆然不獨獻遺。禮尙往來然今人薄僞有往交未幾而厚望六禮或問

卷之十二 居鄉雜儀 十一

其來者有自度其不能報而遂不敢受者此皆惡習所謂以利交也其人而貧則往而不來不必責其人而富或可以不報者則不報亦不爲失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凡獻遺或使人或親獻受遺者皆當如對其人尊長受獻則揖受敵者以下皆拜受朋友交厚者不必拜受少者受賜雖所厚亦拜受尊長受獻明日使人謝之少者謝曰不棄敵者以下受遺明日身謝之主人亦曰不棄。飲食嘗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不得拜受於家則明日往拜之得拜受於家則明日不往拜也

以上居鄉雜儀朱子本於呂氏鄉約呂氏鄉約有四其一曰禮俗相交朱子分爲四目曰尊卑輩行曰造請拜揖曰請召送迎曰慶弔贈遺而邱氏又分四條爲十以節約以俗儀以便於行但於中猶有牽俗而悖古者茲復更爲酌改以附於六禮之末云 家禮舊載有書儀中書疏數篇邱氏復採書儀中家書及儒先字辭聘啓墓志祭文於後茲因緊要者既附於各禮之下而其他書文自是今日文人所能故不具錄

六禮或問 卷之十二 居鄉雜儀

十二

六禮或問卷之十二終

六禮或問卷之末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純
太胡章其謙益三
同邑程夢元慶園
同邑余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同校字

餘論

冠禮成人之始也昏禮似續之始也喪禮人道之終也祭禮報本反始也冠春也昏夏也喪秋也祭冬也鄉相見以經緯於其間猶土之寄旺以成信也舉六禮而天地之序可見矣

冠禮及士相見為最簡而易行人家欲復古禮當自冠始

六禮或問卷之末 餘論

或問子之言禮善矣然議禮之權操之自上子一人欲行之其如不信何曰子以為禮其混乎三代以後禮不下達然儀禮家禮諸書儒先猶修之至今猶未刊也憲律所存與古禮非大遠也士子幸生儒先之後禮制有所從考乃牽泥於俗而莫之肯行是豈得謂在上之過也哉夫古禮非甚駭俗也非甚不情也天理之節文自在於人心也人事之儀則不違於日用也冠昏喪祭之儀非更繁於異端之修齋禮懺也冠昏喪祭之費非更費於供佛飯僧也鄉射士相見之禮非更勞於奔走形勢伺候達官也好古之儒欲起而修之或二三同志之

士肯從而和之則一時世俗之徒或從而詭之若習見而安焉或亦有從而化之者能化於一族而一族之禮俗成矣化於一鄉而一鄉之禮俗成矣謂非為

盛世化民成俗之一助歟雖中才一介力固不能取信於人然而不能無厚望也夫蔽於私者不可與言道牽於俗者不足與行禮謂夫舉世皆然而遂不敢自異是亦凡民而已何貴夫服古哉且謂古禮為不可興古道必不可復尤非吾人之所敢出也儒者讀書寸心千古悲夫

問非禮固無與治歟語有曰治定制禮此言何也曰禮

六禮或問卷之末 餘論

工

之與治相為體也無禮則無以為治治定而後禮成三代之隆惟禮是務漢唐以下非微竊禮意亦無以成小康之治不以禮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前聞也問子言禮如此其重也夫禮之大體三代相因舍是固無以定治若夫節文之繁度數之末則三王已不相襲安在今之必效於古如子之所重者甯非節文之末歟夫謂節文之末也而顧為治民之本乎曰不然哉禮不徒在節文而舍節文何以見禮三代以前禮制未備是以三王迭為損益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言禮而至於周雖欲更為損益其已無庸撰也

周末禮失而後有文勝之弊夫文勝豈武周之過哉孔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夫所謂禮者固本於恭敬辭讓之誠而所以固人筋骸作其莊敬則尤在節文度數之詳也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夫欲以整齊於外以一其心則舍度數節文其曷由也哉故朱子曰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也況先王制禮毫末皆有精義習而安之則真意出焉真意洋溢節文度數莫非自然此之謂和如以節文爲繁而謂得禮意於節文之外焉則所謂知和而和者又烏在其爲先王之道乎卽如鄉射一禮揖讓進

六禮或問卷之末 餘論

王

退文最爲繁而細味焉實安且順是猶木之枝葉或多或少似無關繫而折其一枝則木以傷猶草木之有華或六出五出四出層出而缺其一瓣則花以不全節文之末烏可忽哉然則安上治民正節文之盡善者爲之耳紱非敢重言節文重言節文正所以重言禮也

問誠如子言則文勝者其何以譏焉曰文勝者非文之過專事乎文者之過也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世之爲禮者務爲門面真意不存一飲燕也而肴饌必豐一嫁聚也而裝資必盛一饋遺也而貨物必厚一事不如人則以爲恥而不顧家

之有無究之則外爭門面之觀而內深費財之惜故燕享賓客男女昏娶贈答饋遺皆以爲不得已之事而誠敬之意蕩然無復存者其實彼所爲文者皆非先王之禮而徒費財用是故文勝之失皆奢易者之爲本害也禮貴儀則而不重貨賄文有定度而有無不以強貧若以文勝之失而欲廢先王之節文是猶懲噎而廢食吾又恐廢食之害將不止於噎也噫何見之泥也

問節文如此其重則凡詳於節文者其皆得爲知禮乎曰不然夫知禮者必詳於節文而詳於節文者不必其知禮由節文以求禮而禮在卽節文以爲禮而禮亡也

六禮或問卷之末 餘論

四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同而學之心不同則學亦其末焉爾

問古人所謂立於禮者想只是日用之間坐作威儀之節事事有个防閑要整齊嚴肅耳若冠昏喪祭則一時行之耳豈日用所常執守乎曰禮固在日用之間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便足以一身心然冠昏喪祭猶其大者其禮則行之一日而其意常佩之終身也若大者且不能盡禮則日用燕居又豈能有以自守乎

孔子曰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可見禮重大昏而大昏又重親迎豈復得爲禮之小者而孟

子禮色孰重章又似以親迎爲小節蓋親迎原所以重大昏若反以親迎而廢昏則是以重之之文而反廢所重之禮親迎不親迎又爲小矣舜不告而娶遇變處自當知權但親迎之義所關人倫實爲甚大權字亦甚不易言不得爲廢禮之人藉口

問禮從宜使從俗莫是古人亦教人推移否曰古人並不會教人推移只喪具稱家之有無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麋鹿爲禮便是從宜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便是從俗比如今行冠禮而必服皮弁委貌此便爲生今反古

六禮或問 卷之末 餘論

五

功令所在一代之制自是不可不尊若世俗悖禮已甚如昏娶用樂乘凶嫁娶此俗如何從得而以叔孫通縣最便當作周公儀禮儒者亦如何肯從推移二字敗壞了多少禮俗矣

喪禮最是要緊今人只爲場屋中不出喪禮題目故讀禮記者遂把喪禮盡行刪去不讀此不知何等學問也人能通透得喪禮則其於人倫之道慈孝之恩分義之辨亦庶幾可著察矣
飲酒之禮奠酬不舉亦是不盡人歡不竭人忠以全交處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道無不在行禮者須是要細密體道不知體道虛文亦無益處但舍卻節文道之細密處亦無從得見故須是約之以禮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禮卑法地減之至也卑而不可踰則得其報矣卑法只是收斂著實其勇敢強力處便是進進而不已自見得和故須從節文細密處下手

禮第一要沉潛細密無沉潛細密意思故只見得強人禮粗則偏小者不合大體亦欠闕矣卽如事親者溫清定省偷色婉容內則許多節文今人都見迂闊卻不知不是如此細密則真意不生至性亦以日薄故禮之實

六禮或問 卷之末 餘論

六

須是節文斯二者斷不是孩提知愛親便算得孝子也但禮教不興今人初行自是勉強須久久如此則自安矣安則仁孝之意從此油然而生到得動容周旋中禮則安和之至禮與性一已至聖人地位

亨者嘉之會也物至亨通時大小先後無不相見至動至蹟如何不繁然至蹟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天理本有自然之節文隱耀於至蹟至動之際先王不過因其自然之節文而節文之故曲禮三千道無不在今人都便視爲末節那得知禮

節文有時可減而必不可厭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病

不以筋力爲禮此乃謂之禮從宜

凡行一事未有無節文者此乃自然之序比如草木必無無枝葉者但節文必如先王方爲盡善同一木也而先王之木獨覺枝枝葉葉無不生得恰好耳但今人勉強行來都無和意又似描寫的本都無精神然無精神亦是他描寫不熟若疏略者竟謂禮意可無節文則無枝葉那復成木後世所行的節文又似野生荆棘全無模樣是雖一時難到熟處亦安可不取法於先王也禮有吉凶軍賓嘉五者而六禮只有其三祭爲吉禮喪爲凶禮之一冠昏鄉相見俱是嘉禮祭之爲吉漢儒以

六禮或問卷之末 餘論

七

爲受福之義或然但受福有其理而求福不可有其心祭統卻解得好曰福者備也備百順之名也若謂因受福而祭恐失先王之意

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明得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如何便能治國此處雖要體會其精神貫串處固不外於仁孝誠敬之至然治國有多少設施須知亦無不具於祭禮中若中庸之通於上下祭統所謂十倫舉而措之國家綱紀備具此都是先王制禮妙處若體會得盡則天子可以治天下有國者可以治國雖大夫士庶止祀其先體會盡時亦可以治

家修身明字不止是知之要真知其禮意所在而體認於身自能推拓得開德化沛乎莫禦

仁人享帝孝子享親全是一片精神貫串誠敬只是仁孝之懇摯處一能享帝享親便有民胞物與舉一世而甄陶之氣象

吉禮十二惟人鬼皆謂之饗饗便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然人之與鬼要自有別只誠敬之意便無不同泥者必謂祭廟只如養親一般卻又未見得禮鄉射可無介鄉飲酒必當有介但主於行禮無介無僎均不爲缺

六禮或問卷之末 餘論

八

或問子之言禮大抵以復古爲志要從節文中體會出制禮之意而猶倦倦於屏斥異端意者古禮可行異端自熄亦猶經正則庶民興而無邪慝何如曰人之不肯行禮而甘心異端者只爲本心爲所窒塞儒者雖作爲辭章以辟異端亦只是口頭功夫心下未嘗實見得非也此惑未解古禮終無由行大概禮與異端勢不兩立出於禮必入於異出於異則入於禮經正則庶民興固是定理但反經當自上始儒者言禮未能信乎得人又只得諄諄辨其是非或可開導人之心志此亦孟氏之所云不得已也會禮意闢異端是格物致知之事若真

知而實踐則存乎其人

今之害禮者異端而外又有兩種人一是放曠人物動謂禮非爲吾輩設禮也不得奈何他一是虛僞人物言動諛諂似禮而非此二者一則顯棄乎禮一則隱託乎禮均之爲禮之賊至若從事於幾句時文而茫然不知禮爲何事及雖知有禮而輒自遜謝曰此非吾人之所能行者乃直是愚夫愚婦亦不足齒惟肯深求禮意乃可無弊

或問人言禮多必詐何也曰彼亦何嘗是禮不過小人奉承態耳若先王之禮正所以範圍人身心而閑邪存

六禮或問

卷之末 餘論

九

誠者詐自何生入

或問古人云禮以義起然則禮亦可以時起何必先王曰固有是言但禮必有義先王制禮亦何件非以義起議禮之權操之有位古人本無是禮

朝廷又無其制而士庶乃云吾以義起此禮縱起得甚是亦似於僭若偶有此事而無此禮則因時酌義倣先王之意而行之云以義起亦可

禮卻只有經無權行權處皆是義惟精義者自能制權若禮亦可權便自不成箇禮

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盡心以誠此禮方有根據若

義理則全在節文上見忠信是實有此義理無些欠闕義理便是此忠信散殊出來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信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義理也

禮時爲大如何卻說禮有經無權湯武征誅并義字亦難泥此卻從禮原頭上說不是說所制之禮中庸引無憂章以證道費亦是如此聖人時中之道又三重之本也若先王所制之禮只是經世常文行禮者就其中稍加酌量若貧不可厚葬之類然不厚葬則葬事已減卻多少節文禮上並未嘗有只許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空一條是權自在禮外

六禮或問

卷之末 餘論

十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倫體宜稱俱止是一義字義字最零星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本於天不生於親親尊賢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亦不生於禮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其等殺處便是禮而禮制由是起

或問先王之制禮也有本有文其所出可得而言之乎曰難言也天敘五典天秩五禮禮之大本必由於天與典爲體故冠昏以合別男女度數以辨定上下凶喪以送其終祭祀以反其始直情敦質以篤其誠慈委曲折

旋以盡其文致飲食燔胙以作其愛敬朝聘會同射鄉相見以聯其疏逖之禮大體其在是矣夫天則無私私亡則愛愛則合合則繁繁則別別則有序有序則因而文之文之而得其義則宜宜而或變則權出焉故禮之本仁也而其用義也仁而不義則流而亂生義而不仁則離而害至仁以生義義以成仁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正也由是而效乎天地以立法協乎幽明以象陰陽通乎四時以象變合之恩義以盡節觀之萬彙以盡文察於度數以盡其等本之性情以盡其誠而節文以遂焉此禮之成也冠笄昏嫁之節親疏之殺君臣上下

六禮或問 卷之末 餘論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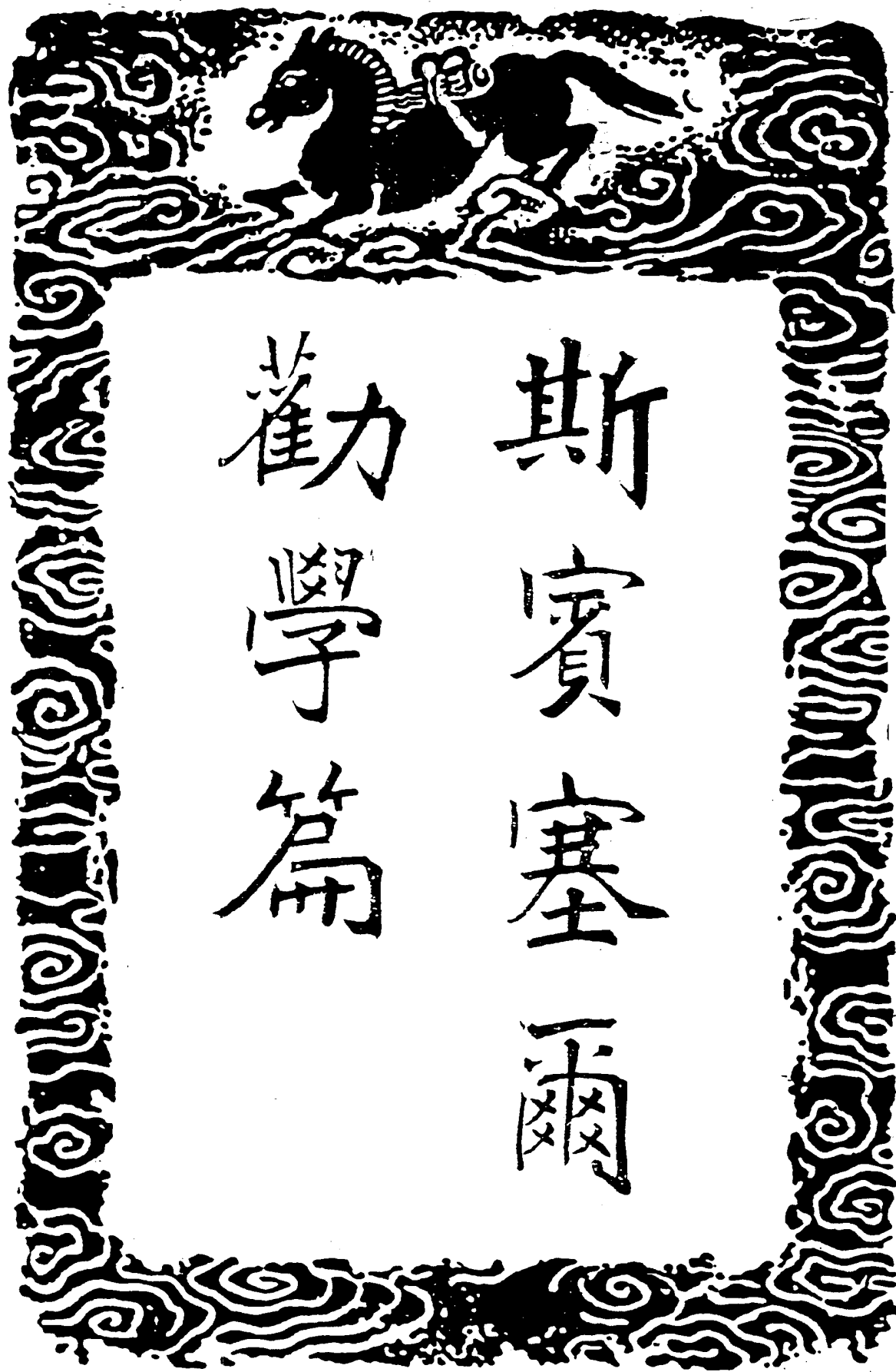
之等天也祀祭之別灌燎之用男女之別賓主介僎之坐吉凶之辨象陰陽也祠祔嘗烝時也冠之三加也婦三月而成祭踰時而舉賓主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升象三月而成時變也喪服之有本也有加也有降也有義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節也飲食之品衣服之章文也服物采章之別獻酢之數等也故先王之禮雖揖讓進退之微而必非無據也亦使人習於文以繹其義也云爾先王之制禮也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舍禮其末由也 終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聖人二語已盡之矣後世儒者乃規規於節文品彙之詳衣冠俎豆之末而於精蘊或反未有得非拘而失之於泥即妄而失之於鑿亦猶之言易者究於吉凶而不知簡易言詩者辨於貞淫而忘思亡邪也夫豈古聖先王創制垂教之意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曰不涉其繁不足以折衷於至當故善讀書者必優柔磨飮而豁然貫通焉然後乃可以明誠而致遠如先生此書要而不支簡而有當舉

一

而行之於當世推而合之於古人庶幾乎胥無愧焉而後可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當世之務無所不通語曰不學禮無以立知其所從來者遠矣同人既為刻所著諸書而此尤先生學問之所本也讀既竟爰識數語以告後世之為學者使知所務焉光緒乙未冬十月後學吳引孫福茨甫謹識於甬江道署之葵向齋

斯賓塞爾
勸學篇



斯賓塞爾

勸學篇

光緒辛丑仲秋
南昌讀有用書
之齋校印

斯賓塞爾勸學篇

第一篇論羣學不可緩

田事告隙口於斗手酒卮箕坐山邨酒肆間三四個
傭高睨大談說牛疫盛行議院宜有以補救之術農
頭奮髯抵几栝櫨鏗然與相應罵令歲屠牛利入不
及往年之半意皆恨當官者不勤民依致如是也至
其論畝畝稼穡利病某事當興某令當廢尤自信無
留難大都氣象不減護商法初除時於時鄉野家家
言本國徵稅重此令果除將使他國輕賦之民持貨
入市與本土重賦者角是此舉以妨民病國有餘云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不然者愚且妄也

聞者曰是無惑乎其如此也隴畝小民未嘗學問生
計不越手口間固何能爲遠謀乎乃試觀都人士已
嘗學問者其論議又何如其論民生也則曰奢侈雖
非然其事利工賈國中之民有罹飢饉苦乏絕者乎
勸捐斂財賑之之外無餘事也亞丹斯密氏理財之
學出幾何年矣而常人爲議猶如此夫由前而言是
徒知一業之可以養民而是業所產之益無益爲漏
卮否尙能生財否皆不論矣由後而言是徒知財之
可以振貧而不知國財爲物此盈則彼虛忘其未用

爲賑之先此財固非無用也飭材庀工待斯而舉國之貨賴以出民之生賴以蘇今移之以養無業之民則待此而業者其數減矣且賑者彌多則待賑者將日益衆賑之力有時而盡待賑者之困無時而輕理財之道固如是乎案此論純指英國養貧之政而言今夫財之爲事生與食二者之間其理至繁贖爾紛歧委曲殆難猝明而若人視之易易若此則無怪詖辭謬論雖屢經駁辨而終稍解復合也總之常人之論事也見不出近因近果之間至於近因之前有無窮之遠因近果之後有無窮之遠果則皆在不論不議不見不聞之

斯賓塞爾勸學篇

二

列如是而言國事秉國成國焉有不病者乎

自來民智蹇淺則所望彌奢其責上也亦彌重以爲興利除弊國家自不爲耳果其爲之則一國之事數著可了有何難哉此不必求之異邦也卽在本國已有不勝僂指者焉如日者大唔士報因見商艦一時沈碰多支遂論國家宜設督辦商郵海政之官乃不知海軍諸船規制極備而同歲之中沈者兩艘其三僅免又見某報中言民居造房多不合式國家應有總營造司察看民居繪式頒圖令其循造乃不見同時官中營立坊表並起蓋幾處刑司衙署其形制惡

劣衆口交譏又或云倫敦屋密人稠氣水渾濁國家宜設專司以爲掃除之隸庶無積滯以生厲災乃不聞同時耶波拉疾疫卽由官中安排地溝伏甯辦不如法之所致又或言鐵路公司過多互相排擠不能得利事以官辦爲宜乃不悟國家現辦之政如海部如船廠如軍政如刑獄如邦交百司紛紜日滋紕繆晨間閱報粲若列眉益以鐵路詎能稱善夫議院者國中最重寺署也乃謀一疏氣之方費帑二十萬鎊經魯益德與巴禮兩名師經營期年迄無成效則其他又何說乎而國中之責備執政者依然若罔聞知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三

今日謂國家宜於官銀號籌備輕息成本俾民資生明日言國家宜廣設育嬰收養民間孽子主事者愈不勝任責事者日以益多一若旣云是官卽屬無所不能也者吾人聞法蘭西人言其公主聞民有餓死者驚謂左右救餓之法最爲易易何緣坐令若此則大笑之雖然何必笑耶

智之開也物理爲先羣理爲後未有物理不明而羣理瞭然者何則物理簡而羣理繁也案此中庸所以格物致知吾每入人家聞主若僕言壁爐鼓火之法謂但須以鐵桿橫度鑪榜其炭自熾斯火之烈鐵桿

功能又聞人言合尊促坐人數勿過十三爾則一人不利又聞言手談葉戲某人時利某人時衰梟雉之成其分以此云云其言如是則可決其於物理因果之故全未分明夫人於淺顯易知之端其持論尙誕妄不根如此況國羣之事政教之行其爲奧博微眇仟伯於斯求其分明斷無望爾發言輕易責備不倫固其所也其處事有拘忌祿祥之見者則其論世也亦雜以拘忌祿祥之見蓋心之爲用大小常通然吾每怪景教之家見異邦人拜祀像偶則謂其民大愚不悟像偶人所自爲土木之施丹黃之覆盡從人意

斯賓塞爾勸學篇

四

何能爲靈而乃從之求福此與野蠻之信巫蠱供蛙蛇爲智實不相遠此其愚之是也顧不知國家之與像偶雖大小有殊其屬諸人爲一耳野蠻聚一部落之貨財力役造一偶像信其有無限之威神吾人合通國之賦稅征繇建一國家亦信其有無窮能力仔細思量爲異安在夫君公大夫士食稅衣租以治人爲業質而言之與夫社會之中鳩貲財立會長者無以異也既爲社會所公立則會長之智慧卽社會之智慧會長之權力卽社會之權力使一日者社會貧而無資愚而無才則會長之能事盡矣此不必極智

之夫而後知此也獨至於論事之頃則若國家隨事可舉無待租稅庸調而能爲者則又何也彼見一事宜興則瞠目語難曰奈何不爲是以福我及見徵調煩重官吏尤難則又蹙額相告曰奈何竟爲是以苦我噫我知之矣彼固謂國家者無所不能而無待於民力民智也往者格物尙淺力理未明時嘗有人欲運巧思製爲自行不息之機器迨奈端格里遠諸子出發明全力常住之理而後人知用力少而成功多爲宇宙必無之理譬諸汽機一項不焚煤則止又如人體一日不飲食則羸今之責望國家者大抵欲製

斯賓塞爾勸學篇

五

不息機者耳惟其如是故以爲國羣盛衰之故盡在云爲法制之中充其能事至可使弱民爲強國貧民爲富國愚民爲智國雖然此所謂蒸砂作飯千載無充飢之日者也

故格致不明則無以與於治平之理是固然矣顧吾所竊惑者世有格致之家物理既明而與論國羣之事政教風俗之所由然則若與常智不相遠者是可怪也豈羣之爲學果與博精微不易講歟抑常情聳於變故之繁遂熒而不知其一貫歟今夫宇宙萬變不外質力相推而質力二者皆爲常住故不增

滅不生滅不能自無而有夫曰用力少而成功多者必其有權藉者也苟無權藉則屈伸相報不爽毫釐此不獨天運然也金石水土然至於有官之品如植如動凡生之事莫不皆然近者又知人心性情思慮之用與腦質之感動移易息息相關然則質力恒住之理固無往而不在也則何獨於羣而大疑之夫羣者合衆生以爲生有生氣官品之一大物也是故其中消息盈虛之故與生之爲事可比例互觀焉羣之中有一事之效實必先有一力之儲能方其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者又爲後事之儲能如是相生至

斯賓塞爾勸學篇

六

於不可究詰而其中果必如因無不能有有不能無則斷然可識也格致之家用此例於他學則無疑而用之於羣學則依違之臆使質力常任一語而可以依違是尙足爲最大公例耶按儲能效實乃格致家之未發可謂之儲能至發而皆中節可謂之效實

達於理者謂之學明於權者謂之方其理彌賾其學彌難其權彌微其方彌審是故世治大進業有專家未有不事其學不通其方而能然否是非於其事之論議者也忒德者英算學家之眉目也造方維術西名括德思以窮力理之至深亨蒙和志者德格物家之職志

也唱二量體之說謂外緣若異則幾何常理有不通時斯二者皆輒近理數中至爲精深之說也今使人於象數之學素乏研精聞武亨二子之言乃自作聰明妄參末議則瞞人子弟必將目笑存之謂此何等學非竭半生精力索隱鉤深豈容強作解事者此其譏之是也顧吾每逢名算專家與談政教中至爲繁難之事彼則矢口論斷都不疑留此何故耶蓋其意以爲世間惟象數之理乃有艱深至於政教之施固屬盡人能喻耳而豈知二者難易之分正與若言相反耶天象數之事縱極艱深其所據以爲算之與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七

數必先周知其用事數亦較有限域至於民羣之中一事之源流變見往往迎不見首從不見尾與數既難周知所用事者又皆無限其悠久蕃變之情皆象數中所無有由是言之究孰難而孰易乎然而彼必易之者何也曰惟其不知故云耳

今日格物之學無論天地動植人身體用其遇一難解之端嫌疑之理必實測以徵至確之證明辨而運至精之思必待見其會通而後錄爲新得不妄論斷也獨至羣理則未有由其術者此非不佞之私言也試卽一二事觀之則治忽之分見矣夫天學之事至

今世其精審至矣而嚙人尙所聚訟者莫若日月中之黑子蓋使知黑子爲何物則日體何若即可由此而推故其求之汲汲如此也頃諸家之說以韋理森爲最先其說曰太陽外輪爲自發光氣此猶地之風輪再下則爲雲輪以裏日體不發光不透光之黑質與大地同日面見黑子者乃外輪光氣震盪如大地之有颶風震盪則有堆積有破裂黑子者其破裂處見內質也全露則爲深黑半露則爲闇虛此遠鏡中所以有柳葉諸相也是說初出多爲同時所宗侯失勒維廉極王之蓋前人持一星一世界之說意日球

斯賓塞爾勸學篇

八

可住事等地球又察驗黑子常有下陷之形行至日旁則呈微缺故謂韋說之可通也至維廉之子侯失勒約翰紹隆家學起而駁其說曰韋說雖足以解黑子之形然據全力常住之理則耀耀光熱二物必當有所從來韋說於此默然是爲巨謬其父信之過矣太陽全體乃極熱流質悉能發光而自元始來光氣與熱度不減者由以吸力收攝日局散質時時射入日面之故其外輪純爲光氣布濩煥發實諸金散氣所成云云此其說也與世界本始爲涅槃星氣之理合然則黑子究何物乎於是德人克齊卡佛用分光

鏡測知太陽本質所有原行與地球無異異者流礙而已於是言黑子乃外輪金氣搏結成雲由其質稠故隔光景至於種種變相則由日體自轉甚駛之故合而觀之視韋說似爲進矣顧黑子變相實與雲氣不倫故克氏之言尙未得實於是法人費展進曰太陽外輪誠能發光而內質則非凝非流乃極熱氣而無光彩案尋常燈火亦外明內黑費氏之說似係即此爲推也外輪震盪破裂時內氣衝罅而出非他物也細測黑子常有自內外衝之象又內暗外明亦有或然之理故費氏之說不可盡非然有不可通者則黑子常現回旋之形又極

斯賓塞爾勸學篇

九

熱之氣可不自發光然不隔光景使近處見罅而對徑之遠處猶明理同觀空不應見黑漏此二義則費氏之說終爲非實矣洎最後而侯失勒約翰乃折中諸說斷以己見論曰日體有決無疑義者全體純熱非世間一切諸火諸電所可方擬一也金氣騰上化爲光輪二也日球中衝內外若地球溫帶處常有大力回旋如羊角颶母三也當回旋處中心成虛理如海龍掛壓力外稜質點內吸且既輕虛熱度自減飛流凝沍遂能隔光四也依此四理則黑子情形冰融雪解一切柳葉闇虛諸相皆有真因可言黑子之說可謂

論定矣雖然尚有難者其難維何用約翰之說凡遇黑子當見旋形而實測所見黑子或旋或否豈爲旋甚微遠難見耶抑約翰之言尙有未盡者耶然則謂黑子一物至今尙未論定可也蓋格物之難而審理之嚴有如是者始也諦觀物變繼乃卽變爲推融會貫通以立一說稍有抵牾卽從棄捐方其求解也懸揣微擬非不用也然必廣印事實有以盡其變異紛紜而後可其立一公例而用之也且用且驗未嘗固也苟歷試之未多推較之未廣則甯視爲懸詞不目之爲定論此其考理大畧也至於實測之際不敢信

斯賓塞爾勸學篇

十一

所接者爲卽實也外緣致差既已謹爲增減內因互異亦必以之乘除焉譬諸測天如儀器差地輻差清蒙氣差此外緣也或損或益固無論矣此外尙有人差蓋觀象紀時自治手識之交腦脉之行中須秒息且遲速之度人各不同每秒三十適當至每秒九十適當不等寒暑互異凡斯之類皆謹嚴之誠哉察物之道無所苟而已矣

而獨至治羣爲政之事則何如今試於國家議大政立大法時而執前者察物之家而訊以此政此法之利弊則沛然作答曰如是當利如彼應弊絕少徊翔

審顧者蓋百人而九十九也其同是政法行於他邦異族者其流變爲何如未嘗一問也其同是政法行於本國前代者果得所祈嚮否又未嘗一考也是故是法行其與現有之政法一國之情勢其時之風尙民心果相得否大抵不能細也又設國家於是政法終不爲立其事效宜何如又或聽民自爲不更善否亦未必爲之稱量以出也至於一國之能力止有此數一政之立此有所長則彼有所消時勢之變動不可端倪事今便者後或爲梗其所消者將見何所其爲梗也將爲何形期其鄭重宿留則愈非常智之家

斯賓塞爾勸學篇

十二

所能辨矣吾非敢謂今之從政者於前五事果瞶瞶然不計慮如此也就令計慮出之其未嘗如察物者之精且嚴則可決也吾意其所討論者將不出一時報鈔之中累年案牘之內不偏不賅不精不詳合其見者則援之異其旨者則埋之如是而止耳至一二遠謀高識之士爲之揚權史志要刪國聞以求其事變之源委則其人如鳳毛麟角矣又不幸前史體例其於事變也志其然而不志其所由然且於君公帝王之事則雖小而必書於民生風俗之端則雖大而不載是故以一羣強弱盛衰之故終無可稽而盈卷

連篇紀淫侈爽德倭幸猥瑣之事跡與夫戰伐紛綸
赫轟相斫下泊教師朝黨陰謀秘計僥得僥失而已
於羣理何關焉則置之不足道也其尤可異者察物
之事必審人差非以不如是將不得其實故即然人
差之在仰觀俯察者尙其小然者耳獨至論世知人
則所關綦鉅夫一人之情識行習或以種業不同或
以居養互異故其觀理論事人自爲差又皆信爲當
然而不自覺分而論之有以學業師傳而辟者有以
地勢隆污而辟者有以生產國土而辟者有以朋黨
門戶而辟者有以教門宗派而辟者外緣旣異益以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三

內因血氣之剛柔心腦之靈蠢斯則制行發言判然
別矣此賢不肖之所同而無或解免者也故不知人
差則論事必違實而世人於物理則致嚴於羣理則
忽之可謂倒置者矣嗟夫知人差之生心害政於羣
學思過半矣

雖在格致之家其用思素經研鍊而有法者然於觀
物則審察羣則疏設數事焉較而論之將瘡可見一
如人眼視物若氣若水皆成中塵光影入眼物之形
位因以失真譬若夜間仰見星斗皆較真位爲高彌
近地平此差彌大又臨水叉魚若就見處下叉魚不

可得蓋其真位常距視位尺許彌深彌差此格物者
所其喻也顧乃觀人論事則不知亦有中塵故論古
則盡信古人談今則偏聞朝論二如氣類動法固符
力理然衝決排盪至於過繁則極難調御故至今理
室中氣俾利人居尙無准術此又格物者所其喻也
顧乃羣中民氣風行轉遙所向何方爲力幾許則視
同弁髦謂爲易御三如原行質點固爲簡易而二質
愛拒之理深察乃知往往訢合所成超人慮外此又
格物者所其喻也顧乃人爲質點蕃變至多性品不
同愛拒互有與接爲構厥變維何則目爲無奇不足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三

攷驗四如諸物對待變化因生往往人意所云違真
千里故北球之民常意夏令炎熇地必近日冬寒返
此迨至加以實測乃悟傾倒此又格物者所其喻也
顧乃羣中之變對待尤多衆力交乘敏者難計則人
自爲意皆若前知因然果然何須實測五如物質化
例少常多奇故二冷相遭或成涸熱二清相雜忽呈
濁泥水入磺養凝於紅鐵此又格物者所其喻也顧
乃人心殊致合爲羣情則謂泊然相遭都無異效凡
如是者比事爲論殆難詳舉此其用思違反在不學
者何足深訝訝者以其出於格物之家彼固謂羣事

爲無難然而羣事難測日有其證畧留意者在在可明不待聰睿之士而後能爾也夫行衆謀僉同之政而其效乃不如其所期收前未曾有之功而其法乃爲常智所其斥此之事效相反豈待求之一羣一國而後然即尋常人事之間已可見矣今夫優游暇豫之夫宜其有所爲作者也然而徒有暇人乃無暇晷事功所就轉在日不遑給之人少年遊塾久者法宜淹通士人記誦博者法宜明察然而通才多晚學之夫明智非記醜之士今以處置病風狂癩之術咨之常衆必曰是人內檢既去外束宜嚴然而養癰院中

斯賓塞勸學篇

五

用禁錮之舊法者煩擾行寬弛之新法者利安名醫杜克巴特治癰獨優常云風人思逃與鎖禁之力爲正比例鎖禁不用逃思乃亡此百人中九十五然也又古者刑名之家僉云禁民爲非莫如重典矣然英國自魯密理創爲輕典以還而民之懷刑自愛者日多作奸犯憲者日少此不僅見之於英已也馬歌那支見之於那弗島迪克森見之於西新金山倭巴迷爾見之於日耳曼蒙德新奴見之於日斯巴尼亞凡此數公皆云凡處治犯人倘第收其身期無害羣而止則化民之漸此爲最神殆非常智所能夢見嗟夫

使常智而皆可用則吾羣學之書不必作爾

蓋人心入羣之用微眇難知爲治者鹵莽而畊萬無一當前之所論尚不過畧舉數端期於人人共喻而因果之間其不測已如此矣然此猶是與吾同種與吾並世者也至於曠觀異種尙論殊世之群則將見人心之用群理之機其效驗益未易測也今者就吾人所閱歷以爲揣孰能知他土種人有爲媚神之事穿臂懸鑪持矢插肉或謂剖股可以療親或翻身泥塗數十百里號爲進香資求福者又就吾人之政治風俗以爲言孰能知東方之群中有代人斷頭而令

斯賓塞勸學篇

五

妻子獲其利者夫風氣不同至於如此則論化者尙安得輕心掉而卽或爲推耶更觀上古往者英國神甫創爲洗業天閣必待懺悔之說而英民之半皆入教門又國家制爲永業不售之律其中稍有不平致都鄙之田民皆捨爲墳墓凡斯事效夫豈造教立法者之所前知者耶歐洲前世王侯將相率皆盜魁橫恣賍財殆無人理而孰知如是之夫乃身及子孫皆持兵徒步萬里不辭戰伐苦辛求復耶穌之墓且耶穌生時之立教也言求天國尊榮不受人間權力而豈謂教行之後有教皇者號彼得宗徒爲數百年歐

州之其王夫十字架乃行暴之器等諸炮烙而孰知傳爲地基形制必如起乃建神堂吾得以益之曰中立教明民而孰知後王即用其土之孔曾志孟皆書倡爲制科以行其愚民之術然則人心之行發爲群業其因果之間殆有不可思議者矣故吾得約而舉之曰群之爲事無論觀於何種察於何時大抵一政之爲用一教之所期苟其原始要終則所求之效不必得或暫得輒廢而浸淫日久恒得所未嘗求者此亦一公例也

夫群事難知何待深言而後喻自察近知遠者言之則卽一人之身已可見矣遑論群哉此吾所以反覆

斯賓塞爾勸學篇

去

其故而不知何悠悠者動以經濟自詡之多也今自吾一飯而言之則饒首成於俄羅斯之麥牛肉來於蘇格蘭薯蕷至自愛爾蘭白糖運於摩理哈斯胡椒致之占馬卡加利出之東印度酒醴出於法蘭西蒲桃乾產於希臘橘柚長於西班牙鱗集麋萃不可枚舉且豈惟是一飯而已卽清水一杯吾茲所飲可謂至近無奇若窮其所自則由缸而川由川而源綺交脈注千里方遙而更溯爲雲爲雨之時則是一口清涼初乃函蓋百千由旬海宇之物苟於吾所飲所食物物思其所由來將見吾茲藐焉乃無數原行初遍

大地因緣際會萃成是身嗚呼豈不繁哉

然此猶是就吾人軀幹言之而已若更觀人之知識性情行止則所以成是之因其繁曠殆過前而無不及晨起飲茶而腹疾則知支那人之好欺夜間飲酒而瞋眩又識德意志人之售偽以英領事與亞伯沁尼王違言致爭算緡之稅以加而汝之家用因乏以北美富人不願蠲復黑奴議院喧阓而汝於朋友遂成決絕此自遠者言之者也更就其入本國而言之支那君臣半夜起而受朝聽政南洋島人日中閉關而寢黑夜爲市英人交易不逾八小時此誰約者而

斯賓塞爾勸學篇

去

行之若素三餐時刻於吾病體雖甚不宜然人旣爲然則吾不得不爾交際之事酬酢之文所以合歡也而束縛虛拘反成苦趣凡汝之意識議論若政若教皆俗所已具而汝受之雖心所深疑不敢叛也野鳥乳則汝出野鳥蟄則汝入倫敦議院開闔爲汝終歲生業作輟之程汝云自由幾何其能自由也然此猶是言其現在者耳若自過去言之則吾一果之成有無數因之說愈可見矣問歐人所以七日息業之故則上追數千載而後知且七日息業景教之所約也息業而嬉非景教之所禁也顧於法德澳意則爲俗

於英倫蘇格蘭則爲非苟攷所異之由非論世觀人遠至數十百傳無由得也教事如是政法羣事何莫不然意大利希臘之村莊鎮集皆居山顛至今汲水運薪民有負重登高之苦叩其所以乃知在古寇奪虔劉致其如是支那婚嫁男女不相通知三年親喪凡挂名仕版者卽宜罷去如有罪然考選貴近之臣而以能書爲取舍之的席地之舊俗旣去而九拜投地之禮仍存凡此皆沈縛牢固雖甚憎甚苦而莫誰何一俗之成民違其性咎始作俑而作俑者不獨任其咎也多因成果不其然哉

斯賓塞爾勸學篇

太

是故羣理難知以其爲天下至繁之物此豈徒保種謀國者所宜兢兢者耶卽在尋常一生計貿易之間其難已見矣今試設一織布廠主人心欲趁現時市價增固棉花此可謂世間至常之事然是主人苟以折閱爲憂則其操籌握算之端大畧如左一須計本國各廠成布屯者若干發行者幾許二須計依現在行價零售各店是否競相屯貨三須計各外國外埠此貨是盈是虛四須計依現在各處市景外國各廠製貨是緩是急以上四條乃計銷路既計銷路矣五又須計同行收買棉花用意何若互相觀望俟價跌

乎抑策其將貴已爭收乎里物浦爲英西積布大區故六又須計其中各行其現囤多寡其已行收買而未至行者若干七旣計內市矣又須計外市如法國之新儀里安及諸洲各埠現貨多寡市價騰跌皆不宜忽八須計出花之地如美南如印度如埃及各處花年衰旺夫使以上八條皆爲廠主人所計及則其握算可謂周矣如是可以操必勝之券乎曰否否未盡也蓋棉之價視其銷路棉之銷路視棉布之銷路而棉布之銷路又視雜布之銷路故也往者南北美開棉花不出口洋布大昂人用竹布毯布而洋布之

斯賓塞爾勸學篇

尤

價斗落積棉者皆折閱焉是則不可不計者又其九也於是聞者曰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應之曰未已也尙有二大事焉倘主人計之不審則其虧折又什八九也是二云何其一日審商情蓋從來買賣之家其料市價也縱有冠能魁倫皆不過得其近似而拙者則每有逕庭之差商情如浪時而過實時而不及實如是者日而有之至軒然大波一落千丈則年月間事故其見於市肆也忽無端而狂趨忽無端而悻悻大抵如羣羊焉始也面面相視人懷狐疑一勇開端諸懦競捷如是則往往或過而虧負倒折隨之矣是

以善計之家既察事物之餘復審商情之差率而不
隨外爲轉此所以能爲衆勝之先又能居衆敗之後
也又其一曰察利權市俗謂銀根必將合一國之商利而
統計之以知後此利權之舒促蓋積貯廢居之事必
以鈔號爲之通利權若促無買期插息之事則經營
之業舉將廢矣前九後二必統十一事而計之擇精
慮詳而後操必贏之券不其難哉故都市貨物之事
朝暮時價騰跌在分毫銖兩之間昧者視爲無奇而
孰知其所以成是之因其繁如此此常爲士大夫主
度支掌筦權者所不知而商賈豪傑則深信吾言而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三

不疑也右之所談不過一物價之騰跌而已夫物價
者朝成暮更頃刻雲烟去不留跡者也然其因之膠
葛駢羅固已若是則由是而推物之長留人間悠久
蕃變者其來因往果事當何如此不僅羣爲大物然
也即羣中一教之立一政之施其理莫不如是蓋天
演無在而不然而物競天擇之用政教實同夫動植
皆能吸質點以爲滋長收養己者以爲自存或孳乳
而寢多或蔓延而墳植其究也強者兼弱舊者蛻新
輪囷離奇至於不可復識而有非立是教施是政者
之所慮及者矣夫支那皇帝厚私宗親使之食稅衣

租豈意數傳之後致勾稽無能蠢愚無智而轉以病
之西班牙之羅耀拉創爲耶穌會本以保教乃擁黨
擅利權傾國家而終於被逐英國大東公司本爲商
業乃不數百年並五印度而有之凡此豈立教施政
者之所慮及者耶試舉似其二三智者可觸物而悟
矣

合前後所列者而觀之可知喜事之家動謂使我爲
治則天下事無難爲者無有是處欲爲經濟非肆力
於學不能且非肆力於羣學亦不能也於是議者曰
吾輩在羣日有應行之事在朝則有當官行政之責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三

在野亦有選舉議政之權此自指民諸務紛乘皆取
當機立決若悉俟學優而後從政則政之不舉者亦
已多矣此所謂論高而難行者也此言也似是而實
非蓋起於必有所爲之一念而令身與群交受其害
而不自知夫人居如是國爲如是民見其中弊政稅
俗有心者莫不願有以除此政變此俗此其意甚可
尚也而無如不學無術鹵莽滅裂於治無毫毛之補
反以害之此正如人家奴婢見小兒墜地必欲捧起
而不知既墜之後卧地無傷而急捧或致損也又如
鄉氓村嫗見鄰郢疾痛必云某藥有驗何不試服腰

腹痛耶胸隔痞耶只須服此藥到病除縱使無瘥當亦不害余前者嘗至一友家親見其僕取其主所餘藥液向口傾盡問何爲此則云此是妙藥既利吾主當亦利吾捐棄餘瀝豈不可惜此可知常人之心於對證下藥四字全無分曉故沿街揭帖動以萬應爲名及夫民智宏開醫學精審然後分別細密而知服藥一事其治病者寥寥而轉以滋生他病者十八九也且此之爲事不僅淺知與無知者有別而深知者又與淺知者懸殊是故古之爲醫其遇病也必云如此之證針乎火乎汗乎下乎施汞鉛乎而今之爲醫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三

既審病情之後必先計此證不用湯藥治療而但於飲食起居天氣水土諸事節適調和可期愈否每見今醫其於術彌精則其用方也彌不易非不得已斷不用藥嗟乎苟知此意則醫道通治道矣

然則前議者所稱諸務紛乘皆取當機立決之言非坐智識微謫故攘臂纓冠視天下事易爲若此乎且群學之道同於生學使其實測既多錯綜比例用格物新法精求所歸則凡舉措之間其指事責效之心將無自信稍難恒恐一政之施所祈嚮者不必至而反增害乎夫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言固不必皆

中卽言有在宥而無治術亦將使天下無事功顧去害治而任自然其得效不較鹵莽滅裂者優乎蓋民智愈卑其發謀愈易若時事皆數著可了而無俟深求者不知群學之事考察益密則措手益覺其難由近因而及遠因自近果而及遠果止須至二三層其繁便不可勝計乃知群中稅政弊俗拯之至難蓋稅弊二者皆群形之見端使爲群質點之衆民其智力德三者卑卑則雖有至美至良之政術皆將無補於治此泯則彼見甲長則乙消合全群而觀之其所謂稅弊者常自在也群學之公例曰民質未進則群害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三

可以易端而末由祛絕此之理實固可考之史冊察之時政有以知其必然者也往者澳國患過度而民嫁娶無節也制男女之年與家產而後許其婚合此令下嫁娶固如律矣而野合之子滿街於是又造育孩之局以收之而國中之棄兒者益衆英國往者患屋居之窳陋易倒制爲造屋法式頒行之於是小屋不得利民間無更造者而民始溷居乃又制爲居室人數以防其溷而夜間貧民皆出露宿坊下廐中及牛馬糞堆中皆滿以生曠故此皆已事所共聞見者也無常惟是就令一弊之除不更見於他所而審而

察之亦不過化聚爲散或易有形爲無形而其害自若何以言之蓋使國家力除稅政弊俗不任更作他形更見他所則其術當何如無亦廣設官吏嚴與詞察已耳而是官吏之祿費豈能從無而生有出而供之者甯非民耶關權之稅則彌繁盼盼者之生計則愈狹昔法國官吏大小六十萬人皆一出爲官不耕而食農工商出重賦而後給執業之男雖已疲而不得休相功之婦雖育子而不暇乳恒饑之穉子衣食愈以不周作苦者加勞僱租者益勵舉國愁歎戚戚無歡揆其所由皆廣官吏嚴詞察之政階之厲也此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三

吾害不能除特化聚爲散之真註腳也故曰民質未進則群害可以易端而未由祛絕卽令聖者爲治自其標而論之亦不過視所易之何如同害相權受其可忍者而已耳今然後知彼喜事之家動曰使我爲治則天下事無難爲者之真無當也嗟夫使群之爲事易言若此則亡國亂群不如是之相隨屬矣於是難者又曰如子所論則政烏乎行蓋爲政之事僅得就吾識之所及爲之相時而制宜深追遠溯討源窮流所不暇也治平之事異夫格致國群之大不同名物彼之實測易爲功而此之博攷難爲力也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萬幾當前豈遑問學亦祇罄此囊底之智以與事勢相將迎而已責之過苛則不情也夫此之云云察其微指乃謂群之爲學必不能如格物之精而有執因責果卽果原因之事又乃謂群之變化至蕃縱與討論必難得實總之彼乃謂群之無學而已是言也智耶愚耶然耶否耶吾將於第一篇詳論之

斯賓塞爾勸學篇

三



民間懿行

王君
書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道德叢書之七

民間懿行

士之言行

表率四民

禮失在野

農夫天真

毀謗司馬

石工不名

富而好施

其維商人

民間懿行 道德叢書之七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一) 士篇

(二) 教師

竭力盡心
盡心教書
盛衰繫之
拒淫館妾
拒淫館婦
竭誠教人
注重實學 二則
講學感盜
拒淫館女
束修奉父

民間懿行

目錄

民間懿行

目錄

重誼讓館

吉凶無定

疏于訓誨

(二) 著作家

著書感人 二則

誠作淫詞

嚴戒口孽

修志不慎

作家股鑒

作詩嘲人

目替指連

禍福無定

誤人子弟

處館曠職

著作艱難

絕筆艷詞

賦詩宜慎

淫書害人

謔語誚世

妾女流落

嚼舌而死

肢體零落

削籍減壽

(三) 畫家

艱辛不屈

(二) 農篇

出金救人

鬼魅畏懼

釋仇通好

(三) 工篇

(一) 船夫

全家溺死

萬象爲師

好施茶水
濟人之急

民間懿行

目錄

民間懿行

目錄

舍貨救人

還金致富

仁慈致富

(二) 車夫

貧而好施

(三) 石匠

不肯增奸

(四) 木匠

害人害子

(五) 印刷匠

拯救婦孩

還金得金

害人自害

謀財害命

竊紙神譴

(四) 商篇

(一) 普通商

却敵救國
厚待幼弟
訪還寄金
廣行方便
建橋利行
施與好義
救溺償銀

幹父之蠱
罄資助友
厚友薄己
濟人利物
寧飢償債
還女輸銀
愿商不死

民間總行
目錄

三

(二) 木商

罄資建橋

擲木陷害

(三) 典商

出入公平
貪價拒贖

容忍不較
偽物易真

(四) 米商

任人自量

糴者自量

米散饑民

一味吃虧

義薄雲天

一善一惡

圖賴寄金

夾底斗

米中攪水

(五) 書商

毀板愈疾

不賣淫書

淫書流毒

(六) 棉商

認虧恤人

捐資散賑

民間總行
目錄

四

改樣換劣

(七) 鹽商

散錢濟貧

貪財害命

(八) 酒商

貪心鬼弄

(九) 肉商

操刀自割

墮窗劈頭

(十) 藥商

還金給藥

假藥之害

(五) 醫篇

功同良相
全活無數
不計藥本
貧病送診
孝友可風
給藥拒淫
視死不救
錯誤殺人
抄方救人

(六) 雜編

誤殺冤報 郵差
果報勸人 說書

不計財利
廣施救療
周給貧病
昏夜不辭
拒奔不淫
乘危妄索
貪賄無狀
粗率殺人
假方欺人
妻孝神助 兵士
知機避禍 卜者

民間懿行

目錄

五

藉卜勸善 卜者
嘉言激人 伶人
還金變相 僮僕
保護幼主 僕
諫主增逆 僕
竭力養主 僕
縛主求賞 僕
欺凌其主 僕
保護幼主 僕
乞錢轉施 乞丐
盜知敬善 盜
巨盜成仙 盜

拒淫主婦 伶人
祖傳戒殺 茶役
衆去獨留 僕
盡忠報主 僕
半產善舉 僕
蒸稗佈種 僕
挾怨訴主
毒主殺身 僕
孝親不倦 乞丐
止怨不報
盜能仗義 盜
盜化爲神 盜

民間懿行 道德叢書之七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一) 士篇

(一) 教師

竭力盡心

宋王文康公。訓誨童蒙。必盡心力。每與同輩輪師道。童子一師事。則終身成敗榮辱。俱吾任之。若不盡心竭力。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何異。又喜為童子講孝弟故事。曰。一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

竭誠教人

民間懿行 竭力盡心 竭誠教人

教 師 盡心教書

宋鄧至授徒家塾。凡子弟來讀書者。每盡誠以教之。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成材者甚衆。而至之後人亦多貴顯。熙寧九年。神宗御集英殿。第進士。鄧長子綰為翰林學士。侍上前。唱至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至其二孫。綰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按〕人既稱我為師。北面而事我。我必盡誠以教之。方不負彼之望。鄧君既能成就人之子弟。則天亦成就其子弟。蘭桂連鑣。固其宜也。

盡心教書

潘景雲成都生員。盡心教書。不肯虛使。修金誤人子弟。除館課外。日講忠孝節義之事數條。反覆訓之。為其徒者皆知敦本。歲甲午入闈。房官不許其卷。耳邊忽聞人語曰。一此能苦心訓人子弟者。

已注定聯捷矣。一遂中之房官出語其事。景益勉力。次年果成進士。

注重實學 (一)

宋胡瑗教學湖州。有經義。齊擇通經有氣量者居之。有治事。齊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湖學多秀彥。而能適於世用。

注重實學 (二)

元許衡為國子祭酒。召弟子王粹姚遂等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己子。其出入進退。則嚴如君臣。課讀之下。即習禮或習書與算法。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精切婉到。苟未甚領

民間懿行 注重實學一 注重實學二

教 師 盛衰繫之 講學感盜

解則旁引證。佐廣設譬喻。必令其通達曉暢。而後已。嘗言學者治生。最為先務。生計不足。即於為學有妨礙。彼旁求妄進。蓋亦窘於於計之所致也。

盛衰繫之

沈龍江曰。子弟讀書有成。有廢。乃關係門戶盛衰。一家禍福。為師者成就得一個好人。便是莫大陰功。若耽誤人家子弟。大傷天理。世俗師道。自處太輕。主家禮儀。亦多疎簡。不知根本者也。

講學感盜

王心齋從陽明講學。有盜至其家。亦與之講良知。羣盜譁曰。一如吾輩者。良知安在。一公曰。汝試去衣。良知便露。一盜因去衣。惟褲不去。公曰。汝不去。此是有恥心。此心本有。謂之良知。即在此。

矣。因爲反覆曉喻。羣盜咸感悟而去。

拒淫館妾

楊希仲未第時。爲成都富家館賓。有一美妾。潛詣館中。申愛慕之意。希仲正色拒之。其妻在家夢神告曰。一汝夫堅持清節。暗室不欺。神明已知。行當冠多士。一妻覺誌之。歲終希仲歸家。妻以夢告希仲。答以館中美女事。妻曰。一鬼神有知如此乎。一明年果登第。

拒淫館女

餘姚謝遷少館于常州。其家有女。乘父母出。奔謝。謝問故。女笑持謝衣。謝諭之曰。一汝爲女子。未嫁而我敗之。終身玷也。將使父母夫族皆無面目。一遂拂衣拒之。女感其言。灑淚而去。後中成化乙未狀元。拜相。子復官至侍郎。正以持已。誠以動人。婉言開導。使女

民間懿行
拒淫館妾
拒淫館女
三

子感而灑淚。宜其爲狀元宰相也。

拒淫館婦

浙有指揮使。延師某訓子。師病寒欲發汗。令其子取被。子以母牀臥被與之。誤捲母鞋一。還被而鞋墮焉。師弟皆不知。使來視疾。見鞋生疑。夜訊妻。妻不服。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後。俟門開而殺之。婢叩門招師。師怒曰。一是何言。欺。明日當告主人。一使復強其妻往。師固拒曰。一某家東翁相延。豈肯以冥冥墮行哉。一門終不啓。明日師辭去。使曰。一先生真君子也。一始述昨日事。謝罪。是科師登第。位顯爵。餒肉虎口。不啖者幾人。若一啓門名也。無色也。無命也。無此際誤。多少。人怕怕。

束修奉父

顧應性至孝。父娶妾生二子。鍾愛之。應舌耕爲業。每歲束修。悉以奉父。分文無所私。庚子春。館於張氏。開館之日。張知其孝也。計一歲修脯送之。告曰。一今日之贈。尊翁未知也。此間適有田欲售。可買之。俟秋成。可得租以自便。一應曰。一不可。吾豈爲幾斛米。易其心而欺吾父哉。一卒持獻其父。生子際明。少年登第。官至翰林。

重誼讓館

慈谿二生。同至吳江覓館。甲所得議館。脯九金。乙止六金。乙謂甲曰。一兄家止嫂一人。九金有餘。弟則上有父母。六金猶未足耳。一甲覺然曰。一兄言良是。一卽以九金館讓乙。而自處六金者。抵館後。偶檢殘書。得外科方數則。藏之笥中。歲暮還家。見一人倉皇覓

民間懿行
束修奉父
重誼讓館
四

醫甚急。問故曰。一主人乃山東布政也。赴任在舟。忽患背瘡。甚苦。一甲念正與前方合。隨至舟按視。照方用藥。卽愈。布政大喜。贈以百金。又聞讓館事。益重之。爲薦於慈谿尹。拔入泮焉。

禍福無定

淮西庠生葉諸梁家極貧。教蒙岡口。有本城巨室馬姓者。延爲西席。教伊二子。見葉爲人。儻深相契重。每歲館金百兩外。另有後贈。更出貲代其生發。葉感激知已。竭力教其二子。數年間。葉亦家累千金。成富翁矣。後馬爲郡倅。病卒任所。二子浪費無度。金珠田產俱盡。葉手變賣。葉帳轉圖謀。盡有其業。致馬二子一貧骨立。一日。葉夢至陰司。有官據案而坐。馬在階下。歷數其負義忘恩之罪。官大怒。罰變爲牛。葉再四哀懇。求放回陽。願盡退前產。照應二子。

官曰：「爾既悔過，權放爾還。若不踐此言，永墮阿鼻矣。」葉醒語其婦曰：「今日我家享用皆馬之業也。即使退還原本，仍不失爲富翁。何苦與鬼結仇？」葉意遂決。次日訪其二子，棲身破屋，荒廚冷灶，淒涼可憐。見葉大哭，葉亦想起前情，執手涕泣。遂挈二子歸家，爲之整理衣服，贈銀百金，先爲目前用度。數月後，盡出前所得財產，令一子開張典鋪，一子出外經商。二子歷過艱難，亦痛改前非，辛勤立業，各擁重貲。具本利還葉，葉堅却不受，曰：「老夫赤貧，承令先尊高誼，得有今日，慎勿辭。庶老夫與令先尊終交情。他日地府相見，可彼此長笑耳。」時中秋賞月，醉臥窗下。見馬來謝曰：「先生向日所爲，雖屬不應，但我之二子，習成奢侈，留產于彼，亦必花費。幸先生代管數年，吾二子從艱難之後，方克改悔成立。」

民間錄行
教 師

禍福無定
吉凶無定

五

是先生慎守吾產而又成全吾子此恩此德吾已告諸冥官轉奏上帝先生後福甚長特來奉報一謝別而去葉自此凡有經營靡不如意所獲倍於馬產四子克繼書香稱望族云

吉凶無定

崇德姜應兆爲人謹厚素惡酒絕滴不嘗設教里中從之者衆一日遇鄰人醉倒扶以歸家覺袖有金潛取之是夜一生讀書其家聞人推戶欲進曰「主人虧行上帝以其素謹未忍遽殛姑使我來爲孽」明旦以告姜疎然自是嗜酒日坐醉鄉半載竊金悉償酒價生徒俱散產盡形羸家人苦諫弗聽一日入酒肆有女奔姜姜自思曰「向因一念之差顛沛至此人生幾何豈容再誤堅拒不就一夜夢神曰「我酒孽也汝前竊金故來耗汝昨日君有善

事上帝敕我還矣」及旦厭酒如初生徒復聚家產漸盈卒以壽終後嗣有達者

誤人子弟

萬曆間京口張某有文名七試不得采芹夢於文昌閣至夜夢帝君怒責曰「天爵至矣尙望洋乎爾憶十五年來豪富相延束脩殊厚汝所授未能償十之一凡歷五家皆爲改作文字欺誑父兄遂誤其子弟終身今爾衣食頗裕猶不念所從來聚徒館舍羣習博蒲爲師者當如是乎」張不敢答驚而寤因禁不出戶一日其徒洵洵至報曰「某生因賭而鬪爲某生擊死矣」張株連訟庭刑辱不堪財盡懨懨而死

疏于訓誨

民間錄行
教 師
處館曠職

六

安邑朱半塘官鄆縣言邑有一生頗工文而假楚不第病中夢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人因叩查籍吏曰「君壽未終而祿已盡恐不久來此矣」一生言平生以館闕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疎於訓誨博奕廢業自謂廣達冥司謂無功竊食卽屬虛糜削除其應得之祿故壽未盡而祿盡也凡利人修脯誤人子弟冥譴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一錯一誅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一生痛病果不起臨沒舉以戒所親云

處館曠職

吳中一名士年六十餘語妻曰「我雖不得達幸一生美館得以

成家。一夜夢父責之曰：「汝本科第中人。文昌以爾處館職。削去桂籍。尙爾自誇耶！」

(二) 著作家

著書感人 (一)

錢塘柴省軒著述。善書。皆輔翼經傳。生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無不勉人爲善。其爲下根人說法。每引感應之案。以歆動之。因取感應篇。逐句詳釋。做河上公解道德經例。分爲九章。名感應篇直解。又取十三經。及二十一史之感應故事。勒爲成書。名感應經史通考。歿後。有江右羅含者。館正定梁氏病劇。見冥官威儀甚肅。旁侍錢塘洪貞孫羅鳳與洪友善。趨問尊官爲誰。洪曰：「吾鄉柴公省軒也。」

民間懿行

著書感人一

七

著作家

著書感人二 著作艱難

軒也。一羅向前肅拜。問將來功名。柴曰：「人生大節。在忠孝二字。窮達何足論。」語訖而甦。事聞於都下。翰林侍讀施愚山給諫嚴灝。亭皆柴公故人也。同至羅寓。詢其狀貌。悉符。事載吳青壇太史記中。甚詳。公生二子。長世堂。次世臺。皆有文名。

著書感人 (二)

漳州顏茂猷。生平奉行感應篇。積德累功。殷然以萬世人心爲念。著迪吉錄八卷。挑剔危微。助天闡教。讀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道成真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崇正甲戌春闈。全作五經題。試官驚其異才。而疑違式。揭曉奏於朝。天顏大喜。特賜進士。冠鼎甲前。一時咸稱爲天子門生。

著作艱難

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然苟不由於勞苦之功。則鮮能成非常之業。彼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豈苟焉而已哉。昔英人闕垓孫者。其著旁觀論也。豫置三大冊爲寫本。奈端撰年代學之書也。凡十五易稿而成。吉本之著備忘錄也。九易稿而成。蒲豐所著物產之書。其凝思歷五十年之久。易藁者十一。休模之纂英國史也。一日之中。從事於斯者十三時。孟得斯鳩嘗以其所著書。示其友曰：「足下讀之頃刻而已。終而吾勞苦撰著。鬚髮已班白矣。」歷觀古人其難如此。若夫不阡不陌。非途非路。率爾而操觚者。則亦雕蟲小技而已矣。

誠作淫詞

張續孫先生誠人作淫詞云。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

民間懿行

誠作淫詞

八

著作家

誠作淫詞

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彼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則閭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豁矣。若夫幼男童子。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况吾輩既已含齒戴髮。更復列身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之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可。騁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况矢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

落套而况綺語爲歟。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以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質之也。

絕筆艷詞

黃山谷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一時秀方戒李伯時畫馬。公笑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伯時念想在馬腹。墮落不過一身。公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豈止馬腹中正。恐墮泥犁耳。」公悚然愧謝。自是絕筆。

嚴戒口孽

嘉興某曾作戒口業文。萬歷壬子年。適無科舉。門人應試者。邀赴西湖。偶出犯布政鉞。布政命題課文。獎之。爲請學憲。得與棘闈。一

民間錄行

絕筆艷詞 嚴戒口孽

九

著作家

賦詩宜慎

夕夢其父語曰：「汝前身恃才挾貴。罰汝永困場屋。今科榜中一士爲姦室女。除名。文昌帝君錄汝戒口業。勸人莫談閨闈。請以汝名補之。宜益修善。」一生喜而醒。果發解。且顯爵。

賦詩宜慎

宋端宗時。元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妻王氏。有令姿。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從。佯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乃可事君子。」千夫長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難守之。師還。挈行。過嶺上之清風嶺。王氏仰天歎曰：「吾今得死所矣。」即嚙指寫詩石上。投崖而死。至今石上血猶墳起如新。不爲風雨所剝。一士人有詩非之云：「嚙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遂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絕

嗣元楊廉夫亦作詩曰：「介馬駭駭百里遄。清風後夜血書成。只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曰：「爾憶王節婦詩乎。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悔悟。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赤。苦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生一子。

修志不慎

某縣修縣志。有虞生與其事。見舊志所載二節婦事。平平無奇。削之夜過城隍廟。見兩婦至神前訴曰：「某等一生苦節。某生不訪氏行表。章輒反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削其祿籍可也。」

民間錄行

修志不慎

十

著作家

淫書害人 作家殷鑒

淫書害人

近日文詞小。街坊貨賣者甚衆。凡淫穢難堪之語。不可形於齒頰者。公然筆之於書。卽就其尤雅者。亦無非偷會私期。敗名喪節之事。後來反得顯貴團圓。將中葶之醜。說得毫無足怪。無知閨女。遂誤認爲佳人才子之事。由此喪貞失節。玷辱家風。萬年難洗。至於開小兒。萌之寶。啓村夫羨慕之心。種種禍害。不可殫述。更有春宮淫像。亦屬導淫之階。此皆流毒人心之甚者也。居顯位。有言職者。誠能嚴行禁止。其有神於風化。豈淺鮮哉。

作家殷鑒

昔江南荆某之多著淫書也。子孫爲丐。才子張某之編造小說也。

某之刻如意傳也以破家而絕嗣王生之作疑雨疑雲集也斃冀
 窖而絕嗣朱海之著釵燕圖也天律削祿安徵某生之撰紅樓節
 要也學使除名紅樓一書誦淫之甚者也相傳爲謔說故相朋
 珠家事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出金聖歎之評西

廂水滸二書也。無子而陷大辟。李卓吾之兼評金瓶梅三書也。非橫而斃獄中。咸以爲受禍最烈。庸詎知或有不正是者乎。昔有士人某夢遊冥府至一處。鬼卒把守森嚴。哀聲震動數里。問之曰。「淫徒死後。拘魂到此受苦。罪滿日。分別投生。惟作淫書者無赦。」又有人入冥見作還魂記者。身荷重枷。支體零落。又有死而復甦者云。一見作牡丹亭者。在暗室受諸苦。訊諸吏曰。須俟艷曲滅後。

民 間 懿 行	著 作 家
作家殷鑒	謎語誦世 作詩嘲人

方得超脫。一然則作西廂金瓶梅諸人恐亦不免矣。

謔語消世

明季吳下有秦生者。力學多才。尤工詩歌樂府。爲人亦坦率無他腸。惟好作謔語。誚世。或見人形貌不堪。識面而一詩立就。聞人作事可笑。入耳而一歌已成。其窗友黃緣入泮。作遊庠詩一百韻。賀之。其隣人帷簿不修。作黃鶯兒十首贈之。繪影寫風。窮工極巧。流播人口。達於遠近。因此屢困老拳。且訟之官府。幾褫其衣衿。終不改也。晚年忽病瘧發狂。自啖其糞。取刀自剗其舌。家人奪刀鎖之。空室中。覓刀不得。乃嚼舌如糜而細吐之。臭聞戶外。

作詩嘲人

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每一詩成。令人醜態畢露。後得惡疾。落齒而

死文人才士以詩隱嘲人者尙其鑒諸。

妾女流落

士人某恃才放誕。薄孔孟爲迂儒。常載酒畫舫。攜女樂一部。歌呼沈酣於山水間。跌宕風流。顧影自喜。其所著皆淫詞豔曲。傾動一時。某死後。家無積蓄。且無子。四妾一女。流落無依。因嫖習歌舞。銀箏紅袖。遂倚門獻笑矣。

目撃指連

維揚某生造一淫書。既成。夢神呵之。醒而自悔。遂止。後因子天家貧。仍復付梓。未幾。目瞽。手生惡瘡。五指俱連。而斃。施耐菴作水滸其中姦盜之事。描寫如畫。子孫啞者。三壯世。果有何才在。不可表見。乃不爲勸善之文。而徒爲導淫之具。虧一己之陰陽。害萬世之

民間謠行
著作家
妾女流落
目眇指連
嚼舌而死
體肢零落

人。心。也。哉。

嚼舌而死

唐元稹之姨女崔鶯鶯者。絕世姿也。元固求爲婚。崔母欲以妻其姪鄭恆。不遂其請。元憤甚。因作會真記以污之。且代鶯作倡和詩傳世。遂使無暇白璧。永墮污泥。較之鄭生。罪又甚焉。厥後雷火焚屍之報。不亦宜哉。

相傳元編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忽然仆地。嚼舌而死。

肢體零落

昔有人入冥。見一囚身荷重枷。肢體零落。問何人。獄卒曰。一汝不聞作還魂記者耶。此記一出。聞者醉心。上帝怒其蠱毒。人世罰入。

此獄直待世界中更無一人唱此曲者彼乃得解脫耳一吁可畏也夫

全家溺死

張某稟異才好編小說刊板發賣自謂紙上泡影筆底雲煙無傷陰德一夕夢其父訶之曰一爾所著諸刻令閱者目眩神飛認假為真因而敗人行檢者不少冥司於此等案降罰最酷爾本前程遠大壽數綿長今緣是折消矣可惜祖先數世培植一旦頓喪爾手尚謂無傷耶一張驚寤大悔未幾全家溺死

削籍減壽

四川錢生大經學問淹博年十七遊庠久困場屋庚子科禱宿文昌祠夜夢青衣童子引至桂香殿前帝君命吏查册云一錢大經

民間懿行 全家溺死 削籍減壽 十三

二十歲鄉榜第二名聯捷大魁天下官二品壽七十二緣造淫書三部削籍壽亦不永一帝君諭曰一汝存心忠厚且孝友無虧奈何捏造淫書使男女閱者敗名喪節若非宿植德本立見殞命墮地獄矣一錢寤而悔逢人勸誡後以明經終老卒年六十七

(二) 畫家

艱辛不屈

篤兒涅爾英之名畫家也父為倫敦之整容匠少時嘗習其業以其暇學藝一日忽有過客見其模寫之紙大稱賞之勸其父當從其所好篤氏處貧困之中雖遭無限艱辛而絕不為之屈沮恆盡心竭力以從事於丹青人有囑畫者不計其謝而惟求其藝之精

熟嘗自言曰一吾昔於薄值之畫極意經營此為最上之練習一蓋篤氏雖在酬報之微者亦不任意塗抹而務盡所長且今日之畫必期較勝於他日以此之故則所繪者多多則足以揮洒自如而得臻絕技故篤氏之進步有如旭日之光才力益生境界益開竟以名家著聞

萬象為師

義人古勞德以奮勉之功脩繪山水之遠景而成卓絕有名之大畫家者也其家世本寒賤始執業於陶人之門嘗有一賈客往義大利知古勞德之好繪事攜之偕行抵羅馬為畫家亞哥士之僕因此次第精進後歷遊法蘭西日耳曼諸國無地不留畫稿行旅之費亦於此取給焉及還羅馬四方之請繪者常接踵而至無有

民間懿行 萬象為師 十四

(二) 農篇

出金救人

雲間莫文通居郡城二里滢世為農家一日持二十金至鄉買稻種泊黃浦有二人縛一少女欲沉浦中莫問之對曰一此我主人女也主人察其與人有私故令投之急流耳一莫曰一兒女子何

知且目擊之事。或有未真者。幸爲釋之。請以囊中二十金爲壽。一女得脫。叩首莫前。願執箕帚。莫曰。『我豈愛爾姿容哉。特憐爾芳年死於饑。味耳。今已昏黑。我舟小難容。汝登岸。亟望有燈火處投入可耳。』是夕歸舍。夢神語曰。『汝救人命。陰德深重。天報汝以賢子孫。』後子勝以明經始通仕籍。孫吳鄉薦第二。吳子愚亦舉人。愚子如忠亦鄉薦第二。發嘉靖戊戌進士。仕至方伯。其女逃去。一文學收之。生六子。一子即與吳同年。何三畏先生曾作善人傳以紀其事。

好施茶水

杭州榮備。性孝母。一日遇濟顛禪師。索以芥菜一擔。歸告母。母曰。『此行僧也可。即擔去。』至寺門。師命以芥子和泥爲丸。曰。『今

民間 德行

好施茶水

十五

農 篇

鬼魅畏懼 濟人之急

廣東痢疾甚行。汝以此藥賣之。每丸可得銀一錢。毋多取。歸可養母矣。一備復告母。母曰。『師言恆不謬。』及至廣東賣之。病者服之。即愈。不數日。賣盡滿載而歸。一同伴聞之。亦以求師。師曰。『無庸。此子前生好施茶水。受其惠者。今皆以一錢報之。』一飲一啄皆由前定。故命之。往子前生未有此施捨。却教汝何處去收耶。『各有前因。莫誤人。』

鬼魅畏懼

博州每夜有鬼。掩打更者。問於永歲禪師。師曰。『禁氣勿言。可捉也。』後果捉之。鬼云。『所畏者惟禪師與黃二叔。』乃訪得黃二叔。問故。黃云。『我賣菜三十年。無論價之低昂。稱秤未嘗過心。』

濟人之急

楚州有王姓者。賣花爲業。時值歲底。婦女需此過年。王花朵鮮。置

莫不添價爭買。王不歸家。先到古廟中。坐殿前臺基上。取戢稱銀。約有加倍利息。忽聞殿中西角。有喉喘之聲。王驚視。見一破衣男子。懸樑自縊。王卽解下。撫摩半嚮。方甦。曰。『君方年少。何故尋此短見。』其人曰。『小子不幸。家業凋零。貿易無本。一貧徹骨。已近除夕。家無粒米寸柴。寒荆又臨盆。我出外欲貸三五十錢。應薛中之急。竟無應者。想男子在世。妻子生產。分文莫措。何面歸家。不如尋死。』王曰。『君若死。令妻產中。誰爲救。授必死。非腹中子女。亦必死。豈非三命。我今日賣花銀一兩六錢。除本八錢。尙餘八錢。吾與君平分春色。何如。』一將銀慨然與之。亦不問其姓名。其人叩謝而去。王復至街賣餘花。抵暮方歸。妻立門首等候。曰。『君來何暮。使我心驚。』王告以贈銀救急之事。妻亦賢淑。並無怨言。曰。『適

民間 德行

濟人之急

十六

農 篇

釋仇通好

見堂中火光熒熒。約高尺餘。我恐見鬼。是以不敢在家。』王視之果然。曰。『此寶光也。下必有金銀。』挖之。果得白鏹二緡。各覆元實一錠。上有字云。『救人三命。天賜成家。』王得此營運。遂成巨富。謹藏元寶。以傳子孫。後代繁衍。人皆稱爲花王云。

釋仇通好

江蘇泰興縣。司大者。里中富室陳氏佃也。家貧不能輸租。欲以所佃田轉質錢於他姓。田旁有李慶四者。潛賂主家。竟奪其田。復輕其直什之一。司不平。歸而見李與諸作券者。殺鷄治酒。因隨之。往李欲却司。先以一卮飲之。司益悲恨。去對妻語。所以且誓必報妻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一不聽。夜持炬往焚其家。聞內有人。晚司竊念吾所仇者。其家長也。何忍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

而歸。既而無以爲生。卽以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家漸饒。而李日益貧。仍出田質他姓。司還用李計。復其田。又減前直之一。爲券悉值前人。相視驚嘆。司欲泄前恨。亦具鷄酒飲亦如之。李不自反。怒其薄已也。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門。司妻方就寢。李豫猶聞人啓戶聲。棄火急走。實未有人出也。司旋得火器於場。驗器底有李字。然喟曰。『昔我焚彼家。因其產兒而止。今我適亦以產兒得免。此天也。非人也。』遂持錢五千。詣李曰。『昨小人無狀。未及共飲。茲願少仲謝。幸無督過。』李疑之。給以疾。強之始起。同入酒家。司捧觴謂李曰。『君之子某年月日子時生。而吾子亦前夜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爲。』因具道始末。瀝酒爲誓。且語。酤兒曰。『爾識之用。此警世間人可也。』劇飲盡歡。更約爲婚。

民間誌行 釋仇通好

十七

工 編 舍貨救人

姻。自是兩家俱致富。通好益密焉。

(三) 工編

(一) 船夫

舍貨救人

建寧楊少師榮。其祖父皆以濟渡爲生。每至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知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共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葬之。卽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父。皆如其爵。子孫貴盛。

拯救婦孩

昔南海有一漁者。居瀨上。以釣自樂。得魚易米換酒。拾蘆掃葉以供樵爨。淡如也。偶值洪水如沸。漂蕩民居。人爭網財貨。漁者操小舟。惟人是拯。曾救四婦人三孩子。婦則認親識者歸之。惟孩子未有所主。漁者覓老嫗界養之。日所易米盡付養兒。自甘一粥度日月。餘水消。漁者往訪水患之處。少者哭其子。老者慟其孫。漁者訪實。領其人到嫗家。一一抱回。喜動天地。後求漁者謝之。已移往他所矣。世言隱君子者。何地無之。

還金致富

李小兒爲人運舟。有商遺銀十錠。船主匿之。越日李遇商人。見其貧困。李到船。私將原銀還商。船主怒。遂去。李後偶暑浴橋下。得

民間誌行

拯救婦孩 還金致富

十八

工 編

還金得金 仁慈致富

銀數錠。販米投行。行主卽失銀之商也。感恩効力。三年李致富。

還金得金

餘干舵師吳某。與其子載商至瑞洪。商去。遺金一袋於舟。吳檢船得之。懼其子見。乃置雲灰中。子欲發舟。吳故遲延半日。商返覓金。卽舉以還。商請均分。吳堅卻曰。『吾豈拾多而取少耶。』商呼天拜謝而去。其子悲曰。『橫財入手不能享。乃以還人。』吳笑曰。『吾父子終日操舟。猶不能飽煖。橫財豈易享者。』一命發舟去。其子不用命。乃自運舟。舟旋轉不動。如有物礙其舵。因入水驗之。得一箱內盛二百餘金。遂成富室。

仁慈致富

江南有徐汎愛者。以駕船爲業。性極仁慈。貧客附舟。多不計錢。每

日除食用外。餘資即買物放生。二十餘年。行之不倦。一日舟至江畔。見一古墓。狐兔穿穴。惻然動念。與子持鍤掩埋。視朽棺中。皆黃白物件。因謂其子曰。『此種不義之財。理不當取。但既無失主。與其沈埋無用。曷若取歸作好事。』遂搬運回家。成巨富。徐擅此財力。爲善益勇。嘗看文昌陰騭文註云。『一人所不見爲陰。暗中施與曰隱。』不覺大悟曰。『天以財物畀我。而我之所行。人人皆知。是以天之恩。爲我作人情也。烏乎可。』自此凡做好事。不令人知。大出資本。於城之四門。各開錢米店。見無衣食者。妻子凍餒者。破屋將傾者。則量其所需。寫票暗擲其家。到店取錢量米。主管見票即給。不問其爲何人何姓。至敗落大家。讀書寒士。尤加矜恤。常謂人曰。『一負販之輩。出其精力。日掙數十文。便可養家餬口。惟此兩等人。』

民間懿行

仁慈致富

十九

工編

害人自害

肩不能擔。手不能提。又愛惜臉面。窮則真窮。苦則真苦。最可憐憫。一除夕各暗給米一石。錢五百文。至於男長未婚。女大未嫁者。停棺未舉者。浦欠錢糧者。皆量爲資助。親戚朋友。待舉火者。百十餘家。年過八旬。踉蹌如少時。忽遇異人。謂曰。『子六十餘年。積德累功。今世限將滿。曷從我歸蓬島。庶免命終時。一番苦惱也。』徐從此而去。子孫追之不及。越數年。有隣人至四川貿易於峨嵋山。見徐鶴髮童顏。鬚長過尺。問詢家人。畢。即飛上山頂。倏忽不見。蓋已仙去。

害人自害

淮南陳徐二人皆業渡。陳便捷。獲利較多。徐嫉之。每暗損其篙櫓。一日同宿江邊。徐又敗陳櫓暗損之。天明恐事露。先開船去。至江

中。忽失足落水。大呼求救。陳急往救。而櫓已斷。舟不能行。徐在水中小叫曰。『我暗損爾櫓。今明絕我命。』言訖遂沈。

(二) 車夫

貧而好施

明天啓時。祥符縣車夫金芳。性仁慈。貧而好施。遇歉年。自啖糠糲。豈渣。見飢寒殘疾人。必施一二文。每日空囊而歸。有時雨雪不出。常忍飢一二日。不怨也。年六十四歲。遇無心長老。贈吞丹藥。髮白復黑。齒落重生。鄉里嗟異。後復遇長老。隨之而去。不知所終。

(三) 石匠

不肯埒奸

民問懿行 貧而好施 不肯埒奸 二十

工編 害人害子

失蔡京立碑時。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乃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如司馬相公。海內皆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觀此。則舉朝之人。不如一石工遠矣。

(四) 木匠

害人害子

蜀省歲荒。人有負米五斗。過巫山村落中。投宿一木匠家。匠與妻謀殺之。子不知也。夜與負米者同睡。至二鼓。負米者起如廁。匠持斧至臥所。昏黑中。見一人睡正熟。即以斧碎其首。呼妻曰。『速來。五斗米又屬我矣。』其妻舉火照之。則死者其子也。遂大慟。負

米者自外聞之驚逸去且訴之官執匠實於法

謀財害命

明萬曆丙申黃岡鋸匠皮龍兒與李樹作伴見李積二金在裏欲得之詭言某家召匠誘至幽僻處以斧擊破其腦裂衣塞口仍將土覆之取金而去日既暮有二鬼掀土取塞扶李使強起坐輒又曰「前人至矣」復覆以土教其忍死勿動蓋龍兒恐李死不穩也欲來加數斧見果死乃去二鬼復至面前使強起已而徐徐掖之行將旦以鋸掛其臂曰「汝從此赴官司我不能隨矣」李扶重傷叩縣又言鬼事滿城駭愕急捕龍兒論死而李竟無恙

(五) 印刷匠

民間總行 謀財害命 印刷匠 二十一

紙竊神譴

江西南城縣貢生萬人文好善乾隆戊子發願刊送感應篇購紙募許灣某匠在寓刷印匠竊紙匿他處萬一日赴寓催工匠見萬至忽驚跪階下自言「竊紙若干計少刷書若干部致不能廣勸化被神譴罪當死」一移時果亡萬氏諸子姪皆親見其事

(四) 商篇

(一) 普通商

却敵救國

周弦高鄆人秦穆公命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帥師襲鄭過周又滑鄭人不期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

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夫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于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孟明知事敗乃返師襲晉至穀晉人邀擊大破之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無政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幹父之蠱

揚州大賈臨終以一秤授其子曰「我生平起家在此中納水銀出則倒在頭入則倒在尾經出重入所以致富一子心非之而不敢言父沒將秤焚之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嘆曰「父以用此秤而獲富我以不用此秤而喪子天道豈有知乎」睡夢間神告曰

民間總行 幹父之蠱 二十二

商篇 厚待幼弟

厚待幼弟

一汝父之富由前生種德所致若今生復如是子孫昌大無比奈以秤欺心造孽獲罪於天故遣破耗二星爲汝嗣長則蕩費家產仍繼以火俾爾產盡嗣絕以示其報今爾改惡從善天故收回二星爾能力善不倦當有賢子復生也一覺後行善愈力三年後復生二子讀書成進士

明天啓間杭城失火一江西商寓獨無恙人問之答云「是時恍見朱衣神洒水故免」衆叩其作何善事商謙言無有後有客於杭者知其事乃告人曰「此吾姪也父有五子惟某居長且嫡出餘俱庶弟父歿時有五歲有三歲者某拮据二十年積至五千金俟諸弟冠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絲毫不多得合族義之前此

此之事。想由公道格天。故免災耳。黃席門先生見人弟兄相爭。作歌訓子。歌曰：「教兒曹。要相好。爲兄的。憐弟小。爲弟的。念兄老。一般都是父母生。吵吵鬧鬧何時了。富貴貧賤總由天。任爾癡呆任爾巧。心腸乖。情性躁。總是父母不善教。親朋也有散場時。兄弟不和身不保。是非也要自思量。兄弟不和名不保。錢財也有用完時。兄弟不和家不保。多憎嫌。多氣惱。說長道短逢人告。結下冤讐海樣深。父娘因極何曾報。聯豪姻。走勢要。闖門車馬多誇耀。一片精神奉別人。兄弟飢寒不相照。廣齋僧。多佈道。燒香吃素拜佛廟。無數銀錢養別人。兄弟錙銖多計較。被人欺。受人笑。到門陪禮不敢拗。無數周旋怕別人。兄弟一語多爭鬧。誇妻兒。好相貌。妻偏賢。子俊俏。阿嫂弟婦罵不良。同胞猶子罵強盜。穿新衣。戴高帽。你

民間懿行 厚待幼弟 二十三 勸兒曹要相好。

家窮困。我家飽。眼前豐富任君誇。前路茫茫難自料。你貧窮。你自造。偏怨他家金滿窩。縱分一半與君家。還說無情滿口誚。吁。兄弟非路人。一回相見。一回老。父娘養下一般勞。兄友弟恭勝封誥。勸兒曹要相好。

罄資助友

臨川李春湖先生之大父。賣誠少時家甚貧。壯歲賈於粵。少獲利而素性任俠。故屢罄其所有。後往交趾市肉桂。艱苦備嘗。數年得千金之蓄而歸。途遇太平某司馬素所識也。見其顏色慘沮。詰之泣然曰：「我爲令時。因公挪移庫項八千金。今爲新任所揭。被檄至省。將參革勘追。恐身家非吾有耳。」翁曰：「吾囊中金適符此數。君將去無戚戚也。」司馬曰：「君半生辛苦始得此金。今素手

而歸。我何安乎。」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而妻子監迫。將有不忍言者矣。」委金疾馳而去。司馬得金。事遂解。翁改爲倚頓之術。不數年富甲一郡。春湖先生其長孫也。早歲成進士。入翰林。擢春坊。翁皆及見之。

訪還寄金

蒲州楊溥父。爲人忠信不欺。業商淮揚。一日有陝客事急回家。密以千金寄公處。三年不返。公將金埋花盆中。植時卉於上。適入關中訪之。木商已死。止有一子。公呼至。以金與之。其子疑不敢領。公曰：「此汝父所寄。爾何必辭。」其子叩謝攜去。後生溥爲太師。孫俊民戶部尚書。曾孫元祥翰林檢討。

厚友薄己

民間懿行 訪還寄金 厚友薄己 二十四 厚友薄己

江右劉映南賈於閩之汀州頗得利。乃買舟篋金歸。中途被竊。號於衆曰：「篋中毛某所寄二百金奈何。」衆爲追竊者已望見矣。竊者始棄篋而逸。劉驗之狂喜曰：「寄銀好在。」蓋竊者棄其餘以餌追者。劉銀去而毛銀存也。衆問失銀若干。曰：「四百。」問何以狂喜。曰：「寄銀在。可以見吾友失銀命也。」衆咸嗟歎。是歲賈利倍常時。適償所失也。此事在嘉慶六年辛酉。越十四年乙亥。有同鄉某賈於歸化者。忽患病。劉往收賬。則責負人叢集店中。查檢錢貨。啾啾議分未決。而劉責負五十金。數最巨。乃語衆曰：「病者尚可不死。若錢貨驟分。則病者必死。是由吾輩死之也。且奈春口何。我所責獨多。今若此。盡共俟明春乎。」衆唯唯而散。某病旋愈。劉回舟中。途有巨盜伺之。探知空手歸。遂去。

廣行方便

大興吳子芳祖父以貿易起家。至子芳家更裕。每自歎曰：吾今雖富。不過享庸庸之福耳。易若後人書香蔚起。遺子黃金滿庫。誠為朝廷用乎。因公平交易。老少無欺。人之折福。招禍。害子孫皆取人欺天。諸事不期而然。遂而自然。生意不期而隆。財源不期而盛。而自然茂。且極力廣行方便。計一年所入。除家用外。盡行施濟。積財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散財積德。則賢關帝求保佑。後人為讀書種子足矣。生二子。一由拔貢作廣文。一登賢書作邑令。自是科第不絕。施恩布德。世代榮昌。

濟人利物

康峻為人慷慨。雖處貧困時。存濟人利物之心。一日往維揚。舟抵高郵湖。暮有老人至。謂峻曰：「爾存好心。已感動上帝。明日即

民間 廣行方便 濟人利物

二十五

商 篇 濟人利物

行佳運矣。吾有銀一兩。送子作木。可得二十盒也。一峻辭不受。老人堅留而去。峻雖不明二十盒之旨。因老人之言。大有元機。次日將銀付舟子。買湖中菱藕。至維揚。果賣銀二兩。此後販賣。俱得加倍。獲利無算。數年遂成巨富。始悟老人所云：「二十盒者。乃二十次對合利息也。」於是焚香告天。大出資財。廣行陰德。一收買糧食。減價半糶。任人自量。二荒年施粥。老疾婦女。給照票。日領升米三設。義塾積書萬卷。延名儒生。召徠四方英俊就學。厚其膏火。四設普濟堂。遠近有疾貧民。每人給房一間。床一張。席一領。延名醫住其中。挨房診視。道地藥材。量給飲食。資補病愈。給其人盤費。回家五代。完戶錢糧。六親戚鄰里。有男三十未娶。女二十未嫁者。給費婚配。七施棺木。掩諸埋屍。八立育嬰堂。凡收養遺棄嬰孩。九朔望賑獄囚。每人給米三升。錢三十文。餽首四枚。十厚給貧窮。無子寡婦。收養無依廢疾。年老之人。其餘一切善事。靡不踴躍力行。後途遇前贈金老人。峻邀至家拜謝。老人笑謂曰：「爾貧時存濟人利物心。吾故贈爾資本。喜爾得利之後。廣行陰德。上帝嘉悅。獲報無窮。尚勉旃哉。」峻果享壽一百四歲。無疾而終。七子十餘孫。皆登顯位。世世簪纓。

建橋利行

江寧貢院前。為秦淮湖素無橋梁。行人以舟為渡。康熙甲辰。有巨商涉此渡。適乏渡錢。舟子逼勒之。商怒曰：「吾於此建橋甚易。豈靳一錢乎。」舟子爭論不已。哄然市人咸集。商即以二千金買木石。其工匠則一僧募焉。僧乃露栖其處。以董其役。不勝勞瘁。踰年而後告成。丙午秋。開江寧府脫科。咸歸咎於橋。諸生呈於當事。因拆毀之。僧志甚投湖而死。未幾。首倡拆橋之士。親見僧來詰責。數之以罪。立時嘔血而死。

民間 建橋利行

二十六

商 篇 寧飢償債

寧飢償債

徽商吳某信義自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吾所貸汝照賬。一一清完。寧受飢寒。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恪遵父命。後其貧。偶濟一枯井。得金千餘錠。鑄唐時年號。明晨有鄰人來賀曰：「君有大財至矣。吾病篤。恍至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糧至者。自稱井泉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吳某財帛分明。判此項與其子孫世享。一吾甦而異之。故來奉訪。」二子以實告。遂致鼎富。可見負債者。門為畜類。以償還債。則享累世之富。所謂仁

義未嘗不利也。

施與好義

武進張皋文富陽周孝子豐傳言豐兒時即孝父父卒尤孝母時至母所視問輒去少頃即又至其子孫逮見者言其寢將寐必呼阿母將寤亦如之豐賈致富有子三人孫六人年八十四卒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嘗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徽州人賈於富陽每歲盡夜懷金走里巷見貧家嘿置其戶中不使知焦翁江甯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賈時水暴漲焦急呼漁者拯一人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留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貲遣之三百金立罄。

還女輸銀

民間懿行

施與好義 還女輸銀

二十七

商 篇

救溺債銀

馮商壯歲無子妻每勸其置妾生男後如京師買一妾成券償金矣問女所自涕泣不能言固問之曰「父因綱運負欠鬻妾以償」一馮惻然亟還其父不索原銀歸妻問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娠將誕之晨里人皆見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是夕生兒即馮京也後中三元官至太子少師相業甚盛。

救溺債銀

真州商山嘗往來廣州販珍珠路過豫章曉起未開船聞岸上婦人悲啼將欲赴水山止之問其故婦言丈夫羅子英販磁器爲生帶吾弟同行因有事在家令吾弟代往弟收磁器滿載值銀二百兩渡湖遭風舟覆弟得不死而回今丈夫以吾弟之故逼妾賣身

償值妾故尋死山曰「此小事也爾夫住在何處偕吾往見之」婦又赴水山喚住遂同往見其夫取銀如數代償夫妻感激子英妻投水時身孕六月後產子十二歲進學英立山名位朝夕禮拜後山子爲豫章太守英子又得培植焉。

愿商不死

陳良謨嘗言市賈黃臻質直謹愿好行善事見惡人輒縮頸避之僅生一子携之以隨嘉靖八月中山水驟發人畜俱溺謨以乘桴登張先生之樓得免忽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先生不勝歎惜謨獨不信曰「斯人行事萬無父子俱死之理」俄頃一人報曰「臻尚在」其子死矣「謨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人報曰「臻死矣其子尚在」謨曰「是或有之」

民間懿行

愿商不死

二十八

商 篇

救人獲報

「及次早臻携其子來自言抱木漂三十里掛一大樹枝緣木以免其子騎一樑木出沒凶濤逢舟人援救是以父子俱全」

救人獲報

萬歷壬午冬徽商某過九江見江岸有舟被劫舟中人羣裸號泣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衣食贈資斧以去初不問姓名爲誰也明歲癸未即登第者六人其一爲莆田方萬策後分巡嘉湖按部至樵李憲副屠冲陽設宴其時商以資盡鬻身於屠矣萬策見其侍宴大驚呼至几前詰其來歷因曰「爾記憶八年前活數人否」商已忘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萬策出席長跪曰「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至公解款月餘贈以數百金又束同難者贈之商大富仍歸於徽。

投生索債

永嘉徐輝賈販爲業。在丹陽貸一大商。錢千餘貫。未及償而商已死。輝幸其死。隱而不言。其家不知。亦無人來索。後生一子聰俊。輝甚愛之。八歲而病。召醫市藥。貨產耗盡。而病不愈。一日語輝親屬一尼曰。『吾欲歸去。』尼曰。『此正汝家。更何歸。』子曰。『我乃丹陽人。徐公貸我錢千緡。幸我死不償。我自取之。今已償畢矣。是以欲歸。』一言訖而絕。

殺人攫金

山東二人同賈。一點一愚。各懷金半百以往。點者於海上給愚者醉之。刺其腹。攫其金。投尸大洋中。移舟而去。頃刻風狂反流。仍置尸沙上。爲土人所收。點賈歸。埋金床下。給愚賈家云。『彼已往天

民間錄行

投生索債 殺人攫金

二十九

商

雜假被焚 雜假暴死

津矣。』數日後。點者有弟婦。素蠢不曉戶外事。忽爲鬼所惑。口喃喃。稱予某賈也。爲某殺。攫予金置床下。子尸在某處。稱冤稱苦。聲聞里巷間。不能掩。愚賈家來廉其狀。婦復詳其說。且泣且訴。官司覺而逮鞠之。具告如初。令取原金而金宛然在。遺索尸而尸亦宛然在。爰書既具。婦方蘇。竟不憶前所說何事也。

雜假被焚

海鹽倪生。每用雜木碎剉爲末。和作香料貨賣。夏日薰蚊蟲。藥忽爆。火入香末內。頓起烟焰。倪欲出戶。遍室迷漫。不得出。須臾人屋俱燼。

雜假暴死

盧章市賣油燭。以青魚膏雜置油中。致富。一旦暴死。其母悲哀。乞

九天神祠。夜夢神曰。『爾子以魚膏雜油中。無論人食。不宜且用。爲廟燭。腥氣觸犯神明。死固宜也。死且受罪。何哭泣爲。』

害人自害

山西劉又康。樊白民二人。常置貨赴江南發賣。劉每得利。樊每折本。不怪自己命薄。反歸咎於劉。聞太行山有賊。劫客商。劉懼不敢出門。樊給之曰。『近有至親自江南來。路過太行。甚是平穩。有賊之說。乃告者過也。』且江南皮貨正缺。兄有資本。若盡置皮貨到彼。出脫利可加倍。』劉以好友決不相欺。盡其所蓄。購各色貂狐等皮物。別樊南下。至太行被賊搶一空。僅存性命。流落古廟。乞食一日。忽見彪形大漢。到廟借座。劉上前求乞。大漢曰。『觀汝相貌。非丐輩中人。何貧寒至此。』劉告以被劫之故。大漢曰。『爾所失賬

民間錄行

害人自害

三十

商

雜假暴死

單否。答曰。『有一大漢乃山中夥賊也。命劉隨行至寨。回明賊帥。查原物已盡給各頭目矣。賊帥令將洋貨抵補。差僮僮挑送。劉得珠珀珊瑚瑪瑙等類一擔。計其價值。數倍所失。拜謝回家。道中遇樊。互相慰勞。劉曰。『幾與兄不相見矣。』盡告前情。樊口雖稱賀。心益生嫉。離家數十里。樊曰。『目下禁止通洋。兄所帶之貨。皆犯禁物也。我先回。送信汝家。著人來接。傍晚回府。庶爲穩當。』劉致謝不已。久等家人不來。只得前進。突有數人。似公差打扮。將擔勒住。手持硃票云。『奉縣查拏通洋重犯。擔中所帶。莫非洋貨。』喝衆搜之。果洋貨也。欲鎖二人。僮僮打脫。與劉奔避。衆亦不復追趕。祇將貨物取去。劉與僮僮至樹林坐下。自傷命窮。辜負山主好意。僮僮曰。『是不難。我方纔離走。回頭望衆人。將貨挑入離院中去。』

看此光景。定是一夥光棍。假冒公差。欺騙孤客者。前去十五里有香山寨。聚集人馬。皆我夥輩。相約到此。取回原物。爾在此坐等。候毋去也。一。至晚。果見僂僂十數人來。身邊俱有暗器。二更時。奪開籬壁。僂僂先進打探。正見樊與衆人分物不均。互相爭較。僂僂大怒。出曰。一。劫貨之人。乃爾好友。現在分物吵嚷。一。衆俱不平。吶喊放火。一。齊殺入。不留一人。原貨仍歸於劉。蓋樊見劉擔中貴物。心懷妬忌。約伊表親。假裝公差。奪去。料係洋貨。劉斷不敢聲張。孰知未害人。先自害乎。劉自是攜家避居江南。不敢復往山西矣。

刻薄滅門

明正德時。江西于大朋。生性刻薄。事事算計。從不肯以便宜與人。家開布帛米糧店。制夾底斗。人則去底。出則加底。又制空心秤。灌

民間懿行 刻薄滅門
三十一

水銀。出入輕重隨手。人皆呼爲「于老虎」。元旦之日。有人五更進香。過其門。見有大漢五人。衣服異樣。共相議曰。一。此人利盡錙銖。天怒人怨。可使之合門染瘟。滅其家。一。一人曰。一。未免太寬。上帝因其無子。與以後嗣矣。一。其人知是神語。不敢洩。謹誌之。次年大朋五十有五。妾忽舉子。人皆曰。一。敗家者必是兒也。一。及長。聰慧絕倫。十六歲入泮。十九歲成進士。爲部僚。大朋作封翁。精神愈健。刻薄取利亦愈甚。人莫不謂天道茫茫。毫無報應。及甯藩之叛。大朋受其金。令子奉表稱臣。朝廷之事。纖悉必達。巡撫王守仁。設計擒甯藩。搜得大朋父子。歷次書表。奏上。武宗大怒。立命寸磔其子于市。家口無少長皆斬。其祖宗墳墓。俱燒骨揚灰。昔年進香之人。始悟病滅其家。猶屬太寬。非生子作叛臣。其惡不盈。天之報亦

不暢。所謂擡得極高。方跌得稀爛也。

(二) 木商

罄資建橋

歙縣余永寧。祖以販木爲業。一日。邑中議建一石橋。估價費四千金。余意欲獨任。而資本適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處。急賣歸。而舉工。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後余享康寧。壽考。子孫發祥者接踵。

擲木陷害

宜興有染坊婦。極美。木商見而悅之。誘餌百端。終不能犯。因而造謀。夜擲木數根於婦家。明日以盜告官。又賄賂上下。極其窘辱。

民間懿行 罄資建橋 擲木陷害
三十二

木典商

出入公平

(三) 典商

出入公平

明嘉靖初年。儀真縣金某。開典舖於鎮。是時江寇竊發。劫掠富家。殆盡。獨金氏當舖無恙。有司疑其與盜相通。及寇被獲。詰其何故。不及金姓。因言幾次往劫。見屋上有金甲神無數。故不敢犯。官猶未信。呼地鄰詢之。皆曰。一。金某實係積德。各典出輕入重。惟彼出入公平。估物甚寬。限期更遠。且訪知親鄰之老而貧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之息。夏則免暑衣之息。歲以爲常。天祐善人。故吉。

神擁護耳。一令大加稱賞。直指聞之。旌其門閭。〔按〕典舖本屬便民。獨其輕出重入。於貧民面上。分毫不假借。不免涉於市井耳。金某不惟無此弊。實并能格外施仁。豈火盜官非所能損其福澤。

容忍不較

尤翁開典舖。有人白手來取物。大聲詈罵。公命檢衣物數事與之。其人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翁曰。『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凡橫逆之來。先思所以來之之故。後思所以待之之方。不可動氣。兩個動氣。一般受禍。

貪價拒贖

蘇州楓橋傅姓。以販米荳致富。開當有寡婦。以衣飾值數十金者。僅當錢三千。越一月。婦言票失。求認。傅貪其價浮。詭云贖去。密取當簿勾消。以示婦。婦信其言。含淚自咎而去。傅喜得計。將衣飾賣

民間懿行 容忍不較 貪價拒贖 三十三

典商 偽物易真

得銀十三兩。妻子不知也。未幾妻夢神告曰。『汝家富矣。却為十三兩欺心事。致經官府禍。且不測矣。』未及語。夫忽自言頭痛。第三日病轉劇。自歎十三兩事。極小如今弄成大官司。召司典人詳悉其事。云。『某飾在某處某衣市某店。速取還前婦。以贖吾罪。』一家人方覺。急覓前婦。未得。而夜半已氣絕矣。此明崇禎辛巳五月間事也。

偽物易真

康熙八年。昆山某典舖。藏一銀匠於家。視人所典金銀物佳者。即以偽者易之。製宛肖。有人使老婢以金鑄典金五兩。贖時已為贗物。不察也。未幾再以物往。典舖中訶之曰。『銅耳。』婢曰。『前與汝五金。即此鑄。何言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人悲甚。責婢

曰。『一必汝為偽耳。』婢無以明。即欲自盡。忽然雷震一聲。則典中之人死矣。然猶諱之曰。『暴亡。』一棺殮之三日。雷忽破棺。拉其屍於通衢。

(四) 米商

任人自量

嘉靖時。平陽府西街楊士炎。開張糧食舖。喫虧忍氣。不與人校。人呼為楊獸。見貧苦乞乞。必與錢米。店夥有時叱罵乞兒。楊云。『貧苦小人。所求者不過一文一勺。何忍加以呵罵。且人生靠天。只要店中生意順利。無官非口舌火盜。自己喫用。省儉些。每日亦不爭乎此數百文錢。』貧人買米三五升者。常令他自量。任滿不取其

民間懿行 任人自量 三十四

米商 釋者自量

利遇荒年。家內所存錢米。平價糶完。每日哺帶銀錢往僻巷小街。見孤兒寡婦。及貧病不能舉火者。酌給之。凡肩負挑販。老幼殘疾。無不沾其實惠。愈施濟而家財愈盛。六十二歲秋。病入冥府。見冥官查其善功。增壽二紀。後壽九十二歲。無疾而終。子孫累代富厚。

釋者自量

唐相李珣。出制江南。夢入洞府中。見烟花爛熳。鸞鶴飛翔。石壁上金書列人姓名。中有李珣。珣喜自謂生於明時。又昇宰輔。必有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矣。旋有二童子出。珣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江陽部民也。』珣驚嘆而寤。明日訪諸得一人。舊名李珣。今因節使同名。改名寬矣。遂延之。齋沐拜謁。及月餘。乃問之曰。『道兄有何道術。而名列仙真。』李不知所出。拜

問不已。乃曰：「賤民以販糶爲業。年十五。父令主之。人有糶者。卽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求利二文。以資父母衣食。遂豐父知之曰：『同流中無不出輕入重。以規厚利。吾但出入皆同。自謂無偏矣。而不及汝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助耶？』今某已八十餘。不改其業。無他長也。『珏咨嗟自失。嘆曰：『一人之動靜食息。莫不有報。苟平心利物。雖在貧賤。而見重神仙若此哉。』」

米散饑民

全琮錢塘人。父柔常使琮往吳中賣米。值吳荒旱。琮將米散之饑民。空舟而返。白於父曰：『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故賑給之。』父大喜。後琮仕吳。封錢塘侯。

一味吃虧

一梗

民間 德行 米散饑民 一味吃虧 米 商 一味吃虧

三十五

嘉靖時。平陽府西街楊士炎開張糧食鋪。斗秤進出。一味吃虧克己。人稱爲「楊貳」。伊見一切貧苦乞丐。常憐憫之。必與錢米。一日伊店夥呵罵乞丐。楊云：「貧苦小人所求者不過一文一勺。何忍以呵罵加之。且人生靠天。只要店中生意順聚。無官非口舌火盜。自己吃用省儉些。一日亦不爭乎此一二百文錢。」貧人買三五升者。卽令伊日量。任滿不取利。遇荒歲。家內所存穀米。平價糶完。每日哺帶銀錢往僻巷小街施濟。凡親族隣里肩挑負販病者。替者老者幼者無不沾其惠澤。愈施濟而家愈盛。茂盛方信暗中有神助也。六十二歲秋病入冥府。冥官言爾有濟貧大善。可還陽去。增壽二紀半。後壽九十二歲。無疾而終。子孫繁衍富厚。數百年不衰。此皆祖先肯吃虧。肯做貳所延之福澤也。

義薄雲天

湖南錢國寶與周尙義爲莫逆交。二人相約往四川成都買米。下夔州發賣。時值米價昂貴。大得利息。錢忽感疾。臨終強起作書囑周曰：「我之死於他鄉。命也。弟可爲我搬柩回籍。歸骨祖塋。吾妻尙年少。決不能守。弟可娶之。代吾教子養母。泉下瞑目。」周泣而含糊應之。錢死。周悉將錢應分本利封固箱中。出已財爲備衣衾棺木。覓舟載回。一路掛孝供飯。如孝子焉。抵家。將本利交其母。一切喪務皆周爲之支持。葬畢。於錢宅傍稅屋數間。開店營運。凡日用所需靡不供給。每日跪請母安。與寡媳並不相見。錢子年已六歲。赴社塾讀書。周早則送往。晚則接回。時刻照看。母欲依亡子遺言。將媳與周合卺。周辭曰：「凡人誰不欲妻守節。兄因母老子幼。

民間 德行 義薄雲天 米 商 一善一惡

三十六

不得已有此亂命。實非本衷。我若爲滅倫之事。乃天下大罪人。異日何面見兄於地下乎。母感而止。周後娶妻生子。錢子事之如父。周歿。衰經三年。以報其德。周以經紀小民。不讀詩書。而其所行事有合於聖賢。關公桃園之義。奚以加茲。嗚呼。周亦人傑也哉。

一善一惡

山左鄧善心開酒米店。雖編戶細民。而忠厚正直。從不欺人。人皆以長者稱之。嘗謂子弟曰：「吾不讀詩書。不知聖賢之道。幼年曾看格言。有不可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可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吾奉此兩言。時時警戒。是以獲免罪愆。」時同里有馮姓者。亦開酒米店。嘗聽人講三國演義。曹操有言：「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馮欣然大喜曰：「處世者不當如是耶。」於是逢人

即談此二句。一日被攝至陰司。見一衙門。東西兩廊。掛有榜文。東曰：「行善之報。」首列鄧名。下註：「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子孫顯貴。西曰：「作惡之報。」首列馮名。下註：「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子孫絕滅。稍時冥官陞座。馮辯曰：「我與鄧同業生理。彼此皆口頭話。何至報應懸殊若此？」一官曰：「彼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卽感應篇是道則進也。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卽非道則退也。乃聖賢中人。安得不昌。其後子聽三國之事。欲學曹操。與感應篇全然相反。乃惡人之尤。安得不受惡報。」叱鬼使帶還。後鄧子發甲。馮終身貧困無嗣。

圖賴寄金

太倉鎮海衛姜君。開米舖。有客馬淳溪。以百餘金託之。出納無

民間懿行

圖賴寄金

三十七

商

夾斗底 米中攪水

誤者二年。至第三載。託言米爲借戶所欠。不免有欺負之意。客乃抑鬱成疾。逾時遂亡。而姜素無子。未幾妻有娠。及彌月。其鄰忽見馬淳溪至家。詢之。姜乃知已死。俄而收生者出。其門喜曰：「已得一子矣。」〔按〕此清康熙前數年事。

夾底斗

明武進東鄉顧某。用夾底斗。出則加底。入則去之。隆慶三年五月初八日。雷火震其居。劈其臥床。兩大震死。有神降於庭。曰：「此夾底斗之弊也。姑以犬代汝命。若不悔改。天雷復至。」顧於是不敢用。

米中攪水

宋翟永壽販米爲業。紹興乙卯間。米價踴貴。永壽於中路聞之。乃

取稻田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少頃黑雲忽起。震雷大作。永壽知罪度必不免。因探腰間錢一貫。授與同行。囑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忽開霽。夫穢水漬米。遂干。天怒若非一念孝心。豈不早斃雷斧之下乎。

(五) 書商

毀板愈疾

楊鳳於蘇城開文淵堂書坊。因其妻患病十餘載。淹纏牀褥。輾轉不愈。鳳甚憂之。因思坊中有金瓶梅淫書板一副。印買發商。究竟罪過。遂於神前立願。誓將此板焚燬。祈保妻室病愈。甫禱畢。其妻病愈得半。迨將此板焚燬。病遂霍然。

不賣淫書

民間懿行

毀板愈疾 不賣淫書

三十八

書

淫書流毒

任元桂於蘇城元妙觀前宮巷中開設書坊。一妻二子。道光乙未秋。先是其妻患病。越數日。元桂亦病甚。昏憤之際。恍惚被冥吏攝去。巡押送城隍廟中。俄見城隍升座。案犯逐件審理。賞善罰惡。不漏纖毫。忽傳元桂至座前。諭之曰：「爾陽壽未絕。因坊中發賣淫詞小說。令閱者漸壞心術。貽害非淺。因此獲罪於天。故減爾算。」元桂叩頭謝罪。哀懇還陽。誓願改過。城隍復曰：「爾既知改過。今且放爾還陽。倘能誓願不賣淫詞小說。并能廣勸同業人。不刻淫書板。不賣淫詞小說。不獨爾前愆可贖。抑且加爾福壽矣。否則罪不止此也。爾其勉之。」元桂一一凜遵。忽驚寤。病亦旋愈。其妻病亦愈。被攝廟中。城隍訓諭等語。俱元桂自述也。

淫書流毒

江南書賈稽留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及春宮圖像。引誘無知壞人心術。人勸不聽。以爲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春宮。以售多而利速也。初家積多金。不數年。目雙瞽。其妻多外交。女三改適。所刻諸板。一火而燼。及死。棺殮無措。妻子有不忍言者。

六 棉商

認虧恤人

南陽李文達公大父。醫棉湖湘間。三商以三百金易之寄於邸。忽被火焚。商痛哭欲自盡。李曰。一貨未及舟。尙爲我物。金在。應還汝。汝失此。無以爲生。我尙可力業而得也。一卽以金盡還之。三商哭謝而去。是夕。家中夢二緋衣神。稱公陰德。錫以玉童。明年孫賢生。

民間錄行

認虧恤人

三十九

棉商

捐資散賑 改樣換劣

位登首相

捐資散賑

太原布商劉全順求袁柳莊相面。袁一見驚曰。一兄大限只在一日內。可飛速回家辦後事。一柳莊神相也。言無不中。因是歸寓。惘然不樂。表姪周鼇問故。始知。因勸云。一今大荒歉。人相食。何不捐資五六十兩買米麥散賑。諸貧人積大陰德。或者可回造化。一劉卽依言。星夜發銀辦米散賑。過一月餘。無恙。復往見柳莊。又驚曰。一爾作何大陰德。滿面陰陽紋。非但延壽。且可得二貴子。一劉後年八十五生二子。皆登甲榜。子孫科第不絕。

改樣換劣

清順治間。江西吳湛七貿布爲業。先以樣布悅買者。日後卽更其

劣者。替換如神。一商知其故。得樣布。踞坐其上。湛七急從間道出。具衣冠入門長揖。商忙起答。已使人換其後矣。商不知也。遂挾劣布歸。售之。價不及半。大悲恨。縊死。未幾湛七病大呌曰。一縛我在火牀矣。一視其背赤痕如烙。又呼曰。一天乎。奈何。秤我而鈎我脊也。一脊果鈎起寸許。若著鈎者。既而呼渴。其子進湯。不受。曰。一陰溝水佳。一或戲取進。狂啜而盡。如是數日乃死。

七 鹽商

散錢濟貧

蘇州潘封翁家富。業鹽而獨不發秀。每歲暮。卽取白金數百兩。分作小封多寡不等。日披舊褐。往城市鄉鎮。察無計度歲者。債逼不

民間錄行

散錢濟貧

四十

鹽商

貧財害命

能償者。窮途不能歸者。一切貧困。量給與之人。莫知其誰也。又多製棉衣。以衣寒者。多設粥廠。以食餓者。多施茶藥。多施棺木。凡諸方便。終其身樂行不倦。親見二子成名。一翰林。一中書。孫世恩狀元及第。官至首揆。世璜及元孫祖蔭。皆探花。科甲累代不絕。拳拳一卷不離懷。休慮蘭芽未茁階。陰德耳鳴人不識。狀元宰相已安排。徐太史詩。

貧財害命

張真元鹽賈也。泊舟江畔。值洪水漂流。一婦抱衣廚呼救。張操小舟濟之。見廚中皆金帛。遂復推婦入水。越四年所居忽水湧。一家十餘口溺死。

八 酒商

貪心鬼弄

臨安沈一性最貪。開酒店於錢塘門外。一日將二鼓。有貴公子五人來飲。沈意其爲五通神也。叩求曰：「得遇尊神。一生遭際。願求小富貴。」客笑曰：「不難。」令一卒負一囊授沈。沈拜受。摸其中皆酒器也。急携入城。又虛有聲。爲人詰問。悉隔囊撻毆。歸家。喜謂妻曰：「我得橫財矣。」妻開視。驚曰：「此似吾家物。」因啓篋驗之。皆烏有矣。沈大慚。

(九) 肉商

操刀自割

秀永屠戶潘麒肆惡橫行。無業不造。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子告曰：

民間總行 貪心弄鬼 操刀自割 四十一

「吾死至地獄見閻君。閻君言善惡之報。陰府顯然。毫釐不爽。死者受報。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無從曉諭。以故受者方苦。作者熾然。卽輪迴報應之說。尙多疑而未信。深可悲憫。今潘麒罪惡已極。著令暫返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吾宣淫之報。」自斫手足曰：「此吾宰屠殺生之報。」自剖腹剜心。提出臟腑曰：「此吾陰險殘賊。種種害人之報。」遠近喧傳。觀者萬衆。言訖而死。

墜窗劈頭

太倉蓬閣鎮一屠戶。業宰牛。從江北買牛回。已抵歲暮。從妻索肉食。妻答無。屠人奮然持刀割牛舌付妻烹煮。自往房中坐。向妻粧鏡臺照面。以刀修刮眉毛。驀地窗牕繩斷墜下。頭劈兩開。立刻命

殞。鎮人衆口傳述。

(十) 藥商

還金給藥

羅慶同市藥爲業。無分親疎貴賤。求藥必與善品。價不足者。不强索。嘗雪夜有人求藥。出金釧以償。羅見其情切。問之。求藥者曰：「母病。」羅曰：「母命汝出釧乎？」曰：「不知。」羅曰：「母知失釧。心必不悅。是益之病也。」遂與之藥。而還其釧。後母病愈。求藥者持金布來謝。羅受其布。金仍還之。羅雙泉念菴兩先生。皆慶同之後。名德顯于天下。

假藥之害

民間總行 還金給藥 假藥之害 四十二

張安國知撫州。出榜曰：「陶隱君孫真人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者。獲福甚衆。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暗減其祿。或身多橫禍。天火雷震。子孫非理破蕩。蓋緣買藥之人。疾病急切。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賺誤。反致傷損。尋常殺一飛走。猶有陰果人命至重。無辜被害。其痛何窮！」

五 醫篇

功同良相

范文正公少孤。貧。日食粥。一盂。勤苦讀書。嘗叩相士云：「我能作宰相否？」曰：「非也。」再問：「能作名醫否？」相士訝之曰：「一

何前問之高而今問之卑耶。一公曰：「唯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曰：「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後果參知政事。子純仁復爲相。

不計財利

嘉靖時，南昌熊兆鼎，精內外科醫術，不計財利，不避寒暑，往往自備藥餌以濟貧病。遇荒年，即步行四出赴診，甚至賣田以濟所活。無算。自妻冬衣葛裙，怡然也。年八十歲，誕日，忽見中堂懸紅綾報單，上書奉上帝命，命熊兆鼎三日後赴福建省城隍司任，詢之家，人皆云「不見」。至期，沐浴更衣，拜天地，別親友，端坐而逝。異香滿室，數日而散。子孫繁衍，科甲不絕，爲江西望族。

全活無數

民間懿行	不計財利	全活無數	四十三
篤	廣施救療	不計藥本	

山陰金仰軒，精保嬰心法，不計利，不辭勞，終身不坐轎。八十歲猶步行。凡遇病，應用人參者，貧不能辦，即以自備用者撮入藥中，終不使知之。全活無數。年八十七，夢金童玉女迎之而逝。滿室異香。孫楚曉，中天啓乙丑進士，官御史太常卿。子孫科甲不絕。

廣施救療

北史崔彥善，醫術性仁，忽見病者，喜爲之療。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子景哲亦以醫名，仕至司徒。孫爲鴻臚卿。

不計藥本

明潘鑾，精於岐黃，留心利濟。歲大疫，賴公起者八九，而不計藥本。鄰有趙某，嘗訟公於官，而病甚劇，謂其子曰：「能生我者潘公也。」其子謂方與潘訟，奈何。趙曰：「吾雖惡之，然其心甚慈，必不害。」

我一公，遂悉心調治，病以得痊。公三子，伯驥、桂陽、仲驂，翰林編修。季馴，官保尚書。孫大復，丙戌進士。〔按〕救人之念，既切，則報復之念自輕。至訟我之人，亦思歸命而望救，則所感乎人者，亦深矣。

周給貧病

張彥明，善醫，貧者不受錢，或反周之。有請者，無論早夜閒忙，皆速往。嘗雪夜赴人之請，家人止之曰：「天雪夜寒，可明日往。」彥明曰：「彼病急，一家驚慌，可緩須臾耶？」後城中火起，四鄰燒盡，獨張屋無恙，人皆異之。其子孫多貴。

貧病送診

金穰縣王叟，業醫，貧家病雖夏日再三往，病愈不責一錢。其治藥最審，泡洗不如法，不以授人。後叟年八十餘，曾孫亦娶婦，凡有三

民間懿行	周給貧病	貧病送診	四十四
篤	晝夜不辭	孝友可風	

十六房，子孫多顯者。

晝夜不辭

虞山陳襟宇，善醫，里中有不時延請者，未嘗以晝夜爲辭。所赴貧家，繩床土炕，便溲狼藉，未嘗覺。額掩鼻爲人，和藹喜赴人急，活人無算。崇禎中，二子登賢書，急醫如故。既爲邑令，輒貽書戒之曰：「醫誤殺一人，吏誤殺一邑，慎之慎之。」壽至八十乃卒。

孝友可風

蘇州錢禹，芝名醫，守默子也。守默卒，禹芝雖習其業，未知名。家計漸窘，遺兩弟皆未婚。一姊一妹雖已嫁，孀嫠抱遺孤，無所依賴。禹芝悉攜之同居，養贍不懈。然所入者寡，不勝食指之繁也。明末有潞王南奔，舟泊胥門，猝疾求醫甚急。禹之家住胥門內，道近，因招

之去。投以藥。輒愈。羣呼神醫。王贈以五十金。時撫按府廳縣。日來候問。知禹芝名。爲之延譽。聲譽隆起。醫道大行。禹芝婚其二弟。授產析屋。其仲弟輒敗其產。再歸再析。終不厭倦。姊妹之甥。咸待其長成。爲之婚嫁。士大夫不獨尊其醫道。咸欽其孝友焉。

拒奔不淫

黃靖國判儀州。被攝至冥。主者曰。儀州一美事。曾知之乎。一命取簿示之。乃醫士茹從志于某年月日。華亭楊家行醫。楊妻李氏奔之。茹固拒。上帝救從志延壽三紀。子孫三世登科。黃醒以告茹。茹歎曰。此獨知事妻子。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一後子孫皆登科。

給藥拒淫

民間錄行 拒奔不淫 給藥拒淫

四十五

何澄善醫。本邑孫勉病。召澄診視。往來數次。言病屬大虛。宜多服補藥。不然難療矣。勉妻喻氏少艾。自思家貧。無錢買藥。且無物酬醫。病何得愈。心生一計。引澄至密室告曰。妾家貧。不能辦藥。願獻此身以救夫。乞先生憐之。澄正色曰。吾素不作此污行。尊嫂請保重。吾力猶能辦藥。必愈爾夫之疾。不必慮也。一竟辭出。多送補藥救之。一夕夢神告曰。汝醫人多功。且不乘危亂人之婦。奉上帝救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未幾。太子得病。諸醫不能治。澄一劑獲安。賜官與錢。悉如其兆。噫。密室之事。天鑒若此。謂可瞞乎。不可瞞乎。

乘危妄索

當塗徐外科。醫富人江舜明背瘡。索其謝。已許三百金矣。攻療旬

日。法當潰膿。徐欲得謝。復以藥紙撚插入。江呼痛苦。徐曰。付我謝金。痛乃可止。江子怒。不與。反復爭論。乃許其半。時紙撚已入一寸矣。及拔出。血湧如泉。遂死。江子訴於官。徐受刑將斃。行賄免焉。未幾徐病。叫苦不絕聲。但云。江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令郎亦殊誤事。如此數日乃死。夫醫術不精。猶云誤殺。乘危妄索。豈非故傷外科。賺財不遂。往往移輕作重。使之決裂。而徐收其功。亦烏知陰報之已隨其後也。亦愚矣哉。

視死不救

歙人蔣紫垣。流寓獻縣。程家莊以醫爲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貲。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貪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

民間錄行 乘危妄索 視死不救 貪賄無狀

四十六

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我哀告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孽報也。一言訖。涕泣而去。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藥也。

貪賄無狀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無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爲人療疾。將辭歸。自詣市買果實。正坐肆中。一黃衣卒忽至前。瞠曰。汝是符助教耶。陰司喚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爲所迫。人姓名也。符曰。使者肯見容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歸。以七日爲期。一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及還。至鎮。臨欲登黃衣已立津步上。舉所執藤棒點其背。符

大叫奸痛黃衣曰：「汝原來也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盤。凡呼號七晝夜乃死。

錯誤殺人

劉太初醫薛司法妻。差誤致死。後數年，白書有一婦人蒙首至其家。口稱某人妻就醫。劉偶他出。家人辭去。劉歸遇諸塗。叙前病症。數劉用藥之誤。劉驚駭汗出。回家而死。嗚呼！今之以醫殺人者。所在皆有。特未遇厲鬼如司法妻者耳。遂可謂冤對已盡釋乎。

粗率殺人

婦人楊阿刺自幼貧苦。晚益狼狽。臨終自語曰：「我前身本一醫人。失於詳審。有一婦人自稱病蠱。不能辨其是孕。遽以荒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我一舉殺三人。陰司罪我。罰受女身。」

民間錄行 錯誤殺人 粗率殺人 四十七

醫 篇 抄方救人 假方欺人

今已三世。恆為賤隸。長困飢寒。多病少安。可語世之醫者。以我為戒。」

抄方救人

嘉定馮生抄寫經驗良方。遍貼流傳。一日舟覆南海中。恍見水神諭曰：「子寫醫方救人。故救汝。與汝珠三顆。可致富矣。」馮曰：「某命窮。安敢望富。」王曰：「貧富固由命。惟心好者。命亦無恙。汝命雖當貧。汝心却應富。即如水厄亦命所招。因汝心好。便不為害。」遂拯至岸。竟以貨珠致富。

假方欺人

唐白岑遇異人授以發背方。療疾甚驗。多索人厚禮。方與下藥時。有諫議大夫高適欲得其方。廣救濟。與以數十金。乃與以偽方。醫

多不效。後岑至九江。為虎所噬。遺小囊于道。值適親人所得。視之乃真方也。乃以廣傳于世。

六 雜編

誤殺冤報

郵選

汴郵卒。單騎巡警。出都門甚遙。至棘野中。有蚤行資輕貨者。見卒來。疑有他志。匿棘叢中。卒亦暗不辨也。但聞途左有行步聲。近身不見。恐是虎豹。因以槍遍刺叢中。中之。拽而出。則死矣。方知其誤。遂取其囊金。棄尸於棘。人莫知也。卒由是富。娶妻。久無子。止育一女。晨坐於門。見所刺之人前來。亟闔戶潛窺之。竟入對門皮匠家。俟晏問之。則匠昨夜生子矣。卒既知其因緣。了不取言。第厚遇匠。

民間錄行 誤殺冤報 四十八

雜 篇 妻孝神助

并憐其子。許以女妻之。匠大喜過望。令其子事之如父。一日盛暑。卒飲酒醉臥。汗湧出。適匠子侍側。微以刀刮其汗。醉中不辨何物。以手擊之。刀遂入腹。將絕。亟呼家人言其故。女卒歸之。并家私盡授焉。

妻孝神助

兵士

于保為騰越州卒。其妻王氏。事姑至孝。每於關帝前。為姑祈壽。王氏念姑老。而夫不在家。殊鬱鬱。因作詩云：「信香一粉米。路隔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越日。保在伍列。遇赤面長鬚人。呼保曰：「汝妻事姑孝。欲汝歸。汝願否？」保曰：「願歸。」赤面人乃令駕馬馳行。未幾。已及家鄉。王氏見而疑。保告其故。乃詣關帝廟謝恩。明日赴州言狀。移文至騰越州。查之。保僅離戍一日。而

伍簿上且有關於免四字。

果報勸人

說書

杭州有李某者。嘗談唱文書。說至淫褻處。必抽去之。最喜談說果報。藉以勸導。多人其生意頗忙。晚年生子。光泰甚聰俊。少年科第。榮歷仕途。世之說書者。輒謂抽去淫辭。必無人聽。故不惜描摹刻酷。以惑感世人。其務為此也。以騙生意。不知造孽無窮。

知機避禍

卜者

唐武攸緒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願隱。許之。遣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市田潁陽。自混於民。晚年。有紫光。書能見星。親貴來謁。寒溫外無所言。俄而諸章誅武氏。連禍攸緒不及。唐書隱逸傳。

藉卜勸善

卜者

民間懿行 果報勸人 知機避禍 藉卜勸善 四十九

雜編 拒淫主婦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惟是尋常指點。終日講習。雖無講學之名。頗收感化之効。

拒淫主婦

俗人

常熟孫優人。奏技於郊外之富室。主婦見而悅焉。遣婢招之。孫思我輩薄福。何可爲此。託病持燈。覓路而歸。夜深不可行。欲尋村家止宿。遙望而趨。則一古廟也。因于神前假寢。俄見兩神謂曰。『不意此人有此善行。應議賞。』一令查祿籍。侍者持簿至曰。『祿籍俱無。子嗣亦絕。』又令查其祖父。答曰。『薄福如本人。無低昂也。』神曰。『豈可使善人無後。大福未可待。當賜一令子。』一歲餘。舉子擢恩貢。官司李未赴任。家居講學江左。士林咸推仰焉。今人以漁色爲快。其行樂幾何。而膝下子嗣安知不。去其佳者而

易以豚犬乎。又安知不并其豚犬而斬之手。

嘉言激人

俗人

五代時唐莊宗親于。卒。踐民田。縣令切諫。莊宗怒。將殺之。伶人敬新磨擒縣令責之曰。『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飢汝一縣之民。空此田以備天子之馳驅。』莊宗大笑。縣令乃免。

祖傳戒殺

茶役

孟瓶菴先生家世寒微。封翁某充藩署茶役。而諄諄有士風。祖傳戒殺之訓。奉行惟謹。兼勸其僱偶。多信從之者。署中讌客。廚下宰殺無數。封翁必遠避。不但不忽見。並不忽聞其聲。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其家人爲之。滅殺無數。封翁知公善讀書。加意培養。

民間懿行 嘉言激人 祖傳戒殺 五十

雜編 還金變相

之公每往友人家會文。日未哺。封翁必篝燈候其門。並囑出入人母使某知。恐擾文思。後公目知之。每會文。輒不待哺而畢。鄉試揭榜日。封翁隨官入內簾。繕至解元名。不覺大笑。衆官詢知。即其子乃各起立拱賀。先達之出。公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典試山西。督學川中。封翁尚健在。子若孫皆聯翩舉於鄉。公守先志。合族以殺生爲戒云。

還金變相

僮僕

明尚寶司袁忠徹過某友家。見一僮美秀機警。尚寶相之。勸其友逐焉。謂將不利於主。友弗忍也。後數數言。不得已。聽之。僮去。無所歸。夜宿古廟中。見牆角一破納。內裏黃白數百兩。欲取之。忽自歎曰。『我以命薄。無故見逐。今掩有此。其謂我何。』因取而待之。

至旦。果有一婦號泣來。四顧傍徨。問其故。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某指揮當治之。妾賣貨得金若干。將以獻。過廟少憩。不意失之。吾夫分死矣。」一僮細詢其數。皆合。悉還之。婦欲分以謝。不受。遂去。其夫既得釋。念僮之德。遍以語人。某指揮聞而異焉。訪致之。有於家。指揮故無子。遂子之。又數年。得襲職。歸拜故主。歎曰：「一尚寶之術。亦有誤乎。」適尚寶至。使衣故衣。捧茶而出。尚寶驚曰：「此故童子耶。」主謬曰：「遂出無歸。今復來耳。」尚寶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必有善事。以致此。一僮爲述前事。益歎尚寶之奇。(注)忠微號柳庄。精相術。有柳庄相法。行于世。尚寶司官名。

衆去獨留

僕

民間錄行

衆去獨留

五十一

雜編

保護幼主

王達初爲屯田郎中。李曇僕。後應募爲兵。適曇父子坐事。繫御史臺獄。親友無敢餉問者。惟達日守臺門。供飲食。獄具貶南恩州別駕。從者皆去。獨達送之。曇感病卒。達經理後事。哭之如父。事畢方去。司馬溫公義而傳之。

保護幼主

僕

漢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舉家疫死。只餘一孫名續。尚在襁褓。其家巨富。諸奴欲分其產。謀殺之。善乃密負李續。逃匿山中。哺食乳。自生。汁至續十餘歲。乃出。告於縣令。鍾離意。意捕諸奴。悉殺之。而立續。光武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後遷善爲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脫朝服。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糞以祭。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夫以廝養之卒。尙知盡忠。如

此。凡居官受祿。爲縉紳先生者。可不各殫厥心乎。

盡忠報主

僕

楊忠者。戴獻可之僕也。獻可家富。有莊在昌國縣。饒魚鹽。竹木之利。命忠主之。獻可卒。子伯簡年少。浪費。好從諸惡少遊。不數年。家盡破。獨昌國一莊在。往依焉。忠夫婦謹事之。且籍貨財之簿。以獻伯簡。安用如故。從遊輩又至。忠泣諫不聽。一日與其徒會飲。楊蒲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梓之地。罵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主人於地下。其人伏罪。謂自今不復至。乃以數緋遣之去。忠揮淚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卽日投

民間錄行

盡忠報主

五十二

雜編

諫主增逆

海。不忍見郎君。餓死。貽門戶羞也。」伯簡慚泣從之。數年果盡復田宅。忠事之彌謹。忠既歿。其妻子夢謂曰：「我以忠於所事上。帝已命爲本境神矣。」

諫主增逆

僕

武氏僕某。當其主武懷受圖賊僞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反取吉服。謁見新君乎。賊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懷不聽。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吾不忍見主人翁之失所也。」不食而卒。懷後爲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

牛產善舉

僕

松陵許孝。有僕家累三千金。將死。子方十歲。許獻其半於主。以

保孤。主曰：「我受之無名。但汝下人而致富若此。豈無刻事。且享福過其。致損汝壽。若能善後。當以此爲汝子種德耳。」僕感泣死。主乃以其半行種。種方便事。延師令僕子與已子同學。後同科。

竭力養主

僕

趙延嗣事制誥舍人江鄰幾。江死。止遺三女。家甚貧。延嗣竭力養之。十餘年未嘗識女面。及三女長。乃至京。訪舍人舊交翰林宋白。侍郎楊徽之。大哭道其所以。二人驚謝曰：「汝之所爲。吾儕不及也。」於是合迎三女至京。擇名士嫁之。延嗣不以存亡易心。誠可爲義僕矣。

蒸稗佈種

僕

錢益者。某人僕也。其主以謀鄰田不遂。乃用陰謀。取種數斗。令錢

民間懿行

竭力養主 蒸稗佈種

五十三

雜篇

縛主求賞 挾怨訴主

種其中。錢思彼家一年耕力。何忍誤之。欲不種。又恐主責。心生一計。將稗蒸熟。種之。主人往觀。屬實。遂無語。既而稗不生。主人怪之。而莫知其故。後錢生一子。名美中。進士。主人之子。忽發狂言曰：「三十年前蒸稗事。天賜錢以貴子。其主當絕。」言畢死。

縛主求賞

僕

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何真起義兵除之。募人能縛成。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以出。真如數賞奴。因令人具湯鑊。駕車上。成懼以爲烹已。真乃縛奴烹之。使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奴無縛主之理。所以罹此刑也。」人服其賞罰之公。附之益衆。

挾怨訴主

僕

明成化間。永嘉書生王木買薑於湖州呂客。因爭值。怒毆客背。誤

傷立死。亟救得甦。生謝過。款以酒食。月遺絹一端。客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述前事。時河神適有流尸。舟子遂從客買絹。併丐貨薑藍。伺客去。擗尸至舟。脫衫袴衣之。薄暮。亟叩生門曰：「頃有湖客過渡。云爲君擊傷。洩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藍爲證。語竟氣絕。」尸在舟中。不敢不告。一生舉家泣怖。賂以二百緡。舟子伴有難色。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深林。生有點僕胡虎聞之。挾怨訴生於縣。拷掠幾斃。繫獄經年。薑客復至。生家爭詫爲鬼也。驚避之。客曰：「去歲蒙主人厚意。贈我以一絹。卽歸。今方齋土儀致謝。何言鬼耶。」生之子號泣曰：「非客至我。我亦不知父之冤也。」偕客訴於官。執胡虎置干法。生冤始白。

欺凌其主

僕

民間懿行

欺凌其主

五十四

雜篇

毒主殺身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作狀欲送府。爲同社勸解。不果。自取狀。戲學孝壽押判曰：「不勘案。決杖三十一。」僕怨之。翌日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府判狀。私決人。」壽卽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壽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勘案。命吏就其狀如數決之。」

毒主殺身

婢

淮西某秀才家。有婢名緋桃。專操內柄。一日。主母患痢。婢欲乘機斃之。將毒藥數丸。和痢藥而進。未及逞謀。情懶睡去。忽夢中自言曰：「藥死主母。可得金飾一匣。」主母詰之。則曰：「未嘗言。」適腰間丸藥墮地。又詰之。則曰：「我心痛欲治耳。」卽自取吞之。未幾。便血直注。呼號而死。

保護幼主

明李松。龔氏乳媼之夫也。所乳兒五歲而孤。家奴欲殺之。而有其產。松夜負而逃走。雪中五日。夜依兒外家沈氏。兒名錫爵。成進士。念松不置。命子孫世祀之。

孝親不倦

楊乙武進圩橋人也。嘗爲同里徐翁家酒傭。所獲貲悉攜歸養親。乘暇輒悲泣。翁窺見詰之。嗚咽不能對。一日忽告去。強留之。不得。曰。吾父母年高。恐一朝不測。抱恨終天。將返爲承歡計耳。去而行。乞每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伺親持杯。方起跳躍歌唱以悅之。如是者十年。父母相繼死。復乞棺脫己衣以殮。值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露宿墳旁。日夕哀號。崇禎六年。

民間懿行 保護幼主 孝親不倦 五十五

雜 篇 乞錢轉施

徐翁病入冥。至殿所。忽聞傳呼聲。吏報云。楊孝子至矣。一視之。即故酒傭也。冥王急降階迎。請更衣。加冠帶。延之上坐。揖而言曰。上帝嘉公誠孝。有敕特命公爲神。一隨陳樂設宴。時徐翁在側。楊見之。謂冥王曰。此故人也。願賜再生。冥王許之。因囑翁曰。汝還人世。當廣行勸孝。孝必獲報。楊公其券也。一翁既醒。亟遣人訪楊。則已卒於墓旁矣。遂傳其事以勸世云。

乞錢轉施

披髮婆子。年約八十餘。不知何處人。在沁水縣東門內往來求乞。日誦彌陀不絕聲。人憐其老。多施錢米。婆即轉施孤苦飢民。並云。我代施主轉種福田也。後里人見五色雲起草中。視之。婆已坐逝。異香郁然。

止怨不報

江陰南門軍張旺。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首廁中。遂懷恨。一夕。匿火往燒之。道經官溝。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見旺有惡鬼數十尾之頃。又聞履聲。窺旺回。有青衣童子前導。明日叩旺。旺曰。我初欲燬其室。忽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鬼神已知。

盜知敬善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賣齊魯間。同舟者三四輩。不知舟人皆盜也。而以很惡爲能。數因事慢罵之。捶楚之。應期獨否。又時時推飲食而勞苦焉。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待。同舟者又猝欲加鞭。頃之盜發。擁應期坐樹下。相誠曰。一公長者。願無犯。乃執同

民間懿行 止怨不報 盜知敬善 五十六

雜 篇 盜能仗義 巨盜成仙

舟者撈掠之。劫其資一空。比去。應期囊橐如故。可見盜賊猶知感德爲善者。又何曾吃虧耶。彼逞強爲勝者。能無悔乎。

盜能仗義

獻縣史某素無賴。而有直氣。從博場歸。見賣婦償債者泣於道。史某即傾囊與之。夫婦深感其德。邀自家留宿。欲令其妻薦枕以報。史變色曰。一史某半世爲盜。半世爲捕役。殺人曾不眨眼。若危急中。汗人歸女。則萬萬不能。一掉臂徑去。後村中火起。四鄰俱遭回祿。燒死者九人。史某全家無恙。若素行無愆。得福應不止是。

巨盜成仙

阿耶律本一巨盜。夜至佛寺。見佛燈欲滅。拔劍挑之。燈忽大明。卽時悚然改惡從善。後竟得道。朱純亦一大盜。事敗入終南山。日夜

懺悔。真人馮君憐之。授以道。怵修行不怠。竟爲輕舉。夫以盜與仙佛較。何啻霄壤。乃一旦回頭。皆可得道。則恥之于人。豈不大哉。

盜化爲神

明末劉國能。少年任俠。精於弓馬。綽號射塌天。事母至孝。崇禎時。天下荒亂。劉不忍母飢寒。與衆少年相結爲盜。得財奉母。雖爲闖賊部下。而所到之處。不殘殺姦淫。時督帥立旗招降。劉遵母命歸誠。由微弁遞陞副帥。嘗統兵至太行山。扎營崖畔。帳中假寐。夢有三人一衣青一衣白一衣黑。謂劉曰。『吾輩乃三尸神也。今逢庚申日。應上天奏事。世人皆謂吾神。喜言人罪過。不知人有一節之善。何嘗不據實入告。豈有隱善揚惡之理。子爲母無養。雖不得已而爲盜。却不殘殺姦淫。自投誠後。効力行間。頗著忠勇。種種好處。』

民間懿行

盜化爲神

五十七

雜篇

盜化爲神

吾神已上達天庭矣。茲值北極真人主世。以子之才。可拜將封侯。若不知變通。禍將不測。子欲封侯拜將乎。抑欲作不朽之人乎。』劉夢中流涕曰。『吾犯彌天大罪。蒙朝廷赦宥。待以不死。且官至統領。常願殺身圖報。今母已終年。此身乃報國之身。異日史册列一名足矣。不願得封拜也。』三尸神相顧而笑曰。『好好。』後流盜老回回降。而復叛。劉率兵勦之。賊設伏以待。遂被執。誘之降。不屈。罵不絕口。賊衆大怒。肢解之。後人於其處立廟祀焉。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道德叢書 十五齋

程濟署端



道德叢書之一

模範人生觀
署端



模範人生	待人曰恕	事師曰敬	求學曰勤
其庶幾矣	臨財曰廉	交友曰義	立志曰正

道德根據理論如合事情人生所不可
須臾離也而或目之為迂闊陳舊者大率
襲其外而遺其內未暇詳析明辨徒挾
私知以吐棄之耳夫私知固足以增長
學識顯秘闡微有時代之價值但欲求
若其效擅其巧仍宜道德相輔而後

王序

一

能不安於能不昧於欲蓋思想之美惡
人情之邪正事理之向背國力之強弱
世態之變化咸繫乎道德道德廢
弛則所謂私知者適足以為惡助長
雖美不彰而以道德可以濟刑法之
窮所謂大義無形也嗚呼世人之不識

道德也久矣欲人之盡善乎道德者
也亦難矣能志切當前人宜猛省亦未
始非物極而反之時本會願名思義周
徵海內陳鏡伊先生輯道德叢書十
五卷蒐羅宏博類別條分可資以
援古證今遷善改過互相勉勵共

王序

二

識道循而知國治民休固不必藉物質
斷、較短長也輒掬至誠用抒愚悃
覽是編者其能無疑我言則幸矣
吳西谷仲 吳興王震



人莫不知西人稱吾為東方四千餘年文明大古國吾孔子之道文明之源也溫良恭儉仁讓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吾東方獨有之學況即獨有之文明相互爾室不愧屋漏吾孔子之道之範圍人心以此自一二盲目趨時之士持攻孔廢經之

程序

既驅人子弟順風而號而執政者後無識無學茫然不知治國之本在人才此道德於是國步艱難人心陷溺情慾日恣藩籬盡決而中國遂成為土匪禽獸之國矣海門陳君訓升持其尊人鏡伊先生所輯道德叢書十五卷示王一亭先生先生

見而喜之為篇款印行並備圖十三幀冠於卷首以助讀者興趣用心可謂苦矣訓升更事校勘之役累六閱月書成問序於予予謂天下事千人成之不足一人毀之有餘千日成之不足一日毀之有餘今吾國既盡棄其學而學外人外人固崇尚道

程序

德有一國之強弱視人民之德行之言若吾孔子則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同志於道據於德曰君子之道四曰天下之達道五約而言之不外溫良恭儉仁讓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義而蓄道德能文章尤為吾國學者立身行事之準則豈道

德之與人生固不可須臾離也。章讀是書者。體陳王二先生之用心。博東方父明大古國之異譽。並三後吾孔子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之言。鳴鼓而攻此非聖無法之後。以期教育革新。人才輩出。挽救於既倒。庶得生存於此弱肉強食之世。

程序

三

界裁是為序

孔子二十四百八十四年癸酉程頤

勸善之書。人往。吹毛求疵。嗤為迷信。此乃聖人刑賞窮而作春秋。筆削窮而作地獄之意。淺識者烏足以喻此。

附錄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報自由談載徐懋庸君讀顏氏家訓筆記一則於後。閱者當知今日教育家貽誤青年之大。真可痛恨。

徐氏語錄如下（梁啟超胡適之先生們大開研究國學者必讀的書目的時候。我還只有十四五歲。不知怎的。那時本來很有研究國學之志。但一看到那些書目。反而被嚇倒。從此就對國學斷了念頭。只在那些書目中選了幾部詩文集雜亂無章地讀了一下。想在文章上得點益。至於宋明理學以及別的關於道德修養的書。一本也沒有讀。現在看來。不獨我是這樣。一般青年在修養方面幾乎全是側重於文章而忽略了道德。故而人心不古。青年們日趨於浮薄。尤其是做做文章的青年。大部分常欠厚道。最近有人對青

程序

四

年提出了道德的修養。還推薦了作為修養的基礎的好書。我以為是很有意思的。這比同時提出的怎樣作文學的修養的問題。實在重要得多。至少是我自己有讀這些道德書的必要。（下略）

序

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孔子之贊周易也。最初卽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箕子之陳洪範也。末後方曰。『一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福六極。乃前生現世因果之義。世儒不知因果。通歸于王政。然則性情之凶暴。壽命之短促。與身之疾病。心之憂患。境遇之貧窮。面貌之醜惡。身體之孱弱。皆王政所爲乎。其誣王政而悖聖人之心法也大矣。聖人修己治人之道。以明明德爲本。明明德之初步工夫。卽是格物。物卽貪瞋癡慢之人欲也。格而去之。則本有良知自然顯現。良知顯現。則不能不意誠心正而身修矣。學者由此源頭而學。

道德叢書

序

道德叢書

序

方爲實學。中下之人。不能去人欲以誠意正心修身。則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實理實事。與之講說。必致勉力爲善。加意去惡。以顏子之四勿。與曾子之三省。爲居心動念行事之寶鑑。自可漸至人欲淨盡。克明明德之地位矣。後儒忌說因果輪迴。已失督迫人不得不誠意正心修身之權。又特唱高調。以自鳴其造詣之高。謂有所爲而爲善。卽是惡人死之後。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縱有剉燒春磨。將何所施。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乃佛騙愚夫愚婦信奉其教之誑語。由此語故。善無以勸。惡無以懲。縱有治世之法。皆屬皮毛。了無根本。故致歐風東漸。舉中國聖人所立之法。而悉棄之。以學泰西之新文化。而變本加厲。廢經廢倫。廢孝免恥。殺父殺母。共妻共產之惡劇。悉皆演出。則人道或幾乎息矣。于是有心世道人心。

之人。羣起而挽救之。或提倡佛學。或著述善書。無非欲人咸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改過遷善。閉邪存誠。敦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練習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八事。以自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之地。自覺其覺心。而復乎本有之天。俾人禍息。而禮讓興行。天心順而雨暘自若。世返唐虞。人歸賢善。此各處有心人之救世深心也。海門陳鏡伊先生博學多聞。注重躬行實踐。明因識果。亟思牖世覺民。所著道德叢書。凡十五種。詞意圓通。事理確鑿。允爲痼疾之良藥。迷途之導師。若能刊印。廣佈其利益。何可稱量。願有心力。財力者。咸註意焉。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秋伊尹躬耕處僧釋印光謹撰

道德叢書

序

道德叢書

序

二

商鞅乃受酷法
 决囚渭水皆成赤作法商
 鞅太不仁末路倉皇終自
 斃須知後果有先因



董車酷虐殘暴
 酒酣慣把嚴刑試鼎鑊鞭
 笞供嘆聲果報昭昭曾
 載日軍人切莫太張瞋



冤魂告狀



三

魏輝冤魂告狀

魏輝治獄本在偏冤抑

每遇到眼前也意教人難

瞑目故將遺恨訴黃泉

兄弟爭死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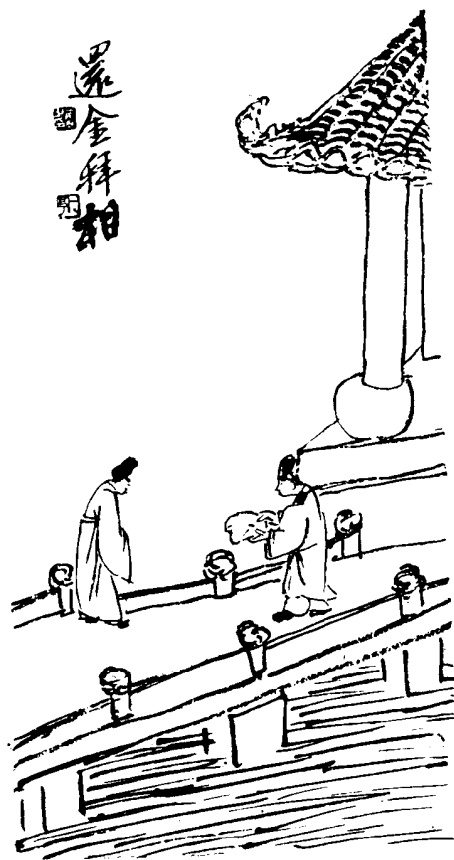
王遇兄弟爭死

王遇王遇真友愛臨危爭

死見深情那知盜跖天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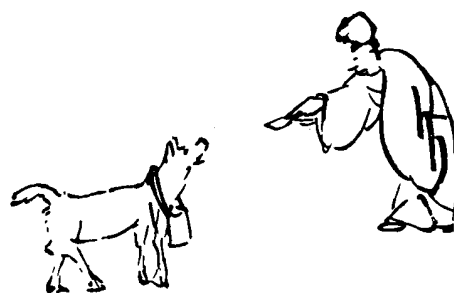
現立從回家弟與兄

還金拜相



五

駿犬通郵



六

裴度還金拜相

休言細事遠僧徒
終見高官拜相公
陸德裕終無盡極

一門五子紹清風

陸機駿犬通郵

陸機家同無由達
駿犬携之
作往還事之忠馴
能體
會默心未必比人頑

畫莊教子



七

歐母畫莊教子

窮居守節傳歐母畫莊當

年事可憐似此劬勞終有

報漫言默默者蒼天

決獄仁恕



八

歐陽觀決獄仁恕

課更定識常嗟喟死獄求

生不可能此意自應昌厥

後文章道德兩峻嶒

忠直避禍



九

文彥博忠直避禍
文公正建平妖議大石碑
結落座前底事福神來
庇護一生忠耿植心田

人民愛戴



十

司馬溫公人民愛戴
未有不可對人言一語能令
千古傳莫怪同公同仰望
萬民愛戴比青天



出米施粥



十一



陳克佐出米施粥
宋陳克佐知壽州饑年施粥
粥乃人謀盡心拯濟天應
隨多福往來只自求

散財



十二

竇燕山散財
一自散財培厚德連生五子
畫成名燕山佳話人應識
朱解仁囊散眾生

孝順感賊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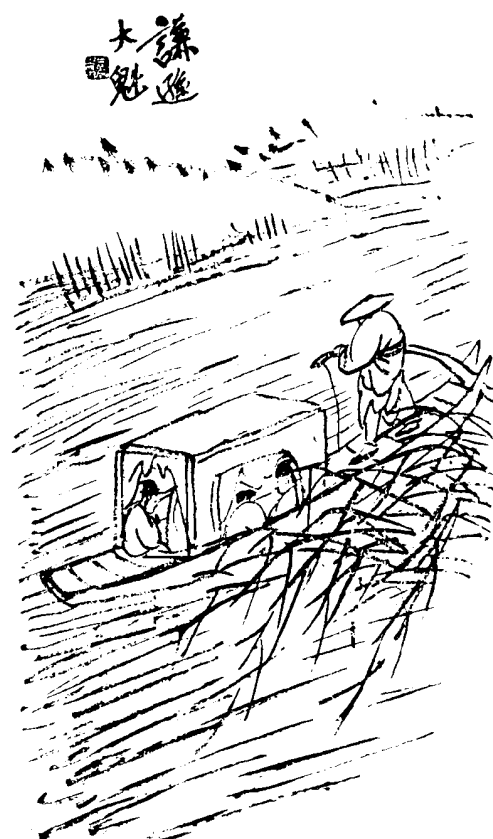
賴祥孫孝順感賊
乞免老母以身代盜賊也萌
不忍心眼看世多悲日下
不援往事作良箴

功同宰相



十四

范文正公功同宰相
不能為相便為醫醫國醫
人誼濟時有志竟成同企慕
先憂後樂幾人知



大謙遜
魁

十五

曹鶴齡謙遜大魁

簡默無言人嘆之誰知磅礴

有文辭挂名金榜後非偶

漸愧同舟細語時

程清 著者陳鏡伊先生



吾父善氣迎人。訓導青年學子。除灌輸文藝學識外。尤斤斤於涵養道德。晚近家居。專以勸善爲事。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親族言睦。與朋友言義。雖舌敝唇焦。猶無倦容。又以口舌之效。聞於一地。限於一時。不克行遠而傳後。乃取古人嘉言懿行。分別門類。編道德叢書十五冊。剔除神話。注重事實。法家所謂證據確鑿也。閱之興味濃郁。如讀勸世小說。吾知青年必可收效於默化。學校可爲訓育之助。社會間頹風敗俗。亦能稍挽於萬一。去歲脫稿後。命宇新撰滬募資付印。應者寥寥。今夏幸承王一亭先生嘉許。設法製版。首先印送千部。今版已製就。隨時可印。宇新既欣吾父勸世之志得酬。復感佩一亭先生之與人爲善。書成。謹誌顛末如此。二十二年十二月 海門陳宇新識

模範人生觀 道德叢書之一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一) 勤學篇

鑿壁引光 升屋映月
囊螢藉光 映雪作燈
燃薪代燭 懸樑防睡
錐股資警 圓枕驚睡
夜不設榻 夜不就枕

模範人生觀 目錄
模範人生觀 目錄

藏燈潛讀 置燈帳中
目不交睫 晝夜不出戶
閉閣不越戶 不展家書
不覺暴雨 不理喧擾
不顧羹冷 編蒲代冊
削竹爲簡 取荻爲筆
燒木爲筆 挾書樵牧
懸書担頭 牛角掛書
紡機置書 帶經而鋤
約繩資讀 牛棚刻苦
倚壁聽講 借經供閱

(二) 立志篇

質備力學 沙排八卦
遍地是師 隨處留心
觸景生思 衣不蔽形
無履無衣 立志從學
刻苦用功 斷機勵學
磨針感悟 鑄硯示志
百日一經 愛惜分陰
貧賤成名 發憤
不患遲鈍 名人多鈍
晚年勤學 石工爲師

模範人生觀 目錄
模範人生觀 目錄

澄清天下 忠孝
正心 直道
誠實 二則 保守良心
正直和順 信實
守時 勞動
奮發 勤勉
勇往 刻苦
堅忍 剛毅
有恆 惜時
勤儉 深思
精密 審慎

模範人生觀	目錄	三
模範人生觀	目錄	四
廉潔	節儉	
身貧心富	積漸成材	
不學無益	日見進益	
不怨天	循序	
禮教 二則	禮貌	
(三) 器量篇		
忍耐免禍 四則	受辱不較 五則	
糞衣不較	侵址不較 二則	
毀樓讓人	錯認不較 五則	
冒認不較	失竊不認	
犯而不較	以德報怨 二則	
代償失物 三則	久忍量寬	
但學吃虧	一忍一不忍	
不忍讓禍	百忍歌 周初平先生著	
寬下得心	待婢寬恕	
污服不責	恤竊予金	
恤竊予絹	恤竊予飾	
觀竊不問 五則	盜竟感悔	
盜皆漸歎	盜盜還財	
感賊還衣	感竊改善 二則	
令人感悔	不念舊惡	

模範人生觀	目錄	四
模範人生觀	目錄	四
不學不是	不許人私	
不肯害人 二則		
(四) 事師篇		
(一) 善例	執禮惟謹	
立雪程門	爲師仲冤	
救師危難 二則	敬之沒後 三則	
獨不畏禍		
(二) 惡例		
捲書徑去	侮慢師長 二則	
侮弄師長 二則		
(五) 同學篇		
(一) 善例	互爲僕從	
厚待同學	衛同學妻	
師事同學	侍同學疾	
教同學子		
(二) 惡例		
妒忌同學 四則		
(六) 交友篇		
不負友托 二則	爲友存孤 三則	

養友家屬 二則

急友危難 六則

舍名全義

代友遠使

義如膠漆

麥舟付友

持金葬友

罄囊與友

析產全婚

力諍友過

不忘友恩

爲友携妾

舍生全友

忍飢濟友

交締刎頸

始終盡誼

優館讓友

爲友恤家

解銀贈友

友至瞑目

勸友歸正

受誣不較

模範人生觀

模範人生觀

目錄

目錄

五

不與友較

厚遇舊識

擇交宜慎

設計害友

忘情害友 三則

勢利朋友

約期不爽

擇交審慎

交友不慎

忘恩負義 二則

借端訐友

奴視友子

(七) 居鄉篇

革除官派 四則

鄉里感化

爲鄉請命

移風易俗

邑里化之

移費利鄉

排難解紛

貼錢救冤

不作爲證

各片害命

償值解爭

潛白冤抑

馳書救人

貪財請托

(八) 還金篇

還金免溺

還金增壽 二則

還金拜相

還金得金

還金興家

還金救子

還金登第 六則

還金得官

還金得名

還金子貴 二則

模範人生觀

模範人生觀

目錄

目錄

六

還金孫貴

不取贈金 二則

不私寄金

(九) 酒色篇

作詩自戒

終身不飲

豪飲殺身

峻拒美色

獨睡丸

慾事節

禁耗精

不私窖金 二則

不取遺物

不私遺金

鑒古自警

悔悟戒酒

嗜酒流落

麗色不動

絕慾早

慾事淡

藥渣少年

模範人生觀 道德叢書之一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一) 勤學篇

鑿壁引光

漢匡衡家貧無燭。隣舍有燭而光不逮。衡乃鑿壁引光照。而讀書。邑有大姓家。富多書。衡乃爲之賃作。而不求償。願得書徧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儒。後登相位。

升屋映月

南齊江泌少時。性勤力學。家貧油不能常繼。每夕隨月讀書。及至月斜。乃升屋。以盡其餘光。竟夜不寐。

模範人生觀 鑿壁引光 升屋映月

勤學篇 囊螢藉光 映雪作燈 燃薪代燭 懸樑防睡

囊螢藉光

晉車允家貧。無力購油。備燈夜讀。乃遍覓螢火。置于疏。浪白絹。所縫之透。光囊中。藉其光。以供夜誦。後官至尙書。

映雪作燈

晉孫康寒夜無燈。供讀。携書詣庭。映照雪光。藉以觀覽。後官至御史大夫。

燃薪代燭

明楊爵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挾册以讀。嘉靖八年。登進士第。擢御史。以母老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笋生。推車糞田。妻饑于旁。見者不知其爲御史也。

懸樑防睡

晉孫敬性嗜學。嘗閉戶勤讀。孜孜不忘。常恐夜深倦睡。乃以繩繫頭。繫懸于梁上。以防困睡。時人號之曰「閉戶先生」。

錐股資警

蘇秦游說各國。不遇而歸。爲嫂妻輕視。發奮讀書。每值昏倦之時。將利錐刺股。以資警惕。後同時掛六國相印。名震天下。

圓枕驚睡

宋司馬溫公。教子孝友恭儉。忠信正直。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淡然無欲。常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覺則復起攻書。爲兒時動止威儀。如老成者。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與家人講。卽了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渴寒暑。其勤如此。

模範人生觀 錐股資警 圓枕驚睡

勤學篇 夜不設榻 夜不就枕 藏燈潛讀

夜不設榻

宋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榦見劉清之。清之奇之。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卽日行。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一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一遂以其子妻榦。

夜不就枕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

藏燈潛讀

北齊祖瑨年八歲。好讀書。父母恐成疾。禁之不止。嘗密藏火。待父母寢後。方燃燈夜讀。以衣作被。遮塞窗戶。恐漏光爲家人所覺。由

是聲譽益甚。內外呼爲聖小兒。瑩又嘗曰：「文章須自成一家機軸。自成一家風骨。何能與人同生活也。」年十二。爲中書學士。後遷祭酒。

置燈帳中

宋范純仁天資穎異。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深不寐。後公顯貴。夫人藏其帳。頂如墨色。持以示子孫曰：「此汝祖父少時勤學燈烟跡也。」

目不交睫

英人老同農家子也。晝夜苦學。或有所不得。則徹夜達旦。目不交睫。以爲常。初習法語。善之。既復習日耳曼語。亦善之。中年兩度遊歷歐洲各邦。研究農圃種藝之學。反而撰農圃全書。書成。卷帙浩

模範人生觀
置燈帳中 目不交睫
三
勤學篇
晝夜不出戶 閉閣不越戶 不展家書

繁爲世所重。以上夜晚勤學

晝夜不出戶

唐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

閉閣不越戶

宋張九成年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十四游學校。閉閣讀書。寒折膠。暑鏢。金不越戶限。比舍穿隙以窺。則見斂膝端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爲伍。遂各相敬服。而師尊之。官至禮部侍郎。（注）比舍比隣也。

不展家書

宋胡環布衣時。與孫明復蔡守道爲友。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卽致之簡中。不復展讀。

恐分其心也。

不覺暴雨

後漢高鳳少就學。家以農爲業。妻常之田。晒麥于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麥爲潦水所漂。妻還怪問。鳳方悟讀書晝夜不息。遂成名儒。元和間。教授西唐山中。

不理喧擾

唐狄仁傑爲兒時。門下有被盜者。吏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仁傑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也。」後傑爲丞相。有功於唐。封梁公。

不顧羹冷

宋劉恕嗜學。家人呼之食。至羹冷。不顧講求六經。夜則不寐。尋思

模範人生觀
不覺暴雨 不理喧擾 不顧羹冷 四
勤學篇
編蒲代冊 削竹爲簡 取荻爲筆

義理。後爲和州守。宋次道家多書。恕往借觀之。次道設酒待之。恕曰：「此大費吾事。願悉撤去。」乃獨閉閣晝夜讀書。旬日盡其書而去。以上專心勤學

編蒲代冊

古時無紙。又無印刷。非絹帛皮幣簡冊不能鈔錄。非世家無藏書。非富室無力購書。漢路溫舒家貧乏書。牧羊于大澤。披取蒲草。編織成席。以代簡冊。借書抄讀。卒成通儒。

削竹爲簡

漢公孫弘家貧無力置書。年五十。尙爲人牧豕。伐竹去皮。借書抄刻。勤讀不倦。後功成名顯。位至卿相。

取荻爲筆

宋歐陽修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夫人守節自誓。親教修讀書。家貧。乏紙筆。以荻畫地學字。公敏悟過人。一覽輒成誦。比成人。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得第。後爲翰林學士。

燒木爲筆

居極窮極困之境。苟能委心自脩。決不足阻遏其進步。英人馬來語言學之名人也。其先家貧。爲牧人子。無筆墨。燒細木爲筆。書字於羊毛梳上。藉爲學習。古來有名之士。類皆生計艱難。作勞工以資糊口。片刻之暇。卽從事於學問。其困阨情形。譬如白雪遍於郊原。飛鳥翔其上而覓食。然所脩之業。終得成就者。皆其希望未來。有自信之心。而不爲境所挫耳。維廉章罷士有名之著書家也。嘗自述其少時貧困。以激勵衆少年曰。予始爲書賈之徒。自曉至

模範人生觀

燒木爲筆

五

勤學類

挾書樵牧 懸書担頭

晚。事務紛集。無少暇晷。惟有減睡眠之時刻。而專力於理學及其他有之學科。自今日回念其時。頗以不得再遇此境爲恨。蓋安坐華屋之中。雖百度備具。而反不若陋室學習時。有無限之樂趣也。

挾書樵牧

明羅倫五歲。隨母入園。果落衆競取。倫獨待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爲諸生。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不受。成化二年。廷試對策。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第一。授修撰。

懸書担頭

漢朱買臣家貧。採樵度日。嗜學無厭。砍柴之時。置書林下。且樵且讀。負薪而歸。懸書担頭。且誦且行。後仕至會稽太守。爲前漢名臣。

牛角掛書

隋李密貧而好學。在家牧牛。乘牛之背。手書流覽。并將餘冊掛于牛角之上。預備供讀。揚越公見而奇之。薦之于朝。後爲名卿。

紡機置書

英之名人律賓斯敦家貧。少時嘗操作於製棉工場。受值則購拉丁文法書。於夜中學之。置書於紡機上。而誦讀不倦。凡有用之學。皆務蘊積於胸中。又往醫學會習刀圭。其費全出自工作之所得。並不受他人一錢之助。律氏後叙其實曰。一余自顧往昔。作勞苦之工業。正天予我造就之機會也。

帶經而鋤

漢倪寬受業于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

模範人生觀

牛角掛書 紡機置書 帶經而鋤 六

勤學類

約繩資讀 牛棚刻苦 倚壁聽講

而鋤。少休息。輒誦讀。後至御史大夫。(注)都養服賤役也。書債之類。

約繩資讀

漢劉寔少貧。賣牛衣以自給。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

牛棚刻苦

朱昂海鹽人家貧。聞海寧祝奉以員外郎家居教授生徒。往從之。先生曰。一生來晚。書室已滿。惟室旁一牛棚。幸無牛。可居乎。一昂唯唯。先生使人掃除。昂輒解衣共作。爲生徒中最刻苦。外披一敝袍。中衣敗絮。日夜誦讀不輟。先生持教嚴。偶施夏楚。必跪而受之。絕無怨容。後官至方伯。

倚壁聽講

南史顧歡家貧無以受業乃于學舍後倚壁聽講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燭書而讀或然糠代燈誦覽不倦

借經供閱

宋張方平年十三入遊泮宮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常就人借經史旬日自還之曰「吾已得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往見之宋綬蔡齊皆名士也曰「天下之奇才也」共薦之

賃傭力學

宋張繹幼值家貧未知讀書傭力于市忽聞邑官傳道而過心竊異之因問人曰「此人何以至此」一答曰「讀書至此也」一繹乃發憤力學受業伊川先生之門程灝號伊川先生卒授伊洛淵源之學伊川

模範人生觀

借經供閱 賃傭力學

七

勤學篇

沙排八卦 遍地是師一

先生每謂人曰「吾今晚得此二子也」指繹與尹致也當盡授業于二子焉

沙排八卦

宋朱熹號晦菴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字其上曰「一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戲獨以沙排八卦端然默視後通義學登第爲秘閣修撰

遍地是師

(一)

吾人生於天地之間無論所值何時所居何地所蒞何事所接何物無一非增長學問英人斯土禮行年四十不知學鄰有業釀酒者普氏偶至其家見氣之光浮流酒間起泡已而仍消滅異之歸而檢視書籍亦不解其故因出已意製一器得其異徵即此見彼遂得查出許多氣質學士李本業木業偶於一寺院聞有操希伯

模範人生觀

遍地是師一

八

勤學篇

遍地是師一

來語者心爲所傾動思習之適於修復几案之餘出康直購希伯來文法書之古本不假師傳習而通之大未之研究化學也苦於無器具適取鍋釜之類或其師之玻璃餅以試驗之會有外科醫某携其藥具避難於此與大未相識因舉古式水筒相贈大未喜而持歸即以之作氣筒爲察熱學性質之具其徒發拉第釘書工人也始以古玻璃瓶爲電氣之經驗時有學會中人嘗至發氏邸肆見發氏方釘書目輒注視其電氣一章彼知其學之誠也遂援引之以入學會發氏四次聞大未之講說悉筆之於書時或以之示大未大未爲之驚歎大未卒遂繼大未任學士之職古未耶幼時偶見蒲豐之畫稿觸其志仿粉本而描繪之且習加彩色之法年十八客於諾曼的其地濱海以故殊形異態之水族常常有之一日徘徊沙上忽見有一物蹣跚而行離水登陸視之烏賊也其狀新奇捕得之解剖而察其內體自是遂查究生物之柔體而無骨節者古氏無攷證之書惟以所接於目者深印於心而已居斯二年以水族之生物與近地所得生物之化石比較之解剖而熟視之遂創生物分類法不因前人之說而開後日革新之路聲聞乃隆隆起一千八百任法國大學生物教師由是觀之遊覽之際操作之暇交際之餘談論之次閒適之後皆學問之時也酒保之家寺院之地廚竈之旁書肆之中沙磧之上皆學問之地也目所習見耳所習聞口所習語手所習勞心所習知皆學問之事也膀胱玻璃斷簡殘編鍋釜水筒電條古瓶圖畫蟲魚皆學問之物也古之名入果學問之人也彼芸芸者亦皆學問之人也其知所

務哉其所知尙哉

遍地是師 (二)

天地間一大學校也。隨處可以求學。吾身無論在庭戶之前。街衢之旁。市肆之中。織機之上。犁鋤之下。書室之間。工場之內。凡稠人廣衆。事機紛劇之地。皆吾身審察閱歷動作之所。以與彼大學校之教授法。學習法。相比例。彼僅初學之入門而已。相去豈止霄壤哉。倍根之言曰。一誦讀書籍。研究文字。不能供真實之用。彼才智之人。豈盡出于學哉。故欲爲真實有用之學。則必就實事。實物上。審察閱歷動作而得之。一斯說也。不惟握人生實用之要領。即修養心靈之道。亦不外此。故爲之斷曰。一人之玉成其身者。得自審察者。多於錄言行。得自閱歷者。多於習文藝。得自動作者。多於讀書。

模範人生觀

遍地是師二

九

勤學篇

隨處留心一 隨處留心二

書卷

隨處留心 (一)

英人瓦德木。工子也。以製算具爲生。見邸店置有象限儀。暇輒就觀。以是闕得生物學及天學之門戶。素羸弱。宿疾月輒發。欲自醫。故迺究生物體質學。深達其奧。竅一日。獨步野外。見喬木森挺。綠草葱芊。舉目四顧。欣賞久之。因考察植物學。會有人使造風琴。觸其思。遂習音學。無何以善造樂器。聞因修理牛國民所作蒸氣機器。迺講求前人發明熱力之用。與夫蒸氣之所以漲縮之故。乃製造機器。應用於各業。遂成今日之機器世界。

隨處留心 (二)

英人彌爾列爾。有名之地學家也。父爲駕舟者。溺斃於海。時彌氏

甫數齡。其母守苦節。撫養之。博學好問。其智識藝術皆合集。瑣屑而成。或自傭工。或自漁夫。或自舟子。或自木工。既長。習業於石工之家。爲古洛馬底探石礦之工人。精心鑑別。某日有一礦峒。下爲深赤石上。爲淺赤泥。彌氏一見而注意焉。思於此相比例而分等級。時古洛馬底海岸。多有爲風潮齧蝕之古石。彌氏務羅致之。尤好搜求魚類。厥類等形之化石。久之。積研究之功。始著爲書。當時地學大家皆稱之。

觸景生思

英人加利列。篤學之士也。一日遊於畢撒之寺院。適住持取懸於簷下之燈。而注油其中。既復安置如初。惟因感動。遂搖蕩不已。加氏見之。凝睇良久。已而復沈思逾時。因思創造搖擺器。以測時。

模範人生觀

觸景生思

十

勤學篇

觸景生思

之遲速。歸而研究其理焉。凡五十年。器告成。遂爲測算。規天必用之儀器。又見和蘭。造眼鏡之工人。新製一器。能視隔遠之物。加氏迺考察其理。創造千里鏡。自是得明察星象。立今世天學之基礎。伯拉溫亦英人。嘗步園中。偶見蜘蛛之絲。縷縷當所行之路。而橫懸。因悟架橋之法。依法試之。果靈捷。遂造鐵懸橋。瓦德思自古來。蘇國大德。阿之名。以管引水而上。但考究經年。終不得造管之術。某日於案頭。薦龍蝦。尚未及半。忽自語曰。一此物之皮殼。非如水管乎。一仿之。特造鐵管。事竟成。伯路涅爾之造。迷士河底之地道也。以受教於昆蟲之微類。而後成。嘗見蠶船小蟲。其首堅而銳。以其首於木中。鑽細孔。孔皆繚曲而窈深。如拱廊之路。既成。更以如漆之物塗四方上下。而居其中。伯氏頓感悟。迺仿其式而爲之。未幾。地道

成得奏其功。哥倫布以欲探覓新世界故。嘗航海西行。久之。無所見。舟子懼食之勿繼也。心常怏怏。數欲返棹。而未得其間。一日。哥倫布憑欄俯視。適見有海藻逐流而下。知已近新世界。喜得達其目的。

吳七德在獄中時。偶煮水於器。水熱沸。蓋忽吹落。大異之。考究其理。始知有蒸氣之力。以上隨處勤學。

衣不蔽形

郭林宗好學家。貧。游學無貲。就姊夫處貸錢五千。乃之成皋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嘗以蓋幅自幃。出入。出則護前。入則掩後。

無履無衣

模範人生觀

衣不蔽形 無履無衣

十一

勤學篇

刻志從學 刻苦用功

英人戎伯律敦。以著書名者也。父以燒麵營生。伯律敦生時。父適以業衰。資罄。伯律敦備於其伯某之酒家。因病。其伯給以二奇尾之銀。名揮使去。伯律敦足無履。身無衣。跣行街衢間。嗣執役於倫敦酒保家。晨昏習于窟室中。久之以積勞。故肢體違和。後為某律師之書手。每七日得十五先零而已。不能購多書。時向書肆借閱。冬夜乏炭。則讀書帳中。以避寒氣。年二十八。即著卷行世。厥後五十年間。益務以著述為己業。所著先後共八十七種。可稱勤矣。

刻志從學

任敬臣五歲喪母。至哀毀。問父曰。『若何可以報母。』曰。『顯親揚名可也。』乃刻志從學。卒成名。

刻苦用功

趙方崖幼時。夜讀書。嘗備炭火入室烘足。其祖次山見之。叱曰。『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何畏寒之甚耶。』凡人未老。而欲享老人之福。則必夭壽。未貴而欲享貴人之福。則終身不貴。一方崖書諸紳。刻苦用功。後官至大司寇。

斷機勵學 (一)

周孟軻。字子輿。三歲喪父。母仇氏有賢德。軻從師廢學而歸。母怒。以刀斷其機。曰。『子之廢學。如吾之斷機。堅志可也。』軻遂旦夕苦學。不息。後成亞聖。遊於齊梁諸國。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著作孟子七篇。

斷機勵學 (二)

戰國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出懷思。

模範人生觀

斷機勵學一 斷機勵學二

十二

勤學篇

磨針感悟 鑄硯示志

無他意也。『妻乃引刀斷機而言曰。『此織始于蠶絲。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吾斷斯機也。則損成功。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以。就懿德如中道歸而廢學。何異斷斯機乎。』羊子感悟。妻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磨針感悟

唐李白。字太白。少讀書。未成棄去。道逢一老嫗。磨鐵杵。白問將欲何用。嫗曰。『欲作針。』白感其言。遂回。仍讀。後為翰林供奉。

鑄硯示志

晉桑維翰。字小童。形醜貌怪。身短而長。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屢舉進士。試官惡其姓與喪字同音。不取。或勸改業。翰乃鑄一鐵硯。以示人曰。『硯穿則易。之一卒以進士及第。其

志堅如此。

百日一經

魏舒少時不爲鄉曲所知。常着草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忽一日。自課百日習。一經輒登。遷尙書郎。時朝廷欲汰郎官。非才者舒。卽持襖被出曰。一吾其人也。一後將軍鍾毓每集。參往射。舒爲長史。常與記籌。一日射偶不足。命舒充之。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座愕然。莫有敵者。舒絕無矜色。毓謝而歎曰。一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一後舒領司徒。

愛惜分陰

晉陶侃常語人曰。一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千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一參佐有以談。

模範人生觀

百日一經 愛惜分陰

十三

勸學篇

貧賤成名一

戲廢事者。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江。吏將則加鞭扑曰。一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諸君國器。何以爲此。一

貧賤成名(一)

歐美以天學名者。如哥白尼。客不列爾。白爾士。奈端。拉不禮士等。或爲人僕。或爲棄兒。或崛起於屠沽之輩。或奮興乎耕牧之家。以卓絕非常之人。蓄卓絕非常之志。成卓絕非常之學。負卓絕非常之名。此無他。貧賤爲之也。彼之築銅山。藏金穴。戀戀於貲財。而妨礙其進修者。其間相去何遠哉。拉額蘭日。亦天學算術之名家。其父以億事不中。傾蕩家產。至赤貧。拉氏每以後日之名利。歸功於幼小之貧困。嘗曰。一使予而爲守錢虜。則不得爲天學算術名家。一由是觀之。可知富貴爲學問之盪賊。貧賤爲功修之媒介。有志之士。敬而聽諸。

貧賤成名(二)

連。遭。淹。塞。造。物。之。所。以。磨。厲。才。俊。也。險。阻。艱。難。上。帝。之。所。以。鼓。動。豪。傑。也。人。不。必。高。門。貴。胄。位。尊。多。金。乃。能。生。樹。駿。烈。沒。著。鴻。猷。苟。學。積。於。躬。業。顯。於。世。匹。夫。可。爭。君。相。之。功。韋。布。且。奪。王。侯。之。氣。名人起于寒微。中外皆然。歐美名家。起自日工者。有若測算家伯倫。德例。海客古克。詩人薄爾。尼。斯。等。是起自陶人者。有若地學博士。彌爾列爾。著述家及雕像家亞蘭。堪。賓。舍。等。是起自木工者。有若建築家若涅士。造鐘家赫利。孫。生物學家戎翰他。畫家洛。摸。尼。窩。比。等。是起自織工者。有若算學家西。摸。孫。雕像工倍根。動物學家維爾。孫。詩人丹。納。喜。爾。等。是起自雇人者。有若電氣博士斯。打。戎。

模範人生觀

貧賤成名二

十四

勸學篇

發憤一

文章家撒母耳。德留及福德。博物學家義德瓦圖等。是起自縫人者。有若史學家戎斯到。畫家若孫。合衆國大頭領安德留戎。孫等。是起自宰夫者。有若法學家烏爾。西。垵。夫。亞。堅。犀。德。客。爾。古。懷。的。等。是此皆以一己之勤。能起寒微。而望隆全球者也。

發憤(一)

律敦英人。少機警。長於辨論。以文學自命。居恆閉戶讀書。不交人事。年逾冠。曾撰歌詞。小說。皆爲人所毀。律敦益潛心書籍。架排次大加覽誦。案轡文場。環絡藻府者。又數年。乃一鳴驚人。其書初出。卽傳誦士林。一時流輩爲之斂衽。僉曰。一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外一人而已。一其後撰著尤多。所著有史類文章小說詩詞戲曲之類。至今人猶寶之。

發憤 (二)

英人培士禮立少與律敦同學。工詞章。馳騁文場。屢不得志。初著二書。爲世所謗。目以狂言。培氏喟然歎曰。一人之侮我。非侮我也。實勉我也。一迺夜發憤。陳篋數十。伏而讀之。如是者經年。復著一書以行世。版出人皆驚之。蓋提龍鏗鯨。雖鬼斧神斤弗若也。

不患遲鈍

少年之人。患不能勤。勉不患遲。遲鈍無弊害。敏速則反有弊害。譬如童子讀書。易記則亦易忘。作事敏速。則不能養成勤勉堅忍之性。遲鈍則反是。此勤勉堅忍之性。實百行之基。最可貴重。不見夫龜乎。其行遲遲。然進而不止。有時而勝狡兔焉。

名人多鈍

模範人生觀

發憤二 不患遲鈍

十五

勤學篇

名人多鈍

童子時。爲鈍物蠢才。強壯以後。爲大人豪傑。而顯名於世者。自古迄今。其例不少。中外皆然。茲引其一二言之。格爾的納。義大利有名之畫家也。幼極蠢愚。有驢頭之號。奈端在學校時。居最下等。劣於彼者。惟一人而已。一旦奈端爲優於己者所蹴。奈端怒而與鬪。其人終屈。奈端亦自此樹爲學之志。而思勝之。遂登第一之等級。亞當少時。祇能轉動大石。父謂其極鈍。梅思田。斯維弗的。在都柏林之學校。棄物於考試時。而除名。有名學者查爾馬斯古克。在塾時。均愚鈍。且屢爲損害之事。其師大怒。以其怙惡不悛。斥之還家。舍理檀幼時。母使從師。其愚駭。不可教訓。斯格的幼時。甚愚蠢。好鬥罵。培尼斯幼時。好競力。而愚鈍。亞爾費立。在學校時。毫無進益。足跡半歐洲。始以學業著。拿破崙威靈頓幼時。在校。皆甚愚鈍。可

知人之成名。在學勤。不存性鈍。

晚年勤學

諺曰。一人之爲學。無所謂遲。一此經驗確實之言也。吾國如衛武公。髦而好學。梁顥八十大魁者。不勝枚舉。求之西史亦然。百爾圖年五六十時。始知向學。其後著述宏富。成爲博古之人。電氣博士之弗蘭克林。其研究物質學。時年已在五十外。義大利有名之著述家薄加西窩。年三十五。始從事於藝文。亞爾費立爲義大利有名之詩人。年四十六。始習希臘語。瓦德四十歲時。在額拉士哥作器具。始習法蘭西日耳曼義大利語。讀三國之器學書。罕培爾之書。今所傳者不少。而要皆作於四十八歲之後。蓋從遲暮之年。壹意爲學。卒以成大家者。其例有數百之多。茲不過略舉一二。

模範人生觀

晚年勤學

十六

勤學篇

石工爲師

石工爲師

然則曰。一吾老而不能學者。一是浮躁之人耳。怠惰之人耳。法人有不能居其國。而住於倫敦者。以石工爲生計。過問者稀。迫於貧窶。有與同住者。家頗豐實。石工往問之曰。一何事可糊口乎。一答曰。一學師。一石工驚曰。一我工人耳。以方言訛音談話之外。一事不知。而謂可爲學師。是嘲我也。一其友決然曰。一我並無誑語。汝若願爲學師。當以教他人者教汝。一石工曰。一否。不能。吾今已老。爲生徒猶難。何況學師。一竟不聽友人之言。辭去其家。往倫敦各省府。周行數百里。思再作石工。卒不獲。返而訪其友曰。一吾本欲覓工食之家。遍求不得。自今始願從子言。一因就其友習法國文法書。久之。不惟通其理。且嫻其音。其時倫敦近郊。有一學校。

缺教員石工往充之遂得爲學師石工昔曾操作於此人皆識之恐不爲所敬因歷述其貧困之境及爲學之事以告於生徒人無不嘆美而尊之焉 以上發憤勵學

(二) 立志篇

澄清天下

宋蘇軾字子瞻號東坡父宦學四方父名洵號老泉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舉其要太夫人嘗讀漢史至范滂傳范滂東漢人爲侍御史有澄清天下之志後以黨禍死慨然太息公侍傍曰「軾若滂夫人許之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固不能爲滂母耶」

忠孝

模範人生觀 澄清天下 忠孝 立志篇 正心

十七

楊起元幼時受舉子業於父嘗聽講至夜分不寐迨旦即發揮於文字之間呈之以爲歡又見母多病每夜俟人靜向天祈禱願早登第及兩親見之是時惟知愛親無他念也登鄉薦時年二十一後累赴春官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有差乎」遂朝夕默禱云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國下負吾親者神明鑒之至三年即第

正心

宋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公爲郡從事姓畢名士安其時爲州郡官長始知之間其家以磨麪爲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舉借力便是轉身時」元之借磨以喻自己謂得人稍扶持便可變通矣文簡大奇之留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堂上有詩句云「鸚鵡能言

爭似鳳一座客未能對文簡歸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曰「真經綸康濟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直道

唐李泌年七歲通文明皇召入試之帝方與張說對弈張說唐相因使泌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示之曰「一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應聲曰「一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說嘗與人論羣臣言蕭嵩伉直未若裴光庭和譏泌在側曰「相公以直道事君願喜軟美者耶」說大敬之呼爲小友泌後歷輔玄肅代德順五帝爲名相封鄭侯

誠實 (一)

模範人生觀 直道 誠實一 立志篇 誠實二

十八

司馬溫公曰「光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誰爲脫者光曰「自脫也」先府君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况骨肉間可如此耶」光自是終身不敢謾語」

誠實 (二)

美人弗蘭克林慷慨俠烈之士亦理學家也居高職有勳勞於國自言嘗歸美於其品行之誠實而不歸美於才能智辯其言曰「予不善詞令道出一句頗費揀擇然志之所在卒能行之蓋有品行者之爲人信任非有尊卑上下之別也」孟典法人也品學兼優當法國內訌兩黨相戰時搢紳之中獨孟典不局其門論者贊之謂孟氏以一品行足防危難遠勝於兵馬之強英人勞爾德斯

亞金實事求是之人也。其自定規則有曰：「予自髫齡。父訓予曰：『當思以良心爲己職。分事無大小。宜盡心爲之。而其成敗則聽諸上帝。』」予服膺此訓。雖至蓋棺。猶不敢忘。蓋一生能謹守此訓。不惟免塵世之殃咎。亦荐臻人生之福祉。予當傳諸兒輩。使循行之一。嗚呼。少年之心肝。其銘此數語也哉。

保守良心

所謂真實之品行。閑居獨處。反之已而無慚。稠人廣衆。質之人而共是。而後始行之耳。昔有童子善受教育。或謂童子曰：「嚮也衆人散去時。汝胡不取梨而納諸懷乎？」童子曰：「他人雖去。我自在此。我不忍我之爲不善。一即此可證。原於自知之良心發而爲品行之理。此理每日鎔鑄人之品行。每刻增長人之勢力。不知

模範人生觀

保守良心

十九

立志篇

正直和順

凡幾。夫人溺於誘惑。陷於卑陋。雖終日作僞於外。而其心終有不自慊足者。不自慊足之痛楚。勝於鞭笞之痛楚遠矣。

正直和順

花納爾者英國人人欽仰之道德君子也。嘗執少年。而問花氏果準何道而得此乎。謂以世爵之故。則花氏爲商人之子也。謂以貴財之故。則花氏蕭然一身也。謂以官階之故。則花氏一風塵末吏也。謂以才能之故。則花氏資性僅中人。無英才之可稱也。特小心謹慎。作事遲緩而已。謂以辯論之故。則花氏恂恂如不能言。非若他人或用恐喝之術。或用挑唆之技者。特所言皆穩靜而有味耳。謂以容貌之故。則花氏無丰采。不足熏醉人心。特正直和順耳。當是時。社會之中。其學識才能。百倍於花氏者不少。而論德行之

聲價。則花氏必超越羣倫。而爲當代之表率。以是就之而求交者。皆觀感而興起。以至於傾動一世。花氏修諸己爲最平常之品行。施諸世爲最奇特之感化。

信實

端正信實。實萬善所由生。英人彌爾列爾之父。嘗戒彌氏曰：「凡汝賣物。當然自料量。常於物價相準之際。稍分餘利於人。始雖無利。後必有獲。」英有釀酒家。賣酒致富。其釀酒不吝麥芽。嘗往桶處嘗其味。曰：「尚不旨。」則命僕加麥芽。因此酒質醇郁。大得聲名。遍爲英國印度及其他屬邦所賞。

守時

知光陰之貴重。則事事不愆定期。法王路易十四曰：「不愆定期。

模範人生觀

信實 守時

二十

立志篇

勞動

是國王之禮義。然不獨國王而已。但其人有光榮。有職分。有事務。亦必需此。不可欠缺。一蓋人能踐期。則易得他人之倚信。否則易失他人之倚信。有人於此。約某日某時至汝家。果不爽定期。不使汝空待。則不唯不使汝忽略光陰。又能珍重自己之光陰。則其人可倚信。可知蓋不忽此光陰。即不忽略事務之證。不忽略事務。即可付託以重要事務之證。反此而不以光陰留於念慮。必不以事務留於念慮。其人決不可倚賴。雖瑣小之事。不可委託之也。昔華盛頓一書記。逾限而至。歸咎於時辰表。華盛頓徐曰：「然則汝不別求時辰表。我將別求書記官。」

勞動

英學士泰洛爾曰：「汝當戒懶惰。勿空閒。勿使心思身體有毫髮

之暇。暇則淫慾之念。伺隙而生。一試觀懶惰之人。每被誘惑。有能清正守節者否乎。蓋勞動身體。有逐退惡魔之大利。益少年之人。不勞其四肢。運其筋骨。則憂悶成疾。顏色青白。形體羸瘦。神思恍惚。若欲醫之。唯有勞動之一法。

奮發

人之處境。有幸中之不幸。有不幸中之幸。辛苦而為賤工。艱難而得衣食。視彼高枕而眠者。其幸不幸大相懸殊。不知此大不幸者。乃人生之大幸也。嘗見一著名法司。人或問之曰。一人之立功。何者為必要。一法司曰。一有由於才調者。有由於門第者。有由於天幸者。然由不名一錢而得利達者。最多。

勤勉

模範人生觀 奮發 勤勉 二十一
立志篇 勇往
大凡勤勉之人。有化萬物為黃金之能力。有化光陰為黃金之能力。是以其人足以傾動一世者。往往中人多而上士少。特其勤勉耐久。有異於衆耳。嘗有婆婦。見其子英靈俊邁。而浮躁輕率也。喟然歎曰。一嗟乎。無容忍之心。而有輕躁之性。則凡有所為。無不後於愚魯之人。一意大利之諺曰。一遲遲吾行。筋力不疲。而可致遠。一製煉家達爾東聞人之稱其為英才也。力辨曰。一英才之稱。則吾豈敢。吾之成吾業者。惟由勤勉之功。積累所致耳。

勇往

拿破崙之言曰。一不能。二字。僅見於愚人之字。書而已。一觀其平生所為。堅定而無疑慮。則其成事業也亦宜。當行軍時。嘗道經阿耳魄士之大山。此山自昔無人登涉。軍人皆有難色。拿破崙曰。一

是何足以妨我。一遂闢道而行。卒破強敵。

刻苦

英之名人福格斯。其生平任事。不厭辛苦。居政府時。以拙於書法。遭人羞辱。因憤而從師如童子。摹寫日久。遂至絕工。福格斯體素肥。蹴踘時。輕快可驚。或問何以致此。則戲答之曰。一予不厭辛苦。故也。

堅忍

法人巴律西家。貧微學。畫玻璃為業。時法國陶器。苦瘴而色栗。巴氏意欲突過之一日。有售意大利名工。埴刺所製之磁盃者。美麗無雙。巴氏一見而傾心焉。謀親往意國探厥秘。以妻子故。不能脫羈累。乃懸虛摹擬。出己意碎藥料為末。積貯陶器。燒於窯中。日夜

模範人生觀 刻苦 堅忍 二十二

立志篇 堅忍

考察。迄久無所成。但費藥物薪樵。與時日心力而已。巴氏曰。一此築窯之未善也。一乃改築之。耗費材物。又如故。至是囊橐傾乏。然巴氏不為之稍沮。乃竭力摒擋餘貲。購致土器三百。盡塗以藥料。而煨之。越四時。出而視之。三百之中。燒傳者祇一具。既冷。漸堅。現色白。大喜。歸而示其妻。其後屢屢試之。更無驗。巴氏復改築窯於其家之側。八月而功竣。乃自造土器。塗藥料。煨之。已則坐於窯口。視其火候。如是者凡一晝夜。藥料未燒附。而朝旭已升。照顏如赤。妻持早餐而與之。食。越一日。夕陽西沈。而藥料猶未燒附。巴氏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兀坐不動。以俟之。相繼至七日。雖加樵蘇。而藥料未附。巴氏曰。一此用藥之未當也。一自是逾二七日。或三七日。輒擣煉新藥。以調和之。貧不能買土器。幸得友人贊成之。始舉火。

焉。不幸藥料未附。而薪又告匱。乃急趨毀園內木壁投之。猶不足。則更以几案之類投之。是時竹頭木屑一無所有。所留者室中皮架耳。巴氏亦取而投之。其妻趨而呼之曰：「汝殆病狂乎？」巴氏伴若不知者。未幾就窰視之。尋常栗色之缸飯。熱退皆變白。而發爲光澤。乃傭工人使造土器。自取黏土。仿造古錢模。惜貧窮既迫。救死而恐不贍。又幸有酒保嘉其志。許其假食於家。巴氏感其德。更勉力爲之。厥後雖小有成就。而仍不足爲佳品。於是失望之餘。撫膺自歎。妻子常咎其失計。鄰人亦笑其頑愚。一日悄然野外。見腓肉盡脫。瘦骨崢嶸。有懷莫吐。顧影自憐。既歸。遂復故業。爲養生計。逾年衣食少充足。乃復從事於陶器。自茲以降。歷八年而後成。蓋巴氏以真積力久。轉敗而爲功。漸次諸藥物之功能。知黏土之性。

模範人生觀

堅忍

二十三

立志篇

剛毅

質。悟。竈。窰。之。製。造。先。後。凡。易。十。八。星。霜。始。得。製。最。佳。之。陶。器。顧。巴。氏。猶。以。爲。不。足。更。取。諸。器。皿。精。繪。草。木。鳥。獸。蟲。多。之。類。又。久。之。始。竟。其。功。故。凡。巴。氏。所。售。之。碗。碟。缸。盆。人。皆。稱。爲。精。妙。而。有。風。韻。雖。價。值。昂。貴。人。亦。爭。致。之。倫。敦。售。巴。氏。所。造。之。小。碟。圓。徑。一。尺。二。寸。碟。之。中。央。繪。一。蜥。蜴。狀。態。如。生。定。價。一。百。六。十。二。磅。若。是。者。誠。可。謂。價。重。連。城。矣。嘗。自。述。其。生。平。曰。一。當。余。之。屢。振。屢。蹶。也。終。夜。露。處。淒。涼。寂。寞。無。有。過。而。憐。之。者。惟。鳴。雞。吠。狗。伴。余。而。已。又。或。猛。風。疾。雨。倏。忽。而。至。衣。履。雨。濡。泥。塗。如。醉。人。狀。余。僅。能。匍。匐。蛇。行。暫。覓。棲。止。困。苦。之。情。殆。有。難。縷。述。者。最。不。堪。者。室。人。之。詬。詈。也。其。使。我。煩。懣。不。平。甚。於。猛。風。疾。雨。一。

剛毅

古人言。有志者事竟成。此誠千古不刊之言也。人苟立志而勉爲一事。則其志已超越乎道路之障塞。不難遽告成功。是故立志剛毅。有絕大之權力。昔俄羅斯有名之大將曰：「士話婁」武勇英悍。世罕其倫。一生最憎厭我。不知我不能等語。而惟以學爲試三字爲前題。

有恆

方伎幻術。雖多以欺紿爲生涯。然一暴十寒。則未有能善之者也。女子跳舞之事。至易也。然非學之數年。則不能出其術於人。昔有答爾搖尼者。善跳舞之女子也。初時登臺演習。因其父督課嚴。懃甚。氣絕。父爲解其衣。取海綿遍拭其體。乃蘇。由是每施其伎。輒翹袖折腰。身若秋葉被風。髮若飛旌。騁馳若驚。蓋其技始進乎道。

模範人生觀

有恆

二十四

立志篇

惜時

矣。亞丹斯密初著邦國財用論。其說不行。爲世所重。乃在行年七十之後。大抵人之一生。如行遠然。積步而至尺。積尺而至尋。積尋而至里。然後可達其所。如穫稻然。必春以播之。夏以耘之。然後金穰玉粒。可望三秋。如結實然。果實之最美者。其成熟必最遲。循是而觀。可知小小之技。猶難一蹴而幾。而况高才大學之深且遠者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惜時

昔英國有一少年方筮仕。問斯格的何以教我。斯格的答書曰：「汝勿虛度光陰。無論何事。當爲者卽刻爲之。事了後遊息。勿遊息於未了前。譬如行軍。前隊被阻。則後隊必驚擾。事到手阻。格不辦他事。否至必將紛擾。至此一日欲爲數日之事。焦灼催迫。何能不。

心忙神亂哉。一意大利理學家常云。光陰者。吾產業也不善治此產業。則不生價值。善治之。則價值千金。

勤儉

昔有某紳者。性素懶。家本富饒。一年所收租。不下萬金。以其懶故。負債甚多。賣田產之半。而償之。其餘租與農民。訂期十年。期滿農民問主人肯賣此田園否。紳大驚曰。一汝欲買之乎。一答曰。然。請問其值。一紳不信曰。一昔日我之田園。一倍此數。又皆自家田產。然已爲生計所迫。不得已而賣其半。以半租汝。今汝年納租金。以償於我。尚有贏餘。買我家田產乎。一農民答曰。一此道理甚明。白足下安坐茵席。而僕奔走道路。足下橫眠床榻。而僕味爽即起。勉吾穡事。職是故耳。一

模範人生觀 勤儉 二十五
立志類 深思 精密

深思

奈端見樹葉之墜地。悟地有吸引之力。因是得發明日月星運行之理。爲曠代之學士。或嘗問之於奈端。奈端曰。一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一他日自語生平於人曰。一苟其事常留於予之心目者。雖造次顛沛。亦依而弗失。故始則茫然不解。所以者終必豁然貫通。於一旦。時或課此而疲倦。則棄此而易他課。如此互相迭更。以增精神而養氣力。一又語學士便的禮曰。一天既生我於此國。凡爲我當然之分。我必勉強忍耐以持之。一理學家客不列爾曰。一一事於此。我必仰而思之。幸而得之。必更注吾全力而深思。熟察此。吾學問進益之所由也。一

精密

水積成川。土積成山。學積成聖。自古振奇之士。雖於微物細故。曲學小藝。莫不精密觀察。以增其學識。廣其見聞。所以收真實之益也。安日洛意大利有名之雕繪建築家也。嘗有客來訪。見其造一石像。已成矣。越數日。客復來。見安日洛仍修此石像。客異而問之。安日洛指石像而語之曰。一予昔所爲者。切琢之功也。今所爲者。磋磨之功也。必至柔其體。顯其力。狀其神而後可。一客曰。一唯唯。雖然。是皆瑣屑耳。一安日洛曰。一事雖瑣屑。功則微妙。功既微妙。事非瑣屑。一保申法之畫家也。平生不輕忽事之小者。其於畫亦然。晚歲以工丹青稱。其友問之曰。一君果所操何術乎。一保申曰。我惟不輕忽事之小者。故一生得小事之力。無他能也。觀二子生平。誠可爲後世法矣。

模範人生觀 精密 二十六
立志類 審慎 廉潔 節儉

審慎

英國有一古語曰。一我嘗味爽。冒霧行深山中。遙見山側有動物。霧迷不能辨。視其形。怪。謂爲魑魅也。及近而觀之。乃行道之人也。尾而視之。吾弟也。一妙哉。喻言乎。吾人行事。可不慎哉。

廉潔

非洲有一種土人。嘗縛一瓢置樹上。此瓢適可容猿之足。有口而入米於其中。至夜猿升木。足入瓢中。探其米粒。欲退出時。而其身爲機所夾。不能動。翌日土人捕之。此猿以貪婪之心。遂一時之欲。以亡其身。可謂愚矣。嗚呼。世俗之人。貪財而滅身。家者多矣。與此猿何以異哉。

節儉

明永樂中有胡壽安。爲新繁令。性清儉。不恆食肉。其子來省親。一月烹雞二隻。壽安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爲戒。汝如此。豈不爲我累耶。』子唯唯服罪。亦學父清儉。

身貧心富

世之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鮮不曰富曰貴。不知富貴者。與真正君子之德。不相關也。人苟能存於中者。端正信實。顯於外者。溫雅和平。財產不富。精神不貧。故其剛毅其快樂。其希望其自尊。皆非貧也。貧者而有富之精神。較富者而有貧之精神。爲優身貧心富之人。不有一物而有萬物。身富心貧之人。雖有萬物。不有一物。何則。身貧心富之人。在聲色貨利之中。而能不牽嗜欲。紛華之感。

模範人生觀

身貧心富

二十七

立志篇

積漸成材 不學無益

在凶禍災厄之間。而能不動憂傷悲哀之情。雖以全世界付諸若人之手。可矣。其德之全。豈猶有遺憾耶。

積漸成材

英人彌爾列爾曰。『世界者。大學校也。困苦者。良師友也。』誠哉言乎。今使不忍一時之困苦。而游移無定。是棄其良師友。而自卽於失敗之道也。故無論何等課業。皆當竭蹶以爲其始。雖覺艱辛。久則由勉而利。由利而安。自有優游之日。且人苟全奮其精神。以一時而爲一事。則雖才性至鈍。一生所積成就者必多。

不學無益

黃福官侍御持身嚴介。行事正直。初時帝命看戲。對曰。『臣素性不好戲。』又命圍棋。對曰。『臣不會圍棋。』帝曰。『何以不會。』

福曰。『幼時父師嚴。不學無益之事。』帝大異之。

日見進益

英名畫家麥爾列第幼時至伴克斯家。遽叩戶。婢女怒而呵叱之。伴克斯聞之。問曰。『何事。』答曰。『予欲入學藝之大館。而學繪願君爲之介紹。』伴克斯先令出其畫觀之。謂之曰。『汝年幼勿急往。試歸而善習之。一月之後。再來示予。』麥氏敬謹遵命。勤勉加工。及期而持畫往。則較前甚有精進。大得伴克斯之勸勵。閱七日。又持畫往。益見進益。伴克斯因謂之曰。『予許汝必成大名。』後果如其言。

不怨天

有一種人。常自太息。謂我生不辰。無一過失。而受世忤逆。昔有自

模範人生觀

日見進益 不怨天

二十八

立志篇

循序

悲運蹇者曰。『余若爲製帽師。人必無首而生。』一言固可悲。實則惑矣。俄羅斯之諺曰。『徒嘆薄命者。愚蠢之流。』亞斯言可謂有理。蓋嘗觀貧困之人。或由於怠荒。或由於失誤。或由於淺率。或由於粗疎。如禾稼然。不耕何穫。彼自嘆福命之薄。而不知有由薄也。名士戎孫至倫敦時。衣袋中僅有一奇尼。之金錢。貧苦無聊。而其言曰。『世上之人。鳴不平。吐怨言。皆不自揣。我未見有功勞之人。而見棄於世者。凡求富貴利達而傾跌者。皆平日之愆。尤自取之也。』

循序

循順便之方法。不差次序。此之謂循序。循序者。無欲速。而自無不速。英人設西爾有云。『順序之方法。如裝物然。或於箱。或於袋。善

裝物者。必比不善裝者。多裝入一倍。無他。謬巧順序故耳。一設西爾之辦事也。急速踰常。又曰。一多作事之捷法。無他。一日爲一日之事。而已。今日之事。不至明日爲之。設或一日之間。諸事蠅集。則寧減眠食之時。決不延誤一事。一荷蘭名相。垵維的曰。一。一時爲一事。二。又曰。一。予急欲爲之事。此事未畢。決不思他事。一

禮教 (一)

周孔子^{名丘字仲尼}。兄孟皮有疾。不堪主祀。父更娶顏氏女。^{名徵}。禱於尼山。而生孔子。少孤。^{孔子三歲喪父。七歲喪母}。兒時嬉戲。學爲禮容。陳設俎豆。爲朝廷享祀之禮。

禮教 (二)

元許衡^{字仲平}。幼端慤。與羣兒嬉戲。卽有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

模範人生觀 禮教一 禮教二 二十九

不敢干犯。年七八歲。受學鄉師。書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一讀書欲何爲。一師答曰。一應科第耳。一復曰。一如斯而已乎。一師大奇之。謂其父曰。一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不能爲之師矣。一固辭而去。衡得程朱書。沉潛玩味。造詣淵深。遂成大儒。

禮貌

英孟梯額夫人有云。一不費一錢。而可買得萬事者。禮貌是也。一此言不損吾人一錢。而可收以禮待人之效果也。罷禮嘗謂英王以利沙伯云。一陛下有敬愛萬民之心。則萬民亦敬愛陛下。一此亦言感應之不爽也。且人卽不事修飾。不用智巧。一味以忠愛之心。行於自然。而性情風度。自呈美於朋友會社之中。則福祥之氣。

滿於彼我之胸矣。且人生日用之間。細小之禮貌。自其分而觀之。似無真正之價值。然反覆積累。則成重要之事。如日積一錢。其數至微。月計歲計。則成大數耳。

(三) 器量篇

忍耐免禍 (一)

臨江胡秘校與客圍棋。忽有鄉民惡聲甚厲。問之曰。一來算簿。一公曰。一少待。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一無怒。一卽取簿勾之。又與斗米遣歸。明日聞其人死矣。蓋以計服毒而來。無隙可乘而去也。若當時少不忍。其能免禍乎。前輩云。一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方寸寥廓矣。一又云。一非意相加。必有所恃。可

模範人生觀 忍耐免禍一 忍耐免禍二 忍耐免禍三 三十

與較乎。一

忍耐免禍 (二)

和州某村有居民養鵝百隻。一日因食其鄰稻。被其擊死至五十餘隻。民妻見之。始亦甚怒。忽轉念曰。一設或成訟。力不能勝。必欲勝之所費甚多。且我夫已醉臥。倘或聞之。必起相毆。禍且不測。不如忍耐。一立命以鵝醢之。次早鄰人忽自暴死。其夫醉醒知之。乃云。一設昨日早使我知。我必乘醉去毆。今日破家必矣。一按人於忿怒之時。忽作退一步想。便可保全身家性命。消釋煩惱。怨家觀於民妻之一忍。所全不既多乎。昔范文正公云。一心中忿怒。不如休何須經縣。又經州。縱然費盡千般計。贏得貓來輸去牛。一

忍耐免禍 (三)

張尊文少時。有術者算其四十歲必遭人命。至是年除夕。謂其子曰。一術者算我明歲有凶。我一味忍耐。看何如。一三月內。往市賣布。先立於櫃左。忽一人伏其背而臥。張回視。以手扶之。徙立於右。其人復轉右。伏背如前。張曰。一我避汝。汝又尋來。一並不發怒。乃向行戶取布。往他處賣。賣畢轉身。見其人無故自死。張驚喜曰。一設我先以手推之人。命至矣。幸得免禍。一蓋遭凶本是前因。神見其能忍。故赦之耳。德能動天。豈不信然。

忍耐免禍

(四)

武林李某家素饒。一星家爲推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禍。李至期閉門靜息。日將晡。移步過外氏。僅隔數廂耳。忽有負薪者鈎其衣。衣且裂。李出不意。殊忿。已而念日者言。遽霽色舍之去。負薪者愧。

模範人生觀

忍耐免禍四

三十一

器量篇

受辱不較一

且感歸與家人道其事。時酷暑。渴甚。飲水。斗許。輒暴卒。其家不能發難端。李得無恙。

受辱不較

(一)

唐裴師德器量過人。有無知者。指名辱罵。公若不聞。或以告公。公曰。一恐是罵他人耳。一曰。一明呼公名。一曰。一天下豈無同姓同名者。一或猶不平。仍以爲言。公曰。一彼罵我。而子述之。是重罵我也。毋勞見告。一一日入朝。因體肥行緩。同列曰。一何異田舍翁。一公笑曰。一某不爲田舍翁。而誰爲之。一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公謂曰。一吾兄弟受國厚恩。祿位過盛。時人所忌。何以自寬。一弟曰。一有唾某面者。拭之。庶不爲兄憂。一公愀然曰。一人唾汝面。是怒汝也。拭之。是逆其意而甚之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承之。方是

處盈之道。一公爲帝所信任。舉朝無比。愈加謙謹。凡遇毀謗之來。卽反躬自責。若無地自容。嘗曰。一人以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恃。付之不較。非惟養量。亦以免禍。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一嗚呼。如妻公者。可謂受辱不怨者矣。

受辱不較

(二)

桐城何文瑞任禮部侍郎時。偶寓古道庵內。一日赴酌。張燈步歸。遇醉漢直撞而來。口中罵詈且吟。曰。一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一踢其燈籠而去。公約其僕從。不許呼喝。明早其父攜子跪門。持杖請罪。公曰。一我昨未出庵門。一竟不問。後拜相。

受辱不較

(三)

淮陰富強爲人寬和。元旦日。有小人酗酒。踞門辱罵。富閉門不理。

模範人生觀

受辱不較二 受辱不較三

三十二

立志篇

受辱不較四 受辱不較五

鄰右俱爲不平。富曰。一當此佳節。誰不飲酒。醉後發狂。人之恆情。若與之較量。何小耶。一是夕。夢神語曰。一茲於天臘之辰。汝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上帝嘉汝矣。酗酒小人。不久凶死。一後果然。

受辱不較

(四)

恭伯順賦性純篤。未嘗當面折人。雖無可否。而涇渭自了於胸。有同官馬某。怨其外已。飲衛使沉醉。諷軍伺其出而辱之。左右告以故。公色不爲動。軍果隔池肆罵。公伴不知。扳佩刀砍其案。公亦無與。至明早酒醒。惶恐。因事詣公。白其誤爲人醉遣。謝過。公曰。一爾自醉故錯耳。實未嘗過我也。一後典軍政司。坦然如故。無宿憾焉。

受辱不較

(五)

清太倉詞林王憲尹康熙壬子秋。甫登賢書。夜從遠道歸。將近里

門忽有酤酒無賴。遇之於道。執而問曰：「爾是何人？」持刀欲砍之。王斂容曰：「吾是王某。即新科中式者。」其人曰：「吾正欲殺新科王某耳。」一犯之益力。賴鄰里狂奔扶救。得脫歸至家。不與家中言其事。明日無賴酒醒。惶恐懼罪。以爲必聞之官。將實於法。急同鄰里數人踵門請罪。先生閉戶。卻之以爲吾昨夜並無其事。此輩不知所出。惘然而退。〔按〕有德者必能有容。以其涵養之粹也。有福者始能有忍。以其度量之宏也。夫以少年得意之人。猝遇暴逆於暮夜。欲歸之際。不惟不與之校。并不露於家庭之內。是非特見惡人而遠避。且并忘遠避之見矣。

糞衣不較

顧履方爲崑山相國文康公長子。謙和折節。一日盛服拜客。有鄉

模範人生觀

糞衣不較

三十三

器量篇

侵址不較——毀樓讓人

人擔糞斷索。汚其衣。家人怒罵。履方曰：「彼已驚矣。豈可再嚇。一徑反更衣而往。忠厚如此。故子孫貴盛。」

侵址不較 (一)

楊翥德冠一時。鄰家構舍。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兩日少晴。日多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侵址不較 (二)

舒芬爲翰林時。家書來有以鄰侵其牆告者。公批書覆之曰：「千里書來只爲牆。讓他幾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毀樓讓人

長史李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內室。其人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樓。

錯認不較 (一)

漢卓茂恬蕩樂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爭。初辟丞相府。嘗出有人認其馬。茂問其亡馬幾何時。曰：「月餘。」茂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錯認不較 (二)

漢劉寬量大。有失牛者。就寬車認之。寬下駕步歸。有頃失牛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一隨所請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

模範人生觀

錯認不較——錯認不較二

三十四

器量篇

錯認不較三——五

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一里州服其不校。

錯認不較 (三)

晉王延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授之。無吝色。其人後知妄認。送犢還叩頭謝罪。延仍與之。

錯認不較 (四)

晉朱沖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于林下。大漸以犢還沖。沖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不復爲暴。

錯認不較 (五)

元蕭邨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邨拾之。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邨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暮行遇盜。欲加害。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

冒認不較

吳鍾離牧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認之牧曰一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之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力救之民乃獲免遂春稻米得六十斛還牧牧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由是得名

失竊不認

羅循性寬厚多陰德嘗寓京師失一衣爲朋輩竊去同寓一生物色得之扯羅往觀比至舉衣示曰「此非君物耶」羅曰「物偶相似非我物也」亟趨出語生曰「我失衣無大損彼得惡名尙可爲士乎」其寬厚如此後登進士官副使

犯而不較

模範人生觀 冒認不較 失竊不認 犯而不較 三十五

器量篇 以德報怨一 以德報怨二

隋李士謙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一遵令放之隋書隱逸傳

以德報怨

(一)

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畝且灌稀瓜惡楚令乃夜往搔梁瓜瓜皆焦死梁亭欲往報搔其瓜宋就不可令人竊爲楚人夜灌其瓜瓜日美楚亭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乃謝以幣而請交于梁

以德報怨

(二)

金誠廣州右衛軍也讀書社學指揮使張最無賴詰之曰「軍餘

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薙（池上聲荃草也）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誠讀期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拘其父

窘辱之行賄乃免永樂丁酉誠領解即聯捷授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望見誠殼棘甚一步九頓誠笑迎之爲言於堂官釋其罪張謁謝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後子亦登第

代償失物

(一)

漢陳重嘗在郎署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袴去主疑重重不自申說市袴償之後歸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代償失物

(二)

漢直不疑爲郎其同舍有人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告歸者回來而歸金亡金者大慚以此稱長者

模範人生觀 代償失物一 代償失物二 三十六

器量篇 代償失物三 久忍量寬

代償失物

(三)

明文徵明宿一貴家主人未出臥帳中以待適一友至徘徊四顧見案上金杯急袖以出公固熟識之主人出公迎謂曰「吾今日爲一急用適見案上金杯欲借以相抵不及待已遣僕持去矣奈何」主人唯唯公又曰「汝銖兩幾何價值幾何異日倘不可復得當以銀償」主人又唯唯公歸即鬻田以償終不言其故公高壽享大名孫震孟爲狀元宰相

久忍量寬

夏忠靖公量極寬人問曰「量可學乎」公曰「一可吾少時遇人犯我未嘗不怒始忍於色再忍於心習慣自然遂無忿爭何嘗不從學問來乎」潘仲謀曰人偏隘我受之以寬容人陰險我受之

以含默。猶炎熱中。投之以清涼散。過後大爽。

但學吃虧

林退齋尚書臨終。子孫跪請曰。一大人何以訓兒輩。一公曰。一無他言。汝輩但要學喫虧。一從古英雄。只爲不喫虧。害了許多事。從古英雄。只爲能喫虧。成了許多事。如韓信受辱跨下。後乃築壇拜將。淮陰少年。皆隸麾下。由此觀之。安知受辱之人。異日不騰達而辱人之人。異日不反受人辱乎。好勝者。其思之。

一忍一不忍

藩臺徐公渭伯泊舟瓜步。爲醉漢所辱。公令移船。他泊。後兵憲杜公舟次其處。亦爲醉漢所逐。兵憲說拳。羣擊醉漢。無完膚。後乃知其爲楚府郡王也。疏上。杜公落職。此忍不忍之攸分也。

模範人生觀

但學吃虧 一忍一不忍

三十七

器量篇

不忍讓禍 百忍歌

不忍釀禍

會稽毛某性氣暴戾。人多畏之。一日早晨買菜。反覆較量。一言不合。卽揮拳毆之。賣菜者氣忿。是夜遂縊死于毛之門。首報官相驗。家產立破。仍問徒三年。

百忍歌

周初平先生著

忍之爲德。其至矣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懲忿窒慾。忍之方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卽忍之旨。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云。齒剛則折。舌柔常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鬪必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爲上。是故不爲己甚。聖而忍也。犯而不校。賢而忍也。不報無道。強而忍也。慮以下人。達

而忍也。仁者其言也。訥言可不忍乎。動心忍性。益所不能。性可不忍乎。美里陳蔡。忍不可忍之患。難簞食鷄衣。忍不可忍之困窮。其守已也。忍饑於嗟來。忍渴於盜泉。其篤學也。忍痛於刺股。忍寒於立雪。夷齊餓首陽。爲義而忍。薛包勤灑掃。爲孝而忍。寇恂屈賈役。爲忠而忍。子卿甘嚙雪。爲節而忍。險阻歷國。文公忍而霸。晉臥薪嘗胆。勾踐忍而沼吳。屈體鴻門。沛公忍而覺項。潛泣枕畔。光武忍而興劉。子房忍圯上。王孫忍胯下。夷吾忍檻車。師德忍唾面。劉寬忍汚袍。王旦忍墨飯。終身讓路。朱仁軌之忍也。遜謝叩馬。李文靖之忍也。大耐官職。向敏中之忍也。汚卷自陳。夏原吉之忍也。折節受侮。公瑾能忍。讓溫克不忘。康成能忍。度屈已抗禮。鄭公能忍。貴六院同庖。君良能忍。義無地起樓臺。萊公能忍。儉若夫忍嫌於乘

模範人生觀

百忍歌

三十八

器量篇

百忍歌

燭。忍捷於圍碁。忍功於大樹。忍主於道梨。忍愬於射牛。忍屈夷門而救趙。忍恥飯牛而相齊。忍乞吳門而覆楚。忍事女主而返周。忍之爲用。其大矣哉。明此忍則客纓可絕。明此忍則帝足可躡。明此忍則菹蛙可吞。明此忍則寶盤可碎。明此忍則巾幘可不恥。明此忍則袖釧可不問。故我舌尚存。毆亦忍。伴死棄廁。辱亦忍。不欲知名。毀亦忍。驢而署名。侮亦忍。償同舍金。誣亦忍。認馬不爭。妄亦忍。髡鉗自貶。怒亦忍。梁上君子。盜亦忍。孟德憐才。則忍陳琳之檄。狄青克已。則忍劉易之詬。袁盎恕吏。則忍侍兒之私。馬翁恤婢。則忍斃兒之誤。跪而結轡。釋之忍下賢也。失印自如。晉公忍變故也。繫獄讀書。楊溥忍縲洩也。遇刺不驚。魏女忍授命也。不究竊器。齊賢以忍容人也。不認原金。知常以忍全交也。先嫁令女。鍾離瑾以忍

恤孤也。焚券擇配。寶禹鈞以忍有過也。人情最難忍者色與財。若斬翁之踰垣避女。馮商之還妾贈金。曹鼎之書名自戒。羅倫之拒女奔樓。是能忍乎色者。林積之約主還珠。高翁之捐金完配。朱軾之代完青苗。舒翁之館貨救婦。是能忍乎財者。由是觀之。自帝生以至卿相。自豪傑以至聖賢。未有不得力於忍者也。是以君子忍人所不能忍。人所不堪忍。人所萬難處之忍。如冰之忍凍而益堅。如金之忍鍊而益精。如松之忍寒而益勁。忍之爲德至矣。庸夫不明此忍。則爲暴戾。爲橫逆。爲作亂。莫大之禍。皆始於不忍。可不戒歟。噫。張公藝所以有百忍之規。余因以自警。爲之廣其旨云。

寬下得心

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醉引王美人衣者。美人乃絕其纓以

模範人生觀 寬下得心 三十九

告王。王曰：「使人酒醉。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傳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也。」羣臣乃皆絕纓盡歡而去。後王與晉戰。見一人在陣中力戰以退晉師。問之。乃昔絕纓者。

待婢寬恕

馬封翁年踰四十。止生一子。眉目如繪。夫婦愛若珍寶。婢偶抱出門外。失手墜地。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命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夫人驚痛幾絕。索婢撻之。不得。乃撞倒封翁幾次。翁並不怨其婢。婢歸母家。日夜叩首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夫人即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森後官至戶部尚書。夫奴婢犯罪之大者。孰有如死其子。此事尙可恕。又何事不可寬乎。封翁滿腔仁慈。見於行事。其

受封宜哉。明珠既損。豈能圓。縱撻婢傷亦枉然。畢竟仁人當食報。麟兒再降賴翁賢。

污服不責

漢劉寬量大。夫人欲試之一日。早起盛服入朝。夫人命一婢持油湯一碗。近公故跌。以湯汚其朝服。公神色不動。問婢曰：「羹湯汝手乎。」一入內換服。夫人笑曰：「一言相公量大。妾故試之。果然矣。」

恤竊予金

潘世恩先世某。居鄉有盛德。凡扶危濟困。矜孤恤寡。與一切有利於民物者。莫不至誠惻怛爲之。除夜有偷兒燭之。乃鄰家子云：「一好賭家。盡落負債累累。今夕索債甚亟。無奈行竊。願乞饒命。」問

模範人生觀 污服不責 恤竊予金 四十

所須若干。曰：「須十金。」翁曰：「何不早告。」命之坐。出二十金與之。曰：「以半作小經紀。但願汝戒賭。勉爲安分良民。我誓不以今夜之事告人也。」其人泣謝去。後十餘年。翁入山卜得一吉地。就村店沽飲。見店主乃鄰家子也。因得金。感化改行。來此營業。娶妻生子。見翁感泣拜謝。款敘之下。詢所卜吉地。乃彼所買之地。再四懇謝於公。因厚償其值。地師無不以爲鼎元地也。葬後世恩兩伯父先後成進士。翰林中書從兄世璜探花。世恩狀元宰相。

恤竊予絹

明成化中一老生累試不捷。孤燈獨坐。悶歎無聊。忽有盜踰垣入室。生見之。謂曰：「冒雨夜來。辛苦料汝必不得已也。」盜實告曰：「我非盜。郵卒也。因輸欠懼軍令。不敢歸。故求援耳。」生曰：「吾

有二。絹予汝。明日且爲汝請於軍校。一盜拜謝而去。越三年。生赴舉。夢一卒曰。『某受絹卒也。欲報恩無由而死。今秀才中矣。』是科果捷。又夢卒曰。『君爲益州官。有索命者。我當衛之。』後果選益山道逢賊。欲殺生。恍惚間。見有軍士救免。

恤竊子飾

麻城劉仲輔爲莊襄公璣父。自少仁恕。與夫人董母。初婚之夕。家尙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者。曰。『汝耶。想以貧故至此。』一卽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公囑曰。『汝今改行爲善。我終不言。』後夫人常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其不言矣。』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甚哀。人始疑爲昔偷兒。而時已有善行矣。公與董夫人俱以子貴享高壽。曾元俱登甲第。

機範人生觀

恤竊子飾

四十一

器量篇

觀竊不問——三

觀竊不問 (一)

張文定爲江南轉運時。嘗有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自簾下熟視不問。後公爲相。廝役多列班行。此奴乘間以請。公曰。『我不言。爾乃怨我。爾憶盜銀器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志在激濁揚清。敢以匪行者薦耶。』念汝事吾久。賜錢三百千。任擇所往。一奴震駭拜泣而去。

觀竊不問 (二)

後漢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見偷禾者。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

觀竊不問 (三)

桑虞仁孝。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有

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垣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致傷使奴。開道及偷出。見道通知。虞除之。送瓜請罪。虞歡然。盡以瓜與之。嘗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虞便解衣償之。

觀竊不問 (四)

馮商延一堪輿家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遙望見祖塋。有賊踞樹巔。盜砍大樹。倘吾輩往前。恐被驚跌。至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心如此。牛眠鹿臥。不足道也。』一後子京舉三元入相。

觀竊不問 (五)

南史沈道虔有竊其園菜者。虔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又有拔其屋後荀者。令人買大荀送之。曰。『欲屋後竹成林耳。』一盜者慚不

機範人生觀

觀竊不問四 觀竊不問五

四十二

器量篇

盜竟感悔 盜皆慚歎 感盜還財

取使置其門內而還

盜竟感悔

後漢姜肱衣被盜掠去。至郡。見肱無衣。問其故。肱托以他詞。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盜皆慚歎

後漢趙咨辭官耕農。養母。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乃先至門迎。請設食。曰。『老母年八十。疾病須養。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請。』一盜皆慚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一言畢奔去。

感盜還財

陳白沙嘗舟行遇盜。盡劫財物。白沙居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獻章。』盜訝曰。『小人無知。』

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即公友也。忍取其財乎。一悉還而去。

感賊還衣

北魏房景遠好施與。歲凶。于通衢食餓者。存濟甚衆。劉郁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曰。『房景遠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其粥而活。何忍殺其親。』遂還其衣服。

感竊改善 (一)

漢太邱長陳實。在鄉里。平心率物。里中有爭訟者。必來就正。曉諭曲直。退無怨言。且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嘗有盜夜止標上。實起。秉燭集子弟訓之曰。『一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于此。標上君子。是己。一盜大驚。投地請罪。實徐曉之。遺絹二疋。令其自改。自此化及一縣。年八十四卒。生

模範人生觀 感賊還衣 感竊改善一 四十三

器量類 感竊改善二 令人感悔

二子俱賢德。長元方。次季方。有難兄難弟之稱。子孫世多顯宦。

感竊改善 (二)

漢王烈字彥方。器識過人。善于勸化。里中有盜牛者。被執。曰。『一刑罰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之。』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疋。勸其爲善。後有老者遺劍于路。一人見而守之。老者尋至。還之。因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

令人感悔

海門崔鑛。以稅銀五百付鎔工。工欺其無證。負之。鑛變產以償稅。王端毅爲守。廉得其實。使鑛訟工。對曰。『鑛家已破。訟之。是又破一家也。』工聞而感悔。舉前金還之。鑛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

不念舊惡

熊朝弼與秦國輔同官吏部。熊爲文選司。秦爲驗封司。兩人交情甚密。時屆大選。尙書問已銓者若干名。待銓者若干名。熊全然莫應。秦代爲登答。一一詳明。尙書甚喜。大加誇獎。熊心懷嫉忌。從此事事與秦爲仇。雖同盤飲食。同案辦事。不啻敵國。居家每憶前事。常撲案大怒。其子諫曰。『同官如弟兄。些小過失。可以相忘。』熊曰。『彼於堂尊前辱我。何曾撻諸市朝。此怨安得不念。』子不敢再諫。越歲餘。熊轉刑科給事。秦轉侍講。時當秋爽。退朝無事。諸翰林相約至酒園。演長生殿戲文。忘係忌辰。被熊訪知。曰。『二載之怨。可藉此洩矣。』卽上疏糾劾。指秦爲罪魁。奉旨。秦革職。餘降調。秦有去官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熊

模範人生觀 不念舊惡 四十四

器量類 不學不是 不許人私

一日上殿。奏事。舊怨未平。語侵前尙書。上惡其詆毀大臣。降旨切責。尙書查出熊掌文選時。營私數事。臚列奏聞。上卽着部究擬具奏。熊百計央當道。向尙書求情。尙書曰。『吾非記小怨者。但渠欲我忘情。渠何不忘情於秦國輔耶。』一竟議革職。卽日驅出都門。適秦原官起復進京。途中相遇。秦不提前事。握手敘舊。厚贈盤費。熊謂其子曰。『當初不聽汝言。致貽今日之愧。悔無及矣。』

不學不是

宋王旦在中書。寇準在密院。中書印偶倒用。寇公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印亦倒用。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王公曰。『汝以前日密院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不可學他。』

不許人私

蘇頌在杭州。人有以私事囑公者。其人後居言官。懷怒詆公。或勸其上。昔日書公曰。一託人之私。吾豈爲之。一終不爲發露。

不肯害人 (一)

趙方崖祖次山公。嘗家居。一販夫以贗銀三兩易穀去。越數日。公以數銖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售。方知其贗。亟命訪鬻豕者。以真金如數償之。并索僞者投之江。曰。一勿留以誤他人。一鬻豕者來謝。公曰。一吾方懼汝之憾我也。又何謝。一公享年八十餘。及見方崖舉進士官御史。累封贈至二品。

不肯害人 (二)

陳堯佐有惡馬不可騎。一日入廐不見馬。問之。則已售之矣。公曰。一是移禍於人也。一亟令還價取馬。

模範人生觀

不肯害人一 不肯害人二

四十五

事師篇

立雪程門 執禮惟謹

事師篇

(一) 善例

立雪程門

宋游酢揚時師事程頤于洛。一日。二子侍側。先生瞑目。二子不敢去。及出門外。雪深三尺。

執禮惟謹

山陰唐彬初從會稽章瑄學。嘗令課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也。作色令改。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一是一子可教矣。一徐取稿點綴數字。曰。一子文已佳。一未幾與瑄同登第。彬至御史歸。瑄猶未受官。彬執弟子禮惟謹。

救師危難 (一)

明正統間。祭酒李時勉忤王振被囚。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謁。銀臺。銀臺懼之以法。石曰。一死生以義。何懼之有。一疏入。蒙詔並釋。此直救之危難。敢慢之平居耶。

救師危難 (二)

喻南強從陳亮遊。時當事欲排善類。指亮爲奸。非法煨煉。門人畏不敢救。南強義形於色。謂先生無辜蒙罪。吾曹爲弟子。宜激昂慷慨以赴之。而乃匿影收聲。爲自完計。非士類也。乃走東甌。見葉適極言亮冤狀。適曰。一子真義士也。一卽秉燭作書付之。遂持書徒步走越。覆諸臺官。訟言不忌。卒白亮冤。

爲師伸冤

模範人生觀

救師危難一 一爲師伸冤

四十六

事師篇

獨不畏禍 敬之沒後一

後漢鄭宏師同郡焦贛。楚王英案。贛引累被捕。途中病亡。妻子繫詔獄。諸生故人皆變姓名以逃禍。弘獨髡頭負鉢詣闕上章。爲贛訟冤。顯宗卽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由是顯名。

獨不畏禍

後漢廉范受業于薛漢。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收歛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責。范曰。一臣愚慙以爲漢等已誅。不勝師生之情。一帝貴之。由是顯。

敬之沒後 (一)

宋彭汝礪少師倪天隱。及官保傅。卽迎天隱於齋閣。猶執弟子禮甚恭。天隱死。母猶未葬。明年妻亦死。公爲葬其三喪。嫁其女於同年進士宋渙。此直敬之沒後。忍慢之生前耶。

敬之沒後 (二)

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俞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同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後。」疾革。趨舟歸潤之。舟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橋李。潤之奉尸殮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爲觀光來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殮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之寢。」又曰：「一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我殮之。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勿爲也。」

敬之沒後 (三)

陳希亮少從鄉人朱輔學。後亮登第歸。而輔已死。母子因甚亮感師恩。以百金贈之。又以女妻其子。而贈師母終身。一夕忽夢輔謝。

模範人生觀

敬之沒後二 敬之沒後三

四十七

事 師 篇

捲書徑去 侮慢師長一

曰：「我妻子兼受厚恩。無以爲報。惟在陰司祝汝耳。」後亮官至三品。子孫科第不絕。

(二) 惡例

捲書徑去

錢塘都姓者。資頗敏。受業張某之門。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輩爲生。我若歸。彼又闕脯修數金矣。」捲書徑去。明日翻卷不識一字。後竟死於非命。

侮慢師長 (一)

新安汪道會。天姿穎異。過目成誦。八歲卽能文。但自恃其才。侮慢師長。一日呵欠口中忽跳出一物。形如人指。汪曰：「汝本狀元。因

侮慢師長。上帝已削去吾名。亦不隨汝矣。」言訖不見。次日翻卷不識一字。窮餓終身。

侮慢師長 (二)

江右老儒魏選昌。以授徒爲業。有故人子富新者。年十二。家貧。母寡。無力讀書。選昌見其聰慧。憐而教之。與諸生同肄業。不但不取脩脯。且歲時伏臘。每有周濟。新年十七入泮。卽有傲容。選昌以子弟畜之。不介意。二十登賢書。乘軒拜客。過選昌門。不一顧。有本處某紳生辰。衆賓畢集。紳以新係科目。遜之首席。選昌居末座。新伴爲不知談笑。自若。若無人。選昌萬不能耐。責之曰：「爾何慢師至此。」新笑曰：「昔爲師徒。今分貴賤矣。老翁當怪自不長進。毋過求虛文也。」衆賓惡其太狂。拉選昌各散出。選昌氣鬱成病。靜

模範人生觀

侮慢師長二

四十八

事 師 篇

侮弄師長一

念雖新負義無禮。而其所怪自不長進之語。未嘗不是。病起發憤勤學。是科中式。年六十八矣。時新已成進士。任平樂知縣。選昌會試聯捷。適倭寇作亂。騷擾廣浙。天子策士。問平倭之略。選昌條對詳明。欽點探花。授御史。巡視廣東。平樂正其所屬。新以貪酷被彈繫獄。應由御史衙門定案。庭訊時。惟伏地叩首。一字不敢辨。選昌不記前事。仍爲之平反。僅得去官。後選昌陞禮部尙書。年八十告休。御製詩章褒美。誕日冠蓋盈庭。新亦與席。執弟子之禮甚恭。有先時在某紳家曾聽新狂言者。抗聲曰：「昔爲師徒。今分貴賤矣。尊官何必過禮。」新汗流滿面。逃席去。終身不齒於人。

侮弄師長 (一)

常州淨因寺有僧大省。性頑劣。師智圓屢訓誨之。因懷恨在心。侮

弄其師無所不至。智圓好潔。床席間時加拂拭。大省乘其熟睡。以糞汁塗其鼻。智圓醒聞有臭氣。四處展抹。良久方知。臭在鼻端。又寺廟邊有枯樹一枝。智圓常以手扶樹大解。大省從根鋸斷。覆以沙土。智圓不知。仍用手扶。墮入廁中。幾傷性命。後知是大省所為。欲痛責之。大省向佛發誓曰。「此事若我為之。死後落餓鬼道。永入阿鼻。」又於夜間。裝惡像以唬其師。知圓無奈。另遷別寺。大省乃得舒暢。暗賣院田。圖作還俗計。其徒恆心尤狡猾。知大省素慕周姓之妻。乃與周計曰。「吾師現有賣田銀二百兩。若設美人局誘之。可探囊得也。」周應允。故令其妻。見大省以眉目送情。且挑之曰。「屢欲邀師到寒舍便齋。奈拙夫時刻相守。若得伊出門。則願可遂矣。」大省不知是計。遂落套中。見周曰。「君何不出外生

模範人生觀

侮弄師長一

四十九

事師篇

侮弄師長一

理。株守奚為。周答以無本。大省借銀十兩。周即束裝登程。妻設茶菓邀大省。見面即欲無禮。妻以計脫。忽聞叩門甚急。是夫聲音。妻故作慌忙。藏大省於櫥。加以鎖。夫人曰。「適間之銀。被債主索去。無奈只得歸家。」至次日午後。大省腹餒欲死。聽其徒來周家問曰。「爾見吾師否。昨日早間出門。至今猶不見回。未知何適矣。」周命妻至廚房煮茶。自出外買菓。大省於櫥縫中。望見恆心。呼至前。囑令設法速救。須臾周回。恆心欲買其櫥。周曰。「櫥內有怪。須銀二百兩方賣。若無此價。則放火連怪燒死。」恆心如數交銀。暗中平分。將櫥抬去。大省饑已兩日。又受無限驚嚇。出櫥即昏暈。點水不下。是夜隕命。應餓鬼之誓。恆心得銀嫖妓。被官查拏。斃諸杖下。

侮弄師長 (二)

杭州生員鄒達。自恃聰明。受業塾師。輒以古字微文問師。不能答。即去之。凡事數師。皆謂師莫已。若年四十不第。日放蕩於西湖山水間。不復以舉業為事。友諍之。鄒曰。「吾不屑科第耳。」遂以諸生終其身。

同學篇

(一) 善例

厚待同學

陸參政孟昭居家。一日送客出門。見一乞人。乃少時同窗友也。因執其手曰。「子何一貧至此乎。」即延之入室沐浴更衣。與同飲。

模範人生觀

侮弄師長二 厚待同學

五十

同學篇

互為僕從 師事同學

食者十餘日。友愧求去。公送至一室。謂曰。「為君置此器用。皆備。」又贈米十餘石。銀二十兩。曰。「聊以為生。勿浪費也。」噫。他人有陸公之勢。則視故交如糞土矣。如此厚道者。誰哉。

互為僕從

韓億靈壽人。少與李若谷同學。又同赴試。共一被。一氈。每出謁。互為僕從。李先登第。授榆社縣簿。將之官。李自為其妻控騾。韓從後為負一籠。既至界。惟餘錢八百。各分四百。一哭而別。明年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韓七子。維絳縝等皆貴顯。

師事同學

宋潘叔度與呂伯恭同年進士。潘年長。自視其學。非伯恭。即執弟子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朱子稱之。

衛同學妻

明鎮海汪一清嘉靖辛酉廣東張連作亂汪以諸生爲所獲已而賊執一婦至汪視之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給賊曰「此吾妹也請無污之以待贖否則吾與妹碎首於此若曹何利焉」一賊因置之空室中己匝月始贖去汪後仕至九列

教同學子

錢塘張召生與蕭山潘驚秋同窗砥礪相得甚歡一日潘病篤惟一子兆桂寄託無人長歎久之亟請召生語以故張首肯迨潘卒張悉代理家務喪葬畢即率潘子歸家教養與已子無二兆桂苦讀成進士事張如父焉

侍同學疾

模範人生觀 衛同學妻 教同學子 侍同學疾 五十一

同 學 篇 妒忌同學

明成化間吳獻臣平生篤友誼在太學兄事羅紀紀病痢會其僕死公爲煮粥負之如廁一晝夜十數往及瘞紀語人曰「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也四十年後生我者獻臣也」後同登進士官至工部尙書

(二) 惡例

妒忌同學 (一)

龐涓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仕魏自以才能不及臏乃召至臏以官尋則其足使成廢人臏伴狂得免死齊使者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爲軍師時龐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臏計疾走大梁攻魏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於

馬陵萬弩俱發龐涓乃自刎

妒忌同學 (二)

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之才不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書每恨不獲見非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將用之李斯懼其奪寵譖之下獄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乃死識者以爲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云

妒忌同學 (三)

郭尙書贊初作賦有名同學李勉忌之飛布謗語後贊竟登第及再知貢舉勉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甚愧悔

妒忌同學 (四)

清乾道間劉生與徐生同結省課約在棘闈中交卷時互相檢察

模範人生觀 妒忌同學二 五十二

交 友 篇 不負友托一 不負友托二

劉見徐文字勝已乃伴擠人叢中墮卷於地給徐曰「子卷已失矣奈何」徐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諸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因收置耳」是科徐中式劉終身不第

(六) 交友篇

不負友托 (一)

漢朱暉宛人也同縣張堪於大學中見暉甚重之堪一日謂暉曰「欲以妻子相托」暉逡巡不敢對及堪亡妻子貧困暉周視厚贍之子怪問曰「大人與亡父無深交何乃如此」暉曰「一尊翁嘗有知己之言暉心許也」

不負友托 (二)

京山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以千金付德。囑曰：「我子必敗吾家。俟其窮極。飢寒將死。然後酌濟之。」一越數年。其子果敗盡家業。困窮至極。德呼至。詰之曰：「爾家原富。何如此？」其子羞慙無言。德曰：「我欲惠汝。恐仍浪費。奈何？」其人指天爲誓。立改前非。德先少與之。幾次窺察。果然改過。乃盡以千金與之。並言其故。其子感泣。果改邪歸正。後德之子仲達官至尙書。

爲友存孤 (一)

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韓魏公視之。如己子。既長。奏聞於上。朴有過。乃掛師魯遺像。哭之。朴改而後已。

爲友存孤 (二)

明馬世奇與王德輝爲友。王爲仇家所誣死。子甫周歲。焚燒無依。

模範人生觀 爲友存孤一 爲友存孤二 五十三

交友篇 爲友存孤三

馬。殫力維持。二十載。夢神告曰：「汝本不應貴。以有撫幼功。當令魁多士。」明年果狀元。王子亦得預選。

爲友存孤 (三)

趙化林與同會友劉景相善。一日景病危。延林至臥榻。泣曰：「我妻年少。聽其改嫁。但子三歲。女十歲。今託與兄照管。」林曰：「吾舌耕不能自顧。恐負所託。如同會中某某家。俱富。何不託之？」景曰：「富漢不知窮漢苦。何肯爲人存孤？惟窮人多仗義。故相託耳。」林歎曰：「爲此等事。在富家人原少。吾實窮。勉爲之而已。」後景死。林以嫂事其妻。勸其守節。將所得束修。頻頻幫助。擇一佳壻嫁其女。又盡心教其子。未冠入泮。爲一夕夢神曰：「汝爲友存孤。可謂至難。世人難得者科名。今錫汝子矣。」林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養友家屬 (一)

尙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遽困。霖請所託。尉託之以老母少女及卒。霖剖俸送其母。并函骨歸河東。且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拜泣曰：「公命無子。鑄感恩力。請於上帝。今爲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每遇灘險。必見尉隱約立岸上。如指呼狀。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寸合貯米。送爲糜粥之需。呼之曰：「合一。一名之曰：『穎一』及長。深仁篤好。官至大理寺卿。」

養友家屬 (二)

程有才皖發邑人。與同鄉諸生胡士佳友善。士佳歿。無子。妻窮老。

模範人生觀 養友家屬一 養友家屬二 五十四

交友篇 爲友携妾

伶仃。不能給朝夕。有才每年分粟助之。九年不倦。曰：「恐負我友也。」一後有才享壽九十餘歲。無疾而終。

爲友携妾

秦君昭遊京師。其友鄧某昇一小鬟至。乃殊色也。令前拜秦。因指謂曰：「此吾爲某主事所買妾。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強從之。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納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婦處。持書謁主事。主事問曰：「一足下挈家眷來耶？」曰：「未也。」主事意不懌。隨以小車取鬢歸。逾三日來謝曰：「一足下長者也。昨已作報。鄧君使知足下。果能不負託矣。」一相與痛飲盡歡而別。秦是年登第。子孫顯宦不絕。

急友危難 (一)

周宣王時有臣杜伯非其罪王欲殺之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王怒儒曰臣甯明王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急友危難 (二)

漢荀巨伯探一友適友病值賊兵攻城本家人皆逃避荀不忍去及賊至問曰一大兵至一城盡空爾何人敢獨留於此荀曰一不幸友病不忍棄之願與同死一賊慕其義反護持焉

急友危難 (三)

後漢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舉劾范知事譴難解乃托病去范至洛陽變姓名爲獄卒范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曰一卿何似我功曹耶一范止之曰一君謫亂耶

模範人生觀

急友危難一——三

五十五

交友篇

急友危難四 急友危難五

一融釋出困病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遂葬至南陽畢迺去

急友危難 (四)

唐中丞李夷簡彈楊憑貪污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一君送楊臨賀誠厚矣毋乃爲累乎一對曰一晦自布衣蒙楊公嘉獎今日遠謫豈得不別一德輿其嘆服之後數日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曰一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一

急友危難 (五)

明楊椒山劾嚴嵩被冤下獄諸官皆畏嚴不通來往惟徐子與時常具酒食相對泣下楊曰一君勿頻來恐被連累一徐曰一所貴爲友者正在此時吾已置此官於度外兄毋慮焉一

急友危難 (六)

江文輝往省科試有友馮某途中溺水死諸同伴以試期甚迫皆棄之去江一人獨留爲之撈屍殯葬事畢乃去及至省試期已罷人笑其迂江自若也次科連捷

舍生全友

春秋時羊角哀左伯道聞楚王賢往事之道遇雨雪計不能俱全乃併衣糧於角自入空柳中死人稱爲死友

舍名全義

唐白敏中在長慶間王啓再主文柄意欲以第一人處之嫌其與賀拔甚爲友因密令親知述意俾與甚絕既而甚造敏中辭以他適敏中躍出曰一一第何榮至輕負至交一具以實告相與歡醉

模範人生觀

急友危難六 舍生全友 舍名全義 五十六

交友篇

忍飢濟友 代友遠使

或語啓啓曰一吾比得敏中今當更取甚矣一遂取甚第一敏中第三

忍飢濟友

楊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適歲饑貧難自給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適一友人絕糧欲分其半與之妻曰一如明日何一樂吾曰一吾等是明日死彼乃以今日死一遂分贈之齊人饑乏之急者鑒此

代友遠使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參軍鄭崇質當使絕域母年老且病仁傑曰一寡母在家豈可使有萬里之憂一詣長史蘭仁基謀代行仁基高其誼遂不遣時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一狄公

爲朋友如此。吾輩可不愧死乎。遂相歎好。

交締刎頸

廉頗與藺相如同事趙。藺位居頗上。頗怒欲辱之。藺每引避人。皆恥之。藺曰：「秦不敢加兵於趙。以吾二人在也。吾所爲先國家後私仇也。」頗聞之。肉祖負荆請罪。卒爲刎頸交。

義如膠漆

漢雷義舉茂才。欲讓陳重。刺史不許。義遂伴狂披髮。走不應命。後舉孝廉。同拜尙書郎。人語曰：「膠漆自爲堅。不如雷與陳。」

始終盡誼

元程思廉與人交。有始終。或有疾病死喪。問遺囑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待宗族尤盡恩義。好薦達。

模範人生觀

交締刎頸 義如膠漆 始終盡誼 五十七

交友篇

麥舟付友 優館讓友

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則人不復敢爲善矣。」

麥舟付友

范文正公遣子堯夫歸蘇。取麥五百斛。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言三喪未舉。堯夫盡以麥舟付之。既歸。文正曰：「曾見故人否。」堯夫以曼卿三喪對。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已付之矣。」

優館讓友

慈谿二友相善。同往吳江覓館。甲得修儀九兩。乙得修儀六兩。乙言兄止尊嫂。九金有餘。弟則上有父母。六金不足。甲俛思曰：「然一力以己館讓乙。而自赴小館。後偶於床下拾一殘書。尾有抄外。」

科秘方幾個。甲識之。至冬還家。路見盛僕幾人。倉皇尋醫云：「主人山東布政。將赴任。忽患背瘡。痛楚欲絕。」甲念前方正合此症。

隨往治之。而愈。布政謝以百金。又薦之入汴。

持金葬友

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爲請。詰以所需若干。子歷歷具陳。岑曰：「且留限二月。」密使人持金往辦之。往返還報。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可以歸。」岑語人曰：「此子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爲重。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爲友恤家

唐許棠久困名場。十年不得歸故鄉。音問杳然。值馬戴佐六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旬日。惟詩酒而已。許未嘗有所請。

模範人生觀

持金葬友 爲友恤家 五十八

交友篇

罄囊與友

戴未嘗問所欲。忽一日大會賓客。命使者以棠妻子平安家信授之。棠驚愕莫知所自。來啓緘視之。乃是戴潛遺一价以三百金恤其家矣。棠不覺泣拜。此濟人窮途之急者。

罄囊與友

李宜誠江西臨川人。少時極貧困。嘗除夕避債族人家。值其家爲獻歲之供。就其歲盆溫火。爲奴輩所斥。負氣出。以一袱一傘謀食於粵西。稍得贏餘。而素性任俠。隨手輒罄其所有。後隨客輾轉至交趾市肉桂。歸售於兩粵間。往返數四。得八千金而歸。途過太平郡。丞某素所善也。見其顏色慘沮。詰之。泫然曰：「我權某縣時。因公挪移庫項八千金。今爲新任所揭。被檄至省。行將參革。監追身家性命。均恐不能保耳。」翁曰：「吾所携囊中金。適符此數。君可。」

將去無戚戚也。一承曰：「君半生辛苦始得此，則素手而歸，我何以安？」一賣誠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將有不忍言者矣。」竟委金於丞，疾馳而去。丞得金，事遂解。賣誠歸，乃改爲猗頓之術。不數年，富甲一郡。其長孫春湖先生，早歲成進士，以翰林出身，官至侍郎，嘗典試閩中，督學浙江。

解銀贈友

海甯王西銘貧困時，除夕缺薪水，向本家告貸不可得。又直大雪，妻孥共臥土炕，閉門待斃。有老友鄒兼三適過其門，見其家燈火全無，聲息俱寂，呼出問之。大生憐憫，身邊有銀一兩，解而相贈。一家得活。王深通數學，隨軍出征，占驗有功，主帥題授同知。數年陞大位，爲顯宦。族衆到任所干求者，源源不絕。王不記前事，量其豐

模範人生觀

解銀贈友

五十九

交友篇

解銀贈友

高各爲資助。有遠房族姪來投，王並不認識，但念係本支，留往數日，贈銀四兩，布四疋，又爲整理衣服。姪嫌其少，求貸五十金，方足。王笑曰：「吾族千丁，一人五十，須五萬金，我之力量能辦此否？」一不允其請。時王一子殒殤，姪出署至大門前，呼王之名，咒罵曰：「爾無子絕嗣，猶慳吝薄待本支，但願爾生生世世俱是如此。」是歲王正室生子，遣人回籍告廟報喜，族衆俱來作賀。前咒罵之姪亦在內。王治酒大會，遜向年贈金老友首座。對衆言曰：「諸君曾記某年除夕下雪時乎？我向某借數十文不與，又向某借數升米不與。水源木本之誼安在？若非鄒翁慷慨贈金，我合家已作溝中瘠矣。今我僥倖居官，君輩還能再咒否？」乃出千金與鄒爲壽。姪子絕嗣，我今有子矣。君輩還能再咒否？」乃出千金與鄒爲壽。姪

慚愧遁去。

析產全婚

清順治己亥，維揚陳某少與同里三人結異姓兄弟。三人中陳最長，仲止一女與季之子訂婚。後季死，家甚貧，仲欲渝盟。陳每勸止。一日入城，遇故人已歿者，曰：「吾在冥爲勾攝，昨奉牒，子名與焉，速歸料理。兩日後，余當至。」陳念生平未了，無如季子婚事急歸。延兩家子女至，語仲曰：「汝所以難婚季者，以其貧也。今析吾產二與季之子共之，則若女可歸矣。」立取產籍，均剖而授。卽其家合。登曰：「吾待此以瞑也。」越三日，見前隸來，陳曰：「行乎？」曰：「不然。」上帝以君析產全婚，特命延算示褒矣。一言訖而滅陳果以高壽終。

模範人生觀

析產全婚

六十

交友篇

友至瞑目 勸友歸正

友至瞑目

侯無可與申顏友，自言不可一日無侯。君或問之曰：「侯君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過不自知矣。」一日顏病，侯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既死，目猶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侯至撫之而瞑。顏無子，不克葬。侯君鬻衣葬之。顏有先世數喪未葬，比死以爲恨。侯君力爲營辦，皆葬焉。又撫其孤妹，無可官至中丞。

力諍友過

三國呂岱薦徐原爲御史。岱有過，原必力諍之。後徐死，岱哭甚哀。謂人曰：「徐原是我益友，今死矣，吾何由得聞過哉？」

勸友歸正

清楊州錢道生幼喪父母，又無產業，見有無賴棍徒，羣聚謀盜某

商家道生意欲同往。有友陸志潔素行端方。見其與棍徒聚語。私挈其衣。至無人處。告之曰。『做人第一要學好。這等無賴人。切不可交。貧富是前生注定。倘若坐不肖事。錢財入官。性命不保。可知上有天下有地。明有日月。幽有鬼神。鑒察善惡。不如腳踏正路。還有個出頭日子。』道生羞慚。是夜閉門不出。三日後。商家被盜。地方官緝獲棍徒七人。一併治罪。道生驚悟。自後出入。常與正人相處。宜興蜀山金鶴齡無子。見其誠實。贅之為壻。盡以家貲付之。此雍正元年事。

不忘友恩

漢張蒼從沛公攻南陽。失律當斬。解衣伏轡。身大肥白如瓠。王陵識其非常人。乃言於沛公。赦勿斬。復用為常山相。蒼德王陵。後至

模範人生觀

不忘友恩

六十一

交友篇

受誣不較 不與友較

封侯父事陵。陵死。蒼為丞相。休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歸家。至陵墓。亦然。人皆以蒼為賢。

受誣不較

明王華居官時。人以他人事誣之。或勸之辯白。曰。『此吾同年友事。若白之。是我計友也。』竟不辯。後其子新建官京師。聞士論猶為此事紛紛。新建欲具疏奏辯。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為父恥。倘攻發吾友反為吾一大恥。』遂止。寧損己名。不揚人過。豈不超出尋常萬萬乎。

不與友較

明宏治間。浙江許容能文章。恂恂自處。未嘗以才智先人。時學院試士。有友盜其文。考居第一。揚揚得意。逢人自銜。久而忘其所以。

在客面前。亦作矜張語。眾友代為不平。羣欲面訐之。許止之曰。『文之遭際。關乎運之否泰。彼運應居首。與文何涉。且並非吾文。諸君切勿錯認。』友聞之。肉袒請罪。且索其窗稿。許仍檢佳者與之。是科七題全遇。友得中式。許反落第。友竟不感。許亦不較。後友選山東滕縣尹。許適赴北闕。過其地。泊船。友出拜客。見許佯為不認。回衙。著鄉地驅逐浙人。不許客留在境。許原無抽豐之意。一笑而已。到京登第。欽點山東巡按。友無面相見。告病謝職。許慰留之。竟不提前事。相待如初。

約期不爽

漢張元伯與范巨卿二人善友。同遊太學。告歸。巨約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具雞黍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之約。何期之

模範人生觀

約期不爽

六十二

交友篇

厚遇舊識

審也。一元曰。『巨信士也。必不爽約。』巨果至。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厚遇舊識

明萬歷間。吳郡申時行以狀元宰相乞休歸。冬月微服遊市中。步入小巷。見一老者倚門而曝。熟視之。乃舊鄰王皮匠也。因呼曰。『翁還相識否。』匠驚起曰。『魏巍太師。足履賤地耶。』不覺膝已屈矣。公遽扶之起。入與坐。話舊良久。匠亦忘其賤也。謂公曰。『床頭濁醪已熟。能用一杯禦寒否。』公笑曰。『甚善。』乃相對歡飲。適是日撫軍設酌虎邱。邀公不至。命中軍官踪蹟及之。長跪致詞。公曰。『貴人酒易得。故舊酒難逢。不能舍此而就彼矣。』使者諾而退。公乃與匠盡醉而別。明日遣人厚恤其家。公兩子一布政。一

尚書孫待郎曾孫以解元成進士。

擇交審慎

魏傳暇弱冠知名。不輕與人交。是時何晏以才辨顯。干貴戚之門。鄧颺好徒黨。聲名于閭閻。夏侯玄以貴戚子有重望。爲之宗主。咸欲求交于暇。暇輒避之。人問其故。暇曰。一太初志過其量。能沽虛譽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而無關鑰。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者猶恐禍及。况昵之乎。未幾三人相繼族滅。親友連坐者甚衆。

擇交宜慎

人之品行風習及其議論。往往不覺不知。受伴已者之所陶鑄。我

模範人生觀

擇交審慎 擇交宜慎

六十三

交友篇

交友不慎

當以我之善益人。亦當以人之善益我。擇朋友。慎交遊。至爲要事。少年之人。羣居偶處。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如磁於鐵。親和吸引。可不慎歟。與朋友往來。情意相孚。聲氣相應。不可不擇。絕好之模範。否則寧獨居而無偶。英人悉田塞曰。一人或較前爲善。或較前爲惡。此非他故。由或與善人相接。或與不善人相接而已。一西畫家比達立里不以惡畫觸於目。恐此惡畫傳染於其筆。人之言行亦然。慣見汚辱之人。及與下流之人爲伍。自不免與之俱化。而同氣一體矣。

交友不慎

魏劉偉與魏諷善。兄劉廣戒之曰。一交友在于得賢。不擇人而務合黨。非聖人輔仁之義也。吾觀諷不修德而專以鳩合爲務。此攪

世沽名者也。其勿與通。一偉不從。後及于難。

設計害友

五代時。閩中國計使薛文傑與內樞密吳英有隙。一日閩主鑄召巫徐彥視鬼宮中。文傑先語英曰。一主上疑卿權重。卿可以疾告。倘有勅使來問。當以頭痛對。吾爲卿言之。一英允之。文傑即囑彥云。一英將謀不軌。上帝以銅釘釘其腦。一文傑令鑄遣使驗之。果以頭痛對。鑄信而殺之。時英久典閩兵。聞英被誣死。無不切齒。適吳人攻建州。鑄發兵救之。軍皆逗遛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鑄不得已。以檻車械送軍中。軍士得之。櫛食盡骨。

忘恩負義 (一)

後唐同光時。有繫盜尉見其容貌非常。囑獄吏釋之。並逃。及旦報

模範人生觀

設計害友 忘恩負義一

六十四

交友篇

忘恩負義二

失囚尉官譴罰。後尉任滿。客遊一縣。見縣宰似盜。試謁之。盜不諱。留其寢食。旬日不入內臥。妻怪問之。宰曰。一某受若人活命恩。愧未報耳。一妻曰。一恐洩之。何不相機滅口。一宰久之曰。一爾言良是一適尉登廁室。稍聞之。急呼其僕馳五十里。衣裝皆不及。顧夜投村店。喘息未定。方與僕細言此宰負心。相對泣下。忽一丈夫挾一匕首從床下躍出曰。一宰遣我來殺公。聞君言宰實負心。當歸殺之。一出門如飛。二更携首至曰。一君恨雪矣。一

忘恩負義 (二)

容玖淮人自幼無賴。年二十歲。隻身無靠。乞食於途。遇維揚海福經紀鹽場爲生。見玖伶俐。資以衣食。喚他隨身夥計。越數年。福爲玖娶妻生子。室家寬裕。玖不以爲恩。妬福本大於彼。一日福喚玖

同齋二千金往場派鹽。玳於中途。喚開莊丁。欲殺福。不意虎從林中出。啣玳頭而去。福爲之痛。覓骸葬之。

忘情害友 (一)

周師厚與張商英交好。師厚有所餘官酒。託商英賣之。英即以奏於朝。周坐貶。後商英以舉子囑舒宣。宣曰：「是嘗發周師厚者。」亦繳奏其簡。奪商英官。真所謂一報還他一報也。

忘情害友 (二)

明陳某未遇時。館于豪家。與主母通。惟同館金某知之。常囑勿泄。許以厚報。後登任。屢書約金往。及至。送居僧寺。每有關說。輒辭事小。一日獲大盜數人。陳語金曰：「可矣。非三千金勿允。」又囑曰：「此盜也。去則難追。銀必須封貯。」金信之。與盜講定封貯。及赴

模範人生觀

忘情害友一 忘情害友二

六十五

交友篇

忘情害友三

鞫則變色。加刑令供。賊物盜以金對陳。遂命擒金。坐以窩罪。斃于獄。後陳謁上臺。夜登舟。聽得鐵鏈聲甚衆。從者啓探。見陰卒無數。慌忙告陳。陳惕然就寢。夢攝至冥王前。跪于門外。逕見金某蓬垢流血。對質王前。王命獄卒以尖刀刺陳頸上。血噴丈餘。驚覺。迴舟歸衙。至儀門。見金隨之。未幾陳頸腫如斗。大醫用尖刀開之。血噴如夢。遂氣絕而死。

忘情害友 (三)

明嘉靖中。長洲丁戌客遊燕。與一壯士氣力相悅。結爲死友。亡何壯士以盜賊倉卒授數百金於丁。曰：「君以此營救我。給我饘粥。死則葬我。餘任君取之。」丁利其金。且虞禍及。賄吏斃之。獄越三年。歸吳舟中。作鬼語。言曰：「爾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衆述

所以舟人曰：「固然。但我等何罪。今殺於舟。奈爲吾累。何不緩之。」一鬼唯唯。丁遂赴。及抵家。即反目作聲如前。取鎗自落其齒。家人奪之。則操刀自剖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血流滿地。觀者環堵。同里張伯起問之曰：「汝既報冤。何待三年。」曰：「一向繫獄。近得赦。始出耳。」丁遂死。

借端訐友

唐武則天時。因天旱禁屠。拾遺張德生男。私宰一羊。會僚補闕杜肅。懷肉一片。奏之。明日。則天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則天曰：「何處得肉。」德叩頭伏罪。則天曰：「朕禁屠宰。吉凶不與自後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肅由此爲人所棄。遂淪落終身。

模範人生觀

借端訐友

六十六

交友篇

勢利朋友

勢利朋友

昔有費公子。其父爲顯宦。遺產鉅萬。費賦性豪華。不善營運。門客吳廉極意奉承。嘗呼爲信陵。孟嘗豈知財如流水。會有涸時。不數年。家計全空。向之富貴公子。變爲貧窶寒士。破衣敝履。人皆避之。一日鄉人會飲。公子與席。吳廉並不謙遜。竟居公子之左。且顧而嬉曰：「少年不學。老來悔。有時不儉。無時悔。令先尊遺業甚豐。因君爲人不端。至於此極。夫復誰怨。」公子怒曰：「我因好捧臉面。以致蕩產。並非不肖。嫖賭有玷祖宗。爾昔爲吾狎客。嘗呼我爲孟嘗。信陵。今乃爲此言。真反覆小人。」拂袖而去。時公子之父雖亡。門生故吏。徧滿都中。乃發憤赴京。以門蔭選主事。漸陞郎中。外補郡守。回鄉祭祖。依然富貴矣。賀客填門。惟吳廉躲避不至。公子使

人強邀之笑謂曰：「張儀相秦，由蘇秦之一激。我志頹氣惰，已不復有居官之想。非爾相激，焉有今日。理當酬謝，但爾前此席間之言，雖係正論，我得勢之時，何以不說處順之時，何以不說只待勢窮境逆，以嬉笑爲怒罵，如此存心，何異禽獸，從此絕交，請勿復敢見矣。」吳廉懷慚而去，自是不齒於人。

奴視友子

漳州周祥與薛純友善，純家寒，止一子，純以暴疾卒，子歸於祥，祥竟奴之，服役奔走，少不如意，即加鞭撻，一日祥自外歸，路逢純驚曰：「兄何事復來人間？」純曰：「來視吾子，併促兄也。」忽不見，祥汗如雨下，不數日而亡。

(七) 居鄉篇

模範人生觀

奴視友子

六十七

居鄉篇

革除官派一 革除官派二

革除官派 (一)

王曾狀元及第，郡守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駟由他門入，往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由抵此？」公曰：「不才倖叨上第，方深悚懼，豈敢煩郡守父老致送，故變服誑迎者，與門司而入。」守歎曰：「君真所謂狀元矣，前程未可量也。」後爲名宰相。

革除官派 (二)

明劉善慶官都御史，每寄書戒其子弟族人曰：「諸事只要吃虧，佔一分便宜，切勿與人爭競。」教子孫學吃虧，學謙讓，定是昌隆根基。教大凡有一分權勢，即惹一分罪業，我不能與鄉黨造福，已自慚愧，忍令汝等與人較短長耶？」回籍後，杜門不與外事，親友燕會來約，必

赴僅率一童子，或徒行，席間遇年高長輩，稱呼必有謙，坐次必不僭，毫無貴介意，遇舊相識，雖微賤者，亦拱手作揖，話寒溫，縷壽九十餘子孫貴顯。

革除官派 (三)

太倉王錫爵明神廟首輔，其功德彪炳國史，茲紀其一二逸事。公終身不二色，僕與人爭，殿膚慙，公必責曰：「相府一犬，人猶另眼看，況人乎？必汝自取耳。」一好菰，菊多至千餘本，偶一里人向園丁乞菊，丁曰：「明日來。」明日入園，適公低頭對菊坐，其人不知，薰拍公背曰：「老伯伯，昨許我菊，可與我一公舉頭，其人驚仆，公慰諭曰：「莫驚，莫驚。」令童子取幾本送出，其厚德類如此。子緱山亦榜眼，孫奉常號烟客，增修世德，儉歲率首倡，耀官米兼煮粥濟。

模範人生觀

革除官派三

六十八

居鄉篇

革除官派四 移風易俗

民有陸孝廉夢至大寺，見六人挑豆至，黃豆中雜以蠶豆，老僧曰：「此皆烟客翁前生所積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凡六擔子，一陸以告人，無不知者。子九人，次子揆，第八子揆，次房孫原祈皆進士，厚德相傳，累世榮盛。

革除官派 (四)

上海潘恭定公，身爲尙書，兄弟四人，各以科甲明經出仕，二子一爲布政，一爲學憲，府縣官謁門，皆未敢陞堂，門閤尊榮，爲郡邑冠。公致仕歸，候問鄰里，雖肩挑脚漢，必步至其門入室，作揖極其殷勤，設酒筵，召會鄰里，肅恭無怠，容鄰里各以誇示於人，公薨，至有哭拜不能起者。

移風易俗

宋司馬溫公忠厚正直。名播海內。其居洛時。風俗爲之一變。士人莫不敦尚名節。羞談貨利。人無貧富。皆知自守。後生欲行一事。必相戒曰。一無爲非義。恐司馬公知之。

鄉里感化

清張遵路嚴毅正直。勤於教誨。人皆化之。後生遇於途。皆正立拱手。俟先生過。乃行。婦女立門首。遙見先生來。即返內室。不敢令先生見也。時有盜麥者。衆擒獲送官。過先生門。逡巡不前。曰。一王法自甘切。勿令張某知也。一某姓兄佔弟產。官斷未決。乃詣先生質之。甫見面。兄即抱愧流汗。一字不能對。先生曰。一天下易得者財。產難得者兄弟。一反覆勸諭。二人伏地涕泣。以其產贍族。相讓不取。先生嘗謂人曰。一蒙以養正。聖功也。爲聖爲賢。須自童子始。

模範人生觀

鄉里感化

六十九

居鄉篇

邑里化之 爲鄉請命

故其教幼學。一舉一動。一語一默。皆有法度。先生易簣之夕。鄰里皆聞鼓樂。呵導之聲。如新官赴任。後數月。有陸姓者扶鸞。先生神降其家。留詩數十章。皆勸世語。云。一吾已奉帝命。爲本府錄善司。鄉人有功德者。吾得考較而上奏焉。

邑里化之

晉朱冲隱于深山。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邨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

爲鄉請命

王均亂蜀。朝廷命雷有終將兵討之。欲屠城。時蜀士范濂尚節氣。范瑤富學問。文鑒太師有名。行相率於道。迎王師。稽首曰。一蜀人善弱。其脅從者特畏死耳。城下日。願勿屠戮。鋤其凶黨可也。一有

終見三人皆慷慨丈夫。忘身爲人。出於至誠。爲之改容曰。一非聞長者言。幾妄舉矣。一是時全城免於鋒刃。三人之力也。范氏爲蜀中望族。子孫蕃衍。文鑒亦享上壽。憫人之凶。若此。固世所罕有。但人能於水火盜賊饑寒疾病刑獄逼迫羈旅狼狽一切凶災。能發心方便。抹之其爲陰德則一也。宋史

移費利鄉

雲間蔣性中第進士。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壘湖病涉久。公曰。一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一即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

排難解紛

明田俊民河間人。性和不與人忤。見鄉黨有起口角者。必多方排解。諭之以理。導之以情。以有事不如無事。反覆開陳。卒多從之。如

模範人生觀

移費利鄉 排難解紛

七十

居鄉篇

價值解爭 貼錢救冤

是者。二十年後。姻家有鬼作祟。俊民往問其故。甫入室。鬼曰。一和事老人來也。德行可欽。何敢於此地侮人。一遂不爲祟。後俊民享大壽。子孫繁盛。多登第者。

價值解爭

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蹠覆人酒甕。被店主毆擊。煒趨解曰。一酒值幾錢。一曰。一值一貫。一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乃曰。一蒙君解難。吾不敢忘。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即愈。一其後遇二僧。疣垂於耳。依法愈之。由是知名。延之者衆。遂富。或曰。一老嫗即鮑姑也。一由此觀之。見人爭訟。不當解釋耶。

貼錢救冤

梁庚誦篤學。好施。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誦以書資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誦曰。一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潛白冤抑

毛仁山未第時。與縣令徐公友善。徐素嚴厲。欲杖殺趙氏五人。而非其罪。公知其冤。值歲薦北上。令來訪。力爲白之。竟從其請。時公甚貧。令以爲大有所獲。而公則毫無所取也。五人亦不知其所以得釋之故。公之陰德大都類此。後登第。官至侍郎。

不作偽證

劉威居心公正。有張茂孫廣二人。湊萬金夥開當舖。威與作中。越三年。廣死。其子欲抽本。茂不與。言原本帶利。爾父支使已盡。今止。

模範人生觀

潛白冤抑 不作偽證

七十一

居鄉篇

馳書救人 客片害命

剩八百兩。其子告於官。茂私造一賬。許威五百兩作證。威曰。一於理有悖。我不肯昧心也。一堅辭不受。官審時。爲廣之子直證。後威生一子。官至州牧。

馳書救人

羅綸解官歸。道經蕪湖。與關使項東甌有舊。賈人楊姓誤犯重辟。願贖千金。求解力拒之。既而思曰。一此賈不生矣。一乃貽書東甌。潛爲釋之。賈竟得生。金卒不受。而人之性命隱活於公之筆下。滿腔仁義。千金豈非世俗所難能。丁凡曰。雖能而能。斯爲可貴。昔張繡翁。舍十年所積之錢。脫人於獄。而活其妻子。天旋以貴子厚報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信哉。

客片害命

太倉王文肅公居鄉素矜飭。痛子夭亡。祈夢示於于忠肅廟。夢忠肅曰。一汝記客一名。帖書二十七人命否。一公惘然。蓋前有巡道。

某誤執海商爲盜。衆憐其冤。求公一刺解救。公不允。二十七人皆拷死。公至是大悔曰。一吾此事不及羅念庵遠甚。然本意正欲養高。不謂陰羅天譴。可見方便之事。力能爲之。當隨在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見善而不爲也。一(注)念庵羅倫字也。

貪財請托

徐鉉竄邠州死。家人挈喪歸。道出一邑。時索細爲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叟。徐鉉來謁曰。一僕有所懇。向在江南爲學士時。嘗受人寶帶。爲囑執政更定。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貪財罔上之罪。今旅魂過海。神廟下恐不相容。君爲邑宰。統隸版籍。乞爲吾謝之。必不拒也。一言訖不見。細異其事。乃爲禱謝。柩舟隱渡。是夕鉉復來謝焉。

模範人生觀

貪財請托

七十二

還金篇

還金免溺 還金救子

(八) 還金篇

還金免溺

吉州城內徐姓者。遣婢送金釵于城外親戚家。中途墮地。城守卒李兩拾而隨婢走。走見婢入某家。倉皇即出。將投溺。急止之。問其故。婢泣曰。一我主母性極酷。令我還人金釵。中途失去。歸家必然打死。不如自溺。一卒乃慨然還之。婢大感而去。後適梅林渡。村民爲妻。見李持公文就渡。語夫力挽到家。沽酒款待。少頃聞渡所喧噪。視之。舟已覆矣。李乃獨免。

還金救子

清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江甯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肆。有江。

浦人携囊五十金遺店中。哈七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金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溺者甚多。其人忽思曰：「譬如哈九不還吾金。且將此作一宗好事。」遂呼漁舟曰：「救一人者予五十金。」漁舟爭救止得一人視之即哈九子也。

還金增壽 (一)

長洲縣治東有張麻子者。爲舟子甯姓篙師。歷有年矣。麻子家貧而鰥。十年前偶如廁見一人倉皇出。遺一囊。啓視之乃白金數兩也。急追之。其人已入縣應比較。探前銀則烏有矣。號哭訴邑宰云：「今日鬻一女得銀數兩。不意行急失去。一令詫其妄。將加責。麻子亟擊銀至云：『其銀宛然在也。』一令問故。具實以對。深爲嘉嘆。出俸錢三百文旌之。一時傳爲義事焉。越歲麻子抱病絕而復甦。

模範人生觀

還金增壽一

七十三

還金篇

還金增壽二 還金登第一

言頃攝至冥府。見有冕旒南向坐者。傳諭張某有還金一事。功甚大放回。康熙十八年事。

還金增壽 (二)

李郡君最賢。有貨珠老嫗遺珠而去。郡君拾之。嫗久不至。一日復來形容枯槁。言及失珠事。結債賠償。憂愁成疾。幾不能起。郡君舉還之後。偶得疾。夢出曠野至一衙門。見二大官坐堂上曰：「記得還珠事否。當增二十年壽。」一曰：「得無太多乎。」一曰：「婦人不愛珠寶。無貪心。尤可尚也。」一命吏送歸。後疾愈。果二十年而卒。

還金登第 (一)

高郵夏封翁遊幕樂善不倦。晚年歸而營廳。正值上梁。有十八鶴來之瑞。因名其堂爲十八鶴來堂。繪圖以懸其中。論者謂當出十

八太史之容與之芳。兩太史胞兄弟也。聞其封翁故貧士。當歲暮時嘗還某女僕遺失金釵。全活其命。又一日拾得遺囊中皆黃白之物。心不爲動。於原處堅待。忽一人號泣來言。有囊金係爲某官主人辦往京師贖罪者。金不足惜。囊有某大人手書。倘失去主不復生。而我命亦休矣。公驗實還之。其人願以金謝。堅不受。其他隱德尙多。尤奇者兩先生鄉試錄遺無名。偶如廁拾得遺書。少頃有貴公子倉皇來覓。先生手奉其書。因詢知兩先生未錄事。曰：「是書家大人爲予續錄遺事。予爲二君補名書內。」已而均得續出。而貴公子即前失金僕主人翁子也。恩難亂施。不期自遇。雖母浪結。賓路相逢。是科兩先生一榜中式。聯捷南宮。並入翰苑。奇異如此。

還金登第 (二)

模範人生觀

還金登第二

七十四

還金篇

還金登第三

慈谿王福徵爲諸生時。赴館過溪。得遺金一囊。遂不至館。坐而俟之。至晚見一人惶遽前來。王問之曰：「汝有所失乎。」曰：「我揭債作本。得銀一百七十兩。欲過江買米。脫襪渡溪。遺失於此。有拾得者。願分半相酬。」王細詢其物色相符。曰：「銀在此。」一舉以還之。是年即發鄉榜。中已未進士。由部屬歷官蘇州太守。致政歸享大壽。

還金登第 (三)

衢州范元之六月浴於江。在岸拾得白銀一袋。歸語其子曰：「人以財爲命。此物若是貧人所遺。必自經於溝瀆。柱送性命。吾雖貧不忍瞞昧。宜還之。」子亦歡從。乃携金於岸以待之。果有一婦號泣而至。詰之婦曰：「夫坐獄將死。賣田得銀。欲救其生。至此失之。

妾亦不願活矣。一范問明還之婦與分亦不受。既而鄉里多薄之。謂其現財不取。命薄當窮。范笑而不答。次年父子俱登科。

還金登第(四)

羅倫江西人。赴春闈。宿山東旅舍。僕人於院中拾一金駒。匿不告。行兩日。公謂僕曰。一路費不足。奈何。僕曰。一無慮。一出。公告以故。公大怒。欲親賈還。僕屈指曰。一如此往還。試無及矣。公曰。一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拷訊。不獲。必致死。吾甯不預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一返至其家。果係一婢潑盥水。釧在水中。誤遺者。主母笞婢幾死。夫復責妻不慎。妻憤恚投繯。幸得救。一門如沸。公遽出。釧還之。其家感激觀者如堵。無不稱歎。即以狀頭許之。急鬻衣趨入都。已二月初四矣。倉皇投卷。遂中式狀元及第。

模範人生觀

還金登第四

七十五

還金篇

還金登第五

還金登第(五)

(五)

平湖徐辛庵士芬以嘉慶己卯進士入翰林。躋九列。未達時。偕族兄士芳同應鄉試。逆旅中檢一包裏。知爲過客所遺。驗其物爲婦人首飾。辛庵曰。一此宜守而還之。意外之財。勿得也。一其兄漫應之。詭謂辛庵曰。一弟但行。吾當守此。一辛庵信之不疑。遂先行。其兄即挾包裹竟去。先後至省。辛庵問之。設辭以對。無從質證。其虛也。既兄弟同進場。辛庵文不愜意。已絕望矣。及填榜日。其兄士芳卷已擬中。方寫芳字草頭。忽燭花適爆。落其卷面。亟拂去。已焚其一角。羣謂此人必有惡業。盍易之。或謂榜中姓名已具。如何。監臨曰。一此卻無妨。可以洗補。一乃急取備卷易之。及折彌封。則辛庵卷也。於是衆皆喜曰。一直無事洗補。於草頭下添一分字可耳。一

善人獲報之巧如此。

還金登第(六)

(六)

陸在新字蔚文。蘇州人。順治乙酉夏。至虎邱。見一幼兒啼哭。問之。曰。一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爲官兵衝失。一陸卽裹糧途往。時僵尸滿道。步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是年。陸父病篤。夢神告曰。一爾子有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一病尋愈。陸又館於他邑。一日歸。忽有館鄰之婢。奔舟泣欲相隨。陸拒却之。婢將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并婉勸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句容途中。拾銀一包。特留館舍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場中閱至陸卷。彷彿見陰兵無數。又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房師駭異。卽中式。

還金拜相

模範人生觀

還金登第六

還金拜相

七十六

還金篇

還金得官

唐裴度屢黜場屋。相者曰。一君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一公游香山寺。見一婦置綸巾於欄杆上。祈伏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侯之良久。其婦果來。問之曰。一父以罪被繫。特懇人得玉帶一。帶一以贖父罪。不幸失去。禍無所逃矣。一公還之。後相者見之。驚曰。一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所知也。一度果拜相。封晉公。五子皆貴。

還金得官

明尙寶司袁忠徹過某友家。見一僮。美秀機警。尙寶相之。勸其友逐焉。謂將不利於主。友弗忍也。後數數言不得已。聽之。僮無所歸。夜宿古廟中。見牆角一破衲。內裏黃白數百兩。欲取之。忽自歎曰。一我以命薄無故見逐。今奄有此天。其謂我何。因取而待之一。至

且果有一婦號泣來。四顧傍徨。問其故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某指揮當治之。妾賣得金若干。將以獻。過廟少憩。不意失之。吾夫分死矣。」僮細詢其數。皆合。悉還之。婦欲分以謝。不受。遂去。其夫既得釋。念僮之德。遍以語人。某指揮聞而異焉。訪致之。育於家。指揮故無子。遂子之。又數年得襲職。歸拜故主。嘆曰：「尙寶之術。亦有誤乎。」適尙寶至。使衣故衣。捧茶而出。尙寶驚曰：「此童子耶。」主謬曰：「逐出無歸。今復來耳。」尙寶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必有善事以致此。」僮爲述前事。益嘆尙寶之奇。

還金得金

餘干舵師吳某與其子載商至瑞洪商去。遺金一袋於舟。吳檢艙

模範人生觀	還金得金	七十七
還金篇	還金得名	

得之。懼其子見。乃置囊灰中。子欲發舟。吳故遲延。半日。商返。覓金卽舉。以還。商請均分。吳堅却曰：「吾豈捨多而取少耶。」商呼天拜謝而去。其子恚曰：「橫財入手不能享。乃以還人。」吳笑曰：「吾父子終日操舟。猶不能飽煖。橫財豈易享者。」命其子去。其子不用命。乃自運舟。舟旋轉不動。如有物止其舵。因入水驗之。得一筐。內盛二百餘金。遂成富室。

還金得名

梁甄彬嘗以一束苧就庫質錢。後贖苧于苧束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寺庫。梁武帝爲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彬爲郢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囑。」

還金興家

後唐竇禹鈞。燕山人。三十無子。有家僮盜錢二百千。以券繫女臂。以償。公焚契。囑妻善撫。以嫁之。又元夕。拾遺金。明旦往候。則有因父犯大辟而貸以爲贖者。卽還之。宗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凡二十七喪。有女不能嫁。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遇故舊窮困。擇其子弟可委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成立者數十家。鄰里待舉火者不可勝數。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後生五子。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致文行之士爲師。四方孤寒志學者。厚之廩餼。而其子見聞日益博。皆登第。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子儀禮部尙書。儼禮部侍郎。侃左

模範人生觀	還金興家	七十八
還金篇	還金子貴	

補闕。傅右諫議大夫。傳起居郎。年八十二。款別親友。談笑而卒。八孫皆貴。范文正公書其事於策。以示子孫。

還金子貴

崑山張立廉。曾祖盧江先生。任御史。其父初操一小舟爲業。忽一村翁來僱船。手携一黃布包。問何往。翁曰：「余年老無子。止一女在某處賣田得價。携往壻家養老耳。」一到岸已晚。村翁竟去。舟返原處。次早掃船。見黃布包提之甚重。張公曰：「此昨老人養老物。性命所繫也。」仍不遠五十里。艤舟到昨上岸。處處候至。傍午見翁杖而哭。至張公曰：「汝物在我。來送還也。」翁大感。欲分惠公。不受。生子盧江。登科甲爲顯官。孫魯得乙丑進士。魯傳初任學傳。後亦居高位。魯唯癸丑會魁。歷任至八閩方伯。子孫克嗣音。所居地

今名張浦

還金子貴 (二)

張虛江先生之父南麓。因其先世出方孝儒門下。避罪於長洲之唐浦子孫業農。每以讀書爲諱。一日出外。見路傍遺一囊。挈之甚重。約有三四百金。不敢啓。視停舟岸下三日。見一人倉皇尋至。詢其的實。而反之。於是暮年生虛江。其母管夫人懷孕十六月而生。幼時過目成誦。冠弱。即登嘉靖會魁。子孫科第不絕。此與前條係記載一人之事。而措詞略異。茲兩存之。

還金孫貴

安化陶文毅公之太高祖伯含。多陰德。當明季。鄉里多嚴自衛。有縛竊匪就溺者。適公過。賊哀呼曰：「公救我。我誓不復爲賊。」公

模範人生觀

還金子貴一 還金孫貴

七十九

還金篇

還金孫貴

爲請釋於衆。已慮其故志復萌。乃施小舟於渡口。使濟人以安其生。終公世。施舟八。其人俱改行爲善。公每出。則攜小筐。檢瓦礫。以利行人。及卒之年。所積瓦礫。與屋齊矣。又其曾祖文衡亦長者。雪夜遇有入室盜米者。跡之。得其居。乃素識者。寂然而返。終不言其人。沒後三十餘年。其配彭氏偶舉以示子孫。始知其事。猶隱其姓名焉。康熙戊子九月。鄰舍不戒於火。焚燒悉盡。而其宅無恙。其倉在鄰舍中者亦獨存。隔江來救火者。見有紅衣人長袖持扇立牆上。扇之雖牆爲之燦。而火至牆而止。彭太夫人盡以倉貯與諸被火者。又其祖寅亮性淡泊。無所營。家中落。一日偶步江濱。得遺金俟之。終日見一人倉皇至。面色如土。俯視砂礫中。不勝其戚。詰之。則曰：「傭工未歸數年矣。家有老母。今積數年身價。將歸養。而盡

失去。是以悲耳。」叩其金數。悉合。遂盡付之。其人請分。公曰：「吾分若金。吾不俟若矣。」笑而遺之。其人叩頭去。至其太翁黃江先生。義舉尤多。具見陶公文集中。

不私窖金 (一)

興安胥鄭某往鄉催糧。夜宿。似聞隔壁人語。曰：「我明日當就烹若輩。幸自愛。毋擾害人。」諦聽之。乃雞母與小雞語也。清晨謂主人曰：「毋宰雞餉我。幸饋以生。」胥得雞去。至岑山。雞奮飛入洞。胥迹之。見白金布地。喟然曰：「天賜我乎。我安置此。」遂建橋修路。力行善事。棄家爲僧。守戒律終其身。

不私窖金 (二)

吳江徐孝祥隱居好學。園中樹下土陷。露一甕缸。啓視皆白金也。

模範人生觀

不私窖金一 不私窖金二

八十

還金篇

不取贈金

祥曰：「此造化根。胡可輕取。」仍掩之。人無知者。逾二十年歲大飢。民不聊生。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啓視依然。日取數錠。糴米散貧。全活甚多。銀盡。乃已。及嫁女。惟荆布遺之。藏中之銀。錙銖不犯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孝祥壽至九十七。

不取贈金

漢王恽詣京師。於旅舍中。見一書生病困。愍而視之。生曰：「我當到洛陽而忽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黃金十觔。願以相贈。死後乞葬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恽鬻金一觔。營葬。餘金置棺下。人無知者。恽後爲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是日大風。飄一繡被墜。恽前。恽言於縣。縣以歸恽。恽乘馬到洛陽。奔入他舍。主人見之。問何由得馬。恽具言狀。主人怪曰：「此被前日隨旋風與馬俱亡。卿有

何德而致此。一恠不獲已。乃言葬營書生事。并其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驚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君德耳。』厚遺恠。恠不受而去。由是知名。舉茂才子孫皆顯。

不取贈金(二)

唐李勉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啓墓。出金還之。勉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沒後無贏藏。在朝鯁亮廉介。福賢下士。有終始。唐肅宗室宰相傳

不取遺物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某舟楫相次。胡忽病革。邀

人模範生觀

不取贈金二 不取遺物

八十一

還金篇

不私寄金

約相見。既至。以二女托之。皆絕色也。以一夜光珠遺約。次日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覬覦。約悉籍其數。寄于官。二女立配。將殮。復以所得夜光納胡口中。人無見者。後胡親屬來理。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歎服。約壽九十餘。子孫貴顯不絕。

不私寄金

陶莊敏公文僖公之祖也。世居會稽富而好義。阮瑤過越。與之交厚。王振恨阮。矯騎逮之。阮知不免。密以所蓄二萬金授陶曰。『吾事敗。君即取之。』陶裝歸。置井中。後知阮死。出井中。金走白郡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即爾金也。』陶固謝。會歲饑。以半代小戶之通。以半爲救饑之用。郡縣旌其井爲『還金井』。後子孫數千。科甲不絕。名臣蔚起。

不私遺金

袁崇豫家無儲蓄。而性好施濟。時值歲底。祇有米五斗。有貧友告貸。慨然以三斗與之。元旦食薄粥。妻孥苦饑。皆出怨言。袁曰。『既已與人。追悔何益。爾輩苦元旦食粥。視並無粥食者何如。』又多月見赤體者。解絮襖與之。歸家有寒慄之色。妻詢得其故。笑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謂孝也。君凍自己之身。而恤他人之寒。未免不權輕重。吾有小襖。可速易回。』袁曰。『以小易大。不如勿與。』吾身雖凍。而心自樂。卿勿慮也。』乃取小襖着之。一日登廁。見壁上掛布袋。內存白物。六大封。約三百金。嘆曰。『財與命連。此時失者。不知作何景况。』坐於路旁。等至天晚。並無失銀之人。携歸藏匣中。家人面前。亦不言及。次日復往守候。不覺身體困

模範人生觀

不私遺金

八十二

酒色篇

作詩自戒

倦。惛然欲睡。見有神人告曰。『失銀之人。前世慳吝異常。一文不捨。今生爲宦僕。背主私行。奉命採辦。浮開銀三百兩。以圖入己。天惡其貪。故使之中途失脫。彼以不義得之。以忙中失之。乃係天意。彼已不來。無用久等也。』袁醒。自思雖承神語。然不義之財。終不可用。時值年荒。斗米三錢。乃買米百擔。於四城門施粥。數日而盡。家下雖極饑餒。並不沾惠。後年逾百齡。鬚眉不改。強健如少時。遇異人授以金丹大道。飛昇而去。

(九) 酒色篇

作詩自戒

顧文康素豪飲。一時無敵。職是蚤衰。屈指里中。先後享大年者。皆

不善酒。慨然作十八飲詩。自節制焉。又列飲酒過失曰：心無節限。一也。財物虛竭。二也。衆病之門。三也。鬪爭之本。四也。表露披跣。同於牛馬。五也。僇舞罵坐。人所憎惡。六也。應得物而不得。七也。已所得物而遺失。八也。匿事盡說。醒則追悔。九也。醉中多失。醒則愧慚。十也。身力軟弱。十一也。面色變換。十二也。心志迷惑。十三也。智慧蒙蔽。十四也。不知敬父母。十五也。不知敬鬼神。十六也。不知畏人言。十七也。不知畏國法。十八也。朋黨訕虐。十九也。疎遠賢善。二十也。無慚愧。二十一也。易暴怒。二十二也。不守六情。二十三也。縱色無度。二十四也。恭人擯棄。二十五也。罪不畏避。二十六也。俾晝作夜。事業都廢。二十七也。犯名教罪。二十八也。棄捨善法。二十九也。種痴狂因。三十也。

作詩自戒

八十三

模範人生觀
酒色篇

鑒古自警
終身不飲
悔悟戒酒

鑒古自警

閩士劉乙因醉後與人爭妓。既醒大慚。乃集古今受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遂絕飲終身。

終身不飲

夏璣吳縣人。父嘗夜坐憑窗。月陰中見一白晢少年醉行。父曰：「誰家郎。嗜狂若此。」逼通叩門。乃璣也。父置不言。後登第。赴選。父戒以前日狀。遂遵嚴教。終身不飲。酒後爲河南道御史。焚黃先。瑩撫軍親詣瑩前酌酒。半卮以慶。且曰：「榮先矣。可飲此。」九泉之下。已樂有榮。封少輟戒。無傷也。璣流涕却之。卒不飲。

悔悟戒酒

宋蔡齊好飲。飲必醉。時太夫人私愛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

戒以詩曰：「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大悔悟。自此戒酒。非會親友不飲。飲不敢至醉。卒爲名臣。

豪飲殺身

蘇易簡爲學士。平生好飲。因此衄血成疾而卒。王全爲殿中丞。自持量高。一日大醉。臍裂而死。

嗜酒流落

秦浩聰明蓋世。讀書過目成誦。能詩善畫。才情可望大就。但性耽麴孽。以孟中之物爲命。典衣賣物。盡付酒家。視父兄妻子漠如也。蓋無飲不醉。無醉不醺。抗父毆兄。罵鄰。賣友。以至父不以爲子。兄不以爲弟。親戚朋友。見之如獬犬梟鳥。遠遠避去。所與遊者皆擔

模範人生觀
酒色篇

豪飲殺身
嗜酒流落

八十四

模範人生觀
酒色篇

嗜酒流落

夫牧豎市井無賴。父兄見其人品卑汙。遂出不與同住。僅居茅屋三楹。不蔽風雨。困悴日甚。妻孥饑已兩日。向姊家貸錢五百文。浩以四百五十文買酒。五十文買米。暢飲至夜。醉後逞兇。時妻已解衣就寢。從破被中拽起。欲擲諸河。妻大聲呼救。四鄰驚起。見妻赤身不便。上前呼女眷往救。妻已被淹半死。次日其岳呈送學師。戒飭三十人皆羞之。彼怡怡目若也。有鄰女秀姑頗有姿色。秦屢次調戲。女投梭拒之。乃乘夜踰垣以入。被其家擒獲送官。褫其衣。於重責枷號。猶令其妻日供酒資。貧不能應。畏其回家凌逼。投繯殞命。後得疎釋。無人憫保。遂四處流落。數載不歸。後有人傳說在鄰邑鄉間。教蒙館。又與鄰婦通。醉後熟睡。被其夫殺而倒埋之。父兄恨其不肖。付之。不問。嗚呼。狂藥之不可貪也如是夫。

峻拒美色

明茅鹿門弱冠遊學餘姚寓錢應揚家錢有美婢慕茅丰姿一夕至書室呼貓鹿門曰「汝何獨自來呼貓」婢笑曰「我非呼小貓乃呼大茅耳」鹿門正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犯汝他日何以見父又何顏見若主」峻拒之婢慚而退後登嘉靖戊戌榜官副使壽九十

麗色不動

呂獻可家有美婢年方及笄光豔照人客見之曰「如此麗色公不動念耶」呂正色曰「彼獨非人世之處乎而敢輕以犯之敗人終身自造惡孽不仁之事吾不爲也」或曰「公未置妾留此一使未爲大過」呂曰「以婢作妾家無規矩不智之事吾不爲也」爲擇配嫁之

模範人生觀
峻拒美色 麗色不動
八十五

酒色篇
獨睡丸 絕慾早 慾事節

獨睡丸

宋包宏齋年八十八以樞密拜登精神老健賈似道意其必有攝養之術問之包曰「子有一服九子藥乃不傳秘方」似道欣然叩之包徐曰「虧吃了五十年獨睡丸」

絕慾早

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李覺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問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

慾事節

太倉張翠九十餘耳聰目明尚能作畫人問之答曰「平生惟慾心淡慾事節耳」

慾事淡

錢仲堅年九十餘耳聰目明手足強健生平從事十六段錦人間導引之術仲堅曰「吾由來慾事甚澹三句喪偶絕慾至今此真延年要訣其餘導引吐納僅以却病無益於本原也」

禁耗精

鄺子元有心疾昏憤如夢聞有老僧能治往叩之僧曰「此疾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昧之變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着皆耗元精若能節之水不至下涸火不至上炎自漸愈耳」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藥渣少年

模範人生觀
慾事淡 禁耗精 藥渣少年
八十六

酒色篇
藥渣少年

陸天池諫友好色爲寓言警之曰「某帝時宮人多得春疾敕太醫治之醫請十數少年爲藥劑帝如請未幾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帝問何物對曰「藥渣」帝大笑曰「安用留此棄之街衢可也」今人於婦人女子無不願爲良藥未久而化爲渣不能常貯藥籠中矣可畏哉可痛哉」

女學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女學

序

乾坤生人男女分其半男治外女治內人倫之首風化之原但教男而不教女亦未爲知類者矣顧女學自古無專書鉤金碎玉熒火蹄涔散見錯出無有彙集其成陶鑄之洪爐大冶之中是以擇焉弗精語焉弗詳書雖傳而不顯於世予嘗怪齊家爲治平首務而女學未經聖賢之制作上下數千有餘年獨留缺畧以至於今謂非造物者之將

有待與漳浦藍生玉霖予歲試
所得士也少孤赤貧慨然以世
道人心爲己任予固已奇之延
禮後車校閱全閩者三載稔得
其胸中所蘊負以爲生他日得
志直巍然乾坤柱礎非泛泛功

女學序

名中人也年來名譽日盛而貧
困有加予方念生久蹟棘園不
得蚤見之行事欲脩數行問訊
忽有自閩至者持生書及所著
女學就正於予予讀之狂喜絕
叫曰在斯乎在斯乎是編纂組

古訓大致與小學相近而獨運
機杼慘澹經營筋脉流通論斷
明晰較小學更爲心苦然則撥
羣見天高燭照夜補宇宙之憾
缺扶倫敦之傾頽舍是編奚屬
哉或曰生曷爲不自作而取諸

女學序

古也曰世俗貴古而賤今作不
過標新立異成經生一家言孰
與夫貫穿經史諸子百家抉古
今有裨閭閻之處而獵其菁華
使讀是編者德言容功無一不
全脩身事親待人接物悉本聖

賢之矩矱則謂女子讀此一書
如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畢讀可
也昔人所謂其事雖述而功則
倍於作予將持此以贈生爲世
道人心一大幸云

康熙戊戌上元日浙西友人沈

女學序

丙

涵心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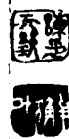


女學序

非有關風教之書可以不著非儒先闕畧之
書可以不著非日用行習須臾不可離之書
亦可以不著後世著書者類如屋下架屋牀
上疊牀否則旁羅鳥獸昆蟲藻繪風雲月露
立說雖殊其無當于道無裨于世則一也吾
友藍玉霖篤志嗜古慨然以著述爲己任嘗
與余上下古今欲續紫陽綱目討論六經以
行世先出其所編女學一書示余其大旨以
爲治天下始于齊家家人利在女貞自女子
無學驕養成性雖有刑于之化反身之威亦
不能遽治卽訓女舊有成書而散見錯出缺
畧不完習之者少爰採經傳之格言撫史書
之懿行立綱分類彙如貫珠論斷詳明洞若
觀火其取之也博其擇之也精諸如妖艷之
詞非吉祥可願之事悉屏不錄俾世之爲女
子者少而學長而勿忘老而彌篤可以盡子
道可以盡婦道可以盡母道其於生人之始

終未有備于此者也豈非維持風教補儒先之闕畧而不可須臾離者耶余喜其有當于道有裨于世也爲綴數言于首俾世之著書者知所取法焉

康熙丁酉歲重九後二日潛齋陳天璣序



女學陳序

二

序

詩三百篇首以關雎麟趾大雅頌文王之德而必推本太任國風美文王之化必被及汝墳江漢以稱盛蓋人倫之始起化之原故聖人重之攷之聖經賢傳中所以養成壺德反覆詳盡內則所載尤其大備者矣後世之訓女學者或徒責以尋章摘句染翰濡墨類儒生佔畢之爲若古班氏之淹通典籍誠無害其爲賢而予以爲苟能明事父母舅姑之義躬井臼織作之事卽才藝無聞亦無失焉何者女子以德爲本而文詞原非所尚也祇

女學車序

一

宜擇古人之言有裨閨淑者日夕
講明教誨之將以嫻其德性而熟
于儀則則女子之善備矣復何多
求哉漳浦藍生玉霖能見于此取
婦之四德列爲目纂輯經史諸訓
博採名媛遺徽詳求切而要者登
于篇其最重者德故于德類尤詳

女學車序

二

次言次容次功合爲六卷條分縷
析附以已意論斷之詎非女學之
準繩詩禮之羽翼哉生豪于文尤
嗜古有名諸生間窮而未達而慨
然以著述自任予深嘉之覽是集
畧綴數語弁其端

康熙歲次丁酉重九日學使者楚

邵車鼎晉書于三山之觀娛居



女學車序

三

女學自序

天下之治在風俗。風俗之正在齊家。齊家之道當自婦人始。昔周盛時。淑女流徽。化行江漢。降及鄭衛。帷薄不脩。禍延家國。閨門風化之原。自開闢以迄於今。不可易也。婦人善惡不同。性習各異。比而齊之。宜莫如學。古者男女皆有學。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今其書不傳。其詳不可得聞矣。秦漢

女學序

以來。惟班氏女誡。最爲親切。而章句無多。學者少之。劉向列女傳。擇焉而不精。鄭氏女孝經。語焉而不詳。若華論語。便初學矣。其辭俚。無風雅之致。女訓。女史。閨範。女範之類。補苴雜出。難以枚述。大約簡不能該。繁不能盡。鄙陋淺率。難登經史之堂。欲擇其一。以爲女學專書。管窺蠡測。未見其可。夫女子之學。與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爲學之日。故能出入經史。淹貫百家。女子入學。不過十年。則將任人

家事。百務交責。非得專經。未易殫究。學不博

則罔有獲。泛濫失歸。取裁爲難。女學一書。惡

可少哉。百家衆技。各有專師。化原之地。當若

何訓迪防範。乃既不幸。不經聖人之述。作以

附四子六藝之末。又不幸不得程朱諸儒。講

明采輯。滙諸家之長。而進退之。與近思小學

流布人間。徒使深閨令淑。若瞽之無相。俛俛

乎其何之。此亦古今一大缺憾也。鼎元少孤

父書未讀。窮愁困頓。蠅屈蓬蒿之間。每於八

女學序

二

心風俗三致意焉。竊不自揆。采輯經史諸子

百家。及列女傳女誡諸書。依周禮婦學之法。

開章總括其要。後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分

爲四篇。又於四篇中分章別類。使讀者一見

瞭然。隨事矜式。婦以德爲主。故述婦德獨詳。

先之以事夫事舅姑。繼以和叔妹睦娣姒。在

家則有事父母。事兄嫂。爲嫡則有去妬。處約

則有安貧。富貴則有恭儉。可常可變。則有若

敬身。若重義。若守節。若復仇。爲人母。則有教

子。爲人繼母。則有慈愛前子。爲人上。則有待下。巫祝尼姪之宜絕。則有若脩正闢邪。而以其餘者爲通論。此則婦德一篇之大槩也。婦言不貴多。要于當。則有若勗夫。若訓子。若幾諫。若守禮。若賢智。若免禍。婦容貴端莊靜一。婉婉因時。則有若事親之容。敬夫之容。起居姪子。居喪。避亂之容。婦功先蠶績。次中饋。爲奉養。爲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各以其餘者爲通論。此則婦言婦容婦功三篇之

女學序

三

大槩也。識學粗疎。見聞寡陋。姑就其昭彰耳目者。編次以便初學。其近代百十年間。貞節義烈。筆不勝書。皆未暇載入。懼繁也。他若詩媛才女。咏物寫情。雖極工巧。無關名教。槩置不錄。至孟德耀之偃蹇數夫。阮新婦之捉裙停郎。蘇若蘭之陽臺懷忿。皆諱其瑕而取其瑜。防微杜漸。亦具有苦心焉。或義例未符。考據未確。僭越之罪。知無所逃。然於閨門之道。庶幾畧備。或可以少補風化。是亦世道人心

所不可闕者也。程子曰。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願天下人各正其家。以默贊

九重肅雝之化。風俗醇美。家室和平。鼎元將歌

關雎麟趾之詩。拜手稽首而揚其盛云。



女學序

四

女學卷一

漳浦藍鼎元玉霖編



女學總要

○女子之學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節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女學卷一

○禮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節。音。目。芼。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迎。去。聲。摯。與。贊。同。○班氏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月。臥之牀下。弄

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理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潔齊酒食。以供祭祀。若此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有也。節。音。磚。音。事。易。音。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

女學卷一

達神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鄙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行。去。聲。虺。音。江。

○程氏女典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是以禮有公宮宗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諸允。儀則表見於

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足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必危在室必亡行去聲

○易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彖土坑切

右第一篇統論女學之要全書之綱領也其下四篇皆引古人之嘉言善

女學卷一

三

行以終此篇之義行去聲

婦德篇上

○班氏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右第一章承上篇婦德而立言也以
下百二十章雜引古人之言行以明之行去聲

○儀禮曰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慈為首故事夫有五平日繼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

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規過成德則有朋友之義惟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情慈音恪纏音徒朝音潮盥音管

右第二章事夫之德也婦以夫為天所仰望而終身者好合則如鼓瑟琴庭闈和樂家道昌焉夫婦反目人倫之變衽席化為戈矛禍患無所底止故事夫不可不學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敬順無違以盡婦道甘苦同之

女學卷一

四

死生以之述事夫之德自此以下凡

十章好去聲樂音洛

○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節。女家之女音汝家語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長上聲

右第三章

○班氏曰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

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節。行去聲。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易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

女學卷一

五

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此皆由於不知敬順也。易言異媒音屑。夫事夫為之夫俱音扶。好去聲。

右第四章

○易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節。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菲音楚。

右第五章

○娥皇女英。舜之二妃。帝堯二女也。舜在側微。四岳薦之。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舜既嗣位。為天子。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焉。後陟方。崩于蒼梧。二妃哭死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妻去聲。

右第六章

○周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妲氏。以為之

女學卷一

六

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歌關雎以美之。其詞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次章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三章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節。芣音洛。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

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歌鵲巢以美之。其詞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次章曰。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三章曰。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兩俱音亮御音迓

右第七章

○魯莊公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胡氏傳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

女學卷一

七

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於虞。西周王姬嫁于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離之德。其詩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言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傳去聲陰和之去聲

右第八章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

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服飾侍御。更著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節。少俱妻之妻去聲賄扶風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呼畏切著音着高節多欲擇爲壻。鴻並不就。同縣孟氏有女。

女學卷一

八

名光。肥醜而黑。力能舉石臼。擇對不嫁。鴻聞而娶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光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羅。傅粉黛。豈鴻所願哉。光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節。衣綺羅之衣去聲綺音起椎直追切音袁隗妻馬融女也。融家世豐厚。裝遣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

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五委切已音以少去聲論曰。此所謂無違夫子甘苦同之者也。粧資之盛。婦女所戀。尚且承順夫志。割愛以成其美。則其無往而不敬順可知也。世教下衰。婚娶論財。女子將嫁。或於母家需索無厭。必求資裝豐備。寡廉鮮恥。恬不知羞。男子猥陋。性成不立志節。娶婦入門。厭憎奩薄。此皆不肖之尤。壞風俗之甚者也。讀此

女學卷一

九

章。能無赧然愧哉。無厭之厭平聲奩音廉

右第九章

○漢元帝幸虎園。關獸忽有熊逸出。攀檻欲上。宮人皆避匿。馮昭儀挺然直前。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帝問昭儀何獨不懼。對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犯御座。故身當之。帝以此倍加敬重焉。夫音扶

右第十章

○宋建炎間。滁州丁國寶為盜所掠。將烹之。

妻泣曰。夫族亡且盡。獨夫存。請以妾代。賊遂烹妻而釋其夫。節元至正十二年。房山縣大饑。兵乏食。執李仲義欲烹之。仲義妻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聞者莫不哀之。害音教論曰。代烹之慘。從古

女學卷一

十

未有也。然婦人以夫為天。苟可以全夫命。雖死不辭。此所謂正也。古有代夫服刑者。明楊繼盛妻張氏。上疏請斬首都市。以代夫死。而不可得。王裕王行沈東之妻。請代夫死。皆蒙寬宥。忠烈之婦。蓋亦有幸有不幸焉。雖遭際不同。其揆一也。

右第十一年

○班氏曰。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

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右第十二章。夫之父。謂之舅。夫之母。謂之姑。爲婦而不能事舅姑。雖有才。能不足稱也。末世愚婦。但知夫之爲親。而不知親夫之親。承順弗講。愛敬闕然。甚至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

女學卷一

上

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漢俗之敝。賈生所爲太息也。夫惟孝敬。勿逆勿怠。曲意承歡。務盡乃職。歷患難而不忘。遇酷虐而無愠。斯可謂賢婦矣。述事舅姑之德。自此以下凡九章。夫惟之夫音伏

○管子曰。孝者。子婦之高行也。孝而不解。則美名附。行去聲解音懈

右第十三章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啻。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節。食音嗣者音嗜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節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節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茝蘭。則受而獻之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女學卷一

上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茝同

右第十四章

○太姒者。文王妃也。仁明有德。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太姒事太姜太任。旦夕勤勞。極盡婦道。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迎去聲任音壬

右第十五章

○唐太宗以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遵禮法。吾受公主拜謁。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筭。爲去聲。筭音類。襄成公主適蕭瑀子銳。有司請營別第。樹闕如制。主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宮則定省闕焉。敢即安乎。太宗悅。命

女學卷一

七

卽瑀第門。列戟表焉。節宣宗以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詔之曰。先王制禮。貴賤共之。萬壽公主事舅姑。宜從臣庶之法。顥胡老切。論曰。此皆天子之女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以貴賤異也。

右第十六章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備繡筭。拜于階下。卽升堂。

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玭蒲肥切。音綴。長俱上聲。繡音徒。筭音雞。

右第十七章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

女學卷一

七

紡績織紉。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戍去聲。屬俱音燭。養俱去聲。紅音什。少去聲。守去聲。使者。

之使去聲
與去聲

右第十八章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當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捶主葉切

女學卷一

五

右第十九章

○禮脩者。張氏女。趙嵩妻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愠色。及歸寧。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

右第二十章

○班氏曰。婦人之得於夫。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

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

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

其蔽也哉。節。否音鄙。復扶又切。室人和。則謗掩於內。

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節。斷徒管切。夫嫂

之與妹。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

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

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

聲譽耀於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

女學卷一

六

人。於嫂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大嫂夫蠢之夫音扶。去聲。好去聲。否音鄙。

右第二十一章。夫之弟妹。俗所謂小

叔小姑也。姑叔之間。易啓猜嫌。待之不得其道。則上失舅姑歡心。傷吾大

孝友之志。非賢婦也。和氣致祥。門內之福。令聞亦由此彰焉。述和叔妹之德。自此以下凡二章。易音異聞去聲

○永嘉何氏。王木叔之妻也。初歸王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貧寒何。橐中餘資。久蓄奚益。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旦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

郡稱爲賢婦。

右第二十二章。

○柳開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

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幾上聲

右第二十三章。夫兄弟之妻。俗所謂妯娌也。古曰娣姒。長婦爲姒。介婦爲娣。婦人相稱皆曰姒。則從乎其尊者。娣姒之親。亦如兄弟。異姓相聚。爭長競短。風俗之衰。不可言矣。人非木石。皆可相觀而善。有禮讓之誠。無自私自利之心。安往而不和睦哉。述睦娣姒之德。自此以下凡六章。音弟逐娣音弟長婦

之長上聲

女學卷一

六

○顏氏家訓曰。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之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開去聲

右第二十四章。

○胡氏女範曰。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

怒其夫傷及同氣。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輕于割恩。易于脩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矣。音異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由於婢妾。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爲忠於主母。苟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敢復進。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者方洋洋得志。易音異復扶又切

女學卷一

九

右第二十五章

○內則曰。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介婦請于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母俱音無友作敢

右第二十六章

○晉王渾妻鍾氏。黃門郎徽之女。太傅繇曾孫也。能屬文。博覽記。美容止。禮儀法度。爲中表儀。則渾弟湛妻郝氏有操行。鍾視重之。鍾

不以貴相陵。郝不以賤相詬。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節○郝音壑行去聲唐張孟仁妻鄭氏。其弟仲義妻徐氏。共處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徐母家有所饋。俱納于姑。臨用則請不問孰爲已物。徐富不驕。鄭貧不諂。鄭歸寧。則徐乳其子。徐歸寧。則鄭乳其子。不問孰爲已子。子亦不知孰爲已母。太平間。表其門曰二難。論曰。娣姒不和。多由于貴賤貧富之間。不相若耳。一家之親。何分彼此。恃富挾貴。人將不堪。能如鍾郝之相善。鄭徐之相忘。雖百世同居可也。

女學卷一

十

右第二十七章

○蘇少娣。崔氏女也。蘇家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閹牆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卽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

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遠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孀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爲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少俱去聲論曰。此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人能如蘇少娣。天

女學卷一

三

下無難處之娣姒矣。少去聲

右第二十八章

○文王后妃。孝於父母。旣成締結之服。遂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其詞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害俱音轄

右第二十九章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身雖有男女。自父母視之。則皆子也。同爲父母所生。而獨不得終養。女子之心。有倍愴然者矣。末言孝思。常有勿替。隨其力之所能爲。盡其情于不自已。述事父母之德。自此以下凡五章。勉求於切音乘長上聲養去聲已音以

女學卷一

三

急非有益。少女緹縈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書奏。文帝憐之。爲除肉刑。少去聲緹音提夫音扶爲除之爲去聲

右第三十章

○宋南鄉縣民楊豐。與息女香。于田獲粟。豐爲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見父破傷。

舍命攘拳而撻虎頸。豐因獲免。太守聞之。賜

以穀帛。仍旌其門。節○舍上聲。攘如羊切。益音厄。守去聲。宛陵

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為虎所攫。女執虎尾啼

號。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詔

表其門。平聲。分寧彭女。從父入山採樵。虎

啣其父而去。女拔刀砍虎。奪父還。詔賜粟帛。

令州縣歲時存問。論曰。此皆舍命護親。不

期勇而自勇者也。孝思迫切。虎口可以生還

而況其他乎。舍上聲。

女學卷一

三

右第三十一章

○政和中。濟南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

月思食魚而不可得。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

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女子何妄論。古今

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

謂女不能耶。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

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焉。鱗鬣稍異。歸以奉

母。母病立愈。婦鳥考切。發力涉切。

右第三十二章

○孝女曹娥。上虞曹盱女也。盱為巫祝。能撫

節按歌。婆婆樂神。五月迎伍君。逆濤而上。溺

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

旬有七日。遂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而出。今

曹娥碑為世所傳誦。歷代不朽。即其事也。節

○盱音虛。樂犍為女子叔先雄。父為縣功曹。

齋檄詣巴郡。墮水不得屍。雄乘舟于父墮處。

慟哭。赴水死。見夢其弟曰。後六日。當與父屍

同出。至期果然。郡縣立祠祀之。節○犍經天切。音堅處。

女學卷一

三

去樂平女子饒瓊真。世漁鄱水。父漁而醉。不

能舟。風卒起。溺死不得屍。饒走水上。慟哭。三

日不食。耳鼻皆流血。氣絕伏地而死。明日父

屍出。龜鼉蛟魚浮死者數萬。塞川下。鄱人以

為神。葬之鄱水西。立碑表焉。鄱音蒲。河切。論曰。此皆

不幸父死沒屍。而以身殉者也。生則沿江號

哭。天地慘悽。沒則精魂不散。偕父以出。偉哉

孝女。一至是乎。固宜其祠。偶豐隆。千秋不朽

也。號平聲。

右第三十三章。

○顏氏家訓曰。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可不戒哉。

右第三十四章。婦人愛女。其天性也。女子事嫂。當倍加親愛。溫和謙讓。豈可自圖便利。相傾相軋哉。每見人家癡女。不知兄嫂之爲親。稍不如意。則

女學卷一

五

於父母之前。播弄長舌。論說是非。使母氏嗔怒。致怨於嫂。視若仇敵。父母既沒之後。嫂亦恨已入骨。惡之如鴟梟。一家之親。乃至於此。深可痛也。述事兄嫂之德。自此以下凡二章。惡去聲

○鄒瑛。宋人之女也。繼母所出。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瑛私以已食繼之母。每以非理役制。瑛必與俱。則有過誤。瑛先引爲已罪。母每扑荆。瑛跪而泣曰。女他日

不爲人婦耶。有姑如是。吾母樂乎。母怒。欲笞瑛。瑛曰。願爲嫂受笞。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姑如姪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瑛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牀上。兒偶墜火。爛額。母人怒。瑛曰。吾臥于嫂室。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死。荆悲悔不食。瑛爲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于夫家也。竟成慈母。瑛嘗病。嫂爲素食三年。瑛五子。四

女學卷一

五

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惡去聲。樂音洛。爲。嫂之爲去聲。強上聲。右第三十五章。

○晏子曰。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

右第三十六章。有妻有妾。人道之正。月星並麗。豈掩末光。故妬心不可萌也。世教下衰。十婦九妒。或貌爲能容。而陰施毒虐。或顯肆殘暴。而不恤人言。甚有至老無子。情甘絕祀。而不願

夫娶妾者。此等婦人。罪不可勝誅矣。
婦有七去。淫去妬去。聆先哲之教言。
觀貞淑之懿行。能無愧乎。述去妬之
德。自此以下凡十章。勝平聲
行去聲

○杜欽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
祖也。必鄉舉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
也。姊妹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
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
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復扶又切
行去聲

女學卷一

三

右第三十七章。

○皇明內訓曰。君子爲宗廟之主。奉神靈之
統。宜蕃衍似續。傳序無窮。故夫婦之道。世祀
爲大。古之哲后賢妃。皆推德逮下。薦達貞淑。
不獨任已。是以茂衍來裔。長流慶澤。周之太
姒。有逮下之德。故樛木形福履之詠。螽斯揚
振振之美。終能昌大本枝。綿固宗社。三王之
隆。莫此爲盛矣。故婦人之行。貴于寬惠。惡于
妬忌。月星並麗。豈掩末光。松蘭同畝。不嫌俱

秀。自后妃以至士庶人之妻。誠能貞靜寬和。
明大孝之端。廣至仁之意。不專一己之欲。不
蔽衆下之美。斯上安下順。和氣蒸融。善慶源
源。實肇於此矣。振音與行去
聲惡去聲

右第三十八章。

○成湯之妃。有嬖氏女也。賢行聰明。化訓內
外。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
卒致王功。娶音辛
行去聲

右第三十九章。

女學卷一

天

○周南樛木。美后妃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
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其詩曰。南
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
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
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音墨纍
音雷
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衆妾又歌
螽斯以美之。其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
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蛰蛰兮。言其有是

德而宜有是福也。振音真 薨音

右第四十章。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歌小星以美之。其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惟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節○嘒胡桂切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

女學卷一

无

汜。而因以起興。其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沚。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節○興去聲 過俱音戈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沚之嫡。惠及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已音

右第四十一章。

○魯桓公八年。冬十月。祭公逆王后于紀。九

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胡氏傳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于。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傳去聲

右第四十二章。

○晉趙衰之妻。文公女也。曰趙姬。文公爲公

女學卷一

三

子時。與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公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趙姬請迎盾母于狄。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棄舊。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于厄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巾櫛矣。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身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姬之恩。請于公。以姬之中子屏

括爲公族大夫。

魏五委切妻哀妻之二妻俱去聲復扶又切難去聲

右第四十三章

○女宗者宋鮑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姑不衰。姒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者婦人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

女學卷一

三

婦有七去。如爲之首。吾姒不匡我以禮。而使吾爲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養去聲好俱去聲行去聲

右第四十四章

○漢馬皇后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于至誠。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后言繼嗣當及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後宮或進見。輒奉養恩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節
○妊音任 養去聲 順帝梁貴人嘗持破引御從容辭

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賢之。立爲后。從余紅切

右第四十五章

○張負嫁孫女與陳平。誠之曰。無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姑如母。

右第四十六章。貧者士之常。室人交謫。古今所同嘆也。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君子固窳。所以不同於俗耳。婦人

女學卷一

三

從夫。貧富惟天所命。處貧而不能安。將有無所不至者矣。子貢曰。貧而無諂。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凡爲女子。宜三復焉。述安貧之德。自此以下凡七章。樂音洛惡去聲三去聲

○楚狂接輿躬耕而食。楚王遣使迎之。接輿笑而不應。其妻從市來。問其故。接輿具以告。妻曰。妾聞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

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織以爲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若受人重祿。乘堅刺肥。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甌。妻戴紉器。變姓名而遠徙。莫知所之。節。遣使之使去聲。爲貧爲賤。之。爲俱去聲。行去聲。樂音洛。楚人老萊子。耕於蒙山之下。楚王聞其賢。遣使聘焉。其妻負畚挾薪而來。曰。何車跡之衆也。老萊子具言之。妻曰。妾聞可啖以酒肉者。可隨以鞭

女學卷一

三

扑。可餌以官祿者。可繼以斧鉞。妾不能爲人所制。因共逃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聞其論。爲蹙然改容焉。節。使去聲。畚音本。啖徒覽切。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陳定爲相。定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能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爲人

灌園。使去聲。相俱去聲。論曰。此皆安貧自樂。避富貴而恐澆者也。高士之妻。加于人一等矣。樂音洛。

右第四十七章。

○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其妻曰。無乃賤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何與。惠曰。滔滔之民。將陷於害。吾安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雖袒裼裸裎。安能汙我。及惠卒。門人將誄之。妻曰。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

女學卷一

三

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庶幾遐齡。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門人從之。節。三去聲。何與之與平。聲已音以。豈音愷。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上堂而見其尸。緼袍不表。覆以短被。手足不盡斂。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

斜之故。乃至于此。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哭之曰。何以爲諡。其妻曰。以康爲諡。曾子曰。先生生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諡爲康乎。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以政。辭國相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

女學卷一

五

而得義。其諡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樂音洛。相去聲。

右第四十八章

○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中。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友人令狐子伯爲楚相。使其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同見其子。容服甚

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終身。少俱去聲。行去聲。楚相之相去聲。從去聲。

右第四十九章

○晉姚家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之母姨也。家貧。承祖寵貴。姻親爭求利潤。惟楊獨不屑。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

女學卷一

五

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承祖見之。悲其家不賑給。謂母曰。何令姨若是。母語以故。不信也。遣車迎之。不赴。強抱置車中。則大哭曰。汝欲殺我。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罪。閩音龜。樂音洛。強俱上聲。悲胡桂切。論曰。此以安貧而得

免禍者也。不義而富，必有後災。貧何負於人哉。

右第五十章

○廉靖先生劉愚妻。龍游徐氏女也。幼有志操。姑子富。母欲以字之。徐泣曰。願得有志行者事之。獨爲富人妻。不願也。時愚通經學。隱居教授。請聘之。乃許。既歸愚。結廬城南以居。顏垣敗壁。蓬蒿蕭然。時著書以自適。徐機杼佐之。晏如也。一日愚懷數金以歸。徐大怒。愚

女學卷一

三

出書。則諸生所具束脩也。乃受之。後愚爲安鄉令。卒。士友私謚曰廉靖君。妻之助也。行去聲

右第五十一章

○李氏。巴長卿妻也。長卿家徒四壁。李氏處之恬然。姊妹有適鄒姓者。甚富。而笑之。李亦不以爲怪。遂作巴家富詩。其詞曰。誰道巴家窮。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蠅牛。燕麥分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鉤。蠅古切論曰。姊妹之間。恃富嗤貧。人情所

難堪也。李氏賦詩自解。無怨恨不平之氣。反以游戲出之。人品之高。不可及矣。

右第五十二章

○隋蕭后述志賦曰。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又曰。居高思危。持滿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于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貞。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

女學卷一

三

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謐音密 易音異

右第五十三章 謙卑自牧 婦人之盛

德也。愛惜物力。閨闈之美行也。苟富且貴。而驕奢淫佚。終趨覆亡。則恭儉不可不學也。凡人一生福澤。皆有天限。宜自加珍惜。常留有餘不盡之意。貴而能下。則人不憎。富而有節。則財不匱。禮法以持躬。澹泊以明志。匪惟

養德福亦裕焉述恭儉之德自此以

下凡五章行去聲

○漢明帝皇后伏波將軍馬援女也慈仁儉素敬身率下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節○衣大練之衣去聲錄去聲朝音潮章帝欲封諸舅馬太后不聽會大旱有司以爲言太后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

女學卷一

五

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吾爲天下母而身衣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無薰香之飾欲身率下也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節○湖商遇切衣俱去聲襦音鉤章帝復回請之太后曰高祖約非軍功不侯今馬

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帝乃止復扶又聲夫音扶行字上去聲下如字

右第五十四章

女學卷一

五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辭曰宮禁重地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平居不喜侈靡獨尚質素及爲皇后郡國貢獻皆減過半尚方內署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悉令禁絕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

裁省。禁止設戲作樂。斥賣上林鷹犬。自非陵廟米。不許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已音論曰。周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皇后母儀天下。玉食威福。固其宜也。尚且恭儉若此。爲臣民之妻者。可以鑒矣。

右第五十五章

○唐長孫皇后。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謫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

女學卷一

聖

位。既非德舉。易致傾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于人。願勿以邱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境。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長上聲。孕音孚。易音異。龔音龍。遠去聲。畋音田。

右第五十六章

○岐陽公主。憲宗長女也。有賢行。下嫁尚書杜悰。杜本大族。尊行不昶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

賜奴婢。必不肯窮屈。皆奏納之。悉自買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寂然。不聞人聲。後悰出爲澧州刺史。遣人迎主。郡縣殺牛羊。爲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過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間茸約所至。不得食肉。驛使舁飲食候門外。悉載以還。京師傳說。以爲異事。節○長上聲。賢行之行音杭。翅音音。從去聲。闌之行去聲。尊行音塔。茸音冗。使去聲。舁音余。東光縣主名楚媛。紀王慎女也。適太子司議裴仲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以徽柔睦娣姒。以慈愛逮幼賤。

女學卷一

聖

時戚里爭尚驕奢。主獨守儉約。或謂之曰。人生在適。志獨勤苦。何爲對曰。幼而悅禮。今行之不違。非適志如何。且女婦以恭遜成德。以驕縱敗名。者何限。獨懼弗勤。敢憚苦乎。論曰。公主。帝女也。縣主。王女也。世人小小富貴。驕奢如恐不及。觀於帝王之家。且有如此之女。能無幡然愧悟哉。

右第五十七章

女學卷一終

漳浦藍鼎元玉霖編



婦德篇中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枷。不同巾櫛。
節○梳音穆 枷音架 不親授。節 嫂叔不通問。節 男女非
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右第五十八章。男女之防。人獸之關。

最宜慎重。不可紊也。女子守身。當兢兢業業。如將軍守城。稍有一毫疎穴。

則不得生。故曰。無不敬也。敬身為天。焉。別嫌明微。必防其漸。正本清源。必慎其始。可貧可賤。可死可亡。爾身不可辱。述敬身之德。自此以下凡八章。

卷二

○孔子曰。夫禮。防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夫音扶 取音去 聲從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家。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右第六十章。

○召南申女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節

○召曲沃負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正其號。諡。所以就規。節情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音脆

翠窳弋音切 音與迎去聲

右第六十一章。

○行露之詩。女子能以貞潔自守者也。其詞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誰謂

宗音

右第五十九章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家。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右第六十章

○召南申女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節

右第六十一章

○行露之詩。女子能以貞潔自守者也。其詞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誰謂

右第六十一章

○行露之詩。女子能以貞潔自守者也。其詞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誰謂

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牖。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厭入聲女無家女從之女俱音汝

右第六十二章

○齊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不顧。王怪之。召而問焉。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慎德勤事。苟稱任使。宿瘤

女卷二

三

何傷。王悅曰。此賢女也。命載之。女曰。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歸使。使者以金百鎰。聘為后。音若猶去聲使者之使去聲

右第六十三章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宣公女也。嫁十年而共公卒。宋災。火及于姬所。左右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宵不下堂。待保傅來也。左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死矣夫。越

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逮于火。春秋書之。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節。共俱音恭矣大之

夫音扶楚昭王夫人貞姜。從王遊于漸臺。王他出。留夫人漸臺上。江水驟至。王使使者迎夫人。而忘持符。使者至。夫人曰。王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方大至。還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勇不畏死。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使者走取符。而臺崩。貞姜死焉。使者之使俱去聲論

女卷二

四

曰。水火之災。死生之際。人謂可以行權者也。不知婦人以畏死而行權。將有無所不至者矣。白刃一脅。辱身敗名。則皆偷生苟免之心。誤之也。善乎兩夫人曰。越義而生。不如死。彼自視其身如泰山之重。不難以一死全之。衛身之至者也。

右第六十四章

○魯秋胡子娶妻五日。去而官于陳。五年乃歸。將至家。見採桑婦而悅之。下車與語。婦人

採桑不顧。秋胡子曰。力田不如逢豐年。採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母命呼妻。妻出。乃桑間婦也。秋胡子大慚。妻責之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禍不遠矣。任君別娶。妾投河水而死。乃作詩曰。郎恩葉薄。妾冰清。郎與黃金妾不應。若使偶然通一語。半生誰信守孤燈。

女學卷二

五

右第六十五章

○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走。迫將及。棄所抱。抱所携。齊將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兄子與已子孰親。對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于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行義。況士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魯君賜婦人束帛。

百端。號曰義姑姊。齊將之將。俱去聲。

右第六十六章。婦人但知徇私。罕顧公義。苟可適己。自便。遑恤其他。此亦恒情之常。未俗之陋也。古之哲婦。放義而行。私愛可捐。軀命可捨。義聲著于當時。芳名垂乎千載。視彼自私自利者。相懸何啻倍蓰乎。述重義之德。自此以下凡五章。放上聲。

女學卷二

六

○戎伐蓋。殺其君。令于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蓋將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及歸。其妻謂之曰。軍敗君死。子獨何生。邱子告以故。妻曰。曩有救。今又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恐誅妻子耳。妻曰。吾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有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夫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

恥而生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犬牢。以禮葬之。將去聲夫音扶大音太

右第六十七章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伯御作亂弑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于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欲殺稱。乃以其子衣稱之衣。臥于稱之處。伯御不知而殺之。保抱稱出。遇稱舅魯大夫于外。告之故。遂匿稱以逃。十一年魯大夫請于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

女學卷二

七

公。節○衣稱之衣上去聲下如字處去聲秦攻魏殺魏主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節。乳母匿之以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吾聞秦令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者誅夷。今公子安在。母倚言之。可得千金。不言。則昆弟無遺類矣。乳母曰。嘻。我不知也。故臣曰。我聞公子與母俱逃。今魏國破亡。子匿之。將誰為乎。乳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豈可利當畏誅。君正義而行逆節哉。遂

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俱死焉。為去聲論曰。此一保母。一乳母耳。即使不能存孤。誰復以大義責之者。乃一則已子代死。翼孝公以成立。一則千金不顧。甘以身殉公子。二人節義播天壤矣。魯之大夫與魏之故臣。賢不肖不必論也。復扶又切

右第六十八章

○衛宗二順者。靈王夫人及其傅妾也。王死。

女學卷二

八

夫人無子。傅妾有子。妾事夫人八年不衰。夫人曰。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細之人也。孺子不解故節。我甚內慚。願出居外。以時相見。傅妾泣而對曰。忠臣事君。無時怠倦。孝子養親。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夫人固請居外。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逆而生。不如順而死。欲自

殺其子泣而守之。夫人許留。終身供養不衰。
細與黜同解音
懈養俱去聲

右第六十九章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
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
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
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
不聽。節。○醮。子
肖切李德武妻裴淑英。尚書裴矩
女也。甫嫁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坐徙嶺表。矩

女學卷二

九

奏離婚。煬帝聽之。德武與淑英訣曰。我方貶
無還理。若必僂他族。於此長訣矣。對曰。婦無
再醮夫者。天也。天可二乎。欲割耳自誓。德武
奪刀不許。遂毀容貌。不御膏沐。讀列女傳。見
述不再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
異而載之書。久之。德武音問斷絕。矩決嫁之。
斷髮絕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為
夫婦如初。節。○煬。音羊。傳。去聲。斷。字
上徒管切。下都管切明末樂
間。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帝曰。汝兩人少同

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以女。越日。廣果生
女。遂定盟。既而縉遭讒死。家戍邊。廣女未及
歸。而縉子禎亮行矣。居數年。父母欲令改適。
女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
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為。竊入
室。以刀截耳。家人急救。已血被兩頰。議遂寢。
宣德初。解家赦還。女乃歸禎亮。事姑以孝聞。
樂音洛。解音懈。少去聲
妻去聲。戍音帥。已音以論曰。一與之盟。終身
不改。此所謂義也。婦人不知大義。所以或至

女學卷二

十

失節哀哉。次重義于守節之上。使知生平大
端。悉依乎義而行。無自私自利之心。自無偷
生苟活之患。正本清源。莫善於此。世有重義
而不能守節者。我未之見也。

右第七十章

○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
一而終也。節。禮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
死不嫁。節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
二夫。蠋音
蜀

右第七十一章。婦道從一而終。豈以存亡改節。夫死不嫁。固其常也。不幸而遭強暴之變。惟有死耳。玉潔冰清。可殺不可辱。千載而下。有餘榮焉。若畏死貪生。至于失節。則名雖爲人。實與禽獸無異矣。述守節之德。自此以下十六章。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

女學卷二

十一

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孀音霜。取俱去聲。

右第七十二章。

○衛共姜者。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其詞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又曰。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

髦。實維我特。之死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共俱平聲。髦音蒼。他音拖。

右第七十三章。

○陶嬰者。魯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恐不得免。作歌自明。其詞曰。悲夫黃鵠之蚤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蚤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

女學卷二

十二

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終身不改。少去聲。夫音扶。數行之音。杭已音以。復扶又切。

右第七十四章。

○貞姬者。白公勝妻也。白公死。姬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聘爲夫人。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大夫致幣。姬辭曰。白公生時。妾幸得充妃匹。執箕帚。今不幸死。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金璧之聘。

夫人之位。非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貪汙之人生。何以爲哉。妾聞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於死者亦然。妾旣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太甚乎。遂却聘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有行之行去聲。辭音烹。姬作配。且夫音扶。

右第七十五章

○梁有寡婦。榮于色而美于行。夫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娶之。不可得。梁王聞。使相聘焉。辭

女學卷二

十三

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也。若忘死而趨生。慕貴而羞賤。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引刀自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相以報王王大其義。高其行。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行俱去聲。相已音以。沛郡劉長卿妻桓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桓終不歸。寧男十五。又妖。桓慮不免。豫刑耳自誓。宗婦流涕愍之。曰。若家未有他意。卽有。可因姑姊妹自表。何自苦如此。對曰。我

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故自刑。翦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邑有祀。膳焉。節。相去聲。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

女學卷二

十四

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于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

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哉。

節○

去聲。闕音。闕年少。執義之少。俱去聲。斷都管切。復扶又切。強上聲。相去聲。風音。風已盡之。已音以。誰爲之。魏浦妻房氏。年十六。浦病將危。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于黃壚耳。言訖而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耳。投棺中。流血滂然。姑劉氏哀懼。輟哭問故。答曰。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故持此自誓耳。兼慰夫魂于泉壤也。

節○。眇音渺。壚音盧。少去聲。

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

女學卷二

五

瑜死。父母舅姑咸欲嫁之。王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居有燕來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集王氏之臂。王感其偏棲。以絲絲繫燕足爲誌。明歲燕復來。猶帶前縷。王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復扶又切論曰。此皆自刑耳鼻。惟恐不得全其節者也。令女爲父母所迫。乃自刑至再。倘迫之不已。則有死耳。禽獸之行。所不忍爲。是數人者同也。已音以。行去聲。

右第七十六章。

○皇甫規之妻。善屬文。能草書。規卒。董卓聞其名。聘以輜輶百乘。馬二十四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奴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豈有不行于一婦乎。妻知不免。厲聲罵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趨使走吏乎。敢行非禮于汝君夫人。

女學卷二

其

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繫輓。鞭扑交下。妻謂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輓同論曰。董卓挾天子亂天下。威勢強暴。赫然無比。非可以情理諭者。不嫁則死。皇甫夫人籌之審矣。卓門陳請。厲聲罵賊。繫輓中庭。含笑斃杖。壯哉節烈。死有餘芬。彼貪慕富貴。或畏威失節之婦。觀茲圖畫。以爲何如哉。

右第七十七章。

○魏州司戶參軍王凝。以疾卒于官。家素貧。二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嘆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號古百切已音以斷都管切為

之嘆泣為去聲朝音潮為去聲瘡楚莊切論曰。李氏潔清之操。亘

女學卷二

七

天地萬古而不可磨滅者也。一手尚恐污身。況其大乎。嗚呼。可謂烈矣。

右第七十八章。

○楚伐息。擄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乃咏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

之。節。音。已。漢劉曜陷涇陽。渭北諸城皆潰。曜

獲將軍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緯自殺。緯妻辛氏色美。曜欲納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其自殺。皆以禮葬之。已音以論曰。擄其夫而欲妻其妻。暴虐之甚者也。不死必不免。息夫人辛氏如一轍焉。夫妻偕死。感動仇人。以禮合葬。息夫人辛氏又如一轍焉。嗚呼。奇矣。此心此理之同。有不謀而合者也。

女學卷二

六

右第七十九章。

○何氏。宋韓憑妻也。憑戰國時為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其詞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俄而憑遇害。王與何氏登臺。何氏投臺下而死。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屍與憑合葬。王怒弗

聽使里人埋之。塚相望也。越宿有交梓木生于二塚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曲。體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樂俱音洛

右第八章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

女學卷二

九

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節○長俱上聲含音捨明黃觀妻翁氏有賢行。觀建文時。以進士及第。仕至宗伯。燕王之篡也。觀死節。翁及二女皆被逮。有旨配象奴。翁詭言避難時。有金若干。寄城外親戚家。請往取。象奴利其物。與俱至郊外。翁云。兩女當以衣裾相結。恐稠人中迷失。奴

許之。至江濱。則率二女溺水死。至今廟祀秦淮河干。行去聲難去聲。論曰。盜剽村落。掠人婦女。燕篡社稷。亂人匹配。其爲賊同。其暴行無以異也。竇氏二女。投崖明烈。翁及二女。入水全貞。其不幸同。其立節無以異也。京兆奏旌。流芳千載。秦淮立廟。血食河干。其寧死不辱。旣同。其食報亦無以異也。行去聲

右第八章

○余洪妻鄭氏女也。有殊色。南唐平建州。鄭

女學卷二

十

爲亂兵所掠。裨將王建封逼之。鄭不爲屈。劫以利刃。亦不可奪。建封嗜人肉。而掠婦人百計。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見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于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之大將。當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于一婦人。以逞其欲。妾有死

而已。速殺為惠。文徽大慚。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神將大將之將。俱去聲。已音以。論曰。鄭為亂兵所掠。能脫王建封之手。幸矣。彼惟不畏死。故得全也。文徽大將。以義責之。無難愧悟。貞烈之婦。惟求一死。固亦有幸而獲免哉。世人畏死不敢貞烈。何也。將去聲。

右第八十二章

○王貞婦者。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貞婦與其夫舅姑皆被執。既而舅

女學卷二

三

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美。欲納之。恐其自縊。令俘囚婦人。襍守之。甚嚴。欲求一死不可得。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嵯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視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詩于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郡守為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節○將去聲。嶺音盛。楓音風。齧魚列切。墳房例切。守去聲。趙貞婦者。夫家永新人也。宋亡。永新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抱兒隨舅姑。匿邑校中。為

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不可。臨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吾不義而生。寧從舅姑死耳。遂與兒同遇害。血漬于禮殿兩楹之間。入甌。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燬以熾炭。其狀益顯。甌音專。論曰。二婦皆遭元兵。皆親見舅姑之死。踪跡同也。烈血漬乎甌石。皆能歷久如新。千載下凜凜有生氣焉。所謂不可奪之節。至形銷骨化而後猶不可奪者也。

女學卷二

三

右第八十三章

○巴陵女子韓希孟。韓琦九世孫也。元兵陷岳陽。希孟被執。義不受辱。書詩衣帛上。投江而死。越三日。收其尸。復得詩于練裙帶中。其詞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節○復扶又切。難去聲。號平聲。龍游儒家婦何氏。至正

間。爲亂兵所掠。裂帛題詩。投江而死。其詞曰。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亂兵奔。失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壻恩。江靜從教沈弱質。月明誰與弔孤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孫。節○長上聲 教平聲 蘭氏。江西吉安人也。有殊色。爲紅巾盜所掠。欲以爲妻。蘭乃手刃其子。題詩于壁曰。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豈忍更他姓。烈婦何曾事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

女學卷二

三

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遂擲筆自刎而死。陳友諒立廟旌之。蘭音客 處去聲 論曰。此皆不幸慘被寇掠。題詩盡節者也。韓何投江而死。死已正矣。蘭乃手刃其子。書壁刎頸。烈有加焉。詩之工拙。不必計也。已音以

右第八十四章。

○元兵陷撫州。臨川王家婦梁氏。甫嫁數月。與夫皆被執。軍帥欲污之。梁氏給曰。夫在。不忍也。乞歸之。而後可。帥以金帛與其夫。遣之。

并與一矢。却後兵。婦度夫去遠。罵賊而死。節○給蕩海 切皮入聲 劉宜者。大同人也。至正間。與姑華氏逃難。爲軍帥所掠。姑謂之曰。汝年少。奈何。劉氏曰。死耳。姑曰。勿無刀。縊無索。將奈何。劉氏曰。當罵賊不屈。激其怒。以就死耳。因賦庭柏以自況。遂相與大罵。爲賊所害。節○難 況上聲 至正十五年。有商人婦毛氏。美姿色。隨夫避亂。爲賊所執。脅之曰。從我。多與汝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

女學卷二

四

刀磨其身。毛氏大罵。聲不絕口。賊怒。遂刎其腸而去。聞者哀之。論曰。此皆不幸慘被寇掠。挺身就刃者也。梁氏計脫其夫。可謂智矣。劉與毛大聲罵賊。不過欲借彼賊刀。流芳千載耳。人生百年。總有一死。如此而死。爲得死所。不然。則狗彘之不若也。狗彘亦終必死。何世人之貪生敗節。願爲狗彘。悲夫。悲夫之 夫音扶

右第八十五章。

○章節婦金氏女也。許配樂清章文寶。未成

婚納妾包氏有娠。而文寶病且死。金氏固請往視之。一見而文寶卒。金撫妾治喪。固守不嫁。妾生子綸。金親教以讀書。通大義。復遣就外傳。綸成進士。金氏作詩見志。其詞曰。誰云妾無夫。猶及見夫方。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蠶。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復扶又切論曰。金氏未歸文寶。則猶未成婦也。以瑩瑩寡女。爲人撫妾字孤。至于有成。尤守貞之僅

女學卷二

五

見者也。天鑒奇節。子克顯揚。見志一詩。傳之千秋不朽矣。爲去聲

右第八十六章

○吳孫翊爲丹陽守。矯覽時爲都督與郡丞戴員。及翊左右邊洪。謀殺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殺之。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徐氏有姿色。覽欲并取之。徐恐不從見害。乃僞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從之。徐潛

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誓合謀。至晦日。徐氏設祭訖。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帷帳。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先召高嬰。與諸婢伏于戶內。覽人徐大呼。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哀經。奉覽員首祭翊。舉軍震駭。以爲神。神。并去聲。嬌音規。進音卞。將去聲。論曰。殺其夫而取其妻。此仇可一刻不報哉。徐氏既能全節。又復夫仇。可謂貞且智矣。中輟中之英雄豪傑也。

女學卷二

五

右第八十七章。禮曰。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婦人事夫。終身不改。喪必三年。則猶之乎父也。不幸變生意外。父爲人所殺。無兄弟可以復仇。身雖女子。義不容已矣。夫見殺。妻復仇。正也。刺刃仇人之胷。卽以一死償之。亦足含笑九原。流芳千古。況且未必死乎。明盛之朝。以忠孝節義教天下。固有飲泣殺賊。反得表閭宥罪者。奇行偉人。

不可磨滅。述復仇之德。自此以下凡

五章。已音以。割音恣。朝音潮。行去聲。

○長樂申屠氏。慕孟光之爲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既適侯官秀才董昌。絕不復吟。食貧作苦。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閒。得輕比。獨昌被殺。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挾以往。好言

女學卷二

三

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昌。希光則僞爲色喜。艷粧入室。六一既至。卽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爲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墓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時靖康二年也。樂音洛。七音彼。復扶又切。論曰。申屠氏爲夫報仇。手刃六一全家。千古大快也。遍告村民。從夫地

下。心事如青天白日。非蓋世英雄。何以能若此哉。爲去聲。

右第十八章。

○梁襄州都軍務周景溫。移職于徐。有勁僕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而行。至芒碭澤間。大言曰。聞此素多豪客。何無一人與吾決勝負乎。言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抽短刀以斷其喉。蓋掩其不備也。僕妻在側。殊無驚駭。但矯而大呼

女學卷二

天

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本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至於斯。孰謂無神明哉。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併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婦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狀。總首潛召其徒。一時執縛。械送亳城。咸棄市。婦返襄陽。爲尼終焉。陽音陽。蕩斷都管切。戊去聲。論曰。此之報仇。抑亦難矣。中

途被劫。羣盜殺夫。覆巢之下。寧有完卵。非僕妻急智。詐快大呼。頸血已汚。賊刃雖欲報仇。得乎從容觀變。頃刻執縛。賊乃知爲所賣。已懸首市曹。無及矣。嗚呼。快哉。已俱音以從音聰

右第八十九章

○豫章謝小娥。八歲喪母。嫁歷陽段氏。父與夫家常同舟。貿易江湖間。小娥年十四。父與夫皆爲劫盜所殺。小娥亦被傷墜水。爲他船所獲。依妙果寺尼。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猿。

女學卷二

三九

門東草。又夢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泊舟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爲李述之。李憑檻書空。忽有所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謂之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也。其日。車中猿者。車字之中。乃申字。申非屬猴乎。草下有門。門中有東。蘭字也。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一日。是春字。其爲

申蘭申春明矣。小娥慟哭再拜。密書四字于衣。誓訪二賊以報其寃。更爲男子服。傭保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紙榜子招傭者。娥應召。問其主。果申蘭也。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之。每覩謝之衣物器具。未嘗不暗泣。蘭與春宗昆弟也。春家在大江北獨樹浦。往來密洽。一日春攜大鯉兼酒詣蘭。至夕。羣盜畢至。酣飲既去。春沈醉臥于內室。蘭亦覆寢于庭。小娥潛鎖春于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隣人並至。擒春于內。獲贓貨數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人。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嘉其孝節焉。小娥遂爲尼。以老。喪去聲號平聲賊音臧守去聲論曰。娥無親屬。賊無名姓。此之報仇。抑又難矣。因夢而得名。傭保而得賊。至誠所感。天亦憐之。使成其志。亦可見殺人者死。申蘭申春終無所逃于宇宙之外也。若小娥之孝節。豈待言而著哉。

女學卷二

三

右第九十章

○麗涓母趙氏女也。字娥。娥幼時。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物故。讐乃喜而自負。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卒遇于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欲與解罪。娥不肯。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偷生。以枉公法乎。自入于獄。遇赦得免。州郡

女學卷二

三

表其閭焉。節○首去聲長上聲分去聲孝女王舜。趙郡人也。父子春為從兄長所殺。舜時甫七歲。與二妹寄食親戚家。既長不嫁。潛謂二妹曰。父為讐所賊。無兄弟可復仇。雖女子容得已乎。吾義不生矣。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忻方夜坐。舜與妹持刀入殺之。告父墓。自詣吏。請罪。孝文帝義之。貸焉。節○從兄之從去聲既女玉長之長上聲已音以女玉者。陳留緱氏女也。報父讐殺人。吏執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之。諸生申屠蟠進曰。王之

節。足勵忍辱無恥之子孫。即不幸。猶當表閭旌墓。況在清聽。可無哀矜乎。配感動。得減死。節孝女衛無忌。潯州人也。年六歲。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兄弟。母改適。欲報仇無由也。會從父宴客。長則時在坐。無忌以甓擊其首。殺之。自詣吏請死。巡察便以聞。太宗命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勅州縣禮葬之。從去聲論曰。使去聲此皆為父復仇者也。自分一死而皆得免死。天之所以報孝女也。人有一念之孝。天必鑒

女學卷二

三

之。雖殺人大罪。官亦義之。孝之功用大矣哉。為去聲分去聲

右第九十一章

女學卷二終

女學卷三

漳浦藍鼎元玉霖編

婦德篇下

○內則曰。凡生子。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饘革。女饘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

女學卷三

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悌。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子能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唯上聲長上聲帥音率冠去聲衣裘

自之衣去聲孫去聲

右第九十二章。人子少時。與母最親。

舉動善惡。父或不能知。母則無不知之。故母教尤切。不可專事慈愛。釀成桀驁。以幾于敗也。語云。慈母有敗子。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古來徒舍斷織。和熊畫荻。皆自其少時慎之。

甚至宦達。猶加箠楚。終身無姑息焉。述教子之德。自此以下凡十章。少俱去聲

驚音傲斷都管切

女學卷三

○顏氏家訓曰。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凡庶縱不能爾。當于嬰稚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答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反獎。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

誠哉斯語。節。此去聲。已音以。長上聲。少去聲。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呵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論。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訓督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已音以。

右第九十三章

○孟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術。孟母曰。此非所

女學卷三

三

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節。少去聲。賈音古。術音炫。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猪肉以食之。節。食音嗣。孟子既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智。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

厥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大儒。斷都管切。夫音扶。遠去聲。離去聲。

右第九十四章

○晉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以供母。母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遷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汝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流

女學卷三

四

涕。謐感而好學。遂博極羣書。謐音密。好俱去聲。養去聲。鈍音去聲。

右第九十五章

○韓夫人柳公綽之妻。仲郢母也。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節。惜只。駭切。韓國夫人鄭氏。歐陽脩之母也。脩四歲而孤。鄭氏守節教育之。家貧甚。常以荻畫地學書。脩成人。舉進士。以直諫貶夷陵。鄭

氏言笑自若。曰。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脩後以忠正文學。爲名宰。相。世稱柳母和熊。歐母晝荻。此之謂也。相去聲

右第九十六章。

○程母侯氏。大中公珣之妻。程顥程頤母也。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恕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于大中公。

女學卷三

五

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諸子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諸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故二程夫子俱成大儒。節
○珣音嚮。顥胡老切。頤音夷。長上聲。伊川先生曰。吾母生男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扶抱。夫人輒呵口汝若安徐。寧致跌乎。食而絮羹。卽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故頤兄

弟生平。於衣服飲食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稱去聲。長上聲。

右第九十七章。

○申國夫人呂榮公希哲之母也。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

女學卷三

六

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節○長俱上聲。榮公張夫人待制張盥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盥音溫。更去聲。已音

以運使之使去聲
錫音弋樂音洛

右第九十八章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平反幾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否則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節○幾上聲為飲事。母崔氏于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悅。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妄嗔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善果跪牀下不敢起。母乃訓之曰。

女學卷三

七

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徇國以死。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懵于禮訓。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墜于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墮世亡。爾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詬戾。吾死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乎。善果頓首謝罪。請自改。乃許之。節○寺去聲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母自教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

皆進士及第。景讓在浙西。有都押牙迂其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命左右褫其衣。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押音鴨。迂阮古聲。皆為之為去聲。論曰。此皆以官為教者也。

女學卷三

八

不疑之母。可謂仁矣。崔氏涕泣而道。至情激切。為子而不墜淚者。未之聞也。景讓之母。不惟善于教子。且免罪焉。以平萬軍之怒。安將佐之心。保家福國。厥功為大。有此等賢母。而子弗為名臣者。鮮矣。將去聲

右第九十九章

○陳堯咨精于弧矢。自號小由基。咸平中。舉進士及第。為知制誥。出守荆南。其母馮氏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客以

堯咨善射。無不嘆服。母怒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善政興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節吳賀之母。教子義方。賀與賓客語。間旁及人短。母聞之怒。客退。答賀至。百所親或解之曰。臧否士之常。當有何過。而答之若是。母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產一子。嘗使知禮讓。而出言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

女學卷三

九

懼自救。為名進士。

否音鄙三去聲妻去聲

論曰。子已顯

達。而親猶捶楚。可謂嚴矣。然出典名藩。不以忠孝輔國家。安得不杖。好談人短。以訐為直。聖賢之所惡。亦覆國亡家之道。安得不答。非此賢母。為二子者殆矣。

已音以好去聲惡去聲

右第一百章

○崔氏房景伯母也。景伯為東清河太守。有疑獄。常先請于母。具邱婦列其子不孝。景伯為悲傷。母曰。民未知禮。何足深過。但呼其母

子來。令見汝事我。當自改也。乃召其母與對榻共食。立其子堂下。觀景伯供養者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面慚耳。此其心未也。徐之又二十餘日。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風化大行。

守去聲養去聲

右第一百有一章

○顏氏家訓曰。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閒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

女學卷三

十

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誠。世間繼母慘虐孤遺。離閒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節。妻閒離閒之閒俱去聲喪去聲勝平聲

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蚋。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鬪之恥。河北恥于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母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貴賤之隔。俗以

爲常身沒之後。詞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喪去聲。重平聲。少去聲。音音。芒分去聲。闕奚逆切。悲夫之夫音扶。

右第百有二章。人生不幸。盛年失配。中饋無主。不得不續娶後妻。以撫幼穉。亦冀母子相安。慈孝和樂。而爲人

女學卷三 十一

後妻。往往暴虐前子。甚至讒譖蠱惑。致使其父亦遂不慈。古今通患。非一日矣。夫繼母如母。夫之子。卽己之子。原不可以二視。況待己子。雖加嚴酷。人亦諒其無他。待前子稍有謬戾。世將指爲口實。故繼母之道。不可不慎也。述慈愛前子之德。自此以下凡四章。樂音洛。大音扶。

○芒卯八子。前妻之子五。繼娶孟陽氏。生子

三。前子不孝。繼母乃命其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子猶不孝。一日有犯。魏王令者當死。繼母憂戚悲哀。百計救之。人謂繼母。前子負汝深矣。何救焉。繼母曰。阿父爲其孤也。使妾爲繼。繼母如母。母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薄前子。可謂義乎。魏王聞其賢。乃赦此子而復其家。自後五子遂爲孝子。節。爲其孤。之爲去聲。漢中陳文矩。繼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卒

女學卷三 十二

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自遷善也。前妻長子興。疾篤。母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呼三弟曰。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過惡深矣。遂偕三弟詣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郡守異其母。蠲其家徭。許四子以自新。後並爲良士。遠去聲。長上聲。論音拙。守去聲。

曰孟陽穆姜能盡繼母之道前子遂化而爲孝。何其神也。故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特我之誠未至耳。

右第百有三章

○齊人鬪死於道。吏捕殺者。遇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相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子。長者。妾夫前妻子也。

女學卷三

七

夫且死。囑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而欺死者也。子雖痛。可奈何。泣下沾襟。相言于王。王高其義。並赦之。而尊其母。號曰義繼母。○相俱去聲。少聲。秦母者。秦閭夫繼室柴氏也。閭夫病且死。以前妻子爲托。柴辛勤紡績。撫之有恩。至正中。晉寧盜作。前子爲賊所得。在賊中。官執之。論死。柴引已子詣官。願以代。次子亦前請曰。從賊者我也。罪何可加于

兄。吏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他囚知之。乃太息曰。嗟夫。婦不忘夫命。信也。子赴死。成母志。仁也。上其事。免之。且旌其門。蠲徭役焉。○大夫之。夫音扶。論曰。兄弟爭死。孝友已足稱矣。此人情所難。蓋平日感于母教也。繼母願以已子代前子死。尤千古之所難。蓋高義之極者也。有此高義。天必鑒之。君相有司必憐之。忍令乃子死乎。固宜其兩全無害。百世流芳不沒哉。○已足去聲。

女學卷三

七

右第百有四章

○珠崖二義者。珠崖令後妻及其女也。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名初者。十三歲。相携扶襯以歸。法。携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奩。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嘻。死矣。誰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之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爲實然。心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

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而置之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相與涕泣哽咽。路人莫不下淚。關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遣之去。後乃知其男也。槐初親切查音廉。上聲。論曰。聲哽音梗。咽於歌切。當時一寡母。一幼子。一孤女。必不得已而死。於斯三者奚擇。雖聖賢亦必曰。女耳。孝哉。初也。其女中之俊傑乎。然非賢繼母極力爭死。初之死無辜。亦可惜者。至情迫切。哀感路人。非此母不能活此女。吾願天下之為繼母者。鑒之。以。

女學卷三

十五

右第百有五章

○文王后妃德性仁厚。詩人爲之歌。麟趾其誦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爲去聲。振俱音真。定音訓于俱音吁。

右第百有六章。木世婦人。每多刻薄。

能勉於事上。而不能不忽於待下。故或發人細過。自矜明察。或虐使侍婢。無故鞭笞。以狹隘酷烈爲才能。仁厚之風渺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脩德獲福。亦天道自然之應也。述仁厚待下之德。自此以下凡四章。

女學卷三

其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門。但吾父母

家幼穉。歲事不理。吾往理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慎守家。吾夕而還。及其既也。天陰。先期至。止于閭外。俟夕乃入。魯大夫怪而問之。母曰。妾不幸早寡。與九子居。臘事禮畢。閒從少子歸視私家。與諸婦。諸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逸樂醉飽。情所有也。妾反過早。不欲遽入。故止閭外。大夫言于穆公。賜號母師。少俱去聲。閑去聲。樂音洛。

右第百有七章

○唐榮陽縣太君鄭氏。拾遺元稹母也。寬厚性成。持家二十五年。專用訓誡。去鞭朴。正顏色以訓諸女婦。女婦桌格如履水。正辭氣以訓諸子孫。子孫愧恥。若撻于市也。婢僕終歲不聞忿爭聲。自童孺以逮成人。曾不識憤楚。閨門之內。熙若太古。蒸漸于化云。稹音軫。稹古栗字。

右第百有八章

○程子之母。治家有法。但于婢侍。未嘗加以

女學卷三

七

箠楚。或兒女小有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節司馬溫公夫人張氏。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沃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其頰而止。平居自奉甚約。及用賜親戚。無有所吝。已音以。頰音周。切。剔音周。

右第百有九章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于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節呂氏童蒙訓曰。巫祝尼嫗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右第百有十章。從來婦女多信鬼神。

故巫覡尼僧。得肆簧口。爲誑誘財物之階。原其心。不過欲求福耳。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非神力所能轉移。即使鬼神有力。亦必福善禍淫。正正是與。豈聽巫尼諂佞。顛倒人世之是非。以妄加禍福。無是理也。三姑六婆。不上門。古人深以垂戒。蓋此輩花言巧語。能移人性情。壞人心術。一被煽惑。無所不至。小則耗斲財物。大則敗辱身名。所當嚴拒禁絕。不可與之相接也。僧道男人。尤非婦女所宜見面。乃婦女凡事避嫌。獨于僧道無所顧畏。甚至結隊成羣。入寺燒香。雜遝嬉遊。不知羞愧。風俗之壞。一至於此。嗚呼痛哉。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述脩正闢邪之德。自此以下凡六

女學卷三

六

章教音茹
遙音杏

○鄴有女巫。以幻術惑衆。每歲與三老廷椽。餽民間數百萬錢。爲河伯娶婦。至期。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之。爲治新衣。設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中。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沒。人家有好女者。恐巫取之。多挈眷逃亡。巫曰。若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人民矣。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曰。再娶時。幸告予。予亦往送女。及期。豹往河上。

女學卷三

九

三老廷椽豪長皆會。觀者數千人。其大巫。老女子也。年已七十。女弟子千人。皆衣繒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卽將女出帷中。視之。顧謂巫祝三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投河中有頃。豹曰。大巫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小巫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更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小巫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媼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

投三老河中。觀者大恐。豹立待良久。卻復使廷椽豪長入視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豹乃釋之。自是諸巫逃散。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河水亦不漂溺人民。爲河伯之爲俱去聲緹音提長俱上聲已音以衣繪上衣字去聲趣俱音促復俱扶又切

右第一百十一章。

○漢成帝時。趙飛燕譖許皇后班婕妤。呪詛主上。帝怒。廢后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

女學卷三

二

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帝悅。赦之。賜黃金百斤。婕音捷妤音予愆同誼

右第一百十二章。

○唐長孫皇后有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能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靈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當爲乎。長上聲數音朔

右第一百十三章。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升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云爲之爲去聲。樂音洛磨音冒。

女學卷三

主

右第一百十四章。

○劉伯溫曰。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亦巧於致人者。人情無不愛其親。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惻然動心。故中材之人。波馳蟻附。若目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箠楚而望救。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交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節○行去聲。文去聲。浮屠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入地獄。故兒女子

尤篤信其說。持齋念佛。以致恩于母。劉伯溫曰。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人必有母。將舍已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已母而獄之與。獄已母。不孝。舍已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吾知其必無是事也。舍俱音捨母與之與二與俱平論曰。世俗親死。無不齋僧拜懺。必使其父母入於地獄。然後以僧援而出之。此不孝之尤。罪不勝誅者也。奸僧惑世誣民。圖舖餽耳。

女學卷三

主

爲人子女。何忍侮辱父母。以誣佛媚僧。至此極乎。讀是書。可以悟矣。勝平聲

右第一百十五章。

○儀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音盤

右第一百十六章。婦德通論也。婦德細

行難更僕數。至於大端。不外敬慎而已矣。兢兢業業。無非無儀。自念慮之微。以及事爲之著。皆本敬慎之心。以出之。而無敢一毫放恣焉。則內正其心。淑其身。宜其家人。而家道成矣。述婦德通論。凡五章。行去聲。已音以。

女學卷三

右第百十七章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節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敎之者曰。汝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論曰。此所謂無非無儀也。知婦道矣。

右第百十八章

○周南桃夭之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

子于歸。宜其室家。次章曰。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三章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大俱平聲。

右第百十九章

○張華女史箴曰。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忌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女有辭。割驩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

女學卷三

音

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嫕音。驩音。趨音。扶音。

右第百二十章。德者。婦人一生之大

本也。爲言爲容爲功。必依德以立。故著婦德獨詳焉。譬之車。德其輪也。車

非輪不衡。若作室家。則梁棟也。棟折
榱崩。室不立矣。故婦人有德。則內行
克敦。外觀有耀。一舉一動。皆足爲模
楷。雖奇醜若鍾離春。吾愛之敬之。無
德而徒有才。其才不足稱也。蔡文姬
之詩。李易安之文。失節再醮。讀者尤
爲齒冷。況於墮垣復關。兄弟啞笑者
哉。古來奇才國色。接踵相望。一失其
身。人所賤惡。雖有仙姿慧舌。妙技絕

女學卷三

五

藝。由君子觀之。不過名妓者流耳。非
麗貞曰。悔此宵一念之差。嘔心有血。
致今日終身之誤。剝面無皮。嗚呼。可
不慎哉。述婦德百二十章。皆取其足
法。而懲創者不與焉。女子旣入學。讀
書識道理。於吾言所不盡者。當深思
而自得之。以正厥德也。何有。內行之
行去聲

易音異施音鬼陞音
歲惡去聲與去聲

女學卷四

漳浦藍鼎元玉霖



婦言篇

○班氏曰。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

右第一章。承首篇婦言而立言也。以下七十八章。雜引古人之言行以明之。行去聲

○明徐后諭命婦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

女學卷四

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今諸命婦。可不思有以翼贊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無窮矣。行去聲 易音異

右第二章。婦人之言。不出閭閻所最相親切。朝夕談論者。惟夫耳。然恃牀第之愛。放言媚辭。君子以為褻也。忠臣事君。繩愆糾謬。賢女事夫。道亦如之。則相規以德。正言嶽嶽者。貴焉。述

勗夫之言。自此以下。二十有三章。第

婦

○女曰雞鳴。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其詩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鳬與鴈。次章曰。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三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之好去聲

女學卷四

二

右第三章

○齊雞鳴。思賢妃也。妃能相君以德。不留於逸欲。當夙興之時。而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詩人叙其事以美之。其詩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次章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三章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相去聲 朝俱音潮 薨音轟

右第四章

○周宣王皇后姜氏。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王嘗早臥。姜氏脫簪珥。待罪于水巷。使其傅母傳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人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欲。窮欲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必從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成中興之業。樂俱音洛。好俱去聲。論曰。早臥晏起。怠荒之漸也。人無論貴賤。皆當夙興。

女學卷四

三

夜寐。趨事赴功。惟夫耽樂酒色。乃有俾晝作夜。失禮之差。夫婦均有過焉。賢女慎微。恐招非議。是宜以姜后爲法。惟夫之夫音洛。扶樂音洛。

右第五章

○樊姬者。楚莊王夫人也。王好獵。姬諫不聽。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感而改過。勤于政事。嘗聽朝晏罷。姬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拊口而笑。王曰。何也。對曰。

妾執巾櫛十餘年。遣人求夫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知人也。今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以告虞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以爲令尹。治楚二十二年。而王以霸。樊姬之力也。好去聲。朝音潮。潮相去聲。

右第六章

女學卷四

四

○齊桓公好淫樂。其夫人曰衛姬。諫不聽。姬爲不聽音樂。齊侯感而放鄭聲。遂霸天下。好去聲。爲去聲。

右第七章

○越姬者。勾踐之女。楚昭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越姬參乘。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王曰。樂矣。顧蔡姬曰。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願之。生同樂。死同時。王謂太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顧越姬曰。昔我先

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能法先君。將改斯樂而勤于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王悟。加敬禮焉。節○樂俱音洛要平聲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于將。相。王曰。將。相于孤。猶股肱也。何可移禍。越姬曰。大哉。

女學卷四

五

君王之德。以此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故不敢許。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王死。而況妾乎。願先驅狐狸于地下。王曰。昔者吾戲耳。若今必死。是彰孤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不言。心已許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蔡姬竟不能死。子閔子西等。迎越姬之子熊章立之。是爲惠王。將相俱去聲樂音洛皆將之將如字爲王死之爲去聲已音以好去聲

右第八章

○齊閔王得宿瘤女。以告諸夫人曰。昨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以待。及至。宿瘤也。宮中皆掩口而笑。王曰。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于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衣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自飾以暴虐。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立以爲后。出令卑宮室。與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宿瘤女有力焉。女死而王怠政。其後燕遂屠齊。閔王走死。夫傳之扶衣去聲朝音潮

女學卷四

六

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立以爲后。出令卑宮室。與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宿瘤女有力焉。女死而王怠政。其後燕遂屠齊。閔王走死。夫傳之扶衣去聲朝音潮

右第九章

○漢成帝時。班婕妤有寵。帝遊後庭。欲與侍
仔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
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
得無近似之乎。帝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
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侍音莫
仔音子

右第十章

○漢主聰立。劉娥爲后。營鵠儀殿以居之。廷
尉陳元達切諫。聰怒。命斬之。后上言曰。今宮
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

女學卷四

七

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乃欲誅之乎。
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公私
困弊。社稷阽危。天下之罪。皆由于妾。妾何以
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不
意今日身自爲之。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
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
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名園曰納
賢園。堂曰愧賢堂。鵠與風同音。以爲妾之
爲去聲。喪去聲。復扶又切。

右第十一章

○唐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幼能屬文。長有淑
德。帝營玉華宮。所費億計。如以帝東征高麗。
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乃上疏諫。其
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
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又曰。地廣非常安之
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
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
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
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

女學卷四

八

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
力之費。又曰。珍玩奇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
錦繡。是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
法於奢。何以制後。帝善其言。長上聲。麗音離。
喪俱去聲。已音
祝音鳩。

右第十二章

○遼主天祐。好獵。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
名飛電。瞬息千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
之不得。后蕭氏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

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危。此游畋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好去聲。從之從去聲。竊爲之爲去聲。

右第十三章。

女學卷四

九

○劉氏。晉王李克用妻也。克用追黃巢。還軍過梁。朱溫陽爲歡宴。陰伏兵夜半攻之。克用逃歸。卽議擊溫。劉氏諫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如斂軍還鎮。自訴于朝。然後可聲罪也。克用從之。天下於是直溫。爲國之爲去聲。暴音曝。朝音潮。

右第十四章。

○劉智遠至晉陽。議出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惠澤及

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將去聲。勞去聲。

右第十五章。

○明太祖初渡江。妃馬氏謂之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若殺掠以失人心。雖其身亦難保也。太祖從之。及卽位。立爲皇后。帝以馬皇后賢。嘗比之長孫后。后曰。妾

女學卷四

十

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節。長俱上聲。易音異。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不軌。伏誅。時宋濂已致仕。以孫慎坐胡黨。械濂至京。帝怒。欲殺之。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且宋先生家居。寧知朝廷事耶。帝意乃解。節。相去聲。已音以。朝音潮。帝震怒回宮。必問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

諫曰。陛下居上位。有衆子。正宜積德。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帝從之。

右第十六章

○漳州王藻。爲府獄吏。每日携金歸。妻疑其鬻獄。因遣婢餽豚蹄十臠。及歸。給云。送十二具。藻怒婢竊。酷掠之。婢不勝痛。自誣服。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爲鍛鍊所得。姑以婢事試君。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

女學卷四

十一

來不義之物。藻瞿然大悟。因題壁曰。從今不願持刀筆。放下歸來遊翠林。卽施散所有。入山遠遁。給藻海切勝平聲夫音扶論曰。世間婦女。但知有金錢耳。遑計其來之不義哉。王藻之妻。可謂有仁心者矣。

右第十七章

○晉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母也。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直。不容于國。去而之三家之邑。邑人共懷羊。而遺之肉。羊舌

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見容。去之三家之邑。又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姑受之。無逆其善意。羊舌子受之。曰。以食肸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其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冶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瘞之。無何。懷羊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以吾求容于此。不敢無受。然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乃兔。附好去聲食俱音嗣惟不取食也之食如字瘞音意切。黑乙

女學卷四

十二

右第十八章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尋師遠學。節。其行之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絲生自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絢也。則捐

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口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已音以斷俱都管切亡音無論曰。羊子之妻。是能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者也。行路拾遺。且以爲恥。況非道取人財乎。遠學一年來歸。猶恐稽廢時月。況懷安以敗名乎。有此賢妻。而不奮勵者。鮮矣。

右第十九章

○姜氏齊桓公女也。晉公子重耳奔齊。公妻

女學卷四

十一

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焉。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妻去聲從去聲

右第二十章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相俱去聲

右第二十一章

○王章爲諸生。遊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怒曰。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踰仲卿者。卽病困當激

女學卷四

十四

昂自起。何至效兒女子相向涕泣耶。章悚然。病竟起。後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不聽。竟死于獄。朝音潮

右第二十二章

○許允婦阮氏。衛尉共之女也。奇醜。交禮竟允遂不復入。家人深以爲憂。有客桓範勸之。允乃入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對曰。新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言。行君有幾。允曰。

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慚，遂相敬重。其平聲，幾俱上聲，行俱去聲，夫音扶。

右第二十三章

○司馬溫公爲小官時，夕遇盜，笥中衣盡亡，天向寒，無續絮，頗嘆惋。夫人張氏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公爲之釋然。笥音四。

右第二十四章

○公父文伯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

女學卷四

五

階趨行，奉劍而正履，母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結屨之綦絕，左右顧無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于朝，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贊而見于窮閭者七十有餘人，故能相王室而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者皆益也，子則皆爲役矣。於是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引飪而親饋焉。父上聲，奉去聲，朝俱音潮，綦音忌，相去聲。論曰：此訓

子下賢者也，貴倨自尊，則賢士不與我遊，而諂諛人至，隕聲望，敗勳名，皆由此爾。自古能成大業之人，未有不謙恭善下，以收忠告之益，而得人心死力者。敬姜訓子，真萬世之格言哉。

右第二十五章。母子之間，朝夕晤語，則訓以義方，弗納於邪者，貴焉。人當父兄之督責，師保之董戒，雖在中材，無致刺謬，然有時不可必得，則恣焉。

女學卷四

六

者多矣。朋友知之，或不敢言，言之或不能盡，慈闈提撕，瞿然警覺，功與父師等埒耳。述訓子之言，自此以下十五章。

○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對曰：士卒併分菽茹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勾踐之伐吳乎？投膠

飲江。分食糗糒。與士卒同甘苦也。子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土。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罪。然後納之。將去聲。使者之使去聲。膠音半。樂音洛。

右第二十六章

○吳夫人者。孫堅妻。孫策母也。策以功曹魏騰忤己意。將殺之。吳夫人倚大井謂之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

女學卷四

七

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右第二十七章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太祖卽尊位。拜于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簡○樂俱音洛。

仁宗皇后曹氏。神宗皇帝祖母也。性恭儉。涉經史。慈愛天至。帝事之亦至孝。竭誠。帝嘗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謹受教。薊音冀。已俱音以。予上聲。易音異。

右第二十八章

女學卷四

八

○崔玄暉母盧氏。嘗誡其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故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暉音委。取音遇。論曰。此教子居官之要。貲音資。比去聲。

務千秋之龜鑑也。父母以錢物為喜悅。而子能廉者鮮矣。

右第二十九章

○齊相田稷子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稷子以實告。母曰。吾聞士脩身潔已。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為詐行。非義之念。不萌于心。非禮之利。不入于家。故言行若一。而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養子。而子若是。去忠遠矣。不義之財。非吾財也。

女學卷四

九

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稷子慚而出。反其金。席藁謁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焉。舍稷子而復其位。齊相之相去聲。行俱去聲。舍上聲。

右第三十章

○吳孟仁為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鮮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鮮寄我。非避嫌疑也。節。鮮。例。馬。及。晉陶侃少為縣吏。嘗監魚池。以魚鮮遺母。母湛氏封鮮遺之曰。汝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我。反有損我耳。少去聲。湛音譚。去聲。

右第三十一章

○唐長孫皇后訓諸子。嘗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曰。太子惠德不立。名不揚。患無器用耶。長上聲。

右第三十二章

○王孫賈仕于齊。淖齒亂。湣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於是湣王及于難。

女學卷四

十

賈乃入市中。呼市人。誅淖齒而歸。淖乃教。切。淖與閭同。處俱去聲。論曰。此訓子以忠者也。賈之討賊立功。其母激成之耳。

右第三十三章

○晉虞潭為南康太守。值杜駿構逆。母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將士。潭遂克捷。蘇峻反。潭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吾老為慮也。盡發家餼佩服。以助軍資。內史王舒遣子

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子從征。汝何獨不遣。潭卽以子楚護軍。與允之合勢。峻平封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宰相皆就拜謁。守去聲。將去聲。相去聲。

右第三十四章

○王經少貧苦。仕魏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及爲尚書。遇高貴鄉公髦之難。司馬昭收之。并及其母。經涕泣謝母曰。不從母教。以至

女學卷四

三

今日。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恨之有。少去聲。難去聲。

右第三十五章

○東漢宦官治鈞黨殺名賢李膺杜密等百餘人。有詔捕范滂。滂自詣獄。縣令郭揖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

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節。滂。蘇母。幸。雲。程氏洵妻也。二子軾轍幼。母親教之。戒之曰。汝讀書勿效兒曹輩。欲以書自名而已。嘗夜讀范滂傳。軾慨然起。跪請曰。兒願爲滂。夫人許我乎。母大喜曰。汝能爲滂。吾不能爲滂。母乎。後二子皆忠直敢諫。爭母教然也。已音以。傳去聲。

右第三十六章

○唐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李義府。先白其

女學卷四

三

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擅殺命官。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之。始下。乃讀彈文。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聚爲萊州司戶。

右第三十七章

○劉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

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母老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從汝行。不憚矣。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爲殿上虎。朝俱音潮

右第三十八章

○張夫人計氏。魏公張浚母也。浚謫永州。念

女學卷四

三

秦檜誤國。欲力論時事。恐母年高。致禍不能堪。內憂之。體爲之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紹聖初對策之言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體爲之去聲

右第三十九章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前。復扶。又切。孔子

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右第四十章。夫有過。可以力爭。子有過。可以扑督。過出于父母舅姑。斯亦難矣。欲語不敢。欲嘿不能。將何道而可。曰。有幾諫之法在。將順遂非。非所以爲孝也。述幾諫之言。凡四章。

○樂羊子就學。七年不返。妻嘗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

女學卷四

四

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不能供具。致使食有他肉。姑感而棄之。養去聲

右第四十一章

○周才美有子婦。賢且能。才美將以家政付之。諭以斗斛。稱尺各二。并出納輕重便宜。婦不悅。拜辭舅姑。請去。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何去爲。婦曰。翁平日所爲。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

毀婦曰。未也。翁用此幾年矣。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侍奉。若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稱短尺買物。大稱長尺賣物。二十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妾即願留。才美感悟。欣然許之。婦所生二子。皆年少登科。稱去聲。幾上聲。量俱平聲。少去聲。

右第四十二章。

○馮氏。歐公池妻也。公池有兩弟。皆庶出。翁欲厚嫡子。馮氏請曰。嫡庶子為父母服喪。有

女學卷四

三

差等乎。翁曰。一也。馮氏曰。三子皆翁所生。服既無差等。財產可獨差等乎。甚非後福。媳所不願。翁賢而從之。

右第四十三章。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于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耶。天子及諸侯。令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

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父上聲。朝俱音潮。論夫音扶。庀音弭。切。曰。與言弗應。疑其近於非禮矣。然婦言不踰闕。朝者。敷布政令之所。非婦人出話之區。不應。禮也。敬姜為康子之從祖叔母。年老分尊。處不當言之地。尚且不輕矢口。雖有問焉。弗敢應。守禮之至者也。朝音潮。從去聲。分去聲。

右第四十四章。婦人之義莫重于禮。

女學卷四

三

記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不可不學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禮。故禮所不當言。則不言。是婦言之正則也。一舉動而不敢忘禮。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言。人亦不厭其言也。述守禮之言。自此以下凡七章。

○唐長孫皇后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太宗深重之。嘗與議賞罰。后辭曰。北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問之。終不對。

長上聲好去聲造音慥

右第四十五章

○憲宗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暖之女也。穆宗有疾。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政事。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監平聲朝音潮

女學卷四

右第四十六章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爰賦泉水之詩。其詞曰。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次章曰。出宿于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三章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華。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四章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遠去聲登音旋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于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右第四十七章

○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奔走跋涉。以不可歸之義來告。夫人憂之。爰賦載馳之詩。其詞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

女學卷四

天

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次章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三章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蕓。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四章曰。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唁倪殿切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右第四十八章

○竹竿之詩。亦衛女思歸寧而作也。其詞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次章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三章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四章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籊音狄。遠父母之遠去聲。

右第四十九章

○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

女學卷四

无

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河廣之詩。其詞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次章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范氏曰。夫人之。不往。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

右第五十章

○鄧曼者。楚武王夫人也。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以告

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戒之。不及。而莫敖師果覆。久之。武王伐隨。將齋。告夫人曰。余心蕩。夫人退。嘆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知之。故臨武事。發

女學卷四

三

大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行。卒于櫛木之下。好去聲。易音異。櫛。謨官切。音滿。平聲。夫固。夫豈之。夫俱音扶。

右第五十一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斯明哲者貴焉。婦人見識幾何。欲以小慧逆億。難矣。然天下盛衰消長。禍福倚伏。天道人事。有開必先。固可以理信之耳。據理而談。使知趨避。亦足補救萬一。非多言也。述賢智之言。自

此以下十八章。幾上聲 長上聲

○密夫人者。密康公之母也。有獻三女于密侯者而豔。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物也。王而獲此。猶且不堪。況汝小醜乎。汝必獻之。康公不聽。王滅密。豔與之夫俱音扶

右第五十二章。

○臧文仲將使齊。其母謂之曰。汝刻而無恩。

女學卷四 三

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魯之寵臣多怨之。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助焉。於是文仲自結于大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止文仲。欲興兵而襲魯。文仲遣閒使遺公書。恐人得之。為隱語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書至。莫測也。問其母。母泣下沾襟。曰。君之臣見止矣。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民納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趣饗戰鬪之。

士。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言思妻。臧我羊。羊有母。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也。是有木治。繫于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魯侯軍于境。為備焉。齊兵聞有備而還。免文仲而歸之。使俱去聲 好俱去聲 也夫嗣惟饑不得食之食之夫音扶 閒去聲 食俱音如字 趣音促 養去聲

右第五十三章。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

女學卷四 三

見公。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意在衛也。是以請。桓公許諾。明日臨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知之。公曰。善。夫人治內。仲父治外。吾無憂矣。朝俱音潮 舍音捨 父俱上聲

右第五十四章。

○晉文公爲公子。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僂負羈之妻。謂其夫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公子。反晉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公子壺飧。而加璧焉。文公受飧返璧。三年。晉師伐曹。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其平聲從去聲相去聲

右第五十五章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后也。極醜

女學卷四

三

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臂。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宣王召而問之。鍾離春不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王曰。願聞命。對曰。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金玉琅玕。珠璣翡翠。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于山林。諂諛強于左右。邪僞立朝。忠

諫不通。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聞之。於是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選兵馬。實府庫。招直言。立太子。拜無鹽女爲后。而齊國大安。重平聲罷極之罷音疲朝音潮

右第五十六章

○陶大夫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聽。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

女學卷四

四

人擊牛醢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祥也。妻曰。妾聞之。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于子孫。而名流于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家富而國貧。此敗徵也。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而答子

誅母以老免。妻乃與少子歸養。終其天年。師遠去聲。少俱去聲。養去聲。

右第五十七章。

○田嬰子之妾謂嬰子曰。君相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家富累萬金。且門下不見賢者。妾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錦綺。而士不得裋褐。僕妾茹膏粱。而士不厭糟糠。公家之士日損。妾竊怪之。嬰子曰。賢妾也。加敬重焉。相俱去聲。將俱去聲。視而遇切音孺。

女學卷四

三

右第五十八章。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不能從。節
○朝音潮。惡去聲。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好去聲。難去聲。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我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妻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汝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載其上久矣。難

必及于子。盍亟索士。慙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于荆。朝俱音潮。難俱去聲。慙音魚。僅切。

右第五十九章。

○申公巫臣死。叔向欲娶其妻。其妻夏姬也。母叔姬戒之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尚可娶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三代之亡。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惟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

女學卷四

三

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其必喪羊舌氏矣。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夫惟之夫音扶。強上聲。喪去聲。

右第六十章。

○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者。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闔中。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

奔使子兄追之。逢水溺死。使子終身無兄。子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三年魯里亂。

右第六十一章

○陳嬰爲東陽令史。秦末大亂。東陽少年殺其令。欲立嬰爲王。嬰母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聞汝先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乃止。

女學卷四

三

以兵屬項梁。節。少年之少去聲。王陵以兵屬漢項

羽。執陵母置軍中。欲以招陵。陵使至。陵母私

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

者。終得天下。無以老妾故懷二心。遂伏劍而

死。陵與高祖定天下。位丞相。封安固侯。使仕去聲。

爲去聲。長上聲。論曰。此班叔皮所謂嬰母知廢

陵母知與者也。

右第六十二章

○秦攻趙于長平。趙王使趙奢之子括代廉

頗爲將。括母詣王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

也。母曰。括父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

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

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

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

家。而日買便利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

曰。母置之。吾計決矣。母曰。如有不稱。妾請無

隨坐。王許之。括果敗死。王以母爲仁智。將俱去聲。

朝音潮。稱去聲。

女學卷四

三

右第六十三章

○河南太守嚴延年。陰鷙酷烈。冬月論囚。流

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

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

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

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

歲餘。延年母得罪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守去聲。驚音至。

右第六十四章

○楚江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居無何。乙母亡布八尋。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曰。信然乎。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如何。母曰。昔孫叔敖爲令尹。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何罪焉。母曰。吁。大王何言之過也。昔妾之子爲郢大夫。王宮失盜。妾

女學卷四

三

子坐而黜。妾子亦豈知之哉。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命償其布。賜金十鎰。母辭曰。妾豈貪貨。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復召用江乙。相去聲

右第六十五章

○辛毗女憲英。羊耽妻也。弟敞爲曹爽參軍。司馬懿謀誅爽。敞問于姊曰。天子在外。太傅

閉城門。人云不利國家。信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曰。就。爽才非太傅偶也。曰。可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甚焉。若夫死難。則親昵之任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及事定。嘆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節。度入聲。難俱去聲。夫音扶。已音以。魏主使鍾會入寇。憲英聞之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懼其有他志也。會將行。請耽子琇爲參軍。

女學卷四

罕

憲英憂曰。今日難至吾家矣。使琇固辭。魏主不許。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變。琇竟以全歸。難去聲。已音以。

右第六十六章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主遣虎賁收之。妻阮氏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

既至。魏主怒詰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惟阮氏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果至。音奔。稱去聲。後允出鎮北。謂阮氏曰。吾其免矣。阮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與夏侯玄李豐善。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門生奔告阮坐機上。神色不變。曰。早知爾爾門生欲匿其子。阮曰。

女學卷四

聖

無預諸兒事。乃移居墓所。大將軍遣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冒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不可數問朝事。兒從之。卒免于禍。朝音

右第六十七章

○吳孫休爲琅邪王時。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王。衡妻習氏諫不聽。王上書乞徙他郡。吳主移之會稽。及孫綝廢吳主亮。迎王立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今欲奔

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叛逃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將安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必不以私嫌殺君。君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非但免禍。且當優饒。衡從其計。吳主休優詔答之。加衡威遠將軍。邪俱音耶。守去聲。會音。肱復扶。又切好去聲。

右第六十八章

○女媚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

女學卷四

聖

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媚對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禱祀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汝罪也。釋其父弗誅。將渡。少櫂者一人。媚攘袂而備父役。中流發河激之歌。簡子曰。昔者不穀夢娶。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禱以爲夫人。媚再拜辭曰。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妾有嚴親在。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娶

以爲夫人。

如音彌勝平聲
卷音拳被音弗

右第六十九章。凡人靜觀則智。禍至

則昏。當夫患難猝來。克撐持者鮮矣。

有能嫻於辭令。片言解厄。或以理奪。

或以情求。總之轉禍爲福。非長舌利

口之流。所可同日語也。述免禍之言。

自此以下凡六章。難去聲撐
抽庚切

○女婧者。齊傷槐衍之女也。景公有所愛槐。

使人守之。懸木其下曰。傷者死。衍醉而傷槐。

女學卷四

星

公命吏執之。女造晏子之門。請曰。妾聞明君

之泄國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恚害公法。

不爲六畜傷人民。不爲野草傷禾苗。今妾父

以社膳故。不勝麴蘖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

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也。鄰

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

言于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婧音倩造音隄
爲去聲勝平聲

右第七十章。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平公時使其夫

爲弓。三年乃成。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怒將

殺之。妻請見。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

踐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

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

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

樂。此三君者。仁著于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

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

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

弓。亦云勞矣。其幹生於泰山之阿。一日三覲

女學卷四

罟

陰。三覲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縻之筋。糊

以阿魚之膠。四者皆天下之選也。而君不能

以穿一札。是君不善射也。乃欲殺妾之夫。不

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

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依

其言。遂穿七札。立釋其夫。賜金三鎰。行去聲
樂音洛

右第七十一章。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

聘于荆。至于狹路。有女乘車。轂擊折大夫車。

輔。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乃言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不侮鰥寡。今子列大夫。而不爲民表。遷怒貳過。釋怨于妾。豈不侮鰥寡哉。吾鞭則鞭耳。惜子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已音以喪去聲

右第七十二章

女學卷四

星

○佛肸以中牟叛。趙襄子收其母。將殺之。母自言不當死。請見襄子。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汝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曰。吁。此主君之過也。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長不能使者。父之罪。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能爲君長子。君曰。擇以爲臣。此君之臣。非妾之子也。君有暴臣。妾無暴子。襄子曰。善。遂釋

之。佛音弼少俱去聲長俱上聲爲君之爲去聲

右第七十三章

○楚昭王之母曰伯嬴。秦女也。吳入郢。昭王出亡。闔廬入其宮。以班處焉。伯嬴持刀而逆之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公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去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惟男女之禮失。不

女學卷四

異

可復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慙而退舍。夫仁之儀表之行去聲

右第七十四章

○牧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右第七十五章。婦言通論也。婦人無外事。雖緘默以何傷。故多言不如寡

言寡言不如無言。議論風生。非家之福也。書曰。惟口起羞。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況婦女乎。不得已而有言。必如班氏所謂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而已矣。述婦言通論。凡四章。已俱音以

○曲禮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右第七十六章。

○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

女學卷四

聖

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主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右第七十七章。

○李氏女戒曰。藏心爲情。出口爲語。言語者。榮辱之樞機。親疎之大節也。亦能離堅合異。結怨興讐。大則覆國亡家。小則六親離散。是以賢女謹口。恐招恥謗。或在尊前。或居閑處。未嘗觸應答之語。發諂諛之言。不出無稽之詞。不爲調戲之事。不涉穢濁。不處嫌疑。

右第七十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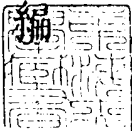
女學卷四 終

女學卷四

聖

女學卷五

漳浦藍鼎元玉霖



婦容篇

○班氏曰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音監

管浣胡管切鮮平聲

右第一章承首篇婦容而立言也。以下六十一章雜引古人之言行以明之。行去聲

女學卷五

○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節○漱先奏切搔音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

倚睥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蹶。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洩不見。節○唯上聲齊音齋噫丁計切咳口愛切睥大計切蹶音厥見俱音現。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右第二章子夏問孝。孔子告以色難。朱子曰。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愉色。有婉容。婦人之事舅姑。亦若是焉。

女學卷五

二

爾矣。苟不極意承歡。而或直情徑行。疾言戾色。雖日用三牲之養。親亦不以為孝也。述事親之容。自此以下凡二章。養去聲

○昏義曰。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筭。棗栗以脩。以見贊禮。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節○見俱音現筭音煩明音海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

自阼階以著代也。

右第三章。

○班氏曰。婦人之得於夫。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秉禮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闐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狹淪。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也。若夫之夫音扶

女學卷五

三

右第四章。夫婦之好。不患不親。患其過於狎也。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所謂有別。其在斯乎。別者禮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專心正色。相敬如賓。斯謂之禮。若彼亂髮壞形。窈窕作態。則非莊婦可知。見者將厭薄之矣。述敬夫之容。自此以下凡八章。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

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櫬枷。不敢縣於夫之櫬。櫬。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湑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櫬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櫬音移。枷音架。縣音懸。湑音輝。湑音逼。櫬音獨。少去聲。長上聲。

右第五章。

○書大傳曰。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闕。少師奏質明于

女學卷五

四

階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傳去聲。朝俱音潮。少去聲。

右第六章。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環而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右手陰也。御而復故。著俱音著。

右第七章。

○禮曰。昏親御授綏。視之也。敬而親之。先王

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節。帥入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右第八章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之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日臣

女學卷五

五

九切使去聲

右第九章

○梁鴻適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鴻妻孟光進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以賓禮待之。爲去聲賃音作

右第十章

○五代裴從簡。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二卒夜

踰垣入。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感歎曰。吾今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裴音長

右第十一章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各切音壑

右第十二章。婦人起居。必有禮法。視聽言動之間。無所苟而已矣。寧爲拘

女學卷五

六

謹。勿爲放誕。寧過矜莊。勿爲嬉笑。靜處深閨。養成令淑。無崇好佚遊。無出入寺觀。無矜尚紛華。冶客麗飾。嘻嘻終吝之戒。吾知免夫。述起居之容。自此以下。二十有一章。已音以好去聲觀去聲夫音扶

右第十三章

○太公曰。婦人之禮。語必柔細。行必緩步。止則斂容。動則踈跂。耳無餘聽。目無餘視。出無

諂容。詳音解脚牀呂切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音齋

右第十四章

○曲禮曰。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忘荒遊。
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
免。勞毋袒。暑毋褰裳。節○毋俱音無噉音叫髢音替玉藻
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
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右第十五章

女學卷五

七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
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
奠之。而後取之。

右第十六章

○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
無燭。卽止。節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右第十七章

○孔子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
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節○長申繻曰上聲

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
敗。繻音否

右第十八章

○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
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
不與同筵。

右第十九章

○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
說也。

女學卷五

八

右第二十章

○許氏曰。女婦日守閨闥。躬督紡織。至老勿
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
遊山玩湖。賽神燒香。出頭露面。卽非士族家
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右第二十一章

○顏氏家訓曰。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其婚姻
之家。或數十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
致殷勤焉。鄉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

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造音慥。為去聲。

右第二十二章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闔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父上聲。從去聲。闔音委。

右第二十三章

○齊孝公夫人孟姬。從公遊于瑯琊。馬奔車碎。公使駟馬立車載之。姬使御者舒帷以自

女學卷五

九

障蔽。而使傅母應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保傅。進退則鳴環珮。內飾且結組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輜。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然後乘而歸。輜音淄。駟音烹。使者之使去聲。夫無之夫音扶。

右第二十四章

○鄭督者。楚成王之媵也。王登臺臨後宮。宮

人皆仰視督。直行不顧。王曰。行者顧。吾與汝千金。不顧。又曰。顧。吾以汝為夫人。不顧。又曰。顧。吾封汝父兄。亦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千金厚利也。一顧可得。而竟不顧。何也。督曰。妾聞婦人以端顏正體為容。大王在臺上。而妾顧。是犯禮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千金之重。而妾顧。是貪利也。犯禮而貪利。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督音茂。

右第二十五章

女學卷五

十

○莊姜。齊女也。始歸于衛。操行哀情。心決治容。其傅母誠之曰。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綢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節。行去聲。衣去聲。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其詩曰。碩人其順。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又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蛻。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為去聲。碩音祈。衣錦之衣去聲。褰音耿。荑音題。

右第二十六章。

○漢馬皇后素嫉浮華。不喜出入觀遊。不好音樂。平居未嘗臨御窓。未嘗與侍御者私語。明帝時幸苑囿離宮。后鮮有從之者。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帝嘉納焉。好去聲

右第二十七章。

○鄧皇后為貴人時。儉素謙讓。動有法度。諸姬競自脩飾。鄧氏獨着素裝。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

女學卷五

上

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後數年。陰后以巫蠱事廢。鄧氏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未幾立為后。

右第二十八章。

○唐萬壽公主。起居郎鄭顥妻也。顥弟顥。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真有以也。急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

守禮法。如衣冠之族。使去聲論曰。今之婦人。未

有不觀戲者。不惟觀之。且深嗜篤好。而必欲觀之。或多方以求。或聯袂而往。此蕩心佚志之端。無益有損之事也。可不戒哉。好去聲

右第二十九章。

○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曾孫。相國臯之女也。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相俱去聲。少去聲。長上聲。

女學卷五

上

衣去聲。絹吉勸切。兜當侯切。

右第三十章。

○宋信國長公主。神宗女也。下嫁潘意。潘故大族。夫黨數十百人。賓接皆盡禮。平居志尚冲澹。服玩不為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長上聲。已音以。

右第三十一章。

○程母侯氏。幼聰慧。諸女事不學而能。七歲時。女師教以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乘明

燭。自是日暮不復出房閣。復扶又切

右第三十二章。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
節。傳去聲。音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

女學卷五

三

右第三十三章。人子之生。多肖父母。性情形貌。大約不甚懸絕。然而爲善爲惡。或有不齊者。則於妊子之時。所感異也。望子以聖賢。莫若先胎教。述妊子之容。自此以下凡五章。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寢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各以其職。御于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

音非正。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尚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卜王太子名。上毋取乎天。下毋取乎地。中毋取乎名山通谷。毋倖于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
荷去聲。聲中之中去。音俱音無易音異。

右第三十四章。

女學卷五

古

○內則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又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
見音現。復扶。又切。齊音齋。

右第三十五章。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日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

言生文王而明聖。太極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極為能胎教。任儀音壬教音傲

右第三十六章

○武王后邑姜。太公之女也。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跋補火切

右第三十七章

○司馬溫公曰。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不

女學卷五

圭

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苦尸磨切

右第三十八章喪重事也。三年之喪

終天大痛。當變易常度。以悲哀為主。

不可對人歡笑。諧謔宴樂。記曰。喪容

累累。其是之謂乎。期功之喪。以次遞

降。但素服不為華飾而已。近世以來。

鮮盡喪禮。雖頽風於閭內。亦仁孝子

婦之心。不能自已者爾。述居喪之容

自此以下十六章。樂音洛已俱音以

○禮曰。擗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右第三十九章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髮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髮職瓜切音提母音無從音聳

女學卷五

夫

右第四十章

○喪大記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

右第四十一章

○雜記曰。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右第四十二章

○雜記曰。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右第四十三章

○禮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

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

右第四十四章

○坊記曰：寡婦不夜哭。

右第四十五章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右第四十六章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

女學卷五

七

於斯。命徹之。徹音撤

右第四十七章

○杞梁之妻，齊女也。齊莊公襲莒，梁戰而死，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公使人弔之，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於是莊公乃諱其室，成禮然後去。梁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妻枕其屍於城下而哭。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朝音潮，為去聲

右第四十八章

○夏侯孝女，滑州胙城人也。父沒，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墳，廬其左。寒不綿績，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其門。勝平聲

右第四十九章

○楊含妻蕭氏，父歷為撫州長史，卒于官。母繼之，蕭年十六，與幼弟皆毀瘠，載二喪還鄉。貧不能給舟，傭次宣州戰馬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墻，納棺成墳。蔣松柏朝

女學卷五

六

夕哭臨，長老為立廬舍，進粟縑助之。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來請婚。蕭氏曰：有為我致二柩歸葬故土，請事之矣。時楊含以高安尉罷歸，請如約，納采焉。蕭許如約，辭其幣，含為致喪還葬。葬訖，乃釋服歸焉。長俱上聲，蔣音時，縑音兼，行去聲

右第五十章

○崔氏，鄭誠妻，善果母也。誠戰死，崔二十而寡，不御脂粉，常服大練，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出戶。內外娼

戚有吉凶。但厚加遺贈。皆不詰其門。

右第五十一章

○宋荆國長公主。太宗女也。下嫁李遵勗。及遵勗守許州。有疾。主亟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止五六人。居天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宴禁中。仁宗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長上聲。從去聲。鮮平聲。復扶又切。

右第五十二章

○臨汝侯惟和夫人馮氏。孝謹柔明。動不踰

女學卷五

十九

禮。侯卒。以未亡人自處。菲衣蔬食。居處肅嚴。雖家人亦罕見其面云。食音嗣。

右第五十三章

○趙昂妻王氏女也。昂為姜道令。王獨留家。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王恐為所侵。乃以溷涅麻而被之。藁食瘠形。自為不潔。免于難。藁蘇典。難去聲。

右第五十四章。婦人當亂世。所憂不在見殺。唯懼名節難保爾。慷慨赴死。

以全清白之軀。斯為上矣。其或未遇擄掠。相率逃難。則必毀容貌。惡衣服。使人畏忌。不生覬覦之心。近世有以毒藥敷面。偽為癩疾。盜賊莫敢相逼。尤保全名節之善計也。述避亂之容。自此以下凡四章。難去聲。

○睢陽王氏。趙子乙之妻也。子乙蚤死。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名節難保。乃以聖土塗面。鬚頭散足。負姑携幼子。避

女學卷五

二十

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于莆。終身清白。少去聲。聖音惡。鬚音蓬。莆音蒲。

右第五十五章

○漢中遭賊。趙伯高死于難。妻張氏禮脩。以碧塗面。亂頭破衣。懷刃自隨。意氣決烈。賊不迫也。終得全其名節。難去聲。

右第五十六章

○保寧韓女。年十七。元末避亂。偽為男子服。毀容垢面。混處民間。既而被擄。居兵伍。人莫

知爲女子者。從玉珍兵掠雲南。遇其叔。贖以歸。成都人稱爲韓真女。

右第五十七章

○蔡邕女訓曰。心猶面也。是以甚致飾焉。世人咸知飾面。不知修心。面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不修。賢者謂之惡。而醜猶可。心惡尚謂之人乎。故覽鏡拭面。則思心當潔淨。傅脂。則思心當點檢。加粉。則思心當明白。澤髮。則思心當柔順。用櫛。則思心有條理。立髻。則思心當

女學卷五

三

端正。攝鬢。則思心當整肅。

右第五十八章。婦容通論也。容謂容儀。乃動止有禮。非艷冶美麗之謂也。服飾顏貌之際。率其日用之常。鮮潔整齊。無俾垢穢焉可矣。然脩身在正。其心。心正則容正。端莊靜一。淑慎爾儀。雖宿瘤無鹽。吾未見其醜也。述婦容通論。凡四章。鮮平聲

○張華女史箴曰。美者自美。顰以取尤。冶容

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右第五十九章

○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于色。邪徑雖利。無尚于直。春華雖美。期于秋實。冰瑩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鮮平聲。顧吾鬼切。行俱去聲。

女學卷五

三

右第六十章

○橫渠女戒曰。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女家。克施克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臯臯。無然訛訛。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雝。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匡。謹爾寶薦。玉爾奩具。素爾藻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

有室。爾勿從室。遜爾提提。爾生引逸。女音汝

右第六十一章。

女學卷五 終

女學卷五

三

女學卷六

漳浦藍鼎元玉霖編

婦功篇

○班氏曰。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專心蠶績。劬勞女紅。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右第一章。承首篇婦功而立言也。以

下五十六章。雜引古人之言。行以明之。行去聲。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女學卷六

川而爲之築宮。似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

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

風戾以食之。節。○昕音歆。食音嗣。歲既單矣。世婦卒

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祿

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

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

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

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單音殫。少去聲。繅音素。刀切。

右第二章。古者生女三日。弄之瓦磚

以明紡績織紝。爲婦人所有事也。近

世婦女。怠惰養安。非息偃在牀。則羣

聚遊戲。試觀天子之后妃。公侯之夫

人。尚且蠶桑締紝。不辭沉瘁。矧士民

家。可自逸乎。述蠶績之功。自此以下

凡十六章。況上聲。

○周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女學卷六

節。○中同。仲帥音率。會工外切。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

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麤音粗。

右第三章。

○月令。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

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

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毋俱音無。齊音齊。鄉去聲。稱去聲。共音供。

右第四章。

○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共俱音俱齊俱音咨盛俱音成

右第五章。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

女學卷六

三

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衣去聲

右第六章。

○管子曰。女有常事。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右第七章。

○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袤音斜

右第八章。

○書太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于

織紵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于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傳去聲

右第九章。

○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又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摻音織

右第十章。

○文王后妃。貴而能勤。賢而能儉。既成締結。爰賦葛覃之詩。其詞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次

女學卷六

四

章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締為結。服之無斃。施俱音異莫俱音茂

右第十一章。

○七月之詩。周公教成王也。其次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其三章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

朱孔揚爲公子裳。行音杭新音

右第十二章。

○公父文伯退朝。創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獸爲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

女學卷六

五

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愆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紃。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纁。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

女學卷六

六

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父上聲退朝朝母朝。日朝服之朝。俱音潮。餘如字。曠昌六切。邪音耶。長王之王。音旺。相去聲。少去聲。盛音成。統丁坎切。紃音弘。纁音延。含音捨。冀而之而音汝。識音至。

右第十三章。

○采葛婦者。越人也。越王自吳還國。勞身苦心。懸膽于戶。出入嘗之。知吳王好服。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絲布以獻之。吳王悅。乃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采葛

之婦傷越王之心苦乃作詩以道其意其詞曰葛不連蔓藜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好去聲

右第十四章

○徐吾齊賢女也勤于女紅家貧無油每依

女學卷六

七

鄰婦燭光夜績月久鄰婦不許徐吾曰一室之中多一人燭不為益暗少一人燭不為益明何愛東壁餘光不使貧妾蒙惠鄰婦大慙莫之能答復與合績紅音工為去聲復扶又切

右第十五章

○鄭善果母崔氏二十而寡固守不嫁善果以父死王事封開封縣公尋出為刺史母居恒紡績逮夜分方寢善果跪請曰秩俸幸充何自苦如此母曰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

言公事何由濟乎夫秩俸乃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奈何獨擅其利且絲枲紡績婦人之務自王后及大夫士妻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臬音徒

右第十六章

○明馬皇后常從太祖在軍手緝衣履以給將士及正尊位率內外命婦親蠶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后性儉每製衣餘帛為巾襦以

女學卷六

八

賜諸王公主曰生長富貴當令知蠶桑之不易為天地惜物力也將去聲長上聲易音異為天地之為去聲

右第十七章

○詩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音節孔子曰敎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已音以

右第十八章

婦人為中饋之主司酒食焉而已烹飪必親米鹽必課無得

養尊處優。專委其權於婢僕。則豐儉有節。於家計無漏卮。於待人不失禮。是持家之要道也。世有鄙吝性成。計較纖悉。甚或但知自奉。而以濫惡應賓。斯又不足言矣。述中饋之功。自此以下。凡十三章。已音

○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

右第十九章。

女學卷六

九

○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无與無同

右第二十章。

○許氏曰。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竈前。離去聲

右第二十一章。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佐輔君子。勸其不足。

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右第二十二章。

○詩曰。饋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女音汝。籩戶羊切。

右第二十三章。

○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亡音無。御音禦。

右第二十四章。

女學卷六

十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母問之。對曰。道不行於齊。欲去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有閨內之脩。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今子成人。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何以憂為。寡音覓。養去聲。已音以。

右第二十五章。

○陸績之母。治家有法。績為太守尹興門下。

椽時。楚王英謀反。事連續。繫洛陽詔獄。母自吳達洛陽。無緣見續。但作食饋之。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是以悲耳。問何由知之。續曰。此食。母所餉也。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守去聲勝平聲使俱去聲斷都管切

右第二十六章。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生而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者。賓至輒

女學卷六

士

欵延不厭。一日大雪。孝廉范逵寓宿焉。湛氏乃徹所臥草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以供餽饌。後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淦音紺徹音徹剉音切

右第二十七章。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少處室。顗父安東將軍浚。出獵遇雨。就其家止焉。秀聞客至。獨與一婢入厨下烹宰。立具十數人之饌。甚精腆。寂不聞人聲。浚怪而覘之。大喜。歸遺吏詣其

父。聘為側室。生三子。長顗。次嵩。次謨。並皆貴顯。顗音愷少去聲覘職謙切長上聲

右第二十八章。

○羅夫人。楊萬里妻也。萬里轉運江東。子為帥。尊重矣。每寒月黎明。夫人即起。詣厨下。躬作粥。召臧獲女。使徧食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聞之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之。無乃為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人自逸。

女學卷六

士

天道所不右也。守吳。迎就養。時年八十餘。於郡圃中種芋。躬紡績不懈。平居服飾無華麗。生四子三女。畢自乳。曰。饑人之子哺其子。吾不忍為也。養去聲芋音紆

右第二十九章。

○明太祖時。羣臣朝罷。會食廷中。馬皇后命宦官取其飲食親嘗之。滋味涼薄不旨。謂帝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欲其薄。養賢欲其豐。今之典大烹者。不能輯其下

人惟奉上者甘旨。羣臣飲食皆不得其味。豈陛下養賢之意乎。節。朝俱音潮。養俱去聲。后事太祖。凡御膳必躬親省視。宮人請曰。宮中人衆。無煩聖體。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人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蠲潔。脫有不至。汝輩受責。吾心豈安。吾所以爲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宮人聞之。莫不感悅。論音。論曰。自奉欲其薄。養賢欲其豐。二語甚善。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遵行。

女學卷六

三

者也。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蠲潔。皇后之尊。尚且小心若是。爲士民之妻者。宜何如乾惕歟。養去聲。

右第三十章

○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而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節。○從父。諫切。燂。詳廉切。潘音翻。音率。音少。去聲。長上聲。帥音率。父母舅

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簞而櫛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厄匱。非餒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餒莫之敢飲食。奉俱上聲。鄉去聲。長上聲。少去聲。縣平聲。櫛音移。獨敦音對。厄音支。匱音移。

右第三十一章。娶婦所以奉養舅姑。晨昏定省。服勤趨事。固其常也。然必常存愛日之心。起敬起孝。無時倦怠。

女學卷六

四

未寒而爲之衣。方饑而爲之食。若慈母之育嬰兒。嗜好起居。不待詔告。斯可謂能養矣。述奉養之功。自此以下凡五章。養俱去聲。好去聲。

○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孝。妻事姑尤謹。母好飲江水。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去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久而姑怪之。鄰母以實對。姑感

而慙。乃即呼還。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呼鄰
母共食。詩夫婦常力作供膾。後舍側忽湧甘
泉。味如江水。泉中旦出雙鯉以供。人以爲孝
感。好去聲

右第三十二章。

○聞人氏。俞新妻也。夫死不嫁。事姑孝。姑病
風失明。聞人手滌溷穢。時時舐其目。目爲復
明。舐師止切

右第三十三章。

女學卷六

主

○趙孝婦者。德安應城人也。早寡。事姑孝。家
貧傭織。市美食以奉姑。服勤不懈。念姑老。卒
不諱。無從得棺斂。鬻其子富家。買棺預治之。
會鄰居火。風烈。且及孝婦家。婦亟扶姑出避。
而棺重不可移。乃捐膺慟哭。呼天反風。風忽
變。棺得不燬。人以爲孝感云。

右第三十四章。

○庾衮之兄蚤世。遺孤女曰芳。衮撫育之。芳
長將嫁。美服具矣。衮刈荆荻爲箕帚焉。召諸

子集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
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
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
勿休也。長上聲少去聲

右第三十五章。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
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節及時將祭。夫人亦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
于內。然後會于太廟。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

女學卷六

其

禕立于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
祼。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
盎從。夫人薦浣水。君執鸞刀羞饗。夫人薦豆。
此之謂夫婦親之。齊俱音齋祼音貫浣音稅饗音劑

右第三十六章。魯哀公問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將以爲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祭統曰。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故國君暇大人
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

邑事宗廟社稷。由是觀之。娶妻以奉祭祀。人生之大本也。自后妃以至士庶人之妻。雖貴賤不同。而報本追遠其道則一。盡物盡志。以致愛敬之思。誰獨非人情哉。述祭祀之功。自此以下凡六章。迎去齊已俱音以取去聲

○明堂位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卷音

女學卷六

七

右第三十七章

○禮器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節。縣平聲。分去聲。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

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敬其饗之也。屬俱音燭

右第三十八章

○周禮。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盥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帥音率。概音戲。盥同。柔盛平聲。

右第三十九章

○南國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家人美之爲賦采芣之詩。其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汜。

女學卷六

六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次章曰。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三章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還音旋

右第四十章

○采蘋。美大夫妻能奉祭祀也。其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次章曰。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三章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盛音成。齊音齋。

右第四十一章

○班氏曰。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志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傳去聲

右第四十二章。婦人終老深閨。女紅之外。別無事業。然耳目見聞。不能及

女學卷六 九

遠。則讀書明理。其大要矣。學乃能變化氣質。非啻唔文章。咏物寫情之謂也。若通經學古。著書垂訓。有關名教甚大。則君子貴之矣。述學問之功。自此以下凡十章。

○呂氏曰。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防微杜漸之意。然女之貞淫。却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誠之類。不可不熟讀明講。使他心上開明。亦圖

教之不可少者。傳去聲

右第四十三章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字惠姬。扶風曹世叔之妻。班彪之女。班固班超妹也。昭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守節篤行。動有法度。兄固著漢書未就。和帝詔昭踵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曹大家。昭念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恐失容他門。取恥宗族。乃作女誡七篇。使諸女各寫一通。後世誦

女學卷六 十

之。家音姑行去聲

右第四十四章

○宣文君朱氏。太常韋逞母也。幼明慧。父授以周官。謂之曰。此經周公所制。以經紀典誥者也。吾家世業。今無男。以授汝。汝必敬受。無令此學遂絕。宋曰。諷誦。研精不輟。石虎徙民實山東。宋與夫推鹿車就徙。而背負所授經。至冀州。依富人程安壽。畫出樵採。夜授子經。以紡績佐讀。逞遂成學。秦王堅憫禮樂廢缺。

博求通周官有師法者。博士盧壺對曰。學殖久廢。禮師法盡矣。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精周官。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足授此經者。於是詔就宋氏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設絳紗幔。坐其中講業。賜號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宣文君之力也。壺音恤復扶又切

右第四十五章

○唐太宗長孫皇后。嘗採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帝覽之悲慟。

女學卷六

王

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萬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長上聲復扶又切

右第四十六章

○唐朝散郎陳逸妻鄭氏。博學宏才。念姪女爲永王妃。恐其未閑詩禮。乃述經史正義。爲女孝經十八章。表獻于朝。以戒之。鄭之言曰。上自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爲主。雖不足

藏之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天子納其書。大喜。命頒行于世。朝音潮家音姑

右第四十七章

○貝州宋氏五女。長若華。次若昭。次若倫。若憲。若旬。皆警慧。善屬文。欲以學名家。若華著女論語。以教訓天下女子。若昭傳釋之。貞元中。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呼爲學士。若昭尤通練。歷憲宗。穆宗。敬宗三朝。皆待以師禮。卒贈梁國夫人。長上聲朝音潮

女學卷六

王

右第四十八章

○明徐皇后者。魏國公徐達女也。病女教未。有全書。比之欲渡罔津。成舟失斧。乃於永樂二年冬。備述內庭著內訓一書。始之以養德性。終之以待外戚。使宮闈肅清。永垂令範。年四十六卒。諡曰仁孝。樂音洛

右第四十九章

○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符秦時。滔爲安南將軍。鎮襄陽。携愛妾陽臺之任。不與蘇俱。

蘇織錦為迴文詩寄焉。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計字八百有奇，為詩三十餘首。縱橫反覆，皆成文章。辭甚凄惋，點畫無缺。才情之妙，冠絕古今。名曰璇璣圖，滔感而迎之恩，好愈篤。冠去聲 姦去聲論曰：蘇氏璇璣圖，非有關名教者也。故其詩不錄。然以八寸之錦，織字八百有奇，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可謂絕世奇才矣。名自不可沒也。

右第五十章。

女學卷六

三

○汴人孫蕙蘭，六歲喪母。父教以詩書。高朗秀慧，詩詞清雅。每有所作，輒毀其稿。家人勸之，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習女紅，織紵組紃，以致其孝敬。詞翰非所事也。喪去聲 紅音公 紵音公 組音旬論曰：女子讀書，但欲其明道理，養德性。詩詞浮華，多為吟咏無益也。必有功名教之書，乃許論著。不然，則寧習女紅而已矣。孫蕙蘭之言，善夫。已音以 夫音扶

右第五十一章。

○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紅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醢醢，禮相助奠。姆音茂 醢音晚 供相去聲

右第五十二章。婦功通論也。功與工同。謂婦人所有事爾。非功德之謂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惟勤勞所事而已矣。文王后妃，貴而能勤，敬姜曰：「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勤勞者，古今婦人。」

女學卷六

三

脩身治家之大要也。凡為女子，懋哉懋哉，述婦功通論。凡五章。已音以○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父上聲 已音以 夫音扶

右第五十三章。

○方氏曰。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櫛織。絁。皆取成於嫗。僕。未嘗知女紅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為關係天下亂亡之由。胡可忽也。

右第五十四章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言。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故曰。人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

女學卷六

五

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節。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適同。謫見。俱音現。

右第五十五章

○周禮。生春。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於王。節。帥音率。種音同。種音六。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叙御於王所。帥音率。

右第五十六章。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婦人生長閨中。隨人苦樂。

女學卷六

五

耳。寧知人之所以為人。尚有無窮。理乎。四時備而後成歲。天之道也。四德備而後成人。婦之道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由與禽獸異。而細行不檢。犬節有虧。禽獸將混而同之。是棄天。褻天。天之罪人也。天道福善而禍淫。既已罪之。必降之罰。爭遲速耳。名教中自有樂地。古人已死千百年。而其德其言。其容其功。至今不朽。女子

不學面牆。無從而知。學則知之。知之則當做之。此女學一書所爲著也。著婦德。正其本也。著婦言。戒其妄也。著婦容。取其端也。著婦功。欲其勤也。韓子所謂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其爲說愚婦之所同知。而其理聖智有所不能盡也。善讀者身體而力行之。內正其心。淑其身。宜其家人。則家可齊也。推而放諸鄉里而準。推而

女學卷六

三

諸千百里而準。則國治。推而放諸

海九州而準。則天下平矣。家齊國治

而天下平。於以上繼關雎麟趾也。何

有。長上聲樂俱音洛已俱音以細行之行去聲易俱音異放俱上聲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婦女故事

母儀

婦德

教子

規夫

治家

禮賓

手此

一偏

誠文站車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皇天聖學二

婦女故事 道德叢書之二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次

第一編 賢母類

- 擇鄰教子
嚴厲訓子 二則
氣節厲子
戒子嚴誥
教子謹慎
教子儉謙
畫荻教子
痛言感子
教子仁恕 二則
教子忠義 三則
教子清廉 二則
教子清慎

婦女故事

目次

一

婦女故事

目次

教子擇交 二則

愛護前子 三則

治家嚴正 二則

厚遇傭婢

格逆成孝

散財恤貧 二則

好善樂施

勒兵全城

築城禦敵

物色英雄

第二編 賢婦類

- 嘉言格翁
嘉言動夫
正義勗夫
保全其夫
勗夫勤學 二則
嘉言格姑
設計規夫 三則
萬里尋夫
勗夫激昂
勗夫順理

勗夫厚道 二則

戒夫太嚴

勗夫弭兵

勗夫抑讓

勗夫遠奸

相夫治國

棄子攜姪

茹苦全族

待下寬仁 二則

代納貧稅

煮粥飲囚

勗夫仁恕 三則

勗夫惠民

勗夫謙抑

勗夫忠義 二則

相夫安貧 四則

妯娌和睦 三則

愛護族子

妙計兩全

儉己濟人 二則

縫衣濟窮

舍財築路

婦女故事

目次

二

婦女故事

目次

禮義孝仁 二則

仁義賢慈

孝義節慈

貴而不驕 二則

識見宏遠 二則

將兵救失

帥兵拒敵

築岩禦賊

抗賊全家

賢嫗規主

第三編 孝婦類

- 質珥贖翁
鬻齋助翁 三則
割肝療姑 二則
善事翁姑
寡居養姑
質飾救翁
割乳療姑
冒及衛姑
舍兒救姑
紡績養姑

婦女故事	目次	婦女故事	目次
備織養姑	三	備織養姑	三
苦心感姑		乳姑不忘	
天賜佳兒		鬼不敢近	
疫鬼畏避		孝免孽風	
插花成陰		奉姑遠戍	
第四編		節婦類	
守貞侯夫 三則		茹苦葬夫 二則	
堅彊拒嫁		智巧全節	
引斧斷臂		引刀割鼻	
不辱於倭		節義凜然	
漬血化石		血漬成形	
隕崖潔身		柏舟矢志	
含血噴賊		忍辱存孤	
捨身哭弟		堅苦卓絕	
第五編		孝女類	
打豹救父		打虎救父	
打虎救母		代父贖罪	
伏闕臥釘		願代父死	
割頭救父		設計救父	
入江覓父		投水覓父	
哭水覓父		割股醫父	
割肉醫母		爲母吮瘡	

婦女故事	目次	婦女故事	目次
至孝感神		誓目復明	
扮男復仇		爲父報仇	
雷爲報仇		茹苦葬親	
死擁祖母		巧言格母	
續完漢書 才女		作迴文詩 才女	
繼父傳經 才女		代父禮友 能女	
引兵助父 勇女			
第六編		惡婦類	
虐待前子 三則		虐待庶子	
覆水難收		索書求去	
棄夫再醮		殺夫奇案	
迫夫反叛		勸夫分居 二則	
諷夫分異		唆夫負義	
唆夫害忠		背夫通姦	
罵姑被震		拒姑被震	
逆婦巧報		悍妒殺妾	
悍妒虐妾		妒殺絕嗣	
妒妾逼縊		虐待家人 五則	
穢語謾罵		怒罵好門	
怒罵怨貧		匿錢不還	
貪小竊釧			

婦女故事 道德叢書之二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第一編 賢母類

擇鄰教子

列女傳載。戰國時。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身任教養。初居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踣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商賈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學宮之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又韓詩外傳載。東家殺豕。孟子問其母曰：「殺豕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之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

婦女故事 擇鄰教子

賢母類 畫荻教子 嚴厲教子 嚴厲教子

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豕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畫荻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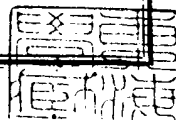
宋歐陽修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教修讀書。家貧。乏紙筆。以荻畫地學字。修敏悟過人。一覽輒成誦。後舉進士。試禮部。得第。爲大文學家。

嚴厲訓子

明王章授諸暨知縣。母訓甚嚴。酬應歸。稍暮。母訶跪于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動。後爲循吏。著名于世。

嚴厲訓子

李景讓母鄭氏。治家嚴厲。身訓勒諸子。一日牆壞。得錢一甕。復掩



之。卽焚香祝天而告曰：「天念吾母子孤苦。特賜此錢。然妾心惟愿諸子成名。錢非所願也。」後景讓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老猶加策。策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甯。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部。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

痛言感子

東漢皇甫謐少時。遊蕩不學。其母任氏歎曰：「昔孟母三遷教子。豈我居不擇鄰歟。何自棄之甚耶？」因相對泣下。謐感悟。立志勤

婦女故事 痛言感子

賢母類 氣節勵子 教子仁恕

學家。貧。常帶經而鋤。窮究典章。手不釋卷。數年。遂無所不通。名乃大顯。

氣節勵子

宋尹焞世爲洛人。應舉。見發策。有紉元祐諸臣之議。乃歎曰：「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焞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陳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焞於是終身不就舉。

教子仁恕

漢雋不疑勃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每行縣錄囚徒。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

幾何人遇多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教子仁恕 (二)

魏鍾會伐蜀。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懼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羊琇爲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難至吾家矣。」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後鍾會伏誅。琇竟以全歸。

戒子嚴酷

漢河南太守嚴延年爲政陰鷙酷烈。曲法深文。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免冠謝罪。親爲母御。乃入。謂延年曰：「

婦女故事

教子仁恕二 戒子嚴酷

三

賢母類

教子忠義一

天道神明。人不可嗜殺。吾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以待汝。遂去。未幾爲府丞上書。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坐法棄市。

教子忠義 (一)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初適潭父。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夫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弼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助戰。賈其環佩。以爲軍資。其憂國之誠如此。

教子忠義 (二)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曰：「愿爲老妾語陵。漢王長者。兒毋以母故生二心。」遂伏劍死。陵卒从漢爲功臣。

教子忠義 (三)

唐劉元佐爲宣武節度使。有威略。其母月綫絹一匹。以示不忘本。謂元佐曰：「汝本寒微。朝廷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一故元佐終始不失臣節。」

教子謹慎

宋太祖卽位。拜杜太后于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敗。求

婦女故事

教子忠義二 教子謹慎

四

賢母類

教子清廉一 教子清廉二

爲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教子清廉 (一)

唐崔元暉武則天時宰相。母盧氏誠之曰：「吾聞人言。兒子從宦者。有人來言。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充足。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于心乎。汝今坐食稱俸。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元暉奉母氏教。以清謹見稱。

教子清廉 (二)

李希母有淵識。希爲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三斛而贏。問於史曰：「御史米不賸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

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奮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皆有慙色。

教子儉謙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宏多訓諸子以儉謙爲先。后得疾。太子請大赦度人入道。后曰。『一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善無效。我尙何求。』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奈何以一婦人壞法。及病篤。與上訣曰。『勿以外戚處權要。勿以邱壘勞費天下。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十三卷。

教子清慎

婦女故事 教子儉謙 教子清慎 五

隋鄭善果爲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有節操。每善果出聽事。母坐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則大悅。若妄瞋怒。則蒙被而泣。善果伏牀前不起。母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向私。以身殉國。吾望汝副此心。汝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于公政。墜汝家風。以取罪戾。吾死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乎。』母恆自紡績。善果曰。『一兒封侯開國。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此秩俸是國家報汝先人之殉命也。當散贍六親。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善果歷任州郡。唯內出饌。于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

治解字。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

教子擇交 (一)

晉陶侃母湛氏。性溫良恭儉。有智算。以陶氏貧賤。每紡績以資給之。使交勝己者。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管理魚池。以一罐魚遺母。湛氏封魚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俱肴饌。逵聞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以功名顯。晉書列女傳。

教子擇交 (二)

包蒙泉爲御史。其母戒曰。『汝爲天子耳目官。須廉以持身。激濁揚清。方盡厥職。』泉遵母訓。廉介清謹。不畏強暴。聲震朝野。天下

婦女故事 教子擇交 教子擇交二 六

賢之。其弟子敬亦官御史。在家宴客。母問僕。所宴何人。僕曰。『某某。』又問言何事。曰。『言某氏女。可買爲妾否。』母大怒。急呼子敬至。責之曰。『某氏子。諂佞小人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談經史道德。而言買妾。吾不忍見爾敗壞家聲。』終日不與言。子敬懼。跪而請罪。母曰。『必絕某氏子。不許往來。方恕汝罪。』子敬諾。自此改過。品行益端。時人頌曰。『一賢母。成就兩名御史也。』

愛獲前子 (一)

魏慈母者。孟陽之女。芒卯後妻也。生三子。前妻有子五人。皆不愛。母母遇之甚厚。乃令已所生三子。不得與前子齊衣食。前妻五子猶不愛。未幾。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營救。或曰。『子不愛母。至甚。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妾之親子。雖不愛

妾。妾必救其禍。又除其罪。今于前子則不然。何以異于無母哉。且其父爲其孤也。使妾爲其繼母。繼母爲人母而不愛其子。可謂慈乎。魏王聞而高其義。乃赦之。後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八子咸爲大夫卿士云。

愛獲前子 (二)

東漢時程文矩妻穆姜生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卒。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撫字益隆。衣食資供兼倍。所生前妻長子興疾篤。穆親調藥膳。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我兄弟禽獸其心。過惡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郡守表母。獨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改革。後並爲良士。母八十餘卒。

婦女故事

愛獲前子二 愛獲前子三

七

賢母類

治家嚴正一

愛獲前子 (三)

明秦閭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閭夫病亡。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人。牽連柴氏長子。法當死。柴氏引次子詣官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一次子曰。『我自犯罪。豈可加于兄乎。』官疑次子非柴所生。訊之。他因得其情。官義之。嘆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竟兩釋之。遂上其事。旌其家。

治家嚴正 (一)

韓連峯母張夫人。治家嚴正。連峯爲刑部郎。妻閻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夫人命與其姆同負汲。連峯歸見之。令兩隸人代。夫人怒。持杖出將擊連峯。以杖指之。責曰。『汝有隸可代。無則不飲水耶。』

連峯笑曰。『新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嫂羸弱。且有妊。是以代之。夫人怒乃解。連峯生數月而孤。官至憲副。夫人亦受旌。卽韓范洛之祖母也。』

治家嚴正 (二)

程大。中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拂其意。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寒。侯夫人始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鞭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譴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能爲此事否。』獨諸子有過。雖小必責。大則請命於大。中督其改而後止。嘗語人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皆母隱其過。父終不得而知。故無以正也。』
母隱子過。子無有彌天之禍。而祖父不知。以至惡不可掩。罪不可解。此所以殺其身而有餘也。

厚遇傭婢

婦女故事

治家嚴正二 厚遇傭婢

八

賢母類

格逆成孝

先母秦太夫人。儉以自奉。而厚以待人。嚴于子女。而寬于傭婢。鄰里求貸者。必盡力周濟。乞丐踵門。必與之食。傭工不輕更易。嘗云。『一有健全能力者。豈肯舍其家。而傭于人。待遇傭工。切勿求備。』洪楊之亂。吾邑獨寧。流民麋集。邑中大戶。均收流女爲婢。而酷待者衆。獨吾家兩婢。太夫人愛如子女。絕未加以撻楚。故該婢等亦含恩不忘。嫁後。時餽食物。月必省視。太夫人去世。兩婢備極悲哀。太夫人生平無疾病。數十年不一藥。壽至八十七歲。仁慈深浹人心。迄今鄉里猶稱道勿衰。

格逆成孝

北魏房景伯母崔氏。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脩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

疑獄常先請焉。貝邱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楊。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

散財恤貧

(一)

宋史載。顧琛母孔氏。當孫恩亂。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賑邑里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孔氏年一百餘歲。琛至中散大夫。

婦女故事

散財恤貧一

九

賢母類

散財恤貧二 好善樂施

散財恤貧

(二)

南齊史載。倪翼之母丁氏。性仁愛。分衣食。貽里中饑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王禮妻徐氏客死山陰。丁爲賣棺。自往歛葬。左僑家露四喪。丁爲辦塚州郡上言。詔表門閭。

好善樂施

福建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取。卽與之。無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每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卽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甚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語。

勒兵全城

南史蕭澄爲揚州刺史。率衆出討。梁將軍姜慶眞乘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澄母勒兵登陴。激勵文武。安慰新舊。勤以賞罰。將士咸存奮志。親巡城守。不避矢石。城賴以全。

築城禦敵

朱序鎮襄陽。母韓太夫人登城望。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領百餘婢。並城中婦女。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遂守新城。時號「夫人城」。

物色英雄

陳平貧而無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富人有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爲侍喪。先

婦女故事

勒兵全城築城禦敵物色英雄

十

賢婦類

嘉言格翁

往後罷爲助。張負見之。喪所獨重視之。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一負曰：「人固有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予女。負與婦同音通借。

第一篇 賢婦類

嘉言格翁

周才美爲子娶婦。付以斗斛秤尺各兩等。諭行多人少出之法。婦不悅。求去。曰：「翁所爲有逆天道。後代必多不肖。破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悟曰：「改之。」婦問用此幾年。曰：「二十

餘載。婦曰：「必欲留妾。請反用二十餘年以償。昔日欺詐之數。一才美許諾。後生二子。皆登第。」

嘉言格姑

樂羊子之妻。事姑甚謹。一日有他舍雞。誤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感其言。竟棄之。

嘉言動夫

許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朋友勸之入閫。須臾便起。妻留之。允顧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者。惟容土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百行以德爲首。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

婦女故事

嘉言格姑 嘉言動夫

十一

賢婦類

設計規太一 設計規太二

親重。

設計規夫 (一)

王藻爲府刑官。每日持金入。妻疑其枉法所得。因遣婢送猪蹄十。樹侯藻入。乃詐稱十三。樹侯以婢竊食。怒甚。笞之。婢不勝痛。乃誣服。妻曰：「君日持金入。我疑君煨煉得之。姑以婢相試。今果然矣。不義之財。必有凶報。願今後勿爲此。」藻聞言。悚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詩曰：「枷拷追來只爲金。轉增冤孽罪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卽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成仙。

設計規夫 (二)

開封卜霖蒼財蓋一鄉。喜交匪類。生事。妻俞氏諫不從。時值重九。卜命城外酒肆。備設饌。偕無賴數人會飲。有一外路書生。見卜不

爲禮。卜怒曰：「何物餓殍。如此大樣。」生答言不遜。卜用拳揮去。生舉手一格。袖中脫出金扇一柄。繫白玉墜。晶瑩可愛。卜順手接得。

曰：「留此作免打之資。」生曰：「此祖傳至寶。留以聘姻。何得妄奪。」卜笑曰：「爾果能發跡。吾將女與汝。」生欲分辨。店主拉之出。曰：「此人無良。扇墜事小。急宜遠避。免傷性命。」生含忍而去。其妻俞氏知卜怕鬼。信神。用七首一把上粘小帖。託爲雷神語。一若不速。改卽行。天誅。潛置卜枕旁。卜醒見之。魂魄沮喪。遂櫛沐對天懺悔。再不敢爲非。妻曰：「遏惡還須爲善。我家頗有資財。何不廣行善事。以贖前愆。」卜從之。被澤者多。俱稱之曰：「卜善人。」府縣皆旌表其門。縣令吳育龍因年荒。卜代民完糧。製一鄉善士匾額。親送懸掛。忽報按君入境。尹出郭迎接。拜謁畢。按君曰：「有卜

婦女故事

設計規夫二

十二

賢婦類

設計規夫二

某者。乃大惡人。吾已行府差拏矣。」尹愕然曰：「此善士也。歷受旌揚。不識憲臺何所見。加以惡人之號。」按君曰：「此人之惡。不但傳聞。抑且目擊。貴縣代爲掩護。得母錢神有靈乎。」尹曰：「屬吏與憲臺所見不同。稱呼自別。殺人媚人。不敢爲也。」辭出府廳。進見其說亦同。按君心疑。仍扮舊日書生。至前酒店私訪。店主一見曰：「卜善人尋官人多。次今適在店後。可進會也。」蓋卜預得尹信。借此躲避。卜一見生。握手歡然。生曰：「向日見忤門下。未知何故。」卜曰：「前得先生玉墜。有婚姻之許。小女至今待字。如先生有室。則將原墜奉還。如未聘。前言可踐也。」生笑曰：「翁原來如此。至誠大非昔比。可喜可賀。但小生一貧微骨。有辱門下。奈何。」卜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吾家計頗豐。先生何愛食用。但我現

被按君訪拏。未知性命如何。得見先生。來完小女之事。亦了却胸中一掛碍矣。一生察其誠。遂耳語曰。『吾即按君也。』出印章示之。卜伏地戰慄。不敢仰視。生扶起曰。『昔因小忿相忤。今爲翁增何畏焉。』卜謙不敢當。生曰。『翁不食言。久羈令愛佳期。君子也。我豈肯獨爲小人。翁速歸。我即行府銷差矣。』次日即令縣尹爲媒。擇吉成禮。卜後以壽考終。

設計規夫 (三)

有趙某兄弟二人。兄強悍。弟寬和。兄結交錢孫二人爲友。酒肉往來。甚是親熱。將弟逐出在外。妻屢諫不從。心生一計。暗雇大狗一隻。妝以衣服。置之後園。誑報其夫曰。『不知誰殺死一人。丟我園中。夫急往視。時夜昏黑。莫辨真偽。以手探之。衣上有血。大驚無措。

婦女故事

設計規夫三

十三

賢婦類

正義品夫

妻曰。『盍請錢孫二人。抬出掩埋。』夫果往請。二人聞是人命。恐被連累。皆不肯來。夫歸無計。妻曰。『事急矣。宜叫二叔帮抬。』趙往呼其弟。隨至。妻先以簾蓆捲好。兄弟抬出郊外埋之。從此醒悟。迎歸其弟。不禮錢孫二人。二人懷恨。乃具詞告官。言趙謀殺人。命埋在某處等語。官拘趙審。其妻同往。以實情稟明。官來啓驗。果是一狗。因重責錢孫獎賞其婦。此案原有小傳一部。忘其姓名。故以遺錢孫代之。

正義品夫

探花劉應秋之父爲漳州司理時。撫軍發一囚來。密授意旨。教擬以重辟。仁人執法。當於死中求生。今乃於生而求死。實屬目無天地鬼神。公晝夜歎息。夫人問故。公曰。『此冤獄。上官命擬死。拂之則不利於官。順之則枉殺無辜。情理兩難。是以歎息。』順理則心安。何難之有。夫人厲聲曰。『去官事。小人命事。重安。』

有殺人。以保爵位者乎。世之殺人。婦人荷與爵位者。明則王法殺之。幽則怨鬼殺之。且有殺其子孫者。夫人數言。可銘座右。公遂力白其冤。脫囚之罪。豈獨囚感再造之仁。囚之祖宗。上司呵責。實於天地。勿觸怒於天地。公即解綬去官。不枉一命。生子中探花。孫點狀元。向使一禍且不測。種福與奉。上。所得孰多。

萬里尋夫

鄒平張義婦。年十八。歸里人李伍。與從子零戌福富。未幾死。戌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嘆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去取骨。雖寒甚。當得不死。』一輪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

婦女故事

萬里尋夫

十四

賢婦類

保全其夫 勵夫激昂

贈以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於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言發得之。持其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於大府。使零護喪還。給錢使葬。仍旌門。復其役。

保全其夫

于琮爲韋保衡之譜。貶韶州刺史。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莫不如禮。內外稱之。唐紀事之本末。

勵夫激昂

漢王章家貧。病臥牛衣中。泣與妻訣。妻曰：「京師尊重。誰喻君者。何不激昂反涕泣。何也。」後爲京兆尹。

勸夫勤學 (一)

沈澤之年二十五。卽廢學謀利。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姊妹皆嫁爲士人妻。今沈郎不肯讀書。令新婦歸寧。羞見親戚。願自備束脯。乞爲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亨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足矣。」翁姑從之。後五年。澤之果登第。

勸夫勤學 (二)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一妻乃引刀斷機曰：『君之尋師中道而歸。何異斷斯機乎。』羊子感其言。乃發憤卒業。七年不返。

婦女故事

勸夫勤學一 勸夫勤學二

十五

賢婦類

勸夫順理 勸夫厚道一一二

勸夫順理

文紹祖之子與柴姓議婚。既聘。柴女忽瘋。紹祖欲更之。妻大怒曰：「吾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背禮傷義。速其禍也。」仍娶之。次年子登第。女亦痊。

勸夫厚道 (一)

永嘉何氏。玉木叔之妻也。初歸。玉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貧寒。何囊中餘資。久蓄奚益。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一旦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郡稱爲賢婦。

勸夫厚道 (二)

蕭達漢陽人。明嘉靖甲辰。楚大飢。出粟濟之。粟盡。復措千金易粟。作粥以食飢者。時尙未有子也。一夕夢見數百人羅拜曰：「來報凶歲活命恩。」一人携兩孺子曰：「請以爲嗣。所以報也。」生長子良。有次子良譽。先後中舉。達欲取先借券付諸火。妻戴氏曰：「伯氏亦有貸于人。如此不相形乎。無索償足矣。」後良有廷對第一。良譽亦成進士。楚人有「漢陽雙鳳」之稱。

勸夫仁恕 (一)

襄陽言太守如泗乾隆初。令山西聞喜時。頗尙嚴厲。惡囚之多狡展也。特置木榔頭。擊其脛。夫人賢明有德。每規之曰：「國家自有常刑。非法煨煉。無論有干功令。亦豈父母斯民之道耶。」弗聽。越歲生孫。貌頗岐嶷。惟兩足栗弱。不能起立。若癱症然。夫人謂曰：「

婦女故事

勸夫仁恕一

十六

賢婦類

勸夫仁恕二

曩諫君弗納。今生孫若是。殆天欲以示之罰也。苟執迷不悟。當有甚於此者。」乃悚然懼。深自艾悔。立取刑具焚之。凡審獄俱布以誠。惻不尙刑。求孫長至十餘歲。足骨遂堅。能步履如常人矣。言每以告人。爲居官之戒云。

勸夫仁恕 (二)

明太祖馬皇后。滁陽王郭子興養女。習知兵事。在軍中。緝衣履。以給將士。常謂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若殺掠以失人心。雖其身亦難保也。」帝初爲郭氏所疑。賴后調停。得免於患。帝比之唐長孫皇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性恭儉。既貴。服浣濯衣。每製衣。餘帛

爲巾以賜諸王公主曰：「生長富貴。當令知蠶桑之不易。爲天地惜物也。」帝以威武治天下。后常輔之以慈仁。勸帝保全功臣。諸功臣多所寬宥者。胡惟庸謀逆。宋濂孫慎坐刑。逮濂至京。后曰：「民間請一先生。尙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寧忍殺之。且先生家居。豈知朝廷事耶？」遂得茂州安置。帝欲侯馬氏后不肯。有疾不服藥。年五十一崩。帝痛悼。終身不立后。

勸夫仁恕 (三)

郇章字子鈞。福建浦城人也。仕于閩王審知。守建州。領兵拒南唐。遣邊鎬王建封求救。二人失期。當斬。章意未決。夫人練氏曰：「既憐其才。何不從寬。」密令遠遁。復使諸子遺之以金。二人遂奔江南。後南唐命查文徽攻建州。二人已貴。從行。城陷。議屠之。時子鈞

婦女故事

勸夫仁恕三

十七

寶婦類

戒夫太嚴

卒。練氏猶存。二人入城。厚遺練氏金帛。且授一白旗。曰：「植此於門。可保無虞。」練氏奉金帛並旗反之。曰：「妾家雖免死。建民何罪。非盡赦建民。妾不獨生。」二人請之一城皆免。練氏後封越國夫人。子十五人。親出者八。孫六十人。皆貴。曾孫位卿相者相比。

戒夫太嚴

後周顯德三年。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其妻鄧氏性剛決。喜治生。常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之村墅營宅以居。歲時衣青裙。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日率僮僕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耶。今貴矣。安得遂忘

隴畝間乎？」行逢強邀之歸。不可。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一旦禍起。村墅易爲逃匿耳。」行逢爲之少損。

勸夫惠民

後晉天福十二年。晉主還至晉陽。議索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何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索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晉主從之。中外大悅。

勸夫弭兵

唐貞觀末。數調兵討四夷。又營翠微玉華等宮。所費巨億。賢妃徐惠疏諫曰：「今東征高麗。西計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

婦女故事

勸夫惠民 勸夫弭兵

十八

寶婦類

勸夫謙抑 勸夫抑讓

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玩珍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醎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不可以不退。上善其言。厚賜之。

勸夫謙抑

晏子爲齊相。其御者之妻。見其夫洋洋自得。既而夫歸。責之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其志嘗有以自下。子長八尺。乃爲人御僕。自得若此。宜乎卑且賤也。妾恥之。」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告。晏子薦以爲大夫。

勸夫抑讓

唐德宗時。潘炎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京兆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遣閹者三百緘。夫人劉氏知之。遽謂潘曰：「豈爲人臣。京兆願一

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一因勸避位。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才而在丞相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炎解諭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夫人垂簾觀之。既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繆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將來必是有名卿相。」

勸夫忠義 (一)

唐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將襲陳項。城令李侃欲逃。夫人楊氏曰：「寇至。當守力。屈則死焉。逃之。若重責募士可守也。」乃召吏民曰：「令誠若主。然歲滿則去。非如若輩生長此土也。墳墓家室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許。乃諭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賞萬錢。」遂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夫人自炊以享。

婦女故事

勸夫忠義一

十九

賢婦類

勸夫忠義二 勸夫遠奸

士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肯下。得我城。不足布威。徒失和好。無益也。」會侃中流矢退還。夫人怒曰：「君不在。誰爲守。死於外。不猶愈於牀乎。」侃感動。遽發城。賊乃引去。城賴以完。

勸夫忠義 (二)

唐宗室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會于苑總監鍾紹京解舍。紹京中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謁拜隆基。執其手與坐。二鼓。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三鼓。諸衛兵宿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斬韋后等。收捕諸韋親黨。睿宗卽位。以紹京爲中書令。唐紀事本末

勸夫遠奸

唐上林令侯敏諂事來俊臣。其妻董氏諫曰：「俊臣國賊也。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

相夫安貧 (一)

晉庾亮前妻荀氏。繼妻樂氏。皆宦族富室。及適亮。俱棄華麗。散資財。與亮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撫諸孤以慈。奉寡嫂以仁。使長者忘其寡。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之子女。衣食每先之。

相夫安貧 (二)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貲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京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

婦女故事

相夫安貧一 相夫安貧二

二十

賢婦類

相夫安貧三 相夫安貧四

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服飾侍御。更着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黨稱之。

相夫安貧 (三)

梁鴻妻孟氏。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更素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真鴻妻也。」遂同適吳。依臯伯通廬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伯通曰：「彼傭工人。能使妻敬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于家。

相夫安貧 (四)

明正德間。江西舒翁年逾五十。遠館湖廣。歲暮歸家。途遇一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蹶。將賣妾以償。不忍離。且妾去。幼兒失。」

哺必死。故悲耳。翁詢所負。曰：「十三金。」翁曰：「我同舟各捐一金。可完爾夫婦事。」同舟者皆不應。公捐束脩與之。未至家二日。糧盡。衆皆笑之。歸與婦曰：「我舟中飢兩日矣。速爲炊。」婦曰：「安所得米？」公曰：「可乞諸鄰乎？」婦曰：「借貸已多。專候夫歸償之。歸而復借。可奈何？」翁告以故。婦曰：「既如此。有山蔬可以充飢。遂登山采苦菜作飯。煮同。一飽。既就寢。方愁明晨又匱。忽聞窗外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婦蹴翁曰：「神明告我也。」夫妻同起向天拜謝。明年果生一子。名宏。十九歲領鄉薦。二十登成化丁未狀元。官至宰輔。

相夫治國

元世祖皇后宏吉刺氏。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

婦女故事

相夫治國

二十一

賢婦類

相夫治國

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諫之。緝細以爲衣。其鞞密比綾綺。宣徽院羊繻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爲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宋平。幼主入朝。衆皆歡甚。惟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人皆喜之。爾獨不樂何耶？」后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后一視即返。帝問后欲何取。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之於我。我又何忍取之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益厚待之。

妯娌和睦 (一)

晉王渾妻鍾氏。黃門郎徽之女。太傅鍾繇曾孫也。能屬文。博覽記。美容止。動靜中禮儀法度。渾弟湛妻郝氏。有操行。鍾親重之。鍾不以貴相陵。郝不以賤相諂。時人稱爲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妯娌和睦 (二)

蘇少婦崔氏女也。蘇家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言。日有爭論。甚者鬪。少婦治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婦曰：「木石禽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婦卽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婦曰：「吾後進。常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婦者。少婦笑而不答。少婦女奴

婦女故事

妯娌和睦一 妯娌和睦二

二十二

賢婦類

妯娌和睦三

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婦領之。尋以告嫂。引罪自責。嘗衣錦衣抱其嫂之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婦曰：「無遽恐驚兒也。」了無措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婦賢。吾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爲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妯娌和睦 (三)

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圖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諂。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爲己物。鄭歸甯。徐母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爲己子。子亦不知孰爲己母。家猶爲人竊去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太宗時。旨表其門曰：「二難。」以爲妯娌師法。凡爲家長者。不可不時以此宣揚化導之。

棄子携姪

昔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衆逐之。乃棄抱者。與攜者奔。遂得之。衆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己子也。」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挈兄子。齊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忍棄乎？」曰：「我夫尙存。可望生育。我兄已死。止此一綫育之以延宗祀。」齊軍曰：「魯之婦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己子。亦全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

愛護族子

昌化章姓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族人一子。後妻忽懷孕。得生一子。弟言兄既有子。蓋將所抱者與我。兄告其妻。妻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既有子而棄之。于義不終。且新生那可保也。」

婦女故事

棄子携姪 愛護族子

二十三

賢婦類

茹苦全族 妙計兩全

弟請不已。乃以新生者與之。後皆成立。長曰：「楊字景韓。」次曰：「相字景虞。」各生一孫。相繼及第。遂成大族。

茹苦全族

明戴德彝。嫂項氏。奉化人也。靖難兵至京師。德彝被執。不屈死。其嫂居家。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并藏德彝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焚炙。遍體焦爛。竟無一言戴族。遂全。

妙計兩全

錢益者佃戶也。其主因謀出不遂。令益以稗子撒彼田中。益謂妻曰：「撒則害人不撒則逆主命。奈何？」妻教以蒸熟稗子。其主覘之。見已撒也。後益生子。名美中。登進士第。妻得榮養受封。

待下寬仁 (一)

沈心松夫人袁氏。卽了凡先生姑也。待下寬仁。未嘗疾言遽色。子病。夫人攜美酒一卮。飲之。置几上。僕文成自外入。覆之於庭。詰其故。曰：「奴謂是茶耳。」夫人曰：「汝出不知。原無過。但作事當仔細。千粒難成一滴也。」僕愧悔。手掬而出。又有小婢持盤。盡覆廚下。其母自責之。夫人望見。急止之曰：「一孩子偶失手。何責焉。但棄其碎者。勿留以傷人足可也。」一心松爲司吏。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

待下寬仁 (二)

楊誠齋夫人羅氏。每冬月。黎明卽起。詣廚中。親煮粥。一釜遍給奴婢。方令服役。年七十餘。不改子東山請曰：「天寒何自苦如此。」

婦女故事

待下寬仁一 待下寬仁二

二十四

賢婦類

儉已濟人一 儉已濟人二

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晨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一產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子以哺吾子。是何心哉。」三子皆登顯第。

儉已濟人 (一)

袁君載夫人。爲子儼作冬衣。將買絮。公曰：「絲綿輕暖。家中自有。何必買絮。」夫人曰：「綿貴絮賤。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公曰：「此子壽矣。」

儉已濟人 (二)

鄭表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表先娶孫氏早亡。聘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姑羣婦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表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

進輒憂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妻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於黎陽。及妻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晉書列女傳

代納貧稅

懷仁縣楊秀才妻劉氏。家甚富。聞官司征貧戶稅過嚴。乃詣縣願以家財十萬緡納官。免貧戶稅。遂空其藏七間。三晝夜。錢復滿。中有木牌曰：「麻青。」觀者駭異。或曰：「青州麻氏大富。或其家物也。」跡之果然。謂積三世錢。一夕失去。劉即專人詣麻。請復歸之。麻曰：「吾家福退。錢歸有德。今復往取。違天逆理。」劉曰：「

婦女故事 代納貧稅 二十五
賢婦類 縫衣濟窮 煮粥飲囚

我既輸官。豈宜更有。」乃盡施貧人。而家日益富。有孫登第。

縫衣濟窮

雷鳴雲家。贍足。妻子溫飽。除日謂其妻曰：「吾鄉中巨萬之家。後嗣不振。由財聚不散。為天所罰耳。曷行善以冀綿長耶。」多種陰陽錢去遠來妻曰：「吾力能縫。買舊衣之壞者。截長補短。湊成扶裱。冷時以濟人窮。所費無多。貨不在多。應急如寶。惡不在大。惟誠動天。或猶可勉為也。」雲善之。又恐獨力有限。因結一會。行之五年。連生二子。後俱鄉薦。

煮粥飲囚

鄆人楊自懲。初為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血流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為之霽顏。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當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路忍飢。菜色可掬。」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陞。為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為刑部侍郎。次孫為四川廉憲。俱為名臣。

舍財築路

徽州地瘠糧少。雖與江西接壤。然嶺高路險。不能相濟。販米者多反從浙江水道。以故米價常貴。有寡婦家巨富。無子。自念蓄資無所用。乃僱工整嶺開為大路。由是江西米兩日即達徽州。郡人多賴之。因名其嶺為「寡婦嶺」。

婦女故事 舍財築路 二十六
賢婦類 禮義孝仁 仁義賢慈

禮義孝仁

元世祖出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苴。世祖從覓馬。童子曰：「馬童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童飲世祖。世祖既去。歎息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哉。」後納為太子妃。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為賢德。事昭容皇后。不離左右。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有獻浙西田七百頃。籍於位下。太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曷敢私之。」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若欲求官耶。汝自為之。毋以累我也。」

仁義賢慈

宋陳堂前王氏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尊之也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耳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本」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尙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爲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爲置田買屋撫育諸甥無異已子親屬有貧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十四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

婦女故事

仁義賢慈

二十七

賢婦類

孝義節慈 貴而不驕一

表其門閭

孝義節慈

唐謝泌妻侯氏始笄適謝家事姑甚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測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貴而不驕

(一)

唐東光公主楚媛幼以孝謹稱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

疾親嘗藥膳遇娣姒皆得歡心時宗室諸女皆以驕奢相尙謂楚媛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覺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爲美縱侈爲惡辱親是懼何所求乎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慚服」

貴而不驕

(二)

唐岐陽公主憲宗嫡女也下嫁杜悰素性柔順拜起一如家人禮嘗曰「上所賜奴婢不肯窮約事我」皆奏納之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門內寂然後悰刺澧州遣人迎公主郡縣爲供具從者不過二十人并所至不得食肉飲食悉返驛吏悰寢疾奉藥必親治喪哀慟異常後子孫隆貴享高年

婦女故事

貴而不驕二

二十八

賢婦類

識見宏遠一 識見宏遠二

識見宏遠

(一)

後漢高祖時李肅爲左驍衛上將軍魏州人趙思綰求爲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在城中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汗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因說其歸朝思綰乃請降於漢

識見宏遠

(二)

北魏史戴姚婦楊氏閨人符承祖姨也家極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戚皆求利潤惟楊獨不欲謂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其衣服不受強與之則曰「家貧

美服使人不安。一遣車迎之。不起。強昇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及承祖敗。執其二姨至殿庭。一致法。姚氏衣裳敝陋。免罪。

將兵救失

劉遐妻邵氏。邵續之女。驍勇有父風。遐爲石季倫所圍。妻單將數騎救。退出于萬人之中。

帥兵拒敵

魏熙平元年。金龍爲梓潼太守。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氏帥勵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副將高景謀叛。劉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爲梁兵所據。城中絕水。會天大雨。劉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儲之。於是人心益固。卒退梁兵。

婦女故事

將兵救失 帥兵拒敵

二十九

賢婦類 築砦禦賊

築砦禦賊

宋曾氏婦晏氏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令黃埈令紳士王萬全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取。結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爲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槌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收鄉鄰知其可依。望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財助之。於是聚衆日廣。復與萬全倫共措置。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爲犄角。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人。知南劍州陳韓遣人遺以

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封晏氏爲恭人。

抗賊全家

明張銓出按遼東。天啓元年。殉難。銓父尙書五典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寶莊爲堡。堅甚。崇正四年。流賊至。獨銓妻霍氏在。衆請避之。霍語其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五晝夜。不克而去。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者多賴以免。

賢嫗規主

寇萊公掌樞密。漸務奢華。紉綾絹緞。多所費用。家有一老嫗。每見公剪裁服飾。輒蹣跼而不言。公問故。嫗曰：「昔太夫人臨終之日。

婦女故事

抗賊全家 賢嫗規主

三十

孝婦類 質珥贖翁

質珥贖翁

求一縑作衾。且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由是感泣。折節自儉。爲宋室名臣。

第三編 孝婦類

質珥贖翁

開封老翁。長子娶婦別居。幼子聘某氏。適周王選宮人。女家懼選促翁完娶。翁苦貧。乃典身富家。得錢充聘。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密問其夫。夫諱之。因叩姑。姑漏言焉。婦大慟曰：「爲婦而忍令翁爲傭耶。」遂取簪珥。令人持白父母。求質錢以贖翁。父母賢之。予錢而還其質。新婦置錢床頭。期明日往贖。適長婦來。新婦具以告。長婦不孝而貪。乃乘間竊錢去。明旦新婦檢錢。無有也。夫疑其

中悔婦亦不能自明。又傷翁無可贖。乃投繯而死。殮後三日。姑令長婦攜簞食往奠焉。俄雷雨作。復聞喚門聲。姑以爲長婦。而聲不類。隔戶問爲誰。曰：「我新婦也。」姑駭爲鬼物。立門隙窺之。良是乃開戶。問曰：「爾人耶鬼耶？」曰：「新婦人也。」姑曰：「爾死已三日矣。何由再生？」婦曰：「我初如睡夢中。神魂飄搖。不知底止。頃聞大震。不覺身乃在此。」姑呼婦入室。偕鄰婦往停柩處視之。棺蓋已揭。長婦踞死於地。原錢乃在手。

質飾救翁

江西贛縣民某。充當里長。因娶媳。挪用官銀十二兩。追繳繫獄。新婦知其事。謂夫曰：「翁爲我兩人受苦于心何安？」夫啼哭無計。婦曰：「聞古有賣身救父者。願我將衣飾盡典以救之。」止得銀

婦女故事

質飾救翁

三十一

孝婦類

八兩。復遣人告其父母曰：「兒未縫夏衣。今願得銀代之。因湊足其數。催夫救翁。夫不曉官事。有叔居隔數里。乃往求辦事。行至中途。遇族中一無賴叔。問其何往。姪以實告。伊陡起不良。伴謂曰：「汝銀藏何處。恐防賊盜。」姪曰：「在我妻枕匣之中。不妨。」遂別去。無賴叔乃冒作親叔。先至其家。詭言從縣裏來。官拘其父子。命我歸取銀。言在爾枕匣之中。婦信而與之。及夫偕親叔至。始知其詐。追至其家。已藏匿不見矣。婦悔恨自縊死。停柩於居側。關帝廟越二日。其夫方寢。忽叩門。夫疑是鬼。妻曰：「我蒙神靈救活矣。」夫呼鄰人至。開門視之。果其妻也。復秉燭往廟看驗。見空棺倒側。傍塑周倉像。刀上挂一人頭。鮮血淋漓。乃無賴叔也。又見香案上放一小匣。原金在焉。次日聞於官。驗之。因釋其翁而旌其婦。

鬻奮助翁

武進孫復儒妻金氏。性至孝。其翁好行善事。金自鬻奮田以供。翁費年二十四。夫亡守節。翁病劇。親調湯藥。六十晝夜不眠。病終不愈。乃虔叩神前。割肱肉一樹。適翁思食米糲。遂以肉糲湯和粉奉之。翁啖五枚。即安睡。既寤。呼孫謂曰：「吾不死矣。頃見白衣女子來言。汝媳誠孝格天。增汝一紀。」未幾病果痊。壽至七十七。計其數恰一紀也。

割乳療姑

明史李孝婦桂廷鳳妻也。姑患痰疾。將不起。婦聞有言乳肉可療者。乃煮藥熬香。禱灶神。自割一乳。昏仆于地。氣絕。廷鳳呼藥不應。出視見血流漏地。大驚呼救。傾駭城市。邑長佐皆詣廬。命亟治。俄

婦女故事

鬻奮助翁 割乳療姑

三十二

孝婦類

割肝療姑一 割肝療姑二

有僧踵門曰：「以薪艾傳之即愈。」如其言果甦。比求僧已不復見矣。乃取乳和藥奉姑。姑竟獲全。割肉傷身。此種愚孝。本不足取。但孝子之精誠。足以驚天地。貫日月。其精神作用。往往出于常理之外。當以特例觀察之。不應以通例論斷之也。

割肝療姑

(一)

異談可信錄載。清劉氏事姑孝。姑病噎。數次割股。而漸發漸愈。氏禱大士。刺脅出肝斷之。遂昏仆。恍見大士來撫之曰：「兒苦矣。」以藥塗傷處。得甦。烹肝奉姑。病竟不復發。

割肝療姑

(二)

明崇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淮安山陽縣毛繼宗妻馮氏。天性至

孝姑年高病篤。毛又運糧赴京。婦乃沐浴更衣。夜臨天代死。取刀刺脅。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驚姑醒。遂以帕揜刀口。入撫其兒。復虛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封時。月尚未出。天忽明淨。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剖肝一段。當即和羹進姑。姑甫嘗。便覺甘美。問是何物。婦詭言鄰家獲一鹿。此鹿肝也。姑食之。病隨愈。彼時至誠所感。封口不痛。但血跡難揜。小姑覺之。合家驚傳。姑方知其救已也。痛哭感恤之時。有新安諸生江天乙著一奇孝驚天集。一以傳其事。

冒刃衛姑

鄭義崇妻廬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廬冒刃立姑側。爲賊摔捶幾死。賊去。

婦女故事

冒刃衛姑

三十三

孝婦類

善事翁姑 舍兒救姑

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一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尙相赴。況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一姑曰。歲寒知松柏。吾乃今見婦之心。唐書列女傳

善事翁姑

徽州李氏女名善瑜。適葉元善長子。侍奉舅姑極孝。家貧。已雖饑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舅姑。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自爲祈告天地。願以身代。上帝嘉其誠。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十萬。注名祿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啓。忽見堂上金玉滿堂。變易果得錢八十萬。其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嘗勸之而不聽。忽秦氏爲雷火焚燒。善惡之報。昭然可畏。

舍兒救姑

莒州民家有母老病。臥于牀。時值地震。其子謂妻曰。汝抱兒速出一妻曰。一有姑在牀。奚暇計及子耶。一共扶母出。置兒不顧。及屋倒。以爲兒必壓死。急視之。兒被一木架住。獲免。夫人當死生存亡之際。而能割愛以全孝。此在子之於母。已難也。而在媳之於姑。則尤難。賢哉此婦。其平日之盡孝可知矣。宜爲神佑。以全其兒也。

寡居養姑

漢東海于公爲獄史。決獄平恕。縣有孝婦寡居。養姑。姑恐妨婦嫁。自縊死。姑女遂誣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于公爭之。不得。於是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祭孝婦墓。乃雨。

紡績養姑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夫當行戍。臨別囑婦曰。我生死

婦女故事

寡居養姑 紡績養姑

三十四

孝婦類

備織養姑

未可知。今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一婦應諾。夫果不還。婦紡績以養姑。後其父母哀其少而無子。將嫁之。婦曰。夫去時。囑代供養其母。既許諾之。而不能信。將何以自立。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後姑八十餘而終。盡賣其田宅以葬之。沒身奉祀。淮陽太守以聞。使賜黃金四十斤。號稱孝婦。

備織養姑

趙孝婦德安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談蠶繭。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一言畢。風轉而北。

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元史列女傳

織蓆養姑

明燕山衛卒儲福慷慨好義。靖難兵起。挈母妻遁去。文皇卽位。詔調戍卒。福在錄中。仰天大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事二君。』舟中日夜號泣。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有姿容。奉姑甚謹。每哭夫。則走入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臨澗浣衣。見其旁草生若姑。蘇蓆草因取之。織蓆養姑。姑死。竭力營葬。廬於墓旁。年八十餘卒。蓆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尊其廬名曰。『節孝廬。』

苦心感姑

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姑尤謹。姑好飲江水。龐氏出汲。遇風還遲。姑因渴怒甚。詩遂責妻。遺之。龐氏不忍去。寄居鄰舍。晝夜紡績。

婦女故事

織蓆養姑 苦心感姑

三十五

孝婦類

乳姑不怠 天賜佳兒

日市珍羞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久之怪問。鄰母以實告。姑感而命還。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妻力作以供。呼鄰母共之。其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日躍雙鯉。以供其膳。赤眉賊經詩里。疾馳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吾輩何敢。』朝廷聞其孝。拜詩爲郎中。

乳姑不怠

唐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洗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康。一日疾篤。長幼咸集。宣言無以報媳婦。願孫婦亦如媳婦孝敬矣。世謂崔氏後日昌。大有所本云。

天賜佳兒

王陽明先生將生時。祖母孟夫人夢其姑抱一緋衣玉帶童子授之。曰。『婦事我孝。孫婦亦事汝孝。我與爾祖乞於上帝。以此孫界汝。世世榮華無替。』

鬼不敢近

蘇州城隍廟向有道士住持。乾隆間有袁守中者。杭州袁春圃之族裔也。工詩詞。善小楷。其徒皆敬畏之。有某徒私出遊山。半夜始歸。不敢叩院戶。卽坐堂上假寐。逾時聞一鬼曰。『奉牒拘某婦。乃戀其病。姑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一鬼答曰。『精誠固結。以戀病。姑此孝婦也。與強魂捍拒者不同。不可率拘。宜稟請上帝。議延其壽。慎勿孟浪。』一語畢。似潛入內殿去。卽寂然。其徒惶懼。急叩戶院而進。朱蕉圃曰。『世人未有不思延壽者。孰知孝之延壽有不求而自得者耶。』

婦女故事

鬼不敢近

三十六

孝婦類

疫鬼畏避 李免孽孽

疫鬼畏避

常州民顧成媳錢氏。清順治甲午大疫。成得疾。親丁八人俱伏枕待命。時錢氏方歸在母家。聞信欲趨視。父母力阻之。錢氏曰。『人家娶婦。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病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父母顧也。』一隻身就道。成在牀聞鬼語。曰。『諸神皆衛孝婦來矣。我等速避。』錢氏歸。果無恙。而全家之病由是皆愈。

李免孽孽

支祖宜妻喻氏。年二十五。姑黃氏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喻勤順。逢迎無閒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刑責。入財。

自贖以喻嫁貨償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役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爲比鄰。年容之妻。年三十。病殯。殯也。汝姑七十餘。竟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煩。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聞於上帝。令罰雷殛。而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結案。來旦斃於雷火之下。以汝今生孝德。故先期告汝。」喻驚寤。中夜號泣。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貨。謂終身不得償耶。」喻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姑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下。仰天祝曰：「新婦宿業當死。有所不辭。但念夫貧姑老。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幼教訓。今被天誅。」

婦女故事

三十七

孝婦類

插花成陰 奉姑遠戍

爲家門辱。二也。身有孕。已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支氏無後耳。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一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適遇梓潼神察知其情。乃取里中悍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事姑無禮。制夫如奴隸。卽命雷火焚之。而喻氏獲免焉。

插花成陰

宋紹興間。漢陽軍有插榴枝于石罅。秀茂成陰。歲有花實。初郡獄有誣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囑行刑者。插髻上花于石罅。曰：「生則可驗。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後果生。

奉姑遠戍

宋氏金華宋滌族女也。夫衢州人。失其名。爲閬州守。坐累死。家人遣

戍金齒衛。氏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太祖聞而釋之。賜以閬守之祿。今雲南永昌城西有節孝碑。都御史王中題其陰。祠則御史陰汝兆所建也。詩曰：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挾親姑憩茅屋。抱薪度地暫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土千戶。奉艘運粟大都回。金碑勅賜雙飛虎。兄弟晦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金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吏遍搜覽。意欲出仕蘇蒼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闕闈。泥金捷報來掀騰。承恩榮除閬州守。飄然畫舫西南行。到官搜賈訪遺老。要把奸頑除盡掃。日則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稿。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應教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

婦女故事

三十八

孝婦類

奉姑遠戍

板察院來提誰與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微職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竟晨拷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無何餓死囹圄中。旌軍原籍來抄封。當時只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鄰憐妾貧如洗。斂鈔殷勤餽行李。零丁三日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兄弟遠饒龍江邊。臨歧抱頭哭向天。姐南弟北兩相憫。別來再會知何年。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親年高。縱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林空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雲暗雨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情思昏昏倦無力。五

更睡重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閨門內。遠行不出中堂。遠融融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繡床新刺雙蝴蝶。坐久尙覺春風饒。誰云今日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飢。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若秋空雲。喪夫未經數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衫。騎驢遠涉長安道。穩步不知行路難。揚鞭指笑青山小。古來節義重難陳。抉目截鼻肝胆真。嗟哉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妾心汪汪淡如水。寧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須體夫懸懸。當學慈烏終養膳。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能語。道旁聞者總淒酸。隔嶺哀猿叫何許。府志

婦女故事

三十九

節婦類

守貞侯夫一 守貞侯夫二

第四編 節婦類

守貞侯夫 (一)

宋周謂以布衣謁藝祖。遂見信用。奔走嶺塞。不得歸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貧。婦莫氏貞靜。侯夫日惟事舅姑。躬蠶織。閨門肅然。雖鄉里淑婦亦無從識其面。及二子長成。築外室延師。寒暑肄業無間。晚年產漸厚。乃爲舅姑營美邸。大作壽坎。松檟密茂。皆手自植。又爲夫營別墅。水竹交映。亭閣相望。二十六年中。二婚一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節。及歸。俱已皓首。因勸夫致仕。偕老林泉。時號爲「莫節婦」。一真女中丈夫也。

守貞侯夫 (二)

李德武妻裴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僂它族。于此長訣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居不御薰澤。十矩屢欲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唐書列女傳

守貞侯夫 (三)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唐書列女傳

茹苦葬夫 (一)

婦女故事

守貞侯夫三 茹苦葬夫一

四十

節婦類

茹苦葬夫二 堅拒強嫁

明潞州盧清妻吳氏。舅姑沒於臨洛。寄瘞旅次。清授徒自給。後充椽於汴。憤恥發狂死。吳聞訃痛絕。哭曰：「吾舅姑委骨於外。良人死。忍令終不返乎。」乃寄幼孤於姊兄。鬻次女爲資。獨抵臨洛。覓舅姑瘞處。不得。號泣中野。忽一丈夫至。則清所授徒也。爲指示收二骸以歸。復之汴。負夫骨還。三喪畢舉。忍餓無他志。

茹苦葬夫 (二)

楊三安妻李氏。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寡。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唐書列女傳

堅強拒嫁

王琳妻韋氏者。士族也。琳爲眉州參軍。俗僭侈盛飾。韋不知有簪

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章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章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唐書列女傳

智巧全節

浙江青田山農陳好密。爲仇家所害。誣以竊盜。有公差四人。繫其婦詹氏。日暮行僻途。四卒各欲污之。詹度不能免。其一人髻而勇。伴之曰。『幸爲我主持。勿令共亂。』當到君家。惟君所欲。一髻卒喜。它卒涉邪。輒止之。至黃壇山。遇樵者。因借樵刀。削其履。削已。呼四卒曰。『吾擲履林中。誰得就歡。』俟其爭取。即自刎死。四卒驚走。時六月旬日。蠅虫不傷。面色如生。事聞。縣令陳哀題其墓曰。『節婦』。因斃四卒於獄。

婦女故事

智巧全節

四十一

節婦類 引斧斷臂 引刀割鼻 不辱于倭

引斧斷臂

五代時。王凝爲虢州司戶。卒于官。其妻李氏。攜子負骸以歸。中途投宿。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李氏大慟。即引斧斷其臂。開封府尹聞之。厚恤李氏。答其主人焉。

引刀割鼻

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嫁曹文叔。早寡無子。恐家人嫁已。斷髮截耳。所以自誓。後其父迎之以歸。勸其改嫁。令乃引刀割鼻。誓無他志。

不辱于倭

明興化劉氏二女。與里中婦同爲倭所掠。繫路傍神祠中。倭飲酣。遍視繫女。先取其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汗賊乎。』一倭笑慰之曰。『若從我。當詢父母歸汝。』一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尙

能歸耶。』倭尙作款曲狀。女大罵。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即赴火。死。已又侵其妹。妹又大罵。倭露刃脅之。不爲動。欲強犯之。女紿曰。『俟姊骨燼。乃可。否則不忍也。』倭喜。負薪益火。火熾。女又赴火。死。同時死者四十七人。

節義凜然

宋謝枋得妻李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待賓客。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攜二子。匿貴溪山荊棘中。采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元兵踪迹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事出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

婦女故事

節義凜然

四十二

節婦類 漬血化石

泣。右左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氏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通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漬血化石

宋王貞婦臨海人。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歸。暫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乃婦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焉將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

終死耳。不能爲君妻也。一。至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嶠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伺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祠石嶺上。易名曰「清風嶺」。云。

血漬成形

元譚氏婦趙氏。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內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大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殿廡兩楹間。入甑爲婦。

婦女故事

血漬成形

四十三

節婦類

阻崖潔身柏舟矢志含血噴賊

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阻崖潔身

唐陳仲妻張氏。與二嫂遇賊。相謂曰：「婦人以潔身爲高。豈可委身待辱哉？」遂阻崖而死。

柏舟矢志

春秋衛世子餘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嫁之。作詩表志曰：「汎彼相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至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含血噴賊

明史石氏女。被賊執。欲汚之。女抱槐樹。厲聲罵賊。數人牽之不解。

斯其兩手。罵如初。又斷其足。愈罵不絕。痛仆地。賊褫其衣。女以口齧其指。斷其三。含血噴賊。乃瞑。賊擁薪焚之。後所焚地。血痕耿耿。遇雨則燥。陽則溼。村人駭異。掘去之色。入土三尺許。

忍辱存孤

明末池州有舒生無兄弟。舉一子而遭寇亂。謂其妻曰：「死節易。存孤難。汝肯爲其難者乎？」其婦嗚咽久之。慨然曰：「幸君父子重逢。我當一死以明志。」己而賊至。刼其妻去。舒生轉輾流離。及清兵定川廣。舒問關至楚。乞食營中。冀與妻遇。不得見。遇官艦。縛之。令挽夜半號泣。驚將軍夫人黎明。夫人隔簾訊其姓氏。大詫。命加銀鑕。俟將軍至。自鞠之。四日將軍與夫人會。夫人乃舒生故妻也。將軍自賊中獲之。甚有寵。其孤尚在。至是乃泣告將軍。以孤兒。

婦女故事

忍辱存孤

四十四

節婦類

捨身哭弟

還舒生將軍心疑其夫婦私相見矣。大怒。命擒舒生來。見其荷鐵索。匍匐不能行。頸流血殷然。乃詢隸卒曰：「彼拘繫幾時矣？」曰：「四日。」將軍大喜。釋其縛。入謂夫人曰：「子誠知禮。今汝意云何？」夫人指其子曰：「妾存此一塊肉。以還舒生耳。至於破鏡斷難復合。」將軍命舒生攜其子入小艇。贈以金帛。舒生遙拜其妻而去。行數十里。有飛騎傳將軍令追舒生回。復見將軍語曰：「子行後。汝婦闔門自縊。乃悟向來忍死爲存孤也。此真節婦。渠今一死已踐初志。幸而解救得甦。仍歸君完聚爲兩世姻緣可耳。」舒生拜謝。載其妻歸故鄉。撫子成立。池人至今以爲美談。

捨身哭弟

史記聶政爲嚴仲子殺韓相俠累。自抉眼出腸以死。韓取政尸暴。

之於市。購之曰：「有能言殺俠累者，與以千金。」政姊嫪聞之，乃伏尸哭曰：「是軹深井里孟政也。妾奈何畏殺身之誅，滅賢弟之名？」乃三躍呼天，遂死於政旁。

堅苦卓絕

明史花雲駐太平。陳友諒破城被殺，方戰急，雲妻部祭家廟，挈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遂赴水死。侍兒孫氏，燹畢抱兒行，被掠至九江，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及陳兵敗，孫復竊兒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浮斷木入葦洲，探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踰年達太祖所。孫抱兒拜泣，太祖亦泣，賜雷老衣，忽不見。賜兒名煒，累官指揮，後朝庭贈部貞烈夫人孫安人立祠致祭。

婦女故事

堅苦卓絕

四十五

孝女類

打豹救父打虎救母打虎救母

第五編 孝女類

打豹救父

元史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聞聲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得救。

打虎救母

明史姚孝女，適吳氏，母出汲，虎銜之去。女追擊虎尾，虎欲前，女擊益力，尾遂脫。虎負痛躍出，負母還，藥之獲愈。

打虎救母

明史蔡孝女，隨母入山採藥，虎攫其母，女折樹枝格鬪，虎舍其母，傷女，血歆丈許，竹葉爲赤，母女均獲全。

代父贖罪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僅生五女，乃歎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總無益也。」其少女緹縈，慷慨激烈，隨父至長安，上書願爲官婢，以贖父罪。天子憐其孝，乃赦其父，并除肉刑。

伏闕臥釘

明山陰諸娥，父士吉，犯辟論死。時娥方八齡耳，日夜痛哭，從其舅某往南京伏闕，臥釘板，鳴冤，帝憐其孝，赦其父，後以重傷殞命，崇祀曹廟，奕世旌揚。

願代父死

羅有恆爲秦州司李，居官頗廉，惟賦性拘執，憚於改過。時有大盜殺人劫財，羅責捕嚴拿，已經就獲，庭訊時盜攀其有仇富家戚姓。

婦女故事

代父贖罪 伏闕臥釘 願代父死 四十六

孝女類

割頭救父

臧呼號稱冤，羅不聽，比爲從律擬絞。上司報可，臧有女桂姐，刺臂血具詞，願代父死。羅不聽，後雖訪知其冤，緣獄案已定，不肯自認失察之罪，遂置之。臧被決時，其女抱父屍一痛而絕。羅任滿改四川司李，畏遠不赴，告病歸里，因無子，囑媒娶妾，有韓媼云：「近有臧姓新亡，遺女十七歲，無所歸，情愿爲宦家姬侍。」羅用五十金買之，見其女容色可人，應對安雅，大喜，是晚成親。女閨戶，家人聞房內羅求饒之聲，大駭，又聽女云：「我乃孝女，蒙上帝封爲貞靜夫人，豈肯與爾爲妾？汝向日無辜害吾父，今來取爾赴陰司質對，求饒何益？」眾將門撞開，見羅已七竅流血死矣。女無踪跡，蓋桂姐之靈也。後訪韓媼，並無其人，亦係鬼云。

割頭救父

浙中薛尚仁娶陶氏。生女孝姑。弟尚義娶柳氏。兄弟同居。尚義早亡。柳氏守貞不嫁。尚仁將弟婦移至後院。一應出入。從尚仁住房經過。柳氏之兄。柳文家貧。屢至妹處借貸。尚仁叱逐之。文懷恨在心。時值清明。有觀音庵僧人寂照。柳氏喚來商議。與亡夫念經。被尚仁撞見。驅出。柳氏遣婢至庵約寂照。晚間在牆外候送。經資寂照疑為有意。伊原係大盜。逃罪出家。飛垣踰壁。乃其長技。至起更時。挾利刀越牆而進。柳氏驚喊。寂照用手捫其口。欲強姦。柳氏以死拒。寂照用刀殺死。取其頭踰牆而去。次早。尚仁驚知來視。不明何人行兇。柳文心懷舊恨。赴縣具報。云「尚仁強姦其妹。不從殺死。藏頭滅跡。」縣令亦以柳氏住房在後。誰能飛進。嚴刑拷問。尚仁死不承認。備受敲扑。令給之曰「爾若將頭送出。便放汝矣。」其

婦女故事

割頭救父

四十七

孝女類

割頭救父

女孝姑聞知。告母曰「父死則母必死。女亦必死。是父死而母女俱死也。何不將女頭割去。充嬌頭。倘得父回。母活。女死。無憾矣。」母曰「爾父命該如此。爾有何罪。此事萬不可行。」女見母不忍下手。歸房自縊。死。母不違其志。忍痛將頭割下。持以交官。令使作作看驗。見面上無血。皮肉不捲。係割於已死之後。大怒曰「爾夫殺一人。案尚未結。如何又殺一人。」喝令撈起。陶氏大哭。實告其故。令不信。至其家驗之。見孝姑屍骸在地。以頭合之。不差纖毫。不覺心酸。流淚曰「天下有此孝女。焉有殺人之父。必係冤枉。」又見孝姑面色如生。兩眸炯炯。不閉。乃祝曰「爾為父捨身。其心苦矣。何不顯陰靈。以夢示我。庶得兇手。」白爾之冤。一言未畢。雙睛忽合。令駭嘆。是夜即夢孝姑來告。感公救父。幽冥叩結。欲白此冤。可訊

僧人寂照次日密問左右。對曰「此觀音庵住持僧也。」乃請來署念經。設法壇於幽僻處。夜半。使少女假作鬼聲。叩窗而哭。寂然驚問為誰。答曰「我柳氏也。爾因姦我不從。將我殺死。又將我頭藏匿。致我身首不得合。今特尋爾要頭。」寂照曰「我一時誤殺。已日日念經超度。頭現在韋馱座下。俟經事畢。即取出還你。」令在外聽得親切。即陞堂。將僧拏至。一訊即伏。以寂照罪大惡極。與尋常殺人不同。擬斬立決。柳氏孝姑為建孝烈祠。春秋祭享。

設計救父

宋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破縣。女嘆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寡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

婦女故事

設計救父

四十八

孝女類

入江覓父

縛女。麾手使亟去。曰「母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入江覓父

漢上虞曹娥父盱為巫祝。五月五日。迎神于江。墮水死。娥年十四。覓父屍不得。沿江號哭。七晝夜。跳入江中。五日。負父屍而起。上虞令度尚以其事聞。表為孝女。立祠江邊。至今享祀不絕。

投水覓父

後漢列女傳叔先雄父乘船墮湍水死。尸喪不歸。雄晝夜號泣。有自沉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經百許日。乘家人防閑稍懈。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果與父相持。浮于江。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其形。

哭水覓父

唐饒娥廣東樂平人。父勸漁于江。遇風。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雷震。父屍浮出。鄉人具禮葬父及娥。柳宗元爲立碑。魏仲元碣其墓。鄭叔則表旌其閭。唐列女傳

割股醫父

宋史呂仲洙女。名良子。父得疾瀕殆。母焚香燭天。請以身代。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繞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煜煜如月者三。越日。父瘳。真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割肉醫母

黑龍江省立女子師範學生郭鳳琴。事母孝。母臥病數年。醫治不愈。生奉侍殷勤。隱憂情切。聞人言割股可以療疾。因左臂割肉一

婦女故事 哭水覓父割股醫父割肉醫母 四十九

孝女類 爲母吮瘡 至孝感神

塊作湯一碗。被母聞知。慘不忍食。越日。不令母知。復割左股肉作食奉母。食後果大嘔吐。而病立愈。嗟乎。愚孝割肉本不足爲訓。然誠孝格神。每能愈疾。亦可敬也矣。

爲母吮瘡

明史徐遠女。六歲。母患膿瘡。女問母何以得愈。母謾曰「兒吮之。適愈」。女請吮。母難之。女悲泣不已。母不得已。聽吮。數日果愈。

至孝感神

南齊史載。諸暨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晝樵採。夜紡績。以供養。父母卒。親營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當効驅使。汝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妖魅。勿敢從。遂得病。積時。隣人有中溪。域毒者。女試治之。病

便瘥。遂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誓守墳墓不嫁。

瞽目復明

南齊史載。永興王氏女。年五歲。兩目皆瞽。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其孝感。

扮男復仇

唐史載。段居貞與妻謝小娥之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投江殉之。傷腦拆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莫能曉。李公佐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求之」。小娥泣謝。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于獨樹浦。小娥託傭蘭家。見所

婦女故事 瞽目復明 扮男復仇 五十

孝女類 爲父報仇

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夢不疑。後集羣偷。釀酒。蘭與春醉臥。小娥閉戶。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娥祝髮事浮屠。垢衣糲飯終其身。

爲父報仇

齊王舜趙郡人。父子春與從兄長。忤不協。齊亡之際。長忤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妹粲五歲。璠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忤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強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至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皆垂泣曰「惟姊所命」。一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忤夫婦。以告墓

因詣縣請學。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雷爲報仇

明史招遠縣有孝女。其父採石南山。爲蟒所吞。女哭之。願見父屍同死。俄大雷擊蟒墮女前。腹裂見父屍。女負土掩埋。觸石而死。

茹苦葬親

楊含妻蕭氏。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婢皆詔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次宣州。戰鳥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墳納棺。成墳。蕭松柏朝夕臨。有馴鳥縞兔。蘭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粟繯。喪滿不釋綬。人高其行。或請婚。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

婦女故事

雷爲報仇 茹苦葬親

五十一

孝女類

死擁祖母 巧言格母

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如約。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楊唐書列女傳

死擁祖母

宋朱娥上虞朱回女也。母亡。養于祖母。時十歲。里中朱顏與其祖母競。持刀殺其祖母。一家驚潰。娥獨號呼而前。擁蔽祖母。以手挽刀。其祖母脫身而娥竟死。事聞于上。賜其家粟帛。會稽令董偕爲娥立像于曹廟。四時配享。

巧言格母

鄒瑛年方十二。見母虐嫂愛已。每食以殘穢者與嫂。嘉美者與已。瑛每私分甘與嫂。一日母見嫂食美。欲撻嫂。嫂告以小姑私與之。母怒詈女。女跪泣曰：「一女後日適人。倘遇姑如母者。母心安否？」

母悟。遂轉慈焉。里人稱「孝智兼全」。云。

續完漢書

才女

漢班固之妹昭。班適曹世叔。早寡。家學淵源。造詣深邃。固著漢書未就而卒。和帝詔昭踵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宮妃事以師禮。號爲「曹大家」。

作迴文詩

才女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惠。字若蘭。性聰慧。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滔爲安南將軍。趙揚臺以行。蘇氏悔恨。因織錦爲迴文。五采相照。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縱橫反覆。皆成文章。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圖。宛轉循環以讀。詞其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晉書列女傳

繼父傳經

才女

婦女故事

續完漢書作迴文詩繼父傳經五十二

孝女類

代父禮賓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幼喪母。其父躬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曰：「吾家世學周官。吾無男。汝可受之。勿絕世。」天下喪亂。石季龍徙之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安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探。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幸太學。博士虞壹曰：「周禮未有其師。韋逞母女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文宣。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晉書列女傳

代父禮賓

能女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嘗出

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大有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晉書列女傳

引兵助父男女

唐高祖之女。平陽公主。嫁柴紹。高祖兵興。公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兵以清京邑。欲我往。恐不能借。奈何？」主曰：「公第行。我自爲計。毋以妾爲慮。」紹乃詭道走并州。主奔鄆。發家貲。招南山亡命數百人。以應帝。復遣家奴。諭降名賊何潘仁。因略地至藍屋武。

婦女故事

引兵助父

五十三

惡婦類

虐待前子一

功紀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震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主引精兵與秦王世民會於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京師人稱爲「娘子軍」。

第六編 惡婦類

虐待前子 (一)

宋張開妻孔氏疾卒。遺五子。再娶李氏悍惡。虐逼五子。五子哭於母塚。恍惚間。其母來撫之。慟甚。因咬指題詩於子。矜云：「新人間故人。暗涕幾盈巾。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恨牽遺子。無情感舊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子以詩呈父。父駭之。以告連帥。進聞於朝。李氏發配嶺南。

虐待前子 (二)

東海徐甲妻許氏蚤亡。遺一子名鉄。再娶陳氏虐甚。欲殺前子。陳產一男。名曰鐵杵。蓋取其能搗臼也。於是捶撻鉄。備諸苦毒。甲性闇弱。又時不在舍。白竟以凍餓被杖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狀曰：「我鐵杵也。實無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今鐵杵疾病。與我遭苦同。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楚楚如生時。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恆在屋梁上。陳氏稽顙設奠。鬼曰：「不須如此。餓我至死。豈一殮所能酬。」陳氏夜間竊語。鬼應聲云：「何故說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舉家驚走。乘燭照之。亦無異。又罵鐵杵曰：「殺我。安坐宅中爲快耶。當燒汝屋。」卽見火燃烟漫。內外狼籍。俄而。

婦女故事

虐待前子二

五十四

惡婦類

虐待前子三 虐待庶子

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謳歌。歌曰：「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悽愴。自悼不得成。晨也。於是鐵杵六歲。鬼至。屢撻之。撻處皆青黑。喉結不能食。月餘而死。鬼便寂然。

虐待前子 (三)

春秋晉獻公之後妻驪姬。設計陷其前子。申生。使申生祭其母齊姜。申生薦胙于公。姬置毒胙中。獻公欲饗之。姬止之。曰：「宜試而後食。」祭地地裂。與犬死。與小臣小臣死。姬泣曰：「太子忍其父而欲弑。况他人乎。」妾願母子避之他國。毋使爲彼魚肉也。」申生聞之。自殺。後驪姬之子奚齊。悼子均被殺。而不克善終。

虐待庶子

訪縣一商。無子娶妾。歲餘生男。喜甚。名曰繼祖。復商于外。囑妻善視之。妻伴諾。夫既出。卽令妾置兒于地。每擲飯于地。教兒以口就食。更名狗兒。呼之輒應。妾或抱兒。妻怒。必擲地。乃已。三歲猶爬沙地上。啖食如犬。夫歸。妻僞顰蹙曰。一家門不幸。生子類狗。一商驗之。果然。遂怒蹴兒死。妾畏妻不敢言。痛其子。亦縊。未幾。妻忽風顛。伏地飲食。如其子。夫泣曰。一吾子如此。吾妻又如此。天之罰吾何慘也。一鄰人爲言其故。始知果報。言訖。婦乃絕。

覆水難收

漢朱買臣家貧。負薪讀書。其妻求去。臣曰。一吾至五十必富貴。一妻怒曰。一從君終餓死。一臣不能留。竟去。後臣爲會稽太守。妻復求合。臣曰。一能收覆水方許復合。一妻遂自縊死。

婦女故事

覆水難收

五十五

惡婦類

索書求去 棄夫再醮

索書求去

楊志堅家貧。其妻求去。堅以詩送之云。一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一其妻持詩詣州刺史顏魯公。求別適。公判妻笞二十。任自改嫁。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聞者無不悅服。

棄夫再醮

南宋人厲氏。餘杭大族女。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伉儷而歸。再適曹詠。詠時爲武弁。不數年。攀緣秦檜姻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出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合樂宴飲。曹秀才來觀。見厲氏服用精麗。左右拱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一渠合在此居享富貴。吾家豈能留。一嘆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秦檜死。詠貶新州死。

厲氏領二子取喪歸。二子不肖。家漸貧。至求乞不能給。朝暮有姻親趙德憐其孤老。養於四明里第。厲氏間出。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不改。花竹蒼茂。顧侍婢曰。一我當日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一因泣下。悔恨。婦人惟思落寞之狀。可輕。不識彞叙之倫。爲重。雖使貧苦致嘆。未足抵償重辜。嗟乎。此婦往矣。如此婦者。世豈無其人耶。願各自省。

殺夫奇案

姑蘇蔡元保娶妻秦氏。年方十八。蔡出外爲商。留妻在家。託岳父秦自玉照管。經營三年。積有二百金。收拾回鄉。有盜姚阿三知其囊有重貲。僞爲蘇人。與蔡同路。蔡每日買酒與之共飲。情意甚密。盜原擬至僻處傷命奪財。至此忽轉念曰。一渠忠厚如此。殺之不

婦女故事

殺夫奇案

五十六

惡婦類

殺夫奇案

祥。一聞其家中祇有一幼妻。不若送渠至家。取之亦易也。同至行蘇州離家約二十里。蔡欲順便省視岳父母。取銀一星付阿三曰。一君可作今晚酒貲。明日到舍相會。一遂別去。秦老夫婦見婿同大喜。治酒相待。飲至晚。蔡已半醉。將雨傘留下。借燈籠照路。背行李回家。盜與蔡別後。將所贈之銀買酒獨酌。又轉念曰。一此人辛苦掙來之物。若盡取之。吾不忍也。渠少年夫婦。今夜勢必熟睡。取其半而留其半。則情理兩盡矣。一算計已定。訪知蔡住僻巷。天晚無人踰垣而入。聽臥房中有婦人與男子說話之聲。盜心疑穴隙窺之。見一少婦與一落腮鬍子坐床沿上談心。盜曰。一蔡君遠出。此婦懷挾外心。與人私通。若非怕連累蔡君。當手刃之。一乃潛伏樑上。頭之聞叩門聲。則蔡回矣。婦不慌不忙。將姦夫藏床下方去。

開門。叙畢寒暄。安罷行李。與蔡痛飲。灌得大醉。將姦夫放出。曰：「爾屠刀帶來乎？何不下手？」姦夫逡巡不敢。婦曰：「爾何無丈夫氣？」奪刀過手。從蔡心口戳入。血湧如泉。須臾命絕。二人又支解其身。裝入罈中。埋於四處。盜一一從樑上看見。因二人挖地埋屍。不能即睡。難以下手。祇偷其案上酒壺而逸。至街遇巡役獲住。搜其懷中。有酒器。知是掏摸之賊。送官收監。次早秦老來看婿。將兩傘送還。女云：「並未歸家。」秦曰：「婿貿易得銀二百兩。在我家用過飯。即回矣。兩傘現在。」何云未歸？」女曰：「我夫囊有重貲。既不歸家。必父圖財害命。」遂赴縣控告。尹拘秦到案細審。秦理直氣壯。供語分明。尹問爾有幾女？曰：「祇此一女。」問年若干？曰：「二十有一。」問婿出外幾時？曰：「三年。」又問女家尙有何人？曰：

婦女故事

殺夫奇案

五十七

惡婦類

殺夫奇案

「女係隻身。家無次丁。」尹曰：「少女獨處。何不帶回同住？」曰：「屢次相帶。女不肯來。」尹心中了然。喝令將婦移起。曰：「爾不回母家。甘心獨處。必戀姦夫。蔡元保須著爾交出。」婦呼天叫冤。反覆狡辯。尹只得將秦老收禁。婦討保再審。秦老至監中。盜一見笑曰：「翁非蔡元保丈人乎？元保踪跡。惟我能知之。若令我到堂。登時便有著落。」秦老如言稟官。尹提盜問之。盜將如何與蔡同行。感情不忍下手。如何見婦手刃元保。如何支解其身。埋於某處。且曰：「姦夫長大多鬚。帶有屠刀。必屠戶也。」秦老曰：「離女家不遠。有康屠者。正是此形。」尹遣差捉獲。起出殘尸。二人皆伏罪。俱極刑。其蔡元保銀二百兩。並無親人承領。遂以賞盜。爲其先存好心。既能出首。以雪冤案。洵盜中之有道者也。

迫夫反叛

晉王李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爲子。寵遇如眞子。及存勳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快快不服。存顯陰說克甯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克甯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甯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之。使迫克甯。克甯心動。存顯等謀奉克甯爲節度使。舉河東附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帳下親信史敬鎔知之。以告太夫人。大懼。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報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甯之謀告承業。乃召李存璋等。陰爲之備。置酒府舍。伏甲

婦女故事

迫夫反叛

五十八

惡婦類

勸夫分居一 勸夫分居二

執克甯存顯於坐。晉王流涕數之曰：「兒向以軍府讓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復爲此謀？忍以吾母子遣仇讐乎？」遂殺之。五代紀事

勸夫分居

(一)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忽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堡。號義成。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宏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唐詩孝友傳

勸夫分居

(二)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私分異。」一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隣里內外共議其事。」一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諷夫分異

古有馮氏兄弟三人甚友愛其父每戒之曰：「吾家三世同居汝兄弟無效世俗惡習自生嫌隙。」後季娶婦未逾年輒諷其夫分異。季怒曰：「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一日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告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悲怒欲令君逐妾向

婦女故事

諷夫分異

五十九

惡婦類

諷夫負義

勸君別居其實虛此使妾不幸為仲所污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大怒遂逼兄析居而孝友衰焉。後伯仲俱登第季獨落魄終身其婦死時吐舌五寸許。

唆夫負義

吳自脩作壽張令。審一大盜見其豐偉健爽品貌非常心竊異之。但盜所犯甚重欲生之而無路。乃於夜半呼盜至內衙謂之曰：「吾欲生汝而律無可生明日解司。吾囑差半路釋汝可相偕而遁也。」一次日取銀三百兩暗囑解差中道共逸。事發吳以簽差不慎去官囊橐如洗家人莫不尤之。吳曰：「施恩而望報不如勿施。貧窮命也何尤之有？」越數年盜於邊庭立功躋顯位思報前德以書招吳。吳心不欲往家人強之乃行至任所盜事之如父時刻不

離數日不歸後堂妻怪而問之盜語其故妻曰：「君誤矣妾聞大德不報彼有挾而求雖盡囊與之不足若不遂其意彼播揚前事君何而為官不若致之死歸其棺而後贈之庶君事不露而彼亦受報矣。」盜恍然曰：「卿言是也。」遲數日當行之。一夫婦私計不知已為廚役樊姓竊聽適進午膳樊以肴饌不精被責二十板樊懷恨盡將私計告吳。吳大驚棄行李與樊宵遁。次早盜知之已遠不可追矣。乃大悔遣人資千金送其家。吳却之不受。值覃恩吳原官起用歷任尚書盜領兵征西域失機論斬亦負德之報。

唆夫害忠

秦檜妻王氏與金兀朮私通日夜嗾檜殺岳侯獄成而未決檜於東窗下以手畫柑如皮有所思王氏曰：「擒虎易放虎難。」檜即

婦女故事

唆夫害忠

六十

惡婦類

背夫通姦

書片紙付獄俄報岳侯卒。次日岳雲張憲皆棄市。金人酌酒相賀檜自此形神憤憤。一日挈家遊西湖忽見巨人厲聲曰：「汝賊害忠良罪應萬段。」歸家即疽發猶起大獄謀盡陷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力疾坐格天閣視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竟不能字。數日疽潰死其嗣子熹亦死有押衙何立者往東南勾幹恍惚至陰司見熹荷鐵枷因問太師何在熹泣曰：「在酆都。」立如言往果見檜與万俟卨音木俱荷鐵枷備受楚毒語立曰：「可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未幾王氏亦為鬼擒去檜嗣竟絕

背夫通姦

明洪武時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日清晨校囑其夫出入門登狀夫遽返校伏牀下婦問夫何事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

傷冷來加衾耳。一乃爲擁絮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猶忍背之。負心之婦。何可與交。卽抽佩刀殺之。時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喚無人。卽出爲夫所訟。執翁抵於官。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由我殺。奈何累人。」監刑吏引見上。備奏其事。願就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卽釋之。

罵姑被震

清順治庚子。常熟有張姓婦。素悍。謾罵其姑。一日婦方切菜。見姑在前。卽指罵曰：「恨不得以此刀斷爾頭。」俄頃雷電大作。雷神捉逆婦髮。擲跪庭中。霹靂一聲。其婦眉髮衣服焚燒殆盡。止留微氣。姑跪地哀叩曰：「吾家赤貧。止有一媳。倘死。卽絕吾嗣。其婦逾時而甦。自此改過。永不敢忤逆其姑矣。」

婦女故事
惡婦類

罵姑被震
拒姑被震
逆婦巧報

六十一

拒姑被震

龍游徐氏兄弟二人。相距十餘里。五日一輪養母。兄貧甚。弟稍豐。兄供母饘粥。不給輪供。尙缺二日。語母曰：「養乏。且往弟家。遲當補缺。」母往弟家。弟不納。曰：「兄供未滿。」母語以兄意。堅拒如初。母聞飯熟。乞少許充飢。弟密令妻取飯。置牀。覆以被。母乃垂淚還。未里許。雷電交作。有神自籬外入。提飯。飯擊之。遂震死。其妻於門死。夫於室。

逆婦巧報

蘇浙戰禍。人民死于非命者甚衆。雖曰劫運所遭。無可挽救。然其中亦有一二因果之說。傳衆口者。如瀏河李家村葉寡婦。夫早亡。有二子。其村時有兵擾。婦囑二子他避。已獨居守。無何潰兵大至。

四處焚掠。至婦家。搜括無所獲。大怒。將婦百般毒打。遍詢藏銀。婦始終忍痛不言。潰兵失望。愈憤。卽將其倒懸屋梁。追潰兵去後。適有隣人返家探視。見葉婦狀。卽設法救下。已奄奄一息。未幾卽死。而其鄉鄰並不爲婦悼惜。且頗有指摘。據稱葉婦素性悍。潑待姑。甚虐。姑不能堪。縣梁而死。今該婦之免與其姑縊死相似。此亦因果之一也。天道好還。豈虛語哉。

悍姑殺妾

宋李守妻悍。妒擊殺一孕妾。一日方書。見妾獨倚窗樹。欲進復止。恍見化蛇。遶樹守妻欲殺之。則已失去。後夫婦對飲月下。覺杯中物如蛇狀。燭之不見。明日腹痛遂死。將殮。有巨蛇從口中出。

悍妒虐妾

婦女故事
惡婦類

悍妒殺妾
悍妒虐妾
妒殺絕嗣
妒妾逼縊

六十二

杭郡汪生娶妻顧氏。中年無子。親友相勸取妾。妻初欣然。取之未半載。悍妬不容。立刻遣去。復又取妾。三年之間。更易五女子矣。康熙十二年秋初。汪生患病。死去半日。至晚甦。謂妻曰：「我到陰司見冥判云。我尙有十五年陽壽。因貪色害五處女。不但無子。應減陽壽一紀。尙有三年可延。以汝妬心甚重。致我絕嗣。冬盡難免。」是冬妻果歿。不三年。汪生亦斃。見西陵吳循警心錄。

妒殺絕嗣

晉賈充婦郭氏。初生子。令乳母撫養。子見充嬉笑。充就撫之。郭氏謂充私乳母。鞭殺之。子思乳母。痛哭而死。後又生男。復爲乳母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絕嗣。

妒妾逼縊

廣州蒙化縣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討蠻得一美妾亮寵愛之妻賀氏亦曲如恩撫略無妒忌亮以為真睦不加隄防及亮外出賀用火釘釘妾之兩目迫令自縊亮歸給以病亡後賀懷孕備極艱苦產一蛇兩目無睛亮見大驚殺之後賀忽患目枯而死

虐待家人 (一)

巴東赫連傑妻性慘刻凡僕婦有孕必墮之既生而勒令溺死蓋惡其乳抱至妨役作也一日見小兒十數或形骸俱備或肢體未數日死之時遍身已潰爛矣

虐待家人 (二)

關中市北店有王會師者母亡後家產一牝犬會師妻憎其盜食以杖擊之犬忽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為苛虐

婦女故事

虐待家人一 虐待家人二 六十三

惡婦類

虐待家人三

家人過甚故得此報今既被杖羞在汝家遂奔出一會師聞而泣抱以歸復去凡經四五會師悟其意乃於店牆後作一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觀者甚衆犬恆不離舍遇齋時輒不食越一二歲莫知所之

虐待家人 (三)

李明府道經火井縣館於押司錄事家主人將設饌是夜明府夢一素衣婦人率二子拜乞命詞甚哀李驚寤不測其由復寢又夢前婦來泣訴曰一命在須臾忍不救耶一李終不喻但怛悼而已有頃夢前婦復來曰一長官終不能相救某已死訖然冤債亦償畢矣某前身即押司妻也有女奴方姪二子某妒恨因笞殺之結夫云盜金釵并盒子拷訴致斃故獲此報釵盒尚在堂西拱科內

為某告於主人請無食某肉是長官之惠也一李驚起召主人詰曰一君昨暮宰牲耶一曰一剖一白羊耳一問有雙羔否曰一然一遂告以夢相與歎異及尋拱科內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且為追薦焉

虐待家人 (四)

縉紳邱姓者生八女俱狠戾兇暴稱為邱氏八虎而第五虎尤為悍妬年未三四嫁其夫有婢春英為夫理髮虎截其雙指又有婢名金蓮能歌唱夫甚愛之虎斷其舌每性起拷打俱用非刑或以鐵鉗摘其肉或燒紅鐵箸刺其乳或裝貓於婢女褲中以鞭打貓貓不得出在內抓咬婢私處及兩腿俱爛致死多人夏夜虎方就浴聞窗外鬼聲甚厲虎大怒不候浴完赤身持鞭坐中堂喝曰

婦女故事

虐待家人四 六十四

惡婦類

虐待家人五

一索命者俱來吾不畏也一鬼聲寂然虎生一子一女甚鍾愛同時患痘垂危廷高僧懺悔僧曰一人有貴賤性命則同夫人逞一時之怒鞭殺侍女僕婦陰魂含怨報及兒女試思彼雖賤類亦人之兒女也若我之兒女供人打罵我能忍乎受打求饒哀聲動地我能忍乎打死拋骸青燐夜照我能忍乎我不能忍便知他人父母亦復如是是以苛虐之事仁者不為也夫人但反躬自責自然冤孽全消誦經禮佛奚益耶一虎不能從子女俱天虎後染瘡毒遍體鱗集十指與舌俱爛落渾身肉塊腐潰見骨而死

虐待家人 (五)

衛氏嫁張郡幕苛刻其下奴婢因笞死者甚多中歲病感獨閉室臥自云不欲見人人至輒忿怒久之聞室中有瑟瑟聲窺之已化

爲蛇。衣服髮爪。散委牀下。家人怪之。殺而焚焉。凡爲婦人之很毒者。亦知有此毒報乎。

穢語謾罵

鄂州南門外民婦數穢語。仰天而罵。早開門。持一瓦盆就河邊洗。忽大雨如注。婦嗽嗽如前。怪風捲婦入河。其夫急救起。瓦盆中破。載於婦首。如枷欲脫。則痛入骨髓。竟以不堪其苦。復投河死。

怒罵好鬪

陳英妻趙氏性甚悍。好鬪。嘗往來其門者。但聞呼號怒罵聲。一日獨坐。有道者登門。氏問何爲。曰。『賣靈丹。』氏曰。『丹治何疾。』曰。『服之可以長生。』氏大喜。卽買吞之。頓成瘡。啞。一語不能發。

怒罵怨貧

婦女故事

穢語謾罵怒罵好鬪怒罵怨貧 六十五

惡婦類

匿錢不還 貪小竊釧

崇德張氏家貧食麥。其婦以麥不可口。旦夕怨罵。鄰嫗勸之曰。『凡爲婦者。或貧或富。一隨其夫。至於食取充腹而已。何怨爲。』其婦不聽。怨忿不絕。一日取麥晨炊。麥悉化蝶飛去。婦卽患心痛。數日而死。

匿錢不還

清康熙戊申地震。山左最盛。沂州有賈客以布百疋。錢十千。寄於逆旅范氏。反地震後。索之。范婦唯唯。但與之布。匿其錢。客再索。婦指天誓曰。『如匿你錢。卽刻壓死。』言未竟。而屋已傾。果如所誓。錢猶在其牀下焉。

貪小竊釧

蘇州盤門章惟一妻嚴氏有妹嫁于木瀆徐姓。章妻往探其妹。竊

其金釧以歸。妹知姊所爲。乃遣嫗婉言索之。章婦怒。乃同嫗至廟。咒詛以自白。歸三日。忽舌長出一寸口。不能語。惟呼還還而已。一月死。夫乃開篋視之。則金釧宛在其夫恐增其業。密還其妹。妹不忍變易作佛事。

婦女故事

六十六

惡婦類



军人

道德

王若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道

羽全無義

不思冬歸

不交露一人

烟園節明

知不苦灵

將泰無休

策二篇

軍料習觀

美辭不夜

全語萬人

不却幾人

不封露一人

不東根實

不封煩借

財金不東

軍人道德

考試佳話(附)

博而不料

大善實丈

晉派府炳

心成山

册賦露

晉南中

可思露

策一

苦難而派

卿派賦讀

真對轉振

關羽重義

岳飛精忠

千秋炳耀

萬世崇功

目 活人者興

殺降不封

軍人後之軍人

鑒古知炯

轉頭發也

浪向虹顯

諸復當夫

轉頭發也

立強諸軍

國寶諸軍

國寶諸軍

國寶諸軍

國寶諸軍

國寶諸軍

國寶諸軍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策二篇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轉頭發也

軍人道德史 道德叢書之八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第一篇 忠義類

何以爲家 二則
誓清中原
孤城獨守
心如山岳
誓死抗敵
大義責友
斬頭不降
馬革裹尸
苦守孤城 二則
義不背誓
忠心耿耿
馳援神速
視死如歸
苦戰而死 二則

軍人道德史

目錄

軍人道德史

目錄

死不負國

死節不屈 三則

第二篇 仁德類

秋毫無犯 二則
民不苦兵
敵國信仰
不妄殺一人
不忍多讎
保全無算
所至全活
俘虜悉縱
死而後已
忠義薄天
却金不取
不侵敵糧
不取財貨
不枉殺一人
不嗜殺人
全活萬人
焚籍不究
厚待俘虜

盡放擄婦

悉遣俘女

悉放俘女

不犯俘女

捨身救人

不計私憾

奉公寬恕

待下寬厚

謙恭下士

棄己讓人

一仁一暴

第三篇 謀勇類

悉縱俘婦
悉還掠女
矜撫俘女
不殺不淫
寬宏能忍
不懷私忿
待兵寬厚 二則
折節禮士
讓功不居 二則
折節爲善

軍人道德史

目錄

軍人道德史

目錄

奇策制勝 三則

開門却敵

善用間諜

勤慎精密

罰賞得平

立威振軍 二則

儒術治軍

磨礪名將

奮勇當先

所向披靡

轉敗爲功

以計破敵 二則

量沙却敵

熟悉地勢

賞罰嚴明 二則

賞罰公正

威懾敵國

手不釋卷

以寡抗衆

披甲先登

轉敗爲勝

第四篇 屯墾類

屯墾制敵 二則

屯墾養兵

兵工築堰

第五篇 殘暴類

詐坑降卒

誘坑降卒

誘殺降卒

誘殺降將 二則

悉戮投順

誅及嬰孩

慘殺降兵

殺降必殛

殺降爭功

濫殺邀功

盡焚村塢

剋餉濫殺

堰水灌城

遏水灌敵

軍人道德史

目錄

三

軍人道德史

目錄

多殺必敗

所在殘虐

第六編 奸貪類

譖賢害友

忌功詆譖

排擠陷害

忌功排擠

忌妒敗功

驕橫

貪吝

貪奢

奢侈

賞罰不平

昏憤誤國

軍人訓條

軍人道德史 道德叢書之八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第一篇 忠義類

何以家爲 (一)

漢霍去病爲人寡言。語有氣。善騎射。凡六出擊匈奴。辟地千里。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一顧方略何如耳。不必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一由是上益重之。

何以家爲 (二)

宋岳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嘗學射于周同。盡其術。善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

軍人道德史 何以家爲一 何以家爲二

一

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歸。父知而義之曰。一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靖康初。金人南侵。二聖北狩。飛應募。誓以忠義報國。用兵能以寡擊衆。建炎紹興間。大小百戰。未嘗一敗。南薰門之戰。八百破五萬。桂嶺之戰。八千破十萬。背嵬騎五百破兀朮十萬。又平湖廣大盜如李成楊麼等十數萬。入覲。上賜戰袍金帶衣甲等。御書于旗曰。一精忠。一兵至朱仙鎮。金人已有捐燕以南之懼。時秦檜主和。遂詔班師。一日奉金字牌十二。飛東向再拜曰。一臣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實秦檜誤陛下也。一竟爲檜所殺。遇害時年三十九。家屬盡流嶺外。朝野冤之。孝宗卽位。復其官爵。以禮致葬。追封鄂王。諡武穆。詔求訪其後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凡六人立廟於鄂。號忠烈。初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



功澤大奇之曰。一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圖陣。一飛曰。一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一澤服其言。每出戰。敵人呼爲岳爺爺。而不名。後諸酋聞其死。皆酌酒賀。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一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一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一敵未滅。何以家爲。一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一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虜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絲毫无私。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

軍人道德史 何以家爲二

二

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一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一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一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一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一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一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

馬革裹尸

漢馬援拜伏波將軍。南擊交阯。建武二十年。振旅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曰。一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中邪。冀曰。一諒爲烈士。當如此矣。一

誓清中原

晉祖遜姓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賑貧乏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元帝徵爲奮威將軍給千人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江陰治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進計斬塢主張平進據太邱戰走樊稚遂克譙城伐陳川獲石勒所饋米鎮雍邱數敗石勒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檢約勸督農桑克己務施不畜產業子弟耕耘負擔樵

軍人道德史 誓清中原

三

忠義類 苦守孤城一

薪收葬枯骨爲之祭醴百姓感悅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阜縣修遜母墓求通使交市因而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掃清冀朔病發卒年五十六譙梁百姓爲立祠俎豆千秋

晉書

苦守孤城 (一)

漢耿恭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中爲戊巳校尉攻匈奴引兵據疏勒城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揚水以示虜虜以爲神明遂去後又益兵圍之恭食盡窮困糒糒食其飭革與士卒同死生皆無二心救至得還形容枯槁鄭衆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守孤城鑿山爲井莫爲之報卒全忠勇其節義古未有也一拜騎都尉東漢以來

耿氏子孫踵歷顯仕者數十百氏

苦守孤城 (二)

唐張巡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爲真原令祿山反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人令狐潮以賊四萬薄城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創鬪潮敗走復率衆來圍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元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皆勸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賊射之得矢數十萬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壯士五百斫賊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不動潮疑木人得實乃驚曰

軍人道德史 苦守孤城二

四

忠義類 苦守孤城二

一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圍四月賊常數萬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濟陰等皆陷賊將謀趨甯陵絕巡餉路乃拔衆保甯陵馬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甯陵北斬將二十殺萬餘人賊夜去至德二載安慶緒遣尹子奇將兵十餘萬攻睢陽日中二十戰氣不衰圍久食盡茶紙既盡食馬盡羅雀掘鼠又盡巡殺愛妾遠亦殺奴以食士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以睢陽江淮保障棄之江淮必亡十月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遂陷俱被執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勿怖死乃命也」子奇曰「

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一曰。一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一子奇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賊以刃脅降。不屈。又降。雲。未應。巡呼曰。一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一。雲曰。一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一乃與姚開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年四十九。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彙。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子奇。大小四百戰。斬將三十。卒十餘萬。用兵未嘗用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曰。一止使兵識將。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械甲取之敵。未嘗自修。每戰必親臨陣。有退者已立其所。謂曰。一我不去此。爲我決戰。一士感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雖廝養亦整衣見之。故能以少擊

軍人道德史

苦守孤城二

五

忠義類

孤城獨守 義不肯誓

衆未嘗敗。馬盡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莫有叛者。遣民止四百。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等。咸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忘其功也。翰等皆名士。均無異言。立廟睢陽祠之。唐書忠義傳

孤城獨守

顏真卿博學工詞章。事親孝。舉進士。爲平原太守。度祿山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浚隍。料丁壯。儲廩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其疑。及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使參軍李平馳奏。上始聞亂。歎曰。一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一及平至。大喜曰。一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一

義不肯誓

蜀關羽與劉玄德誓同生死。曹操進兵擊下邳。困羽。使張遼說之降。羽表三約。以明已志。操從之。封羽爲漢壽亭侯。時備甘糜二夫人亦爲操所獲。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二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燭侍立至天明。袁紹遣大將顏良戰曹操。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軍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奪氣。初操壯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問之。羽歎曰。一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斬顏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一彼各爲其主。勿追也。一

心如山岳

軍人道德史

心如山岳

六

忠義類

忠心耿耿

唐尉遲恭。隋末歸唐。從討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等。功居多。恭善避稍。每單騎入陣。人刺之不能傷。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固辭。秦王曰。一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一上嘗謂敬德曰。一人言卿反何也。一對曰。一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一因解衣投地。出其癰瘡。上流涕撫之。欲娶以女。敬德曰。一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之所願也。一

忠心耿耿

宋張浚。高宗時。湯思退力主和議。遣王之望使金。許割四州。浚上言曰。一秦檜主和。卒成逆亮之禍。今其黨復出。爲惡。今若復倡和議。四海英雄。誰爲陛下用哉。一帝乃手詔之。望等一行禮物並回。

會金執行人胡昉。帝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即命浚視師江淮。浚招徠忠義。增置戰船。葺治弓矢。山東豪傑。願受節制。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大懼。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浚去。猶疏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望上心感悟。上如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聞者贊然。

誓死抗敵

宋劉子羽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與張浚密謀誅范瓊。及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耳。直以有棧道之

軍人道德史

誓死抗敵

七

忠義類

馳援神速

險。未敢遽窺耳。』因力陳不可他徙之意。浚然子羽言。諸將無敢行者。子羽命吳玠守和尚原。分兵諸險要。金人知有備。引去。後因王彥被敵所敗。遂退守三泉縣。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茅木甲食之。遣吳玠書與之訣別。玠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等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築壘守之。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吾今日死於此。敵不敢攻。尋引去。金撤離喝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

馳援神速

宋吳玠少穎悟。有志節。日誦書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皆得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建炎初。以戰功累遷涇原路副總管。徙秦鳳。張浚承制。用為都統制。金人寇漢陽。劉子羽以驛書招玠。玠夜馳三百里。赴之。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以止渴。』撤離喝大驚。其神速。兵遂潰。與弟玠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

大義責友

晉溫嶠與陶侃共起兵討蘇峻。求糧于侃。侃不與。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嶠與公俱受國恩。若濟則臣主同祚。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事勢又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沮衆

軍人道德史

大義責友

八

忠義類

視死如歸

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悟。分米餉嶠。遂水陸並進。斬蘇峻于白石。

視死如歸

齊田橫故齊王榮弟。項羽破齊。復擊漢。橫乃以散兵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相之。及廣死。橫自立為王。漢高帝立。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帝使人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因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曰。『始與漢俱南面。今何北面事之。』遂自殺。帝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皆自剄。下從餘五百人在海中者。聞橫死。皆自殺。從者為挽歌哀之。曰。『蓬上露。何易晞。晞明朝。又復落。人生一去何時歸。』又云。『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

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躊躇。」

斬頭不降

三國嚴顏先主入蜀。使張飛攻巴都。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怒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飛大怒。便令武士牽去。斫頭。顏不變色。曰：「斫頭便斫。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禮之上賓。

苦戰而死

陳寅以父恩補官。紹定初。知西和州。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陷。寅顧其妻杜曰：「若速自爲計。」杜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自飲藥。二子俱死。母傍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再拜。伏劍而

軍人道德史

斬頭不降 苦戰而死一

九

忠義類

苦戰而死二

死宋史

苦戰而死

(二)

明周將軍遇吉幼失父。事母至孝。冬溫夏清。晨省昏定。莫不竭力盡志。母嘗有病。時刻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母憫其勞。許云：「已愈。命息燈歸寢。」母方輾轉。已左右扶持。實未嘗去也。母撫其背曰：「一兒今日爲孝子。他日必爲忠臣。」爾父有子矣。」待諸兄弟尤極友愛。事必身先。美不獨擅。崇正時。天下荒亂。盜賊羣起。遇吉應將材料効力戎行。每戰奮不顧身。所向有功。累陞代州總鎮。修城垣。明軍法。整器械。練士卒。不遑寢食。崇正十七年二月。賊犯代州。遇吉力戰。殺賊萬餘。兵少食盡。乃退守甯武關。賊復薄城。傳檄五日。不下寸草。不留遇吉。悉力拒守。發大炮擊賊。殺萬人。會火藥盡。

遇吉悉兵出戰。斬賊數千級。自成懼。欲退。羣賊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更翻疊戰。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引兵復進。脫帽

以自別。官軍且盡。遇吉自揣不支。歸跪其母前痛哭。母曰：「此乾坤何等時。爾尙歸家作楚囚態。」遇吉曰：「一兒稍刻。卽捨身報國。惟母難捨。」母怒曰：「殺身成仁。方爲烈丈夫。馬革裹尸。纔是奇男子。爾爲忠臣。我得爲忠臣之母。流芳千古。見爾父於地下。長笑無恨矣。」麾遇吉出。時兵盡。城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竿。叢射殺之。復齎其肉。夫人劉氏素勇健。時一子侍側。夫人曰：「吾欲使爾回籍。延爾父一脈。」子曰：「父死。忠。母死。節。子死。孝。將安往。」夫人遂命家將樓下備柴薪。上加火藥。乃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嶺公廨。

軍人道德史

苦戰而死二

十

忠義類

死不負國

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會矢又盡。夫人登樓。命賈姓幕賓舉火。合室自焚。賈亦躍入火中。同燼。自成嘗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將軍。吾安得逞其志。」

死不負國

晉桓彝爲宣城內史。蘇峻反。彝起兵赴難。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宜按甲以待。彝厲聲曰：「一見無禮於其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峻陷建康。彝進兵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彝斥之曰：「吾受國恩。義在致死。豈可與賊通問。」遂遣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或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之。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攻城。城陷。彝守節而死。

死而後已

宋張世傑奉召入衛。元兵至皋亭山。遣使說降。世傑斬其使。及衛帝駐厓山。元將張弘範襲之。世傑力戰。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某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帥義蘇方興等朝夕大戰。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陸秀夫負帝投水死。世傑以小舟奉楊太后脫去。太后聞帝崩。以趙氏已盡。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贛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再立趙氏以有祀耳。今若此。豈

軍人道德史

死而後已

十一

忠義類

死節不屈一 死節不屈二

天意邪。仰天呼曰：「天不欲存趙祀。則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死。宋亡。

死節不屈 (一)

姚洪爲唐指揮使。將兵戍閬州。兩川節度使董璋反。密遣人以書招洪。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讓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耶。」洪罵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一爵殘羹。感恩不已。今天子用汝爲節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吾當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罵不絕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死節不屈 (二)

宋文天祥募兵勤王。挾二王入閩廣。兵敗被執。遂拘燕二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聞其賢。一日乃召天祥入殿中。公長揖不拜。元主問曰：「汝欲何言。」天祥曰：「我大宋以堯舜之道平一天下。北朝以遐陬之國。殘擾中原。滅我宋之宗廟。欺人孤寡。萬世之耻也。吾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復興。一言訖頓足。元主喻曰：「天之所廢。非人力可爲。朕承天眷命。誠非偶然。汝以忠宋之心事我。我以汝居丞相位何如。」公對曰：「吾受宋恩甚厚。惟思盡忠而已。豈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既亡。願賜一死足矣。」元主不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乃詔有司殺于燕京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臨刑顏色自若。且行且歌曰：「我爲忠烈大丈夫。詩書禮義聖賢徒。竭心罄志匡扶國。如何天假此強胡。」謂吏卒曰：「吾事

軍人道德史

死節不屈二

十二

忠義類

死節不屈三 忠義薄天

畢矣。」南向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真男子。本朝將相皆不可及。誠可惜也。」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觀者無不流涕。

死節不屈 (三)

明許達初爲樂陵知縣。值劉六猖獗。他邑或潛餽賊。或避賊去。達獨募死士。持巨挺擊却之。以功陞僉事。又陞江西副史。寧王宸濠謀反。奸徒皆蓄外心。與之結交。公隨事駁之。且陰剪其黨。及濠反。知公才。欲用之。公大罵曰：「許達非事君而二心者。死不從汝也。」賊怒殺之。後贈禮部尚書。立祠。

忠義薄天

明史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燦燦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京師陷。可法請頒討賊詔書。一言自三月以來。大讎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讎。置諸膜外。夫我卽卑宮。非飲。管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尙虞無救。臣觀朝廷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御將者。志也。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

軍人道德史

忠義薄天

十三

忠義類

忠義薄天

不忘熱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縣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幾猛將武夫有所激勵。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會。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

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報讎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一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問者無不感泣。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而諸鎮逡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可法流涕頓足嘆曰。一中原不可爲矣。一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與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清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可法移軍駐泗洲。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關。召可法入援。可法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清兵大至。屯班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

軍人道德史

忠義薄天

十四

仁德類

秋毫無犯

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一死葬我高皇帝陵側。一越二日。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之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被殺。

第二篇 仁德類

秋毫無犯 (一)

唐李晟幼孤。事母孝。累遷神策都將。魏博反。爲神策先鋒。帝出奉天。卽日治裝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一所過樵蘇無犯。累進兵馬副元帥。家百口及軍士家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

遺之曰：「公家無恙。」晨怒曰：「爾敢爲賊間。」立斬之。盛夏有衣裘者，能與下同其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無攜恢復長安時，令諸軍曰：「晨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五日內通家問者，斬一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仙取賊馬二，卽斬以徇。

秋毫無犯

(二)

宋劉勳爲寧朔將軍，殷琰叛，勳率兵討之。圍壽陽，琰降。勳約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一來蘇，一生爲立碑，子孫均貴盛。」

却金不取

英名將威靈頓之在印度也，屢建偉勳，爲國理財，貨如山積，然已

軍人道德史

秋毫無犯 却金不取

十五

軍人道德史

民不苦兵

十六

無一法成。英國最小銅錢之名之蓄其歸英國也。衣裘茵衽外，別無他物。當征服彌爾索爾時，東印度公司主事某感其德，贈威氏十萬金磅。威氏却之曰：「吾爲保全吾自主之品行，及吾官職之聲名，非義之財，不可受也。」吾日夜所思念者，惟士卒耳。若吾多取，則剛勇之士卒所得者必少。滅寇士卒之物，吾心甚痛之。那比爾亦有功印度之戰，蠻夷大長，類以金玉珍寶來相遺贈，那比爾悉反之，誓不染絲毫。嘗曰：「使予欲富，則自至印度以來，可致三萬金磅矣。恐汚吾手，故不取也。」且予大戰二次，佩慈父之劍，今猶不忍汚之，而謂吾敢苟得乎。嗚呼，如二子者，可謂清矣。

民不苦兵

明徐達少有大志，剛毅武勇。太祖爲郭子興部將，達往從之。一見

語合。太祖身居守而命達爲大將，號令明肅，身先諸將。太祖議征吳，右相李善長請緩之，達曰：「張氏汰而苛，大將李伯昇輩徒擁子女玉帛，易與耳。」用事黃蔡葉三參軍，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以大軍蹙之，三吳可計日定。」太祖大悅，拜達大將軍，以常遇春爲副帥，舟師二十萬薄湖州，敵三軍出戰，達分三軍應之，別遣兵扼其歸路，敵戰敗，不得入城，還戰，大破之。士誠築五寨自固，達使遇春等爲十壘以困之。士誠走湖州降，遂進圍平江。與諸將分軍各門，築長圍困之。城中大震，達遣使請事。太祖勅勞之曰：「將軍謀勇絕倫，故能遏亂略，削羣雄。今事必稟，此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吾不中制。」既而平江破，執士誠，傳送應天。城之將破也，達令將士曰：「掠民財，

軍人道德史

民不苦兵

十六

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吳人安堵如故。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凜凜，而帝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尤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晏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將軍一人而已。」

不侵敵糧

晉羊祜爲荊州都督，嘗出軍行吳地，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遊獵常止晉地，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吳人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卒于役次，南州人聞祜喪，莫不

號痛。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百姓爲之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因名「墮淚碑」。

敵國信仰

英名將威靈頓所過城邑。必償其費用。雖或一錢無攘取他人之產業。西班牙之兵欲搶掠貨物。威靈頓責其軍官不聽其言。則悉命西班牙之軍返國。威靈頓之軍不失禮義。至爲敵國人民所信。法國農民有攜其貨物逃至軍寨請保護者。

不取財貨

五代時薛仁謙隨莊宗入汴。有舊第爲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

軍人道德史

敵國信仰 不取財貨

十七

仁德類

不忘殺一人 不枉殺一人

不妄殺一人

宋曹彬奉命下江南。圍城中。每緩師不迫。冀李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一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皆能歸命。策之上也」。一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衆許諾。焚香爲誓。翼日城下。煜詣軍門降。彬待以賓禮。彬清介廉謹。仁敬和厚。有功不伐。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爲時良將第一。子孫榮顯累世不絕。

不枉殺一人

漢鄧禹爲將軍時。赤眉所過殘賊。禹師有紀。所至輒停車勞來之。父老童稚。咸悅滿車下。禹常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枉殺一人」。

後世必有興者。

不忍多馘

許進爲都御史。冒雪夜行一千里。以持哈蜜。得遺種八百人。將校以爲封侯可得。進曰「一行師之道。期在綏安耳。吾安忍以多馘爲功。且此屬窮而請命。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皆不死。公三子皆秩爵尙書。

不嗜殺人

宋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二十年矣。淇發其事。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可竄諸盜錢吏。吾以聞於朝」。淇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諸吏諭「以償錢則赦罪。不然死矣」。吏親屬聞之。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同盜錢二

軍人道德史

不忍多馘 不嗜殺人

十八

仁德類

保全無算

人已死者爲首。餘悉不問。廓愧而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不求虛譽。陰德實深。況由此得名。其名乃真。頌德者百世不泯。豈沽買之可致哉。張淇之德固大。及觀其處置事宜。尤爲得體。

保全無算

清阮芸臺儀徵人。其封翁有昭勇將軍者。名玉堂。字琢庵。以武進士隨征湖南。叛苗身先士卒。累戰皆捷。會總督張廣泗檄公進剿南山大箐屯賊。率奇兵由間道攀藤越嶺而入。遂大捷。餘黨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出降。總督慮賊詐不允。公力辨其誠。以死任之。保全無算。後又進剿橫城。搜獲男婦數千人。總督欲盡誅之。公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丁能執兵抗拒者戮之。婦女及男十六歲以下者。必定有免」。所活又無算。九谿有北山。周數十

里向爲兵民所仰給。有明季指揮豪姓子孫。訟爲祖傳舊地。委官勘訊。幾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垣。力陳於大府之前曰。一地卽豪姓地。亦前代事。今久爲數萬家葬窆樵牧之利。一旦奪之以歸一家。如數萬家何。大府乃省悟。此非武弁分內事。而公能冒不韙爭之。卒得挽回。其利民之事類如此。公身僅以游擊終。後以孫貴。享八座之祀。膺一品之封。其食報也大矣。

全活萬人

明正統間。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衆。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無妄殺。全活萬人。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爲宰輔。孫丕復。

軍人道德史

全活萬人

十九

仁德類

所至全活 焚籍不究

中探花

所至全活

劉秉忠從元世祖征雲南。每贊以天地好生。王者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復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

焚籍不究

石泉爲郡吏。廉潔自持。稱爲長者。從魯王閣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閣母怒之。及城破。命臬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臬緩其事。閣母讓之。臬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一閣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一指其坐謂曰。汝之子孫。

必有居此坐者。一臬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臬立鞠治。時冬月。臬抱籍上廳事。作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

俘虜悉縱

劉伯林好任俠。善騎射。充西京留守。兼兵馬副元帥。從大軍攻山東諸州。破潞澤及火山。聞喜諸州。時論欲徙聞喜民實天成。伯林以北地喪亂。人艱於食。力爭止之。部曲所獲俘虜萬計。悉縱之。在威甯十餘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稱爲樂土。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之所活。何啻萬餘人。子孫必有興者乎。辛巳以疾卒。年七十二。

軍人道德史

俘虜悉縱

二十

仁德類

厚待俘虜 盡放擄婦

厚待俘虜

英法配密休拉之役。法將名內者督兵戰。遂克之。英將那比爾創其爲法所擒。那氏之親朋不知其死生存亡也。甚憂之。乃令使者自英乘舟往。詢那氏之事。既抵法。爲格洛壹所接見。報之於內。內曰。一可使囚人晤其友。且語以囚人之無恙。而善遇之。一格洛壹猶躊躇不決。內笑問曰。一囚人所望者在此矣。豈猶有他望乎。一格洛壹曰。一彼尚有老母也。一內曰。一彼有老母乎。令其歸省。斯已矣。一乃釋那比爾而歸。當是時。英法兩國尚無互還俘虜之法。內乃毅然爲之。及拿破崙聞此事。非惟不出一惡言。且褒其行之優焉。

盡放擄婦

章景綸性好善。見前人嘉言懿行。必恭敬而奉行之。元兵南侵。擄婦女千名。閉菩提寺中。撥社長李德揚看管。李亦善人。嘗謂章曰。『此中所閉者。皆宮室嬌姿。名門淑質。一經隨兵遠去。必隕香異地。埋玉他鄉。殊甚憫惻。吾欲盡放之。奈有老母在堂。誠恐累及。是以不敢。』章慨然曰。『我係隻身。君但易我名。此事我爲之。設有禍起。斬戮自甘。不以相扳也。』李察其誠。稟明有司。易章看管。章通知衆女。預爲準備。至夜。開門盡放之。縱火燒寺。束身待罪。後兵回。主帥下令。不許帶婦女。章遂得疏釋。後娶妻連生五子。每念曠昔放女事。幾罹殺身之禍。看破世情。削髮爲僧。募化重建菩提寺。圓寂之日。聚大衆說偈曰。『積德行仁。何須人見。萬理同圓。毫無虧欠。老僧在世無他。只是樂人之善。』合掌而逝。已成佛矣。五子

軍人道德史

盡放擄婦

二十一

仁德類

悉縱俘婦 悉遣俘女

俱登科甲。

悉縱俘婦

明末江南某公。落魄值大兵南至。寄投旆下。軍中虜孕婦數人。俟暇日剖腹爲戲。突奉帥令他往。閉婦於一樓。命公守之。公夜飲樓中。諸婦求生。推一最麗者就公。公哀之。悉縱去。隨焚其樓。軍還。公紿曰。『諸婦不戒於火。俱燬矣。』後公歸娶多子。貴甲一省。

悉遣俘女

晉李矩。元帝時領平陽守。時飢饉疫癘。矩悉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賊東下。矩擊破之。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留之。矩曰。『俱是。大家臣妾焉有彼此。』即遣之。如李公者可謂深明大體矣。

悉還掠女

唐張萬福。魏州人。爲劉展部將。租賦爲盜所奪。萬福領輕兵襲賊。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盡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累拜泗州刺史。魏飢。父子相賣。萬福曰。『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饗之。贖自賣。給資遣之。年九十。蒞凡九州。皆有惠愛。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唐書

悉放俘女

唐李大亮。初破輔公佐。以功賜奴婢百口。皆擒得及籍沒良家子女。大亮曰。『爾等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爲下賤乎。』悉放之。資以路費。使還家。高祖聞而嘉美之。賞賜甚厚。

矜撫俘女

軍人道德史

悉還掠女 悉放俘女 矜撫俘女

二十二

仁德類

不犯俘女 不殺不淫

北史。魏蘭根爲岐州刺史。蕭寶寅破宛川。俘美女十人。賞蘭根。根曰。『此縣界于強寇。故增兵以救死。官軍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乎。』悉求其父母而歸之。後封侯。子孫世襲爵。

不犯俘女

宋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俱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閉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旆節。』彥賓曰。『旆節非所望。但臨死無病卻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病卒。諸子皆爲顯宦。

不殺不淫

金光前正黃旗養子也。起身戎伍。目不識字。然見善必爲。所歷之

處。不妄殺一人。不淫一婦。不擄一物。不燒一屋。凡遇迷失子女。悉遣歸家。妻龔氏識字。誦經。順治癸巳冬。隨征福建。道出武林。聞具德老和尚說法靈隱。同妻參問。具德升座。開示云。一汝兩人但修淨土。便悟無生。不必舍耒而求耜。一自此覺念佛有得。辛丑夏。旋師駐馬錢塘。忽有疾。龔欲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汝同叩靈隱。今正欲作轉身計。求老和尚證明耳。何以藥爲。龔笑曰。一不意金光前亦到此地位。妾當與君偕行。稍遲數日爲君畢後事。妾隨至矣。一光前聞之。卽合掌而逝。龔命造二棺。遣使至靈隱。求爲秉炬。料理畢。便屏絕飲食。沐浴更衣。一心念佛者七晝夜。日將哺。覺異香滿室。空中有音樂聲。曰。一時至矣。一端坐念佛而化。

捨身救人

軍人道德史 捨身救人

二十三

仁德類 寬宏能忍

吳吾榮爲參軍。以舟師拒魏將曹休。值大風。船綆斷絕。或覆沒。存者攀援號呼。他船恐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榮令船人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榮曰。一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一所活百餘人。後遷會稽太守。

寬宏能忍

漢韓信貧甚。釣于城下。漂母憐而飯信。信曰。一吾必有以重報母。一母怒曰。一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一又嘗見辱於屠中。少年曰。一子每好帶劍。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一信俛首蒲伏。出其胯下。市人皆笑信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信數以策干羽。羽不能用。從間道歸漢。滕公薦于漢王。以爲治粟都尉。蕭何與語。奇之。漢王未及重用。信亡去。何自策騎追之。

及還。薦信于王曰。一諸將易得。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宜設壇具禮拜信。一王從之。信既受命。引兵從故道出。襲雍。定三秦。擒魏。取代。仆趙。脅燕。破楚。下齊。立爲齊王。將兵會垓下。漢取天下。大抵皆信之功。後徙爲楚王。信至楚。召漂母。酬以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曰。一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耶。一

不計私憾

魏李典。武帝使與張遼樂進攻合肥。孫權率衆圍之。典進與遼皆素不睦。遼欲出。或恐典不從。典慨然曰。一此國家大事。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與遼破走權。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

軍人道德史

不計私憾

二十四

仁德類

不懷私忿 奉公寬恕 待兵寬厚

不懷私忿

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初欲亡去。既而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一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一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一及別。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卒平劇盜。實二公之力。唐書東夷新羅傳贊

奉公寬恕

宋溫州參將郭承恩。奉公寬恕。司法元珍殘忍刻薄。時同考滿入都。共買舟行。將抵紹興界。風濤大作。人皆見神。繫舟爲兩截。承恩居前船。無恙抵岸。元珍居後船。竟沈溺焉。

待兵寬厚

(一)

裴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後多爲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士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一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一不復有追悔之色。詔賜以都支資產金器二千。並分給親故偏裨。數日而盡。唐通鑑綱目

待兵寬厚 (二)

韓琦帥武定時。嘗夜作書。令一兵持燭於旁。兵偶他顧。燭然公鬚。公但以袖拂。鬚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別易一兵。公恐主吏鞭之急。呼還曰。一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一卒有私逃。顧母。數日始至者。法當斬。卒告曰。一母老病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必死。冀得一見。死無恨耳。一公惻然。核得其實。卽以便宜釋之。軍中無不感泣。

軍人道德史
仁 德 類

待兵寬厚二
待下寬厚 折節禮士

二十五

待下寬厚

郇子鈞。浦城人也。仕閩王審知。守建州。領兵拒南唐。遣邊鎬王建封求救。二人失期。當斬。郇意未決。夫人練氏曰。一既惜其才。何不從寬。一密令遠遁。復使諸子遺之以金。二人遂奔江南。後南唐命查文歲攻建州。二人已貴。從行。城陷。議屠之。時子鈞卒。練氏猶存。二人入城。厚遺練氏金帛。且授一白旗曰。一植此於門。可保無虞。一練氏舉金帛并旗反之曰。一妾家雖免死。建民何罪。非盡赦建民。妾不獨生。一二人請之一城皆免。練氏後封越國夫人。子十五人。親出者八。孫六十人。皆貴。曾孫位卿相者相踵。

折節禮士

漢皇甫嵩少有文武志。好詩書。習弓馬。靈帝時爲北地太守。以破

黃巾功。領冀州牧。威名震天下。折節禮士。豪傑爭附之。時號名將。初與中郎將朱儁合兵進討張角兄弟。斬首數萬級。賊黨悉擒。嵩奏免冀郡一年田租。以贍饑者。百姓歌曰。一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一

謙恭下士

宋符彥卿爲將。有謀善戰。能謙恭下士。所得賞賜。悉分給士卒。故人樂爲之用。

讓功不居 (一)

漢馮異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事光武爲主簿。光武徇河北。值王郎兵起。乃馳至饒陽。蕪蕪亭。天寒衆饑。異進豆粥。至南宮。又進麥飯。異爲人謙退。諸將論功。異獨坐大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破

軍人道德史
仁 德 類

謙恭下士 讓功不居一
讓功不居二 棄己讓人

二十六

赤眉帝降。璽書勞之曰。一始雖垂翅回轡。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一

讓功不居 (二)

漢皇甫嵩舉孝廉茂才。鉅鹿張角等起。皆著黃巾。旬日之間。天下響應。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速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合四萬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

棄己讓人

亞伯格倫比英之大將也。亞蒲愷兒之戰。受創殊重。兵士昇諸舟中調養之。且持兵士所用之枕以獻之。亞氏問曰。一斯何物乎。一

答之曰：「枕也。」亞氏強起曰：「異哉！胡爲乎來哉？」曰：「此爲某步兵之枕也。」亞氏曰：「不可。吾寧忍痛苦而不奪他人物也。」一亟歸之。又有悉德尼者，亦英將，奉命助荷蘭與西班牙戰，被創血流不止，且渴甚，求水以飲之。兵士遍尋不得，既而幸得一杯之水，乃捧之以獻。時適有一老卒，亦負重傷，臥悉氏之側，注視杯水，悉氏見之，悟其意不肯飲，謂左右曰：「取此水與老卒飲之，彼之渴尤過於吾也。」故查丹曰：「君子棄己而讓人損己而利人，信然。」

折節爲善

山右伍千觔生有勇力，以拳棒雄一鄉。一言不合，卽毆人幾死，或奪物不償，或借貸不楚，種種橫暴，人皆畏之。一日天暑，上城樓乘

軍人道德史 折節爲善
仁德類 一仁一暴

二十七

涼，有數人先在，見伍來，皆走避。獨一老人端坐不理。伍盛氣謂之曰：「衆人皆去，而翁獨坐，將謂我拳脚不利乎？」老人曰：「甚哉！子之迷而不悟也。父母十月懷胎，三年提抱，望爾成立，爲朝廷建功立業，上而榮及祖宗，下而封妻蔭子，爾負不世之才，甘心下流，不但國家少一可用之人，爾之父母亦抱恨九泉矣。惜哉！惜哉！」伍慚愧流汗曰：「一世以凶人目我，我故以凶人自待。今聞翁好言，如聽晨鐘，不覺猛省，但我不齒於人久矣。月缺難圓，縱使改悔，能入正人之列乎？」翁曰：「屠子放刀立地成佛，子果回心向上，且將爲聖爲賢，封侯拜將，著史冊而勒旂常，豈獨爲正人耶？」伍拜伏受教，自是改行折節，投入營，伍累陞副帥。

一仁一暴

宋田况祖沒於契丹，父延昭景德中脫歸，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廷昭生八男，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阮殺降卒數百人，卒無子。宋史

第三篇 謀勇類

奇策制勝(一)

齊田單爲臨淄市掾，燕伐齊，盡降齊城，惟莒卽墨不下，卽墨人以其智立爲將軍，拒燕軍，乃收城中千餘牛，衣以絳繪，畫文豹，又束刃于角，縛葦於尾，灌脂于葦，夜鑿城數十穴，燃葦端以壯士五千人隨其後，尾熱牛怒，奔觸燕師，燕師大敗，盡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而立之，封單爲安平君。

軍人道德史 奇策制勝一
謀勇類 奇策制勝二 奇策制勝三
二十八

奇策制勝(二)

宋張齊賢知陳州，契丹侵寇，齊賢遣使期潘美，美使人報云：「一師至柏舉，得密詔，不許出戰。」齊賢曰：「寇知美之來而不知其退，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見火光，中有旗幟大駭，以謂援師至，夜遁，齊賢先伏步卒於前，掩擊大破之，帝手詔褒嘉，未幾召入爲相。」

奇策制勝(三)

宋劉錡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充東京副留守，所部軍纔三萬七千人，破金人數十萬衆于順昌，時金兵益盛，錡乃移砦于東村，遣驍將閻克募壯士，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辯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

復幕百人以往。或請銜枚。竒笑曰：「無以枚也。」一命折竹爲。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朮在汴。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會諸將問策。衆請具舟全師而歸。竒曰：「朝廷養兵正爲緩急之用。吾軍一動。彼。其後則前功盡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曰：「唯太尉命。」竒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佛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已二人佯被。執。如言對兀朮。兀朮至城下。竒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竒曰：「

軍人道德史

奇策制勝三

二十九

謀勇類

以計破敵一

劉竒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竒翌明。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竒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輒病。竒出奇兵大破之。時洪皓在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遷。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以計破敵 (一)

魏王濟博涉墳典。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大旛。衆皆笑之。後爲羊祜參軍。祜深知其才。嘗

曰：「一濟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武帝欲伐吳。使濟治戰艦。時朝議未定。濟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今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帝納之。濟發自成都。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以鐵鎖橫截。又作鉄錐長丈餘。置江中。以拒舟艦。濟乃作大筏數十萬。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錐。輒著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遇鎖。輒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濟直抵石頭。孫皓輿櫬出降。

以計破敵 (二)

宋王德以武勇應募。金人入寇。德領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遂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遂呼德爲王。夜又與秀州水賊邵

軍人道德史

以計破敵二

三十

謀勇類

開門却敵 量沙却敵

青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盡殲焉。

開門却敵

趙雲與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迎忠。值曹操揚兵大出。雲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遂且鬪且卻。追至營時。沔陽長張翼在雲營內。欲閉門拒守。而雲更大開門。假旗息鼓。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曹軍。曹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且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量沙却敵

六朝檀道濟爲太尉參軍。從宋武帝征洛陽。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一氓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夷夏感悅。所至望風降附。文帝卽位。領兵伐魏。所戰皆捷。食盡引還。有亡卒降魏。具告以食盡。魏人追之。衆洶懼。將潰。道濟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人視之。見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斬之道。濟全軍而反。

善用間諜

宋曹瑋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取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平居閒暇若儒生。及出師。多奇計。出沒變幻。人莫能測。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知。卽斬叛者。投其首

軍人道德史

善用間諜

三十一

課勇類

熟悉地勢

境上。瑋用士得其死力。西羌响斷。維使其舅賞隸丹與廝敦同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所佩寶帶與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一有所使。令雖死不辭。」瑋曰：「賞隸丹嘗至汝帳下。代我取其首來。」敦愕然應諾。數十日。果斷其首以獻。

熟悉地勢

宋吳玠守蜀。播州冉璉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聞玠賢。上謁。玠待以上客。居數月。無所言。乃更別館以處之。覘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唯對踞以壘。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旬日。請見。玠曰：「爲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

遠矣。一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宋紀事本末

勤慎精密

晉陶侃拜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溼。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移鎮武昌。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植之。已門侃後見

軍人道德史

勤慎精密

三十二

課勇類

罰賞嚴明一 賞罰嚴明二

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來此？」拖惶怖謝罪。咸和九年。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械。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愨。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

賞罰嚴明 (一)

唐張鎮周舒州人也。武德八年。爲舒州都督。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唐通鑑綱目

罰賞嚴明 (二)

北史源懷謙恭寬雅。有大度。除車騎大將軍。巡行北邊六鎮。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自京師還洛。邊朔遙遠。連年旱饑。

存恤有方。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卽刻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一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檢鎮將罪狀之處。一尼須揮淚無以對。既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罰賞得平

劉旰之役。軍士爭挈人頭以求賞給。張乖崖曰。一當衝鋒奔突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剪來。知復是誰之功。一段倫曰。一學士此言果神明也。一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中傷被體。主帥已令赴營調理。公曰。一可盡擡來。一既至。命先錄其功。帶首級

軍人道德史

賞罰得平

三十三

謀勇類

賞罰公正

立威震軍一

者次之。於是軍情大愜。相顧歡躍。凡此皆賞罰得平者也。夫賞當其功。罰合其罪。人皆盡心竭力。以修其職業。而無希倖之心。彼不平者。必致羣小離心而怨叛矣。

賞罰公正

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何真起義兵除之。募人能縛成。卽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奴縛成以出。真如數賞奴。令人具湯鑊駕車上。成懼以爲烹己。真乃縛奴烹之。使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一奴無縛主之理。所以羅此刑。一人服其賞罰之公。附之者益衆。

立威震軍

(一)

齊田穰苴景公與語兵事說之。以爲將軍。穰苴曰。一臣素卑賤。君擢而加大夫之上。士卒未附。願得君寵臣監之乃可。景公使幸臣

莊賈往。穰苴與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申明約束。莊賈夕乃至。穰苴曰。一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內侵。卒士暴露。君乃安然。一召軍正問曰。一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一對曰。一當斬。一遂斬莊賈以殉。三軍三軍股慄。與士卒平分糧食。身自拊循三日。而後勒兵。燕晉之師聞之。望風解去。追擊之。盡復所亡封內。故境。景公郊迎。勞師成禮。尊爲大司馬。齊威王用兵行威。大倣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一司馬穰苴兵法。一注且日。明日也。

立威震軍

(二)

周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王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使武教之。

軍人道德史

立威震軍

三十四

謀勇類

威懾敵國

戰。孫子分爲二隊。以王寵姬爲隊長。皆令持戟。三令五申。婦人大笑。斬二隊長。以狗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用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魯。著兵法十三篇。

威懾敵國

唐郭子儀爲涼州都督。魚朝恩素疾子儀功。譖于帝。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失兵。無少缺望。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光弼敗。卽山失。河陽河東亂。朝廷憂二軍與賊。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乃以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永泰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黨項利渾奴刺兵三十餘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天子自將屯宛中。急召子儀屯涇陽。纔軍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

臣高昇魏楚王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之來。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慙。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也。被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一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等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曰：「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相向。子儀同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頓忘忠義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

軍人道德史

威儀敵國

三十五

謀勇類

儒術治軍 手不釋卷 磨礪名將

吾父也。一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

儒術治軍

漢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從光武征河北。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韋袴布被。所在吏人不知有兵。范升奏云：「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手不釋卷

吳魯肅家富于財。周瑜嘗往見之。且求資糧。肅有米兩困。困三千斛。乃指一困與之。後累立功。爲橫江將軍。爲人方嚴。雖在軍。陣手不釋卷。

磨礪名將

古之所稱爲名將者。孰不由屢次敗北。而益進於兵法哉。華盛頓一生疆場之間。覆軍者不知凡幾。而卒轉禍爲福。大建功勳。昔羅馬有一名將。常得大捷。其始必有小敗。摸婁爲法國民政時。有名大將。而始則每戰必敗。同人譏之。取譬於鼓。意謂其受人之擊也。威靈頓深明韜略。遇精銳之敵。忍他人所不能忍。以練其心。膽長其才。識故遂成巍然之勳名。

以寡抗衆

宋韓世忠目瞬如電。鷙勇絕倫。以應募立功。擒方臘。討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傅劉正彥之亂。世忠駐軍青龍鎮。金兀朮欲濟江。世忠乃遣蘇德將百人伏龍王廟。戒之曰：「聞江中鼓聲。急出擊之。」兀朮率五騎趨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既而接戰。

軍人道德史

以寡抗衆

三十六

謀勇類

奮勇當先

江中。世忠妻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虜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金人自是不敢渡江矣。世忠爲京東淮東宣撫使。屯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故人人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成重鎮。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岳武穆被冤。世忠心不平。往詰秦檜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奮勇當先

魏鄧艾少有大志。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軍營處所。仕魏爲鎮西將軍。魏景元中大舉伐蜀。督軍自陰平道。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士攀木沿崖。魚貫而進。遂平蜀。

披甲先登

魏張遼鎮合肥。孫權以衆十萬圍合肥。遼夜募敢死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遼披甲先登。陷陣斬二將。衝入至權麾下。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往來奮擊。幾獲權。太祖勞之曰。一將軍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一拜征東將軍。

所向披靡

唐薛仁貴少貧賤。以田爲業。其妻曰。一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一乃往應募。仁貴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着白衣。以自標顯。所向披靡。賊遂奔潰。帝望見馳驟。使問白衣者誰。始知其名。召賜金帛。人馬甚衆。嘆賞久之。曰。一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虎將。以征高麗。一討

軍人道德史

披甲先登 所向披靡

三十七

謀勇類

轉敗爲勝

賀若弼破吐蕃。伐突厥。累官左武衛將軍。封河南縣男。先是高麗九姓聚十餘萬反。仁貴三箭殺三人。氣懾乃降。歌曰。一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子訥。孫徵三世爲大將。

轉敗爲勝

宋時。金主亮欲得淮南地。將兵百萬渡淮。中外震恐。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王權自和州退歸。劉錡回鎮江。兩淮盡失。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廷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錡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一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一衆曰。一今既有主。請死戰。一或

曰。一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一允文叱

之曰。一危及社稷。我將安避。一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亮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一汝胆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一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破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將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復大敗。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一此反

軍人道德史

轉敗爲勝

三十八

謀勇類

轉敗爲功

間也。一乃復書言。一王權因退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一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船者二人。率軍趨揚州。顯忠至采石。允文語之曰。一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一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牓。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等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聚村政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死敵退。

轉敗爲功

用兵之道。乘敵人之間而擣其虛。其要莫貴乎神速。拿破崙流於

希列納後。嘗語於人曰。『予昔於阿戈拉之役。僅率二十五騎。而敗大敵。當時鏖戰三日。兩軍均有困憊之色。予以爲此勝負之轉機。不可失也。急命二十五人。吹號而進。猛力衝擊。敵遂奔避。蓋兩軍相戰。務在使敵驚惶。我軍若起驚惶。則將敗於敵矣。善乘此驚惶。將起之時。而奮勇直入。自可轉敗而爲功。』又曰。『將敗之瞬時。即可勝之。機會。澳大利人不知時之價值。故彼踟躕之間。予得而擊敗之耳。』

第四篇 屯墾類

屯墾制敵（一）

漢趙充國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調

軍人道德史

屯墾制敵一

三十九

屯墾類

屯墾制敵一

度甚廣。難久不解。緣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因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避。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

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較。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楊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林。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今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西。并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

軍人道德史

屯墾制敵一

四十

屯墾類

屯墾制敵二 屯墾養兵

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緣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屯墾制敵（二）

宋何承矩領潘州刺史。屯兵河陽。時契丹擾邊。承矩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嗣知雍州。適連年大水。又利用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爲河北屯田置制使。時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開塘築種稻。凡雄莫霸三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取江南早稻種。課令種之。初建議。沮者頗衆。及稻熟。承矩輦送闕下。議乃息。而荒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屯墾養兵

宋孟琪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三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以琪代海。琪分其軍爲三。衆皆帖然。又叛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入屯。邊儲豐切。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復駐劄棗陽。嘉熙四年。拜四川安撫使。節制歸峽。遣軍馬琪至鎮。招集散民爲軍。武軍釐蜀政之弊。爲條頒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軍。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枋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兵工築堰

軍人道德史

兵工築堰

四十一

殘暴類

詐坑降卒

夏侯夔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濟貧人。境內賴之。

第五篇 殘暴類

詐坑降卒

秦將武安君白起累戰有功。其後秦王使武安君攻邯鄲。武安君稱病不行。秦王怒。賜之劍。令自裁。武安君引劍自刎。曰。『何罪於天。而至此者。』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以死。』遂自殺。史記白起傳按夷堅志載江南民陳氏女年十七。素不知書。得病臨絕。忽語人曰。『我秦將軍白起也。爲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

世世作女人。壽不許過二十歲。今日之死。亦命也夫。』言畢而歿。然則史書所載。特其現生較著者耳。

誘坑降卒

隋王世充討劉元進。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降者于通元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歸首。略盡。世充悉坑之于黃亭澗。死者三萬餘。由是餘黨復聚爲盜。世充後爲秦王擊破。爲人所殺。子元應謀反伏誅。

誘殺降卒

漢李廣屢邊功。不得封侯。語王朔曰。『豈吾相不當封侯耶。』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否。』廣曰。『吾爲隴西守時。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殺之。至今猶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軍人道德史

誘坑降卒

誘殺降卒

四十二

殘暴類

誘殺降將一

誘殺降將二

降此將軍。所以不侯也。』後廣出征。失道自刎。

誘殺降將 (一)

蕭樹爲郢州刺史。魏樊子鵠率徐州刺史等攻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人說之。降樹。請委城還南。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盟不爲戰備。與杜德別。請還南。德不許。送洛陽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一樹打我不已。』至死驚不絕。

誘殺降將 (二)

明胡宗憲領兵防倭。駐海上。時海寇徐明山號徐和尚。人材出衆。武藝超羣。雄長諸部。僭位稱王。倭國倚爲外藩。騷擾浙廣諸省。宗憲與衆計議。欲征倭寇。必先降明山。始以檄諭。繼以書召。明山遣校答書云。『朝有奸佞。未必能容壯士。』辭氣激昂。閱者動色。

宗憲歎曰：「賊中有如此才人。」校答曰：「此我主王夫人手筆也。」先是金陵名妓王翠翹係官家女。其父緣事陷溺。翠翹賣身救父。誤落娼家。姿容才調冠絕一時。士大夫過南京者。以不識翠翹爲愧。明山在海中聞其名。心懷愛慕。易服訪之。一見心傾。翠翹知明山非常人。約爲伉儷。居月餘。回海遣寶馬香車迎翠翹。居處服用。僭擬妃后。翠翹才情敏妙。軍中一切文檄。落筆如飛。無不中窾。明山愛敬之如師友。言聽計從。宗憲知翠翹爲明山所寵。乃卑禮厚幣致明山。另具珠玉釵環。以遺翠翹。翠翹答書致謝。自是兩軍通好。宗憲遣媼私謂翠翹曰：「徐將軍朝肯投誠。暮卽大官矣。夫人受朝廷五花官誥。榮歸故里。豈不勝在此處乎？」翠翹心動。時明山心亦厭兵。許之。宗憲遣官迎接。二十里小宴。五十里大宴。

軍人道德史 誘殺降將二

四十三

殘暴類 悉戮投順

儀文周備。至轅門。左右請解甲。曰：「釋此。便行禮也。」至儀門。請去刀。明山不肯。左右曰：「掛刀相見。乃屬員之禮。君係賓客。何用此？」去之。至堂。炮聲忽震。兩廊伏兵齊起。刀鎗亂下。明山大呼曰：「翠翹誤我。」遂被害。宗憲既除明山。發兵清剿。擄翠翹至。翠翹請葬明山。不許。請爲尼。又不許。命給配小兵。翠翹曰：「明公誅降戮服。如天道何？」乃設香楮望海而哭。曰：「明山明山。妾負君矣。」題詩投江而死。其詩曰：「建旗海上獨稱尊。爲妾投誠拜戟門。十里英魂如不昧。與君煙月伴黃昏。」後宗憲以玩倭律斬。蓋云報也。

悉戮投順

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樂劫賊五百投順。公悉戮之。明年以兵部

奉祠金陵。疽發背。命道士醮禳。命王琪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琪卒。既而琪還曰：「適到陰司。主者責琪既爲儒者。乃敢代人詭作心詞。欺上帝耶？」琪曰：「皆居厚命意。琪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鎖連貫。二鬼持血一桶。自頭澆灌。澆卽大叫。其苦萬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絕。片時數次。遙告琪曰：「子歸急語我家救我。我受苦只是鄆州一事耳。」

誅及嬰孩

吳陸機及弟雲。並以文章見重於時。吳亡入晉。爲孟起等所譖。俱被殺。初機雲父抗爲吳都護。其克步聞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三國陸抗傳註。

慘殺降兵

軍人道德史 誅及嬰孩 慘殺降兵

四十四

殘暴類 殺降必殃 殺降爭功

漢董卓在宴會中。將降兵數百人。于坐前。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其眼。或鑊煮之。未死。假轉孟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後爲呂布所殺。滅三族。

殺降必殃

晉劉聰使其子粲攻南陽王模于長安。模敗而降。粲遂害模。聰聞之大怒。謂粲曰：「天道至神。理無不報。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一粲後被誅。

殺降爭功

王韶屢主軍事。用兵有機略。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敵老弱。爭以首級爲功。韶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後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

濫殺邀功

順治四年。許某隨大兵入粵。授許邑令。妄欲立功。乃收鄉間長髮者十四人。僞稱山賊。申報上司。盡殺之。殺時正午刻。是日許之家屬赴任。途遇盜劫。殺男婦十四口。亦正午時。

盡焚村塢

樊子蓋在軍持重。未嘗負敗。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領兵討降郡賊。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隋書樊子蓋傳。隨將多不得其死者。豈獨高祖猜忍之故哉。觀其立功時。率皆狼戾自用。喜於誅戮。古人云。佳兵好還。道家所禁。豈不信然。夫聖人用兵。行其所得已也。爲將者誠體此不得已之心。以生道殺人。又誰得而怨之乎。

軍人道德史 濫殺邀功 盡焚村塢 四十五
殘暴類 剋餉濫殺 堰水灌城

剋餉濫殺

高駢爲劍南節度使。自將出屯。罷蜀兵月廩。兵亂。駢悉還其衣廩。然密籍所給姓名。盡殺之。夷其族。有一婦方乳子。將就刑。曰。一旦飽吾子。不可使以餓就戮也。一見刑者拜曰。一渠以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我死當訴於天。使此賊閹門。如今日冤也。一駢後果爲畢師鐸所囚。將見殺。有奮而擊駢者。曰。一公陷人塗炭多矣。尙何云。一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即斬之。唐書高駢傳

堰水灌城

梁武帝聽王足之計。堰淮水以灌壽陽。發徐楊民丁及戰士二十萬。負擔者肩土皆穿。夏六月。疾疫死者相枕。是秋。暴水暴漲。壞堰。沿淮城市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王足後以罪誅。覆族。武帝亦

餓死臺城。

遏水灌敵

北齊劉豐壯勇善戰。王思政據長社。齊世祖命豐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鼈皆游焉。城將陷。豐忽見白氣入船。俄而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至漂城下。豐游水欲上土山爲浪所激。不得至。敵人釣之。遂爲所害。

多殺必敗

秦時陳涉反。秦使王剪之孫王離圍趙。或曰。一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一客曰。不然。夫世爲將者。必敗。何也。以其殺伐多。其後受其不詳也。一未幾。王離果爲項羽所虜。

軍人道德史 遏水灌敵 多殺必敗 四十六
貪奸類 所在殘虐 譖賢害友

所在殘虐

諸葛長民督豫揚六郡軍事。驕縱貪侈。所在殘虐。長民夜眠中。輒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云。一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奇健。非我無以制之。一月中輒十數夜如是。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又見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未幾遂伏誅。晉書諸葛長民傳

第六篇 奸貪類

譖賢害友

司馬申陳後主時。爲右衛將軍。頗作威福。長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嘗書寢於尙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

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故也。南史司馬中傳

忌功詆譖

郭子儀有興復之功。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忌子儀。值相州軍潰。極口詆譖。肅宗罷郭兵柄。居於京師。魚又與元振交攻之。必欲加以竄逐。帝疑未釋。郭憂甚。會吐蕃陷京師。卒得郭力。再安社稷。以勳名終。朝恩元振皆以專恣伏誅。

排擠陷害

龐涓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仕魏。自以才能不及臏。乃召至。縻以官。尋刖其足。使成廢人。臏佯狂得免死。齊使者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爲軍師。時龐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用臏計。直趨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

軍人道德史 忌功詆譖 排擠陷害 四十七

貪 奸 類 忌功排擠 忌妒敗功

於馬陵。臨夜。萬弩俱發。涓至樹下。自刎。列國志

忌功排擠

廣州提刑鮑某險人也。郡有賊變。太守遞書告急於轉運使王罕。罕自梅州提兵亟進。子死於賊。聞亦不哭。又下令廣州。每村用二三大戶。召募丁壯百人作聲援。軍聲大振。卒破賊。賊引去。某忌其威名。駐軍淮州。日進一奏。反言罕畏怯不戰。又嗾言官李允共排之。罕降官後。功勞獲著。復罕官加賞賚。而某坐妄報軍情。李允亦貶黜。

忌妒敗功

寶朔之役。楊業奉命副潘美進討虜。陷寰州。業謂美曰。一賊鋒方銳。未可戰。宜引兵出大石路。傳諭雲朔守將。從石碣谷接應。方得

萬全。一監軍王侁以避死責業。業不得已請行。乃囑美于谷口。分步兵強弩爲兩翼。期以轉戰。美從其言。屯兵谷口。侁復以虜將遁。欲敗其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撫膺大哭。奮身決戰而死。朝廷聞其事。罪侁。素亂師律。侁自殺。爲業兵燬食而盡。

驕橫

咸通中。邠國杜悰節鎮鳳翔。荆南廉訪使秦匡謀大舉討賊。不勝。來奔。悰以其窮蹙。可凌責。令庭謁。既不從。則使吏責之曰。一汝鳳翔民也。乃抗鳳翔軍使耶。一匡謀報曰。一某雖家岐下。少離中土。君制節之日。已忝分符。比從荆南來。遑難趨伏。塔下一惊。怒乃劾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朝廷勅悰案治。遂斬匡謀。其日旋風暴作。衝突府幕。悰大駭。疾發。未幾死。唐史

軍人道德史 驕橫 貪吝 四十八

貪 奸 類 貪吝 貪吝

貪吝

梁蕭紀都督益州。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之。錦罽稱是。每戰懸示將士。終不賞賜。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衆潰被殺。財沒于敵。

貪奢

宋滄州節度使朱信。纖奢聚斂。於京師築大第。外營田園。其長子任供奉官。厚息貨於富室。券中俱有鍾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卽還也。於是私募俊僕十數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旁。俟其出。簇擁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師衆無賴。博蒲酒。嘗言盡此逸樂者。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家資已耗什之六七。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訴。奏於朝。餘財悉付其弟。並除供

奉官班籍。遂貧。困無依。乃代獄卒。搖鈴警夜。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弄獼猴。爲戲。供奉委質焉。公侯之裔。一旦至此。悲哉。

奢侈

晉石崇領南蠻校尉。加鷹威將軍。在荊州。規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後房百餘。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兼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尚。愷以香炊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愷以高三尺珊瑚樹示崇。崇以鉄如意擊之。碎。愷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樹。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艶。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乃勸趙王倫誅崇。車載詣東市。崇曰。一奴輩利我家財。一收者曰。一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一崇不能答。一家皆被害。

軍人道德史 奢侈

四十九

貪奸類 賞罰不平

晉史

賞罰不平

昔有大帥。性極苛刻。決於行罰。憚於行賞。將士有過。一概殺之。至有功當賞。則躊躇再四。不得已。始予薄賚。甚至吝而不與。將士靡不離心。參軍諫曰。一賞罰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功有大小。則賞有厚薄。過有大小。則罰有重輕。如持衡稱物。毫釐不爽。方足以服人心。昔諸葛孔明曰。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一是以當時諸將用命。雖魏延反側之徒。帖然不敢有異議。李平廖立廢棄終身而無怨言。蓋能平吾心以平人心者。王道也。此孔明所以未易及歟。今君侯賞不按功。是賞不足以爲勸也。罪不按過。是罰不足以爲懲也。甚至當賞而罰。當罰而賞。種種不平。竊恐人懷異志。不

肯効命疆場。其何以懋建功勳乎。一帥拒而不納。一日率兵征苗。下令各裹十日糧。日行二百里。所過皆蠶叢鳥道。兵皆拔藤附葛。捨命而行。帥不恤艱苦。一味嚴刑驅迫。不許稍息。及苗亂既平。有功者俱不得稍沾恩澤。事聞於朝。下詔切責。後帥副大將軍出征。屢立殊勳。同事皆曰。一渠爲帥領兵。賞罰不平。人人怨恨。今此之役。若令渠奏功。報應安在。一共在大將軍前排擠之。竟不錄其功。亦云報也。

昏愎誤國

元明時。沿海近倭處。設重臣爲經略使。點監軍爲之副。有某公以宰輔出鎮。威名赫奕。自恃位高望重。變亂成法。一切口隘。疎而無備。監軍平治道。屢獻奇策。擯棄不用。惟倚武弁余陞文員劉汝礪。

軍人道德史 昏愎誤國

五十

貪奸類 昏愎誤國

爲心腹。凡事信任之。二人恃寵驕矜。目中無人。忌監軍之才。在某公前。共詆毀屈抑之。致監軍有能莫展。事事掣肘。一日監軍欲見某公。請設守望嚴訓練。修戰艦。慎巡防。皆切中時弊。候謁三日。聞者拒之。乃乘二人回話之便。一同進見。俟二人言畢。緩緩敷陳。某公瞋目不答。半晌言曰。一多一事。則多一事之擾。徒糜朝廷糧餉。爾非知兵者。慎勿復言。一微哂之。二人亦相顧而笑。監軍辭出。不敢復言。倭乘無備。揚帆入寇。臨海郡縣。盡被殘破。損傷人民數萬。監軍特疏糾參。將某公疏防玩寇。倚信匪人之處。據實陳奏。天子震怒。將某公革職戴罪立功。卽降監軍爲經略使。到任之日。余陞披胃負弓矢前驅。劉汝礪望塵俯伏。監軍顧而笑曰。一二公來耶。何勞重禮。一二人揮汗不敢仰視。自是不蒙重用。

軍人訓條

一師行有紀。二嚴禁擄掠奸淫。三恤士卒饑寒疾苦。四禁兵夫騷擾良民。五不屠城邑。六不殺降卒。七不殺良冒功。八不賄縱渠魁。九不燒毀房舍。十不剋減軍糧。十一不因賊邀利。十二不縱士卒重利剝民。十三不損人墳墓田禾。十四不放牛馬踐踏五穀。十五不強買物件。十六不縱兵捉人負戴。十七臨陣奮勇。十八寬宥脅從。十九訓練士卒以備緩急。二十協戢盜賊以安閭閻。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陽穀縣志

陽穀縣志

陽穀縣志

巧談 道德叢書之十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次

上編

巧免災難	五則	巧救其子	二則
巧遇失子	三則	父子夫妻巧遇	三則
巧衛其妻		巧全其女	
巧言格父	二則	巧言格夫	
巧言化妻		巧術化徒	
巧渡其子		巧遇恩人	三則

巧談	目次
上編	目次

恩義巧報	四則	巧悟家佛	
巧計滅邪		巧得錢財	四則
巧保錢財		巧得功名	十則
巧得巧失	六則	巧斷訟獄	七則
巧得同官		巧得原方	
巧得原物		巧歸原主	
巧配貴夫		巧得援救	
周濟巧報		巧得神助	
巧免橫禍		巧解冤仇	二則
巧合假函		巧慶回生	
巧變男性		巧免誅戮	

下編

巧明貞節		巧明奇冤	
巧償金錢		救蛙巧報	
放螺巧報		救雀巧報	
放鱖巧報		救蟻巧報	
救鵝巧報			
巧殺其身	六則	巧殺其家	
巧殺其妻		巧失其妻	
巧殺其子	六則	巧殺其孫	
巧受酷法		巧受酷刑	四則

巧談	目次
下編	目次

巧害自身	二則	計人巧報	三則
侮人巧報		誣人巧報	二則
誚人巧報	二則	誚人巧報	
詛咒巧報	四則	誑人巧報	二則
巧在同時	二則	巧在一地	五則
巧出一轍	三則	取巧反害	五則
害人巧報	四則	賣友巧報	
貪吏巧報	三則	虐吏巧報	
戕鵠巧報		戕燕巧報	
捕蟬巧報		戕蜂巧報	
戕蟻巧報		戕蟀蟋巧報	

巧
談
目次
目次
下
編

捕鱖巧報

燒鵝巧報

烹螺巧報

燂蝦巧報

屠牛巧報

捕鳥巧報

屠猪巧報

烹鼈巧報

巧革功名

冤債巧償

兩小巧遇

炙鰕巧報

殺鷄巧報

炙鰻巧報

捕蛙巧報

宰羊巧報

殘忍巧報

屠狗巧報

傷蟲巧報

冤孽巧報

冤家巧遇

兩小巧死

冒充巧破

竊賊巧破

阻善巧報

負恩巧報

狂妄巧報

巧折驕氣

循環巧報

剋目巧報

撞騙巧破

竊賊巧報

幽人巧報

叛逆巧報

錢數巧合

巧受杖責

移禍巧報

騙財巧還

巧談 道德叢書之十

上編 善例

海門縣陳鏡伊編

巧免災難 (一)

民國十三年江浙之役。浙軍駐嘉定縣黃渡鎮。有一兵士以一僞幣向村婦購物。村婦請求調換。兵士不理。村婦訴之某排長。某排長當以真幣換給村婦。將僞幣納衣袋中。旋與蘇軍戰。飛彈適中袋上。僞幣擊成凹形。而人未之傷。檢查行使僞幣之兵士。則飲彈而斃也。某排長以區區一元而保全生命。飛彈不偏不倚。適爲僞幣抗拒而失效。何其巧也。

巧免災難 (二)

巧免災難一 巧免災難二
上 編 巧免災難三

明正德初。徽商王善年四十無子。有相者談禍福多奇。中一見善。愀然曰：「汝尙無子。」善曰：「然。」相者曰：「不但無子。至十月更有大厄。」善神其言。急往蘇斂貨。歸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暫寓客肆中。晚霽散步河濱。見一少婦投水。急呼漁舟曰：「能救此者與二十金。」諸漁舟競救得生。遂如數與之。問其故。對曰：「夫出傭工。家畜一豕。欲以償租。昨鬻之不意皆假銀也。」假銀致人損生可不猛省既恐夫歸見責。又貧苦不欲生耳。」善惻然。問豕價幾何。倍贖之。婦歸。遇夫於塗。泣告其事。夫疑焉。日暮偕詣王寓質之。至則已闔戶就枕矣。夫令婦叩門。善問爲誰。曰：「我投水婦也。特來致謝。」善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暮夜豈宜相見。速去。倘有意。明晨偕汝夫來。」夫疑頓釋。悚然曰：「吾失婦同在此。」善乃披衣起。方出

戶。忽聞室中轟然聲。驚視之。則榻後牆因久雨而頹。臥榻已壓碎。否則善竟身當之矣。夫婦相與歎謝而去。善歸。又遇相者。一視愕然曰：「子滿面陰陽文。必有大陰德事。非獨免厄。抑且獲福。未有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兩登第。壽至九十外。

巧免災難 (三)

秀水孫鄰客南陽。行次襄江。拾金釵二。維舟待之。暮有女奴哭至。鄰驗其實。還之。女曰：「君保我生。願以身報。」鄰不可。抵南陽。得利幾倍。歸。偕數舟泊故處。女潛衣河下。識鄰。疾語主。留鄰款待。餘舟遇風皆覆。鄰舟無恙。

巧免災難 (四)

李毅爲吉州城守卒。城內徐姓遣婢送金釵還親戚家。婢插頭上。

巧免災難四
上 編 巧免災難五

中途墜地。毅見而拾之。隨婢以行。見入一大家。倉皇卽出。至江邊欲投溺。毅急呵問之。婢泣告曰：「娘子性嚴急。適命送釵還人。途中墜失。必遭笞斃。不如先死。」毅遽還之。婢大感謝。後婢嫁梅林渡村民。值毅持公文將渡。力挽到家。沽酒爲款。忽聞渡口喧譁聲。出視之。舟已覆。人俱溺矣。毅以留故獨全。毅救婢婢亦救毅。機緣何巧合耶！抑造物幻此一段因果也。

巧免災難 (五)

宇文英迪初領黔江獄。民有黃愛之者。嘗計漕臺官吏。適坐事繫獄。官吏恨之。必欲文致於法。英迪力爲辨雪。竟從輕斷。後三年。英迪由南濱派流而歸。值大雨。水暴至。波濤如山。中流纜絕。舟人拱手待覆。俄有一小舟衝浪而至。號救得濟。視其人。則愛之也。相顧大驚曰：「吾昔日平黔之獄。初非有意於君。君今日冒險而來。亦

豈知將溺者之爲我。豈天意故以彰其事乎。一相與感歎久之。

巧救其子 (一)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堤。遙望一小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救。張憐之。急出金十兩。呼漁舟往救。至則其子也。父子相抱。驚喜而歸。

巧救其子 (二)

江甯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肆。有江浦人攜囊五十金。遺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金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溺者甚多。其人忽思曰。譬如哈九不還吾金。且將此作一件好事。遂呼漁舟曰。一救一人者。予五金。漁舟爭救。止得一人。視之。即哈九子也。此清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

巧 談
巧救其子一 巧救其子二
上 編
巧遇失子一 巧遇失子二

巧遇失子 (一)

密雲富翁。一子數歲。忽失去。遠近求之弗得。翁念殊切。值天暑。數人歇涼於門。坐久。竟去。翁策杖而出。見門後一黃袋。盛銀數錠。解邊餉者。翁竚俟其還。少頃。一人號泣奔至。曰。我天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涼。解腰間袋。置門後。乘陰速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翁悉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俛首久之。曰。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清秀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至途。見人攜一小兒請鬻。其人記翁恩厚。幸有餘金。遂買兒。聯騎至翁門下。馬兒竟入室中。始知所買兒。即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

巧遇失子 (二)

陝西袁某。值闖賊亂。父子離散。流寓江南。欲娶妾生子接後。適有一婦嫁公。與金三十兩。娶之。婦至。背燈而泣。袁問之。婦曰。一家貧絕。夫欲自盡。妾故賣身活之。念平日恩情。一日改事他人。不禁悲傷耳。袁憐之。不敢犯。次日。送還其夫。除身價不取外。復借銀百兩治生。夫婦泣拜去。後其夫至揚州。遇數人牽一童賣。夫私計曰。吾欲覓一寶女。以報袁公。一時難得。盍先買此以進。因問身價幾何。曰。每歲一兩。童十二歲。出十二金買之。送至袁家。袁熟視之。則其子也。父子相抱大哭。既而大笑。報施之巧如此。

巧遇失子 (三)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社。惜字放生。戒

巧 談
巧遇失子三
上 編
四

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敬發誓願。願善念真純。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悲大悲尊號一百聲。以祈陰相。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傍。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且以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每月末日。卽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竈神處爲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曆二年。甲戌會試。張江陵爲首輔。輟閣後。

訪於同鄉。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爲援例入國學。萬歷四年丙子。附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內監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諸四方。爲己嗣以娛老者。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小時誤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爲善益力。其子娶妻。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竈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皆以爲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

巧談 父子夫妻巧遇

五

父子夫妻巧遇

湖廣襄陽姚長者。家資巨萬。世襲錦衣衛。生一子。名崑。郎年六歲。興羣兒上山嬉戲。至暮不歸。遍覓不得。以爲被虎狼所傷。付之無可奈何。豈知郎被流丐。拐至武昌。亦賣與姚姓。爲子。久而漸忘家鄉。年十八。亭亭一表。博通今古。因繼父母雙亡。丁憂在家。不能應試。鄰有張穀齋。原任江南監司。遭世亂。隱居武昌。生一女。名倩倩。與郎同歲。見郎老成有器量。欲以女妻之。恐其年幼。少歷練。而謂曰。一處亂世之道。宜習一何業。又曰。一惟出外經商。既可覓利。又可歷練世務。郎苦無本。張出貲貸之。因思其父在日。曾在松江販布。行中尚有欠賬未楚。遂別張徑往松江。執父舊券。討前欠。就延未得。即歸。時姚長者自崑郎失後。娶數妾。並不生育。屢欲螟

蛉。無中意見。因思江南人才之地。必有堪爲嗣者。扮爲貧老。敝袍舊履。行至松江天緣相湊。恰與郎同寓。郎一見加禮。十分敬重。長者曰。一老漢窮朽。何足當客。官過謙。郎曰。一翁姓姚。我亦姓姚。皆係湖廣人。見翁如見我父。安敢不敬。一越數日。敬不稍衰。長者察其誠也。笑謂曰。一我年踰六十。尚無子。爾肯爲我後乎。郎曰。一吾父母雙亡。時切風木之悲。今得翁以父事之。可慰平生思慕之志。何不可之有。一即拜爲父。一切起居侍奉。小心翼翼。過於親生。長者猶恐其僞。假意苛求。或嫌飲食不佳。或云做人不安。動加呵斥。郎並無怨言。惟跪而認過。歷試無異。遂命收拾行李回家。郎曰。一眼目未清。去何速也。一長者曰。一兒以吾爲窮老人乎。吾爲無子。四處求賢。今得兒。繼後有人矣。吾家財素豐。世襲三品官。兒

巧談 父子夫妻巧遇

六

隨我回。不愁不富貴。欠賬何足介意。一父子登舟。將近武昌。長者取黃金三十兩付郎。曰。一以此還張姓之欠。還畢。即至襄陽家中相見。一父子遂分路。郎至武昌。見城郭殘破。張氏之居已被焚燬。尋人問之。云。一張起復原官。領兵勦賊。兩月前。張憲忠破城。其女已被擄。一又有人云。一賊所擄婦女。裝入布袋發賣。十兩一口。一。生念。現有之金。可作贖資。倘張女在內。亦足以報其德矣。遂至賊營。贖回三十袋。啓視之。多老醜。無張倩倩。娘有一媼。姓姚。襄陽人。即老父之妻。係賊破襄陽所掠者。生喜。認母。道其故。媼亦大喜曰。一張倩倩與吾同拘一室。此女美而多智。被掠時。即用巴豆末塗面。如生惡瘡。賊不敢近。白布袋有血點者是也。兒速往。尚未賣也。一郎取銀買回。果倩倩也。遂資助衆難婦各回。攜母與女回家。至則

父已先歸。幸貲財埋地中。未爲賊取。見郎與妻同回。夫婦相持痛哭。細問得其詳。父曰：「兒能敬老。無父而得父。吾能慈幼。無子而得子。皆天數也。」遣人寄書達張道喜。張覆書云：「此子久欲贅之爲婿。今爲翁子。小女又在尊府。天緣奇遇。宜擇吉合卺。」女亦知父有此意。並不推辭。遂成伉儷。一日。郎洗足。母見其足心有七星紋。曰：「吾所失之子。亦有此紋。兒莫非是崑郎乎？」郎曰：「兒並非武昌姚氏子。記幼時上山遊嬉。被拐。餘皆不記矣。」母以告父。共認之。眞其子也。一家歡慶。不啻登仙。郎鼎革後。爲顯官。姚張二姓。世爲婚姻。不替。

夫妻巧遇 (二)

嘉靖間蘇州黃彥士。儒生也。妻顏氏。情好甚篤。值倭亂。偕避難。婦

巧 談 夫妻巧遇一

七

與夫忽相失。皇遽奔走。暮投宿古廟。門內先有人。婦驚避。門內人曰：「娘子無恐。我尼也。」因相與俱。迨旦。尼曰：「少年婦。恐人物色。我行囊中。尚有緇衣僧帽。可改妝。」婦從之。結伴而去。生既失婦。度不免於難。尋訪三年。絕無音耗。子身流離。僅以書傭度日。適同窗友宦浙中。往訪之道出嘉興。值巡海兵至。舟子不敢渡。生登岸投廁。見枯楊隙中有物焉。手探之。得金一函。喜曰：「此天賜我也。」再探得緣簿一本。列布施者姓名。凜然曰：「莫謂遺金可取。須念三寶中來。」乃停舟候之。閱兩日。有老尼以頭觸樹而哭。生遽問故。曰：「向者發願塑大士像。募收三十金。昨因大兵猝至。無處藏匿。納之空樹中。今已矣。我其死矣。」生急還之。尼謂之曰：「感君活命。不忍遽別。我菴去此二十里。盍過一飯。當向大士前陳

君盛德。一生許之。及抵菴。叩門而應聲出者。卽顏氏也。相見大哭。各述前事。爲流連數日。有鹽商汪某聞之。聘爲館賓。後援例入國學。選授二尹。轉府判。生二子。一爲明經。夫婦俱以上壽終。

夫妻巧遇 (二)

滬之西。有蔣生者。風流瀟灑。博學多才。幼失恃。父爲巨賈。繼母周氏。生一子。厚己子而薄生。父歿。周氏掌家政。居處不慣。無郎與記室。趙某結不解緣。生年逾弱冠。尙不爲婚。生有舅。憐之。商之周氏。周氏爲納貧家女。諸事草草。聊以塞責。女李氏。舉止嫺雅。具大家風。而周氏待之虐。少不當意。卽呼斥隨之。且以某赤貧。無匪具。時復擲榆之。百端蹂躪。而女處之泰然。無少怨讎。生大不忍。籌遷居。女不可。後有介紹蔣生于津。埠某富翁家爲西席者。女慇懃之。乃

巧 談 夫妻巧遇二

八

治裝行。依依而別。周妬女甚。欲謀之已久。不得隙。至是私慶得計。家有僕名炳生者。一無惡不作之黠僕也。主僕相謀。詭計百出。一日。女方倚妝閣作女紅。忽獲蔣生電云：「臥病月餘。藥石罔效。氣若懸絲。」不禁大號。稟告周氏。欲往侍疾。周氏慨許之。命炳生伴之行。抵津後。止于逆旅。須臾。炳生偕一老嫗云：「來自生處。」女隨之往。至則屋僅二楹。景况蕭然。嫗卽辭去。堂上一白髮老嫗。延女坐。旁一少年。頗風雅。女匆匆詢生近狀。嫗愕然。不知所對。女知有異。乃述來意。並示函電。少年接視。急謂老嫗曰：「誤矣。誤矣。此吾總角交蔣君之夫人也。我當嫂。恨彼僉奴。既離人之伉儷。復陷人于罪惡。幸遇我。否則殆矣。」翌日。少年偕女往訪蔣生。至則無恙。相顧駭愕。適從何來。遽集于此。悲歡離合。有非言語所能形容。

者矣。女乃具述姑氏無狀。歷歷如繪。蔣生歎曰：「人情險惡。一至于此。夫復何言。且喜化險爲夷。重圓破鏡。未始非上天之默佑也。」越數日。生得家書。謂女不慣獨處。每盛妝出。禁之益肆。今效紅拂私奔。雖偵騎四出。查如黃鶴。不欲聲揚。致貽門第羞。希見字後。亦勿深究云。生讀後。付之一笑。年餘。生得舅氏書。述周氏將遺產蕩盡。并遭回祿。周及幼子俱罹于難。草草棺殮。無人料理云。

夫妻巧遇

桂林某鄉有徐某者。工心計。其友黃某娶妻美而豔。徐羨之。屢欲勾引。礙于黃某不敢發。于是由羨生嫉。日夜籌思。務求如願。適黃失業。徐忽得一計。謂黃曰：「距此三日程。某鄉校缺書記。子能往乎。余當介紹。」黃感謝以應。隨倩徐偕往。舟行百餘里。抵一山。徐

巧 談 夫妻巧遇三 九

謂黃曰：「此處風景絕佳。曷不一遊。」黃信之。相偕登山。徐宛轉引入深林峻崖間。出不意。擠黃墮崖下。料其必死。佯哭下山。至家。僞作慘悼狀。謂黃妻曰：「汝夫失足跌落崖下。先死未卜。余一人力不能救。奈何。」婦聞而大哭。黃勸慰停悲。並願僱舟導婦前往尋覓。——究屬生死若何。婦收淚感叩。因請速行。及舟抵該處。徐又引婦上山。至岩石隱幽處。擁抱求歡。婦呼救無應。正揣急間。忽腥風突起。有斑斕大虎口銜一物。從山岩衝下。見有生人。怒吼躍撲銜物脫落。轉銜徐去。婦驚暈。比醒。視虎口落物。即其夫也。胸次微溫。似尚可救。撫摩良久。其夫忽蘇。張目見婦。疑在夢中。各述其故。相抱大哭。蓋黃被擠。適在墮藤蔓之中。緣藤而上。得慶更生。三日未食。飢疲困臥。又被虎銜。驚痛昏厥。至此始甦。于是妻扶掖登

舟而返。陷人自陷。天理昭昭。洵不虛矣。而夫適遇婦救醒。相扶而歸。可謂巧也。

巧衛其妻

張文啓福建人。與周某避寇入山穴中。有一美女先在焉。見男子至。倉皇欲去。張曰：「去必遇寇。吾等誠謹人。決不敢犯。」中夜。周意欲汗。張力止之。及寇退。張浼村老至穴中。問明父母姓里。送歸未幾。有黃姓者。納張爲婿。——觀之。卽前避難女也。後張以婦產成家。生二子。皆登第。

巧全其女

清順治壬辰年。飢荒。漳州府米價至六十金一斗。人民互相食。凡逃難出城者。守兵計一家留一人。以供啖食。舉人謝鴻寄夫婦相

巧 談 巧衛其妻 巧全其女 十 巧言格父一 巧言格父二

商。無可棄者。惟十四歲一婢。二歲女孩。可商去留耳。謝曰：「婢無父母。八歲依我。何忍棄之。寧棄我女。」乃置於地而得出城。是日殺傷甚衆。獨謝一門無恙。惟少一寡姊。俄頃。姊抱女來曰：「賊指我孩子。此呱呱者爲肉。幾何。汝攜去。」一念之間。家口獲全。謝後登戊戌進士。

巧言格父

(一)

原穀有祖。年老得疾。語多重復。穀之父母厭之。乃造一車。送祖於遠室。穀泣諫不從。因送之。收輿而歸。父曰：「爾安用此。」答曰：「留此以待父老耳。」父愕然感悟。卽迎其祖歸養。卒成孝子。後穀仕至卿位。

巧言格父

(二)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富而多吝。嘗置一別墅。反覆欲減價。售者情急。無可奈何。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金。兒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父愕然。自此少悟。噫。此子所言。可以醒世之滅人自益者。

巧言格夫

明興化李春芳年十八及第。奉旨歸娶。一日臨鏡。忽大笑曰：「不料我竟中狀元。」其夫人故問之曰：「狀元幾年始有？」曰：「三年。」夫人曰：「然則三年也有一箇。」公心愧其言。自此折節。卒爲名相。

巧計化妻

文安縣民某娶婦。美而不孝。每向夫前泣訴。言姑不仁。夫默然。一夕。夫出利刃與觀。伴謂曰：「汝言我母不仁。吾欲殺之。何如？」婦

巧言格夫 巧計化妻 十一

上 編 巧術化徒

曰：「甚好。」夫又曰：「汝且謹事一月。使人知汝孝。我母惡。然後暗行此事。」婦依言。怡色柔順。事之過一月。夫又持刀問曰：「姑近日待汝何如？」婦曰：「比前略好。」夫曰：「汝再謹事一月。看何如。」至期。又持刀問之。婦曰：「姑今待我好。不可殺。」夫怒曰：「人生以孝爲先。父母之恩。殺身難報。汝不能敬事我母。反教我行此大逆。姑辦此刀。實欲斷汝之頭。豈真殺母哉？姑寬汝兩月。使汝改過。以顯我母之慈。然後殺汝。」遂執刀砍婦。婦驚懼求饒。久之方釋。後皆成孝慈焉。

巧術化徒

觀此。則凡失愛於父母者。特患己孝之未純耳。若純。未有不能感動者。所謂瞽瞍底豫是也。

昔尙書劉南垣請老家居。有門生爲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直指來謁。公款之曰：「家常飯可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晨至午。飯猶未具。直指餓甚。比食至。惟脫粟飯一盂。腐一孟而已。直指食之甘且飽。少頃。嘉穀美醢。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自後不敢以盤餐責人。

巧渡其子

方世隆好造渡船。以通斷路。以濟浮沉。後生一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戰敗。爲賊兵所追。至一巨河。無渡。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一舟渡之。路問此地安得有渡船。老人曰：「汝父所造。」路疑之。及

巧渡其子 巧遇恩人 十二

上 編 巧術化徒

至岸。忽不見矣。路因知此乃父造船渡人之報也。遂對天拜謝。追兵不得渡而返。

巧遇恩人 (一)

明萬歷壬午冬。徽商某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舟中人羣裸號泣。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衣食。贈資斧以去。初不問姓名爲誰也。明歲癸未。卽登第者六人。其一爲蒲田方萬策。後分巡嘉湖。按部至樞。李憲副屠冲陽宴之。其時商以資肅。嚮身於屠矣。萬策見其侍宴。大驚。呼至几前。詰其來歷。因曰：「爾記憶八年前活數人否？」商已忘。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萬策出席長跪曰：「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告屠。贖至公廨。款月餘。贈以數百金。又來同難者贈之。商大富。仍歸於徽。

救人獲報。却於不求報處。巧緣

退出，由其善
念最真也。

巧遇恩人 (二)

德州小李兒爲人運船。有商遺金十笏。李得之。船主遂訂以女妻之。數日。商訪至。值船主他出。李盡還之。船主有戚。欲奪其女。乘間破之。曰：「彼薄福人。終必餓死。不如逐之。」乃爲其子具聘焉。而子旋暴卒。後李又暑浴。得銀數十錠於魯橋下。取以市販。所投主者。卽前失銀商也。盡心爲脫貨。以酬其恩。竟獲倍息。船主卒以女歸之。

巧遇恩人 (三)

太倉州吏顧佐。嘗以官事至城外賣餅江家。時江被讎誣盜下獄。顧知其冤。訴之官。得釋。江夫婦攜其女甚美。至顧家。曰：「貧無以

巧 談 巧遇恩人二 巧遇恩人三 十三
上 編 恩義巧報一

報。願將此女酬德。」顧固却之。後顧滿考赴京。撥韓侍郎衙門辦事。一日。顧以事至侍郎私寓。值侍郎他出。顧坐堂楹候之。其夫人偶出。急趨避。夫人一見。令召之。惶恐跪階下。夫人曰：「一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愕然。夫人曰：「我賣餅女也。鬻於商。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每悔無由報德。」侍郎歸。夫人語之曰：「仁人也。」竟疏上其事。乃除禮部主事。後至顯官。恩不求報。而報之倍厚。此君子樂得爲君子也。

恩義巧報 (一)

晉趙盾。卽首山見桑下有餓人。提爾明也。與之食。已而爲晉宰夫。盾勿知也。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彌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盾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狗

齧之。明搏殺狗。已而伏士逐盾。明反擊之。而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之餓人也。」問其名。弗告。因而亡去。

恩義巧報 (二)

吳王欲殺袁盎。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之。先是有从史盜盎侍兒。盎遇之如故。人告从史言：「君知汝與侍兒通。」乃亡歸。盎追回。以侍兒賜之。適从史爲司馬守盎。乃以醇醪飲士卒。醉而臥。司馬夜引盜起。曰：「可去矣。」吳王期以旦日斬君。一盜曰：「公何爲者？」曰：「臣故盜君侍兒者。」一盜驚謝曰：「公有親。吾不可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道出。

恩義巧報 (三)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邱。告之曰：「石勒是汝種

巧 談 恩義巧報二 恩義巧報三 十四
上 編 恩義巧報四

類。吾亦不在汝一人！……」乃厚資遺之。遂爲勒將。後祖氏爲勒族誅。安多將從人于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南歸。

恩義巧報 (四)

梁陰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罪。或救之。獲免。問之。乃前之行觴者。」

巧悟家佛

太和楊黼。辭親入蜀。訪無際大士。途遇老僧。問何往。黼曰：「訪無際。」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黼問佛安在。僧曰：「汝但歸。見披衾倒屣者。卽是一黼。」遂回。一日抵家。叩門。已昏暮矣。母喜。披衾

倒屣出戶。黼一見驚悟。自此竭力敬親。手註孝經數萬言。硯滴將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人以爲孝感所致。

巧計滅邪

西門豹爲河內太守。見城郭蕭條。人民寥落。問吏胥曰：「河內素稱富庶。兼連年豐稔。若是凋敝。何也？」對曰：「緣河伯娶婦之故。此地有大巫者。與河伯最契。凡有女之家。夜間河伯以兵甲遶其宅。大巫卽爲之執柯。三老說合。逼令其家獻女。復派大戶備匾贈嫁。至吉日。將女擲諸河。任其飄流。是以有女者挈眷而逃。有財者攜金遠避。所餘者子遺之民耳。安得不凋敝？」豹曰：「下次當令太守知之。」至娶婦日。豹朝衣執笏。五馬雙旌。儀從甚整。大巫率衆徒與三老迎接。乃一年老婦人。見豹略起手。貌甚倨。豹慰勞畢。

巧 談 巧悟家佛 巧計滅邪

十五

上 編 巧計滅邪

曰：「今日河伯嘉禮。太守願爲小相。可令新婦相見。」移時入驕擡一衫輿至。褰帷扶一少女出。見豹泣拜。豹視之良久。謂大巫曰：「爾衆婦中有能爲使令者否？」衆共舉一少婦。約年二十餘。豹曰：「適見新婦貌劣。福薄。未能供蘋蘩。煩爾至河伯府致太守意。寬數日另選佳者。」不由分說。喝衆役將婦拋入河中。豹罄折以待。半响不回。豹曰：「如此大事。乃令少年傳命。太守錯矣。」指一中年者曰：「煩爾往催。務速回。勿似前使誤事。」又擲之去。半日依舊寂然。豹怒責大巫曰：「爾爲師長。毫無教訓。兩往許久不回。定在水府貪飲。爾須自往。」大巫再四求饒。豹曰：「爾肯饒新婦否？」衆役齊上。復擲之。豹命將衆徒與三老盡行綑縛。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神安在。爾等仗邪術圖利。致令芳姿麗質付諸。」

波流。白骨淒風。青燐泣雨。天怒人怨。律載左道惑衆。不分首從。皆斬。今許爾至河伯府備驅使。一盡推入河。改河伯廟爲鄉塾。自是人民歸業。數年復富庶。

巧得錢財

(一)

杭州酒家。率以燒鵝飼客。門有懸鵝。毒蛇旋繞入腹。一行道者見之。私計曰：「人若食此。必毒死矣。」乃向酒家買此鵝。囊錢不足。因貸酒鄰之相識者買之。陰埋鄰之隙地。而得金焉。酒家與鄰並爭之。曰：「是我所埋金也。」共訴於巴巡道。巴訊得情。乃嘆曰：「一念之善。天報若響。汝奈何欲逆天也。」杖酒家與鄰人。而以金歸行道者。

巧得錢財

(二)

巧 談 巧得錢財一 巧得錢財二

十六

上 編

山西太平縣。王姓爲最富。相傳其先有一諸生。言信行果。而家極貧。教讀鄰村。歲暮撤館歸。輒將所存之藍衫。質之典舖。以資度歲。新春必贖回。披以上館。歲以爲常。一年持藍衫往質。店夥嫌其敝。不納。生具道春間必贖。年例如此。試查故簿。自知店夥仍斥之。生歎曰：「我若開典舖。有以濟人急者。雖死屍亦必受當。」乃負氣披衫而返。途中爲棘刺所鉤。衣破益悒悒。行數步。忽思歲除在即。此地來往頗多。恐棘復鉤他人衣。乃返。脫衫徒手拔棘。棘堅不可拔。因拾道旁樹枝。刨土挖根。根盡而其中有空坎。白金見焉。檢以歸。正月焚紙鏹其處以謝。則坎中藏金頗多。盡取之。乃開小典舖於前所質舖之對門。開張日。仍披藍衫祀神。聞店前喧爭聲。出視之。有人裹一死孩來當。典夥呵嘗。其人爭曰：「汝家主人曾親口。」

許當。一心知爲某舖所爲。乃云：「語實有之。欲當幾何？」答云：「一兩。」如數給之。店夥無不怒且笑者。生持入後園中。掘坎埋之。坎底聚聚皆白金也。因以致富。甲於通省。遠近悉稱爲太平王。恤窮周乏。終身不倦。子孫皆守其訓。

巧得錢財 (三)

明嘉靖丁亥歲大饑。新建縣一民窘甚。家止存一木桶。賣之得銀三分。乃以二分買米。一分買毒。將與妻孥共飽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糧。無以應。里長遠來患飢。欲一飯去。又辭以無及。入廚見飯。詬其欺己。其人急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怪之。始流涕以實告。里長大駭。急取飯埋之曰：「爾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爾隨我往。負歸。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奈何遽自殞。」其人

巧 談 巧得錢財三

十七

上 編 巧得錢財四 巧保錢財

感泣從之。及歸而出穀。則有五十金在焉。駭曰：「此必里長積債官者。誤置其中。彼救我死。我何忍殺之。」急持還。里長曰：「吾貧家。安得此。殆天賜汝者。」其人固卻。久之。乃各分其半。自此兩家俱饒衣食矣。

巧得錢財 (四)

江西臨川民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荆囊鉤衣。向前跌踣。木刺入肉。流血不止。因念同伴諸人。俱由此路。恐亦被傷。乃忍痛坐地。用力拔去荆條。根下閃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之後。遂成富室。按世間儘有毒草惡木。力能傷人害物者。若遇見此。當除之以免害人。

巧保錢財

清順治中。蘇州徐籀爲黃岡令。民間失火。延燒數百家。老幼男女。露處哀號。徐憫之。捐貲買席。使暫搭棚棲止。其席未給。民時向堆積堂前。適解錢糧。盜知之。突入衙。斬箱破篋。遍覓無有。遞去。銀乃在堂前堆席下。盜不知也。檢之。無一失者。於是官得無恙。

巧得功名 (一)

昔有二生同赴省試。一愚一點。愚者自知少文。日夜拜禱觀音座前。求示場中題目。點者嗤之。自擬七題。用綫香燒紙作字跡。使疑爲神佛所作。密置爐中。次早。愚者得之。大喜。遂竭力揣摩。七義入場。一題不差。愚者得正魁。點者被燈煤燒卷貼出。造化之巧如是。愚者何嘗不便宜哉。

巧得功名 (二)

巧 談 巧得功名一 巧得功名二 十八

上 編 巧得功名三

巫山士子某。以關節豫購試題。自謂必捷。比赴省試。策馬過潼川射洪山。上有飛石巖。峭壁陡絕。下瞰江流。忽有石自空而墮。正中其首。從者駭散。棄尸不殮。同學某繼至。殮之。殯於寺。是夜夢士子告曰：「某以強求功名。自速天譴。蒙君掩骸。願奉試題。助君獲雋。」同學某是科果預薦。巖際巉石。至今存焉。

巧得功名 (三)

豫省劉灼字見心。見陝省解元與己同姓名。讀其元墨。愛之。朝夕揣摩。康熙壬子舉於鄉。癸丑赴春闈。陝劉亦入都。造訪敘及。字亦相同。遂成莫逆交。一日誦其元作。擊節不止。陝劉慨然曰：「此道攻苦有年。但闢藝非出己手耳。」一異而詢之。因得其實。蓋陝劉家貧授徒。主人助資應試。渡渭水。有少婦泣河干。問之。曰：「夫出外

久困飢寒。欲投河自盡耳。一劉惻然。罄資濟之。借貸入闈。忽患腹疾。日暮猶未成稿。起如廁。有叟先在。佇久不起。乃共登焉。詢叟邦族。告曰：「予復姓皇甫。渭南某村人。三藝草成。頗自得。願患痢。不能脫稿。今生已矣。君長者。願以奉贈。」閱其文。佳甚。錄之。竟雋榜首。

巧得功名 (四)

前清狀元。鮮外任者。畢秋帆先生沅及史漁村先生致光兩人。由府道洊歷總督。加宮保。勳名之盛。則畢公遠勝於史公。公未第時。先由中書直軍機。應庚辰會試。揭曉前一日。公與諸桐嶼重光童梧岡鳳三皆在西苑班。桐嶼應夜直。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公舉字。代我夜直。」公問故。則曰：「吾輩尚善書。倘獲雋。可望鼎甲。須

巧 談 巧得功名四

十九

上 編 巧得功名五

早回家以待。若君書法。即中式。敢作分外想乎？」語畢。二人徑去。不顧。公怡然爲代直。及日晡。適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乃熟讀之。無何。三人皆中。時新疆甫闢。上方欲興屯田。及廷試。策問卽及之。公屯田策獨詳核冠場。擬以第四本進呈。上改第一。桐嶼次之。梧岡名在第十一。同直知其事者。咸嗟歎。趙甌北曰：「倘揭曉之夕。湘衡竟不代直。則無由知屯田事。以書法斷之。其卷必不能在十本頭。而龍頭竟屬桐嶼矣。昔賢每教人學。喫虧至是而益信。亦湘衡之性度使然。而福命卽隨之歟。」

巧得功名 (五)

山左平陰陳生。素端謹。家貧不能應試。親友斂金勸往。暮投逆旅。聞泣聲甚哀。詢之。主人歎曰：「家寒。只一子。性喜讀。常弄筆墨。不

務生業。余責之過急。竟逃去。遺媳爲累。將轉嫁隣村馬氏子。媳不願。故悲耳。」陳瞿然曰：「爾子雖久出。安知不返。况爾媳矢志堅貞。倘釀成命案。爲累不更甚乎？」主人悔悟曰：「事已成矣。期在明日。奈何？」陳曰：「無妨。俟其來。爲若計。」翌日。馬氏子至。陳反覆勸諭。馬爲感動。願以聘金另娶。而主人得金。業已償逋。旁皇莫措。陳傾囊與之。空手回家。村人慕其義。爭出贊助。陳抵省試畢。忽憶遺判語一條。懊恨而歸。仍經某村。村人爭相款留。侯榜。陳堅欲往。衆強止之。越數日。主人子忽回。父詰其在外何爲。曰：「數年爲大家抄書。前月回來至省城。受雇入場謄錄。今事畢歸耳。」陳因問謄錄時。有不完卷者乎。曰：「有一卷。遺第五判者。我見其筆跡頗與我相同。因取他卷代爲足成。而加意謄錄之。尙記得是某縣

巧 談 巧得功名六 二十

上 編 巧得功名六

某姓。不知將來得中否？」陳聞而驚。知爲已卷也。直告而謝之。父亦述陳之高義。其子泣且拜曰：「是天使我報德也。恩人必高發無疑。」果中式。

巧得功名 (六)

修符山東兗州諸生家甚貧。乾隆庚寅科鄉試。藉親友伙助。不滿十金。中途見夫婦賣子償債者。一念不忍。盡以與之。子然抵省。拮据進場。漏下二鼓。方假寐。忽夢有紗帽紅袍者。告之曰：「今科闈題須宋魯分股。方可掄元。」及題紙下。首題乃孔子於鄉黨一句。如夢中言立局。文思滔滔。若有神助。出場自揣當售。歸途遇賣子者。邀之留宿。抵寢。見所懸畫像。卽紗帽紅袍告以題旨者。問之。則曰：「某幾世祖也。」榜發。果領解。

巧得功名 (七)

句容某生。博學能文。好行陰德。值鄉試無貲。得親友贖儀十餘金。抵省寓東花園地藏庵。聞鄰舍有老嫗失養。不得已而賣媳者。分離前夕。哭泣甚哀。訊其子。則多年遠出也。生惻然憫之。為輾轉作計。詭作其子家書。言「久商獲利將歸。因賬暫留。先寄銀十兩。以資家用。」明發投之。老嫗得銀。事遂解。生入閨。夢有神告曰：「子獲雋矣。然必三場俱曳白。乃妙。」一醒而竊笑荒唐。題紙下方欲握管。恍惚夢神訶止之曰：「子欲落孫山外耶？卷有字。榜無名矣。」生仍不信。靜坐構思。而心如廢井。緒似紛絲。日已曛。不能成一字。繼且神思困憊。竟入睡鄉。及覺。見提筐而過者。踵相接矣。無奈何。亦交卷而出。出則精神陡健。聞藍榜已懸。趨赴遍閱。無已名。二三

巧談 巧得功名七

二十一

上編 巧得功名八

場遂坦然曳白。迫揭曉。生乃賢書第二人。正錯愕間。戎騎遞令札至。啓視則闌稿具焉。蓋某令固名進士。由庶常降外。又檄作收卷官。以不獲衡文為恨。得闌題。技痒難禁。默成三藝。適接生白卷。袖歸寢所。疾寫發騰。欲以試廉中之眼力。而惟恐生之不再來也。候二三場卷俱白。益大喜。始終其事。填榜知已奪魁。意得其故。遞札以達之。生詣謝。令笑問：「君何惜墨乃爾？」生以夢告。又問：「有何陰德致此？」生謙言：「一無有一固問。因微言場前寄銀事。令拱手曰：『是已。子代人作家書。天遣某代子作闌藝。所以報陰德者。何其巧也。』聞者以為篤論。」

巧得功名 (八)

張某萊郡人。生平行誼。不愧孝廉。雍正壬子省試。漏下一鼓。陡見

婦人率簾諦視曰：「非也。」一轉瞬失所在。張大驚。徧語同號。一老儒蹙額曰：「是為我來也。先兄卽世。寡嫂守志。忽有煽中葑語者。予恐為門戶羞。勸令改適。嫂遽自經。後每試輒相擾。曾延僧懺悔。謂庶幾可免。今復來尋。是終不我釋也。」言訖。神色慘沮。張方解慰。號板忽若然撲地。硯覆卷上。墨汚殆遍。生曰：「今生已矣。夫復何尤？」第所成三藝。頗堪入彀。君試錄之。倘朱衣點首。庶知予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張如言。榜發果售。

巧得功名 (九)

徽州程孝廉。濱溪而居。溪小橋窄。一女探親過之。墮溪中。程急遣人救。衣履盡溼。不能歸。程命為之烘燎。日暮。移宿館中。令妻與同宿。旦日送歸。舅姑聞之曰：「媳非完女矣。」議辭婚。孝廉力白其

巧談 巧得功名九

二十二

上編 巧得功名十

事乃止。既嫁。一年而夫亡。遺腹生一子。孀婦紡織教讀。常流涕語之曰：「汝若成名。當報程先生之德。」其子弱冠發解。丙辰試京師。卷已完。忽大哭。程適與鄰號。問之。少年曰：「文頗滿志。就燈檢閱。不意焚落數行。成廢卷矣。」程曰：「子既無用。盍畀諸人。」少年曰：「謹以奉公。」程卽錄入卷。榜發果上第。少年請問曰：「公豈嘗有陰德耶？」天故以我文為公成名也。」程曰：「言陰德則何敢。第憶二十年前。曾救一溺水女子。夫家致嫌。欲棄之。我力誓無他。得復諧合。惟此少可自慰耳。」少年流涕伏地曰：「先生卽吾母恩人也。」因以母言告之事如師禮。

巧得功名 (十)

江南生郭長源。應清雍正壬子鄉試。文機頓塞。聞隣號一老儒。

意吟哦。頃之寂然。俄拍板大呼。趨視之。卷上血迹淋漓。而詢其故。云：「三藝成。頗自喜。忽神倦伏案。見二人來。引至一處。宮闕巍峨。有王者南面坐。責吾前生負郭長源三千金。當酬以三藝。吾驚寤。而鼻衄盈卷矣。此行已矣。但不如郭某何在？」郭愕然曰：「卽我是也。」舉卷面示之。老儒拱手授草。遂冠多士。

巧得巧失 (一)

陳組綬鄉試。寓樓有女。屬意于陳。陳弗顧也。同寓友知之。潛登樓。陳于後掣其衣至。再不聽。卒與通。未幾。陳夢神語曰：「某今科解元也。近因淫亂。已削之矣。子陰德可嘉。卽以子代。」陳覺而告友。友弗信。榜發果然。此友終身不第。陳有詩曰：「男兒欲遂青雲志。須信人間紅粉空。」

巧 談 巧得巧失一

二十三

上 編 巧得巧失二 巧得巧失三

既能持身。復能規友。榜上本無名。忽然作榜首。人間紅粉空。新詩自不朽。

巧得巧失 (二)

前清乾隆間。有諸生蘇大璋者。治易有聲。夢天榜中式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之。遂起妒心。訴於郡。謂蘇有關節。預知名次。乞究治。填榜時。郡守在座。第十一名果習易者。乃以狀白監臨。試官俱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擬以他備卷易之。議既定。拆彌封。則自備卷而中式者。蘇大璋由中式而抑置者。卽訴郡之友也。一堂咋舌。士論快之。

巧得巧失 (三)

魏徵爲僕射。假寐閣中。有二吏在簾外閒評。一曰：「我輩官職。悉

由此老翁。」一曰：「總由天公。」徵聞其語。遂作書付言由老翁者。送銓部。內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言由天者。齋去。銓部問其姓名。卽注補近職。而言由老翁者。益怏怏自恨。公怪而問之。具以實對。公憫然曰：「由天之說。非妄也。」

巧得巧失 (四)

西谿龍寬在京邸。同年某行人過之。告以將避湖廣差。暫註門籍。寬曰：「湖廣非遠差。况尊翁在堂。便道歸省。豈不善反欲避耶？」行人曰：「不然。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姑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寬止之不聽。遂稱病。註門籍。纔一二日。吏部開選。行人勢不可卽出。楊竟應選。得吏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噫。一以巧詐失之。一以不巧詐得之。世間凡事似此者。

巧 談 巧得巧失四

二十四

上 編 巧得巧失五 巧得巧失六

極多。豈獨宦職。

巧得巧失 (五)

歸安省察孫邦華就選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察赴選。比選某得太原府倉官。華以候選無缺。且束裝歸。忽姐夫暴死。華乃語其甥曰：「汝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現在。盍使我冒爲之。得貲均分。何如？」甥從之。華遂赴任。任滿共得七百餘金。乃與甥中分之。華自喜得計。復入京投文聽選。及掣籤。則恰補其姐夫之缺。勢不可復往矣。涕泣而歸。夫使邦華能安分待時。則太原倉官依然。言在且可獨專其利。而將來遷轉。又未可知。今以一奸巧失之。可爲炯戒已。

巧得巧失 (六)

明萬歷戊子大饑。穀價踴貴。崑山城北土窪。宜早稻。至秋有熟者。共珍之。鄉民楊立商販回。腰纏十八金。而舟空無所載。暮行。見早稻大熟。約二畝。楊即將其穗以歸。抵家。知失金。急往覓之。見數人方暢飲田畔。聽其語。蓋田主失稻。而得金。鄰父釀慶耳。楊不敢問。飲泣而還。從此謀事俱不遂而死。

巧斷訟獄 (一)

閩縣令曹懷樸。一日於途中遇二人爭辨。執而問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約重五十兩。持歸家呈母。母曰：『銀數太多。倘此人急需此項。失之恐有他變。』亟應守其地而歸之。」某因到此等候。果遇此人尋至。即以原銀退之。其人熟思許久曰：「尚有五十兩。汝應一併還我。」蓋其人即欲藉此訛詐也。曹詰失銀者曰：

巧 談 巧斷訟獄一 二一十五

上 編 巧斷訟獄二

「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曰：「然。」又語得銀者曰：「渠所失係百兩。與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來。汝姑取之。」復語失銀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頃當有人送還。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銀者持銀竟去。失銀者嗒然不能復置一辭。途中圍觀者咸稱快。曹之斷獄明決。類如此。曹面貌枯槁而少鬚眉。相者謂其終身無子。後五旬外舉一子。且擢淡水同知。論者謂廉明之報云。

巧斷訟獄 (二)

常州蔣煜為麻城令。有賣腐人拾遺金五兩。攜歸語婦。婦囑候失主還之。鄰人目擊。俱為嘆美。少頃。遇失銀主驗實。全界之旁人高其義。勸失主酬銀五星。失主不肯。遂爭鬭。失主入稟縣。詐稱失糧銀十五兩。為某所獲。止還三分之一。餘乾沒。懇追究。煜即拘訊。得

其詐。隨召其婦及鄰人與勸分者鞫問。詞皆合。詰煜失主曰：「汝銀果十五兩耶？」失主詞不能改。應曰：「然。」煜顧謂失主曰：「汝失數與彼拾數不合。另有拾之者可別。訪此銀與你無涉。」即給賣腐人去。失主咋舌而出。邑人稱快。

巧斷訟獄 (三)

明嘉靖時。寶坻民湯成。其兄成富於貨。將死。出千金泣授成曰：「兒幼。恐不能掌。弟可有之。俟兒長成。當給其半。」成許諾。既而不與。成妻訴於邑令張公。不能決。適獲羣盜在側。盜見成呼曰：「此人素貧。今暴富。皆同吾劫貨也。」咸遽曰：「吾乃亡兄所寄。豈盜耶？」令笑曰：「此天遣盜為爾兄證耳。」遂盡判與兄子。

巧斷訟獄 (四)

巧 談 巧斷訟獄三 巧斷訟獄四 二一十六

上 編 巧斷訟獄五 巧斷訟獄六

隋張允濟為武陽令。民有以牯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于縣。允濟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增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增。」婦家驚服。

巧斷訟獄 (五)

胡廷桂為鉛山簿。時私釀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廷桂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即以私釀律笞之。觀者咸稱快。

巧斷訟獄 (六)

衡湘梅公為固安令。一日有內監餽公豚蹄。乞為追負。公烹蹄。召內監飲。并呼負債者至前。訶之。其人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

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一負者泣而去。內監意似惻然。公復呼來。頻蹙曰：「吾固知汝貧。然則無可奈何。亟賣爾妻與子。持錢來。但吾爲民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離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不覺大慟。公泣內監。亦泣。辭不願償。遂毀其券。後公官至侍郎。功名特顯。接既不徇內監之囑。託復不傷內監之情面。使一片貪暴之心。潛移默化者。其機止在動其不忍之良耳。

巧斷訟獄 (七)

宋林公壽甫人。講學漳浦歲暮。歸途中有爲糧累者。械繫愁苦。鬻子得銀三兩。倉皇遺失。林僕拾之。林曰：「此欠糧者救命錢。速追還之。」近前哭聲震天。林曰：「汝欠若干？」曰：「八兩。賣兒僅三兩。」

巧 談 巧斷訟獄七

二十七

上 編 巧得同官

兩。又失去。命當死矣。一說罷。又哭。林以所拾銀還之。復取束修三兩贈之。曰：「你先完此。可以少緩。待予歸二日。來救你。」其人感激。到縣。縣役知其故。曰：「你尙欠二兩。何不於林取完。欲待彼來。誠虛話耳。若不依我言。到官重責。誰饒你命。」其人依役所說。官拘林至。林以還金贈金歷訴。官問其人：「誰教爾反仇恩者？」其人盡吐役所指使。非小民敢負德也。令於是責役代償所欠。流三千里。請表林公壽之廬。而是年詔辟經明行修。令薦林爲第一。

巧得同官

甯波王錄當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無行而多狡術。百計攘得之。王生樸實。不較也。李入京就選。誦謁鄉貴。夤緣入首相嚴嵩門。求爲順天訓導。嵩諭意餘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縱步至

順天學。登其堂。窺其署。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常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羣譁於吏部前。語聞選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學。快快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王生應貢就選。恰得順天訓導云。

巧得眞方

白岑遇異人。授以發背奇方。甚驗。有驛吏欲得其方以濟世。與謝金數兩。岑以假方授之。而不效。後岑爲虎所咬。遺一囊於道。吏拾得。眞方在焉。

巧得原物

明天啓中。一大僚聞報國寺僧藏定武蘭亭眞本。使人誘之來。辨眞僞。看畢。出所蓄一帖示僧。僧謬爲贊賞。大僚曰：「上人既賞鑑。」

巧 談 巧得眞方 巧得原物

二十八

上 編 巧歸原主 巧配貴夫

即以相易。何如？」僧不敢違。未幾。大僚事敗。籍沒其家。將古玩發於報國寺變價。原帖仍歸此僧。眞乃天道好還之報云。

巧歸原主

方城鞏固。以機械治生。其鄰周氏家富。一日。男子相繼疫死。遺一老嫗并十歲孫。固置酒延嫗。謂曰：「汝年已老。挾此美產。殊非善計。盍以產售我。我爲爾息。候汝孫長。產仍歸汝。」嫗喜從計。固因盡室徙居之。未一年。冠犯唐州。鞏氏家口盡被殺。無一得免。寇退。周嫗復歸舊業。

巧配貴夫

南昌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俱以嘉靖歲饑。遷楚省金沙洲。比鄰鄉戚至厚也。李某有姪名橋。依於叔。工詞藝。授徒爲生。

劉閱其命當貴。因爲作伐。聘段女隆慶庚午。橋將應省試。欲娶女。偕歸。而段妻中變。曰：「富貴未可期。奈何舍愛女適異鄉？」乃以贗女與之。橋與劉皆不知也。橋歸。卽聯捷。擢守成都。過楚魄遺段父母甚厚。其真女適蕭氏子。習賤工。至貧窘。私羨贗者得榮貴。鬱憤而死。

巧得援救

廣西陳桂舫言：前年隨其叔由河南歸。路過洞庭。因風不利而泊。同泊船不下數百。適有流民小舟十數隻。舟中人多死於病。桂舫舟中帶有藥丸。如藿香六神丸之類。投之輒效。於是求藥者不一而足。後藥所剩無幾。有不能遍給之勢。其叔曰：「藥原所以救人。靳而不與。非義也。」乃傾所有給之。計救活者已數十人。次日風轉。各舟不約

巧 談 巧得援救
上 編 周濟巧報

二十九

同開。波浪掀天。四望無際。及傍晚。離湘陰尚有十餘里。風忽息。衆心稍定。而船戶則惴惴然。謂恐其轉風也。勉強趲行。約離口岸不及半里。而逆風已起。俄風勢漸猛。兼以船大招風。不能擺進。不得已約衆水手及前船人。由小舟登岸。用雙條大纜牽之。船戶囑桂舫將舵握定。勿令偏向。衆甫登岸。而颶風怒發。船一起。伏約高丈餘。人力難施。竟有飄至中流之勢。正在倉皇。忽聞山後一簇人喊曰：「快來相救！」七八十人隨纜而上一。吶喊間。船已收口。衆方慶再生。詢之卽昨日之流民也。蓋流民船小。未起風時早已到岸。此若有神使之者。救人卽所以自救。良不誣也。

周濟巧報

何一德存心仁厚。慷慨好施。家奈貧力乏。不能遂志。惟於冬月措

薑湯。夏月辦茶水。以解道路之渴煩。後遭兵困絕糧。一門無食。勢不能生。忽於庭中蕉上。生一甘露。舉家取之不竭。經月無食。不知飢餓。兵退。家中長少俱安。然無恙。

巧得神助

錢唐屠琴塢少負文望。而有吏才。以嘉慶戊辰庶常出宰儀徵。官聲甚著。儀徵渡江赴龍潭。向只小舟。倖遇風。往往覆溺。屠蒞任捐貲製二舟。仿鎮江紅船式。以濟渡人。咸賴之。丁丑六月。屠以事赴金陵。卽乘此舟。午後抵黃天蕩。暴風陡作。時尙在北岸。卽泊舟繫纜下碇。以爲萬全矣。俄頃雨益驟。風浪搏擊。纜中斷。舟漂出江心。大溜中如箭脫箚。鐵鹿亦浮。舟人僕從皆號泣。屠危坐船中。祝曰：「余造此舟濟人。卽以此溺。恐不足以勸善。若有神理。幸返吾舟。」

巧 談 巧得神助
上 編 巧免橫禍

三十

「祝甫畢。忽見水手及輿夫五人躍入巨浪中。竟戛斷纜。瞬息抵岸。復下碇。舟乃定。時浪高於山。一起伏可數丈。舟人曰：「稍緩須臾。此舟散矣。」詢之五人。咸稱躍入巨浪時。各不相謀。昏昏然若有人掖之者。夫造舟濟渡。非爲己謀。而適以自救。信報施之不爽哉。」

巧免橫禍

胡祕校與客圍棋。有屠兒入門。厲聲曰：「快算賬。」胡曰：「少待。」屠兒直上前。將棋局拋地。大罵。客不能堪。公和顏謂曰：「幸勿怒。」取簞勾銷。除欠公者不取外。與錢一千米一斗。遣歸。次日聞其人已死別家。構訟不休。蓋因其身負重債。先服毒藥。特來尋鬧。公善處之。無隙可乘。故移害別家耳。凡橫逆出於意外。彼必有所

恃。不忍。則災。患。立。至。矣。

巧解冤仇 (一)

臨安張公子有善行。後金兵犯界。公子伏古井中。夢見神謂曰：「汝前生在黃巢軍中。妄殺一人。今爲丁小大明日殺汝矣。」張怖甚。次日果有披甲持矛者。叱張出欲殺之。張跪呼曰：「汝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張以神言告。其人歎曰：「冤宜解不宜結。汝昔殺我。今我又殺汝。冤報何時得了。當留汝於此。」恐爲後兵所傷。遂邀與同行。

巧解冤仇 (二)

徽州商人程伯富寓居揚州。好行善事。順治乙酉歲。城將破。夢神諭之曰：「爾一家惟汝在死數。殺汝者王麻子也。因汝前生殺彼

巧 巧解冤仇一 巧解冤仇二 三十一
上 編 巧合假面

二十六刀。今須償彼。」越五日。兵來扣門。程卽應之曰：「來者乃是王麻子乎？」兵驚問曰：「汝何以知我姓名？」程告之以夙因。兵乃嘆曰：「汝前世害我。今世我復害汝。來世汝又將報我也。冤冤相報何時休息。」乃以刀背打之。恰至二十六數而止。程得免害。神護佑之也。

巧合假面

河南劉理順鄉薦。後久不第。讀書廟中。聞哭聲甚哀。問之。乃一人出外七年不歸。其母年老貧甚。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卽歸。商南去。姑媳不忍相別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僕曰：「家中之用已竭。止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早卽送。」劉曰：「汝取與我。官銀長信當可也。」因作一

書內做其子之語。言離家七年。已獲利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至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遠商。商知其子在。遂取銀而解其議。惟筆跡非其手書。里人曰：「書可假。銀不可假。」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一字不差。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每日合家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中崇正甲戌狀元。其人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

巧慶回生

戶部尙書馬森。父年四十止生一子。甫五歲。夫妻寶之。婢偶抱出。失手跌傷左額。死。封翁見之。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太夫人驚慟幾絕。撞倒封翁者數次。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日夜祝天。願公

巧 巧慶回生 三十二
上 編 巧變男性

早生貴子。次年卽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夫奴婢犯罪之大者。孰如死其子。此事尙可恕。又何事不可寬乎。

巧變男性

當塗楊璜字希周。持己以正。丙戌歲。兵擾其鄉。璜戀祖。父邱。隴。不忍去。因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隴。兵見璜。趨執之。璜急投水。兵捨去。其子甫十歲。自林間見父溺。亦號哭奔溺。父子攜手而死。妻陸氏感悼幾絕。撫妾泣曰：「汝有遺腹子。吾死誰爲吾夫撫者？」遂不死。自此每晨哭夫畢。輒禮佛祈祝生男。及歲暮。妾乃生女。陸氏泣曰：「已矣。無可復望矣。」族人咸欲分其產。族長不忍。議至小祥。屆期。族親集焉。妾偶抱女臥。女忽呱呱哭不已。妾方夢陸氏來抱女。溺啓視之。則見其父。虎已易女爲男矣。大驚異。呼親

族共視。親族無不愕然。因具聞於知縣張公。張公使人驗之。果然一時傳播。以爲異事。此豈非忠良之報乎。

巧免誅戮

李時勉永樂中爲侍讀。應詔諫十五事。凡十四事得允行。洪熙改元。抗疏論時政。上怒。命武士捶十八金爪。曳出降御史。復以言事忤旨。下錦衣獄。先是筋骨爲金爪所傷。及是加桎。忽然自接。逾月而平。宣宗立。追怒時勉抵觸仁廟命械至殿中。面責已。又敕王指揮就獄中縛斬西市。指揮從端西門出時勉已縛入。東門遂不相值。上問觸忤仁廟之由。時勉一一誦之。至第六事。伏而不言。上屢詰對曰。『天威嚴重。不能詳記。』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諫藁在否。對曰。『已焚矣。』上曰。『忠人也。』命脫桎梏。復其官。

巧
談
巧免誅戮
巧明貞節

三十三

巧明貞節

清時莆田林某。會試北上。道經吳江。泊舟高樓下。夜半樓中火起。一赤體少婦。從樓窗躍下。墜林船。林見其寒。將狐裘令自擁之。謂曰。『爾少婦。到孤客舟中。不便久留。』乃載至彼岸。送至僻處。揚帆竟去。是科成進士。偕一吳江同年。謁房師。房師謂林曰。『初閱賢契卷。見油污太重。棄之。夢入至公堂。見關聖批卷面云。『裸形婦。狐裘裹。秉燭達旦。爾與我一晨起。見此卷已在案上矣。爾必有大陰德。可告我。』林述其事。吳江同年忽下拜曰。『墜樓人我妻也。是夜我他出。樓下一婢一嫗。俱爲灰燼。度樓上人亦必不免。平明蹤跡得之。見狐裘燦然。疑有所私。斥之。母家不意年兄活其命。而全其節也。』房師嘖嘖歎異。並命同年生亟歸合破鏡焉。林後

官至二品。子孫累世登第。

巧明奇冤

清乾隆辛亥春。京師德勝門外。一老人僱車往南城。未至而死。御者赴官報驗。日暮未及檢。命里甲二人守之。更深冷甚。守者各覓火向煖。既歸。屍烏有矣。懼罪。計無所出。有點者曰。『吾見僻處厝一棺。已被挖。可偷其屍代之。』遂往發焉。黑夜間不復審視。匆遽將屍履置驗所。明日官來檢驗。則女尸也。項有扼痕。共相駭愕。嚴鞠守者。迫於刑。遂吐實。亟拘屍主至。嚴訊之。蓋西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後婦。婦本有夫。以貧故。僞爲兄妹而賣之。以度生。某貪其色娶焉。前夫以親故。時相往來。某業賈。每出必竟日。或越夕不返。其前夫得以交好如初。久之。爲女所窺。懼發其私。謀並汗之。與女婉

巧
談
巧明奇冤
巧明貞節

三十四

商。不允。至夜強劫之。女號咷百端。婦計無所施。適其父以追通赴通州。須十日方歸。遂共扼殺。以滅口。比某歸。給以暴病死。亦弗究也。至是。鞠得其情。以二人抵罪。顧老人之屍烏有也。遍索弗獲。姑繫車夫與里甲以待。忽一日。有老人言於官曰。『前日所失之屍。卽吾也。吾夙有痰疾。冷則發。發則如死。至中夜醒。見黑暗無人。意御者棄我而去耳。暗中尋路自返。孰意與此大獄哉。』官出車夫及里甲驗之。確並釋之。案乃結。噫。此天之不欲淫兇漏網。抑貞魂烈魄。假手於人以自明其冤歟。

巧償金錢

張奇好善樂施。偶出。見一道人負病臥路旁。污穢中。邀歸養之。病愈。求去。且云。『前寄二十金。今當還我。』張妻知其誑也。少以釵環

相贈。道人必欲如數。張竟與之。絕不自悔。後張有子繫獄。將刑。吏急索二十金爲免死。張倉卒無及。忽一人自旁出代付之。子得免。熟視其人。卽前道人也。

救蛙巧報

嘉興李涵春。舟泊鎮江。夜聞蛙鳴。竟夕。黎明起視。見隣舟載蛙數萬。云一販至江北售賣。李心惻然。盡買放之江濱。及歸。其妻言子病幾死。於某月某日忽愈。李驚喜。計放蛙之日。卽病愈之日也。因知爲放蛙之報云。

放螺巧報

杭州阮起鵬。自幼立願放生。有道士教以見飛蛾撲燈。漁人撒網。連聲默誦太乙救苦天尊。則物命可全。家中有池通外河。阮用無

巧 談 救蛙巧報 放螺巧報 三十五

上 編 放雀巧報 救鰮巧報

底竹筐一隻。如魚罩樣。插於池塘水草淺處。常收蝦魚之子。放入筐內。免爲魚食。後每見細魚盈池。尤好買放螺。費不多而活無算。康熙十九年。舟過富春。觸石底破。危險異常。幸漫水不沉。及泊岸視之。見魚數十萬。頭盤繞左右。其漏處則螺螄重疊。塞滿岸旁。漁人見之。無不驚異。里人蔡春江爲作傳以紀其事。

放雀巧報

范軍婦患瘵疾。遇人授一方。用雀百頭。飼以藥。至三七日。取腦服之。卽愈。范如數畜雀。婦曰。以吾一人殘物。百命寧死不爲。一開籠放之。病亦旋愈。既而生子。臂上各有雀形如畫。

放鰮巧報

徽州高懷中。業鱸。日殺鱸數千。婢鬪之。每夜分竊缸中鱸。從

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高店被焚。婢逃出。爲火所傷。因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火瘡盡愈。視之。瘡處有汗泥。而地有鱸行迹。始知向者所放之鱸救之也。高感之。遂罷業。

救蟻巧報

胡傳當省試。賃居潘氏園。蟻聚于室。以數十萬計。童子將焚之。傳曰。一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也。一亟避之。迫入試。思窘甚。忽蟻聚筆端。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遂得薦。

救鵝巧報

明末杭州府庠趙某。仁慈不殺。歲盡。有以鵝饋者。家人欲殺。趙力止之。元夕復請。又止之。遂巡至端陽。家人又請。趙怒。又得不殺。是月十七。趙病至六月朔。甚篤。見青衣攝至一衙門。有投文者三堂

巧 談 救蟻巧報 救鵝巧報 三十六

上 編 放雀巧報 救鰮巧報

官一一接覽。又見某某。并楊嫗。亦攝至。正欲訊趙。忽見一鵝。擲體吐人言。謂趙曰。汝去我代汝矣。一趙從舊路歸。見尸停棺。蓋上以魂合體得甦。而鵝於是日已自撲殺籠內矣。所見三人皆同日卒。

下編

巧殺其身 (一)

浙中王大恩負人錢。慮索償。先定恐嚇之計。與賣藥者暗約曰：「凡令人買砒霜。乞與假者。」後索償者至。令人買砒霜。輒服之。索者驚遁。由是。人不敢至其門。一日。為父母所責。亦令買砒霜。適賣藥者他出。竟以真者與之。遂服毒而死。

巧殺其身 (二)

李轅事母至孝。一晚。有客投宿。轅宰雞。客以為待己也。既而具飯。乃脫粟疏食。客怒。不食而去。轅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措。故烹雞。以進。母不能及。君幸勿為怪。」客愈怒。是夕。于屋後乘風放火。鄰里救火者競至。見風反火。息有一人手執炬。臥火中。視之。即晚

巧 談 巧殺其身一 巧殺其身二 三十七

下 編 巧殺其身三四 巧殺其身五

間投宿之客也已死矣。

巧殺其身 (三)

金陵一生應試。寓旅店。對門宦家一女。見而屬意焉。試畢。女令婢邀生夜會。生懼損德。不往。同寓一生聞之。乃冒作生以赴約。昏夜不辨。遂同寢焉。適女父歸。見閨門未閉。突入。見之大怒。皆殺之。明日放榜。其不去之生已中式。自喜曰：「使我去。亦登鬼錄矣。」

巧殺其身 (四)

宋宣奇英性甚險。有鄰人造屋將成。英忌之。夜往斷其柱脚。忽而梁墜。被壓而死。

巧殺其身 (五)

昔有一牟姓者。住沿江。水流甚急。往來稻穀鹽布等船。承載或重。

即便覆溺。牟日登高覘之。凡舟過灘。惟恐其不溺。正就視間。適其子後至。戲作虎吼聲。牟驚為真虎。墮崖而死。

巧殺其身 (六)

昔楊彥洪密與朱全忠謀圍攻李克用。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李克用前。全忠因昏夜不辨。射之中要害而殛。

巧殺其家

清乾隆時。荏平縣有一奇案。山西平陽令朱鑠者。性慘刻。所蒞之區。必別造厚枷。梃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杖妓必去其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曰：「看渠如何接客。」妓之美者加酷。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語同寅官曰：

巧 談 巧殺其身六 巧殺其家 三十八

上 編 巧殺其家

「一見色不動。非吾冰心鐵面。何能如此。」後以俸滿推陞別駕。赴任。挈眷至荏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人曰：「樓中有怪。歷年不敢開。」朱素悞。曰：「即開何害？」怪聞吾威名。當早自退。」妻子苦勸之。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已獨攜劍乘燭登樓。坐至三鼓。有叩門進者。白髮絳冠。老人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少頃。怪當疊見。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沓至。朱以劍斫之。皆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臉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奔。朱喜且自負。急呼店主至。告之狀。時鷄已鳴。家人秉燭來視。則橫屍滿地。所殺者皆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呼曰：「鬼弄我。」

矣。一慟而絕。店主報官立案。

巧殺其妻

明正德中海溢虞邑。居民漂沒無算。少定有駕筏撈取貨賫者。一人操竿立水次。見一女年可十七八。手扶一筩。浮沉而來。將抵岸。其人利其筩。遂沉此女。及發筩視之。止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其人亦痛恨而死。殺人而適殺其妻。天即假手以報之。益巧而奇矣。

巧失其妻

明萬歷間。鎮江王成與兄同居。兄久客粵。成私念嫂甚美。鬻之可得厚利。乃詐傳兄死。嫂號哭幾絕。設位成服。未幾。即諷其改嫁。嫂厲色拒之。適有大賈購美妾。成密令窺其嫂。果絕色也。遂議三百金。仍給賈人曰。『嫂心欲嫁。而外多矯飾。且戀母家。不肯遠行。汝

巧

談

巧殺其妻 巧失其妻

三十九

下

編

巧失其妻

暮夜率徒猝至。見衣縞素者。便擁之登輿。則事成矣。一計定。歸語其妻。嫂見成腰纏入室。從壁隙窺之。則白金滿案。密語多時。止聞一暮夜來娶。四字。成隨避出。嫂知其謀。乃佯笑語成婦曰。『叔欲嫁我。亦是美事。何不明告。』婦知不能祕。曰。『嫁姆於富商。頗足一生受用。』嫂曰。『叔若早言。尚可妝飾。今吉禮而縞素。未便幸暫假青衫片時。』蓋成獨未嘗以縞素之說語其妻。且婦又素拙。通脫衣相易。并置酒敘別。嫂強醉之。潛往母家。抵暮。賈人率衆至。見一白衣女子獨坐。蜂擁而去。婦色亦艾。醉極不能出一語。天明。成始歸。見門戶洞達。二稚子號啼索母。始知失婦。急追至江口。則乘風舟發。千帆雜亂。不能得矣。於是寸腸幾裂。不知所出。又念床頭尚有賣嫂金。可以再娶成家。及開篋視之。則以夜戶不閉已

爲穿窬者。盜去方槌胸慟哭。而兄適自客歸。肩橐累累。里巷咸來慶賀。嫂聞之。即趨歸。夫婦相見悲喜。成既失婦。又亡其金。二子復伶仃啼泣。且無顏對兄嫂。慚痛之極。自經而死。

巧殺其子

(一)

邵章爲商。饒有財帛。而貪求無厭。一日欲夜行。意有謀也。止一子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宿大樹下。憩睡以待父。邵至不曉。是子但見衣襖左旁一人熟寢。遂取腰刀刺其喉。取衣襖前行。天漸曉。見其衣襖。乃知殺者。即己子也。痛恨無及矣。

巧殺其子

(二)

蜀省歲饑。人有負米五斗過巫山村中。投宿一木匠家。匠與妻謀夜殺之子。不知也。夜與負米者同睡。至二鼓。負米者起如廁。匠持

巧

談

巧殺其子一 巧殺其子二

四十

下

編

巧殺其子三 巧殺其子四

斧至臥所。昏黑中見一人睡正熟。即以斧碎其首。呼妻曰。『速來。五斗米又屬我矣。』其妻舉火照之。則死者其子也。遂大慟。負米者自外聞之。驚逸去。且訴之官。執匠置於法。

巧殺其子

(三)

廬陵吳唐善射。獵管獵子同出。遇鹿與麋遊。唐射麋。斃之。鹿悲鳴而去。唐伏草中。伺鹿出。抵鹿。又射斃之。俄又逢一鹿。射之。矢中其子。唐抱子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間。忽一虎躍出。搏折其臂而死。

巧殺其子

(四)

民國二十年十月上海新聞報載。住居滬西佘山路張家宅之農民張阿秋年四十一歲。妻王氏祇生一子。取名狗狗。年纔四歲。張

夫婦愛之。本月十二日下午三時許。王氏正在田中鋤草。而阿秋亦在附近小茶館內休息。祇剩狗狗一人。在家與鄰兒游玩。未幾狗狗蹀躞至田中找尋伊母。詎走至橫瀝浜畔。離張家宅約百步。偶一不慎。墮入浜內。菱白葦中。時阿秋適由茶館中回家。行經該處。突聞河中巨聲。浪花四濺。疑似係一大黑魚。遂回家取得魚叉。奔至原處。瞄准刺射。及舉叉上岸。則赫然一小兒也。是時阿秋已心驚肉跳。及細視之。不禁暈倒。按阿秋向以射魚爲生。蓋愛子狗狗已被戳穿腹部。腸腑流出。氣絕斃命矣。良久始撫屍大哭。

巧殺其子 (五)

河南汝州婦某氏。嫁爲人繼室。生子。其前婦亦有子。方十餘歲。婦

巧 談 巧殺其子五

四十一

下 編 巧殺其子六

欲害之。一日。炙麵作餅。勻毒其中。置廚間几上。前婦子外歸號。婦曰。『廚有餅。可自取之。』拈餅入手。見赤頰人呼曰。『鄰媼具饌待汝。宜速往。餅不可食。』其子趨赴鄰家。媼方會客。見子至。招入命坐。徐問所以。答曰。『赤頰人速我來。』媼訝無有。索赤頰不見。斯須。隔壁哭聲殷耳。媼走問。則某氏所生子。誤食廚間餅死矣。隣人怪詰之。毒由婦憤甚。共訟之。婦具吐本謀。乃論如律。夫毒前婦之子。乃竟毒己子。卽微人誅。神已酷其報矣。赤頰人從何來。一生一殺。轉移竟呼吸也。東海生曰。『豈惟婦哉。衛鞅咸陽之車。周興食案之饔。毒莫不自及也。是亦餅也。』

巧殺其子 (六)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數千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象畜頗厚。

一日。乘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舉斧擊之。其子自內出。正其首。立斃。一家惶駭。急捕犬。已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

巧殺其孫

德興程氏世以戈獵爲業。家頗豐。因納糧入郡城。見市有鬻紙獸面者。買六枚。以歸。分授六孫。孫甚喜。羣戴之。戲堂下。家畜獵犬十數頭。見之。爭前搏噬。杖之不退。六孫一時俱斃。一切禽獸。皆知愛戀。見一老獵與其子戲。發弩射之。初發。爲獵所接。再發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淚簌簌下。復摘木葉數片。盛餘乳在旁。始拔弩長號而死。有人心者。能無惻然？

巧受酷法

秦商鞅好刑名之學。爲左庶長。變秦法。下新令。行期年。民言不便者千數。嘗臨渭決囚。渭水盡赤。後孝公沒。被害者告鞅。反鞅出亡。欲止舍。舍主不納。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罪。』鞅歎曰。『

巧 談 巧殺其孫 巧受酷法

四十二

下 編 巧受酷刑一 巧受酷刑二

爲法。自斃。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納。復之秦。秦人攻之。車裂以殉。并滅其族。

巧受酷刑 (一)

唐武后時。政尙嚴酷。周興希旨。暴刻殘酷。殺人甚多。或告興與邱神勣通謀。武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服。當用何法。』興曰。『此易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服。』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囚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惶恐叩頭伏罪。論死。流嶺南中道。爲怨家所殺。

巧受酷刑 (二)

唐索元禮性殘虐。武后將除異己者。元禮揣知上旨。卽上書告變。

因作鐵籠加囚首。或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展轉晒曝。或縛囚梁柱。縋石於頭。訊一囚。又牽連至數百。後坐受賂。下吏訊之。不服。曰：「取公鐵籠來。」元禮乃服。死獄中。

巧受酷刑 (三)

五代時閩王王鏐以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籍沒富人貨。閩人皆怨。吳人攻建州。鏐遣將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磔於市。初。文傑爲鏐造檻車。謂古制迂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於向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巧受酷刑 (四)

唐懿宗時。路巖專政。尙殘酷。後因通路。流儋州。至新州。賜死。詔別

巧 談 巧受酷刑三 巧受酷刑四 四十三

下 編 巧害自身一 巧害自身二

取喉骨呈驗。或言嚴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者。須剔取喉骨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巧害自身 (一)

唐武則天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圖已。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無實者不問。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甌。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甌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巧害自身 (二)

閩將吳某。新鑄一劍。甚利。禱於黎山廟。曰：「某願以此劍手戮千人。」其夕夢神謂曰：「人不可發惡願。吾佑汝。使汝不死於他人手。」後果以此劍自刎。夫閩將止是空願。而不免以身受報。所以

然者。惡其忍也。至於微軀。物命亦當時存。不忍心。不宜殘害。

許人巧報 (一)

漢息夫躬與哀帝后父傅。宴相友善。時瓠山石轉立。后與子雲。祠之。息夫躬告之時。哀帝被疾。下有司案驗。雲自殺。后棄市。躬封侯。後免官歸。以家富。恐被劫。躬夜披髮向北斗。持桑枝。祝盜人。上書言躬。詔上逮躬。繫獄。躬仰天大呼。血從鼻耳出而死。

許人巧報 (二)

宋之信與常不器同窗肄業。俱習書經。二子皆負美才。而常尤俊逸。縣試常領案。宋居第二。心不甘服。思欲傾陷之。適府試。招覆。二子皆優選。閱原卷批語。常更勝。益懷妬忌。乃捏寫衆童公揭。云常家貲鉅萬金。關通線索。欲謀案首。遍貼府前。郡侯雖知其誣。但既

巧 談 許人巧報一 許人巧報二 四十四

下 編 許人巧報三

遭物議。不便列首。乃以宋爲第一。常列十名外。相見時。宋每指天呼神痛罵。捏揭之人。常益信爲好友。不我軋也。學院按臨。二子俱獲售。情意益稠密。同赴省闈。房考寄宋文。呈堂力薦。主司亦擊節歎賞。已列魁選。及揭曉。監臨取卷。再加校勘。不意燭花落。下將卷燒燬。衆共咨嗟。因命以書經備卷。易之。拆號填榜。則自備卷而膺魁選者。乃常也。常後歷躋顯任。宋不及貢。即卒。

許人巧報 (三)

江西蔡氏聚族而處。宗祠祭祀。輪房值管。一年該蔡繼宗輪值。有族弟蔡繼先。出外貿易。其妻李氏。少艾獨處。夜被賊。五六人入室。細縛。劫取衣物而去。衆皆疑盜有夥。姦之事。然亦不過揣度。未有實據也。時逢秋祭。繼宗貼榜祠前云：「凡我族人。有品行不端。聞

門不謹者。毋許與祭。以辱祖宗。繼先亦知此榜爲已貼也。然不到又不可。只得忍氣進祠。繼宗攔阻。不容進內。且計之曰。爾妻赤身被盜。網縛不能死節。爾之閨門。肅乎不肅乎。請自思之。復對衆宣揚。編造李氏醜態。以實之。繼先羞忿欲死。遂挈妻遷往鄰邑。不敢再與祠祭矣。一日。前盜被獲。供出夥姦。是實。繼宗特往鄰邑。全錄縣供。遍貼通衢。繼先無顏。遠遷江南蘇郡。時繼宗之子癡蠢醜陋。妻柏氏憎之。通其表兄王某。相約私奔。至蘇州閶門。忽遇繼先擒住。送官。王某問徒發遣。柏氏遞解回籍。繼先附字與繼宗曰。向日拙婦被盜。事出無可奈何。屢承兄教。汗顏領受。今姪媳柏氏。貌比無雙。王某才同仙客。兩兩宵遁。被獲到官。供案昭然。嗣後再逢祠祭。弟與兄均與祖宗增光矣。恐兄之增光更甚也。謹全

巧談 評人巧報三

四十五

下編 侮人巧報

錄縣供呈閱。江西兄萬不可住。弟在姑蘇。製有敝廬數椽。可挈嫂來同居。望繼宗一見。登時痰壅氣絕。

侮人巧報

廣城郭文彬。饒於財。曾官員外郎。爲人狂妄任性。高己卑人。時逢元夜。滿城士女出遊。彬於門前。紮鰲山一座。人物皆能自動。玲瓏奇巧。左有蟠龍。鱗甲閃爍。能吸水噴瀑。右有虎豹。騰躍勇猛。如生觀者絡繹。有西江流寓士人曹志美。偕妻金氏賞玩。因人多擠散。郭於廡內。見金氏少艾。命狼僕拉進。逼令侍酒。金氏喊叫不從。時志美尋妻不得。正在徬徨。忽聞喊聲。奔進責之曰。清平世界。何得無禮。郭大笑曰。爾這乞丐。不識抬舉。我富貴之人。恩及乞丐。屈尊多矣。謂爾妻容色。能中我意乎。呼諸婢出。皆錦裙繡襖。

翠遠珠圍。令志美觀之。曰。較爾丐婦孰勝。又呼衆僕侍立。俱靴帽鮮明。衣裳齊楚。又謂志美曰。較爾乞丐又孰勝。遂給紙筆。令志美寫伏罪文。約不合於元夜同妻無禮鬧嚷。懇免送官。志美見其炎炎之勢。只得照依書之。方得放出。是年同妻回籍。應試。即中式。不數載。陞至廣東廉訪使。時值正月。志美着破衣私訪。從郭宅前經過。適郭送客出門。一見志美呼而笑曰。爾非向年寫伏罪文書之人乎。窮更甚矣。一命取銀二兩。絮袍一件。與之。志美故作感謝。次日履任。上元之夕。大張花燈。公署前。命紫霄鰲山龍虎。郭昔年時。遍請衆紳。郭曾居官。亦得與席。一見志美。魂飛膽喪。如叩頭請死。志美曰。爾罪固所當誅。因前日送金贈袍。尙有人心。今待爾不死。今夕縉紳雅會。豈容越牛混擾。一命取敝氈一片。

巧談 侮人巧報一

四十六

下編 誣人巧報

使郭席地而坐。給以荳羹麥飯。食畢。郭謝賞。志美戒之曰。富貴豈有定境。我今日如此。待爾迴憶。爾向日若彼。待我真是一戲場耳。一取扇一柄。援筆寫古詩一章。以贈之。君不見河陽花。今日如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帶。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能。蕭相當年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一郭得詩。愧赧欲死。

誣人巧報 (一)

江西風俗。富家大室。最重將女許配文士。每當歲科兩試。貧儒紛紛得婦。有富室徐姓者。生女巧姑。年十七。姿貌無雙。女紅出衆。徐欲得佳婿。求婚者概不許允。一日迎新秀才。徐於大門垂簾。令妻

女觀之。見有一生。年未弱冠。風流溫潤。望之如玉琢人。徐一見留神。詢其從者。備得家世。回謂其妻曰。『適所見之生。爲李氏子。年亦十七。府縣院皆居第一。多才博學。人人愛重。得此生作乘龍客。庶不負吾女才貌也。』女雖不言。私心竊喜。次日卽煩親友執柯。生父以徐富有金帛。又係宦裔。許之。不日將行六禮。有孟姓者。亦係富家。曾求徐女爲媳。徐嫌其子蠢陋。拒之。孟因此懷恨。適與生父會飲。在座多人。孟明知兩姓婚約已定。揚言謂衆曰。『徐某之女。求配吾兒。我因其女脚大而醜。且有多露之譏。故未之許。諸公如有好門第。相煩代吾兒作伐。』生父係迂儒。聞此言。竟不審量。遂毀前議。女知流涕願死。後其父復與莊姓聯姻。迎娶之日。女將裏衣密縫。告其母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雖李家負義。悔盟。女

巧

談

誣人巧報一

四十七

下

編

誣人巧報二

義無再適。聞奸人言。『女脚大貌陋。且有不正之行。』故忍死須臾。待至莊家。使衆親友見女容貌。知前言是奸人飾說。並可滌不正之名也。遂登車而去。南方娶婦之家。鄉鄰皆得看新婦。謂之鬧房。生與莊宅不遠。聞醜女過門。偕衆往觀。見女姿容絕世。不覺驚異。失聲女見生來注目良久。兩行泣下。生亦哽咽。恐涉嫌疑。掩面遁去。是夜女粧瘋顛。不肯成親。絕粒七日。而香消玉碎矣。孟爲蠢子娶婦。家室不和。常相反目。一日。新婦對鏡。曉粧。蠢子從窗間潛窺。見一綠衣少年。與婦並肩而立。持刀入室。吼聲如牛。方欲舉刃。祇得新婦人。尙修眉未竟。自此終日相鬧。不啻仇敵。遂致離婚。孟夢女寒其喉。醒不能言。指口而死。生後躋膺仕。亦終身不立正。

誣人巧報

(二)

穆必達賦性輕薄。好訐人之私。揚人之醜。甚至編造無影之詞。使受者不能自明。彼則欣然得意。有表親錢翁。家頗豐。喜聚古玩。穆以敝琴一張。假稱漢時焦尾。索重價。翁笑曰。『此真麤下桐。只可供炊爨。伯喈見之。必發大噱。豈能留以至今。』拒而不買。穆因此懷恨。時翁有女及笄。名茜雲。聰明善詩。已字人矣。穆僞作淫褻之詞。書茜雲之名。逢人宣說。以致此女惡名四播。壻家聞之。恥而不娶。親友相勸。勉強過門。壻不肯成親。女大有識見。彌月之夕。邀壻至房。曰。『妾以蒲柳之姿。謬主蘋蘩。自謂終身有託。何期見棄於君。此必誤信流言。遂至疑而莫解。妾聞青蠅玷璧。與璧無損。妾如果非璧。任君寸磔。自甘也。』壻從之。果係無瑕。夫婦由是和好。訪知前詩係穆僞造。率童僕痛毆之。送監枷責。後穆之女。自壻家歸。

巧

談

誣人巧報二

四十八

下

編

誣人巧報一 誣人巧報二

甯中途值大雨。傍徨尋避處。有女尼見而憐之。留宿庵中。次日聞傳女在僧寺過夜。有輕狂子編十三腔小曲。備形醜態。一唱百和。女竟無以自明。遂爲夫家所棄。穆誣人女。而女亦被誣。淫詩一首。曾敵十三腔小曲乎。天之巧於報復。蓋如此。

誣人巧報

(一)

明漢州王生。好指摘人過。鄰人有喪子者。生斥之曰。『由爾惡極。故有此報。』未幾。生之二男。皆病故。鄰人反謂之曰。『想爾惡更極耶。』又有族兄歲考列四等。生指之曰。『文實荒謬。安望優取。』一次。年生以科考列五等。族兄反謂之曰。『想吾弟文更荒謬耶。』人皆笑絕。

誣人巧報

(二)

明末吳下秦生。力學多才。尤工詩歌樂府。惟好作謔語。誚世。或見人形貌不堪。識面而一詩立就。或聞人作爲可笑。入耳而一歌已成。其窗友黃緣入泮。作游庠詩一百韻以賀之。其鄰人帷薄不修。作黃鶯兒十首以贈之。繪影寫聲。窮工極巧。流播遠近。因此屢遭困厄。晚年病瘧發狂。自啖其糞。取刀割舌嚼而吐之。臭達戶外。又取斧自斫。節節支解。破胸裂腦而死。

誚人巧報

吳耀宗與詹爾選。同里同學。文亦相爲伯仲。二子交情甚厚。詹早年登第。吳屢困場屋。不怨自己命運。反遷怒於詹。處處與之爲仇。編造無影之談。以誣衊之。詹念前情。且已分雲泥。付之不較。一日詹選河南理刑。傘旗至吳宅辭行。吳益懷妬忌。時適有言廣西右

巧 談 誚人巧報

四十九

下 編 誚人巧報

江乃烟瘴之地。仕宦到此。並無生還。吳乃爲文禱於城隍。求詹速貶右江。以快其欲。未年餘。詹丁內艱回籍。有人以吳禱神之事告之。詹笑曰。『昔王文博爲政平恕。決罪至流刑。必陰擇善水土處。眞仁人之用心也。其後子孫昌盛。我無罪而渠願我流貶。徒自壞心術耳。城隍有知。必不受禱。此等妬忌小人。何足爲較。』後詹服闋。內陞刑部司官。吳以歲貢。罄家資資緣。選江西南昌縣丞。因通賄賂被參。發部議罪。照律斷擬。應杖一百。流三千里。所司擬流處未定。詹言及其禱神前事。尙書曰。『是可以其人之願。還治其人之身也。』乃流右江。吳因路遠不能攜妻孥。隻身前往。至流所不服水土。未及半年。得蠱脹病。服藥不效而卒。骸骨不能歸葬。遂爲客鬼。觀此則願人流貶者。徒自喪心術。招惡報耳。於人奚損乎。

誚呪巧報 (一)

昔堰典之妻。嘗與人私。又竊鄰家手巾。鄰家詬罵。典乃呪曰。『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巾。當爲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果斃於雷。斧典脅下有字曰。『癡人保妻。』妻脅下亦有字曰。『行姦爲盜。』

誚呪巧報 (二)

蘇州盤門章惟一妻嚴氏。有妹嫁於木瀆徐姓。章妻往探其妹。竊其金釧以歸。妹知其姊所爲。乃遣嫗言索之。章婦怒。乃同嫗至廟。呪呪以自白。歸三日。忽舌長出一寸。口不能言。惟呼『還』。還一而已。一月死。夫乃開篋視之。則金釧宛在其夫。恐增其業。密還其妹。妹不忍變易。作佛事。

巧 談 誚呪巧報一 誚呪巧報二 五十

下 編 誚呪巧報三 誚呪巧報四

誚呪巧報 (三)

清康熙戊申年地震。山左最盛。沂州有賈客以布百疋。錢十千。寄逆旅范氏。及地震後。索之。范婦始唯唯。但與之布。匿其錢。客再索。婦指天呪曰。『如匿爾錢。卽刻壓死。』言未竟。而屋已傾。如其誓矣。其錢在牀下。

誚呪巧報 (四)

蘇州施翁仗義好友。一日遊虎邱。忽聞劍池旁有哭聲。趨視之。乃同硯桂遇也。問之曰。『家貧負債。被逼計窮。欲來此畢命耳。』翁憫之。卽以三百金授之。桂向大士前叩誓曰。『某受施恩。今生不能答。來世當作犬馬報之。』泣拜而去。桂復登門謝翁。復畀以棗園一區。桂女復聯爲婚姻。後桂漸殷富。而翁家日替。翁歿。子施

還孤苦。無依。桂聽妻言。諱負賴婚。徙家會稽。還往投之。不納。索債不認。還憤泣而歸。旋桂二子相繼夭亡。妻又病危。桂呼之。妻忽作其長子聲曰。『冥王以吾家負施氏恩。父有誓在前。吾兄弟與母三人。明早即往施氏家投犬胎。二牡者即吾兄弟。一牝而背有瘻者母也。父以陽壽未盡。俟明年八月亦當作施家犬。以踐前誓。』言訖遂絕。桂驚痛交集。方欲襄殯。而全居火焚。三櫬俱燼。家產蕩然。遂攜母至蘇。訪施子消息。猶疑施既赤貧。未知漂泊何所也。及至則門牆煥然。氣象一新。問諸鄰人。知施還已登第。且已娶支參政女。桂羞恨不知所出。覓一舊識人。致悔過求見之意。且欲獻女爲妾。以贖前罪。施不允。懇之再三。始許一見。桂方入。突有三大從。攜寶出。環遶哀號。其一背有瘻。桂知爲妻子也。痛甚。向施泣拜。不

巧

談

詠巧報四

五十一

下

編

詠人巧報一

起。因述妻臨終之語。且云。今已家破無歸。但愿恩人稍開一面。納女爲婢。吾亦廁身僮僕。終身力作。以免犬報足矣。施見其情詞慘切。勉許之。桂後得無恙。

詠人巧報 (一)

宜興某因訟累。挈妻逃深陽。舟師悅其婦。謂曰。『我多熟識。與爾同去。覓舍。』舟師至山下。打死其人。回船曰。『爾夫已落虎口。』婦泣。舟師曰。『毋苦。我與汝成配。』婦疑。乃曰。『見遺豈能盡食。願見遺肉一脣。當惟命。』舟師領婦假尋。遇一虎。搏舟師而去。婦曰。『此真有虎。』哭甚哀。路人詰之。婦以實告。路人曰。『我來縣前。見有打死復活者。控告舟人。一婦詣縣門。遇其夫。復完聚。』

天道好還。假虎便逢真虎。

詠人巧報 (二)

荊溪二人相善。一豐一窶。窶妻美。豐子設謀。謂有富家可投生計。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謂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詢之。』引至林中。出腰斧斫死。伴哭下山。謂其婦曰。『汝夫死於虎矣。』婦大哭。偕上山尋屍。引入深處。擁而求淫。婦不從。忽虎出。嚙豐子。去婦驚走。以爲夫果落虎口矣。悲恨無聊。俄見一人遠哭而來。至則其夫也。各道所以。轉悲爲喜。歸於里中。

教課書上。有牧羊童說狼至一節。與上二則同。

巧在同時 (一)

清康熙乙巳。杭城大火。日夜不息。延燒數千家。官吏俱往救之。衆見火中有金甲神人。持紅旗。左右指麾。圍繞一宅。火至輒回。及火

巧

談

詠人巧報二 巧在同時一 五十二

下

編

巧在同時二

止。瓦礫中此宅子然獨存。乃北新關吏顧某家也。時顧奉差往江南。未歸。室內僅婦子數人耳。衆咸訝。莫測其故。方顧赴江南。舟泊蘇州河側。薄暮。見一少婦沿水哭泣。問之。則曰。『妾夫因欠糧五十金。繫獄嚴比。命在旦夕。不忍見夫先死。來尋自盡耳。』顧卽解囊中五十金付之。婦拜謝而去。歸舟復經其地。偶入酒店飲。對門卽前少婦家。婦見而告其夫。邀入室置酒款洽。因留宿。夫謂婦曰。『活命之恩。無以報。汝當伴宿以酬之。』夜半。婦就顧寢。顧毅然拒之。再三披衣起。避歸舟中。抵家。慰問者踵至。詢有何德而能回天。若是。顧惘然固問之。因舉前事以對。衆屈指計之。與起火之時。適合焉。

巧在同時 (二)

順治四年。許某從大兵入粵。授縣令。時聲教初訖。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違新制。而山野鄉村。多不剃髮。兵卒擒解長髮百姓十四名。指以爲盜。實愚民也。許卽以盜申帥府。殺之。殺時爲正午。刻是日也。許家眷來署。未至縣百里。乃遇真盜。罄掠行李。亦殺男女十四口。恰在午時。

巧在一地 (一)

宋章惇爲尙書左僕射。報復讎怨。謫蘇轍於雷州。不許占官舍。轍遂僦民居。惇又以爲強奪民居。追民究治。徽宗時。惇亦貶雷州。適問舍於是。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

巧在一地 (二)

巧在一地一 巧在一地二 五十三

下 編 巧在一地三 巧在一地四

宋盧多遜貶朱崖。見一店嫗。舉止和淑。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一家故汴都。累代仕宦。一子事州縣。爲盧相國。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嫗。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枉下。倚勢害物。天道有知。行當南竄。未亡人庶見於此。以快宿憾耳。」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巧在一地 (三)

宋盧多遜貶朱崖時。李符謂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若易改竄春州。」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宣州。上怒未已。或以符語奏上。卽日將符改竄春州。到未浹旬而卒。

巧在一地 (四)

唐李德裕爲相。多所修怨。後謫朱崖。于城南禪院。見僧壁上掛十餘個葫蘆。德裕問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也。太尉以私恨。貶逐朝列。死于此者。老僧憫之。焚收其骨。俟其子孫來耳。」德裕聞言。悚然返走。未幾心痛而死。

巧在一地 (五)

六朝時。劉毅驕縱。劉裕率軍襲之。兵散。毅夜半率左右開北門突出。投牛牧寺。初。桓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將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子姪皆伏誅。

巧出一轍 (一)

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才不如非。一日秦王覽韓非說難書。

巧在一地五 巧出一轍一 五十四

下 編 巧出一轍二

恨不獲見。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懼分其寵。譖之下獄。又以藥酒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而死。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見而死。識者以爲天道好還。

巧出一轍 (二)

泰興縣司大者。里中富室陳氏佃也。家貧不能輸租。欲以所佃田轉質錢於他姓。田旁有李慶四者。潛賂主家兒。奪其田。復輕其直。什之一。司不平。歸而見李。與諸作券者殺雞治酒。因隨之往。李欲却司。先以一卮飲之。司益悲恨去。對妻語所以。且誓必報。妻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往焚其家。聞內有人。婉司竊念吾所仇者。其家長也。何忍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既而無以爲生。卽所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家漸饒。

而李日益貧。仍出田質他姓。司還用李計。復其田。又減前直之一。爲券。悉他前人相視驚嘆。司欲泄前恨。亦具雞酒。飲亦如之。李不自反。怒其薄已也。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門。司妻方就牀。李猶豫間。聞人啓戶。聲棄火急。走實未有人出也。司旋得火器於場。驗器底有李字。喟然曰。昔我焚彼家。因其產兒而止。今我適亦以產兒得免。此天也。非人也。遂持錢五千詣李曰。昨小人無狀。未及共飲。茲願少伸謝。幸無督過。一李疑之。給以疾強之。始起。同入酒家。司捧觴謂李曰。君之子某年月日子時生。而吾子亦前夜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爲。一因具道始末。瀝酒爲誓。且語酤兒曰。爾識之。用此警世間人可也。一劇飲盡歡。更約爲婚姻。自是兩家俱致富。通好益密焉。

巧

談

巧出一轍三

五十五

下

編

取巧反害一 取巧反害二

巧出一轍 (三)

李緒知永安軍時。大盜方起。恐及禍。乃薦范釗代己。於是釗知永安。緒得離任。後盜破永安。釗舉家被害。未幾。李緒改任杭州。路遇劫賊。亦舉家被害。一還一報。豈不捷如影響乎。

取巧反害 (一)

明萬歷初年。某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溪。值溪水泛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最愚蠢。二人誑其脫衣浮水取舟。出沒湍流。幾至滅頂。僅獲濟。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登舟。愚者忽肚痛欲泄。亟登岸。二人揮手曰。日已暮矣。不能候汝。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即覆。愚者以在岸得免。

取巧反害 (二)

明嘉靖甲午歲。楚黃江縣有一山洞。可容數人。適風雨驟至。同行者四人。入洞避雨。已而虎踞洞口。四人中有一愚者。三人私計。謂投一人。啖虎。虎必去。遂誑愚者曰。汝先出驅虎。我輩隨後擊之。一已而愚者出。虎爪而坐。之不傷。亦不去。俄而洞崩。虎即驚去。愚者得脫。呼村民往救。三人壓死矣。

取巧反害 (三)

保靖州人楊太王。周錢火兒。同一驢。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三人共推驢。漢出以當虎。崖忽崩。虎驚逝。驢漢反得免。而三人俱壓死。

取巧反害 (四)

(接) 本條與上條情節相同。或是一事。

巧

談

取巧反害三 取巧反害四

五十六

下

編

取巧反害五

不經意。一切委英。英恐過海舟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舟底。以己物置其上。及入洋。大風幾覆舟。舟師急請減所載。英倉皇不暇擇。信手拋之。約投及半。風遽息。舟定。檢點所投。則皆英物也。士衡之物在舟底。一無所失。

取巧反害 (五)

衛輝府有張三。李二。同過黃河。時值大寒。河水凍合。無舟可渡。張性狡猾。惟恐冰薄。有傷性命。乃給李先過。找寓與所。李不知其以已試險也。履冰而行。仍攜酒肴。回與張禦寒。張飲食畢。猶恐不穩。復給李。再往兩次。冰堅如地。張乃放膽同行。兩人相去丈餘。至河心有響聲。如雷。張足下層冰忽解。身落水中。李以前行得登岸。無恙。至天暖冰消。張之屍已不知落何所矣。一日現夢於其妻曰。一

我因捉愚弄人。觸怒河神。將我溺死。罰令當差。晝夜辛苦。寒冷透骨。速將棉衣救我。一妻醒。即以棉衣數件。至河邊焚化。是夜又夢張來告曰。『所與棉衣。盡爲衆鬼搶去。控訴河神。因我罪大。不准追理。城外村中有鍾爲善者。其一生熱衷。冬施薑湯。爲人禦寒。河神最所敬服。可速做紙衣。訪鍾求其親筆。寫鍾某給字樣。則鬼不敢搶。河神庇護矣。』妻如其言。以紙製衣。訪鍾求之。鍾援筆書曰。『張三張三。危人自安。棉衣一襲。爲爾却寒。某年月日。鍾善心給。』妻自是不復夢。

害人巧報 (一)

淮南陳徐二人皆業渡。陳便捷。獲利較多。徐嫉之。每暗損其篙。一日同宿江邊。徐又取陳櫓。暗損之。天明恐事露。先開船去。至江

巧 談 害人巧報一 五十七
下 編 害人一 害人二 害人三 巧報

中忽失足落水。大呼求救。陳急往救。而櫓已斷。舟不能行。徐在水

害人巧報 (二)

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悖欲使典制誥。逞毒於元祐諸賢。且許以執政。希久不得志。遂請甘心焉。凡元祐諸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備極醜詆。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後得病。十指俱落。舌爛而死。

害人巧報 (三)

張獻若好誣讒。計人陰事。雖至戚亦遭其媒孽。正德乙卯。行過南

害人巧報 (四)

教場。空中飛一石彈丸。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

明成化中。吉安知府許聰。以嚴酷逮京論斬。聰得罪時。同知黃景欲得聰位。下石益力。尋代之。後亦爲怨家所訴。逮京論斬。在獄病死。屍腐首忽自落。如聰是乃殺人正自殺耳。

賣友巧報

周師厚與張商英素交好。師厚有所餘官酒。託商英賣之。商英奏於朝。周坐貶。後商英以舉子某囑舒。宣曰。『是嘗計周師厚者。』一亦繳奏。其東奪商英官。

貪吏巧報 (一)

邵某爲郡守。詭言給餉。令吏持券徧貸於諸富人。實盡乾沒。歸家宦囊充足。建石坊。賀者填門。邵送客過坊下。石墜壓死。貪吏恃勢侵奪人財者鑒之。

巧 談 賣友巧報 貪吏巧報一 五十八
下 編 貪吏巧報二

貪吏巧報 (二)

蘇州有徽人俞柱。開張典舖。生女端姑。年已及笄。未字人。時訛傳點選繡女。民間紛紛嫁娶。俞欲得佳婿。一時難覓。鄰人張翁云。『表姪蘇茂。才年方弱冠。新入庠序。但家道貧寒。若不嫌辱門下。願爲作伐。』俞大喜。許之。即日過聘。後數日。點選之事。竟屬傳聞。俞以女配窮儒。不免懊悔。適妻兄程朝奉帶其子自徽來省。俞命其女出見。嫣然嬌好。程曰。『甥女長成。亦曾得乘龍客否。』俞告以誤配之故。程曰。『幸未合登。尚可轉移也。我薄有家業。子亦不俗。何不買囑一人作原媒。云甥女自幼憑伊許配。吾子今來就姻。爲劣衿霸聘。赴縣控告。拚以千金送官。何愁不濟。』遂重價延訟師寫詞。即賄伊作證。縣令朱愛陶。浮梁人。性喜賄賂。知兩造俱係富

室大有可啖。批准拘訊。得俞程銀各四百兩。庭質時。蘇出庚帖爲據。原媒張翁爭辯尤力。愛陶判云。一事急轉許。乃愛女之心。未損明珠。應還舊浦。張不合以有夫之女。妄執斧柯。責二十板。其原聘令蘇領回。蘇曰。一丈夫。只患無功名。何患無妻。一笑領而出。俞女歸程。末經年。夫患癰症。蘇登甲榜。選浮梁令。時愛陶已罷秩。家居。有女自幼許人。其婿不肖。逃亡。愛陶將女另配。已生子矣。原婿回。赴蘇案。下控告。蘇判云。一珠還合浦。俞程之前案。可循。將女重婚。張翁之廿板難恕。念係職員。姑免責罰。一命原婿領女去。後俞家被火燒。程癰子無孫。訟師生結喉餓死。

貪史巧報 (三)

公孫心宋元祐間充朝請使。使新羅國。國王答奇玉文犀赤珠不

巧 談 貪史巧報三

五十九

下 編 虛吏巧報 戕鵠巧報

世出之寶。以附貢於朝。公孫心盡於夷方市。其僞者而通易之。船至洋心。狂風鼓浪。孫心與船俱碎。止存一僕。歸述其事。

虐吏巧報

浙省廣濟歲差殷戶充役庫丁。以司出納。有一家侵用官鑼。無可爲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於官。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貲納官。解子樞傷之作河邊曲曰。『河邊蕩漿誰家憐。嬌女含愁羞不語。低徊忍淚傍郎船。貪得纏頭強歌倚。玉壺美酒不須愛。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鴦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後府判子孫亦世世爲娼矣。

戕鵠巧報

王愈宅有鵠巢。忿其鳴噪。盡網巢鵠。斷其舌放之。後舌生瘡潰爛而死。又王遵念鵠喧噪。俟夜深栖定。以竹竿繫炮竹驚之。後遵得疾驚悸而死。

戕燕巧報

周昂嘗晝寢。戶上有一燕巢。三雛呢喃張口待哺。昂惡其聲。試以指探之。雛亦張口而受。因取燕藜三枚與之。其雛皆裂胸死。昂後生三子。俱不能言。見人張口啞啞。宛然燕受燕藜之狀。其聲甚肖。

捕蟬巧報

唐時牛爽家乳母李氏常抱小兒捕鳴蟬爲戲。得即殺之前後不可勝計。股上忽生瘡。潰爛至歲餘不愈。一日苦痒。若虫行狀。以手搔之。忽有腐肉數塊如蟬。自瘡中突出。流血不止而死。

巧 談

下 編

戕燕巧報 捕蟬巧報

六十

戕蜂巧報 戕蟻巧報

戕蜂巧報

宋朱照平生惡蜂窠。每見蜂從窠入。雖高處必登梯塞之。後生二子穀道皆塞。夜夢有人教以秤尾燒紅鑽之。如其言。二子皆死人。皆知塞蜂之報。

戕蟻巧報

楊州咎四六好治園圃。因植諸花。得一蟻穴。廣深如甕。有蟻無數。四六以熱湯灌殺之。築土栽花。其夏四六露體。忽見肌肉間有赤色無數點。頃之渾身皆赤泡。每泡出蟻不數日而死。

戕蟻巧報

彭和尚性惡虫。蟻火燒湯潑。不可勝計。一日病篤。虫蟻滿牀。周匝其身。痛不可忍。因遷于別室。牀之四周俱用石灰圍繞。蟻又自空

飛來。卒爲所害。臨死。七。竅。皆。蟻。掃。之。不。去。四。方。聞。之。傳。以。爲。戒。

戕蟋蟀巧報

明末杭州張某好鬪蟋蟀。負卽斷頭棄之。後疽發於背。爛黑。肉。如。蟋蟀頭者數百。觸之皆動。其痛入骨。號呼而死。

捕鱔巧報

吳興一小民捕鱔爲業。後生惡瘡。每瘡形如鱔頭。偏身纏繞。痛苦而絕。妻子亦相繼餓死。

炙鰕巧報

秀州人陳五炙乾鰕甚美。人競買之。後陳得疾。但跳躑牀上。偏身潰爛。其妻乃說五烹鰕之法最慘。今病狀宛然如鰕死云。

燒鵝巧報

巧 談 戕蟋蟀捕鱔炙鰕燒鵝巧報六十一
下 編 殺雞巧報一 殺雞巧報二

杭城有鬻燒鵝者。姓馬。人呼爲馬爛頭。後足下患一毒。爛入骨口。內時作鵝聲。兩手入沸湯始快。皮膚剝落。儼如鵝掌。數月卒。

殺雞巧報 (一)

蕪湖縣金九思於石橋巷開酒店。累資數千。而所殺雞鴨。不可勝計。人勸改業。勿聽。其子年二十餘。患肝疾。頭不能仰。痛楚呼號。近二年矣。勿一日見無數雞鴨索命。嘔血如注。腎囊脹破。手足搖搖。如鷄鴨被殺狀。死時遍身紅痕。皆雞爪跡。旋遭回祿。家產蕩然。一門盡死於疫。

殺雞巧報 (二)

松江婁門外張塔橋張某以宰雞鴨爲業。一生積置房屋數間。田二三十畝。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雷雨大作。忽滿室烟火。將

宰牲器具。並匣中田房戶契。盡行震碎。張驚呆不食。越數日。作雞鴨叫而死。

烹螺巧報

杭州某醫買螺令僮放生。僮私食之。數日後。遍身生瘡。與螺眼無異。百方不效。

炙鰻巧報

錢塘呂五市炙鰻。每鰻置滿斛中。投鹽醋飲之。令味入骨。始加刀。不數年。忽胸腹燥渴。但思鹽醋。伏枕上。時時呷之。胸爛腸潰而死。

煤蝦巧報

建炎中謝亮奉使夏國。晚泊漢口。見岸上蟻子千百成羣。相爭入水。視之皆化爲蝦。如是累繫不絕。迹所從來。乃自小塚間出。詢之

巧 談 烹螺炙鰻煤蝦巧報六十二
上 編 捕蛙巧報一 捕蛙巧報二 捕蛙巧報三

居者云。向一翁居此。幾三十年。以煤蝦爲業。死數日矣。此其葬處也。始知蟻是其身體所變。復化蝦形。以報云。

捕蛙巧報 (一)

徐僧保自幼釣蛙爲生。先折其足。次截其首。其頭落地。皆輾轉齧草。其身亦跳躍數次。方死。徐年至二十六。忽生落頭疽。痛極口齧敗絮。跳擲於床而死。及入棺。頭已落下。宛如截蛙狀。

捕蛙巧報 (二)

宋周三蛙。南城農夫。當農隙時。專以捕蛙爲事。後得疾。初覺腹中一物。飲食不能入口。漸劇。隱隱若數蛙動。于內久之。展轉一榻上。跳擲輾轉。號呼哀鳴。與蛙受苦時無歲異。餘乃死。

捕蛙巧報 (三)

漢陽大別山下有數家捕賣田雞爲業。剝割悽慘。人勸改業。勿從。始猶撐持度日。後漸日食不繼。其人多得水蠱症。癰腫狼狽。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年餘乃死。

屠牛巧報 (一)

大和年間。光祿廚欲宰一牛。牛淚下如雨。屈膝向屠跪。屠竟殺之。屠者忽狂走。每日作牛吼。食草少許。以頭觸物。月餘而死。

屠牛巧報 (二)

滁州來安教子殺牛。視其用刀法。一日安寢。子以爲牛。持刀殺安。衆駭問。子曰。『我見是牛試刀法耳。』

屠牛巧報 (三)

杭州張屠善宰牛。號『小庖丁』。與友往雲台山進香。比至山下。

巧 談 屠牛巧報 一三三

下 編 屠牛巧報 四一六

六十三

忽覺心驚股栗。不能行。遂坐橋上。久之。同行者見張據地作牛鳴。野中羣牛數十聚而觸之。急共掖進飯店。仆地死。

屠牛巧報 (四)

常熟縣陸中。青好殺牛。一日繫一牛。將下刀。牛用力斷繩。以角觸陸腹立死。

屠牛巧報 (五)

秀州盛肇。夫婦宰牛。一夕。有童子叩門。送一青簡云。『六畜皆前孽。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肇頗通文墨。讀之。仍不改。後夢至陰司。見冥王怒責之。以長釘釘其頭。醒而痛極。遂生頭疽以死。其妻擬賣牛易棺。至牛欄中。爲牛所觸。亦死。

屠牛巧報 (六)

建州甌寧縣婦人湯七娘。好殺牛。一日買牛騎之歸。忽兩腿與牛背合爲一體。不能脫。人鞭牛。婦體亦痛。其家牽入市中。與人觀看。冀以減罪。經數日竟死。

殺牛巧報 (七)

阮倪當陽縣人。好食牛舌。有人言食牛有果報。倪輒怒罵之。後生二子。皆無舌。倪舌上亦生惡瘡。潰爛而死。

宰羊巧報 (一)

京師一羊屠。好買母羊宰殺。取羔貨賣。期多得利。一日午間。忽大喊叫。跌仆於地。謂『有羣羊來觸』。家人急救。扶起。遂病。至數日。遍身流血。其破處如羊角觸狀。痛不可忍。遂潰爛而死。

宰羊巧報 (二)

巧 談 殺牛巧報七 宰羊巧報一二 六十四

下 編 捕鳥巧報一三三

唐顯慶中。長安某氏。誕兒彌月。大宴親朋。欲殺一羊。羊屢向屠人拜。不顧。竟殺之。有頃。烹羊於釜。產婦抱子而觀。釜忽自破。沸湯衝入。猛火直射母子頭面。頃刻俱斃。

捕鳥巧報 (一)

錢塘翁祿。每盛夏。林木茂盛時。挾弓矢。彈射飛鳥。作羹爲食。後中風。不語。呻吟。作鳥聲。右臂拳曲。顛掉如鳥折翅狀。二年而死。

捕鳥巧報 (二)

鄱陽染工董某。好羅禽鳥。竹貫其頭。燎於茅薪上。去毛貨之。所殺無算。後得疾。徧體皮癢。如樹奇癢。難耐。但取乾茅燎之。又患頭痛。輒令人以竹片擊腦。如是三年而死。

捕鳥巧報 (三)

明末武進顧謀捕鳥無數臥病自言曰「今日有鳥喙我手」復曰「今日有鳥喙我足」日易一鳥偏身喙碎病四十九日曰「今日有鳥喙我目」遂死家人視之果無瞳子

捕鳥巧報 (四)

崑山龔福善用鳥銃順治壬寅夏以火照銃藥燈煤爆入藥中火大熾鬚眉盡脫鐵珠自胸入腹奇慘而死

捕鳥巧報 (五)

石門南前村民俱習鳥鎗以射鳥爲生凡用兵需鳥鎗手即徵調充伍有錢漢冲之子技最精百發百中生平殺鳥不啻數萬家亦稍溫未幾死號呼痛楚如中矢石以手遍捫輒云「此處有鐵子痛不可言」以針挑之少減如此挑撥數日身無完膚而死

巧 談 捕鳥巧報四 捕鳥巧報五 六十五

下 編 殘忍巧報 屠豬巧報

殘忍巧報

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祕書監昌儀爲治陽令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熟毛落血赤乃死昌宗活欄羊於室中起炭火而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櫬釘入地縛狗足於上放鷹鶴活喙其肉肉盡狗猶未死號叫不已後易之昌宗被百姓齮其肉肥白如豬肪羊胎煎炙而食之昌儀被人打折雙足抉取心肝

屠豬巧報

青浦翁某業屠老來兩手僵直難伸屈如細綁猪足狀晝夜號痛叫人以針刺之痛少減如是三年乃死其子復習父業一日無故火發四鄰無恙獨翁家盡成灰燼此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事也

屠豬巧報 (二)

唐時州方湖每歲暮執刀爲人屠宰積數十年矣後入京師醉行長安街正踉蹌道中大車猝至碾開胸腹肺腸盡出宛如破猪狀

屠豬巧報 (三)

蘇州楓橋顏復初以販猪致富所宰猪不令氣絕以鹽水灌入猪心以木槌徧體槌之康熙七年得病令僕以木槌槌之又索鹽水飲之方快二日後不能飲令家人灌入口中宛轉如猪聲而死

屠豬巧報 (四)

陸寶角直南棚頭人貧無他業爲人鼓刀凡角直各店猪羊死于陸寶之手者不知其幾康熙十二年夏忽持刀自刺喉間旋轉其

巧 談 屠豬巧報二 四 屠豬巧報五 屠狗巧報一 六十六

下 編 屠豬巧報五 屠狗巧報一

刀宛如殺猪之狀其家大駭若有神附止之不能號呼三日血盡乃死臨終曰「取鹽水來今有無數猪羊在此索命」觀者如市

屠豬巧報 (五)

浙江邵某業屠沽豕猪數頭視肥瘠而宰之忽一猪長跪泣下邵略不悲憫反加嗔怒而殺之是日天微雨置肉几案至晚無一買者邵怨怒著展立燈取肉掛於梁之鐵鉤上不意用力過猛脚滑燈倒肉反墮地而鉤穿掌心虛縣脫離家人急救已痛極悶絕矣時方釀酒號痛時輒取酒與糟瞰之淋漓汗涸宛然一猪叫臥二十餘日而死

屠狗巧報 (一)

蜀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因醉持斧擊殺之貞後與鄰人白昌祚

爭競。昌祚亦以斧擊。死焉。時昌祚年十九。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狗。冤報顯然。

屠狗巧報 (二)

餘杭縣朱某屠狗爲業。後爲火所燎。急投溪中。浸之皮捲肉露。宛似新剝之狗。痛楚狂走。遠市城呼叫。一匝而死。若示衆者然。其妻媳俱死於瓦爇中。髓腦血肉。炙博有聲。一家皆燼。

屠狗巧報 (三)

靈隱晦大師曰。余州中門人錢登九。一僕名陳祥。日入內充役。暗地屠狗。余朝夕苦口切勸。卒不改業。一日食新河豚。毒發。痛悶欲死。醫人勸食糞漿可救。陳祥蛇行至廁邊。大啖糞。卒不治。作狗聲哀叫而死。

巧 談 屠狗巧報二 屠狗巧報三 六十七

編 屠狗巧報四 殺蛇巧報 烹鼈巧報

屠狗巧報 (四)

濱村張景文言。其同里一人好食犬。買殺甚多。其家五口。三年死絕。本身後死。停棺於草屋。失火焚燒。忽來犬數十圍。遠狂吠。人皆驚懼。不敢前救。火熄之後。其骨盡被羣犬啣去。此康熙三十年事也。

殺蛇巧報

金秀才淮人也。冬月掘地。偶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越旬日。金手肱間忽生癰疽。有赤蛇一條。從瘡口出。金知爲殺蛇之報。乃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安。

烹鼈巧報

蘇城報恩寺某僧。喜食鱉。烹煮甚慘。將龜活放鍋內。鍋蓋上鑽小

洞。以火煨之。鍋熱。鼈由洞中伸出頭頸。卽飲以五味酒汁。而烹食之一日。僧在樓上書寢。忽樓下火起。無處逃遁。伸頭小月。隱內洞。小身不得出身。陷牆內。頭懸。腮外活活燒死。觀者如堵。報應之奇巧如是。

烹鼈巧報 (二)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炮鼈爲業。清晨買鼈。不拘多寡。生投沸湯中。慘死之狀。見者無不惻然。既熟。剖腸剔骨。煎熬五味。香及數家。由此獲利有年。後忽染傷寒。初日縮頸攢手足。伏于床上。數日。伸首爬娑。宛如鼈形。又一日爬于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嚙人。將死。爬至街市。盤旋宛轉。曲盡鼈態。來往觀者。皆知沸湯炮鼈之報也。七日身體臭爛而死。

巧 談 烹鼈巧報二 六十八

編 烹鼈巧報三 傷虫巧報

烹鼈巧報 (三)

有富民好食鼈。每殺。俟其首出。以竹夾頸殺之。有子數歲。極聰慧。一日在園中探首。離叢爲竹夾頸而死。

烹鼈巧報 (四)

明末杭州有潘德齋者。老而乏嗣。偶見一書云。『食鼈者有子。』乃買而畜之。且飼以小鱗。烹割無虛日。如是年餘。偏體皆生腫毒。毒有數口。宛如甲魚之嘴。其痛入骨。未幾死。竟無後。

傷虫巧報

明末無錫薛某喜畜金魚。每取紅蟲飼之。所殺不可勝計。後得奇疾。舒手於身。握而擲之。曰。『有千萬紅蟲在吾身上。』一痛楚難忍。偏體搔爛而死。

巧革功名 (一)

餘杭邵孝廉某。族有孀婦。富於貲。共欲嫁之。而分其財。謀於孝廉。誣以短行。孝廉告縣令。拘孀婦至。限期改嫁。孀婦自縊。丁未場前。孝廉夢告曰。一汝破我之名。傷我之命。吾怨不淺。但汝中進士。爲我建坊旌表。吾恨亦釋矣。一因以七題告之。孝廉不信。入場果合。悔恨而出。復夢婦曰。一頭場文字。恐未必中。今探表題來。刻意作好表。猶可中也。一孝廉集成好表。讀十回。終不能記。遂置筆管內。因被搜出。革去舉人。

巧革功名 (二)

清順治丙申年。浙江舉人鄭某。有友人窺某妻色美。欲計得之。鄭爲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有所私也。某因是欲出妻。商於鄭。

巧革功名一 巧革功名二 六十九

下 編 冤孽巧報一

鄭即作離婚書。既脫稿。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買毫筆。幾管任手以脫稿。塞管中。越二年。戊戌會試。攜筆進場。忘其脫稿之在內也。搜者得之。以功令枷責。革去舉人。

冤孽巧報 (一)

訪縣一商。無子。娶妾。歲餘生男。喜甚。名曰繼祖。復商於外。囑妻善視之。妻伴諾。夫既出。即令妾置兒於地。每擲飯於地。教兒以口就食。更名狗兒。呼之輒應。妾或抱兒。妻怒。必擲地。乃已。三歲猶爬沙地上。啖食如犬。夫歸。妻僞顰蹙曰。一家門不幸。生子類狗。一商驗之。果然。遂怒蹴兒死。妾畏妻不敢言。痛其子。亦自縊。未幾妻忽風顛。伏地飲食。如其子。夫泣曰。一吾子如此。吾妻又如此。天之罰我何慘也。一鄰人爲言其故。始知果報。言訖。婦乃絕。

冤孽巧報 (二)

吳民有商於楚者。利其同伴之貲。殺而埋之於野。旁有石虎。推仆其上。謂虎曰。一爾知我知。勿語人。一虎忽應曰。一我不語。恐爾自語。一商驚駭而去。後二十餘年。與一少年甚暱。復商於楚。共憩前石虎旁。告少年曰。一此虎能作人語。一少年詢其故。民不覺傾吐。少年口應而心動。漸與乖隔。至相毆。訴之官。發石驗視。抵服。計少年之生。即同伴死之日也。

冤孽巧報 (三)

昔夔人慕孀婦金。給娶之。其妻素悍。伴與之厚。密以藥酒酖殺之。越十七年。其人復娶一妾。妻妬如故。妾亦以藥酒酖妻。夫不察。亦飲之。遂俱死。妾與婢焚其屍。挈千金而去。有道人曰。一妾即孀婦殺。

上 編 冤孽巧報二 冤孽巧報三 七十

冤孽巧報四

生後也。年正十七。一殺機一動。則冤冤相殺無已。如妾一殺而夔人減門。妬妻之爲禍誠烈哉。彼給娶孀婦。夔人無良。故亦不免於殺。

冤孽巧報 (四)

清順治年間。嘉興錢某館於孫氏。其家有女。年十七。值清明拜掃。舉家皆往。留此女守屋。錢私通焉。女有孕。父母詰之。女以實告。其父母以錢尙未娶。欲贅之以揜醜。因告知此意。錢作色曰。一汝女不才。何得汚我。一不認其事。女父大怒。返責其女。因自縊死。次年錢赴考中式。夢此女抱子立於前。會試亦然。後選官。得江甯司理。值鎮江之亂。從逆諸人。俱發錢勘問。因貪賊論絞。命下之日。又夢此女以紅巾套其項。次日正法。或曰。一如此無義之徒。赴考何以

中一日：「削去前程。其報尙輕。必如此絞殺之方足。以抵其自縊之命。此天道之巧也。」

冤孽巧報 (五)

明凌漢章行市中。見一丐者。貌奇偉。頰上一掌痕。乃天生也。凌怪之。詢於土人曰：「此丐姓聶。父常爲司務官。因早朝從行吏失攜。笏怒甚。掌打其面。遂仆地死。後家居。妻有娠。忽見前吏來。徑造其寢。已而生子。掌痕宛然在面。司務心知之。比長。日以殺父爲事。父嚴防之。挈妻逃避。其子遂縱酒色。家業蕩盡。卒爲丐。」漢章作詩記之曰：「平生不信有陰魂。巧面而今見掌痕。寄與世間君子道。莫教結怨種冤根。」

冤孽巧報 (六)

豪州葉給諫馳驛先行。奴自後至。嘖嘖承慢已。相詬。遂以鐵環毆丞死。給諫知之。杖奴百。越歲家居。與客對奕堂上。見丞自外入。已而生子。長秀穎非常。獨好撻奴。給諫心知之。使奴遠遁。子見鐵環。每日佩之。知者言其無用。答曰：「但覺其快耳。」一日遇奴。以鐵環斃之。遂竟棄環不復佩。

冤孽巧報 (七)

江南米信夫刁訟詐財。本鄉有兄弟爭產。米乃唆弟訟兄。復囑官吏嚴拷。米又於中調停恐嚇。破其家而有之。兄弟皆鬱抑死。越二十年。米遭反叛牽連。拘拿到縣。見縣令儼如其弟。重刑勒招。米罄貲免焉。憤而訟之於府。見府尹儼如其兄。亦重刑酷拷。家業破盡。一家八口皆死於獄。

冤孽巧報 (八)

汴郵卒單騎巡警。出都門甚蚤。至棘野中。有蚤行資貨者。見卒來。疑有他志。匿棘叢中。卒亦暗不辨也。但聞途左有行步聲。近身不見。恐是虎豹。因以鎗遍刺叢中。中之拽而出。則死矣。方知其誤。遂取其囊金。棄尸於棘。人莫知也。卒由是富。娶妻久無子。止育一女。晨坐於門。見所刺之人前來。亟開戶。潛窺之。竟入對門皮匠家。翌晨問之。則匠昨夜生子矣。卒既知其因緣。了不敢言。第厚遇匠。并憐其子。許以女妻之。匠大喜過望。令其子事卒如父。一日盛暑。卒飲酒醉臥。汗湧出。適匠子侍側。以微刀刮其汗。卒醉中不辨何物。以手擊之。刀遂入腹。將絕。亟呼家人言其故。女卒歸之。并家私盡授焉。

談 冤孽巧報八 七十二

編 冤孽巧報九 冤孽巧報十

冤孽巧報 (九)

鄧榮性狡猾。里有宦家子。素不肖。榮與之遊。凡狎妓博蒲之事。無所不爲。騙其貲產殆盡。榮幫間取利。竟成富室。宦家子丐而死。後榮爲鹽賈。遊歷江湖二十年。一日湖中遇寇。其貌儼如宦家子。持刀入舟。縛其父子。淫其子媳。盡掠其貲以去。遂貧困而死。子亦丐焉。

冤孽巧報 (十)

許氏婦。紹興人也。夫死。有三子。長在肅山燭店學徒。次與三子尙幼。在鄉傭作度日。許則至杭投一宦家作傭。工作勤處事謹。頗得主人心。年久信用彌篤。一夕鄰失火。勢已延及。倉猝間。以一貴重飾盒付許。以其誠篤可託也。詎許見財起意。乘主人尚在收集物

件。反鎖其門。更於梯下縱火。隻身自後戶遁。主人一家八口。盡葬火窟。許驟得橫財。回恐見疑於鄰里。因長子在蕭山燭店已成業。遂在蕭山設一燭肆。並召其次三兩子。通力合作焉。許氏母子四人。自設肆以後。營業日趨發達。於是兄弟三人。均各娶成室。未幾長媳產一男。許氏得抱孫矣。是時一家人數。適成八口。夏間。店中學徒。因執燈不慎。失火。鄰里聞警。羣趨赴救。及門而店中不見一人。大聲呼喚。忽樓窗開處。許俯身謂衆曰。『君等來救火耶。此火不可救也。』一言時。指天劃地。自述其昔年隱事。時火愈大。衆在下狂呼。告其速下。有相識者呼其名而叫之。凡喚及彼兄弟三人中之某者。則某必應聲而出。俯于窗口。但向下點頭微笑。若無事然。中有駕梯欲乘而上救之者。許氏婦揮手大呼曰。『來不得。來不

巧談

七十三

下編

冤孽巧報十一

得。一忽黑焰騰捲。肆毀于火。許一家八口。無一免者。彼當焚斃人一家八口。今已亦一家焚斃八口。以償之。嗚呼。報施之巧。有如是哉。可以驚矣。

冤孽巧報 (十一)

齊陸超之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超之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中護軍王玄邈等。以其尙義。欲囚之還都。而超之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其坐殺之。頭墜而身不仆。玄邈嘉其節。厚其殯殮。周助舉棺。棺墜。壓周首。頸折而死。夫周賊貪功邀賞。竟至手刃其師。豈復有人理耶。頸壓而死。猶未盡其辜之萬一。

冤債巧報 (一)

永嘉徐輝家貧。業賣丹陽一大駟錢千貫。賞語家人曰。『使駟死不索債。則我成一小富翁矣。』未幾駟果死。其家不知。輝亦不言也。後輝生一子。甚聰俊。極愛之。八歲患病。召醫市藥。家貲費盡。而病不減。一日有老尼至。其子謂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愛汝如此。汝復何歸。』曰。『我丹陽人也。徐某曩貸我錢千貫。幸我死不索債。特自來取耳。』一言訖而絕。

冤債巧報 (二)

富翁張某老而無子。園池廣衍。盛某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造翁賣券。擇一已故者作中。藏久之。翁無恙。乃謂曰。『翁地不歸我。何待。』翁以爲戲。盛作色出券示翁。翁愕然無

巧談

七十四

下編

冤債巧報三

冤債巧報一 冤債巧報二

辨遂與之憤恨而死。盛初無子。既以計得地。又生一子。意願益滿。兒五歲尙不語。一日盛攜入園遊。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也。』兒忽應聲曰。『園本我故業。我卽張翁也。將有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而卒。未幾子亦殂。產業皆爲仇家奪去。好奪者。此。

冤債巧報 (三)

鄞縣朱瑄明宏治時。以中丞督漕運。有微疾。臥驛亭。問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吏曰。『一里中有陸氏者。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闢宮室苑囿。所存惟嘉樹一株。後陸氏生一子。數歲啞不語。一日忽仰天嘆曰。『一樹乎。汝今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稍長荒淫賭蕩。家罄乃死。

冤債巧償 (四)

中州金相攜貨往金陵市絹舟人窺貨殺相投於江乃賣舟買屋住岸上遂成富室後生一子甚鍾愛稍長即謀殺其父至年二十殺機益急父不解故求神降乩詩曰「八月西風何太惡揚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自把心頭摸一舟人心知其故乃以家貲盡付其子而自行丐他所絲毫不敢隱藏親友若憐而周之亦必反生災病終以乞丐死於途

冤債巧 (五)

桐鄉有甲乙二人素相仇訟彼此訐告不已一日赴審甲與皂隸商曰「今日乙必打汝能一板打死我酬汝銀四兩」一隸許之及行杖隸以一板擊乙陰囊而斃逾年隸生一子滿月後陰囊後生

巧 談 冤債巧償四 冤債巧償五 七十五

下 編 冤債巧償六

一毒日夜號哭服藥醫禱無所不至將及一年家貲俱費食不充口身無全衣隸抱子而嘆曰「冤家汝受苦至此我亦家業累盡亦可以饒我矣」子忽應之曰「汝得我銀四兩一板殺乙今陰司罰我爲汝子受乙痛苦一年而死乙豈肯饒汝乎」言訖大呼陰囊迸裂而死隸驚倒至晚亦死家中訪甲已於一年前死矣

冤債巧償 (六)

東台場富人曹某少以賭博爲業貧無立錫一日宿旅店與徽商家學徒某一同寢處某枕白金一囊曹知其爲買贖貨也乘某熟睡以布裹其枕而去某覺不敢歸見主人自縊死曹取囊得三百金出母錢射煮海之利驟至巨富嬌妻美妾恣意自娛末幾曹妻將產忽見學徒踉蹌入戶跡之不見則其妻已生一子矣曹得兒

後百方愛惜子又嬰年多病所費無算及長不肖樗蒲一擲動輒百千他用類是財皆耗盡又淫恣著醜竟爲債家逼經死計其年與學徒齒相若曹遂貧絕

冤家巧遇 (一)

錢南園先生澧直有聲以御史爲軍機章京時和坤長軍機屢齟齬之弗屈也錢劾山東巡撫國泰賄賂通行穢名彰著上命和坤馳往查辦和與國素相比欲化其事爲子虛奏請與錢偕行時至冬令沿途送溫裘送珍食凡可以結錢之歡者備極殷勤錢弗爲動比至濟南以衆證確鑿不能不據實奏覆和益銜之錢旋出爲湖南監司和蜜囑本省大吏媒藥其短久之不得閒最後浦霖爲巡撫亦與錢齟齬乃以鹽務陋規附會成獄褫錢職卒於京啓

巧 談 冤家巧遇一 冤家巧遇二 七十六

下 編 冤家巧遇二 兩小巧遇

殯南旋路過柴市正值霖押赴伏法之時靈柩與囚車相摩擊而過竟若預刻其時而巧使先生親見之者錢之交好爲筆其事於書云

冤家巧遇 (二)

岑義蕭至忠同在政府滑州別駕袁嘉祥謁事自陳廉循稱職岑蕭略不介意且叱之去嘉祥慚而退憩於道旁樹下有黃冠二人來大笑不止嘉祥訝問之黃冠曰「非笑公笑二相耳旬日間並家破公當斷其罪也」袁大驚叩其故忽不見已而果勒除刑部郎中岑蕭坐逆謀嘉祥謝其獄

兩小巧遇

明僖宗時有兩朝士一姓陳一姓魏文章皆擅聲譽相結爲生死

交誓不相負。時魏闕弄權。雖茶毒縉紳。性頗愛才。聞二人名。使人示意招致。二人約曰。『功名小事。名節爲重。切不可往。』陳忽自念。『忠賢勢焰如天。滿朝求其一盼。且不可得。今親近於我。絕之必有奇禍。不若背魏往謁。庶得其歡心也。』次日。即修刺親造忠賢門求見。及入。而魏已先在座矣。兩人相見。面俱發赤。魏謂陳曰。『昨日相約。故先來奉候。』陳答曰。『非兄相約。弟來久矣。』忠賢笑曰。『此時尙未遲也。』指魏謂陳曰。『此子與予同宗。適認予爲祖。謙居孫列。予不喜得佳孫。而喜得交兩名士也。』遂命治酒相待。出持衡圖。令二人題咏。二人詩中極寓稱讚之意。忠賢大悅。自是皆蒙寵用。而魏係義孫。尤見親愛。相待既有親疎。二人遂成吳越。口中雖照舊相好。心內各懷猜忌。後忠賢事敗伏誅。二人

巧談

七十七

下編

兩小巧遇 冒充巧破

參計不留餘力。懷宗初亦信之。及抄忠賢家。得持衡圖。詩中有一天命屬元勳之句。帝怒。召二人責之曰。『爾係忠賢之黨。今見忠賢勢敗。反戈相向。眞口是心非之小人。而詩中作不道語。尤爲大逆。』付法司立正典刑。

兩小巧死

明萬曆間。孝感人劉尙賢。張明時相友善。誓同生死。偶同行。見地有光。掘之。則銀根如筍。相約祭禱。然後取。及禱畢。共飲。劉置毒盞中。令張飲矣。張藏斧腰際。乘劉醉而斫之。劉死。張少頃亦死。二家妻子知其故。掘地終無所得。蓋天所以試奸人僞交之心理也。

冒充巧破

昔南方有一。姓呂名鍾。才貌兼全。望之如神仙中人。但賦性放

蕩。所癖者子都宋朝。所不留意者。王嬙西子。雖有豔妻潘氏。呂視之淡如也。登甲後。選湖廣孝感縣。偕妻赴任。至蘇州。見優人賈文與己面貌印板無二。呂大喜。邀之同行。日則共食。夜則共寢。餘桃斷袖。莫能踰也。妻見賈事事可人。亦有意。屬之一日。舟次漢江。呂酒後不謹。感染傷寒。暴卒。妻與僕計曰。官人中道身亡。我等進退兩難。我見賈某面貌相同。若冒充到任。決無人認得。且官人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平日朋友親戚。人人冷落。必無遠來查問者。僕以語賈。賈允從。是晚妻召賈議事。遂成伉儷。到任後。幸感小邑俗風朴醇。詞訟有限。苟且敷衍。不致張露。時逢舉劾之期。賈竟忘己爲假冒。百計謀陞。藩司與呂同年。調任省中。面聚舊好。賈茫然無應。及考其詩文。不能答一字。藩司怒曰。『吾與爾長安同寓。花前

巧談

七十八

下編

撞騙巧破

覓句。月下聯吟。久所服膺。今成木偶。定係光棍假冒。一乃帶至密處。呼夾棍。嚴訊得實。以其冒官欺君。姦佔命婦。奏請律斬。潘氏係受封之婦。忘夫事仇。與尋常和姦不同。與僕衆俱縲頸。

撞騙巧破

唐李播以郎中典蕪州。有李生稱舉子來謁。值播有寒疾。令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即播應舉時作也。生既退。呈於播。播亦驚訝。明日遣其子邀生至。從容詰之。生曰。『是某平生苦心所構。非謬也。』子曰。『此家大人舊製。秀才勿妄言。』生色變曰。『某誠誑耳。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易得。不知爲尊公筆也。』子聞於播。播笑曰。『無能之輩。情實可哀。』乃引見。留食書齋數日。遣之。緣繪生拜謝訖。又云。『某執郎中佳卷。挾之江淮。已二十載。敢希見惠。』

以光旅色可乎。播曰：「某昔爲舉子時作此。已失之旅館。今爲老郡牧。無所用之。奉贈何妨。」一生即欣然納袖中。播曰：「秀才今何之。」生曰：「將往江陵投岳丈盧尚書。」播曰：「令岳今任何官。」曰：「現爲荆南節度使。」播曰：「何名。」曰：「弘宣。」播鼓掌大笑曰：「秀才又錯也。盧尚書是我岳丈。」一生慚愧失次。踟躕載拜而去。播歎曰：「天下有如此人。當場敗露。能不羞死。即使便是欺心。獲報也。」

竊賊巧破

有華姓者。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間。舟過丹陽。見岸上負重囊一客。呼搭船甚急。華憐之。令停船相待。舵工搖手曰：「此地匪人最多。免累爲幸。」華固欲相待。舵工不得已。迎客宿於後艙。將抵丹

巧 談 竊賊巧破

七十九

下 編 竊賊巧報

徒客負囊出曰：「余爲訪戚來。今已近戚家。可以行矣。」謝華去。頃之華開箱取衣。前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客偷換。懊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不得進。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貨。不如歸家。擗檣再作計。乃呼篙工返權。許其直。仍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奔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睨之。即竊銀客也。急伏艙內。而令水手迎之。其人本不料此船仍回。天晚雨甚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登岸失足落水。衆以篙乘之。遂沉。華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宛然尙存。外有珍珠百十粒。價可數千金。而華從此富矣。

竊賊巧報

趙一嘉興人。好賭。至貧無以爲生。慣偷佛贓。一日腹痛。至田中暴瀉。脫肛。忽有一犬過其後。見肛門垂於外。即以口咬之。而走。大腸盡出。立刻死。

阻善巧報

淮安李某家財厚富。門臨大溪。往來病涉。衆倡議造石橋。募李捐助。李爲礙風水。不許。衆畏其勢。遂止。後數月。其子方八歲。以涉溪被溺而死。

幽人巧報

五代唐主徐知誥。以宋齊邱爲謀主。幽禁吳王。後齊丘爲人所譖。唐主乃命鎖齊丘于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吳王于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

巧 談 阻善巧報 幽人巧報

八十

下 編 負恩巧報 叛逆巧報

負恩巧報

北魏李訴爲相州刺史。受納民財。兵民告言。尙書李敷袒之。或勸敷以奏聞。敷不許。而訴反告敷隱罪。敷坐免。李訴平日信用范擲腹心之事。皆以告擲。擲知太后忿訴。希旨告訴。敷至。訴曰：「無之一引。擲證訴。訴曰：『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擲曰：「公德于我何若。李敷之德于公。公昔忍于敷。擲今敢不忍于公乎。」遂伏誅。

叛逆巧報

六朝時。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前勒兵入迎。宋主收淚曰：「欲殺我乎。」敬前曰：「出居別宮耳。君先取司馬氏。亦如是一宋主泣下。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生天王家。』」宮中皆

哭。

狂妄巧報

蔡羽居洞庭西山。縛縲以爲先儒。腰膝皆可曲折。每讀傳註。遇不合意處。輒詬曰：「某謬甚。」叱童子奉來。踞而杖之。未幾得奇疾。死。遍體皆杖痕。

錢數巧合

昔有一縣令王某。赴任。夜宿郵亭。二鼓時。有緋衣人至前曰：「我守藏神也。爲君守財。待君久矣。今當取去。」令曰：「幾何？」曰：「一萬金。」令曰：「路遠攜帶不便。回來取罷。」及上任。貪賊剝民。又得萬金。自恃藏金足用。遂浪費殆盡。任滿歸。仍宿郵亭。緋衣人復至。謂曰：「君金已取盡。我辭去矣。」令曰：「未也。」神曰：「某日。」

巧

談

狂妄巧報

錢數巧合

八十一

下

編

巧折驕氣

受某。若干某日。勒索某。若干。總在此數。令大驚。自思宦貲已盡。藏財又空。前途何以自給。憂憤成疾而死。

巧折驕氣

昔有兩新舉赴公車。意氣揚揚。旁若無人。途次旅店。偶閒步。遇一長者。孝服而來。揖而問其行止。兩舉曰：「村老何知。吾輩乃新科會試者。」老者曰：「然則孝廉公也。」兩舉曰：「此老亦知書。竟識孝廉二字。」老者曰：「如蒙不棄。至小莊茶話。」遂同至莊。設酒款之。兩舉遽上座。肆言不忌。老者端坐。不動聲色。頃之一人孝服至客前長揖。老者告曰：「大小兒也。」兩舉見氣宇不凡。向老者曰：「令郎必讀書進學乎？」老者曰：「叨登兩榜。現任布政。」兩舉踟躕不自安。欲辭去。老者固止之。少頃。又有孝服三人至。見

客揖之。老者曰：「此二三四小兒也。」兩舉曰：「有令兄與老先

生諸兄功名不難矣。」老者曰：「也到不消。俱已叨登甲榜。二小兒現爲御史。三小兒現作知府。四小兒新中未選也。」兩舉鞠躬重揖。老者曰：「晚生不識。老封翁放肆。唐突。」老者曰：「小兒也未能封得。老夫叨爲某部侍郎。」兩舉羞慚。汗浹載拜。而別詢之旅店。知老者爲白公中復。因歸葬其夫人。故孝服在村莊也。時已一門五進士矣。

巧受杖責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秀才爲僕所凌。忿甚。作狀欲送府。爲同社所勸解而止。乃自取狀。學孝壽判曰：「決杖三十一。」僕怨之。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府判狀。私決人。」壽卽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

巧

談

巧受杖責

八十二

下

編

報巧循環

壽謂僕曰：「汝違逆主命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命吏如數決之。

循環巧報

錦衣千戶仲某。早亡。遺妻吳氏。子珍哥。產業頗豐。時流寇將到。民俱逃散。氏與僕王安戚甯議。至城外暫住。有黃金千兩。命二僕各帶五百。路中甯向安云：「世界荒亂。隨此孤寡。有何好處。我二人所帶。頗可過活。何不舍之而去。」安正色相拒。甯以戲語解之。莊鄰有獵戶張升子張一。兇悍異常。素與甯厚。共約行劫。是夜父子各執兵刃。劈門而進。甯大呼有賊。氏驚慌。攜子出後門逃避。甯拋磚擲破珍哥首。將千金及衣飾席捲而去。次日甯卽辭氏。帶妻往張宅同住。議各帶三百金。至臨清販布。存四百金在張處。另分擇

日動身。至東昌府曠野。過松林。張欲暫歇。坐未片刻。瞥忽見張一執棒而來。未及開口。棒已劈下。頭顱碎矣。張升復拔佩刀刺去。登時氣絕。父子取其金。行未數里。遇人馬蜂擁而來。乃賊也。父子跪路旁。賊首喝搜其身。各得三百金。問從何處得來。答曰：「乃按院謀陞者。」賊首攜而去。父子依然空手。自嘆命窮。又轉念曰：「家中尚有四百金。與一切細軟。猶不失為小富翁。」回家哄妻曰：「汝夫帶金。先赴臨清。我回家料理數日。隨後趕去。」妻大疑。夜間。聞張屋有人砍地聲。穴隙窺之。見張父子方掘土埋金。張妻曰：「此內尚有寢戚二百兩。何故並埋。」張笑曰：「渠被殺。登鬼錄矣。」妻至天明。赴縣首告。縣令裴明起獲賊物。封存內衙。張之所埋。裴盡有之。猶貪心不足。思孤兒寡婦。可以勢相凌逼。遂以諱

巧談

八十三

下編 移禍巧報

盜不報。拘吳氏珍哥王安到案。一移一夾。珍哥年幼。難以加刑。責手心百十。着人關說。須千金方釋。氏折獻五百兩。始招保。時兵荒之後。著大戶助餉。上司聞有此案。檄取黃金入官。查對寢妻首狀。尙少金六百兩。復考原盜。張父子自知必死。因屢受裴重刑。一口咬定千金。俱裴得去。裴有口難分。斃獄中。張父子駢斬於市。

移禍巧報

明朝旗丁運糧。最是苦差。一值簽及。雖素封之家。立見破敗。故視糧艘爲畏途。有蘇州鄭心如籍隸旗伍。一日至松江販布。在行中閒坐。見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衣履齊楚。向行主索錢去。後心如問曰：「此子爲誰。」行主答曰：「此鄰人鄭寡婦之子。家道雖豐。上無伯叔。下鮮兄弟。此房孫伊之產。日來索租錢。一心如籌畫半

响。忽然得計。次日預備精緻菓品。候其子至。與之食而謂之曰：「吾祖貫原是雲間。與君係一家。」取蘇綾二疋。使歸奉其母。次日復盛禮登門。往拜。心如舉動豪華。言詞敏給。婦女淺見。墮其術中。命其子呼之爲叔。心如呼婦爲嫂。往來親密。儼然共本同支矣。心知兄弟三人。長爲念。如現管糧船家。已累盡。次爲意。如早逝無子。心如私將寡婦之子。載入意。如名下。爲二房長子。已居三房。後念如因貧革運。例簽二房。因現在有子。衛官出差至松。將子蜂擁捉來。申詳補役。寡婦不知。反求救於心如。心如給之曰：「此衛書某人作惡。事已定矣。不能挽回。」寡婦旦夕呼天。唾罵某書。而不知爲心如之計也。踰三年。子方十八歲。運糧過淮。缺額十石。漕運總督命加重責。至十九棍而氣絕。硃票押令心如接頂。甫及三年。亦

巧談

八十四

下編 剋日巧報

因少糧。被漕督嚴刑責至三十八棍。而氣絕。按其身死之處。卽子受杖之處。報應毫釐不爽。

剋日巧報

崇正癸未。山東濟甯南關。有文帝武帝二廟。久圯。庠生王道新陳益脩等捐貲競勸。鳩工重脩。卜吉上樑。廟後界清真寺。同教楊生花楊化龍。侵躐廟地。糾黨拆逐。益脩不平。偕兄嘉脩弟尙脩王宏等。公呈總河禁止。生花銜憾。邀截益脩於途。捶毆幾斃。剋其雙目。塞以礦灰。羣爲得計。斷無生理矣。夜半。益脩夢綠袍偉人持酒命嚥之。有聲。家人驚聞。次夜又夢元巾藍衣。排闥而入。趣益脩起。云：「吾來醫子。」一手擊腦。後死血迸出。目孔噴血如注。三夜見一老嫗。先飼以杏。繼飼以李。使吞之。又投羊眼盈把。益脩接之。吞其二。

兩目復生而明矣。益脩恐生花等復思害之。避去舊里。甲申年。流寇郭升至濟寧。將生花合族十三口。一。剗目。剗心。戮於市。乙酉。學政校士。拔陳氏弟兄。俱高等鄉試。益脩並弟。尚謙同脩廟王宏王道新俱中式。聯登甲第。益脩授江南貴池令。居易錄

驅財巧還

常叔度性極狡猾。誑人財物。詭計百出。同里有趙姓者。家富而愚。叔度窺其可啗。乃與之結拜弟兄。以女妻其子。趙以至親可託。凡事信任。叔度或引之入花柳之地。暗勾地棍。拏姦。彼出面解紛。藉取其貲。或設局誘賭。千金一擲。不數年。趙之十萬家財。侵吞其半。猶不滿意。時開捐例。又誘趙出粟納官。趙不知其詐。賣田得銀二千兩。盡以託之叔度。到京。自捐職銜。造假部照相哄。種種欺騙。難

巧

談

騙財巧還

八十五

下

編

騙財巧還

以悉數。後趙子長成。娶女過門。趙亦身故。子生計益困。十月天。猶無綿衣。日夜尤其妻女忿極。歸告叔度。曰。一翁在日。與父爲一人。交父縱不念女。當念亡翁。今吾家一貧似洗。父不憐而相救。異日何以見翁於地下乎。叔度曰。汝出嫁時。吾已大費粧奩。現在之產。乃爾兩兄應得。爾何安思。覲一。女曰。父之產。女不應得。是矣。敢問趙姓之產。非其子孫何爲吞佔乎。吾翁在世。雖愚竊恐死後不愚。父必有報也。一叔度大怒。叱女去。再不許歸寧。豈知天必不佑奸人。叔度兩子。好嫖耽賭。無所不至。長者患梅毒。服收斂藥。以圖速愈。數日後。即大發。遍身皮脫而死。次者在賭場。一夜輸二千金。天明忽言頭暈。肩輿至家。頃刻卒。叔度痛子抑鬱而終。其妻隻身無依。接壻與女來家。倚半子終老。不但所侵趙之家財。全

壁而歸。並其半。生別處。誑騙之貲。亦盡有焉。趙可謂失便宜處得便宜矣。

巧

談

騙財巧還

八十六

下

編

騙財巧還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人獸之類

人獸之類

人而獸行
獸而人形
人而獸行
獸而人形
人而獸行
獸而人形
人而獸行
獸而人形

人獸之變 道德叢書之十一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上編 靈異動物

第一章 賢獸

(一) 賢犬類

孝犬殉母
孝犬嚙虎
節犬絕食
義犬存嬰 二則
孝犬反哺
慈犬悲烈
義犬友愛
義犬救主 五則

人獸之變 目錄
人獸之變 目錄

義犬捕盜

義犬告狀 二則

駿犬通郵

(二) 賢羊類

孝羊衛母

慈羊戀羔

(三) 賢牛類

孝牛衛母 二則

義牛鬪虎

(四) 賢馬驢類

義犬報恩 三則

義犬報仇 二則

犬作人言

慈羊悲羔

靈羊乞命

義牛殺賊

義牛鬪盜

義馬護主
義驢戀主
義馬殺賊
義驢避盜

(五) 賢猴類

慈猴戀子 四則

(六) 賢鹿類

慈鹿傷麋

慈鹿憐麋

(七) 狐猪類

義狐報恩

義猪告狀

第二章 賢禽

(一) 義雞類

人獸之變 目錄
人獸之變 目錄
二

義雞撲虎

義雞護主 二則

雞作人言

(二) 義鵝類

義鵝替死

義鵝報恩

(三) 義雁類

義雁死情 三則

(四) 義鶴類

義鶴啣珠

義鶴戀偶

(五) 義雀類

義雀銜環

義雀投窠

(六) 鴉鵲類

義鴉獻墓
智鴉告狀
鴉鵲告狀

(七) 雜禽類

鴛鴦多情
義燕重情
鸚鵡重情
鸚鵡報仇
義鳥銜泥
義鳥銜卷

第三章 鱗介

(一) 義蛇類

人獸之變	目錄	三
人獸之變	目錄	

義蛇酬恩
義蛇吐珠
義蛇贈方
蛇知告狀

(二) 蛙類

青蛙告狀 二則

(三) 龜鼈類

義龜報恩
義鼈報恩 二則
義龜報恩

(四) 魚類

義魚報恩 二則
慈鯪愛子
慈鯪戀子
義鯪報恩

義鯉報恩
螞蟻報恩

下編 人變動物

(一) 變犬類

逆婦變犬 三則
負恩變犬
串騙變犬
黜善變犬
犯淫變犬
頑狡變犬
作惡變犬

(二) 變羊類

殺妾變羊
貪食變羊
竊錢變羊 二則
多殺變羊

人獸之變	目錄	四
人獸之變	目錄	

姦淫變羊

(三) 變猪類

逆婦變猪 二則
多殺變猪 二則
奸臣變猪
竊錢變猪
變猪報仇
足如猪蹄
猪變人形
猪作人言
殺降變猪
構陷變猪
侵漁變猪
變猪償債 二則
畢肖猪形
猪魂戀肉
猪變人頭

(四) 變牛類

逆婦變牛 二則

殺降變牛

謀財變牛

化牛償債 五則

額生牛角

殘忍變牛

奸臣變牛

陰惡變牛

肢變牛蹄

牛作人言

(五) 變驢馬類

侮父變驢

作偽變驢

貪求變驢

刻薄變驢

手類馬蹄

逆婦變驢

欺妄變驢

貪旺變驢

背夫變馬

腿有馬毛

人獸之變

目錄

五

人獸之變

目錄

(六) 變虎類

淫惡化虎

嫉妬變虎

(七) 變鱗介類

慢夫變蛇

害人變蛇

惡毒變蛇

化蛇報讎

漸成龜形

臨歿變形

化怪物 三則

業變識變

虐婢變蛇

殘殺變蛇 二則

刀筆變蛇

人變爲鼃

蝶蝦變蝦

作惡化蛆

魚化人

卷之十一 人獸之變

人獸之變

道德叢書之十一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上編 靈異動物

第一章 賢獸

(一) 賢犬類

孝犬殉母

嚴州青谿王姓家養母犬與所生小犬同年一日主殺其母煮半邀客共食犬子繞案下伺人擲骨於地即銜去往返者數王對客笑曰一人言犬不認骨信然一食盡犬不復來王怪而尋之則見園中犬骨疊成一堆上覆以土而小犬死於母骨旁矣王大驚悔

人獸之變 孝犬殉母

賢犬類 孝犬反哺 孝犬囓虎

遂并埋其半與客共戒不食作「孝犬記」以風世

孝犬反哺

德興農家詹材家貧犬生子無食鹿坡王氏距半里求其子歸飼以糠糟每食竟即掉尾返故處嘔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時有詩人爲賦「孝犬歌」歌曰「慈鳥返哺古所稱不聞乳犬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犬於良鄰良鄰家貧並乏食母犬長饑柴骨立乳犬食竟掉尾歸嘔食喂母使母肥朝餐歸嘔暮復續獸類之中穎考叔紛紛養志多缺如愧殺四足之韓盧」

孝犬囓虎

村民趙五其家犬生子方兩月隨母行母爲虎噬五呼鄰衆持矛逐之稚犬奔銜虎尾虎待之走爲棘刺挂骨皮毛殆盡終不肯脫

虎因繫累稍遲追及斃刀下

慈犬悲烈

弋陽方家墩吳某犬生數子令其僕携溺諸河僕私烹之犬臨僕後目睹其狀號叫酸悲以頭觸柱而死村婦曰「彼犬也而猶愛其子況於人乎」

節犬絕食

休寧孫氏業質肆碾坊于如皋垂二百餘年丁繁產析質肆前歇繼及碾坊民國十一年八月二日以境迫將房屋售于沙翰林家一黃犬肥有力守夜夙勤畜之十年矣次日忽不食不吠庖人見飼器中料不少缺疑偶然越口如故疑犬病而察其行動不病乃伺犬臥處移器就之不食如故疑病呼之不顧越十餘日竟死

人獸之變 慈犬悲烈 節犬絕食

賢犬類 義犬友愛 義犬存嬰一

義犬友愛

建甯府志載咸溪童鋪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狡獪解人意後白者忽盲不能進牢而食主家以草籍檐外臥之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臥其旁及白者死主人埋之山麓犬乃朝夕往繞數匝若拜泣狀且臥墓旁移時始返犬乎犬乎乃孝友若此乎

義犬存嬰

福建納溪縣有兄弟二人家素封兄歿無子嫂有遺腹弟恐其生兒分產密囑收生嫗產時如女也則任之若男也則斃之迨產乃一男小兒落地不哭嫗謬言已死婦不察遂瘞後園中彌月後婦將詣母家忽一牝犬銜其裙不放驅之不去婦異之隨犬行犬至倉板下銜一小兒出仍婦疑即已兒急令人往視瘞兒屍處已

挖成洞。婦知犬所爲。攜兒歸。夫弟控于官。謂嫂抱他人子爲已子。官傳婦攜兒訊之。犬亦隨往到堂。臥于案旁。兒卽就犬食乳。官徵其異。察其情。命婦攜兒歸。使鼓樂送犬返。書一牌號曰「義犬」。而置其夫弟于法。此清道光五年事。

義犬存嬰(二)

廣東南海大瀝鎮白界鄉有許鈞者。家頗小康。惟四十無兒。乃于前年納一妾。不料今春三月。許遽病沒。遺一妻一妾。妾則已妊三四月矣。咸冀其生一子。藉以延嗣。但鈞弟湘乃村中一無賴。平日納交下流。無所不爲。自見其兄死後。屢問其嫂稱貸。前後不下數百金。迨嫂見其貪得無厭。不得不加拒絕。詎湘懷恨于心。頗有侵產之意。顧兄妾有孕。深恐將來生男。則遺產絕望。爰買通惡婆。囑

人獸之變

義犬存嬰二

三

賢犬類

義犬存嬰二

產時斃之。免留後患。迨分娩。生一男。惡婆用力搥死。僞云「一生下卽死」。許家無法。命傭將孩用籬載出掩埋。因黑夜無可動工。棄之荒野。而回。詎許鈞在日。曾蓄一犬。極靈敏。許鈞彌留時。囑家人善視之。當傭工將孩屍移出時。犬忽尾隨其後。傭回。犬仍守之。至明晨。犬奔回。向許鈞妻狂吠。時許妻適在梳頭。未解其意。不之理。犬乃突前。唧許妻手中之木梳而去。許妻握髮而追。犬且走且顧。許妻自念身爲婦流。在街追逐。未免不雅。乃托鄰人代追。犬遂直向荒野奔去。立于籬側。對鄰人狺狺而吠。鄰人奇之。近前逼視。見籬中。小孩呱呱有啼泣聲。料是昨夜許家之孩。乃急回報告。共往抱回。既至家。細驗孩身。見頸項指痕宛然。乃傳訊惡婆。始知湘所指使。當時族中紳耆。頗欲湘問罪。惟許妻妾見兒生還。不欲深究。

乃罷。鄰近傳聞。咸以「義犬」目之。若湘者。薄于倫理。誠不如此犬也。

義犬救主(一)

諫議劉超謫江州。挈二僕同行。畜犬亦隨之。僕思家欲歸。方至州。給超曰：「外邊傳有密詔。不全諫議命。奈家屬何？」超皇遽曰：「爾等可爲我設饌。」待食畢。卽進毒。自甘死。冀全家屬饌至。超分食與犬曰：「我今死。爾將安依？」犬猶吼不食。突入廚及堂。嚙二僕死。超免於毒。數日赦還京。則人當患難時。與其挈僕。毋寧挈犬也。

義犬救主(二)

會稽張然作商於外。其妻與奴私。先是然養一狗。名烏龍。常以自隨。及歸。奴欲殺然。盛作飲食。妻語然曰：「與君別離。君可強食。」

人獸之變

義犬救主一 義犬救主二

四

賢犬類

義犬救主三 義犬救主四

奴已拔劍。須其食畢卽發矣。然涕泣不能食。以食投狗。祝曰：「養汝多年。吾將死。汝能救我否？」狗亦不食。瞪目視奴。然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咋奴。失劍而倒。狗咋其陰。然以劍殺奴。以妻詣官殺之。」

義犬救主(三)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串家。犬生四子。以爲不祥。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大徑奔蟒。登跳扼其首。競嚙之。蟒死。某無恙。

義犬救主(四)

三國時李信純家養一犬。甚愛之。一日信純飲酒城南。醉臥荒草。

中太守出獵。見野草深茂。命縱火焚之。犬口拽信純衣搖之不醒。旁有一溪。犬乃入水濕身。近信純數步內。將草盡爲浸濕。火遇濕而止。犬數入水。病甚。遂死。信純旁信純覺而知之。痛哭負歸。具棺衾以葬。太守聞而義之。名其塚曰「義犬」。人而忘恩負德。視此不當愧死耶。

義犬救主 (五)

順治中。太倉周春陽業販鹽。見縛犬就屠。憐而贖之。馴擾殊甚。每主船歸。聞篙櫓聲。輒跳躍迎接。一日。銜周衣狂走。隨至一潭。則周之子溺焉。犬躍入水。同主人抱之登岸。犬即以身相假。迨夜半而子醒。犬則冷氣入腹死矣。嗚呼。犬猶知感恩圖報。況於人乎。

義犬捕盜

人獸之變

義犬救主五 義犬捕盜

五

賢犬類

義犬捕盜

浙青田縣有李姓者。昆季兩人。伯行賈而仲家讀。伯平居畜一犬。俊物也。寢食與偕。不離形影。歲暮至鄉收賬。得銀幣數百元。途次爲盜屬目。潛尾之。而伯不知也。及夜止宿逆旅。盜亦假其鄰室以居。侵曉遄征。盜殺伯于荒野。而攫其金以去。家人待伯不歸。偵騎四去。得其屍于田野中。身被重創。血痕猶濡。尤奇者。屍旁一大臥焉。見偵者。至人立而號。俄而警耗紛傳。觀者大集。邑令聞報。亦呵導而至。此犬更猖獗不已。令戲語犬。若知盜窟。盡導役往捕。犬聞語似解人意。乃令役隨之。犬迤邐曲折里許。達一爽垲之居。甲第赫然。乃某紳之菟裘也。方共叱犬之妄。而朱門啓處。一服裝如工人者。于于自內出。犬見之。頻搖其尾。旋見此人休于宅旁一草舍之內。犬乃奔突而前。力囓其衣。目光如炬。吠聲如豹。羣知有異。執

此人而入舍窮搜。得血衣一襲。凶器若干具。並銀幣纍纍。室中先有二人在。相其貌亦非善類。乃共繫而置諸官。一訊而服。犬隨衆至堂上。覩案情大白。搖頭擺尾。長號數聲。以鳴得意。始從容隨仲歸。

義犬報恩 (一)

清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皖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以銀四錢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數人。沉舟于河。欲殺商。商求全屍。乃以父袋倒置商於內。結口沉之。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如泣如訴。啼號不止。犬又入水。銜袋稍起。舟人羣挈之。解開救。商言其故。亟控于官。先擒店主。人物色得盜。即賣犬主人也。犬又隨商至公堂。若爲質證者。然盜皆梟斬。

人獸之變

義犬報恩一

六

賢犬類

義犬報恩二 義犬報恩三

義犬報恩 (二)

吳江南倉橋世宦沈氏有賬船。命僕輩詣鄉索租。一徽商附舟。見屠者縛一犬將殺。商即解皮箱銀贖之。不覺露白。沈僕遂縛商入大麻袋。沉之河底。船徑去矣。所放犬呻吟河岸。乃退縮數十步。奮身躍入中流。銜袋一拖。即奔上岸。如是者數次。袋漸近岸。往來舟子見之。駭絕以篙一探。即得麻袋。見內有人。爲解救。醒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爲沈宦家物。由是引商牽犬。攜袋獻之。沈府主人命藏之密室。及帳船歸。點麻袋。獨一船少一袋。主命閉宅門。呼商與犬出。同謀六人皆伏辜。乃鳴官釘之板門活焚焉。此則與上則地點與情節相似。或是一事。

義犬報恩 (三)

桐鄉烏鎮人家畜一犬。每夜必涉水至河南人家守夜。一日主人呼犬責之曰：「我食汝而爲他家守夜。明日必覓殺犬者賣汝矣。」是夜夢見犬曰：「我嘗負他家錢。每夜往守。償還其債。今止欠十三錢。償畢即不渡河。誓報主人大德也。」明日呼犬于前。以三文擊其頸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誠。遂銜往擲其家。即不復夜去。未幾主人他出。更深醉歸。失足魚池之內。犬即號呼。銜其衣。拖上池岸。跳至主人家。以首撞門。主母驚起。見犬往來池邊爲指引狀。攜火視之。其夫尙臥池畔未醒也。遂扶入室。至醒。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報我大德。此其是矣。」越數月不戒于火。舉家熟睡。犬又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婦驚起。則火發灶前。將及屋矣。急救得熄。主人因厚養此犬。至死以棺

人獸之變

義犬報恩三

七

義犬報仇一 義犬報仇二

葬焉。清康熙年間事。

義犬報仇 (一)

休寧有一人。見兩犬相交。持刀割其陰。牡狗幾斃。牝狗即躍起。齧其人喉。立死。

義犬報仇 (二)

齊袁燦因恥事蕭道成。既遇害。有幼兒方數歲。乳母攜之投燦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乳母呼號曰：「公昔與爾有恩。故冒難歸汝。苟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滅門也。」兒竟死。兒存時。常騎一大氈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於庭。即嚙殺之。并嚙殺其妻。即郎君所騎大氈狗也。此忘恩負義之徒。真狗彘不如矣。狗安得不爲主報仇哉。

義犬告狀 (一)

如皋縣苜蓿吉家莊農民馮愛玉蓄一犬。黑而良。甚愛之。出入必隨。玉弟愛國私于其妻劉縑。殺玉。深夜埋棄范公提側荒蕩中。犬不見玉。終日皇皇。四竄叫號。忽跡至蕩。徘徊土墳處。自是日必至。且嗅且號。旬餘爬土成穴。露衣角。即奔區警局前。書立而號。夜坐而哭。區員心動焉。令巡長及探役隨犬往。啓視。識爲玉尸。時向夕。返道經馮家。偵聽男女嬉笑聲。款扉入。拘玉妻與弟至局。報縣驗鞠得實。治如法。此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事。

義犬告狀 (二)

河南衛輝陳某家頗富有。有一子名錦卿。未婚。陳某婦逝。納田氏女爲繼室。錦卿倔強不禮也。陳死。田氏與比鄰一裱匠通。有一小

人獸之變

義犬告狀一 義犬告狀二

八

義犬告狀二

門。通陳家庖室。陳倉暗渡。視爲終南捷徑。錦卿時時注意偵伺。希破其奸。田深忌之。某夜月黑星高。裱匠潛啓小門。摸索而進。入田氏臥室。錦卿伏身暗處。匠之行動悉被睹及。尾其後。將掩而逮之。田氏見狀。老羞成怒。乘錦卿不備。突前扼其喉。且呼匠曰：「若速來。毋怯。今日非魚死。即網破也。」匠趨奪錦卿之兩手。錦卿氣塞而斃。乃與匠商埋尸滅跡計。匠曰：「盍埋諸我舖中之棧案下。可保永不發覺也。」田氏然之。合力昇尸。由小門達棧舖。移去棧案。埋訖。仍將棧案置原處。果無人知。數日後。揚言錦卿失踪。且遣人四出探詢。而人亦以錦卿憤恨家庭。曖昧而走。不虞田氏置于死地者。初陳某在日。畜一犬。警事之夜。犬曾在側。汪吠不已。及埋尸滅跡。犬不離案下。以足爬土。匠每叱去之。適該邑新任縣長某

下車伊始。慕賢吏私訪之遺風。恆昏夜往行街衢間。行徑棧舖前。忽見一犬人立而吠。縣長行過。犬隨之不捨。返顧則犬又人立。吠聲若甚哀者。大疑。折回至棧舖前。則門已閉。次日來察。初無異跡。正狐疑間。前犬忽至。問之。點首然後至。案下以兩足爬土。不已。棧匠方在棧糊。叱犬出不去。縣長察案下土色。恍然大悟。知此中必有冤情。因回署携警士來。匠駭甚。及詢以案下土中埋有何物。匠色變。以爲案破。嚙不聲。縣長益疑。命警士移案發掘。得一男屍。即拘匠回署。略加鞫訊。盡吐其情。復拘田氏歸案。擬罪。事乃大白。嗚呼。世風日下。人有媿此犬者。

駿犬通郵

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

人獸之變

駿犬通郵

九

賢羊類

犬作人言 孝羊衛母

「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笛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晉書

犬作人言

唐史宗楚客貪恠荒淫。有狗戴楚客冠。如人坐立。楚客曰：「畜妖也。犯分應殺。」一狗作人言曰：「公人妖也。犯分亦當死。」尋伏誅。

(二) 賢羊類

孝羊衛母

邠州屠者安某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剖母羊。縛架上。其羔忽向安跪泣。安驚異。遂置刀於地。喚人觀看。及迴失刀。尋之。乃羔銜置牆下。而臥其上。安頓悟。解下母羊。同羔送寺放生。

慈羊悲羔

宋眞宗祀汾陰。日見一羊。白。擲道左。怪而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尙膳。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許殺羊羔。

慈羊戀羔

白龜年得異書。能辦禽言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延與坐談。適吏卒牽羊三十餘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一羊有說乎。」龜年曰：「一羊言腹中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一守乃留羊不殺。果生二羔。

讀此可見物之臨死哀鳴者。皆訴冤說痛。向人求救耳。乃人置若罔聞。宰殺如故。及至就死之時。不覺音愈厲而聲愈猛者。其怨毒可知也。人羊反覆。冤對相尋。今生之事。汝爲政。他生之事。

人獸之變

慈羊悲羔 慈羊戀羔

十

賢牛類

靈羊乞命 孝牛衛母一

羊爲政。將奈何。

靈羊乞命

韓忠獻公判相州時。庖人驅羊欲殺之內。一羊奔公前。跪鳴。公曰：「非乞命耶。」羊伏若謝狀。公即親書一牌曰：「長生羊。」繫于頸。令不殺。後宴客不用羊。

(三) 賢牛類

孝牛衛母

(一)

雲南安寧州趙姓一母牛。既縛入室取桶。其犢在旁。將刀銜入石罅。屠刀不得。鄰人告其故。屠不信。取刀置原處。隔窗視之。果復然。趙大悲悔。遂入華山爲道士。

孝牛衛母 (二)

淨業禪師。俗姓朱名大興。好宰牛。一日繫犍牛將屠殺。其子牛見之。唧刀跪泣。大興惻然釋之。遂削髮爲僧。號淨業。得證佛果。年九十餘。端坐而逝。

義牛殺賊

明江山縣朱愷。遇村屠尤光字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慮虧本。特來求籤。」問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值。云「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既成。朱乃大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遂解鼻繩。縱牛去。是歲游泮。贅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間與翁談放牛事。忽蒼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麾之不去。

人獸之變

孝牛衛母二 義牛殺賊

十一

賢牛類

義牛殺賊

朱出認之。果是已所放生者。令引住後園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渾號「人獼猴」。者素稔王家。因窺女妝。豐夜傍牛住空房。穴牆而進。徑至朱房。囊捲衣飾。將出。牛突入。闖倒奩案。聲甚厲。朱驚醒。大呼有賊。盡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怒。舉蹄絆囊。時呼聲又急。賊棄囊而遁。王翁視囊物。無恙。甚德牛。繩鼻住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肉。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園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敗。隨牽牛出。拋所懸版。售屠獲四金。適朱代翁收債。經屠門。瞥見所放牛。叩其出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又買之。另懸一版。大書雷電放生四字。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鍾寬家。近村有盜鍾甚恐。朱代畫策。繕高垣以備。忽小童報來一牛頭懸版。人立館外。朱瞿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素靈警。盜將至矣。

「遂與鍾述翁家禦盜事。迨三日。盜果至。持刀放火。鍾梯望之火光中。睹牛怒呼。衝擊如飛。舐輒披靡。盜竄。牛憊死。旁橫二屍。燭之尤光字人獼猴也。送縣捕餘黨。盜悉平。鍾德牛。瘞之。碣表「義牛墓」。由是鍾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值大比。朱赴秋闈。卷落歸安。令某房。閱朱卷。不愜意。置之。夢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覆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一強薦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捷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選授商邱。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所放。義牛顛末。婉勸部民。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養。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至今子姓蕃衍焉。

義牛鬪虎

人獸之變

義牛鬪虎

十二

賢牛類

義牛鬪盜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埆。犬隨之。俄入草莽中。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犬而食。虎見人至。棄犬而搏人。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互相鬪。不踰時。虎負牛勝。人獲免。收監奏聞朝廷。賜一牛代耕。前牛待其自終。

義牛鬪盜

北平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多人。從屋檐下。揮巨斧。破雙扉。家中婦女胆弱。伏地戰栗。聽盜所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盜鬪。挺刃交下。牛鬪愈力。盜竟負傷。狼狽逃去。蓋癸亥河間大荒。畜牛者多鬻于屠市。是二牛至屠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動。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効死固宜。惟盜在內室。牛在外廄。牛何以知有盜。且牛非矯捷之物。

外扉堅固。何以能一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力而誰爲之。

(四) 賢馬驢類

義馬護主

張公元生嘗見一西客。以驢馬負運皮貨。內一馬脊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馬輾轉於地。終不能起立。公惻然曰。一馬想不能負運。何苦加鞭。客曰。一不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一元黃如是。其誰肯受。公問索價幾何。曰。一昔以三十金買得。今惟求一半足矣。公如數與之。客另僱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牽之。馬乃勉強支

人獸之變

義馬護主

十三

賢馬驢類

義馬殺賊

持起。遂牽至家。調養月餘。脊愈後。肥健而馴。從不驚蹶。大稱公意。一日騎至親友家。赴宴歸。公因過醉。行不數里。已在馬背上睡熟矣。路經山麓。旁臨深澗。崎嶇難行。馬至此不前。而公睡如故。馬大嘶。公亦不醒。尋日已西。沈馬長嘶不輟。村人聞馬聲有異。覘之。乃公也。急喚醒焉。公訝曰。一馬若冒險前行。禍必不測。馬誠不負余哉。一後馬死。公泣而埋之。

伏櫪誰憐。縷喘存。俯鞍沈醉。怯黃昏。青山埋骨。頻揮淚。何日鷺駘再報恩。
徐太史詩

義馬殺賊

明王禎爲夔州通判。流賊劫巫山。督盜同知王某。怯不救。禎代勒王部民兵擊賊。被殺。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所乘馬奔歸。血淋漓。

毛盡赤。衆知禎死。往覓屍。而如生。子廣鬻馬爲歸資。王同知得馬。不償直。櫪既行。馬夜半哀鳴。同知起視之。馬驟前。嚙項。擣其胸。翼日。嘔血死。人稱爲「義馬」。

義驢戀主

張鶴洲嘗乘一驢。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饘粥不繼。乃以驢抵逋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新主稍近之。輒蹄齧不已。嗚呼。此驢勝華歆。賈充。褚淵之徒多矣。

義驢避盜

昔有旗牌官。自言能知三世事。前世爲驢。嘗馱一客。負囊數百金。遇盜追之。自念客若被劫。益增吾罪。因奪力過河得脫。驢竟溺死。

人獸之變

義驢戀主 義驢避盜

十四

賢猴類

慈猴戀子一

(五) 賢猴類

慈猴戀子 (一)

桓溫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撫其子。一號氣絕。剖視其腸。皆寸斷。溫怒黜其人。

慈猴戀子 (二)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射中之猿。拔箭卷木葉塞其創。復哺其雛。哀鳴而絕。芝嘆曰。一我違物性。其將死矣。一俄而卒。

慈猴戀子 (三)

東興人莫大郎入山得猿子。將歸。猿母自後逐至家。莫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但搏頰向人哀乞。惟口不能言耳。此人終

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破腹視之。腸皆寸斷。未半年疫起。遂滅門焉。

慈猴戀子

彭某善弩。入山見隔溪一老猴。力能弩射。之中傷其臂。猴度不能支。遂抱其子。將乳飽食之。猶摘木葉數片。盛餘乳置子旁。聲嗚嗚然。若教子取食狀。大號而氣絕。諸子環視。亦嗚嗚號跳不已。摘葉盛乳。痛心之極。因知人於臨死時。顧幼兒弱女而垂淚者。亦同此悲痛也。人各有子。可不致思乎。

(六) 賢鹿類

慈鹿傷麋

人獸之變
慈猴戀子四
慈鹿傷麋
十五

許真君少時好畋獵。一日射中一鹿。鹿母爲抵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真君剖其腹視之。腸寸寸斷。蓋爲憐子死悲傷過甚。至於斷腸。真君大恨。悔過折弓矢。入山修道。後證仙品。拔宅飛昇。

慈鹿憐麋

陳惠度於剡山射一孕鹿。既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母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爲僧。建惠安寺。嶺縣東。鹿死處。生草曰「鹿胎草」。

舐兒痛恨徹心頭。禮懺蓮臺悔未休。芳草萎迷埋鹿處。斑斑猶有淚痕流。
徐太史詩

(七) 狐猪類

義狐報恩

昔有一僧。素無賴。聞黃精能駐年。欲試其驗。置黃精於枯井。誘人入井。覆以磨盤。其人在井。遑迫無計。忽一狐臨井。語其人曰：「君無愛。當教汝術。我狐之通天者。穴於塚上。臥其下。目注穴中。久之。則飛出。仙經所謂神能飛形者是也。君其注視磨盤之孔乎。吾昔爲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來報恩也。」一人用其計。旬餘。從井飛出。僧大喜。以爲黃精之驗。乃別衆。負黃精入井。約一月。開視。至期視之。死矣。僧蓋不知前人得出者。狐之力也。悲夫。

義猪告狀

鳳陽賈某。販猪爲業。內有一猪。甚馴。似識人意者。甚愛之。作樣猪。每猪結隊行。此猪爲前導。參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憩

人獸之變
義狐報恩
義猪告狀
十六

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智井。人莫知也。鬻猪於屠。逸去。屠追之。植州牧出猪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智井。側而嗥。探之。得一尸。詰屠曰：「不知。」問猪所自。曰：「買之某店者。」一往喚。以久出告。猪突入其室。嚙店主。人不釋。捕至。一訊而服。猪送廟。日給粟升許。牧陞任去。新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呼猪募化。猪點首。若會意狀。懸袋猪項。導入市。衆皆樂施。次日猪即自往。已給者不復討。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猪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猪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猪老斃。僧以棺葬。廟後表曰：「義猪墳。」徐太史曰：「前後報主。曲折分明。衆以道人目之也。猪已人之。特筆記斃之年也。又匪直以尋常人等。」

之。

披毛乃以道人呼。跳出刀山快意無。靈蠢原來同佛性。何曾依樣畫葫蘆。徐太史詩

第二章 賢禽

(一) 義雞類

義雞撲虎

衢州里胥督賦。一民家貧無供饌。擬烹伏卵母雞。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黃衣人。向之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兒女未見天日。』里胥驚惻。視之。屋側一雞伏卵。其家來捉雞。里胥止之。後復至其家。雞領羣雞踴躍里胥前。及去。行數百步。一虎至。忽一雞飛撲虎。

人獸之變

義雞撲虎

十七

義雞類

義雞護主一 義雞護主二

眼里胥得免。

義雞護主 (一)

嘉善孔某。至一親戚家。留午餐。將殺雞供饌。孔力止之。繼以誓。遂止。是夕宿其家。正春米。懸石杵于朽梁之上。孔臥其下。更餘。夢中忽有雞來啄其頭。驅去。復來如是者三。孔不勝其擾。遂起覓火。逐之。甫離席而杵墜。正在其首。臥處孔遂悟雞來報恩也。每舉以勸人。

義雞護主 (二)

湖州孫懷雲。偶爲人作媒。人以一雞餽焉。孫不忍殺。命妻留作更雞。養之。鷄亦朝夕依依。似解人意。一日酷暑。孫方午寢。鷄猛啄其臂。鳴門不止。急起。逐之。忽梁上一物墜於榻。視之。乃大蛇也。否則

必被毒齧矣。

鷄作人言

民國以來。哈爾濱埠。有一種錢業小販。不設鋪面。不擇肆店。惟手提一皮包。內儲資金。日游街市。口呼金票換換。隨處交替。道外十六道街東南隅。住戶某。招一換票者。至家議交易。窺其錢囊豐盈。陡起不良圖。圖財害命。越一日。有警察經其門首。聞內呼『金票換換。』乍以爲人聲。細聽之。乃一雞鳴。頗驚異。他日過此。復聞之。適某自內出。警曰。『爾之雞何以能作人言。』是罕見。可奇。貨居之。某曰。『余亦不知其因。或者此雞獨靈。能作鸚鵡學舌乎。』至晚某以此雞不祥。即殺烹之。翌晨警復過此。不聞雞聲。惟見門右有血一點。即問某曰。『何不聞爾雞鳴也。』某曰。『汝不見此血乎。』

人獸之變

鷄作人言

十八

義鷄類

義鷄替死

吾已烹之矣。『警深惜之。不禁對血審視。自門而南。星星點點。血連不斷。跟踪尋去。約二里許。有土堤高五六尺。堤前卑下。水草萋萋。獨有一處。似經人挖掘。而復踐踏者。然。警以指揮刀掘之。土頗鬆。掘約三尺。露出一尸。頭部刀傷數處。徧體腥血糊模。立回署報其官長。到場檢驗。遂將其捕去究訊。一審即服。置之於法。噫。其殆死者有靈。附諸雞而鳴冤乎。』

(二) 義鷄類

義鷄替死

明末杭州趙某。性仁慈。歲盡。有以鷄饋者。家人欲殺。趙力止之。元夕復請。又止之。遂巡至端午。家人又請趙。怒。又得不殺。是月十七。

趙病。至六月朔。甚篤。夢至陰府。正欲臨訊。忽見鵝至。吐人言。謂趙曰。『汝去。我代汝矣。』趙魂返體而甦。鵝于是日。已自撲殺籠內矣。

義鵝報恩

萬歷二年。無錫縣秦貞中年無子。時屆蒲節。家人將宰鵝。貞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硃。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三年。貞夢鵝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聞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貞醒妻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泮。

(三) 義雁類

義雁死情 (一)

人獸之變 義鵝報恩 義雁死情一 十九
義雁死情二 義鵝啣珠

江北人射一雄雁。烹之。其雌飛視不去。釜蓋一開。遂投入釜中。同死。元好問將二雁同瘞。作詩輓之。名『雁邱』。

義雁死情 (二)

梅磡詩話。元裕之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獲一雁。殺之。其脫網者悲鳴不去。竟自投于地而死。因葬之。號曰『雁邱』。

義雁死情 (三)

鎮江錢參將手下軍士獲一雁。籠之舟尾。空中有一雁。隨舟悲號。將登岸。籠中雁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以頸相交而死。

(四) 義鵝類

義鵝啣珠

喻參義母至孝。有鵝爲人所射。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鵝雄雙至。各啣一明珠。以謝參。換錢數萬。因是致富。得備孝養。

義鵝戀偶

洛宮故事。湘東王修竹林堂。太守鄭哀送雌鵝于堂。留雄者在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聞者墮淚。忽有野鵝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卽哀之雄也。

(五) 義雀類

義雀銜環

漢楊寶九歲時。見華陽山下一黃雀爲鷗鴟搏而墮地。復困於蟻。寶取置箱中。飼以黃花。羽成放去。後一夕見一黃衣童子。向寶拜。

人獸之變 義鵝戀偶 義雀銜環 二十
義雀投簞 義鵝獻墓

謝曰。『我乃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遭厄。感君救濟。特具白玉環四枚。相謝。令君子孫四世三公。潔白如此。』環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生彪。皆爲名卿。

義雀投簞

明章綸景泰間爲儀制郎。以諫易儲。下獄。久被囚。虱生於首。奇癢。不可忍。思以櫛治之。忽有羣雀共銜一物墜庭中。取視之。乃一新製牙邊篦也。公感神呪。謹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臥就乾處。方離一牀。地壁轟然。倒。幾斃於壓。

(六) 義鵲類

義鵲獻墓

武進瞿公。素有厚德。曾見一鵲。帶箭哀鳴。憫之。呼鵲曰。一汝欲拔箭。可急下。一鵲果飛至。公拔之。飼數日。縱去。後葬親。得一佳地。而難點穴。有羣鵲。集其上。一鵲啄公衣。復還墓者。三公曰。一若果佳穴。再鳴三聲。鵲遂應聲而鳴。一地師審之。與穴法合。遂葬焉。後士達士選。同舉鄉榜。子孫日盛。

智鵲告狀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胥隸畢集。忽鵲啣草衣墮庭前。元之立命役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笞之。

智鵲告狀

晉京兆尹溫璋置鈴索廳前。使冤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如此者三。乃見一鵲飛集其上。璋曰。一是必有人探

人獸之變

智鵲告狀 智鵲告狀

二十一

雜禽類

鴛鴦多情 鴛鴦多情

其雛故來訴耳。一命吏隨鵲所在捕之。其鵲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尙憩樹下。吏隨拘至。璋以事異於常。重杖之。李斯義曰。鵲固善訴。尹亦神明。想其行縣錄囚。多所平反可知矣。公庭兩造判分明。無怪慈鵲慙不平。幾見循良京兆尹。風傳鈴閣徧仁聲。徐太史詩

(七) 雜禽類

鴛鴦多情

北魏史顯祖因田獵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

鸚鵡重情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厚食之。因事下獄。歸時歎恨

不已。鸚鵡曰。一郎在囹圄未逾旬。懊惱如是。我閉籠累年。奈何。一商感而放之。後商同伴有過隴西者。鸚鵡必於林間問曰。一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一

義燕重情

宋嚴州女王亞三。見猫捕燕母。取飯飼三小燕。迨長。飛去。是冬亞三死。明春有三燕來。飛繞不休。其母曰。一燕尋亞三否。亞三已死。葬後園中。一三燕輒入園飛鳴。死於墓上。人有思念舊恩。情義深重。如三燕者乎。觀之慘然知愧。

鸞鴈報仇

徽州府治古木之上有鴈巢。一衛軍探取其子。太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鴈忽飛下。攫探巢者之巾。以去。太守知其故。杖其卒而逐之。

人獸之變

義燕重情 鸞鴈報仇

二十二

雜禽類

義鳥酬恩 義鳥銜泥 義鳥銜卷

義鳥酬恩

明永樂間。北京饑。下詔賑恤。有趙履乾者。家八口。餓幾死。履乾患疴。不能往領賑。忽十餘人提米至。云。一公家發賑。聞君病。特代領送。至。一又貽藥一粒。云。一吞之。疴可愈。一言訖。盡化鳥。飛去。衆駭異。履乾吞藥而愈。蓋數年前履乾糴米。道中見雀一籠。以三升米易放之。故報如此。

義鳥銜泥

孫良嗣遇禽鳥被獲。輒買縱之。後死欲葬。貧莫能措。有鳥數百銜泥。輒疊者。驚歎以爲慈感所致。

義鳥銜卷

宜興陸善人所居茂林修竹。百鳥咸集。陸禁人彈射。雨雪嚴寒。散穀林中飼之。順治三年。仇家陷以逆黨。庭訊時。衆詞咸集。繫者纍纍。忽百鳥盈庭。噪聲震天。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銜其首詞一紙。去羣鳥頓散。問官驚異。刑訊陸之仇人。知其誣出之。構一義鳥亭。于毗陵城中。以識其異。

第三章 鱗介

(一) 義蛇類

義蛇酬恩

某富翁生一子癡騷。翁憂之。有道人謂曰：「此由殺業太重。靈竅不開也。」翁遂戒殺。偶出。勸人放百花蛇一條。夜夢花衣人來謝。

人獸之變 義蛇酬恩 義蛇贈方 義蛇吐珠 二十三

曰：「承恩相救。特來助公子讀書成名。」後其子吐黑水數斗。穎悟異常。登甲榜。

義蛇贈方

孫真人山行。見村民擊一青蛇。力救之。後再過其處。一少年馳騎邀之。至則一王居。有絳服者出謝曰：「向小兒化身遊戲。幾遇害。幸先生救免。故遣長兒邀來拜謝。」因延入深宮。有貴妃携青衣小兒出拜。即青蛇也。款留三宿。味皆珍饈。臨行贈縹緗珠玉無算。真人不受。惟求龍宮三十仙方。歸傳於世。

義蛇吐珠

隋侯往齊國。路見一蛇。困於砂磧。首上出血。侯憫之。以杖挑放水。中。後回至其所。見蛇啣雙珠。向侯吐之。而去。侯取觀之。其珠徑寸。

夜放光明。可照百里。故世號「隋侯珠」。

蛇知告狀

明葉宗人爲錢塘知縣。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汝有冤乎。吾爲汝理。」蛇卽出。遣吏尾之。入餅肆。下發之。得一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遂伏其罪。

(二) 蛙類

青蛙告狀 (一)

明熊鼎爲浙江按察使。寧海民陳德仲支解黎異。異妻屢訴。不得直。鼎一日覽牒。有青蛙立案。上鼎曰：「蛙非黎異乎。可止勿動。」蛙果不動。乃逮德仲鞫實。正其罪。

人獸之變 蛇知告狀 青蛙告狀一 二十四 蛙類 青蛙告狀二 義鼈報恩

青蛙告狀 (二)

蘇州同知王某。在句容。忽見羣蛙跳躑其前。王告曰：「果有冤。指吾處所。」衆蛙遂集一處。王命人掘之。得一死屍。口寒。一鞭柄上有脚。夫名至丹。陽一詢而獲。乃一商買蛙放生。露白而被脚。夫害也。立爲抵命。吳人因呼「田雞王」焉。

(三) 龜鼈類

義鼈報恩

程氏夫婦性嗜鼈。一日偶得巨鼈。囑婢修事。時暫出外。婢念手所殺鼈。不知其幾。今此巨鼈。心欲釋之。吾甘受箠耳。遂放池中。主回索鼈。對以走失。遂遭痛打。後感疫疾將死。家人舁至水閣。以俟。

盡命。夜忽有物從池中出身。負濕泥塗於婢身。熱得涼解。疾乃甦。愈主怪不死。詰之。具以實對。主不信。至夜潛窺。則向所失鼈也。闔門驚歎。永不食鼈。

義龜報恩

毛寶微時。路遇一人。携一龜。買而放之。後爲將。戰敗赴水。覺水中有物承足。遂得不溺。及登岸視之。則所承足者。前所放龜也。

義龜報恩 (一)

陸生。富於財。家有花園一所。崇臺幽館。靡不備具。臨池有亭。曰「藏春」。池方圓數畝。遍植菱荷。一日天旱水涸。見一物在泥中。蠕蠕而動。視之。乃大白龜。生父喜曰。「此異味也。曷烹以供客。」生曰。「此物久育池中。殺之不祥。請有其命。」父首肯。生命僅放入

人獸之變 義龜報恩 義龜報恩 (一) 二十五

江中。竈回頭顧生。有感謝狀。悠然而逝。生後疽發於背。晝夜呼痛。慄慄一息。至夜半。忽有一白衣絳裙美女。叩門而入。至床前。謂生曰。「君染此恙。妾心憂如焚。一用手摩其瘡。不啻冰雪。頃刻痛止。又於袖中出黑藥一粒。令用清水服之。生瘡旋愈。因叩頭謝曰。『已朽之骨。荷蒙上真救活。裴航之遇雲英。劉阮之入天台。僕何敢萌此念。惟願拜爲門下。聽教誨足矣。』」女曰。『不必謝。彼此皆扶持也。吾輩水仙。何能適世間人。君不日得佳婦。卽如妾在房幃。』留詩一章。飄然而去。其詩曰。『妾姓袁兮。字綠瑛。藏春亭畔。舊知名。月中乞得元霜藥。爲報當年免受烹。』生方悟袁者。龜也。乃昔日所救白龜報恩。後娶婦。其面貌如女。喜著白衣。女所云。『如侍房幃』之語。誠有自也。陸生救龜。不過一念不忍。原無望報之心。

乃值垂危之際。服元霜而立愈。則雀啣環。蛇報珠。信不誣也。世之烹宰物命者。觀此當猛省。

義龜報恩 (二)

清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一大龜。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之。漁人窺見多銀。夜卽刳之。船家及小僮俱被殺死。商乞命。盜縛其手足。投浦中。卽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至。大呼救命。乃巡兵也。見大龜負一人來。撈起問故。共疑盜卽漁人。龜卽順流下。衆隨之。至買龜所。龜卽沒水中。而漁舟尙在分銀。巡兵悉擒之。追出銀四百兩。俱不失。同謀漁人皆斬。無一得脫。

(四) 魚類

人獸之變 義龜報恩 (二) 二十六

魚類 義龜報恩 (二) 慈鱔愛子

義魚報恩 (一)

康熙丁丑五月。饒州商人過鄱湖。見漁人得一大魚。重百餘斤。商買而投之湖中。至七月。此商人挾貲歸。夜過湖。遇盜入其舟。移至蘆中行劫。將殺之。忽一大魚跳入其舟。潑刺不已。盜方驚異。適捕盜船過。欲求火炊飯。見之。獲盜三人。商得不死。魚仍躍入水中。

義魚報恩 (二)

李景文常就漁人貨其所獲。仍放水。中。景文素好服食火煉丹砂。積熱成疾。疔發於背。藥莫能療。昏寐中似有羣魚濡沫其毒。清涼快人。遂獲瘥。

慈鱔愛子

學士周豫嘗烹鱔。見有鰻身向上。頭尾就湯而死者。剖之。腹有子。

乃知。鞠身以護其子也。豫感歎。遂不殺生。

古詩云。君看砧上魚。忍痛不能語。身雖遭寸斬。心猶念男女。此情此景。人特未之知耳。知之豈有不惻然心動者乎。

義鱸報恩

高懷中業鱸。日殺鱸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鱸。從後窗投于河。如是積年。一日高店被焚。婢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火瘡盡愈。視之瘡處堆汗泥。而地有鱸行迹。始知所放之鱸救之也。高感其義。遂罷業。

慈鯉戀子

宋番城有屈師者。買得魚塘。至冬築小堰于外。將竭澤取魚。見大鯉越出堰外。復跳入。如是再三。迹其所爲。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

人獸之變

義鯉報恩 慈鯉戀子

二十七

魚類

義鯉報恩 慈鯉戀子

一窟中不能出。故往來且銜且徙。寧身陷死地而不恤也。屈慨然決堰出之。棄其業。

義鯉報恩

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冑者。長跪請曰。一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一生驚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一市得魚。充早膳耳。一前視則活鯉也。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踰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飈。飄船至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沈。衆呼號莫措。咸謂無生理矣。頃隨風鼓浪而前。若有物負而行者。水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見一巨鯉搖尾而逝。

螞蟥報恩

胡傳當省試。謀僥倖。得潘氏園。蟻聚于室。以數十萬計。童子將

焚之。傳曰。一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也。一亟還故居。迨入試。文思窘甚。忽蟻集筆端。陡覺緒思泉湧。一揮而就。遂得薦。

下編 人變動物

一 變犬類

逆婦變犬(一)

浙省黃岩東鄉農民某。性頗孝。母瞽。喜食鷄蛋。每值五十之日。以蛋二枚。麵一盂。奉母食。以爲常。其婦性悍。待姑虐。育一孩。一日夫有事遠行。頻行囑妻曰。今日初五。吾遠出。須傍晚歸。麵蛋在室中。至午宜烹以供母。幸勿誤。一婦曰。一諾。一屆時。將孩尿置碗內。上覆以麵蛋。食姑。姑食未至半。臭不可聞。遂置之。天忽陰雲四布。

人獸之變

逆婦變犬一

二十八

變犬類

逆婦變犬二

雷電交馳。霹靂一聲。提婦至磨下震斃。鄰人告其姑。姑奔出門外。哀告于天曰。一吾家窮。惟有一子一媳一孩。媳死。子無力續娶。孫無人扶養。天寧禍我。我老而瞽。願代婦死。一經時。又一霹靂。忽其婦頭變爲狗。漸呻吟復活如常。立起轉身入門。乳嬰孩如好人。惟不能言。言如犬吠。至晚其夫歸。未至門。鄰人告以故。某曰。一此逆姑之現報也。一後其婦料理家務。一一如常。並能事姑。惟聞地方有作佛會之處。輒奔至其所以示報應云。

逆婦變犬(二)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厲氏。養姑不孝。姑目盲。婦以蚯蚓作羹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榼示兒。兒見之。驚跳號泣。呼聲動天。將婦惡罵。鳴官。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頃之自空墜地。身上服飾如舊。而

頭變爲白狗。夫斥去之。乞食而死。

逆婦變犬

(三)

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供母膳。子各事農業。既出。三婦輒爭詬其姑。饋粥不給。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變。畜一羊一豕一犬。惟首如故。里人聚觀。小兒鞭之以爲戲。笑。三畜但垂淚而不能言。踰數年乃死。鄉人畫圖刊鬻。以爲懲戒。

犯淫變犬

正德間。四明符秀才死。後托夢於子云。『生前犯淫律。明日托生作南城謝五郎家狗矣。』亟行善事。爲我懺悔。一言訖。子思牽其項一卒。以白皮蒙其首。悲啼躑躅而去。子驚醒。明日謝氏果生狗。身純白。易之歸家。爲廣作善事。五六年後。狗遂不食而死。

人獸之變

逆婦變犬

二十九

變犬類

負恩變犬

負恩變犬

蘇州吳趨坊施翁散財結客。年逾四十。始生一子。因攜數百金。至虎邱。修大士殿。忽聞劍池旁有哭聲。趨視之。乃幼時同硯友桂遷也。翁急相慰問。桂曰。『家貧負債。被逼計窮。欲來此畢命耳。』翁凄然。即開篋。以三百金授之。桂向大士前叩誓曰。『某受施公大恩。今生若不能酬。來世亦作犬馬相報。』泣拜而去。既歸。桂復登門謝翁。念其貧。更以東園一區。授之居。桂產一女。翁復幼爲婚姻。未幾。桂於東樹下掘埋金千餘。即翁之父所藏也。漸致富。而翁家日替。夫婦相繼歿。子施還孤苦無依。桂聽妻孫氏言。既諱前負。且圖賴婚。竟飄然徙會稽。還往投之。拒不納。因託伊鄰道及三百金事。桂曰。『借貸必有券。但持券來。吾決不負彼。』還聞之。憤

泣而歸。越數年。桂以營幹入京。爲詰者所誣。貲已失過半。旅寓無聊。正假寤間。忽至一大宅前。門尚閉。旁有一口。不覺兩手據地而入。見堂上燈炬輝煌。一老人據案坐。即施翁也。桂慚甚。欲與拱揖。兩手伏地不能起。即百與語。翁亦不答。但叱曰。『畜生當死。狂吠何也。』一復見施還自內出。桂乃銜衣厭笑謝罪。施還罵曰。『畜生作怪耶。』踢之去。桂聞頻呼畜生。悶甚。俯首行至廚下。見施母坐分肉羹。桂即左右跳躍。足言曰。『夫人家盡懷舊恨耶。乞賜一糲以充飢。』施母復喚侍婢曰。『畜生嗥嗥可厭。速杖逐之。』桂大驚。奔至後園。見其妻與二子俱在。審視之。皆犬形也。回顧已形亦化爲犬矣。乃大駭。問其妻何至此。妻曰。『汝不記大士前誓語乎。復何言。』於是夫妻父子同遶魚池而走。腹甚餒。見有人糞。臭之

人獸之變

負恩變犬

三十

變犬類

負恩變犬

氣亦不惡。妻與二子先聚。啖已亦垂涎。舐之味覺甘美。但恨其少。忽聞傳呼云。『主人命於諸犬中。選一肥壯者烹食。』遂縛其長兒去。哀叫極慘。猛然驚覺。乃一夢也。急束裝歸。抵家。至中堂。見旁停兩襪。几上題二子名。心益悸。趨入臥室。而妻已病危。氣垂絕矣。桂呼之。妻忽睜目。作其長子聲曰。『父如何。今日方歸。冥王以吾家負施氏恩。父有誓在前。吾兄弟與母三人。明早即往施家投犬胎。二牡者即兄弟。一牝而背有癭者母也。父以陽算未盡。俟來年八月。亦當作施家犬。以踐前誓。惟妹與施郎合爲夫婦。獨免此難耳。』一言訖。遂絕。桂見言與夢合。驚痛交集。方欲裹殯。而全居火焚。三櫬俱燬。遂携女至蘇。訪施子消息。猶謂施既赤貧。未知漂泊何所也。及至。則門牆煥整。氣象一新。問諸鄰人。知施還已登第。且已

娶里中支參政女桂羞恨不知所出。覓一舊識人致悔過求見之意。且欲獻女為妾。以贖前罪。施不允。懇之再三。始許一見。桂方入。突有三犬從牆竄出。環遶哀叫。其一背上果有瘻。桂知為妻子也。痛甚。向施泣拜不起。因述前夢與妻臨終之語。且云。『今已家破無歸。但願恩人少開一面。納女為婢。吾亦難酬僮僕終身力作。以免犬報足矣。』施見其情詞慘切。勉許之。擇日納其女。桂亦隨居宅旁。是夕夢妻子來辭曰。『幸君悔罪。施氏祖先已為君乞免。吾母子亦得離孽軀矣。』及曉。聞三天夜來俱死。桂踰年無恙。

頑狡變犬

唐蘇成有才幹。但性頑狡。不信為善。每於古籍中所載佳言美行。必指為飾說。見人修善果。則非笑之。或從旁阻撓。年三十一。貧微。

人獸之變
變犬類

頑狡變犬
串騙變犬

三十一

骨身漸縮小。覓食鄉村。其頭忽變為犬。數日後。其身亦變。惟手足不變。經歲乃死。

串騙變犬

河南富商翟永順販荳萬石。至蘇州發賣。行主人接待甚懇。邀清客花中。鳳陪其閒遊敘話。翟係北人。性情直率。一見中鳳能言笑。善奉承。吹笛唱曲。引嫖帶賭。無不隨曉。遂成莫逆。時刻不離。一日觀女優演戲。翟鼓掌稱妙。中鳳曰。『此殘花敗柳耳。何足賞鑑。城西有霍大官人。曾任顯職。家多聲伎。論貌則閉月羞花。論歌則繞梁裂石。尊兄若見。則視此輩如土壤矣。』翟懇其先容。中鳳別去。三日方來。翟問所視就否。答曰。『我敬達尊兄之意。彼已喜允。明日常同往也。』次早。翟飾沐更華服。備盛禮。使中鳳引路。至一甲。

第輝煌赫奕。數青衣守門。見中鳳皆立起曰。『主人有命。客來即延入。無用通報。』中鳳引翟。轉無數雕欄曲檻。方至大廳。湘簾綉幙。玉爐金鼎。擺設精工。坐半响。方見主人。扶小童出曰。『老夫藏拙家居。久不見客。因中鳳談及高雅。是以願交。』翟謙謝。呈上禮物。主人笑顧左右收去。似不甚經意。須臾酒至。命家伎侑觴。有女出拜。一吹笛。一吹笙。一彈絃。一鼓板。皆殊色也。輪遞而唱。音如新鶯百轉。嚙嚙動人。掌燈時。主人留宿。翟亦不願去。酒闌。主人先歸寢。四鬟亦隨進。小童引客至西園安歇。翟因酒醉難寐。呼中鳳閒話。遍覓不見。又聞附近有骰子聲。啓戶出視。見一小門半掩。內有曲房三間。花木掩映。數女在內。呼盧。皆貌若天仙。中鳳亦在其。中。翟不禁心癢。呼中鳳至曰。『好快樂也。』答曰。『幸主人安寢。』

人獸之變
變犬類

串騙變犬
串騙變犬

三十二

尊兄若不惜鈔。入局亦無不可。翟曰。『但得親近神仙。傾家不惜也。』中鳳邀翟入。衆女亦不羞拒。遂共賭。不一時。衆女皆負。一小伎。年可十六七。面紅腮赤。曰。『我姊妹今日大敗。豈容不復。』急入內取一玉瓶出。曰。『只此孤注。若再贏去。吾便服矣。』衆女駭然曰。『此主翁愛物。爾何敢擅動。』翟原無貪財之意。見美人發急。情願認輸。一擲而敗。衆女聞然大笑。將瓶內之物傾出。乃祖母綠貓睛石明珠等類。約值五千金。中鳳估計除所贏該找銀四千兩。立勒翟寫會票。至行中交割。翟慨然無難色。次早主人推病不見客。翟回至行中。清負畢。中鳳又勾往四處嫖賭。萬金資本。銷耗俱盡。只得垂翅而歸。次年復裝貨至蘇州。訪中鳳已不知去所。問霍大官。亦邈無其人。始知光棍設局影騙。付之一嘆而已。後。

歸家夢行。主衣黑霍。大官衣白。中風衣班。向翟叩曰。『耗君貨財。今來還報矣。』時翟家母犬生三子。正一白一黑一斑。乃三人所變也。

作惡變犬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意作惡。有勸以爲善者。則反言以拒之曰。『我惟恐人說我在善流一邊。』有阻其爲惡者。則反言以抵之曰。『我趕早行些惡事。日後見閻王。還壯膽些。』未幾口生一疽。死三日復甦。語妻子曰。『閻王因我行惡。罰我一世變狗。再世變馬。今生東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取我歸。』其子尋至某家。果生一白項花狗。見子至。眼流淚。口牽衣。因抱回家養大。送至法華寺。每高僧談經時。此犬卽來。若聽者然。

人獸之變

作惡變犬

三十三

變羊類

黜善變犬 殺妾變羊

黜善變犬

宋崇甯中。豐相之居建州。有道士來謁。熟視之。乃京師上清儲祥宮住持也。問何事。曰。『我已非人。茲有所禱。明日將生公家爲犬。願善視我。』豐驚曰。『君有道行。何至此。』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只因見朝廷黜蘇氏學。遂請磨去儲祥宮蘇氏所撰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謂不宜迎合時相風旨耳。』言訖。失所在。次日犬果生子。其一身黑而頭黃。疑是黃冠云。

(二) 變羊類

殺妾變羊

劉道原爲蓬溪令。解官宿秦氏家。一婦泣訴曰。『吾乃秦之妻也。曾極殺一妾。冥官處我以死。仍罰爲羊。現在欄中。明日將殺以享君死。固不惜。但腹中有羔。若因吾而死。則吾罪愈重耳。』劉待旦言之。則已幸矣。舉家大慟。納羔於腹而葬之。

竊錢變羊 (一)

唐長安風俗。每過元日。遞相設宴。有筆賈趙太次當設席。其日賓至見其確上有汲水繩。縛一童女。年可十三。四身穿青裙白衫。泣告客曰。『吾乃主人女也。往年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現在廚房西北隅壁孔內。今罰我爲羊。一言訖。客諦視之。乃一青羊而白頭者也。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宛如亡女。死二年矣。急索廚中錢。猶在焉。於是送羊於僧舍。而合門齋戒。』按錢猶

人獸之變

竊錢變羊一

三十四

變羊類

竊錢變羊二

具在而苦報已償。不幾枉自受罪乎。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尤信。

竊錢變羊 (二)

唐貞觀中。京兆韋慶植有女。早亡。韋夫婦甚痛惜之。後二年。韋欲宴客。買得一羊。其夜。妻夢亡女著青裙白衫。頭簪雙玉釵。泣告曰。『兒在生時。嘗私用父母錢。財今作羊身來償。父母明日當殺。願垂哀救。』母驚寤。自往觀羊。見羊半體皆青。項膊獨白。頭上有白毛兩點。宛如釵狀。卽止家人勿殺。而慶植尙未知也。適賓至。索饌甚急。大怒。廚大廚夫畏罪。遂取殺之。既而座客皆不食。慶植問故。客曰。『項所殺羊。適望乃少年女子耳。』人而詢妻。乃知其故。韋大悲痛。發病而亡。按此事與筆賈之女相類。同一盜親之錢。

同一作羊。示罰。然彼則獲免於死。此獨終至於殺者。非有幸有不幸也。一則所盜之錢未用。一則所盜之錢既用也。

貪食變羊

佛世有一老人。其家頗富。忽思肉食。指田頭樹。告其子曰。一吾家薄有產業。由此樹神恩福所致。可於羣羊中。殺一以祭。一諸子從之。尋即殺羊。禱於此樹。復於樹下立一神祠。其後父死。即生己家羣羊之中。時值諸子欲祀樹神。執而將殺。羊忽自言。此樹無神。我於往日。思食肉故。妄值汝祀。與汝同食。不謂償債。我獨先之。

多殺變羊

烏成宋三以宰羊爲業。後漸而似羊形。每日市罷。仰臥櫬上。喜以尖刀剔牙。如是數年。一日正剔牙時。風忽打下櫬。刀透咽喉而死。

人獸之變

貪食變羊 多殺變羊

三十五

變猪類

姦淫變羊 逆婦變猪一

姦淫變羊

某寺僧。性最淫。寺前後貧家婦。稍有色者。百計誘之。一日晚。攜少婦入寺。方進山門。見伽藍以杵擊其首者。二。即便昏倒。耳中猶聞伽藍叱之云。一汝衣食十方。惟滋淫惡。當入畜類。一僧臥病數日。杵所擊處。即生二角。伏地作羊鳴。數聲而死。

(二) 變猪類

逆婦變猪 (一)

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者。置毒藥于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初不肯與。乞人袖

中出一綠綾衫。與之換去。及婦歸家。姑喜以衫示婦。婦又奪之初着身。忽仆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倏變成猪。鄰人咸集視之。婦猶作人語曰。一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但變猪以示人耳。一言訖。遂成猪。叫獨其前脚猶似手也。

逆婦變猪 (二)

浙寧郡東鄉有張某者。家頗小康。其母年逾古稀。張於平日善事之母。病。張曰。一頃忽夢之冥司。謂余青年時忤逆翁姑。病歿後。罰在鄰村蔡姓家投生爲畜。某日。其家母。斃所產白蹄是也。一言畢而逝。張爲號痛。殯殮之。至期。前往探問。果如母歿時所言。張請購白蹄者。歸。蔡得其情。視若奇貨。張願以百金爲酬。蔡始許諾。乃取以還家。善飼之。三日而斃。

人獸之變

逆婦變猪二

三十六

變猪類

殺降變猪 多殺變猪一

殺降變猪

蘇州劉玉受。明萬歷壬子秋。爲貴州房考官。道經湖廣。夢一長面偉人告曰。一吾宋將曹翰也。攻江州不下。怒屠其城。因此殺業。世爲猪。以償所殺。往歲曾爲猪於君之佃戶家。蒙君憐而活之。今君泊舟之所。即我將來被殺處。明日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遇。幸垂哀救。一劉驚覺。窺泊舟之所。果屠門也。頃之擡出一猪。呼聲動地。劉遂贈之。按當時將此猪放之閭門放生堂中。呼曹翰。即應。萬人目擊。

多殺變猪 (一)

明正德中。南京孝廉某。家巨富。多殺生。常以三四猪宴客。一夕夢神謂曰。一汝殺生無算。當先變爲猪。卒不戒。越半載。暴死。既殮。棺

中有聲。者。視之。已化爲豬矣。當時江南人士競傳之。

多殺變豬 (二)

無錫新安鄉有張屠。宰割甚多。挑售村落。獲利倍於他屠。家漸裕。一日。提豕欄中。豕身人首。面如其父。急呼其妻視之。曰。『真吾翁也。』相持慟哭。豕復原形而死。置棺埋之。由是改業。不售豕肉矣。

構陷變豬

清康熙丁卯舉人邵某者。平湖人也。邑中富人陸米虫。因善販糶起家。得名米虫。死其子即名小米虫。年未冠。有親楊某。性貪狡。爲經理其家。悉力侵騙。歲獲金數百。未幾小米虫聘於劉氏。劉翁富而老成。邀婿先過門。密告以楊之欺剋。使遠之。自此小米虫有事一決於翁。楊銜恨。思欲離絕其婚。素服邵某居鄉武斷。多智術。挾

人獸之變

多殺變豬二 構陷變豬

三十七

變豬類

構陷變豬

二百金求計。邵遂密爲布置。不數日。通衢遍貼匿名帖。言劉女與僕通姦。有娠。請某醫墮胎。小米虫見之。大怒。訟於令。求退婚。令拘僕。僕果俊。訊之不承。醫供曰。『某在劉家診視有年。其女索墮胎藥是實。但不知姦夫何人。』令不察。遽判離。其女投繯者數矣。以翁曲慰得生。楊遂爲小米虫擇配完姻。彌月後。旋聞新婦有私產兒已數歲。公然畜於母家。鄰里皆知。悲極。不久得病死。而米虫無後矣。未越月。楊在通衢大言曰。『此事我實造端。當即赴質。』自批其頰不止。抵家吐血斗許死。是時邵方入秋闈。頗得意。試畢。歸忽嘔血。囑語曰。『我以先世與前生功德。今歲登科。前程尙遠。以二百金之貲。爲楊某計。離人婚。絕人嗣。雖中式不及見矣。』前一放榜之夕。死。比明報至。日尙視家人以泥金示之。遂瞑。及卒。妻子

同見夢云。『我爲米虫一案。削盡功名。祿壽尙不蔽辜。罰在某處某屠家。爲豕。豕有五尾。半白者我也。次日其子走訪。豕與夢符。買而豢之。僧寺老嫗泄其事。觀者日如堵。嗚呼之曰。『邵舉人。』妻子恥之。一夕徙去。不知所終。

奸臣變豬

聊齋志異。青州馮中堂家。屠豕。燂去毛垢。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賊害忠良。世世爲豕。』可以鑒矣。

侵漁變豬

周登爲縣吏。每事漁食。平人却自言一塵不染。動云。『若有侵漁行同狗彘。』及病作。鼾聲累日。而斃。人以爲自咒所致。

竊錢變豬

人獸之變

奸臣變豬 一 漁獵變豬 竊錢變豬 三十八

變豬類

竊錢變豬

隋大業八年。宜州皇甫遷曾竊母錢六十文。母索錢不得。舉家盡遭鞭撻。明年遷亡。託胎其家。豬腹中。豬稍長。賣於遠村社主家。得錢六百元。是夜其妻方睡。卽夢豬云。『吾是汝夫。爲取母錢六十。累合家拷打。罰爲豬。不意被汝賣去。幸速贖我。稍遲則被宰矣。』妻覺。猶不其信。少頃睡去。復夢如初。其情轉迫。乃披衣叩姑門。而姑坐起已久。各述所夢。而同時已半夜。而社主尙遠三十里。其母恐不肯贖。乃以錢一千二百文。命長男并遷之子同往。社主因社期已迫。堅拒不允。乘夜仰有勢力者強贖之。社主乃放豬歸。道經曠野。兄語豬云。『審是吾弟可先行。』豬卽先行到家。其後鄰里共爲嘲笑。子女恥之。乃私告曰。『吾父如此。累兒女何以見人。』父向與徐某甚厚。盡往其家。吾等送食可也。一豬聞之。涕淚交流。搖

尾竟往徐家相去四十里大業十一年豬遂死於其處〔按〕改頭換面一家俱不識矣所以六親畢竟是空

變猪償債 (一)

方大者家貧善宰殺父歿已數載母子相依一日五鼓母夢驚醒呼子云「我夢今日有人喚宰猪汝可用利刀割之勿俾其受苦也宰畢即歸切勿飲其熱血酒此猪乃前世欠其銀十兩今來還債求速死故耳」天將曉果有表弟某約宰猪方懷利刀往水漿俱操刀一割即行姑母留飲血酒方不可姑母表弟強拉之方曰「奉母命不可飲其血」姑問故方曰「母夢此猪昔欠姑債銀十兩今來還求速死母哀其苦故以此命余不敢違」姑曰「異哉斯夢」回憶數十年前曾借銀十兩者乃爾父也姑丈在世已

人獸之變

變猪償債一

三十九

變猪類

變猪償債二

說明郎舅至親不用償還今乃何故如此償債早若言此當不加宰一姑姪相抱大慟方歸泣向母述前說母泣曰「誠哉我夜夢爾父囑我勿先言恐不加宰雖妹丈有不索之言奈契約未焚現封酒罈之上故只求速死了此一役孽債也」母子復相抱大慟方心悔懼復往姑家果于罈上得父之親筆紙卷一慟幾絕從此不復宰殺此係近時實事

變猪償債 (二)

高郵村翁養一母鹿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舊鄰某曰「吾年來還汝債幸已足數止欠一肩蘆蓆耳」一覺而疑之家人報母猪死翁不忍食命子埋之方据坎適蘆蓆船過問埋何物子以死猪對舟人曰「勿埋猶可啖」以席一肩易之子持蓆歸翁詢知之

大嗟嘆

變猪報仇

齊襄公無道姦佔其妹文姜謀殺妹夫卽魯桓公罪坐彭生殺以飾非後出獵見一大豕熟視之乃彭生也射三矢不中其豕忽作人啼直立齊襄公驚墜車下傷足失履被豕銜去及連稱等作亂攻入襄公匿於深處尋不見忽豕出其履稱等見履搜出殺之二事皆見左傳

畢肖猪形

餘姚渡江橋下有一家世業宰猪其子尤善操刀囊中頗充遂娶妻數年無子身體漸肥胖頭頸亦日短縮眼睛又俱深陷畢肖猪形忽染傷寒時作猪吼聲至七日發狂爬至橋上大吼投水隨流

人獸之變

變猪報仇畢肖猪形

四十

變猪類

足如猪蹄猪魂戀肉

而去屍不可得

足如猪蹄

潮州某縣王二者業屠很惡異常且好用假銀生一兒頭有兩角長寸餘足如猪蹄三歲夭死

猪魂戀肉

有士曾爲百夫長自知三生事過維揚興教寺語寺僧曰「某一生爲馬一生爲蛇一生爲猪馬畏跌蛇畏六月蒸暑猪畏身首分離在屠兒肉案時栖魂案下伺買者過或云三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魂從其多者而惶惶四顧吾魂或浮游刀砧上或浮游湯火中或浮游盤器側或浮游口鼻旁凡我肉處無不到戀戀不已只待肉盡我魂方釋又歸來附案下待屠兒肉一毫都盡吾魂欲四

逃。茫然無向。一言畢。士猶淚下如雨。

猪變人形

歙城徐翁漢才。列肆皖城。兼事屠割。日鬻數十猪。積有年矣。一日暮歸。見肆門懸肉。盡變人形。大駭。呼燈燭之。依然猪也。乃悟羣畜皆入輪迴者。爲延僧梵法以懺之。從此罷肆業。

猪變人頭

浙江餘姚北鄉河市地方。有泰和肉店。主人和生者。業屠已三世矣。有一猪方殺。哀號不已。淚下如珠。和生猶不之怪。待屠畢。去毛既盡。瞥觀所屠猪首。變爲乃父之頭。審視大驚。卽挈而埋之。不敢告人。旋于晚間。復遇所埋之處。忽見其故父問彼招手。和生駭懼。逃歸而病。數月方愈。

人獸之變

猪變人形 猪變人頭

四十一

變牛類

猪作人言 逆婦變牛一

猪作人言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聞二家對語。其一曰。『明日殺吾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宿客言狀。如其言而得豕。二家作人語。足證衆生雖墮異類。靈性猶存。家之前生是人可知。

(四) 變牛類

逆婦變牛

(一)

甌郡西村。有駱翁者。幼爲人牧牛。長入營。食馬糧。又常縶犬入山。捕野獸。偶得無主橫財。成巨富。生三子。各爲娶婦。皆舊家女。翁與婦自知出身寒微。不敢與三婦爭禮。飲食供奉。如待尊客。三婦習

爲固然。稍有不到。非形諸顏色。卽見於言語。翁嫗皆忍氣吞聲。不與較也。長婦呼翁曰。『老牛。』姑曰。『牛婆。』次婦呼翁曰。『老

馬。』姑曰。『馬婆。』三婦呼翁曰。『老狗。』姑曰。『狗婆。』各指其年幼鄙事。嘲笑之。翁好吸煙。時不離口。三婦暗將牛馬糞。晒乾拌入。翁吸出穢氣。知是三婦所爲。呼三子至前。欲加杖責。三婦挺身出曰。『牛馬乃翁之故交。少時不嫌。今反嫌耶。若論成家之由。翁當報狗恩。食狗糞。何牛馬之足云。』各拉其夫歸房。其父母反云。『翁嫗凌辱其女。』率領多人。將翁毒打。翁反治酒賠情。自是任其無禮。再不敢與較矣。一日值翁生辰。三婦並不慶祝。攜酒肴至後園會飲。以牛馬狗爲令。長曰。『牛不耕田。該打一。』次曰。『馬不行路。該打無數。』三曰。『狗不食屎。合該打死。』正在鬩

人獸之變

逆婦變牛一

四十二

變牛類

逆婦變牛二

逆婦變牛

(二)

江陰長涇婦夫死而虐其姑。有所顧指。恐恐然不敢犯。婦遠出計期留米於廚。叱姑曰。『與若食。無費。』出門後有僧持鉢乞施。其鄰與之米而不受。堅求其姑廚下米。姑曰。『此絕我老婦命也。』僧出敝緇衣爲質。姑以情告。『我老不堪爲媳。』一僧強納衣。攬米而去。日暮。媳以他故還。索米不得。罵逐姑。姑曰。『一僧言著衣愈百疾。特爲娘子留也。』媳聞能愈疾。試披之。著身遂不可脫。須臾。生角成老特矣。姑急牽其手。仍爲人形。觀者如堵。與之飯。

不食僅啣生草非姑親飼不食天啓丙寅年事此不孝於親者神使變畜爲婦者其鑒之

殘忍變牛

元秀家財四十萬有子四人其餘諸妾所生並瘞埋之一日夢中見十數輩來追殺人賊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爲牛蹄展轉於床大叫三日頭斷而死

殺降變牛

秦將白起慘毒好殺每出兵必斬首十餘萬又用詐謀殺趙降卒四十餘萬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惡貫既盈旋即見殺於秦子孫絕滅至唐時雷殛死一牛有白起二字明時雷殛死蜈蚣一條亦有白起二字其誅降戮服之罪誠萬劫不赦矣

人獸之變 殘忍變牛 殺降變牛

四十三

變牛類 奸臣變牛

奸臣變牛

李林甫未顯時遇一道士戒之曰「君前生多善名列僊籍縱不白日昇天亦爲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日事權在手切勿有所陰賊」及既貴怙寵害人每夜坐假月堂閉門構思喜悅而出則明日必有誅逐久之復夢道士曰「君忘吾言乎今獲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處耳中惟聞風水聲府署森整帳榻華侈林甫喜曰「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慘苦殊甚尙謂不惡乎」林甫駭汗而寤未幾白日被鬼毆七級流血而死明年卽剖棺斷屍後里中一牛震死身有李林甫三字又惠州雷擊一娼脅下書云李林甫毒害弄權帝命震死又陸某割雞請客而雞背宛然李林甫三字驚而不食

謀財變牛

浙江義烏有周務珠者無正業在縣之佛堂鎮傭工度日居年餘忽家計充裕人亦不知其財從何來某夕自鄰村夜飲歸途中喃喃作囈語同行者疑其醉不之怪次日偶臨水照影見水中所現非人身頭有角狀如牛乃大驚奔回若有所失精神恍惚告其妻「有冤鬼至吾于數年前往紹興販冥銀途遇一客携巨資因隨行至隱僻處殺之沉屍于河取金以歸今見此人至吾命休矣且有鬼吏俱至言冥曹科罪罰吾爲牛汝可穿吾鼻貫繩牽以示衆」又曰「吾既爲牛不應有手指汝可爲吾斷之」妻不忍遂自咬指盡落乃伏地作牛鳴予以飯不食投以草乃嚼之并求牧者加鞭撻謂愈重愈佳否則鬼吏更施酷刑尤爲痛楚如是者一晝

人獸之變 謀財變牛

四十四

變牛類 陰惡變牛 化牛償債一

陰惡變牛

夜觀者如堵臨歿勸人勿爲惡謂陽世法律或可漏網冥法嚴密無倖免者世人當以我爲鑒此民國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事

夷堅內志曰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於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疾死初無他異既而鄰邑崑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脅下黑毛成七字曰「尤廿三曾作牢子」蓋尤始貧時曾爲縣獄吏有隱惡云尤氏子欲贖以二萬錢其家不許

化牛償債

秦雍年老鄰人王姓負銀不還實望秦之老而死也王乃先死託夢於秦曰「君壽正長今我乃還債矣」秦家牛生一犢叫王姓名犢卽點頭

化牛償債 (二)

田有才欠洪成裕錢三百千。久而未償。洪商於湖南。數年不歸。有人傳其已死。田大喜。具香燭詣二郎神廟。祝曰：「聞洪某客斃他鄉。但求此信果真。願備牲禮酬神。如係傳言之訛。望神顯靈。令其速死。」後洪得重利歸家。田躲避不見。洪亦不較前欠。竟相忘矣。田染時症身死年餘。鄰家磨房買一驢。壯而有力。一日倒地不肯起。重鞭之。乃作人言曰：「我田有才也。欠汝錢五千。今已還完。要到洪成裕家變牛去矣。」鄰家聚觀問曰：「爾欠洪家何物。又墮畜道。」客曰：「我欠伊三百千。不合向二郎神前。願他身死。毒心惡口。與禽獸無異。故罰變爲牛。爲伊耕種十五年。臨老受屠宰之苦。乞語我子。速變家產清償。庶得減罪也。」衆奔告其子。不信。親問

人獸之變

化牛償債二

四十五

變牛類

化牛償債三

之驢仍述前言畢。立死。子乃具本還洪。時成裕久故。子亦盛德。曰：「舍間昨產一牛。不意有此一段因果。」即查原約燒燬。將錢兩分之一。半給田之子。以體父志。一半施寺僧爲養牛之費。牛得善終。

化牛償債 (三)

吳興王某。勇悍強暴。每用詐計。誣買人田。哄契到手。止交半價。便挾契管田。餘皆拖騙。其放賬則本利全還。猶借帖不退。分外多索。人畏其勇。莫敢與爭。一日暴死。鄰家生一牛。主人往觀。忽作人言曰：「我王某也。陰司以我騙汝田價。罰爲牛。以償之。快叫我子來。令其奉還。」主人驚異。往呼其子至。高聲問曰：「牛何在？」牛羞慚埋頭不應。其子以主人誘父大怒。揮拳欲打。牛出言曰：「汝莫逞強。陰司報應甚嚴。因歷數某田欠價若干。某賬原帖未還。在於

何處。汝須一一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大哭曰：「我在陰司受苦甚慘。今變爲牛。如何見人。不如死去。」因以頭觸柱死。觀此則王某一死。所騙財產。其子承受。以爲當然。又誰計其父變牛以償乎。若非現身自言。則鄰家之牛。其子或借以背犁。鞭棍加之矣。嗚呼。言至此而不醒者。乃頑石土塊。非人也。

化牛償債 (四)

六合張家。頗富有尤門子。負其銀若干。忽夢尤曰：「我來做牛償前負。其夜產一牛。跡尤於昨夜死矣。後於羣牛中呼尤門子。此牛即叩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叩頭若應者。夫財雖身外之物。可得可失。然臨財分明。義所當然。彼負心者。宜其入於異類也。語曰：寧人負我。我毋負人。執此臨財。其庶幾乎。」

人獸之變

化牛償債四

四十六

變牛類

化牛償債五

化牛償債 (五)

太原王彥須。借其鄉長者銀一兩八錢。買舟度生。家稍贍。王竟忘前義不償。忽經八載。長者亦忘之。一日閒步舍旁。忽見王腰繫汗巾。竄入牛欄。少頃牧童報云：「牛母生犢。」長者即往觀。小牛腰間猶宛然汗巾紋也。默識之。及年餘。小牛肥潤壯大。令牧童牽鬻之。偶遇何屠問價。童應以一兩八錢。蓋長者所囑也。屠私喜。以爲此牛不止此直。遂依價牽去。有一農見而問曰：「牛甚肥。當春時何忍殺之。轉賣我耕田可乎。」屠給曰：「適用價二兩五錢得之。若再加一錢。即與汝。」農又喜。此牛過於值。隨以二兩六錢還屠。較之長者。又增八錢矣。牛歸農家。不須管理。自然往返。一日失所在。徧地尋之。已仆於山岩下死。農頗恨。後遇何屠於市。共叙始

未。農故耕長者田。乃詰問曰：「此牛何故止鬻此值？」長者曰：「汝不知也。此是稍子王彥須託胎填債。我所目擊。彼原欠我銀一兩八錢。故止賣此耳。」何屠聞之。始大悟曰：「王稍亦欠我肉價八錢。一農亦悟云：『我借王稍銀二兩六錢未還。今故取此償彼也。』一相大駭異。事在明萬歷己丑年。」

肢變牛蹄

大庾蘇小二好宰牛。病月餘。忽兩手兩足皆成牛蹄。年餘而死。

額生牛角

鎮江華回子父子宰牛。一日仆地作牛鳴。臥病月餘。額上生雙肉角。長寸許。觸之極痛。死時鄰里皆聞牛屍氣。

牛作人言

人獸之變 肢變牛蹄 額生牛角 牛作人言 四十七

變驢馬類

侮父變驢

沈遇知杭州將赴任。所過堰。皆集牛牽挽。時值隆暑。官役露宿堰上。忽聞呼以排行者曰：「一來朝何生活？」一曰：「沈幾之子知杭州。今過此。吾輩又增一番勞苦。」一曰：「沈幾且有子知杭州耶？」一嗚咽悲嘆。衆官使人迹之。乃堰上數牛。有流淚者。衆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親舊耶？」一遇聞之。大驚。亟命減載。未幾擢秩。

(五) 變驢馬類

侮父變驢

明正德時。平陽周振恃才狂傲。值科試。爲家中細事。侮其父曰：「我貴子也。非汝所生。父忍之。是夜振夢被攝至冥。冥王罰其變驢。振辯無罪。王曰：『汝侮父。應墮畜道。且眼界自大。傍若無人。更去兩

目。使推磨受鞭。』振語塞。蒙驢皮出。覺後自言。作驢鳴死。

逆婦變驢

陝西固城縣。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婦忽向姑詈罵。喃喃不絕口。姑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門而臥。久之不出。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追姑回。欲啓房視之。而不得。急呼他人。踏門入。惟見此婦臥于地。一腿已變成驢。矣。越數月方死。

作偽變驢

戚弘猶心巧。膽大。善於謀利。人所不敢爲者。無不爲之。人所不敢取者。無不取之。能將銀鑽空灌鉛。又能造白銅假銀。出外買物。被人識出。彼以遠颺。其與販諸物。或以土攪鹽。以石灰攪麵。以沙泥

人獸之變 逆婦變驢 作偽變驢 四十八

變驢馬類

作偽變驢

攪糖。種種欺天害理之事。靡不做到。一日從湖南販米。舟過洞庭湖。有天后娘娘廟。戚與同伙到廟遊賞。方入門。如有物擊者。大叫昏暈。衆扶回船中。不能言語。惟作驢鳴。稍頃。漸變驢形。衆計曰：「戚某惡人也。其子有父風。我等同伙而來。戚變驢回去。其子必不肯認。到官妄告。我等死無日矣。」乃備牲格。同至廟中。禱方畢。戚忽躍起。後蹄著地。奔至神座前。跪下曰：「娘娘已允爾等所請。俟我到家。從重發落。即復原形。問之一字不知。有告之者。戚反謂其辱己。欲與拚命。抵家後。值歲荒。米價湧貴。戚大喜。與子計議。將米攪水。每擔可出加二。忽燈日呼曰：「娘娘遣差持兩驢皮至矣。」父子倒地打滾。同變爲驢。家人恥之。關閉廄中。大肆啼齧。出外蜀牧。則安然。人以老戚驢小戚驢呼之。即應聲而至。嗟乎。計戚變驢之

後又復原形。若肯從此改行。則天后娘娘當必予以寬典。乃怙惡不悛。忍於荒歲將米。攪水。希圖加二利息。究之重利。未曾到手。而父子雙雙。畜矣。採取姦利。亦何益哉。

欺妄變驢

秦州劉自然者。管義軍。因蜀亂。欲點鄉兵捍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當行。自然聞其妻髮美。欲得之。誘知感曰。一能致妻髮。即免是行。一知感歸謀之婦。婦曰。一髮可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妾留此美髮何爲。一言訖。攬髮剪之。知感甚痛惜。然迫於遠役。遂獻於劉。而戍終不免。尋歿於金沙之陣。其婦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脅下有劉自然字。邑人傳之。達於郡守。守召其妻子。識認。其子曰。一某父平生好飲酒。

人獸之變

欺妄變驢

四十九

驢馬變類

貪求變驢 貪肚變驢

食肉。若能飽啖。即某父也。一驢即飲酒數升。啖肉數斤。食畢奮迅長鳴。泣然淚下。其子請備百金贖之。知感婦不許。日加鞭撻。曰。一猶足以報吾夫也。一其子亦羞憤而死。

貪求變驢

孫南金以交結官吏致富。晚年益多貪求。凡人所不敢爲者。無不爲之。人所不敢取者。無不取之。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瘠如柴。及死。乃作驢鳴不已。

貪肚變驢

蔣某丁丑進士。任山東分守道。有兄弟爭祖產。兄賄金二百兩求斷。弟賄金三百兩求斷。蔣俱受之。因弟金多一百。乃斷與弟。兄氣鬱死。後蔣死。里有紳士。死三日復甦。喚蔣子謂曰。一我到陰司見

令尊已變成驢。託生於某家。一蔣子不信。紳士曰。一令尊任山東時。受賄枉斷。由爾僕某過付。可問之。一果然。紳士曰。一令尊託我帶信。叫你退還此金。以脫其罪。一蔣子從之。並往買其驢。寄養於揚州放生庵。用二僕飼之。三年而斃。

刻薄變驢

黃州有時顯之者。富而刻。一李姓者。借時銀四十兩。本利俱楚。以平日交厚。偶失取券。數年後。時執前券取償。李重還之。始滅券。未幾時死。李家一驢。產駒。額有白毛。作時顯之三。字。時家聞之。來買。然驢兒價不過一二金。力挽不前。添至四十金。方行。

背夫變馬

唐并州文水縣李信爲隆政府衛士。顯慶某年冬。乘赤驢馬。并帶

人獸之變

刻薄變驢 背夫變馬

五十

驢馬變類

手類馬蹄

驢駒一匹。隨例往朔州赴番。時風雪嚴凝。行十餘里。馬不能進。信鞭之數十。馬遂作人語。謂信曰。一我是汝母。爲生前背汝。父將石餘米。付幼女。故今獲報。此駒即汝妹也。亦爲償債耳。一信聞之。不勝悲泣。乃躬負鞍轡。告之曰。一信是我母。當自行歸家。一馬遂前行。至家。信兄弟乃別作廠室。養飼。有同事母。常爲其齋僧禮懺。合門精進。修持。時工部侍郎溫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停俱以丁艱在家。聞而駭異。就家詢之。見馬猶在云。〔按〕財物之可通融者。無如夫妻子女。乃猶毫不假借。如此。然則世之偏憎偏愛。而私爲厚薄者。可爲寒心。

手類馬蹄

薛福成曰。吾錫江寫園先生。以進士爲四川縣令。其本管知府牛

姓。右手爲人。左手如馬蹄。能自記三世之事。歷歷不昧。謂先生曰。一余前生爲一將官。因征苗殺戮太多。冥司罰令轉生爲馬。余既生。歷間回顧。本生儼然馬也。因悲鳴。踴躍不食。死。冥司仍令爲馬。不敢復求死。既壯。爲某將官坐騎。某將暴戾性成。往往鞭力交施。受盡百般痛楚。一日戰敗而遁。追兵急。余負將疾奔。忽臨一山澗。寬約丈餘。對面銳石削立如峯。余念躍過則身死。而吾主或可救。不躍則主必爲追兵所殺。乃一躍而過。余腹觸于銳石。腸裂而死。某將竟以身免。冥司以余忠許轉人身。且爲文官。秩至四品。方余之轉生爲馬也。鬼卒以馬皮着余身。及余復爲人也。鬼卒將余馬皮削去。而余已二世爲馬。皮肉粘合無間。乃以刀割之。痛徹心骨。割至蹄尖。尤不勝其痛。余因縮去左蹄。鬼卒竟未之覺也。孰意

人獸之變

手和馬蹄

五十一

變虎類

腿有馬毛 淫惡化虎

轉爲人身。而馬蹄猶未去。手此太守所自述者也。

腿有馬毛

江南某將軍者。自言一世爲官。因悞殺一囚。一世爲馬。在棧道驛遞中。雖爲馬。猶記前生事。但不能言耳。一日遇急差。於險峻處痛鞭之。馬恨甚。欲墮崖殺之。忽念我本爲人居官。因枉殺人。墮畜道。今復造業。永無超脫之日矣。作是念已。旋得病死。今生得爲將軍。然作馬之苦。歷歷能憶。特製軟鞍。橋數百副。施棧道中。蓋驛馬奔驟馳蹶。背上木鞍橋最痛故耳。將軍左腿。猶有馬皮。毛數寸。可信。

(六) 變虎類

淫惡化虎

唐隴西李徵皇族也。家於號略少博學。善屬文。弱冠貢舉。旋登進士。後調補江南尉。以倨傲不爲同僚所喜。謝秩游吳楚間。所至聞聲相慕。饋遺甚富。方西歸。號略忽於旅次。發狂夜走。莫知所適。僮僕跡之。月餘不得。遂挈其資馬遁去。明歲其同年進士陳郡袁儻以監察御史奉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突有一虎自草中出。儻甚。俄虎仍匿草中。作人言曰。『異哉。幾傷故人。』儻聆其音。似李徵者。詰之果徵也。請其出見。以形狀醜惡。羞見故人對。因互道往事。相與悲歎。儻問其有何夙業。膺茲天譴。徵遂言嘗於南陽郊外。私一婦。其家知之。欲圖加害。由是不得復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口盡焚殺之而去。不圖以是淫惡。遂化異類。爲可悲也。言竟復口授所作舊文二十章。乞儻之從者筆錄以遺其子。并口占一

人獸之變

淫惡化虎

五十二

變虎類

嫉妬變虎

詩云。『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一倖後遣使持書及賻贈之。禮計於徵子。告以其父已死。徵子得訃。遂入京詣倖。求父之柩。倖不得已。始以實告。并分已俸給徵妻子。俾免凍餒焉。倖後官至兵部侍郎。事詳唐李景亮所撰人虎傳。此其大略云。

嫉妬變虎

台州司法葉薦妻方氏。天性殘妬。婢媵無不受其酷虐。薦不能制。中年無子。不敢娶妾。一日夫婦相對無聊。薦長歎曰。『吾年已邁。豈復作少年好色態。但六旬老人。尙無子息。奈何。』妻曰。『待吾亦過六旬。任爾自爲之。不復禁也。』越數年。果娶一妾。方氏絕無

慍色謂薦曰：「吾老矣，不耐煩劇，須別治一室，使我獨居，得茹齋誦佛以終天年。」薦從之。未幾，遣其妾往問候焉。薄暮不出，薦心訝之，窺其門，寂如也。急令家人破門入，則見方氏撲地騰躍，變一斑斕猛虎，已竄出門外矣。室中血肉狼藉，止餘一首兩足。視之乃妾也。薦驚悸欲絕。虎既去，不知其蹤。聞山中有二禪師，知過去未來事，薦往參之。問其故，師曰：「此乃汝妻毒心所化也。緣獨處多時，忿恨滿腹，一見妾至，怒氣勃發，遂現此形，傷其性命。今已驅入冥獄矣。」

唐史顯慶二年，涪州民范端化為虎。

又久視二年，郴州佐使因病化為虎，欲食其嫂，擒之，未全化而虎毛生矣。

人獸之變

姚姑變虎

五十三

變鱗介類

慢夫變蛇 虐婢變蛇

(七) 變鱗介類

慢夫變蛇

蜀將杜企娶張氏，十餘年生一子，企素怯弱，中年益多病，視聽步履皆不任持，不獲張氏一顧也。張忽暴卒，化蛇而去。

虐婢變蛇

張郡衛氏苛虐不仁，奴婢以笞死者甚多。中歲病惑，獨閉室臥，自云：「不欲見人。」人至輒忿怒。久之，人聞室中有瑟瑟聲，窺之，已化為蛇，衣服髮爪散委牀下。家人怪之，殺而焚焉。此止知婢僕之可虐，而無一毫憐憫之心也。凡為婦人之不仁者，亦知有此毒報也乎。

害人變蛇

廣西近山處，人多習蠱毒之術。有婦人某氏，開旅店生理，善蛇蠱。其法殺小蛇製藥，為天下之毒，為百世之患。不知創自何時，造自何人。其人當也。人食之，則腹生小蛇，立死。害人累累。一日，其婦扃戶晝寢，久而不出。家人開房內有跳躍聲，開戶視之，則身已變為蛇矣。皮一日換了終害己。不報之來世，必報之今生。其報顯矣。不報之子孫，必報之本身。其報速矣。不變飛禽，不變走獸，獨變為蛇。其變巧矣。

殘殺變蛇

案梁武帝好僧佞佛，每日清齋，與寶誌公參禪悟道。郗后諫曰：「陛下為天下主，若與耆德碩儒講求治法，自然四海昇平，萬民樂業，國祚綿長。今誌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乃天下之亂民，未聞與亂民共處，而有裨萬幾者。」武帝曰：「卿若見誌公，當不作是語。」

人獸之變

害人變蛇 殘殺變蛇

五十四

變鱗介類

殘殺變蛇

「后曰：『妾明日當備齋飯供養，觀其德行若何。』」命御庖煎肉雜各色素菜，制成饅頭。次日乘輦至寺，各賜四枚。每僧令二美貌宮娥執蓋奉茶，眾僧魂銷意亂，食之立盡。后遙見大笑，惟誌公合掌瞑目，置而不食。后後傳旨相勸，誌公說偈曰：「道能制魔，魔能亂道。穢食餒人，難免蛇報。」稽首謝恩畢，令大眾理之。越數年，郗后崩，武帝思之，每日念經超度。一日坐便殿，忽聞樑間有聲，視之乃一大蟒，作人語曰：「妾乃郗氏，因在世不合，以穢食破僧戒，故罰變此形，日居冀室，受無量苦惱。又曾鞭殺宮女多人，盡在陰間索命。每逢三六九日，受鞭一百，疼痛難忍。望陛下救援。」帝曰：「吾久命僧脩懺，豈盡無靈？」后曰：「彼皆濁俗凡僧，未得感通。陛下如肯相救，當延智慧名僧，方可有濟。」言訖不見。帝乃遍選天下

有道之僧。四十九人。改經文三卷。今之梁皇水懺是也。觀郗后諫武帝數語。侃侃正論。可稱賢后。乃因一念之迷。卽墮惡道。穢食餒人。其可忽乎。

殘殺變蛇 (二)

太倉衛指揮王二。初生下盆。卽能言。隔世事。言前生係山東某府大鄉宦公子。家累巨萬。最好施予。廣積善果。但性凶惡。捶殺僮僕無數。死見閻君。罰於金陵聚寶門內城砌下爲蛇身。既大而性不昏厭惡。欲尋死。乃夜以身橫城門下。五更城啓。爲衆車輾爛。蛇魂復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得自尋死乎。當再爲蛇。抵除夙業。」余叩首哀籲。懇陳不願。閻君曰：「汝却作得有福。當受福報。惜以惡心定業未消。」余又懇苦求免爲蛇。閻君曰：「也能只

人獸之變

殘殺變蛇二

五十五

變鱗介類

惡毒變蛇 刀筆變蛇

得帶餘報去。」乃命託生太倉衛爲指揮。家亦豪富。但胸前有一蛇皮。斑剝膩滑。長七八寸。闊二寸。每至暑月。腥氣逼人。滿座掩鼻。時令家僮以盆水頻頻揩拭。慚恨切齒。後兄死。得襲職。州人稱「蛇皮王二」焉。

惡毒變蛇

南史傳綽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施文慶等譖之後。主下獄死。有惡蛇屈尾至靈牀。當前受祭酢。去而復來者百餘日。說者此惡蛇卽傳所變云。

刀筆變蛇

順治十六年。績溪縣令李之韓。以公事之江甯。與陳經歷同寓。一日陳入浴。李窺見其下體有鱗甲。異而問之。陳曰：「此吾前世事也。

轉生之時。冥王囑我。宣言以爲世勸。故不敢隱瞞。憶吾前身乃一庠生。亦姓陳。家貧。與人作狀。枉害人多。中年暴亡。被拘至冥。冥王怒曰：「汝命該由貢生授爲經歷。因爲惡削去。所作諸惡。今當受報。」一命押入地獄。照罪加刑。慘苦已極。月後方判入畜道。帶至轉輪司。頃刻如旋風飄蕩。莫知所止。風定時。聞耳邊有豬聲。開目視之。已變爲豬矣。年餘宰殺。熱血澆心。痛不可當。一魂赴陰司。哀求人。王叱曰：「汝罪有七劫畜牲之苦。何得就轉人身。」又命推赴轉輪司。其狀如前。移時開目。則變爲蛇矣。見老蛇在傍。啣死鼠飼我。我不肯食。飢莫能忍。試食之。味甚甘。因亦食焉。久則老蛇不知所在。吾漸長大。自思受報若此。何敢再傷物命。藏匿洞中。惟飲清泉而已。猶憶爲秀才時。聞人傳言。謂念阿彌陀佛。可以懺罪。於

人獸之變

刀筆變蛇

五十六

變鱗介類

刀筆變蛇

是勤念佛號三年。苦無了期。因自尋死。見推車人來。吾卽橫欄於道。被車一研兩截。一魂赴陰司。哀求人身。冥王方笑曰：「汝爲蛇猶知念佛。可消罪愆。今不但還爾人身。且還爾官職。轉生之後。將此因果說與人聞。方知懺懼。」乃命鬼卒與吾脫去蛇皮。自首剝至腰間。吾痛甚。擺動。鬼卒不喜。下截尙未脫完。卽發往轉輪司。余昏迷不知。少頃聞人笑語曰：「好好是個男兒。」吾驚覺。始知得復人身。心甚喜。周歲後。吾母以肉飼我。輒吐去。自小持齋。蓋欲報佛解脫之恩也。七歲後。吾父教吾讀書。喜吾前生之書。尙能記誦。十七歲入泮。三十六歲拔貢。後赴朝考。得授斯職。今四十有五矣。回思往事。夢寐驚畏。嗟乎。天下受虧最慘者。只有惡人。不信因果。死後方知其難。可勝悲哉。今雖居官。分毫不敢苟且。待任滿辭歸。

捐薄產入寺參禪。而人間之事。非所願也。」

化蛇報讎

陳一清妻三舉女胎。三斃之。萬曆甲午夏。復產一女。置之溺器中。封其口。踰時。啓而視之。有一紅蛇。躍出。纏其左股。牢不可解。昂首碎其腹。遂與蛇俱斃。

人變爲鼃

後漢書載。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鼃。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又晉書載。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年八十。因浴化。爲鼃。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坎。實水其中。鼃入坎遊戲。一二日。恆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

人獸之變

化蛇報讎 人變爲鼃

五十七

變麟介類

漸成龜形 蝶蝦變蝦 臨歿變形

漸成龜形

唐咸通中。有人涸池取魚。獲龜甚多。悉剖其肉。載龜板鬻之。忽遍體患瘡。痛楚異常。須大盆盛水。舉體投水中。稍快。逾年。五體團縮。漸成龜形。肉爛而死。

蝶蝦變蝦

建炎中。謝亮經漢江晚泊。見岸上蟻。蟻不絕。入水悉變爲蝦。迹所從來。乃自小塚中出。詢之居者云。一翁居此三十年。以蝶蝦爲業。死數月矣。此其葬處也。一始知蟻食其屍。復還蝦形云。

臨歿變形

杭州鄭某。開熟盆酒肆。所殺不一。歿時見草畜索命。口稱雞來。則兩臂煽動如雞。被殺以翅撲地。狀口稱鵝來。則伸頸搖尾。喉音啞。

啞。作悲鳴狀。口稱鵝來。則縮頭手足。作拘攣狀。每稱某物。則作某物。被殺時。狀備極惡形而死。

作惡化蛆

康熙年間。有周姓者。爲人老實。開張布店。一日在店中。忽見四陰差蜂擁而來。將周鎖。拉去。家人疑其中惡。延醫調治。未甦。周魂與差同至城隍府前。有吏持公文付差曰。一可將此人解往南京。都府投訊。一四差同周卽行。過高寶揚州。至儀真。江。霎時到省。赴都府投交。候出批文。又解杭州。都府周與四差過鎮。常蘇嘉諸郡。轉瞬到杭。足似騰雲。不甚困苦。至都府前。見侍衛森嚴。周不知何事被拿。徬徨悚懼。忽一少年女子。指周罵曰。還我命來。一周答以素昧生平。莫非錯認。正在爭辯。聞內擊雲板。鼓吹開門。都府

人獸之變

作惡化蛆

五十八

變麟介類

作惡化蛆

陞堂。衆役將周與女帶進。跪塔下。都府看原狀畢。命取前案。吏進破爛卷宗一束。都府閱之良久。叱女子曰。這婦人狠刁。原來係已結之案。如何又來控。蓋此案。乃前明嘉靖二十年事。杭州有土棍。劉爲麟。愛鄰家趙姓之女。欲謀作妾。先用銀作囑。誘趙以女質借。時周前世名李廷秀。作代書。善洗補字跡。得劉銀四兩。將其券內質字挖去。改爲賣字。銀到取贖字。改爲情願爲妾字。女被姦佔二年。日受打罵。自刎而死。一靈不昧。赴東嶽帝控告。批發杭州都城隍查究。審出真情。劉爲麟罰一世變猪。二世變犬。三世變牛。緣作牛。又不馴良。觸死人命。罰入蛆蟲道。魂魄銷滅。不可追矣。李廷秀不合得銀四兩。助人爲非。罰變爲猪。再世三世爲商。循謹無過。四世託生爲周。去嘉靖時已一百七十餘年矣。因當初結案時。

未將趙氏作何安插。以致沉埋至今。新府到任。趙氏復控。准審都府看明原由。諭掌案吏曰：「速令趙氏轉輪。以斷葛藤。」吏跪稟曰：「一歲終人丁報册。若被岳府檢出。不但前此下吏。俱得重譴。並歷任諸府。亦有失察處分。惟佛力甚大。能令亡魂。從蓮花化生。不由地府轉輪。則彼此無碍矣。」府點首稱善。謂周曰：「爾助人爲非。雖已受報。但此女久無歸着。亦爾未了事也。宜速同回。延僧超度。」周叩首情愿。府卽諭差送歸。周攜女同行。不復詬詈矣。至家而甦。卽日廣延僧衆。虔誦佛經。七晝夜。向西化紙。見女從火光中作謝狀。冉冉而去。

化怪物 (一)

順治間。徽州一丐。背曲如弓。項下復有一骨。而常仰目鼻俱向上。

人獸之變

化怪物一

五十九

變鱗介類

化怪物二

長不滿三尺。而飲嗽饕餮。日持鉢沿門乞食。不足則取道中陰溝水啜之。自言能知前世事。每謂人曰：「我前生一富翁也。初甚貧。以出入貴宦家。賺其貲。盤算厚利。漸致富。益自驕肆。享用二十年。後病死。冥司欲罰爲犬。判官曰：「不可。犬一飽卽眠。見人至。嗥嗥跳擲。人輒避之。是仍一富翁相也。須罰爲貧兒。以償夙惡。」我前世嘗挺身傲客。故今罰我曲背。又嘗顧指使氣。受人諂奉。故今罰我仰面。前世飲酒食肉。而性鄙吝。不肯與人一盞一勺。故今罰我饕餮難飽。俟滿二十年惡債。當再託生犬腸矣。」

化怪物 (二)

富春大賈寧標。其子寧固。爲邑諸生。濫忠孝之名。竊文壇之席。貶駁人倫。輕侮師友。父子濟惡。詔詠上官。誣害平民。起滅詞訟。因而

致富。崇正六年。直指梁公按越。廉得其惡。密訪之。將拿而固已逃諸楚矣。曰產屋廬。妻妾婢僕。當時嚇詐而得者。盡爲人訐告。梁公訊實。一一給還。合郡稱快。固在楚。窮困無所資。爲人膽寫。復以詞狀詭人。爲有力者數擊垂斃。自此恍惚。如非刑立至。雲雷下擊。安身無所有。識者知爲逃生也。衆益薄之。越二年。遇衆鬼。扭至州上。衆鬼曰：「汝父子一生賊害人多。卽兄弟親朋。俱懷一點賊心。相待。今薄贈爾數種。回去更好恐嚇於人。」於是變之爲金雞之嘴。銅鈴之眼。斑斕之面。焦黃之鬚。如豺之骨。棄之中野。譁然而去。固悲啼入市。羣以爲鬼魅而不近之。乞食無門。饑渴數月而死。其父於他邑逃回。爲鄉人所不齒。亦行乞而終。

化怪物 (三)

人獸之變

化怪物三

六十

變鱗介類

化怪物三

廣西吳元裕。秉性苛刻。聞人善言。毀爲道婆。見人善事。笑爲迂腐。甚至古聖先賢。莫不遭其訕謗。一日天暑。到廟中乘涼。恍惚如醉。見一奇形異狀可憎之人。拱手告之曰：「我在世。以陰計害人。以毒口傷人。爲人鄙棄。不自悔過。反指天怨恨。觸怒陰曹。罰入黑暗地獄。苦歷八百餘劫。今已業滿。須得一人代抵。方得轉生。遍覓世間。惟君之所行。與我相同。欲求替身。非君而誰。」遂近身搜抱。合而爲一。元裕醒後。歸家。妻子怪其形變。覽鏡自照。見面目彷彿。與夢中人相似。一切朋友鄉黨。被其侮慢。原不往來。自此更遠遠避去。不與爲禮。甚至同胞兄弟。亦惡如穢糞。面加噴叱。更可異者。元裕每清晨出門。有遇之者。其人曰：「必有意外懊惱之事。皆畏如梟獍。不敢近。塗間小兒。莫不擲磚拋瓦。羣相噉唾。喝禁不止。誠莫

知其然而然也。元裕家道本不甚豐。自遭衆惡。借貸無路。遂至衣食不充。貧窶萬狀。有舊交耿直者。獨不信梟獍之說。見而謂之曰。『子何一寒至此。』吾泛海貿易。船中皆外鄉商客。不知子之行事。或可相容。倘得海外發跡。未可知也。』遂爲之措備行李。方開舟而風浪大作。船且幾覆。衆客呼天懺悔。風大浪甚。耿直忽悟曰。『得無有梟獍在乎。』與衆言其故。衆共推之上岸。風浪頓息。揚帆而去。所推之岸。乃係荒島。並無居人。元裕無處覓食。餓斃島中。

魚化人

隋史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

人獸之變

魚化人

六十一

變鱗介類

業變識變

業變識變

杭飯始知此魚。卽問之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魚者皆溺死。古來墮畜生道者。如郗后之蟒。飛燕之龍。蔡元謨之蛇。夏英公之龍。章元禎之猿。李微之虎。陳國之牛。周震之驢。李時進之羆。江廷斌之馬。李審言之羊。瞿學究之犬。緬家奴之狐。劉機之豕。彭好賢之蚓。如此等者。縷縷不盡。豈盡謬耶。然猶曰稗官也。小史也。若至如牛哀爲虎。見史記。如意爲狗。見漢書。宣母爲龍。宋母爲鼈。見晉書。彭生化爲豕。伯鯨化爲熊。見左傳。左史漢晉等書。豈小說耶。總之輪迴以三業爲變遷。三業以識田爲歸宿。有善畫蛇者。生變蛇。相有善畫馬者。活現馬形。皆識爲之。釋門所以有轉識成智之法也。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道德經卷之六

命相真諦

修身立命
修身補相
命相靡定
全憑心理
君亦真上
依卦設教
術者口德
社教所奇

命相真諦目錄 道德叢書之十二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緒論

口德相士

依卦教人

遷善篇

一 致貴類

種鬚改相 救人

生鬚改相 救溺

貸鬚改相 救學

相忽異矣 厚道

相忽變易 好施

頓然變相 還金

命相真諦 目錄

形神頓異 還金

骨相忽全 勤教

一夕變相 拒色

面貌大改 拒色

相者大驚 還金

滿面陰德 讓產

陰功滿面 放生

寒相大魁 孝友

撫幼大魁

同命異祿

命相靡定

一一 延壽類

修身立命

延壽一紀 拒色

增壽一紀

壽延二紀 七則

壽延三紀 二則

加壽廿年 修路

天賜期頤 清道

天曹添壽 修德

壽已延矣

君壽延矣 厚道

壽可延矣 放生

親壽百歲 放生

天者期頤 二則

至期無恙 二則

趙竟無恙 戒殺

難關安度 放生

命不限人 助賑

五臟立變 救人

陰功回天 全人夫婦

三 免災愈疾類

修德禳災

大難不死

獨免瘟疫 二則

獨免淹沒 周濟

飄溺不死 好義

獨免火災

專保三家

福神相救

命相真諦 目錄

特免雷誅

難星無恙 忍耐

死而復甦 善人

病忽自愈 放生

後至免溺 拒色

少羸老壯 敬老

四 得嗣類

種子奇方

連舉五子 周濟

連生五子 放生

連舉四子 放生

連舉三子 造橋

連生二子 厚道

連生二子 全人身份

雙生二子 救荒

特賜兩子 全婚

神賜一子 全婚

天錫貴子 二則

天遣神童 放生

天賜爾子 幽女

後生貴子 還女

天錫一子 好施 未幾得子 放生 後即舉子 厚道 忽生一男 救生 果生一子 勸善 後果生子 救冤 特賜男女 晚年得子 行善 未幾生子 放生 未幾妻孕 厚道 忽舉一子 行善 遂舉一男 全人 果復生子 放生 無子忽有 尚義 神送嬰兒 周濟 致富類 遂成富室 二則 俱饒衣食 誠實 因以致富 除道 遂致大富 放生	命相真諦 目錄 三	鋤地得金 放生 改過篇 一 復名類 神燈復明 補過 次科仍中 懺悔 後仍中式 懺悔 復官學士 痛悔 改導善神 立改 復中鄉榜 補過 後復登第 悔改 復占天榜 戒淫 改隨善神 改悔 一 失子復得類 賢子復生 悔過 連得六子
---	------------------	---

連舉三子 戒色 乃生一子 悔過 後舉二子 痛改 即舉一子 醒悟 愈疾免災類 不藥而愈 自新 曲腿忽起 感悟 子疾漸愈 改傷 聾啞俱痊 除道 災星離去 改善 變惡篇 骨格大變 作惡 相已改矣 悔妻 氣色敗矣 誘賂 撥鼻損相 犯色	命相真諦 目錄 四	天榜除名 犯色 削盡祿藉 悔師 官階削盡 無行 削其祿秩 受有 不得封侯 殺降 盡奪其算 作惡 奪算盡矣 姦貪 定數篇 財數註定 四則 財難強求 四則 鬼弄貪商 仙謫地獄 奸險 削奪無餘 犯惡 官位削盡 削其相位 受賄 祿不符相 濫殺 壽數減盡 誣誣 天譴失子 矯情 財物有主 二則 享用有定 邪財不富
---	------------------	--

冒祿不享
攘名難享

功名註定 二則
名難強求 三則

附堪輿類

不泥忌諱 二則
佳穴不享 二則

神示佳穴
神奪佳穴

命相真諦
命相真諦

目錄
目錄

五

命相真諦

道德叢書之十二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緒論

昔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舉弟言。依于悌。而風俗爲之不變。善哉。星相家亦足以補助社會教育之所不及也。誠能利用人民迷信星相之心理。導之以爲善。戒之以改過。警之以作惡。吾知其感人之深。收効之宏。有非嚴父之訓。良師之教。所可同日而語者也。茲故檢取古人命相之變佳改損者。類而別之。編遷善改過變惡定數四篇。希望閱者知所戒勉。尤希望星相家。據以作勸導之資料。遇命相劣者。以昔人修德變佳者。激之。遇命

命相真諦 緒論 口德相士

相佳者。以昔人爲惡改損者。懼之。乏嗣者。以陰陽得嗣之往事。勉之。被災者。以積善禳災之往事。慰之。求名者。以失名得名之往事。勗之。誠如是。星相家之造福社會。其功豈在教育家下哉。

口德相士

孫永江西人。善風鑑。通易數。時御史田公在籍閒居。宅左別業。有孤作崇。久無居人。御史躬親禳祝不應。一日延永占數。天晚寢其下。令家人夜覘之。但聞樓上私語曰。『口德相士。神明所祐。今在此。不可犯。』御史次日不言其故。令永移眷寓內。又聞私語曰。『口德相士。長住在此。我輩宜遠避。』遂相與散去。御史徐叩其故。永尋思移時曰。『吾習此術。見人貌應窮天者。勸其積善格天。運值敗惡者。勸其散財造福。多有從予之說。轉禍爲福者。三十年如

一日。毋亦卽此邪。』御史憬然曰。『公小術。留心勸人。能格異類。若輩固敬德不敬爵也。吾滋愧矣。』遂代永二子納監。後俱領鄉薦。出仕永享年八十卒。

依卦教人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信義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楊雄少從之學。曰。『其風聲足以激貪。勵俗亦近古之逸民也。』蜀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賣卜。不下牀而錢至。尙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明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嘗歎曰。『益我貨者損

命相真諦 依卦教人 致貴類 種鬚改相

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益州牧李强召爲從事。不就。年九十餘始卒。

遷善篇

一 致貴類

種鬚改相

救人

廬陵周必大監臨安府和劑局。局失火。五十餘人械繫當死。公問吏曰。『若火起自官。得何罪。』吏曰。『除籍爲民。』公遂自誣服。五十餘人俱得免。公坐失官。歸道謁婦翁。門外雪交下。童子掃於庭。前夕婦翁夢掃雪迎宰相。及必大歸。乃嘆曰。『今掃雪乃迎失官子也。』公既歸。刻苦讀書。應宏詞科。至京師。寓一班直家。一日主

人攜小冊自外至。借觀則函簿圖也。悉錄其說。入試。適命此題。中詞科。歷官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公夢入冥。見判官考一捻胎鬼。指公曰。『此人。有陰德。當為宰相。但貌陋。奈何。』一鬼請為作宰相。判首肯。鬼起摩公頰為種鬚。及覺。鬚果生。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後罷相家居。一相士來謁。邂逅於門。相者問相公何在。公進揖之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誑我也。』一入坐。復請見宰相。公答如初。相者起持公鬚曰。『一只此一座帝王。鬚真宰相也。』公大驚。厚贈之一。捐雞肋。便攀鳳翼。變幻無常如此。

生鬚改相

救溺

諸宗弼嘗以賦役渡錢塘江。見溺者。竭力救之。全活頗多。夜夢神告曰。『汝命當天上。帝以汝有陰德。與汝長壽矣。不信。以出。』鬚為

命相異語

生鬚改相

貨鬚改相 相忽異矣

三

驗。『一覺。則頰甚晨興。美髯勃生。壽果至九十餘。

貨鬚改相

救溺

甯波袁道濟家貧。不赴秋試。或勸之行。贈以三金。時歲值歉收。路遇一棄嬰。啼饑將斃。袁惻然。即以三金託腐店夫婦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不納。一舊識僧。勉強留寓。是夜。僧夢各府城隍齊集。以鄉試冊進文帝。內有削除者。尚須查補。甯波城隍稟曰。『袁某救嬰心切。可中。』帝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寢。奈何。』一城隍曰。『可以判官鬚貸之。』僧寤。駭甚。及告袁。與袁夢正合。榜發果中式。

相忽異矣

厚道

徐昂赴春試。京中有王相士多奇中。徐往質之。王曰。『君相乏嗣。

奈何。』及登第。為西安郡守。途間納一姬。頗妍麗。徐訊其姓氏。答曰。『予父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饑歲。為強暴掠售於此。』徐深憫之。即焚券。不令為妾。及之任。具奩資。擇善士嫁之。秩滿如京。王見之。駭曰。『君相異矣。』子星滿容。詎非陰德所致乎。一未幾連育五子。

相忽變易

好施

汪天與嘗遇異人相曰。『君貌類羅漢。乏嗣。壽亦不永。』由是輕財好施。一日客清江。主婦少麗。私就焉。汪閉門不納。婦曰。『君數游妓家。何獨拒我。』汪曰。『不然。彼烟花賤質。人盡夫也。汝良家婦。豈可壞汝名節哉。』婦慙去。次年復遇前相者曰。『君有何陰功。相忽變易。當生貴子。壽至八十餘。』後生子成進士。猶及見焉。

命相異語

相忽變易

頓然變相 形神頓異

四

頓然變相

還金

王君年三十無子。客濟寧。遇相者曰。『君貌似羅漢。乏嗣。壽亦不永。』公恬然不怪。嘗寓清江浦。夜宿有婦人叩門。閉門不納。婦慙而去。又還一人遺金。與二弟分產。自取瘠薄。後復至濟寧。遇前相者訝曰。『君非吾向所謂羅漢者何。頓變耶。必有陰功。當生貴子。』且高壽。公亦恬然不答。後果生三子。幼子舉孝廉。孫曾繞膝。年九十有一。步履如壯年。

上兩則情節相類。事實略異。兩存之。

形神頓異

還金

袁柳庄精相術。偶訪一契友。見童子侍側。勸其主遣之。云。『此童子目下有奇禍。將不利于主。』主素信袁術。遂遣之。童子泣別。宿

古廟中見牆角內藏百金。始欲取之。忽念命薄故至此。奈何取此不義之物。因收而待之。有一婦泣至。曰：「夫爲官軍。犯罪應死。假貸百金。送某指揮。過廟偶憩。不覺遺忘。二命俱絕矣。」童子遂還之。婦分謝一半。童子不受。指揮聞而異之。召語大悅。收爲養子。數年後竟襲世爵。入京謁故主。具道去後事。主不勝歎異。曰：「柳庄術亦有悞耶。」少頃報袁公至。使童子衣故衣。捧茶而出。袁一見驚曰：「此非舊日所見之童子耶。」形神頓異。乃三品武官也。作何陰德。至是乎。一具道其故。友益服其神。

骨相忽全

勤教

昔有一士訪神相以科名。相士曰：「君骨相寒苦。其必大積陰德而後可。」士念貧士無以濟人。惟留心教道。勸於講論。專切誠心。

命相真諦

骨相忽全

五

致貴類

一夕變相 面貌大改

以期無悞人子弟。後復遇相士。謂之曰：「君骨相全矣。」卽中式。

一夕變相

拒色

宋徐性善與友楊宏同赴試。遇一高僧。相云：「楊當登樞要。徐則吾不知也。」是晚楊欲近一邪色。徐力阻之。次日高僧復至。見徐大驚曰：「一夕之間。何變易之速。君滿面皆陰德氣。二公皆應大顯。」及試果同登進士。

面貌大改

拒色

蕭山毛奇齡未遇時。遊靖江。遇海昌范文園。素精相術。毛以終身問。范許以青衿終老。毛快快歸寓。有馮氏女慕其才。私就之。毛不允。嚴拒焉。後復見范。范大驚曰：「兄面貌大改。觀當奇遇。」後應康熙己未試。官翰林院檢討。

相者大驚

還金

唐裴度屢黜場屋。相者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公遊香山寺。見一婦置綸襖於欄杆上。祈伏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候之良久。其婦果來。問之曰：「父以罪被繫。昨懇人得玉帶一。犀帶一。以贖父罪。不幸失去。禍無所逃矣。」公還之。後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所知也。」一度果拜相。封公。五子皆貴。

滿面陰德

讓產

張士選幼寄養於叔。叔有七子。一日叔謂選曰：「吾與汝析產。分爲二。」選曰：「不忍諸兄弟止共一分。可分爲八。」彼此固讓。卒如選言。選年十七。預薦入京。一術士謂之曰：「此少年乃有滿面陰德。」

命相真諦

相者大驚 滿面陰德

六

致貴類

陰功滿面 寒相大魁

而陰德必登高第。一及揭榜果然。推多取少。不獨兄弟。世人皆宜然。不獨財產。凡事皆宜然。

陰功滿面

放生

徐中行弱冠登鄉薦。遇異僧相之曰：「公終身舉人知縣耳。」徐不願爲舉人。官僧曰：「惟陰德可挽回定數。但亦要機會。獨放生隨處可以盡力。必極多爲貴。」徐從之。然貧甚。經歲所放無幾。越九年。復遇此僧。相之曰：「未也。」一日有以三十金求文者。徐扁舟泛太湖。買放水族。不十日。三十金盡。後僧一見驚訝曰：「公何遽陰功滿面乎。明年必第矣。」遂登進士。仕至方伯。

寒相大魁

孝友

昔福建梁恭辰先生言：「蘇州吳松甫先生。余與仲兄同受業師。

也。仲兄與師隔屋。余晨夕望。相親者二年有餘。見其器度渾厚。絕無疾言遽色。聚談時。亦間有戲謔。而未嘗不軌於正。生平無他好。惟喜讀書。至借貸以歸。居常則手鈔弗輟。師本壬午舉人。已丑會試得謄錄。自云如不中進士。將來由此途去矣。有相士者。余兄弟私叩之云。貴師學問甚好。而外貌不揚。或可得教官耳。辛卯冬。師將計偕北上。遂辭館出。家大人贊其行。無何師之兄於歲杪物故。家無餘財。又逼歲暮。幾至不能成禮。遂盡出行貲以斂之。而索屋租者旋至。窘迫困苦之境。無以自存。余兄弟在署不知也。新正。師入署。顏色慘沮。余兄弟驚疑。詢悉其故。師泣然曰。計偕已無望。而館地又已辭斷。生計將絕。可若何。余亦怏然。時先母鄭夫人歲暮略有所賜。俗所謂壓歲錢也。余兄弟議以此再助之。

命相真諦

寒相大魁

七

致貴類

撫幼之魁 同命異緣

而同受業者。尚有金姑夫邱黎。頻林慶祐兩君。聞之亦欣然樂從。集成銀一百圓。因此得行。四月廿九日。遂得吾師大魁之報。其事遽聞於外。吳中以爲美談。余謂由困而亨。理固宜然。未有如師之捷如影響者。脫使靳其所有。不以歛兄。雖得行。未必捷。雖得捷。未必元也。

撫幼之魁

明天順間。山西絳州庠生馬世奇。與王得輝爲友。王富馬貧。王忽爲仇家所誣。死於獄。家財覆沒。僅存一子。甫一週。馬憐之。乃殫力維持。相延二十載。一晚夢神曰。汝不應貴。緣有撫幼之功。當魁多士。明年鄉試果中第一。

同命異緣

豫章高孝標。孝積兄弟二人。其母坐時。駢肩而下。相貌舉止如一。莫辨兄弟。甫弱冠。同入泮。學使者以府縣庠分兄弟。暨完娶。逾年同月生。子再試。又同補廩。壯歲同赴省試。寓有婦。婦挑其兄。兄正色拒之。復戒弟勿爲損德事。弟作諾。私與婦通。婦不知其爲弟也。及放榜。兄入彀。弟下第矣。復誑婦曰。我已中。待發甲後娶汝。一因以資斧爲言。婦傾囊與之。及春。兄又登第。婦朝夕望娶。竟無音信。鬱成疾。陰以書貽。遂殂。書誤入兄手。兄詰弟。弟俛首輸情。次年弟所舉子暴殤。而兄子無恙。慟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死。兄則享福壽多子孫。稱全社焉。

命相真諦

同命異緣

八

致貴類

命相歷定

造有以哉

命相靡定

皖休寧程學聖。中年後爲冥府判官。言事不爽。其師洪甲素與潘靈公。祝石林善。潘祝皆積學不第。洪以之問學聖。居一二日。告洪曰。一潘公中癸未榜。祝尚未。一癸未潘果中。洪又令爲祝稽之。學聖對曰。一潘榜未定。一至戊子十月。又命之。學聖曰。一已丑榜有名。雖然。尚有那移揭曉。乃定。蓋冥中論人善惡。不止月旦評。平生爲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即惡其穢。平生爲不善。能猛省痛改。神即鑒知其聲。至科第雖其祖父善惡。皆比較去取。故吾能知祝公有分。而不知所定也。一祝至己丑果第。益知功名一節。生來已有定分。臨期尙無定局。彼營求者。心既不端。徒勞何益。

二 延壽類

修身立命

明劉大司寇存心仁恕。用法平允。從無苛刻。所生六子。殀殤其五。俱年不滿二十。其第六子璟。已十七歲矣。雖聰慧儻。而羸弱多病。不異諸兄。有蜀中相士周士漣。挾術遊京師。名震一時。公使觀璟相。曰：「此子但求得壽。不必言富貴也。」周細看半晌。答曰：「論公子貴格。難度十九歲之關。但修身立命。聖賢垂訓。決無虛謬。惟力行太上感應篇。可以挽回造化。舍此則非術士所能知也。」璟雖年少。頗能自勉。卽對天發願。將感應篇逐條錄出。善者粘於東壁。每行一善。則加一紅圈。惡者粘於西壁。每除一惡。卽加一黑

命相真諦

修身立命

九

延壽類

修身立命

圈行之三年。已過十九歲。而竟無恙。一日渡揚子江。見漁人網一大龜。璟命從人給錢一千。買回放生。龜昂首隨舟。送至五里。猶戀戀有不捨狀。璟謂之曰：「予前途卽登岸矣。已知爾之厚意。不必遠送。」龜於水面點首。悠然而逝。是夜璟宿旅邸。夢一皂衣短胖道士。向之稽首曰：「公子力行感應篇。三年不倦。上帝克嘉。已增祿延年矣。但體柔神薄。難保寒暑不侵。貧道有小術相授。照此調攝。可保安身無病。」乃傳以吐納導引之法。傳畢別去。璟醒知係神龜報德。依其所授。如法用功。甫期年。卽百病消除。召前相士備禮謝之。是夜周與璟聯床而寢。見璟已睡熟。並無微息。捫之如死人。次早向司寇公賀曰：「公子龜息也。壽元極永。富貴甚長。公從今不必憂矣。」後璟享壽九十八歲。五福全臻。

延壽一紀

拒色

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冥官謂曰：「卿在儀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視之。乃醫生茹從志某年某月某日。在華亭楊宅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從志力辭不可。上帝敕從志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登科。後靖國語從志。從志駭曰：「此事妻子未嘗與語。不意已書陰籍。」後果如靖國所述。子孫三世俱昌。

增壽一紀

范標浙人。老於幕。凡事必依理法而行。每賓主意見不合。輒辭去。六旬幕遊陝西清澗縣。時有富宦打死佃戶。宦賂清澗令八百金。標二百。囑令講息完事。標曰：「死者之冤不伸。打不過自心。」令

命相真諦

延壽一紀 增壽一紀

十

延壽類

壽延二紀一 壽延二紀二

意不決。標大聲曰：「我賓主受千金。饒其罪。恐閻王不愛。千金饒我賓主罪也。」令悚然曰：「我心亦打不過去。」卻其金。問宦抵償。標夢神諭曰：「汝壽止六十有五。因卻金伸冤。增壽一紀。後果七十七。無疾卒。」

壽延二紀

(一) 救溺

吳楓山在吳興。偶遇大火。延燒數十家。吳出金覓人救滅。且虔禱于天。火乃滅。夜夢神語云：「汝曾大出金帛。救人溺水。今又誠心救火。當令汝子孫貴顯。壽延二紀。」

壽延二紀

(二) 舍婦

維揚陳某少時與同里三人結爲異姓兄弟。陳長居二。者有一女。與居三之子訂婚。陳爲媒。後居三者死。其子貧不能娶。居二者

欲悔婚。陳勸止之。一日往城。遇已死之友。謂曰：「我在冥司。爲勾攝隸。昨奉牌。子名在焉。速歸料理。吾兩日後。即至矣。」陳念生平未了事。無如居三之子婚姻。急歸請兩姓人來。謂居二者曰：「汝所以難婚者。以其貧也。今割吾產二分與之。汝女可歸矣。」立割已田。當而授之。即命在其家合。曰：「吾了此事。死得瞑目矣。」越三日。復見前隸。至陳曰：「行乎？」隸曰：「不然。上帝以君破產全婚。特延壽二紀。」後果然。此清順治己亥年事也。

壽延二紀 (三) 零源

葉知遠爲風谷令。其子私受巨室財。謀入人罪。知遠初被子欺。已申上司題奏。株連者十數家。後察其誣。力爲辨雪。并其子中於朝數十家得免。競禱於城隍司。祈賢令蚤生貴子。夜即夢神曰：「公

命相真諦

壽延二紀三

十一

延壽類

壽延二紀四

壽延二紀五

壽限當終。今特奏聞。上帝許延二紀。且得二鳳雛也。是年妻妾俱生子。後皆登第。

壽延二紀 (四) 清道

新安盧世澤立心仁厚。見道上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何堪。」年六十七病卒。至冥司。見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心存方便。當延壽二紀。并命析桂花二枝授之。」曰：「此汝除瓦石之報也。」醒更益相勸勉。壽九十有一。二子同登甲第。由剪除之事廣之。則田間有礙路之深草。亦當有未割之木椿。以邊有壞舟之大小石。港內有抽魚張網之網。必多方設法。盡除其害。

壽延二紀 (五) 放生

荆南俞一郎專好放生。後病死入冥。見前路多有禽獸迎接。引至殿上。王者命判官檢簿。有何善業。判稟云：「此人有贖物。物命之

功。應增壽二紀。」王遂敕青衣引歸。因得復生。

壽延二紀 (六) 勸善

柳元程患瘵疾。持病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人。同一老人至。曰：「我司命也。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回心者。衆憐汝有惡疾。特命天醫醫汝。汝之壽本四十。今再延一紀。」言訖而去。於是服藥頓瘳。後果六十四歲而卒。

壽延三紀 (一) 修德

宋竇禹鈞。燕山人也。先爲五代時諫議。年三十無子。夢其父曰：「汝宜早修實行。緣汝無子。又無壽耳。」禹鈞唯唯。鈞爲人素稱長者。先有家僮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於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鈞見而憐之。即

命相真諦

壽延二紀六

十二

延壽類

壽延三紀一

焚券。囑其妻善撫之。及笄爲之擇良配。使得所歸。復贈錢二百千。其僕聞之。感泣還而謝罪。又於元夕。在延慶寺得遺金二錠。銀數十兩。持歸。明旦至寺候失主還之。其人得以贖父罪。又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者。出錢葬之。凡二十有七。有女貧不能嫁者。出錢嫁之。凡二十有八。故舊相知有窘困者。隨多寡貸之。使之貿易。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薦舉者不可勝數。又於宅南建書院數十間。聚書千卷。禮文行之儒爲師。凡四方寒士。但有志於學者。不問識與不識。皆供給之。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用外。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後復夢其祖父謂曰：「汝數年來。積善陰德。已名註天曹矣。上帝特延壽三紀。五子貴顯。」後果有五子。八孫。皆登顯秩。公享壽八十有二。

壽延三記 (二) 濟渡

蜀人徐宗仁鄉有兩石橋。夾江水勢湍急。渡者溺死甚多。蓋因船小。石觸之即碎故也。宗仁乃造巨舟兩頭。裹以鐵葉。命僕撐渡。忽有道人叩門曰。『公壽止四十三。今有陰德可延。』徐又夢至一府。見濕衣鬼三四百。執卷王前。言徐宗仁濟生拯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王呼左右以卷示曰。『汝陽數當盡。因造船功。大今延壽三紀。』及覺。益樂善好施。果逾三紀而終。

加壽廿年 修路

呂琪春日郊行。遇故人已死者。出牌示曰。『我死。充冥府役。昨奉差提七十二人。子名在焉。念生前友善。不忍相逼。君速歸料理。候我各處提完。一月即至矣。』言訖不見。琪歸。急語其子曰。『我生

命相真諦 壽延三紀二 加壽廿年 十三
天錫期頤 天曹添壽

平有三事未了。某五喪未舉。一也。某女二十未嫁。二也。某路傾圯未修。三也。『急出貲。命子畢此三事。既而治棺待死。竟無恙。諸子以爲安。至除夕。復夢前卒謂曰。『向來提君行至中途。忽有免提牌至。言君陽世有三善。單釋君一人。更加二十年壽矣。』後果然。

天賜期頤 清道

永嘉徐文自幼好行方便。每見途次瓦片。輒塊必除。去遇五穀。在道即拾置潔處。如此四十餘年。一夕夢神告曰。『爾壽本促。以念切利人。上帝錫爾期頤。』後至九十有九。無疾而逝。

天曹添壽 修德

越諸生韓宏儒年四十八。除夕。妻金氏夢亡姑語曰。『吾子明年重九。大限難過。』金恐傷夫意。秘而不言。惟虔禱祈夫延齡而已。

命相真諦 天曹添壽 十四
壽已延矣

韓新春赴館。主婦卽其表姨姑也。進謁。見老婢數人。從容語曰。『婢大須嫁。使彼得偶。視吾姨福壽無疆。』一姨從之。一月內。俱婚配焉。寒食前。假館歸。訪一宦裔。見几上有新傾銀。輒然正色曰。『兄生長富貴家。正宜輕財樹德。奈何貪此小利。爲刻薄事。且此銀兄意欲九成。而銀匠暗爲侵漁。使者又從中取利。極好僅得八五。小戶將銀市物。極公平。僅算八成。兄得益甚微。受損甚大。在人祇損利。在兄則損德。算來損於兄者更大。』宦裔感悟。誓不復用。端午館歸。途次見一宦僕。手持錦袍。講息人命。百般把持。忽一語不合。急趨出。僻巷。碎裂錦袍。韓知其以是激怒主人也。隨往謁其主。撫膺流涕。詳述其事。宦素聞其剛直。遂責僕而遣之。七夕前。主人宴師座。有鄉紳。頗負清正。言某親冒勢爭產。某族冒勢興訟。各批一

揭與被害人。到官俱受杖責。座客各皆讚美。韓微哂曰。『禁止冒勢。固盛德事。然親戚情誼。亦不可傷。何如溫言受稟。詳訊曲直。直在親族。則理諭進。稟者使知屈服。曲在親族。則理諭借勢者急爲講解。如是乃不造孽於疏遠。亦不結怨於親族。庶兩得其平。鄉紳歛容稱善。生徒有中武者來謁。諭曰。『賢契已進一階。宜益修身積德。切勿驕矜肆志。以遺薄福之譏。切勿輕言納寵。以傷糟糠之情。切勿疎遠故舊。以致窮交之恨。切勿多收僕從。以起生事之非。切勿過爲奢侈。以開妄取之戾。』士唯唯受教。是夜金氏夢神告曰。『上帝嘉爾夫五次良言。造福廣大。命天曹添註其壽矣。』韓歸。妻述以前後所夢。益爲修德。常以勸戒爲心。後發解仕至司成。

壽已延矣

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年當死。可求覺海救之。」夷伯醒而惘然。一日遇見一蜀僧。善相術。叩其字號。覺海問及壽算。曰：「君年甚促。恐不能至明歲矣。」夷伯固懇之。乃覓水一杯。呵氣入其中。令夷伯飲。且曰：「今夜若有吉夢。可即報我。」是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所立男子。女人皆衣冠整肅。有喜悅狀。右廊所立。皆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旁一人云：「左廊是修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要福壽。自可擇取。」夷伯遂發心。修補橋梁。道路不遺餘力。後復見覺海。曰：「壽已延矣。」後夷伯年九十二。子孫五世昌盛。〔按〕造橋與拆橋。明明兩種人。善報與惡報。明明兩條路。若說因果。虛必定遭奇禍。

君壽延矣

厚道

命相真諦

君壽延矣

十五

延壽類

壽可延矣

劉宏敬家富。施人不望報。有善相者曰：「更三年。子大限到矣。」弘敬爲身後計。將嫁女。得一婢。名蘭。孫風骨不類賤流。詰之久。乃曰：「某爲名家。父官淮西。遭吳寇跋扈。緣姓與寇同。疑爲近屬。骨肉俘掠。不可復知。賤妾一身。再易其主矣。」宏敬曰：「汝衣冠之女。抱怨如此。」乃收爲甥。以家財五百緡。先其女嫁之。夜夢一綠衣懷簡者曰：「予蘭孫父也。感君厚恩。知君壽恨將盡。已力請于帝。許延二十五年。富及三代矣。」後相者迎而賀曰：「君壽延矣。」是有陰德動于天者。

壽可延矣

放生

楊序夢神告以逾旬當死。若救活億萬生命。庶可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奈何。」神曰：「盡放有子魚。并放魚子。」序竭力

買放。仍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放魚子。月餘復夢神曰：「壽可延矣。」後年至七十四。

親壽百歲

放生

吳隱名性至孝。每晨必誦孝經。及佛經神訓。爲親祈壽。一日讀書見楊序事。喜曰：「已壽可延。親壽亦必可延也。」因梓其事。廣布之。又買有子魚放生。親壽果登百歲。

天者期頤

放生

張從善年十五。有相者謂其壽止十八。一日携活魚。指爲所刺痛。甚因念一指之傷。痛楚如是。彼羣魚剔腮。剖腹。斷尾。刮鱗。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遂盡放之。自是不復傷一物。壽至九十八。

天者期頤

放生

命相真諦

親壽百歲 天者期頤一——二

十六

延壽類

至期無恙一

蕭震少時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至蜀。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叩其所以。庖人曰：「酒行三例。進玉筋羹。法取牯牛。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箸上。以爲饌。」亟走白父。索免食。脾判永禁。免此味。以後舉足動步。凡事俱行方便。後夢復神告曰：「汝有陰騭。不但免天可。望期頤。」後果壽至九十餘。

至期無恙

放生

金華富民蔡某。夜夢青衣二人。告以明年某日當死。夢醒甚恐。因自思曰：「家貲雖厚。死時分毫不能帶去。不如舉以作福。放生。」次日遂遍召諸欠債者。至庭約有千餘金。悉焚其券。由是每日買物放生。不論物之大小。隨所見聞買放。並無虛日。至期無恙。

至期無恙 (二) 放生

一比邱得六神通。與沙彌同處。定中見其七日當死。因遣省親。諭以八日再來。蓋欲其死於家也。至八日。沙彌果來。比邱復入定。察之。乃知沙彌於歸路時。見流水將入蟻穴。急脫袈裟。擁住。以是因緣。壽至八十。後成羅漢。

趙竟無恙

戒殺

華亭趙素至青浦。見亡僕立舟上。驚問之。曰：「見役冥司。今追取三人耳。一湖廣人。一卽所探之親。一餘不答。疑已當之。至所親室。已聞哭聲。趙急還。復遇亡僕。曰：『君且無恐。至夜吾不至。則免矣。』趙問故。答於路。見有爲君解者。以合門戒殺。故及夜果不至。趙

命相真諦 至期無恙二 趙竟無恙

十七

延壽類 難關安度 命不限人

竟無恙

難關安度

放生

明太祖時。袁柳莊善相術。一朝士抱幼子求相。袁曰：「此子十六歲恐難過。」朝士憂甚。後遇一道者。言其故。道者曰：「惟有大陰德。可挽定數。然陰德須機會。莫如放生。隨處可爲。」朝士放生數年。凡有益于生靈者。無不捐貲廣布。所全物命。不可勝計。後其子十六歲。安然無恙。

道士之言。與徐中行放生變相一則相同。

命不限人

助賑

徽商汪宇亭。算命者言。伊祇有四十五歲之壽。無子。丙子歲。饑捐粥米一百六十石。後年七十餘。尚健。生四子七孫。

五臟立變

救人

名醫周月窗。有僕名德。染病。周診其脈。將死。因多與金。遣歸見父母。德至揚州。見有賣妻償官債者。哭甚哀。問之。答曰：「我俟妻去。亦投水死。」德惻然。卽以所贈金與之。空手歸家。久而不死。復返見周。周驚曰：「汝尙在耶。」再診其脈。平和。有壽。問其故。德言前事。周曰：「汝陰德動天。五臟立變。吾術不能知也。」

陰功回天

全人夫婦

元蘇允明。有善相者。曰：「壽不過三九。」每怏怏焉。一日見有夫婦相持而慟者。蓋將賣妻以償人也。允明因售已產貨之後。復遇相士。曰：「異哉。子似有大陰功者。」允明告之。相士曰：「事不問大小。卽與乞兒一文。能救旦夕之死。猶足回天。況全人夫婦乎。」

命相真諦 五臟立變 陰功回天

十八

免災逾疾類 修德禳災

後年九十餘

三 免災逾疾類

修德禳災

齊有彗星。景公坐柝寢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向吾國。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固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台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劫奪。誅戮如仇讐。自臣觀之。字之將出。庸何懼乎。」公欲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誥。不二其命。若之何。禳之。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公欲禳災。莫如修德。

大難不死

徽商王志明四十無子。有相士謂其十月當有大難。王素神其術。因亟往蘇。斂資歸。寓客肆。晚偶散步。見一婦投水。王急取十金。呼漁舟救之。問故。婦曰：「夫僱工度日。畜家償租。昨賣之不意。皆假銀也。恐夫歸見責。無以聊生。故謀死耳。」王惻然。倍價。周之。婦歸告其夫。夫不信。乃與婦同至王寓。質焉。王已寢矣。婦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夫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王乃披衣出見。纔啓戶。墻忽傾倒。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而別。後歸家。遇相者大駭曰：「子滿面陰陽紋。現是必曾救人。命後幅未可量也。」後連生十一子。壽九十六。

獨免瘟疫

(一)放生

命相真諦

大難不死 獨免瘟疫

十九

免災逾疾類

獨免瘟疫 獨免淹沒

太湖居民。皆以屠罟爲業。惟沈文寶閭門好善。見人獲禽魚。輒買放之。衆笑其迂。沈獨樂爲。後疫氣流行。其居鄰夢數鬼執旗一束。相語曰：「除放生沈家外。挨門盡插之。」未幾一村三百餘家。染疫死者過半。獨沈家無恙。

獨免瘟疫

(二)積德

明紹雲布衣時。元旦蚤起。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猙獰。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歲首散疫人間耳。」雲曰：「吾家亦有乎？」鬼曰：「無。」雲曰：「何以得免？」曰：「君家三世積德。見人有惡。則阻。有善。則表之。子孫當顯門戶。吾輩何敢入。」言訖不見。是歲疫盛行。雲家獨無恙。

獨免淹沒

周濟

清乾隆辛巳。豫省黃河潰決。陸地水深丈餘。民間廬舍。半被淹沒。

陳留縣有曹姓者。居宅沉沒。已三晝夜。咸謂無生理矣。非洪水殺人。不見天道之奇。及水退。牆舍並未崩塌。谷口亦安然。無恙。衆問之。云：「日來惟覺霧氣瀰漫。不見天日。初不知在水中也。」有司見而異之。詢其有何善行。云：「每年租課所入。除衣食足用外。盡以濟鄰里之貧乏者。自今未嘗少替。已歷五世。百有餘年矣。」氏者。可爲千古榜樣。憲司俱賜匾額。以嘉其異。

明陳棟塘家居。有市賈黃臻。人性謹厚。好行善事。以救濟人。一子尙穉。常攜以自隨。陳塘雅敬之。嘉靖戊子八月。山水驟發。人畜溺死無算。棟塘方臥病。急乘桴登岸。張先生樓望。屋舍如木葉下。

飄溺不死

好善

命相真諦

飄溺不死

二十

免災逾疾類

獨免火災

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爲嘆息。棟塘獨弗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死理。」張曰：「顏夭。踰壽天道盡可問哉。」棟塘曰：「吾第論理之常。父子必存其一。」須臾又一人報曰：「臻尙在其子死矣。」棟塘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人曰：「臻死矣。其子幸存。」棟塘曰：「是亦有之。」詰朝訪之。則父子俱無恙。自言抱竹漂三十里。挂一樹根。遂緣木而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洶濤中。遇舟援之。是以獲全。棟塘笑曰：「信哉。吾言乎。」

獨免火災

北新關吏顧某。奉差往江南。夜泊蘇州河邊。見一少婦投水。止而問之。曰：「某夫因欠糧。繫獄。命在旦夕。不忍見夫先死。故自盡。」

耳。顧惻然解囊中五十金付之婦謝而去。歸舟又經其地。偶坐酒肆。適對門卽前婦之家也。婦告其夫。邀歸置酒款之。夫謂婦曰：「活命之恩。貧無以報。汝其伴宿以酬之。」因留顧宿。夜半婦就顧寢所。顧毅然拒之。披衣逃歸舟中。時杭城大火。延燒數十家。衆見火中有金甲神手執紅旗招展。圍繞一宅。火至輒回。火止視之。乃顧某家也。顧歸。慰問者踵至。詢其有何德而能回天如此。顧惻然固問之。因舉上事以對。衆屈指計之。與起火之期適合。皆以爲陰德所轉移也。

專保三家

興化某世德之家也。因失珠環。婢懼逃匿廟內。夜聞二神相語曰：「興化城將破。奈何。」曰：「天數也。我來此專欲保全三家。一忠

命相真諦 專保三家

二十一

免災逾疾類 福神相救 特免雷誅

臣魏益公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一孝子闕疑。每養親不寐。親病不寐。居喪不寐。一世德某人造橋功大。放生功大。布施功大。一後城破。惟三家保全。餘皆不免。我願天下人學此三家消除萬劫此嘉靖壬戌年間事。

福神相救

宋仁宗時。妖人王則反。文彥博奉詔討賊。一日陞帳議事。妖人用術飛一大石當頂壓下。忽背後有人抱離數步。祇將所坐椅打破。彥博謝之。其人曰：「吾福神也。因公忠直故來相救。」言訖不見。公後享上壽位極人臣。子孫榮盛百福成備。

特免雷誅

支祖宜之妻喻氏年二十五。事姑孝。事夫順。一夕夢神告曰：「汝前身乃鄰牟容之妻也。年三十染病。汝居七十餘歲。日焚粥供

汝。汝病口苦。屢叱之。及臨死。對姑呼天曰：「爾老不死。我少而死。天乎胡不平。」聞于上帝。命焚汝之屍。因汝先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完結。來日早後。汝當斃於雷火之下。一喻驚覺。中夜啼哭。姑莫曉其故。次早至姑前拜辭。言其死恐不測。姑訝之。轉身捧炷香。跪於屋後樹下。祝曰：「妾夙業當死。所不敢辭。但念姑老夫貧。無人供事。一也。父母教訓。今被雷誅。爲家門辱。二也。身有七月胎孕。幸得生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上二事不敢避。獨支氏無後耳。乞少延三月。待分娩而後死。」祝畢。起身雷雨交至。上帝察知其情。乃另取里中悍婦馬氏代之。喻獲免焉。按喻氏本身孝而且順。設被雷誅。將疑天報有差矣。孰知其故哉。斯足證天律之幽隱也。

命相真諦 特免雷誅

二十二

免災逾疾類 難星無恙 死而復甦

難星無恙

忍耐

武陵李某家素饒。一星家爲推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禍。李至期閉門靜息。日將哺。移步過外氏。僅隔數墻耳。忽有負薪者鉤其衣。衣且裂。李出不意。殊忿。已而念日者言。遽霽色舍之。去。負薪者愧且感。歸與家人道其事。時酷暑渴甚。飲水斗許。輒暴卒。其家不能發難端。李得無恙。忍字敵災星。受辱者宜謹細以佩。

死而復甦

善人

顏六者一鄉皆稱善人。年六十無子。鄰有范醫官。亦君子人也。寓於杭。作至自家。問以家鄉事。作曰：「對門顏六死矣。」范大駭。以爲誤傳。作曰：「小人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洵洵東西走。爲覓棺木。非死而何。」范曰：「此善人且未有子。死之耶。即死當

復甦。一倖竊笑之。數日范歸。舟中遇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答曰：「某日既死矣。其家沐浴就斂。撫其胸微溫。口鼻中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自神其見。逕造顏家。慰之曰：「汝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至六歲。顏年至六十而終。

病忽自愈

放生

錢塘葉洪五精心計。積錢數千緡。夜夢青臉神以錐擊其背。驚寤。嘔血。醫禱罔效。其祖母指錢曰：「病不起矣。要他何用。」即命取錢買物放生。及錢盡。病忽自愈。

後至免溺

拒色

山陰趙義負擔經營。頗有氣概。康熙癸卯春。與其叔趙節持貨往

命相異語 病忽自愈 後至免溺 二十三
得嗣類 少贏老壯 種子奇方

杭城。時天晚。霖雨不止。遂宿西陵旅次。夜有少婦來奔。義堅抗不從。次早雨霽。其叔及同往者。覓舟渡錢塘。義以後至不及。倏忽波濤大作。舟遂覆沒。而義獨免。

少贏老壯

敬老

宋桃源王彬少患弱症。疴贏不可言。自度壽必不永。見龐眉皓首之翁。雖賤必敬之。後年愈老。力愈壯。壽至九十三。

四 得嗣類

種子奇方

宜興學憲吳頤山無子。有生員獻種子奇方曰：「方今歲荒。正天假公以求子之會也。」乃列十事上陳。其一。貧民錢糧不上兩者

代納。其二。輕犯追贓贖罪者代完。其三。設立粥廠以救飢民。其四。族黨姻親。不時饋送。其五。村落貧民。給與錢米。其六。施藥療疫。其七。拚埋枯骨。其八。修鋪橋路。其九。增益義莊。其十。捐助學田。公皆欣然行之。禱於天。連生三貴子。

連舉五子

周濟

無錫許長生家小康。早年喪偶。未續。年六十。親友勸之曰：「凡生。日必做功德。方不枉人一世。」許問所費。親友對以三百餘千。許允諾。即於生日前數日。將錢如數分寫錢券若干。先分散親友之貧窮者。及壽日。恐賀者踵至。乃避居於鄉僻佃家。并告以所行功德。遂囑佃免其一年租。佃歡欣感激。時佃有女。年甫十六。貌極劣。旁侍。嗟歎許必獲報。其父謂許年老。孤獨且鰥。報於何有。女力爭

命相異語 連舉五子 連舉四子 二十四
得嗣類 連生五子 連舉四子

之。其父謂之曰：「汝欲嫁彼耶？」女曰：「惟父母之命。」其父述女意於許。許以年老辭。父謂其女願甚堅。許心異之。允諾訂婚。詎吉迎娶過門。後許連舉五子。後其妻先許而故。許壽至九十有餘。子孫繁衍。門戶隆盛。成稱爲善人有報云。

連生五子

放生

杭州楊聖廟神甚靈。禱者接踵。紹興倪玉樹赴廟求子。立願以猪羊雞鴨酒醴謝神。夜夢神曰：「爾欲生子。乃立殺願。可乎？」倪叩求指示。神曰：「爾欲有子。物亦欲有子也。物中之多子者莫如蝦螺。爾其圖之。」倪由是見蝦螺。即買放之。後連生五子。

連舉四子

放生

無錫宣厚培喜放生。或數十文。或數百文不等。五十年如一日。逢

誕辰親友稱觴俱川素不欲殺生也初艱子嗣自三十五始放生年近四旬即生一子後連舉四子皆賢孝家道日裕嘉慶己巳壽九十三恩賜八品服時孫已八人曾孫四五人矣

連舉三子

造橋

崑山周季孚富而好善中年無子後遷至蘇郡遇一異人告曰「汝命數無子必欲求之當修造橋梁三百便可得子」周曰「吾無其力奈何」或曰「橋不拘大小亦不必創造但能修補缺略亦可湊足其數」周欣然從之欲造者造欲修者修略無難色恰滿三百之數而周已六旬矣其後連舉三子皆為名儒其一則息關蔡先生之壻公之沒也在清康熙四十九年時已八十有四

〔按〕一橋既成猶能濟人無數况三百乎宜其轉無後為有後命

命相異語

連舉生子

二十五

得嗣類

連生二子

數不足以敵其福報也

連生二子

厚道

王潛販布為商年四旬無子女妻替而多病潛經年在外歸家日少購一婢本擬服役替妻見婢年已十四貌頗韶秀明眉皓齒畫圖中人物改俟長而納焉遂不使服粗役其友張踵門致賀索觀新寵潛笑應之曰「婢耳非姬也」即呼之出盈盈下拜張諦視形色沮喪謂潛曰「此吾妹也吾族叔某之女也胡得至此」詢其女果張姓果為某之女被人掠賣於潛潛亦與其叔有舊駭曰「吾實不知果爾當以女女之」張當命女拜為父入內參其母年十七字富室子割家產之半贈之親送畢姻留婿家旬餘始返入門見妻坐堂上潛至笑迎曰「吾目明矣君去後有鄰媼伴我

為我撫摩諸痛苦若失昨夜以二雞子噉我晨起則兩目能視物方欲叩謝門未啓而媼不知何往」後妻連生二子人咸以為行善之報云

當潛繼張女為女時非沽名非釣譽亦非存心為善也不過求其心之所安耳何嘗想及替妻有復明之一日哉夫無心為善善乃大若有心為之跡近沽名恐亦不足以感格神明矣神之格思永錫爾類天何嘗有毫忽爽哉世人動曰老天夢夢觀此可知天不夢夢世人見善而不為者乃真夢夢也

孿生二子

全人身分

徽人金翁年六十外無子用銀百兩娶一妾媒詭云「係小家之女」翁見其舉止安雅應對和柔心竊疑之至晚妻以紅衫命女

命相異語

孿生二子

二十六

得嗣類

雙生二子

易服女持衫欲服不脫淚流滿面似有無限愁苦而不敢告者翁曰「爾但實說我當為爾謀身價不足計也」女曰「吾父曾為縣令剛直不合上司被忝去官抑鬱而死折措殯葬家計全空方畢父事母又去世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無奈只得賣身此時尚不知母入殮否妾遠著吉衣是以痛耳」翁大駭隨燬其券取銀數十兩妻即自帶一老媼送女還家殮母畢即命媼同住女家急為之擇良配其妻年踰五十孿生二子俱成名進士人皆以為盛德之報云

雙生二子

救荒

明夏雲蒸入山東濟寧州幕東翁年五旬無子蒸逾五旬僅一子隨之有血症每與東翁歎曰「我父子相倚為命而子吐血壽必

不永。東翁曰：「我尙無子。小妾止生一女。目下有孕。醫云：右手脈大。仍是女胎。奈何？」未幾地方荒旱。蒸勸東翁設法救荒。焦心籌畫。凡一切賑濟好事。次第舉行。陋弊纖悉除去。饑民俱沾實惠。救活無算。越三月。東翁妾雙胎生二子。喜謂蒸曰：「我明是救荒報應。世言官與幕功過均分。先生報在何處？」蒸曰：「吾子血症久不犯。豈不是報？」東翁曰：「此猶未顯。一婢送蒸甫一載。亦雙生二子。」

特賜兩子

全婚

閩中郡守陳某。五旬無子。夫人甚妬。或勸納寵。曰：「福薄故無子。若內不能容。而徒苦人女。福將愈薄。」一郡中有鄉紳。性好色。比鄰有孤女。少艾。紳遣媒諧合。伊母以紳年高不允。紳竟挽媒擲聘而

命相真諦

特賜兩子

二十七

得嗣類

神賜一子

訟之於陳。陳訪得其實。密邀新進士某來。謂之曰：「賢契少年高才。知家貧尙未娶。適某女亦是薄宦之後。貌頗端靚。爲勢所逼。不佞雖有公斷。然非爲士人室。恐訟猶未息。故特爲作伐。」以十金代聘儀。四金作賀敬。今夕甚吉。卽送成婚。撤堂上燈火。送歸。母女感泣。閨郡稱快。是夕夫人夢神抱二孩至云：「上帝以爾夫不狗時。望曲諧佳偶。特賜兩子。」夫人驚悟。直告郡守。爲置側室。妻妾雍和。歡如姊妹。至冬兩子並生。後守以卓異進擢。

神賜一子

全婚

揚州高尙書。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公從隙窺之。見少女獨坐。次日公訪之主人。卽其女也。問何不字人。答曰：「擇婿難耳。」數日公訪得一婿。謂主人

曰：「吾見高隣某郎甚佳。欲爲作伐。何如？」曰：「吾意亦屬之。但其家貧。」公曰：「不妨。吾當借貲與之。」卽爲說合。贈數十金。以完其美事。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可命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進士。仕至尙書。

天錫貴子

(一) 周濟

昆陵錢長者多貲。乏嗣。里有喻老。爲勢家控欠。械繫連年。妻女飢寒交迫。求假於翁。翁如數給。不問券事。解喻老挈妻女踵謝。翁妻見女少麗。欲致爲翁生子。計喻夫婦忻然。翁曰：「乘人之急。不仁善。始而以慾終。不智力却之。夕妻夢神曰：「爾夫陰德格天。錫爾貴子。」踰年生子。名天錫。年十八。鄉會聯捷。

天錫貴子

(二) 救亡

命相真諦

天錫貴子 天錫貴子

二十八

得嗣類

天遺神童

王僕射初爲譙幕。因按逃田。見歲饑而流亡者數千家。乃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耕具牛種。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簡者。以一綠衣童子送之。曰：「汝本無子。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特以此爲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官至宰相。

天遺神童

救生

裴兆麟四十無子。屢禱於神。夢神告曰：「汝命無子。天曹最重放生。若能全活萬命。卽可得子。」裴曰：「家貧安得有錢放生？」神曰：「汝若無錢。卽勸有錢者放之。功與相等。」裴因思與錢玉成善。遂往述夢中語。且謂之曰：「願君俯從吾請。功固歸君。倘邀神鑒。以沾餘功。俾延一綫。拜賜不淺。」錢允之。由是凡遇生物。裴必力勸錢卽買放。數月後裴復夢曰：「上帝嘉汝救物已多。已遣玉

霄童子。到汝家受生矣。錢玉成之子。今年應遭痘厄。因此赦之。明年裘果生子。穎悟異常。

天賜爾子

還女

馬涓父中年無子。買一妾。極姝麗。每理髮必引避。如沮喪狀。公怪問之。曰。一妾父某官。不幸身亡。家貧不能歸里。故賣妾。今服未除。約髮者實麻帛。不欲公見耳。公惻然。即日訪其母。還之。且厚資助。是夕夢一羽衣人曰。天賜爾子。慶長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名。及長魁太學。鄉薦廷試皆第一。

後生貴子

還女

鎮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鄰女頗有姿色。夫人鬻釵梳買作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

命相真諦 天賜爾子 後生貴子 二十九
得嗣類 特錫一子 未幾生子

或可延新門之嗣。翁俛首而赤。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遂出而反扃其戶。翁即踰窗而出。告夫人曰。汝意良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恆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反其女。次年。夫人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後爲賢宰相。

特錫一子

好施

新城嚴輔字性好施。尤喜放生。全活無算。其妻鄔氏贊成之初。屢誕子不育。一夕夢神告曰。汝先世分毫。不肯濟人。故生子不育。今上帝以汝夫婦樂善好生。特錫一子。以彰善報。後生一子。果育。壽至八十有七。猶及見孫娶婦焉。

未幾生子

放生

休寧胡應全幼孤。事母以孝聞。素奉佛。好放生。年四十。產五女。人

勸溺之。不從。康熙癸巳。夢至神社。見神微服坐。胡再拜。神扶起。命坐曰。汝本無子。以放生有功。今陶姓第七子有善根。令爲汝後。一未幾果生子。名繼陶。胡放生愈力。爲善益堅。刊感應篇陰騭文三千卷。至七旬。無疾而逝。

未幾得子

放生

元朝一富商。求子。聞太獄真人召仙判事有驗。因往叩之。判云。汝前生殺業多。使物類不能保有子孫。故得斯報。今放滿八百萬生靈。方可贖罪。若誤傷一蟲。須放百靈以準之。挽回造化。是爲第一。商卽立誓戒殺。捐資放生。未幾得一子。以孝廉出仕焉。

未幾妻孕

厚道

時邦美之父。鄭州牙將也。年六十無子。押綱至成都。妻令娶妾而

命相真諦 未幾得子 未幾妻孕 三十
得嗣類 後卽舉子

歸得一女甚美。時窺見其用白布總髮。問之。泣曰。父本都下人。爲州掾。卒扶襯至此。不能歸。賣妾以辦喪耳。一邦美父惻然。攜金助其母。還其女。又爲幹理歸計。及歸。告妻以故。妻曰。一濟人危。急爲德。甚大。當更爲君圖之。一未幾妻有孕。一夕夢一金紫人端坐中堂。旦生邦美。中會元。官至吏部尙書。

後卽舉子

厚道

德清蔡狀元啓。傳初應鄉薦時。尙無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至。垂泣不止。公問其故。曰。一夫以負營債至此。公乘夜往其家。語之曰。我爲爾了此事。我今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一遂宿其家。候營卒來。詳告以故。云。一汝繳券。我卽付金。一卒亦惶遽感動。交券辭金。公乃僞僱婦還其夫。以三十金爲贈。後夫人

卽舉子康熙庚戌公遂及第

忽舉一子

行善

蘇州貢士許升年艱於得子。甲午春。適有楚中日者黃君。推算多奇驗。因命決焉。云：「一子。但修德可得。」升年遂矢願廣行善事。倡育嬰會於閭。妙觀竭力殫心。凡所收之嬰。視同已出。時升年五十六歲。其內子亦逾四旬。忽舉一子。因取名要誌其應也。

忽生一男

救生

范軍士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糞服之。當瘵然。」雀莫滅也。范如數買雀。養之。有死者。則隨易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試思我命如他命。吾嘗死。安忍爲此。

命相真諦 忽舉一子 忽生一男 三十一

乃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妻亦不悔。已而病愈。臨危遇救。恩無極。彼壽降。今附壽降。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娠。生一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俯。而喙羽毛分明。不減刻畫。忍一己之死。不忍百雀之死。故得不死報之子報。可信人生一切。皆由心造。

遂舉一男

全人身份

楊乘時無錫諸生。文名甲於邑。奈屢試輒落孫山。年過五十。無嗣。閨中但有五女。因娶妻焉。娶之日。賓客譙賀。主人偶入房。見新姬鳴咽。鏡奩次慰之。不止。詰其故。乃曰：「憶見家阿父爲南潯通判時。嘗置多妾。後爲阿母不容。鞭箠極楚。逐出後。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不忍。使人持金贖爲廝養婦。或送空門。今不幸父兄俱戍黔疆。姊妹早年喪失。子身異路。遭媒僮居奇。侍巾櫛於君子。撫今

追昔。不覺悲從中來。一楊爲之泣然。曰：「毋泣。我之祧嗣。有命存焉。何忍以宦家女爲廢妾。爾其爲我女。當爲擇一佳婿。」女再拜。

遂命與諸女。隸姊妹行。出與賓客具述前事。衆頌其盛德。明年夫人臨蒞時。公坐堂前。見二隸導一官進。方欲迎迓。官遽趨內室。與二隸俱不見。而房中已呱呱泣矣。其夫人遂舉一男。前所欲妾之女。訝曰：「何面貌酷似阿父也。」人咸以爲女父報公之德。云。公年至九十餘。終子爲名孝廉。諸壻俱顯貴。義女壻後亦得官。

果生一子

勸善

清常州右營守備曹成秀。云：余乙丑補宜營。抵任。初聞宜邑紳士徐經陞者。孝友端方。營務旁午。未遑識。前歲數月始晤。往來款洽。余談及年逾半百。多病乏嗣。行將解組歸里。徐君慰曰：「官可辭。

命相真諦 果生一子 果復生子 三十二

而子不可少。但能多行善事。可以致福。」余曰：「我輩居官。動止多尤。敢望福報。」徐君曰：「不須他及。只力行感應篇。更能刊施廣佈。誠心勸善。向來靈驗。不可枚舉。」余始豁然。立願刊施。未幾身漸康強。丁卯四月。果生一子。余益信神明。可以至誠感格也。」

果復生子

放生

昔錢二愚生子八歲而殤。止餘二女。自分命應無子。故爾。一日遇友張舜期曰：「子可求也。吾前亦患無子。因得一方。四年之間。約費銀二十餘兩。今已得兩子矣。」問其方。曰：「人之不可少者。衣食二字。求子之法。於此可得。設有一衣。爲其價一兩。吾減之用五六錢者。食亦如是。其一切器用。皆以減省爲事。將所減之錢。或濟人。或放生。久久必有奇驗。」錢聞之。疑信參半。轉念若果無子。積

爲遂立一簿。依張說行之。復連生二女。錢無悔意。逾四年。果復生子。因查積累簿。恰與張友所輸之數暗合。嗚呼。何其神也。

後果生子

救冤

豫章李後林。父通判。成都赴任時。聞太守欲籍張主簿家。而非其罪。公力言得免。張具禮謝公。公歸德太守。一無所受。時公年四十九。無子。張繪其像。夫婦旦夕拜祝。願公生子。後生林。登進士。

無子忽有

尙義

尙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病劇。霖請所托。尉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里。且嫁其女于士族。一夕夢尉曰。『公本無子。銘公之恩。請于上帝得爲公子矣。』及生。名曰。『穎。』篤厚純孝。官至大理寺丞。

命相具諦
後果生子 無子忽有
特賜男女 神送嬰兒 晚年得子

三十三

特賜男女

馬默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官給糧三百名。舊例。溢額取罪人投海中。默言。朝廷既貸其生。若投之海中。非寬仁本意。今後溢額察年深在配所。無過犯者。移至登州。神宗詔可。著爲定制。後默坐堂上。見人乘空挾一男一女來。曰。『君本無嗣。以移沙門罪人。事特賜男女各一。』復乘雲而昇。後默官至運使。年八十。

神送嬰兒

周濟

邯鄲張繡家。貧無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滿。有鄰人犯徒。三子俱幼。擬賣妻贖罪。繡舉所積錢代爲償納。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神抱一嬰兒送之。遂生國彥。歷官尙書。

晚年得子

行善

王榮家素裕。五十無子。發願力行善事。每夜點天燈於要路。又置小燈百餘。值黑夜遠歸者。給之。天雨施草履雨傘。數年。妻妾各生一子。聰穎不凡。俱成進士。而子以太陽也。其惠既大。其後必昌。

(五) 致富類

遂成富室

傳方

嘉定縣馮生。性好善。家貧力乏。日擇良方抄寫。遍貼城市內外。一日欲進香南海。遇一星士。言其一生命窮。目下且有水厄。馮念固窮。有日發心朝參大士。水厄亦何敢避。行至中流。果風狂舟覆。恍見數卒。引至龍王前。問曰。『子寫醫方救人。善心誠切。達于水府。吾故遣甲士救汝。今與汝祕方十二。行之可致富。』馮謝云。『某

命相具諦
遂成富室
致富類
遂成富室 因以致富

三十四

命當窮。安敢望富。』王曰。『貧富固有命。惟心好者。命亦無憑。汝命當窮。汝心却當富。即如水厄亦命所招。因汝好心。便不爲害。』命吏取方授之。又命長鬚將送歸。晚刻到岸。衣不沾濕。方在袖中。依方行之。求者如市。遂成富室。

遂成富室

(二) 除道

江西臨川民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荊棘鉤衣。向前跌踣。木刺入肉。流血不止。因念同伴諸人。俱由此路。恐亦波傷。乃忍痛坐地。用力拔去荊條。根下閃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之後。遂成富室。

因以致富

(三) 除道

山西太平縣王姓。爲最富。相傳其先有一諸生。言信行果。而家極

貧。教讀鄰村。歲暮撤館歸。輒將所衣之藍衫。質之典舖。以資度歲。新春必贖回。披以上館。歲以為常。一年持藍衫往質。店夥嫌其敝。不納。生具道春間必贖。年例如此。試查故簿。自知店夥仍斥之。生歎曰。『我若開典舖。有可以濟人急者。雖死屍亦必受當。』乃負氣披衫而返。途中為棘刺所鉤。衣破益悒悒。行數步。忽思歲除在即。此地來往頗多。恐棘復鉤他人衣。乃返脫衫。徒手拔棘。堅不可拔。因拾道旁樹枝。刨土挖根。根盡而其中有空坎。白金見焉。檢以歸。正月焚紙鏹其處以謝。則坎中藏金頗多。盡取之。乃開小典舖於前所質舖之對門。開張日。仍披藍衫祀神。聞店前喧爭聲。出視之。有人裏一死孩來當。典夥呵詈其人。爭曰。『汝家主人曾親口許當。』一心知為某舖所為。乃云。『語實有之。欲當幾何。』答云。

命相真諦

因以致富

三十五

致富類

俱饒衣食

『一兩。』如數給之。店夥無不怒。且笑者。生持入後園中。掘坎埋之。坎底粲粲皆白金也。因以致富。甲於通省。遠近悉稱為太平王。恤窮周乏。終身不倦。子孫皆守其訓。

俱饒衣食

誠實

明嘉靖丁亥歲大饑。新建縣一民窘甚。家止存一木桶。賣之得銀三分。乃以二分買米。一分買毒。將與妻孥共飽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糧。無以應。里長遠來患飢。欲一飯去。又辭以無及。入廚見飯。詬其欺已。其人急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怪之。始流涕以實告。里長大駭。急取飯埋之。曰。『爾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爾隨我往。負歸。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奈何遽自殞。』其人感泣從之。及歸而出。穀則有五十金在焉。駭曰。『此必里長積償。

官者。誤置其中。彼救我死。我何忍殺之。』急持還。里長曰。『吾貧家安得此。殆天賜汝者。』其人固卻。久之。乃各分其半。自此兩家俱饒衣食矣。

遂致大富

放生

李元冲將宰一魚。先夢一皂衣嫗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元遂放之。立誓戒殺。後於水際得珠。遂致大富。

鋤地得金

放生

吳江劉子嶼有魚塘一所。至冬築小堰以放塘水。竭澤取魚。永放將半。見二大鯉跳出堰外。復跳入堰中。如此再三。劉異之。觀鯉所至。有新育小鯉數百。聚一穴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啣且

命相真諦

遂致大富 鋤地得金

三十六

復名類

神燈復明

涉而救其子。寧陷死地而不惜也。子嶼喟然歎曰。『物之愛其子也。亦如人乎。』乃去堰放魚。後二年。鋤地得金。遂大富。

改過篇

一 復名類

神燈復明

補過

唐皇初為諸生。以文謁郡守。守見皇來。前有金絲燈相照。守見之而皇不知也。守敬重之。然未明言其故。已而見守。即無燈照。守駭曰。『子近有所作乎。』常直言無隱。『皇始憶適有負人錢者。將妻賣償。奈無代筆。以一金託皇。遂為作券耳。』守因出一金。囑皇曰。『子速還其人金。誘彼婚書裂碎之。』皇如守言。毀婚書。入謝守而

燈復在矣。守見大喜。因與臯明言其事。明正德甲戌。臯年四十六狀元及第。

復中鄉榜

補過

四明葛鼎鼐爲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而去。神托夢於廟祝曰。『爲我築一屏於門。』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祝將鳩工。復夢曰。』『無庸。』生代人寫離書已削。科名矣。『蓋里有棄妻者。葛得一金而代寫也。』葛聞廟祝言力完其夫婦。後中鄉榜。官副使而止。

次科仍中

懼悔

辛卯浙闈。場前有一人夢神祇聚會。考校中式諸人。首名爲鍾朗。有一女子憑窺。中坐者曰。『是不可中。』因訪求補此名者。旁答

命相真諦 復中鄉榜 次科仍中

三十七

復名類 後復登第 後仍中式

曰。『盍以孺子代之。』某人醒而以夢告鍾。因細詢鍾委曲。知其家有婢懷妊。爲主母不能容。赴水死。鍾常以此不安於心。聞夢驚駭殊甚。是科鍾果不中。余恂中元。所謂孺子者。乃恂之字也。未幾主母病卒。鍾益懼。由是力善不怠。次科甲午仍中元。

後復登第

悔改

有一縉紳田姓者。丰姿俊雅。里中女人多奔之。遂避隣近之南山寺讀書。寺傍亦有來者。田心知其非。而不能忍。斷有一神甚短小。初每見夢寐。繼則白日相隨。謂之曰。『汝原有大福。合官御史。因花柳多情。削去殆盡。上帝命我監視。若自今改過。仍可不失功名。一遂猛省。悔改後復登第。』

後仍中式

警懼

漢陽一諸生。素有才名。屢試不第。一友爲請。叩之。其答以某生應有科名。因少時館於某家。與一婢私通。欲望登第不能也。生悚然警懼。因輯戒淫功過格。廣採註案。募資刊施。至康熙丙子科。仍中式。人皆以爲改過之報云。

復占天榜

戒淫

項夢原原名德葵。夢登癸卯鄉科。以汚兩少婢。被神削去科名。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以贖前愆。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榜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汝近來改行。故復占此。』遂易名夢原。壬子鄉試中順天廿九名。已未會試中二名。甚疑夢中名次之爽。及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是第八。蓋鄉會榜皆用白紙。惟殿榜獨黃紙云。

命相真諦 復占天榜

三十八

復名類 復官學士

因夢傲悟而痛自改過。還是有福人氣象。不然則既已削去矣。焉得復占此科名哉。觀此可知天道禍淫。不負悔罪之人。有志者無以失足。而遂謂不可轉移也。

復官學士

痛悔

洪燾一日暴卒。恍惚見綠衣人引之至陰府。洪問平生食祿。綠衣人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云。『合案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降秘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善事可也。』已而前至大溪。綠衣人擁墮之。恍然而悟。死三日矣。以心煖口動。故未就殮耳。遂痛自悔過。力行善事。後公以秘撰官至端明殿學士。享上壽而終。則力行悔過之報矣。

改隨善神

改修

昔阮自實恨繆姓負德。雞鳴礪刃。將往殺之。道過一菴。菴主軒轅翁。有道之士也。見其前往。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從之。各持劍戟。勢甚凶惡。頃之復回。有金冠玉佩之士百餘隨之。擎幡掌蓋。和容婉色。意甚安閒。翁意疑之。天明往問之。自實曰。『某欠我債若干。既不償我。又遭詬詈。朝去欲往殺之。轉思彼雖負我。妻子何尤。且彼有老母。若殺之。是殺其一家矣。于心不忍。飲恨而歸耳。』翁賀曰。『子將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因言其故。自實益勇猛。向善乃登第。位至卿相。

改導善神

立改

江陰南門軍張旺。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首廁中。遂懷恨。一

命相與諦

改隨善神 改導善神

三十九

失子復得類

賢子復生

夕匿火。往燒之。道經官街。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見旺有惡鬼數十尾之須。又聞履聲。窺旺回。有青衣童男前導。明日叩旺曰。『我初欲燬其室。忽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有鬼隨行如此。』即棄俗出家。

失子復得類

賢子復生

修過

宋虔州王汝弼。言行不苟。其東村劉良。西村何十。賢祖父俱積德崇寧癸未。兩姓各生一子。俱穎異過人。延汝弼爲師。而良與十賢家貧。雖饒然頗刻薄。遠不逮前人。政和辛卯三月。汝弼立於門首。見人馬過。如官府狀。向何氏門內。有指畫狀。隨到劉氏之門。亦如

命相與諦

賢子復生

四十

失子復得類

連得六子

後舉三子

連得六子

趙巖士少時曾犯色戒。晚年乏嗣。漸至形神衰羸。體如骨立。幾無復有生人之想。適閱謝漢雲所刊不可錄。不覺汗流浹背。痛改前愆。并請其板。捐貲印送。後精神漸旺。連得六子。

連舉三子

戒色

華亭張某。少有淫行。後生二子皆不育。復得瘵疾。經年不愈。偶見丹桂籍註案中。淫報彰彰。不勝悔恨。遂在神前立誓永戒邪淫。復刊陰陽文廣施。其疾尋愈。數年間連舉三子。

後舉三子

痛改

賈仁五十無子。夜夢至一府第。題曰。『生育祠。』仁因叩求子嗣。主者取簿視之。謂曰。『汝曾姦一良人妻。欲求子不可得也。』仁

哀告曰：「小民無知，乞容贖罪。」神曰：「汝既悔過，更勸十人，不淫方可贖罪。再勸化多人，則有子矣。」仁醒痛自改悔，因廣勸世人，感化甚衆，後舉二子。

乃生一子

悔過

明相國某爲人忌刻，平生未嘗稱一善，舉一賢。晚年諸子盡喪，一道者見而憐之，曰：「汝心行不良，恐至滅門。」某懼，求救，乃以赤松子中誠經授之，自此矢志遷善，悔過乃生一子。

卽舉一子

醒悟

張寧廣置姬妾，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有何罪孽，致斬人先血食？」旁一妾云：「搢誤我輩，卽陰陽耳。」寧悚然醒悟，察不願留者，卽日遣嫁數人，次年卽舉一子。

命相真諦

乃生一子 卽舉一子

四十一

愈疾免災類

不藥而愈 病愈體健

(三) 愈疾免災類

不藥而愈

自新

陳覺一年之內，闔門盡遭雙瞽，醫禱兼行無效。一日遇一異僧，語之曰：「汝一生以習巧欺瞞愚昧，故獲此報。禱何可贖？一覺願改過自新，以求療治之法。」僧曰：「永點夜燈，以照行人，入人之目，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覺卽奉行，不倦并勸里中共施點照。三年之內，始終如一，一門俱不藥而愈，來年瘟疫偏及獨陳覺里中俱得安然。

病愈體健

戒殺

桐城尹珪貪饕餮生，三旬外，夫婦病怯，有一風鏡甚神，珪問壽數。

相者曰：「觀君殺氣滿面，數不遠矣。」又引大藏經告之云：「人不殺生，得長命報，壽數在君，勿問我也。」因出戒殺編授之，珪卽信受奉行，永戒活物，不入庖廚，遇生命買放之，嗣是病愈體健，夫婦年俱至八十有餘。

曲腿忽起

感悟

震澤鎮某喜食田雞，止生一子，兩腿拳曲如蛙狀。某患之，有兩友苦勸戒食，某始感悟，并撰文刊布，勸世。二友共成其事，一時戒者甚衆。明年秋試，三人俱中式，而兩腿拳曲者亦忽然立起矣。此乾隆初年事，人所共悉。

危疾遂痊

悔過

淮陰陳生任俠，不修細行，至三十，如有悛心，偶患背疽，勢危甚，因

命相真諦

曲腿忽起 危疾遂痊

四十二

愈疾免災類

子疾漸愈

自念死生晝夜，乃常理，何足畏，但可惜，不曾做個好人。若天地垂憫，賜以再生，定要改行從善。遂草一悔過文，焚告空中，是夕二鼓夢金甲神持冊二顆，謂曰：「爾言下頓悟，上帝遣來相救。」因用手摩背，清涼遍體，遂痊。自後力行善事，以壽終。

子疾漸愈

改悔

宋大夫蔣璠有子一僕，一跛一蹇，一癡一癡，一瞽一瞽，一啞一啞，死公明子泉見之，問曰：「大夫所行何如，而禍至此？」璠曰：「予生平無他惡，惟好行嫉妬，勝己者忌之，佞己者悅之，聞人之善則疑之，聞人之惡則信之，見人有得如己者，失見人有失如己者，得耳。」子泉歎曰：「大夫心行如此，須至滅門矣。」惡報豈止此乎？璠聞其言，惶然畏懼，子泉曰：「天雖高而察甚，下若能改。」

往修來則其轉禍爲福不患遲矣一緩自此改惕盡反生平所行不數年諸子之疾漸次而愈〔按〕石祁一語龜兆反臧宋景三言熒惑退舍此卽惠迪從逆吉凶影響之明徵也迂儒力詆因果之說直欲使聖賢勸世苦心歸之存而不論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其茲若人之儔歟

痼疾遂愈

省悟

上海崔書紳嘗倩人繪春宮十數幅淫巧絕倫後患瘧不已每熱甚則見美男子美婦人十數輩皆赤身露體二鬼使挾之剖腹抽腸血流滿地次及於崔疼痛呼號詳詔始末舉室皆聞崔省悟急焚之病遂愈

聾啞俱痊

除道

命相真諦

痼疾遂愈 聾啞俱痊

四十三

愈疾免災類

死罪善終

何慶齋聾啞不能自養居大寺中見道路有荊棘輒斬除之以便行人復於夏秋日必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濕人衣足一夕夢黃衣人謂曰一汝以前生輕聽是非好談人短故今生罰汝有此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一醒來聾啞俱痊〔按〕昔袁待賢命應乞弓有精於子平者勸之因以口才造命遂致富子登仕籍訓子詩曰天定爾翁孤且窮春生口角命旋榮

死罪善終

忽悔

王某曾某素相善王曾之婦適曾繫獄王賄吏斃之方欲娶其婦意忽悔〔良〕遂輟謀〔然〕而曾某已斃乃迎養曾之父其妻子加意侍奉曾父母德王欲以媳嫁之王固辭奉養益謹〔善〕於曾母病王奉湯藥如子曾母臨歿曰一感君厚德來世何以相報一王叩頭流血具陳其實乞冥府見曾爲解釋母慨諾父亦書札納母袖中曰

「死果見兒以此付之」王爲曾父母營喪葬王竟善終

災相離去

改善

郭鄴紹樂陽尉動與物忤親友俱疎恍惚間常有物如猿猴出入無不相逐諸所造作如礙棘者數年百計莫能絕之鄴改行善夕夢來告別云一吾乃主世之虛耗者君以隱惡獲罪久乘君厄渾不相離今君行善當去君可安享矣一果如言

變惡篇

骨格大變

作惡

吳庸言少時美丰姿有才識一相士謂之曰一子骨格停勻乃享五福之人也常多作好事以迓天床一又指其心曰一只恐此方

命相真諦

災相離去 骨格大變

四十四

變惡篇

骨格大變

寸之地難保不壞耳戒之戒之」吳年既長心計愈深謀人田產或唆人爭訟或破人婚姻報復私怨或離人骨肉於中取利種種作惡非止一端一日遇前相士大駭曰一吾戒爾莫作壞事爲何不守吾言尊格大變矣惜哉一吳曰一吾日行善功時存善念一舉一動不愧衾影子乃有此說吾所不解一相士笑曰一休得瞞我凡人有德則上天錫福現于面者必光華潤澤子滿臉兒紋萬端苦惱行將至矣目前家業恐非君有也一嘆息而去吳自念半生所積粟可支十年衣可穿一世憑我心計何難累百而千累千而萬相士之言未足信也豈知器盈則覆日滿則虧天不作作惡之人田被水淹房遭火燬意外花消破費之事接踵而來向之稱素封者今則一貧骨立矣終日愁眉淚眼如身處地獄中刻難當

耐。遂抑鬱而死。然則相奚足恃乎。

氣色敗矣

誘賭

丁泥於臘唱前。詣一相館。相士書於壁曰：「今。狀元。是。丁泥。」
混善樗蒲。同年二蜀士多金。以計誘之。得錢六百萬。竊自喜。復詣
相館。相士大驚曰：「君氣色敗矣。天庭枯燥而黑。得無有味心之
事。以負神明乎。」即取筆於壁上塗去。狀元字。泥悚然。實告曰：「
悉反之。何如。」相士曰：「舉念。即有神知。君能悔過。高甲可占。然
必非第一人也。」是年混居第六。

相已改矣

薄妻

河東朱章幼時。有僧相其貌大貴。章嫌其妻貌陋。乃停之別娶。致
妻抑鬱死。越二十年。復遇前僧相之。驚曰：「君相改矣。吾昔相君。

命相真諦

氣色敗矣 相已改矣

四十五

變惡篇

撥鼻損相 天榜除名

大貴。今無望矣。不知何事損德。章曰：「別無罪過。或薄待前妻。以
至於此。」未幾染病。見妻來追而死。

撥鼻損相

犯色

吳淞顧生。積學工文。其鼻端稍偏。夢人謂曰：「為汝撥正。可登一
榜。」及旦視之。果正矣。後偕同學應試。一日約顧游山。顧抱微疴。
弗偕行。主婦聞客盡出。步入客寓。不意顧出帳中。樓抱被汚。是夕
夢前人謂曰：「汝作損德事。不登賢書矣。」因撥其鼻。及旦視之。
仍不正。後踰躓終身。

鼻正心偏。鼻仍不正。嗟嗟。既作損德事。縱使五官俱正。能免終
身踰躓乎。

天榜除名

犯色

當湖林某。有二姊。適陸氏昆季。長生子某。次生子天錫。康熙戊午。

林病歿。翌日復甦。告家人曰：「異哉。陸氏二甥。一段因果也。昨至
冥府。侍衛森嚴。予方惶恐。忽聞人馬喧闐。諸神送今科天榜至。查
核功過。以定去取。由詳桂宮。冥王因喚予曰：「汝祿未終。既來此。
看我查核新科舉子。以昭報應之不爽。予悚懼旁立。隨有判官呈
册解元。即甥陸某也。册載母林氏。咀咒口過。上千天怒。王色怫然。
再查陸某。犯財色二字。遂除之。次查至二十一名。乃甥天錫。其母
口過相等。王亦欲除之。再查籍中。註有友人誣賦。當受杖。代為完
辦。叔為縣令。虧帑棄產。補之。又拒一奔女。王喜。諭予曰：「汝甥有
此三大善。榜當留名。汝回陽可勉其精進。勿怠。」予受命而出。恍
恍間即歸家也。」因召二甥語之。是科天錫果中二十一名。

命相真諦

天榜除名

四十六

變惡篇

仙謫地獄

仙謫地獄

奸險

唐李林甫未顯時。于槐壇遇一道士。曰：「君名已列仙籍。後當白
日昇天。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他日事權在手。切記吾言。不可妄為。
」及大拜後。妬賢嫉能。靡所不為。嘗于正堂後別創一室。制度彎
曲。名偃月堂。欲害人不得其計。入此靜坐。精思一番。其人破家殺
身。登時立定。一日復遇前道人。謂曰：「君忘吾言乎。已獲罪矣。當
生水族。」一言訖不見。及將敗。見一物遍體毛髮如豬。目光如電。鋸
牙鉤爪。以手擊。叱之不動。不數日七竅流血而死。後朝廷勅命
剖棺戮尸。追奪誥命。沒籍入官。流諸子于嶺南。元和六年。惠州震
死一娼。脇下有朱書云：「林甫後身。」至淳熙初。漢州震死一女。
亦有朱書云：「林甫為臣不忠。陰賊良善。三世為娼。七世作牛。」生

生世世永墮水族。」

削盡祿藉

侮師

明新安汪會道天資穎悟。書過目輒成誦。八歲即能文。而傲侮師傳。稍拂意。至生怒。一日。獨坐書齋。忽呵欠。口中躍出一鬼。指汪曰。汝本大魁天下。因汝悲怒其師。上帝削爾祿籍。吾亦從此逝也。一言訖不見。次日翻閱故篇。不識一字。

削奪無餘

犯惡

上虞監生劉某其父曾爲按察使。某讀書有文名。久不得第。其族兄某暴死。後忽活。語家人曰。昨死去見冥王。先於廊下候唱名。廊旁有大籀。偶抽看。見族弟名。卽監生也。大書一生祿位。該二十五歲中舉人。連捷成進士。歷任至八座。壽八十四。二子俱進士。又

命相真諦 削盡祿藉 削奪無餘 四十七

變惡篇

官階削盡

於上逐筆勾去。細註云。某年月日犯某事。削一子。又某事。再削。又犯某罪。削進士舉人。又某事。削壽。後竟削奪無餘。方看畢。王升殿唱名。因問曰。適見汝弟簿否。汝命盡矣。今暫放汝歸。傳語人間。以知惡報。乃遍告親友而歿。時監生方應試。無恙。明年夏病疫暴死。

官階削盡

無行

裴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文。榜發。亟欲一見。書坐公廨。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解元與公家人爲門角口。公意其貧。禁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粗鄙。無可取。公不悅。因告方伯某。深悔取士之失。方伯曰。公不言。其不放榜。前一夕。某夢文昌關帝與宣聖同坐。朱衣神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覽額曰。此

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曰。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矣。然渠好勇喜鬪。一聞母喝卽止。不敢違逆。念此尚屬孝心。姑與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尙怒。而宣聖無言。未幾解元果暴亡。

官位削盡

裴章河東人。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于其父。父裴胃鎮荊州。弱冠父爲娶李氏女。章從職太原。棄其妻于洛中。別有所挈而去。李氏自感命薄。常念佛蔬食。又十年。胃移守太原。曇照隨之。章與之敝舊。照驚呼久之。謂曰。一貧納十年前語。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語以薄妻之事。照曰。夫人生魄訴上帝。以罪處君矣。後數日。爲其下刺死于浴室中。

命相真諦 官位削盡 削其祿秩 削其相位 四十八

變惡篇

削其祿秩

削其祿秩

受賄

明隆慶間。荊州推官魏釗往夷陵勘驗人命。有鄉官徐少卿夢神謂曰。明日魏理刑過此。其人前程遠大。不久轉銓曹。可厚待之。一明日果至。徐款甚隆。及返。又夢神曰。魏理刑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祿秩。并年壽亦不永矣。徐異其事。令人察之。果然。尋丁丙艱。服闋。轉戶部主事。一年卒于京。家亦凋落。

削其相位

受賄

昔侯鑑爲江夏令。與勝緣長老居約有舊。每暇必往。至則必先已治具。一日又至。延待殊闕。鑑問之。約曰。公每來。土地必先報。此番不報。是以失待。一鑑驚使問土地。不報之由。是夕居約夢土地

曰：「侯鑑本應作相。與吾有統攝。是以常報。近受胡氏銀六十兩。枉斷一事。天曹削其相位。但得作監司而已。與吾不相統。故不報耳。」

不得封侯

殺降

漢李廣屢著邊功。不得封侯。語王朔曰：「豈吾相不當封侯耶？」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否？」廣曰：「吾為隴西守時。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殺之。至今獨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侯也。」後廣出征。失道自刎。

祿不符相

濫殺

蘇頲曾遇一相士。謂當至尚書二品。後至三品。病亟。夢神告曰：「公命不可為矣。」公因述相者言。神曰：「相實不安。因公作桂府。」

命相真諦

不得封侯 祿不符相

四十九

變惡篇

盡奪其算

時有二吏訟其縣令。公為令杖殺之。故減壽二年。不至二品耳。」

盡奪其算

作惡

祁天宗恃才放誕。逢人自誇理學。而所為皆詭僻不經。尤不信鬼神。常肆嫚罵。讀書僧寺。天雨薪濕。呼童劈木。身靈官作祟。夜夢紅鬚執鞭之神。厲聲叱責曰：「爾何無禮至此。本應鞭擊爾死。因爾前生苦志芸窗。故今世具此聰明學問。應科甲聯登。祿入萬鍾。還齡壽考。今爾狂妄誇大。高已卑人。冥司錄過。依陰律勘斷。爾應享之福。已經削除一半。此後若不知悔。必罹重罰。正無煩吾之一鞭也。」天宗醒後。不但懼。且自述其夢。誇於同輩曰：「邪鬼畏我矣。」眾皆匿笑。其父喜讀佛書。母奉觀音大士甚虔。天宗乘母睡熟。偷將聖像燒燬。母流涕謂之曰：「爾作惡不悛。只願你生好兒子。」

一天宗聽之漠然。年逾四十。屢赴棘闈。不第。心志昏迷。貪酒戀色。無所不至。有名家少年子。強誘雞姦。豈知引水入牕。少年轉通其媳。遂致帷薄貽譏。一日白晝。見二陰役。持巨鎖鎖去。帶至東獄府。發罰惡司議罪。司官檢閱冥簿。天宗二十九歲。應得舉。三十歲成進士。官二品。七十八歲善終。因其少時狂蕩。減削其算。晚年以舉人為司鐸。轉知縣。官五品。年五十四卒。於官緣四十以後。作惡萬端。日甚一日。上帝震怒。盡奪其算。罰入九幽之獄。萬劫不許超升。天宗醒告家人。大呼曰：「悔無及矣。」遂吐血而死。遺有二子。長歪嘴斜眼。形如鬼類。次子癱腿折臂。廢疾無用。不數年而家蕩然矣。

壽數減盡

譴誣

合州都吏孫亮。一日見冥吏來追。亮曰：「相者謂我壽七十三。今

命相真諦

壽數減盡

五十

變惡篇

奪算盡矣 天譴失子

方六十二。豈誤追耶？」吏曰：「汝有陰譴者三。故減十一年耳。郡人馬清訟婚事。理直而汝曲之。減三年。吏人孫侑無罪。汝欲取悅於太守。譖而撻之。又減三年。汝從母怒。汝推之仆地。又減五年。今已盡矣。」亮無以對。遂卒。

奪算盡矣

姦貪

宋奉符令錢若愚。蚤歲補官。姦貪狠愎。晚益逆。子女淪喪。觸目無聊。因投詞龍虎山祈禱。夜夢神責之曰：「汝心行俱虧。奪算盡矣。尚何禱為。」未幾卒。

天譴失子

憾情

太倉王文肅公居鄉。素矜節。痛子天亡。祈夢於于忠肅廟。夢忠肅曰：「汝記各一名帖。害二十七人命否？」公惘然。蓋前有巡道某。

誤報海商爲盜。衆憐其冤。求公一刺解救。公不允。二十七人皆拷死。公至是大悔曰。『吾聞羅念庵解官歸。道過蕪湖。與關使項東。甌有舊。買人楊姓者犯重辟。願餽千金求解。念庵力拒之。既而思曰。『此賈不生矣。』乃貽書東。願爲解之。賈竟得釋。吾此事不及念庵遠甚。然本意止欲養高。不謂陰羅天譴。』可見方便之事。力能爲者當隨在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見善而不爲也。

(五) 定數篇

財數註定 (一)

四川張御史語所親林繼曾曰。『予昔按雲南時。夜獨坐。有朱衣人現前曰。『某爲公守藏神。待公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視之。果有白金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携此。』神曰。『願

命相真諦
財數註定一
定數篇
財數註定二

五十一

得鄉貫帖。送至公家。』予書焚之。神遂隱。比復命。同年某托薦一官。強納二百金。歸而夜禱前事。神復至。僅存八百金。問其故曰。『某同年金是也。』一悚然愧謝。

財數註定 (二)

明天啓中縣令王某赴任。宿郵亭。夜將半。有緋衣人至前曰。『某守錢神。待君久矣。今可攜去。』令曰。『幾何。』曰。『萬金。』令曰。『路遠攜行不便。歸當來取。』及抵任。恣意婪贓。復得萬數。以爲藏金足供用也。浪費殆盡。任滿。復至亭中。緋衣人曰。『前金已取盡。請辭。』令曰。『未也。』曰。『某日受某人餽。若干某日勒詐某家若干。總在此數。』令無言。自思宦橐已罄。而藏金復空。前途何以自給。遂鬱鬱客死。

財數註定 (三)

隋末江都亂。有太原書生。闖入官庫。見錢數百萬。欲少取之一金。甲神持矛逐曰。『此尉遲公錢也。汝欲得之。可取公名帖來。』生遍訪無尉遲姓者。訪至鐵冶中。見敬德蓬首袒露。方爲人煅煉。生拜之。公問故。生曰。『欲向公乞錢五十千。以周困乏。』公怒曰。『打鐵人安得錢。』生曰。『公若見憐。但賜一名帖足矣。』遂書曰。『錢付某五十千。』某月日書名於上。觀者皆笑其妄。生持帖至庫。金甲神使繫於梁。如數取錢去。後敬德佐唐有功。賜錢一庫。內缺五十千。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乃鐵冶中所書也。驚嘆累日。

財數註定 (四)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見金一窖。急瘞之。告主僧曰。『吾

命相真諦
財數註定三
財數註定四
定數篇
財物有主一
五十二

他日當修此寺。』及公爲西師。僧使徒謁之。公一無所助。惟書一封茶一籠。僧歸拆書。則云。『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因以修寺。復以餘銀建范公橋。後公入相。所得俸適符其數。

財物有主 (一)

趙生故宋宗室子也。家貧。居閩之深山。業薪自給。偶伐木溪澗。見一巨蛇。章質盡白。尾之行數百步。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有字。乃黃巢手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皆黃白也。生取其零復揜之。自是家饒。不事採薪矣。其姊夫爲吏。知其事。白之官。生不獲已。投一巨室。告以穴處。巨室遂廣行賄賂。時帥府委福州路一官廉之。巨室獻以金甲。其事乃寢。路官得甲。珍襲備至。一夕聞繞

楊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起視。局鑰如故。及啓。篋已失之矣。

財物有主(二)

嘉興一賈人。積數百金。貯磁甕。壓以金釵二股。瘞地中。爲其子窺見。竊發之。甕內惟清水一泓。以手攪之。無物。遂封蓋如故。後賈人發甕。取金其數不減。而次置顛倒。問其妻曰。『吾瘞金誰發耶。』金釵在上。今反在下。何也。其子因自言狀。舉家駭絕。

財難強求(一)

崑山塾師楊姓者。坐於門。見一少婦過。墜銀簪於街石上。鏗然有聲。伺其去。逼視之。止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一客至。俯拾之。楊老呼曰。『是我簪也。』客知其僞。徑去。楊老牽其衣不釋。客乃取銀二分與之。曰。『老者休纏。以此沽酒買魚。作一夜消可也。』

命相真諦 財物有主二 財難強求一 五十三

定數 篇 財難強求二 財難強求三

楊老遂買魚一尾。酒一壺。置棹上。令其媳烹魚。忽隣貓來攫之。去。媳以杖撲。貓因覆其酒。而壺與盛魚器俱碎。焉聞者憐而笑之。

財難強求(二)

雲間李紹文曰。東鄉一人。結草園爲生。年六十餘。向來積銀八錠。每錠三兩。以紅紙腰封。藏之床脚下。忽夢皂隸八人告別。曰。『我等要到東邊新造屋之家去。』旦視銀已亡矣。此老卽至造屋之家。訊之。主人云。『果有。』欲分其半。還之。此老堅辭。主人乃潛置一錠於上梁。饅頭內。以餽此老。此老不知。取以易糖。賣糖者亦不知。擲至新造屋門首。主人見之。問所從來。仍以錢五文買之。由此觀之。富貴貧賤。榮枯得失。莫非有命。愚人終日奔競。亦何益之有哉。

財難強求(三)

湖州儀鳳橋宣氏兄弟三人。宣大稍樸實。二弟則儉劣。俱貧甚。其所居地。價不值十金。鄰有倪知縣宦歸。欲展拓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足溫飽。宣二糴粟過太湖。舟覆死。宣三則發狂病。持刀殺人。舉火燎園。執諸官。靠撻幾斃。歸復如故。衆以鐵鍊繫之橋柱。其妻徧謁神祠禱禱。復請巫師至家。宰牲遣祟。破費狼籍。床頭所得金已罄矣。而橋上人豁然醒。人問之曰。『不知也。』

財難強求(四)

厲子元幼年遇一星士推算曰。『此命只合粗衣淡飯。打熬一生。家業若過百金。必遭橫事。惟死後方行美運。轉生前大有光彩。』厲曰。『人既死矣。行何美運。雖有光彩。何益於已。快悞而去。自

命相真諦 財難強求四 五十四

定數 篇 財難強求四

是雖竭力經營。總不出百兩之數。一日有販故衣客。云。『其母死。立等回鄉。現有貨物。約值二百餘金。情愿減價出脫。』厲利令智昏。遂忘星士之戒。以五十金買之。轉賣得利三倍。豈知客係大盜。事發被獲。追取原贖。厲受刑責。繳價方無事。從此一貧徹骨。與妻灌園度日。忽鋤地得石板下有六巨錠。皆白鏹。夫婦大喜。方欲取之。戰慄手顫。神魂俱失。只得將石板蓋上。照舊掩土。是夜夫婦同夢神語曰。『甕中之物。乃禁柱所有。爾何得擅動。小心看守。二十年後。自有好處。切勿輕洩於人。戒之戒之。』後厲妻臨產。三日不下。手攀床柱。乃得生子。遂取名攀柱。燃指二十年。夫婦憶神語。偕子往園掘板。白鏹如故。向之戰慄手顫者。今竟安然無事。陸續運回買房治地。遂成富室。夫婦命薄。不能消受。未及期年。相繼而歿。

樊柱頗孝。殯殮葬祭靡不從豐。星士所謂死後方行美運於此始驗。由是觀之。子之財未至其時。父尙不能有何况他人彼營營逐逐以求分外者可慨然悟矣。

享用有定

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又同日授官。一教授黃州。一教授鄂州。未幾黃州死。鄂州聞之。處分後事以待。越數日無恙。因往弔。且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今公先我而去。我即死。』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豐。故殯公生於寒微。未嘗享用。故壽也。』鄂州由此益自刻。嘗歷官典郡。

鬼弄貧商

命相真諦 享用有定 鬼弄貧商 五十五

臨安沈一性最貪。市酒錢塘門外。一日將二鼓。湖中泊一大船。鼓吹喧闐。有貴公子五人。錦袍花帽。挾姬妾十數輩。登樓暢飲。沈見其舉動不凡。知爲五河神也。叩求曰。『得遇尊神。一生遭際願求小富貴。』客笑曰。『汝何求。』沈曰。『市井小人有何他望。但求多賜金銀足矣。』客曰。『不難。』呼從者耳語去。少頃負一巨囊至。授之謂曰。『抵家再開視。此處不可洩露。』沈拜受。捻其中藥。藥皆酒器也。大喜過望。急攜入城。又慮有聲爲門者般詰。覓一大鍾。悉隔囊掘匿。抵家。天方曙。大聲呼妻曰。『我得橫財矣。』妻曰。『且莫說橫財。昨夜吾家櫃中似有搬運聲。恐有賊至。今尙未安枕。可啓視之。』既啓。則酒器首飾盡有矣。再開囊視之。皆櫃中物也。夜來掘指。俱爲廢器。召匠修整。復費數十緡。沈大慙恨而已。

邪財不富

正德時。崇德人胡應圭與陸一奇朋誘宦裔賭。覆其家財之半。後胡瞎一目。陸跛一足。日費療治。所得俱盡。仍爲貧人。

冒祿不享

定州州判態佐爲官平常。其子態北原爲冢宰。州人邱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爲州判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摹榻萬本。獻媚冢宰。爲媒進計。及抵京。一病而卒。適同鄉施某以候選寓京。亟以微價購得之。遂持以獻。熊公大喜。許以佳職。未幾北原以事去。代者至。施就選。僅得雲南吏目。失意罷歸。夫爲其父立不朽之名。爲之子者。孰不喜之。邱之計可謂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爲他人所有。施某不勞不費。坐得其物。自以爲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而得。乃竟不可。

命相真諦 邪財不富 冒祿不享 五十六

定數篇 功名註定一 功名註定二

功名註定 (一)

見聞紀訓云。范藻軒先生少英俊。有文學名。父兄輩以遠大期之。一夕其母夢人報先生中舉。須臾鼓吹。旗幟道送一彩幃至其家。懸諸壁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諦視之。則漸縮而小。覺以語其父。父曰。『吾兒當必爲司馬掌兵政。』又一夕父亦夢人報曰。『爾子授官矣。』亟趨視榜。見先生名下註指揮二字。覺而曰。『文官安有指揮。得非官總制。以指揮三軍之兆耶。』又與兵字夢相合。『心益喜。其後先生累試不捷。竟由歲貢選南京兵馬司指揮。而夢始驗。』

功名註定 (二)

龍西溪在京同年某行人過之曰：「我欲避湖廣差。暫註門籍。」西溪曰：「湖廣非險遠。尊公在里。便道省親。豈不善哉。」行人曰：「聞家宰將選科道。若承此差。不得與選。我姑避之。有陽子山當行耳。」西溪曰：「君自作計。非吾所知也。」行人竟註門籍。未幾吏部即開選。勢不可即出。陽子因得應選。爲吏科給事。某行人撫膺自恨而已。

攘名難享

寧波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謨。李多智術。百計攘得之。王不與較。李入京就選。資緣入嚴嵩門。求順天府學司訓。嵩諭意銓曹許之。于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大聲罵曰：「吾不數日當坐此堂。鼠輩敢無

命相真諦
定數篇

攘名難享
名難強求一名難強求二

五十七

狀耶。」齋夫羣譁于吏部前。語聞選司大驚。亟易以廣西小縣學。李怏怏而去。未幾竟卒。明年王應貢就選。却得順天府學訓導。

名難強求 (一)

魏徵爲僕射。假寐閣中。有蔡隨二吏。在簾外閒評。一曰：「我輩官職。悉由此老翁。」一曰：「總由天。」公微聞其語。遂作書付言由老翁者。送銓部。書內略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言由天者。齋去。銓部問其姓名。即注補近職。而言由老翁者。聞知其事。益怏怏自恨。公怪而問之。具以實對。公惘然曰：「由天之說。非妄也。」

名難強求 (二)

南昌李孜省以邪法寵於明憲宗。位太常卿。時有御史按江右。孜

省餞之。以壻襲正弼爲託。故事。各省秋試臨場時。按院有堂考。遂取正弼爲首。實爲中榜地也。至頭場正弼不至。徧索不得。始封門。三場畢。正弼踉蹌歸。人問之曰：「初欲入場。恍有人引至城隍廟像後。凡禱祀者。我皆見之。但口噤不能言。足痠不能行。今始得歸耳。」及孜省敗。襲竟無成。

名難強求 (三)

唐王顯與太宗有舊交。既登大寶。召其三子。皆授五品。官不及顯。諭之曰：「卿無貴相。朕豈爲卿惜。」顯曰：「朝貴夕死足矣。」房玄齡勸帝曰：「何不試與之。」因授三品。賜金紫。是夕卒。

附堪輿類

命相真諦
堪輿類

名難強求三 附堪輿類
不泥忌諱一 不泥忌諱二

五十八

不泥忌諱 (一)

太原王洙言向有一宦者。病其家數世未葬。急買地一方。自祖考至功總之親。悉依昭穆。以次葬之。俱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營穴之法。人皆訝其太易。謂禍且不測。乃歲中竟遷官秩。家益昌盛。今人稽留葬地。動輒逾紀。邀求不可知之福於祖先遺骸。真罪人也。至於前人已葬之地。無論親疎賢否。萬萬不可毀掘。掘而見屍。必有奇禍。否則貽害子孫。若出兵主將。能嚴禁士卒。勿平人塚。勿發人棺。勿伐人護墳樹。木功德尤大。

不泥忌諱 (二)

劉機父卒。家人泥陰陽言。各以生時與葬時相值。久不克葬。公獨曰：「願以某生時所值葬。」於是力葬之。公後官至大司馬。贈

宮保。

神示佳穴 (一)

福建莆田林氏之先。字用賓名觀者。遇異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於麻粟。但君福德未足當此。」林曰：「吾則德薄福淺。若得此地。與宗族共之。豈無一二足當之者？」異人曰：「即此一念福德厚矣。天道必祐地理必應。」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瀚。曾孫廷昂。廷機。元孫嫌俱官至尙書。

神示佳穴 (二)

漢袁安按獄仁恕。楚王英案。出無辜者四百餘家。父歿母使安訪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遂

命相真諦 神示佳穴一 神示佳穴二 五十九
堪輿類 神示佳穴三 佳穴不享一

葬其所。後世爲公卿。

神示佳穴 (三)

建甯楊少師榮。祖父皆以濟渡爲生。每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知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共笑其愚。逮少師父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葬之。即白兔墳也。觀少師發祥之所。係神人指示。知風水之說不可不信矣。昔林達謀佔吉墳。子死身亡。沈龍立掩遺棺。麟兒殿狀。故曰地理惟憑天理。福地不如心地。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父皆如其爵。子孫貴顯。

佳穴不享 (一)

昔有某令者。湖北人。官湖南知縣。聲名甚平常。其長子秋舫。登已

卯大魁。典試廣東。次子大雲。旋亦以翰林典試廣西。兄弟先後皆請假省親。到湖南任所。人咸豔之。大吏因是亦重視某令。隨擢用爲州牧。或有疑其報應之或爽者。旋聞其幕中老友云：「令曾於某任內。得教匪聯名冊。私焚之。終不上聞。蓋活人多矣。此所以報歟。」後某令亦忤肆。大吏廢其官。於計典黜之。旋里後。有堪輿家告以祖墳有水。某令以鐵籤試之。水果旁湧。擇期改葬。甫啓石門。熱氣薰蒸。有二紅魚躍出。始悟吉穴。一魚條不知所往。一魚爲石壓死。悔之無及。某令目旋雙瞽。無何得都中。信知秋舫以覆車驚悸而卒。計其日正啓墳時也。時大雲以御史奏直隸水利事。奉命馳驛往勘。沿途作威福。有呵斥道廳之事。蔣礪堂制府以狀上聞。坐此罷廢。其家驟落。夫同此一人。一家之事。乃始以種德。而其應

命相真諦 佳穴不享一 六十
堪輿類 佳穴不享二

如響。旋以怙惡而不獲令終。

佳穴不享 (二)

清道光初。閩侯官令張姓者。湘陰人。其父本充縣役。嘗語人曰：「公門中好修行。吾儕隨事皆可造福也。」一生平喜爲人解紛。不肯逼人於險。人咸稱爲長者。因解犯至省垣。卒。即葬於城外官山地勢低窪。每春夏月。必爲水潦所浸。家本貧。不能起遷。聽之而已。後其子某由科目出身。又以此爲吉穴。不肯起遷。及作令于閩。聲名狼籍。不恤人言。宦橐既充。即遣所親旋楚。將先墓之周圍。用土填高。以免水患。乃不數月。遽以不謹被劾去官。其鄉人頗疑爲修墓之故。或曰：「其地本點魚穴。得水則活。水涸則死耳。」時陳楓階攝令湘陰。聞之慨然曰：「一胥役而行善。遂得貴子。一邑宰而

貪。墨。不。免。失。官。天。道。無。私。如。此。人。不。察。天。心。之。所。在。而。徒。曉。曉。於。地。理。豈。非。傾。哉。

神奪佳穴 (三)

歸安仰思忠精風水。六合尹林克正延入福建。其姻某氏亦欲葬父。探幽涉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一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人。當有陰禍。若葬此間。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一遂覺。思忠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宦業何如。一曰。一他無所短長。但聞爲考官時。得賄甚多。鄉評少之。一思忠惕然。內警託故辭歸。越二三年。問其鄉人。則某氏與勢家爭墳地。致傷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已凋落矣。當時思忠每言及此。輒嘆云。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

命相真諦

神奪佳穴

六十一

堪輿類

奪神佳穴

冥報之說。不可不信。由此觀之。陰地之吉凶。未有不以心地爲本者也。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富家珍言錄

富家珍言錄
卷一
財無德 子孫必敗
有德無財 子孫必昌
富室富室 從速薄產
散財積德 門庭永興

富家珍言錄
卷一
財無德 子孫必敗
有德無財 子孫必昌
富室富室 從速薄產
散財積德 門庭永興

富室珍言 道德叢書之十三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上編 善例

(一) 置產

時價贖田

焚卷還屋

厚道置產

(二) 放債

借卷悉焚

取卷盡焚

文卷悉焚
燔卷了債

富室珍言 目錄

無利借貸

(三) 收租

蠲免田租

(四) 周濟

半產賑鄉

餘產濟人

餘財周濟

散產周施

周給親舊

貸納貧稅

散米給貧

出粟貸鄉

半產濟人

餘財濟貧

罄產贍鄉

省財施興

給資養族

望煙周濟

收養貧病

納養產婦

(五) 暗濟

暗中濟貧

攜錢暗擲

暗中輸錢

拯救貧產

攜錢暗投

攜錢施捨

(六) 全人

全人夫婦 八則

全人骨肉 三則

全人婚姻

(七) 救災

解囊救溺

出資救溺 二則

富室珍言 目錄

舍資救溺

出資贖票

(八) 恤孤寡

矜恤孤女 三則

矜恤難婦

解衣救凍

恤矜孤寡

(九) 修橋路

捐輸修道

(十) 助棺葬

施棺助葬

成全舊葬

絕糧助葬

接葬流棺

葬埋餬餽

(十一) 體恤

不肯誤人

還銀恤人

(十二) 貧而好施

貧而好施 三則

典物濟人

一仁一暴

一仁一刻

一貪一義

下編 惡例

屯積居奇 五則

重利盤剝 二則

富室珍言

目錄

三

富室珍言

目錄

謀佔產業 七則

侵佔鄰址

仗勢霸佔

仗勢迫債

騙人家產

假銀欺騙

以假易真

設局誘騙

迫寫借票

捺契不還

刻薄 八則

慳吝

奢侈 七則

驕橫

恣橫

荒淫 三則

狼藉

浪費

貪憚被騙 三則

悻入悻出 二則

不恤人力

富室珍言 道德叢書之十三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上編 善例

(一) 置產

時價贖田

麻城縣一紳。積貲千金。將贖二十年前所賣之產。子方十二歲。知之。問父。一得吾之產者共幾家。父曰。一約二十餘家。又問。一彼家得業後。所費幾何。一父復以中席雜費告之。子乃徐言曰。一如是。贖來。彼家喫虧甚矣。縱使贖歸。必傷陰德。且吾有銀何患。無田必欲爭取二十餘家。養命之產也。况小家之置產也。難吾家。

富室珍言 時價贖田

置產 厚道置產

之得田也。易縱使彼家即以原銀置田。畝數止存一半。矧銀錢到手。易於花費乎。一父默然良久。乃云。一吾兒所言甚是有理。但墓傍之田。一十八畝。定當取贖。以供祭掃。餘則不必矣。一子曰。一審如是。當以時價平買。不必向之言取贖。父亦從之。由是鄉人感激。常在猛將小祠中。禱祝。後其子十八歲。即聯捷。以部司擢嚴州守。一日騎馬過橋。馬躍渡河。忽見空中猛將手扶端坐橋傍。方悟向來鄉人禱祝所感。後享年至八旬有餘。一按契贖田。其理甚正。似亦無損於人。乃以如此弱齡。而能推見至隱。乃爾宜其神人交敬。福壽兼隆也。

厚道置產

丁清惠公厚德事甚多。置產必詳訪來歷。
有兄弟交爭。親戚相奪。子盡父業。奴佔主產者。必為詭解。

相安。其確係已產。勢所必賣者。方與成交。銀必足色。一并交足。常語人曰。一人生佔不得一分便宜。况置產棄產。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一三年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一范文正公。三送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何忍求而不應也。一買一房屋。原主竊去裝修。公曰。一吾正欲易以新者。一有一門生。好刻薄謀產。公貽書曰。一財產貽與子孫。須得諸光明。待之寬厚。方得久遠。若以產業為冤家。非惟為子孫作馬牛。直為子孫作蛇蝎耳。一復戒以詩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焚券還屋

孫泰有姨將死。以二女託曰。一姊損一目。汝取其妹。一姨死。泰嫁

富室珍言 焚券還屋

放債 借券悉焚

其妹娶其姊。嘗買一鍍燈臺。歸而磨洗。乃銀也。送還之。又嘗用錢二百緡。置一別墅。將遷入。聞老嫗哭聲。問之曰。一舊居相戀已久。一旦為他人得。故悲耳。一泰即取券焚之。不索其直。古人不肯奪人之好。如此。彼奪人之好者。能安然常享耶。

(二) 放債

借券悉焚

上海朱錦先世素封。值歲歉。取里中借券悉焚之。家遂中落。錦早登鄉榜。三困公車。里有有夫之女。賣身為娼。朱不惜重價為之。合鏡順治己亥會試。求闕帝籤。有和合婚姻得貴兒之句。遂中會元。

文券悉焚

南宋顧觀之爲山陰劇邑。御繁以約。務簡而事理。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債。觀之禁不能止。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櫛悉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觀之嘗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恭已守道。信大任運。而問者不達。妄意傲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願作「定命論」。

取券盡焚

溧陽任南原樂善好施。明天啓時。大荒。出米數千石以貸鄉里。貧人廩蓋一空。自食粥。次年秋。人勸其索償。公曰：「貧人經大荒後。今稍甦。不忍逼索。遂取券盡焚之。」曾孫蘭枝榜眼。元孫端書探花。

富室珍言

文券悉焚 取券盡焚

三

放債

燔券了債 無利借貸

燔券了債

隋李士謙家富于財。躬處節儉。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鬭訟。士謙出財補其少者。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出穀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他年又大饑。謙罄家資爲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至春又出糧種。給貧乏。趙郡民德之。死之日。全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會葬者萬餘人。

無利借貸

浙江烏程方禹聞家不甚富。值歲饑。貧族二十餘家。不能全活。禹聞乃捐貲發工。倡修城屋。募族中富者助貲。令貧者助力。仍給工

食。又自貸銀二十兩。分給貧族作負販。俟歲豐。償本不責其利。亦權宜賑急之一法。

出粟貸鄉

李士謙爲開封參軍。家頗饒。值歲饑。出粟千擔。貸鄉人。明年又饑。公復竭貲。設粥以濟。了無倦色。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足爲德。」謙壽百歲。子孫顯宦。

(二) 收租

蠲免田租

常熟徐鳳竹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蠲租。以爲同邑之倡。又分穀

富室珍言

出粟貸鄉 蠲免田租

四

收租

半產賑鄉

以賑貧。乏夜聞鬼唱於門曰：「一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歲鳳竹果舉於鄉。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不忘。修橋修路。濟貧接衆。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於門曰：「一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

(四) 周濟

半產賑鄉

福山王公樂善好施。明崇正辛巳。山東大飢。公分家財之半。煮粥以賑鄉里。柴薪竭。撤屋材以佐之。全活甚衆。福山西北鄉。連賦數千金。追比無所出。皆爲代完。又諸社欠兵米千餘石。軍檄星馳。

而野殍載路。邑令吳公無所措。公慨然助米如數。事訖將徵還。公曰：「饑饉若此。安所得米。吾憐此里社之復死迫乎。且先後等死也。非吾初心。請盡捐之。」吳公嘆書數語贈曰：「國課虧矣。賴爾輸完。民生鮮矣。賴爾安全。爵爾所差。祿爾所慚。天道福善。報爾燕山。」後以子大司晨貴。贈如其官。壽八十有二。

半產濟人

南溪梅光遠少時本貧。壯年起家。已成富室。有子有孫。人爭羨之。而光遠屹屹若有憂者。手足高足。心終不足。終日損眉。真活地獄。蔣道林謂之曰：「人謂子復何憂。予謂不然。人未有無憂者。如子之起家。日進月增。而或未必常保如是也。能無憂乎。如子之嗣君。非不翩翩成立。而或一旦無所倚賴。以致落人後也。能無憂乎。」光遠曰：「先生真得我。」

富室珍言 半產濟人

五

周濟 半產濟人

心者。『道林曰：「子謂子之憂。有益乎。無益乎。且子見富者果有常繼。而子孫之日後。為祖父者果能主持之終身乎。』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馬牛。吾謂子之憂。更有甚切而不可已者。子獨不憂夫兩腳直乎。草頭露。人牛死後。空持手一雙。夫萬般拿不去。惟有孽隨身。則可憂何如也。子今日有田有廬。有妻子僕從。視夫貧窮子立者。真不啻霄壤。只須設身處於貧窮子立之地。則脫灑之樂自出。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而惟兩腳一直。萬孽隨身。誠有號呼盼望而無能為力者。骨月滿前。有誰替汝。是其憂固甚切而莫可釋者也。蓋亦乘此得為之時。而早為之。昔人云。但求無孽障隨身。無病苦而死。則大願也。子年且老矣。可不切切亟用心於此哉。』光遠聞言。大有醒悟。既而得感應篇。至誠信奉。以半產授。

子存半。以為濟人種德之資。善哉半積陰功。半作家資。此真千古保家第一妙訣。每有所為。輒欣然目樂。臨終日。沐浴衣冠。端坐。召子孫羅立。諭之曰：「吾賴將先之言。數年以來。有樂無憂。今益覺有得力。為告爾等。以性命之言。遺倍萬。做人切須斬絕貪念。房屋萬間。容膝不過斗室。埋骨止須一坵。惟貪則病。惟貪則嘔。纏繞焚燒。終身苦海。不知足。貪心一除。無邊受用。常樂我實。實用功來。汝等各自勉之。性命猶如風身。當思身後之身。形骸暫寄塵寰。休造孽中之孽。」

餘產濟人

寶燕山三十無嗣。家頗殷富。一夕夢其祖父謂曰：「汝命無子。壽且不久。及早修德。尚可回天。」由是感悟。乃散財積德。每年量所入。除一家布衣蔬食外。餘俱以濟人。善功累累。集益難載。行之數年。又夢其祖父曰：「汝陰功浩大。上天增汝福壽。又賜有貴子。光。」

富室珍言 餘產濟人

六

周濟 餘財濟貧 餘財周濟

大吾門。『是年即生長子儀。與儼生。後狀元及第。接生侃傳。皆大貴。時稱五桂齊芳。』

餘財濟貧

乾隆辛巳。豫省黃河潰決。陸地水深丈餘。民間廬舍。半被淹沒。陳留縣有曹姓者。居宅沉沒。已三晝夜。咸謂無生理矣。非洪水殺人不見曹人。亦不見天道之奇。及水退。牆舍並未崩塌。眷口亦安然。無恙。眾問之。云：「日來惟覺霧氣瀰漫。不見天。日初不知在水中。也。一有司見而異之。詢其有何善行。云：『每年租課所入。除衣食足用外。盡以濟鄰里之貧乏者。至今未嘗少替。已歷五世。百有餘年矣。』盛德助天如曹古輕財一。憲司俱賜匾額。以嘉其異。大榜樣。憲司俱賜匾額。以嘉其異。」

餘財周濟

蘇子瑛。蘇之吳江人也。父祖以清廉仕至臺省。朝欽其風。民懷其德。瑛守父訓。仕不期顯。早卽休致。居家常以週急濟貧。拯難扶困。有求卽應。應復不倦。遇歲豐粟之所入。除自養及贍給親族而外。卽惠及閭里。疏遠均遍。其有孤貧鰥寡。老而無告者。設廬舍以居之。週歲如是。病者爲之湯藥醫餌。止其處者。如登春臺。遭逢凶歲。尤加致意。每歲秋將寒。凍親族閭里貧而無衣者。量其長短。大小咸親爲之衣。又每於市肆。掇拾殘綿破襖。補葺加絮潔淨。以給道路寒凍者。而家人婦子同心一德。爲之應辦。遠近翕然稱蘇長者。家世益隆。子蘇哲殿試第二。以檢討明斷獄訟。所至豪強遁跡。薦賢除暴。化食墨爲廉謹。出滯獄。讞囚無冤刑。民稱神君。次子烹成進士。四子舉於鄉。文爲世所重。孫十八人。成進士者九人。

罄產贍鄉

散產周施

廣西丁光昌家巨富。衣食甘淡泊。婚嫁不奢侈。其妻曰：「爾不知享福。要財何用？」昌曰：「吾看破世間苦人甚多。衣食不給。婚嫁不能者。目下不知凡幾。」我飽我暖。當思人飢人寒。我逸我安。當思人勞人苦。吾有何德。安享自然之福乎？但念現在之福。能惜將來之福。自長將所省儉之財。儉之一字。可以種福。先恤宗親。後施鄉黨。開爲善而已矣。吾夜分每至三鼓不寐者。蓋謂此也。一後子孫繁衍。竟成文武世家。

給資養族

鎮海朱文賓好施予有族婦王氏新寡將挈遺孤改適且有期矣文賓勸止之給資以養其子母二十年後有盜劫文賓宅恍有持械遠護者遂駭走

懷仁縣楊秀才妻劉氏蚤寡。家甚富。聞官司督貧戶稅過嚴。乃詣縣廨。以家財十萬緡。納官免貧戶稅。遂空其屋三間。三晝夜。錢復滿。上有木牌曰「麻青」。觀者駭異。或曰「青州有麻氏大富。或其家物也。跡之果然」。謂積三世錢。一夕失去。劉卽專人詣麻。請復歸之。麻曰「吾家福退。錢歸有德。今復往取。違天逆理」。劉曰「我既輸官。豈宜更有」。乃盡施貧人。而家日益富。有孫登第。

海寧陳氏先人富而好施。嘗建高樓。每午刻登樓四望。見里黨有不舉火者。使人以粟。周之。遇疫時。開局施藥。施棺。置義冢。地數百畝。一生樂善不倦。晚年遇異人。指以葬地。科甲鵲起。累代中堂。至今爲望族。

散米給貧

全琮。錢塘人。父好積聚。嘗使琮齋米往吳市易。吳荒旱。琮將米散給貧民。空舟而返。父責之。琮對曰。一兒以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因便賑給。不及啓也。一父大喜。私異其子。後琮仕吳。封錢塘侯。

收養貧病

張奇。好善樂施。偶出見一道人。負病臥路旁。汚穢中。邀歸養之。病

富室珍言

散米給貧 收養貧病

九

周濟

納養產婦 拯救貧產

愈求去。且云。一前寄二十金。今當還我。一張妻知其誑也。少以釵環相贈。道人必欲如數。張竟與之。絕不自悔。後張有子。繫獄將刑。吏急索二金爲免死。張倉卒無及。忽一人自旁出。代付之。子得免。熟視其人。卽前道人也。

納養產婦

明李凝。家貧好善。時平陽耿廉。械送京師。有妻同行。欲產。人以不祥。莫肯納。臥於草間。凝曰。一孰無緩急。何必以人爲忌哉。倘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不能生。我寧留入。而受不祥。一因留入室。給之漿粥。後凝家非惟無災。抑且獲福。宋濂高其行。爲之傳。

拯救貧產

嚴世期。山陰人。同里張適等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饑。適等慮不相

存。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長成。宋史

(五) 暗濟

暗中濟貧

平湖張誠。于園內造石山。時歲暮。一匠憂形于色。曰。一安得錢三十千。完債過年乎。一誠濟出三十千票。置工作處。匠拾之。喜甚。誠佯代稱慶。常以銀洋置暗處。政令人潛取。親友咸目爲癡。後其子孫均顯貴。

攜錢暗投

瞿嗣興。好行陰德。值大雪。有一家凍餓不能起。公憐之。暗攜錢十千。投於窗隙而去。其家得濟。莫知所從來。又歲歉。有善人來糶穀。

富室珍言

暗中濟貧 攜錢暗投

十

周濟

携錢暗擲 携錢施捨

受其錢五千。故應他事。遲許久方出。佯忘之曰。一汝錢十千耶。一遂倍與之。凡負販小營生。必多償其值。家人怪問之。公曰。一彼胼手胝足。以求小利。養家何忍與之較耶。一享壽八十餘。無疾而終。子孫累世貴顯。

携錢暗擲

倪閃沙。縣人。穎悟嗜學。好施與。每出以錢。自隨。遇貧者。則擲其家。不問知否。領鄉薦。屢試不第。或謂曰。一君日濟貧。何爲屢屈。豈造物有未知耶。一閃益自奮。絕無悔心。歲大饑。道殍相枕。設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里人多夢賢旌。閃門上書。一饌粥陰功。一四字。是歲果魁天下。仕至尙書。

携錢施捨

清潘世恩。祖家富業。饒而獨不發秀。奉行感應篇中功過格。爲善不倦。每歲暮。自中旬後。即取銀二三百兩。各稱小包三五兩不等。身披舊褐衣。各鄉鎮行走。察其無計度歲者。量給予之。人不知其爲誰也。終身不倦。後二子一爲翰林。一爲中書。孫一爲探花。世恩弱冠狀元。官宰相。科名冠於三吳。公嘗語人曰。『風水在心。不在地。感應篇。即風水書。吾子孫必昌大。』不必之於地。實必之於心。惜不能親見之耳。當必含笑。地下。

暗中輸錢

譚元春。楚人。父嘗客襄陽。舟曉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遺失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耳。譚慰之曰。『若金故不失。隨取一大函。界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譚曰。『

富室珍言

暗中輸錢

十一

全人

全人夫婦一

第將去。無多言。『天啓丁卯元春。夢神謂曰。『宜自策勵。爾父襄陽事發矣。』驚寤以告母曰。『大人得無有不善事於襄陽乎。』母爲具述前事。是歲以解元舉於鄉。

(六) 全人

全人夫婦 (一)

劉理順。薦久未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哀。訪之。乃某出外七年不歸。其母年老。極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將隨去。姑媳心傷。離別耳。劉亟回家營措。適有納糧銀十餘兩。亦從質借來者。即取以封固。僞作子書。言近獲利五百餘金。十日後即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秘遣人送去。姑媳得書。銀以示遠商。商取原價

而去。越十日。其子果歸。事與書符。而不解銀信何自來。意或神明憫佑。望空拜謝而已。迨劉赴闕。廟祝見二。郎起。送中崇禎甲戌科狀元。又相傳吳郡洞庭山有席氏。先世有諸生。事與此同。其所拯者。係木匠母妻。木匠歸後。細訪知是公。詣謝不認。匠曰。『相公行陰德。不居功。小人豈可忘報。聞郎君將娶。小人親造一牀來。願郎君吉利。多男。相公勿却。』後果連生數子。因此牀。公之合族。凡新婚皆用之。子孫繁盛。科第連綿。爲洞庭望族。

全人夫婦 (二)

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其嫁人。明夜當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

富室珍言

全人夫婦二

十二

全人

全人夫婦二

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一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益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穀以賑之。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累累也。浮梁戴珊。讀書水邊小樓。一夕聞鬼語云。『明日有一婦來溺於此。吾得代矣。』公晨候之。果一婦蓬首號泣而來。急下樓呼問之。對曰。『妾不幸。良人以飲賭罄家。逼妾爲娼。我本良家子。寧溺死無遺父母羞也。』公曰。『汝誤矣。』使家人挽留入內。少頃。狂夫奔至。喘而呼妻。公責之曰。『汝何逼妻至此。』即貧困。我有銀一笏。

助汝。一夫婦泣謝而去。是夜又聞鬼嘆曰：「酸秀才壞我事。」一鬼曰：「汝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尙書矣。吾安得禍之。」後果爲都御史進尙書。

以上兩條情節相似。而人名不同。茲兩存之。

全人夫婦 (三)

明費文廣信人。年逾五十無子。訓蒙於楚之蒲圻。二年歸。舟登岸。聞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鑑。將鬻妾以償。妾去。幼兒失哺。必死。是以悲耳。」問負幾何。曰：「十三金。」翁曰：「吾同舟客衆。人捐一金。可完爾事。勿悲也。」返舟募于衆。皆不應。翁盡出束修。以與之。距家三日。同舟鳴錢買米。翁獨無。或笑之。或憐之。招食。公不敢飽。至家語婦曰：「吾忍飢二日矣。速爲炊。」婦曰：「無米。」

富室珍言

全人夫婦三

十三

全人夫婦四

全人夫婦五

翁曰：「隣家借。」婦曰：「借已多。約償以君歸。歸而復借。奈何。」翁告以故。曰：「既如此。吾有慣飯山蔬在。可以暫飽。」遂攜筐採苦菜。煮而共食。既就寢。翁歛婦念欠米無償。明晨斷炊。不寐。忽聞大聲呼曰：「今宵采苦菜作飯。明歲產狀元爲兒。」婦蹴翁曰：「此神明告我也。」同起向空拜謝。明年生子宏。十九領鄉薦。二十登成化丁未狀元。官至宰輔。

全人夫婦 (四)

揚州閩象南德行素著。一日見郡中有夫婦負宦債。以身償宦。遂夫收婦。夫婦矢死不離。公代償其逋。夫婦仍歸。完聚。公力行諸善。載郡邑志。茲所引一節耳。後年登大耋。而子孫蕃衍。科名鼎起。

全人夫婦 (五)

韓琦買妾張氏。色美。帖既成。氏悲慘。琦詰之。對曰：「我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誅劾敗官。舉家將餓死。自鬻以活兒女。」琦惻然曰：「汝持銀歸。夫有枉。可訴於朝。事白。汝卽來。」氏諾而去。郭辨雪。復官。淮右氏踐言而至。琦拒不見。以帖包銀二十語曰：「助汝之官。善視兒女。」氏感泣。百叩而去。後琦封公。子孫俱大貴。

全人夫婦 (六)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常以一鏹積錢十年。方鏹滿。有鄰人犯徒。擬賣其妻。妻生三子俱幼。翁懼其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乃謀諸婦。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婦復脫釵湊之。是夕夢神人抱一兒送之。遂生宏軒先生。

全人夫婦 (七)

富室珍言

全人夫婦六

十四

全人夫婦八

河南張雄略初婚之夕。新人痛哭不休。詰之。婦曰：「我幼時父許字施某。後厭其貧。逼令退婚。重嫁于君耳。」張曰：「事已至此。奈何。」婦曰：「有死而已。」曰：「不可。施某乃我好友。吾當爲汝合之。毋輕生也。」遂竟夜別寢。明晨告于父母。遣人馳召施某。借以一室。令諸花燭。所有粧奩悉以歸施。使原媒謂其父曰：「女本字施生。今歸于施。已成婚矣。若不許。便當控理。」父畏不敢言。是年張入泮。卽連捷。官至宮詹。後施亦中式。生女歸張。以孝敬聞。爲友完婚。何等高誼。後來備位宮詹。娶婦孝謹。天意與人心兩合。欲占眼前便宜者。何由知此。

全人夫婦 (八)

蔡崑陽德清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年已四旬。

尙無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爲之買妾。妾既歸房。垂泣不止。公怪問。故妾初諱言。叩之切。乃曰。妾本有夫。因負營債。罄所有不足償。故至此。公乘夜急往其夫家。語之曰。一是不難。我爲爾消釋。此事然。我今晚勢不可歸。歸則心迹不明。一因臥其夫家。明晨營卒至。公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繳券即付汝金。一卒亦惶遽感動。交券受金。公乃命轎舁婦還其夫。即以三十金爲贈。然後歸。嗣此夫人遂舉子。公亦登第。此全人骨肉之報。意甚周密而報甚顯大。孰謂功名富貴。有一不從陰德中來者哉。

全人婚姻

揚州高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公從隙窺之。見一少女獨坐。次日公訪之主人。即其女

富室珍言 全人婚姻 十五
全人骨肉一

也。問何不字人。答曰。擇婿難耳。數日公訪得一婿。白主人曰。一吾見高隣某郎甚佳。欲爲令愛作伐何如。曰。吾意亦屬之。但其家甚貧。恐畢姻後。不堪作家計耳。公曰。不妨。吾當借資與之。一是日卽爲說合。贈數十金。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可命名銓。一踰年果生一子。後登進士。仕至尙書。

全人骨肉

(一)

馮涓父中年無子。買一妾極麗。入門見其理髮。每引避。公怪問之。曰。父嘗爲官。死而家貧。無力可歸。母乃鬻妾。將爲扶柩之資。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帛。不欲公見耳。公聞之。惻然。卽訪其母。還之。不索原錢。又資助其路費。母子拜泣而別。是夕夢一羽衣曰。天錫汝子。慶流涓涓。一明年生子。因以涓名。鄉薦廷試皆第一。

全人骨肉

(二)

曾亮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哀。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一若第言之。一生願視左右。歎歎久之。曰。某領官於某地。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家無以償。乃謀之妻。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之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一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則棄爲溝中之瘠矣。孰若與我。一生曰。但某業已書券納直。奈何。公曰。一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一生然之。公卽與錢四十萬。約曰。一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郭門之外。一生如公言。商人果不爭。至期攜女以往。而公之舟已去三日矣。

全人骨肉

(三)

富室珍言 全人骨肉二 全人骨肉三 十六
救災 全人骨肉三

海鹽庠生王汝諧。薄有田產。因糧務熟識里書張某。張女殊色。已許字矣。有宦僕瞰之。適以張某盜用官糧事露。遂借與銀兩。勒書卷上。以女爲抵。逾三年索償。子母張不能應。卽欲將女舁去。張勢莫抗。正窘迫間。而汝諧往過。見其閨室號咷。惻然憫之。爲婉諭宦僕。反遭詬辱。汝諧怒曰。一欠債止須償耳。汝雖勢豪。安得奪人有夫之女耶。宦僕曰。渠原以女爲質。今不能償。得女何害。汝寧能代償之耶。汝諧奮然曰。一我雖非素封。諒可勉完此事。一遂扯至家計子母。悉償之。宦僕垂首而去。張夫婦泣謝。張亦無德色。明年丙子。其子顯一遂登鄉榜。

(七) 救災

解囊救溺

己已杭城失火。連日夜不息。延燒數千家。官吏俱往救。衆見火中有金甲中人。持紅旗。左右指麾。圍繞一宅。火至輒回。及火止。瓦礫中此宅子然獨存。乃北新關吏顧某家也。時顧奉差往江南。未歸。室內僅婦子數人耳。衆驚訝。莫測其故。方顧赴江南。舟泊蘇州河側。薄暮見一少婦。沿水哭泣。問之。則曰。一妾夫因欠糧五十金。繫獄。嚴比。命在旦夕。不忍見夫先死。來尋自盡耳。一顧即解囊中五十金。付之。婦拜謝而去。歸舟復經其地。偶入酒店飲。對門即前少婦家。婦見而告其夫。邀入室。置酒款洽。因留宿。夫謂婦曰。一活命之恩。無以報。汝當作宿以酬之。一夜半。婦就顧寢。顧毅然拒之。再三。披衣起。避歸舟中。抵家。慰者踵至。詢有何德。而能回天若是。顧

富室珍言

解囊救溺

十七

救

出資救溺一 出資救溺二

惘然。固問之。因舉前事以對。衆屈指計之。與起火之時適合焉。

出資救溺

(一)

高郵張百戶。以公事之淮安。事畢還里。值大風。遙望一舟。浮沉波上。有人坐舟。背呼救。張出白銀十兩。謂漁舟曰。一救得一命。卽與此數。一漁人利其金。衝浪往救。得一人至。乃張之子也。以候父而來。遭風被溺耳。救人自救。可爲巧已。

出資救溺

(二)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必有大難。王素神其言。因急往蘇。斂貲歸。旅寓中。晚步見一婦。投水。王急取二十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一夫傭工度日。畜一家。將抵租。昨賣之不意皆假銀也。夫歸。筆楚。且無聊生耳。一王倍價。周之。婦歸告其夫。夫不

信。偕婦至王寓質焉。王已闔門寢。婦叩門呼曰。一投水婦來謝。一王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一婦曰。一吾夫亦在此。一王乃披衣起。譏啓門。牆忽傾倒。臥榻已壓碎矣。夫婦驚嘆而去。王歸復遇相者。駭曰。一子滿而陰德。不獨免難。抑且獲福。一後生三子。兩發科第。

舍資救溺

楊少師榮建寧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一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卽白兔墳也。一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

富室珍言

舍資救溺

十八

恤孤寡

解衣救凍 出資贖票

其官子孫貴盛

解衣救凍

馮琢菴之父。隆冬時早起。見路有倒臥雪中者。半死矣。急解已綿襖衣。之扶歸救醒。夜夢神曰。一汝救人出自誠心。當遺韓琦爲汝子。遂生琢菴。名爲琦。

出資贖票

黃汝揖。家富。時方臘寇亂。汝揖以金銀埋土中。欲逃避。聞賊掠士女千人。閉空室中。得金帛始放還。不爾將殺之。惻然發所埋金。萬兩爲之納贖。千人皆得脫。樹生五子。開闢閭閻。相繼登第。人以此爲救危之報。

恤孤寡

(八)

矜恤孤女 (一)

明張振之字仲起太倉蔡涇人嘗守吉安有吉安承張大猷晚年妻生一子甫三歲大猷與妾相繼病故子遂流落民家公知之爲置腰保以歸張長邑令沈某一室相繼而亡公治棺而歸之僅存孤孫託有司護持天台令死於官不能歸里其家流寓杭州一孫女甫髻落奸人手爲妓家女公聞流涕爲之贖歸俾擇良配如是捐貲濟人者不一子際陽爲一時名流子孫特盛按賑濟困乏俾得還鄉是成其美於生前縣人之嗣續拔人於患難是成其美於身後

矜恤孤女 (二)

鍾離瑾宰德化縣將以女歸鄰縣令許公一日諭胥買婢隨行胥

富室珍言

矜恤孤女一 矜恤孤女二

十九

恤孤寡

恤孤孤女三

與老嫗引一女來問其何許人嫗詭辭以對女受嫗戒亦不敢實言一日鍾離視事歸遇女屏間掩涕詰之曰「被詬杖乎」女曰「非也乃言某父亦曾令是邑不幸父母俱亡時某五歲無親可依育於胥家數年矣今明府欲得婢胥以某應命因見明府視事憶念先人不覺悲耳」公急呼胥嫗訊之果然大爲憫惻誠家人爲易服書抵許公告緩期將撥已女妝資嫁焉許亦惻然復之曰「君侯能抑己女而拔之人孤余有季子願以爲配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瑾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不圖賤息過蒙君賜已得請於帝公十任守士官」後瑾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多仕於朝者

矜恤孤女 (三)

劉宏敬世居淮淝間資財百萬修德不耀人莫知之有善相者遇於壽春道中延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奈何」宏敬曰「壽天山天先生其謂我何」相者曰「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度量尤寬且爲期二年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吾三載後當復來此」宏敬流涕送之乃歸急爲身後計有女將適人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名蘭蓀者有殊色風姿濯濯迥異同輩詰其由但涕泗橫流無一言久乃對曰「妾本名門家於河洛父以卑官滯淮西遭吳寇之亂身委刃鋒家仍沒官以此湮沈無門控訴骨肉俘掠不復可知矣妾身已再易主今及於此一言訖大慟宏敬太息久之曰「衣冠之女抱冤如此我不拯雪神明必誅」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

富室珍言

矜恤孤女

二十

恤孤寡

恤孤孤寡

也遂焚券納爲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嫁之是夕夢一人青衣象簡望塵而拜潛然曰「余蘭蓀父也感君之恩無以爲報聞君壽將終當爲請於帝故奉告」後三日復夢蘭蓀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曰「余幸得請於帝許延君壽二十五載富及三代其殘害吾家者悉案理之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間」因鳴咽再拜而去越三年相者復至迎而賀曰「君壽延矣是有陰德上勳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宏敬始以蘭蓀事告之相者歎異後富壽果如所言

恤矜孤寡

潘季卿廣城人爲邑諸生日與人抄寫度給一母一妻一子四壁晏如也鄰之夏嫗女十七幾夫亡行年六十猶以女工餬口時有

不給。季卿稟母周之餽。相憐時。新果。買回。奉母。必分。餽之。同里孤子左茂元。十歲喪父。性穎悟。季卿每鞠於家。授以毛詩易傳。爲之講習。教以成文。十四歲應茂才科第一。又常以忠孝勗其事。母得爲孝子。元日有道士過其門。授以九九靜攝之術。遂無心於進取。母年至九十九。無病而終。鄰母同日亦逝。歛殯一如其母。舉葬畢。挈妻子入羅浮。不知所往。後邑人見卿布席往來海上。茂元成進士。作臺於東山之麓。以懷之。秦山人有潘季卿傳。

矜恤難婦

杜環金陵人。父一元。廣交四方名士。有常允恭者。與之善。後恭以兵部主事死。九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往依安東守譚敬。敬固恭友也。拒不納。張大窘。展轉至金陵。訪一元。路人告以一元

富室珍言

矜恤難婦

二十一

恤孤寡

矜恤難婦

死。其子環家在某所。張服破衣。冒雨至其家。見環泣訴以故。環亦泣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其破衣。奉食設寢處。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張見環貧。堅辭出。訪他故人。環遺婢從之。無一遇者。復返。環以下皆母事之。張性褊急。稍不愜。輒詬怒。環私戒家人奉之。惟謹。張善病。環親爲調藥。逾十年。環以贊禮郎祠會稽。遇其幼子伯章。語以母狀。章謾應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克至耳。』環歸半載。伯章始至。是日適環誕辰。母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已而伯章竟給以他事去。不復顧。環奉張彌謹。然張以念伯章故。疾頓加。又三年乃卒。臨終拱手向環曰。『累杜君久。願君子孫咸如君也。』環爲營葬。歲時祭其墓。環歷官至太常。子孫亦顯。

(十) 修橋路

捐輸修道

皖休寧吳林文。好行善。乾隆初。漁亭至祁門六十里。道路倒塌。行者病之。僧治水募緣。修之。公首倡捐輸。約費銀十餘萬。遂成康莊。後公壽至九十三子領鄉薦。孫登進士。

(十一) 助棺葬

施棺助葬

甯宗禮壽安鄉人。常造棺槨。施人貧不能葬者。助之。終其身不變。享年八十。歿托夢於家人曰。『我生平好行善。坐此慶流子孫。說與十四郎。明年發解。自此增修吾業。登科不絕矣。』十四郎名謙

富室珍言

捐輸修道 施棺助葬

二十二

修道路

絕糧助葬 成全舊葬

光。次年果解元。益樂善好施。子孫永無虛榜。

絕糧助葬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爲舉糧。忽有綾服叩門者云。『五代未葬。合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材貲。聞公家信至。能相濟否。』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難者。亦不問姓氏。其年糧絕。竟不成舉。然識者已知其爲宰相度量。

成全舊葬

沈少參宣城人。卜一穴。與師歎美不置。及啓土。內有舊葬遺棺。師欲棄之。水沈曰。『不忍。』師以吉地難得。令遷葬之。沈又曰。『不忍。』仍命掩土。復恐後有發之者。爲立碑誌焉。夜夢冠帶者來謝曰。『感君厚德。當送狀元爲嗣。』明年生懋學。弱冠登科。丁丑病

將歸。夢冠帶者勸其力疾入場。遂中式。又以病。將不應廷試。又夢如前。言君且大魁天下。學申詢曰：「屢蒙見教。君何神？」曰：「問尊公自知。」果狀元及第。

接葬流棺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元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州。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

葬埋髑髏

京江段克遇。生平惡聞人過。閨閫之事。尤禁口不談。一日過黃坑。於路見一髑髏。隱隱有竊賊二字。蓋黔犯也。至晚宿寓中。夢一少

富室珍言 接葬流棺 葬埋髑髏 二十三

年。以衣蒙首曰：「我在世不肖。致遭官刑。今朽骨拋露。黔字猶存。見者不生憐憫。反加非笑。我羞愧之甚。知君忠厚。特來相求。倘蒙掩以坏土。我必有以報君矣。」段醒。憶其言。次早偕僕。仍至黃坑。尋前骨埋之。越數日。復夢少年來曰：「感君掩我之醜。君明日過溪。其中有三溺死鬼。往往害人。吾當悉力救援。保君穩渡也。」次日渡溪。旋風大起。隱隱聞爭鬪聲。舟抵岸無恙。事畢回家。欲赴田看收穫。家人曰：「近出一虎。啗人多矣。」段懼不敢往。夜又夢前少年曰：「虎食人。必須俛鬼指引。君可預挖一坑。明日二更時。我與俛引此畜入阱。可殲也。」段如其言。率家僕持械伺之。至二更。果見有二人隱隱前行。虎後隨。至坑邊。二人用手指坑。虎即跌入。衆械齊下。從此害除。段與鄉鄰述其事。皆感其德。斂貲爲之立廟。

聖冠帶像。像成之日。合村之人。皆見傘旗鼓吹前導。有一少年。乘軒進廟。如新官到任。自是春秋祭享不絕。祈禱輒應。此可見黔鬼能報德。徐害。即便成神。人奈何不自振乎。

(十二) 體恤

不肯誤人

趙芳崖。祖次山家居時。一販夫以贗銀三兩易穀去。越數日。公以數銖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售。方知其贗。亟命訪鬻豕者。以真銀如數償之。并索贗者投之江。曰：「勿留此。以誤他人也。」後鬻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懼汝憾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見芳崖舉進士官御史。

富室珍言 不肯誤人 體恤 還銀恤人 貧而好施 二十四

還銀恤人

施南徐氏。以蠟樹一山賣與客。既交銀而蠟盡壞。客泣不欲生。徐取原金還之。越數日。其蠟復活。勝前數倍。復得六百金。報應之奇。抑至於此。故曰：「積善逢善。積惡逢惡。」仔細思量。天地不錯。

(十三) 貧而好施

貧而好施 (一)

江都蔣應參。幼孤而貧。事嫡母至孝。持品端方。教人以誠。戒殺好施。出則携錢贈給乞丐。呼曰：「貧民。」一色甚恭。子善應。丙午鄉試。其硃卷忽從衆卷中。徐徐自出。房師張調鼎異而特薦之。遂中式。

貧而好施 (二)

鄒夢龍貧而好施。嘗脫衣以活寒者。有僞苴杖而哭過公者。曰：「遠方書生。父死不能歸。」公爲賙之。并斂所知賙之。已而其僞露人以誚公。公曰：「嘗受人欺。坐視吾不忍。」

貧而好施 (三)

江蘇南通徐翁萬寶。家貧。苴茅爲舍。設小肆。販售陶器磚石。兼治小工藝。有餘資。卽以作施捨。用。天雨。施行人以笠。夏施茶。夜施燈燭。數十年如一日。自奉儉而慨于施。遇人有急。雖值匱乏時。必典衣縮食爲之。鄉里均稱之曰：「徐善人。」其子暉。遂于學。爲政有聲。識者僉謂徐翁積善之報云。

典物濟人

王茂修志在行善。每過好事。雖解衣典物。不惜。曾見乞丐病死路

富室珍言

貧而好施三 典物濟人

二十五

貧而好施

典物濟人

傍。無人埋葬。回家搜囊。無一文。時值天寒。祇存絮被一條。赴典舖質錢。數百文。不足以妻耳環。湊之。次日。卽有還。遠年陳欠者。除取贖典物外。尚有餘剩。生平所作善事。若有神助。無不成就。郡城外有官路。兩面臨水。日久傾圯。往來不便。王發願重修。無力。遂出家爲道士。募化。人感其誠。無不樂助。期年得千金。鳩工庀材。砌以方石。鑿蓮花名蓮花街。遂成坦道。餘資建太乙閣。修煉其中。每早廣施藥材。以救疾苦。一日有疥癩羽士。來閣中求齋。王與之食。且贈以衲衣。至夜半。羽士曰：「爾大有福緣。故所作必成。肯從我遊乎？」王欣然許之。羽士命閉目攜手而行。如在半空。足下波濤洶湧。啓目微視。則茫茫大海也。霎時抵岸。見層巒疊嶂。鳥語花香。迥非人境。羽士止王於石室。暫別他往。王至後。洞見燃燭數十。輝煌

雪亮。地臥死人十數。王大駭。羽士適至。曰：「此吾道友。偶出遊人間。作王公卿相。不日卽回。何懼焉？」王求歸。羽士亦不留。曰：「爾歸念既動。仙緣尙淺。有一書付爾。可照此行功。俟二十年後。吾再爲接引。」遂送歸。其書乃痘疹力。王用以治小兒。無不立痊。後二十年。復遇前羽士度去。

一仁一暴

武昌劉克謙。與弟克敏。克寬。各分田十頃。房資在外。克謙平日滿心知足。好周旋貧乏。嘗語二弟曰：「吾輩稍豐厚。不於此處看破。恐得罪神明也。」二弟不聽。克敏刻薄慳吝。克寬豪放暴殄。情形互異。後克敏二子蕩業。敏憂鬱而終。克寬遭火。又爲人命誣。叛死獄中。無嗣。惟克謙家興隆。子中進士。

富室珍言

一仁一暴

二十六

貧而好施

一仁一刻 一貧一義

一仁一刻

蜀郡大飢。富民羅密有穀萬石。閉糶以冀重價。義士許容有穀千石。盡用賑飢。穀盡繼之以錢。錢又盡。來者益衆。不能開發。忽發狂風。而羅密之倉穀隨風起。自空而下。旋成小堆。遍於荒郊。聽民自取。羅之藏蓄。一時俱盡。氣憤縊死。鄉人感許之德。次年酬還者衆。幸羅之災。無不稱快。有司詳報政府。以許爲邑佐。官子孫昌大。

一貧一義

湖廣麻城縣張姓起一樓。極其華美。又費五百金爲父母塋。龍脈甚佳。適禮部陸某本縣尹座師也。偶泊舟門首。弟欲邀入款待。兄不允。弟思延貴客爲新居慶。力主治席款待。歡如素交。留宿樓上。達旦。陸四顧默計。已宅後園。得如此一樓。甚稱。二之月後。張以假

命被誣繫獄。念陸留飲之情。袖百金往求。陸乘機必欲以樓爲質。張不得已強從之。卷成爲言于尹。求釋。尹許減罪徒責。陸隨遣僕拆樓。兄怨其弟。婦怨其夫。一時自縊。越四月。陸功告成。親友聚賀。陸有子方弱冠。才高名重。同席歡飲。急趨樓下。俄而有聲。往視之。則縊死。詹前矣。

當張姓擬罪徒責。會有本地鄉紳金宦。乃縣主本省學道。尹復諭金索五百金。併免其徒責。張力竭無以應。金宦之親謂張某曰：「官未有壽藏。汝力不足。盍獻墳地爲謝。」張亦強從之。其親告宦。宦曰：「物各有主。攘生者之居。猶有天殃。况奪死者之居。吾魄能安乎。牛眠龍角。總不足慕。且仲冤理枉。正吾夙願耳。」爲白其冤。終不受謝。令聞之歎服。張亦舉家感泣。日夜禱祝公壽。隨舉父母。

富室珍言

一貧一義

二十七

屯積居奇一

入土。金宦忽一夜夢兩垂白夫婦叩謝曰：「公算已盡。當于到任三月後卽終。上帝以公不受葬地。更延二紀。位至巡撫。拜命之後。幸卽乞休。以避兵難。」後果因禦寇有功。超陞宣撫。公感夢力辭致任。未幾虜騎長驅。代任者被逮。公優游林下。壽至八十八。

下編 惡例

屯積居奇 (一)

江西廬陵大旱。米價踴貴。有龍昌裔者。蓄米千斛。閉不發。糴既而微雨。價乃稍減。昌裔乃爲文禱于神岡廟。更祕一月不雨。禱畢。憩道傍。俄有黑雲一。自廟中起。雷雨大作。昌裔震死。官司驗之。脫其巾。得禱文稿于髻中。後其孫應童子試。官皆擯之。終身不獲寸。

進。

屯積居奇 (二)

開封府一富民。積穀數千石。值歲大饑。閉糴以冀重價。謂其親曰：「此等凶年。數十年難遇。今幸逢之。俟其價十分高起。然後出糴。一舉卽成大富矣。」次年被流賊所殺。罄捲一空。

屯積居奇 (三)

饒州段廿八。字振元。素性貪刻。積穀數十倉。值歲大飢。欲索高價。官遣吏往借賑。段強應之。次早見飢民候集。悔不肯發。衆方喧噪。段乃與家人閉門拒之。忽天雨晦冥。雷火大作。焚其所貯。殆盡。段亦震死。

屯積居奇 (四)

富室珍言

屯積居奇二一四

二十八

惡例

屯積居奇五 重利盤剝一

梅溪一富翁。最貪鄙。錢穀日積。陳棟塘曰：「此人當有奇禍。既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且曰：「不惟貪吝可鄙。近漸驕橫。是速禍也。」未幾爲賊所殺。

屯積居奇 (五)

萬歷某年。某鄉有某上舍。積餘米三千石。值歲荒。價一兩二錢。時上舍在外。其管倉僕寄信云：「米價貴。可糴矣。」上舍批云：「待貴至二兩方糴。」不數日。火發焚倉。三千米悉燼。

重利盤剝 (一)

清順治間。徽州一丐。背曲如弓。項下復有一骨。面常仰。目鼻俱向上。長不滿三尺。而飲噉饕餮。日持鉢沿門乞食。不足。則取道中陰溝水啜之。自言能知前世事。每謂人曰：「我前生一富翁也。初甚

貧以出入貴宦家。賺其貲。盤剝厚利。漸致富。益自驕。肆享用二十年。後病死。冥司欲罰爲犬。判官曰：「不可。犬一飽即眠。見人至。嗥跳擲人。輒避之。是仍一富翁相也。須罰爲貧兒。以償夙惡。」我前世嘗挺胸傲客。故今罰我曲背。又嘗頗指氣使。受人詔奉。故今罰我仰面。前世飲酒食肉。而性鄙吝。不肯與人一嚮一勺。故今罰我饕餮難飽。俟滿二十年惡債。當再托生犬腹矣。」

重利盤剝 (二)

太倉居民沈某家富而不仁。隣里同邱者。常耕過其界。有網罟車犂之類。必借而陰壞之。舉借必倍息。而入其少子婦勸之不聽。後少子婦歸寧。忽雷雨大作。一龍入其家。席捲震蕩。一家長幼俱死。少子婦以歸寧獨免。

富室珍言

重利盤剝二

二十九

惡例

謀佔產業一 謀佔產業二

謀佔產業 (一)

富人盛某號「黑心簿」。謀買樓地。陷人獄死。其子六歲。尙不能言。一日於樓上見其子曰：「吾爲子孫計。故爾設謀。今如此愚蠢奈何。」子忽厲聲曰：「爾以無罪殺人。奪人之居。尙望子孫耶。」盛大驚。隨即跌死。其子蕩盡家業亦死。貪毒害人。大抵爲子孫計。豈知子孫并不可得。即得之。正爲耗財取命而來。不久身死財盡。子孫仍歸烏有。嗟乎欺人害人者。有益耶。無益耶。

謀佔產業 (二)

陸文淮上人也。侵其隣人鄭氏之產。以爲園圃。所存惟嘉樹一株。陸晚年得一子。而嘔數歲。遊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嘔。及長。荒淫戲傲。盡破其家。乃死人。皆以此子爲鄭氏後身。

謀佔產業 (三)

林達爲人姦柔。里有墳地一區。風水甚吉。達思圖之。乃僞立文券。稱其父未故時。賣與某地主。不能辨。嗟恨而已。達遂遷其父葬之。是夕即夢父語曰：「福地在。心不在墳塋。安有奪人之地。而子孫得享福利者乎。今絕嗣矣。」未幾達死。其子亦死。

謀佔產業 (四)

張該有宅宏麗。以之用典。張俊千緡。俊心愛之。乃厚賂牙人。換作賣契。後該益窘。請俊找價。出契示之。該不能辨。仰天洒淚而已。未幾俊子孫皆失音而死。夫侵人所愛。而以至愛之子孫償之。何其愚耶。

謀佔產業 (五)

富室珍言

謀佔產業三 一五

三十

惡例

謀佔產業六

錢益者某僕也。主以謀鄰田不遂。以稗數斗。密令益散田中。益謂妻曰：「彼家力作。何忍誤之。然不爾。則逆主命。奈何。」乃私蒸其稗。主偵之。見益已遍散矣。既而稗不生。主心異之。莫知其故。後益生子。美中成進士。主人子忽發狂。神附曰：「以某年某月夜中事。天錫錢某貴子。其主當絕嗣。全家不曉。惟益自知之。」益隨子任受封。老且病。憊甚。自度不免。有乩仙降曰：「三十年前蒸稗事。當更延爾壽。勿憂也。」病果愈。又歷數年始卒。

謀佔產業 (六)

方城鞏固與富民周姓比鄰。忽夫婦俱亡。只遺老嫗幼孫。子處一身。固置酒以語誘嫗曰：「與孤孫子處挾財產自雄。非計也。盍鬻我一嫗。喜立券。其值不能半。繼得券。即令他徒。嫗忿不敢言。自是

固常見周氏夫婦。乍見乍隱。時噫嗟井戶間。明年兵亂。羣氏數十口俱死。嫗與孫以離業免難。後歸。遂復其產。

謀佔產業 (七)

富人有徐池者。與徐八居址相近。見其房屋壯麗。百計圖之。八初無售意。池乃設計誘其子以賭博。遂致廢家。卒賣其於池。徐八大恨。於是父子不睦。憤悶而死。未幾池之三子五孫皆得重病。夢其祖曰。一禍將至矣。汝憶前日得屋之故乎。此徐八爲祟也。彼將訟汝於冥司矣。一池懼。禱於邑神。方入廟時。見一丐者作驚駭狀。或問故。乃私告曰。一昨夜偶臥殿上。見有人手執訴詞。訟徐池以誘子蕩產者。不意徐池適來祭禱。是以異耳。一池聞而益懼。不踰年而池病不起。死亡殆盡。

富室珍言 謀佔產業七 三十一
惡 例 侵佔鄰址 仗勢霸佔

侵佔鄰址

張宣與郁丙爲鄰。忽遭回祿。兩家皆成灰燼。郁丙先死數年。同里有湯福者。以病入冥。丙見福泣曰。一吾舊與張宣爲鄰居。吾屋住址已盡。吾界簷溜所滴。實奪張宣之地。吾訟官。強奪不過三尺。地而幽冥。譴責至今。未已。煩切告吾兒。急令割還。庶幾一段事了。不然何由得離罪網。一福還言之。由是傳播。

仗勢霸佔

明閻宏山西巨族也。家財數十萬。每巡撫至。必費貲交接。府縣皆與款洽。勢利如此。世風可知。勢焰薰天。大邑中良善之家。畏之如虎。霸佔人房田。不允則嫁禍害之。武斷人詞訟。不服則仗威制之。鄉人號曰「惡閻王」。一士子投詩刺之曰。一閻王本善誰云惡。此號加君君

不樂。何弗們心細思量。鄉情公論原非刻。一後爲巡院訪拿處死。家財爲族人爭奪罄盡矣。冰消瓦解。妻子至窮不能度日。

仗勢迫債

虔州吏李基。督利近村。命一僕索逋不足。縛負債者于樹上。灌以糞汁。得錢圍裏腰間。雷震此僕于普安寺前。其錢入皮肉內。

騙人家產

鄧榮以狡猾起家。鄉有宦嗣不肖。喜賭。鄧構誘數人。用藥色擲之。騙其家產殆盡。流落而死。後鄧爲商。遊江湖二十年。遇一寇儼如宦子。縛鄧父子。淫其女媳。盡掠其貲。後鄧貧困。亦流落而死。

假銀欺騙

崇禎時東昌某進士父某翁。以假銀致富。子登第。翁悔曰。一吾家

富室珍言 仗勢迫債 騙人家產 假銀欺騙 三十二
惡 例 以假易真

富而子成名。足矣。奈何仍蹈故轍。一誓不復。用無何進士病目盲。家亦漸落。翁悲曰。一安所謂天道哉。向用假銀乃日富。子且顯。今易之乃日貧。子且盲。遂復用如初。一逾年進士目漸愈。謁選得秦中令。翁大喜。挈家隨焉。秦寇起。於是閭門遇害。

以假易真

康熙八年昆山某典舖藏一銀匠於家。視人所典金銀物。佳者卽以僞者易之。其製宛肖原物。有人使老婢以金鐲典銀五兩。迨贖時。已爲贗物。婢不能察也。未幾再以此物往典。舖中訶之曰。一銅耳。一婢曰。一前與汝典銀五兩。卽此鐲。何言銅。一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人悲甚。責婢曰。一必汝爲僞耳。一婢無以明。卽欲自盡。忽聞雷震一聲。則典舖中之人死矣。然猶諱之曰。一暴亡。一棺殮。

之三日。雷忽破棺。擲其屍於通衢。如示衆然。

設局誘騙

明趙春生內懷奸詐。外面待人一團和氣。非笑容不開口。且善揣人性。曲意奉承。故見者莫不傾倒。平日與走陰差。名活無常者相善。託其到陰司查伊壽算。差回賀之曰。『某煩掌案著檢籍。君壽九十四歲。令子三人。家計萬金。衣食享用不盡。全福人也。』趙自此經營稱意。連生三子。遂恃陰籍有定。漫不修省。局騙刻薄。奢侈之事。靡所不爲。年登五十外。三子相繼夭亡。身孱弱多病。家業漸耗。復尋無常問之。答曰。『陰籍豈有不驗之理。吾近晤掌案者云。君數年以來。設局誘賂。於中取利。致人夫妻反目。父子乖離。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漁色哄嫖。致人傾家蕩產。又削壽十

富室珍言 設局誘騙 三十三

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至違禁。滾放利債。過分烹宰。生命皆干神怒。又削壽二十年。減盡衣祿。三途非遠。君何不懼。』趙不明三途之說。固問之。無常曰。『吾已奉差。君可沐浴。今夜來我家。一同赴冥。當知君之受報。』趙如其言。至夜過其家。無常令趙閉目存息。夢至一大衙門。建牙列戟。如王者之居。與無常同進。過無數房屋。見有大廳九楹。瓊瑤爲柱。白玉爲梁。華彩異常。榜曰。『旌善。』內藏蟒袍冠帶。金銀寶貝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行善。轉生當享此報。』又朝北幽暗處。有破屋六楹。榜曰。『罰惡。』內藏皮毛羽翼鱗甲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作惡。轉生當受此苦。』遂同出府。見一大河。有畫船一隻。載男女十餘人。或衣白。或衣黑。或衣花。繡吹彈鼓唱。招趙登舟。無常喝曰。『時尚未到。爾先往。伊後來可

也。』遂醒。無常曰。『君見否。死後當作舟中人也。』趙曰。『死而如此。亦不甚惡。』無常曰。『彼等投胎豬腹。入世一載。卽受宰殺。其苦無比。何快樂之有。』趙追悔不及。

迫寫借票

江南某舉人家富。性貪而淫虐。死後半年。其友周某。死一晝夜而醒。言到陰司。見某舉人。遍身拷掠。無完膚。枯瘦不堪。呼周哭曰。『我生平積惡如山。死後一一受報。不可言。不可說。悔無及矣。』只有一二事及今改之。尙可減我惡報萬分之一。我盤算重利。逼寫借票數十張。用計陷害。逼寫田地墳屋文契數十張。盡在臥室某箱中。可速還本人。強佔女子幾人。現在家中。可速還他父母。打死僮婢幾人。骸骨埋在後園廁旁。可發出枯骨。用棺葬之。則異痛極苦。略

富室珍言 迫寫借票 三十四

免半刻。畜生豬狗。略少幾轉。並懇急告吾子。家中金帛雖多。與他無涉。財產一日不盡。禍害一日不息。速速廣積善緣。盡行佈施。雖無濟於我也。有益於他。若不信。可記吾言。某月某日。吾家已勅火部矣。其子諸事。一如命。獨不肯散財。至某日某家。果被火。此康熙甲寅年七月事。

捺契不還

有陳姓借羅某銀三十兩。利上轉利。累至百餘金。陳將田算還。羅窺陳尙有田一二十畝。意欲吞謀。收其田契。不還借帖。屢討推故。次年陳死。子僅三歲。不曉討帖。逾七八年。羅又執帖追銀。言本利該伊數百金等語。寡婦言夫在已還。羅以威勢恐嚇。聲言要告其幼子。孤寡畏懼。只得賣田重還。家業已十去七八矣。還銀之日。值羅外出。又未退帖。至次年復生枝節。謂利尙不足。窺寡婦有猪一

口命家人往強牽之。至欄所。忽見陳某坐欄內。驚駭而歸。羅怒責之。又命其子往牽。所見如前。歸直言之。羅不信。自往牽回。殺之。是夜得病。作猪叫。數日而死。其子遊蕩非爲。將家業賣盡。並將居屋賣與人作祠堂。三子皆癲狂死。兩孫覓食作賊。無妻無子。不久便絕。哀哉。相其處富之日。其心必曰。『我有許多家財。年年上長子孫。如何得窮至此。今日光景。豈夢想所能及哉。』

刻薄 (一)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屢試不第。遂效。聖。斷。之。術。執。籌。數。緒。算。入。骨。隨。不。上。數。年。稱。萬。貫。焉。錢。神。作。祟。爲。盜。所。劫。鞭。撻。炮。烙。慘。于。官。刑。罄。其。所。有。席。捲。登。舟。盜。喜。過。望。殺。性。載。酒。賽。愿。于。小。雷。山。斷。岸。數。十。里。泊。舟。其。下。自。恃。邏。兵。莫。及。登。山。祭。畢。酣。飲。大。醉。不。料。舟。師。

富室珍言

刻薄一

三十五

惡例

刻薄二 刻薄三 刻薄四

截纜。揚帆而遁。時值隆冬。凍斃無一存者。

刻薄 (二)

杭州王用先。刻薄成家。積財百萬。猶貪心不足。置大小二斗秤。大進小出。欺剝貧民。將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乞丐。

刻薄 (三)

江南某翁富甲一邑。刻薄殊甚。其館師看書至夜深。聞屋上有神語。一云。『某謀利甚刻。當焚其居。』一云。『太輕。』一云。『當絕其嗣。』一云。『太重。』二云。然則與彼一凌霄罷。一師異而筆記之。賭歲於樑上。是年富翁。從揚州娶一妓。號凌霄。百般耗費。生子不肖。傾蕩無存。後拆卸屋樑。見神所記神語。衆人知之。莫不歎息。

刻薄 (四)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忽有道人過門。戒曰。『汝宜用心平等。豈可如是。今若有人來取斗秤等物。家必有災。』是夕。即夢二青依來取。夢中付與。既覺。急尋之。已失矣。因憶道人之言。謂災者火也。即盡徙室中之藏於山上質庫。方稍定。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屋宇錢帛。順流而下。所居立刻化爲深潭。至今呼爲『祝家潭』。

刻薄 (五)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吝。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以微價取奇貨。嘗買一別墅。與售者反覆減直。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金。兒輩他日鬻之。亦得善價也。』掖愕然。自此少悟。

富室珍言

刻薄五

三十六

惡例

刻薄六 刻薄七

刻薄 (六)

將樂縣萬安泰。有張孝廉某。貪而放。頗侵剝鄉鄰。以自益。人不敢忤。家本貧。後遂驟富。臨溪築室。連楹曲水。方亭雕闌。複磴結構。甚侈。亡何。謁選得蜀中縣令。道病卒。家隨以破。屋室歸于鄉人。夏生而孝廉一子。反依栖執役。略不知愧。有人作詩曰。『九曲池塘活水。流離閣面。面俯清幽。半生心力經營盡。好與人間話鵲鳩。』蓋紀其實云。

刻薄 (七)

畢永以苛刻立業。凡田產與之昆連。百計侵之。及其有急要賣。則陽拒之曰。『我不欲也。』一既去。又陰使人勾之。及至。則又曰。『我不欲也。』其人情急。只得減價相就。及成契。則又曰。『我銀不』

便約某。自來。取一至則。或以低銀。或以米穀。與之減。而又減。平生所爲。大都類此。後水死。其長子以人命係獄。破家而死。次子流落乞丐。死於他鄉。嗣遂絕觀。此則極惡之人。實極愚之人也。

刻薄 (八)

吳興有王某者。每設計買人田產。券成。僅償半價。放債。則契外多索。人畏其橫。不敢爭。亡何暴卒。鄰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我王某也。陰司以我負爾田價。故罰爲牛。以償。煩召我子來。令奉還。』主人大驚。急呼其子。子掉臂入門。高聲問曰。『牛何在。』牛不應。其子怒。罵主人。便逞兇拳。牛乃言曰。『汝來問牛。吾羞憤。故不應。尙欲毆人耶。』因歷數某產欠價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一清楚。以脫我罪。言訖。踣地而死。

富室珍言 刻薄八
惡 例 慳吝

三十七

慳吝

吳門有陳某者。家頗富裕。惟性慳吝。親族中貧苦者。非但不肯過融。且拒絕而避。而不遑。恐寒告貸。而費唇舌。與茶酒也。每歲屆佃戶還租時。輒較他姓畝多收四五角。歉歲。苦佃無力繳租。亦逼索不恕。私行責打。或索繫凍餓。再不繳。即送官押迫。人言嘖嘖。所不惜也。一般佃戶。怨聲載道。銜恨切骨。皆謂若陳某者。兇如豺狼。喪盡人格。不殛實無天理。未數年。陳某有二子。皆成年。不圖上進。終日沉溺于花天酒地。金閨花叢中。罔不知有陳大少者。三四年已揮霍四五萬金。陳雖吝。而慈情情深。二子揮金如土。亦無可如何。且子間索資。其父稍逆。意旨。即投手槍。以恐嚇之。未十年。田產與屋。相繼售。其身無處。風飄。宿陳某園。是抑鬱氣憤而死。

後二子。無人憐惜。流爲乞丐。不知所終。蘇人酒後茶餘。均爭談某慳吝殘忍之報。一般收租者。僉引以爲戒。

奢侈 (一)

山右豪民伍其仁。廣有家資。奢侈無度。建大第。僭擬王侯。用翠柏爲樑。紅粉爲壁。文石爲堵。鑿池於堂。覆以水晶之磚。金魚行藻。瑩然可數。客坐其中。如居水上。皆驚懼不甯。又有七寶之床。遊仙之枕。鳳翽之扇。龍髯之拂。周彝商鼎。越異秦珍。靡不充仞其中。每食進饌。悉用金盤玉盞。侍婢皆綺羅錦繡。分列兩旁。以手捧饌。視其所欲而跪進之。有會芳園。廣可十餘里。起十二院。居十二妾。每妾用美婢八人服事。妾皆通琴棋書畫。婢盡解妙舞清歌。晚夕治酒。通園燃銀燭萬條。明如白晝。令妾賭采。勝者得侍寢。各院之婢。皆

富室珍言 奢侈
惡 例 奢侈

三十八

持樂器。奏於窗外。俟伍睡酣。乃歇。醒則復奏。達旦不寐。家畜男女梨園客。至則演戲。伍自執鼓板。按其宮商之生熟。以爲賞罰。日用千金。率以爲常。豈知福過則災生。樂久則苦至。極欲窮奢造物所忌。伍忽然得胃弱之症。雖珍羞畢陳。不能下咽。每日臥床不起。略聞響動聲。卽魂驚汗出。有道士素講抽添之術。進藥數劑。引動相火。一時不御女。則下身如火。疼痛難忍。不數日。瘡裂流血。日夜叫號。聲如牛吼而死。

奢侈 (二)

張義方有田數百頃。每歲收糧萬餘石。倉廩紅腐。絕不施濟。日用芝蔴飼猪。菜豆飯牛。糠粃填坑。正德六年。黃河遷徙。其田盡捲入河。家遂貧落。身死後。子孫打花棒鼓以乞米。

奢侈 (三)

吳門徐某富豪也。縱極口腹。烹調務盡其精。每物止割其勝處。餘皆棄之。殺害甚多。稍不稱意。則曰：「此豈人食者耶？」即傾之地。重撻庖人。或戒其過戕生命。徐曰：「一世間物料。本供人食。殺之何妨？」萬歷甲戌正月望夕。廣致珍饈。延一貴客。杯盤羅列。方欲就席。忽腹脹如廁。失足墜焉。飽糞而死。家人浴之而殮。口中之蛆猶綿綿出。弔者且哭且笑。時年三十餘。無子。家貲盡為勢家所得。

奢侈 (四)

宋蔡京當國時。食用奢侈。以人乳喂豬。芝麻喂鴨。綠豆喂牛羊。用珍珠八寶煎湯治饌。數沸即棄去。另易新者。每宴客。一盤值中人之產。京猶嘖不美。無處下箸。其家人翟謙士大夫所稱雲峯先

富室珍言 奢侈三 奢侈四 三十九

惡 例 奢侈五

生者是也。費用無度。亦與京等。嘗歲終宴朝臣。約五百餘客。庖人進湯。客偶言湯以鴨舌治之。美而且補。謙顧左右。微示意。逡巡而湯至。每客一碗。每碗三枚。客皆驚懼。有與謙相善者。戲之曰：「此尚不足。可能再添否？」謙曰：「有心請客。畏大肚漢耶？」呼令速添。須臾每客又一碗。客有投箸不忍食者。計謙此番宴客。因偶爾一言。傷三千餘命。後蔡京遭貶竄。謙亦籍沒家產。金人擾汴之後。遂至貧。無立錫沿街。叫化餓死。

奢侈 (五)

後漢梁冀與妻孫壽各起第。第極土木。為園囿十里。山壑若生成。以金玉珠寶珍怪充其中。冀與壽張羽蓋遊之。門不通客。又作柘林苑。起克苑於河南城西。皆綿亘數十里。後以鄧香妻宣奏其惡

蹟。冀及壽皆自殺。子孫宗親棄市。縣官籍其財三百餘萬。滅天下賦稅之半。

奢侈 (六)

郭崇義鎮河南。於洛中造大第千餘間。皆以文梓為梁。花石鋪地。穿池引水。築山種樹。樓臺亭閣。無不備具。約費銀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尚未及徧。時朝會期促。不容久駐。飯罷少憩。載星而出。既朝復歸。行至東都。乃卒。不復再至家。後人不能守。轉售他人矣。窮極土木何益哉。

奢侈 (七)

明吳良佐家大富。號「吳萬錠」。日尚奢侈。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鴨為不足適口。以綾絹為不堪着身。設酒待客。暴殄非常。日費千金。

富室珍言 奢侈六 奢侈七 四十

惡 例 驕橫

樂。何如散而活凍餒者數千百人。彼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孫誅戮無遺。未見暴殄者能久而善終也。娶婦嫁女。奢靡無比。轉眼人事變。則家而親友探望。則先訴苦狀。以免其借貸。絕他人之生路。元且有鬼寫對聯於門云：「天賜汝財。天厚汝財。天物汝財。輕天佐令。家人刷去。仍不改。後遭寇劫二次。富而不仁。家財頓減。未幾死。萬般將身。有一子名磐。哥長。大視錢財如糞土。千金。奢侈部客。大都如此。任意嫖賭。死後皆供子孫嫖賭之用。不十年家徒四壁。覆墜之易如燎毛。裸背行乞。子孫何至於斯。

驕橫

胡勝士出身屠傭。善謀財產。暴得發跡。家貲數十萬。黃綠為郡伯。因狂妄為上臺所惡。不安其位。告病家居。恃其豪富。盛氣凌人。交結當道。武斷鄉曲。隨侍眾僕。俱各驕侈橫暴。不循理法。胡常乘轎

出里門。見人不起立。即命僕按倒亂打。怒罵而去。一日往姻家宴飲。內有一書生。衣冠稍敝。胡顧而叱之。曰：「汝乃卑田院中人。如何與官長共席？」有數十人不平。羣起攻之。主人急用好語調停。士人始散。胡所居近太上廟。其客廳較殿宇稍低。即加高過殿宇三尺。顏其額曰「老讓堂」。雖取尚齒之義。其實暗藏太上亦退讓。莫敢與爭也。更佔廟為園囿。一夕夢太上責之曰：「爾銅臭村牛。驟享頑福。如何連我亦欺。先令爾吃百日苦惱。」命力士掌其頰。大痛而醒。次日腮間即患瘡癰。累如貫珠。痛不可忍。晝夜呼號。醫家盡其方術。俱不見效。捱至百日。方得稍痊。其佃戶某欠租未清。送官歷受拷比。賣女不足償。復賣其妻。僅得完欠。又被驅逐。不與田種。某因失業無家。遂入盜夥。心懷宿怨。聚眾數十人。各執器械。

富室珍言

驕橫

四十一

惡例

恣橫 荒淫一

乘夜打入胡宅。凡胡氏親丁。一人不留。碎割勝上。盡劫貲財。其妻媳與女。俱赤身綁縛。擲臥街心。使眾共觀。放火燒其房屋。盡成灰燼。其媳遺腹生子。不能成立。昔日侵佔田地。復為勢家所奪。遂至貧無立錫。

恣橫

虹縣周義夫富而恣橫。同郡孫識之嘗從容勸戒。義夫慷慨罵。識之恨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義夫以事繫獄。適識之登第。為本路漕官。竟處死籍其家。

荒淫 (一)

明永樂時。有名宦之子某。癡狂悖亂。人皆呼為瘋子。其父雖廉潔自守。某即大通賄賂。廣聚貲財。謀什一之利。銖銖不遺。造園亭臺。

榭曲房幽室。以居姬妾。晝夜淫縱。信方士邪術。以狗腎接陽。所生子女。皆具狗形。某恥而不育。盡撲殺之。家近彭湖。禁民間網魚。已專其利。眾魚戶皆痛恨入骨。一夜天寒大雪。眾相結為盜。明火持械。打入某家。盡劫其財。遍覓瘋子不得。執一小鬟詢之。鬟引眾至一密所。疊石為山。洞極寬廣。鬟指地曰：「在此下。」地用木板鋪平。惟東角數扇。可以啓閉。眾掀開。見數丈之下。有華屋數間。燃各種花燈。明如白晝。古玩書畫。繡幙錦衾。靡不備具。眾山石磴而下。其中煖如初夏。瘋子與眾姬妾。皆裸下體淫褻。眾攢歐之。一盜責之曰：「爾父反面事仇。人品卑下。但數載立朝。頗著清操。今看爾父之面。姑饒爾命。但去爾淫具可也。」乃用刀割其勢。率眾而遁。瘋子昏暈。次日方甦。延醫救治。雖得苟活。竟成閹廢。猶與姬妾同。

富室珍言

荒淫一

四十二

惡例

荒淫二

寢。每當淫念發時。囑姬妾遍體俱痛。欲熾暴亡。卒至無嗣。

荒淫 (二)

明張牧之世為勳戚。擁貲無算。豪華驕縱。王侯莫比。婢女皆衣錦綉。奴僕俱着綺羅。妻妾服用奢靡。以綾纏足。以帛拭穢。毫不知惜。家有聚景園。春時牡丹盛開。用異錦作五畝之棚。綵絲為繩。聚姬妾百餘歌飲。名「百花同春會」。每歌一曲。給絹二疋。有客勸之曰：「昔寇萊公身為宰輔。徵妓侍酒。與綾一疋。識者猶譏其侈。有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那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投梭始得成之句。寇聞之甚悔。明公爵位不及寇公。用度得無太過。」一牧之大笑曰：「萊公酸子耳。我豈與之比哉。卒不聽。又冬日剪綵為花。綴於枝間。敝即易去。歲用綵帛。不可勝計。不數年牧之死。又。

遭鼎革。妻妾皆破袴穿履。向人求尺布寸絲。不可得。

荒淫 (三)

隋末深州諸葛昂極行侈縱。嘗謂石崇金谷園。尚有不堪入目處。闢同十數里。凡海內珍禽異獸。瑤草琪花。靡不充物其中。日與諸客遊宴。挾妓徵歌。費用無度。渤海高瓚廣有資財。行亦奢靡。聞昂名。特往訪之。瓚穿集翠裘。價值千金。僕皆衣文錦。光彩炫目。見者贊羨。至昂門。通名良久。昂方出迎。布袍絲履。十分淡素。而隨侍八僮。盡衣集翠裘焉。瓚一見自愧。昂為設具。雞豚魚鮓。盤不滿尺。瓚疑其慢。已明日大設邀昂。烹宰豬羊數十人。扛抬而獻。薄餅長八尺。寬丈餘。裹餡粗如庭柱。以五斗金碗作酒盞。每行酒一巡。自為金剛舞。以送之。昂微笑而已。後日報答。召客數百人。妓數百名。車

富室珍言

荒淫三

四十三

惡例

狼藉

行酒。馬行炙。方丈金盤盛膾。饌饌蒜齏。唱夜叉歌。獅子舞。自此兩人相與酬謝。務極侈靡。以求爭勝。相傳瓚烹嬰孩以答昂。昂遂蒸愛妾以啖瓚。雖事屬不經。殊未可信。但以好勝之心。為慘傷之事。亦何所不至。昂後遭亂。賊誅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瓚與賊通謀。亦全家論斬。

狼藉

宋政和間王黼以諂媚事徽宗。久膺顯爵。攬權納賄。勢傾中外。家口千餘人。皆口厭肥甘。尚方品物。莫能過也。廚房隣相國寺。每日從溝中流出白米香飯。如玉粒珠顆。寺僧省微率沙彌輩。用竹筐撈起。河中淘淨晒乾。除大衆食用外。積剩十三囤。金人破汴。二帝北狩。王黼誅於貶所。遺母吳氏年八十餘。流落京城。無人養贍。沿

街求乞。有舊役見而憫之。仍呼為老太太。母曰。『我乞化老婆子。官人佈施數文。稍延殘喘。便是莫大功德。無用尊稱也。』役曰。『相國寺煮粥濟貧。老太太至彼就食。豈不勝似乞化。』乃偕至寺中。見山門外粘帖上書王府餘糧。煮粥接衆。糧盡即止。僧省微知是王老夫人。亦不勝嘆息。曰。『此原是太尉口緣。應該老夫人享用。』遂撥房一間。與之居住。每頓隨衆吃粥。一日母盤中飯粒。忽變為蛆。母懼而傾之。另盛一盃。仍是蛆。尚蠕蠕而動。衆皆驚。省微曰。『一粒米皆地之精英。農夫汗血。王太尉不知愛惜。散棄過多。上天震怒。累及其母。正內典所云。作惡之人。殃緣七祖。是也。』乃命母至佛前懺悔。念佛百聲。始舉箸。即不復變。後母病歿。破衣中蟻虱攢嘔。以蔽席裏尸埋之。

富室珍言

狼藉

四十四

惡例

浪費

貪休被騙一 貪休被騙二

浪費

有貴公子某。藉勳蔭。極口腹之欲。謂五穀為無味。與僧聖綱曰。『炊飯須用炭。先煉炭方可爨。不然猶有烟氣。』及大寇陷灤洛。某財產剽盡。乃與聖綱伏林莽中。三日不食。賊稍退。入小店。持土杯食紅粳米飯。覺甚美。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炊。』某面赤無對。

貪休被騙

(一)

南京守備劉瑯鎮陝西。歸。貲積無比。復於私地建真君祠。日講爐火。方士知瑯有玉繚環。價值百鎰。給令獻神祈福。遂併丹鼎竊去。有人夜題其門曰。『堆金積玉已如山。還向仙家學煉丹。金鼎未成拋白壁。真君原也愛繚環。』瑯漸憤而死。

貪休被騙

(二)

文奇蜀人挾燒煉之術。諸貴悉爲所欺。富商李十五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掃地。遂至自經。奇復在劍州。僦一屋煉藥。火發延燒。奇倉皇走避。迷入林中。爲鶯獸逐出。深入溪谷。復爲鶯獸逐出。竟死于燒藥之所。

貪牀被騙 (三)

松江潘監生家頗富。而意猶未滿。酷好丹術。偶住西湖。見隔舟二客。携一殊色女子。歌吹歡宴。席間器皿。黃白燦然。訪之。乃中州人挈妾遊湖也。潘大驚羨。卽投刺通謁。道及相慕豪富之意。客曰。『吾有九還丹。可以點鉛汞爲金。此丹既成。黃金與瓦礫同耳。何足貴哉。』潘喜遇真術。且悅其妾之色也。懇客攜眷至松館。別莊極意款洽。復以金釧綵幣贈其妾。次日出二千金授客入爐。約

富室珍言 貪牀被騙三 四十五

至九九日數後。則丹成。甫及兩旬。忽一人孝服奔至。對客曰。『老主母去世。主人可速歸。』客驚慟。謂潘曰。『丹事未畢。遽遭大故。顧彼失此。於心不安。小妾頗知爐火。須留此守視。吾不日自來。啓爐切不可觸犯。倘有所悞。悔之無及。』潘喜諾。客既去。潘慾動不能禁。遂與其妾通焉。情好正密。而聞者已報客至。方入。卽變色沉吟曰。『丹房氣色殊不佳。何也。』啓爐視之。乃頓足失色曰。『丹果敗矣。可惜二千金俱成糟粕。此必有爲交媾之事觸之者。』訊其妾。具以實告。客怒甚。欲寘妾死地。潘惶懼服罪。更出三百金求免。客始束裝大罵而去。潘猶不知其詐也。自悔以不慎致敗。後每遇丹士。卽延之至家。誑去丹本不下數千金。從此家遂空。遂出遊。遍訪丹士。冀一遇舊識者。索償故物。一日遇方外數輩。乃舊識也。

迎謂曰。『向日有幸。德令幸山東一大姓。尋吾輩燒丹已成。約專待吾師來。便可舉事。足上若能權認作吾師。則取償所失。如反掌耳。』許之。問其師作何狀。曰。『頭陀也。乃卽剪髮作頭陀。同至大姓家。不數日。其黨盜燼而遁。止留頭陀一人。大姓欲縛之。官潘哭吐其實。始釋歸。資斧已盡。沿途乞食。至臨清。見一貴子挾妓舟中。其妓貌頗相稔。少頃。妓妻簾問曰。『君非松江潘某乎。妾卽曩時丹客妾也。』潘驚問客安在。妓曰。『君夢尙未醒耶。妾本汴中妓家。受人之託。設此誑局。有負於君。君何流落至此。』潘大慟。爲備述前事。妓曰。『妾與君不能無情。當贈君以歸費。此後若遇丹士。萬勿聽信。是卽妾報君數宵之愛也。』一言畢。出白金三兩贈之。潘得金。踉蹌而歸。親友見其狀。無不掩口笑者。

富室珍言 貪牀被騙三 四十六

悖人悖出 (一)

冒起宗曰。予每見權貴之門。暴富之室。不肖子孫。淫蕩恣靡。或身未死。產已暗鬻他家。或肉未寒。人已裂據其家。前人一銖一寸而積之。後人如泥如沙而棄之。彼不肖者。又大半皆聰明人也。此何以故。蓋山當日逞威挾智。逼勒牢籠。以成巨富。始而耗人。終爲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得正好。正謂此也。

悖人悖出 (二)

越中潘小橋。以不義起家。廣買田宅。自誇豪傑。傲慢之態。見者難堪。生一子。飲博淫蕩。不數載。掃盡無遺。

不恤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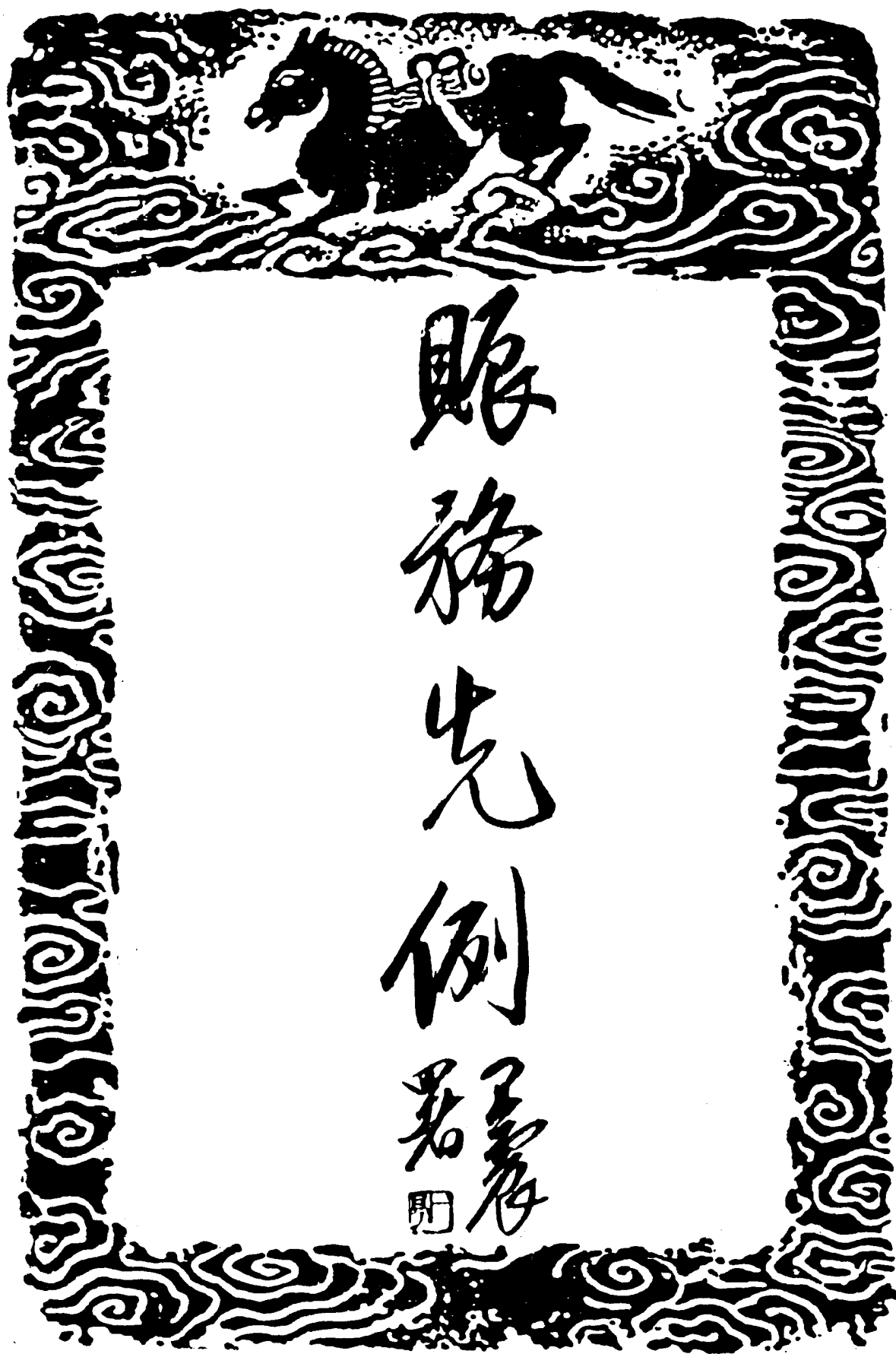
學士錢福。家本素豐。歸里營第。有一夫不任役。將懲治焉。夫告曰。

一。小人病矣。昔黃提刑營第。吾少時受役傷臂。今其第已成墟。垣
頽屋敗。而我之臂痛。尙未已也。又不卽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
一。學士報而謝之。噫。昔之有財力者。今皆安在。徒爲後人作話柄
耳。若肯少留餘地。豈不受用無窮乎。

富室珍言 不恤人力

四十七

惡例



賤務先例

王君



1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賑務先例
署存

扶人之危

急人之難

救人之命

健人之體

冥冥之中

自有神鑒

吞賑怠賑

必遭天誅

賑務先例 道德叢書之十四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上篇 善例

緒論

救荒方法

(一) 查災

查災妙法 二則

(二) 勸賑

賑務先例	目錄
賑務先例	目錄

解金勸賑

推俸作則

(三) 乞賑

上疏乞賑 二則

(四) 發賑

權宜發賑 六則

(五) 工賑

興工代賑

(六) 平糶

勸富平糶

捐俸勸賑 三則

勸捐發糶

乞貸耕具

以工代賑 四則

減價惠貧

半價糶米

出廩平糶

(七) 施粥

設廠施粥

捐米施粥 三則

(八) 收容

收容災民 二則

(九) 育嬰

勸收災嬰 二則

(十) 助賑

賑務先例	目錄
賑務先例	目錄

賣田賑濟

毀家助賑

助賑度親

忍飢救人

下篇 惡例

匿災不報 四則

退賑慘報

收米平糶

疏通米糧

出米施粥

災民病院

收養災嬰

鬻產行賑

售屋助賑

減食施賑 六則

儲金救荒

退賑滅家

浮冒吞賑

賑務先例 道德叢書之十四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上篇 善例

緒論

飢荒之際。民命待生者。少則以數萬計。多則數十百萬。須臾之間。生不生判焉。有財者能傾資助賑。無財者能設法勸捐。斯真莫大陰功。莫大經濟。古來如李愷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晏孫平之義。朱文公之社倉。是能備荒者也。他若汲長孺矯詔發粟。員半千勸令開倉。陳堯佐在杭減價而糶。於壽州出米為糜。以身率先。范文正在浙興營造以濟衆。張忠定知杭州暫寬鹽禁。范純仁於慶

賑務先例 緒論 一 救荒方法

州不俟朝旨而發粟。吳遵路在通州易薪芻以濟民。富鄭公青州救飢。洪忠宣秀州留粟。丁清惠用米易布。捐資廣賑。均能竭力盡心。曲全民命於無算者。故皆百世流傳馨香勿替。

救荒方法

明僉事林希元疏云。救荒有二難。曰。一得人難。審戶難。一有三便。曰。一極貧民便賑。米欠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一有六急。曰。一垂死貧民急。饑溺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埋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因急。寬恤。一有三權。曰。一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一有六禁。曰。一禁侵漁。禁攘盜。禁過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一有三戒。曰。一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一) 查災

查災妙法 (一)

宋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筭不公。給印冊一本。用紙半幅。令各自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偽。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便委官查點。又忠請米者。定分定幾人。為一隊。逐隊俱用旗引。如卯時一刻。引第一隊領米。二時引第二隊。以至辰巳時皆用此法。則自無冗雜。且老幼婦女。悉得均糶矣。

查災妙法 (二)

又蘇次在安鄉縣任時。正值大澇。始至。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

賑務先例 查災妙法一 查災妙法二 二

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為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故不檢澇。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亦視此為先後。其法甚簡。費也。

(二) 勸賑

解金勸賑

趙閱道知越州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閒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全活十萬人。

損俸勸賑 (一)

黃香為魏郡太守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于是豐富之家。出穀助貸。荒民獲全。子瓊封侯。

損俸勸賑 (二)

河南按察使張孟球居官廉潔。遇年荒。自食菜粥。嘆曰：「百姓饑饉。吾當與百姓共苦。安忍食厚味耶？」因出已俸並夫人衣飾。糴米賑饑。於是富戶爭相資賑。全活無算。生五子。皆登科。

損俸勸賑 (三)

趙壹爲平原守。時多盜。乃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悉赦之。青州大蝗。侵平原。荒甚。乃出俸賑之。勸富民出穀濟飢。所活萬計。官太傅。封侯世爵。

推俸作則

張綸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見漕卒凍餒死者衆。嘆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俸錢。市布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宋史

賑務先例 招俸勸賑二 三 推俸作則

勸賑 勸捐發糶 上疏乞賑一

者 宋史

勸捐發糶

韓魏公琦爲益州路安撫。適歲大饑。民無救處。魏公於是勸捐發糶。開倉種種拯濟。饑民賴以活者一百九十餘萬。及鎮河北。又大饑。公勸賑備給如前。濟活者七百餘萬。公之惠政滿天下。而握兵以服叛爲心。子孫世代貴顯。

(二) 乞賑

上疏乞賑 (一)

崑山徐在川爲刑部公申之子。長於文學。度山嚴文靖公訥。延爲西賓。先是倭寇猖獗。凡江浙瀕海地。皆被兵燹。民不聊生。至嘉靖

三十四年乙卯。蘇松四郡皆荒。流民載道。撫藩大臣。以時值用兵。莫敢上達。而嚴公適以宮詹在家。在川勸其爲民請命。公猶豫未決。卽代爲草疏。滔滔數千言。情詞愷切。之以哀懇。於嚴嚴欲決於神卜之瞽者。在川乃焚香告天。以求必濟。而又密贈卜者。以金占得升卦。天然協吉。以爲此疏一達。不惟萬民受福。抑且祿位高遠。嚴公大喜。毅然達之。果蒙俞允。盡蠲江南全省賦。凡漕糧之已入廩者。皆令民如數領歸。歡聲溢於道路。未幾。嚴卽被召。後登相位。而在川公及身爲交河令。多政績。長子應聘爲太僕公。太僕公之曾孫乾學。秉義元文。爲同胞三鼎甲。司寇乾學公生五子。曰樹穀。曰炯。曰樹敏。曰樹屏。曰駿。俱名進士。時稱五子登科。最幼者詞林諸孫出仕者甚多。極科名之盛。

賑務先例 上疏乞賑一 四

乞賑 上疏乞賑二

上疏乞賑 (二)

萬歷間。秀水姚思仁巡按山東河南等處。嚴刑拷死者衆。一日被攝至冥。羣鬼向伊索命。冥王詰之。姚曰：「某爲天子執法耳。」王曰：「法必常罪。尚有哀矜勿喜之心。汝居心刻毒。羣鬼有無罪者。有罪輕不應死者。汝一類拷死。輕視人命。何說之辭？」因判入地獄。卽有惡鬼擒拿。姚復稟曰：「某固知罪。但前兩省飢荒。某上疏乞賑。所活甚衆。獨不能相準乎？」王復檢簿。謂曰：「此爾幕客賀燦然特作疏稿。力勸爾上者也。已註其中。年大富貴矣。爾原無此心。何可冒認？」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我上。獨不能分其半乎？」王笑依其言。命放還陽。因得復生。賀燦然亦秀水人。四十成進士。仕至禮部尙書。觀此則。是人生只忠無善功。苟有善功。冥府皆准。

自陳彼姚某幸得行此一事不然則墮獄轉畜有所不免嗟嗟生為巡按死轉異類寧不悲乎

乞貸耕具

王僕射初為譙幕因按逃山見歲饑而流亡者數千家乃力謀安之上疏論列乞貸以耕具牛種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簡者以一綠衣童子送之曰「汝本無子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特以此為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官至宰相

(四) 發賑

權宜發賑 (一)

漢韓詔為瀛長泰山賊相戒不入瀛境餘縣多被寇廢耕桑流入

賑務先例	乞貸耕具	權宜發賑一	五
賑	權宜發賑二	權宜發賑三	

縣界求衣糧者甚眾詔開倉賑之所虞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知詔名德竟無所坐民人為立碑頌焉

權宜發賑 (二)

後魏李元忠為光州刺史時州境災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至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耳徒有虛名不救其敝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之

權宜發賑 (三)

范純仁知慶州餓殍載路官無穀以賑公欲發常平封貯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獲罪不赦」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眾皆曰「須奏謂得旨可也」

「公曰一人七日不食即死豈能待乎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耳」或謗其所活不實詔遣使按之時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等」忍累公耶「萬民敬公之德感公之惠即晝夜輸納常平追按使至已無所負矣或問范忠宣擅支常平為救荒也眾何故以為不可潘麟長曰「無他保官情重故坐視人之死而不救非有所憎惡於環慶生靈也忠宣獨任其罪而不欲眾預真刀鋸鼎鑊是甘之念卒之民不公累而輸納無違感報甚速舉此一端足以見公之生平功業其為天下人皆敬之蓋可知矣」

權宜發賑 (四)

王克敬除江浙行省都事鄱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鄱陽距此千里比得命民且死彼為仁

賑務先例	權宜發賑四	六
賑	權宜發賑五	權宜發賑六

而吾屬顧為不仁乎」都中因得免元史

權宜發賑 (五)

江於九太守名恂署亳州地方陡遭水災報憲不候批示開庫出錢買麪親覓小舟不畏風雨赴鄉散民麪餅所活民命無算子德量中庚子榜眼官侍御司民牧者勉之

權宜發賑 (六)

飢民命在旦夕非權宜從事曷克有濟昔汲黯矯詔開賑范仲淹縱民競渡范堯夫發常平封椿粟麥不待報韓文預支官軍俸糧不待命皆能便宜從事有地方之責者仿其意而行之蒼生幸甚

(五) 工賑

興工代賑

宋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范文正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並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遊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民。使工役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致轉徙溝壑耳。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以工代賑 (一)

明萬歷閒。御史鍾化民救荒。令各府州縣查勘該動工作。如修學。修城。濬河。築隄之類。計工招募。以興工作。每人日給米三升。借急

工
賑務先例
興工代賑
以工代賑一
以工代賑二
以工代賑三
七

需之工。養枵腹之衆。公私兩利。

以工代賑 (二)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大飢。或勸之糶。可得重價。張曰。『吾豈圖利者耶。』或勸之施。張曰。『吾豈圖名者耶。』乃盡出所積。僱人修路一百八十里。築隄防四十里。邑人爭受役。得飯食工錢。養其身。兼養其家。而路與隄。又成百世公利。自古行善者。無此勝算也。公享壽九十有三。子孫科第不絕。此事富家最宜學之。

以工代賑 (三)

邵靈甫積穀數千石。歲飢。或勸之糶。曰。『是弋利也。』勸之賑。曰。『是好名也。』乃爲贍貧之計。而又思澤及將來。盡發所積。厚植雇傭。除道四十里。以便往來。浚河渠八十餘里。以溉田畝。凡赴工

者各聽其就近自占。山是飢民。既免奔波而水陸又均。受其利邵壽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

以工代賑 (五)

窮民無事。衣食弗得。法網在所不計矣。故盜賊蜂起。富室先遭荼毒。而餓殍亦喪殘生。爲害可勝言哉。勸富民治塘修堰。飢者得食。富室無虞。保安貧之道。莫過於此。

(六) 平糶

勸富平糶

明宣德閒。山西何南荒。命于謙巡撫二省。公到任。卽立木牌於院門。一書求通民情。一書願聞利敝。二省里老皆遠來迎。公曰。『

賑務先例
以工代賑五
勸富平糶
八
平
糶
減價惠貧
半價糶米

吾欲首行平糶之法。汝衆里老。可將吾言勸諭富豪之家。將所積米穀。扣其本家食用之外。餘者皆要糶與飢民。若仗義者每石肯減價二錢。減至一百石以上者。免其數年差役。一二千以上者。奏請建坊旌表。有不願者亦勿彈。若有姦民擅富要利。坐視饑民。不與平糶者。里人具稟。以呈重罰。不恕。凡有借欠私債。一概年豐還納。』

減價惠貧

宋哲宗元祐三年冬。頻雪。凍死者無算。呂公著爲相。日與同列議。所以救禦之術。乃發官米官炭。遣官分場賤賣。以惠貧民。貧病之人。日給醫藥。餽粥。又不時委官看問。以故多得全活。

半價糶米

康濟錄

桐城大學士張英張廷玉父子中堂。忠孝厚德。其先五世祖某公。仁慈好施。遇歲荒。以米萬石。半價盡糶於鄉里。心甚喜曰。『荒年。半價乃豐年。全價無損於我。有益於人。實爲心慰。』仍捐萬金。設粥濟貧。如是三次。後家無餘畜。即將田屋衣物賣銀買米。以救饑者。後遇化齋異人。指葬地。子孫貴顯不絕。

收米平糶

張詠知益州日。嘗夜夢詣紫府。眞君降階接之。禮甚恭。繼請西門黃承事。揖張益州坐黃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令具常服見。既至。果如夢中見者。再三問平生有何陰德。承事云。『無他。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收米。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張公嘆曰。『此宜居我上也。』一使

平糶	販務先例	收米平糶
出糶平糶	疏通米糶	九

兩吏掖之而拜。此每歲平糶之見重於神也。

出糶平糶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出糶平糶。貧不能糶。則與米。無米則與飯。無飯則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買米。天福施之。米還其錢。道人題詩於壁上。『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年貴子共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巨富。起財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皆登第。

疏通米糶

宋熙寧中。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榜道路。禁人增米價。人多餓死。抃獨榜通衢。令米者任昂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而民無餓者。

(七) 施粥

設廠施粥

祝染延平人。性極慈祥。見人之急。無不竭力周濟。遇歲荒。捐貲設廠施粥。全活甚衆。晚年生一子。甚聰慧。試舉日。鄰人有夢報狀元者。鳴鑼鼓吹。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報』。及榜發。果染之子也。

出米施粥

宋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我豈以是爲私惠哉。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壽八十二。

捐米施粥

賑務先例	設廠施粥	出米施粥	捐米施粥	一土
施粥	捐米施粥二	捐米施粥三		

杭州薦橋仇鳴盛。六旬無子。辛未歲飢。自捐施粥。廠米五十石。後連生三子。壽八十五。

捐米施粥

蘇州虹橋寡婦崔施氏。因哭子雙瞽。丙子年。捐施粥。廠米二十四石。一日晨興。念觀世音聖號。忽見觀世音大士法身現雲端。二目復朗。壽至七十九歲。甚健。

捐米施粥

蘇城長洲學前馬鶴林。辛未曾助粥米十六石。助後三日。往淮安寓湖嘴子蔣家飯店。至夜半。腹疼下樓大解。忽聽轟然一聲。樓上牆倒。衆人攜燭往視。馬之臥牀已壓碎矣。馬此後一心力善。享壽八十二。子孫滿堂。

(八) 收容

收容災民 (一)

富弼知青州時。河朔大水。飢民流入境內。公勸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饑者。又括公私閒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飲食醫藥。纖悉皆備。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主不得禁。全活者五十餘萬。帝聞之。遣使勞弼。拜爲禮部侍郎。位至宰相。封鄭國公。壽八十。諡文忠。

收容災民 (二)

滕元發知鄆州。聞淮南京東大飢。慮逃荒來者。流殍日聚。蒸爲癘疫。乃預度城外各處空地。勸富室出力爲。藋室凡二千五百間。爨

賑務先例 收容災民一 收容災民二 十一

器咸具。旅至如歸。并勸募得米。挨家計口日給。計活五萬餘人。仕至大學士。子孫科第不絕。

災民病院

趙抃知越州。值大饑。多方救濟。及春。人多病疫。乃作坊以處疾病之人。募誠實僧人分散各坊。早晚視其醫藥飲食。無令失時。以故人多得活。

(九) 育嬰

勸收災嬰 (一)

宋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署中。

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札者。

勸收災嬰 (二)

葉夢得云。一子在許昌。歲大水。流殍無數。奏發常平粟賑濟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法救之。偶問左右。無子者何不收養。曰。一願子者固有。頗患歲豐及長。而父母來認耳。一因爲設法。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子。當其棄置時。恩義已絕。收之爲恩更多。遂作空券數千。印給內外。凡得兒者。自言所從來。明於券。略爲籍記。使以時上數。收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量給貧者爲費。事定稽券。凡三千八百人。此亦臨民者所當知也。一又云。一兵興以來。有伏匿林莽者。多因兒啼聞聲。遂得其處。不免被害。於是避賊者率

賑務先例 勸收災嬰一 勸收災嬰二 十二

棄嬰兒。不顧有教爲綿。置兒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少蓄甘草沐時。量水漬。使咀其味。兒口中有此。自不作啼。綿軟又不傷口。因鏤板以揭道上。已酉冬。賊自江西犯饒信。居民避賊去。而嬰兒得全活者甚多。此又遇變者所當知也。一遺棄嬰兒。不獨災傷時有之。卽太平豐年亦然。蓋貧家不能舉子。多置道旁。或厭兒女繁者。甘心棄置。甚有私胎分娩者。溺死盆中。其爲慘毒更甚。

收養災嬰 (一)

黃震提舉常平倉。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晚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宋史

宋史食貨志振恤條。載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欄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造。遺棄小兒。聽人乳養。仍聽宮觀寺院。養爲童行。宋於幼幼之道。規制周悉。黃文潔更爲酌定。益詳密矣。

收養災嬰(二)

明于忠肅謙巡撫山西河南。勸民曰：「若有遺棄子女。里老可卽報與州縣。著官設法收養。候歲熟訪其母而還之。如里內有賢良之民。能收養四五口者。官犒以羊酒。賞以匾額。十口以上者加綵段。免其終身差役。二十口以上者冠帶榮身。」一時富民樂捐而尙義者甚衆。

收養災嬰(三)

明嘉靖十年。奏准陝西災傷太重。遺棄子女。州縣官設法收養。如

賑務先例 收養災嬰二 收養災嬰三 十三
助賑 賣田賑濟

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給與冠帶。

收養災嬰(四)

明文宗太和六年詔曰：「天下有家長者死。所餘孩穉在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至夭傷。長吏令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都數開奏。」

(十) 助賑

賣田賑濟

宋眉山蘇仲杲輕財好施。每救人之急。值歲凶。賣田賑濟。至秋豐。熟人償之多。不受。祖業已盡。未嘗少悔。一異人嘗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仲杲曰：「吾願子孫讀書不願富。」因同

往眉山指示其處。命取一燈然于地。遇風不滅。仲杲遂以葬母。後生子洵。孫軾。輟名顯天下。仕至尙書。

鬻產行賑

唐肅復爲太子僕。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騰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中林泉之美。使弟絃致辭。若以別業見贈。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救婦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無告者凍餒。非鄙夫之心也。」

毀家助賑

元張養浩爲陝西行臺中丞。時關中大旱。饑民相食。公拜命之日。卽散其家之所有。與鄰里貧乏者。道遇飢者。卽賑之。死者則葬之。到官六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書則出賑飢民。終日

賑務先例 鬻產行賑 毀家助賑 十四
助賑 售屋助賑 助賑度親

無少怠。元史

售屋助賑

蘇城桃花塢潘敦仁。瘵疾數年。臥牀待斃。自思身後要錢何用。不如及早濟人。時值辛未大荒。售屋八間。捐施粥。米六十石。忽有異人自言能治其疾。請診之。卽開一方。一服而愈。

助賑度親

蘇城南濠李文壁。父故廣修齋醮。一夕父神憑孫女福全。對文壁云：「爾在生亦孝我。今當此荒年。有此錢財。何不施濟飢寒。今但延酒肉僧道。禮經拜懺於我。毫無益處。若肯施濟飢民。比經懺勝多多也。」支壁異而應命。明日卽施饑人。每人錢一百二十文。共用七百餘千。其父神又憑福全。對文壁云：「爾可謂大孝。冥府已

加增福壽我亦往生富貴人家去矣。

減食施賑

漢伏湛爲平原守時境內大荒湛謂妻子曰：「百姓困苦極矣奈何獨享用乃共清齋食粗糲不肉食悉分俸祿賑鄉里全活無算後官至司徒封侯子隆爲光祿勳孫曾皆貴顯。」

減食施賑

東吳路統八歲歸會稽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減飲食其姊仁愛有行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早告我而自苦如此？」乃自以私蓄盡與統又以告其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減食施賑

賑務先例 減食施賑一十三 十五
減食施賑四一六

趙汝愚道見病者必收卹之躬爲糞藥歲饑日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食餓者宋史

減食施賑

李廷美妻徐氏有賢行家貧遇凶歲自度不能活人也則命冢婦口計糞飯用米若干而多糞爲粥鄰人飢者來則食之曰：「吾曰三粥足以無飢矣而餘力可兼濟人不愈於食飯而獨飽乎？」

減食施賑

齊劉善明平原人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爲「續命田」。

減食施賑

天啓時祥符縣車夫金芳貧而好施遇荒年自喫糠糲豆渣見

飢寒殘疾必施一二文每日推車得錢隨路散去空囊而歸有時雨雪不出常忍飢一二日不怨也年六十四歲遇無心昌老贈吞丹藥髮白復黑齒落重生鄉里皆異之後復遇昌老隨之而去不知所終。

忍飢救人

天啓時桐柏觀道士趙紫霞遇歉歲將錢米衣物盡施山下貧苦老幼殘疾自絕食掘其根剝榆皮療飢致成病而卒舉棺甚輕開視惟留敝衣一襲蒲履一雙屍解而去。

儲金救荒

徐孝祥隱居吳江家甚貧忽於後園樹下得白金一甕亟掩之人無知者後二十餘年值大荒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啓甕日

賑務先例 忍飢救人 儲金救荒 十六
惡例 匿災不報一 匿災不報二

取數錠糴米以散貧人全活不勝計銀盡乃已子純夫入翰林。

下編 惡例

匿災不報

唐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藻獨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毅往視實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慢忽民生如是乎？」立貶爲南浦尉卒於道。

匿災不報

元至正三年秋興國路永興縣雷擊死糧房貼書尹章於縣治時方大旱有朱書在其背曰：「有旱卻言無旱無災卻道有災未庸殲賊渠魁且擊庭前小吏。」元史五行志

遇賑滅家

清熙間。林機爲給事官。其妻乃王少卿之姪女也。是日在母家。早起哭曰。一林氏滅矣。一叔問故。女曰。一適夢朱衣人持天符至。言林機論事害民。敕滅其家。天符猶彷彿在吾目中也。一叔慰以夢不足憑。毋得過戚。早食後。送姪女到林家。問機近日所奏何事。機曰。一蜀郡飢荒。奏請撥米十萬石賑之。上允奏。我以米數太多。蜀道難行。因封還敕旨。請查實而後與。一上諭宰相曰。一蜀郡往返萬里。若待再報。已無及矣。姑與之半去。此近日之奏章也。一王愕然。未幾機病死。二子繼亡。立近親爲嗣。亦死。宗史

遇賑慘報

昔唐中書令楊再思死。其日膳夫亦死。同至冥司。冥司見再思。命

服務先例

遇賑滅家 遇賑慘報

十七

惡例

冒浮吞賑

取善惡簿來驗。吏唱其罪曰。一如意年突厥陷瀛檀等州。再思欲先邀功。決水淹沒州郡萬餘人。大足元年。洪水爲災。再思不能開倉賑濟。設法救溺。反決鄰近州郡。淹沒居民。百姓流離。餓死以數萬計。如此罪惡。應入無間地獄。生受水族。一唱畢。又問膳夫。在生善惡。吏曰。一曾於水畔救一溺人。延壽一紀。宜放回。一膳夫醒以告人。中宗召問焉。因命列於中書廳上。以爲後人警戒。凡有民社者。皆宜共知。

浮冒吞賑

山左李皋言。以知縣分發江蘇。奉委赴山陽縣查賑。至則徧歷材舍。覆實稽考。殊多浮冒。侵漁將據實通稟。已具稿。山陽令王仲漢大懼。使謂人包祥。以多金啗李之僕李祥。顧祥馬陸等。說其主。且

服務先例

浮冒吞賑

十八

惡例

浮冒吞賑

許重賄。李堅弗從。事甚急。仲漢忽謂包祥曰。一此事期必濟。聽汝輩爲之一包祥。遂與李祥等密商。於茶內入砒。夜深進之。李君毒發。顛仆狂吼。尙不卽死。李祥等復以腰帶扣頸。挂床上。作自縊狀。遂絕。淮安守王穀者。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號。先以賑事。得仲漢金。竟以自縊中惡。驗報具詳。返其柩於家。人亦無復疑者。數月後。有李君同學荊翁者。老諸生也。一日於郊外。見李君儀從導引前來。遂憑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一已得請於上帝。憫其清正。強直。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一家人痛哭環聽。啓棺視。七孔血痕猶可驗。於是李君之叔士璜。赴控京師。事遂上聞。將王穀王仲漢等。俱拏解。交軍機處會同刑部嚴審。先是仲漢堅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命左右與之。仲漢執茶杯。瞪目良久。遂吐

實。王穀亦款服。獄具奏上。李祥發李皋言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



免

薛

王君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道德律之序

藥

王羲之

含冤受屈

此
金
不
死

投生索償

相體自來

孝直上表

何故...

載之正史

理
理
理
理

701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一) 訴冤篇

冤魂上表

冤魂告狀 十則

現形自訴

冤鬼質審

冤鬼蒞廷

冤魂訴情

(二) 顯惡篇

自投衙門 二則

取斧自斫

操刀自割

操刀自割

冤孽	目錄
冤孽	目錄

奪刀自割

以刀自刺

刃腹剖肌

引刀自裁

以錐自鑽

以手自勒

解帶自經

自撈肺腸

(三) 報仇篇

冤鬼擊人

冤鬼劈人

冤鬼逐人

冤鬼射人

冤鬼刺人

冤鬼持人

冤鬼挾人 負情

冤鬼招人

冤鬼罵人 負恩二則

(四) 現形篇

冤孽	目錄
冤孽	目錄

鏡中見鬼

冤鬼立前

鬼立身旁

冤鬼相隨

冤鬼隨後

冤鬼盈眸

冤鬼出舍

冤鬼入室

冤鬼直入

白晝見鬼

冤鬼乘輿 謀殺

冤鬼打鼓 誣陷

冤鬼作客

冤鬼賣花 負妻

冤鬼寄信

冤鬼增舟

冤鬼將兵 二則

冤鬼現形 四則

(五) 索命篇

冤魂索命 七則

冤魂爲祟

冤魂附體 三則

(六) 投生篇

投生尋仇 八則

償債索債

投生索債 三則

(七) 冥罰篇

慘受冥刑 二則

震死棺前 二則

雷殛逆子

迅雷擊死

忽遭雷擊

雷震身焦

暴雨擊死

疾雷震死

神雪奇冤

(八) 夙孽篇

夙孽 七則

(九) 心鬼篇

疑心生鬼 三則

冤氣化蛇

冤

孽

目錄

三

冤

孽

目錄

冤孽 道德叢書之十五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一) 訴冤篇

冤魂上表

孝直漢景帝時爲長安令。志性清慎。政聲遠聞。所乘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綽與帝聯婚。強索其馬。不獲。密構人誣直受賕下獄。直使人告妻子曰。一刺史陰謀欲奪我馬。汝等幼弱。未能申雪。我死可將紙筆置棺中。以便奏白。一果死獄中。家如所囑。後旬日。帝大會羣臣。直於殿前上表曰。一臣少忝宦途。頗彰清慎。不謂刺史梁綽。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所畜之馬。加臣枉死之刑。上訴

冤魂上表
冤魂告狀一

皇天。許臣雪冤。用敢以聞。一并梁綽不法二十一條粘狀尾。景帝覽表。訖忽不見。甚以爲異。詔收梁綽下獄。勘詰枉殺孝直及諸款。事事不虛。詔將梁綽往孝直墓前斬而祭之。追贈直尚書郎。時人爲之語曰。一莫言鬼無形。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身。孝直訟生人。

冤魂告狀 (一)

漢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蒼梧。宿鵠亭。夜深。一女子從樓下出。云。一妾姓蘇。名娥。夫亡。有雜繒二十端。婢一人。名致富。孤貧不能自振。欲往旁縣賣繒。賃車至此。日暮。至亭長家取火。亭長饕餮。操刀至前。捉臂欲污。妾不從。詔即刺妾死。并殺婢。掘地埋之。取財而去。妾冤死無辜。故來告。一敞曰。一欲發汝屍。以何爲驗。一女曰。一

妾上下皆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一掘之。果然。敞遣使捕壽。拷問具服。敞乃上言。謂壽殺人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冤鬼自訴。千載罕有。請戮之以助陰誅。上從之。

冤魂告狀 (二)

漢王仲爲郡令。到官。至熒亭。亭長曰。一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一仲曰。一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一即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仲曰。一有何冤。狀可前求理。一女曰。一無衣。不敢進。一仲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一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盜取財貨。一仲問亭長姓名。女曰。一卽今門下游徼者也。一仲曰。一汝何故數殺過客。一曰。一妾夜陳冤。客不見應。不勝憾志。故殺之。一仲曰。一當爲汝理。此冤勿

冤魂告狀二
冤魂告狀三 冤魂告狀四

復殺善良也。一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同謀者十餘人。悉伏辜。亭遂安。

冤魂告狀 (三)

晉張掖督郵傳曜。考穀屬縣。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三河王呂光曰。一臣張掖小吏。案校諸縣。丘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一光寤而猶見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與。

冤魂告狀 (四)

北史。高昂胆力過人。人比之項藉。使奴京兆探西軍京兆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兆曰。一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見殺。一其夜夢兆以血塗已。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渤海。亦夢京

兆言。一訴得理。將公付賊。一昂尋與西人戰敗。爲追者所斬。

冤魂告狀

(五)

北齊尚書左丞盧斐巧伺上意。致位大僚。時有陽習太守張善。貪虐著聞。御史魏輝備奉詔治之。罪狀皆實。文宣帝命裴覆驗。善乃行賂。裴不爲別白。而反指輝徇枉法。擬死罪。而善倖免。就市日。遣語令史曰。一我無罪。君所知也。當具紙筆。置骸骨傍。將訴之陰府矣。一日善暴死。未幾裴坐罪。帝命斬之。

冤魂告狀

(六)

延平司李程君從直指使行部至秦。宿公署。夢有緋衣投謁。稱同鄉生者。見之。容甚戚問之曰。一我前令鄒也。中某胥毒而死。數載矣。以公嚴明。故相告。其受胥指而實毒者。門役某也。一語畢大

冤魂告狀 冤魂告狀六

三

訴冤 冤魂告狀六

慟而寤。程大駭。翼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胥名。問之他隸。隸曰。一數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一計其時。適當鄒君爲令。程意解。立梓門役掠問。具吐爲胥毒令狀。蓋鄒初蒞。殊嚴介。已廉得胥姦。利事而未即發。胥懼。賄門役以毒物入茶杯中。鄒卽啗。不能語。衆皆以爲卒中惡死。無由辨也。於是捕胥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獄具。駢斬木邑以徇。而秦甯所部。皆鄒令家。乃知鄒君之死。由此。莫不切齒恨胥。又快其報之顯速。以爲有天道云。鄒君名守。嘗戊辰進士。江西豐城人。程君名九萬。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同鄉生也。愚山子曰。一傳有之。匹夫強死。其魂魄猶能爲厲。况鄒君賢令乎。靈見白日。此以知冥理之不愧也。小人之敢爲惡者。謂無天也。無天而有鬼。惡亦安可爲乎。况未嘗無天乎。一

冤魂告狀

(七)

衡水某婦與豪右通。而謀殺其夫。屍姪首官。豪以金賂胥吏。報屍無傷。轉坐誣。復訴之按察使。委縣令鄧公往按之。亦無證據。夜宿館舍。披閱供語。思惟間漏三下。從者盡鼾。寢驟覺燭光黯淡。陰風宰律。壁角一人。乍前乍卻。倏跪案下。微作啜泣聲。若有所請。公心悚口噤。凝神諦視。隱似日間所相屍。右耳垂一物。如白練。鄧忽悟。乃大言一爾去。吾必雪爾冤也。一鬼稽首而滅。燭亦驟明。遂折柬召衡水尹。飭督吏作至屍所覆驗。衡水尹笑曰。一人謂鄧公書癡。良不誣也。作令十年。家無寸儲。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拙宦所能辦哉。一勉強復往。鄧叱檢視右耳孔。作作卽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濕棉絮。約略半斤。鄧曰。一此奸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一遂

冤魂告狀七 冤魂告狀八

四

訴冤 冤魂告狀九

榜掠之盡得前後姦狀。實之法。

冤魂告狀

(八)

江寧人劉某。爲某衙門差役。有一犯問罪收禁。須十餘金。可贖罪。放歸。犯因挽劉到家。賣女以贖罪。劉卽往與其妻商議。妻頗有色。劉欲姦之。妻以夫之性命。賴其扶持。勉從之。隨賣女得二十金。盡付爲贖罪使費。劉持金自用。不爲交納。其妻以銀已交官。夫可計日歸也。候數日無音耗。煩一族人來探。因言其故。犯一慟而死。旬日劉差寒熱交攻。自言某人在東獄告我。卽刻要審伏席哀號。自云該死。隨云。一以我慣說謊。要將鐵鉤鉤我舌頭。一須臾舌頭伸出數寸。一嚼粉碎。血肉淋漓而死。

冤魂告狀

(九)

康熙乙亥蘇郡大水。某村有孕婦。以夫臥病乏食。乃抱三歲兒入城借米。得四斗歸。遇雨困憊。近家里許。不能復負。見一家門首有童子以米寄之。約其置兒來取。童子商諸母。遂屏匿之。婦畏夫不歸。且腹中甚餓。遂縊死。屋旁夫所依。未幾亦死。次年六月。匿米者遷至郡城。養育甚忽。作鬼語曰：「吾於某處。訟汝。即雷部亦告準矣。不三日雷電交作。捉母子於庭中。擊殺之。婦屍猶抱童子。時清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日也。」按：若據後儒言之。則此母子兩人。不過陰陽不和。偶然震死耳。世人聞之。其心泰然。竟無忌憚矣。

冤魂告狀

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塊。隨氣上下。既絕復甦。謂其妻曰：「吾舊使小奴。偶因約束太嚴。遂至斃。適至陰司。被小奴持訴。不

冤 孽 冤魂告狀十

五

訴 冤 籍 現形自訴 冤鬼質審

可解。今腹中物。正彼作祟。吾不久矣。」妻曰：「小奴安敢如此。」曰：「陽間有貴賤。陰司則一般也。」未幾果卒。

現形自訴

梁甄法崇為江寧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繆士通為江陵令。卒官。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士通云：「卿縣人宋雅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敝。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命口授為辭。因傳宋雅問有否。雅狼狽輸送。聞者異之。

冤鬼質審

穆某姚某二人自幼同筆硯。相交最厚。姚有舅張仲先出外經商。其家房屋甚多。且園中有花木。姚邀穆吟誦其中。仲先有女。已及笄。姚係外兄。相見不避。男貪女愛。遂有桑中之事。一日因家貧

須歸。行至半路。忽憶有銀二兩置牀頭未收。回至書房。遇二人正在行淫。女見穆。掩面遁去。姚跪求勿洩。許以重報。穆亦不望報也。及姚登第。為縣令。屢書邀穆。穆至任所。姚一見歡然。握手曰：「曩蒙兄愛。久未圖報。今幸得微名。宿願可酬矣。」穆不便回答。但愧荷而已。送居僧舍。每有關說。輒辭事小。未足償德。適有富家誤殺佃戶。姚語穆曰：「非三千金不可。」又曰：「講說官事。須得現物。過後則難索也。」穆信之。與富家言定。封藏及赴鞠。則姚變色加刑。斷富家抵償。富家疑穆擅騙。供詞連及。差役至寓。搜出原贓。並穆申詳臬司。姚復用銀五十兩。賄囑隸役。斃穆杖下。一夜燈下檢閱文書。聞窗外有鐵練之聲。從者啓扉。見牛頭獄卒無數。慌忙告姚。姚亦惕然就寢。夢攝至閻羅王殿。跪於階下。見穆蓬垢流血。

冤 孽 冤鬼質審

六

訴 冤 籍 冤鬼報延

與已對質。王切指呵責。命卒以尖刀刺姚頸。血噴丈餘而醒。次日其頸遂痛。漸大如斗。日見穆來索命。頭斷而死。其臬司受賄。皂卒俱被追去。

冤鬼蒞廷

潘獻策娶妻尤氏。有殊色。生二子。潘父母年老。家業蕭條。門首開雜貨店。覓蠅頭餬口。一日進內吃飯。尤氏看店。有陳育民者。家業甚豐。嗜好女色。是日從店門經過。一見尤氏。魂銷志喪。故作進店買貨。希圖飽看。尤氏喚夫出。陳隨意點買諸物。計價銀二兩四錢。謂潘曰：「看君大有才幹。為何株守在家。」潘答以無人提拔。陳曰：「我目下正覓夥計。君肯為我經營乎。」潘知陳是財主。拜而謝之。陳笑而別。稍刻帶一家人來取貨去。留銀四兩。潘辭以太多。

陳曰：「正擬與兄作長久交。切勿過謙。」自是遂成莫逆。陳出本百兩付潘販貨。得利二十兩。陳祇取一兩。曰：「兄留以供父母。我得初次弟頭足矣。」一運數日。又付本二百。潘得利四十。陳分文不取。曰：「近訪江西。甚昂。我與兄與販數千石。到彼可得重息。那時照利均分。未爲遲也。」一陳果出銀三千兩。邀潘同行。至河南採買畢。南下至河口縣泊舟石鍾山下。水溜湍急。陳呼潘坐船頭。閒話。乘其不備。推之落水。潘從水中翻起。陳用篙一戳。潘仰面隨流。湍去。陳大呼撈救。波浪滔天。已不知屍飄何處。衆惟嘆息而已。陳後歸家。向潘父母哭告。曰：「令郎失足墮水。不能撈救。我之罪也。」一將所帶行李查交。復厚贈銀兩。潘合家感陳是好人。不疑謀害。三年孝滿。潘老一貧如洗。欲嫁媳以活兩孫。陳聞信大喜。夾

冤 孽

冤鬼投延

七

媒說合。尤氏不肯。潘老勸之曰：「陳家大富。爾去受享。我亦放心。又早晚可以照看兩孫。且歷來所借銀米。俱有筆約。爾若嫁伊。前欠可銷。」尤氏乃肯。擇日過門。陳愛如珍寶。尤氏連生二子。彈指十八年矣。時值薄暑。陳命治酒水亭。與尤氏看荷乘涼。見池中一蝦蟆擲水而出。尤氏以竹杖擊之。沉水須臾復出。尤氏重擊之。蝦蟆俾面而死。陳不覺失笑。乘醉吟曰：「一週思十八年前事。宛是蝦蟆落水時。」尤氏詢其意。不肯言。固問之。方曰：「我與爾恩愛多年。生子生孫。說亦無礙。」一乃備言前事。尤亦作笑。將紙筆付陳。錄出前詩。次日赴縣呈告。縣令拘陳到案。陳方強辯。忽起陰風。一陣黑影中。見一水死鬼。跪地索命。陳神色如痴。供吐不諱。遂擬抵尤氏。嘆曰：「我以顏色殺一夫。何以生爲？」乃於尼庵自經。陳潘兩家

之子。爭屍歸葬。成訟。縣令斷屍歸潘。而令陳子附祭。

冤魂訴情

劉宋元嘉中。諸葛護爲元真太守。尋以疾亡。其家眷猶在揚都。僅一長子元崇。扶柩歸。年方十九。護之門人何法僧。利其資。擠元崇於水。而分其財。是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歷道。其父亡時顛末。及被何溺死之事。悲不自勝。且云：「一行速疲。倦暫臥窗。前牀上以頭枕窗。一夢甚清楚。悲號而覺。遂執燈照牀上。果有濕氣。如人形。由是舉家號泣。時陳氏有表弟徐道立。適爲交州長史。徐森之爲交州太守。託其按驗。果如夢中所言。乃收其行兇二人。皆置於法。」

二 顯惡篇

冤 孽

冤魂訴情

八

顯 惡 篇

自投衙門一 自投衙門二

自投衙門 (一)

清康熙二十二年。山西祁縣劉姓。平素無惡不作。通邑切齒。忽一日。自詣縣治。兩手自然反接。口稱奉縣城隍命。投到求本縣起解。至府城隍問罪。令以爲心疾。遂出復來。兩手俱無繩。而數人墜不可開。如此數日。令不得已爲具文。遣差牒送府城隍。至卽焚牒。劉卽伏塔下。號呼痛楚。若受朴者。頃刻受刑。處俱青黑破爛。刑畢起。自言府城隍發回本縣。遊各門示衆。仍反接而出。若有押者。至縣循行各門。凡平日所作過惡。一一高聲臚列。且云：「無若劉某爲惡。現世受報也。」一游畢。七竅流血而死。觀者日數萬人。

自投衙門 (二)

衢州杜某爲洛陽尉。城南午橋失火。七人皆焚死。不知何自也。忽

有一人爲門者執至有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訊其人則曰：「某即焚午橋民家者也同伴五人劫財物數千恐事泄因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挈財至城舍欲偕伴出外輒坎珂不能去晨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火六七團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截於前因北走復有小火直熱心腑四面旋繞逼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出門火復如故自知必不免矣。」杜悉擒其黨殺之賊盡獲焉。

取斧自斫

明末吳下有秦生者力學多才尤工歌詩樂府惟好作謔語誚世或見人形貌不堪識面而一詩立就或聞人作事可笑入耳而一歌已成其窗友黃緣入泮作游庠詩一百韻賀之其鄰人帷薄不

冤

孽

取斧自斫

九

顯惡篇

操刀自割

修作黃鶯兒十首贈之繪影寫風窮工極巧流播遠近因此屢遭困厄晚年病瘡發狂自啖其糞取刀割舌嚼而吐之臭達戶外又取斧自斫節支解破胸裂腦而死

操刀自割

嘉靖中長洲丁戌客遊燕與一壯士相悅結爲死友亡何壯士以盜取倉卒授數百金於丁曰：「君以此營救我給我饋粥死則葬我。」餘任君取之。丁利其金且虞禍及賄吏斃之獄越三年歸吳舟中忽作鬼語置曰：「爾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衆述所以舟人曰：「固然但我等何罪今殺於舟奈爲吾累何。」蓋緩之一鬼唯唯丁遂赴及抵家即反目作聲如前取鎚自落其齒家人奪之則操刀自割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血流滿地觀者環堵

同里張伯起問之曰：「汝既報冤何待三年。」曰：「向繫獄近得赦始出耳。」丁遂死。蓋隆慶改元大赦也。

操刀自割

秀水屠戶潘琪積惡如林一日死而復活謂其妻曰：「我死入地獄。」問君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但陰陽阻隔死者受罪生者不知故受者方苦作者愈熾人或勸之則疑而不信深可哀憫今潘琪之惡已極宜著令還陽顯報大衆使之畏懼因命鬼使押我回來。」一言畢急起奔至大街人多之處大叫曰：「看我今日報應。」即向屠桌上取刀自割其下陰曰：「此我偷淫之報也。」又自砍其一手曰：「此我殺生之報也。」又自剖其心腹曰：「此我陰毒之報也。」願世人勿學我言畢倒地大衆屬目遠近傳宣無不驚

冤

孽

操刀自割

十

顯惡篇

操刀自割

以刀自刺

懼此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事也。

奪刀自割

康熙五年永平縣舉人李司鑑因中式後以惡爲能貫盈犯罪赴審過陰隲廟忽奪屠刀自詣廟中戲樓上口稱城隍責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朵即自割兩耳擲於樓下城隍責你不該奸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即自割腎囊擲於樓下市人聚觀良久乃死事見邸報。

以刀自刺

郭霸以濫殺有功驟得五品經月即患危病臺官至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通體流血攘袂斷音迭齒皆云不相放。」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去何遲許。」答曰：「向緣

未得五品耳。一俄而霜以刀自刺乳下曰：「大快！」其夜卒。是年大旱，至霜死而雨足。天后問外間有何事，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中橋成，郭霸死，皆可慶也。」天后笑曰：「霸見憎如此耶！」

刀腹剖肌

胡某歛人康熙間爲秀水縣刑席。每盛夏不欲見人，獨處樓中。凡案牘飲饌相繼上下。一日薄暮，僕從聞樓頭慘號聲，急梯而上，則胡赤身仰臥，自刺刃於腹，剖肌膚如刻畫，血被體間。之曰：「曩客湖南某縣，有婦與人私，夫被殺，婦首於官。吾恐主人罹失察處分，作訪拏詳報，擬婦凌遲。頃見金甲神率婦來，刃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夫律例一書於明刑之中，矜恤曲至，犯罪自首一

冤孽 刀腹剖肌

十一

顯惡篇 引刀自裁

條網開一面，乃求生之路。刪改而致之重辟，是死於胡，非死於法也。鬼之爲厲宜矣。

引刀自裁

江西玉山縣北紗谿黃某者，鄉農也。娶妻某氏，荆釵裙布，饁餉之餘，又勤擘績。生一子甫四歲，中年以後，得此寧馨兒，夫婦鍾愛，不離襁褓。田家風景，五雞二瓮，孳蓄繁多。黃某以內助得人，日出而作，家政盡委於其妻。一日指剛釐向氏曰：「若可沾此爲質酒券也。」氏曰：「值幾何？」黃曰：「苟獲洋帑十二枚，於願足矣。」語竟，荷鋤匆匆去。時有客鬻豕至，叩其值，氏具言夫已定議，非白金十二餅弗敢售也。其人竟不與較，如數予之。氏得銀，立於庭隅，伺鬻豕者之招笠也。其人曰：「唇間液涸，乞覓杯茗解渴。」氏敲

火煎茶，遂將所與價值置於巾箱，自入廚下。詎料鬻豕者伺氏赴廚，潛入內室，竊原值而懷之。茶至，則飲如長鯨，匆匆驅豕去。氏初不疑阿堵物化爲黃鶴飛也。無何，黃某戴笠還家，氏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豕值果如君言。」黃喜，入內徧索巾箱，竟屬空虛。氏輟績索之，而仍不得。黃曰：「卿爲鬻豕人所愚耳。」氏泣曰：「豕行遲遲，妾追之，或可及也。」卽曳尺布，負繼其子，沿途訪覓，行五六里，力已困乏。適傍溪有野碓，水舂聲與波應，見近鄰一叟在傍，氏具述失銀事，因釋孤雛於碓隅，乞叟暫一顧盼。妾卸重負，縱步而行，往返應不需移晷。叟領之，氏遂孤身去。時已薄暮，前路茫茫，杳無形影。一徘徊間，而星火遠村千萬點矣。不得已泣反故道，甫踐碓場，卽作喚兒聲。叟曰：「呱呱者，纔戲水耳。」氏四壁搜

冤孽 引刀自裁

十二

顯惡篇 引刀自裁

尋，迄無人迹。急燃火四照，忽覩兒身首俱成蟹粉，血淋淋然碎於水輪之下。蓋氏兒偶至輪邊，衣被碓齒絆入，一旋轉而骨粉矣。氏見兒死非命，哀痛情切，縱身入水輪，未及轉瞬而氏又死。叟赴救不及，驚惶無措，遂反關而下鑰焉。而黃某尙倚門懸望，雙眼欲穿。詎知金亡而人與俱亡，有急奔告黃者，黃一慟氣絕，泣不成聲。旋以謀命告於邑宰，宰訊得情，罰叟令出衾殮資，以爲負人寄託者戒。仍訪拿攫金賊案結，而事亦寢矣。忽兩月之餘，距紗谿三十里之村落，時常五月赤日行天，方演操刀赴會齣，有某屠夫酒氣薰人，持一利刀飛奔上臺，指人而漫罵曰：「爾鬻我豕，乘我往廚中，竟將值金攫去，致我母子身首粉碎，死於非命，尙苟活耶！」言罷，引刀自裁，血流滿地，祇以氣管未斷，氣息如線，因於牀褥。又閱月

餘。遍體潰爛。臭不可近。至蛆生千百孔而後死。嗚呼。果報至此。差快人心也夫。

以錐自鑽

山陰徐文長名渭。恃才放誕。遊杭州禪院。有僧寒淵守戒律。不善逢迎遊客。渭至不起立。渭謂慢已也。深嫉之。時浙撫胡公某與渭交往。渭極言禪院可觀。胡公便與偕往。渭先令童子以女鞋一雙。密置寒淵僧榻中。渭隨胡公入室。佯作覓草紙而女鞋露矣。胡公怒甚。問是誰榻。渭以寒淵答。胡公立提至法堂。斃之杖下。而寺僧盡遭枷責。逐出境外。後署月到家。入臥房。見其妻裸體在床。與一男子交合。渭忿恨。持板凳擊之。定目視之。乃其妻獨臥。擊破其腹而死。實未嘗有男子也。有司以無故殺妻。論死擊獄。而浙中紳矜。

冤孽篇 以錐自鑽

十三

顯惡篇 以手自勒

憐其才。共爲解冤。以誤傷律滅出。晚年忽生黑疾。遍身癢。不可忍。以利錐鑽其骨流血。如注稍定片時而已。如是經年。鑽腦而死。

以手自勒

太原彭繼祖生二子。長曰寬。次曰容。寬狠戾橫暴。不讀詩書。容慈祥仁恕。好學不倦。其母性嚴。鞭朴婢妾無虛日。皆寬贊成之一日。檢箱篋。失珠花二枝。疑僕婦劉氏婢女夏荷偷盜。嚴拷二日。死不承認。容時年方十二。見之不忍。諫其母曰。一珠花值價幾何。一答曰。一值百金。一容曰。一百金事小。人命關天。譬如兒不肖。花費異日分家時。兒少得百金可也。一母素愛容。聞言頗動心。寬忿然作色曰。一如此貴重之物。失而不究。何以警後。一取銅鎖匙。復將二人撈起。二人受刑不過。妄招藏鄰人陸四家內。寬以爲訊得真情。

欣欣得意。容曰。一此又誤矣。我家婢婦從不出中門。安得至鄰人家。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一乃携燈親問之。二人哭曰。一二官好人。屢次救我。泉下感激。適問所言。乃暫緩須臾之死。並非實話。一容亦泣下。好言撫慰而去。是夜二人同縊死。劉氏之夫與夏荷之父。連詞控官。罄家資數千。方得完結。數年間。繼祖與妻相繼物故。家亦中落。容夢其亡過伯父。謂之曰。一爾兄威逼二命。陽案雖銷。陰案未結。速做好人。庶免提拿。一醒以語寬。笑而不信。踰數年。寬忽得異症。每至掌燈時。陰風吹燈。光成綠色。即兩手抱頭。眼珠突出。呼痛不已。惟容坐榻前。則稍安。每夜守之。不去一夕。寬忽作劉氏與夏荷之聲。曰。一二官在此。我等陰魂。不忍相犯。但冤冤相報。萬難饒恕。二官宜速避。不必爲惡人討情。一容跪求。許多做佛事。超

冤孽篇 以手自勒

十四

顯惡篇 解帶自經

度。鬼伴許之。至五鼓。容倦而歸寢。寬忽從床上躍起曰。一二官去矣。還能爲你說情否。一言畢。以手勒項。舌出寸餘。家人報容飛來省視。已不可救矣。

解帶自經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主人故。惟主母撫一子一女。一老僕執役。已歷三世矣。會主母將嫁女。使僕徵田租。僅獲八十金。以歸。計不敷用。主母仍令僕自存。僕念身常出外。慮此銀有失。因攜入館中。密以情告蔡。乞代爲收藏。蔡納之箱中。曰。一寄此無妨也。一僕謝而去。又半月。徵得餘金歸。復命主母。并索前金湊用。僕乃往取。蔡不承曰。一汝那得有銀存我處。一僕曰。一先生莫戲言。幸見付。一蔡怒曰。一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替汝家教

子弟豈爲汝作看財奴耶。僕大驚。爭辨不已。蔡又聲色俱厲。卽欲解館。主母因疑僕。立門外慰蔡曰。『先生莫動氣。吾當責此叛奴。』呼僕入。痛責索償。僕無以自明。但批頰自罵。至夜自縊而死。次年蔡入關。精神恍惚。下帷秉獨。親筆備錄其事。自述。味心滅理。罪不可追。解帶自經。比人知覺。體已冰矣。爲文人無行者戒。

自撈肺腸

太倉州一老儒。家素饒。祖傳一玉帶。乃奇貨也。已令購之。以餽權要。不獲。欲陷其罪。其族子某生最無賴。與老儒有隙。探知令意。會邑中失盜。遂投匿名詞。誣以窩藏。拘其父子於官。拷掠備至。家財蕩盡。老儒在獄中。忽夢其祖父曰。『貪令欲害吾家者。正爲寶帶耳。遭禍如此。物何足惜。但終不願入若手。使其快心也。須密遣家

冤

孽

自撈肺腸

十五

報仇篇

冤鬼擊人

人攜至京。獻某要津。不獨白冤。且可雪恨。至於負心家賊。吾當處之。『既覺。如言而往。要津果喜甚。囑直指按其事。令以故入人罪。坐免。令既不得帶。復失官。竟快快死。老儒得釋歸。異其夢。然不知家賊爲誰也。才一月。族子腹生疽。肉潰肺腸俱見。大呼曰。『我不合投匿名詞。故受此報。自撈出肺腸而死。』

(三) 報仇篇

冤鬼擊人

漢王宏與胡种有仇。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終。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冤鬼劈人

楊素事隋文帝。功高位尊。特以陰附煬帝。暗使隋文帝易太子。勇致弑帝篡立。淫暴亡國。後素于朝中。見文帝持斧劈其腦。卽日痛死。其子元感以謀反滅族。

冤鬼逐人

衢州虞孟文以錢十四萬買妾。頗有姿伎。蒙尊房之愛。無何孟文死。其從弟仲文忍人也。強以原植畀嫂氏。領妾以歸。僅數月。妾夢故主君來責之曰。『汝在此處睡。莫未便。』寤而懼。以告仲文。仲文曰。『彼已死。烏能畏我。』雞鳴起。奏廁。方過堂下。兄持挺坐堂上。起逐之。擊之至再。走而免。遂得病亡。

冤鬼射人

冤鬼劈人 冤鬼逐人 冤鬼射人 十六

報仇篇

冤鬼擊人

冤鬼射人

周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冤鬼刺人

宋吳曦以蜀叛。時李好義爲興州正將。率衆誅曦。曦將王喜欲戕好義。爲曦報讎。及好義守西河。喜遣其黨劉昌國。誣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而卒。口鼻爪指皆青黑。既而昌國曰。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悸仆地。

冤鬼持人

楚春卿妻常美娘。悍妬有妾春奴。一日乘楚他出。遣人撻殺之。及夫亡。改嫁懷妊。將產三日不下。委頓將死。見春奴前來持之。驚曰。『我初無意殺汝。時撻汝者過耳。』幸寬我。春奴曰。撻我者固

不免使撻我者又安得免。一持之愈亟。遂死。

冤鬼挾人

負情

選人解普僑居東京。曠名娼李雲娘家。雲娘罄貲助之。已授青龍尉。因娶雲娘。歸。普私計曰：「家自有婦。奈何。」舟過汴江。因推雲娘墜水。作救號泣。舟人不覺也。數月與其妻居官廨。見雲娘入罵曰：「我給爾選貲。爾乃擠我於江。」普引劍擊之。若滅若現。後以公事舟行。忽於水面出一手。挾普入水。舟中人無不見者。

冤鬼招人

張寶知成都。聞華陽李尉妻貌美。欲私之。偏託三姑諷意。久之妻亦心許。適尉以贓敗。寶劾奏治罪。竄嶺外。死。干路。因賂尉母。強娶其妻。無何婦病見尉。夢死。寶亦病。夢婦告曰：「尉訴于上帝。旦夕

冤
仇
篇

冤鬼招人
冤鬼招人

十七

取公。輕出。必爲所執。一寶誌之。密處深房。一日暮坐。遙見竹間有紅袖招之。趨而出。視乃尉也。厲聲曰：「汝黑心賊。不以紅袖相招。汝肯來乎。」良久。口鼻出血而死。

冤鬼罵人

(一) 負恩

鹽城孫一。致順治戊戌。探花。未遇時。甚窘乏。有同鄉先達某公。周旋甚厚。後孫在鹽苑。某公宦部曹。時給其費。未幾某公陞雲南監司。值吳逆變亂。遂陷賊。爲其所汙。逮吳逆殄滅。某公自度必罹刑憲。遂逃歸。圖孫。憂在籍。遂潛投之。求其指示生路。且爲航海之計。孫佯好言留之。命其子出首。某公正法。而孫之子某。以捕逆黨受賞。註官。居無何。孫忽見某公。登旗竿。頂大罵曰：「汝生平受我恩惠不少。汝爲面投汝。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獲賞耶。」一如

是晝夜不去。孫畏惡之。遂鋸其竿。鬼卽入室。詬罵愈厲。且曰：「汝陽壽未盡。取汝不遠。今日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擠其腰脊。孫卽大痛。不能坐起。臥病床席。若風靡然。

冤鬼罵人

(二)

海寧茶磨山有庠生許濤者。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資無貲。百計無可奈何。一日。忽商於父曰：「婦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以爲上省之資。」父以爲然。遂囑媒嫁之。農家。而鄉俗嫁婦者。里中豪右皆得染指。許生所獲止五金耳。方挾登舟。其妻卽病狂。作叔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爲此滅倫之事。吾亦必拆汝夫婦。怒罵不休者數日。」其父爲祈禱醫藥。少間而濤入閣。卽覺精神恍惚。初場夜半。忽見其叔來。詬罵纏擾。草草畢三藝而出。第二場則日

現
形
篇

冤鬼罵人
冤鬼罵人

十八

鏡中見鬼

現形篇

鏡中見鬼

孫策無故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甚惡之。既而治創方痊。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冤鬼立前

順治間。嘉興錢某。未第時。寓於鄉。其家有一女。年十七。適清明

拜婦。舉家皆往。止留此女看家。錢遂私焉。後女腹漸大。父母詰之。女以定告。鄉民以錢尚未娶。欲將女贅之。以掩其醜。因詣錢。備言所以。錢故作色曰。汝女不肖。將欲汙人耶。鄉民忿歸。詈其女。女遂自縊。錢後頗夢此女。抱子立於前。登第後。授江甯司理。時以鎮江之變。將從逆。諸人發錢會勘。而錢以受賄議絞。命下之日。復夢此女。以紅巾拽其頸。次日即正法。

鬼立身旁

閩撫軍蒞江南。有誣鎮江民周志廉主盜者。志廉富民也。畏刑。訊以貨。囑權貴請寬。閩益疑之。竟杖殺廉。已而鎮江郡丞盧仁上謁。閩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茫然不省。閩復厲聲曰。皂隸身旁立者廉也。一卽昏眩仆地。逾日而死。

冤 孽 鬼立身旁

十九

現 形 篇 冤鬼相隨 冤鬼隨後

冤鬼相隨

滌陽王勤政與隣婦通好。有偕奔之約。婦因殺其夫。政聞大駭。卽獨身逃至江山縣。相距七十里。以爲禍可脫矣。飢入飯店。店主供具二人食。政問其故。店主曰。此披髮隨汝者。非乎。政驚知冤鬼相隨。卽到官自首。男女俱服法。

冤鬼隨後

嘉靖甲午。浙省考官馬呈瑞入簾之夕。供給官張烘夢考官入場。有一女子隨後。通身流血。張逐之。女曰。勿逐。特來報冤耳。一寤後。以語同事。無何。聞呈瑞病劇。監試者以張善醫。令人診視之。則已不可療矣。已而云。汝爲我逐此婦。一詢其僕。知呈瑞前任鎮江時。有妾金氏。才貌兼美。一日得父書。倚簾而讀。呈瑞自外歸。

妾以新進差。乃嚼吞之。呈瑞疑爲情人所寄。遂剖腹出書。氣未絕。而書已出。閱訖。始深痛悔。前過其地。忽心動得疾耳。世之殘刻無良者。可不知所畏哉。

冤鬼盈眸

宋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衆。以功陞樞密使。鄉親多相附求仕。苦無功。乃分屬諸將殺降。老弱首級獻功。冒爵晚年悔之。因問衆長老。果報之說。皆言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獨刁景純對曰。但怕打不過自心耳。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終日闔眼。後病發背。醫者欲看眼色。令其開眸。韶曰。安敢開眸。斬頭。截脚。人許多在前。遂潰爛而死。後其長子厚見怪。嘔血而死。季子米坐天神事腰斬。

冤 孽 冤鬼盈眸

二十

現 形 篇 冤鬼出舍

冤鬼出舍

滿少卿淮南望族。落難道遊。飢餓旅舍。鄰叟焦大郎憐而飯之。生感詣謝。自是杯酒親昵。遂通其室女。事露。大郎叱之。雖悔無及。遂贅爲壻。供其誦讀。夫婦相得甚歡。居二年登第。歸拜酬盡禮。及調官。謂妻曰。我得官。便迎翁與汝。一既選東海尉。便道過家。其叔強爲娶朱從簡大夫女。女既美好。裝奩更厚。遂棄焦氏以門戶衰微。不相匹也。絕不相聞者二十餘年。累官鴻臚卿。出知晉州。散步後堂。見焦氏自右舍出。泣曰。一別二十年。略不垂念。真忍人也。一生以實告。焦曰。今吾父已死。兄弟不肖。無所依恃。千里相投。汝既有佳偶。吾願充側室。前事不必較也。一言畢。長慟。生以語朱氏。朱欣然迎歸。越宿。生微醉。詣其室寢。明日門不起。呼之不應。破

門而入。生已死於地。焦氏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夢焦曰：「滿生受我家厚恩。負心至此。吾欲恨而死。父亦抱怨而亡。今申訴幽府。方獲報怨。」朱驚寤。護喪南歸。

冤鬼入室

桑維翰入相。故人韓魚通謁。維翰默然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若有不可犯之色。」翌日。遂告去。維翰曰：「吾已薦子名授學士。職一俄有二吏持箱出。啓視乃黃諸袍笏也。他日謂魚曰：『一羗帖秀才何在。昔侮我甚。今吾在政府。彼尙處塵土中。君子不念舊惡。子爲我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帖至。令於府中授職。忽有白衣吏數人。執之通衢。大呼羗帖謀反。帖大聲曰：『韓魚命我來授官。我何罪。』竟斬之。魚急馳救。已無及矣。哭之慟曰：『帖之

冤 孽

冤鬼入室

二十一

現 形 篇

冤鬼直入 白晝見鬼

死。我召之也。」卽釋疾謝歸。後維翰坐小軒。早。帖來曰：「相公生殺山已帖昔與公同。在場屋。偶相戲耳。何報之酷如此。已訴之天。帝憫我無辜。授爲司命判官。前日之事。公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維翰遂死。手足皆有傷處。

冤鬼直入

下邳張裨家世望族。後中衰。有女孫貌麗。鄰人欲聘爲妾。裨不許。鄰人怒。乃焚其屋。裨被燒死。其子邦在外。及還。知其故。畏其勢。不敢與爭。且又貪其財。竟嫁與之。未幾。邦夢其父責以棄親就仇。逆天不孝。以杖擊其頭。次日邦忽嘔血而死。是日隣人忽見裨排門直入。張目攘袂而至。數日而死。

白晝見鬼

雷有鄰舉進士不第。時有詔應攝官三任。詳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卽得召試錄用。有鄰素與上蔡主簿劉偉交游。知偉雖嘗三攝。而一任失其詳。由偉僞造呈官。由是得試遇銓。遂具章告其事。下御史府按鞫獄具。偉坐棄市。有鄰授秘書省正字。賜公服靴笏。銀鞍馬勒。絹百疋。自是累上疏。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笞其背。有鄰號呼聞於外。數日而死。宋史雷德驥傳

冤鬼乘輿

謀殺

涪州徐給事尙。出守楊州。一婦一媵各生一子。婦妬媵。值公他出。殺媵及子。公歸。驚仆而絕。婦以三喪歸。與其子乘輿往母家。行至山中。忽見三輿至。卽三逝者。共毆殺婦。七竅流血。輿夫從人皆白。日所共見者。

冤 孽

冤鬼乘輿

二十二

現 形 篇

冤鬼打鼓 冤鬼作客

冤鬼打鼓

誣陷

廣州支法存以善醫至富。有一尺髭。具百物形像。光彩耀目。沉香床長八尺。刺史王潭欲得二物。法存不與。潭遂誣奏法存豪縱不法。籍其家。悉取諸寶。法存冤死。數現形於府署。又每打鬧鼓。若訴冤者。於是潭死。其子邵之扶喪還。覆舟海道中。

冤鬼作客

泗州某生。薄游粵之潭瓊州府寓僧舍中。先有一客在焉。詢知爲江西劉某。與新太守有舊。因其未至。暫寓以候。偶題詩壁上。牢騷惋惻。泗州生頗有憐才之意。因與晨夕晤對。唱和甚歡。未幾新太守已下車。促劉往謁。踟躕不去。因假衣冠僕從。慫恿其行。至午後去而復返。詰其故。慘然曰：「旬日來深感厚愛。屢欲誠告。恐駭聽。」

聞。而事難克濟。宮須鼎力成全。不敢不陳心腹。余之訪太守。實欲雪仇耳。太守前因誤。虧帑。余爲之借貸彌縫。復罄產爲之捐復。既得官。零陵令。余往理。索則頓遭白眼。不但不承前欠。且以惡言相逐。使我進退無路。瘠死他鄉。數年來。屢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則吏胥爲之排護。入則門丞戶尉爲之呵禁。君若肯僞作抽豐客。試往一拜。余當藏身。府中。但得進宅門。卽無阻矣。一泗州生大爲不平。既而驚曰。『然則君其鬼矣。』劉曰。『然。』泗州生大懼。枯坐神喪。劉謂之曰。『勿怖。日來蒙惠垂青。孤魂藉以不餒。頃復求仗鼎力。豈敢崇君。』良久稍神定。許以所求。明日如其語。進謁。片刻卽出。次日忽喧傳太守暴疾終矣。

冤鬼賣花

負妻

冤 孽 冤鬼賣花

二十三

現 形 篇 冤鬼寄信

鄂羽小將本田家子。既仕。欲結姻豪族。而厭其故妻。乘歸甯時殺之於路。并殺其婢。既而告其父母。云『爲盜所殺。』後數年。至揚州。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婢。因問曰。『人耶鬼耶。』答曰。『爲盜所擊。幸而不死。今與娘子在此賣花度日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近甚。可相見。』小將亦不自知。隨婢入室。相見悲哀。其從者悉勞酒食。頃之寂無人聲。從者怪其不出。直入內室。但見白骨一具。血流滿地而已。

冤鬼寄信

信州劉君祥病且死。召其弟祺曰。『吾死子幼。幸爲提携。地下決不忘報也。』祥死。祺遂其兄子。併其產。後五年。其友張姓者遇君祥於途。曰。『吾有書欲寄與弟。煩公帶去。』張忘其死也。以書付

祺。祺驚駭得病。忽大呼曰。『君祥來也。』頓嘔惡血而死。

冤鬼附舟

餘干民張某。商販金陵。寓旅店。有婦稱鄰居。與張通焉。久之。張察隣居無是婦。疑而詢之。婦曰。『正有所托。妾非人也。有楊樞者。非君里人乎。』曰。『然。』婦頓足。嚙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乃娼婦。穆小瓊。少與楊歡。曲意事妾。無所不至。爲誓盟迎歸。生死相保。妾以篋寄歸之。疑心守盟。久無音耗。聞已別娶矣。以是齋恨而死。此店卽妾故居。欲附君歸舟。察楊新婦。若何。張如語。既至。別張適楊宅。楊以誕辰。張樂饌客。忽暴死。所娶亦病劇幾死。張大驚悔。

冤鬼將兵 (一)

冤 孽 冤鬼附舟 冤鬼將兵一

二十四

現 形 篇 冤鬼將兵二 冤鬼現形一

姚葦與兄襄同降。苻堅後。葦叛。堅執葦而縊之。及葦疾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葦懼走入宮。宮人迎葦。刺鬼誤中葦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葦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葦。殺陛下者。兄襄。非葦之罪。願不枉臣。遂死。

晉書後秦載記

冤鬼將兵 (二)

南梁蕭誅爲蕭季敞所害。季敞後。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季敞果爲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嚙。肉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殺。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冤鬼現形 (一)

明萬曆中。狄某升雲南定遠縣。縣有富翁死。其婦擲數萬金。叔垂

涎而訟之尹。私囑曰：「所追得者中分之一。」狄因拘婦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沸湯澆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尹果得二萬焉。婦抱恨以卒。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床。倏不見。大驚。未幾。遍體生疔。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首足俱動。痛楚徹骨。五子七孫皆患是疔。相繼死。

冤鬼現形 (二) 謀殺

南史齊高帝之二子文獻王死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不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瘥。湯中復加藥一種。使瘡不斷。吾已訴先帝。」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少時太子薨。前史

冤鬼現形 (三) 誣陷

魏章伯听與裴植有仇。設計陷植。植坐死。後百餘日。伯听亦病卒。臨亡見植口云：「裴尚書何怒也。」遂死。

冤鬼現形 (四)

宣喬徐生年少有才。名窺隣女美。誘妻賂使刺繡。使頻往來。一日生匿榻後。妻伴出視。庖生強姦之事。覺。女父母逼令自盡。生後每入試輒見女披血衣而來。不得第。後卒爲亂兵所殺。

(五) 索命篇

冤魂索命 (一)

嘉興楊鐸登萬曆庚戌進士。授吉安司理。性陰鷲。多以密謀陷人。嘗曰：「書生堂上見鬼。」鬼來索命。告病歸。日爲鬼所侵。已死復甦。家

人喜甚。鐸曰：「一否。陰司遣暫還。以示顯報耳。冤對滿堂。急具酒食。焚楮錢。」家人如言。設饌於門。鄰有屠兒倪鐸。而過之。詎曰：「此何爲者。悉取啖焉。」羣鬼怒。語楊曰：「姑緩汝。以倪鐸往。」楊喜謂倪且代之。遣人往視。則倪果以腹痛暴亡矣。肉未寒也。楊以十金授其家。令速殮。隨火之。倪入冥。罪不當死。魂歸而尸已燒。遂同羣鬼作厲於楊家。爭啖其肉。拔其髮。抉其目。遍身潰爛而死。鄰人適有新亡者。倪附其尸。蹶然起。奔至楊家。大呼曰：「閻羅天子命我擊殺其少子。以抵燒尸之罪。」乃趨入內。踏其少子尸。遂仆地。遠近來觀。無不驚怖。

冤魂索命 (二)

石門縣吳越戰塲。地名天荒蕩。石田數千畝。稅合縣攤賠。自范撫

軍承謨題蠲之後。有力者佃種。三年後升糧。奸民佃者耕。三年輒棄去。別佃。終無報升者。以此獲利。但地高無水。不宜五穀。每募太湖居民種瓜蔬之類。而西瓜獨美。遂爲土產。邑令以貢上。司有庫書孫子振者。積蠹也。亦佃數十畝。募人種瓜。有鄰家王姓小兒。嘗啗其瓜。佃戶以告孫。孫命毆之。後小兒復來。佃戶毆之。幾斃。地方不服。羣圍孫宅。碎其門戶什器。孫即告王姓於官。杖之枷之。又勒令叩首賠償。王飲恨而死。未及一月。孫午後入城。路遇其人。揖問曰：「孫相公何往。」孫語其已死。隨即遜謝。王曰：「我子貪汝佃戶瓜。已受重毆。衆怒相犯。何懲我太毒耶。我已訴冥司。茲來索命耳。」孫惶懼至家。即見此人同入。晝夜喃喃。若兩人相言。時復自掌其頰。三日。嘔血死。此康熙二十八年事。

冤魂索命 (三)

張明三隨父宦瓊崖通隣李指揮二女潛携渡海李追急明三計窮推二女死於水後十年明三腰患疾迎孫醫治之小愈是夕孫夢二女曳孫入水曰「妾本瓊人來爲張索命汝何阻吾報乎」孫驚覺以語明三明三拊膺歎曰「業至矣吾其殆乎」逾月死

冤魂索命 (四)

康熙丙子年六月初一日夜半崇明縣海潮大至飄去沙鎮十八所人畜器械蔽水而下有人伏於大柴堆上浮海而來未及到岸而岸上居民某利其柴漸漸以物鉤取不意柴堆忽散其人溺死方至薄暮取柴者忽發顛狂自言「我一家四口俱死唯我尙可獨生今汝既害我我決不汝饒矣」其人卽於是夕暴亡可見

冤魂索命三

冤魂索命四

二十七

冤魂索命五

冤魂索命六

志在利人者己亦未嘗不利志在得財者財亦終不可得善士樂得爲善惡人枉自爲惡良不誣也

冤魂索命 (五) 負情

鎮海楊次恭老于文場人極誠朴言其姪孫某寓餘杭賣酒已訂某氏婚矣忽與隣女私誓爲夫婦不數載竟娶某氏鄰女飲恨而死姪孫遂病見此女朝夕索命百方爲祟延道士驅禳道士登樓鄰女坐床上大言曰「某與妾約爲夫婦今違誓他娶我已訴冥司許我索償汝何爲哉」道士惶遽而去不數日死

冤魂索命 (六)

周承謨貧苦困躓親友盡疎家人二十餘口數年間喪亡殆盡口舌官司疾病災傷年年不脫周自知命蹇遇事收斂而意外之禍

不期相值人皆呼爲「倒運鬼」一謂其一生無善狀也乃詣上清宮求道士禳解道士俯伏良久醒謂周曰「適奉帝旨赴陰司檢汝惡籍黑簿所載諸惡皆可饒恕惟十五年前孫家花園之事上干天怒特遣惡星時時相隨爾將墮入畜道尙冀福報乎」周不覺悚懼流汗蓋其十五年前曾借友人孫姓花園習靜鄰有小婦與姑不合乘夜奔逃周適步月誘而閉諸房中姦宿數夕後聞其姑報官搜拏周懼禍及醉媳而推之井壓以大石幸係空園古井獲免敗露而一生困躓惡星爲災所由來也周後日見冤魂索命抱石投河死

冤魂索命 (七)

劉元秀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嘗誇於人曰「吾聞聚貲十萬便

冤魂索命七

冤魂索命七

二十八

冤魂索命七

冤魂索命七

稱巨富吾現在之財使四子各得其一豈不同稱巨富乎」於是諸妾所生不問男女並埋瘞之凡僕婦有孕必用藥墮之蓋惡懷抱之勞妨工作之勤也其嫡妻所生一女名雲姐年已十四歲矣元秀並欲殺之閉諸樓上絕其飲食女腹餒難忍哀號萬狀元秀與四子付之不聞女將樓板挖通向下而哭求食不得嚙所穿絮衣寒腸而死秀忽見女偕小兒十數或形體俱備者或四肢未全者或血團一塊者皆來索命女責秀曰「女年已將笄裙布釵荆卽可遣嫁何忍下此毒手」父欲留家業與四兄看渠能受享否「令衆血塊滾入四子口中惟第三子強橫持利刃亂砍鬼不敢近女曰「且暫忍之」三子皆被血塊塞喉滴水不下餓至七日俱死更慘於女秀時見衆小兒或抉其睛或咬其肉遍身紅腫流血

痛極絕命。其第三子。防鬼再來。時以利刀自隨。一日出城。至僻巷有一酒肆。以女當壚。容色甚艷。予進肆沽飲。女來陪侍。飲至半酣。及忽墮地。女起扼其吭曰。『我雲姐也。何汝半年。今方得報。尙肯饒汝耶。』往來之人。皆聞田中草內有喉喘聲。撥草視之。則已死矣。元秀後嗣遂絕。

冤魂爲祟

武三思僭封魏王。威勢擅朝。聞補闕喬知之。婢碧玉貌美。借其教姬侍梳粧。竟強納之。不復放還。碧玉擅歌舞。通文翰。知之絕愛之。一旦被奪。不勝怨恨。作綠珠詩以寄之。碧玉得詩。持泣投井而死。三思出其屍。得其詩于裙帶間。因羅知之以法。其後三思嘗見二人爲祟。未幾三思遂伏誅。

冤魂爲祟

二十九

冤魂附禮一 冤魂附禮二

冤魂附禮(一)

浙江塘棲鎮潘因仲女。嫁吳家壩沈愛民。次子沈烜爲妻。蚤夭。潘氏寡居。其大伯沈烜日遂凌窘之。氏歸訴其父。因仲乃因仲原負沈氏千金。正無抵償。意欲借女一死。可以賴債。故激女投繯。順治丙申十月。女自經死。因仲復詐得銀千金。女冤不洩。遂抱恨於父。若兄。丁酉年二月初十日。因仲長孫年十二歲。頗聰俊。無病。潘氏附之口。作氏語云。『汝家賴債詐銀。不與我仲冤。我今不獨死。欲得長孫甘心焉。』長孫白晝時時自縊。家人惶急。防閑不敢懈。至十二日早。長孫索繩帶不得。遂痰喘結喉。立死。通鎮目擊。無不股栗焉。

冤魂附禮(二)

太倉上舍某。廣置姬侍。一姬尤美。上舍嬖之。後姬與優者通。挈資亡去。匿一孝廉家。孝廉藏姬密室。上舍訪知。控州追捕甚急。孝廉賂差役。約出境乃獲。至嘉興果獲。姬與優者方入舟。兩人暴卒。衆愕然。孝廉狂曰。『爾淫我。又匿我財。再以計殺我。請去對簿。』卽暈仆。稍甦。語如前。七日孝廉死。

冤魂附禮(三)

崑山丹直鎮邱孟華。其甥鄒壽家。庭不睦。孟華曰。『不如以官法從事。或可辱之。』遂囑其子聖時。以名帖送當事。受杖公庭。壽與聖時爲表兄弟。見其用官勢。以辱之大恨。遂發狂。疾後復縊死。越三年。聖時得疾。百藥不效。忽鄰壽附於身。備述前事。且言欲以刀刺聖時。親戚視其脅下。果有傷。因慰之曰。『汝今已死。不可復

冤魂附禮二

三十

投生篇 投生尋仇一 投生尋仇二

生。孟若以懺力度汝。『鬼曰。』『事已發。東獄余亦無可奈何。卽日審矣。必同汝去也。』不逾日而卒。

(六) 投生篇

投生尋仇(一)

江西過東明家。富庶。弟貧無賴。東明斥逐之。弟欲甘心焉。東明懼以他事斃之。獄未幾。見弟踉蹌入廐。趨視之。馬已生駒。東明知弟魄所托。頗爲戒心。駒則絕馴。擾可愛。東明復憐之。然終未敢近。鬻之近村。復潛返。見東明作依戀狀。東明忘夙戒。前撫摩之。益弭耳以聽。至於逼近。連蹄之中。腹遂仆地死。

投生尋仇(二)

楊子江舟人龔。乘大風。擠一巨商于水。盡取其所有。卜居維揚。爲富室。後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如仇。偶忿恨。叩仙判云。一庚子八月。強風惡。楊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一念差。請君試把心頭摸。一僕見詩大驚。遂棄家而遁。流落而死。

投生報仇 (三)

明章大脩爲廣南太守。有庫吏陸姓者。家饒於資。女極美。章欲謀其財。並取其女。屢調之。陸不應。章懷恨在心。一日獲大盜。使人囑之。令扳陸。許以減罪。遂俱陸爲同夥。拘到案。嚴刑拷問。陸不承認。用滾油炙其指。乃誣服。章率役搜贓。將家財盡沒入已。其女官賣。暗令人買回。乘夜送入衙中。姦佔。女不敢拒。後生一子。章憐愛殊甚。及長。乘肥衣輕。飲酒賭博。無所不爲。章數十年官場中。欺心之物。任其浪費。稍有違拂。即持刀欲弑。章避至杭州遊靜慈寺。謁天方和尚。叩問生子不肖之故。時爐中煎茶正沸。天方曰。居士欲知此種因緣。可將手入湯中。一章曰。沸湯如何可入。一天方大喝云。一沸湯汝尚難受。滾油中人。怎生禁的。乃作偈曰。十八年前官運好。買盜誣良計太巧。那知天譴破家星。父子仇惡添煩惱。竹爐湯沸尚難禁。滾油鑊內殘魂繞。冤冤相報在今時。肺肝洞見方纔了。一章後胸前毒瘡潰爛。五臟皆見而死。其子竟不收屍。隨卒陸氏。席捲家資。轉嫁。享有其業。

冤 孽 投生報仇三

三十一

投生篇 投生報仇四

投生報仇 (四)

楊家裕止一子。禮度如長者。然有時持刀欲弑其父。官拘問之。答曰。一民知法。安忍爲此。但持刀時。則不自知也。一官疑有冤。問其

父曰。一汝何業。一曰。一少業邸店。一官令徧掘其家。得四屍。蓋業邸時。殺人取財而瘞之也。卽服罪擬死。其子將貲財厚葬其四屍。

投生尋仇 (五)

楊州邵伯某甲。故舟子。有僧攜貲就渡。涎焉。溺僧中流。而有其金。改服賈。遂致富。他日閒坐。忽見僧來。方疑訝。家人報妻臨蓐。俄產一兒。知爲孽。心常怏怏。晚年買妾。有淫行。與鄰私。子知之。悉焉。懼事洩。共謀辭父。以斧劈殺之。瘞屍畦間。甲妻發其事。妻與子皆論死。甲生遭戮害。歿後檢勘遺骸。極播析之慘。所懷僧金。卽以訟耗罄去。

投生尋仇 (六)

雲南嵩明州某甲者。時於鄉間行小惠。鄉里多悅之。惟遇公門中

冤 孽 投生尋仇五 投生尋仇六

三十二

投生篇 投生尋仇六

人。則視若仇讎。每竭力把持阻撓。雖頗於地方有益。而結怨已深。故平生蹤跡。不輕入城。偶值嫁女之年。入城購雜物。猝遇胥役。押之入衙。白於官。搜求舊案。當將某甲杖責。並枷號發往該鄉示衆。兼有兩役押解而行。適遇一深水渡。某甲無地自容。遂赴水死。時州牧趙某。安坐堂皇。聞之。亦不介意。半年後。牧書而假寐。恍惚見某甲昂然直入衙。頃之際。內室已報育麟。趙本無子。合署稱慶。獨趙深抱隱憂。於是自撰疏文。爲設醮壇以禳之。幾及年餘。忽夢寐又見某甲來曰。一余在鄉里。素有善稱。並無欺壓平民之事。不過替人調解。何至必不相容。卽欲懲我。亦何必辱我於鄉里。非逼我命而何。今爲汝子。見汝時。時有自悔意。冤不可結。我今去矣。一言訖。不見。夢驟醒。則內傳公子暴疾逝矣。中外皆來勸慰。而趙時付

如釋重負。後亦寂然。

投生尋仇 (七)

汴郵一卒。以單驍巡警。至棘林中。有早行有輕費者。見卒來。疑其有他志。匿棘叢中。卒暗中疑爲野獸。見林中動影。因以鎗刺之。不料其人被刺而死。既無奈何。遂取其囊金而去。後娶妻育一女。早晨在門首。見前所刺者來。敲門窺之。竟入對門皮匠家。問之。則匠清晨生子矣。卒知其故。厚遇之。以女許其子。匠喜過望。令其子視卒如父。一日卒醉臥。盜署汗出。匠子侍側。微以刀刮去其汗。卒醉中不辨何物。以手擊之。刀遂入腹。卒遂亟呼家人。言其故而死。明凌漢章行市中。見一丐者。貌頗偉。頰上一掌痕。乃天生也。有十

投生尋仇 (八)

餘丐者隨其後。既去。問之市人曰。『此丐姓茹。父嘗爲司務官。因蚤朝。從行吏失攜笏。怒甚。掌打其面。遂仆地死。後家居。妻有娠。忽見前吏來。徑造其寢。已而生子。掌痕宛然。在面。司務心知之。比長。日以殺父爲事。父嚴防之。挈妻逃避他鄉。不知所往。其子遂縱酒色。家業蕩盡。卒爲丐云。』漢章作詩記之曰。『平生不信有陰魂。巧面而今見掌痕。寄與世間君子道。莫教結怨種冤根。』

債債索債

江右祝三思出外貿易。偶遊一古寺。有兩僧出見留茶。一僧曰。『小僧欠居士三十萬貫。今當償矣。』一僧曰。『居士欠小僧三十萬貫。亦當償矣。』祝疑是禪家作機鋒語。不甚留意。相別歸家。妻妾各懷孕。臨產之夕。三思夢兩僧。負衣鉢入門。次日妾先生子。取

冤孽 投生尋仇七 投生尋仇八 三十三 債債索債

名僧保越數日。妻亦得子。取名僧佑。二子長成。各具性情。僧保辛苦立業。每日持籌。撥眉盤算。雖得分文。亦交與其父。僧佑好嫖好賭。任意揮霍。將僧保所掙之貲。日漸消耗。僧保欲爭較。因礙嫡母不敢言。致成氣鬱。懨懨一息。祝撫抱而哭。僧保忽變聲曰。『我非汝子。奚哭爲。汝前生名林達。生頗有家業。我名游守。靜欠汝錢三十萬貫。未償而死。幸無欺騙之心。故不墮畜道。今爲汝子。苦掙二十年。本利已清。當去矣。』遂卒。次子亦相繼得病。臨終亦變聲曰。『我前世爲黃治中。與汝合開典舖。汝多支錢三十萬貫。未楚。今取討已完。當去矣。』祝哭曰。『汝兄弟俱捨我而去。營營一老。何以爲生。』僧佑曰。『我二人一來還債。一來索債。均非爾子。爾欲得長命承家之。須多立善功。』言訖瞑目。祝果依其言。真心行

冤孽 債債索債 投生索債二 三十四

善。後仍得兩子送老。

投生索債 (一)

永嘉徐輝。嘗借丹陽一大商千餘貫。未及償而商死。商家不知。亦不復索。後輝生一子。甚聰俊。輝切愛之。八歲大病。召醫市藥。貨財耗盡。而病不減。一日復語所親老尼曰。『我欲歸去。』一尼曰。『此汝家也。汝復何歸。』曰。『我丹陽人也。徐公貸我錢千餘貫。幸我死。不償。今來取之耳。』言訖遂絕。夫輝無顧身死之心。不過因其死而私幸耳。且還報不爽如此。彼願其死者。又當何如乎。

投生索債 (二)

桐城諸生。姚東朗。有子十歲。病且死。父母憐之。謂曰。『汝果無緣爲吾子耶。』其子忽作北人語曰。『我乃山東僧某也。積三十金。

爲師兄所窺。推吾墮水中。我呼觀音大士。卽見大士云。汝數合休。且往孽也。一遂溺死。地方鳴於官。汝於是時爲彼縣令。師兄以吾三十金奉汝事。遂寢我以沉怨。未洗來爲汝弟。卽汝亡弟姚嵩紹也。追隨二十餘年。不能追償。因死而爲汝子。十年來三十金償矣。我常去第汝家。有一柱杖。我甚愛之。可燒贈我以足前金之數。我師兄亦因索此金而來爲汝長女。今嫁漂陽潘氏。有娠將產。我死卽投彼胎。案命矣。一言訖而絕。

投生索債 (三)

梁柱石者。睢陵之富室也。有一子甚愛之。順治末年。子十九歲。病篤。梁悲痛不勝。子忽直呼父名而告曰。吾前生徐州某也。有三百金與汝前生同費。吾病殞於中途。如則汝乘隙以利刃刺吾胸。

冤孽

投生索債三

三十五

投生篇

投生索債三

死而。又自割手出血。證吾家以盜死。吾沒後。遂生睢陵王氏。二十年前王某。卽吾也。汝後吾三年死。亦生睢陵。卽今汝也。昔年吾覓汝不得。偶入縣網。條銀忽遇汝於橫間。吾怒甚。奮拳擊汝。吾亦不自知其所以也。汝因吾素無一面。反不介意。吾歸數日。憤悶而死。故遂生爲汝兒。今十九年矣。計吾痘時。汝費若干。延師費若干。聘媳費若干。考試拜門生費若干。其餘零星小費。共若干。銀已還清。但命未償耳。然汝遇我甚厚。吾不忍言。當別去。第恐陰府不能看耳。一遂死。柱石旦夕哭之。語人曰。吾子孝而慧。恐吾悲。故設爲此言耳。天下豈有父子大倫而如是乎。一未幾。小礪一鎗或問之。答曰。今年歲歉。吾處窮鄉。藉以自衛耳。一日以柄著牆。以鋒著胸。忽大呼曰。兒待吾自撞可也。一遂奮身向力一撞而鎗已

入胸七八寸。釘於脊骨之內矣。

(七) 冥罰篇

慘受冥刑 (一)

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劫賊五百來降。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於背。命道士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焚之。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亦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冥司。主者責某代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某辭以皆居厚意。某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居厚出。枷繫聯貫。狀極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卽大叫。左牽右掣。如欲絕狀。少頃便蘇。既蘇復澆。既澆復絕。遙告某曰。一子歸語吾夫人。我在此。只理會鄆州一事。

冤孽

慘受冥刑一

三十六

冥罰篇

慘受冥刑二

羣談探錄云。洪武初。吳山三茅觀雷聲白蟻。蟻身長尺許。背有白起二字。由此言之。長年之慘。冤負何日子哉。

慘受冥刑 (二)

秦檜妻王氏與金兀朮私通。日夜囑檜殺岳侯。獄成而未決。檜於東窗下。以手畫柑皮。如有所思。王氏曰。一擒虎易。放虎難。一檜卽書片紙付獄。俄報岳侯卒。次日岳飛張憲皆棄市。金人的酒相賀。檜自此形神憤憤。一日挈家遊西湖。忽見巨人厲聲曰。汝賊害忠良。罪應萬段。一歸家卽疽發背。猶起大獄。謀盡陷張忠獻。胡文定諸族。轉寺奏牘上矣。檜力疾坐格天閣視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竟不能字。數日疽潰死。其嗣子熹亦死。有押衙何立者。往東南勾幹。恍惚至陰司。見熹荷鐵枷。因問太師何在。熹泣曰。一在酆都。一立如言往。果見檜與萬侯高。音未其錫。俱荷鐵枷。備受

楚毒語立曰：「可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未幾王氏亦為鬼擒去。槍嗣竟絕。

震死棺前 (一)

玉山縣橫封密王氏。有子為邑庠生。母死乘凶納婦。約以七盡方成夫婦。生宿柩旁。婦別宿他所。婦聞扣門聲。婢以告。婦以郎至。欲納之。婢解其意。即放入。登榻同寢。五鼓遁去。曰：「恐外人知。罪我不孝也。」閱三四日。乃問嫁費幾何。婦曰：「金簪珥半斤。製衣銀八十兩。咸在小箱內。」五鼓遂攜箱而去。不復來。迨七盡。生置酒與婦成禮。問及嫁費。婦以其事告之。生皆言不知。婦方知為賊所騙。頓足泣哭。誓不復生。即歸寧。泣告父母曰：「吾身為賊所破。夫縱不言。何以自容。不如死。」父母泣慰之不聽。是夕遂縊死。會葬。

冤 孽 震死棺前一

三十七

冤 孽 震死棺前二

生亦來引棺。至墓方掩土。忽雷電奔馳。攝一人跪棺前。乃生之堂兄也。手捧金珥及銀跪而死。屍即破爛。一邑皆為驚動。此明正德九年事也。

震死棺前 (二)

建昌府羅德家貧。未娶。其母熊氏遂改嫁江湖得銀娶章氏為媳。德以母故。不忍與婦共枕席。章詢知。脫簪珥衣服。令德持以取母德喜。奔告母。因天晚留宿。不意潮前妻子江實已竊聽之。夜托德名叩門入內。簡取諸物。且求雲雨。章不識其詐也。遂攜所有而去。及天明。德回。章方知受騙。愧恨絕死。德具棺殮。昇至郊外。忽雷電交馳。見震死一人。手捧簪珥衣服跪棺前。背書如賊。江實四字。棺木碎裂。章氏立道旁。見德問其事。相與大慟。扶歸。後江湖亦感泣。

攜熊氏與之同居

雷殛逆子

湖州南潯鎮有寡婦之子好賭。一日負錢莫償。欲母典衣與之母云。吾欲往汝姊家。且穿到與汝可也。子遂為母駕舟而往。母素惜衣。欲待登岸而後服。子疑母之弗與也。怒與母角。沈之於河。返未一里。殷殷然聞雷聲。急抵家。謂妻曰：「速以大缸蓋吾。」妻問故。不答。乃強從之。而雷聲甚細。終未震也。有頃。妻見缸邊血水流。出怪甚。啓視之。夫已無首。但鮮血淋漓。驚喚鄰里。至人皆謂其謀害故為誑語。乃駕舟候其姑至。欲鳴之官。舟至半途。有物礙。槳乃一女屍浮起。手執人頭髮。挽指上細視之。屍即其母。而頭即其子。始悟其母為子所害。而釋其婦。按害母者。固豺虎之不若。究其禍根。乃因負錢而始。然則賭博之為禍。亦烈矣。安得長民者痛除其弊乎。

冤 孽 雷殛逆子

三十八

冤 孽 雷殛逆子

迅雷擊死

明正德間。俞翺嘗以鑽鉛假銀一兩八錢。買四羊。賣羊者乃一婦。人不識也。夫歸識之。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焉。不數日。翺被迅雷擊死。湖濱四羊亦死。蓋其屍上。

忽遭雷擊

太倉諸生王靜侯為人謙謹。忽遭雷擊。眾共驚訝。一日請仙判事。叩之判云：「彼於某年月日。應蘇州府試。寓飲馬橋民家。主人已在獄中。妻見王。厚以財託之。囑其出夫於獄。王見妻子可脅也。逼焉。且秋有其金。致實之。故有此報。」按此種隱密之罪。王

法所不能及。若無天譴。報應小人。樂得爲小人矣。故開陳因果之說。隱然助揚王化。輔翼於名教者。不淺也。

雷震身焦

明天啓辛酉。齊門外石獅橋楊某。其兄與嫂皆患疫病。有女方五歲。叔潛引出賣之。得錢四千。兄嫂病中。數問其女安在。彼以他辭支飾。後鄰人過問。向兄嫂言其事。夫妻伏枕垂淚。次日雷震提叔跪於牀前。俯身焦黑而死。頸上掛錢四千。衆卽以此錢贖女。兄嫂之病亦愈。大抵居心陰毒。神怒更深。故報之速也。

暴雷擊死

李叔卿素廉謹。同僚孫石疾之。妄言於衆曰。一叔卿空自得名。以吾視之。狗彘也。一或問其說。曰。一叔卿妻妹。豈得爲人。一自是喧

冤 孽 雷震身焦 暴雷擊死

三十九

真 附 篇 疾雷震死 神雷奇冤

傳遠近。叔卿欲明。不便出口。卽不欲明。憤悲難忍。遂鬱悒死。其妹聞知。大爲驚恨。亦縊死。不數日。雷雨暴作。將岩繫死。暴屍叔卿之門。及葬。雷復發其塚。

疾雷震死

常熟錢外郎慕鄰婦趙。以其夫貧。貸資令販布。夫幸甚。商於臨清。錢與趙私。夫憚不敢發。錢謀於趙。俟其在路。夜殺之。以被盜聞。夫族鳴於縣。數月不承。時大旱。縣嚴訊定罪。遂得雨。閭縣歡呼。錢訴於部。與趙皆免。方出。部門遇疾雷。兩人震死。

神雷奇冤

福建莆田縣。有王監生一案。王素豪橫。見田鄰張。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僞契。賄縣令某。斷爲已有。張無奈何。以田與之。而中心

甚憤。目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喝隣人毆殺張。張召其子視之。卽執以鳴官。誣爲子殺其母。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命凌遲矣。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山野間。且遍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州泉州二知府會鞠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一城隍爺。我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一語畢。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及牽出最下一層廟門。則兩泥塑兒隸。忽移而前。以兩槌夾之。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知府亦悚然。重加研訊。始白其子冤。而王監生伏法。城隍之香火。從此益盛。而頭門兩兒隸。前進香者亦不絕。

冤 孽 神雷奇冤

四十

風 孽 篇 風孽一

(八) 風孽篇

風孽(一)

明陸圻凌氏女風孽。記載。杭州凌聚吉名萃。徵子弟鯤庭同窗友也。住新宮橋南首。於崇禎丁丑生一女。初無疾病。至癸巳年。女長十七歲矣。七八月間。忽遺奇疾。狀若中風。目瞪頭旋。食頃始甦。言見一黑物。便頭暈欲倒。平復兩三月。忽又一發。漸漸頻數。遍訪名醫。有言風者。有言伏痰者。有言驚刺者。有言神氣虛者。有言肝虛者。有言己身藏神者。服諸藥無算。而終無一効。至今乙未四月間。年一十九歲。每發愈重。聚吉俟其發時。請加審視。微覺口中諄諄作聲。聚吉始駭然。故與之語。輒忽應答。言談往復。殊有倫次。始聞

有夙世冤業之說。聚吉方知爲鬼物所憑。乃專求治鬼。凡僧道巫覡。造醮薦薦之法。無不畢修。辟邪鎮鬼之藥。無不畢投。而鬼忽作語云。『我係前世冤家。冥司稟白而來。任汝等作法。終不去也。』至問其冤業所起。及何處鄉貫姓名。輒答云。『此時未言。久當自知。』迨至五月廿五日。凌女見前黑面之鬼。復押一白面者同來。且言明日當攝汝魂。六月十三日。陰司牌懸赴審。聚吉初不之信。至明日午後。女方坐稠人中。忽大呼二鬼又至。已將我魂縛去矣。遂復暈倒。自此不須頭暈。輒見二鬼。押持操縱。不可復脫。不復能飲食眠睡。每合眼。則二鬼與之爭辯。聚吉輩與言。鬼便借女口應答。而女如在旁竊聽者。於是方知其索冤始末。黑面者言。我本揚州人。名倪瑞龍。白面者名袁長儒。與我同里。俱係富室。兩相詰訟。

冤孽

風孽一

四十一

風孽

風孽一

言凌女係揚州察院姓劉。彼收我銀若干。復斃我命於獄。我被毒藥所害。故面黑如此。一魂含冤。至今六十載。今來索命。無復他求。問其致訟之緣。則云。『瑞龍有地五十餘畝。售與長儒。未經了絕。而長儒得地。卽慮反復。便投一大家。云已轉賣。瑞龍計窮。無可加貼。緣此仇恨。互相計告。今長儒已絕無嗣。而倪有子尙存。名宗某。其言聚聚可據也。言已復押凌女遊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冰。劍樹。鐵床。磔磨。白礁。水浸。石壓等獄。又如鬼門關。望鄉臺。孟婆莊。破錢山等處。無不遍歷。且言奈何橋。僅闊八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聲。悉呼痛楚。卽分形變畜。如蟲蟻之類。苦不可言。大概始則大地如磨。久之。中又歷歷可見。又或遊善人長者之宅。則略行其間。燭輝煌煌。冠裳楚楚。又至一所。則竟如日月間。

朗池中。或開紅白蓮花。香氣襲人。堂戶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處也。又殿側大廳院一所。卽閻君賓館。中有鄉紳二百餘人。冠帶峨峨。女至其中。或有相拱揖者。言而甚善。云是昔同年同寅輩。一時忘其姓字。又有當生人道未得空缺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又三黨親戚中。或有見者。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與言者。又見前世母氏。高年白髮。倪瑞龍詆之云。『此一個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應稱太夫人。鬼子敢爾耶。』聚吉聞之。猶疑怪誕。難可准信。然又念報冤之說。世亦嘗有。計惟訴之本府城隍正神。求其別白是非。於是以六月初一日。凌往投詞。大意謂果係真冤。殺人者死。負人者償。夫復何辭。假令妖狐野魅。故托妄言。擾害無辜。則祈神聽聰。明立賜處決。兼令凌女拜禱。觀音大士。

冤孽

風孽一

四十二

風孽

風孽一

日誦三千聲。求其解冤釋結。直至初八日下午。女果見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來。言。『明日五鼓候審。』而袁長儒者。如有恐慄之狀。凌女方悟此獄。或係此鬼所成也。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至。同凌女魂赴城隍審理。候開門升堂。三人進跪堂下。瑞龍先言。伊在揚州作官。既受我賄。復害我命。凌女因言。據說我受汝賄。如今不知有無。但我既爲官。豈能躬自詣獄。來害汝命。是誰持藥。藥是何物。須還明白。我方承認。瑞龍語稍塞。城隍因言。『汝辯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但不應貪污受賂。汝既爲官。受朝廷俸祿。如何私取民財。難免罪過。』因指瑞龍言。『汝作鬼六十年。眞害汝命者不知。却去告伊。念汝喪命。姑責五板。』因指袁長儒令說。長儒已自股栗。猶言此事小人不知道。城隍怒。令。

夾起來。見吏卒上來。鬼便自招云。『尚有下毒家人。』因放夾責三十板。審訖。城隍分付衙門不定罪。十三日仍聽殿裏審去。如是遂出自始至。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勘事也。城隍紗貂錦袍。燈燭香案。殿上諸吏。俱帶外郎帽辦事。階下俱是隸卒拱立。堂階寬敞。殊非人間廟宇也。至凌女每對簿。則仍方巾葛衣朱履。有所稟訴。即與倪袁二犯同跪。稟畢。即站立左旁。其體與齊民迥別。又審後。瑞龍來凌家。雖若憤懣。然束縛稍寬。強梁稍沮。即其同長。儒索酒食紙錢。辭亦稍哀矣。至十二日晚。二鬼又至。言明日已時。三殿閻王掛審。汝須准備諸事。遂守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好語勸解。且許其審畢。送女復還。仍予銀錢。兼設酒食。鬼伴許諾。迨至辰刻。俄見冥司二差至。凌女向臥床第。至此忽自起立。

冤孽篇

風孽一

四十三

索換衣衫。與家人作別。不勝其慘。言已就寢。聚吉按視脈息。但遲極。不竟斷絕。手足俱冷。而心頭微暖。候視約半時頃。但見微作淚容。又少頃。微聞言此路晒甚熱。蓋其甦時。正赤日將中也。俄又言汝等定要喫飯去。言畢。欠伸而甦。因言方去見者是三殿閻王。側立司善惡二判官。階下俱小鬼獄卒。瘡痍可怖。牛頭馬面守門。始聞唱名。黑面者名倪瑞龍。次唱女名劉某。按聚吉自註其名不便。則列又云號玉娘。又次唱袁長儒。則白面者是也。閻王延訊。二判持簿查閱。瑞龍與女爭辯。亦如對城隍時語。一判大聲指凌女言曰。『人命不干汝事。但汝得銀一千二百兩。亦不爲少。汝罪過尙有。不放汝回。』凌女惶恐乞生。言我雖有罪。但今世父母生我一十九年。未曾養。願且放回。蓋向之作淚者此也。一閻王因言。汝既如此。我放汝回去。但

此去做好人。壽命可延。如或不改。仍來受罪。遂發放回去。倪瑞龍令其投托人身。以在生作惡。仍責十板戒訓。袁長儒不責。令收監受牢獄罪十年。仍令二鬼送還。凌女遂從床起。急令燒送紙錢羹飯。以贈其去。又從前餓口數壇。超度二鬼。無甚應響。惟集慶隱岸禪師。年已七十有九。戒律精嚴。至是將施食。時凌女未嫁之大江。事修者。雅不信鬼。頗懷腹誹。女即於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罵我。』問之果然。事修即前跪伏罪。又云。『今日施食極誠。法師極有道力。故寒林親身自來。但我輩既爾長往。劉公必須一送一女。因靚粧冒雨出中堂。坐視餓口。若無病者。而江君親見寒林黑面吐火。形見驚怖。虔拜自是之後。二鬼絕跡。凌女沉痾如失。云以丁酉十二月天亡。

冤孽篇

風孽一

四十四

按聚吉自序云。凡紀籍所載前生宿世因緣果報之說。聞之熟矣。以是爲釋氏之苦心。警世之權語。儒者所不道也。豈知今日近出己身耳。聞目見。曾非影響。事理姓名。俱有對證。雖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隱。謹述其事如左。又云。予女自乙未五月廿五日至六月十三日。計十八日。粒米不進。目眈不交。當其去也。則僵臥竟如死人。及其甦醒。安居仍如平日。自始至終。曾無一語模糊。其間幽冥警策之語甚多。筆不盡載。要不敢增飾一字。以墮妄語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勢位。負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廣作不良。傷心刺骨。無所不至。豈知現世所不報者。卽再世之後。重泉之下。尙有含冤隱毒。願得而甘心焉者。昭其姓名。揭其行事。不能掩覆。伊可畏也。因將前後始末。備載於紀。或亦

冥冥之中。喚羣蒙而肅官箴之意云。

夙孽(一)

揚州趙氏女。素以孝稱。父患哮喘。女年甫十四。朝夕侍奉。衣不解帶。因是得寒疾。恆秘不令父母知。道光辛卯歲。年十八。病益篤。四月十一日。方午倚枕危坐。忽曰。『汝尚在此。』家人愕然。詢之。則已昏矣。喉間呼吸作痰聲。逾時而甦。自言前世山科甲。爲貴州某縣令。邑有節婦宋王氏。里豪思漁其色。啖令以金誣蠅之。節婦遂以身殉。談次。女忽厲聲曰。『來矣。』卽瞑目作愁苦狀。醒而復述者數次。十三晚。女忽狂叫騰擲。壯婦數人不能制。是夜列炬如豆。女作呵殿聲。呼痛聲。乞憐聲。少時又作擲掄狀。痛楚狀。情景不一。而於公庭決獄。胥役擾攘之事。無不逼肖。次晨兩頰赤腫。臂肉盡

冤孽

夙孽二

四十五

夙孽篇

夙孽三

腐。女昆季有不信因果者。詰其何以再世而後報曰。『先世根基甚厚。今始爲女也。』家人爲乞節婦貸其命。當永奉香火。女復作聲曰。『予已歷訴冥司。奉牒至此。今不能宥也。』言既。舌引如蛇。家人力護得無恙。日後齋醮。女悉知之。就牀作頂禮狀。既而曰。『此等大冤。終難懺悔。』俟六月四日。此案可結矣。『歷五月。其父母仍以藥食調治。遇珍貴物。輒委於地曰。『汝罪人。安得食此。』偶談禍福事。皆驗。並囑其昆季曰。『我今世本無惡。以前生一誤。歷劫至此。惟兄等善事父母。勉爲端人可也。』至期奄奄而歿。

夙孽(三)

崑山顧錫嘯。崇禎朝官大宗伯。甲申國變後。闔門悲慘。誓以死殉。父筍洲自餓死。錫嘯後在溫州。丙戌六月十六日。爲同事賀君堯

所害。沉之江。華亭令張調鼎公門生也。好請乩仙。忽錫嘯來降。張怪問曰。『老師何時登道山。』乩曰。『吾於前六月十六日。被副將賀君堯害我於江中矣。』張問賀與師何仇。乩曰。『老夫前世乃天台一老僧也。因托鉢回。路逢巨蛇。以杖擊殺之。賀卽蛇後身也。冤對相尋。因果應受。可語我兩兒。切勿報仇。』張公立遣人至溫洲蹤跡之一。不爽。後君堯入海。亦爲人所殺。

夙孽(四)

康熙二年。虞山糧道署有張瑞昌者。附收屬邑解銀二百四十兩。未及歸庫。暫存筍中。隨奉遣往郡。越三日歸。啓橐視之。衣履如故。而銀已蕩然矣。驚詢旁人。咸未曾啓戶而入者。張僕吳勤獨臥於戶側者。曹僕陳美卽聞之於道主。命發捕究之。是日拷掠竟夕。不

冤孽

夙孽四

四十六

夙孽篇

夙孽四

得。次日又窮治之。而終不得。張據訴之於城隍。又訴于南庄神。十七日神下乩入署。週迴環繞而出。少頃。同據有曹璘者。正冠伏几。厲聲疾呼曰。『喚張瑞昌。』衆往視之。乃神語也。昌至。神曰。『爾失銀。乃曹璘之僕陸賢盜去。而曹璘不知也。賢于初十丑時。盜銀持歸。欲以授伊父。將銀百兩陳之大門。靠攏適璘父出。賢慌却步而走。時有菜傭吳茂。歎涼戶外。乘間而入。挈以持歸。詎意非其所。有持銀至家。母卽身故。孩兒痘瘍。吳茂亦患疫。相繼而死。總以不義之故。貽害一門也。其五十兩一封。又家人竊見分散。已不可追。又九十兩。現藏樓下床底。可令曹璘押陸賢速取。衆欲將陸賢究詢。又厲聲曰。『勿加刑。小孩子飯且不知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多拜上盧老爺。打轎去。』言畢。曹乃甦。少頃復作差語云。『我姓

陸乃城隍廟西班。頃南庄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此。銀已換雙皮紙包。蓋往取之。我兄弟惟好杯中物耳。一曹遂魁。茫然不知所以。衆以告。曹乃挑燈作揭。亦欲訴之於廟。仍疑衆之誣詆也。次早起。欲謁廟。卽押賢取銀。忽又伏枕曰。一吾乃城隍也。爲昨日事。往拜南庄。道經此。見曹璘。借他說一明白。這銀子是陸賢偷去。曹璘並不知。卽吳勤陳美却是因果。前三世陸賢是毛家了。鬻而陳美乃小廝也。毛家將銀十一兩三錢。置之桌上。小廝盜去。害了鬻逼打了鬻身死。美因孽重。一世變猪。二世變狗。吳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滾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椿孽報。卽張瑞昌亦因前世欠銀一百二十兩。今不該失去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令其擔承。若再賠補。則冤冤相報。將何底止。故令陳美吳勤與之說明。消其懷

冤孽

風孽四

四十七

風孽篇

風孽四

怨可也。一又喚孫瑞。天霖你衆人前有稟單。昨晚差皂隸沈卿來此查察。見曹璘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冤他。曹璘速取單來。果於箱內取出兩條訴稱。口述南庄之言。並無冤他言語。隨命判官取筆銷此一審公案。又云。曹璘你妻奉齋。并女兒與他何干。都寫單上存銀九十兩。陸賢藏之床下。上將瓦蓋。昨晚使女取炭。又取去三兩。止存九十七兩。可速取之。遲則又散。總是因果報應。幽冥之中。纖毫不爽。陸賢自有報應。又囑衆掾。在公門中正好修行方便。做好人。凡人行不好的事。害人。不必實有是事。只一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凡人有子孫子。皆是前因。神明將手自指心窩。畫云。一若要求兒子也不難。只在這財不壞。便宜了。一言畢而去。衆許辭拜云。一我是一縣之令。豈肯貪小節。因見你等心念志誠。來

此說一明白。我回縣矣。一曹乃醒。衆皆驚愕。璘卽歸。從床下索之。果於瓦下得二封。先開視。俱是白石灰。曹猶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啓封。則銀也。乃共怪異。至縣較兌。果八十七兩。可見冥冥之中。報應如此之速。特刊布以警後人。

風孽 (五)

唐李林甫陰險不測。數興大獄。素所忌者必殺之。後見一毛人。鋸牙電目。命射之。跳入堂。青衣遇而暴卒。過廐。馬亦死。甫卽見鬼擒。擧七竅流血而死。死後。其壻告甫陰謀呪詛。剖棺戮尸。籍其家。元和六年。惠州震死一娼。脅下朱書云。一林甫後身。一淳熙初。漢州震死一女。亦朱書云。一唐朝李林甫。陰賊良善。三世爲娼。七世作牛。作牛訖。永墮水族。一初林甫微時。遇一道士。戒之曰。一君前生

冤孽

風孽五

四十八

風孽篇

風孽六

多善。今當爲宰相。貴後切勿陰賊。庶保令終。一林甫不聽。專行賊害。久之。復夢道士曰。一君忘吾言。今獲罪矣。一引入一處。但聞風水聲。道士曰。一此乃鱗介所居。慘苦莫當。汝應居此。永無出期矣。一卒如其言。

風孽 (六)

台州觀音寺有僧人含輝。年四十餘。頗守戒律。一日街上閒行。見有賣狗肉者。忽動饑念。歸寺卽遍身發熱。起毒疔十八個。形如人首。疼不可忍。遍與人看。則疼稍止。若蔽而不使人見。則痛入骨髓。醫者盡其術。總莫能治。僧自知係宿孽。乃負痛跪佛前。虔誦金剛般若經。以求懺悔。一夜忽見有十八軍士。皆無頭於頸。腔內作聲曰。一爾識我乎。一僧曰。一不識也。一曰。一汝爲金朝參領官。差我

輩二十人守山頭隘口。有二人下山。遇少婦獨行。拉而姦之。其夫家控汝案下。汝不加細察。將二十人一概處斬。彼二人者。情真罪當。死固甘心。我輩無辜被戮。是何等冤枉。汝三百平。方得相遇。汝又爲僧守戒。不致侵犯。前見狗肉動念。已破如來大戒。我等無所畏矣。但爾既誦經解釋。暫饒爾命。後三年當再來索命也。一遂作陰風而散。

夙孽 (七)

趙豐言燒磚瓦爲業。縣中修內衙。給價短少。趙出言稍戇。適撫軍入境。詢及司書。邵豐年作弊。尹方懷恨。豐言悞聽。悞答曰：「此乃大惡人也。」撫軍諭解赴本衙門發落。尹遂出差。將豐言蜂擁解。及撫軍庭訊。驗其解批。乃趙豐言非邵豐年也。卽爲省釋。而驚恐

寬 孽 孽

夙孽七

四十九

夙孽七

夙孽七

已受萬千矣。回家無費。只得步行。路逢數大漢。同至一莊院。丐茶。豈知大漢乃係夥盜。藉此探路。是役其家被劫。有人在暗中看見。乃日間借茶之人。報官捕緝。衆皆逃匿。趙獨踴躍緩行。被捕拏獲。夾打備施。坐監二年。乃獲原盜。供明偶然相遇。並非同夥。釋放回家。貧無立錫。時方深秋。趙饑寒交迫。不得已至鄉間親戚處告貸。中途值雨。忽登樑中鑽出兩人。光頂白衫。向趙拱手曰：「君識吾否。乃君之好友也。」趙含糊應之。携手同行。兩人曰：「君知此生多逢憂患之故乎。君前世爲商。與同伴不睦。悞傳其落河身死。致其妻一痛而卒。陰魂抱恨。時刻相隨。君是以動遭坎坷。」趙求解釋之方。兩人曰：「易耳。但隨我行。立卽往生極樂矣。」一行過河邊。兩人拉投水中。趙手攀枯樹不放。兩人用泥塞其耳。趙遂昏迷。

然心中尙明。不肯釋枯樹也。往來者見其抱樹如痴。而有泥跡。知係鬼迷。救之。趙自是知前世冤愆。遂出家爲僧。

(九) 心鬼篇

疑心生鬼 (一)

萬歷中江陰小吏焦某。以楚中典史遷知事。赴任。江行。有楚僧募金六百。將往普陀山樹剎。附舟而南。焦推僧入水。取其金。次日忽見僧從水出曰：「吾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爲君有。」自是日現形入夢。焦憂懼得病。抵家益劇。薦寃禳謝無所不營。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一焦叩頭哀乞。終不聽。時囊中金亦盡。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堂中。要見僕

寬 孽 孽

疑心生鬼一

五十

心鬼篇

疑心生鬼二

告主病。僧叱云：「吾非募金者。有事見汝主耳。」焦方負牀呻吟。妻孥環泣。復聞僧來。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不如速死。」奪刀欲自殺。家人方抱止。而僧已至前矣。謂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漪。遇漁舟拯脫。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此。知君有異病。特來釋君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本無意索金。何必如此。」一舉家聞而羅拜。贈以衣履。却不受。一飯而別。倩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後鬼形遂絕。而焦終不自安。遂死。止一子。年尙少。方應舉。以親喪不赴。無故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歿。僧自南海歸。聞而嘆息者久之。

疑心生鬼 (二)

崇貞時崑山李瑞國之子伯馨。有門下客號朱三鬚子。與僕輩通

謀。伯馨恨之。以一名刺送縣。囑收朱三付獄。僕匿刺偽報付獄。訖又一日。以名刺囑討氣絕。僕復偽報已斃。事過未幾。伯馨病見朱三來。索命。家人以先曾朦朧。不敢言其尚在。日禱神求免。卒不能解。

疑心生鬼 (三)

明李元吉父爲華亭縣尹。被繫。有心腹吏謀曰：「京中某公。權勢無比。若通其門路。事可立消。」尹從之。命家人劉陞謝榮。携銀三千兩。赴京打點。時某公門庭赫奕。官員屢候不得見。何况縣僕二人。細訪有優人梁胡二旦。公所最喜。現住西河堰。二人乃用銀六百兩。覓江南上好菓品及諸般玩具。俟其出府往餽。梁方十七。胡方十六。不知世事。一見家鄉品物。大喜收下。叩其來意。滿口應承。

冤孽

疑心生鬼三

五十一

心鬼篇

疑心生鬼三

次日進府。某公曰：「今日來何遲。」對曰：「有表兄到京。不覺久談。」公問表兄爲誰。答曰：「華亭縣李尹之子也。」公曰：「李尹已被奈治罪矣。」梁胡跪求照應。公曰：「若非汝等。雖萬金吾亦不許。今爾等遠離父母。情殊可憐。現今通州正缺知州。若將李尹陞任。離京密邇。可與爾等不時往來。吾亦放心。」梁胡拜謝。越數日前。奈捺按不行。果陞通州。嗣後李尹認梁胡爲甥。與元吉認爲表弟。往來契密。儼然骨肉矣。豈知某公忽緣事拏問。波及餘黨。梁胡亦牽累黨內。連夜私逃。往李衙躲避。至則李尹推病不面。元吉笑面相迎。攜手曰：「適聞二弟之事。使愚兄憂心如焚。但此地耳目衆多。萬不可留。可至吾山東家中。隱姓埋名。庶無人識。」又問帶多少盤費。答曰：「金銀頗有。因忽忽上路。不能多帶。所携約千

金。」元吉曰：「二弟可至城外某僻地等候。吾差家人將行李盤費隨後送來。庶免張露。」又與二旦附耳密語。方別。二旦果至某處。等至天黑。不見人來。進退兩難。放聲大哭。有老僧見而問之。二旦以實對。老僧曰：「二子悞矣。此李某欲推禍出門。留爾盤費。送回山東之語。乃詐也。若不速逃。則禍至矣。」二旦求救。僧曰：「吾庵乃先帝香火院。有司不敢查問。惟有出家。可以免難。」二旦無奈。拜老僧爲師。連夜削髮。元吉自二旦去後。呼劉謝二家人曰：「渠係欽犯。擒獲送官。賞銀三百兩。吾留在城外某處。爾等可首官得此賞銀。」謝劉同對曰：「公子差矣。主人免罪陞官。皆伊之力。卽小人在京。承伊十分優待。是何等情義。恩將仇報。小人實不忍爲。」元吉喝罵二僕無用。二僕密告其母。母流淚曰：「逆子心毒。」

冤孽

疑心生鬼三

五十二

心鬼篇

冤氣化蛇

至此。李氏應滅矣。一隨取銀百兩付二僕。速往某處。安插二旦。所寄盤費。俟查出交還。又曰：「渠一日不死。逆子毒謀不止。爾可同說已經投河。則其心便歇矣。」二人領命至某處尋覓不見。正在躊躇。忽一小僧從寺中出。視之。乃胡旦也。驚問其出家之故。胡細告之。旦曰：「二位想奉公子命。送我至山東耶。」二人笑曰：「師尚在夢中。」備語前事。將銀交給。急急相別。照母語回覆元吉。後月餘。元吉忽得怪症。合眼卽見梁胡二旦。衣衫淋漓。扯住索命。狂叫數日。以手扼吭而死。但梁胡現在。不知元吉所見。是何鬼物。亦是爲險惡負心者示戒。

冤氣化蛇

皖省亳州貢生鄒某家頗富。住城西五里。地名小鎮。家多豪僕。皆

倚主人之勢。橫行鄉里。鄉民陳老。有田畝。與郢宅相近。禾稼屢被郢家驛馬踐傷。莫之理說。反被豪奴辱詈。陳老自度勢不相敵。莫敢誰何。致成膈疾。年餘將死。一日喚工人至家作棺。謂工人曰。一棺後爲我開一小穴。一聞者皆異之。問其故。陳老曰。我被郢某欺氣而死。自諒生不能報讎。欲死後變蛇。以食郢之心肝。方泄我恨。一工人笑而從之。至晚工匠歸。過郢宅。咸以此事爲新聞。笑語喧嘩。適值郢某。聞立門外。見衆人狂笑。因內中有素識者。問之。其人卽將陳老語相告。郢驚曰。我實不知。一明日清晨至陳家。云。一前事皆家人放肆。故親來請罪。望翁宥我。一陳老曰。一公果不知。能將家人某某等。當我面責處。我卽不恨公也。一郢曰。一可。一卽邀陳老至家。將家人重責。又着叩頭陪禮。并留之小酌。陳老

冤孽
冤氣化蛇
心鬼篇
冤氣化蛇

五十三

大悅。卽能進飲食。忽胸中卽嘔吐出一物。長尺許。衆視之。乃一小蛇。遊於痰沫內。郢駭然曰。一非我今日請罪。則翁必化蛇相報矣。一自後陳病亦愈。

地獄寫真記

此記爲前清光緒時金蓋山由漢溯湘赴桂。有長沙人官天福客死漢皋。其魂乞附舟至湘。金君在舟與友扶乩。官天福藉之以寫生前淫惡。死後陰譴情形。歷歷如繪。斷非弄筆文人。可以假托。閱之警心動魄。真可爲勸世戒淫之箴。且詩筆清麗。足資文人之吟咏。故錄之。

江天月朗篆烟生。孤鶴南飛夜有情。船室無塵鉦鼓急。曉來卿鬚帶風輕。卽家船曉卿等字皆切同人名號也

吾今無事得友五人。欣雅集之可陪。盡今夕之情話。何如。

祇談風月不知年。如此良宵自可憐。香燭殘人未睡。何妨細訴夢中仙。

冤孽
地獄寫真記

五十四

今宵香氣霽蓬窗。鳳鳥飛來也是雙。前度碧桃花底醉。酒中豪興幾人降。

十年捫蝨隱江濱。一樣桃源客避秦。君輩飛騰霄漢遠。可能憶得舊時因。

浮沉塵海八千秋。不識兒孫馬與牛。只愛詩情芳草外。夕陽樓上笛聲幽。

第一詩篇却有情。君家各自憶芳名。最憐枕畔遊仙客。旅夢和愁到處驚。同人云來者殆仙乎

清香一柱曰仙乎。曾徧三山與五湖。何必尊前留姓氏。近來世事要糊塗。

吾去了。

替肩輕襲五銖衣。纔近青霄又倒飛。蒼莽乾坤皆醉夢。羣鷗江上轉忘機。

小蘋香居士在生長名門。幼通六藝。十五年前。客死漢上。今夕諸君在此三生幸事。

故鄉親舊久飄零。逆旅何人眼送青。從此天涯歸路斷。只依丹旆數晨星。

尚有所瀆。諸位當弗責也。時爲趙君朗誦天蓬咒逐之。半晌無字。

頻年落魄楚江濱。曾結良緣翰墨因。寒葉飄零何太苦。風前猶被蝶蜂瞋。

我非奢望於諸位。抑何見棄若是哀哉。許君云如欲運板還鄉。願任斯舉。我輓被火。不克告歸。生於長沙。今求附便。但須日誦七如來二十一遍。書黃焚

冤孽

五十五

地獄寫真記

於水濱。抵長沙卽了。去年本欲謀返。但附民船。有神查察。卽有官船。未曾通謁。不能依附。吾姓官名天福。字蓉珊。叩託不勝冒昧。如蒙俯允。卽附舵尾。伏乞恩憫。叩首頓首。同舟諸君均允好極了。

風帆直指故鄉山。再造鴻恩不可刪。願視行程千萬里。鵬搏鳳翥傍天關。

江天湛湛水悠悠。清福平生愧未修。莫叩蘭因兼絮果。船頭山氣挾雲流。暗藏天福叩謝四字

滿船賓客盡多情。載得微靈自在行。前路蒼蒼好山色。居然化鶴返鄉城。問誦如來合法否

多君兩日誦如來。寸紙書黃寄水隈。難得良緣逢此夕。清香如篆透蓬萊。時有甚奇語者

勸君休。各訴風流緣。意紅情總是愁。夢醒鷄鳴星月落。更何人尚住溫柔。

我生前好談閨闈。善話風流。曾有鄰女相狎。以療而亡。冥王判有大過八千七百六十四次。罰絕嗣火棍。本欲發遣寒外。因查得生前性尚直諒。可贖一遣。否則非故我矣。可不懼哉。夜漸深。

諸位欲睡。天福可退。如未睡。尚可談。同人請吟詩

一曲霓裳奏九天。蓬萊闕下襲金仙。黃泉嗚咽淒涼調。敢賭宮商到綺筵。問生前得年幾何

血氣未定。陰律最嚴。第一色。第二殺生。第三文人筆。我生前得其二。尚何言哉。問曾否得科名

一領青衫已十年。綺情多半悞生前。東家宋玉風流業。潦倒而今

冤孽

五十六

地獄寫真記

尚未旋。問家室何在

不敢言。心欲割也。多分風流業障。大抵如斯。問隣女何如

東風芳草夢無痕。蝴蝶莊家莫再論。垂柳如絲花似雪。可憐人面月黃昏。

諸君莫笑。問鄰女在否

青絲覆額弄梅來。繡轍鴛鴦印碧苔。回首粧樓人不見。夕陽粉燭臥蒿萊。退

衝波畫舫捷如梭。錦纜牙樁氣若何。漫道宵深詩趣足。懺餘綺語悔猶多。

赤欄橋畔畫樓西。漫喜仙桃洞口迷。多少穿花雙蛺蝶。秋衣零落不如泥。

休問藍橋路短長。仙家那復有元霜。雲歸總是蓬萊好。回首巫山杳斷腸。

筆花錯落淚珠圓。悔不生前早學仙。誤煞鴛鴦真福祿。枉拋骷髏漢江邊。

劉郎不敢更題糕。咫尺神祇布九皋。寄語諸君各珍重。深江失足卽洪濤。同人意欲稟請守壇

頃承諸賢哲垂青。聞之感激涕零。惟天福福薄命乖。生前孽障難蠲。塞外之役。雖冥王鑒宥。而此去故鄉。尙欲待質神仙之路。何敢妄思。倘諸賢愛我飄魂。乞賜金剛經十部。問何不持勸戒詩贈罪死後悔過已不及矣。問僑女同罪否

儂家倚馬走章臺。贏得羣花笑口開。誤我才華消我福。幾人攜手

冤孽

感化族姪

五十七

地獄寫真記

湯餅會族

對族忍耐

九泉來。既須待質。何不避在漢口。

天威咫尺。大案未平。半點流螢。豈敢久依日月。今我罪不足惜。諸位能以不肖爲鑒。則罪可減等。陰陽之法。小同大異。陽律自作自受。與人無涉。陰法自己罪戾。絲毫隱能。多告一人。罪減一分。問陰司奸律陰律不甚分明。惟聞淫律誘良最重。天福父諱思恩早歿。母戚氏五月而婦遺腹得男。故以今名。以誌家幸。十四歲依外家讀。後知識初開。血氣未定。偶於市肆購得淫詞小說。閱之甚悅。每夜讀。散塾待母。寢熟自起。篝燈細繹文義。情由是而生。冤亦自此深矣。越數載。母因責子不從。鬱鬱而逝。不孝之罪。又自此積矣。然不肖無夙根。至死不悟。竊謂親歿無人約束。轉覺自便。一日過親戚家。見少年乳娘。心忽大蕩。乳娘固尤物。遂

約乃諧。由是失足矣。後貧無依倚。乳娘他適。我遂充湘潭縣吏。

公退無非作花裏之秦宮。朝朝暮暮。興不少衰。吏俸盡化於貞母棺未葬。後燬於兵。人子之罪。深淵高山。而猶不悟。時有酒家女。性頗貞潔。有老父在。囑女當壚。女不從。日惟刺繡爲業。我偵知其隱。約三四友日過其家。非醉不歸。女久知我爲吏。心漸移。我窺得之。遂計使其父充捕役。他日盜劫鄰封。湘潭奉文同緝。我卽賄通家丁。保舉其父可勝是役。父卽持文去。我仍醉於女家。四顧無人。半成戲謔。由是女心亦相向。其父旬日歸。察女色甚慌。夜半細詰。女羞自縊。其父呼救。乃得不死。終不言。後我又計給其父。欲令女歸我。父不從。願賣爲富家妾。不欲作黔婁妻也。我無計可施。因卽慫恿其成。富者乃漢陽大賈。俟其事成。

冤孽

五十八

地獄寫真記

卽令其父銷捕役差。攜金之他省。我卽訟富賈誤買有夫之女。縣官斷還金領女。我復以貧不堪贖。又恐女心從富者。賄託賣花娘私許。有田舍可活。且我時已入痒。與其爲富賈妾。不如作秀才妻。女心亦怦怦。遂教到堂供詞。越日官提集人證。我卽賄通幕客爲媒。乃斷歸我。富賈曾與女父金。女以父命非誤買也。官詰既有父卽傳來。女供父歿已久。官卽責富賈既買其女。焉有不知。其父如欲平反。非父到案。不能爲爾。顛倒是非。富賈口塞。又通同總吏及在庠諸先輩。公稟賈者爲富不仁。素有武斷名。如此行凶。萬不可宥。卽將女斷與本夫領去。賈者求還聘錢。官謂平日行凶。咎由自取。本欲治罪。姑寬免究。着交保具領。越三年。女愁病而亡。富賈由是亦怨成疾。其父後客死他鄉。一

案如此而了。我自女死後。惘惘無所歸。前案稍稍聞於縣境。恐敗露。遂浼在庠先輩薦於樊城爲質出官。而故態復萌。鄰東有女。年十有七。姓朱氏。父母俱存。有兄嫂。其姊二十一歲。嫁楊姓木商。妹色絕麗。能歌識字。我卽以詩私約。先與其兄訂交。兄好葉子戲。終日不倦。我乘其隙。次年元宵作燈會。因到其家作通夕飲。其父好酒醉而寤。兄亦與他客賭錢。我卽潛入內廚。與其妹通。贈以繡帕金環。由是又成一案。其家久而察得之。將逼女自盡。我知之。計誘燒香。我攜之遁至武昌。朱姓碍於名不究。後遇歐陽達夫。係與曾侯家有眷。勸我改過。早歸故里。切不可流落自暴。我時如醉夢。癡迷不醒。不聽良言。達夫遂絕交去。又久之。達夫復遇於漢上。甚至涕泣而道。並告可借往金陵。達夫

冤孽

五十九

地獄寫真記

不能強之去。從此真絕矣。我在漢上。無事可爲。女私有蓄金數百兩。相與流寓。金漸盡。病漸深。壬申九月卒。哀哉。冥王拘至案下。時乳娘已死。斷我平生業障。實爲尤物所孽。並查其生前誘人不少。遂治重法。發遣蒙古給游牧廠。我卽欲發遣。因案證未齊。先將第一案發落。流寓而死。以報前女之父。火其骨以謝母也。遂判囚魄押繫湘潭縣獄。越周復提集女魂對簿。查女性貞白。我計誘敗身。將女罰管千板。以示薄懲。夙根尚好。前生係苦行僧。因一旦見進香女子。調戲言語。故報後身終不成貞。今既已失節。餘無他罪。發往浙江雲棲再修矣。我仍繫獄。不知何罪。此年忽押解東岳。見鬼卒復提乳娘及酒家翁到。乳娘僅認其面。餘非人體。酒家翁身無寸縷。面若塗炭。我三人皆不言。惟見

大帝將朱判遞交判官。卽將他二人擄出。我簽差押解江夏縣主。提富賈對質。查得富賈之財。得於不義。我之訟爲他人報怨。卽將富賈同押。我久久不知案何以結。忽一日復提出。縣主擲下一朱諭。謂奉東岳命押旅店。不必拘禁。我卽想遁回。又遇一卒云。『前案正多。豈宜逍遙自在。』我卽私訊卒。卒言不押禁室。因有親戚獻華嚴經二十九部。但罪大不能開釋。小住聽候傳訊。去年聞案將判。又往江夏探聽。據卒告。則年當押赴湘潭。我訊其可否自歸。又告以可自投案。苦無安便。今見諸位開品。我卽稟明縣主。願自求便歸案。縣主卽着到船。諭中路卽將功罪開呈鈞鑒。我本未便詳說。恐諸招位唾棄不錄。午前聞蒙厚誼。欲採芻蕘。付諸同好。故將顛末錄求大才筆削成文。廣爲

冤孽

六十

地獄寫真記

宣布。有一人爲鑒。卽少一刑。現知鄰女之兄已到案。鄰女展轉流連。亦將投案。故我先往。然是兩案富賈雖取不義之財。而買妾無過。實爲我播弄。離人妻妾。罪恐難寬。朱氏一家又爲我敗其家聲。雖其中另有果報。而我居心不善。罪亦難辭。兩案並結。心甚耿耿。母氏劬勞。不能圖報。卽爲畜類。亦難蔽辜。今幸母氏一生節孝。已受上帝封誥。愛子猶如生日。曾乞帝前。故免發遣。痛哉哀哉。前火骨時。一卒由江夏押赴櫬前。將魂附尸。然後加火。痛苦萬狀。如萬牛分體。五臟迸裂。及至數月。痛苦漸消。故不孝之罪。萬不能免。人間久延親軀。一日十過。况棄置不問耶。悔之已晚。夫復何言。將來尙不知如何結案。悔莫能追。苦哉苦哉。退

凡浪子探花。其罪尚小。然青樓一宿。或遺其種。此苦更不堪忍。每至春秋時節。必押赴娼家。受彼宅神辱。凡有穢物。皆面給食。故人皆謂宿妓罪輕。但不知遺種之辱也。此事關係宗祧。與不孝等。故律嚴而酷。須俟十年期滿。方脫此厄。我今無他奢望。但求各案早結。將來赴東岳時。不用迷性架足。迷性架三足。高數十尺。如橋木中結火鍊。將魂附鍊。用酸澀水建瓴而下。水受火則若流星。魂亦四散。俟治畢。以蜣螂附鬼。旋轉百回。再成本形。其靈盡泯。能免此法。則虛靈不失。尚可再與諸位領教。否則不堪設想矣。案結靈尚可存。即往生亦可留我智慧。以補前愆。不發輪迴。亦可逍遙山水。然恐不能。惟祈諸位速賜此篇。削而付梓。能勸一人不犯淫戒。我實受德無量也。言盡於斯。冒昧

冤孽
地獄寫真記

六十一

無極。問東前生何人轉世

漫問生前月與風。玉樓有女繡絲工。偶然醉墮花陰裏。鳳子銜歸瑞珥叢。問女身何得遂情男身

乾坤九級本無分。未必輕殘是練裙。但論平生賢與魯。金釵隊裏有奇勛。

諸位以陰陽分優劣。則乞丐賢於命婦。有是理乎。人間夫婦之合。以前生恩怨定之。有報德者。為人婦。與人誼育令子。報怨者。即帷薄不修矣。今夕已艾。諸位稍息。丁馬二賢。腕力助我不少。叨擾萬分。不安之至。此行倘後會有期。必為蛇雀之報。諸位在上。天福叩頭。不再言矣。退

一枝秃管日飛鸞。訴遍哀情淚暗彈。割愛願揮三尺劍。返魂誰贈

九還丹。愁如原草燒何易。冤潑江波浣亦難。惆悵鄉城今再到。無顏重見舊園官。問初到時詩何以懸懸若仙

好鳥枝頭乍破胎。漢皋遊興未全衰。當時羞澀儂家面。半掩羅幃不敢開。

今日感辜公盛德。未敢唐突。風流業障。如此難消。哀哉。初上公舟。恐被神逐。且陽氣方壯。非造次可接。不得已僞託仙家。實冒昧之至。

情波慾海憐飄零。何幸辜公眼共青。斷送年華嫌綺語。護持絮魄仗金經。當時秋士心。曾醉此日春。婆夢已醒。却喜清宵星斗下。焚香重與細丁寧。

諸位勿笑。風流孽續。陳障本不敢。因蒙明問。瀆述一切。亦果報

冤孽
地獄寫真記

六十二

也。朱氏自天福歸冥案後。終身流轉。漢口本乏親故。又為前害不能歸。至母家。哀哉。天福病裏。藥費不資。債成山積。棺槨又費多金。無可措手。忽來狠心人。先作圈套。偽妝善良。送錢四十三串。朱氏無可如何之時。深信好人。即叩頭道謝。繼而謂少年孤孀。不宜獨處。招至狠心人家。到彼三日。忽怒罵索債。若不允。即驅逐。並欲指為土娼。送官嚴辦。朱氏又叩頭求救。狠心人復挽人說合。既不完錢。當以身代。朱氏遂迫為彼妾。其後正妻聞之。即辱罵毒打。欲出無門。難生難死。半月苦楚。身無完膚。後將朱氏轉給其族人。無賴者。後無賴賭被官獲。朱氏為縣差所得。迫為娼。鴿母不甚愛惜。病甚。遂之途斃於路。其至輾轉飄零。亦天福生前計誘所害。朱氏無過。哀哉。年三十六。問近在時朱氏何年歲二十一

歲。

紅塵香夢醒蘭房。紙帳梅寒更帶霜。回憶東風搖落後。采花蜂蝶太猖狂。

香殘重對可憐宵。刳刳相乘佛不饒。覆水難收花墜溷。世間何苦盜紅綃。

慾海沉淪似醉迷。曉樓笑語夜臺啼。春歸柳葉多黃落。莫更逢人唱大隄。

停香小住意纏綿。青眠如公亦可憐。多謝誦經朝復暮。飛花孤負九重泉。

天福罪重生。負五倫。死拘九地。刀山劍樹。莫可潛藏。自作自受。哀哉傷哉。問彌留時何。以別朱氏。

冤孽

地獄寫真記

六十三

杜鵑啼血月輪斜。樓閣燈殘走夜叉。弱質蓬頭珠錯落。繞床無語惜年華。問病中情形。

綠璃窗下藥爐烟。愁對牛衣百慮煎。金盡床頭花命薄。可憐借隱僅三年。問朱氏流離見過否。

一墜紅樓不是珠。千金難贖繡羅襦。夜深月冷鴉啼樹。無復凝妝與玉俱。問病幾時。

吟肩瘦削骨成稜。纖手憑欄冷握冰。經歲文園愁臥病。鏡中不見曉妝凝。問未病以前何如。

年華如水誤情凝。揮手紅塵敢繫思。愛我微靈休絮問。樽前腸斷恐傷時。問朱氏有詩否。

吟囊賸得衍波箋。的的珠璣帶露圓。鏡檻悲涼鸞影冷。舊時紅葉

化秋烟。請錄朱氏舊作。

樓頭新月一鉤斜。半面妝成愧賽花。天上姮娥何冷淡。窗紗扶上玉梅遮。

小作已愧大家。冤孽相報。言之涕下。因諸公厚意。約略憶及。餘皆遺之。問何案。大者兩案。即開呈鈞覽者。餘尚有風流孽障。

過尋常發落。猶不足怖。所苦兩案耳。乳娘已給游牧廠。而故夫尚在。不知何判。母氏超升。不加責罰。然東岳治以不孝之罪。先

火尸。僅報其當年不葬。至於保抱苦心。竟置度外。斬祖宗之祀。負母氏之恩。祖宗未轉生者。至有來案以訟之。總而言之。咎由

自取。哀哉。惟逢菩薩。不論何罪。可解紛釋怨。問見菩薩境。望見清圓彩光。枷鎖立釋。菩薩前由浙赴何南。仰見一次。當

冤孽

地獄寫真記

六十四

時天福初拘。須案定後。途之則怨。關帝光亦在彼。見過兩次。紅光後有金甲神隨之。問牛頭馬面有否。未見。當時投到。僅見左右站立二

十餘人。旁置枷杖鐵練。問其刑具。刀山劍樹。炮烙水牢。抽腸拔舌。皆有。今天福將去。蒙恩旬日。感戴莫名。罪積山高。法無寬貸。惟乞

諸位將前呈果報。芟削詳明。宣布四處。俾作殷鑒。綺語乞刪。除殆盡。此去恐永不超升。靈明之氣。恐不復有。誤盡聰明。百身莫

贖。諸位善氣接人。福祿極厚。惜一寸之光陰。保三生之福慧。留

有餘之血氣。為宗室之光榮。篤實以裕。後昆仁恕。以馭僕隸。勿

誨淫。而談閨闈。勿貪花。而作治遊。存心忠厚。為士林之圭臬。行

事老成。當國家之播璫。聰明太露。非真聰明。陰默不聞。是大陰

鷲。讀書不看。盲詞寫書。務除祕戲。能不作離文訟狀。真為惜字

之人能屈傳妙果良因方是修行之士天福無及悔不可追羣
公多才誠難預量鵬搏風健鵠望日深言盡於斯願同奮勉叩
首退

枯木江皋凍霧黃。陰陰沙嶼影蒼涼。前津迷斷還鄉夢。那有中流
大士航。

平原漠漠半陰晴。沙鳥扶雛款款行。愁絕旅魂歸路黑。淒風苦雨
是鄉程。

諸位高恩辜負了。乞再書船神堅屬來差。勿加囊木。唐寸紙
燒給感恩
無既。此刻不能多言。哀哉。退矣。

神在淫爲惡首。菩薩不救。輕則削名。重則絕後。勿謂天高。神祇
左右。賞罰無私。絲毫不苟。爾等有生。慎獨是守。孽海沉淪。法無

寬
孽

六十五

地獄寫真記

寬宥孽類已押爾等速罷。我有公在。不便多留。升



學制統述

咸豐歲在昭陽赤奮若鐫

學制統述敘

古者學校之制至周大備自閭里鄉遂以至王宮四郊莫非設學之地自父師少師以至樂正司成莫非設教之人其文詩書禮樂其倫君臣父子其行孝友任恤故一時人才輩出通明學術曉達治體以措諸家以施諸國以推諸天下裕如也漢唐以來言學制者紛紛迄不得其要領惟北海鄭君之注融會貫通若合符節其散見於各經者可考也

今上御極之三年二月上旬丁

學制統述敘

天子臨離講學臣所校書中祕得與園橋之觀學徒帥宗栴宗

栴宗李觀

聖朝之鉅典發思古之幽情以成周學制質問於是仿朱子儀禮釋宮錢氏文子補漢兵制之例刺取經注學制之言條分縷析又別爲問荅以發其意成書二卷名曰學制統述述之云者依經求例依注求經不敢自逞臆見也統述云者每解一經必融會全旨每闡一注必貫串全經不敢呈一漏十也凡說經之法皆當如是豈獨學制乎哉道光癸未當塗夏所譌於京師安福衡衡之寓室

學制統述卷上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學校之制虞夏商以來書闕有閒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成均瞽宗之名時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聞也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注〕元謂董仲舒曰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灋者其遺禮可法者明堂位瞽宗殷學也〔交〕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

學制統述卷上

籥皆於東序〔又〕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所可述者成周而已周之學制有大學有小學

〔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注〕東膠大學膠之

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

有鄉學

〔王〕制〔注〕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其立鄉學亦如之〔又〕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注〕此庠謂鄉學也

天子之小學在郊大學在國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此小學大學殷之制〔疏〕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

學制統述卷上

二

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

諸侯則大學在郊小學在國仍殷制也

〔大射儀〕記公入鷺〔注〕鷺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

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鄉射記〕於郊則閭

中〔注〕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疏〕大射于大學者據諸侯而言也天子大射在虞

庠小學以其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諸侯不得立大學

在國立大學在郊故鄭引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殷法諸侯用焉魯頌思樂泮水泮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夜夜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子適魯辟廬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類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作郊宮天雅靈臺章疏禮器注云類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作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往行適之故知在郊蓋魯公以周公尊之使用殷禮

學制統述卷上

三

故學在郊也所樂魯得立四代之學所以尊周公若大學在郊小學在國係諸侯通制非尊魯也觀大射記公入鵞則大學在郊非僅魯侯矣疏說非是

天子之大學得兼四代之制

鄉射禮注周立四代之學於國疏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按王制云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左學右學周人東膠虞庠周立四代者通已爲四代但質家貴右故虞殷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文家貴左故夏周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周所立前代學者立虞夏殷三代大

學制統述卷上

四

學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疏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爲言耳故與此注不同先師以爲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按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爲虞庠也又此學書於虞學以許氏宗彥按校本學舞於夏學學禮於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教也所按周立三代大學於國通已爲四代其四郊小學爲有虞庠制不兼夏殷兩代注疏之說甚明乃疏中又有一條云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而教之則周之小學也經明云書在上庠與小學何與不免自相矛盾矣

劉氏微曰周人立四代之學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北爲有虞氏之學東爲夏后氏之學西爲殷人之學當學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所按劉氏一處並

建四學之言證之鄭注的當不易至以三學分配東西北三面經注皆無所見不足據

其四郊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故名曰虞庠焉

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

虞庠在近郊五十里之中亦謂之成均

北史劉芳傳引王肅禮記注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文

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董仲舒曰

學制統述

卷上

五

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疏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成均則虞庠也上尊堂上之酒尊天子於成均之內飲酒以恩澤被及於此郊人其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也

天子大學雖在國而辟廡則建於西郊虞庠

詩靈臺章疏靈臺與辟廡同處辟廡卽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大學在國大學雖在國而辟廡仍在郊何則圓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廡與大

學爲一所以得大學移而辟廡不移者以辟廡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廡與大學爲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大學爲辟廡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廡矣

若養庶老若祀先賢若大射若天子視學若世子齒學皆於虞庠行之

王制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祭義祀先賢於西學注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大射儀公入驚疏天子射在虞庠周之小學在西郊鄉射記於郊則間

學制統述

卷上

六

中注于郊謂大射也大射于大學疏大射於大學者據諸侯而言也天子大射在虞庠小學以其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春官司服饗射則驚冕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驚冕也同凡筵大射王位設黼依疏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于西郊小學虞庠中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注祭畢天子乃入疏有司卒事反命者卒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而反命于天子于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于國

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又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其春合舞秋合聲師出受成師入獻賦雖經注不言所在亦虞庠差近之耳

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頒樂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疏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

學制統述卷上

七

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所案下節孔疏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養老在大學則合舞合聲亦在虞庠也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魯頌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所案受成獻馘法不言在何學以諸侯在頌宮例之則天子宜在辟廱天子辟廱在虞庠則受成獻馘亦當在虞庠也至於食三老五更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擯千則行於王宮左之大學王制所謂養國老於東膠是也

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冕而擯千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擯千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

其孟冬大飲烝及王親視簡學皆於東膠大學行之

月令孟冬是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其禮以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燕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曰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騁彼公堂

學制統述卷上

八

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疏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曰大飲烝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證大飲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事云十月滌場者謂場功畢入滌掃其場朋酒斯饗者毛傳云兩樽曰朋鄭云饗謂饗禮而殺羔羊行禮之時升彼公之學校之堂舉彼兕觥之爵以罰失禮臣下慶君命受福無疆也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太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

九年大成學止也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兼賢者于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

若始立學者則養老於東序焉

文王世子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言始始立學也疏若非始立學則視學之後凡養老于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

大學小學以外又有虎門左之學王公之子弟八歲入小學者學小藝焉履小節焉

學制統述卷上

九

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學國中失之學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于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尙書大傳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注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

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入小學者咸於其家之塾

學記家有塾天戴禮注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學書計謂公卿以下教子弟于家也

至於十有五歲則自王公之子弟以及國之俊秀皆入大學禮所謂舞東序禮贊宗書上庠是也國學備於此矣

天戴禮王子束髮而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教于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太師詔之贊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

學制統述卷上

十

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贊宗贊在上庠注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曲謨之教所興也學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鄉學則夏謂之校殷謂之序

孟子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集注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

周人修而兼用之立校於閭里之塾

學記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

門側之堂謂之塾疏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爾雅釋宮文校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之內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今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皆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此注云歸教于閭里其比與鄰近只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宣十五年公羊何

學制統述

卷上

上

休注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至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所按鄭以閭里之學謂之塾公羊注謂中里爲校室則周以夏之校設于閭里之塾明矣左傳襄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卽此校也閭係鄉之屬故曰鄉校非鄉學名校也杜預以爲鄉之學校得之又按司徒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係二十五家公羊注云一里八十戶與周禮不合不知何氏所出姑存以備考

立序于州黨之中

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注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注州黨曰序學記黨有庠疏鄭注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此云黨有庠者鄉學曰庠故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鄉飲酒義疏按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鄉學曰庠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于鄉

學制統述

卷上

上

之庠學不別立也
又設庠于六鄉仿有虞氏之制焉
鄉射禮注周立四代之學于國而復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王制注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王制耆老皆朝於庠注此庠謂鄉學也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注庠鄉學也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在遠郊之外所案鄉之下黨州族閭比遂之下縣鄙鄉里鄰閭里置塾州黨縣鄙置序鄉遂置庠此定制也此遂不言庠而云序者或遂在縣內

縣已置庠不必更作遂庠猶之黨在州內黨已置庠不必更立州序於鄉言黨於遂言序互文見義非遂反置序而黨反置庠也或曰此黨有庠遂有序是殷制或曰衍當作州字之誤也

庶人之子始就學者入里校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耨鋤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

其有秀者升庠序王制所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是也

學制統述卷上

王

王制注移名于司徒也宣十五年公羊注父老教子校室其有秀者移之鄉學

閭里之教學小學大學者咸有之

尚書大傳條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

庠序之教則按閭里之秀而皆入大學者也

詳問答

凡大學考校之法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學記文也下一年至九年同鄭氏曰中猶閒也鄉遂大夫閒

歲則考校學者之德行道藝折按學記此經節末云此大學之道也故斷為大學考校之法又鄭注云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疑此中年考校非周法竊意三歲大比乃獻賢能之期此中年考校乃鄉遂校士之法不妨並行不悖

一年視離經辨志

鄭氏曰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張子曰離經謂離析經之章句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學制統述卷上

王

王制文也下至然後祿之皆同鄭氏曰帥循也不循教謂教狠不孝弟者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食官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賈氏曰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放狠之人為之習射習鄉

三年視敬業樂羣

朱子曰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

者移之有如初禮

鄭氏曰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事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于鄉學使之觀焉賈氏曰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考校之時

五年視博習親師

張子曰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朱子曰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該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

鄭氏曰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于

學制統述卷上

圭

郊學賈氏曰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

七年視論學取友

張子曰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朱子曰論學者知言而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鄭氏曰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之習禮于遂之學孔氏曰謂七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鄭氏曰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師道張子曰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言其大略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可以無恨矣朱子曰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較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道學之驗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學制統述卷上

夫

鄭氏曰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疏謂九年之時鄭注不云間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言間年也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鄭氏曰可使習禮者學大學不征不給其祿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斯按上文鄭注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疏云鄉大夫考此有德行道藝之人升名司徒未卽貢舉入官則此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卽貢士于王矣周禮所謂獻賢能之書于王是也但獻賢能是鄉大夫事此屬之

司徒者鄉大夫司徒之屬故耳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鄭氏曰移名于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所按上文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即王宮左之大學也此大樂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于王又在大學之中而拔其秀焉者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皆鄉學凡民黜陟之法也

學制統述卷上

七

若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九年考核之期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自將出學至終身不齒皆王制文鄭氏曰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

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

鄭氏曰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于大學也

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氏曰去食樂重弃人棘當爲棘棘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太遠

其不言所升者貴者近于王無可升也

閭里之教父師少師主之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獲耒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

學制統述卷上

六

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注上老父師也餘庶老少師也

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賀介注先生鄉中致仕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

州黨之教州長黨正主之

地官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

民而射於州序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鄉之教鄉師鄉大夫主之

〔地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

學制統述

卷上

九

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而總其成者司徒焉

〔地官〕序官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援

邦國〔天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國學之教大司成大樂正主之小樂正大胥小胥大師籥師籥師丞都司馬諸子之倫屬焉

〔文王世子〕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注〕

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

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疏〕此有大樂正小樂正

周禮有大司樂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又〕胥鼓南〔疏〕有

謂大胥〔又〕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

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

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注〕學以三者之威儀也〔又〕大

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注〕教以三者之

義也〔義注〕疏本誤作〔疏〕前小樂正既學王者之威儀今大樂

正又學三者之義理〔又〕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于大司

制統述

卷上

三

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春官〕大

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樂師]

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天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饘其不敬者〔籥師〕掌教國子舞

羽敔籥〔夏官〕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以國灋掌其政學〔諸子]

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

使之修德學道春令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王

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

樂正以告于王〔文王世子〕樂正司業父師司成〔注〕司主也〔疏]

學制統述卷上

世

司是職司故為主謂樂正主大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大子成就其德行也所按鄭氏以小樂正當周禮樂師則大樂正當周禮大司樂也鄭注周禮序官云大司樂樂官之長是樂師以下皆屬大司樂也鄭注文王世子以小樂正教養老乞言合語三者之威儀大樂正教三者之義理王制又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是小樂正以下諸官佐大樂正施教明矣又文王世子樂正司成並稱則司成與樂正同主國學之教無疑文王世子序諸教官先小樂正次大樂正次大司成係先卑後尊孔疏又謂樂正主太

虎闈之教則師氏保氏主之

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注養

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師氏即司成也

文王世子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注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徽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疏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即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凡學中之祭祀有先聖焉

學制統述卷上

世

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注先聖周公若孔子先聖周公若孔子以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辭有先師焉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

有先賢焉

學制統述卷上

世

祭義祭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注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所按鄭注先賢與先師無別俟考又先聖先師俱以漢法況之去古已遠不知周所祀者何人嘗聞之汪衡齋萊先夫子云先聖者立教之聖即作經之人必犧開龍圖九篇而畫卦爲易之聖神禹啟龜書六篇而行疇爲書之聖放勳采摭壤錄康衢爲詩之聖黃帝通婚姻製琴瑟爲禮樂之聖大撓作甲子始編年爲春秋之聖其他不著所作之經而垂教萬世若燧人有巢神農少昊顓頊帝嚳帝舜成湯文武皆聖也先師者述教之師即傳經之人文王繫周易之

辭爲易之師箕子述洪範之篇爲書之師八伯歌卿雲皋陶歌元首爲詩之師伯益作秩宗后夔教胄子爲禮樂之師竹書紀年本于歷代左史爲春秋之師其他不著所傳之經若赤松綠圖尹壽蒲衣善卷先生務成子師尙父皆師也

若養老于太學則又祀先老焉
[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疏先世之老
凡祭祀之事禮輕者薦豆用蘋藻爲釋菜
春官大胥春入學會采合舞注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芳之采或曰古者士見于君以雉爲摯見于師以菜爲摯

菜直謂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元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文王世子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注釋菜禮輕也所案采蘋藻云亨蘋藻于魚漚之中是餽羹之菜此釋菜既無牲體意者其盛之于豆與

禮重者薦俎有牲牢兼舞爲釋奠

學制統述卷上

世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注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王制疏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釋奠有牲牢文王世子不舞不授器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所案釋奠之禮有牲牢則用俎明矣將之以束帛爲用幣

[文王世子]及行事必以幣說文幣帛也

凡釋奠之禮六始立學一也

[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

師還二也

[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通四時之釋奠六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官謂詩書禮樂之官〔疏〕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於春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之時所教之官亦各釋奠於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皆然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所案經不言夏者省文耳

釋菜之禮三興器一也

學制統述卷上

某

〔文王世子〕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

仲春上丁二也

〔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入學〔春官大胥〕春入學釋采合舞〔注〕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元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所案鄭氏之意是合月令周禮爲一事然則大胥其佐樂正者與

大學始教三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用幣之禮二始立學一也

〔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興器二也

〔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爲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皆見于經而可考者也

學制統述卷上

某

學制統述卷下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問答

問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子首列虞夏商之學而不數米廩何也

答鄭彼注云魯謂之米廩是米廩乃魯之學名非有虞之學名有虞之大學名上庠夏后氏之大學名東序魯米廩之學爲有虞上庠之制序之學爲夏后東序之制故不以米廩屬虞學也問然則下文啓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子何以解焉

學制統述卷下

一

答卽以經文解之而知鄭注之確也啓宗泮宮殷周本有此名魯因之而不改故曰啓宗殷學泮宮周學米廩與序虞夏本無此名夏有東序西序之名無單名序者其名始之於魯故特言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稱其本名以釋之其不言上庠東序者省文耳明堂位又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太廟如天子之明堂庫門如天子之皋門雉門如天子之應門與此同一文例

問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諸侯小學在國大學在郊注疏之說如是子何所見而取之也

答王制言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天子小學在郊大學在國有明證矣大射儀鄉射記魯頌諸篇皆紀諸侯之制所言大學皆在郊故知諸侯小學在國中

也鄭孔諸儒之說皆根本于經非臆斷之說故取之

問學記言武王散軍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鄭注云左東學右西學王制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東膠西郊亦東西左右相對說者謂三代大小學皆在郊似較鄭君之說爲優

答王制言大學在公宮南之左小學在郊是殷人右學左學以國中及郊作對殷既如此夏與周可例推矣蓋大學在公宮之

學制統述卷下

二

左左居東方小學在國之西郊西居右畔故以左右東西作對非謂同在郊也若云三代大小學皆在郊則王制之說不可通矣至于武王散軍郊射猶沿殷人大學在郊之制彼時諸侯從征者衆故分諸侯射于東郊以狸首爲節天子射于西郊以騶虞爲節鄭注所謂爲射宮於郊殷未有四郊之小學武王伐殷反特爲射宮于東西郊以習射中也與尋常之射不同不可援以爲例也

問祭義云天子設四學說經者皆以爲四代之學子何以必從鄭氏之注以爲四郊之虞庠也

答四郊有學之說由來舊矣大戴禮保傅篇云太子少長知妃

色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愆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論矣是四郊小學大戴禮已有其說北史劉芳傳引王肅禮記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是王肅之說亦同於鄭也孔氏疏以四學爲四代之學違背鄭義而未引皇氏云四郊虞庠謂四郊皆有虞庠則皇侃亦主鄭說後儒因孔氏之言遂以四代當之不亦誤乎

學制統述卷下

三

問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北史劉芳傳作在國之四郊近孫侍御志祖讀書膳錄引以證今本之誤段大令王裁作禮記四郊小學疏證以發明之子既以四學爲四郊之學何不從劉芳傳在國四郊之文使鄭注前後貫串直截了當乎

答劉芳傳在國之西郊作四郊可備一說然據以改經則不可也周四郊雖皆有小學然與東膠大學對者惟西郊之虞庠故又謂之西學祭義祀先賢于西學是也自王制經注虞庠在國之西郊外孔氏之疏詩大雅禮文王世子賈氏之疏儀禮大射儀鄉射記周官司服司几筵皆作西郊虞庠其他不可悉數一

一改之不亦煩乎

問虞庠在郊遠近鄭氏無明文子從王肅以爲在近郊五十里之中何也

答鄭注文王世子篇天子視學節云祭畢天子乃入疏云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鄭注凡大合樂必遂養老云是天子至郊學

朝出暮反司馬法言周制百里爲遠郊五十里爲近郊若虞庠在遠郊天子一日之間斷無往反二百里之事鄭王制大學在郊注引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雖引異代法解殷制亦舉郊之至近者

學制統述卷下

四

言之詩疏引駁異義云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無靈臺有時臺囿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廕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

之元之開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廋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廋也詩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廋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沼有辟廋其如是也則辟廋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圃也沼也同言靈于臺下爲圃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著雖然于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

學制統述卷下

五

以明之矣折按尔元邑外謂之郊注云邑國都也詩碩鼠章適彼樂郊傳云郭外謂郊則自國都城郭之外皆謂之郊公羊說在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內皆謂辟廋在郊左氏說太廟之中則在國矣鄭君云于郊差近之耳是從公羊韓詩之說云在廟則遠矣是不然左氏之說鄭不辨公羊韓詩二十五里七里之說者可見二家之說差近必不以辟廋在遠郊百里之上也王肅云去都五十里亦未善大約在近郊五十里之中庶得以朝行暮反耳

問王制云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

後中年又爲之習禮于郊學下又云不變移之遂注云遠郊之外曰遂又爲之習禮于遂之學考周禮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六鄉之外爲六遂注云鄉界之外是郊學在遠郊百里之上矣予以爲然否

答此郊學謂庠之在鄉界者也王制上文云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鄉飲鄉射俱行之鄉學非行之于小學者也鄉恐人以習禮于郊謂習禮于郊之野故以郊學明之非以此郊學爲虞庠且遂與鄉同制若謂習禮于虞庠則遂之人當四不變之時果於何而習禮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

學制統述卷下

六

所當也

問子以飲射不行于小學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于虞庠何謂也

答此飲酒謂養老于虞庠也王制不云乎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是虞庠飲酒之禮也

問文王世子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三辰五星天所因以昭臨天下羣老無數其禮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

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必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人學舍菜合舞秋頒樂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惟所欲以告子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合二注觀之養老卽鄉飲酒之禮天子且行于太學何虞庠之不可行乎

答此不善讀鄭注而附會穿鑿之說也王制明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何有以鄉飲酒養老乎古人養老之禮當另有專篇以燕以饗以食學制統述卷下

七

者謂川燕饗食之牲體俎豆耳饗禮今止燕禮公食大夫禮皆賓一人筵于戶西養老之禮有三老五更羣老鄭以鄉飲酒況之故曰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也又燕禮公食禮皆卽日爲之養老行于合樂之明日故以明日息司正況之觀鄭君一則曰以鄉飲酒禮言之再則曰此養老之象類皆比譬之辭固未嘗以鄉飲酒禮爲養老之禮直行于太學之中也問說經家皆以五帝成均卽三王辟雍子必從鄭氏之注以成均爲郊之虞庠何也

答周國中立四代之學虞上庠夏東序殷瞽宗并周東膠爲四

何緣復立成均之學且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一節明言成均爲郊學董江都又以成均爲五帝之學合觀之其爲郊之虞庠何疑

問遠之于成均鄭以遠之絕句後儒以遠之于成均爲一句言遠之于成均太學之中其說亦可取否

答卽以遠之于成均爲一句言此曲藝之人但謂之郊人遠之使列于成均之中亦無不可先儒句讀具有精意必改而更新之何哉

問周禮大司樂職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學制統述卷下

八

子弟焉則以成均爲大學周禮已有明徵不勝於文王世子乎答大司樂言掌成均之灋以教國子非謂建成均之學於國也鄭彼注云成均之灋其遺禮可灋者固未嘗以成均爲大學也問建辟雍於虞庠之中鄭無明注子何信疏說若是之深也

答詩魯頌箋云辟雍者築土離水之外四方來觀者均也則辟雍爲天子視學之地矣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眾至然後天子至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鄭注云祭畢天子乃入是鄭以天子視學在虞庠也合二注考之則建辟雍於虞庠之中鄭注不有明徵乎

問辟雍在虞庠注說昭昭矣於經果何見也

答周頌于彼西雍傳箋訓爲澤名漢書注引薛君章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是辟雍在西郊虞庠碑詩說經與鄭同矣至薛君謂文王之辟雍仍未善文王未有天下無二王後助祭之事則爲武王之制無疑

問世子齒學之禮大禮也其行之當在何時也

答在天子視學之時也文王世子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

學制統述卷下

九

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夫父與君即天子也天子視學虞庠之中世子與諸學士序齒大胥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大合樂之時學士皆在舞位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又曰小樂正教千大胥贊之是教千之時世子與學士同受贊於大胥今大合樂天子視學月令大合樂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世子與學士序齒習樂亦如學千戈於東序時也

問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九年出學之期天子親往視學彼時世子亦齒於學乎

答庠序簡學之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此大學簡學不行鄉飲酒禮當行養老尚齒之禮以化之或饗或燕或食未可定也彼時世子與學士在觀禮之列故鄭不以世子齒學屬大學而以屬小學也見祭義注

問周立三代大學於國有虞上庠其一鄭注文王世子云則是視學於上庠何說也

答此上庠即虞庠之誤字也經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鄭注云祭畢天子乃入是鄭以天子視學在虞

學制統述卷下

十

庠矣下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鄭不應便忘却上文天子乃入之注而以爲視學於上庠也此以注證注而知字之誤也孔氏疏經有司卒事反命節云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疏注與猶舉也至非爲彼報也節云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絕無一語及視學上庠之事是孔所見本皆作虞庠矣此以疏證注而知字之誤也

問詩疏引異義說辟雍在大學大學在西郊與王制注不同以異義爲定論子以爲然否

答鄭君之說原有前後不同者若周制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固

無不同也王制注云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異義說云元之閒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卽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面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

學制統述卷下

十二

相變之宜所案自元之閒也至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是論辟雍在學與三靈同處之義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王者相變之宜是論殷大學在國周大學在郊之事與王制注合上文言然則大學卽辟雍恐人以殷制爲周制故又言王者相變之宜以別之北海說經之細如此後儒不細心體會致疑前後異論不亦誣乎

固始之養也適東序後儒以始初也之往也謂反命時始往養老之處似與上下文義相貫串子必從鄭氏之說何也

答凡解經者每立一說必置身三代之時想其行禮之節次究

其可行與否不徒區區於言語文字閒也考古者養老必於合樂之後行之合樂之時天子親往視焉樂官率國子學士肄業其中四方來者環辟廡而觀大昕召衆天子平旦親往此豈數刻之中所能竣事者哉養老之禮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春夏用饗燕秋冬用食禮其酬酢登降之節至繁且重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情也豈能於一日之間并合樂養老而兼行之哉故鄭以養老爲用合樂之明日而以此爲始立學也文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

學制統述卷下

十三

衆不舞不投器乃退償於東序與此始之養也適東序相合且王制云養老於東膠此云始之養也適東序則非尋常養老昭昭矣參互考之益知鄭注之確

固子以公卿大夫士之子入小學者咸於其家之塾則師氏虎聞之學惟有王之子若弟耳而用鄭注王公之子弟何也

答師氏職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故從鄭君王公子弟之說也

固然則公卿之子弟不於其家之塾乎

答虎門左之學雖爲王子弟而設或天子擇公卿大夫元士適

子之雋者與太子共學如成王伯禽故事亦無不可程子伊川爲崇政殿說書請選公卿子弟十歲以下十二以上者侍讀亦此意也

問鄭注師氏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似虎聞之學非專爲王子設也

答此未統經注前後而玩之也師氏職云掌以教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鄭以師氏兼掌大學之教不應三德三行專教

學制統述卷下

七

王子故約文王世子學世子學士之文注之下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學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始專言虎聞之學故鄭云王公之子弟也

問尙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曰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說者謂十三二十世子入學之期十五十八諸子性晚成者子必從公羊注八歲十五之文何也

答大戴禮白虎通公羊注皆言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大學序亦用之蓋人生八歲毀齒始有知識可入小學十五成

童智慮大長可入大學今人古人不甚懸絕大傳之言可備一說不如八歲十五之言爲得中也

問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子以爲閭里之秀升之庠序其說可徵否

答比閭族黨州鄉雖皆屬司徒然考六鄉中族師閭胥比長皆無教學之責惟州長黨正鄉師鄉大夫有掌教之文蓋閭里之教父師少師主之閭胥里長職卑不與故自校室升於庠序者曰升之司徒也州黨皆司徒之屬又掌庠序之教故統之曰升之司徒閭里雖司徒之屬而不掌教事故司徒專屬庠序言鄭

學制統述卷下

甫

氏云移名於司徒何氏曰父老教之校室其有秀者移之鄉學先儒之言質與簡括細心紬繹不難得其要領也

問子以中年考校之法爲庠序大學之教何也

答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自一年離經辨志至謂之大成凡考校五也王制自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至終身不齒其簡不肖亦五也鄭氏合學記王制爲一以經解經誠千古不易之見王制云耆老皆朝於庠又曰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則中年之法爲庠序之教無疑矣且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知類通達強立不反諸詣

皆非小學所能幾故下文云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則爲庠序大學之教又無疑矣

問王太子羣后公卿士之適子出學子亦從鄭氏爲九年考校之期何也

答貴賤入大學同則考校亦無不同也

問鄭以司成卽師氏考師氏中大夫一人既掌虎闈之教又掌國學之教其職不太繁乎

答考虎闈國學之教雖師氏兼之然師氏所教乃教之大端其課誦煩縟之事虎闈則保氏國學則樂正諸官爲之故師氏得

學制統述卷下

其

以一人兼二學也周禮師氏職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職曰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夫三德三行皆德成而上者也六藝六儀皆藝成而下者也故鄭注保氏亦云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文王世子云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行問三

席可以問又曰小樂正學千大胥贊之箛師教千箛師承贊之又曰大樂正教舞千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夫論說東序講明其義理也鄭云課其義之深淺教舞千戚戈箛親授其器數也故曰師氏所教乃教之大端故得以一人兼二學也

學制統述卷下

其



論學卷一

意吾李堪稿

學明矣而尚恐豐都之歸人也故編摘學規後意有不盡者復附以朋友往復之言如左庶可揭日月行歟若謂尚口說也則猶恐如矣

宋豫庵名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習齋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庵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庵曰學爲聖賢聖賢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謂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庵沈吟因看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概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開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即在於

論學

卷一

一四

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縫紉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訣要未聞立一法曰學縫紉之後又開置縫紉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庵默然又看論朱子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終始即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庵曰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大可疑怪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悞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庵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即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即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總歸一體四勿三省乃我輩今日正務耳豫庵曰禮記不可爲經予夙欲將儀禮記纂爲一書如何曰昔人已行之我輩今日惟自治教家教弟子時時以禮檢勘則爲真學不然徒苦書無益也豫庵慨然曰是

豫庵平日以開傳爲任時予從人有爲異說所惑者情開示之翌日乃別去

甲宗朱乙宗王辨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去事物專求心性予旁聞之大異曰言思思貌思恭忿思難疑思問以何思之即心性也未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去耳聽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未去事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去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予在嘉善周好生名堪一友人求予所著書友人言其誠道學不惑佛教予出會之好生言皆共陸闢其稼書講學且言學貴躬行予乃出大學辨業相質又數日復會之發識甚多大意言陸王非程朱是集註當遵讀書是學予乃歷言先儒得失之故好生雅然曰舍是尙有入道之路乎曰聖門學道成規固在也曰何在曰以禮學禮則爲博文行禮則爲約禮以禮自治則爲明德以禮及

論學

卷一

二

四

人則爲親民好生曰向欲求一文公家禮善本不得予曰古禮莫之行乃文公家禮亦未考然則昨所言躬行者何事歟謂益力之好生曰先儒何尙遠謂大學是一邪郭須以三禮補填陸學曰仁包四德禮亦包四德尙未行禮今論禮之宜行也良是予次日與之書曰長者過聽欲行禮耶俗失者禮之害也能去此地俗失而禮之大綱乃可舉焉五禮惟軍禮非草野所可行然其儀節亦當究之至於吉禮崇禋左道如送迎餞饌之類參釋老如拜斗延僧道謝年作福之類此俗失也況夫此惑而立祠考廟社無廟於寢齋誠致祭其綱也因禮用浮屠作喪浮屠此俗宜易之而致哀備物勿事外飾肅文其綱也賓禮在學問之士失於走虛聲尙奔競就此而交友以誠規過勸善此其綱也嘉禮則孩提而攝盛服非冠履男女之別不嚴內外之防不謹如閨帳婦女遊觀童僕出入內室之類壞昏禮正此而衣冠必飾閨門嚴肅其綱也若時時戒慎使此心

清而不沫虛而不濫誠而不偽振奮而不委靡此古人所謂齊明所謂禮中也
禮以治心也時時自考言有失否視聽與動有失否必求合禮禮以治身也凡
此大綱既立則聖道已有規模其節目之詳三禮所載者隨時行之因事行之
若考究其合宜與否則學問思辨之功也堪雖請爾荷去此不遠願有聞焉
好生致識曰先生重六藝將廢詩書乎予曰此誣坐人罪也予何嘗謂廢詩書
正謂與必於詩考政必於書非徒繕讀具耳何者經書乃德行藝之簿籍也所
以詔習行非資徒讀猶田園冊所以檢稼種非用徒觀也徒讀詩書者是廢詩
書也

又致識曰六藝取士不能無偽且不能無偏蔽有偽猶可核其實以懲之若偏
蔽則內害於身家外禍於邦國無適而可予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周末取士
流弊也然尚必修其天爵以要之勝今之全不必修天爵而得人爵者多矣况

論學 卷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人性皆善偽非本然而學教有法考核有法人不皆偽而偽實難售也至於偏
蔽之慮則未聞聖門文之以禮樂有偏蔽也吾人自治教人以禮乃偏蔽也自
漢後言周禮而敗者二人王安石方孝孺然安石法周禮不知生養用計諸大
政而行胥苗以擾民孝孺當大敵通至不知治兵且更改朝廷門制此正不知
禮者而豈禮之偏蔽歟况孟子時行井田學校尚須潤澤今取六藝但要其有
實用耳古法固有斟酌不必盡依樣葫蘆也

又致識曰然則性天可輕歟予曰惡是何言也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人全身皆是性體人無時不與天接故古
人曰畏天之威敬天之淪小心畏與昭事上帝學者存養誠正之功固刻刻如
此也若不實盡此功而徒整思漫論探索無狀是製之耳非重之也

錢塘王草堂名觀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註補其首則論學即引據予言

子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一衰衛而王孫賈仲叔圍視此者流或
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為君子如伯玉子產者又可知觀春秋傳足
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詳尊於誠意焉今之為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
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關利
皆隨時以救世也況舍六藝而為德行即德行有成亦祇為質民之德行耳非
聖人明視之學也草堂曰然則言陽明善射少年即以豆為陣習兵予曰程子
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况陽明之兵
軍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為學宗旨雖謂道以他途耳草
堂曰此論甚平可質九原矣為予校訂大學辨業兩過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三禮皆戰國後人
所作豈條諸曰古者殺青繁難非若後世格翰易成易積又典策藏於朝廷學

論學 卷一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估事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
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又云邠邠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之若周禮已亡而焉從學
之而何以用之爾會諸典禮季文子使吾求遺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童
心而知禮子太叔公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
子虛微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畜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
遂謂禮樂廢壞而登其策書亡耶漢藝文志及周禮廢興序言禮樂書至孔子
時不具已屬誤語况曰亡耶難記哀公使儒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
乎書禮魯國雖重禮教然傳行既久後進難興聖人以所學者為教考訂詳正
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鄭魯文學遂多家傳耳非謂士喪禮之

在國冊者盡失而此後始有也若如此則春秋列國實士多矣豈無行禮者無獻無文以何考之况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耶今天下制義充棟而幼學必求工制義者從而學焉豈失制義文乎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冊始有剝落突然其言乃指班爵祿之一端非概指周禮也不然孟子之時周尚未有代德列國制度必多傳述而謂其禮盡亡可乎况即班爵祿一端其略固有傳聞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亡也言未學諸侯之禮則士禮在所學矣滕國之人安於其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今三禮會典皆在然有一行禮者更尋起而尋之矣豈禮盡無可質乎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

論

學

卷一

五

四庫全書

事非禮書亡而執此以爲禮也若以爲春秋戰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亡尙何載焉况杜元凱註春秋固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孔仲達疏云春秋凡例皆周公之舊章也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亡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云周公致太平之述俱在周禮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儀禮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與高堂生博士即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微百年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秘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亡其多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諸鄭康成辨解羣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多官而問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耶况周禮儀禮宏綱細目亦非懸空所可僞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圖不合於左傳且復虛爲似本

荀子載記然左氏與公穀即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載記知荀子載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出拾諸書之說先生已辭而闕之矣儀禮傳自周初而記與傳後人附之未爲不可乃或者謂子夏傳文法似公羊必公羊高輩冒爲之則又穿鑿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耶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賓主介僎皆正向明季易爲隔向明初燕會崇儉晚乃斥靡粹罕之類蓋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歧賈文豈儉遂分先後則儀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而脫落則二書中亦或有錯簡脫落者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作也即設爲戰國人作是時密邇春秋而儀禮記有孔子之言則

論

學

卷一

六

四庫全書

必聖門弟子所流傳者其識大識小之遠亦必十九屬周初禮矣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禮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虞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秦季人高堂伯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之記原屬會粹其中即間有賸取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修己治人之事舍是三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繹其中可見此三書者百世不可磨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置實事故於載言之香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取諸紛然今譯者且指爲僞矣是必禮法蕩然一無可考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歟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亡也自秦火以後而乃亡七七八矣先

生修明禮樂有功聖道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尙祈一更正焉河右邵奇曰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亡改作已微何如

陳兆興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即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尙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自中焉是異端之中非吾儒之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敢而易漫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耶又曰游於藝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即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矣其遺誤後世不已甚哉

論

學

卷一

七

四庫全書

鄧縣萬季野名解問予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尙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冉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并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腥膻之業歟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全實事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况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應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論學卷二

盡吾李增稿

錢丙謂觀三物知周禮偽書也虞書五典今六行取孝友而去其三則周人但有父子兄弟而無君臣夫婦朋友也添睦鄰任卹是父子兄弟外別有四倫爲六倫也此爲拂理叛聖世未有仁義禮智之人而不中和者亦未有中和之人而不仁義禮智者更未有舍五德之外而別爲聖者安可並列爲六今世有恭儉直信剛勇之人何漏而不取是六德猶隘矣况仁義禮智四德相並濟三於德降一於藝是何道理禮樂與射御書數並稱經天緯地之業執權之役惟升並進不倫之甚李子謂教之具在六藝則必由此而可成德行也今世習世能算射之人不乏何人由此成其孝友成其聖智歟予謂伯夷義德至矣而不可謂和也賊武仲之智可言忠和乎胡廣稱中庸是必氣質近於和者然可

論

學

卷二

一

四庫全書

謂仁義乎是各自爲德也至於聖則猶疹忘編有註文矣聖以一身之俊利機神言也古訓通明諺所謂俗例是也非造極之聖也故註疏以賊武仲聖人解之且智仁等亦非如舜之智顏淵之仁也必如此自古有幾而取之一鄉乎蓋其德性有聰明不殘忍不呆執不柔靡不僞不戾即爲六德矣不言禮者禮有儀文不專考德故入於藝聖人言執禮是也且藝非降也君亦言禮樂二藝爲經天緯地之業矣而降乎若若則該以禮儉直剛勇則該以義忠即信非漏也中乃引用說字君并未見周禮而但據引用語遂駁古經可乎孝友爲親序君所知註疏任謂信於朋友君又才見矣不言夫婦者門門之事不便於考察故略之然世未有不刑于妻而能盡孝友者言孝友則夫婦之倫具其中耳三物皆興皆教之以事君也不待專教以事君也明代課士八比外尚廉德行優劣然有考校諸生而即問曰汝事君忠否者乎此全不解世事者矣若睦九族姻外

論

學

卷二

二一四

成卹衆人皆行誼之大者何可不教何可不考聖人對哀公言三德而贊易又言四德豈自昔乎孟子言教以五倫而對梁惠王又專言修其孝弟豈自滌漏乎至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謂堯舜無君臣夫婦朋友乎蓋有通言者有統言者何執泥名數乃爾古者大射賓射燕射以及田獵詢民祭祀選諸侯卿大夫士皆用射自天子以至大夫皆用御周禮大駉戎僕齊僕職皆大夫掌御車春秋用士大夫御車以戰勝負倚之至於今世上自宰輔下至有司所謂察理刑名錢穀者實祇用書數二藝是四藝本與禮樂並重也愚言全德行必由六藝原統六藝而言君乃不言禮樂專較射御書數舉人半面而贊其鬚眉目之臆乎抑故作譏語乎然即論四藝父兄爲賊所劫而已不能開弓而射之父兄欲乘車命之御對曰不能命之記一家什器曰我不解書命之計生產業曰不知數能盡孝友服勞之事乎非疾而不能執弓挽轡而震駭舉毛雞如鎗持珠算而顛倒以言聖智可乎是射御書數之人原本未必即能孝友聖智而欲全孝友聖智必不可廢射御書數也近世顏習齊陸道咸兩大儒皆重六藝道咸之言曰六藝之外如天文地理兵法律令農田水利文學皆學校選士所宜具其言甚是然周取士不以此數者蓋文學即在六藝內而天文司於保章測相世有傳人不選於外地理在封建瞭然基列兵法在司馬律令在司寇農田水利現有非田入學之士凡國有飲射兵戎禮法農祭役政皆備執事是學六藝則諸事悉可閱歷而能不必分科也且天文等即有不能者亦無妨於分任惟六藝盡入宜習之但有專精兼通之分耳聖門子路習兵然能射亦能禮能瑟得有樊遲爲御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六藝者日用必需之事不可缺者也若今時教選舉士德以四德行以五倫藝於六者之外再分天文地理等科亦無不可但不求實用而好爲橫議執一以駁古經甘自居於非道海隅則

罪滋大矣

錢丙不講學問不講持行專以明理爲言年來加以狂怪將大學中庸古文尚書易繫辭周禮儀禮記春秋三傳有見者有未見者望風而詬曰我理見以爲如是雖古聖起吾不信也吾信吾理而已矣近又移之於醫自素問以至劉李之書及諸本草皆斥爲非惟取張氏傷寒尙指其中一半聖儒而曰人參不補石膏不寒半夏無毒不必置製遂謀出而行醫予問之曰君曾醫乎曰否亦識藥乎曰否皆以理斷之耳因問之曰敏地有巴且香南方無有其味若何噫一從兄行長其長如干渠茫然則不目見不身試何由以理斷之耶且君之以理斷即當辨其理也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則理可辨而今君曰吾但論理有甲者本頑而哲君曰矮而魁且曰彼形不可過而理可憑夫理者物之脈理也物形既置理安傳哉君與人爭田聽訟者問宿契非君田問證人非君田

論學

卷二

三

四

觀疆界形迹非君田曰吾心之理固以爲吾田也此亦無如之何矣明理二字老生常談然不意其弊至此

管廷樞問學予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實對焉有證佐也今謀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焉而已矣

徐公果亭名某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予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即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日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顛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日以和爲主而宮商角徵入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垞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成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何也

對曰執射執御學上所執之藝也執鞭之上則出其伎以求值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予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皆師日舉則官也而近役矣存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放不厭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廢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論學

卷二

四

四

然且周禮貨貨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當太今之胥吏官不甚懸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即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必委胥徒而奸猾易生况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通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盡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安州馮給生名夢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尙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貨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貨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刑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予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歸德周竟來名某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修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歟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體遇其體當行即行之明日又學一體遇其體當行即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併進且迭進焉非列其舊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

行治平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即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爲我煮可對曰吾學煮禮乃來乎梓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即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即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從孫曾達問格物予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最切者格之如禮現有疾則藥餅當格予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即宜格焉爲農則格農爲工則格工現有疾則格藥餅現遠行則格東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修己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登學事設伊時草堂虛心深以爲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雜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即禮及幽深高遠也

論學 卷二 五

乎

彭翔千名題曰超管靜以存心矣敢問是提此心乎是以心提理乎予曰留理而空提此心者異端也以心提理者似之矣而有辨也存心者敬也蓋人心有三境而敬功則一有無念無事時有念時有事時無念無事之敬萬理畢具而無理之可名也有念有事之敬則隨其念與事之理而致慎焉或喜或怒審察而出又不可以提理言也翔千曰當如矣予曰理即禮也禮以敬爲主而其事則須先習於學中焉故大學以格致爲始也翔千曰是

寶靜庵名見延論及心性予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兢兢戒懼慎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命動與天游是謂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既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衆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

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難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也蒲團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取慎異端急肆聖學本天異端適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空而用空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雜必入歧路矣吳公匪庵名蒲團之曰是也性天豈虛幻哉

大興王以繩名題予大學辨業理經學規斂手稱是曰向觀世儒謂聖道當不爾而未得扶其故也今乃曉然聖學矣聖學斷非無用者予告之曰以論語證之孝弟忠信體也兵農相禮用也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君子是也兵農相禮而不能孝弟忠信終陷於小人矣是也體自重於用矣但欲求聖學則體用去一不可耳又曰上二者迂士則高其守智巧或用其

論學 卷二 六

才孔子亦皆取之至於不能孝弟忠信亦不能兵農相禮而徒講明心見性如李卓吾何心隱輩或妄亂著述浮浪詩文如豐坊鄭叔則輩士異端離經敗世聖道之毒賊也

德清胡臆明名題以所著易圖明辨相贊會今易註首河圖洛書古河圖洛書先天八卦方位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次序皆本之道家魏伯陽參同契陳搏僞龍圖劉牧鉤隱圖變遷設說無稽聖經予曰此皆聖學不明所致也學明則經正修己治人之事惟日不足而暇造此幻渺之具耶

三原貞雲生名題曰先生學主格致是突然或謂曰古禮難復奈何予曰古禮本不遠於人情且禮云禮從宜使從俗亦非銖銖復古古人也皆在武林與王草堂曰仁知孝弟尚爲虛名惟禮爲實事如仁之立人達人則有禮制知之舉錯有度即孝弟之溫清定省徐行側坐皆禮也且禮不在故迹即在當朝如

此時與吾友對言氣何似手如何持足如何行布席飲食如何周旋隨地隨時能合情理是爲禮矣即至聖人動容中禮亦不過從容乎此而已若夫衣服居之式揖讓玉帛之數必錄古述或繁禮多儀使人望而驚畏是欲行禮而反使禮不行也何爲其然愚之學冠昏士相見諸禮皆斟酌古今以簡易宜時爲主不敢尙苟難也

石門吳次張名師曰學記言人學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註曰離經斷經句也非讀書乎予曰讀書亦學中所有但不專以此爲學耳然鄭註離經殊爲非是古無經名也經書之名自孔子刪修後乃漸有之周之盛時詩采於太史司於史官易掌太卜禮在政府皆不名經安所得爲離經斷經句者蓋離經也經常也謂使之麗於常道也觀下文以操縱博依離服與藝爲教而以叩估爲成亦可以知古人之常學矣

論

學

卷二

七

辛巳冬語萬季野王崑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大綱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哉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而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三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姻與鄰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以修以敬或以行以恕皆此物也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即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

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謂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下學山下學而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塗徑異端曲學焉可謂哉時代州馮敬南名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王業編問曰先生言德行與藝一致而前乃言禮樂兵農士所獨豈農工商可不用禮樂與又曰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母亦有可分者與曰非也農而耒耨供親即禮巷歌衢誦即樂守望相助即兵性所自然事所必然誰能去之但貴以公西子路之經濟則非其任耳如穡稼躬耕農事矣而盡力溝洫可使足民反非其任善士之或不能兵農相禮也亦如之而非謂其事親從兄亦無禮也賊劫其父而安坐不赴也半菽之不供也若是而得曰能孝弟說且天下無二道也業有殊材各異耳士即治農工商者也農工商

論

學

卷二

八

受士之治者也焉有二道耶

論學卷二終